

諸子集成

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出版



論 語 正 義

劉 寶 楠 著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 凡例

一、經文注文。從邢疏本。惟秦伯篤予有亂臣十人。以子臣母。有干名義。因據唐石經刪臣字。其他文字異同。如漢唐宋石經及皇侃疏陸德明釋文所載各本。咸列於疏。至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與皇本多同。高麗足利本與古本亦相出入。語涉增加。殊爲非類。既詳見於考文及阮氏元論語校勘記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故此疏所引甚少。（古本高麗足利本。有與皇本釋文本唐石經證合者。始備引之。否則不引。）至注文訛錯處。多從皇本及後人校改。其皇本所載注文。視邢本甚繁。非關典要。悉從略焉。

一、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晉人箸錄之舊。而鄭君遺注。悉載疏內。至引申經文。實專求是。不專一家。故於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略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爲錄之。以正向來注疏家墨守之失。

一、鄭注久佚。近時惠氏棟陳氏鱣臧氏鏞宋氏翔鳳咸有輯本。於集解外。徵引頗多。雖拾殘補闕。聯綴之迹。非其本真。而舍是則無可依據。今悉詳載。而原引某書某卷及字句小異。均難備列。閱者諒諸。

一、古人引書。多有增減。蓋未檢及原文故也。翟氏灝四書考異。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於諸史及漢唐宋人傳注各經說文集。凡引論語有不同者。悉爲列入。博稽同異。辨證得失。既有專書。此宜從略。

一、漢唐以來。引孔子說。多爲諸賢語。諸賢說。或爲孔子語者。皆由以意徵引。未檢原文。翟氏考異既詳載之。故此疏不之及。

一、漢人解義。存者無幾。必當詳載。至皇氏疏陸氏音義所載。魏晉人以後各說。精駁互見。不敢備引。唐宋後著述益多。尤宜擇取。

一、諸儒經說。有一義之中。是非錯見。但采其善而不著其名。則嫌於掠美。若備引其說而並加駁難。又嫌於葛藤。故今所輯。舍短從長。同於節取。或祇撮大要。爲某某說。

一、引諸儒說。皆舉所著書之名。若習聞其語。未知所出何書。則但記其姓名而已。又先祖考國子監典簿諱履恂。著秋槎雜記。先叔祖丹徒縣學訓導諱台拱。著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先伯父五河縣學訓導諱寶樹。著經義說略。疏中皆稱爵。

劉恭冕述。

# 諸子集成總目

## 第一冊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 第二冊

荀子集解

## 第三冊

老子注

老子本義

莊子集解

莊子集釋

列子注

## 第四冊

墨子闡註

晏子春秋校注

## 第五冊

管子校正

商君書

慎子

韓非子集解

## 第六冊

孫子十家注

吳子

尹文子

呂氏春秋

# 論語正義目錄

凡例.....一

學而第一.....一

爲政第二.....二〇

八佾第三.....四一

里仁第四.....七四

公冶長第五.....八六

雍也第六.....一一一

述而第七.....一三四

泰伯第八.....一五四

子罕第九.....一七一

鄉黨第十.....一九五

先進第十一.....二三六

顏淵第十二.....二六二

子路第十三.....二七九

憲問第十四.....三〇〇

衛靈公第十五.....三三〇



季氏第十六	三五〇
陽貨第十七	三六五
微子第十八	三八六
子張第十九	四〇一
堯曰第二十	四一〇
論語序	四一九
鄭玄論語序逸文	四三一
後敘	四三四

# 論語正義

劉寶楠著

## 卷一 學而第一

正義曰。釋文及皇邢疏本。皆有此題。邢疏云。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

下。爲當篇之小目。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案古人以漆書竹簡。均當一篇。卽爲編列。以韋束之。故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當孔子時。諸弟子撰記言行。

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語而前後篇再出也。毛詩序疏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今本說文脫。弟字下云韋束之次弟也。從古字之象。疑弟指韋束之次言。第則指竹簡也。後漢安帝紀李賢注。第謂有甲乙之次第。

### 集解

正義曰。陸德明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一本必六朝時人改題。誤以集解爲何晏一人作也。然釋文雖仍舊題。而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亦爲後世之誤說所惑也。

### 凡十六章

正義曰。釋文舊有此題。其所據卽集解本。今皇邢疏無凡幾章之題者。當由所見本已刪之也。漢石經則每卷後有此題。蓋昔章句家所記之數。統計釋文各篇四百九十二章。趙岐孟子篇敘曰。論四百八十六章。較釋文少六章。然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解宜爲二十四章。衛靈篇四十九章。依集解實爲四十三章。又陽貨篇二十四章。漢石經作廿六

章。凡皆所據本異。故多寡迥殊。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其有難合錯誤。各記當篇之下。至後世分析移併之故。言人人殊。既由臆造。則皆略焉。又趙岐言章次大小。各當其事。無所法也。明謂論語章次。依事類敘。無所取法。與孟子篇章迥殊。而皇疏妄有躡貫。翟氏闕考異。已言其誤。後之學者。亦有茲失。既非理所可取。則皆刪佚。不敢更著其說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子曰。君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

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正義曰。乙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邢疏引說文云。曰。習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所引說文各異。段氏玉裁校定作從口

乙。象口氣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學者。說文云。數。覺悟也。从教从口。口。尙聲也。白聲。學。篆文敬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訓同。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又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夫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是詩書禮樂。乃貴賤通習之學。學已大成。始得仕仕。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春秋時。廢選舉之務。故學校多廢。乃禮樂崩壞之職此之由。夫子十五志學。及後不仕。乃更刪定諸經。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當定公五年已修詩書禮樂。即謂此也。刪定之後。學業復存。凡篇中所言為學之事。皆指夫子所刪定言之矣。時習者。說文。時。四時也。此謂春夏秋冬。而日中晷刻。亦得名時。引申之義也。皇疏云。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為時。內則云。六年教之數目。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為時也。二就年中為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三就日中為時。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之者。詩蓼莪鄭箋云。之。猶是也。此常訓。不亦說乎者。孟子滕文公上。不亦奮乎。趙岐注。不亦者。亦也。爾雅釋詁。說。樂也。皇本凡說皆作悅。說文有說無悅。悅是俗體。夫子自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稱顏回好學。雖貧不改其樂。皆是說學有然也。乎者。說文云。乎。語之餘也。廣雅釋詁。乎。詞也。此用為語助。○注。此者。樂也。白虎通號篇。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與此注義同。言尊卑皆得稱子。故此孔子門人稱師亦曰子也。邢疏云。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誦習者。說文。誦。誦也。誦。誦也。周官大司樂注。倍文曰誦。以學節之曰誦。誦誦皆是口習。故此注言誦習也。但古人為學。有操縵博依雜服與藝諸事。此注專以誦習言者。亦舉一端以見之也。說文。習。鳥數飛也。引申為凡重習學習之義。所以飾懸鐘鼓。捷業如鋸齒。簡冊亦用竹為版。故亦名業。曲禮云。請業則起。注。業謂篇卷也。是也。悅擇者。說文新附擇。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宋氏翔鳳撰說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離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子懼懼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為弟子。按宋說是也。釋文云。有或作友。非。考白虎通引有朋作朋友。疑白虎通本作友朋。即釋文所載或本。後人乃改作朋友耳。隸釋載漢婁壽碑。有朋自遠。亦作有朋。盧氏文昭釋文考證云。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自。從也。爾雅釋詁。遠。遠也。淮南兵略訓。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爾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蒼頡篇。樂。喜也。與說義同。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

既以驗己之功修。又以得教學相長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樂也。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樂。亦此意。○注。同門曰朋。○正義曰。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鄭注此文。與包同。同門者。謂同處一師門也。禮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當夫子時。學校已廢。仕焉而已者多不任爲師。夫子乃始設教於魯。以師道自任。開門授業。殊泗之閒。必別有講肆之所。而非爲舊時家塾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子乎。愠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正義曰。人不知者。謂當時君卿大夫不知己學有成舉用之也。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者。德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禮中庸記。子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又論語下篇。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正謂己之爲學。上達於天。爲天所知。則非人所能知。故無所怨尤也。夫子一生推德脩業之大。咸括於此章。是故學而不厭。時習也。知也。誨人不倦。朋來也。仁也。懿世不見知而不悔。不知不愠也。惟聖者能之也。夫子生衰周之世。知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記者因其言。列諸篇首。○注。

愠怒至不怒。○正義曰。詩縣傳。愠。恚也。恚怒義同。皇疏後一解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之也。此即注義。焦氏循論語補疏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愠之。矜也。後漢儒林傳注引魏略云。樂詩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褻。又不熟悉。惟諱五業並授。其或難賢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此亦焦氏就注說證之。實則教學之法。語之而不知。雖舍之亦可。無容以不愠即稱君子。此注此云。不與經旨應也。

有子曰。孔子弟子。有若。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困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

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正義曰。阮氏元論語解。弟子以

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會子不可彊。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語。在會子之前。案會子不可彊。非不服有子也。特以尊異孔子。不敢以事師之禮。用之他人。觀會子但言孔子德不可尙。而於有子無微辭。則非不服有子可知。當時弟子。惟有子會子稱子。此必孔子弟子於孔子沒後尊專二子如師。故通稱子也。至閔子騫冉有各一稱子。此亦二子之門人所記。而孔子弟子之於二子仍稱字。故篇中於閔冉稱字。稱子錯出也。其爲人者。尙書大傳注。其。發聲也。周官典同注。爲。作也。並常訓。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孝弟者。爾雅釋訓。順父母爲孝。尊兄弟爲友。此文不言友言弟者。友是兄弟相愛好。此則專指爲人弟者。不兼兄言也。賈子道術云。

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悌即弟俗體。論語釋文云。弟本作悌。皇本高麗本亦作悌。並從俗作也。好犯上者。皇疏云。好謂心欲也。爾雅釋詁。犯。勝也。說文。國。段借字。時世教衰。民知德者鮮。故孝弟之人。容有犯上。故云鮮也。越正字。鮮。魚名。出貉為也。左宣十二年傳。人反物為亂。十五年傳。民反德為亂。作亂之人。由於好犯上。好犯上。由於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又令知有事長上處朋友之禮。故孝弟之人。鮮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知為必無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是言孝弟之人。必為忠臣順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亂。可無疑矣。春秋之時。學校已廢。卿大夫多世官。不復知有孝弟之道。故事君事長。鮮克由禮。而亂臣賊子。遂至接踵以起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論語邢疏及禮檀弓疏引作四十三歲。裴嗣史記集解引鄭玄云魯人。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注。鮮少。至少也。○正義曰。鮮少者。說文。鮮。不多也。上者。謂凡在己上者。蔡邕獨斷。上者。尊位所存也。亦謂位在己上。凡者。總舉之辭。恭順者。說文。恭。肅也。釋名釋言語。順。循也。循其理也。注以犯上則非恭順。故人能孝弟。必恭順於上也。丘光庭兼明書以犯上為干犯君上之法令。亦此注義所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本與。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正義曰。務本者。說文。務。趣也。高誘而道生者。李賢後漢郎顛傳注。立。猶定也。道者。人所由行之路。事物之理。皆人所由行。故亦曰道。漢書董仲舒傳。道者。所繇通於治之路也。是也。廣雅釋詁。生。出也。大戴禮保傳云。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感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阮氏元論仁篇。以本立而道生為古逸詩。愚謂務本二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苑及後漢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聖論。又當時引述各經。未檢原文。或有錯誤故也。中庸言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父子昆弟。尤為本根之所在。若人能孝弟。則於君臣夫婦朋友之倫。處之必得其宜。而可名之為道。故本立而道生也。為仁猶言行仁。所謂利仁強仁者也。下篇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子貢問為仁。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皆是言為仁。又志於仁。求仁欲仁。用力於仁。亦是言為仁也。仁者何。下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仁字本訓。說文。仁字從二人會意。言己與人相親愛也。善於父母。善於兄弟。亦由愛敬之心。故禮言孝子有深愛。又言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敬亦本乎愛也。孝弟所以為為仁之本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敬之所由生也。德

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感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阮氏元論仁篇。以本立而道生為古逸詩。愚謂務本二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苑及後漢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聖論。又當時引述各經。未檢原文。或有錯誤故也。中庸言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父子昆弟。尤為本根之所在。若人能孝弟。則於君臣夫婦朋友之倫。處之必得其宜。而可名之為道。故本立而道生也。為仁猶言行仁。所謂利仁強仁者也。下篇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子貢問為仁。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皆是言為仁。又志於仁。求仁欲仁。用力於仁。亦是言為仁也。仁者何。下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仁字本訓。說文。仁字從二人會意。言己與人相親愛也。善於父母。善於兄弟。亦由愛敬之心。故禮言孝子有深愛。又言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敬亦本乎愛也。孝弟所以為為仁之本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敬之所由生也。德

兼仁義禮智。此不言德言仁者。仁統四德。故爲仁尤亟也。孟子離婁篇。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爲仁必先自孝弟始也。孝經云。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觀此。則不孝不弟。雖有他善。終是不仁。何者。爲其大本已失。其未自不足貴也。宋氏翔鳳鄭注輯本。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察仁人當出齊古魯異文。鄭就所見本人字解之爲人之本。與上文其爲人也句相應。義亦通也。鄭注又云。孝爲百行之本。言孝則弟可知。百行者。不一行也。呂氏春秋孝行云。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又云。務本莫貴於孝。夫孝。三星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夫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所重。而後及所輕。是知孝弟爲爲人之本。故君子先務此也。孝弟也者云云。是釋務本二句之義。與者。語助辭。○注。本甚至大成。○正義曰。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一在下。象其根。注訓甚者。說文。基。牆始也。始亦本也。大成者。大猶廣也。訓生爲成。此引申之義。表記云。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又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仁道大成。最爲難能。故惟能先事父兄。復擴充其本性之善。兼有衆德。然後仁道可冀大成也。皇本以先能事父兄二句爲包注。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正義曰。

禮表記。子曰。精欲信。辭欲巧。詩雨無正。巧言如流。卑躬處休。左傳載師曠善諫。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之。又蒸民詩。令儀令色。彼文言巧令。皆是美辭。此云鮮矣仁者。以巧令多由僞作。故下篇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又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王。倭也。以巧言令色爲甚倭。則不仁可知。然夫子猶云鮮仁者。不忍重斥之。猶若有未絕於仁也。會子立專云。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與此文義同。皇本仁上有有序。○注。巧言至仁也。○正義曰。巧好音義相近。詩雨無正箋。巧。猶善也。禮表記注。巧謂順而說也。皆謂好其言語。卽詩云好言自口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令色。史記夏本紀作善色。是令有善義。說文。色。顏氣也。齊語韋昭解。顏。眉目之間。引申之。凡氣之達於面者。皆謂之顏。故注以顏色連文。云少能有仁。似注所見本亦作有仁。

會子曰。○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吾日三省吾身者。爾雅釋詁。吾。我也。說文。吾。我自稱也。日行一周天爲

平。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吾日三省吾身者。爾雅釋詁。吾。我也。說文。吾。我自稱也。日行一周天爲

一晝夜。故一晝夜卽名曰。周禮算經注。從且至且爲一日也。是也。說文。三。數名。阮氏元數說。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以數記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鄭注云。思察己之所行也。此以省訓察。本爾雅釋詁。說文。省。視也。義亦近。爾雅釋詁。身。我也。說文。身。體也。象人之身。釋名釋身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爲人謀而不忠者。國策魏策注。爲。助也。左襄四年傳。咨難爲謀。魯語。咨事爲謀。毛詩四牡傳。咨事之難易爲謀。用內外傳義也。周語。忠者。文之實也。揚雄荀子禮論注。忠。誠也。誠實義同。誠心以爲人謀謂之忠。故臣之於君。有誠心事之。亦謂之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者。禮檀弓注。與。及也。此常訓。鄭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義見前疏。同志者。謂兩人不共學而所志同也。鄭箋詩關雎注禮坊記並有此訓。說文。友。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義與鄭同。說文。交。歷也。从大象交形。朋友與己兩人相會合亦得稱交。引申之義也。皇本交下有言字。說文。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釋名釋言語。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五倫之義。朋友主信。故會子以不信自省也。傳不習乎者。傳謂師有所傳於己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不知丘之好學。可見好學最難。其於及門中。惟顏子好學。今會子三省。既以忠信自勵。又以師之所傳。恐有不習。則其好學可知。會子立事篇。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又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行也。此正會子以傳不習自省之證。習兼知行。故論語祇言習也。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誠氏庸輯鄉注釋云。此傳字。從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于義益明。故從之。如論此言。是專與傳。同謂師之所傳。而字作專者。所謂假借爲之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孔子爲會子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會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墮。會氏之言。卽孔子傳習之旨也。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專謂所專之業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說義必稱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所專之業不習。則墮棄師說。與叛同科。故會子以此自省。後漢書儒林傳。其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授。莫或說難。揚雄所謂詭說之學。各習其師。此卽魯論義也。案宋包二君義同。廣雅釋詁。專。業也。亦謂所專之業。此魯論文既不著。義亦難曉。故既取賦說。案資宋包。非敢定於是也。○注。弟子會參。○正義曰。魯論文既不著。義亦難曉。烈於鄭。春秋時。爲莒所滅。鄒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會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哲。哲卽會點。會子父也。史記弟子傳。會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得無者。疑辭。郭氏翼雪履齋筆記。會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著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焦氏循論語補疏。己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安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二說皆從集解。亦通。

子曰：道千乘之國。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

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正義曰：道，皇本作導。千者，數名。說文云：千，十百

加乎其上的名。故人登車，亦謂之乘。三蒼云：乘，載也。左隱元年傳杜注：車曰乘。車駕馬。多用四。故儀禮聘禮注云：乘，四馬也。趙岐孟子梁惠王篇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國者，

說文云：國，邦也。周官太宰鄭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有異。若散文亦通稱。○注：馬曰至存焉。○正義曰：說文云：政，正也。从支從正。正亦聲。敬，上所施，下所效也。政教即敬信諸端。

注言此者，明敬事云云。卽所以道國也。道本道路之名。人所循行。此政教。亦是示人以必行。故得曰道。包云治者，謂治之以政教。義與馬不異也。鄭此注云：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

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十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鄭此注與馬同。又公羊哀十年傳疏引云：公侯方百

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亦此注文。井十當作井百。邢疏云：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

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皇疏云：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畝百爲

夫。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三爲屋。則是方百里者三也。並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

乃成。故合三夫曰爲屋也。屋三爲井。三屋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間有澗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井十爲通。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

出甲士一人。徒卒二十人也。通十爲成。則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共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方十里者千。卽是千成。則容千乘也。方百里者，有方十

里者百。若方二百里。二二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

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



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邢疏申馬說云。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又申包說云。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為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與乘數適相當。故云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為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據此以為大國不過百里。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為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案注包馬異說。皇邢疏如文釋之。無所折衷。後人解此。乃多轆轤。從馬氏。則以千乘非百里所容。從包氏。則以周禮為不可信。紛紛詭難。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鶚求古錄說此最明最詳。故備錄之。其說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為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通三十家。為匹馬。土一人。徒二人。馮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土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土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土十人。徒二十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土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土十人。徒二十人。為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馬牛芻芻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大國三軍。出於三鄉。蓋家出一人為兵也。又三處亦有三軍。三鄉為正卒。三處為副卒。鄉處出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

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塗。鄉塗不足。然後徧徼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鄉塗。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簡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具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蕘則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塗巷園圃。三分去一。三鄉三塗。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鍾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頌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卽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塗巷園圃等。固已除去矣。頌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塗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臬。鄭氏謂隰臬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鍾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塗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敬事而信**。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包曰。作使民

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正義曰。事謂政事。用謂財用也。愛。說文作愛。行貌。別一義。本字作恐。

衆強也。從古文之象。書多土序鄭注。民。無知之稱。呂刑注及詩靈臺序注。並云。民者冥也。冥亦無知之義。宋石經避諱敬作欽。後放此。○注。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正義曰。說文。

敬。肅也。從支苟。釋名釋言語。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此注言敬慎者。慎亦肅警意也。下篇執事敬事思敬訓並同。荀子讓兵篇。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

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與民必誠信者。誠者。實也。言舉事必誠信也。事是政令。政令所以教民。故注以與民言之。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驗。信於民。則上下

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注。節用至養之。○正義曰。說文云。節。竹約也。引申為節儉之義。賈子道術云。費弗過適謂之節。易象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人君不知節用。必致傷財且害民也。奢侈者。奢。張也。修。汰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管子八觀篇。國修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邪姦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國以民為本者。注以愛人。人指民言。避下句民字。故言人耳。穀梁桓四年傳。民者。君之本也。君主乎國。故國以民為本。愛養者。養謂制民之產。有以養民。乃為愛也。說苑政理篇。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是皆言治國者當愛民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解此文云。人謂大臣羣臣。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受地視候也。此以下文言民。則人非民。故解為大臣羣臣。於義亦通。○注。作使至農務。○正義曰。作。如動作之作。邢疏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二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我。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修之。故傳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察邢疏謂損壞隨時修之。是動小工。不必須農隙也。左隱五年傳。言治兵振旅。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謂講武事。此使民之大者。春秋時。兵爭之禍亟。日事徵調。多違農時。尤治國所宜戒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馬曰。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弟子者。對兄父之稱。謂人幼少為弟為子時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弟。後生也。大射儀注。弟子。其少者也。入則孝。出則弟者。禮內則云。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是父子異宮。則入謂由所居宮至父母所也。內則又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大戴禮保傳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是出謂就傳。居小學大學時也。弟者。言事諸兄師長。皆弟順也。教弟子先以孝弟者。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孝弟本人所自具。因弟子天性未漓而教導之。曲禮內則小儀弟子職所述。皆其法也。諸言則者。急辭也。謹而信者。詩民勞箋。謹。猶慎也。謹於事見也。汎愛衆而親仁者。說文。汎。浮貌。引申為普遍之義。廣雅釋言。汎。博也。左襄二十八年傳。引此文作汎愛。說文。汎。濫也。義亦通。爾雅釋詁。衆。多也。周語。人三為衆。引申之。人在衆中。無以表異於人。亦得稱衆。仁則衆中之賢者也。廣雅釋詁。親。近。

也。君子尊賢而容衆。故於衆人使弟子汎愛之。所以養治其血氣。而導以善厚之教。又使之親近仁者。令有所觀感也。大戴禮保傳云。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闕博有道德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亦言教太子當孩提時。宜近正人。卽此教弟子親仁之意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皇疏云。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迹也。說文。餘。饒也。凌氏鳴增論語解義。有餘力。謂童子精力有餘也。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云。十年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古教幼學之法。此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是學幼儀既畢。仍令學文也。言有餘力學文。則無餘力不得學文可知。先之以孝弟諸行。而學文後之者。文有理誼。非童子所知。若教成人。則百行皆所當備。非教術所能備及。故惟冀其博文。以求自得之而已。此夫子四教。先文後行。與此言教弟子法異也。○注。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凡文皆古人所遺。古言遺文。馬以弟子所學。別有一書。如弟子職之類。後或失傳。故祇言古之遺文而已。鄭注云。文。道藝也。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是藝爲六藝也。藝所以載道。故注道藝連文。其義與馬氏並通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

君能致其身。○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正義曰。周官太宰鄭注云。賢。有善行也。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猶言親親長長也。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指夫婦之切證。陳氏祖范經說。管氏同四書紀聞略同。

今察夫婦爲人倫之始。故此文敘於事父母事君之前。漢書李尋傳引此文。顏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公羊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何休注。易怠。猶輕情也。是易有輕略之義。又廣

雅釋言。易。如也。王氏念孫疏證引之云。論語賢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此訓亦通。事父母能竭其力者。曲禮記。生日父母曰母。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母。

教也。从女象裏子形。一曰象乳子也。說文又云。竭。負舉也。負舉者必盡力。故竭。又訓盡。此文義得兼之。會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盧辨注。分地任力致甘美。又會子大孝云。小

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孟子萬章章句言舜事云。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是竭力爲庶人孝養之事也。事君能致其身者。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鄭注。天

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說文。致。送詣也。詩四牡云。四牡騤騤。周道倬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

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是言事君不得私愛其身。稽留君事也。雖曰未學者。廣雅釋詁。雖。詞也。當時多世齊。廢選舉之務。雖不學。亦得出仕。故有未學已事君也。吾必謂之學者。廣雅釋詁。謂。說也。子夏以此人所行。於人倫大端。無所遺失。與已學無異。故云必謂之學。必謂者。深信之辭。春秋繁露玉杯篇。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黃子所言。正與此文義同。○注。子夏至則舍。○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集解引鄭說。溫國卜商。溫是衛邑。稱國者。或本為國。從其初名之也。家語弟子解以為衛人。與鄭目錄合。孔穎達禮弓疏。則云魏人。又唐附魏侯。宋封魏公。據史記及呂氏春秋舉難察賢篇。並言子夏為魏文侯師。是子夏固嘗居魏。魏衛同音。故誤以為魏人耳。言此好色之心好賢者。此以易為更易。義涉迂曲。今所不從。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又不能堅固。

識其義理。正義曰。稱君子者。言凡已仕未仕有君師之責者也。不重者。法言修身篇。或問何如斯謂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是言君子貴重也。禮玉藻云。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並言人當重慎之事。則不威者。言無威儀也。

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衛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又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又云。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下篇夫子語子張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並言君子有威儀之事。不威由於不重。故言行輕薄之士。必不能遠暴慢鄙倍。雖厲聲色。禁刑罰。人莫畏之矣。

○注。孔曰。正義曰。鄭注曲禮云。固。謂不達於理也。注祭義云。固。猶實陋也。皆蔽塞之義。下篇夫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直。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言不學之蔽。而不可知人之成德達材。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是其義也。一曰以下。此集解別存一義。非仍前所注之人。下皆放此。說文。重。厚也。敦亦訓厚。故注以敦重連文。詩天保傳。固。堅也。亦常訓。此以不重不威之人。雖知所學。不能堅固。無由深造之以道而識其義理也。所以然者。以

此人學若堅固。必能篤行。其容貌顏色辭氣。必不至輕惰若此矣。今不能敦重無威嚴。故知其學不能堅固也。義與前異。亦略通。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此句與前句無異。亦略通。

此句與前句無異。亦略通。

此句與前句無異。亦略通。

此句與前句無異。亦略通。

過則勿憚改。鄭曰。主親也。憚難也。

正義曰。釋文云。毋音無。本亦作無。宋刊九經本。亦作毋。說文。毋。止之畧也。竊止也。無卽穠。隸省。儀禮士

昏禮公食大夫禮注。並云古文毋爲無。然則毋亦今古文異。廣雅釋言。如。均也。己卽我之別稱。說文。己承戊象人腹。是己本象人形。故人得自稱己。會子制言中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

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由會子及周公言觀之。則不如己者。卽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愆言不如己而已。呂氏春秋論志篇引仲虺曰。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羣書治要引中論曰。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

吾之慎也。亦無日矣。又韓詩外傳南假子曰。夫高比者。所以廣德也。下比者。所以狹行也。此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諸文並足發明此言之旨。過則勿憚改者。周官調人注。過。無本意也。詩東山箋。勿。無也。說文。改。更也。並常訓。言人行事。有非意之過。卽當改之。不可畏難。復依前行之也。會子立事篇。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又下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皆言人有過當速改也。皇疏載一說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論志篇。引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以寤所擇而莫如己者亡之義。亦以過爲結友過誤。或僕人有此義。故李充云然。然既知誤交。何難卽改。似不足爲君子慮也。○注。主親也。憚難也。○正義曰。主訓親者。引申之義。注意謂人當親近有德。所謂勝己者也。然下文復言無友不如己。於意似重。或未必然。皇疏云。以忠信爲百行所主。是言忠信在己不在人。其義較長。周語云。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韋昭注。主。猶名也。義可互證。說文。憚。忌難也。從心單聲。一曰難也。難就事言。忌難。謂人忌畏之。詩雲漢箋。憚。猶畏也。是也。此注同許後義。亦通。

會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

化其德。皆歸於厚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慎。誠也。說文。慎。謹也。誠謹義同。周官疾醫死終。則各

檀弓又云。會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

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是言慎終之事。追遠者。說文。遠。逐也。詩鴛鴦箋。遠。猶

久也。並常訓。言凡父祖已歿雖久遠。當時追祭之事。追子禮論云。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

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又周官司尊彝言四時闋祀有追享。鄭康成注。

以爲祭遷廟之主。則此文追遠。不止以父母言矣。民德歸厚者。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淮南子

齊俗訓。得其天性謂之德。穀梁信二十八年傳。歸者。歸其所也。墨子經上。厚。有所大也。當春

秋時。禮教衰微。民多薄於其親。故會子諷在位者。但能慎終追遠。民自知感厲。亦歸於厚也。禮

坊記云。修宗廟。教祭祀。教民追孝也。又祭統云。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

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注。慎終至厚也。○正義曰。祭統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是喪當盡哀。祭當盡敬。然此文慎終。不止以盡哀言。禮雜記云。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瘞爲下。敬與謹同。卽此文所云慎也。言君者以會子言民德。民是對君之稱。蓋化民成俗。必由在上者有以導之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曰。子

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正義曰。問於子貢者。說文。問。訊也。釋

碑。凡子貢皆作子贛。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子貢名賜。字當作贛。凡作貢。皆是省借。作贛則譌體也。夫子至於是邦也。夫子卽孔子。夫者。人所指名也。子者。孳也。人之別稱也。皇

疏云。禮。身經爲大夫者。得稱爲夫子。孔子。魯大夫。故弟子呼爲夫子也。必聞其政者。字林。至。到也。廣雅釋言。是。此也。說文。挹。國也。從邑丰聲。周官大宰注。大曰邦。小曰國。此

對文。若敬言。亦通稱也。必聞其政者。說文。聞。知聞也。下篇云。政者。正也。時人君有大政事。皆就夫子諮度之。故言必聞其政也。求之與抑與之與者。穀梁定元年傳。求者。請也。抑者。

更端之辭。漢石經。抑與作意子。案周語抑人故也。賈子禮容語下作意人。又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鄭箋。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則抑意音近義同。故二文互用。與。猶言告也。石經

作子。亦通用字。下篇君執與足。漢書谷永傳作子足。可證也。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說文。溫。仁也。溫。水名。義別。經典悉段溫爲溫。爾雅釋訓。溫。溫柔也。詩燕燕箋。溫謂顏色和也。下

篇子溫而厲。是溫指貌言。說文云。甚。善也。今隸變爲良。賈子道術篇。安柔不苛謂之良。良謂心之善也。爾雅釋詁。恭。敬也。說文。恭。肅也。又儉。約也。易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左襄

十三年傳。讓者。禮之主也。說文。讓。推也。讓。相責讓也。凡謙讓揖讓字當作讓。今經典亦假讓爲讓。又說文才部。得。行有所得也。論衡知實篇引此文。解之云。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

人。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但其迹有似於求而得之。故子貢就其求之之言。以明其得聞之故。明夫子得聞政。是人君與之。非夫子求之矣。吳氏嘉賓論語說。君所自擅者謂之政。常不欲使人與

聞之。况遠臣乎。溫良恭儉讓。是誠於不干人之政也。誠於不干人之政。則入人之國。無有疑且忌焉者。其視聖人。如己之素所師保。安忍不以告焉。今之人。求以聞人之政。不知其身且將之不保。韓非說難是已。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何休注。其諸辭也。說文。異。分也。夫子原不是求此。假言即以夫子得之爲求。亦與人異也。宋石經避諱。凡讓字作遜。皇本作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注。子禽至名賜。○正義曰。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蓋原亢。卽陳亢也。鄭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爲孔子弟子。當是名亢。字籍。一字子禽。籍。禽也。故諱籍字禽。否則亢言三見論語。弟子書必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既有原抗。字禽籍。不當復有陳亢子禽矣。明係王肅竄入。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蓋原氏出於陳。原陳同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原。大夫氏。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則原亢之爲陳亢信矣。漢書古今人表中。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魯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尾生高申振師冕同列。又以陳子亢隸下。上與陳弃疾子尹商陽齊禽敖鍼者同列。分爲三人。與申振皆不以爲弟子。此不足據。案臧說是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鄭注。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則亢亦齊人也。弟子傳。原亢籍。少孔子四十歲。又云。端木賜。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皇疏本。陳亢也。句下有字子禽也四字。名賜句下有字子貢也四字。於文爲複。當是皇所增。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二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正義曰。爾雅釋義曰。在。存

也。說文同。又觀。諦視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視。非常曰觀。毛詩序。在心爲志。廣雅釋詁。志。意也。說文。焘。終也。瘦物或從叟。今字作瘦。隸體小變。瘦。沈也。別一義。蓋假借也。

禮坊記注。行。猶事也。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注解周曰年云。取禾一熟。義本說文。任氏中釋三九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

死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鉅涇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昇。供範九疇。鉅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斁。天乃昇禹。洪範九疇。蔡叔啓商。恭閑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鉅

周公以爲脚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寧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厲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祇載見督瞽。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會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

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案任說是也。漢書五行志。京房

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南史。蔡廓子與宗傳。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徼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自孝建



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與宗慨然曰。先帝雖非威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二史所言。皆以無改爲孝。不復計及非道。則自漢以來。多不知此義矣。禮坊記。子云。君子勉其親之德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其父之道。可謂孝矣。他儀敬美。正是擇善而從。即夫子論孟莊子之孝。不改父臣與政爲難能。亦是因獻子之臣與政。本不須改。而莊子能繼父業。所以爲孝。若父之道有所未善。而相承不變。世濟其惡。又安足貴乎。可者。深許之辭。說文可。所襲葬詩外傳。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子矣。是父在子不得自專也。庶幾於其善道。謂但觀其志有善道無行事可見也。朱子或問引范祖禹說。以人子於父在時。觀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觀父之行而繼述之。與鄭孔注義異。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極取范說。曰。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養口體。則孔子之所謂養其志者。惟會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案范說亦謂。但論孝即是觀人。既觀其行。而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以孝許之。鄭孔義本不誤。故仍主鄭孔而以范說附之。○注。孝子至之道。○正義曰。注以三年是居喪之期。故云在喪也。宋氏翔鳳發微說。按七略春秋經十一卷。出今文家。藝閣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易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終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漢書師丹傳。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皆以三年就居喪言。與此注同。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者。謂人子居喪。猶若父存時。己仍爲子。若曲禮言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閤。皆若父存。不敢違當室也。此說於義似通。然居喪不敢改父之道。喪終自仍宜改。改與不改。皆是恒禮。奚足以見人子之孝。故知此注尙未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正義曰。禮

禮者。履此者也。管子心術篇。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有體。謂之禮。方言。用。行也。說文。禮。用。可施行也。禮主於讓。故以和爲用。燕義云。和寧。禮之用也。是也。說文。蘇。調也。諫與味同。孟。味也。和。相應也。三義略近。今經傳通作和。賈子道術篇。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爲乖。韋昭晉語注。貴。重也。高誘呂氏春秋尊師注。貴。向也。和是禮中所有。故行禮以和爲貴。皇那疏以和爲樂。非也。樂記云。禮勝則離。鄭注。離謂析居不和也。又易繫辭傳。履以和行。虞翻注。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和是言禮。非謂樂。密矣。論衡四諱篇。死亡謂之先。爾雅釋

註。王。君。也。戴氏望論語注云。先王謂聖人。爲天子制禮者也。詩殷其雷傳。斯。此也。周官大司徒注。美。善也。並常訓。禮有感儀文物。故以美言之。小大。指人言。下篇君子無小大。詩泂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皆以小大指人之證。爾雅釋詁。由。自也。自與從同。史記禮書云。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是言人小大皆有禮也。有所不行者。謂人但循禮。不知用和。故不可行。所謂禮勝則離者也。禮弓云。品節斯之謂禮。皇疏云。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庸。用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義也。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常用也。故庸又訓常。鄭君中庸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常也。用中爲常道也。爾義自爲引中。堯咨舜。舜咨禹云。允執其中。孟子言湯執中。執中。卽用中。舜執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用卽中庸之倒文。周官大司馬言六德。中和祗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作中庸。而有子於此章已明言之。其謂以禮節之者。禮貴得中。知所節。則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和而不流。則禮以節之也。則禮之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禮。故禮篇載之。逸周書度訓云。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樂謂和樂。卽此義也。漢石經。亦不行也。不下無可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

於禮。遠恥辱也。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正義曰。信近於義。言可復者。說文。近。附也。說。人所宜

義者。宜也。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言制之以合宜也。孟子離婁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是信須視義而行之。故此言近於義也。鄭注云。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案復覆古

今語。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說文。復。往來也。往來。卽反覆之義。人初言之。其信能近於義。故其後可反覆言之也。曾子立事篇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又云。言之必思復之。

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思無悔言。亦謂以義裁之。否則但守經經之信。而未合於義。人將不直吾言。吾雖欲復之。不得也。遠恥辱者。廣雅釋詁。遠。離也。說文。恥。辱也。辱也。恥也。表記云。恭以遠恥。亦謂恭近於禮以行之也。否則雖恭敬於人。不能中禮。或爲人所輕

侮。而不免恥辱。下篇云。恭而無禮則勞。亦此意也。皇本宗下有敬字。○注。義不至近義。○正義曰。邢疏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

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

義也。案注以近義是由復言後觀之。蓋知其人言可反覆。曉其近於義也。下注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義同。○注。因親至宗敬。○正義曰。詩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此文上言因。下言親。變文成義。說文。宗。尊祖廟也。宗有尊訓。此言宗敬者。引申之義。會子立事云。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觀其親愛之是非。則知其人之賢不肖。若所親不失其親。則此人之賢可知。故亦可宗敬也。桂氏馥羣經義證解此注云。詩皇矣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姻得為親。據此。則因即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又徐鍇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尙女為妻。邢皇二疏。俱失孔指。今案孔注因親是通說人交接之事。其作姻者。自由後世所見本不同。然婚姻之義。於注本得兼之。皇邢疏依注為訓。未為失指。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求飽者。禮記曲禮注。食。飯屬也。說文。飽。獸也。獸者。足也。禮記禮器云。有以少為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庶人食力無數。注。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倍嘗。注。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彼言禮食之事。君子不當求飽。故此言家貧者食無求飽為君子也。居無求安者。說文。尻。處也。從尸几。尸得几而安也。居。蹲也。此二字義別。今經傳皆段居為尻。爾雅釋詁。安。定。止也。無求飽。無求安。若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者也。就有道而正焉者。學記就賢體遠。注。就謂躬下之。荀子性惡篇。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焉也已。助語之辭。漢石經。也已作已矣。皇本作也已矣。○注。敏疾至是非。○正義曰。說文。敏。疾也。敏於事。謂疾勤於事。不懈倦也。下篇訥於言而敏於行。訓同。焦氏循論語補疏。敏。審也。謂審當於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為重。案焦說與孔注義相輔。聞斯行之。夫子以教冉有。是亦貴疾速可知。說文。正。是也。周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注。正。猶聽也。邢疏言學業有所未覺。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辨之也。

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孔曰。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說文。貧。財分少也。又謂。諫也。詔。謂或從也。皇疏引范寧曰。不以正價

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孔曰。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說文。貧。財分少也。又謂。諫也。詔。謂或從也。皇疏引范寧曰。不以正價

求人爲諂也。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人財多。嘗無不備也。驕者。馬高六尺之名。人自高大。故亦稱驕。皇疏。富厚者既得人所求。好生陵慢。是爲驕也。何如者。何似也。未若。猶言未如。儀禮有可徵注。今文若爲如是二字。義同。皇本高麗本足利本。並作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陳氏鐘論語古訓云。鄭注本無道字。集解兼采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不知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文選幽憤詩。樂道閉居。注引論語子曰貧而樂道。是集解本有道字。今本本脫去。鄭據本。蓋卷論。故無道字。今案作樂道。自是古論。漢書王莽傳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引並無道字。與鄭本同。下篇回也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矣。皆不言樂道。而義自可通。故鄭不從古以校魯也。至孔注是後人僞撰。陳君援孔注以證史記稽誤。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是樂道好禮。爲人所難能。故無諂無驕者不能及之也。○注。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正義曰。鄭以樂卽樂道。與古論同。呂氏春秋慎大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如寒暑風雨之節矣。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

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正義曰。詩云者。毛詩序云。詩者。志子馬注。云。言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衛詩淇澳篇文。說文。切。剉也。琢。治玉也。磋。謂治象差次之。使其平滑也。磨。釋文作摩。云一本作磨。說文。礪也。礪也。意摩磨卽礪之異體。鄭此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寶者。貴也。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皆治器之名。謂治骨象玉石以成器也。又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本禮記大學篇文。先從叔丹徒君論語駢枝據爾雅釋此文云。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知丘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猶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謹案毛詩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又荀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並同爾雅之義。告者。廣雅釋詁。告。教也。往來。猶言前後也。子貢聞一知二。故能告往知來。皇本謂下來者下。均有也字。○注。往告之以貧而樂道。○正義曰。此句下。當有富而好禮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正義曰。說文。患。憂也。人不己知。己無所失。無可患也。己不知人。則於人之賢者。不能親之用。

之。人之不賢者。不能遠之退之。所失甚巨。故當患。呂氏春秋論人篇。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辯亂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是言不知人之當患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高麗足利本。亦作患己不知人也。釋文云。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臧氏辨經義雜記。古本作患不知也。與星仁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語意同。人字。後人所加。案皇本有王注云。但患己之無能知也。已無能知。即未有知之義。則皇本人字。為俗妄加無疑。

卷二 為政第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注**包曰。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說文。譬。喻也。墨子小取篇。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辟與譬同。鄭注云。北極謂之北辰。此本爾雅釋天文。李巡曰。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郭璞

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天中。即天心。天體圖。此為最高處。名赤道極。稱北極者。對南極言之。成周洛陽之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中國在赤道北。祇見北極。

故舉為言也。楚辭天問。韓維焉繫天極焉。加稱天極。周髀算經稱北極極。呂氏春秋有始覽稱天極。與北極北辰。俱一體而異名也。周官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呂氏春秋亦言極星。極即北極。北極

非星名。而考工曰。覽稱極星者。此就人所視近北極之星。舉以為識別也。周髀經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明大星在北極中。非北極即為星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

太一常居也。此即考工等所言極星。陳氏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引許慶宗說為句陳大星。案說苑辨物篇。瑤瑋謂北辰。句陳。極星也。則以句陳為極星。漢人已有此說。繁露奉本篇。星莫大於北辰。

何休公羊傳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皆以北辰為星名。故漢書天文志云。北極五星。第五紐星為天之樞。以紐星為天樞。即謂北辰也。陳氏懋齡云。古人指星所在處。為天所在處。

其實北辰。是無星處。又云。凡天之無星處曰辰。天有十二辰。自子畢亥。為日月所聚會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為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

理言之。今時在箕一處。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度。北辰。如何認定極星。但以之為標準耳。案。陳說甚是。然北辰是無星處。朱子語類已言之。夏氏折學禮管釋據考工曰。覽諸言極星之文。遂以北辰為

天樞。北極為星名。且疑爾雅為漢人附益。過矣。北極為赤道極。左旋西行。其日月五星。各居一極。日月黃道極。與月五星同為右旋東行。而二十八宿亦東行。二十八宿。統名恆星。句陳等星。

與恆星同度。恆星歲差五十一秒。故梁祖嘯之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宋沈括

測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三度有餘。元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度。則星度常差。不能裁定一星以求

北辰之所在矣。居其所者。三蒼云。所。處也。廣雅釋詁。所。居也。北辰居其所。即陳氏所圖距等圈之削成一點也。衆星共之者。說文云。壘。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釋名釋天文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自後諸史志及推測家言數各異。今亦未能詳之也。陳氏懋齡云。赤道宗北極。恆星宗黃極。赤道西行。恆星東次自行。是東行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樞。衆星所以共北辰也。鄭注云。拱。拱手也。共是拱省。鄭與包所見本異。說文。拱。斂手也。何休公羊傳三十二年注。拱可以手對抱。衆星列峙錯居。還繞北辰。若拱向之也。蔡邕明堂月令論。以北辰居其所。爲人君居明堂之象。謂明堂爲政教所由生。變化所由來。是明一統。其說是也。宋氏錫鳳發微云。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上法璣璣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宮二十八星之名。而皆統於北辰。爲政不出於明堂。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於紫宮。而衆星循環。終古不忒。樞之筦也。○注。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李氏允升四書證疑。既曰爲政。非無爲也。政皆本於德。有爲如無爲也。又曰。爲政以德。則本仁以育萬物。本義以正萬民。本中和以制禮樂。亦實有宰制。非漠然無爲也。案李說足以發明此注之意。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德也。所謂共己正南面也。共己以作之則。則百工盡職。庶務孔修。若上無所爲者然。故稱舜無爲而治也。北辰之不移者。呂覽云。極星與天俱轉。而天樞不移。此注所本。周禮云。欲知北極極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北極樞即北辰。周禮言有四游。則非不移可知。後漢天文志注引星經曰。璇璣謂北極。此璣作璇璣以象北極。伏生書傳曰。璇者。還也。璇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璣。是故璇璣謂之北極。據大傳言其變幾微。故天文家咸以爲不動。辭雖異。意實同也。皇本此注作鄭曰。

子曰。詩三百。孔曰。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包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包曰。歸於正。正義

曰。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據此。則三百五篇。夫子所刪定也。禮義卽禮儀。亦卽謂禮樂也。詩皆入樂。故可弦歌。夫子屢言詩三百。一見禮運。兩見論語。皆綜大數以爲蔽也。漢書藝文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凡三百五篇。禮泰而全者。以其韻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班志此文以三百五篇爲孔子所取。與世家合。其三百五篇之外。單章零句。有可述者。儒者肄業。雖不妨及之。要無與於弦歌之用。故不數之也。一言者。詩關雎疏云。句則古者謂之爲言。引此文謂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也。又引左傳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

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寒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亦一證。思無邪者。魯頌駉篇文。說文。恩。容也。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詩者。思也。發慮在心。而形之於言。以攝其懷抱。繫於作詩之人。不繫於讀詩之人。又曰。論語之言詩獨詳。曰誦曰學曰為。皆主於誦詩者也。今直曰詩三百。是論詩。非論讀詩也。蓋當巡狩采詩。兼陳美刺。而時俗之真淫見焉。及其比音入樂。誦自警矇。而後王之法戒昭焉。故俗有厚薄。詞有正變。而原夫作者之初。則發於感發懲創之苦心。故曰思無邪也。○注。篇之大數。○正義曰。今詩存三百五篇。合笙詩六為三百十一篇。此言三百。是舉大數。○注。蔽猶當也。○正義曰。鄭注云。蔽。塞也。塞當義同。廣雅釋詁。蔽。障也。○注。歸於正。○正義曰。賈子道術。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又云。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禮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讓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好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史記屈賈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讎而不亂。皆言詩歸於正也。

子曰。道之以政。○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馬曰。齊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孔曰。免

苟免。道之以德。○包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正也。○正義曰。道如道國之道。謂

以德。教之以政。文與此同。漢祝睡碑。導濟以禮。皇本兩道字。並作導。釋文。道音導。下同。說文。導。導引也。此義亦通。祝睡碑作導作濟。又云。有恥且格。諸異文當出齊古。爾雅釋言。

濟。益也。釋詁。格。敬也。於義並合。漢書貨殖傳。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即本此文。言民知所尊敬而莫敢不從令也。鄭注此云格。來也。本爾雅釋言。又釋詁。

格。至也。來至義同。謂來歸於善也。漢費汎碑。有恥且格。方言。格。至也。說文。徼。至也。徼假一字。爾雅釋文。格字或作徼。書。格於上下。說文引作假。假與假同。則格假字通。說文。

格。木長貌。於訓敬訓來之義。皆不相應。蓋假借也。緇衣云。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懼心。注云。格。來也。徼。逃也。彼言徼。此言免。義同。

廣雅釋詁。免。脫也。謂民思脫避於罪也。大戴禮禮察篇。為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所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

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也。或導之以德教。或嚴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嚴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家語刑

之

政篇。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孔叢子刑論篇。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免。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苟免。又孔子答衛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有。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于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于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騶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注。齊整之以刑罰。○正義曰。廣雅釋言。齊。整也。此常訓。說文。刑。剋也。刑。罰。罰。罪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混用。罰者。說文云。舉之小也。罰本小舉。制之以法。故亦曰罰。周官司敎云。凡民之有褻惡者。三讓而罰。注。罰謂撻擊之也。是也。白虎通五刑篇。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注。德謂道德。○正義曰。注意德屬人君。卽上章爲政以德之意。鄭注云。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此本周官大司徒所謂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者也。鄭彼注云。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此六德也。鄭義與此注均通。○注。格正也。○正義曰。漢書刑法志顏師古注同。孟子離婁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非無法。正義曰。十五三十云云者。夫子七十時追敘所歷年數也。有之言又也。志于學。漢石經及高麗本。于

作乎。翟氏巖考異。以論語自引詩書外。例作於。此變體爲于。必乎之誤。尙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節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節焉。大戴禮保傳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傳。束髮而就大學。盧注。束髮謂成童。古以年十六爲成人。則成童是十五。戴禮與大傳傳聞各異。白

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故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則十五者。入大學之年。尙書大傳言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禮小戴有大學篇。始致知格物。終治國平天下。皆所謂大節大義也。夫子生知之聖。而以學知自居。故云志於學。志



如志於道之志。毛詩序云。志者。心之所之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志識同。卽默而識之也。亦通。三十。漢石經作卅。白虎通引三十而立。連上句。則立謂學也。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又吳志。吳主與孫皓書。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足知立謂學立。乃漢人舊義。故皇疏同之。周時成均之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無五經之目。班氏服五經以說所學之業。其謂三年通一經。亦是大略言之。不得過拘年數也。諸解立爲立於道。立於禮。皆統於學。學不外道與禮也。至三十後。則學立而德成之事。張氏論語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四十不惑者。子曰。知者不惑。禮中庸云。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此卽不惑之事。若孟子言四十不動心。則勇者之事。能養氣也。天命者。說文云。命。使也。言天使己如此也。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與遇對。是生質之異。而皆可以爲善。則德命也。吉凶歷年。則祿命也。君子修其德命。自能安處祿命。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命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主德命。意以知德命。必能知祿命矣。是故君子知命之原於天。必亦則天而行。故感德之至。期於同天。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燭。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言聖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爲不負天命。不負天命。斯可以云知天命。知天命者。知己爲天所命。非虛生也。蓋夫子嘗衰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則知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與己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他日桓魋之難。夫子言天生德於予。天命之所生。是爲天命矣。惟知天命。故又言知我者其天。明天心與己心得相通也。孟子言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孟子知天命生德。當在我也。是故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己有得於仁義禮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聖人之知天命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說文云。從。相隨也。從與從同。禮樂記注云。從。順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子至誠。合乎天道。而言不踰矩。若爲思誠者之事。皇疏引李充曰。自志學造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在茲乎。○注。不礙感。○正義曰。說文。疑作礙感也。感。亂也。○注。知天命之始終。○正義曰。注意難曉。皇疏引王弼云。天命遠與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案疏列二說。不知與注意合否。○注。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正義曰。說文。指。意也。旨。指同。聞人之言而知其微意。則知言之學。可知人也。皇疏引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幸以

耳順爲聞先王之言。亦鄭義所包也。焦氏循補疏。耳順。卽舜之察聽言。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案焦此義。與鄭異。亦通。○注。距法也。○正義曰。荀子不苟篇。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揚倅注。矩。正方之器也。說文作巨。云。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矩或從木矢。爾雅釋詁。矩。常也。法也。皆引申之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證也。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

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樊遲曰。

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正義曰。漢石經作毋違。論衡問

文毋作無。意此亦古魯之異。說文。違。離也。引申爲背棄之義。又敬。戾也。義亦近。毛詩車攻

傳。御。御馬也。說文。御。使馬也。御者居中。惟兵車居左。樊遲弟子。嘗爲御者。武氏億羣

經義證。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與馬。慎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孟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

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此孟孫本出公子慶父之後。當稱孟公

孫。不言公者。省詞。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對。譖無方也。對對或從士。夫子述所告孟孫之

言。故言我對也。說文。歺。斲也。人所離也。葬。臧也。從死在臠中。一其中所以藉之。今隸變

作死作葬。夫子告樊遲言事親當以禮。則告懿子以無違者。是據禮言。故論衡引此文。說之云。毋

違者。禮也。考懿子爲傳子之上。嘗學禮於孔子。故孔子卽以禮訓之。無違者。無違乎禮以事親也。

凌氏鳴增論語解義。大夫以上能備禮。生事葬祭不違乎禮。卽順乎親矣。案禮記禮運云。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孔疏。順卽順禮。左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

可謂禮乎。逆與順相反。逆者。違禮也。卽違禮也。祭統云。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順道卽順禮。順禮故無違禮也。荀子禮論云。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皇疏引衛禮曰。八佾篇。三家者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方氏觀旭論語語偶記。禮弓云。三家視桓楹。樊僖禮也。八佾篇。三家者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是懿子之父仲孫纘。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纘卒時。樊遲尙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尙有母在與。○注。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證也。○正義曰。禮禮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俊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

魯大夫孟氏也。案說文。孟。長也。魯孟氏為桓公子。公子慶父之後。又稱仲孫者。慶父本居孟。其仲無人。得兼之也。懿子受學聖門。及夫子仕魯。墮三都。懿子梗命。致聖人之政化不行。是實魯之賊臣。弟子傳不列其名。及此注但云魯大夫。亦不云弟子。當為此也。周書論法解。柔克為懿。溫。和聖善曰懿。是懿為諡也。說文云。諡。行之述也。論法解。終葬乃制諡。敘法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若人有惡行。則亦為之惡諡。幽厲之屬是也。天子崩。稱天以諡。諸侯諡於天子。大夫諡於侯。春秋時。諡不如法。咸用美諡。故此孟孫得諡懿。○注。恐孟至樊須。○正義曰。樊遲與懿子同門。故恐懿子復問樊遲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須與頌詞。頌。待也。與遲義合。白水碑謂頌字子遲。遲字子緩。析一人為二。不足據。鄭目錄云齊人。家語弟子解及左傳杜注。並云魯人。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瓚。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為

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正義曰。爾雅釋詁。伯。長也。武伯於兄弟次為長。故稱伯也。呂覽義賞篇注。唯。獨也。唯與惟同。說文。憂。愁也。憂。和之行也。二字義別。經典多段憂為惠。又隸變作憂。臧氏琳經義雜記。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愛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

充高誘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為孝。父母字當鳴讀。案孝經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禮記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

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皆以人子憂父母疾為孝。○注。武伯處。疑處是名。處是字也。周書論法解。哀十一年傳。孟穉子煥。杜注。穉子。孟懿子之子。武伯處。疑處是名。處是字也。周書論法解。剛疆直理。威疆容德。克定禍亂。荆民克服。大志多窮。皆曰武。是武為處字也。注謂父母憂子之疾。此馬用古論義也。孟子云。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所以事親。故人子當知父母之所憂。自能謹

疾。不妄為非。而不失其身矣。不失其身。斯為孝也。

子游問孝。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

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是謂能養。是與祇同義。故薛

天之饋。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大戴禮會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

聽食。盧辯注。分地任力致甘美。蓋庶人能養不能敬。若語於士。則養未足為孝。故坊記言小人皆

聽食。盧辯注。分地任力致甘美。蓋庶人能養不能敬。若語於士。則養未足為孝。故坊記言小人皆

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小人即庶人。君子。則士以上歸焉。又會子立孝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又云。盡力無禮。則小人也。盡力。即以力致養之事。無禮。即不敬也。孝經又云。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蓋士之孝也。與會子立孝所言君子之孝同。明能敬爲士之孝。夫子告子游。正以爲士之道責之矣。孝經又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禮內則會子云。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二文所言養。皆養志之道。其不廢敬可知。祭義云。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是敬猶非至孝。特視祇能養者爲難耳。犬馬皆畜名。別者。分也。見廣雅釋詁。此當訓。漢石經無乎字。○注。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弟子解作魯人。少孔子三十五歲。與史建異。非也。下篇子夏稱言偃。又子游答夫子稱偃之室。是姓言名偃也。說文。游。旌旗之流。從水游聲。漢石經於子夏言作子游。游即游省。游從放。說文。放。旌旗之游。放聲之兒。從中曲而垂下。放。出入也。讀若偃。是放偃聲同。古人名放字游。若晉籍偃荷偃鄭駟偃及此言偃。皆字游。而皆作放。段便入字爲之。○注。犬以至畜之。○正義曰。注前後兩說。前說以犬馬皆能養人。養則服事之義。若人子事親。但能養而不敬。則無以異於犬馬之服養人也。毛氏奇齡論語禮求篇引唐李綱表云。犬馬含識。鳥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馬周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表云。犬馬之養。昔儒者多識之。引孟子者。盡心篇文。注一說外。又有三說。包氏慎言論語篇錄。犬馬二句。蓋極言養之事。雖父母之犬馬。今亦能養之也。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微養兼至。故爲貴也。若今之孝者。不過能養。雖至於父母所愛敬之犬馬。亦能養之。然祇能養父母。不能敬也。何以別。謂何以別乎。今也。豈能論孝養篇。善養者。不必窮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養。猶足以頌禮。歡其飲水。足以致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體。不貪其養。體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此引論語以不敬句與能養句聯文。則別謂乎。則今之孝者。此一說也。翟氏顛考異引坊記之文。謂坊記唯變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荀子云。乳蟲觸虎。乳狗不遠游。雖獸畜。知愛護其所生也。東晉補亡詩。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爲人子者。母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通。此又一說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坊記小人。卽此章犬馬。公牟何休注。言大夫有疾。養犬馬。士稱負薪。犬馬負薪。皆賤者之稱。而大夫士謙言之。孟子。子思曰。今而知君之以犬馬畜僕也。然則犬馬謂卑賤之人。若誠獲之類。此又一說也。諸說當與注前義並存。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色難者。謂承順父母色乃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是以爲孝乎。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也。孝

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服。事也。說文作服。云用也。釋詁又云。勞。叔丹徒君駢枝曰。年幼者為弟子。年長者為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為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為孝。即先生也。具。即饌也。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靈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云。先生者。謂先己之生也。謹案駢枝說是也。說文。饗。具食也。從食算聲。饌。饗或從饗。禮經凡言饌。注皆曰陳也。陳即具食之義。竊謂服勞視饌。並言庶人之孝。視饌即能養。服勞者。尚書大傳言入小學。知有父子之道。長幼之敘。又言歲事既畢。餘子入學。所謂小學之教。則輕任弁。重任分。班白不提挈。皆是服勞之道。會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夫子以士之孝告子夏。故示以色難。明非士之僅於學術者。未能幾此也。釋文饌。鄭作饌。初學記孝部引鄭此注云。食餘曰饌。與馬注本作饌不同。陳氏饌論語古訓。段氏玉裁說文注。並以馬作饌為古論。鄭作饌為魯論是也。特姓饌食禮及有司徹注。並云古文饗皆作饌。段氏玉裁謂禮經饌。當是各字。饌皆訓陳。不言作饌。食餘之字皆作饗。未有作饌者。又謂禮記之字於禮經皆從今文而皆作饌。疑儀禮注當云今文饗作饌。其說並是。陳氏古訓解論語云。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饌。既食恆饌。注。每食饌而盡之。未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饌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為為孝。段氏說文注。與陳略同。又云。論語魯饌古饌。此則古文段饌為饌。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讀當以食先生饌為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為弟矣。孝則未備也。二義皆從鄭為說。於義甚曲。說文。會。誓之舒也。段氏注云。會之言乃也。詩。會是不意。會是在位。會是在服。會是莫聽。論語。會是以為孝乎。會謂泰山。孟子。爾何會比予於管仲。皆訓為乃。趙注孟子曰。何會。猶何乃也。是也。○注。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正義曰。司馬光家範說此文云。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待發言而後順之者也。即此注意。曲禮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惟承順顏色者能之。故鹽鐵論以養色為次孝也。鄭注此云。言和顏說色為難也。以色為人子之色。與包異義。亦通。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祭法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云。嚴恭儼恪。非事親之道。呂氏春秋孝行覽。鮮顏色。養志之道也。是以色事親。為人子所難。皇疏引顏延之曰。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垂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即鄭義也。○注。饌飲食也。○正義曰。廣雅釋詁。饗。食也。饌與饗同。此又一義。○注。孔子至孝也。○正義曰。先食謂先生食。不言生者。省文。釋文引注云。會。則也。蓋集解所刪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子曰回

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正義曰。終日者。竟日也。終日屬上爲句。違者。有所違難也。不違。則似不解。夫子其才以學之。又且聞一知十。故能亦足以發也。皇疏引熊埋云。既以美顏。又曉衆人未達者也。皇本不愚下。有也字。○注。回弟至不愚。○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說文。回下云。回。古文同。淵水也。淵下云。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此顏子名字所取義。退還者。禮檀弓注。退。去也。說文作復。卻也。義皆略同。注謂退與二三子說釋道義。則私謂燕私。與羣弟子同居學中時也。禮學記言大學之教。退息必有居學。居學。非受業之所。故言私也。朱子集注。以私爲燕居獨處。亦通。周書官人解。省其居處。觀其義方。則省私亦觀人之法。說釋猶說釋。下篇云。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彼注云。言同聞言即解。解說義同。荀子大略所云善學者盡其理是也。釋名釋言語。發。撥也。撥使開也。開有明義。故此注發明連文。大體猶言大義。凡所發明。於所言所行見之。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幪而動。一可以爲法則。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人

焉廋哉。人焉廋哉。注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正義曰。說文。視。瞻也。穀梁隱

雅釋詁。察。密也。說文。察。覆密也。視。觀察。以淺深次第爲義。安者。意之所止也。高誘呂氏春秋樂成注。安。習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云。內觀民務。察度情僞。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又曰。用有六微。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又云。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視中者。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則此所以。所由。所安。皆是視中。夫子取爲知人之法。蓋此三語。實該六微之用。故人無所匿情也。漢石經。人焉廋哉。下句無哉字。當是連上爲句。與禮乎禮微乎微。同一句法。○注。以用至經從。○正義曰。以用由經。並常訓。皇疏申注謂卽日所行用之事。故大戴此文以作爲也。經從。據皇疏以爲從來所經歷之事。則大戴所云以其前占其後者也。○注。廋。匿至其情。○正義曰。云廋匿者。趙岐孟子離婁注同。方言。廋。隱也。隱卽匿。爾雅釋詁。匿。微也。微亦有隱義。終始者。所以是卽日所行事。終也。所由是前日所行事。所安是意之所處。亦在平時。皆爲始也。云安所匿其情者。孔以焉爲安也。焉安一聲之轉。安猶何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注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正義曰。禮中

庸云。溫故而

知新。鄭注。溫讀如尋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燭。或省作尋。案尋正字當作燬。說文。燬。於湯中燬肉也。儀禮有司徹。乃燬尸俎。鄭注。燬。溫也。古文燬皆作尋。記或作燬。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疏云。論語及左傳與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尋。至此疊古。不從彼尋者。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燬。有火義。故從今文也。郊特牲云。血腥燬祭。注云。燬或為尋。今此義指彼記或讀之。故云記或作尋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鄭引之者。證燬尸俎。是重溫之義。案據賈疏。是古論溫故作尋。故鄭不破從燬。則亦佐尋燬之。其義當與服虔解誼同。臧氏庸拜經日記。以論語作溫故。古文作尋。乃鄭注文。與賈疏不合。非也。廣雅釋詁。溫。煖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谷曰溫原谷。郭注。即湯谷也。鄭注中庸讀溫如尋溫者。尋有重義。言重用火燬之。即為溫也。人於所學能時習之。故曰溫故。鄭君此章注文已佚。故疏中庸注為引申之。故之為言古也。謂舊所學也。廣雅釋言。新。初也。禮樂莊廿九年傳。其言新有故也。皇疏。所學已得者。則溫尋之。不使忘失。是月無忘其所能也。知新則日知其所亡也。皇疏此言。亦同鄭義。禮王制云。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古者家塾黨。師無定立。伏生書傳。謂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以其爵為之。即是以其德為之。孔子時。大夫士不必有德。故致事後。有不為師。或有不學而妄居師位者。今此言溫故者。謂舊時所學。致事時猶能溫尋。不使忘失。且能日知所亡。足見其學無修業。斲而好學。故可以為人師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等。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案劉說亦是。黃氏式三論語後案引漢書成帝紀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獨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論衡謝短篇。如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貢賢。溫故知新。可以為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孔穎達禮記微。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禮章。俟當時之得失。是漢唐人無知新。多如劉說。○注。溫尋至師矣。○正義曰。說文。綫。繹理也。謂紬繹理治之也。此尋讀本字。故注以尋繹連文。然溫無繹理之訓。溫為尋者。尋與燬同。即與談同。不謂繹理也。此注蓋誤。

子曰。君子不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注。器者至不施。○正義曰。說文。

注。周用之為器。言器能周人之用也。施。猶行也。君子道無所不行。故禮學記言大道不器。鄭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如者似也。孔疏以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解之。即包此注義也。學記又云。察於此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注云。言以學為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案此則

學為修德之本。君子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故知所本。則由明明德以及親民。

白誠意正心修身以及治國平天下。措則正。施則行。復委役於一才一藝為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正義曰：漢石經。賈作賴。

**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下篇云：古者言之不出。取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訥於言。禮縮衣。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大戴禮會子制言篇：君子先行後言。又立事篇：君子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均與此章義相發。○注：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正義曰：疾，惡也。周，合也。後人，小人言不願行。行不願言。故易致多言。韓詩外傳：學而優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然則小人雖多言。奚貴乎。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正義曰：經傳言小人有二義。一謂微賤之人。一謂無德之人。此文小人。則無德者也。夫子惡似是而非。故於周比和同泰驕。及巧言令色足恭鄉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術。官人之方。皆必辨乎此矣。○注：忠信為周，阿黨為比。○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發也。案魯語：忠信為周。毛詩皇華都人士傳。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人。故周。又訓為親為密為合。左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人。杜注：周，密也。韓詩：雖不周於今之人。王逸章句。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人。杜注：周，密也。齊語：謂之下比。韋注：比，阿黨也。呂覽達鬱注：阿，曲媚也。阿黨與忠信相釋詁。比，備也。齊語：謂之下比。韋注：比，阿黨也。呂覽達鬱注：阿，曲媚也。阿黨與忠信相反。○正義曰：君子比而不周。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韋注：君子比而不周。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韋注：君子比而不周。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不學而思，終**

**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義曰：子夏言博學近思。中庸言博學慎思。是學思不可偏廢。故此章兩言其失。釋文：罔本又作凶。○注：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正義曰：賈子慎德說：義者，德之理也。為學之道，明於古人所言之義。而因以驗之身心。故思足貴也。孟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入耳出口。即謂學而不思也。注言罔然者。凡辭然。皆形容之辭。少儀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鄭注：罔猶罔罔無知貌。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壯而有迷罔之疾。文選東京賦：罔然若醒。注云：罔然猶罔罔然也。義皆可證。○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義曰：夫子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卷二 為政第二

三二



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韓詩外傳引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是言徒思無益也。趙注孟子心之官云。官。精神所在。是思屬心。心之能思。即精神也。然思過則損脾。故精神易致疲殆。殆與怠同。釋文云。依義當作怠。即本此注。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此經殆字。及多見闕殆。殆皆訓疑。引何休公羊裏四年注。殆疑也為據。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而不能定也。其說亦通。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正義曰。說文云。端。直也。二字義別。今經傳多段端為端。禮記禮器注。端。本也。孟子公孫丑注。端者。首也。說文。害。傷也。皇本已下有矣字。○注。攻治至歸也。○正義曰。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注。攻。猶治也。善道。謂正道。統者。統於一也。說文。統。紀也。太宰注。統。猶合也。易繫辭傳。同歸而殊塗。此注本之。而倒其辭曰。殊塗同歸。謂善道雖殊塗。而皆歸於善。是為有統。孟子言君子之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潔身。即

是善道。歸。即謂同歸也。後漢范升傳。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一本。則善道之有統者也。異端者。其始既異。其終又異。不能同歸於善道也。下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集解以小道為異端。

也。殊塗。謂詩書禮樂。為教之途不一也。又云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邢疏云。異端之書。則或批棟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秦范升傳。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書也。中庸記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隱行怪。正是小道異端者之所為。至後世有述。而其害何可勝言。夫子故弗為以絕之也。此注善道云云言其理。皇邢疏則以諸子百家實之。蓋異端非僅空言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揚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為過不及之說。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

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一本。則善道之有統者也。異端者。其始既異。其終又異。不能同歸於善道也。下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集解以小道為異端。

也。殊塗。謂詩書禮樂。為教之途不一也。又云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邢疏云。異端之書。則或批棟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秦范升傳。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書也。中庸記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隱行怪。正是小道異端者之所為。至後世有述。而其害何可勝言。夫子故弗為以絕之也。此注善道云云言其理。皇邢疏則以諸子百家實之。蓋異端非僅空言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揚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為過不及之說。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

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一本。則善道之有統者也。異端者。其始既異。其終又異。不能同歸於善道也。下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集解以小道為異端。

也。殊塗。謂詩書禮樂。為教之途不一也。又云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邢疏云。異端之書。則或批棟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秦范升傳。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書也。中庸記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隱行怪。正是小道異端者之所為。至後世有述。而其害何可勝言。夫子故弗為以絕之也。此注善道云云言其理。皇邢疏則以諸子百家實之。蓋異端非僅空言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揚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為過不及之說。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

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又云。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案宋說權兩端當用其中。用中是專一。與此注善道有統殊塗同歸之旨略合。殊塗。猶言兩端也。專一。猶言有統也。自此注及宋氏外。又有二說。孫奕示兒篇。攻。如攻人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孟子距楊墨。則欲揚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此解異端與集解不殊。惟攻字已字。訓釋有異。焦氏循補疏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卽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攷工記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攻錯。使紊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韓詩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爲我。墨子若不執於兼愛。互相切磋。自不至無父無君。是爲攻而害止也。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之云。己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我子孫黎民而爲利。媚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卽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善。孟子言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又特舉一子莫執中。然則凡執一。皆爲賊道。不必揚墨也。又曰。道衷於時而已。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焦氏此說。謂攻治異端而不爲舉一廢百之道。則善與人同。而害自止。二說與集解不同。而焦說尤有至理。故並著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

路。正義曰。說文云。誨。曉教也。女者。平等之稱。皇本女皆作汝。誨女知之者。言我誨女之言。女知之否耶。俞氏樾平議據荀子子道篇及韓詩外傳所述此文並言志之。謂知與志通。亦是也。案荀子云。子路威服見孔子。孔子曰云云。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據荀子是此章所言。在子路初見夫子時。其云言要則知。知卽智字。此文是知也。釋文云。知也如字。又音智。音智當卽本荀子。又非十二子篇。言而當。知也。獻而當。亦知也。以上文言信言仁例之。知當讀智。楊倞注引論語此文。可見楊讀是知之知。亦爲智矣。又儒效篇。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

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此即夫子誨子路之義。皇本不知之為不知。多一之字。○注。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子張學干祿。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

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

同得祿之道。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作問干祿。此出古論。大戴記有子張問入官。即問干祿之意。魯

自古有干祿之語。子張是以請學之。猶樊遲請學為稼為圃之事也。多聞多見。謂所學有聞有見也。

易象傳。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者。積也。厚也。以所識言行。為己言之則。故凡學者。所以為己也。言闕。行闕。見者。錯綜之辭。闕疑者。左昭二十年傳注。闕。空也。其義有未明。

未安於心者。闕空之也。餘者。足也。心足乎是也。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者。謂於無所疑者。猶慎言

之。無所殆者。猶慎行之。中庸記所云有餘不敢盡也。寡尤寡悔。亦互文。皇疏云。悔。恨也。此

常訓。荀子王霸篇。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即此慎言慎行之義。

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之寶書。闕疑。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慎

之至也。多見闕殆。謂所見世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劉

君以春秋釋此文。其義亦善。祿在其中。謂在寡尤寡悔之中。明祿不待外求也。○注。弟子至位也。

○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鄭目錄。謂陽城人。縣屬陳也。而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鄆家。考通志氏族略。顓孫氏出陳公子顓孫。

左昭二十五年。顓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為魯人。干求。爾雅釋言文。說文。迂。進也。讀若干。

段氏玉裁說此干求正字。干。犯也。義別。爾雅釋詁。祿。福也。說文同。福之為言備也。周官大宰注。祿。若今月俸也。位。爵次也。位定然後受祿。故注以祿位連文。○注。尤。過也。少悔。○正義曰。說文。說。舉也。引周書報以庶說。今呂刑作尤。詩載馳許人尤之傳。尤。過也。說尤義同。闕而不行句下。當有其餘不危猶慎行之二句。疑為集解誤刪。○注。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正義曰。王制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古者鄉舉里選之法。皆擇士之有賢行學業。而以舉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即是得祿之道。當春秋時。廢選舉之法。世卿持祿。賢者隱處。多不在位。故鄭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祿。而與古者得祿之道相同。明學者干祿。當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則有命矣。孟子云。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亦言古選舉正法。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包**曰。哀公。魯君諡。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正義曰。夫子魯人。故哀公不魯魯。公者。五等之爵。魯僑是侯。得稱公者。白虎通號諸。謂侯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心俱欲尊其君。父是也。何爲者。言何所爲之也。呂覽先己注。服。從也。淮南說林注。服。畏也。荀子王制注。服。謂爲之任使。三訓皆相近。稱孔子者。凡卑者與尊者言。當備書也。釋文。錯。鄭本作措。漢費鳳碑。舉直措枉。與鄭本合。說文云。措。置也。措正字。錯。限借字。廣雅釋器。銘謂之錯。義別。鄭注云。措。猶投也。錯。之也。言投於下位也。案春秋時。世卿持祿。多不稱職。賢者隱處。雖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舉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賢者得盡其才。而不會者有所受治。亦且昇之以位。未甚決絕。俾知所感奮而當可以大用。故下書告樊遲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卽此義也。○注。哀公至其上。○正義曰。哀公名賚。見魯世家。公出魯越。故諡哀。說文。舉。對舉也。今省作舉。禮記備行注。舉。舉用也。說舉而用之。故此注亦言用也。說文。直。正見也。易繫辭韓康伯注。直。剛正也。左哀七年傳。正曲爲直。是直爲正也。說文。枉。邪曲也。枉卽權省。投壺某有枉矢喻壺。注。枉。不正貌。是枉爲邪也。包以邪枉之人。不當復用。故以錯爲廢置。與上句言舉言用之。相反見義。此亦用人之一術。自非人君。則明有才。不克爲此。荀子王制篇。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煩而廢。卽包義也。與夫子魯賢容衆之德。似不甚合。且哀公與三桓鬻除已深。夫子必不爲此激論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包**曰。魯卿季孫肥康諡。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正義曰。闕氏若。禮四書釋地說。以勸省。以與也。王氏註云。臨。視也。此常訓。孝慈者。荀子大略篇。禮也者。老者孝焉。幼者慈焉。祭義云。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貴老是孝。故又云。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孝慈與此同義。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孝。彼是泛言愛民。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引以說此文。義未盡也。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顏師古。漢書高紀注。能謂材也。舉善而教不能爲一句。漢魏人引舉善而教。皆是趁辭。皇本臨下多民字。敬上勸上。亦有民字。○注。魯卿季孫肥康諡。○正義曰。魯季氏。莊公

母弟公子季友之後。世為司徒。故曰魯卿。肥者。康子名。證法解。豐年好樂。安樂撫民。令民安樂。皆曰康。是康為證也。○注。莊嚴至勸勉。○正義曰。莊嚴見聲類。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者。包以君臨民亦如此。故廣言之。左傳。衛北宮文子曰。若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是言臨民當以嚴也。說文。慈。愛也。釋名釋言語。慈。字也。字。愛物也。晉語甚寬惠而慈於民。是言臨民當以嚴也。勉義見說文。案此欲康子復選舉之舊也。春秋時。大夫多世爵。其所辟僚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善者不見任用。故夫子令其舉之。下篇言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皆此舉善之意也。又案漢魏人解。此文稱字又為稱舉。包氏慎言溫故錄。據後書卓茂傳。魏志徐邈傳。皆有此舉。亦顯。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駟錦。此即是稱舉。旌異之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包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

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為政同。正義曰。鄭注云。或之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為政。案詩天保箋。有此人也。爰者。蒼頡篇云。何也。孝于惟孝。友于兄弟。皆逸書文。東晉古文采入君陳篇之。言

經及白虎通五經篇所引。皆作孝于。皇本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宋石經及他傳注所引

皆作孝乎。惠氏棟九經古義。謂後儒據君陳篇改于為乎。其說良然。案孝于與下句友于相次。字宜

作于。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莊子人間世。不為社。且幾有翦乎。釋文。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義則乎也。釋文。乎本又作于。莊列二文。以于為乎。

與呂覽同。竊謂此文。孝于友于。字雖是于。義則乎也。孝于惟孝。與記云禮乎禮。公羊賤乎賤。爾雅微乎微。素問形乎形。神乎神。漢語肆乎其肆。韓文醇乎其醇相同。法言尤多有此句法。顯有

政以下。乃夫子語。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以上文引書作于。下施於有政作於。是夫子語。顯有

于於字為區別。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後漢書鄧曄傳鄭敬曰。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玩

鄭敬所言。則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皆夫子語。其說並是。東晉古文誤連施於有政為書語。而云克

施有政。非也。包氏又云。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孔子居周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疆凌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諫。方伯不敢問。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冀行其道。自衛反魯。知道之不行。故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之對或人。蓋在哀公十一年後也。五經。有五常之道。教人使成其德行。故曰施於有

政。是亦爲政。案包說。是也。夫子以司寇去魯。故反魯猶從大夫之後。且亦與聞國政。但不出仕居位而爲之。故或人有不爲政之問。弟子記此章。在哀公季康子問孔子兩章之後。當亦以時相次。夫子定五經以張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齊家之要。政之所莫先焉者也。有子言孝弟爲爲仁之本。其爲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故孝弟之道明。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胥受治矣。夫子表章五經。又述其義爲孝經。孝經者。夫子所已施之教也。故曰行在孝經。奚其爲爲政者。言向其居位乃爲政也。皇本是亦爲政下。有也字。釋文云。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注。友于至政同。○正義曰。爾雅釋訓。善事兄弟爲友。詩六月張仲孝友。毛傳本爾雅。此注亦本之。說文。施。旗兒。鼓。數也。讀與施同。較者。布也。行也。經傳皆段施爲鼓。淮南修務訓注。施。行也。與此注同。文選開居賦注。引包注政所施行也。此逸文當在施行也句下。爲政之道。不外明倫。故但能明孝弟之義。卽有政道。與居位爲政無異。故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注。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大車無軌。小車無軛。

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軛者。輾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軛者。輾端上曲鉤銜。正義曰。鄭注云。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大車。柏車。小車。牟車。案下篇子張問行。夫子告以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忠信屬言。呂氏春秋貴信篇。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又云。

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真。皆言不信則不可行之失也。大車小車者。言人所乘車有大小也。釋名釋車云。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可。考工記車人云。柏車。較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

其一爲之牙圍。牟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是言柏車牟車之制。柯者。斧柄。長三尺。工人用以爲度。鄭注。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鄭司農云。牟車。謂車牟門也。玄謂牟。

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賈疏。牟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牟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牟車者。以柏車皆說較輻牙。惟牟車不言。惟言較而已。

是知柏車較雖短。較輻牙則長。牟車較長。較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案釋名云。柏車。柏。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車也。是柏有大義。又云。牟車。牟。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用犢者。以其爲小車也。此訓牟爲善。與後鄭義當同。釋名又云。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門兩旁似人也。此與前鄭車牟門之說合。牟陽古通用。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以鹿車較門外

向而鉤以駕馬。有似鹿角。故稱鹿車。意車牟門亦是其制。其說得之。釋名又云。羸車牟車。各以所駕名之也。此謂以牟駕車。惟晉武淫昏之君一用之。不謂釋名已先有此說也。又案車人職別有大車。鄭注。以爲平地載任之車。又小車有兵車。故詩稱小戎。此注皆不及之者。亦是舉柏車牟車。以該衆車矣。○注。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正義曰。人有五常。仁義禮智。皆須信以成之。若

人而無信。其餘四德。終無可行。○注。大車至鉤衡。○正義曰。攷工鞿人云。是故大車登陘。不伏其轅。必益其牛。及其下陘也。不援其郎。必絕其牛。是大車駕牛也。釋名云。小車駕馬。輕小之車也。駕馬宜輕。使之局小也。駟者四馬。所謂兩服兩驂也。則小車駕馬矣。轅端者。轅之前端也。釋名云。轅。援也。車之大援也。又謂之轆。鞿人注。轆。車轅也。今謂之車杠。轆。說文作轆。云大車扼。釋名。轆。扼也。所以扼牛頸也。轅端橫木謂之衡。衡者。橫也。大車謂之兩。轅端橫木以縛轆。用以解轆之制。則包以轆即兩也。說文。轆。轆前也。鉤衡。皇本作拘衡。周禮金路鈞。故書鈞為拘。杜子春讀為鈞。是鈞拘同也。說文。鈞。鈞下曲。鈞鈞同。此注上曲。當是下曲之誤。包以轆即說文之轆。亦即謂車轅也。皇疏云。古時作牛車。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為扼。縛著橫木以駕牛頸。四馬之車。中央一轅。先橫一木於轅頭。而縛扼著此橫木。疏申此注。至為明瞭。鄭注云。軛穿轅端著之。軛因軛端著之。車待軛轉而行。獨人之行。不可無信也。鄭解軛。軛。與包異義。鄭氏是也。說文。軛。大車軛端持衡者。或體作轅作枳。軛。車軛端持衡者。今論語作軛。與張參五經文字以為諫省是也。許與鄭合。與包異。近世儒者若戴氏震阮氏元。皆能言包之非。而莫詳於凌氏煥所著古今車制圖考。其略云。據許鄭說。則軛非轅端橫木。軛非轅端上曲木。自明顯。戴個大書故曰。轅端橫木即衡也。軛乃持衡者。不為包成說所誤。亦是卓見。戴氏震曰。軛非子外微說。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軛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為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塞大車涌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軛軛。軛所以引車。必施軛軛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軛軛喻信。包氏以論丈之轆。六尺之兩。而當咫尺之軛軛。疏矣。阮氏又引太玄經云。閨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按我軛軛。貴以伸也。此即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按。則為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煥案衡兩橫轉轅端。則非兩材相合釘殺可知。若釘殺則扣繫焉。即可無事軛軛之持。又不必加縛矣。且轅端圍僅九寸餘。衡兩圍亦必如之。若兩材牝牡相穿鑿。當三寸。加軛軛之橫穿鑿。又必加二寸。轅端之恃以能引重者。兩服馬稍有左右。則轅頭與衡兩必振折矣。然則其制奈何。曰今之昇棺。用獨龍杠。杠端鑿孔橫木為小杠。鑿孔相對。以長釘貫而縛之。其橫木可隨昇夫左右轉折。轅端衡兩亦當如此。說文。轆。衡三束也。徐鍇曰。乘車曲轅木為衡。別鑿孔縛之。說文又云。鞿。大車總軛鞿鞿柔革也。釋名。鞿。鞿也。所以與縛軛也。徐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轅端與橫木之中。俱鑿圓孔相對。以軛直貫而縛之。是為一束。橫木下左右縛軛。是為衡三束。是說文之轆。縱指衡之束。轅束軛言之。衡軛既活。服馬即有轉折。無傷轅端。車亦弗左右搖。鞿人所謂和則安也。又云。軛之用。與鞿同。鞿為鑿。軛亦為鑿。鑿從金。則軛軛當以金為。專在金工。故車人不鑿矣。案凌君博通說文及戴阮之說甚確。其謂軛軛用金。與韓非子用水之說異。而於情事卻合。竊疑當是木費用金為裏。如車輪之制。宋氏錕鳳庭錄云。尸子云。文軒六獸。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七則大者不成也。此四寸。謂小車之軛。鄭論語注。軛因轅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轅衡之大小以著軛。衡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小車之一。則中當以受軛者不過四寸。知軛之修。亦四寸也。韓子言咫尺為大車之軛。鄭注。軛穿轅端著之。云穿。當

是兩頭穿也。考工不詳兩圍之數。意大車任重。其兩圍當倍於街圍。輓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輓輓同是咫尺者誤。鄭氏珍輪輿私箋。亦據鄭義解之。云因者。蓋輓植定在轅上。駕時但以衡中孔就而著之。若牛車兩轅兩輓。駕時乃施以輓穿兩貫轅。太玄經。拔我輓輓。足明著時是自上而下也。宋鄭二說略同。其分別輓輓之制。亦得鄭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正義曰。太平御覽五百廿二引鄭注云。世謂易

世。云三十年為一世。此云易姓稱世者。引申之義。制度者。制。猶作也。度。法也。即禮也。注言此

者。明子張是問後世禮也。釋文云。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無也字。夏殷周者。三代

有天下之號。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漢。漢之為漢。則以夏殷周皆地名。呂氏春秋本

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水經涑水注。涑水西南過安邑縣西。安邑。禹所都也。又引地理志。鹽

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此即大夏之鹽。則夏是地名。殷本稱商。在今商州。及後漢書。遂

亦稱殷。或殷商並稱。如詩言殷商之旅是也。書序以盤庚治亳殷。是殷亦國名。詩紅漢于周受命。

鄭箋。周。岐周也。釋名釋州國。周地在岐山之陽。其山曰周也。三代皆以所都地為國號。如唐虞

之比。白虎通號篇。謂夏為大。殷為中。周為至。皆望文為義。非也。宋石經避諱。殷作商。下放

此。漢書杜周傳欽對策曰。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此讀以夏殷絕句。漢書董仲舒傳。

有夏因於虞之文。史記集解引樂記鄭注。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與杜讀同。則知今人以禮字斷句者

誤也。說文。損。減也。益。饒也。並常訓。漢石經損作頌。禮小變。其或繼周者。或之言有也。

說文。繼。續也。從系繼。一曰反益為繼。讀即斷字。亦覽引鄭注曰。所損益可知也者。據時篇目

可校數。自周以後。以為變易。損益之極。極於三王。亦不是也。案夫子言夏禮與禮。皆能言之。



以禮爲條貫。下引此文云云。是言百世其禮可知之義也。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特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安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據法言此文。則百世可知。爲欲知後世。有明禮矣。陳氏禮學塾類稿邢疏曰。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此以爲子張問後十世欲知前十世之禮。最爲得解。蓋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觀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問之。又曰。雖百世可知。謂此後百世尙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尙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案如陳說百世可知。卽損益可知。兩可知緊相承注。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追述三代之禮。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則可知。卽謂編次之事。此當是安國舊義。與法言所解不同。而陳君之說。適與世家闡合者也。故並著之。皇本雖百世下。有亦字。○注。文質禮變。○正義曰。禮器云。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卽質也。白虎通三正綱尙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賈法天。文法地也。文質並是禮。所以有變尙者。時異勢殊。非有變易。則無所救其敝也。禮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注。所因至三統。○正義曰。所因謂禮之無所損益者。卽荀子所謂百王之無變也。所因所損益是三事。故董仲舒對策引此文說之云。此言百王之用。且此三者矣是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舍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綱者。張也。又云。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又情性云。五情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值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三綱五常之義也。董仲舒對策。解此文以所因爲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所云道。卽三綱五常之道。謂大傳謂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並此馬注義也。皇疏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尙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又曰。夏以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且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也。三統之義如此。案禮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禮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卽是損益。非祇一事。此往但言三統者。以服色等皆隨三統而改。舉三統。則餘可知。○注。物類至頤知。○正義曰。皇疏本此注作馬曰。又召作招。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也。又世數作勢數。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大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義不為，無

勇也。○孔曰：義所宜為而不能為，是無勇。正義曰：墨子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禮樂記云：臨事而

陳桓以為無勇，亦舉似之言。或謂季氏旅泰山，是祭非其鬼，凡鬼神，得通稱也。冉有仕季氏，弗

能救，是見義不為也。說亦近理。○注：人神至求福。○正義曰：祭法云：人死曰鬼，又祭義云：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爾雅釋訓：鬼之為言歸也。說文訓同。鬼，本謂人死，故鄭以祖

考當之。周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鬼神義別。此注云：人神者，散文得通稱

也。釋名釋親屬：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此祖考本

訓。其會祖高祖遠祖王考皇考顯考，俱得通稱祖考。此注所言，亦其義也。祖考為其鬼，則非其鬼為非

祖考。禮氏釋四書典故：祖考之祭，命于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少暉之祀。又尊卑有等，

若鄭伯以壁段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

如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楹，季氏之以禱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案公羊成六年

立武宮傳曰：立者何，不宜立也。何休注：時衰，廢人事而求福於鬼神，故重而言之。是祭非其鬼，

皆因求福。然既非禮，亦必不能獲福。故左傳云：神不歆非類，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卷三 八佾第三

集解

凡二十六章

正義曰：漢石經同。惟二十作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

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

故孔子譏之。正義曰：廣雅釋詁：謂，說也。言說季氏此事也。下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同。

氏，自文子始，以文子為季友孫也。此文季氏，及下篇季氏旅於泰山，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

臾，俱不名者，內大夫且尊者，宜諱之也。說文：露，樂也。兩足相背，今棘變作舞，兩足相背，

則舞者所立象。舊說：舞有文武，文舞用羽籥，謂之羽舞，亦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

名萬舞。宗廟之祭，樂成告備，然後興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於文。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

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案堂下卽庭。王逸楚辭思古注。堂下謂之庭是也。淮南繆稱訓。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言兩階之閒。則舊說謂武舞在西階。文舞在東階。非矣。云是可忍者。是。此也。說文。忍。能也。廣雅釋古言。忍。耐也。能與耐同。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之。所謂魯以相忍爲國者也。管氏同四書紀聞。當其萬也。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怒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欲逐意如。誠可謂經年而得禍。而其臣臧邱等之勸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誅。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子特發此言。寬弱主。罪逆臣。而深警當時之曠曠者。案管說。是也。後漢荀爽對策。及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湛庾亮等。凡聲罪致討。皆用此文說之。其意皆與紀聞合。○注。孰誰至讖之。○正義曰。孰誰。釋詁文。伯列者。伯。從人從角。尙當是排列之象。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籥。主天法商制舞籥員。主天法夏舞籥員。主天法質舞籥員。主天法文舞籥員。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亦作籥。則籥伯也。左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焉焉。公陶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一。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公羊穀梁傳。並謂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諸侯四。魯侯國。用六。伯爲僭。穀梁又引尸子說天子諸侯皆八。魯用六。羽爲屬樂。屬者。減也。此禮家異說。服虔左傳解詁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此注同。八八爲六十四人。六八爲四十八人。四八爲三十二人。二八爲十六人。白虎通禮樂。高誘淮南齊俗訓注。並云六六爲行列。杜預注左傳。又謂六倫三十六人。四倫十六人。二倫四人。宋書樂志載傅隆議。譏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而深以服義爲允。又引左氏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爲列。服氏之義。實爲當矣。魯本六倫。季氏大夫得有四倫。至平子時。取公四倫以往。合爲八倫。而公止有二倫。故左氏言帝于襄公萬者二八。二八則二倫也。祭統云。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倫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倫。其羣公之廟。自是六倫。而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僭八倫。此或昭公時所僭用於羣廟矣。大夫家廟。據王制是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爲三。祭法則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爲三。說稍不同。鄭君以王制爲夏殷禮。則祭法爲周禮矣。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此注所云家廟。當卽指桓廟。以公廟設於私家。故亦稱家廟也。漢書劉向傳。季氏八倫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是季氏指平子。吳仁傑管同說並合。此注以爲桓子。意以平子既僭。桓子當亦用之。然此言於孔子未仕時可也。若孔子既仕。行乎季孫。此等僭制。必且革之。韓詩外傳。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倫。旅泰山。以雍徹。孔子

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此以季氏爲康子。與此馬注以爲桓子。皆是大略言之。不爲據也。

二三家者以雍徹。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

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正義

說文。家。居也。易師開國承家。荀注。承家。立大夫也。左桓二年傳。諸侯立家。杜注。卿大夫稱家。三家皆桓族。季氏假別子爲宗之義。立桓廟於家。而令孟孫叔孫宗之。故以氏族言。則稱三家。以三家分三氏而徹爲桓族故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釋文云。徹。本或作徹。案徹是俗體。說文。徹。去字作僞。云發也。與徹訓通異。今經典皆段徹爲僞。繼者。語助辭。天子

者。白虎通爵籙云。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皇本穆穆下衍矣字。堂者。禮弓注。堂形四方而高。玉篇。堂。土爲屋基也。聘禮疏云。後楹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楹與棟

之間。爲南北堂之中。蓋古者廟寢同制。皆五架梁。以後一架爲室。前四架爲堂。凡祭在室中。惟樂歌在堂。舞在堂下也。雍徹是樂歌。故以堂言之。郊特牲曰。歌者在堂。貴人聲也。白虎通曰。

歌者在堂上。歌者象德。○注。三家至此樂。○正義曰。仲孫。卽孟孫慶父之後。叔孫。叔牙之後。稱孫者。公子之子爲公孫也。臣工。是周頌第二卷之首篇。雍詩在臣工。故爲臣工篇名。毛詩序。雖

稱太祖也。鄭注。太祖謂文王。此成王祭文王徹饌時所歌詩。周官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是天子祭宗廟歌之以徹祭也。又小師言王饗諸侯。徹歌此詩。荀子正論淮南士術。又言

天子食徹歌此詩。則凡徹饌。皆得歌之矣。若仲尼燕居言諸侯饗禮。歌雍以送賓。振鷺以徹俎。是諸侯相見。亦得歌此詩也。凌氏曙典故類云。有司徹注云。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徹俎與豆

豆。俎有司徹之。豆。饗婦人徹之。天子之禮。則周禮大祝既祭令徹。小祝贊徹。內宗外宗佐王后徹

豆。其徹俎。則薦俎之有司也。○注。辟公至堂邪。○正義曰。爾雅釋詁。后辟公侯。君也。鄭氏晉通正義下文云。辟。法也。言爲人所取法也。穀梁傳云。士造辟而言是也。皇疏申包義云。辟

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二王後。謂夏後杞。殷後宋。天子大祭。同

姓異姓諸侯皆來助祭。故統言辟公也。烈文詩烈文辟公。鄭箋以辟爲百辟卿士。公爲天下諸侯。雖

詩無箋。則與烈文訓同。百辟卿士。指仕王朝者。與天下諸侯。爲內外兼舉。說與包異。均得通矣。爾雅釋詁。穆穆。美也。釋訓。穆穆肅肅。敬也。曲禮云。天子穆穆。是穆穆爲天子容貌也。助

祭者。訓相爲助也。義見毛傳。家臣者。大夫稱家。故大夫之臣曰家臣。又曰僕。禮運。仕於家

曰僕。是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皇疏云。

此章亦為季氏出也。季氏僭謚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注。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傳行云。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禮樂所以飾仁。故惟仁者能行禮樂。仲尼燕居云。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又對子張問曰。師爾以為必鐘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綏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案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此仁者所為。孟子論禮樂。而推本於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仁統四德。故此言不仁之人。不能行禮樂也。漢書翟方建傳引此文說之云。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亡所施用。則不能行禮樂。雖多材。祇為不善而已。當夫子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僭竊相仍。習非勝是。欲不崩壞。不可得矣。

林放問禮之本。**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正義曰。本者。萬物之始。先文以範圍之。苟子天論言文質一廢一起。應之以質。質者。言以禮為條貫也。禮運云。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禮器云。孔子曰。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又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不同者。禮之差等。禮貴得中。凡豐殺。即為過中不及中也。過中不及中。俱是失禮。然過中失大。不及中失小。是故文家多失在過中。質家多失在不及中。表記言周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漸。賦而蔽。殷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夏之敝。瘞而遷。喬而野。朴而不文。則以周尙文。殷質不能勝文。夏尙忠。忠者。質之至也。文質均有所敝。然二者相較。則寧從其失小者取之。所謂權時為進退也。賈有其禮。儉戚不足以為當之。而要皆與禮之本相近。蓋禮先由質起。故賈為禮之本也。禮三正記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與。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太一者。至質無文。然為禮之本。當夫子時。奢僭失禮。大非文周制作之舊。故夫子屢言從周。從周者。從乎文周之所制以修明之而已。然世變已亟。或猶慮從周不足以勝之。則惟欲以質救文。春秋今文家以夫子作春秋。欲變周從殷。即此義也。林放意亦欲以質救文。故夫子聞其所問。深美大之。大之者。大其有維世之意。攔亂反正。不失仁術也。云與其。又云寧者。與。猶許也。說文。寧。所願也。先為與之。後復有所願。抑揚之詞。不得已之恩也。禮對喪言之。則禮謂凡賓嘉諸禮也。奢者。爾雅釋詁。奢。勝也。說文。奢。張也。勝張。皆夸大之意。喪者。白虎通崩葬篇。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

不可得矣。

復見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易者。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爾雅。弛。易也。展轉相訓。則易亦訓弛。言喪禮從守義文之節。而哀戚之心。侵以怠弛。則禮之本失矣。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審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不怠不懈。即不弛之義。故下文云。期悲哀。三年憂。言其戚也。蓋易者哀不足。戚者哀有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義與此同。雜案淮南本經訓。處喪有禮矣。而哀禮主。高誘注引此文。隨書高祖紀下。喪與其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實之實也。並以易為禮有餘。鄭此注但云易簡。未明其義。陳氏鐘古訓曰。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為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為寧戚。言必盡哀盡禮也。陳氏之言。或得鄭義。然少任曲。未為當也。俞炎書齋夜話。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其與易蓋相似也。此亦可備一說。○注。林放魯人。○正義曰。蜀禮殿圖以林放為孔子弟子。鄭以弟子傳無林放。故不云弟子。其以為魯人。亦當別有據。元和姓纂謂比干之後。逃難長林之下。徐姓林氏。鄭樵通志謂周平王世子林開之後。皆出附會。不足據也。○注。易和易也。○正義曰。詩何人斯傳。易。說也。郊特牲注。易。和說也。陳氏鐘曰。包以為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爾雅釋地。九夷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鄰鄰故少難化。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白虎所稱二說。以後說為是。後漢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抵也。言仁而為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曰備德。此言夷為善性。而白虎通謂傳夷無禮義者。傳與隣同。廣雅訓曉。踴為踴。即踴肆之義。禮義即禮儀。言其俗但無禮儀。故名之。包氏頤言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襄以後。楚與晉爭衡。南方小國。皆役屬焉。宋晉亦奔走其庭。定襄時。楚襄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之。襄八年。鄭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不當背也。又哀十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易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實以夷狄之疆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書者。惡諸侯之君夷狄。案包說是也。此篇專言禮樂之事。楚吳雖逃主盟中夏。然暴彊踰制。未能一乘周禮。故不如諸夏之亡君。其政俗猶為近古也。○注。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諸者。非一之辭。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從文從頁從白。白兩手。文兩足也。此象形之字。公羊成十五年傳注。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上言之辭也。稱中國者。自我言之。王者政教之所及也。夷狄在四遠為外國。故謂諸夏為中國矣。說文。亡。逃也。從人從匕。羸。亡也。從亡無聲。亡本謂人逃匿。引申為亡有之義。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爾雅釋地。九夷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鄰鄰故少難化。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白虎所稱二說。以後說為是。後漢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抵也。言仁而為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曰備德。此言夷為善性。而白虎通謂傳夷無禮義者。傳與隣同。廣雅訓曉。踴為踴。即踴肆之義。禮義即禮儀。言其俗但無禮儀。故名之。包氏頤言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襄以後。楚與晉爭衡。南方小國。皆役屬焉。宋晉亦奔走其庭。定襄時。楚襄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之。襄八年。鄭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不當背也。又哀十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易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實以夷狄之疆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書者。惡諸侯之君夷狄。案包說是也。此篇專言禮樂之事。楚吳雖逃主盟中夏。然暴彊踰制。未能一乘周禮。故不如諸夏之亡君。其政俗猶為近古也。○注。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諸者。非一之辭。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從文從頁從白。白兩手。文兩足也。此象形之字。公羊成十五年傳注。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上言之辭也。稱中國者。自我言之。王者政教之所及也。夷狄在四遠為外國。故謂諸夏為中國矣。說文。亡。逃也。從人從匕。羸。亡也。從亡無聲。亡本謂人逃匿。引申為亡有之義。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正義**曰：「玉，

養切。祭名。論語作旅。廣韻同。此後人所增字。漢書班固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備時。鄭氏曰：臚，岱也。季氏旅於太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案旅作臚。當

出古論。史記六國表：位在諸臣。而臚於郊祀。亦作臚。儀禮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周官司儀旅。後鄭云：旅讀為臚。臚之臚，是臚旅音近。得通用也。說文：岱，大山也。大山，即泰山。泰者

大之極也。俗或為大字。弗，皇本作不。說文：弗，橋也。橋之為言，意有所不順也。公羊傳十年傳何注：弗者，不之聲也。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說文：烏，孔子曰：烏。詁林也。取其助

氣。故以為嗚呼。古文作於嗚字，口部所無。當由俗作嗚息也。嗚呼者，歎辭。○注：旅祭至止也。○正義曰：周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為祭名。○注：旅祭至止也。屬

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爾雅釋天：祭山曰旅。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以旅置几上。遙遙而顧之若旅。故曰旅。孫炎云：埋於山足曰旅。埋於山上曰旅。辭不同者。屬

官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狸。似孫說所本。儀禮觀禮祭山川陵升。似在說所本。故賈疏以升即旅。胡氏培塿研六室雜錄答馬水部云：承詢謂旅不當訓為埋旅。當與禮所開旅食

義同。按玉篇云：旅，闕也。旅同度。引祭山曰旅。孫炎云：白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所說無姓。爾雅云：祭地曰瘞。瘞，埋也。是以姓玉埋藏於地中。旅，則有陳列之義。李巡

云：祭山以黃玉以璧。旅置几上。邪疏云：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旅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利山多言肆瘞。郭注云：肆，陳之也。陳姓玉而後埋。此先陳後埋之證。後埋故亦得名埋。今案胡說是也。大宗伯言旅四望。彼謂

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所旅為天子祭山之名。惟旅祭是因大故。先陳後埋。其他禮則皆從略。故鄭君以為不如祀之備也。季氏旅泰山。或亦值大故。而用天子禮之。故書曰旅。與山大

歌雍。同是鄭天子。非僭魯侯也。夫子謂冉求之言。其迫切當亦因此。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祭法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是言諸侯之祭山川，皆在封內也。禮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在齊魯界。兩國通得祭之。禮言大夫祭五祀。不及山川。故祭山為非禮。季氏僭陪臣者。說文：館，重土也。引申之。凡重皆曰陪。諸侯是天子之臣。諸侯之大夫亦

是天子之臣。故為重也。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也。下篇陪臣執國命。彼是大夫之臣。對諸侯言之。與此異也。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列傳：冉求字子有。少孔

子二十九歲。鄭目錄云魯人。云時仕季氏者。以夫子責之。知爲季氏家臣也。云救猶止者。說文。救。止也。此常訓。○注。神不享非禮。○正義曰。神者。祭法云。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是也。享者。說文作高。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執物形。凡受人之獻亦曰享。孝經云。祭則鬼享之是也。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明神不降福。知不享之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王曰。射於

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也君子。○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正義曰。爭者。競勝之意。

者。○以禮治人。而恭敬擯節與讓以明之。故無所爭也。說文。駮。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從矢從身。篆文駮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禮經言射有四。一曰大射。天子諸侯卿大夫將祭而擇士。

天子於射宮。諸侯於大學。卿大夫於郊。士無臣。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二曰賓射。天子在治朝。諸侯則或在朝。或會盟在竟。卿大夫士皆有之。亦射於郊。三曰燕射。天子諸侯在路寢。卿大夫士亦在郊。四曰鄉射。州長春秋屬民射於州序。天子諸侯皆無此禮。論語此文指大射。鄭氏射義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與數中者。不

得與於祭。鄭說。大射止饗諸侯。不及天子及卿大夫者。文不備耳。釋文。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然射義注。引此文必也射乎四字連讀。論語中。如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

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不以必也絕句。則釋文所稱鄭讀。恐誤記也。揖讓者。說文云。揖。讓也。從手異聲。一曰手著胸曰揖。讓。推也。從手襄聲。許君解揖存二義。前義則揖讓禮同。讓古讓字。見曲禮鄭注。讓即讓。謂推手也。後義則揖是手著胸。與讓是推手異。段氏玉裁說文注。以手著胸。爲卽禮經之讓。屬者。引手是也。鄭注鄉飲酒禮云。推手曰揖。鄭以凡揖皆是推手。故解周

官司職。以土揖天揖時揖。並爲推手。則鄭與許前義同也。聘記注云。讓謂舉手平衛也。舉手與引手相似。但不著劍耳。此鄭說揖讓禮之異也。白虎通禮樂篇。禮。所以有揖讓者。所以尊人自損也。凡賓主行禮。至門至階。皆有讓者。門則讓入。階則讓升也。此揖讓在升階時。凌氏廷堪禮經釋

例。雁引聘禮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公食大夫諸文。皆有三讓之儀。知凡升階。皆是三讓。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謂禮三讓而成一節也。是也。升者。登之借字。說文。登。上車也。引申爲凡進上之義。升是由階至堂。下是降堂。飲者。說文作飲。云飲也。釋名釋飲食。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

之也。射義。孔子曰。君子無所爭云云。文與此同。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袂揜執張弓。不勝者襲說袂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

飲。君子取之。是以射則爭中。鄭氏此注。全據大射儀之文。在三綱第二番射後。所以決勝負也。其文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爵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



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袂，負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裳，袂袂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爵。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禮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解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此三耦二番射後，揖讓之事。禮又云：司射猶技一個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三耦卒射如初。司射命設豐，實解如初。檢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此三耦第三番射揖讓之事。並所謂君子之爭也。惟飲君則用至爵之禮。若飲賓。諸公卿大夫，耦不升。立飲西階上。無揖讓事。所以尊尊也。若以士為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亦無揖讓事。以士賤。不敢揖讓者也。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不絕句。然箋詩賓筵。又云而下而飲。此鄭兩讀義皆通。○注：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密固。持弓矢密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又云：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聽者。其進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案此則射中。乃君子所向。必於平時講肄。至射時以不勝為恥。蓋不勝，喻於不肖。故君子必求中焉。求中即是爭。即是爭為賢者。故曰其爭也君子。惟爭為君子。故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皇疏引李充變聲說。謂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非經旨。○注：多算飲少算。○正義曰：鄉射記。箭筈八十。長尺右握。注：籌。算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為正。凡人四算。一耦八算。皇疏。射者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中少則算少。案算多為勝。算少為不勝。於每耦射畢。各就算之多少計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

**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正義曰：倩。盼。絢。皆韻。今者語助。說文。令。語所稽也。

申爲凡物白飾之稱。釋名釋采帛云：又物不加飾。皆目謂之素。此色然也。是也。素以爲絢。當是白採用爲膏沐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絢有衆飾。而素則後加。故曰素以爲絢。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素。以喻其人之類於儀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謂絢。喻意深遠。張勳

夏疑之。○注：倩。笑至逸也。○正義曰：詩毛傳。倩。好口輔。輔者。頰也。人笑。則口頰必張。動也。倩以言巧。巧即好也。此注謂笑貌者。信是形容之辭。意亦與毛同矣。詩傳又云：盼。白黑分也。說文同。字林。盼。美目也。與毛不異。若韓詩章句。但云黑也。及此注以爲動目。皆屬異義。

聘禮絢組注。采成文曰絢。是絢爲文貌。鄭注此文亦云文。成章謂之絢。蓋婦人容貌。先加飾。後加以素。至加素。則已成章。故得稱絢。鄭君此注。亦馬義也。碩人者。衛詩篇名。所以美莊姜也。注以碩人詩有脫句。故謂下一句逸。

**朱子說此皆逸詩。非碩人文。其義爲長。** **子曰。繪事後素。** **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

也。注以碩人詩有脫句。故謂下一句逸。

也。注以碩人詩有脫句。故謂下一句逸。

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孔子言繪事後素。

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予我也。

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正義曰。釋文。繪。胡豈反。本又作續同。考工記注。文選。夏侯

士奇禮說。子夏疑素以爲綢。夫子以彼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

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關。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繪素者五

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失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

繪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綢。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黃上白。素

者。履之始。白者。黃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何謂也。忠而無禮。則慝也。信而無禮。則詐也。無名之機。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

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彌樸。孕似不足。非不足也。賈有餘也。起予者。晉語世相起章注。起。

扶持也。漢石經起予下。無者字。○注。繪畫至成之。○正義曰。說文。續。織餘也。一曰畫也。此即畫續之義。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續鐘簠。又曰。畫續之事。雜五色。是續爲畫文。至說文繪訓五

采。續。與畫續爲設色不同。然許君繪下引論語作繪。而續下無文。佚氏頭煊讀書叢錄謂許從古繪。鄭從魯論。若然。則許解論語爲五采總。與鄭異矣。書咎謫。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鄭注。繪

讀曰續。鄭以裳用續。則衣用續。故破讀從續。此注訓畫文。亦當有繪讀曰續四字。作集解時刪之耳。惠氏士奇禮說。畫續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班固賦白。疎密有章。康成蓋目

觀之。必非臆說。按考工記言畫續雜五色。五色者五采。即青赤黃白黑。此注所云衆采也。考工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是言布衆色之次。又云。凡畫續之事。後素功。鄭注。

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饋汗也。惟不爲衆采饋汗。乃可成文。禮注與此注。義相足矣。素加而衆采以明。采者。禮之文也。鄭以美女雖有美質。須加禮以成之。詩所云素。猶之繪事亦後加素也。美質須禮以成。則子夏言禮後。重禮而非輕禮矣。○注。予我至言詩。○正義

曰。予我。爾雅釋詁文。言發明者。訓起爲發也。顏子亦足以發。亦發明之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作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正義曰。文。謂典策。獻。謂秉禮之賢士大夫。子貢所謂賢

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謂獻也。禮中庸云。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言祗有宋存。而文獻皆不足徵也。又禮運云。孔子曰。我欲觀夏禮。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坤乾》之義。我欲觀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夏時坤乾。皆文之僅存者。夫子學二代之禮樂。欲斟酌損益。以為世制。而文獻不足。雖能言之。究無徵驗。故不得以其說著之於篇。而祇就周禮之用於今者。為之考定而存之。中庸云。考諸三王而不繆。以周監二代。周禮存。則夏殷之禮。可推而知。故通言考也。又云。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注云。徵或為證。所謂徵驗也。此鄭存異本。視徵成之義為長。民之所徵。皆在文獻。故文獻不足。則不能徵之。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僞曰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定禮樂。據漢志。是夫子此言。因修春秋而發。春秋亦本周禮也。戴氏望論語注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杞宋於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杞為徐莒所廢。而變於夷。宋二世內娶。皆非其國之故。孔子傷其不用服色。以致去禮。故言俱不足徵以歎之。○注。徵成至之後。○正義曰。鄭注中庸云。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顯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注禮運云。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成明同義。亦包此注意也。史記陳杞世家。杞東穆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周武王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伐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是杞宋為二國名。夏殷之後也。杞初封。即今開封府杞縣。後遷東國。與齊魯地近。宋都商邱。即今歸德府治商邱縣。○注。獻猶至故也。○正義曰。爾雅釋言。獻。聖也。郭注。說法曰。聰明睿智曰獻。書谷絲說。萬邦黎獻。其氏傳。獻。賢也。此注云。猶賢者。據說文。獻本宗廟犬名義獻。與賢義絕遠。注以獻為儀之段借。故曰猶賢。爾雅釋詁。儀。善也。詩文王宣昭義問。毛傳。善。善也。義儀字同。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伏生傳作民儀。周官司尊彝注。獻讀為儀。又詩為儀。皆獻儀通用之證。此段氏王哉說。見尚書撰異。鄭以獻指杞宋之君。禮運注云。謂無賢君也。又中庸注云。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言君雖善無明徵。即是文獻不足。禮注與此注相發。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曰。禘。禘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正義曰。禘。禘之說。千古聚訟。今求之禮經。參以諸儒之論。為之說曰。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大祭者。與人夏祭曰禘。至周以夏祭為禘。而以禘為殷祭之名。故言大也。

稀行於夏。與禘行於秋。在四時之閒。故司尊彝謂之閒。儀禮喪服傳。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稀行於夏。與禘行於秋。在四時之閒。故司尊彝謂之閒。儀禮喪服傳。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治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始祖者。始封之祖。周始后稷。則以稷爲始祖也。稷之所自出者。嚳也。故祭法言周人禘嚳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是祭天。而以稷配。宗是祭上帝。而以文王配。此周公嚴父之義。禮三本所謂王者天太祖也。此與宗廟之祀后稷文王異。禮。宗廟不得配天配上帝也。中庸言武王之達孝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又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宗廟禘嘗。互文見義。此與郊社無異。而解者多混爲一。誤矣。周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以肆獻裸爲禘。饋食爲禘。其祭大於時祭。故列於上。卽司尊彝所謂追享朝享也。天子三年喪畢。新主將入廟。有禘祭。謂之吉禘。春秋所書吉禘是也。有吉禘。則亦有吉禘。何休公羊解詁。謂禮禘禘從先君。饋饗禘則禘是也。其常祭。則三歲一禘。五歲一禘。所謂五年再殷祭也。禘大禘小。故春秋所紀。爾雅所載。俱有禘無禘。劉歆遂以禘禘爲一祭二名。禮無義降。誤也。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禘下及大夫士。而禘則不王不禘。禘是合已盡未饗廟之主。祭於大廟。然止及始祖。不及始祖之所自出。又何休公羊解詁。謂禘功臣皆祭。是禘大於禘。惟漢宗廟之祭。有禘無禘。故漢儒多以禘大於禘也。禘是天子解詁。謂禘功臣皆祭。是禘大於禘。惟漢宗廟之祭。有禘無禘。故漢儒多以禘大於禘也。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醴。饗用黃目。灌用玉瓊大圭。薦用玉豆雕篚。舊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瑩角。俎用梳。升歌清廟。下管象。朱于玉戚。鬯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四夷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此周公廟得有禘禮。出自成康所賜也。詩閟宮云。秋而載嘗。夏而禘。載嘗卽嘗祭。禘卽禘祭。祭統所云大嘗禘也。毛彼傳云。諸侯夏禘則不酌。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謂魯當禘禘之年。則廢一時祭。言諸侯者。據魯稱之。他國諸侯。雖有特祀。不得名禘。且用其禮也。若然。魯大祭。皆成康所賜。而禮運載孔子言以魯郊禘非禮。又歎周公其衰者。此夫子譏伯禽之失。不當受賜。亦以郊禘禮大故也。春秋閟宮二年二月。吉禘于莊公。時閟公年幼。政在大夫。始僭用禘禮於羣廟。故春秋書而譏之。僖公賢君。復魯舊制。終僖公世。僖八年書禘于太廟。若羣廟未有書其僭者。則意文宣以後。禮樂征伐。出自大夫。始墮前失而復僭之。春秋左氏昭十五年。禘于武宮。廿五年。禘于襄公。是羣廟有禘矣。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魯禘本在六月。而僖八年以七月。昭十五年以三月。定八年以十月。又雜記言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則僭禘之失。不能有一定矣。史記禮書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簡。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如史公說則不欲觀。爲魯僭禘。此禘明在羣廟矣。莊氏述祖別記。宗廟有禘。天

子諸侯之禮同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為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罍。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罍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為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利夏禴。祿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祿用罍彝黃彝。追享朝享。祿用虎彝雝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白牡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案凌氏嚼典故嚴。天子宗廟禮有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為一獻。夫人灌為再獻。既灌之後。君出迎牲視殺而薦血腥于堂為朝獻。是二獻四獻。薦執于室為饋食。是一獻六獻。獻尸食畢。而君與夫人成醑尸。是七獻八獻。賓長醑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其間。有獻祝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餽而禮畢。然則灌者。祭禮之始。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祿也。鄭此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鄭以灌後即迎牲視殺。而薦血薦腥為三獻四獻之禮。言此者。明既灌而往往為此禮也。禘禮自血腥始。則血腥則。尚非禘禮。鄭注本非全文。其義或如莊氏所云矣。郊特牲疏引崔氏云。周禮之法。宗廟以裸地為始。又引熊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宗廟以樂為致神始。以灌為致神始。以腥為陳饌始。是血腥前當有二始。鄭以致神致神與他祭同。未用禘禮。故不數之也。易觀盥而不薦。馮融注。甕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感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感。莫過於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虞翻王弼略同。案灌後禮文甚繁。不知何故以為簡略。且聖人致敬盡禮。亦斷不因簡略而遂云不欲觀也。此義非是。○注。禘裕至之矣。○正義曰。序者。順也。昭穆者。父子之次也。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辨廟祫之昭穆。昭之言明。穆之言敬。周自后稷之子為昭。孫為穆。傳至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又為穆也。注言此者。欲見禘裕之禮。毀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廟。故有昭穆。當序之也。說文。裕。大合祭先祖親疎遠近也。禘。諦祭也。以序昭穆。當審諦之也。故程璜恩說禘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諦者。諦也。第也。是其義也。公羊文二年傳。大裕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偽孔所本。裕既合食。知禘亦合食。故裕禘並當審諦昭穆也。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莫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云。灌謂以圭璋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灌尸即是灌神。故皇疏引鄭氏尚書傳注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是也。言鬱鬯者。郊特牲云。鬱合鬯與下蕭合黍稷。皆謂一物。詩江漢。秬鬯一卣。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蕘合而鬱之曰鬯。春官鬯人注。鄭司農云。鬯。香草。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釀。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是鬯為香草也。毛傳合而鬱之。此鬱為鬱積。不以鬱為草也。春官鬯人。凡祭祀賓客之祿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築鬱金蕘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蕘之。鑊中停于祭前。鬱為草若蘭。二鄭並以鬱為草。與毛異義。說文。鬯。呂鐘釀鬯舂芬芳攸服巨降神也。鬱。芳艸也。十葉為貫。百廿貫築以蕘之為鬱。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巨降神。鬱。今鬱林郡也。許以鬯為芬芳。

即毛鄭以增爲香草之義。變與鬱同。當即鬱金。其解鬱二說。前說與先鄭合。後說則兼備異聞。惟鬱爲百草之華。故春秋繁露執鬱篇。以暢爲百香之心。暢與鬱同。又白虎通攷鬱篇。鬱者。以百艸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鬱。均與許後說略同也。魯逆祀在文二年。兄弟異昭穆。今躋傳在閏上。故曰亂昭穆。注義不從。故亦略之。不具釋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孔子曰。答以不知者。爲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正義

曰。夫子諱意禘。故答以不知。而復廣其說於天下。明爲王者之事。非魯所得知也。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祭統言四時之祭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登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奉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諸文。皆禘說之可知者。鄭注中庸云。示。讀如寘諸煩干之寘。寘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此文無注。意亦當同。宋書周朗傳。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此或出鄭本。古寘多作示。易坎上六。寘于叢棘。劉表注作示。詩鹿鳴。示我周行。鄭義。示當作寘。是也。邢疏云。指其掌者。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示何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爾雅釋詁。指。示也。謂人指有所向以告人也。說文。掌。掌中也。釋名釋形體。掌。言可以排掌也。○注。答以不知者爲魯諱。○正義曰。孔以諱卽逆祀之事。

祭如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孔曰。謂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

祭。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正義曰。祭如在二句。朱子

意是也。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此周制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

廟。庶人祭於禴。大夫廟制與祭法異者。鄭志答趙商以王制爲夏殷雜不合周制。是也。鄭注王制士

一廟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如鄭所言。上士即適士。是謂士之廟數。殷周同矣。祭法又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又王制。大夫祭五祀。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霽也。門也。行也。厲也。此

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孔疏申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若曲禮大夫祭五祀歲編。注以爲殷制。不言有地無地之分。又曲禮云。士祭其先。亦與周制士立二祀或立一祀異也。五祀中。司命。鬯天神。中霽。門。行。屬地示。厲。屬人鬼。此文祭神統言五祀。夫子是無地大夫。亦止有三祀也。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能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董釋祭神之義。而引文有脫誤。○正義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稱諱如見親。如見親之所愛。又云。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云。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注云。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注。孔子至祭同。○正義曰。孔子或出者。孔子仕時。如夾谷之會。隨君在外。是或出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士不及蒸四者。則冬不蒸。夏不葛。何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致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案公羊以士職卑。有公事。不能使人攝祭。則廢祭也。注。引論語者。謂孔子仕爲大夫。有事。故使人攝祭。己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同也。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諫曰。注。士廢職。時至事暇。可以祭。則遂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廣門。諫丁巳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已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暇。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云。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是若大夫有病。故皆使人攝祭。則賈以孔子爲大夫。得使人攝祭。與士異也。不致肅敬其心者。言己未與祭。肅敬之心。無由而致。故己有所欲也。賈引論語注無姓名。今鄭注輯本。皆據疏列入。但與包此注文同。或賈即引包氏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

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正義曰。御覽五百廿九引鄭此注云。王孫

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故春秋有王子般。論語有王孫賈。是賈爲周王者孫也。皇疏以賈爲靈王孫。廣韻引世本通志氏族略。並以爲頃王之後。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引春秋分記。又以爲康叔子王孫年之後。則以王孫爲氏。本爲衛人。非自周出仕。與鄭氏異義。非也。下篇言衛靈之臣王孫賈治軍旅。是賈仕衛也。媚者。說文。媚。說也。周語。若是乃能媚於神。韋注同。曲釋文意向曰

婦。御覽引鄭此注。又云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西南隅謂之奧也。又云。明當婦其尊者。夫竈。老婦之祭。所見鄭注。非全文。釋文奧。鄭云西南隅。亦節引也。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釋名釋宮室。室中西南隅曰奧。不見戶。明所在祕奧也。凡室制。以奧爲尊。故出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明奧爲尊者所居。故凡祭亦於奧矣。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云。布陳神位也。席東面近南爲右。是宗廟之祭。在於奧也。其五祀。若祭戶。祭中霤。亦於此。若祭竈。祭門。祭行。皆在廟門外室之奧。故鄭注。在於宗廟及五祀。皆祭於奧也。五祀者。戶。中霤。竈。門。行也。月令注。亦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孔疏以爲逸中霤禮文。則此注所云。亦逸中霤禮說也。周官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者辨膳羞之物。注。饗。今之饗。主於其竈羞物。周官儀禮皆言饗。論語或言竈。饗竈古今語。釋名釋宮室。竈。造也。造創物食也。日用飲食之竈。其地經無明文。若此言祭竈。則在廟門外也。少牢禮云。雍饗在門東南北上。麋饗在雍饗之北。又特牲云。牲饗在廟門外東南。魚臘饗在其南。皆西面。饋饗在西壁。注。西壁。堂之西牆下。按牲饗魚臘饗即雍饗。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饋饗烹者。祭饗饗。用黍肉而已。無醬豆俎。此謂宗廟之祭。尸卒食。則設此祭以報功也。饋饗祭於西堂下。饗饗之祭在廟門外。不言麋饗之祭。疑虛饗即饋饗之別設者也。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云。奧當爲饗。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饋饗饗饗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如鄭所說。是因祀廟而祭饗。其祭即在饗室。不於奧也。其於奧者。乃夏祭之禮。卽此所云燔柴與燔竈也。月令。孟夏之月。其祭竈。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臠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臠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疏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云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云東面設主於竈。謂設主於東面也。竈。謂竈竈。非其承祭之物。以土爲之。云又設臠於俎南者。臠。謂黍稷臠之於盤。皇氏以此爲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既祭以土爲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謂初設廟門室奧之筵。惟特牲少牢鼎燔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或肉入設於筵前。在菹醴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爲三祭黍或無稷也。案疏所云西室。卽門外西室之室。竈在廟門東南。故設主向西。論語祭與祭竈連文。指夏祭言。與盆瓶之祭不同。鄭注禮器。破奧爲竈。駁五經異義云。臧文仲燔柴於竈。此注亦云。夫竈老婦之祭。皆自用所定之本。鄭駁異義以竈神是老婦。老婦卽先炊者。雖夏祭與盆瓶之祭不同。而竈神無異。故此注亦引禮器之文。其下必有辨別之語。今已脫佚。無由詳其說矣。奧竈本一神。時人以竈設主。主者。神之所棲。親婦之。易爲福也。奧則迎尸祭之。尸者。人所象似。非神所憑。媚之或無益也。賈仕衛。有媚於衛君。故引人言以自解說。且疑夫子盡禮亦是媚。故問夫子當明媚道也。云不然者。禮記大傳注。然。如是也。其言不是。則深斥之。故曰不然也。廣雅釋詁。獲。得也。此常訓。墨子經上。舉。犯禁也。說文。舉。犯法也。從辛從自。言罪人蹙鼻苦辛之憂。秦



以舉似皇宇。改爲罪。賈自周出仕衛。必有獲罪周王者。臣以君爲天。故假天言之。禱者。說文云。告事求福也。周官大祝。五曰禱。是禱亦祭名。繁露郊祭篇。引此文說之云。天者。百神之天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是其義也。○注。奧內至執改。○正義曰。文選樞白馬賦注。引鄭注尙書云。奧。內也。與此注合。奧在室西南隅。故爲內也。內喻近臣。當謂彌子瑕之類。妄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故意孔子或嬖之也。奧居內。則竈居外。指外臣。故云竈喻執政。○注。天以喻君。○正義曰。爾雅釋詁。天。君也。左宣四年傳。君。天也。孔以天喻君。言人有妄求於君。卽是得罪。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 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正義曰。正義

說文。代。更也。言世相更變也。二代謂夏殷。郁郁。文章貌。說文。鬱。有文章也。汗簡謂古論語都作鬱。卽歸省。漢書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卽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案禮三本云。凡禮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與。周承二代。有至備之文。故夫子美其文盛也。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祝鮀言伯禽封魯。其分器有備物典冊。典冊卽周禮。是爲周所賜也。故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又孔子對哀公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方策者。魯所藏也。中庸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亦指魯。夫子此言吾從周。是據魯所存之周禮言。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是言魯能存周禮也。○注。監視也。○正義曰。監視。爾雅釋詁文。說文。監。臨下也。嚮。視也。義微別。今通用監。

子入大廟。 **包** 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注**。大廟至祭也。○正義曰。考工記。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劉向別錄謂社稷宗廟。在路寢西。與周官異。陳氏奐毛詩疏謂爲殿禮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以爲周制。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公是魯始封爲魯大祖。故廟曰大廟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展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穀梁傳略同。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櫨。剝楹達嚮。崇北庫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阮氏元明堂論。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左氏傳。取郕大鼎於宋。納於大廟。臧哀伯卽以清廟茅屋爲說。明堂以茅蓋屋也。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於大廟行之。言孔子仕魯者。明孔子得入大廟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是大夫皆助君祭也。朱子集注。以此助祭在始仕時。闕氏若璩釋地。謂鄆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

子入大廟。 **包** 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注**。大廟至祭也。○正義曰。考工記。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劉向別錄謂社稷宗廟。在路寢西。與周官異。陳氏奐毛詩疏謂爲殿禮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以爲周制。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公是魯始封爲魯大祖。故廟曰大廟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展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穀梁傳略同。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櫨。剝楹達嚮。崇北庫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阮氏元明堂論。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左氏傳。取郕大鼎於宋。納於大廟。臧哀伯卽以清廟茅屋爲說。明堂以茅蓋屋也。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於大廟行之。言孔子仕魯者。明孔子得入大廟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是大夫皆助君祭也。朱子集注。以此助祭在始仕時。闕氏若璩釋地。謂鄆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

委吏若周官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曰吏若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五。與其金銀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金割羊牲登其首。皆有職於大廟也。每事問或曰孰

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孔曰。鄆。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

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正義曰。三蒼云。

事謂犧牲服器。及禮儀諸事也。魯祭太廟。用四代禮樂。多不經見。故夫子每事問之。以示審慎。

論衡知實篇。解此文云。不知故問。為人法也。是也。莊氏述祖別記。謂魯祭非禮。夫子此問。即簿

正祭器之事。不知魯禮禮在羣公廟。不在太廟。莊氏誤也。闕氏若璩釋地引顧璣屏說每事問。當在宿

齊時。若正祭。雍雍肅肅。無容得每事問也。○注。鄆。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正義曰。說文云。

鄆。魯下邑。孔子鄉。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陬與鄆偏旁互易。論語作鄆。當是或體。

杜注左傳云。鄆邑在魯縣東南莒城。莒城在今曲阜。與鄆縣界。水經泗水注。潞水又逕魯國鄆山而

西南流。春秋傳所謂鄆山也。鄆文公之所遷。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左昭九年疏引論語作鄆

人。此由鄆鄆聲近。地又相接。故以鄆為即叔梁紇邑。實則說文鄆是孔子鄉。而鄆下但言魯縣。古

鄆國。不為孔子鄉。則鄆鄆地異。文亦異矣。左襄十年傳。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鄆人紇扶

之以出。門者。杜注。紇。鄆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與孔此注同。僮夫論志氏姓云。伯夏生叔

梁紇。為鄆大夫。故曰鄆叔紇。是鄆人為鄆大夫。漢人相傳有此說也。左傳孔疏云。古稱邑大夫。多

以邑冠人。邢疏引左傳新築人仲叔於奚。證之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鄆人。是舉所居之地。非為所

治邑。鄆大夫之文。始見王肅私定家語。孔氏論語注。乃肅輩偽託者。似不足信。段氏此辨甚是。

然其誤自贗夫已然。亦非始王肅也。○注。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正義曰。注以夫子不知故問。然云每事。容亦有所已知者。今猶復問於人。故為慎也。繁露郊事對義正如此。

子曰。射不主皮。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贊。四曰和顏合

雅頌。五曰與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正義曰。說文。

謂之皮。舊說。禮惟大射有皮。所謂皮侯。棲皮為鵠者也。賓射。則用采侯。畫布為五采以為正。

燕射鄉射。則畫布為獸形以為正。皆不用皮也。金氏撈禮箋辨之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

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為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五重。

諸侯三重。大夫土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為鵠。大夫土則畫布為鵠。大射燕射。異同如

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熊豹。一侯爲熊豹。與司裘職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於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又云。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鄉射之禮。甚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張獸侯。與燕射同。案金說甚核。齊犄嗟詩。終日射侯。不出正令。則正侯同爲一侯密矣。詩賓筵疏引周禮鄭衆馬融注。皆謂正在鵠內。惟正在鵠內。故詩以射不出正。誇爲技藝。則金氏引賈景伯以正在鵠外。非也。天子諸侯無鄉射禮。鄉射記所言熊侯麋侯云云。皆指燕禮。故金氏引以證燕射也。凡禮射主皮。但主於中。不尙貫革。故鄉射禮不貫不釋。鄭注。貫。猶中也。明中即是貫。非如賈疏以爲貫穿也。不貫不釋爲主皮。若不主皮者。則以人力或弱。不能及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也。樂記言武王克殷。貫革之射息。此車射貫穿。不可以說禮射。○注。射有至容也。○正義曰。馬此注據鄉射言。鄉射者。行射於鄉。所以賓與賢能。至射之明日。鄉大夫復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與。此見周官鄉大夫之職。五物者。五事也。馬云五善。謂五物爲善也。凌氏廷堪鄉射五物攷。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與舞。此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曰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容者。鄭司農曰。和謂闔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容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疆生異義。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中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實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與舞者。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與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耦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即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又禮經釋例云。案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謂初射也。又云復釋。獲謂再射也。又云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射皆三次。不獨鄉射。即大射亦然。

但節文小異耳。射必三次者。大射儀注云。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講希以。終用成法。教化之斷也。射用應節為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以樂節射者。卽禮射也。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其節比於樂也。然則射以應節為上。中侯次之。故論語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案凌說是也。竊以射皆三次。則賓射燕射亦當同。惜無文以明之。鄭注鄉射記。以禮射為大射賓射燕射。不數鄉射。此其疏也。若然。論語射不主皮。當兼凡禮射。而凌氏專指鄉射者。正據馬氏此注五物之詢為鄉大夫。且舉鄉射。明諸禮射得通之也。云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者。和容和字當衍。志體言其體。容儀言其容。所謂容體比於禮也。云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質謂侯中受矢之處。卽鄉射記所云白質赤質丹質也。賓筵詩。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焉。質的二名一物。鄭衆馬融注周禮。並以質四寸。居於正之內是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此與杜子春讀同以和為合容為頌也。此馬自用其所據周禮之義。亦可通也。云五曰與武與舞同也者。左氏春秋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又禮器詔佑武方注云。武當為舞。聲之誤也。鄭彼注以武為聲誤。馬此注以武與舞同。則以二字通用。與鄭異也。云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者。天子無鄉射。此假天子大射之侯言之。明此主皮亦棲皮為侯也。不及諸侯以下者。文見司裘。可推而知也。以熊虎豹皮為侯。則鄭彼注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蓋未然也。若鄭注鄉大夫五物以主皮為張皮射之無侯。益非是也。云亦兼取和容者。卽一曰和二曰容。不及和頌與武。於義未備。當用凌說補之也。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 卷四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

禮遂廢。正義曰。白虎通三正篇。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書大傳。夏以平日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周以

夜半爲朔。謂夏用寅時。殷用丑時。周用子時也。史記歷書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歷不記時。君不告朔。君謂天子。正朔不行。則天子不復告也。漢書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律歷志劉歆曰。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班朔卽告朔。史記言幽厲之後。是統東遷言之。先叔丹徒君駢枝曰。告讀如字。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奉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殷梁文六年傳曰。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饋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饋。說文。饋。饋客芻米也。從米氣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饗饋。曰餼饋。曰饋牢。曰餼。曰饋牽。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頒問賀慶賑賻賻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達之。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捷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作羊。至於定哀之間。猶秩之。謹案此說最確。書堯典曰。敬授民時。授時。卽頒官府都鄙之制。其下分命申命。則所謂頒告朔於邦國也。宋氏翔鳳說月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也。其說良是。周官太史不言頒告朔在何時。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不知天下諸侯。斷非一月所能畢達。於義非也。許氏五經異義。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此隱謂。於經傳無徵。天子頒告諸侯。謂之告朔。又謂之告月。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不告月。王朝之禮失也。猶朝於廟。魯之未失禮也。公羊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告月。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二傳意以天子閏月本不告朔。左氏則以閏月不告朔爲非禮。左氏義長。蓋不告。則諸侯或不知有閏也。至以告朔爲天子告於諸侯。三傳皆然。無異義也。諸侯視天子所頒者而行之。謂之視朔。左傳五年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又文十六年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是也。又謂之聽朔。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注。以南門爲明堂。天子稱天而治。亦有聽朔之禮。與諸侯同。特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廟耳。於廟。故又謂之朝廟。春秋所云猶朝於廟是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左襄二十九年傳釋不朝正於廟是也。襄公以在楚不得朝正。則是公在國時。必朝正矣。朝正卽視朔。當時天子猶頒告朔。故魯視朔之禮尙未廢。至定哀之時。天子益微弱。告朔不行。而魯之有司。猶供饋羊。故子貢欲去之。駢枝謂幽王以後。天子不告朔。此禮未盡。若然。則春秋所書視朔者。將安所視耶。春秋言文公六年閏月不

告月。未言常月不告月也。十六年。始書四不視朔。則明謂天子告月而文公不視之也。何休公羊注。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按何君先引禮至此時云云。似何君引申之義。所引禮當是逸禮。未嘗言告朔。何君直以己意補入。宋氏翔鳳發微本之。反以駢枝所言爲非。然君北面受朔。是受之天子。饋羊之禮。將安所施。宋君因謂以羊祭是朝廟。論語統朝廟於告朔。以大告朝之禮。則春秋言文公猶朝於廟。其後朝廟未廢。當卽殺牲以祭。何以仍名爲饋。而子貢且欲去之耶。其亦未達於理矣。金氏鷲禮說。亦引駢枝辨之。謂左傳天子無饋朔事。舍大戴記穀梁傳之明文。而求之左傳所未言。過矣。願告朔於邦國。載在大史。而以絜告朔。非卽告朔。義更不悖。又謂諸侯皆自爲歷。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左氏言魯歷失閏。又言司歷過。是天子無饋朔事。案諸侯受所頒每月之朔。簡冊繁重。容有錯亂。魯歷之過。正緣於此。舜典所以言天子巡守。有協時月正日之事。今以可歷過爲魯別爲歷。非也。至晉用周正。見蟋蟀之詩。宋爲殷後。當用殷正。以此致難。均未當矣。唐石經爾作女。皇本作汝。○注。禮人至其羊。○正義曰。鄭此注非全文。誠宋輯本云。牲生曰饋。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考鄭此注。其誤有四。云牲生曰饋也。然饋是供給賓客。若已國宗廟。牲生稱饋。於經無徵。且諸侯受朔政。行禮於天子。何得曰一生羊爲敬。其誤一也。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者。此鄭君以意說禮。非禮本文有如此也。廟者。太廟。玉藻。諸侯聽朔於太廟。鄭注周禮。何休注公羊。皆云祖廟。卽謂太祖廟。穀梁傳注以爲禴廟。非也。鄭氏以視朔爲告朔。卽如其說。告朔亦是行禮於天子。無爲用祭。若告朔後有祭廟之禮。此直是祭廟。魯廢告朔。不必廢祭。至朝享見周禮司尊彝職。鄭駁五經異義謂天子諸侯告朔禮訖。然後祭於宗廟。則祭法所言天子月祭。從祖廟下至考廟。諸侯月祭。自皇考以下是也。此則月祭宗廟之禮。與朝廟不同。秦氏蕙田五禮通考。嗣禴烝嘗追享朝享。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去禘祫不數。而以詩禮告朔足之。已自不倫。況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與朝享祫祭又何與乎。聽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朝廟行於每月。朝享聞於四時。各有攸當。何可混三者而一之耶。金氏鷲禮說補遺。亦謂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祫用虎彝雉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聞祀。是秦氏金氏皆不以鄭此注爲然也。愚謂朝廟卽視朔。歲首行之。則爲朝正於廟。若常月行之。亦可云朝廟於廟。今言朝廟不言朔者。省文。此專行之太祖廟。與朝享截然不同。不知鄭君何以牽合爲一。其誤二也。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者。此無文。亦以意說之。玉藻注。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言天子明堂之禮。然其所云天子用牛者。止以論語饋羊是諸侯禮。故疑天子當用牛。非有他證。究之論語饋羊。是供待賓客之用。非視朔所需。其誤三也。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者。蕙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朝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朝也。論語駢枝云。夫謂文公始不視朝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朝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朝。而謂之始不視朝可乎。四不視朝。曠也。始不視朝。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朝。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朝。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為不視朝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為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為信史乎。謹案二說。皆足正公羊及鄭注之誤。以左襄二十九年不朝正於廟觀之。可知襄公時。天子告朔。諸侯視朝。其禮尙未廢。鄭氏誤依公羊。不知辨正。其誤四也。又案鄭注始本作四。見公羊文十六年疏所引。然云視朝之禮已後廢。則鄭固謂文公始不視朝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注。時事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正義曰。當時君弱臣

彊。事君者多簡傲無禮。或更僭用禮樂。皆是以臣干君。盡禮者。盡事君之禮。不致有所違闕也。時人以爲諂。疑將有所求媚於君。故王孫賈有媚與媚寵之喻。亦以夫子是諂君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注。定公魯君諡。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

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注。定公至問之。○正義曰。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弟

曰定。純行不爽曰定。是定爲諡也。定公承昭公之後。大慮慈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

言如何君使臣事君。將欲求其說以救正之。爲此言者。其在孔子將仕時乎。焦疏筆乘。晏子曰。

惟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

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俞氏正變癸巳類稿。君使臣以禮。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

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譏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爲遠於禮。齊晏嬰爲其君言

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己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妻順。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

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女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

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墜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

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任讓。然非孔子之言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正義曰。鄭注云。關

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

按關雎爲周南首篇。周南亦國風也。毛傳云。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義本爾雅。鄭君先學

魯詩魯義。今不傳。據毛說淑女。淑者。善也。后妃求此淑女以事君子。謂三夫人以下也。君子謂文王。仇與建同。仇者。匹也。好途。言思與之匹也。后妃樂得淑女有德有容。以共事君子。佐助宗廟之祭祀。非爲淫於色也。寤寐思之。謂詩言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也。毛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彼注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念之。彼注破衷爲衷。則鄭以關雎無哀義也。此注云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者。此人即淑女。求之不得。故爲可哀也。不爲減傷其愛者。減者。損也。愛者。心之所好也。言雖不得此淑女。而已愛好之心。未嘗有所減傷。則仍是哀思。與詩注義異。鄭志答劉球問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注論語在前。其後注詩。已不用其舊義矣。先從叔丹徒君駢枝。以鄭注及毛詩篇義皆回穴難通。別爲之說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八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開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縣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而孔子但言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工。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燕禮記升歌鹿鳴。亦以鹿鳴統四牡皇皇者華也。八佾此篇皆言禮樂之事。而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屢得聞之。於此贊美其義。他日又歎其聲之美感泮泮盈耳也。

### 哀公問社於宰我

正義曰。此有兩本。魯論作問社。莊氏述祖輯本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

宰我云云。宗廟之主。所以用木爲之者。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有知者。公羊文二年傳。主者易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注。爲僖公廟作主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屬楸。所以副孝子之心。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云云。左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殿人以柏。周人以栗。孔疏引此文作問主。又引張包周等並爲廟主。凡皆魯論義也。說文。室。宗廟室祔也。從山。主聲。山者。交覆深屋。廟之象也。今皆省寫作主。其他祭祀所以依神者。皆得名主。段借之義也。公羊注言宗廟之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白虎通則云方尺。或曰長尺二寸。此其制也。鄭此注云。主田主謂社主。皇疏鄭論本云問主。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左文二年疏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禮器祭法疏引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云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殿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



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是古論作問社。鄭君據魯論作問主。而義則從古論為社主。亦是依周禮說定之矣。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故封土曰社。示有土也。又言社壇之制。天子廣五丈。諸侯半之。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舊說。大社國社。在廡門雉門內之右。王社侯社。在籍田。據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右在西。劉向別錄謂在路寢之西。則大社也。周頌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則王社也。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為廡屏戒。與廟相近。故左氏言閔於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在西之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李氏惇羣經識小以為哀公問宰我。即在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其說頗近理。鄭云田主者。周官大司徒之職。邦國都鄙。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秦后土社神。田正稷神。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遷焉。說文。社。地主也。從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為社神。據左傳。則句龍為后土。配食於社。故亦以為社神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與齊闞止字同。故史公誤目錄云。宰予。魯人。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正義曰。白虎通云。夏稱后土。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秦爾雅釋詁。后。君也。夏稱后。復言氏者。當以世遠別異之也。松柏栗。皆木名。所在有之。此謂社主所用之木也。五經異義曰。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澧鎬。宜栗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後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如彼注所言。是夏后氏社樹社主皆用松。殷人社樹社主皆用柏。周人社樹社主皆用栗也。俞氏正變爰已類稿。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明周社樹非栗。又云。後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栗野。何勞名之。俞氏之意。以松柏栗為社主所用之木。云。後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栗野。其義視鄭為長。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又引尚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皆社樹之制。不定是一木。亦當以其土所宜爾。鄭以社主用木。而小宗伯注。又云社之主。蓋用石為之。蓋者。疑辭。惠氏士奇禮說。案宋史志。社以石為主。長五尺。方二尺。劍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為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思曰。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為說。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然則社主始於殷。周改以栗與。韓非子云。夫社主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灑之則塗墮。故惠社鼠。

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卽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與。案惠氏謂秦漢後社主用石。其說甚是。若淮南子殿人以石。與論語文異。此自傳聞之誤。惠氏謂石主始於殷。不免爲淮南所惑。社是有壇無屋。其木主平時藏於壇旁石室。癸巳類稿云。社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謂廬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藏主於壇中石匱。後世埋石不爲匱。號之爲主。又云軍出。取社主以行。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奉主車。大稅所謂大師置於社立社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殺社。擊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樹俗。鄭注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圭有璽。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故以土爲壇。石是土類。或鄭以所見況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爲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會明鄭意也。案俞氏謂軍社用石主。是就鄭意揣之。與惠氏石主不便於載之說異。當以惠說爲然。其謂取殷石主。則謂勝國之社主。軍不用命。則戮於社。罰之所施。豈能操於亡國之神。於義非也。惠氏又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菑位。菑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恆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恆依樹木。漢高祖禱豐枌榆社。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慕容皝遷於龍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俞氏亦謂王侯以木爲社主。民間自以樹爲田主。引檀弓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侵鄭。木伐井壘。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孟子譏時人徒以喬木爲故國。莊子人聞世云。櫟無用則爲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播其枝。韓非外儲說說苑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並謂社樹爲神。不別立主也。錢氏大昕齋研堂文集答或問曰。神樹如戰國策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爲鄉名。非卽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虛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利之。閩粵間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據錢此言。則惠氏兼存社樹爲社主之說。於義難通。俞氏謂民間以樹爲田主。與王侯以木爲社主不同。說亦歧誤。今所不從。粟爲戰粟者。爾雅釋詁。戰。慄。懼也。戰本爭鬪之名。人所懼也。慄與粟同。黃鳥詩。備備其粟。說文鹵部云。粟木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鹵。徐巡說木至西方戰粟。案徐義卽本此文。白虎通更云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何休公羊注又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專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也。謹敬貌也。主天正之意也。皆本此文而附會之。復稱曰者。譬其爲引申詞也。皇本戰粟下。有也字。方氏觀旭偶記宰我戰粟之對。胡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墮糝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純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

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閔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爲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真吉大真凶之戒矣。曷察此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傳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呼余及死乎。至於三問。是其机檻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於社。大司寇云。大軍旅蒞戮於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臆見附會。○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正義曰。公字疏謂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今觀孔注無社主義。蓋集解刪節失之矣。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正義曰。夫子時未反魯。開宰我言。因論之也。方氏觀旭偶記。成事遂事。必指成。可爲論語成事之證。緣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殺於魯也。今案成事遂事。當指見所行事。既往。當指從前所行事。竊疑既往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亡。哀公當時必援平子往事以爲禍本。而欲聲罪致討。所謂既往咎之者也。然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哀公未知使臣當以禮。又未能用孔子。躧欲逞威洩忿。冀以收已去之權。勢必不能。故夫子言此以止之。蓋知哀公之無能爲。而不可輕於舉事。此雖責宰我。亦使無禮於君者。知所懲戒而改事君矣。爾雅釋詁。咎。病也。詩伐木傳。咎。過也。引申之。凡有所過責於人。亦曰咎。○注。事已成。不可復解說。○正義曰。言說以解之也。焦氏循補疏。說讀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案解說說字。即成事不說之說。經注似宜讀本字。○注。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正義曰。廣雅釋詁。遂。竟也。言其事雖將成勢將遂竟不可復諫止之也。說文。諫。証也。証者。正其失也。白虎通諫諍篇。諫者。相開革更其行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包言其器量小也。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左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者。新序雜事篇。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案霸與伯同。王伯之分。天子諸侯之異稱也。王季文王。當殷世爲西伯。伯豈不美之名哉。特桓公伯道未純。故當世多益稱之。今謂管仲器小。由於桓公稱霸。非矣。春秋繁露精華篇。齊桓仗賢臣之能。用大國之資。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紅

相開革更其行也。

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執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法言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謂之大器。此皆以管仲驕矜失禮為器小。無與於桓公稱霸之是非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事功大者。必有容事功之量。堯則天而民無能名。蓋堯德如天。而即以天為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有功而伐者也。其功大者。堯則益驕。蹇門反玷。越禮犯分。以驕其功。蓋不能容其事功矣。吾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得器小之說矣。享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舜禹之德亦如天。亦即以天為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富貴而淫者也。其富貴愈顯者。其淫益張。三歸具官。窮奢極侈。以張其富。蓋不能容其富貴矣。吾於管仲之不儉。而得器小之說矣。惠氏棟九經古義管子小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為大器者。故夫子辨之。或曰。管仲

儉乎。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二歸。官事不攝。焉得儉。包曰。三

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正義曰。儉下。有乎字。○注。三歸至為儉。○正義曰。東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闔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列子揚朱篇。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並謂管仲取女之事。包所本也。先考典簿君秋檉雜記。天子諸侯娶妻班次有三。適也。姪也。媼也。天子娶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為十二女。諸侯娶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為九女。本國之媵。從夫人歸於夫家者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為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傳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云三姓女。非也。豈窳白虎通謂鄭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媼。言不兼備也。二妾同妻以嫁日偕行。無三歸禮。俞氏正變癸巳類稿。諸侯三宮。

祭義卜三宮之夫人。公羊傳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卿大夫士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也。左傳云。衛大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媼。寘於墜而為之一宮。如二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為妻。列女傳。衛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媼。今管子則有三媼。古者夫家餘子受田懸殊。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費。管子家。有三宮之費。故曰焉得儉。俞氏此言與先考

說相輔。而雜引鄭文公娶於莘姜紅蘇。及魯文二妃。齊桓三夫人諸文說之。則皆列國驕淫之事。多娶異姓。與諸侯不再娶之禮相違。故左氏備文譏之。不得援以說昏制也。解三歸者。言人人殊。自包注外。有可紀者。俞氏懋琴經平議。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先云置鼓而歸。後云家有二歸。是所謂歸者。即以管仲言。謂自朝而歸其家有二處也。家

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為女闔七百分飾。而取三姓女之說。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

卷四 八倫第三

六七

之以三歸。是又以三歸。為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故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賞之在身老之後。則娶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下云官事不攝。亦即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不攝。包氏讀言溫故錄。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修通上。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桓公有三歸。侈擬於君。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由此數文推之。三歸當為僭侈之事。古歸與饋通。公羊注引逸禮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又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然則三歸云者。其以三牲獻與。故班氏與季氏之舞佾歌雍同稱。晏子春秋內篇。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功。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辭。賜其忠臣。今子。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辭曰。管子有一。桓公嬰不如也。邑狐與穀。嬰弗忍為也。其宗廟養辭。終辭而不受。外篇又云。晏子老辭邑。公曰。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為賞邑。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合觀內外篇所云。則三歸亦出於桓公所賜。內篇言以共宗廟之辭。而外篇言賞以三歸。則三歸為以三牲獻無疑。晏子以三歸為管仲之一惡。亦謂其侈擬於君。案評讀溫故錄二說。雖與此注異。亦頗近理。當並箸之。若翟氏顧考異。梁氏玉繩管記。據管子輕重丁篇。以三歸為地名。則管子明言五衢之民。樹下談語。專務淫游。終日不歸。歸是民歸其居。豈得為管仲所有。而遂附會為地名耶。說苑善說篇。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此劉向誤解東周策之文。毛氏奇齡稽求篇。謂國策有宋子罕齊管仲掩蓋君非二事。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闈之多。故管仲以三娶掩之。若齊桓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降乙。其說極辨。解舉不察。而舉魯莊公娶孟任。築臺臨黨氏。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河上。以昏禮有築臺迎女事。雜舉亂制。入之古典。殊為不倫。若秦穆姬登臺而哭。則天子諸侯本有觀臺在雉門上。故曰臺門。左傳所載崔杼季平子孔埋宮內之臺。皆是僭禮。故郊特牲言大夫僭臺門。不及管仲。而雜記言管仲旅樹反坫。又不及臺門。則管仲未僭臺門。而三歸之非臺明矣。癸巳類稿云。管子權修云。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賦斂厚也。八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怨也。臣乘馬篇。諫立扶臺。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此辨致確。足以正說苑之誤。云婦人謂嫁曰歸者。說文。歸。女嫁也。婦人以夫為家。故謂其嫁曰歸。桃夭詩之子于歸是也。云攝猶兼也者。左氏傳。羊舌鮑攝司馬。杜注。攝。兼官也。禮天子六卿。諸侯三卿。三卿下有小卿五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孟子告子下言齊桓葵丘之令曰。官事無攝。是諸侯之臣不得兼攝。故此注言國君事大。官各有人也。若大夫事小。家臣必當兼攝。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鄭注。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疏。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如疏所言。有地卿大夫之家。尚是兼官。則無地卿大夫之家。亦兼官可知。但置官多寡。宜量事之煩簡。未必有定額。疏但謂置官一人。於情事似不合。包氏顧言溫故錄。官事者。專謂祭祀。官謂助祭之官。大夫不能備官。故祭祀之時。每以一官兼司

數事。少牢禮云。司宮饌豆羹勺爵。注云。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疏云。下文司宮筵神席於奠。此又掌饗豆之等。故鄭云攝官。彼經又云司馬刺羊。司士擊豕。疏云。案周禮鄭注司空奉豕。司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況士無官。僕隸爲司馬司士兼其職可知。故司士擊豕也。彼經又云雍人陳鼎。五疏云。按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家宰之屬。兼亨人者。此大夫雍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供薪蒸。與烹饗聯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大夫無甸人。故使雍人與亨人聯職。此大夫祭祀攝官。見於經傳可考者。管氏不攝。蓋自同於諸侯。與三歸同爲宗廟禘祫之事。案胤故錄說。亦通。

然則管仲知禮乎。包曰。或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正義曰。皇本然則上有曰字。○注。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正義曰。左傳曰。儉。德之共得禮也。儉是美德。而或人以其不儉爲得禮者。山樞之詩。刺儉。不中禮。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有子譏其不知禮。又晏子豚肩不掩豆。弊衣羅冠而朝。君子以爲隘。是過於儉者不中禮也。過儉爲不中禮。故不儉疑爲得禮。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

屏以蔽之。反坫在兩楹之間。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正義曰。儀石經。邦作國。皇本孰不知禮下有也字。○注。人君至禮也。○正義曰。皇邢疏本。人君別內外十二

字。誤在兩楹之間句下。今正。宋輯本有樹屏也句在注首。爾雅釋宮。屏謂之樹。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爲樹。郭璞注云。小牆當門中。說文。屏。蔽也。蒼頡篇。屏。牆也。明堂位注。屏謂之樹。今梓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廣雅釋宮。學思謂之屏。顏思古漢文紀注。學思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學思然。一曰屏也。古今注。學思。屏之遺象也。漢西京學思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案周人屏制。當是用土。故亦稱蕭牆。其廟屏用木。故明堂位謂之疏屏。疏者刻也。今人家照壁。是其遺象。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是屏所以別內外也。注言人君。兼有天子諸侯。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儻禮也。注言此

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曲禮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紅氏承鄉黨圖考。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

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以孔疏之說爲非。然吳語謂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此當在路門內。或春秋時不如制矣。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者。說文。坫。屏也。爾雅。坫謂之坫。廣雅釋宮。反坫謂之埽。屏者短垣。埽者毀垣。埽與序同。東西牆爲序。皆以同類相稱也。

皇疏云。坫。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其說甚合禮圖。謂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制殊庫小。且云以木與古制乖。非也。大射儀疏。以承尊之豐與坫爲一物。亦非。禮經言坫甚多。明堂位崇坫康圭。此在堂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謂觀禮。侯氏奠圭。以在堂下。故稱崇之是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纁布冠各一厘。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牀第夷衾。饌於西坫南。士虞禮。苴茅之制。饌於西坫上。此堂隅之坫在西者也。大射儀。將射。上遷於下。東坫之東南。既夕記設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此堂隅之坫在東者也。內則說閣之制云。士於坫一。此度食之坫在房中也。周書作維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是反坫不止一處。反者。覆也。致也。凡可以皮物皆爲反坫。反爵其一事也。孔晁注周書。以反坫爲外向室。不知所本也。而黃氏日抄。全氏經史問答。據之以釋論語郊特牲諸文。可謂疏矣。爵者。飲器。韓詩說一升曰爵是也。郊特牲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坫在尊南。言天子坫在尊南。則諸侯坫或在尊北與。尊以盛酒。爵以酌酒。此注云在兩楹之閒者。說文。楹。柱也。謂堂上東西兩柱。當前楹下也。坫在兩楹閒。此無文。鄭以意言之。金氏驍禮說。以兩楹閒。賓主行禮處。不得設坫於此。歷引士昏禮聘禮說之。鄉飲酒尊於房戶閒。燕禮尊於東楹之西。房戶閒正當東楹。東楹之西。去楹不遠。蓋尊酒者。主人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在東方。然則兩君燕飲設尊。亦必在東矣。兩君敵體。與鄉飲一類。是亦宜尊於房戶之閒。與東楹相當。由是言之。反坫不在兩楹之閒明矣。或者以燕禮爲諸侯與臣下行禮事。兩君好會。與燕禮同。尊於東楹之西。是又君臣無別矣。禮經或言兩楹之閒。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可混而一之。其說甚有依據。視鄭爲優矣。禮。諸侯來朝。禮畢。主君享賓於廟。燕賓於朝。故云爲好會也。會者。合也。遇也。主人酌酒進賓。謂之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於爵坫上。於西階上拜。賓答拜。是賓弗疏。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於爵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於爵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案熊說見郊特牲疏。疏引此注作獻酬。此釋文引一本亦作酬。擬以酬字爲是。大夫無坫。以鄉飲酒禮考之。凡奠爵皆於簠。卽君與臣燕。亦但設二簠以承爵。且皆在堂下。不在堂上。是大夫不得有反坫。今管仲僖爲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純如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

以成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正義曰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孔子

所之事故云樂其可知言樂正而後可知也云始作者爾雅釋詁作爲也言始爲此樂也鄭注云始作觀合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成和

之矣。徽如。使清濁別之貌。經如。志意條達。案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官鍾師掌金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鈞是也。云聞金作人皆翁如變動之貌者。莊氏述祖別記申此注云。國語云。鍾不鳴以動聲。韋注。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毛詩。鼓鍾欲飲。傳云。飲。言使人樂進也。飲。翁聲相近。言變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云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者。莊氏云。從縱通。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注云。又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翁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咸和之矣者。高誘淮南原道注。純。不雜操也。咸者。皆也。謂人聲樂聲。相應而不雜。故爲和也。樂記。審一以定和。注云。審一。審其人聲也。審一卽純如之義。謂人聲既一。而後與樂和也。莊氏改此注咸爲感。矣爲美。非是。云徽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莊氏云。鍾注大司樂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審其人聲也。審一卽純如之義。謂人聲既一。而後與樂和也。莊氏改此注咸爲感。矣爲美。非是。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明者能之。云經如志意條達者。莊氏云。周頌騶驪其達。箋。達。出地也。釋訓。經釋。生也。經驪通言美心之感發。如草木之有生意。揚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致物矣。宋氏翔鳳發微云。始作。是金奏頌也。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綉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翁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卽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徽如。繼以開歌。謂人聲笙奏。開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經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以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卽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開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不可略其正也。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閉。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閉不合。鄉射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也。必如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論語於金奏至閉歌。以翁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藝之始。關雎之亂。笙簧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案宋氏依禮爲說。視鄭氏爲確。李氏惇琴經識小。不數金奏。以始作爲升歌。純如爲笙奏。徽如爲開歌。經如爲合樂。不及宋說之備。故置彼錄此。詩樛木傳。成。就也。說文同。周官樂師。凡樂成則告備。注。成謂所奏一竟。燕禮記三終三成也。是樂之終爲成也。○注。大師至如咸。○正義曰。云大師樂官名者。周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



警矚為焉。命其賢知者為太師小師。疏云。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案諸侯樂官。太師當止一人。此所語太師樂。應指師琴。是太師為樂官名也。云五音始奏者。管子地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窻中。凡聽商。如雞羣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是五音之別也。云翕如感者。說文。翕。起也。方言。翕。熾也。文選甘泉賦注。翕。赫威貌。義皆相近。故此注以翕訓感。○注。言其音節明也。○正義曰。音謂樂聲。節。謂樂之節目也。樂記云。文采節奏。聲之飭也。又云。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言明者。訓。敬為明也。義見坤蒼。

儀封人請見。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

道已久矣。極衰必盛。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正義曰。皇本斯下也字。作者。無道下無也字。

爾雅釋詁。請。謁告也。言告夫子求見也。木鐸者。周官。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師。宮正。司烜氏。鄉師。皆有木鐸之徇。鄭注小宰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木鐸。

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疏云。以木為舌。則曰木鐸。以金為舌。則曰金鐸。案鼓人以金鐸通鼓。注。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是武用金鐸也。說文。鐸。大鈴也。與鄭同。法言學行篇。以木鐸為金口木舌。其字從金。則木鐸亦是金口。惟舌用木。與金鐸全用金不同。李氏惇羣經識小。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注。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正義曰。邢疏云。鄭以左傳入於夷儀。疑與此為一。故云衛邑。案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並有夷儀故城。司馬彪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曰。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同。浚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焦氏循論語補疏。謂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丘。皆在其北以濮縣計之。衛境止得長垣多得封丘南燕。自此而南。皆鄭宋地。使儀封人

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間。雖為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案明統一志。儀城在蘭陽西北二十里。即封人請見處。蘭陽祥符。地本相接。以浚儀之名。附會為封人所官邑。又浚儀始見郡國志。不若夷儀為尤古矣。又一統志以儀為開封府儀封縣。地在蘭陽之東。去浚儀更遠。考儀封漢名東昏。後易東明。宋元始改今名。則謂儀即儀封者。尤非也。夫子五至衛。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

將適陳。適匡過蒲。皆不出衛境。而反乎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夫子之至儀邑。不知在何時。焦氏以

儀封人請見。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

道已久矣。極衰必盛。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正義曰。皇本斯下也字。作者。無道下無也字。

爾雅釋詁。請。謁告也。言告夫子求見也。木鐸者。周官。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師。宮正。司烜氏。鄉師。皆有木鐸之徇。鄭注小宰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疏云。以木為舌。則曰木鐸。以金為舌。則曰金鐸。案鼓人以金鐸通鼓。注。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是武用金鐸也。說文。鐸。大鈴也。與鄭同。法言學行篇。以木鐸為金口木舌。其字從金。則木鐸亦是金口。惟舌用木。與金鐸全用金不同。李氏惇羣經識小。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注。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正義曰。邢疏云。鄭以左傳入於夷儀。疑與此為一。故云衛邑。案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並有夷儀故城。司馬彪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曰。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同。浚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焦氏循論語補疏。謂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丘。皆在其北以濮縣計之。衛境止得長垣多得封丘南燕。自此而南。皆鄭宋地。使儀封人

爲由陳至衛之禮。是指第三次至衛。此假設言之。闕氏若璩禘地以喪爲失位去國。是第一次適衛。並恐未然。云封人官名者。周官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注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又序官注云。聚土曰封。其職則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若侯國封人。當祗以下士爲之。左傳潁谷封人。蔡封人。蕭封人。鄭陽封人。呂封人。皆此官。○注。通使得見。○正義曰。言弟子爲紹介。通之於夫子。使得見之也。左傳。伍員見傅設諸於公子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注。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正義曰。錢氏站後錄。喪讀將喪斯文之喪。卽孔此義。劉敞七經小傳以喪爲失位。闕氏若璩說同。亦通。○注。木鐸至天下。○正義曰。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是木鐸爲施政教時所設也。夫子不得位行政。退而刪詩書。正禮樂。修春秋。是亦制作法度也。中庸言夫子方纔禮制度考文。孟子亦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則知夫子所定之六藝。皆天子之政也。封人蓋知夫子之終無所遇。而將以言垂教。故以木鐸爲喻。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李軌注。莫如使諸儒宣揚之。春秋緯。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順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皆以木鐸爲制作法度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

盡善。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正義曰。樂記。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

史記舜紀漢書禮樂志。鄭此注云。韶。舜樂也。矣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

王樂。矣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案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

於位。呂禪虞舜。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且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

矣。此之謂也。仲舒此言。卽鄭君義。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簡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感也。其若此乎。見舞韶頌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燭

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弗敢請已。此正武樂不

憾。亦與武樂未善同也。樂記。干戚之舞。非備德也。注云。樂以文德爲備。若成他者下引此文云

云。疏云。舞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雖舞

千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

平。此疏申鄭義得之。史記封禪書言武王。天下未寧而崩。其時殷之頑民。迺屢不靜。餘風未殄。則

是未致太平也。焦氏循補疏。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特於後人。故云

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又云。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天下始樂。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然則武象文武。左傳言見象簡南簡。則文樂不名武也。文樂名武。當出周公所稱。其實亦因武王樂得名。故左傳以大武為武王樂。○注。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正義曰。顏師古董仲舒傳注。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慚德。未盡善也。即此注義。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正義曰。邢疏云。此章總言禮意。案居上者。言有位者

居民上。禮樂所自出也。為禮臨喪。並指居上者言之。寬者。背泉陶謙。寬而眾。鄭注。謂度量寬宏。夫子言寬則得眾。其答子張問仁。告之以寬。是寬為仁德。詩昊天有成命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春秋繁露仁義微篇。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此先漢遺義。以寬為仁德。敬為義德也。禮謂凡賓祭鄉射諸禮也。臨喪。謂臨視他人之喪。曲禮云。臨喪不笑。又云。臨喪則必有哀色。或謂臨者哭臨。臨讀去聲。周官禮人凡王弔臨。左傳云。臨於周廟。亦通。觀者。觀禮也。禮無足觀。斯懈於位。而民不可得而治也。

卷五 里仁第四

集解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求居而不處

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正義曰。說文。擇。東選也。後漢張衡傳衡作思元賦曰。匪仁里其焉宅令。李賢注。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困學紀聞。謂論語古文本作宅。

惠氏棟九經古義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為擇。亦通。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劉瓛梁典署宅歸仁里。亦作宅字。○注。里者。至有知。○正義曰。爾雅釋詁。里。邑也。說文。里。居也。仁之所居。仁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閒居賦注。民作人。此唐人避諱。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者。大戴禮王言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是古有別地居民之法。故居於仁里。即己亦有榮名。是為美也。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者。此訓擇為求也。荀子勸學篇。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今求居不處仁者之里。是無知人之明。不得為有知矣。鄭氏此訓。與論語古文義合。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向以

仁地爲美。况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案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星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也。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觀孟子所言。是擇指行事。沈說蓋本此。於義亦遠。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孔曰。久困則爲非。不可以長處樂。○孔曰。必驕佚。仁者

安仁。知者利仁。○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曰。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正義曰。墨子經

也。說文。低。久遠也。隸變作長。禮記坊記注。約猶窮也。下仁之人。貧富皆不可久處。故先王

制民使有恆產。既富必教之也。安仁者。心安於仁也。利仁者。知仁爲利而行之也。二者中有所守。則可久處約。長處樂。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適。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安仁是自然體合。功過皆所不計。此其仁可知。故直許之曰仁者。若利仁強仁。是與仁同功也。其仁未可知。故利仁但稱爲知也。又表記子曰。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無欲

而好仁。則與利仁者異。無畏而惡不仁。則與畏罪強仁者異。此惟安仁者能之。中庸云。或安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彼文以安行爲仁。利行爲知。勉強行爲勇。聖人均要

於成功。不以誠僞苛求之也。大戴禮會子立事云。仁者樂道。智者利道。義

同。○注。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正義曰。易文言傳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惟。皇本宋石經宋刻

己愛憎之私。於人之善不善。有所不計。故不能好人惡人也。若夫仁者。情得其正。於人之善者好

之。人之不善者惡之。好惡咸當於理。斯惟仁者能之也。禮記大學云。泰誓曰。人之有技。矧賊以

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道。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施之。

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與此文相發。荀子非十二子云。貴賢。仁

也。賤不肖。亦仁也。○注。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焦氏循補疏。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爲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也。案注說頗曲。姑依焦說通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正義曰。釋文。惡如

後章皆言好惡。此亦當讀烏路。春秋繁露玉英篇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宜繆諱獨弗言。何也。

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

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又鹽鐵論刑德篇。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亦是此義。漢石經無也字。與繁隱同。○注。苟誠至無惡。○正義曰。毛詩采芣傳。苟。誠也。皇疏云。言人若誠能志於仁。則是為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注。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以所惡。不可違而去之。正義曰。說文。賤。不賤也。賤。賈少也。古稱

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亦是言好惡也。若於不以其道之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之貧賤則不去。斯惟仁者能之。蓋仁者好惡。有節於內。故於富貴則審處之。於貧賤則安守之。坊記所謂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弗思耳。

顧人之文繡也。荀子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在無富貴。謝氏塘校注。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在。雖富貴去之。並是此義。呂覽有度篇注。不以其道得之。不處。畢氏阮校云。案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為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並同。案後漢陳蕃傳鹽鐵論褒賢篇。亦作不居。自是齊古魯文異。呂覽注居下無也字。高麗本不去下。亦無也字。當以有也字為是。且古讀皆至得之為句。畢校非是。○注。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正義曰。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謂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皆此意。○注。時有

至去之。○正義曰。否者。塞也。君子履道。當得富貴而反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於此當以義命自安。不可違而去之。輒妄冀得富貴也。大戴禮會子制言中。故君子無愷愷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注。時有

疏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注。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

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注。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

急遽偃仆不違仁。正義曰。表記云。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故此文言仁。皆舉君子也。仁既難成。故辭能成名。君子知仁是美名。故終不去仁。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

賤也。此君子。是知者利仁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邪疏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無食頃違去仁道也。案終食之間。常境也。造次顛沛。變境也。君子處常境。無須臾之間違仁。故雖值變境。

亦能依於仁行之。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仁者安仁也。會子制言云。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

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瀆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費則忘食。夜則忘寐。日且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案舜是以道得富貴。伯夷叔齊則不以道得貧賤。而其仁成名於天下。皆所謂安仁者也。若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又晝夜日夕。皆是思仁。此則爲利仁也。會子所言。最足發明此章之旨。○注。造次急遽顛沛僂仆。○正義曰。鄭注云。造次。倉卒也。倉促。與急遽義同。廣雅釋詁。越屣。造。王氏念孫疏證。越屣一字也。說文。越。倉卒也。卒無猝同。越之言造次也。倉卒造次。語之轉。次。越古同聲。故廣雅越造二字。並訓爲猝。案易夫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次。項本亦作越。說文及鄭作越同。七私反。馬云。卻行不前也。卻行與急遽相反。文各有因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言造次與此文義同。說文。僂。跛也。跛。躓也。詩蕩篇。顛沛之揭。毛傳。顛仆沛披。披與跛同。考之說文。顛本訓頂。沛爲水名。皆假借也。僂仆者。說文。僂。僂也。義亦同。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孔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

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

者。無以尙之爲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孔曰。言人無能一

日用其力修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

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正義曰。其爲仁矣。爲仁即用力於仁也。矣者。起下之辭。王

加者。呂覽孝行自知篇注。加。施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申言爲仁之事也。夫子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又表記子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

斃而後已。並言爲仁實用其力。惟力已盡。身已斃。而學道或未至。方是中道而廢。其廢也。由於年數不足。有不得不廢者也。如是而後謂之力不足。是誠不足也。若此身未廢。而遽以力不足自諉。

是即夫子之所謂畫矣。夫仁。人心也。人即體質素弱。而自存其心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豈患力之不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期之至近而速者也。蓋有之者。

言此用力於仁人必有耳。但我未之得見。蓋是語辭。不是疑辭。漢石經我未見好仁下無者字。皇本

用其力於仁下有者字。又力不足者下有也字。蓋有之矣。矣作乎。○注。難復加也。○正義曰。說

文。尙。會也。會與增同。故注訓加。皇疏引李充曰。所好惟仁。無物以尙之也。○注。言惡至爲優。○正義曰。注以經言好仁者惡不仁者。是就兩人說之。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爲優。意以惡不仁

者。或是利仁強仁。若好仁者。則是安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孔曰。黨。類也。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

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正義曰。皇本人作民。各於其黨者。皇疏引殷仲堪曰。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為誠。過在於容非。是也。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明言仁道難成。仁者雖有過。不失其為仁也。又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案表記此文。最足發明此章之義。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言子路喪柩。期而不除。後漢書吳祐傳言高夫

亦常訓。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各於其黨。即是觀過之法。此為益民者示也。皇侃云。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案注說甚曲。焦氏不免曲徇。且知

而孔以為觀者知仁術。亦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且也。夕。莫也。从月半見。朝夕言時至

近。不喻一日也。聞道者。古先聖王君子之德。已得聞知之也。聞道而不遽死。則循習調攝。將為

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聞夕死。是雖中道而廢。其賢於無聞也遠甚。故曰可矣。新序雜事篇載楚共

王事。晉書皇甫謐傳載謚語。皆謂聞道為已聞道。非如注云聞世之有道也。漢石經。矣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自古辨然不

謂之士。案士居四民之首。其習於學有德行道藝者始出仕。亦謂之士。故士為學人進身之階。荀子

儒效篇。匹夫閭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聖門弟子來學時多未仕。故夫子屢言士。而子張子貢亦

云道也。士志於道。故當議道。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言也。與是夫子與之。夫子以道

設教。故云與也。士既志道。而以口體之養。不若人為恥。

悵害貪求之心。必不能免。故言未足與議以絕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正義曰：言天下者，謂於天下之人與事也。無適無莫者，釋文云。

適。鄭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禮記雜記計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為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屈用。鄭所見本作敵。不知其義云何。至釋文於莫字。引鄭音慕。其下無所貪慕。必亦鄭注之義。

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莫慕一聲之轉。一切經音義維摩詰經上適莫注。安適主適也。亦敵也。莫猶慕也。鄭慕二訓。當亦本鄭注。竊謂敵。常即仇敵之義。無敵無慕。義之與比。是言好惡得其正也。

鄭氏專就事言。後漢書劉梁傳。梁著和同論云。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者。惡而為矣。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

此義當與鄭合。又李固傳。子變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買彭。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為臣隱何。以為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開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諸文解適莫。皆就人言。皇疏引范寧曰。適莫。猶厚薄也。比。

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范氏意似以適為厚。莫為薄。故邢疏即云適厚也。莫薄也。此與鄭氏義異。疑李固傳及白虎通風俗通皆如此解。則亦論語家舊說。於義並得適也。至邢疏又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問富厚窮賤。但有義者。則與之為親。其義淺陋。不足以知聖言矣。皇本有注云。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案無所貪慕。乃鄭君解無莫之義。與無適句無涉。此注必妄人所增。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利。

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心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為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饑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能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也。小人惑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

惠。包曰。惠。恩惠。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心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為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饑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能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也。小人惑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

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

○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心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為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饑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能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也。小人惑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

○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心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為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饑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能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也。小人惑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

○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心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為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饑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能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也。小人惑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

○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心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為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饑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能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也。小人惑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

○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心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為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饑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能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也。小人惑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

○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心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為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饑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能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也。小人惑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

○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心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為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饑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能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也。小人惑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

○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心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為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饑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能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也。小人惑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



遷。徙也。言小人以遷徙為重難也。亦懷居之意。漢書元帝紀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注。惠恩惠。○正義曰。荀子王制注同。說文。惠。仁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正義曰。此為在位好利者做也。利者。財貨也。怨者。說文云。怨。恨也。怨者。說文云。怨。恨也。怨者。說文云。怨。恨也。

志也。荀子大略篇。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錮貨財。有國之君。不患牛牟。錮貨之臣。不患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錮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取積藏。以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資其手。皆言在上位者。宜知重義。不與民爭利也。若在上者放利而行。利壅於上。民困於下。所謂長國家而務財用。必使舊害並至。故民多怨之也。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怨甚多。而不備大難。○注。放。依也。○正義曰。鄭注天官食醫儀禮少牢饋食有此訓。漢書公孫賀等傳贊引桓寬鹽鐵論曰。桑大夫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察放縱義。亦通。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正義曰。讓者。禮之實。禮者。讓之文。先王虐民之有爭也。故制為禮以治之。禮者。所以整壹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氣。使之成就於中和也。為國者。為猶治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惠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長。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左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讎惡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虛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後漢劉愷傳。賈逵上書引此文。作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傳曹世叔妻上疏。引亦同此。疑出齊古文異。○注。何有言不難。○正義曰。後漢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是其不難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獻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費忠篤引此文。

作患己不立。當是以義增成。或謂立與位同。上二句兩位字。與下二句兩位字。文法一例。漢石經春秋公即位作卽立。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立位同字。患所以位。謂患己所以稱其位者。此說亦通。案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就蒞官時言之。不患莫己已知。求爲可知。就爲學時言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汗。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皇本己字下有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正義曰。參者。曾子名。說文森字。讀若曾參之

參。則參森音同。其字子與。則取三人同與義也。會子時與門人同侍夫子。深知聖道。故夫子呼告之也。一以貫之者。焦氏鶴雕菰樓集曰。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患怨而已矣。然則一貫者。

患怨也。患怨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

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又云。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

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

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

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

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

而不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縣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入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

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又廣雅釋詁。

貫。行也。王氏念孫疏證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

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爲之貫之。貫亦爲也。漢書

卷五 里仁第四

八

一

谷永傳云。以次實行。固執無違。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奉承實行。貫亦行也。爾雅。貫。事也。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阮氏元鞏經室集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為教也。一與壹同。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為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為皆。荀子大略左昭二十六年穀梁傳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為專。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為教也。弟子恐不知所行為何道。故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云。子貢之貫。亦當訓為行事。此夫子恐子貢但似多學而識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會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為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察一貫之義。自漢以來。不得其解。若焦與王阮二家之說。求之經旨。皆甚合。故並錄存之。皇本貫之下有哉字。○注。直曉不問故答曰唯。○正義曰。唯。即是答。故以答明之。說文。唯。諾也。曲禮記。唯而不諾。注。應辭。唯諾。恭於

於。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正義曰。門人者。謂受學於夫子之門

之人也。下篇子路使門人為臣。門人不敬子路。又孟子言門人治任將歸。皆是夫子弟子。惟會子謂門弟子。則會子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弟子也。忠恕者。周語云。

中能應外。忠也。會子大孝云。忠者。中此者也。周官大司徒注。忠。言以中心。賈子道術。以己量人謂之忠。大戴記小辨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又曰。內思畢

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會子立孝篇。會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

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禮中庸曰。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

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二文言忠恕之義最顯。蓋忠恕理本相通。

忠之為言中也。中之所存。皆是誠實。大學所謂誠意毋自欺也。即是忠也。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之誠。即大學之誠意。誠者實也。忠者亦實也。君子忠恕。故能盡己之性。盡己之性。故能盡人之性。非忠則無由恕。非恕亦奚稱為忠也。說文訓恕為仁。此因恕可求

仁。故恕即為仁。引申之義也。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立而達。忠也。立人達人。恕也。二者相因。無偏用之勢。而已矣者。無餘之辭。自古聖賢至德要道。皆不外忠恕。能

行忠恕。便是仁聖。故夫子言忠恕違道不遠也。忠恕之道。即一以貫之道。故門人問會子此言。不復更問矣。宋相臺本岳本此節下有集解云。忠以事上。恕以

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其注諸本並無。蓋後人所增。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曰。喻猶曉也。正義曰。包氏慎言溫故錄。大雅瞻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箋云。賈物而有三

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察如鄭氏說。則論語此章。蓋為卿大夫之專利者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范寧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為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為小人。見皇侃義疏。與鄭箋意同。董子對策曰。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故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輒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及周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奢。爾好利。則民向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下民之所視效。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利。惟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成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觀董子此言。可知鄭說之約而該矣。焦氏循離黃樓文集。荀子王制篇。古者雖王公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案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於小人為利。君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為義。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注。喻猶曉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注同。淮南主術修務訓注。喻。明也。明曉義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包曰。思與賢者等。正義曰。鄭注云。省。察察常訓。荀子修身篇。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即此章之義。○注。思與賢者等。○正義曰。鄭注云。齊。等也。與包同。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正義曰。說文云。諫。証也。云。諫者。聞也。更也。是非相聞革更其行也。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父母有過。人子當諫止之也。勞而不怨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切切。勞心轉傳。勞人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為證。案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類。亦謂憂而不怨也。案王說是也。祭義。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不怨。懼憂義同。勞而不怨。謂憂父母之不從。更思進諫也。皇本敬下有而字。○注。幾者至之諫。○正義曰。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說文。幾。微也。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即幾諫。此注言微諫。當即本坊記。鄭彼注云。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向和順。不用鄂鄂。又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云。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合鄭兩注觀之。是微諫為和順之義。內則所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是也。納善言於父母者。謂所諫之辭。皆是善言。所謂諭父母於道也。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者。言父母志不可見。但見父母色。知其志也。則又當恭敬云云者。內則云。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是子諫父母不從。當益加孝敬。思復進諫。不可違違父母意。徑情直行。但欲遂己之諫。不計父母之取怒也。祭法云。父母有過。諫而不從。鄭注。順一而諫之。不違與不違義同。蓋不違亦是幾諫。非不敢違父母意。遂不諫也。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又敬不違。白虎通引此文。以不違為不去。即內則所云不說則執諫。必待親從諫而後已。己不得違而去之也。此與包注義別。亦通。

子曰。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鄭曰。方猶常也。正義曰。皇本不遠上有子字。詩板傳。遊。行也。此常訓。吳氏嘉賓說。必有方者。亦非遠遊也。雖近且必有所常至。使家人知之。曲禮曰。所遊必有常。是也。案王藻云。親老。出不易方。義與此同。邢疏云。遊必有常所。使父母呼己。得即知其處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己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注。方猶常也。○正義曰。鄭注禮弓禮器並同。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曰。孝子在喪。哀感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為。正義曰。釋文曰。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陳氏鐘古訓曰。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忍為。記所聞。故鄭注之。案論語中重出者數章。自緣聖人屢言及此。故記者隨文記之。春秋繁露祭義篇。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注。鄭曰。至忍為。○正義曰。釋文云。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正義曰。喜懼者。說文云。喜。樂也。懼。恐也。皇疏引李充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懼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惟孝子為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注。孔曰。至則懼。○正義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

作鄭玄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為身行之將不及。正義

爾雅釋詁。躬。身也。逮。及與也。釋言。逮。及也。並常訓。禮綱衣云。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則義與此章相發。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注**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正義曰。約即會子守約之

飾受以剝。節當位受以孚。君子損益盈謙。與時消息。於謙得大交之吉。於豐靡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有不始於約終於約者。約而為泰則無恆。泰而能約故可久。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也。武氏億經讀考異。此凡兩讀。以約為句。失之者鮮矣為句。又以約失之者為句。鮮矣為句。並通。**注**。俱不至憂患。○正義曰。注謂約即儉也。奢則不孫。儉則固。二者俱不得中。而約可免憂患。故其失鮮。易象傳。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表記子曰。夫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

也。以此失之者。亦不鮮乎。義與此文相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注**。訥。遲鈍也。○正義

也。廣雅釋詁。訥。遲也。玉篇引論語作訥。以訥為訥之或體。說文。訥。言之訥也。言在口部。訥在言部。字異義同。檀弓。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注**。訥。訥。舒小貌。亦遲鈍之義。釋文引鄭注云。言欲難意。與包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正義曰。張弼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

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案張解深合經旨。易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內外皆有所立。故德不孤。不孤者。言非一德也。韓詩外傳。齊桓公遇麥丘之封人。謂其善祝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又曰。至德不孤之善言必三。義尤明顯。必有鄰者。言己有德。則有德之人。亦來歸也。鹽鐵論論誹篇。引此文說之云。故湯與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聞天之所大

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

卷五 里仁第四

八五

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云云。此蓋受命之符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此引論語為人同心歸之之證。積善累德。即釋不孤義也。皇疏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為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案說苑復恩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以鄰為報。亦漢人舊說。故並箸之。○注。方以至不孤。○正義曰。邢疏云。方以類聚者。周易上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云同志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為朋友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疏。遠也。見居賢慎行注。邢疏云。此章明為臣結

交。當以禮節進也。吳氏嘉賓說。數與疏對。記曰。祭不欲數。是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事君與交友。皆若是矣。數者。昵之至於密焉者也。惟恐其辱。乃所以召辱。不欲其疏。乃所以取疏。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案吳氏此說。與邢疏合。宋書蕭思話劉延孫傳論。夫佞因事狎。敬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子曰。事君數。斯疏矣。雖引文有誤。而其義亦與邢疏同。釋文云。數。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隋書李諤傳。時當官者好自矜伐。謗上書云。舜戒禹云。女惟不矜。天下莫與女爭能。女惟不伐。天下莫己之功勞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辨之云。如鄭此說。則下朋友數。不可通。當訓為數君友之過。漢書項籍傳陳餘傳司馬相如傳下主父偃傳注。並云數。責也。國策秦策注。數讓責讓。皆數其過之義。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謂不可面相責讓也。俞氏越琴經平讀說同。又云。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諷。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事君而數。則失不顯諫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以善道之矣。此說於義亦順。因並箸之。○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爾雅釋詁。數。疾也。樂記衛音濁數煩志。注。過數。讀如促速。祭義。其行也趨適以數。注。數之言速也。是數速音義皆相近。此注義不顯備。胡氏紹勳拾義申此注。謂數者。疾諫也。又謂數有驟義。如廣雅釋詁三小爾雅廣言。皆訓驟為數。左傳宣二年驟諫服注。楚辭悲回風驟諫君而不聽令。注。並云驟。數也。驟諫未有不致辱者。此說當得注意。陳氏饒古訓。引錢廣伯說速數乃疏數之訛。非是。皇本此注為孔安國。

卷六 公冶長第五

集解 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繼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曰：冶長，弟子。魯

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繼，繫也。所以拘罪人。正義曰：以者，主婚之辭。子者，儀禮喪服經女子在室

文。妻，婦與夫齊者也。大戴禮保傳云：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仁義者。故此辨其

非罪。及論南容，亦稱其德行。示當謹擇士也。非其罪，傳無所聞。皇疏引范寧曰：公冶行正獲罪，

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夢世用刑之枉。蓋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寧引范寧曰：公冶行正獲罪，

公冶長解禽語。食死人肉。致疑為殺人。繫疏斥其不經。愚以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貉犢掌與

獸言。則以公冶解鳥語。容或有之。而謂因此獲罪。則傳會之過矣。繼，唐石經作緘。張參五經文

字。以為避諱偏旁。○注：冶長至罪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家語弟子解：則

云魯人。與此孔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連公冶為文。故此注以公冶為姓。長為名。而又稱冶長者，

猶馬遷葛亮之比。凡兩字姓，得單舉一字也。家語云：名長。邢疏引家語作字子長。釋文引家語作

字子張。據史傳亦字子長。皇疏及釋文引范寧曰：名芝。字子長。白水碑作子之。似又以子之為字。

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為正。縲為黑索者。說文無縲字。彙下云縲得理也。一曰大索也。縲與纆同。

凡索皆縲屬而成。故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累。淮南子汜論訓累繼兩見。孟子梁惠王下：係累其

子弟。趙岐注：係累猶縛結也。荀子：成相箕子累。揚倅注：累讀為縲。案累即纆字省。春秋左氏

傳：不以纆臣鬻鼓。兩釋纆囚。使其眾男女別而纆。皆以纆為索也。說文：繼，系也。從系世聲。

繼，或從棊。廣雅釋詁：繼，系也。釋器：繼，纆索也。少儀：犬則執繼。左氏傳：臣負羈繼。是繼

亦繩索之稱。凡繫人繫物，皆謂之繼。孔以繼為繫者。說文：繫，係也。

易中罕有孥，孥如馬注。孥，連也。虞注：孥，引也。義皆可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王曰：南容，弟子。南

宮緇，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正義曰：爾雅釋詁：廢，舍也。此常訓。說文：戮，殺也。廣雅釋

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緇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盧

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案思仁言義。則有臨民之德。當國有道時。必見錄用也。其心謹言。慮

則當無道時。危行言遜。故可免刑戮也。皇疏云：昔時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



括南容為一人。此注又以南容南宮縉為一人。檀弓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懸。而家語又以三復白圭為南宮縉之行。縉與縉同。論語釋文亦云。縉本又作縉。則陸所見此注亦作縉。縉與容括。義皆相貫。作縉作縉。皆通用字。鄭氏檀弓注云。南宮縉。孟僖子之子。南宮闕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疏云。案左氏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為氏。故世本云仲孫纘生南宮縉是也。案仲孫纘即孟僖子。世本誤以南宮縉南宮闕為一人。而鄭君遂承其誤。闕與說通用字。左傳所云屬說。即南宮闕也。又名仲孫闕。又名南宮說。而其諱為縉。其字為叔。與南宮縉無涉。自鄭君誤依世本。而陸德明釋文司馬貞史記索隱。皆沿用之。然漢書古今人表。分列南宮敬叔南容為二人。則世本不可信。明錢可選箸補闕疑。會列四疑以辨之。謂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為公族元士。定已娶於疆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又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賈而朝。孔子謂不如速貧之愈。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行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者耶。毛氏奇齡四書賤言。亦謂敬叔即曾受傳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則必姑者。孟僖子妻也。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二家之論致確。梁氏玉繩古今人表。亦史記志疑說略也。又顏師古漢書注。南容即南宮縉也。敬叔。即南宮括也。合。其誤顯然。此故不載其說。

子謂子賤。子曰。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包曰。

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宓子賤治單父。彈鳴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韓詩外傳同。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足以為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法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也不齊為之小。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略同。然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即指所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為政。在能得人。故說苑又載子賤告夫子以三得。終之以朋友益親。夫子贊美子賤能取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授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劍向。蓋魯君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注。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正義曰。

史記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言何國人。家語弟子解。始云魯人。與此注合。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顏師古注。宓讀與伏同。又或作處。見五經文字所引論語釋文。然釋文以作處爲誤。則不如處宓。俱從宓得聲。未爲誤也。又或作密。見淮南子秦族訓。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

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正義曰。夫子論諸弟子。非在一時。記者以次

故有此問。非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瑚璉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璉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

連。皆不從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璉。古連璉字通。段氏玉裁說文注。引禮器碑。又引司馬法

夏后氏璉曰余車。劉曰胡奴車。周曰胡璉。疑胡璉皆取車爲名。案說文。璉。璉禮也。其字從木。

當是以木爲之。詹夫論禮學云。胡璉之器。其始也。○山野之木。是其證。陳群禮書。璉以玉。

璉以竹爲之。祇以璉字從玉。璉字從竹。妄爲說之。無他證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攷胡連本瓦器。

而飾以玉。孟都修堯廟碑。璉字又作瑚。可知胡連本瓦器。故後人又加土旁。案攷工記。斲人爲璉。馮見

璉是瓦器。而明堂位以四連六瑚八簠爲文。則胡連亦瓦器。然旄人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璉。今此用

瓦璉。祭天地及外神尙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則璉有以木以瓦之異。堯廟碑。是祭外神。當用瓦。故

字作瑚。若論語言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瓦。不得同彼文作瑚也。○注。瑚璉至貴者。○正義曰。鄭

注云。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與包咸同。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稷。籩也。程氏瑤田九

穀考說。黍稷似禾而舒散。今北人稱黃小米。稷。今之高梁。宗廟之祭。食用黍稷。此瑚璉爲盛黍稷

器也。其制之異同。鄭注明堂位。已云未聞。凌氏嚶典故攷引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璉而平下。璉

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以白金。制度如璉而銳下。則以瑚圓璉方。未知何本。明堂位稱

夏之四璉。殷之六璉。今包鄭注。俱云夏瑚殷璉。賈服杜注左傳亦言夏曰璉。疑今本明堂位文有誤

也。周曰簠簋者。鄭注周官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威黍稷稻粱器。賈疏案李經云。陳其簠簋。註

云。內圖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此其制也。夫子言賜也璉。可使從政。

故以宗廟貴器比之。言女器若璉

璉者。則可薦鬼神。蓋王公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

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正義曰。說文云。佞。巧謂

佞。下篇惡夫佞者。無乃爲佞乎。訓同。仲弓德行中人。行必先人。言必後人。或者以爲仁而不佞

者。當時尙佞。見雍不佞。故深惜之。禦者。爾雅釋言云。禁也。不知其仁。言以口給禦人。不知

其人於仁何如也。唐石經初刻作其仁。後磨改作其人。皇本末二句尾並有也字。○注。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雍字仲弓。鄭目錄云魯人。論衡自紀篇。以仲弓為冉伯牛子。史記索隱引家語。又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當從論衡。○注。屢數至憎惡。○正義曰。毛詩寶筵傳。屢。數也。此常訓。捷給者。捷。速也。給。足也。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注。給。急也。速急皆引申之義。大戴禮保傳篇。接給而奮對。會子立事篇。進給而不讓。說苑尊賢篇。孔子對哀公以取人之術曰。毋取措者。毋取口銳者。措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皆謂口辭捷給也。韓詩外傳。人之利口賤辭者。人畏之。畏之斯惡之。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曰。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

能究習。子說。○鄭曰。善其志道深。正義曰。釋文雕本或作凋。皇本唐宋石經皆作彫。邢本作雕。與釋

皆段借字。案依阮說。漆雕氏。必其職掌漆飾。刻以官為氏者也。夫子使開仕。當在為魯司寇時。皇疏云。答師稱吾者。古人皆然也。考答師稱吾。僅見此文。宋氏翔鳳過庭錄。疑吾為启字之訛。

启即啓字。亦通。○注。開弟至究習。○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開氏若魯四書釋地。謂上開本啓字。漢人避諱所改。引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證之。其說是也。古今人表亦作

啓。啓者。開也。故字子開。此注以開為名。作偽者之疏可知。楊簡先聖大訓又名憑。家語弟子解。又字子若。白水碑字子脩。皆妄人所造。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則云蔡人。亦誤也。仕進之道。恐未

能究習。故云未能信。信者。有諸己之謂也。由開之言觀之。其平時好學不自矜伐。與其居官臨民

懼畏之心。胥見於斯。其後仕與不仕。史傳並無明文。家語謂開習尚書。不樂仕。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教。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是開之言未能信。實以仕進之道未能究習。而非不樂仕矣。此注雖偽作。猶能不失其義。王肅注家語云。言未能明言斯書義。是肅自為附

會。○注。善其志道深。○正義曰。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卽此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子路

聞之喜。○喜與己俱行。正義曰。乘。說文作乘。云覆也。覆者。加乎其上也。詩七月傳。乘。升

爾雅釋詁。于。於也。二字義同。故經傳通用。王氏鑿四書地理考。浮海。指勃海。說文。海。天

池也。以納百川者。又云。觀。勃解。海之別也。歷丘智記太史公多言勃海。何槩書謂承平之勃海。天

封禪書謂登萊之勃海。蘇秦列傳指天津衛之海。朝鮮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水大矣。非專為

近勃海郡者也。案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皆朝鮮濊貊。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



時託乘桴之語。季由是喜。拒以無所取才。釋其辭義。亦謂桴材。作才者段借字。一曰云云。以過為好勇太過我。無所取材焉。但以由從不復取他人哉。言必不能也。云古字材哉同者。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哉字從才。才與哉通。崔瑗張平子碑。往才快諧。邢昺爾雅疏。哉古文才。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曰。賦。兵賦。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當出古論。釋文。賦。梁武帝云魯

論作傳。陳氏鱣古訓曰。賦。傳同音。故魯論借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歷言仲由冉有公西赤

之行。文子以為一諸侯之相。與此章所論相合。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

仁以為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自以為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為及者也。

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注。賦。兵賦。○正義曰。鄭注。

賦。軍賦。此孔所襲。說文。賦。斂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賦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

也。胡氏循禹貢錐指。周時軍旅之征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賦。給軍用者也。小司馬注曰。賦謂

出車徒給絲役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

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鄆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

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子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正

曰。武伯更問求亦於仁何如。夫子直告以二子之才。不俟再問也。千室之邑者。說文。室。實也。從宀從至。至所止也。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巾。宰者。公牟隱元年傳。宰者何。官也。古凡大小官。多稱宰。如冢宰。大宰。膳宰。宰胥。宰旅。及邑長家臣。皆名宰也。左隱元年疏。引鄭注論語云。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賦宋輯本列之此文之下。攷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又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鄭以國為上公之國。周官典命。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鄭注云。公城蓋方九里。是大都三國之一。則為三

里矣。就鄭君發注釋之。千室之邑謂公邑。凌氏曙四書典故云。周官之制。天子自六卿以外。分六遂及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為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該稍縣置也。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為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以廬。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為中都宰。子夏為莒父宰。子賤為單父宰。子游

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郕宰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勳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邑。則方十里爲一成。四邑爲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餘巷三分去一。疆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人四百三十一夫。共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築鄆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則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鄭此注又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案大學云百乘之家。鄭注。有采地者也。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兩疏以爲皆卿采邑。凡卿亦稱大夫。故鄭君此注。及雜記注。並言大夫有百乘也。坊記疏以爲百里正一同之制。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疆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一三人。徒二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司馬法。鄭君引以注小司徒。知此采地一同。亦其制也。賈公彥小司徒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是同方百里之義也。廣輪猶言廣長。凡輪皆直行。此據開方法言之。○注。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正義曰。注以千室之邑。爲卿大夫采邑。不爲公邑。與鄭氏異。則似井有祗能任於私家。於義未能備也。皇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方五里。小方二里半。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赤

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馬曰。赤。弟子

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正義曰。說文。束。縛也。釋名釋言語。束。促也。相促近也。帶。繫纏

之繫帶也。漢孫根碑。束鞶立朝。本此文。當爲齊古之異。鞶者革帶。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古有大

帶。有革帶。革帶以繫佩。而後加之。大帶。則革帶統於大帶。故計於鞶曰大帶也。戴氏隋四書典故

考辨。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皆緇帶。爲緇相者。當服皮弁。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立於朝者。立與位同。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左氏傳有位於朝。卽立於朝也。

禮。行聘於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或於寢。此祇言朝者。亦舉一以賅耳。凌氏釋四書典故。其立位則接賓時。陳賓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階階之西。釋辭於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但依聘禮言之。亦舉聘。則他禮可推知也。說文。賓。所敬也。客。寄也。謂他國諸侯及卿大夫也。凌氏延堪禮經釋例。察聘禮及廟門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又云。擯者入告辭王。注。擯者。上擯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敖繼公曰。擯者。上擯也。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據凌氏言此與賓客言。亦是上擯。下篇言宗廟之事。如會同。顧為小相。小相於聘禮。則承擯紹擯。此亦自謙之辭。故夫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明亦能為上擯也。又案與言。當兼禮辭及無常之辭。若成三年。齊侯朝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云云。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云云。皆是無常之辭。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云云。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皆雜記公西赤事。與此章及下篇互證。○注。赤弟至行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公西兩字氏。鄭目錄云魯人。容儀謂禮容禮儀。容主貌。儀主事也。周官序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注云。行人。主國使之禮。此指主國出聘。其使臣稱行人也。與擯相各是一職。而皆主賓客。若子華使齊。即是行人之比。故馬以此可使為行人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

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正義曰。望者。釋名釋姿容。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子貢言顏子

知二。皆段數多寡以明優劣也。說文。云。十。數之具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君子之為學也。原

始要終。一以貫之。其在聖門。惟顏子好學。能有此詣。夫子與回言終日。不違。及退省其私。亦

足以發。發者。夫子所未言之義。即顏子所聞而知之者也。子貢未能一貫。故聞一但能知二。二者

一之比。言己未能盡其義也。釋文云。吾與爾。本或作女。音汝。○注。愈猶勝也。○正義曰。鄭有此注。孔所襲也。廣雅釋言。愈。賢也。賢勝義近。○注。既然至貢也。○正義曰。論衡問孔篇。吾與汝俱如也。鄭玄別傳。馬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後漢橋玄傳。魏武祭文。仲尼稱不如顏淵。三國志夏侯淵傳。下令稱之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俱與此注義合。皇疏引顏淵曰。回為德行之後。賜為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歸。

故假問孰愈。子貢深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

宰予晝寢。困子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困包曰。

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王曰。朽。蠹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工猶不成。於予與何誅。困子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

於汝乎。深責之。正義曰。紅氏聲論語。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是日出後爲晝。凡人難也。其字從山。故所臥室亦名之。釋名釋宮室。寢。寢也。所寢息也。是也。晝非寢時。故禮言君子不晝居內。若晝居內。雖問疾焉可也。夫晝居內且不可。矧晝寢耶。韓李筆解謂晝舊文作晝字。

所云舊文。或有所本。李匡義資暇錄。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晝字。言其繪畫寢室。周密齊東野語。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作晝字。侯白隋人。二讀與舊文合。李氏聯

秀好雲樓集。漢書揚雄傳。非木靡而不彫。牆塗而不晝。此正雄所作甘泉賦。諫宮觀奢泰之事。暗用論語。可證晝寢之說。漢儒已有之。案禮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穀梁莊廿四年傳。禮。天子之柩。斷之礬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柩。斷之礬之。大夫斷之。士斷本。又廿三年傳。禮。天子諸侯跽。大夫倉。士跽。周官守祧云。其祧則守祧跽之。皆說宗廟之飾。其宮室當亦有禮。鄭注禮器云。宮

統廟寢言之。周官掌蜃云。共白盛之蜃。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也。此與跽異飾。當是宮室中所用。左襄卅一年傳。圻人以時煇館宮室。亦當謂加密石焉。春秋時。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土木勝而知氏亡。輪奐頌而文子懼。意宰予晝寢。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朽譏之。正指其事。此則舊文。於義亦得通也。離。皇本唐宋石經並作彫。釋文。糞。或作糞。說文此篆作糞。云棄除也。从門推並糞

采也。胡氏紹勳四書拾義。左傳云。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是除穢謂糞。所除之穢亦謂糞。此經糞名釋宮室。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朽。皇本釋文本並作朽。說文有朽無朽。与乃朽之俗。玉篇作

士。猶言穢土。古人牆本築土而成。歷久不免生穢。故曰不可朽。牆者。說文作牆。云垣蔽也。釋名釋宮室。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朽。皇本釋文本並作朽。說文有朽無朽。与乃朽之俗。玉篇作

杆。猶體小變。宋石經作朽。此形近之訛。於予與何誅。釋文。與。疑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辭。與。穢也。於予與改是同。○注。宰予弟子宰我。○正義曰。宰我已見八佾篇。此稱宰予。予爲其名。爾雅釋詁。予。我也。皇本此注爲包氏。○注。朽腐至蠹也。○正義曰。說文。朽。腐也。朽朽或從

木。腐爛也。剛。劍也。瑚。治玉也。義並相近。雕彫皆段借字。刻畫猶刻劃。說文。刻。鑿也。鏤也。鏤。錐刀。畫曰劃是也。朽蠹者。爾雅釋宮。蠹謂之朽。李巡曰。蠹一名朽。塗工作具也。郭璞云。

泥蠹。言用泥以蠹也。說文木部。朽。所呂塗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蠹。從木亏聲。蠹。朽也。

卷六 公冶長第五

九五



從木曼聲。金縷部。鐵朽也。從金曼聲。段氏玉裁木部注。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晉伯報讎。扞謂塗廁之扞。今本皆作扞。候肝切。繆甚。刃其扞。謂皆用木而獨刃之。案朽慢。同物異名。用以塗牆。故亦謂塗牆之人爲朽人。左傳稱巧人以時是也。孟子滕文公下。毀瓦畫墁。謂所墁之牆雜畫之也。○注。誅責也。○正義曰。周官太宰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誅。責讓也。司救掌萬民之表惡過失而誅讓之。注。誅。誅責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正義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以言取飾言無庸。竭行有成。說苑尊賢篇。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觀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是取人之術。當以言察其行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子曰。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卽此章義。集注引胡氏曰。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皇邢疏連上爲一章。與總章數不合。○注。發於宰我之晝寢。○正義曰。論衡問孔篇說。亦與此同。愚謂前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在季氏舞八佾。三家雍徹章後。則人指季氏三家言。下篇子所雅言。在學易章後。則所字指易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在詩禮樂章後。則可使由不可使知。指詩禮樂言。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在堂堂乎張章前。則難能指堂堂言。此皆前後章相發明之例。姑舉數則。爲此注證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包曰。申枨。魯人。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孔曰。慾。多情慾。正義曰。鄭注云。剛謂彊志不屈撓。案說文。剛。彊斷也。臬詢護。剛而塞。彊而毅。是剛彊義近。撓者。曲也。折也。志不屈撓。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能無慾也。凌氏鳴嗜解義。剛爲天德。故近仁。慾。坤象。陰也。損之室慾也。損初益上艮以止之。慾者。勝人爲彊。有似乎剛。故或以爲疑。○注。申枨魯人。○正義曰。枨。或作棠。或作堂。或作薦。或作儻。漢王政碑。壽申棠之欲。此作棠也。史記索隱。申堂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作堂也。今本史記云申黨字周。此作黨也。朱氏彝尊弟子考。引漢文翁禮殿圖有申儻。此作儻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相通。詩丰云俟我乎堂兮。鄭箋。堂當爲枨。可證也。唐宗以來。因稱名參錯。分申枨申黨爲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申黨召陵伯。申枨魯伯。真宗祥符二年。封枨文登侯。黨。黨。川侯。俱列從祀。至明嘉靖九年。因大學士張璁奏存枨爲黨。而祀典始正。因學紀聞云。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枨申黨。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枨。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石室圖。無所謂枨與黨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伯厚所見圖作黨。與朱氏彝尊所見圖作儻不同。當以朱爲是。諸字皆由音近通用。莫知其何者爲正。因學紀聞獨以黨爲傳寫之訛。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攷。亦以黨爲

說。皆未必然也。史記索隱引鄭此注云。申振魯人。弟子也。論語釋文及邢疏。並引鄭曰申振。蓋孔子弟子申續。又引家語。申續字周。似續又振之別名。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申續。困學紀聞引家語作申續。今本家語作申續。字子周。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古文賡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家語作續。則傳寫誤也。盧氏文昭釋文攷證略同。樂氏人表攷云。鄭作申續。必有所據。續與續通。續續兩字。乃傳寫之譌。諸說皆依鄭注作續。臧氏庸拜經日記。徐鉉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續。據字周義。疑續爲得之。庸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及申堂。王肅偽造申繚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繚二人。因二人名姓雖異。而字周則同。爲足以相混也。論語音義及家語作申繚。乃繚字形近之譌。王伯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此又續字之轉誤。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繚。此繚字。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振。鄭玄云。申振。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振。不疑以振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振爲申堂。故云然也。案臧說甚辨。當可依據。蒼頡碑作字子繚。此又因名繚而妄爲之。王肅以申繚申堂公伯繚爲一人。而非孔子弟子。此包注亦不云弟子。或包不據弟子傳。以申振申堂爲非一人也。至包以振爲魯人。與鄭同。漢魯峻石壁殘畫象有魯振。○注。愈多情慾。○正義曰。古無慾有欲。欲根於性而發於情。故樂記言性之欲。說文言情。人之奈氣。有欲者也。聖凡智愚。同此性情。即同此欲。其有異者。聖智皆能節欲。能節故寡欲也。若不知節欲。則必縱欲。而爲性之賊。故孟子曰。存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

爾所及也。○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正義曰。大學言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即子貢此言之旨。戴氏震孟子

字義疏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疆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若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孤獨。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於我。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遂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然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爲及。將止而不進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警之。○注。加陵也。○正義曰。左襄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杜注。加。陵也。陵者。大阜。有臨下之象。下篇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加同義。說文。加。語相增加也。段氏玉裁改增為贈。云。贈下曰加也。誣下曰加也。此言語相贈加也。知贈誣加三字同義。誣人曰贈。亦曰加。論語曰云云。馬融曰。加。陵也。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劉知幾史通曰。承其誣妄。重以加諸。韓愈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皆得加字本義。沈氏澹論語孔注辨偽曰。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共生意見。妄作加諸。加諸蓋飾辭毀人之謂。今案段沈說。又一義。非經注旨所有。○注。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正義曰。義與不義。以不欲無欲觀之。其意自見。不必更言非義也。夫子之道。不過忠恕。故以為非爾所及。若夫橫溢之來。聲色之誘。其由外至者。雖聖賢不能禁止之而使其必無。況在中材以下。君子知其然也。故但修其在己。而不必遽非諸人也。偽孔此注。全失本旨。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正義曰。

史記孔子世家言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語魯大師樂云云。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謂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崇四術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至春秋時。其學廢廢。夫子特發明之。而以為之教。故記夫子四教。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羣弟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句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此說本之任氏喜荀略見所著且往菴文稿。宋氏翔鳳發微云。易明天道以道人事。故本隱之以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班氏以易春秋為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為夫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蔡宋說亦是。然言性與天道。則莫詳於易。今即易義略徵之。繫辭上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

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此言性也。聽象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謙象傳。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又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桓象傳。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繫辭傳言天道尤多。凡陰陽剛柔。法象變化。健順易簡。皆天道之說。又无妄象傳。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與臨象同。則天命即天道也。又乾象傳。疊象傳。剝象傳。復象傳。所言天行。亦即天道。是並言天道也。鄭注此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案受血氣則有形質。此性字最初之說。包氏狹翼中庸說天道陰陽。地道柔剛。陰陽合而柔剛濟。則曰中。中者。天地之交也。天地交而人生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動剛。地以靜柔。一闢一含。氤氳相成。交氣流行。於是寒暑風雨晦明。人秉其氣以生。而喜怒哀樂具焉。赤子無知。而有笑有啼。有舞蹈奮張。人之生也。莫此爲先。所謂性也。性也者。天地之交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在於中。故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於宇。從心從生。人生肖天地。而心其最中者也。案包說。即鄭注人受血氣以生之旨。血氣受之父母。父母亦天地之象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形色即形質。人物各受血氣以生。各有形質。而物性不能皆善。惟人性則無不善。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許言性爲陽氣者對情爲陰氣言之。繫辭以善爲繼之。性爲成之。則性善之義。自孔子發之。而又言性相近者。言人性不同。皆近於善也。鄭又云。性有賢愚者。賢愚猶知愚。謂資賢有高下也。又往天道日月七政動變之占。案後漢書桓譚傳注。引動作通。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七政。日月五星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之星。先王觀乎天文。而知寒暑之序。以敬授民時。故以日月五星爲七政也。變動若飛伏進退之類。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從卜從口。周易占人注。占。稽龜之卦兆吉凶。是占合龜筮言之。人君見天道之變而占之。以觀其吉凶。反之人專加修省焉。此占問之意也。漢世儒者。若伏生董生翼奉劉向劉歆。皆以五行說天道。而陸京等亦言七政災變。故班氏傳贊。引論語天道爲說。又前書張禹傳。成帝問張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對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後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貧邪。誣誤人主。皆以吉凶禍福言天道。故鄭氏同之。其義備於春秋矣。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救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父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宋氏翔鳳務微。亦本錢氏而小異之。聖人言性合乎天道。與猶言合也。後言利與命與仁。亦是合義。今案以與爲合。此漢儒誤解。不可援以爲訓。李賢後漢書外戚傳注。云論語云云。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性。自然與天道合。非惟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是錢氏所引諸說。皆章懷所不取矣。史記世家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性命連文。阮氏元性命古訓謂爲安國真本。義或然也。皇本。高麗本。又漢書陸弘等傳贊。外戚傳注。匡謬正俗引。並作也已矣。○注。章明至聞也。○正義曰。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與此注同。易傳云。六書而成章。孟子云。君子之爲學也。

不成章不達。章是文之所見。故注云文彩形質著見。以文彩釋文。以著見釋章也。古無彩字。經典俱作采。禮樂記文采節奏。又曰。省其文采。注以文章為禮儀。故以形質言之。明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人耳目得以循行也。性為人之所受以生。即鄭君人受血氣以生之義。天道。元亨日新之道者。元。始也。亨。通也。易象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元為始也。彊則運行不窮。故日月往來以成晝夜。寒暑往來以成四時也。乾有四德。元亨利貞。此不言利貞者。略也。天道不已。故有日新之象。禮記哀公問篇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聞其久。是天道也。中庸言天道為至誠無息。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此詩所言天命。據鄭箋即天道也。聖人法天。故易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子贊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不已之學也。皆法乎天也。性與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不可得聞。其後子思作中庸。以性為天命。以天道為至誠。孟子私淑諸人。謂人性皆善。謂盡心則能知性。知性則能知天。皆夫子性與天道之言。得聞所未聞者也。集解釋性與鄭合。其釋天道。本易言之。與鄭氏之據春秋言吉凶禍福者。義皆至精。當兼取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注。前所至義曰。有聞文章之道也。子路好勇。聞斯行之。其未及行。又恐別有所聞。致前有聞不能並行。荀子哀公篇。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楊倞注引此文。蓋審其所知。即是欲行之。故不務多知也。包氏慎言溫故錄。聞讀若聲聞之聞。韓愈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嘩嘩。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言當有所本。蓋子路當時有聲聞之一事。為人所稱道。子路自度尙未能行。故唯恐復有聞。亦通。與孔注異。亦通。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圍。文。諡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文子。至諡也。○正

得聞叔毅。毅生成叔烹鉅。鉅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圍。圍即孔叔圍。亦稱仲叔圍。邢疏引

論法云。勤學好問曰文。是文為諡也。春秋時。諡法雖失實。然猶不輕諡文。故子貢問孔子之諡。

而夫子於公叔文子諡文。亦特表其行。明凡諡文當慎之也。○注。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正義曰。俞氏櫛平諡云。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案俞說。即此

注言凡

之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焉。○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正義曰。君子者。卿大夫之稱。子產德能居位。合於道者有四。故夫子表之。行己恭。則能修身。事上也敬。則能盡禮。養民惠。

則田疇能殖。子弟能誨。故夫子稱爲惠人。惠者。仁也。仁者愛人。故又言古之遺愛也。使民義。則集注所云。如鄰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疆。廬井有伍之類皆是。○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正義曰。鄭者。周同姓國。韋昭晉語注。謂子產。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故稱公孫。晉語言公孫成子。成其說也。錢氏大昕後漢書攷異。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

後人增加人旁。案說文。僑。高也。僑言人之高者。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喬僑通用。左傳長狄僑如。當亦取高人之意。僑產義合高大爲美。故子產又字子美。此

當兼存二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正義曰。周官大宰二曰敬也。宴平仲久而敬之。據鄭說。卽久謂久故也。君子不遺故舊。則民不偷。故稱平爲善交。皇疏引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

孫說謂平仲與人交久。與鄭微異。亦得通也。皇本作久而入敬之。疏云。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入愈敬之也。此就所據本說之。實則當從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注。晏姓平諡名嬰。○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索隱曰。名嬰。平諡。仲字。晏者。地名。以邑爲氏。一統志。晏城。在齊河西北二十五里。卽其地也。諡法解。治而無告。執事有制。布綱治紀。皆曰平。是平爲諡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

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包曰。節者。栴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

也。○包曰。非時人謂之爲知。正義曰。龜者。介蟲之長。有知靈。能先知。故用爲卜。白虎通著龜篇。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凡卜皆在廟。故藏龜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開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說臧孫此事云。作虛器。柱

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

橫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然則文仲得此蔡。卽當歸諸周室。

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開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說臧孫此事云。作虛器。柱

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

橫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然則文仲得此蔡。卽當歸諸周室。

而不得私藏之。禮器所云家不寶龜是也。乃文仲則儼為己有。且以此龜本藏天子廟中。故亦以天子廟飾居之。其所置之處。亦必在文子家廟中。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櫨。天子之廟飾也。文仲諸廢神物。以冀福佑。而不知其僭上無等之罪。必不為神所相。故夫子不斥其僭。而但斥以不知。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又云。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玷。朱紘鑲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為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案全氏此辨致確。其據家語。以文仲世為魯之守蔡大夫。又取陸佃說。以伯禽所受封之繁弱為蔡別名。又名儂句。皆謬妄不足辨。故略之。節與櫨同。陳氏鱣古訓藝文類聚引作棗。棗格一字。案爾雅釋宮。櫨謂之棗。釋文棗音節。孫炎本作節。是棗節通用。論語釋文又云。棗本又作櫨。○注。臧文至僭也。○正義曰。臧文仲即臧孫辰。見左莊二十八年傳。鄭注云。蔡。國君之守龜也。龜出於蔡。故得以為名焉。與包略同。左昭五年傳。吳駝由曰。卜之以守龜。又曰。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是國君有守龜也。漢書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又云。龜為蔡。是蔡長二寸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天子龜為蔡。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與食貨志異。然皆以天子龜為尺二寸也。但包既以蔡為長尺二寸。則是天子守龜。不當云國君之守龜。此稍謬矣。淮南說山訓。大蔡神龜。為出於薄鹽。高誘注與包鄭同。漢食貨志如氏注。以蔡為蔡國。薛瓌以蔡為龜名。不取蔡國之說。為顏監所糾正。陸史國名紀言韜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錄。故曰蔡。非姬姓蔡。王氏盛四書地理志引之。謂今黃梅縣西南九十里曰蔡山。西接廣濟縣。此或包鄭所指龜所出之地名矣。俞氏櫨平議。包氏此解亦臆說。竊疑蔡當讀為散。說文。散。楚人謂卜問吉凶曰散。讀若贊。龜者。所以卜問吉凶也。因即名之曰散。蓋楚語也。龜本荆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散與蔡音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厄言。謂蔡蔡叔之蔡。即散三苗之敷。然則以蔡為散。猶以蔡為窳矣。案俞此說甚可據。因並箸之。○注。節者至奢侈。○正義曰。鄭亦有此注。與包同。節為櫨者。本爾雅文。說文云。櫨。櫨也。櫨。柱上櫨也。櫨。屋櫨也。櫨。屋枅上標也。鄭注明堂位云。山節。刻櫨為山也。三蒼云。柱上方木曰櫨。一名櫨。山東河南皆曰櫨。自陝以西曰櫨。廣雅釋宮。櫨謂之櫨。櫨謂之桷。合諸訓觀之。櫨也。櫨也。櫨也。桷也。六名實一物。王延壽靈光殿賦。芝櫨攢羅以設香。張載注云。芝櫨。柱上節。方小木為之。長三尺。此即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有櫨。有曲櫨。櫨。則窳也。曲櫨。則樂也。曲櫨加於柱。櫨加於曲櫨。櫨又加於櫨。以次而小。故名之櫨。薛注西京賦曰。櫨。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曰。櫨。方小木為之。櫨在櫨之上。櫨者。柱上方木。斗又小於櫨。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櫨與枅非一物。釋宮云。櫨謂之櫨。合二事渾言之。許則析言之。案說文以櫨為枅標。標者。枅上端也。櫨與枅。正是一物。而段云非一物。謬矣。爾雅闕謂之櫨。郭注。柱上櫨也。亦名枅。又曰櫨。說文。闕。門櫨也。徐錯繫傳。斗上承棟者。橫

之似斧也。柱端交栝之處。置方木焉。使相接合。故謂之榱。案闕字從門從弁。弁象其形。從門則為門上之栝。與柱端之栝同。故其訓亦不異。郝氏彙行義疏。謂栝榱一物兩名。案言其體。榱言其末。亦未是也。鄭注禮器云。山節。謂刻柱頭為斗拱。形如山也。柱頭者。節也。斗拱者。山之形。鄭據目見言之。非謂刻山形於節上也。稅為梁上榿者。爾雅云。采。廟謂之梁。其上榿謂之榿。是榿在梁上。郭注以為侏儒。鄭注明堂位。亦云畫侏儒柱為藻文也。侏儒者。短柱之稱。故禮器注云。藻稅。謂畫梁上短柱為藻文也。釋名。椽。梁上短柱也。儒上常補侏字。淮南主術訓。短者以為朱。高誘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朱儒本短人。故短木亦稱朱儒。高舉其形似言之。非謂刻為人也。玉篇。稅。栝也。以稅為案。殊誤。徐鍇說文繫傳。以案為梁上短柱。而以兩旁枝栝之木為稅。亦與舊訓不合。藻者。爾雅釋草。若牛藻。藻與藻同。包以山節藻稅為奢修。不言僭者。以奢修則僭可知。鄭此注又云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也。山節藻稅為奢修。不言僭者。士首本。大夫達棨。諸侯斲而礪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又云。山節藻稅。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之者。考士首本云云。見穀梁傳及晉語尙書大傳。皆是言栝飾。鄭以栝飾如此。則凡飾皆同。而又言天子廟飾。山節藻稅。是於密石之外。又加此山藻之飾。與宮室之制不同也。山節藻稅是二事。皆非文仲宮室中所當有。故夫子譏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二仕為令尹。無喜色。三

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正義曰。令尹。楚官名。邢疏云。令。善也。尹。正也。言

箋。已。止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子文於莊公卅年為令尹。至僖公廿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廿

八年。子玉死。蔣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

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為

令尹。而仁山以為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即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以言忠。

案子越亂在宣四年。非文十二年。全氏誤也。如全此說。子文僅再仕再已。而論語云三仕三已者。

大略之辭。汪氏中述學云。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

肱為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雖三思而後行。孟子書。陳仲子三咽此不



莊王時。約令尹僅七八年。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莊子荀子。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為叔敖。其說是也。夫子許為忠者。皇疏引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臣之至也。釋文未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論衡問孔篇。子文會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為仁。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向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為仁乎。二文皆讀知為智。與鄭同。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也。可補鄭義。皇本何如下有也字。○注。姓顯名穀字於菟。○正義曰。左宣四年傳。初。若敖娶于郢。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郢。姪于郢子之。生子文焉。郢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郢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夫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說文。穀。乳也。從子穀聲。牖書敘傳上楚人謂乳穀。如氏曰。穀音構。牛牟乳汁曰穀。廣雅釋詁。穀。穀本又作穀。荀子禮論。君子以倍叛之心。按臧穀猶且羞之。揚倅注。穉子曰穀。莊子駢拇。臧與穀二人。崔注同。穀與穀同。若言乳兒也。於菟為虎。此反切之權輿。曹憲作烏菟。漢書敘傳作於菟。皆以音近通用。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於菟。虎文貌。說文。虎。虎文也。於菟與虎。聲近而義同。釋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餘。說文。虎。虎文也。於菟與虎。聲近而義同。如王此說。子文為字。亦是名字相應矣。敘傳云。故名穀於穉字子文。此注以穀為名。於菟為字。而不言子文之為名為字。作僞者之疏可知。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正義曰。崔者。地名。以邑為氏也。左襄二十七年傳。成請老于崔。杜注。濟東云。臣殺君也。左宣十八年傳。凡自虛其君曰弑。白虎通誅伐篇。引春秋識曰。弑者。伺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聞司事。可稍稍試之。是其義也。釋文。弑本又作殺。說文。殺。戮也。欲言段氏玉裁注云。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弑。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弑不言殺。三傳。述實以釋經之書也。故或言殺。或言殺。案此則殺殺兩通。齊君莊公名光。左襄二十五年傳言莊公歸崔杼之妻姜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闕伐晉也。欲弑公以說于晉。夏五月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甲與。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是崔子弑君之事也。論語釋

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論衡別通篇。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獨我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據魯論。包氏懷言溫故錄。高氏爲齊命卿。與文子同朝者。高子也。崔杼弑君。而魯論書高子者。實其不討賊也。與趙盾同義。文子去齊而之他邦。其聞或欲請師討賊。而見其執國命者。皆與惡人爲黨。故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陳氏立句溪雜著曰。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弑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弑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取賤趨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其首句自當作崔子。魯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案包陳二說微異。皆可得魯論之義。鄭以古論定魯論。亦以莊公時。高子不當權。要與趙盾異。春秋無所致讖。故宜從古論作崔子也。陳文子名須無。文者諡也。文子出奔。春秋經傳皆無之。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清者。說文云。徵水之貌。下篇身中清。馬融曰。清。純潔也。皇疏引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汚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諱稱其亂。不如寧子之能愚。讓生之可卷。未可爲智也。儻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此亦當得鄭義。唐石經棄作弃。即古棄字。違之一邦。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注。捐其四十四匹馬違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棄。捐也。捐。棄也。轉相訓。曲禮云。問大夫之宮。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十乘是四十四匹馬。陳氏鹽簡莊集解此文云。此指其在虜之馬。金氏仁山以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論語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乘。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也。大學畜馬乘。謂士初試爲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挾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闕氏釋地。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諡也。文子

患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正義曰。三思者。言思之多。能審慎也。左氏傳言文子將聘於

行。此可證矣。說文。再。一舉而二也。皇本再下有思字。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唐石經。斯作思。○注。季文子至三思。○正義曰。行父者。季孫守也。忠而有賢行者。左成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季

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謂忠乎。襄五年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謂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皆言文子忠事

也。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故言再思即可矣。左襄二十五年傳。衛大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哀二十七年傳。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是三思乃美

行。與志諸葛恪傳注。引志林曰。恪輔政。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亦以文子三思爲賢。與鄭

注意

子曰：寧武子，**罔**馬曰：衛大夫寧俞。武，諡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罔**孔曰：伴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正義曰：有道無道，不知在何時。朱子集注：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武

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樊氏廷枚四書釋地補引廷珍說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與史魚章兩有道正同。成公復國後。武子輔政。凡十餘年。其間如請改祀命。不答彤弓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宋氏錕鳳發微云：左氏所載寧武子遭罹國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責舊憾。與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庶存。內外有枕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醫衍之貨。凡為基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寧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

閭君之側。譴訴皆絕。刑罰不罹。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於此乎。○注。衛大夫寧俞。○正義曰：左文四年經。衛使寧俞來聘。傳作寧武子。是武子即寧俞。程公說春秋分紀寧武子莊子速之子。左文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寧。杜注。晉邑。汲郡修武縣也。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即古寧邑。其地與衛境相接。或

本為衛邑。武子世食於此。故氏寧也。說本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或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罔**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正義曰：陳者。國名。說文云：陳。宛丘也。今河南陳州府治淮寧縣。史記孔子世家。孔

之耳。遂歸。正義曰：陳者。國名。說文云：陳。宛丘也。今河南陳州府治淮寧縣。史記孔子世家。孔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適衛。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乃還。反乎衛。又去衛。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季

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夫子思歸。遂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世家此文。述夫子再有歸與之辭。前文見孟子。後文見論語。蓋夫子思歸之切。屢見乎辭。故世家各隨文記之。司馬貞索隱。疑為一文兩敘。閻氏若璩釋地續以孔子此歎。與此於魯之召求之歸。前所載為錯簡復出。非也。釋文。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今鄭說已佚。孟子趙注。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周

今鄭說已佚。孟子趙注。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周

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此稱吾黨之義也。狂者。說文云。獬豸也。獬豸性  
猛善發。故人之矯恣自張大者。亦謂之狂。孟子萬章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  
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揜焉者  
也。趙注。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揜覆其言。  
是其狂也。斐然者。禮記大學有斐君子。鄭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貌。言弟子  
居魯。所學已就。能成文章可觀也。裁者。爾雅釋言。裁。節也。張栻論語解方。聖人歷聘之時。詩  
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又云。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揜。  
而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  
案孔子世家言陽虎亂政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是孔子  
年五十內。已修詩書禮樂。非至晚年歸魯。始爲之也。弟子受業。即受孔子所修之業。當時洙泗之  
間。必有講肄之所。不皆從夫子出遊。故此在陳得恩之也。沈氏濟論語孔注辨僞。誤解世家之文。以  
歸爲冉求將歸。吾黨之小子。亦指冉求。則世家此文下。明言子輅知夫子思歸。又夫子言求也退。  
即求亦自言力不足。是求之爲人與猶近。與在簡絕遠。沈君說未爲是也。不知所以裁之。謂弟子學  
已成章。嫌己淺薄。不知所以裁之也。此正謙幸之辭。其弟子之當裁制。自不言可知。世家不知上  
有吾字。皇本裁之下有也字。○注。簡大至途歸。○正義曰。簡大。爾雅釋詁文。趙注孟子云。簡  
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沈氏濤辨僞云。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  
作穿鑿。謬矣。案下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是狂簡亦有爲之人。但務爲高遠。所  
言或不副其所行。非有所穿鑿也。包咸子罕篇注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此則不知而作。豈謂  
弟子所爲乎。焦氏循論語補疏。妄作穿鑿。申解斐然。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此或得孔義。然亦  
謬矣。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是以不知爲弟子不知也。於義亦隔。云途歸者。終言之。  
孔子反魯。在  
哀十一年冬。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正義曰

釋詁。念。惡也。希。罕也。並常訓。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

夷叔齊之行也。皇疏云。舊惡。故憾也。人若銜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

己。己不怨錄之。所以於人怨少也。邢疏云。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也。毛氏奇

齡四書改錯。此惡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即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之念。因之恩怨

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張文憲曰。魏書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  
嘗失禮於景伯。景伯署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會勸劉勳殺王廣之。及勳亡。  
肅反依廣之。而廣之感且契賞。且啓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然則此惡字。並解  
作怨也。案毛說與皇疏合。惟怨字當從邢疏。以爲人怨恨也。朱子集注云。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案集注亦是。會子立事云。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即此義。○注。伯夷至國名。○正義曰。伯叔。少長之字。夷齊。其名也。皇疏謂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諱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惟智作致。與義疏合。案諡法解。夷齊並為諡。然古人無以字居諡上者。困學紀聞引胡明仲曰。彼已去國。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齊。亦名而已矣。其說良是。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爾雅釋地。孤竹列於四荒。郭注。孤竹在北。孤與孤同。據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竹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乞之

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正義曰。乞。猶求也。左傳廿六年經。公子食如楚。乞師。杜

省。齋與鬻同。儀禮聘禮注。以醴醢為陽醴。肉為陰醴。遠穀言。是其以醴為之。說文。酸。酢也。關東謂酢曰酸。酢即醋字。禮記內則和用醴。釋文。酢也。周官疾醫五味醴酒。飴蜜薑鹽之屬。注

云。醴則酸也。古酸用梅。疑即加之於醴。故醴味酸。士昏公食大夫所云醴醬。據注云。以醴和醬。則是加醴於醬也。醬不必皆加醴。故有芥醬。明醬醴醬醴醬之別。廣雅釋器。醴。醋也。醴與醴同。論語釋文。醴亦作醴。郊特牲內則天官釋文同。釋名釋飲食。以醴多汁者為醴。醴。澆也。惠氏士

奇禮說。遂以醴醬為一物。又謂古無醋。其說並謬。乞諸其鄰而與之。不為直者。乞諸其鄰。而冒

為己物以與人。人知與之為微生。而不知為鄰。所以不得為直。若乞諸鄰。而稱鄰以與之。此亦厚

德。無所可譏矣。○注。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尾生。師古曰。即微生高微生故也。戴策蘇代曰。信如尾生高。又曰。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蘇秦曰。信如

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柱而死。淮南犯論說林並載此事。高誘注云。魯人。則微生蓋嘗經自守者。故當時或以為直也。尾與微通。書堯典鳥獸。尾。史記五帝紀作微。是其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曰。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匿

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正義曰。釋文云。一本案陸所見無子曰。與上章合為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為非也。爾雅釋詁。匿。微也。舍人注。匿。藏之微也。說文。匿。伏也。伏若伏命之伏。謂隱藏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卒於孔子後。漢劉歆稱其好惡同於聖人。即指此文之類。○注。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邢疏云。便僻。其足以為恭。謂前御俯仰。以足為恭也。臧氏庸拜經日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

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曾子修身篇。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文王官人篇。華如諛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窳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舉。足恭而口聖。口聖即巧言也。詩板無爲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御爲恭。孔注言足恭便僻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爾雅釋訓。遽條。口柔也。威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口鏡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鄭玄曰。便。辨也。謂佞而辯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斷斷然矣。案臧說。深得此注之義。管子小匡篇。曹孫宿之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辭結。結與給同。史記五宗世家。趙王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又曰者列傳。纖趨而言。索隱曰。纖趨猶足恭也。顏師古漢書景十三王傳注。足恭。謂便辟也。李賢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皆讀足如字。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此讀足爲將樹反。見陸氏音義。仲尼燕居。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子曰。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據鄭注義。則給如供給之給。謂足也。故鄭引足恭說之。此義亦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自敘篇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案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兩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單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丘傳。說者疑左與左丘爲二。作國語者左丘明。作左傳者別一人。與史漢諸文不合。非也。左丘明雖爲太史。其氏左丘。不知何因。解者援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爲氏。則但當氏左。不當連丘爲文。亦恐非也。周官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侯國羣臣秩差降。太史當止以士爲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義正

曰。季路。即子路。季者。少長之稱。閻氏若璣四書釋地又續。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尙德也。侍者。釋文云。侍。承也。釋名釋言語。侍。時也。尊者不言。常於時供所當進者也。鄭注云。盍。何不也。案爾雅釋言。盍。盍也。郭注。盍。何也。何與何不。語有詳略。各者。說文云。各。異詞也。夫子欲規二子之志。故問其何不各言之也。願者。有志而未逮之辭。爾雅釋詁。願。恩也。裘者。說文云。裘。皮衣也。裘即裘字。凡裘服。毛在外。故有加衣以襲之。衣裳猶衣裳。皇邢各本。衣下有輕字。阮氏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

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雅也。篇衣輕裘。而誤衍輕字。錢大昕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考北齊書唐豔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豔云。朕意在車馬衣裳。與卿共做。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于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裳。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裳共乘服。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白虎通三綱六紀云。朋友之交。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下引此文至做之絕句。唐豔傳同。言己與朋友共用至做也。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做之而無憾爲一句。似做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晰。說文。共。同也。又俞。敗衣也。共中。象衣做之形。做。故也。一曰敗衣。今經傳訓取之字。皆作做。是從或義也。皇本作弊。乃通用字。施勞者。朱子集注云。施者。張大之意。案施勞與伐善對文。禮記祭統注。施猶著也。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美。謂不誇大其美也。善言德。勞言功。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是也。禮記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荀子君子篇。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二文所言。卽顏子之志。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若無若虛。卽無伐無施之意。吾友謂顏子。顏子未得位。未能行其所志。故嘗以其所願從事之也。○注。憾恨也。○正義曰。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注。不自至於人。○正義曰。伐訓稱者。引申之義。左襄十三年傳。小人伐其技以獨君子。杜注。自稱其能曰伐。皇疏云。願己行善而不自稱。欲簪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案孟子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孔子亦言擇可勞而勞之。是勞民非政所能免。今但言不施以勞事。然則將可勞者亦勿勞之乎。於義爲短。今所不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孔曰。懷。歸也。** **正義曰。老者。人年五十以上之稱。爾雅釋詁。老。壽也。少者。禮記少儀目錄。少猶小也。趙岐孟子萬章注。人少。年少也。諱詩外傳。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植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據韓傳所言。則朋友謂其年位與夫子等夷者也。信者。禮記經解云。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竊謂子路重倫輕利。不失任卹之道。義者之事也。顏子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仁者之事也。夫子仁覆天下。教誠愛深。聖者之事也。○注。懷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止也。釋言。懷。來也。並與歸訓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正義曰。已矣乎者。歎辭。已。止也。大學記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獨者。人所未及知。而已所獨知之之時也。意有善惡。誠意者。於意之善**

正義曰。已矣乎者。歎辭。已。止也。大學記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獨者。人所未及知。而已所獨知之之時也。意有善惡。誠意者。於意之善

者好之。意之不善者惡之。惡不善。正是葆其善。故君子之於改過。尤亟學也。人凡有過。其妙也皆藏於意。故能自見。能自見而內自訟。則如惡惡臭。必思所以去之。夫子言惡不仁之人。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內自訟者如此。所謂誠意者如此。否則見其過而不能自訟。即是自欺。自欺則非誠意矣。夫子數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及此又有未見能自訟之數。蓋改過爲學者至要。而亦至難。故非慎獨。不克致力矣。所以云未見者。察之於色與言。觀之於所行事。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也。○注。訟猶責也。○正義曰。訟訓責者。引伸之義。廣雅釋詁。訟。責也。齊卽責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正義曰。凌氏釋典故。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大戴禮會子制言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耨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爲秉德之士存焉。卽此必有忠信之意。察忠信者。賢之至美者也。然有美質。必濟之以學。斯可祛其所蔽。而進於知仁之道。故子以四教。先文行於忠信。行卽行其所學也。韓詩外傳。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故學然後知不足。卽此義也。釋文云。焉如字。衛瑾於虞反。爲下句首。皇疏引衛說云。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可使如丘也。案訓焉爲由。其義甚曲。武氏億經讀考異。焉猶安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如我之好學也。此亦以焉屬下句。其義較衛爲順。當並錄之。

### 卷七 雍也第六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雍也爲第三篇。此僞本不足據。

#### 集解 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注。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正義曰。周官擇人注。面猶鄉也。人君嚮明而治。故位皆南面。鄭此注云。言任諸侯之治。與包同。說苑修文篇。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與包鄭說微異。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兼天子諸侯言之。古人爲學。皆以盡倫。學也者。效也。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推之昆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卽莫不各有當學之事。舍人倫。無學也。學修於己。自能成物。而得勢以行其所學。故能措施裕如。中庸所謂道前定則不窮者也。大學言格物致知。而極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皆天子諸侯之所有事。而列於大學之目。此正言人盡倫之學。若曰爲君而後學爲君。爲臣而後學爲臣。則當其未學。便已廢倫。一旦假之以權。其不至於敗乃事者幾希。孟子謂士志仁義。不能殺一無罪。此亦指天子諸侯言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以位言之。



舉位則德自見。蓋德必稱其位。而後為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位之差。即德之差。其德能為天子而為天子。則舜禹之由登庸而進也。其德能為天子諸侯。而僅為卿大夫。或僅為士。則孔孟之不得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苟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即仲弓。夫子議禮考文作春秋。皆天子之事。其答顏子問為邦。兼有四代之制。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嫌於自任者。正其學之分內事也。夫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其辭隱。其義顯。包鄭均指諸侯。劉向則謂天子。說雖不同。要皆適也。近之儒者謂為卿大夫。不兼天子諸侯。證引雖博。未免淺。劉聖言。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摘輔像曰。仲弓儼明情理。可以為卿。彼自為文。不足證此。

仲弓問子桑伯子。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

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孔曰。居身敬

肅。臨下寬略。則可。包曰。伯子之簡大簡。子曰。雍之言然。正義曰。鄭注云。子桑。秦大夫。以公孫

也。知人能舉善。並無行簡之事。鄭此說。未可據也。莊子山水篇。孔子問子桑學云云。其曰桑學又

曰。舜之將死云云。釋文。擊音戶。本又作擊。音于。李云。桑姓。辱其名。隱人也。或云姓桑擊。又

名隱。釋文所載二說。以前說為是。至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為友。楚辭涉江篇。以接輿桑

扈並舉。擊戶屬音近通用。與孔子同時。漢書古今人表。列於周顯王之世。非也。王逸楚辭注。謂

桑扈為隱士。與莊子李注同。則通志氏族略以為魯大夫者。亦非桑氏伯字。下子字。為男子之美稱。

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者之稱。如子沈子。子公羊子之例。楚辭云。桑扈臙行。王逸注。去衣裸裎。

効夷狄也。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

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仲弓曰大簡。此即孔子所指為簡之

事。當時隱者多是如此。仲弓正之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居敬則有禮文。禮毋不敬也。居敬。即大舜之共己。行簡臨民。即大舜之無為而治。此足見仲弓成己成物之學。與隱士有異。說苑所謂仲弓適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者是也。朱子或問。謂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此說亦是。皇疏此節與上章別。邢疏則聯上為一章。說苑云。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云云。是以此節仲弓所言。為可使南面之證。足知當日弟子類記。不為無意。○注。伯子書傳無見焉。○正義曰。王未考莊子楚辭說苑。又不從鄭。故云未見。○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正義曰。皇本無。孔安國曰。以可為美辭。非經旨。○注。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正義

曰。爾雅釋詁。簡。大也。寬大之治。有似疎略。毛詩匪風傳。享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煩與簡相反。夫子以居上不寬。爲不足觀。又言寬則得衆。是亦尚行簡之意。是故居敬則有威儀可觀。行簡則不大聲色。於以化民。民自能順帝則。又且用得其實。衆職咸理。此居敬行簡之所以爲可也。若不能居敬。而所行事又簡。在己已無法度可守。所行必至怠惰。或更放誕無禮。斯臨民亦必綱紀廢弛。而不可爲治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凡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

其理。不易移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正義曰。說文。發。吉而免凶也。從天從彳。天。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言不能免凶也。短命者。言顏子受命短也。

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未著卒之歲年。家語弟子解。始云三十二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鎔尙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

之後。按辯。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紅氏永鄉黨圖考同。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列傳但云蚤死。夫五十以下而卒。皆可謂

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子

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又史記孔子世家。何不出圖。落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

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二。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尙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也。

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案臧說甚核。毛氏奇齡稽求篇。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並略同。但與李錯說差少一年。今更無文定之也。又案秦漢人

說顏子卒年。本多乖互。列子力命篇。顏子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淮南子精神訓。顏淵夭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死。後漢書郎顛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以顏子卒年爲十八。此真

異說。非可據也。三國志孫登傳。權立登爲太子。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夭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亦以顏子卒年未至三十三。則或與家語同。未可知也。皇本問下

有曰字。釋文云。本或無七字。卽連下句讀。俞氏樾羣經平議。謂既云七。又云未聞好學。於辭複。此與先進篇語有詳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七字。當據釋文或本訂正。○注。凡人至復行。○正義曰。

卷七 雍也第六

喜怒者。七情之發。凡人任情。多致違理不中節也。但喜雖違理。無所傷害於人。故夫子專以怒言之。春秋言君子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是喜雖違理。不失為君子。若怒則不宜違理也。左宣十七年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杜注。易。遷怒也。蓋喜怒當其理謂之類。類者。比也。若遷怒。則不依其類而違理矣。顏子好學能任道。故善養其氣。而幾於中和也。遷移見廣雅釋言。此常訓。易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此注言有不善。未嘗復行。即本易傳。過者。謂或過中或不及中也。中庸云。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當未擇時。不能無過中之失。及得善而服膺弗失。所以能不貳過。此顏子思誠之學。以人道合天道者也。是故言天行者。不能無羸縮陵歷之異。水旱沴鬱之災。而於穆不已。不遠能復。故於復見天地之心。益初至四互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改過能有益也。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顏子好學。亦能體復。故夫子易傳獨稱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為八十

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鄭曰。非冉

有與之太多。正義曰。使者。夫子使之也。此與原思為宰。不必同在一時。弟子類記之。以見聖人取

穀實也。粟本禾米之名。諸穀亦得稱之。請粟。是請於夫子。與粟五秉。則冉有自以藏粟與其母也。

言粟五秉。則與釜與庾不言數。是為一釜一庾矣。適齊者。爾雅釋詁。適。往也。此常訓。周急者。

禮記月令周天下注。周謂給不足也。周官鄉師職。調萬民之難。鄭司農云。調讀為周急之周。明周

嗣同也。李賢後漢書王丹傳注。周急。謂周濟困急也。注。子華至曰釜。○正義曰。鄭此注與馬

同。見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公西是兩字氏。鄭目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釜為融或

字。見說文。考工記粟氏為量。量之以為融。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融。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鄭注粟氏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依左氏文為說。○注。十六斗曰庾。○正義曰。說文。斛。量也。庾。卽斛字段借。考工記陶人庾實二一。厚半寸。注。豆實三而成鬴。則鬴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戴氏震補注。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鬴。庾與鬴。音聲相通。傳注往往為濶。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馬氏宗瓊左傳補注引戴說。又云。案庾鬴濶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鬴。鄭注今文鬴或為濶。康成但謂其音同庾。非謂鬴卽

庚也。論語包注。直云十六斗曰庚。始爲斂爲庚矣。元凱注左傳。混庚爲斂。正義反援儀禮正之。且以庚爲瓦器。非量器。尤爲謬說。今案左昭二十年傳。粟五千庚。賈逵注。十六斗爲庚。此元凱所本。魯語缶米。韋昭解云。缶。庚也。亦誤以爲瓦器。又引聘禮曰。十六斗曰庚。此用儀禮今文以庚與斂同。故直引聘禮作庚。小爾雅。量云。二釜有半謂之庚。其誤與包咸同。藝文類聚八十五引鄭此注云。六斛四升曰庚。文有譌錯。當據考工注文正之。又廣雅釋器云。區四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斛。釜爲六斗四升。則釜十曰鍾。當得六斛四斗。鍾十曰斛。當得六十四斛。此說斛數太多。未知所本。○注。十六斛曰乘。○正義曰。聘禮記十六斗曰斂。十斂曰乘。鄭注。乘十六斛。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乘之言方也。方者。大也。量之最大者也。

原思爲之宰。包注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包注曰。

九百。九百斗。辭。辭讓不受。注。弟子至邑宰。○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鄭目錄云。魯人。

子仕魯時。子思方十七八歲。未任爲宰。家語三字。當是二字之譌。鄭此注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案孔子五十二歲。始仕魯爲中都宰。五十三歲進位爲司空。

司寇。五十六歲去位。則此原思爲宰。蓋在孔子爲司空司寇時也。包氏止就司寇言。舉最後之官。意中兼有司空。與鄭義同。云原憲爲家邑宰者。晉語云。官宰食加。韋昭注。官宰。家臣也。加。

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與包此注合。加田當謂采地。原憲爲家邑宰。明此與粟爲食加矣。儀禮喪服斬衰章疏。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余爲孟氏郈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持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

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賈氏此言最晰。諸書言孔子仕魯。不言采地。則止有家相。不得有邑宰。包章之說。未可據矣。○注。九百至不受。○正義曰。云九百九百斗者。孔以意言之。

胡氏紹勳拾義。案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云。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予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粟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然則周時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紅氏承纂經補義云。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據紅氏說。古農夫百畝。合今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如孔注以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

所收之數。原思何又嫌多而辭之。或九百爲九百石。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子爲小司寇。卽下大夫。其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士。當得四百畝之粟。又收粟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圭田。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爲四百五十畝。以漢制畝收粟

一石半計之。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石合斛。一石為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粟。不足百斤。二斛約重一石有半。是百畝收百五十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為八百斛。加圭田五十畝為一百斛。共得九百斛。案胡說近理。因並箸之。云辭辭讓不受者。說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辭。不受也。辭。訟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作辭。

**注** 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鄭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正義曰。鄭注云。毋止其辭讓也。

士辭位。不辭祿。案說文。毋。止之詞也。古人祿皆以粟。故注以祿解粟。此與上章請粟。為私與之粟。不同也。有位則有祿。義所當受。不得辭。惟辭位。乃無祿耳。鄭以毋字絕句。武氏億經私讀考異。謂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毋以亦連下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毋與無通。無訓為不。連下讀。與武又異。而義亦遜。○注。五家至為黨。○正義曰。說文。曉。國離邑。民所居也。國離邑者。言鄉為國所附麗之邑也。釋名釋州國。鄉。向也。衆所向也。玉篇。鄉。廣雅云居也。一曰五百家為鄉。今作黨。據說文。黨從尙黑。訓不鮮。則段借也。周官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注。黨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又遠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四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鄴。五鄴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注。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案此。則鄰里鄉黨。實兼鄉遂之制。各舉二者。以概其餘。玄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注** 犁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

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會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正義曰。皇疏載一說。犁

犁。又力兮反。耕犁之牛。此六朝經師解讀之最可據者。說文。騂。耕也。耕。騂也。互相訓。犁

即騂省。古有人耕牛耕二法。孔門弟子。如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名字都是相配。惠氏士奇禮

故犁牛為耕牛。犁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醇騂而角論粟。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

禮。然天下未有敢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為山川用騂牲。諒矣。何休

云。別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為天牲。先從叔丹徒君駢枝云。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

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未有敢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非所以

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買牲而共之。後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為禮。未有起於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微賤。至於得國而止。五德視三公。四禮視諸侯。故有山川

之喻。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執者。仲尼子弓是也。揚倓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焉。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仲弓德行。亞於顏淵。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謹案駢枝此義甚精。南齊祭祀志。建武二年。何休之奏。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前軍長史劉綸議語云。犂牛之子云云。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修之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尙也。則禮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考修之議謂此山川。爲山林川澤。羣祀之小者。與四望不同。四望者。五嶽四嶺。其祀尊。故各用其方色。山川。其祀卑。則各從所尙用之。明堂位夏后氏牲尙黑。殷尙白。周駢剛。駢本周所尙。故此山川得用之也。四望山川。不在陰祀之列。故鄭注牧人不數之。駢枝謂望祀南方山川用騂。是山川亦用其方之色。與四望大祭同。此騂牛但舉南方。與何說異。何謂山川用牲。各從所尙。考之經傳。未有所徵。則當以駢枝爲然也。若然山川用騂。而牧人云凡外祭毀專用尙。外祭兼有山川。被謂毀除殃咎之祭。非正祭。說文。市居曰舍。捨。擇也。諒別。今經典多段舍爲捨。○注。犂雜至之美。○正義曰。云犂雜文者。王氏引之經義。聞。犂與駢對舉。犂者。黃黑相間之名也。魏策。驪牛之黃也。似虎。驪與犂通。犂之爲驪。猶黎之爲驪。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青驪。東山經。驪。鱗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牛似虎文者。則犂牛卽驪牛矣。廣韻。驪。黑而黃也。驪亦與犂通。然則犂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淮南說林篇。疑屯犂牛。既科以檜。決鼻而羈。生子而羈。戶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犧與犂相對爲文。魯頌閟宮傳。犧。純也。曲禮鄭注。犧。純毛。則犂爲不純色者矣。故高注曰。犂牛不純色。引論語云云。據此。則雜文之訓。確不可易。月令曰。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山川之祀。亦用純色。而不純者不用。此正與論語義合。今案法言脩身篇。或問犂牛之糞。與玄駢之糞。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割羊刺豕。罷質糞師。惡在犂不犂也。此亦以犂牛爲雜文。與淮南同。其實論語犂牛。卽是耕牛。東山經借犂爲驪。與此犂牛字同實異。不得援以爲證。且駢此說全不可信。且卽有之。而稱子之笑。必及其父之惡。長者所不忍言。而謂聖人能出諸口乎。然則以犂牛爲耕牛。以耕牛爲喻微賤。其說信不可易。云駢赤也者。效特牲云。牲用駢。尙赤也。明堂位周駢剛。注。駢。赤色。草人職云。駢剛用牛。注。故書駢爲駢。杜子春擊讀爲駢。謂地色赤。案說文。駢。赤剛土也。从土儻省聲。此卽草人駢剛之義。謹正字。段駢字爲之。與明堂位駢剛。駢爲正字異也。說文馬部無駢。徐鉉新附字作駢。云从馬儻省聲。云角者角周正中犧牲者。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釋名釋形體。角者。生於額角也。何休公羊傳三十一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籩粟。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嶺角尺。籩粟者。言其堅細。角以細小爲貴。故握大於籩粟。尺又大於握也。此祭山川。當用角尺。皇疏云。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

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角為周正。如春秋聽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曰觶。則不正矣。此言角雖合度。然稍有偏損。亦為不合用也。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義。古或以羲為之。又說文。牲。牛完全。凡鳥獸用於祭祀。皆謂之犧牲。引申之義也。辨角合禮。故言中犧牲也。云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者。此言人欲勿用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據王說。則此注之乎二字。即釋諸字也。云言父雖不害。不害於子之矣者。此魏晉人誤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云云。賤者。微賤之稱。夫子亦自言少賤。非謂其行有不善也。家語弟子解。乃云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家語為王肅所亂。不足取證。論衡自紀篇。母犂犢醉。無害犧牲。祖獨齋清。不妨奇人。魃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以伯牛為仲弓父。必有所本。伯牛寢疾。豈為惡行。可知家語及此注之謬。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顏子體仁。未得位行道。其仁無所施於人。然其心則能不違。故夫子許之。日月時而不變。至者。謂每一日皆至仁也。一日皆至仁。非謂日一至也。積日成月。故曰日月至。○注。

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言日月至。則非終日終月不違仁。故注以暫言之。云移時者。天有四時。每三月為一時。過三月竟則移時。皇疏云。既不遠。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為天氣一變。一變尚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荀述云。顏子不違仁。豈恒一時。將以勸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正義曰。從政謂從事於政。或據左傳。晉

之從政者。新以此從政為執政。非也。魯人使使召冉求。冉求先歸。至此。康子始問三子從政。則由求之仕季氏。並在夫子歸魯後矣。果者能任事。達者能明事。藝者能治事。故皆可以從政。公孫丑以樂正子為政。疑其強有知慮多聞識。強即是果。有知慮即是達。多聞識即是藝。皇本日賜也達。曰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注。果謂果敢決斷。○正義曰。爾雅釋詁。果。勝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作慄。孫炎曰。慄。決之勝也。又引蒼頡篇。慄。恐也。恐與敢同。子路好勇。故遇事明決。為果敢也。其可使治賦。亦以此。○注。達謂通於物理。○正義曰。儀禮士昏禮注。達。通達也。此當訓。物猶事也。○注。藝謂多才藝。○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同孔所製也。藝本作執。見說文。古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人之才能。由六藝出。故藝即訓才能。冉求自任。以為小國三年。可使足

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角為周正。如春秋聽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曰觶。則不正矣。此言角雖合度。然稍有偏損。亦為不合用也。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義。古或以羲為之。又說文。牲。牛完全。凡鳥獸用於祭祀。皆謂之犧牲。引申之義也。辨角合禮。故言中犧牲也。云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者。此言人欲勿用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據王說。則此注之乎二字。即釋諸字也。云言父雖不害。不害於子之矣者。此魏晉人誤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云云。賤者。微賤之稱。夫子亦自言少賤。非謂其行有不善也。家語弟子解。乃云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家語為王肅所亂。不足取證。論衡自紀篇。母犂犢醉。無害犧牲。祖獨齋清。不妨奇人。魃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以伯牛為仲弓父。必有所本。伯牛寢疾。豈為惡行。可知家語及此注之謬。

民。其藝可知。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閔子騫賢，故欲用之。正義曰：史記弟子

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鄭目錄云魯人。玉篇：郟，魯季氏邑。論語作費。或作郟。○注：費，季至用之。○正義曰：左傳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費為季氏邑也。顧氏棟高

春秋大事表：費邑有二。魯大夫費陔父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紅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費伯帥師城郟。郟亦在魚臺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

今之費縣治祊城。于欽齊乘謂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為季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為一。非也。邑宰數畔。謂南蒯公山弗擾之類。如注所言。季氏當指康子。以上章康子問三子從

政觀之。此為康子無疑。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孔曰：不欲為季氏宰。託使者善為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陸氏釋文曰：

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阮氏元校勘記史記無則吾二字。與鄭本同。○注：不欲至召我。○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閔損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不仕大夫。卽指此辭費宰言。家語執轡篇載

閔子為費宰。問政於夫子。與論語顯背。此可知其偽矣。毛氏奇齡改錯曰：夫子一門。多仕季氏。卽夫子已先為季氏史。為季氏司職吏。閔子祗以費本巖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

之頗堅。觀其居喪未終。要經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案毛說固是。然閔子實不欲臣季氏。與由求諸人異。所謂君子之行。有不同也。史傳稱其不食汙君之祿。與上句不仕

大夫。互文見義。明此大夫亦汙君之類。故不欲仕。不得援要經從政。謂此辭宰。但以難任故矣。云說令不復召我。說卽辭也。或謂辭。與原思辭宰之辭同。辭。亦通。○注：去之汶水上。

欲北如齊。○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曰：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瑯邪郡。朱虛下曰：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是汶水有二。此水經由齊魯界上。閔子所指之汶。未知確在何處。

水經汶水注云：汶水經鉅平縣故城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云魯道有蕩是也。王氏昶說齊魯往來孔道。實在贏博。當今寧陽東平開。則意汶上亦在贏博。說頗近理。閔氏若據釋地引會彥和曰：

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

濰者。青州之汶也。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

執其手也。正義曰：說文：牖，穿壁也。以木為交窗也。從片戶甫。譚長以為甫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段氏王裁注：交窗者。以木橫直為之。卽今之窗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此

卷七 雍也第六 一一九



則互明之。必言以木者。字從片也。古者室必有戶有牖。牖東戶西。皆南鄉。毛詩傳曰。向。北出牖也。北或有穴通明。至冬塞之。然土虞禮。祝啓牖鄉。鄭注云。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牖屬。是南牖亦名向。土喪禮。寢東首於牖下。喪大記作北牖下。今本牖皆誤牖。非也。今案土虞禮注。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窗扇在內。故毛傳及說文以向爲北出牖。北出猶言北開。土虞禮明堂位所云啓鄉達鄉。卽廟詩之塞向。非有南牖北牖之分。古人寢居在奧。故土昏禮。御衽于奧。賡衽良席在東北止。至冬時氣塞。故今塞向。塞者。蔽也。不是北牖別有穴以通明而名向也。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牖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爲北牖下。釋文。牖本又作牖。則經文必本作牖。非作牖。可知。作牖者。鄭君所記別本。陸氏未爲作音也。孔疏所見經注皆是牖。不能辨正。且謂病者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暫移嚮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己。與鄭注違異。非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方氏觀旭偶記。說者謂古人西北隅有屏。謂之屋牖。案喪大記句人所徹廟之西北屏。舊解云。屏是屋簷也。不爲門。屏屏之義爲隱。是室隱處。惟喪事徹去其屏。爲日光備入。因而其處有屋牖之名。然則西北隅無屏。不必爲北牖一誤字。從而爲之辭。案古人平時寢處。皆在奧。病時始遷北牖下。卽君視疾亦然。毛氏奇齡謂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正得相對。若然。病者遷北牖下。而論語稱自牖執其手者。包咸謂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遷於南牖下。夫子自牖外就而問之。此是變禮。故論語特文記之。漢書龔勝傳。勝稱病篤。爲牖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控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靈書。遷延再拜。蓋勝不欲仕莽。蓋辭以疾。而惟恐使者知之。故遷於牖下。不令入室。以示不敢當尊之意。其使者則仍入戶致詔。蓋亦知其非病矣。毛氏奇齡謂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案死後遷牖下是南首。龔勝遷牖下是東首。與平時寢處無異。何言自居以死。毛說誤也。又案以龔勝傳觀之。伯牛遷牖下。亦當是東首。○注。伯牛至手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鄭目錄云魯人。聖門志龔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容何據。弟子傳又云。伯牛有惡疾。此包所本。淮南子精神訓。伯牛爲厲。說文。癘。惡疾也。厲卽癘省。毛氏奇齡臆言。古以惡疾爲癘。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癘也。故韓詩解菜苴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惡癘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菜苴。曰。亡之。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正義曰。漢書楚元王傳。蒧之命矣夫。新序

無。末蒧又聲轉。史記弟子傳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當是古論如此。白虎通情性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又言命有三科。有禮命以偶暴。禮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下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而有斯疾也。是則孔子此歎。蓋傷時無賢君。有稟之士。多致天病。與矣顏淵同意。○注。亡。

覆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正義曰。注以疾甚。知其將死。故曰喪之。吳氏英經句說。讀亡為無。云春秋傳公子曰無之。謂無其事也。此無之。謂無其理也。有斯疾。必有致斯疾者。而斯人無之也。案吳說亦通。新序言關龍逢諫桀。因囚拘之。君子引此文惜之。亦謂無其理也。顏師古楚元王傳注。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此義非是。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

回也。孔曰。簞。筒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正義曰。說文云。陋。阨陝也。陝與狹同。

里中道。從臚從共。皆在邑中所共也。藝篆又從臚省。廣雅釋詁。街。尻也。釋名。街。道也。又云。關謂之街。街為臚之變體。巷則從篆文巷省。古人稱巷有二義。里中道謂之巷。人所居亦謂之巷。故廣雅兼列二訓。顏子陋巷。即儒行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解者以為街巷之巷。非也。此

王氏念孫說。見經義述聞。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一統志。陋巷在曲阜縣關里東北。今顏子廟在焉。此出後世傳會。不足依據。○注。簞筒至所樂。○正義曰。鄭注云。

簞。筒也。此僞孔所本。說文。簞。筒也。漢律令。簞。小筐也。筒。飯及衣之器也。其字從竹。

是簞筒以竹為之。亦有用葦者。士喪禮。櫛於簞。注。簞。葦筒是也。筒兼大小。簞則止是小者。故許引漢律以簞為小筐也。說文。匱。飯器也。筐者。籍之一名。容五升。則此小筐亦容五

升矣。廣雅釋器。籩。匱也。籩。簞也。匱與簞同。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籩。問人者。鄭注。籩。盛飯食者。圖曰。籩。方曰筒。對文。簞。筒別。散文。通稱。皇本。簞。筒也。下有瓢。瓢也三字。案云。瓢。瓢

者。謂瓢為瓢也。衆經音義。十八引三蒼云。瓢。瓢。勺也。士昏禮。實四爵合盃。鄭注。合盃。破匏也。太平御覽引三禮圖云。盃。取四升。瓢。中破。然則瓢亦是破瓢為之。但此用為飲器。其容數未聞。

鄭注云。貧者。人之所憂。而顏淵志道。自有所樂。故深賢之。此注云樂道。與鄭同。趙岐注。孟子離婁篇云。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惟樂道故能好學。夫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

亦謂樂道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曰。

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注。畫。止至力極。○正義曰。說文。畫。界也。象田

者。亦為畫。故此注訓止。法言。學行。畫。是故惡夫畫也。李軌注。同。凡人志道。皆必力學。人不可

一日勿學。故於學自有不已之功。聖門弟子。若顏子大賢。猶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欲從末由。其於夫子之道。蓋亦勉力之至。然循序漸進。自能入德。奚至以力不足自諉。里仁篇。夫子云。有能

之人以曉之。張栻論語解。為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為己任者。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愚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為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南軒說即此注義。表記云。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鄭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表記之文。與此章相發。中道而廢即是斃。惟斃不得廢。廢猶言止也。入之力。生於氣。而其為學也。則有志以帥氣。志之不立。而諉於氣之不振。是自棄矣。是故君子之為學。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莫殫也。莫究也。期之終身而已。身之未亡。是力猶未盡。故夫強有力者。將以為學也。舍學而強有力。將何用焉。力之既至。而學亦至。則希聖達天之詣。力之既至。而學猶未至。則是中道而廢。亦不失為賢者之歸。當時若顏子未達一聞。而遽以早死。是亦中道而廢者也。冉求至罷頓力極。而曰力不足。則是自為畫止。非力不足可知。注中力極二字。似本表記注。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注。子曰。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正義。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為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有門人。故夫子告以為儒之道。君子儒。能識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則但務卑近而已。君子小人。以廣狹異。不以邪正分。○注。子曰。至其名。○正義曰。小人儒。不必是矜名。注說誤也。皇本作馬曰。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為何曰矣。北堂書

鈔六十六引何休注文同。當是何晏之誤。

子游為武城宰。注。包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注。孔曰。焉耳乎。皆辭。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注。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

公且方。正義曰。耳。他本或引作爾。耳爾皆辭。阮氏元按勘記。段氏說文注。並以耳為爾。爾。於此也。此者。此武城也。段云耳在古音一部。爾在古音十五部。音義絕不相混。然唐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此文皆作耳。耳訓語辭。不必從爾訓於此矣。鄭注云。俛為此宰。寧得賢人與之耳語與也。注有譌脫。莫曉其義。又云。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步道曰徑。修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謁。案弟子列傳。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聘大夫。是滅明先受學孔子。與子游同門。同門者。謂同在一師門也。步道曰徑者。說文。徑。步道也。言為人所步走之道。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曰也。周官廩人職。夫聞有徑。後上有徑。此即步道之徑。祭

義。道而不徑。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焦竑筆乘。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壚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險者。皆其證。惠氏士奇禮說。徑謂之蹊。釋名。蹊。系也。射疾則用之。故置系於正道。康成亦云。徑險射邪。射疾。禁之所以防。毒。謂不由正道。昌翎觀伺。將開竊盜之端。故橫行徑險者禁之。有相翎者諺之。則竊盜之端絕矣。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奸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登焉盜也。而昌翎觀伺。為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徑。塞其塗。奔其迹。則形勢不得為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泰而行之。以為先王之道存焉。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私闕者。謂以私事闕也。謁訓請。亦訓告。○注。武城。魯下邑。○正義曰。魯有兩武城。史記弟子列傳。會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大戴禮衛將軍文字篇注。會參。魯南武城人。澹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分別甚明。顧氏炎武日知錄。謂子羽會子。同一武城。子羽傳次會子省文。但曰武城。似非南武城。據顧氏棟高春秋大專表。在今嘉祥縣。於曲阜為西南。東武城與鄒吳接壤。在今費縣。於曲阜為東南。紅氏永春秋地理考實引彙纂云。編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一云在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窾八十里說近是。山東通志引關里志云。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子游所宰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聽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在。今以嘉祥之南武山為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為絃歌鄉者。皆循名而失實也。○注。澹臺至且方。○正義曰。弟子列傳。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云公且方者。公謂不以私事至也。方謂行不由徑。朱子集注云。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

在後為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正義曰。之反。毛本誤子反。鄭注云。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案

古人名多用之為誦助。若舟之僑。宮之奇。介之推。公罔之裘。庚公之斯。尹公之他。與此孟之反皆是。杜預左傳注。之側。孟氏族也。奔。說文作奔。云走也。走謂速走。釋名解姿容。奔。變也。

有疾變奔赴之也。門者。國門。左哀十一年傳。說此孟之側。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似謂以矢策馬。說文。策。擊馬也。策策同音假借。○注。魯大夫孟之側。○正義曰。之反為大夫。亦以慈言。○注。

殿在至為殿。○正義曰。左傳云。齊伐我及庸。孟孺子視帥右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韞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錢氏大昕榘研堂文集。古文尻髻字本作尻。殿從層得聲。

髻又從殿取聲。人之一身。髻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謀吏有殿軍之法。亦以居後為殿也。案詩采芣傳。殿。鎮也。孔疏。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愚謂髻居人後。亦以其鎮重故

名之。左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大駟商子游御夏之御。是駟本軍制。邢疏引司馬法謀帥。駕乘車大震。大震即大殿。音相似是也。魯師雖奔。而之反能在後結陳以行。所保全之功甚鉅。故注云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也。云前曰啓者。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法夫前驅啓。啓訓開。為軍先鋒。故在前也。注言此者。明啓殿皆陳法。非是奔在後即為殿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注孔曰。佞。口才也。祝鮀。

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正

曰。鄭注云。不有。言無也。祝即祝史。說文。祝。祭主贊詞者。○注。祝鮀至害也。○正義曰。周官惟大祝是下大夫。小祝。喪祝。甸祝。祖祝。皆以上為之。此祝鮀於衛。不得無大夫。注以意言之耳。

左定四年傳。先言祝鮀。後言子魚。鮀者。魚名。故名鮀字子魚。古今人表作佗。則鮀同音假借字。宋朝。謂宋公子朝也。朝初仕衛為大夫。通於襄夫人宣姜。又通於靈公夫人南子。並見左氏傳。是其善淫也。衛別有公子朝。為季札所說。許為君子。昭二十一年。曾救宋。與宋公子朝為二人。杜預注左傳。未能晰矣。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美必兼佞。方可見容。美而不佞。衰世猶嫉之。故九

侯女不惠淫。商辛惡之。褒姒不好笑。周幽惡之。莊姜之美。衛人為之賦頌人。而衛莊亦惡之。美而不佞。豈容於衰世乎。蓋美者。色也。所以說其美者。情也。如不必有可說之情。胡然而天。胡

然而帝。祇見其尊嚴而已。何說之有。故夫子歎時世不佞之人。雖美難免。夫子非不惡宋朝也。所以甚言時之好佞耳。先兄此說。即注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訓而為與。引墨子有同關善而不善。

皆以告其上。韓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臨朋之管。而皆與也。而與聲之轉。說與注異。亦通。他家疑而為不說。或謂而知通用如或也。皆未是。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注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正義

曰。說文。誰。何也。言何人能若有以問之也。上句言誰。下句言何。互相訓。出謂出室也。室室之制。外半為堂。內半為室。室有南壁。東開戶以至堂。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一切

經音義十四引字書云。一扇曰戶。兩扇曰門。何莫由斯道者。莫猶非也。說文。道。所行道也。言人日用行習。無非是道。特人或終身由之而不知耳。禮記禮器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

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彼文言人行事必由禮。如入室不能不由戶。故此文亦言出當由戶。何莫由斯道。意與禮器

同也。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

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繁露此言。以道為先聖傳授。明雖久遠無所變易。故知人必由之也。後人解何莫由斯道。謂人知由戶。不知由道。故夫子慨歎之。

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繁露此言。以道為先聖傳授。明雖久遠無所變易。故知人必由之也。後人解何莫由斯道。謂人知由戶。不知由道。故夫子慨歎之。

與繁露之旨不合。皇本戶下有者字。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

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正義曰。禮有質有文。質者。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能立

用中而達之天下者也。古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曰君子。君者。羣也。言羣下之所歸心也。子者。

男子之稱也。非有位而稱君子者。以其人有道德。可任在位也。此文君子。專指卿大夫士。下篇云。

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君子賢而已矣。何以文爲。皆就有位者言之。當時君子。非質勝文。即文勝

質。其名雖稱君子。其實則曰野曰史而已。夫子爲之正其名。究其義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言

非質備。無以爲君子矣。其無以爲君子者。以君子必用中于民。若文質偏勝。無以示民。民無所效

法。而何以爲稱其位哉。禮經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案此詩。二章言臺榭繼

擲。三章言充耳琇寶。四章言垂帶而厲。又屢言君子女。君子即都人士。言都者。君子居國中也。

詩意謂古之長民者。能備文質。與此章義相發。○注。野如至之貌。○正義曰。爾雅釋地。牧外謂

之野。說文。野。郊外也。野爲人所居。故謂其曰野。夫子言野哉由也。亦謂其有似野人。仲尼

戴居。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是文。野人有質無文。故言鄙略。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注。史謂

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是史有二。此注渾言未晰。莫曉其所主。策祝文勝質。則禮所讖失其義

陳其數是也。史官文勝質。則當時紀載。或讖爲浮夸者是也。釋文引注。文質相半也。無之貌二字。

鄭注。彬彬。雜半貌也。義同。說文。份。文質備也。引此文作份份。彬古文份。從彡林。段注。

今論語作彬。古文也。多者。毛飾畫文也。飾畫者。拭而畫之也。從多。與彤彰同意。案彬又作斌。史記儒林傳。斌斌多文學之士。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馬曰。言人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罔之生也。幸而免。包

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正義曰。皇本無上之字。晉語。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言非分

生之道。惟其身直乎。言惟直乃可生也。此即馬義。蓋直者。誠也。誠者。內不自以欺。外不以欺

人。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即直也。天

地以至誠生物。故繫辭傳言乾之大生。靜專動直。專直皆誠也。不誠則無物。故誠爲生物之本。人

能存誠。則行主忠信。而天且助順。人且助信。故能生也。若夫罔者。專務自欺以欺人。所謂自作

孽不可活者。非有上罰。必有天殃。其能免此者幸爾。鄭此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鄭以生也直。即夫子性善之旨。與馬不同。然則罔之生。便是告子所稱性不善。其實性不善。由於習爲惡。不關

性也。○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正義曰。罔本訓無。誣者皆造為虛無。故曰罔。玉篇。罔。誣也。罔與罔同。或謂經文罔之句。言無直道也。亦通。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樂之者深。注。學問至者深。○正義曰。尚書大傳言。新穀已入。饗樂已入。歲

之澤衰。人多不知學。故此言知之者。明與不知有異也。至好之樂之。更不多觀。故夫子於門人中。獨稱顏子好學。又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正謂不改其好學之樂。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亦是此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樂者。樂其有得於己也。故論語首章。即以時習之說示人。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

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注。上謂至可下。○正義曰。釋文上知音智。漢書古今人表。列知仁之目。亦引此文說之。穀梁傳元年傳。有中知以上。中知以下之文。然則此兩言中

人。謂中知矣。中人為中知。則上謂上知。下謂下也。顏師古入表注解此文。以中人為中庸。失之。孔子罕言利命仁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則是不可語上。觀所答弟子諸時人語。各有不同。正是

因人才能量為語之。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若夫性質既愚。人不能自勉於學問。是夫子所謂下愚。非惟不可語上。且並不可語之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包曰。敬鬼神而不躐。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

為仁。正義曰。務猶事也。民之義者。禮經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士者謂之人義。是也。敬鬼神而遠之者。謂以禮敬事鬼神也。表記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案尊命尊禮尚施。皆近人之事。周道與夏道。略相似也。近人而忠。即是務民之義。於鬼神稱事。神稱敬者。禮記故言

事。禮疏故言遠也。但事亦是敬。故論語此文。統言敬鬼神。夫子所以告樊遲者。正是教之從周道。左氏傳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是舉夏周道言之矣。難謂事難

也。獲。得也。謂得祿也。春秋繁露仁義發篇。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輅。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董子說此義至明。下富言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義同。獨以夫子此文論仁知。皆居位聽民之事。意  
樂運時或出仕故也。皇本問仁下有子字。唐石經初刻作先勞。磨改作先難。○注。敬鬼神而不瀆。  
○正義曰。遠者敬之。至不知所冀。雖敬亦瀆。瀆者。慢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異業。敬而  
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禘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  
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  
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瀆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禘災薦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  
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家世衰則神教與。  
其始亦以稱福示戒。而終必歸於瀆祀。以長其詭慢之罪。春秋時。如黃能實沈。多非禮之祀。在上  
者僭越無等。在下者習於風俗。競為祈禳。而不知所懲。究之獲罪鬼神。莫能微福而免於患。斯惑  
之甚者矣。惟知敬遠之義。則吉凶順逆。皆可順受其正。修其在己而不為无妄之求。斯可謂知矣。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山。○注。仁者樂如山之  
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注。包曰。日進故動。仁者靜。○注。孔曰。無欲故靜。知者樂。○注。鄭曰。知  
者自得其志。故樂。仁者壽。○注。包曰。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皇疏云。樂水樂山。為智仁之性。動靜。  
智。故能言之。所謂善言德行也。爾雅釋詁。動。作也。說文。靜。審也。靜。亭安也。義微別。  
凡與動對言當為靜。今經典通作靜。壽即壽省。說文。壽。久也。○注。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  
如水流不知已。○正義曰。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  
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  
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說苑雜言篇略同。又云。子貢  
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  
似仁。其流卑下。句偃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  
弱而微達。似孝。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  
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案此。則樂水兼有數義。注渾舉其意。而  
以治世言之。即外傳天地以成云云之旨。○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正  
義曰。韓詩外傳。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極焉。走獸休焉。四方益  
取予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苑略同。此注  
言樂如山者。言仁者願比德於山。故樂山也。安固不動。即外傳國家以寧之義。○注。日進故動。  
○正義曰。水運行不已。有進之象。君子自強不息。進德脩業。日有孳孳而莫之止。其進也。即其  
動也。易象傳。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注。無欲故靜。○正義曰。欲即聲色味臭安  
佚之欲。仁者所不能無。而云無欲者。仁者箝制其欲。克己復禮。凡視聽言動。自能以禮制心。而



不稍過乎欲。故曰無欲。無欲者。無非禮之欲也。易象傳。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思不出位。故能無欲。○注。知者自得得其志。故樂。○正義曰。知者能為世用。不嫌自厚。知有成功得志。故樂。○注。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說文。考。老也。易象傳。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厚終。謂當得壽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考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且多且治。中鑿俗嫌篇。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怒微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中論天壽篇。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穎川荀爽以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歲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北海孫期以為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辨以為二論皆非其理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臣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為少矣。此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天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

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注。言齊至之時。○正義曰。齊者。

齊。是為齊太公。太者。尊大之稱。說苑政理篇。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周武王滅紂。封太師呂望於

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陳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來朝。周

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

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

公之賢。不如伯禽也。漢書地理志。初。太公治齊。修遺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

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

又云。周興。呂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于伯禽為魯侯。呂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顏淵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醇。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殊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闕王。遺將廢。迺修六經。目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且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顏師古注。魯庶幾至道。齊人不如魯也。案周公雖封魯。猶仕王朝。身未歸魯。惟命伯禽之國就封。而伯禽亦能秉周公之教。以存王迹。故說苑漢書歸美伯禽。與此注歸美周公意同。魯俗雖衰。而殊泗之間。

王化未歇。迄休聖人之教。而俗益臻醇美。蓋所謂至於道者。其言殊有驗矣。

子曰。觚不觚。注。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觚哉。注。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為政不得

其道。則不成。注。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正義曰。云觚禮器者。燕禮。公用象觚。注。無觚是也。蓋崇義三禮圖謂觚用木。惟用木。故考工梓人制之。宣和博古圖載商周觚三十五。其形如

今銅花瓶。而腹起四棱。與禮注不合。且皆以金為之。則非梓人所司。後世偽作此無疑矣。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者。言爵觚成酒之量。鄭注禮器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斝。四升

曰角。五升曰散。特牲記注引舊說同。梓人疏引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五經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斝。斝。澁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誇訕也。

總名曰爵。並與此馬注同。考工記。梓人為飲器。觚三升。禮器疏引異義。載古周禮說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陳氏壽祺疏證謂二升當作三升。此周禮說與韓詩異。許君

異義云。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之非。鄭殿異義。以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是觚爵。觚即解。則意梓人觚三升。亦為觚三升。觚三則觚二。周禮

與韓詩無異矣。皇疏。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於爾時用觚酌酒。而沈頤無度。故王肅曰。當時沈頤於酒。故孔子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觚哉。觚哉。言用觚之失道也。毛氏奇

齡改錯云。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禮注云。觚容二升。取寡為義。詩說所云飲當寡少曰觚。則此觚命名。原與君子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矣。猶曰觚哉。又云諸

酒器皆有義。而獨及觚者。此猶燕禮極向宴樂。而其洗奠享獻。惟用一觚。亦以觚本常用。並取寡少無過之名。蓋不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即失名實耳。案毛說與王肅同。可補馬義。舊有注云。孔

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向不時成。况于大事也。此說觚為木簡。與馬異。宋氏翔鳳謂是徐氏論語隱義語。義當本鄭。亦是意為之辭。說文。觚。稜也。稜。板也。板也。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眾異。顏師古注。觚者。學書之體。或以記事。削木為

之。蓋簡屬也。孔子嘆觚。即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稜也。以有稜角。故謂之觚。班固西都賦曰。上觚稜而棲金爵。今俗猶呼小兒削書簡為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王應麟

補注史記。破觚為圓。應劭曰。觚八稜有隅者。說文通釋觚八稜木。於其上學書。又引說文云。觚。書兒。攬觚布也。據此。則觚亦作觚。廣雅釋器。籒籒籒籒籒籒也。竹木本一類。故觚亦作籒。漢書

所云攬觚之士。西京雜記傳介子好學書。嘗棄觚而嘆。即此觚也。孤有四稜八稜之異。通俗文曰。木四方為稜。八稜為觚。此析言之。若散文亦通稱。故師古以觚有六面。則六稜亦名觚矣。孔子嘆

觚。師古之說。與舊注同異不可知。或謂觚當有稜。其後無稜亦名觚。如史記所云破觚為圓之比。

此亦名實相乖。於義得通者也。○注。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正義曰。政者。正也。其身不正。如正人何。政不得成。猶疆名之。注說亦當有所本。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困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

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平。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

也。不可陷也。困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可欺也。不可罔也。困馬曰。

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正義曰。皇本有仁下有者字。其從之也也。皇本作與。

至。○正義曰。仁者無不愛也。故見人有患難則必濟之。而於仁人尤所親念。故宰我設為此問。以

見仁道之至難也。俞氏樾平議。謂井有人。為井中有仁道。從之者。行仁道也。或謂井有仁。即井

有人。仁與人同。並通。○注。逝。往也。爾雅釋詁文。往視之者。思所以出

之也。不肯自投從之者。徒傷其身無以救人。故不肯也。俞氏樾平議。謂逝為折。云君子殺身成仁

則有之。故可得而摧折。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此義亦通。○注。可欺至投下。○正義曰。可使往者。

言使往救之也。孟子亦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方者。義也。以義責君子。君子必信

而從之。然非其道。則亦難罔之矣。蓋可欺者仁也。不可罔者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夫滔滔天下。

非人誰與。色斯之舉。可以錐集。公山佛胥之往。南子之見。是可逝也。可欺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是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困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

子字。兩得。臧氏琳經義雜記。君子乃成德之稱。不嫌其違畔於道。顏淵篇。此章再見無君子字。

知此亦無有者為得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後漢范升傳。亦無君子字。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天下

達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端弗學矣乎。於何

學之。曰於文。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

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喻之。不啻相依

焉。而攜我以舉之。接我以履之也。舜之大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同。其所德者。不同也。

堯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所以載道。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所

德。若或聞而知之矣。徵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緩也。

察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聖所傳之遺籍。是也。文所以載道。而以禮明之者也。禮即文之所著以

行之者也。博學於文。則多聞多見。可以畜德。而於行禮驗之。禮也者。履也。言人所可履行之也。

禮箸於經曲之大，而慎於視聽言動之際。凡人能以所行。納於軌物。而無所違。是之謂約。約者。約東。非謂省約。與上博字爲反對也。之者。此也。謂此身也。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復者。反也。約反之於禮。是爲約矣。他日顏子言夫子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禮即復禮之教也。是故博文即大學之致知格物。約禮即大學之誠意正心格身。人非博學。無由約禮。故夫子言誦詩三百。不足升傳引孔子。然徒事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後世文人記誦之習。或有文無行。非君子所許也。後漢范厥字。唐石經初刻作版。後磨改。說文。版。反也。畔。田界也。義異。經典多段畔爲版。左昭廿一年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版。公牟經作畔。○注。弗畔不違道。○正義曰。禮者。禮之所以行也。人違道與否。不可得知。但已博文約禮。由其外以觀其內。亦可不致違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安國等以爲南

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

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見寡小君。寡小君欲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絳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有罰乎。曰

有。曰。焉謂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謂如何。孔叢子儒服篇。創爲異說。以夫人與於大饗。當時南子饗夫子。夫子亦弗獲已。果爾。則禮

所應見。子路何爲不說。且論語史記。但言見南子。不言南子饗夫子。毛氏奇齡改錯曰。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亦

並非相見即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夫人初至。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親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親禮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大夫出行。祿獻。禮。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則否。故

禮正義謂王饗諸侯及諸侯夫亦同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有陽。以同姓而禮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親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而既則交爵存。而饗獻亦廢。至大夫親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即非之。謂禮無此文。况穀梁傳云。大夫不見其夫人。

後世儒說。何如傳文足據乎。由毛說觀之。益知孔叢之謬。不足證矣。竊謂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鐘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語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爲將諱身

行道。而於心不說。正猶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皆不說之比。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知子路不說。故告以予若固執不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即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爲亂。孟子亦言仲尼不爲已甚。可知聖人達節。非俗情所能測矣。毛氏奇齡禮求篇。夫子

卷七 雍也第六

矢之。案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直曰予所不者。不者。不見也。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為所虜正同。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為誓。正以所字相似耳。案毛解天字稍異。高誘呂覽貴因注引亦作不。說文。否從不聲。故不段否為之。厭與壓同。考文引古本正作壓。說文。壓。笮也。禮記畏厭瀕。左氏傳。將以厭眾。皆壓字。天厭之。或當時有此語。論衡問孔篇。說此文天厭之。正與毛同。而以否為瀕。解為瀕陋之行。反似子路不說。為疑夫子淫亂。紛紛詰難。均無當矣。鄭注云。矢。誓也。否。不也。鄭此注非全文。無由知其說。皇疏引繆播曰。否。不也。此言子若不用。是天將厭塞此道。樂舉曰。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所厭也。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夫道猶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厭亦否也。言聖人與天同其否泰耳。參觀諸說。矢或訓誓。或訓陳。而否為否塞。厭為厭絕。其辭同也。天未欲夫子行道。豈南子所能與。明己之往見。不過欲答其禮。而非為求仕可知。此以解子路之感。於義亦通。但師弟相言。不得設誓。矢當訓指。為指天也。王氏崧說緯。以此見在靈公卒後輒立之時。南子欲因孔子以固輒位。子路以見之似有為輒之意。而與初言正名相反。所以不說。夫子則怒而矢之。謂予如不正名。必獲天誅。其說甚誕。史記敘此文下。即云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則此見明在靈公時。江氏永鄉黨圖考繫此事在孔子五十七歲。其非衛輒時可知。至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夫子見之。與欲赴弗擾佛胖同意。王應麟困學紀聞引陳自明說同。然南蒯叛時。孔子年方二十二。子路小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宜為伯厚所斥矣。○注。孔安至疑焉。○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邪本同。釋文載集解本皆作等以為南子者。是舊為等之譌。臧氏庸拜經日記謂孔安國下。不當有曰字。孔安國等以為者。首舉孔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氏語。以道國章集解引包馬說。又云義疑。故兩存證之。可見此校極確。今依以訂正。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釐夫人即南子。淮南子秦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逼其道。鹽鐵論論儒篇。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此皆當時所傳陋說。以夫子為詭道求仕。不經之談。敢於侮聖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

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注。庸常至適今。○正義曰。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為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二說相輔而成。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

行謂之庸。常行者。卽常用是也。故讚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卽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苟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故下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真。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莊庸。桓律。夏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案執中始於堯之咨舜。舜亦以命禹。其後湯執中。立賢無方。至周官大司樂。以中和祗庸孝友爲六德。知用中之道。百王所同矣。夫子言中庸之旨。多著易傳。所謂中行。行卽庸也。所謂時。卽時中也。時中則能和。和乃爲人所可常行。故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而子思作中庸。益發明其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中庸之爲德。皆人所可常用。而極其功能至於位育。蓋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所謂成己以盡物者如此。故夫子贊爲至德。周官師氏一曰至德。鄭注。至德。中和之德。覆載持載含宏者也。下引論語此文。覆載持載。至德也。惟舜在位。能用中於民。民皆化之。顏子未得位。但能擇中庸。得善勿失。而無所用於民。所謂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也。世之衰也。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無所取法。賢知之所過。愚不肖之所不及。皆無所裁度以適於道。又甚則無所忌憚。如小人之反中庸。故曰民鮮久矣。云非適今者。適。祇也。中庸篇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矣。願人罕能久行。鄭意謂當時民亦能行。但不能久行。義遜此注。

乎。堯舜其猶病諸。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正義曰。皇本如有作如於仁。事猶爲也。見禮樂記注。言博施濟衆。何爲於仁言之。明非仁者所能矣。毛氏奇齡改錯曰。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養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以此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本。養祇發生。而春爲養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於仁。案仁訓愛。聖訓通。並見說文。爲最初之誼。通之爲言。無礙滯也。無阻礙也。是故通乎天地陰陽柔剛之道。而後可以事天察地。通乎人仁義之道。而後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義有未能明曉。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卽我之疑滯阻礙。而有所不通矣。如此者。以之自治。則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則多所拂逆。桀紂盜跖之行。無惡不作。然推究其失。祇是不通已極耳。是故天地交爲泰。天地不交爲否。泰者。通也。治象也。否者。不通也。亂象也。故通與不通。天下之治亂繫之。博施濟衆。無一人不遂其欲。以我性情通於人。並使人無乎不通。故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正義曰。皇本如有作如於仁。事猶爲也。見禮樂記注。言博施濟衆。何爲於仁言之。明非仁者所能矣。毛氏奇齡改錯曰。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養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以此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本。養祇發生。而春爲養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於仁。案仁訓愛。聖訓通。並見說文。爲最初之誼。通之爲言。無礙滯也。無阻礙也。是故通乎天地陰陽柔剛之道。而後可以事天察地。通乎人仁義之道。而後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義有未能明曉。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卽我之疑滯阻礙。而有所不通矣。如此者。以之自治。則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則多所拂逆。桀紂盜跖之行。無惡不作。然推究其失。祇是不通已極耳。是故天地交爲泰。天地不交爲否。泰者。通也。治象也。否者。不通也。亂象也。故通與不通。天下之治亂繫之。博施濟衆。無一人不遂其欲。以我性情通於人。並使人無乎不通。故

夫子以為聖。以為堯舜猶病。聖仁本用原同。故己達達人。達亦為通。特聖為成德之名。仁則尚在推暨時言。仁道大成。方可稱聖。故夫子視聖為最難。而但言仁。又以仁亦難及。而先言恕。○注。君能至其難。○正義曰。言廣施者。博訓廣也。廣施恩惠。言君無私德能偏及也。禮運言大同之治云。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則可言博施矣。爾雅釋言。濟。成也。濟。益也。三訓此文皆通。注以濟渡為言。濟於患難。若禹治水。益焚山澤之類。堯舜者。唐虞二帝名。當時有降水。民苦昏墊。艱食鮮食。是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其難也。廣雅釋詁。病。難也。亦據引申以成義。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曰。更為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正義曰。阮氏元論仁篇。孔子論人以聖為第一。仁即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即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又曰。為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案立謂身能立道也。達謂道可行諸人也。○注。更為至於人。○正義曰。鄭注云。方猶道也。此孔所本。說文。恕。仁也。如己之心。以推諸人。此求仁之體。故恕亦訓仁。恕仁本一理。子貢未能至恕。故夫子以為非爾所及。他日問終身行之。又告以恕。皆此教也。孟子云。疆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即此近取譬之義。譬者。喻也。以己為喻。故曰近。大學言君子絮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人。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矩者。法也。即此所云譬也。絮者。結也。挈也。即此所云取也。

卷八 述而第七

集解 凡三十八章

正義曰。釋文云。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所云舊。當謂六朝舊本。所多一章。疑分子路問三軍為一章也。釋文又云。子於是日以

下。舊別為章。今宜合前章。亡而為有。以下舊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陸云宜合。但論其理。實未嘗合併也。若已合併。則為三十六章。盧氏文昭釋文攷證。以舊三十九章為釋文本。今三十八章為朱子本。則誤解陸氏原文為後人校語也。羅氏顯考異。譏陸氏宜合者兩條。總題但減其一。以為失於點對。則是舊為四十章。不合言三十九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

述之耳。正義曰。說文云。述。循也。作。起也。述是循舊。作是創始。禮中庸記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識禮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爲之。故中庸又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注。今孔子謂其時明孔子無位。不敢作禮樂。而但可述之也。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究觀古今之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言夫子所述六藝事也。故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法也。章。明也。堯舜文武。其政道皆布在方策。所謂古也。下章云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多聞多見。皆所學於古者。故又言好古敏以求之也。若然。孟子云孔子作春秋。春秋是述。亦言作者。散文風稱。如周公作常棣。召公述之。亦曰作常棣矣。信者。知之明。不信。必不能好。故言篤信好學也。竊者。廣雅釋詁云。私也。夫子謙言。不敢顯比老彭。故言私比也。老彭。殷大夫。夫子亦殷人。故加我以親之。○注。老彭殷賢大夫。○正義曰。大戴禮虞戴德云。昔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漢書古今人表。列老彭於仲虺下。仲虺即仲傀。是老彭爲殷初人。包氏此注。當即本戴記也。鄭注云。老。老聃。彭。彭祖。老聃。周之大史。以老彭爲二人。與包義異。漢書敘傳。若允彭而偕老兮。師古注謂彭祖老聃。此老彭爲二人也。鄭語彭姓。彭祖爲祝融之後。城於商。楚辭天閭。彭鏗樹雉帝何饗。王逸注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史記五帝紀。禹泉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僉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則彭祖是堯臣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貞索隱曰。按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爲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則老子是周史也。既老子是史官。意彭祖在堯時亦是史官。故夫子欲竊比此二人矣。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以彭祖爲兩人。與鄭語及五帝紀不合。至入周爲柱下史。則以彭祖爲數百歲人。並恐傳聞之誤。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諸篇。以老彭彭祖爲一人。邢昺疏論語。謂彭祖於堯時封彭城。又云卽老子也。以老彭彭祖老聃爲一人。說與包鄭又異。尤未是也。老子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又云。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去。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又云。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乘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讓。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案老子之學。源出黃帝。故漢人多以黃老並言。宋氏翔鳳發微云。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卽居敬。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卽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卽修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清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屢稱聖人。卽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大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曰大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又云。論語不曰彭老。而曰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也。至三朝記稱商老彭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藏之學。故稱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案宋君發明老子之學是也。其以彭程爲殷人。則沿世本之誤。而以三朝記老彭爲二人。亦是彊經就我。其他謂孔子贊易。多取於歸藏。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則顯然違異。今皆刪佚。不敢著之以誤來學。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

默者。王逸楚辭惜賢注云。寂也。識者。記也。詩書禮樂。士之正業。皆須諷誦。若博學無方。既非家有其書。則惟宜默識之也。下篇云。多見而識之。亦謂默識也。厭。說文作厭。飽也。引申之。訓足。訓棄。夫子自強不息。日有孳孳。不如年數之不足。故能不厭於學也。倦。說文作憊。勞也。廣雅釋詁。券。勞也。止也。何有於我。言二者之外。我無所有也。下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觀彼文則學不厭。教不倦。乃夫子所自任。何有於我。乃辭聖仁不敢居之也。下篇出則事公卿章。何有於我。義同。○注。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注有譌文。當以行字句絕。我字重衍。鄭謂他人無是行。夫子乃獨有之。與上篇爲國乎何有。於從政乎何有。何有。皆爲不難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曰。夫子常

以此四者爲憂。正義曰。說文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修。治也。五常之德。人所固有。當時修治。則德日新。大學記所云明明德。是也。學之不講者。汪氏中述學云。講。習也。習。肄也。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禮樂同物。誦之。歌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恒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友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於文講從言。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徒。說文云。從。說文云。從。徒。義崇德也。荀子大略篇。君子之學如鏡。婦

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亦言君子能徙義也。易象傳。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二者費能力行。故有取於風雷。否則習為不善。而不復進於德矣。故夫子深憂之也。任氏中經義知新記。講字古音講。修講一韻。徒改一韻。皇本修作脩。又每句下。皆有也字。○注。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正義曰。北堂書鈔藝文部四引鄭此注云。夫子常以為憂也。此孔所襲。四者。是夫子誨人之語。而云吾憂者。正恐教術或疎。致有斯失。故引為己責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馬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正義曰。釋文云。燕。鄭本作說文。寔。安也。寔本字。燕。鳥名。蓋段借也。禮記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二篇。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此皇疏亦云燕居者。退朝而居也。○注。申申天天。和舒之貌。○正義曰。皇疏引詩云。桃之夭夭。即矣舒義。月出舒天紹令。亦以天紹為舒之姿也。廣雅釋訓。妖妖申申。容也。妖與天同。胡氏紹勳拾義。漢書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敎之貌。此經記者先言申申。後言天天。猶鄉黨先言踧踖。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敬。天天言其和。馬注申申亦訓和舒。失之矣。案胡說是也。漢安世房中歌。敎身齊戒。施敎申申。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東從曰自持也。是申有約束之義。申申如者。所謂望之儼然。天天如者。所謂即之也溫。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正義曰。呂覽去宥篇。人之老也形益衰。高誘注。衰。肌膚消也。說文。夢。寐而復從前之精專。故有此歎。呂氏春秋博志篇。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案周公成文武之德。致治太平。制禮作樂。魯是周公之後。故周禮盡在魯。夫不言舍魯何適。又屢言從周。故綴周之禮。其修春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與周公制作之意同也。舊讀以吾衰也久矣為句。見翟氏頤考異所引呂覽不苟注。張載正蒙揚時資吾院記。今讀或以久矣屬下句。皇本公下有也字。釋文云。本或無復字。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者。明明德親民。大學之道也。德者。少儀云。士依於德。鄭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此本周官師氏之文。鄭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履齋持載含宏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三德所以教國

子。故鄭注少儀依用之。論語此文。義當同也。言據者。據猶守也。中庸言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即據德矣。依仁猶言親仁。謂於仁人當依倚之也。游於藝者。學記云。不與其藝。不能樂學。又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鄭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游謂閒暇無事於之游。然則游者。不迫遽之意。少儀言士游於藝。鄭彼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亦本周官保氏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劍注裏尺并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釜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唐石經。游作遊。○注。志慕至曰游。○正義曰。說文云。據。杖持也。依。倚也。並常訓。道不可體。德有成形。皆清虛之論。不可以解此文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周公自稱多藝。夫子言藝能從政。而以爲不足據依。亦異乎吾所聞。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曰。正義

修與脩同。謂以脩爲摯見其師也。周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臘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臘臠臠之事。鄭注。薄折曰脯。種之而施薑桂曰餼脩。臠名臠。斂食。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鄭注。屈中曰胸。此弟子行束脩於其師。亦當如置脯脩之法。左胸右末執之。稱束者。少儀疏云。束脩。十脡脯也。以非一脡。故須束之。孔氏廣森經學厄言。禮薦脯五臠。凡作脯之法。皆以條肉中屈之。五臠則爲胸者五。爲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匹者同義。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隋書劉炫傳。後進實疑受業。不遠千里。然齎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是束脩爲摯禮。李賢後漢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注論語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李引鄭注。所以廣異義。人年十六爲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摯見師。故舉其所行之摯以表其年。若然。則十五以下未能行摯。故曲禮云。童子委摯而退。委摯者。委於地也。後漢伏湛傳。杜詩薦湛曰。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熱齋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仁知。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隸續金恭碑。束脩聰。皆以束脩表年。與鄭義同。若後漢和帝紀。束脩良吏。鄧后紀。故能束脩。不饒羅網。鄭均傳。束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若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束脩至行。胡廣傳。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王襲傳。束修勵節。皆以約束修飾爲義。而其字與脩通用。後之儒者。移以解論語此文。且舉李賢束脩飾之語。以爲鄭義亦然。是誣鄭矣。至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與其禦已。並是夫子教思之廣。雖未行束脩。亦誨之矣。鄭注云。誨。魯讀爲悔字。今從古。包氏慎言溫故錄。案魯論。則束脩不謂脯脡。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聖人戒慎恐懼。省察雖嚴。故時覺其有悔。案魯論義不著。包說但有意測。易繫辭傳。慢藏誨盜。釋文引虞作悔。二字同音假借。疑魯論義與古同。段悔字爲之。鄭以古論義明。故定從誨也。○注。言人能奉禮。○正義曰。注義不明。書秦誓

正義引孔此注云。束帶脩飾。當是此注脫文。其義即李賢所本。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鄭曰。孔子與人言。必

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

之。正義曰。說文云。啓。教也。從支戶聲。下引此文。又隅。陬也。淮南原道訓。經營四隅。高誘

注。隅。猶方也。一隅三隅。合爲四隅。故舉一隅。則可知三隅。反者。反而思之也。荀子大略篇。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是其義也。

劉氏逢祿述何篇。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

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皇本高麗本。鼠公武據蜀石經。一隅下有而示之

三字。文選西京賦注引同。皇本則下有吾字。○注。孔子至教之。○正義曰。方言。憤。盈也。說

文。憤。適也。二訓義同。人於學有所不知不明。而仰而思之。則必與其志氣。作其精神。故其心

憤憤然也。下篇夫子言發憤忘食。謂憤於心也。文選臚賦注。引字書曰。悱。心誦也。誦疑作精。

方言。菲。越悵也。菲與悱同。廣雅釋詁作慧。說文無悱字。新附據鄭注補。或疑悱卽說文慈字。

當得之。玉篇。悱。口悱悱。此本鄭訓。學記曰。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悱悱憤憤。

然後啓發也。記又云。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力不能問。故口悱悱也。當心憤憤口悱悱時。已是用

力於思。而未得其義。乃後啓發爲說之。使人知思之宜深。不敢不專心致志也。孟子盡心下云。君

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引者。引其緒也。又學記云。故君子教喻也。開而弗達。開而弗達則思。注

云。開謂開發事端。但爲學者開發大義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並此舉一隅之義也。不復重教之

者。言教之既不深思。則不復重教之。學記所謂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易蒙象云。初筮告。再

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注。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瀆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勸

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遂則不復告。

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和義而幹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正義曰。檀弓云。

嘗飽也。注。助哀感也。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所記。卽

夫子事。皇本連下章。而以此注繫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喪於禮容。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歌。

謂人聲與樂齊作也。何休公羊注引魯詩傳。大夫土日琴瑟。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瑟。士無故不徹

不歌。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即指夫子此事是也。鄭注檀弓云。君子哀樂不同日。又鄭志答臨碩云。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言人既以哀事哭。則竟一日。當常有哀心也。此惟弔哭在前則然。若已歌。而後聞他人之喪。則弔哭。正禮所宜矣。皇本日下有也字。論衡感類篇引亦有也字。釋文云。舊以為別章。今宜合前章。〇注。一日至禮容。〇正義曰。皇本此注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〇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

唯我與顏淵同。正義曰。新語慎微篇引此文說之云。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是行藏皆指道言。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此義。案下篇夫子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明人出處之正法。若此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但言用之舍之。不復計及有道無道者。正是維世之意。欲易無道為有道也。此惟時中之聖能之。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謂用之即可以仕也。

可以止則止。謂舍之即可以止也。顏子合符聖德。故夫子言我與爾有是矣。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〇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己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誰與己同。故發此問。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正義曰。好謀者。好猶善也。左襄四年傳。吝難為謀。說文。慮難曰謀。戴氏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案逸周書武紀解謀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謀不足。武廢則勇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是行軍常用謀也。焦氏術補疏。好謀而成。成猶定也。定即決也。三國志郭嘉傳。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無決即是無成。好謀而成。即是好謀而能決也。釋文。馮亦作憑。皇本同。〇注。大國至徒涉。〇正義曰。夏官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是大國三軍也。夫子為三軍將。即命卿矣。子路有治賦之才。故問夫子行軍。將誰與。冀己有所能以自見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並爾雅釋訓文。郭注徒搏云。空手執也。徒涉云。無舟楫。說文。湖。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翻。今經典作馮。皆翻之假借。馮。說文訓馬行疾。別一義。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〇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〇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正義曰。史記伯夷

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〇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列傳。引富貴如可求。此出古論。以富貴連文。而與如義通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周官太宰祿以取其富。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即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為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士同也。不可求。為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慚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蒙。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修詩書禮樂。為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吾字明之。案宋說與古論義合。說苑正節篇。引此文說之云。故既窮而不憚。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勞辱即謂執鞭之事。亦不可苟。當視可求。然後後為之也。既窮不憚。則從吾所好也。但言為執鞭者。孟子云。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今此言富而可求。謂時可仕。兼己亦為貧。故但可為執鞭之士也。釋文。鞭。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為之。一本無亦字。之下有矣字。如不可求。皇本求下有者字。○注。富貴至為之。○正義曰。鄭以富貴連言。亦古論義也。修德以得富貴。即夫子言寡尤寡悔。祿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旨。於道可求。謂仕之道也。言己雖修德。仍視道可仕否也。孟子云。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即此義也。執鞭為賤職者。鞭是刑具。書。鞭作官刑。是也。周官條狼氏掌執鞭以撻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云。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注。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為也。孔子曰云云。言士之賤也。據序官條狼氏是下士。故稱賤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正義曰。說文云。慎。謹也。齊。戒懼也。從示齊省聲。經典齊齊。二文錯見。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又云。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善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並言慎齊之事也。說文云。戰。鬪也。慎戰。謂聽事而懼。好謀而成也。禮器云。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之謂也。慎疾者。所以守身也。金匱要略言人有疾。當慎養。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雖在經絡。無由入其腠理。即此義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曰。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王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正義曰。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云云。紅氏永鄉黨圖考敘此適齊為孔子三十六歲。三十七歲自齊反魯。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

卷八 述而第七

孔子謂御曰。趣趨之。趣趨之。韶樂方作。此相傳夫子聞韶樂之子。不知肉味。猶言發憤忘食也。說文。味。滋味也。圖。畫計難也。不圖者。言韶樂之美。非計度所及也。釋文。為樂並如字。本或作媯。音居危反。非。包氏慎言溫故錄。媯。陳姓。夫子蓋知齊之將為陳氏。故聞樂而深痛太公丁公之不血食也。此就釋文所載或本為義。然此句承不知肉味之下。正以贊美韶樂。所以聞習之久。至不知肉味也。若以為樂作媯樂。至於斯為陳將代齊。則別是感痛之義。與上文不貫。似非是也。○注。周曰至肉味。○正義曰。文選囑賦注。引此注為周生。或當時周與周生能識別也。聞習者。謂聞而習之。孔子世家言孔子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二字。即安國故也。亦即此注所云聞習也。○注。為作至此齊。○正義曰。為作常訓。注以此為齊。言此韶樂不意至於齊也。此王謨解。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情性。欲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以不圖句為美。義勝此注。上篇。子謂韶盡美盡善。又左傳吳季札見舞韶箠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是言韶樂至矣。

將有曰。夫子為衛君乎。鄭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

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平。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曰。夷齊讓國遠

去。終於餓死。故問怨耶。以讓為仁。豈有怨乎。出曰。夫子不為也。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

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正義曰。說文云。諾。應也。引夷齊者。借二子以正衛事也。蓋輒之立

拘執父命。而讓國伯夷。與衛輒之堅執王父命而辭父命者相反。若伯夷則又遵守父命。而終讓國不

受。與衛蒯聵之棄父命而爭國者相反。故子貢於二子。詢其人為何如。蓋欲以知夫子之為衛君與否。而兼以明蒯聵之是非耳。云怨乎者。言伯夷不得立。叔齊或恐兄爭國。不得已而讓。皆不能無怨。惟

夷齊之讓。出於親愛之誠。其心無非求仁。而即得仁。尚何所怨乎。公羊疏解論語此文。以為夷齊

適周。怨周王不用其言。非矣。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曰古之賢人也。皇本曰上有子字。賢

人作賢仁。惠氏棟九經古義引下鄭注賢且仁。以為古本賢仁之證。不知鄭注乃鑿括古之賢人也。求

仁而得仁二句義。非本作賢仁。阮氏元校勘記皇本高麗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又何怨下有乎字。左傳

哀三年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作又何怨乎。疑古本如此。○注。為猶至不平。

○正義曰。詩曷鷺。福祿來爲。鄭箋。爲猶助也。左定四年傳言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君夫人南子。出奔宋。哀二年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乃立。又經書六月乙亥。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蒯聵出奔及輒立拒父始末也。公牟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受之命。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傳所言。自是衛人當日所據之義。鄭依爲說。故此注言靈公逐蒯聵。又言立孫輒也。周人之法。無適子者立適孫。蒯聵負罪出亡。已絕於衛。故輒得申王父之命。當時臣民安之。大國助之。而夫子亦且爲公養之仕。故冉有疑夫子爲衛君也。夫子於哀六年。自楚反衛。爲衛輒四年。此間當在其時。○注。夷齊至怨乎。○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卽二子讓國。終於餓死之事也。伯夷能順乎親。叔齊能恭其兄。孝弟皆爲仁也。左傳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孰大焉。○注。父子至明矣。○正義曰。不言蒯聵爭國。而曰父子爭國。是兼絕之也。何休公羊解詁。謂輒雖得正。非義之高。卽引此文說之。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正義曰。說文云。飯。食也。疏。粗也。粗。粗也。詩召旻彼疏斯稗。鄭箋。疏。麤也。謂糲米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糲米與稗米較。則糲爲粗。國語食粗衣惡是也。糲與黍稻梁較。則糲爲粗。喪服傳食疏食注。疏猶糲也。是也。案論語三言疏食。皆謂糲米。亦當兼稷言之。稷。今之高梁。北方用爲常食。比梁黍爲賤也。釋文云。疏本又作蔬。皇本作蔬。因孔注致誤。說文云。枕。臥所薦首者。樂亦在其中者。言貧賤中自有樂也。呂氏春秋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斯其義也。不義而富且貴者。謂不以其道得富貴也。浮雲者。說文。浮。汎也。雲。山川氣也。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不爲。故孔子自言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然。明無所動於心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此因上章而類記之。不義之富貴。

○正義曰。詩曷鷺。福祿來爲。鄭箋。爲猶助也。左定四年傳言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君夫人南子。出奔宋。哀二年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乃立。又經書六月乙亥。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蒯聵出奔及輒立拒父始末也。公牟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受之命。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傳所言。自是衛人當日所據之義。鄭依爲說。故此注言靈公逐蒯聵。又言立孫輒也。周人之法。無適子者立適孫。蒯聵負罪出亡。已絕於衛。故輒得申王父之命。當時臣民安之。大國助之。而夫子亦且爲公養之仕。故冉有疑夫子爲衛君也。夫子於哀六年。自楚反衛。爲衛輒四年。此間當在其時。○注。夷齊至怨乎。○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卽二子讓國。終於餓死之事也。伯夷能順乎親。叔齊能恭其兄。孝弟皆爲仁也。左傳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孰大焉。○注。父子至明矣。○正義曰。不言蒯聵爭國。而曰父子爭國。是兼絕之也。何休公羊解詁。謂輒雖得正。非義之高。卽引此文說之。



不特廟贖與輒也。即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注。疏食。菜食。肱。臂也。○正義曰。說文無疏字。疑古菜食之字亦作疏。禮記月令云。有能取疏食。注。菜曰疏。是也。疏為菜之通名。不為粗惡。孔此注誤也。說文。肱。臂上。也。肱古或從肉。廣雅釋親。肱謂之臂。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

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風俗通義窮通卷引論語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以璧加魯易許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矣。未可遽學之也。及晚年贊易既竟。復述從前假我數年之言。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是者。竟事之辭。言惟假年。乃彬彬也。世家與論語所述。故曰假我數年。若是一時。解者多失之。姚氏配中周易學云。文王爻辭惟九三言人事。傳則言行。言學。言進修。无在非學也。象曰。君子自強不息。子蓋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學易。而於每卦象傳必曰以。以者。學之謂也。又曰。學易。學為聖也。非徒避吉避凶已也。

有天地即有易。既作易。而天地之道著。天下之理得。聖之所以為聖。求諸易而可知矣。案學易可以無大過者。易之道。皆主中行。主變通。故學之而可與適道。可與立權也。繫辭傳云。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夫子聖德。既學易。當無小疵。無過可補。而云可無大過者。謙言不敢自承無過也。釋文云。學易如字。魯讀易為弔。今從古。此出鄭注。惠氏棟九經古義。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教。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案魯讀不謂學易。與世家不合。故鄭從古論。載氏望論語注。加當言假。假之言暇。時子尙周流四方。故言假我數年也。五十者。天地之數。大衍所從生。用五十以學易。謂錯綜變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過於消息為十月卦。陽伏陰中。上下皆陰。故雜卦曰大過顛也。顛則陽息。萬物死。聖人使陽升陰降。由復出震。自臨而泰盈乾生井終既濟定六位。正王度見可不遇大過之世也。此以五十皆易數。亦備一義。○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義曰。易說卦文。窮理者。致知格物之學。盡性者。成己成物之學。至命。則所以盡人事而達天道也。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正義曰。此承上章學易之言而類記之。所字即指易言。乃不獨易也。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

偶記。謂樂在詩禮之中。是也。○注。讀先至言執。○正義曰。詩書皆先王典法之所在。故讀之必正言其音。鄭以雅訓正。故僞孔本之。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編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又云。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音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彊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俗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謹案駢枝發明鄭義。至爲確矣。周室西都。當以西都音爲正。平王東遷。下同列國。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降而稱風。而西都之雅音。固未盡廢也。夫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然後辭義明達。故鄭以爲義全也。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說官話。卽雅言矣。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云。爲其失事正。鄭以不諱亦雅言之一端。故舉以明之。禮不誦故言執者。禮亦有讀。但此執禮是在行事時。故言不誦也。困學紀聞引葉夢得曰。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論語駢枝曰。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諸文皆言執禮。與此經同。翟氏灑考異云。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注。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正義

曰。發憤忘食者。謂好學不厭幾忘食也。樂以忘憂者。謂樂道不憂貧也。不知老之將至者。言忘身之老。自彊不息也。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段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是夫子忘老之意也。孔子世家言齊景公卒之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他日問孔子於子路云云。計夫子時年六十二四歲。故稱老矣。又世家其爲人也。向。有學道不倦。誨人不厭。二句。皇本至下有也字。○注。葉公至以答。○正義曰。左定五年傳。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哀十六年傳。稱沈諸梁。莊子釋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杜預左宣三年傳注。葉。楚地。

南陽葉縣。其故城距今縣治二十里。據左傳葉公是縣尹。非食采之邑。故鄭注禮緇衣云。葉公。楚縣公是也。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士喪禮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若然。則諸侯臣得稱公。故左傳有邢公。棠公。商成公。白公。此葉公亦是四命之孤。非因僭稱也。然高誘注呂覽察微篇。淮南覽冥訓。並云楚僭稱王。其守邑大夫皆稱公。則以公為僭稱。漢儒已有是說。不始於僞孔矣。未知所以答者。子路以己之知。不足知聖人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鄭曰。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敏。勉也。言願勉以求之也。說本朱氏彬經傳考證。皇本敏下有而字。○注。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生知者。不待學而能知也。夫子亦是生知。特以生知為上。謙不敢居。且恐學者自恃聰質。將懈於學。故但以學知自承。且以勸勉人也。

子曰。不語怪力亂神。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稟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正義曰。不語。謂不稱道之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君子亂言而弗殖。異也。此常訓。書傳言夫子辨木石水上諸怪。及防風氏骨節專車之屬。皆是因人問答之非。自為語之也。至日食。地震。山崩之類。皆是災變。與怪不同。故春秋紀之獨詳。欲以深戒人君。當修德力政。不諱言之矣。稟盪舟。憲問篇文。說具彼疏。烏獲。見孟子告子下趙岐注。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左宣十五年傳。民反德為亂。亂莫大於獄父與君。故舉以釋之。皇疏云。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正義曰。三人者。眾辭也。行者。行於道路也。錢氏坫後錄左師也。與此文同義。案如錢說。是善與不善。謂人以我為善不善也。我並彼為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為善。我則從之。二人以我為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皆為吾師。書洪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之謂也。皇疏引王朗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攷文據古本足利本。三上並有我字。有作得。與釋文本合。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案何注邢疏並云。言我三人行。襲梁范注亦云。我三人行。至有作得。史記世家亦如此。○注。言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正義曰。三人者。眾辭也。行者。行於道路也。錢氏坫後錄左師也。與此文同義。案如錢說。是善與不善。謂人以我為善不善也。我並彼為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為善。我則從之。二人以我為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皆為吾師。書洪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之謂也。皇疏引王朗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攷文據古本足利本。三上並有我字。有作得。與釋文本合。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案何注邢疏並云。言我三人行。襲梁范注亦云。我三人行。至有作得。史記世家亦如此。○注。言

我至當師。○正義云。注似以行為言行之行。三人之行。本無賢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隨事所見。擇而從之改之。非謂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從其善。即是我師。於義亦可通也。下篇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匿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

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正義曰。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是人之知也。皆天所生。夫子五十知天命。知已有德。為天所命。故此復言天生德於予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適魯。

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此語為夫子答弟子之辭。世家云。是歲魯定公卒。為定十五年。

又云。孔子後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宋世家則以孔子過宋。在宋景二十五年。當魯哀三年。陳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孔子至陳。在魯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傳聞異辭。未知孰是。○注。桓

魋至予何。○正義曰。桓魋即向魋。桓者。向是桓族也。聖性者。孟子以堯舜為性之言。性成自然也。夫子聖性。是天所授。雖遭困厄。無損聖德。故曰吉無不利也。此夫子據天道福善之理。解

弟子愛懼之意。若微服而適。則又知命所宜然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匿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解之。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

丘之心。正義曰。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注謂師有所隱也。夫子以身教。不專以言教。故弟子疑有所隱也。行者謂所行事也。與猶示也。教也。下篇子欲無言章義同。趙氏佑溫古錄。乎爾。

與詩之俟我于著乎而。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俱齊魯閉語辭。皇本作以我為隱子乎。又吾無下有所字。○注。聖人至之心。○正義曰。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既不能及。故夫子亦

不教之。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乃弟子則疑夫子有所隱匿。故夫子復以無隱解之。明我之心。凡所為學。無不欲與二三子共之。但二三子未能幾此耳。疑我為隱。不亦過乎。注此義亦通。隱匿

者。爾雅釋詁。隱匿。微也。說文。隱。蔽也。與乙同。乙。匿也。象反曲隱蔽形。讀若隱。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匿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謂躬行也。中以盡心曰

忠。恆有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後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與教弟子先行後學文不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困疾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

有恆矣。困孔曰。難可名之為有常。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

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韓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檢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言善子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者。入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為聖人之次也。有恆者。有常也。易象傳。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非有恆。無以為君子。即無由為善人。故有恆為學者。始基也。兩加

子曰者。言非一時也。虛者。續漢五行志。虛。空名也。盈者。說文云。滿也。泰者。易序卦傳。通也。亡有虛盈約泰。以淺深取義。李氏光地劉記說有恆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凌恆之凶以求深也。始而求深。在賢者尚有進銳退速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為其德至實。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但求小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既平而終不盈也。惟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教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

此夫子之思有恆意也。案中庸云。君子之道。闕然而日章。小人之道。訥然而日亡。君子是有恆。故能闕然而日章。小人是無恆。故雖的然而日亡。的然。即亡而為有諸象也。宋石經避諱。恆作常。釋文云。亡如字。此舊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案皇本正與前章合。不為別章。或如盧氏文昭攷證謂釋文所云。為後人校語也。○注。疾世無明君。○正義曰。注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皆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也。○注。難可名之為有常。○正義曰。爾雅釋詁。恆。常也。說文。恆。心之常也。易象傳。恆。久也。久常義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困疾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困孔曰。難可名之為有常。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

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韓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檢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言善子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者。入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為聖人之次也。有恆者。有常也。易象傳。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非有恆。無以為君子。即無由為善人。故有恆為學者。始基也。兩加子曰者。言非一時也。虛者。續漢五行志。虛。空名也。盈者。說文云。滿也。泰者。易序卦傳。通也。亡有虛盈約泰。以淺深取義。李氏光地劉記說有恆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凌恆之凶以求深也。始而求深。在賢者尚有進銳退速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為其德至實。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但求小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既平而終不盈也。惟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教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

此夫子之思有恆意也。案中庸云。君子之道。闕然而日章。小人之道。訥然而日亡。君子是有恆。故能闕然而日章。小人是無恆。故雖的然而日亡。的然。即亡而為有諸象也。宋石經避諱。恆作常。釋文云。亡如字。此舊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案皇本正與前章合。不為別章。或如盧氏文昭攷證謂釋文所云。為後人校語也。○注。疾世無明君。○正義曰。注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皆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也。○注。難可名之為有常。○正義曰。爾雅釋詁。恆。常也。說文。恆。心之常也。易象傳。恆。久也。久常義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困疾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困孔曰。難可名之為有常。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

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韓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檢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言善子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者。入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為聖人之次也。有恆者。有常也。易象傳。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非有恆。無以為君子。即無由為善人。故有恆為學者。始基也。兩加子曰者。言非一時也。虛者。續漢五行志。虛。空名也。盈者。說文云。滿也。泰者。易序卦傳。通也。亡有虛盈約泰。以淺深取義。李氏光地劉記說有恆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凌恆之凶以求深也。始而求深。在賢者尚有進銳退速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為其德至實。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但求小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既平而終不盈也。惟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教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

此夫子之思有恆意也。案中庸云。君子之道。闕然而日章。小人之道。訥然而日亡。君子是有恆。故能闕然而日章。小人是無恆。故雖的然而日亡。的然。即亡而為有諸象也。宋石經避諱。恆作常。釋文云。亡如字。此舊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案皇本正與前章合。不為別章。或如盧氏文昭攷證謂釋文所云。為後人校語也。○注。疾世無明君。○正義曰。注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皆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也。○注。難可名之為有常。○正義曰。爾雅釋詁。恆。常也。說文。恆。心之常也。易象傳。恆。久也。久常義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困疾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困孔曰。難可名之為有常。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

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韓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檢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言善子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者。入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為聖人之次也。有恆者。有常也。易象傳。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非有恆。無以為君子。即無由為善人。故有恆為學者。始基也。兩加子曰者。言非一時也。虛者。續漢五行志。虛。空名也。盈者。說文云。滿也。泰者。易序卦傳。通也。亡有虛盈約泰。以淺深取義。李氏光地劉記說有恆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凌恆之凶以求深也。始而求深。在賢者尚有進銳退速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為其德至實。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但求小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既平而終不盈也。惟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教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

此夫子之思有恆意也。案中庸云。君子之道。闕然而日章。小人之道。訥然而日亡。君子是有恆。故能闕然而日章。小人是無恆。故雖的然而日亡。的然。即亡而為有諸象也。宋石經避諱。恆作常。釋文云。亡如字。此舊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案皇本正與前章合。不為別章。或如盧氏文昭攷證謂釋文所云。為後人校語也。○注。疾世無明君。○正義曰。注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皆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也。○注。難可名之為有常。○正義曰。爾雅釋詁。恆。常也。說文。恆。心之常也。易象傳。恆。久也。久常義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困疾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困孔曰。難可名之為有常。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

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韓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檢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言善子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者。入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為聖人之次也。有恆者。有常也。易象傳。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非有恆。無以為君子。即無由為善人。故有恆為學者。始基也。兩加子曰者。言非一時也。虛者。續漢五行志。虛。空名也。盈者。說文云。滿也。泰者。易序卦傳。通也。亡有虛盈約泰。以淺深取義。李氏光地劉記說有恆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凌恆之凶以求深也。始而求深。在賢者尚有進銳退速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為其德至實。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但求小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既平而終不盈也。惟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教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

此夫子之思有恆意也。案中庸云。君子之道。闕然而日章。小人之道。訥然而日亡。君子是有恆。故能闕然而日章。小人是無恆。故雖的然而日亡。的然。即亡而為有諸象也。宋石經避諱。恆作常。釋文云。亡如字。此舊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案皇本正與前章合。不為別章。或如盧氏文昭攷證謂釋文所云。為後人校語也。○注。疾世無明君。○正義曰。注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皆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也。○注。難可名之為有常。○正義曰。爾雅釋詁。恆。常也。說文。恆。心之常也。易象傳。恆。久也。久常義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困疾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困孔曰。難可名之為有常。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

當作擊鉤。文選西征賦注。引此注正作鉤。羅者。列也。言非一鉤也。繳者。說文。繳。生絲縷也。僞孔此注。亦是用鄭義。弋繳射者。說文。雉。繳射飛鳥也。從佳弋聲。弋卽雉省。周官司弓矢。矰矢。用諸弋射。注。矰矢。弓所用也。弗矢。弩所用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弗矢象焉。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彼注言矰矢爲結繳於矢。卽此注所云繳射矣。說文。宿。止也。言鳥棲止巢中。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有人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不知者。不

聞見。必不能作。惟聞見未廣。又不能擇善而從之識之。斯於義違失。卽爲不知而作矣。擇善貫下

多見。故邢疏云。多見擇善而識之。是也。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

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傳聞莊

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

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此夫子修春秋。證之於所聞所見者也。又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

之。但以文獻不足。不敢徵之。此可見聖人慎審之意。漢書朱雲傳贊。世傳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世人傳述雲事多失實。則爲不知而作。作是作述解者。或爲作事。誤也。

廣雅釋詁。次。近也。儀禮特牲饋食注。次猶貳。○注。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下篇子

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居學知。故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是次於生知也。

五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鄭曰。五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

子門人。怪孔子見之。正義曰。說文辛部。男有鼻曰奴。奴曰童。人部僮。未冠也。是僮童義別。今經

家好牽附。恐他說亦多類此矣。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謂其俗鄙固。不信人言也。言怪孔子見之。明非怪童子來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注。孔子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注。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正義曰。何休就魯曰進。童子來見是求進。故宜與之。與孟子言來者不拒意同。劉氏逢祿述何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唯何甚者。唯。語辭。夫子不為已甚。故云唯何甚也。○正義曰。唐宋石經並作絜。說文無潔字。鄉飲酒義注。絜猶清也。保猶保辜之保。郭璞方言注。保言可保信也。○注。往猶去也。○正義曰。言從今以往也。皇疏引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為行。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此與鄭異。亦通。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仁道不遠。行之即是。○正義曰。此求仁得仁之旨。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注。仁道不遠。行之即是。孟子盡心云。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注以欲仁即宜行仁。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即此義。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注。孔子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正義曰。左昭公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云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容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有此問。鄭注云。司敗。人名。齊大夫。皇本孔子下有對字。○注。司敗至昭公。

○正義曰。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宣四年傳。楚箴尹克黃自拘于司敗。是司敗為官名。子西歸死司敗。與晉繇絳歸死司寇語同。杜注左傳曰。陳楚名司寇為司敗。陳有司敗。本論語此文。杜與僑孔同。與鄭異也。昭公名調。見左襄三十一年傳。用書證法解。容儀恭美曰昭。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子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注。孔子曰。巫馬期。弟子。各施相助。匪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孔子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宏。故

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孔子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宏。故

受以爲過。正義曰。夫子見陳司敗。巫馬期爲介。入俟於庭。及夫子退。期當隨行。而司敗仍欲與語。言者。略也。皇本進之作進也。取作娶。釋文。娶。本今作取。說文。娶。取婦也。從女從取。此不亦聲。吳者。國名。杜注左宣十八年傳云。吳國。今吳郡。今江蘇蘇州府治。○注。巫馬至孟子。○正義曰。巫馬者。以官爲氏。周官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漢書古今人表。及呂氏春秋具備覽。亦作巫馬旗。此文作期者。梁氏玉繩人表考云。說文。施。旗也。故齊變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令尹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呂覽高義注作子旗。戰國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旗。皆其證也。案鄭豐施。亦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注。旗本字。凡作期。皆假借也。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陳人。姬者。周姓。魯是周公之後。吳是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禮坊記篇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周禮同姓皆不昏也。當稱吳姬。諱曰孟子者。吳姬猶齊姜宋子之比。昭公知娶同姓爲非禮。故諱稱吳孟子。公羊十二年。孟子卒。傳云。昭公之夫人也。稱孟子。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休注。昭公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斃。不書葬。深諱之。據何注。則吳孟子乃昭公所稱。論語所云謂之者。昭公謂之也。禮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云。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又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斃。孟子蓋其且字。孔疏謂依春秋之例。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諱同姓。但書夫人至自吳。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是也。賈逵左傳解詁。言孟子。若言吳子長女也。然則子是女子之稱。而杜注左傳。以子爲宋姓。則以吳女詭稱宋女。若然。舊史所書。應稱夫人子氏至自宋。今春秋猶稱夫人至自吳。則稱子不爲宋女明矣。○注。諱國至爲過。○正義曰。云諱國惡。禮也者。左僖元年傳文公羊隨二年傳。無駭率師入極。此誠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白虎通諫諍篇。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然則君有過惡。亦人臣之責。昭公時。孔子本未仕。既未得諫。而爲君諱。故注以爲道宏也。坊記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此夫子言有過。是稱己同於爲臣之義。皇疏云。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正義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聲比於琴瑟謂

之歌。史記云。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如孫此說。是與人歌。爲教弟子樂也。合韶武雅頌。則善矣。說文。咏。相應也。今作和。偏旁移易。子與人歌。謂夫子倡。使人



和之也。反之者。冀其善益顯。熟。故使人倡。乃後和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困**孔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

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身為君子。己未能也。正義曰。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揚慎丹鉛錄引晉

仲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案說文。恣。強也。懣。勉也。文莫。即恣懣。段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強也。懣。密勿。飄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

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謹案淮南子繆稱訓。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亦是借

莫為懣。夫子謙不敢居安行。而以勉強而行自承。猶之言學不敢居生知。而以學知自承也。胡氏

紹勳拾義。以莫訓定。屬下吾猶人也為句。引詩求民之莫為據。於義亦通。蓋夫子言為學可以及人。

至躬行則未能矣。又一說。以莫為其字古文相近之誤。嫌易經字。所不敢從。皇本得下有也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困**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困**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

聖乎。正義曰。為之。謂為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

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與此章義相發。鄭注云。魯讀正為誠。今從古。胡氏紹勳拾義。爾當作亦。說文云。亦。習之必然

也。經傳亦字。後人皆改作爾。廣雅釋詁。訓云為有。正此經確詁。云爾即有此之詞。若孟子是何

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趙注以為絕語之辭。爾當讀如字。與論語異。薛平云爾亦

然。○注。正如至聖乎。○正義曰。學不厭。教不倦。即是仁聖。注義非是。

子疾病。子路請禱。**困**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困**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

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困**孔曰。子路失指。誅。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矣。**困**

孔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正義曰。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鄭本無病字。阮氏

嘉賓論語。說父兄病而子弟禱。此不當使病者知也。周公之册祝自以為功。雖祝史皆命之。使勿敢

言。況請之乎。子路之請禱。欲聖人之致齊。以取必於鬼神也。翟氏顓考異。說文。禱也。禱也。累

功德以求福。論語云。禱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從言疊省聲。重文禱或不省。又誅。諭也。從言未聲。

此論語所引。自有一書名禱。與該異訓。然經典不妨段借用之。故周禮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誅。注

曰。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誅之。或曰。誅。論語所謂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疏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為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繼。又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祇。注引鬻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知誅鬻通也。據翟說。是論語義當作禱。通作誅。當是古魯文異。禱爾者。爾是語辭。漢書郊祀志。孝武皇帝始建上下之祀。顏師古注。上下為天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說文。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舊注云。誅。大神之辭也。困學紀聞。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皇本丘之禱久矣。禱下有之字。○注。禱禱請於鬼神。○正義曰。請者。請福也。鄭注云。禱。謝過於鬼神。謂謝過以求福也。○注。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正義曰。夫子問己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否。意以子路或有因而請禱也。此正夫子戰戰兢兢。當若不足之意。鄭注云。觀子路請禱禮否。又一義。○注。子路失指。誅。禱篇名。○正義曰。指與旨同。子路疑夫子問古有此禮否。故引誅篇之辭以對。為失夫子本旨也。誅禱當讀斷。與說文禱禱訓同。○注。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正義曰。鄭注云。孔子自知無過可謝。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僑孔此注。當略本之。論衡感虛篇。亦云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案夫子平時。心存說業。故恭肅於鬼神。自知可無大過。不特有疾然後禱也。言此者。所以止子路。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固。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

禮。固。陋也。正義曰。說文。孫。順也。引書五品不孫。今通作遜。或省作孫。○注。俱失至及。禮。固。陋也。正義曰。禮貴得中。奢則過禮。而有僭上之失。儉但不及乎禮。無他失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困。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注。坦蕩至憂懼。○

安也。君子居易俟命。無入而不自得。故心體常安。下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與此寬廣訓同。釋文引注。更云魯讀坦蕩為坦蕩。今從古。案詩宛丘子之蕩兮。毛傳。蕩。蕩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蕩。二字音義本同。故鄭仍從古。皇疏引江熙曰。

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競於榮利。取介於得失。故長為愁府也。

子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正義曰。釋文云。一本作子曰。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為是。阮氏元校勘記。案今皇本仍與今本同。不

作君子。疑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則皇本此處。當脫一君字。案皇以君子即孔子。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引論語鄭注云。厲。嚴整也。當即此文之注。後漢崔駰傳注。厲謂威容嚴整。釋文。厲。一本作例。案烈山亦作厲山。疑一本用假借也。皇

本感不猛。無而字。似誤脫。說文。猛。健犬也。引申為剛烈之義。凡人生質。皆由受天地五行之

氣。剛柔厚薄。各各不同。故惟備中和爲難也。書皋陶謨言九德之事云。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鄭注。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卽此義也。恭而安者。恭而有禮。故安也。

### 卷九 泰伯第八

#### 集解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正義曰。鄭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少子季歷。泰伯見季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案左傳五年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卽仲雍。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命立己爲嗣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次曰虞仲。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此文卽鄭氏所略本也。韓詩外傳云。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論衡四諱篇。太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社稷宗廟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二說亦漢儒所傳。與鄭氏異。案太王薨後。季宜攝主。斷無置喪事國事於不問。而往吳告伯仲之理。設使伯仲俱不隨季而歸。將季遂僭遊乎。抑將受伯仲之讓。獨自歸乎。外傳之言。於是爲疎矣。太王歿。太伯若以奔喪反國。則本爲適長。理應嗣立。羣臣何敢與立季之讓。且後既反國。則其始之採藥荊蠻。夫何爲者。論衡此義。亦爲未達。沈觀諸說。惟鄭爲允。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觀此則知王季恭兄之誼。必有非尋常人士所及者。友愛如太伯。固早知之。知其父歿攝位。季必不受。故因太王病而託

采藥以行。及太王侵。季歷赴之。必屢促之。而大伯決然不返。及免喪之後。文身斷髮。從荆蠻之俗。大伯世家言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國主。勢不容復返。故季不得已而受讓耳。傳世稱之。是謂載錫之光。當時於民雖無稱。而歷世久遠。夫子猶數爲至德。則亦王季厚明之所致矣。其云三讓之美。隱蔽不著者。案孟子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然則凡讓國者。或出於好名之念。惟大伯以讓之故。幾不得爲子。故其美隱蔽。皇疏引范甯說有二釋。其後釋云。大伯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此卽鄭君所云隱蔽不著之義也。隱蔽謂其美。非謂其讓。蓋讓國之事。其甚著者。不可得而隱蔽也。晉孫威著三讓論。不解鄭氏隱蔽之旨。輕爲臆譎。又謂斷髮之言。與左傳相背。事爲不經。不知端委治禮。乃君吳後事。其斷髮文身。自在免喪後從俗之時。兩事判然。毫不相背。辱身遜迹。冀以遜國。豈復以不經爲嫌。凡此之論。未足爲鄭難也。至孫自立說。則棄太子位爲一讓。不赴喪爲二讓。不養仲雍子爲己後爲三讓。一讓二讓。與鄭同。三讓則孫氏臆測。夫泰伯既君吳。雖立後。亦僅爲吳國之嗣。於周何與。而有此深思遠防哉。此亦爲未得理也。至范甯前釋。以三讓爲季歷文王武王。以武王始得天下故也。然使當時更延數世。甫有天下。豈得一併計之。是又以文害辭矣。又案鄭本周紀謂文王有聖表。故太王欲立王季以及文王。此自冀與其國之意。非有所覬覦於天下也。太王始居邠。及狄人侵之。去之會不啻敝屣。而謂有所動於天下之念。豈其然乎。然而夫子必言泰伯以天下讓者。何也。曰。此自美泰伯之德大言之耳。明泰伯嗣周。能有天下也。荀子正論篇。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孟子公孫丑篇言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卽此義也。其德能有天下而讓之人。是謂以天下讓。古之以天下讓者。莫大於堯舜。其難於泰伯。及周之服事。若禹雖傳世。而其始亦是讓。故弟子記此篇。以論泰伯始。以論堯舜文王及禹終也。若夫仲雍偕兄遜國。亦是至德。此不及者。表泰伯。則仲雍可知。釋文。得。本亦作德。鄭此注卽作德。見後漢丁鴻傳注。邢疏引鄭作得。讓也。又丁鴻傳論及劉祐傳引經並作德。皆是段德爲得。○注。泰伯至德也。○正義曰。注言昌必有天下。故泰伯讓於王季。是泰伯有利天下之心。且讓迹甚著。復不得言其讓隱。此皆注說之誤。至解言三讓。不分節目。亦尙可通。金履祥通鑑前編。儀禮三讓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闕氏若璩四書釋地取之。卽此王注義。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憇。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馬曰。絞。絞刺也。正義曰。恭。慎勇直。皆德行之美。然無禮猶不可行。曲禮所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云。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與此言勞憇亂義近。○注。憇。畏懼之貌。○正義曰。廣雅釋

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與此言勞憇亂義近。○注。憇。畏懼之貌。○正義曰。廣雅釋

言。蕙。慎也。王氏念孫疏證大戴禮會子立事云。人言善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荀子讓兵篇。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作軋。蘇林注云。軋音慎而無禮則蕙之蕙。軋軋。體貌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心颯颯而發矜。並字異而義同。案鄭注此云軋質貌。與畏懼義亦相近。○注。絞。絞刺也。○正義曰。絞者。兩繩相交之名。故引申為乘刺之義。鄭注云。絞。急也。與馬義不異。下篇云。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韓詩外傳堂衣若以子貢言之絞。後漢杜根傳好絞直。

遺則民不偷。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

薄。正義曰。舊說此與上文不相屬。宜別為一章。故舊者。故之為言古也。舊之為言久也。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小司寇注。故謂舊知也。

是也。郭忠恕汗簡載此文。篤作坐。說文。坐。厚也。篤。馬行遲鈍。義異。今經傳皆假篤為坐。○注。興起至偷薄。○正義曰。興訓起。見爾雅釋言。君子。指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釋名釋親屬云。親。親也。言相親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爾雅釋親屬。有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此注所云親屬。意皆兼之。遺忘者。連文為訓。孝經疏引劉炫曰。遺謂意不存錄也。下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與此文義同。毛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民化於上也。縗衣云。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此之謂也。不偷薄者。說文云。偷。薄也。偷與媮同。齊語云。政不放舊。則民不偷。

會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會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

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曰。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會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足色膚如禮。是啓手足在既卒之後。會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啓開予之也。○正義曰。說文。肩。開也。啓。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啓。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予足。開予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謬。離別也。讓若論語謬予之足。作謬。當出古論。謬與謬音同。義亦當不異。段氏玉裁注引或說謬與謬同。謬。開也。謂即離別之義。按古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繫。令展布之也。鄭君以啓為開。甚合古訓。而以為開衾。

會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會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

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曰。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會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足色膚如禮。是啓手足在既卒之後。會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啓開予之也。○正義曰。說文。肩。開也。啓。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啓。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予足。開予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謬。離別也。讓若論語謬予之足。作謬。當出古論。謬與謬音同。義亦當不異。段氏玉裁注引或說謬與謬同。謬。開也。謂即離別之義。按古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繫。令展布之也。鄭君以啓為開。甚合古訓。而以為開衾。

會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會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

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曰。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會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足色膚如禮。是啓手足在既卒之後。會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啓開予之也。○正義曰。說文。肩。開也。啓。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啓。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予足。開予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謬。離別也。讓若論語謬予之足。作謬。當出古論。謬與謬音同。義亦當不異。段氏玉裁注引或說謬與謬同。謬。開也。謂即離別之義。按古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繫。令展布之也。鄭君以啓為開。甚合古訓。而以為開衾。

會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會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

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曰。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會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足色膚如禮。是啓手足在既卒之後。會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啓開予之也。○正義曰。說文。肩。開也。啓。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啓。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予足。開予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謬。離別也。讓若論語謬予之足。作謬。當出古論。謬與謬音同。義亦當不異。段氏玉裁注引或說謬與謬同。謬。開也。謂即離別之義。按古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繫。令展布之也。鄭君以啓為開。甚合古訓。而以為開衾。

會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會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

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曰。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會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足色膚如禮。是啓手足在既卒之後。會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啓開予之也。○正義曰。說文。肩。開也。啓。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啓。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予足。開予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謬。離別也。讓若論語謬予之足。作謬。當出古論。謬與謬音同。義亦當不異。段氏玉裁注引或說謬與謬同。謬。開也。謂即離別之義。按古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繫。令展布之也。鄭君以啓為開。甚合古訓。而以為開衾。

會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會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

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曰。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會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足色膚如禮。是啓手足在既卒之後。會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啓開予之也。○正義曰。說文。肩。開也。啓。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啓。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予足。開予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謬。離別也。讓若論語謬予之足。作謬。當出古論。謬與謬音同。義亦當不異。段氏玉裁注引或說謬與謬同。謬。開也。謂即離別之義。按古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繫。令展布之也。鄭君以啓為開。甚合古訓。而以為開衾。

視之。未免增文成義。又說文。睥。視也。廣雅釋詁同。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啓與啓同。此亦得備一解。蓋恐以疾致有毀傷。故使視之也。後漢崔閼傳注引鄭此注。有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二句。就義例之。當在受身體於父母句下。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大戴禮會子大孝篇。樂正子素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素曰。吾聞之會子。會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也。又曰。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皆言不敢毀傷也。○注。乃今至難矣。○正義曰。會子知未有毀傷。自今日後。當無有患難致毀傷矣。患難。謂刑辱艱險之事。

會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會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二。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踴踴。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饒豆之事。則有司存。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饒豆禮器。正義曰。宋石經禮記。敬子作飲子。敬子是大夫。故告以君子之道。容貌者。說文。頌也。兒頌儀也。貌縮文。段氏玉裁注。頌卽今之容字。凡容言其內。貌言其外。折言則容貌各有當。故叔向曰。貌不道容。是也。蔡言則曰容貌。動容貌。是也。案古有容禮。晉羊舌大夫爲和容。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又魯徐生善爲頌。後有張氏亦善焉。頌卽容也。亦散文。兼貌言之也。顏色者。說文以顏謂眉目之間。色謂凡見於面也。辭氣者。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若聲容靜。氣容肅。是也。卿大夫容貌顏色辭氣之禮。由禮王藻及賈子容經言之詳矣。暴慢者。毛詩終風傷。暴。疾也。說文。慢。惰也。鄙倍者。史記樂書。鄙者。陋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倍與背同。荀子大略注。倍者。反逆之名也。邢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案禮記冠義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表記云。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暉也。言足信也。大戴禮四代云。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氣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氣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是容貌顏色辭氣。皆道所發見之處。故君子謹之。子夏言君子三變。望之儼然。謂容貌也。卽之也溫。謂顏色也。聽其言也厲。謂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望而宜爲人君者。

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為人君者。並與此文義相發。有司者。有。語辭。司。主也。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也。廣雅釋言。有司。臣也。鄭注士冠禮。以有司為士所自辟府史以下。注特牲。以有司為士屬吏。謂君命之士。二者皆通稱有司。據周官籩人掌四簋之實。隨人掌四豆之實。則有司即隨人隨人之屬。存者。爾雅釋詁。在。存也。釋訓。存存。在也。孫氏志祖讀書證錄。蕭山徐鉉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庀徒揆日。各有司存。觀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成樹司存。各顯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闕外。無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案此訓在為察。故司存二字連讀。自漢後儒者學生之義。非其朔也。說苑修文篇。會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會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會子曰。來。吾語女。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簋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與此傳聞略異。○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注禮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釋文云。捷本又作曉同。說苑作孟儀。疑儀字是。○注。此道至於耳。○正義曰。說苑云。禮有三。是此文言道。即禮也。動容貌。謂以禮動之。正顏色。謂以禮正之。出辭氣。謂以禮出之。能濟濟踴踴者。曲禮言大夫行容濟濟。士行容踴踴。皆美盛之貌也。中論志學篇。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賤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即此注義也。集注以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屬在己者言。與說苑合。亦通。○注。簋豆禮器。○正義曰。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簋。瓦豆謂之登。然則簋亦是豆。特以用竹異其名耳。說文。木器謂之豆。從木豆。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鄭注周官籩人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賈疏謂鄭依漢禮器制度知之。明堂位夏后氏以楛豆。楛。玉豆。周獻豆。注云。楛。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此三代之異飾也。異飾故異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馬曰。友謂顏淵。正義曰。不能與寡。言人平時其

遇夫愚婦。可與知能。而聖人或有所不知不能。故以大舜之知。猶好問。好察邇言者。此也。中論虛道篇。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舉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然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苟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中論所言。與此章相發。前篇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亦此若無若虛之意。犯而不校。是言其學能養

氣也。韓詩外傳引顏子曰。人不奪我。我亦奪之。即不校之意。鄭注檀弓云。昔猶前也。會子言時。顏子已卒。故稱昔者。與孔子言今也則亡意同。皇疏引江臨曰。稱吾友。言己所未能也。○注。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正義曰。小爾雅廣言。校。報也。校與校同。中庸云。不報無道。○注。友謂顏淵。○正義曰。知謂顏淵者。以所言非顏淵不足當之。大戴禮會子疾病篇。會子謂會元會華曰。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女哉。知顏淵為會子所甚服也。

會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孔曰。攝君之

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者。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正義

曰。託。玉篇人部引作侏。說文。侏託俱訓寄。而從人從言。各有一義。今經傳皆通用託字。六尺之孤。以古六寸為尺計之。當今三尺六寸。六尺是幼少。故晏子長不滿六尺。當時以為身短。而孟子荀子咸言五尺為童也。稱孤者。無父之辭。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周官鄉大夫之職。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引鄭此注。申之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此疏說鄭義甚明。大司徒疏引此注。謂年十五。脫已下二字。當據鄉大夫疏補。說文。寄。託也。此常訓。百里者。白虎通封公侯篇。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霽用同也。不可奪者。說文。奪。手持佳失之也。斂。彊取也。二字義微別。今經傳皆作奪。君子者。卿大夫之稱。會子言此人才德能稱其位。故重言君子以美之。釋文。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是釋文原本無人字。臧氏庸拜經日記。義疏曰。此是君子人與也。又引繆協曰。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為句。亦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注。攝君之政令。○正義曰。禮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注。命謂政令也。魯語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注。命。令也。攝猶兼也。代也。言君幼。凡政令。皆臣攝治之也。或謂百里之命。謂民命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禮中庸注引孝經說。命。人所稟受命也。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民命。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此義亦通。○正義曰。大節猶大事。故注以國家社稷言之。明此大節所關。在宗社安危存亡也。能安國家社稷。則不得以利害移。威武屈。故知不可傾奪。傾者覆也。謂覆而取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言忠臣之事君。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遠。殺身出生以徇之。即此注意。

會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毅。彊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

此注意。



任。致遠路。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

而後已。遠莫遠焉。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專也。任事之稱也。言士雖先未仕。後或有爵位。當

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表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

故士貴弘毅也。三國志鄴原傳注引孔融曰。仁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後漢書荀爽傳。論誠

仁為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是德被羣生為仁。仁者。性之德。己所自有。故當為己任。中庸云。誠

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

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又述其意云。思天下之民。

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故孟子稱為聖之任。又謂

伊尹與伯夷柳下惠皆為仁。仁者。天德。故仁為乾元。易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即仁也。中庸云。

天地之德。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天地之德。皆是至誠。故

有不己之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則天而行。故於仁。亦當無一息之閒。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

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孳孳者。不倦之意。是仁以為己任者也。年數有盡。

不能不斃。斃者。身之終也。惟斃而後已。則未斃而先已。非聖賢之所許矣。孟子謂士志仁義。大

人之事備。此言士弘毅。亦是謂士之志。任重故貴能弘。道遠故貴能毅也。〇注。弘。大

也。毅。強而能斷也。〇正義曰。爾雅釋詁。弘。大也。毅。勝也。說文。毅。有決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正義

禮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

舞大夏。又王制言造士之教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

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教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主於立也。論倫無患。樂之愒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承。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於成也。○注。言修至成性。○正義曰。注以立於禮。成於樂。皆是修身。故言修身當先學詩。下篇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毛詩序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學詩能修身也。韓詩外傳。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墮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是學禮可以立身。立身即修身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是樂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皇本。末句作孔注。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曰。正義

凌氏鳴喑論語解義。以此章承上章詩禮樂言。謂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說是也。愚謂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藝。則能與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與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云。說之以義而視諸體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即民也。是也。鄭此注云。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鄭君雖泛說人道。其義亦未爲誤。蓋詩禮樂。皆不外言人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暝也。民之號。取之暝也。冥暝皆無知之貌。注先釋民爲冥。後言愚者。正以民即愚者。非泛言萬民也。本末猶終始輕重。若皆使民知之。則愚者以己爲知道而輕視之。將恐不能致思。妄有解說。或更爲訾議。致侮聖言也。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衆謂庸凡之衆。即此所謂民也。禮記衣云。夫民聞於人而有鄙心。注言民不屬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卽此章之義。說者以民爲羣下之通稱。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定法。其說似是而非。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據外傳之文。則先王教民。非概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黨立之庠。其秀異者。則別爲教之。教之而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之。俾就於範圍之中。而不可使知其義。

故曰。君子讜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注。由用至能知。○正義曰。由用見詩君子陽陽傳。亦常訓也。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惠氏棟周易述。見仁見知。賢知之微。日用不知。愚不肖之不及。是言民不可知也。然雖不知而能用。則聖人鼓萬物之權。故易傳又曰。顯諸仁。藏諸用。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正義曰。好勇者。逞血氣之強。又不知安於義命。則放辟邪侈。無或為所侮賊。亦致亂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君子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即此意。○注。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正義曰。鄭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為亂。與包略同。言此人作亂。由疾之甚者使之然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曰。周公者。周公旦。正義

說文。吝。恨惜也。玉篇。吝。鄙也。俗作吝。此釋文亦云吝。本亦作吝。從俗作也。驕是自矜其才也。吝是斯己所有。不以告人。孟子謂詭詭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即驕也。中也棄不中。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休三握髮。一飯三吐哺。魯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以愚者尊。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是言周公之德。以驕各為戒也。惠氏棟九經古義周書寤敬篇。不驕不吝。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為人臣者。云其餘者。言雖有餘才。亦不足觀。況驕吝者。必無周公才也。皇本使上有設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

以勸人學。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穀。祿也。易鄭音以歧反。案穀訓祿。本爾雅釋言。趙岐孟子滕文公上注。穀。所以為祿也。隸釋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俾游塵埃之外。鄭焉。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束帶。亦解穀為祿。與鄭義合。朱子集注從鄭氏。又謂至。宜當作志。案荀子正論。其至意至聞也。又云是王者之至也。楊倞注。並云至當為志。

疑古志至二文通也。胡氏紹勳拾義云。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致其德行遺藝。而與賢者能者。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俊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與比。據此。知古者賓興。出使長。入使治。皆用爲鄉塗之吏。可以得祿。此三年定期也。若有不顧小成者。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選士。大樂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朝之官。而當鄉塗大比。志不及此。蓋庶人仕進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可爲進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國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疆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行。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後人隲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案胡說亦足補鄭義。皇本也下有已字。○注。襲。善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取也邦無道富且貴焉取也

信道不篤。即謂不固也。篤信以好其學。斯不惑於他端。故夫子亦自言信而好古也。好學所以求道。皇疏云。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案孟子盡心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修身即是盡道。亦即此所謂善道。君子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凡以求道之無斃於身。無愧於心而已。不入不居云云。皆言善道之事。蓋危邦或入。亂邦或居。與夫隱見之不得其宜。皆非所以守死。其所以善道。而其實亦由學之未至。故學者。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趙岐注。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即此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前言天下後言邦。互辭。邦有道。是必賢者多在上位。若己貧賤。據於己之道未善。故君子恥之。邦無道。是必在位無賢者。或賢者不得施其用。若己富貴。據於以道殉人。故君子恥之。恥其失隱見之正。而不能善道也。中論爵祿篇。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發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取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取也邦無道富且貴焉取也

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順。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注。言行至之兆。○正義曰。言行當常然者。謂不以世有道無道異也。危邦不入。始欲往者。入謂入居其地。皇疏以為入仕。殆非也。危邦不入。則亂邦益不可入。故下篇子路述夫子言云。親於其身為不吝者。君子不入也。是也。亂邦不居。今欲去者。謂居止其地。若會子居武城之類。禮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春秋公羊傳。亦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然則亂邦雖已仕。猶當去之。況未仕乎。大戴禮威德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此注以亂為臣弑君。子弑父者。舉大亂言之。呂氏春秋明理篇。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皆言亂邦之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孔子曰。欲各專一於其職。正義曰。謀謂為之論議也。下篇會子曰。言高。罪也。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政下有也字。

子曰。師摯之始。闕雝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

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闕雝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正義曰。師摯。疑即子丹徒君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為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為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雝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凡六篇。而謂之闕雝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感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謹案凌氏延堪禮經釋例程氏廷祚論語說並略同。終為亂者。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治也。從乙。乙。治之也。從鬲。又鬲。治也。幺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凡樂之終。咸就條理。故曰亂。○注。師摯至矣之。○正義曰。下篇大師摯。鄭以為平王時人。意此師摯。即其人也。夫子時。樂部有其遺聲。故因本而稱之。爾雅釋詁。首。始也。故始有首訓。鄭衛。二國名。其後俗皆淫佚。音不由正。故夫子言鄭聲淫。禮樂記言桑間濮上之音。為亡國之音。桑間濮上。皆衛土。他國亦習其音。故正樂皆廢而失節也。據正義。則師摯之始闕雝之亂八字為一句。言正樂既失。師摯獨能識之。而首理其亂。此亂即說文戲字。云煩也。從支從鬲。鬲亦聲。然則鄭以此文作戲。今作亂。為段借矣。云首理。則他詩亦依次理之可知。今

知鄭義不然者。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明其時鄉樂尚未失正。不  
得有鄭衝亂之。故知鄭義有未合也。泮泮盈耳。聽而美之者。言聽而知其美也。漢書延篤傳注。  
泮泮美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困而不學。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恡恡而不信。包  
曰。恡恡。恡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鄭注云。愿。善也。廣  
雅釋詁同。凡人懇謹。則為善也。

此章示人當守忠信。雖生質未矣。亦當存誠以進於善。不得作偽以自欺也。○注。侗。未成器之人。  
宜謹愿。○正義曰。書願命在後之侗。某氏傳在文王後之侗。惟焦氏自補疏。以為僮字之假借。莊子  
山水篇。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貌。庚桑楚篇。能侗然乎。釋文三蒼云。鼓。直貌。鼓即恡  
省。廣雅釋言。愿。恡也。恡。無知貌。未成器者。言其人蒙昧。未能成器用也。○注。恡恡。恡也。  
宜可信。○正義曰。鄭注云。恡恡。誠也。與包義同。後漢書劉瑜傳。臣恡恡推情。李賢注。恡  
恡。誠也。巧故。偽詐。空空與恡恡同。○注。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狂者當直。侗者

當愿。恡恡者當信。此常度也。今皆與常度反。故不能知之。荀子不苟篇。君子愚則端恡而法。小  
人愚則毒賊而亂。又云。端恡生誣。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  
此夫子於失常度之人。不能知之也。詩云。為鬼為域。則不可得。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困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如不及者。  
猶恐失者。既學有得於己。恐復失之也。如不及。故日知所亡。恐失。故月無忘所能。○注。學自  
至失之。○正義曰。皇疏云。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恆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  
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  
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  
大之稱。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云。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  
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充論衡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實崇讓論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  
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與矣。己仰其成。何與之有。此直指任賢使能。為無為而治之  
本。案毛說是也。孟子滕文公篇。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又云。為天下得人者。  
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

蕩蕩。美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  
大之稱。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云。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  
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充論衡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實崇讓論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  
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與矣。己仰其成。何與之有。此直指任賢使能。為無為而治之  
本。案毛說是也。孟子滕文公篇。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又云。為天下得人者。  
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引此兩節。皆以證堯舜得人。故又言堯舜豈無所用其心。明用心於得人也。然則以不與為任賢使能。乃此文正詁。必言有天下者。舜禹禪有天下。復任人治之。而已無所與。故舜復禪禹。禹復禪益也。趙岐注孟子云。德威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威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趙以與為加多之義。殊為迂曲。○注。矣舜至之稱。○正義曰。魏纂漢得國。託於舜禹之受禪。故平叔等解此文。以不與為不與求也。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云。仲尼感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為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當時援舜禹以文其好逆。大約皆以為不求得之矣。巍巍為高大者。方言。巍巍高也。說文同。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

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人

以生。賦氣成形。故言人之性。必本乎天。本乎天。即當法天。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凡同在覆載之內者。崇效天。卑法地。未有能違天而成德布治者也。人皆承天而君。為天之元子。故名曰天子。

白虎通稱篇。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是也。易繫辭傳言包羲氏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然則古聖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而行之。顧自堯舜以前。舜缺有闕。又舜是堯舉。德無以易。故夫子此言。止稱堯也。當堯之時。

洪水汎濫。災患未息。故舉舜敷治之。舜又使益使禹諸人。乃成盛治。故孟子引此章。為得人之證。蓋任賢致治。亦則天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是其義也。堯則天。其德難名。所可名者。惟成功文章。故皆言有以著之。○注。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正義曰。則法。爾雅釋詁文。說文。

則。等畫物也。等者。齊等。畫者。界也。皆所以為法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欽。敬也。若。順也。歷。數也。象。法也。言順天以法之也。下文分命申命。皆言敬授之事。故能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後年著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在

者。察也。言當察身以事天也。皆堯法天之驗也。○注。蕩蕩至名焉。○正義曰。巍巍言高。蕩蕩言廣遠。明其德。上下四方。無所不被也。民無能識其名者。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識其德。故無能識其名也。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領。而名分形焉。若夫大

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

能識其名也。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領。而名分形焉。若夫大

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

能識其名也。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領。而名分形焉。若夫大

副。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副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疏引此注作孔子。說文。功。以勞定國也。此功爲治業功成。而民化乃隆也。○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煥與奐同。詩卷阿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廣大釋伴。文章釋奐。故煥得爲明。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尙存。故尙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親睦平章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闕孔曰。禹。稷。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十人。闕馬曰。亂治也。治

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正義曰。李氏光地

二句。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案武王語。乃伐殷誓衆之辭。予者。予周也。左昭二十

四年傳。萇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大誓所謂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又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亦本大誓。故東晉

大誓采此文入之。諸文與論語古本無臣字。故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皇

本雖有臣字。然疏云。亂。理也。我有共理天下者。共十人也。則本無臣字。唐石經於尙書論語及

左傳。凡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尙書論語及左昭二十四年。皆旁添臣字。其襄二十八年。仍無臣

字。可證也。據石經。是東晉古文。亦無臣字。惠氏棟九經古義。謂論語臣字。乃後人據晉大誓以

益之。誤。○注。禹。稷。契。皋陶。伯益。○正義曰。稷卽后稷。名棄。當時以官稱之曰稷也。

舜典言舜命禹宅百揆。棄爲稷。契爲司徒。皋陶作士。益爲虞。此五人才最盛也。○注。亂治至文

母。○正義曰。鄭注云。亂。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也。與馬注同。當是古論家舊義。云治官者。禮樂記。

樂之官也。注。官猶事也。又天地官矣。注同。治事。卽鄭注所言治政事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穎。有若南宮适。晉語重之以周召畢榮諸人。惟虢叔不在十亂之數。陶鞮羣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公。不知其說何本。其一人謂文母者。據下文言婦人知之也。文母卽大姒。文王妃也。周之王業。始於內治。故二南之詩。多言后妃德化。毛詩卷耳序云。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讒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兔置序云。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皆言文母佐周之治效也。後人疑文母。不當在十亂。而以武王妃邑姜當之。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興齊業。武明追躐周亂。武明卽神武妻婁氏。似以十亂有邑姜。隋唐人已爲此說。亦不知何所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



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閒。斯此也。言堯舜交會

之閒。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尙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正義曰。才難者。古語。廣

謂才。皆言人有德能治事者也。易傳以人與天地為三才。左傳以八元八愷為才子。即禹臯陶伯益諸

人。又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為不才子。人之賢否。以才不才別之。又周公自稱多才。夫子亦言周公

之才之美。然則才是聖賢之極能。故孟子言為不審非才之罪。明才無不審也。才是極難。當堯舜時。

比戶可封。不乏有德之士。而此稱才者五人。及周之感。亦但九人。是其為才難可驗也。後之論者。

離德而言才。固非。即以有德為有才。亦非也。唐虞之際者。際猶下也。後也。淮南子脩務訓。湯

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作桑林之下。又曆夫論彗利篇。信立於千載

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是際有下後之義。夫子此言。唐虞之下至周。乃為感也。王氏亦通。婦

述聞。謂於為與。引孟子麒麟之於走獸云云為證。謂唐虞之際於斯為感八字為一句。此說亦通。婦

人者。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也。婦人。據馬鄭義即文母。螺江日記續編載餘姚邵在陳

說。衛氏古文婦人作股人。韓退之指為膠鬲。翟氏續考異辨之云。晉書衛恆傳。但言其祖敬侯寫邵

騶傳所傳之古文尙書。摩不能別。並不言有論語古文。而韓李筆解。亦絕無股人膠鬲之說。近任氏

啓運四書約旨謂鑽石經作股人。以今所傳石經。惟前四篇與後四篇略有其文。泰伯篇久已無存。任

氏何從見之。此均知其妄也。○注。唐者堯號。虞者舜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或曰。唐虞者。

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此注以唐為

堯號。虞為舜號。義當如此。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

達。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又云。說尙書者。唐虞夏殷周者。

功德之名。感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

為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故曰猶秦漢。案論衡是也。鄭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部之地。今日

太原晉陽是。又堯典。續于虞。皇甫謐云。堯妻舜。封之於虞。即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是。唐虞皆地名。二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

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

事殷。故謂之至德。正義曰。周得羣才。故能三分有二。其時實有得天下之勢。而猶以服事殷。與泰伯

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又下言舜禹文王周公之事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故此極美文王有至德也。然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者。明服事之誠。武王與文王同。故統言周也。

釋文參七南反。本又作三。皇疏本亦作參。後漢書伏湛傳述此語。文選典引注引此文並作參。則舊

本皆為參字。又周之德。皇本無之字。○注。殷紂至至德。○正義曰。紂淫亂事。詳史記殷本紀。

文王爲西伯者。書西伯戡黎。鄭注。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是也。包必先言文王爲西伯。繼言三分有二。明三分有二。在爲西伯後也。左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周書程典解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勸於商。六州者。鄭詩譜謂雍。梁。荆。豫。徐。揚。孔疏申之。以爲其餘冀青兗屬紂。此依九州約略分之。九州而有六州。是天下三分有其二也。毛詩四牡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姚氏配中周易學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即欲殷有以撫之。此文王之憂患。所以獨深也。案文之服事。非畏殷也。亦非曰吾姑柔之。俟其惡盈而取之也。惟是冀紂之悔悟。俾無墜厥命已爾。終文之世。暨乎武王。而紂淫亂日益甚。是終自絕於天。不至滅亡不止也。是故文之終服事也。至德也。武之不終服事也。紂爲之也。亦無損於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闕其間。非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馬曰。非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子曰。損其常服。以盛祭

服。正義曰。後漢明帝紀引此文。李賢注。閒。非也。孟子藤蓐簋。政不足閒也。亦訓非。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然猶焉也。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論語禹吾無間然矣。若

由也不得其死然。然字並與焉同義。鄭注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宋氏錮鳳發微云。說文。市。鞞也。上古衣被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從巾。象連帶之形。黻。

篆文市。從韋從友。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文。從藩友聲。按被膝之市。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黻。經典又假黻爲之。又假爲芾。又假爲緇。故明堂位有虞氏服黻。鄭注云。黻。

或作黻。論語稱黻冕。此假黻爲黻。當訓爲被膝。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被前。後知被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被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是被前爲衣之最先者。

故祭禮重之。詩。赤芾在股。箋云。芾。大古被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據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

亦言黻冕。宣十六年左傳。以黻冕命士會。當是希冕而赤黻葱衡。明堂位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

火。周龍章。注云。黻。祭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按彌飾。即致美之意。舜作黻以尊祭服。故祭服宜稱黻冕。白虎通緇冕篇。曰。緇者。被也。行以

被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纁。諸侯赤纁。又云。天子亦被葱衡。士蘇韜。赤者

。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緇服。爲百王不易。纁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

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緇韜。皮弁素鞞。玄纁爵鞞。言冠弁者必言鞞。是知黻與冕俱重也。至十二章之黻。罕與冕並舉。左傳交冕黻珽。亦以冕與黻連言之。下又云火龍黻。則言裳之一章。至鄭注論語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以黻爲衣被前之制。

又唯祭服名黻。故以爲祭服之衣也。按宋說是也。列子楊朱篇。禹卑宮室。美絺冕。絺與黻。當是一字。易困九二朱紱方來。鄭注。天子制用朱黻。是絺卽黻無疑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

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稱冕。故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从冂免聲。冂象其上覆。免與俛同。管子小稱篇言禾云。及其成也。由由乎茲免。謂禾至成熟下垂。滋益俛也。此免為俛之義。范甯穀梁傳解云。冕謂以木為幹。衣之以布。上玄下纁。垂旒者也。白虎通緯冕篇。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大小夏侯說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則前低於後一寸也。周官弁師疏以為前低一寸餘。蓋約略言之。未細核耳。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董巴典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言人人殊。不知孰孰是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鄭君以皇為冕。則冔收亦是冕。毛詩文王傳。冔。別冕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世本云。胡曹作冕。注。胡曹。黃帝臣。則自古冠冕名冕。至夏又別稱收。此文云敝冕者。從舊名之爾。說文。冠祭也。所祭髮弁冕之總名也。是冠為首服之大名。冕亦是冠。故注云冕其冠也。其字承上句祭服言之。明敝是祭服之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周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冕皆祭服。禹時雖未備有祭制。要冕為祭服所用矣。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為之。禹之致美。指此類也。○注。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正義曰。菲訓薄。相承云然。史記夏本紀述此文。即作薄字。豐潔者。皆豐潔也。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包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

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注。皆所以通古

堂。周堂高九尺。殿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鄭舉明堂以說禹卑宮室之制。其他廟寢。亦皆卑可知矣。李氏光地論語倒記。致孝鬼神。與菲飲食相對。致美敝冕與惡衣服相對。盡力溝洫。亦是與卑宮室相對。當供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乃復密畎澮距川。然後四隴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冀萬姓之居是急也。案史記夏本紀。卑宮室。致費于溝洫。此當出古論。詩。築城伊瀉。毛傳。瀉。城溝也。釋文引韓詩作洫。洫正字。城段借字。夏紀溝洫亦用段字。說文。瀉。疾流也。別一義。○注。方里至八尺。○正義曰。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方里為井也。冬官匠人為溝洫。粗廣五寸。二粗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是畝。遂。溝。洫。澮。皆所以行水。論語舉溝洫以蔽其餘耳。包言溝洫廣深之制。即本匠人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三夫為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

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賦稅。緣邊一里沿澮。是言澮澮之制。不知包氏說同否也。又地官遂人云。夫閉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澮。澮上有畛。百夫有澮。澮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與匠人文異。鄭氏以爲鄉遂公邑之制。與匠人爲采地制不同也。後人說此文。於經注未能博通。故益多輻輳。近欽儒程氏瑤田著澮澮小記。以遂人匠人制同文異。不取鄭氏。今略著其遂人匠人澮澮異同考於此。遂人職云云。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澮橫。澮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案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畝橫。畝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閉。故謂之夫閉。夫閉。東西之閉也。其南北之閉。則澮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澮。不可謂二十夫之閉。故變閉言夫也。澮經十夫。流入於澮。澮之長如澮。縱承十澮。十澮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澮也。澮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澮。而橫承十澮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二萬夫閉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畝云云。案畝。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畝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閉。非夫閉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畝水。此所以別夫閉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閉小澮釋之。遂非不在夫閉。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澮橫承之。井中無澮。澮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閉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閉之稱澮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閉而受畝水者也。澮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澮之水。咸入於澮。澮縱當兩成之閉。故曰成閉有澮也。澮之長連十成。亦不嫌成閉之稱澮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澮之在井閉而受遂水者也。澮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澮之水。咸入於澮。澮當兩同之閉。故曰同閉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閉。命之曰兩山之閉。以例澮在同閉。澮在成閉。澮在井閉。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又案匠人遂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閉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閉。兼辭也。十夫有澮。百夫有澮。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澮澮澮澮。則必曰二十夫之閉。二百夫之閉。二千夫之閉。二萬夫之閉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閉謂之澮。成閉謂之澮。同閉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閉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澮澮澮。則遂在田首。澮在井首。澮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閉謂之澮。成首謂之澮。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閉。難舉偏辭。故澮澮相從。澮澮澮亦皆以閉言。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也。

## 卷十 子罕第九

### 集解 凡三十一章

正義曰。釋文於下更云皇三十章。謂合不悛不求。與上衣敝緇袍爲一章也。說本孔氏廣森經學卮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註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左襄元年傳。穆姜曰。利。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易文言傳同。此相傳古訓。故此注本之。

利物者。物猶事也。若左文七年傳。卻缺釋夏書三事有利用也。穆姜言作而害身。不可謂利。而易象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其見之象辭象辭。如云利見大人。利建侯。利用侵伐。利用行師征邑國。利用為依遷國。利用賈于王。孚乃利用禴。利用享祀。利用祭。利用刑人。利用獄。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西南。利執言。孚乃利用禴。元不利。皆言利也。如云不利為寇。不利涉大川。利不利有攸往。不利東北。不利實。不利即。无攸利。皆言不利也。利與不利。古人皆質言之。人未有知其不利而為之。則亦豈有知其利。而避之弗為哉。利所以為義之和者。和猶言調適也。義以方外。若但言義不言利。則方外而不能和。故利為義之和。周語曰。言義必及利。韋昭曰。能利人物。然後為義。此即利物足以和義之證。此即利字最初之證。君子明於義利。當趨而趨。當避而避。其趨者。利也。即義也。其避者。不利也。即不義也。然而急君父之難。赴蹈水火而不顧其身。雖有似於不利而亦趨之。則以合乎義。即為利也。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輿。弗視也。雖有似於利而亦避之。則以不合乎義。即為不利也。若小人則反是。故其所謂利。或君子所視為不利。而其所視為不利。或君子所視為義。所視為利也。君子知利不外義。故喻於義。小人知利不知義。故喻於利。時至春秋。君子道微。故夫子罕言利。則以其理精微。人或誤習其說。而唯知有利。不復知有義矣。至戰國。而孟子且辭而闕之。豈特如夫子之罕言哉。此解經說文字所當知世變也。利命仁三者。皆子所罕言。而言仁稍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故以利承罕言之文。而於命於仁。則以兩與字次第之。皇疏云。命。天命。窮通天壽之目也。是命為祿命。書召誥云。今天命吉凶命歷年。下篇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有命在天。五文見義。史記外戚世家。孔子罕稱命者。難言之也。非歸幽明之變。烏足識乎性命哉。正以命為祿命也。阮氏元論語論仁篇。孔子言仁者許矣。易為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今察夫子晚始得易。易多言利。而贊易又多言命。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弟子於易獨無問答之辭。今論語凡言仁皆詳書之。故未覺其罕言爾。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註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

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

御矣。註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

安國故以黨人為童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

御矣。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

安國故以黨人為童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

御矣。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

安國故以黨人為童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

御矣。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

安國故以黨人為童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

御矣。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

安國故以黨人為童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

曰。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矣。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者也。注。孟康曰。人。項橐也。又皇甫謐高士傳。達巷黨人。姓項。名橐。並本古語。國策秦策淮南子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言項橐七歲爲孔子師。然則仲舒所云不學而自知者。正以童子未學而即知爲學之要也。夫子本無常師。聞此童子之言而商所執。故後人遂儕之於師列耳。焦氏循補疏。孔子以民無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援達巷黨人之言。以明孔子與堯同。大哉孔子。即大哉堯之爲君。博學無所成名。即蕩蕩乎民無能名也。案博學無所成名。惟聖人能然。若常人雖亦博學。而總有所專主。故執一藝以成名。乃中人爲學之正法。大戴禮會子立事云。君子博學而居守之。又云。博學而無方。故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又云。君子博學而算焉。算。選也。卽此所云執也。禮內則言年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是射御久爲夫子所學。此時聞黨人譽己。恐門弟子惑於美譽。專驚爲博學。而終無所成能。故就己所學射御二者求之。祇當執御。以示爲學當施博而守約也。○注。達巷至而已。○正義曰。一統志。達巷。在微陽縣西北五里。相傳卽達巷黨人所居。微陽。今屬兗州府。此出方志附會。未敢信也。禮記會子問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其地當在王畿。翟氏顛考異。疑卽此巷黨。亦未必然。不成一名者。言非一技之可名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藝周備。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注。聞人至卑也。○正義曰。夫子謙言。但當執一藝以成名。不敢當黨人之譽己也。御爲六藝之卑。故曲禮少儀。皆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子長以能御許之。又不及他藝。是御於六藝爲卑。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孔曰。冕。緝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

易成。故從儉。正義曰。麻者。象麻。績其皮以爲布。而冕用之。故曰麻冕。白虎通縹冕篇。麻冕者何。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左桓二年疏。論語麻冕。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又云。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縹。此冕用麻之制也。鄭此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純當爲緝。黑緝也。三十升者。鄭注喪服云。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然則此云三十升。亦是依俗爲文。一升八十縷。三十升。是二千四百縷。鄭依漢制。推古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尺二寸布廣之度。容二千四百縷。是細密難成。故不知用緝用之儉也。蔡邕獨斷謂用三十六升布則太密。非所容矣。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其反。側其之音爲緝。其實鄭依古字作紉。紉。縵與純相似。故致誤。禮玉藻。純組紱。注。純當爲緝。古文緝字。或作系旁才。周官媒氏純帛注。純實緝字也。古緝以才爲聲。此鄭破純爲緝之例。玉藻孔疏云。鄭讀純爲緝。其例有異。若經文絲用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卽讀爲緝。如論語云。今也純。緝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緝。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賈公彥周官媒氏儀禮士冠禮疏言鄭破讀之例。與孔同。而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緝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紉字。與孔疏異。似非鄭君之

旨。案說文。緇。帛黑色也。緇本謂黑帛。其後布之黑色者。亦得名之。緇射為古今字。鄭此注訓黑。而破讀止云純當為緇。是緇可為帛色。而賈以緇但為布色。非矣。緣鄭之意。實以純字與緇相似。故讀從之。但射為古文。人不經見。故先讀從今字而為緇也。且言緇則為射已明。祭統純服。昏禮及士冠禮純衣。注以絲衣解之。雖不破字。亦是讀射。以與他處注文。可互見也。宋氏錡鳳發微。謂鄭讀緇。即緇布冠。然鄭以緇為黑緇。並無緇布冠之文。且以緇布冠代麻冕。而冕直廢棄不用。豈可通乎。不知宋君何以如此說。○注。孔曰至從儉。○正義曰。後漢陳元傳注引此注作何晏。士冠禮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注。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詩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毛傳。緇撮。緇布冠。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則緇布冠。是冠之儉者。今易之以純。純是黑緇。斷無儉於緇布冠之理。且冕與緇布冠。禮經所載。判然各別。而撮而一之。可知作偽者之陋矣。純為絲者。說文。純。絲也。從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此許解論語用本字。不煩破讀作緇。似為偽孔所本。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王曰。**

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正義曰。拜下者。謂於堂下拜。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廷堪案臣與君行禮。如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人自酢於公。獻畢。二人騰爵于公。皆于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此士大夫於諸侯也。覲禮。郊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於天子也。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幣。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許諾。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亦皆拜于庭者。是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也。士相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幣。賓再拜稽首。受。聘禮。賓覲。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覲及士介覲。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中庭。再拜稽首。禮畢。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歸饗餼。士介則北面再拜稽首。拜饗餼。皆再拜稽首。聘禮記。若私獻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俛賓後。賓入門左。沒鬻北面再拜稽首。明日。賓拜賜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君行禮也。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賓北面再拜稽首。使卿致館。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賓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使者行禮。而尊其君命。故亦再拜稽首也。又云。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廷堪案臣與君行禮。皆拜于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為臣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騰爵為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騰餼于公。公命小臣旅行酬。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覲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

注。太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于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膳爵爲賓。舉旅行酬。公立卒饌。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饌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卽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燕禮。賓膳餽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拜。君辭之。卽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無算爵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燕禮大射。賓膳餽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甫拜。故卒爵不復再降。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命小臣辭。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辭。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凡此瑣節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之。故拜于堂上也。又案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公食大夫禮。賓升。公當禮再拜。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賓粟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之。然後升成拜也。聘禮。主君禮賓受幣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覲。賓授幣。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粟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東帛備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卽升拜也。聘禮。禮賓公壹拜送。凡賓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又賓不降壹拜受禮。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此皆拜于堂上。禮殺故也。又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上介如賓禮聘賓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此使者奉其君命。以客禮待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拜。亦如見其君也。至于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異國之臣。其禮有加焉爾。案凌說甚嚴。當夫子時。君弱臣強。凡應於堂下拜者。不復循臣禮之正。而皆拜乎堂上。故孔子非之。鄭此注云。禮。臣之於君。酬酢受爵。當拜於堂下。時臣驕泰。故拜於堂上。注所云禮。指燕禮。舉一以例其餘耳。臣酌酒獻君曰酢。君酌酒答臣曰酬。燕禮所云公舉膳餽爲賓舉旅行酬。又賓膳餽于公。公爲士舉旅行酬。卽其禮也。酬酢授爵。當拜於堂下。及君辭。復升成拜。當時則於授爵之際。已拜於堂上。無復下拜。及君辭復升成拜之禮。故爲驕泰也。周官大祝九拜。一曰稽首。聘禮。稽首。臣拜君法。稽與隴同。說文手部操。頭至地也。頭至地卽稽首。拜中之一。許意據周官先言稽首。故舉一以該之。今隸變作拜。○注。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正義曰。升字從皇本補。邢疏申注亦有升字。下拜者。臣禮之正。其下拜。而君待以客禮。復升成拜。或下未拜。君辭。乃升拜。皆禮之殺。非謂凡行禮下拜者。必升成拜也。注說未晰。



子絕四。毋意。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毋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正義曰。說文。絕。斷絲也。釋名。釋言語。絕。截也。如割截也。

言子有絕去四事。與人異也。公羊昭十二年疏。子絕四者。備於鄭注。今此注已佚。毋者。禁止之辭。毋即絕也。說文云。意。志也。從心音。察言而知意也。段氏玉裁注意之訓為側度。如論語毋意。不意不信。億則屢中。其字俗作億。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少儀。毋側未至。注曰。側。意度也。毋意。即毋側未至也。案段王說同。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注。此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下引此文云云。即是以意為億度也。釋文。意如字。或於力反。非。於力之音。亦是讀億。陸不當以為非也。莊氏存與說。智毋意。先覺也。義毋必。義之與比也。禮毋固。時中也。仁毋我。與人為善也。善則稱親。讓善於天也。又云。以億逆為意而去之是也。以擬議為意而去之非也。以億莫為必而去之是也。以果斷為必而去之非也。以窮固為固而去之是也。以修己為我而去之非也。以真固為固而去之非也。以足己為我而去之是也。以修己為我而去之非也。

子畏於匡。匡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為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何我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正義曰。說文云。畏。惡也。廣雅釋詁。畏。懼也。恐也。而死亦稱畏。禮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籍。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或謂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適匡云云。五日顏淵後子曰云云。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是孔子此語。為解嚴弟子之辭。江氏永先聖圖譜載此事。於魯定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慈者。有所指之辭。下兩言斯文。斯茲同義。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遊。以所得典籍自隨。故此指而言之。文在茲。即道在茲。故孟子以孔子為聞而知之也。天將喪斯文。久當湮沒。必不令夫子得之。後死者。夫子自謂後文王死也。後死者既與於斯文。是天欲未喪斯文可知。天未欲喪斯文。匡

子畏於匡。匡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為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何我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正義曰。說文云。畏。惡也。廣雅釋詁。畏。懼也。恐也。而死亦稱畏。禮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籍。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或謂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適匡云云。五日顏淵後子曰云云。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是孔子此語。為解嚴弟子之辭。江氏永先聖圖譜載此事。於魯定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慈者。有所指之辭。下兩言斯文。斯茲同義。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遊。以所得典籍自隨。故此指而言之。文在茲。即道在茲。故孟子以孔子為聞而知之也。天將喪斯文。久當湮沒。必不令夫子得之。後死者。夫子自謂後文王死也。後死者既與於斯文。是天欲未喪斯文可知。天未欲喪斯文。匡

人必不能違天害己。致使斯文禮毀失也。○注。匡人至圍之。○正義曰。匡邑見左氏傳。凡有數處。左傳十五年。諸侯盟于杜丘。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此匡爲衛邑也。文元年。衛孔達侵鄭。取綿管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匡爲鄭邑。衛取之也。又十一年。叔孫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此匡爲宋邑也。子畏於匡之匡。舊說不一。莊子秋水篇。孔子避於匡。宋人圍之。釋文引司馬彪曰。宋當作衛。匡。衛邑也。案莊子以匡爲宋邑。宋人即匡人。不必改宋作衛。說苑雜言篇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亦以匡爲宋邑。史記世家言匡人圍孔子。孔子使從者爲寧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則以匡爲衛邑。寰宇記謂長垣西十里有匡邑城。又襄邑西二十里有古匡城。皆爲子畏於匡地。蓋兩說並存。闕氏若瓊釋地。顧氏棟高春秋大取表。專主長垣。然以陽虎暴匡之事。求之衛宋。皆無可考。毛氏奇齡四書賸論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尅就其穿垣而入之。世家顏尅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尅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即圍師入城之事。案毛說甚近理。此匡在文元年。已爲衛所取。而不能得其田。故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爲魯所取。然恐魯終不能有。則仍屬鄭耳。杜謂匡在新汲東北。而一統志云。匡城在扶溝縣西。扶溝與新汲壤正相接。實一地矣。莊子言宋人圍孔子數匝。而弦歌不輟。幾何將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退。韓詩外傳。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愾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子歌我和若。子路歌。孔子之和之。三終而圍解。此是當日實事。蓋感之以弦歌。不待自辨。而匡人已知其非陽虎矣。世家謂夫子使從者臣於寧武子。然後得去。此傳謂之誤。寧氏當獻公世已滅。而武子仕文成之世。豈得與孔子時相值。世家此文。臺不足據。索隱又謂夫子再陋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琴而釋難。分一事爲二。尤屬臆說。顏尅。世家作顏刻。弟子列傳無尅刻名。但有顏高字子驩。惠氏棟九經古義。疑高即尅。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高乃寧之譌。寧刻同聲。古字通用。其說並是。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

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

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包

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也。正義曰。鄭注云。大宰。是吳大宰詒。僞孔兼存吳宋。方氏觀旭偶記。鄭以爲吳大

宰。蓋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十九娶于升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一則年五十六去衛後。過曹  
 衛宋。於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冢脚向子貢私論夫子之聖。惟吳大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于  
 鄆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時。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時。又與子貢語。故  
 定為吳大宰。史記孔子世家。吳密聞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僮僮氏三尺之語。於是日善哉聖人。是  
 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為聖者。亦吳人也。秦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大宰語。大宰語問曰。孔子何如。  
 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大宰語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  
 百姓足其材焉。大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以增大山。不益其  
 高。且為不知。此子貢與大宰語論述聖德之證。而大宰之為吳大宰語益信。縱者。朱子集注云。肆  
 也。言不為限量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說聖固是天縱。多能亦是天縱。子貢此言。可謂智足知聖。故  
 夫子舍子貢之言。而但言大宰知我。明知我多能也。多能是鄙事。君子且不貴。況聖人乎。蓋避聖  
 之名而示人以學聖之方也。風俗通窮通篇引固天縱之。莫感於聖。似以縱之為句。皇本大宰知我下  
 有者字。○注。大宰至小藝。○正義曰。鄭周官目錄云。冢。大也。宰者。官也。又大宰注。變冢  
 言大。進退異名也。先考典簿君秋榷雜記說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大宰。宋備六卿。同於天子。魯則羽  
 父求大宰。鄭有大宰石彘。楚有大宰子商。蓋散位從卿。列國之管制也。謹案散位從卿。即是大夫。  
 故此注以大宰為大夫官名也。列子仲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  
 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宋是商後。故亦稱商。此注兼存吳宋。或即暗據列子之文。今不從者。商大宰  
 是與夫子語。非問子貢。不若吳大宰親問子貢為得實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者。正以禮樂是藝之大。  
 不得為鄙事。惟書數射御。皆是小藝。大宰所指稱也。淮南子主術訓。孔子之通智過於襄弘。勇服  
 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此相傳夫子多能之事。大宰以多能為聖。但有笑辭。無  
 疑辭也。注亦微誤。○注。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正義曰。注以固天縱之將聖為句。  
 亦通。大聖。即將聖也。錢氏大昕解研堂文集。詩有賦方將我受命傳將之將。並訓為大。然則將聖  
 者。大聖也。案荀子堯問篇。然則孫卿禮將聖之心。亦謂大聖也。論衡實知篇。子貢曰。故天縱之將  
 聖。將者。且也。不言己聖。言且聖者。以為孔子聖未就也。孔子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  
 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大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  
 案故與固通。將聖當從此注訓大聖。子貢初與大宰語語。在哀七年。夫子年六十五。至哀十二年。  
 則已七十。而云在三十四十之時。誤矣。○注。我少至多也。○正義曰。居官。則有府史或胥徒。  
 用給徭役。不自執事也。夫子少小貧賤。始習為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周官甸人五鄙為鄙。  
 荀子非相注。鄙人。郊野之人也。鄙即是賤。下篇鄙夫訓同。君子者。則有德堪在位者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正義曰。  
 此引弟子

據孔子語。與前章少賤多能語同。故類記之。○注。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正義曰。莊子則陽篇。  
 長桓封人問子牢。子牢名僅見此。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而孟繁之賊。女何弔焉。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孔疏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顛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案趙岐注孟子盡心。亦以琴張爲子張。並沿舊說之誤。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以琴牢爲琴張之誤。云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左傳及孟子皆作琴張。莊子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琴牢字張。始見家語。乃王肅僞撰。後人據家語以改漢書。其說良然。白水碑琴張琴牢並列。此及左傳杜注。皆爲家語所惑。不足憑也。自家語琴牢之名出。唐贈琴牢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則皆由家語之說誤之矣。竊謂琴張非子張。服氏之辨最確。而子牢非琴張。則鄭此注最當。莊子則陽釋文引司馬彪云卽琴牢。孔子弟子。與杜預同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牢名。當是偶闕。云試用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同。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

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正義曰。夫子應問不窮。當時之人。說謂夫子無所不知。故此謙言無知也。釋文。空空。鄭或作慳慳。此與前篇慳慳而不信同。鄭彼注云。慳慳。誠

慳也。大戴禮王言篇。商熒女憶婦空空。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空並卽慳慳。此鄙夫來問夫子。其意甚誠慳。故曰空空如。皇疏以爲虛空。非也。叩者。反問之也。因鄙夫力不能

問。故反問而詳告之也。說文云。叩。扣也。段氏玉裁注引此文。似以卽卽叩字。鄭注云。兩端。未也。凡事物之始。皆起微末。故末有始義。說文。耑。物初生之題也。是也。焦氏循補疏。此兩

端。卽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所疑。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卽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

如楊朱爲我。無君也。乃會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於偏枯。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詬之俗甚。不行。

又無以使民知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歛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

叩之。叩此也。竭之。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用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皇本鄙夫下有來字。據僞孔注。亦似有來字。○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皇疏云。知謂有私意於其聞之知也。聖人體道爲度。無有用意之知。

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無知也。明己不有知意之知也。卽是無意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

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正義曰。說文云。鳳。神鳥也。毛詩卷阿傳。雉曰鳳。雌曰鳳。此鄭注尚書顧命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不言圖為何物。及所出之形。左傳序疏引鄭說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此依中候握河紀為言。宋氏翔鳳以疏上文引論語。則此鄭說當為詭託

注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中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威德而皆徠臣。諸蕃之物。可致之齊。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是董以夫子此數。為己不得受命之故。易坤鑿度。仲尼僂筮。其命得旅。位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乎。天命之也。歎息而後息志。與仲舒說同。又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云云。此以吾已矣夫。為己不逢明君。與董氏異。當由古魯不同。故論衡問孔篇解此文。即循二義。其實後一義勝也。孔子世家載此文於西狩獲麟後。〇注。聖人至是也。〇正義曰。受命。謂受天之命。躬致王之也。鳳鳥至。為聖王之瑞。故尚書言篇詔九則。鳳

風來儀。左傳言少皞氏鳳鳥適至。周語言周之興。鸞鷟鳴于岐山。賈逵解詁以為鸞鳳別名。則知上古之時。鳳常至也。淮南子繆稱訓。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盛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是鳳鳥至。為聖瑞也。易稽覽圖。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為赤。赤變為黑。黑變為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又云。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國書地皆然也。又坤靈圖。聖人受命。瑞應先見于河。是河出圖為聖瑞也。書顧命有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列東序。當是玉石之類。自然成文。此元俞炎之說。最近

事理者也。云河圖八卦者。書顧命某氏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孔疏漢書五行志。劉敞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餘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

圖。亦不獨一伏羲。由書疏後案說推之。河圖文不皆具八卦。此特假伏羲事言之耳。姚信易注。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略本山海經。足知三易多法河圖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曰。冕者冠也。大夫

之服。瞽。盲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正義曰。見謂目所接觸。非以禮往來也。相儷也。說文。齋。齋也。從衣齊聲。廣雅釋詁。禱。禱也。禱齋同。古字本作齊。釋名喪制云。齊。齊也。言緝其衣裳之邊際而整齊之也。是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說文。縗。服衣。長六寸。博四寸。直心。從糸衰聲。是衰即縗省。論語釋文。衰七雷反。其字或從糸作縗。與說文合。賈公彥喪服記疏。衰綴於衣。衣統名爲衰。通典引雷次宗說。衰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爲衰。在裳則裳爲衰。男子離其衣裳。故衰獨在衣上。婦人同爲一服。故上下共稱也。喪服記。言縗之邊幅向內也。據禮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三月之異。所謂四齊也。江氏永鄉黨圖考。秦五服一斬四齊。第言見齊衰者。舉齊以兼斬也。由江說推之。則此文齊衰亦當兼斬言。喪服傳。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斬衰服重。齊衰服輕。論語是舉輕以該重矣。釋文。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纁。今從古。陳氏鍾古訓。說文。冕。冕也。從兒象形。弁或冕字。冕。大夫以上服也。從曰免聲。纁或從糸。蓋古論作寬。魯論作冕。字本相似也。案周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此上下通制。故侯國同之。冕弁各異。說文以冕訓冕者。散文或通稱也。鄭依古論作弁者。冕弁義雖兩通。但言弁可以該冕。言冕不可以該弁。猶之齊衰。言齊可該斬。若言斬。則不得該齊也。白虎通縗冕篇。弁之爲言擊也。所以擊持其髮也。鄭注士冠禮云。弁分出於擊。擊。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士冠禮疏。似弁。俯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案爵弁既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於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拚時也。以爵章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蘇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圓。案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又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冕弁皆藏公所。大夫士行禮時。於公所取服之。故孟子以夫子去魯。不稅冕而行爲微罪。明助祭後。當稅冕仍藏公所也。會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出謂出廟門。非謂出大門在道上也。若然。夫子得見冕衣裳者。意即在公時所見。其過之。謂行出其前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續。汪氏中經義仰新記。並謂夫子見冕衣裳。是見其人當服此者。不必真見其服。非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亦疑冕是祭服。非夫子燕居所見。益據魯論作纁。以冕即纁之譌。纁與免同。士喪禮。衆主人免于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一寸。用麻布爲之。齊衰。服之重者。纁。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古論作弁。疑卽司麻所云弔事之弁經服。鄭彼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此以冕爲纁。纁與齊衰。同爲喪服。亦是疆別爲義。不必與經旨相應也。裳者。在下之服。毛詩七月傳。上曰衣。下曰裳。說文。常。下裳也。裳常或從衣。於禮玄冕爵弁服皆紉衣縗裳。皮弁服素衣素裳。韋弁服則衣蘇韋。裳或朱或素也。少。謂年少也。史記孔子世家。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以童子爲少者。此安國故也。禮四十始仕。此童子得服冕或弁



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慈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是卓爾。乃言夫子之道極精微者。不敢必知。不可灼見。故以如有形之。韓詩外傳。孔子與子夏論書云。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外傳所云既立。與此文所言立同。孟子盡心篇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中道而立。亦謂道之高者美者。與此文言立義亦同也。能者從之。明不能者難以從之。卽此所言欲從未由也。春秋繁露二端云。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覓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未由也與。文鈔。道也者。萬物之奧。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道之權也。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唯聖人則異以行權。巽。入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巽。伏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龍蛇之蟄以存身。至精者也。至變者也。至神者也。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案姚氏之論聖道精矣。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卽變動不居之謂。孟子言大化聖神。皆是其語。意顏子此言。所以窺聖道者。在此時矣。道不外學。學不外禮。夫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志學。卽博文也。立。卽立於禮也。亦卽約禮也。如有所立卓爾。謂禮之所立。無非道也。顏子於博約之教。服習既久。故舉其所已知者以自明。求其所未知者以自勉。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既奔逸絕塵。而回蹉若乎後矣。奔逸絕塵。則夫子之所立卓爾也。回蹉若後。則欲從未由也。惟欲從未由。故仰鑽既竭。而彌高彌堅也。在前可瞻。而忽焉在後也。此顏子之未達一閒也。然雖欲從未由。而終是欲罷不能。故夫子又言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矣。未由。史記世家作蔑繇。蔑未聲轉。繇由今古文異。○注。喟。歎聲。○正義曰。說文。喟。大息也。或作噴。歎吟也。顏子贊美聖道。自以竭力學之。終不可幾及。故有此歎。○注。言不可窮盡。○正義曰。皇疏引孫綽曰。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注。言恍惚不可爲形象。○正義曰。說文。恍。在貌。引申爲無定之辭。恍卽恍惚。老子道經。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亦忽也。○注。循循至所序。○正義曰。說文。循。順行也。順行則有次序。注就本字爲訓。亦得通也。誘。說文。楚。相詠呼也。從人姜。誘。或從言秀。詩野有死麕傳。誘進道也。道與導同。學記云。故君子之善喻也。道而弗牽。又云。道而弗牽則和。繁露基義云。凡有與者。稍稍上之以撥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卽進人法也。



子疾病。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孔曰：少差曰閒。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

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三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正義

爾雅釋詁：詐，僞也。說文：詐，欺也。無臣而爲有臣，爲卽是僞，謂無臣而僞有臣也。考士喪禮，

雖有夏祝商祝御者，徹者擯者奠者之屬，皆暫時司其事者，謂之有司。本不爲臣，今用大夫禮，是僞

有臣也。僞所以爲欺，故曰吾誰欺，欺天乎。皇疏云：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

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鄭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案年老歸政曰致

仕，其爵未失，故從大夫禮葬。若大夫退，是君疏斥己，或已避位弗仕，既去大夫之位，則不得以

大夫禮葬，故宜以士禮葬也。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是也。夫子去魯是退，

當以士禮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禮，故夫子責之。宋氏翔鳳鄭注輯本云：按此爲孔子未反魯事。故有

死於道路之語。蓋孔子自知必反魯也。今案此當是魯以幣召孔子，孔子將反魯，適於道路中得疾也。

大葬，謂魯復用己，以大夫禮葬也。夫子言己雖未必復見用以禮大葬，亦當得歸魯，不致死於道路，

所以然者，以天未喪斯文，必將命以制作以教萬世，故決不死於道路，亦兼明子路豫凶事爲過計也。

○注：疾甚曰病。○正義曰：說文：病，疾加也。加甚義同。鄭此注云：病謂疾益凶也。○注：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正義曰：夫子仕魯爲司寇，是大夫也。及去魯以微罪行，

宜降用士禮。今子路尊榮夫子，欲用大夫喪葬之禮，故使門人爲臣助治之。○注：少差曰閒。○正義曰：方言：差，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郭注：閒，言有閒隙。文王世子：文王有病，旬有二日，乃閒。注：閒猶瘳也。○注：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正義曰：有臣死於臣手，禮也。夫子願死於弟子手者，以弟子情益親也。故皇疏云：在三事同。若以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又云：臣禮就發有方，有方則隔。弟子無方，無方則親也。○注：就使至路乎。○正義曰：大葬，謂用大夫禮葬也。大夫稱君者，對臣言之。有三三子在，不憂棄於道路。明二三子亦能葬其師，不必迫以君臣之義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中。

沽。賣也。得善買。寧肯賣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包曰。沽之哉。不街賣之辭。我

居而行買。正義曰。君子於玉比德。時夫子抱道不仕。故子貢借美玉以觀夫子藏用之意。善買。喻賢

論語徵云。善買者。買人之善者也。買音古。先典簿君秋檉雜記。儀禮聘禮。買人西面坐啓牘取圭。

注。買人。在官知物價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買人。况鬻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珉。其

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買人。既成買矣。此沽玉必經買人之證。謹案論語釋文。善買音嫁。一音古。

是舊讀買有古音。即買人也。說文。買。市也。段氏玉裁注。買者。凡買賣之稱也。引伸之。凡賣

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買。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馮韻。古無是也。竊謂下句待買。亦

謂待買人。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買之

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買。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

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白虎通引論語以證止買。亦當作待買。今作待價。明爲後

人所改矣。沽。漢石經俱作買。見東觀餘論。段氏以買賣皆可云買。沽是段借字。玉篇引求善買而

及諸。說文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及。則作及亦通。此當出齊古文異。羣經音辨四。論語沽之哉。鄭康

成亦音故。此就鄭義爲音。○注。輜載至匱中。○正義曰。鄭注云。輜。裹也。匱。匱也。卽本馬

注。裹載同義。輜既訓載。經下文又言載者。古人自有複語。若詩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上下句皆

言采矣。說文。匱。匱也。匱。匣也。今俗別作櫃。○注。沽之至待買。○正義曰。太平御覽珍寶

部三引鄭此注云。寧有自街賣之道乎。我居而待價者。與包此注同。沽之哉。乃反言以快絕之辭。

明沽是街賣也。皇疏引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此與包鄭義異。似亦通也。說文。街。

行且賣也。從行從言。街或從玄。顏師古漢書東方朔傳注。街。行賣也。包鄭均云居而待買。亦似

音古。御覽引鄭作待價字之誤。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

種。君子所居則化。正義曰。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皆謂朝鮮。夫子不見用於中夏。乃欲行道於外

域。則以其國有仁賢之化故也。說見前浮海疏。後漢書東夷列傳。昔箕子違衰廢之

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姦盜。門不夜扃。河頑

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

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此本前漢

地理志而意更顯。九夷者。夷有九種。朝鮮特九夷之一。淮南齊俗訓謂泗上十二諸侯。率九夷以朝

也。呂氏祖謙大事記。據索隱說。以爲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案呂氏誤也。南方曰蠻。其稱夷稱九夷者。皆假借稱之。況楚地之夷。其風俗犢悍。至今猶然。則正或入所譏。夫子不應欲居之矣。陋者。言其地僻陋。人不知禮儀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箕子受封於朝鮮。能推道訓俗。教民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蠶豆爲貴。衣冠禮樂。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指箕子言。非孔子自稱爲君子。○注。九夷至則化。○正義曰。皇疏云。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濊。五曷夷。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皆在海中之夷。玄菟樂浪高麗。皆朝鮮地。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吠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之也。此謂夷之九種。凡在海中及居中國。皆得名之。與皇疏所指略異。蓋皇疏以地官。漢傳以類言也。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白虎通禮樂篇。東所以九何。蓋來過者九。九之爲言究也。德偏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然也。孟子盡心篇。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君子居之。則能變其舊俗。習以禮儀。若泰伯君吳。遂治周禮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

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皇本反下有於字。雅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也。周室西都。不能復雅。故降而稱風。風雅皆以音言。頌者。容也。以舞容言之也。蓋風雅但絃歌笙簧。惟三頌始有舞容。故稱頌。此阮氏元釋頌義。孔子正樂。兼有風雅頌。此不及風者。舉雅頌。則風可知。

○注。鄭曰。至其所。○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包曰。反魯。在哀十一年冬。見左氏傳。時孔子年六十九。後漢書范升傳奏曰。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尙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迺正雅頌。以正樂。後漢書范升傳奏曰。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尙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迺正雅頌。

吾自衛反於魯云云。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周官太師先鄭注。亦云。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則二鄭皆以雅頌得其所。爲整理其篇第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不從鄭說。謂正樂非正詩。又云。正樂。正樂章也。正雅頌之入樂部者也。部者。所也。如鹿鳴一雅詩。奏於鄉飲酒禮。則鄉飲酒禮。其所也。又用之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禮燕禮。亦其所也。然此三所。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兩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聯數雅合一所。總謂之各得其所。乃從而正之。則先正諸雅之在諸所者。並正此雅之錯入他所。與他雅之錯入此所者。皆謂之正雅。惟頌亦然。清廟祀文王。則祀文其所也。然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清廟。則嘗禘又其所。又且文王世子謂天子養老。登歌清廟。而仲尼燕居。且謂清廟者。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與君相見禮。無非其所。

此必夫子當時專定一書。合統諸節目。正其出入。如漢後樂錄名色。而今不傳矣。茲但就雅頌二詩之首。約略大概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詩夏爲時道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芣。燕禮用之。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芣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

首。約略大概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詩夏爲時道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芣。燕禮用之。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芣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

首。約略大概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詩夏爲時道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芣。燕禮用之。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芣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

首。約略大概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詩夏爲時道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芣。燕禮用之。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芣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

首。約略大概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詩夏爲時道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芣。燕禮用之。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芣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

首。約略大概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詩夏爲時道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芣。燕禮用之。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芣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

居謂大鑿竇出。亦以雅微。大武舞勺又舞象。勺卽酌詩。象卽維情詩。而內則入學。亦復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所真。有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毛氏之論。視鄭爲嚴。包氏慎言敏甫文鈔。以雅頌爲音。與毛又異。而義亦通。今都錄其說云。論語雅頌以音言。非以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諧。鄭衛不得而亂之。故曰得所。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其被之於樂。則雅中有頌。頌中有雅。風中亦有雅頌。詩之風雅頌以體別。樂之風雅頌以律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音律。其中正和平者。則俱曰雅頌焉云爾。揚雄法言曰。或問五乎鄭衛不能入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而篇章吹以養老息物則曰雅。吹以迎送寒暑則曰頌。一詩而可雅可頌。郊風然。知十五國亦皆然也。大戴禮投壺五。凡雅二十六篇。鹿鳴狸首鶴鳴采芣采蘋白駒伐檀騶虞八篇可歌。鶴鳴采芣采蘋伐檀騶虞。此五篇皆風也。而名之爲雅者。其音雅也。投壺又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頌也。齊風也。而皆曰雅。由是言之。雅頌者。通名也。漢杜陵傳。雅樂四曲。有鹿鳴伐檀騶虞文王。墨子謂騶虞爲文王之樂。與武勺並稱。則風詩之在樂。可名雅。而又可名頌矣。淮南泰族訓曰。雅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乎金石。潤乎草木。然則韶夏亦云雅頌。豈第二雅三頌之謂哉。又曰。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然則雅頌自有雅頌之律。性情正。音律調。雖風亦曰雅頌。性情不正。音律不調。卽雅頌亦不得爲雅頌。後世非無雅頌之詩。而不能與雅頌並稱者。情乖而律不調也。太史公樂書曰。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減損爲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條蕩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夫州異國殊。風也。天子博采而協比以音律。則俱曰雅頌。樂之雅頌。其果以詩分乎。不以詩分乎。樂書又言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由是言之。樂之雅頌。猶禮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論。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以詩之雅頌。爲樂之雅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樂記曰。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頌。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多節於先王者。聖人有取焉。史記儒林傳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三百篇之於雅頌。不必盡合也。其合乎雅頌者。卽謂之雅頌。故伐檀也。齊也。亦曰雅。大戴所言。杜夔所傳。豈其謬哉。漢書禮樂志云。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班氏所謂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也。所謂孔子論而定之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其篇次也。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關雎篇次。非有所錯。然洋洋之盛。必待孔子正樂之後。蓋自新聲既起。音律以乖。先王雅頌。皆因之以亂。詩則是也。聲則非也。故曰惡鄭聲

之亂雅樂也。淮南曰。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欲。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不流。關雎葛覃卷耳。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然使以鄭聲弦之歌之。則樂者淫。哀者傷矣。明乎此。而雅頌之不係乎詩可知。得所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知。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曰。困。亂也。正義曰。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胡氏匡衷儀禮釋官。天子有二孤。副三公。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夫子此言事公卿。則已任魯時也。邢疏云。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

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為酒亂其性也。案何有。言不難有也。說見前默識章疏。○注。困。亂也。○正義曰。因訓亂者。引申之義。鄉飲酒義降說廳升堂。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矣

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下篇說夫子事云。唯酒無量不及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注。包曰。至之流。○正義曰。皇本作鄭注。高麗本及文選秋與賦注引此注作包。與邢本同。凡者。非一之辭。明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已。與水相似也。法言學問篇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孺而後

逝者。其水乎。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義同。逝者。往也。言往進也。春秋繁露山川頌篇。水則源泉混混。法言。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委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濟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威得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董引論語以證似力一節。非以論全德也。至法言所謂滿而後逝。則又一意。孟子離婁篇徐子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

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即滿而後逝之義。亦前意之引申。故趙岐孟子章指云。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譽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明夫子此語。既贊其不息。且知其有本也。如川之流。詩天保文。地官序官注。川。流水。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隲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

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隲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

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隲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

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隲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

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隲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

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隲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注**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

亦然。**正義**曰。說文。苗。草生於田者。草謂穀也。倉頡篇。苗。禾之未秀者也。何休公羊莊二十八年

**注**。苗者。禾也。生日苗。秀曰禾。秀即采也。說文。采。禾成秀也。凡禾黍先作華。華瓣收。即

為稔。而成實。實即稔中之仁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謂年穀不順成也。翟氏顛考異。牟融理惑

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彌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

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

皆以此為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悱卒為客喻云。

秀而不實。尼父為之歎息。是六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為顏子而發。自必古論語家相傳舊義。案漢

仲相范君基碣。茂而不實。顏氏顛類茂秀義同。唐玄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慟焉。漢唐人說皆

如此。皇疏云。又為歎顏淵為譬也。邢疏云。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為之作譬說。並得

之。**注**。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正義**曰。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

乎。後漢書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皆以此章喻人早夭也。人早夭。故成德亦有未至。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注**後生。謂年少。

**正義**曰。後生可畏。謂生質獨美也。不如今。謂不如今日之可畏也。人少時有聰慧。為人所畏。至年壯老。學力復充。故人常畏服之。曰焉知者。論衡實知篇解此文。以為後生難處是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聞而無執。即無執矣。五十而不以

善聞。則無聞矣。與此文義同。無聞。謂無善聞於人也。無聞由於無藝。藝謂所學之業也。禮學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學貴不失時。故君子愛日也。胡氏紹勳拾義。人至五十為老年。是以養老自五十始。曲禮云。五十曰艾。王制云。五十始衰。縱能加功。進境有限。況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十無聞。更無望於六十矣。據內則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學至有聞。早則定於四十以前。遲則定於五十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可畏下有矣字。已

**正義**曰。釋文。語。於據反。謂告語之也。方言。

後憚。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憚。郭注引憚之爲貴。廣雅釋詁。憚。改更也。釋憚古多通用。詩板作水。擗釋文。並云釋本作憚。類弁釋文。釋本作釋可證也。郭注方言。引此文。是訓憚爲改。與馬注異。亦得通也。法語之言。異與之言。言者祇此二術。故說而不釋。從而不改。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淮南子原道訓。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食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注。人有至爲貴。○正義曰。法者。禮之借字。說文。禮。刑也。平之如水。○注。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引申爲典則。銓度之稱。故此注法爲正道也。用正道告之。人畏義而服。故口不能不順從。○注。異恭至爲貴。○正義曰。易巽象傳。順以巽也。虞注。巽。外迹相卑下也。是巽有恭謹。人有過。我以恭遜謹敬與之。言。人感我象順。不能不說也。說文。符。釋理也。釋。抽絲也。方言。釋。理也。絲曰釋之。是尋繹謂抽引其理也。既尋繹之。則能行之可知。注義自爲引伸也。鄭注云。釋。陳也。此本釋釋未詳。其義。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慎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正義曰。此事再出也。苑寤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

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正義曰。帥者。衛之借字。說文。衛。將衛也。匹夫者。爾雅釋詁。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謂之匹夫匹婦。鄭注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死將。謂奪取軍將而致之死也。三軍之帥。以人爲衛。故遇強敵。可覆而取之。匹夫守志。志有一定。不可得而奪也。禮緇衣云。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又儒行云。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稽。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注。三軍至取之。○正義曰。孫子始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也。又九地篇。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是言行軍貴一心也。若衆心不一。則士卒懈散。莫有鬪志。故其將可奪而取之。吳子論將云。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盡而取。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取者。其由也與。○孔曰。緼。臬著。正義曰。釋文云。敝。皇本及說文衣部。亦作弊。釋文引鄭注。緼。臬也。藝文類聚三十五。御覽四百八十二。引鄭注。臬並作絮。盧氏文昭釋文考證以作絮爲正。蓋鄭與孔異。故釋文引之。若亦訓臬。則與孔無甚異矣。



禮玉藻。續為縵。縵為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續謂今之新綿也。縵謂今之續及舊絮也。李氏  
 惇琴經識小。古無木綿。著皆以絮為之。絮。絲餘也。玉藻注所云今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為  
 續。舊絮為縵。漢則以精者為綿。而粗者為縵。古今語異也。案韓詩外傳。士揭衣縵者。未嘗完也。  
 又云。會子揭衣縵絮。未嘗完也。漢書東方朔傳。衣縵無文。師古注。縵。亂絮也。皆以縵為絮。  
 說文。絮。微綿也。袍者。說文。袍。滿也。爾雅釋名。滿。袍也。互相訓。釋名釋衣服云。袍。  
 丈夫著下至腋者也。袍。包也。包內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喪大記。袍必有表。謂之一稱。注。  
 袍。襲衣。蓋袍為深衣之制。特燕居便服耳。故云襲衣。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禪  
 之屬。論語紅紫不以為褻服。鄭注云。褻服。袍禪。此袍為褻衣之明證也。案袍是春秋二時之服。  
 若衿褶之類。於時人已服裘。子路繪衣微袍也。狐貉二獸名。仟簡引古論語。貉作貉。說文。貉。  
 似狐。善睡。引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段氏玉裁注謂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貉。今字作貉。皆段借。  
 貉。說文以為北方多種。先鄭職方法注。北方曰貉。是貉乃夷狄之名。別一義也。詩七月。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貉狐狸。皆公子之裘。詩文參互。鄭箋以于貉為郊民自取。非也。春秋繁露  
 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則狐貉並貴者所服。紅氏永鄉黨圖考謂狐貉之裘為裘裘。則此文狐  
 貉與縵袍。並為燕居之服矣。○注。縵。泉著。○正義曰。泉者。麻之異名。注與鄭異。亦緇。說文。  
 縵。緇也。縵。亂系也。又備下云。以絮曰縵。以縵曰袍。別絮言縵。則縵是泉可知。漢書顏師傳。  
 束縵請火於七肉家。師古注。縵。亂麻也。著猶言縵也。士喪禮。著組縵。注。著。充之以絮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減。困馬曰。伎。害也。減。善也。言不伎害。則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伎害之詩。子

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減。困馬曰。減。善也。尙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正義曰。

終身者。言常誦之。將終身也。誦者。周官大司樂注。以辨節之曰誦。孔氏廣森經學危言。子路終身常  
 誦不伎不求二言。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伎不求。是或一體  
 也。然止於終身而已。則亦可足。以減哉。尋省舊注。絕不與上衣微縵袍相蒙。作踦者。始以引詩為美。  
 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為聞譽自足。既重誦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詞何用不減。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減。  
 是自異其衿鑿。不可通也。又云。注疏本三十一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  
 正分不伎不求以下矣。案仲尼弟子列傳。載衣微縵袍一節。無不伎不求二句。亦一體。○注。伎。害  
 至之詩。○正義曰。伎。害也。減。善也。並毛傳文。說文。伎。很也。韓書等咸傳。汲黯為伎。師古曰。伎。  
 意堅也。義並相近。何用為不善。用不伎不求。即為善也。韓詩外傳。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  
 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又云。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  
 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又云。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  
 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揚乎中而無外求也。三節。皆引詩不伎不求何用不減。揆韓之意。  
 似以不害由於不求也。害謂己有禍患。不謂傷害人也。此義與馬不同。並得通也。鄭詩箋云。言君

子之行。不枝害。不求備於一人。解不枝與馬同。不求與韓馬異。或本齊魯說。疾貪惡枝害之詩者。貪惡謂貪求之惡。詩者。衛風雄雉篇文。○注。臧善至為善。○正義曰。臧。善也。見上注。此當衍。尚復有美於是者。言學道無止境也。譬若富者無驕。貧者無諂。尚未可以為仁也。是皆未足為善也。禮貧樂道也。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難。尚未可以為仁也。是皆未足為善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

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正義

歲寒者。孫炎爾雅注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說文。寒作𡇗。云凍也。從人在山下。以𡇗薦覆之。下有欠。釋名釋天。寒。扞也。扞格閉塞不通也。翟氏巖考異云。莊子讓王篇。天寒

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于止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案此又見風俗通窮通篇。說文云。凋。半傷也。彫。琢文也。義別。今多通用。○注。大寒至苟容。

○正義曰。玉篇。寒。冬時是寒。乃歷歲氣候。注必言大寒者。極言之耳。荀子大略篇。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史記

伯夷列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黎世汙濁。清士乃見。淮南子傲真訓。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解夫論交際篇。昔魏其之客。流

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膏貴之風恩。客猶若此。則益篤。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說或以歲寒喻

事難。喻亂世。喻勢衰。義均得通。注就亂世言。

子曰。知者不惑。○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正義曰。中鑿雜言

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己不能成天性也。懼己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適之

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逸詩也。唐棣。移也。

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

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

正義曰。與者。以也。淮南子汜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與以錯出。與卽以也。學者。業之所同。講習切磋。彼此資益。故曰共學。至適道立權。各由人所自得。故不曰共也。高誘淮南子注曰。道。仁義之善。道立。謂立德立功立言。戴氏震孟字字義疏證。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大道甚遠者矣。求利祿聲名者是也。道貴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志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唐棣之華云者。此引詩言以華之反而後合。喻權之反經而合道也。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引此文作棠棣。唐棠通用字。爾雅釋草云。木謂之榮。草謂之華。此唐棣是木。亦言華者。散文可通稱。故說文云。萼。榮也。是也。偏其反而者。皇疏云。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朱子集注。引晉書偏作翻。似晉書無此文。角弓詩。翻其反矣。桑柔詩。旗旒有偏。釋文。偏本亦作翻。韋昭周語注。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然則偏讀翻。義亦通矣。而者。語助之辭。皇疏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遠遠故也。人豈不思權。元龜如其室與遠故也。劉氏逢祿述何篇。夫子以思爲未思者。不欲諉咎於室。誠之至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縣詩正義。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說苑權謀。北周書宇文護傳論。並作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筆解作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謂今文錯簡。唐文粹馮用之楮論引與筆解同。此當由後人隨意引入。非今文有錯簡也。釋文未音味。或作末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高麗本讀正同。武氏億經讀考異。謂如一讀有咏嘆聲跌之趣。又謂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歷引左傳傳二十四年。宣十二年。成八年。襄二十四年。中庸法言爲證。其說良然。皇本有下多哉字。○注。適之至之極。

○正義曰。之者。往也。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與此注相發。玉篇。權。稱錘也。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焦氏循說權曰。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皇疏引王弼曰。權者。之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注。唐棣引見矣。○正義曰。

唐棣移者。爾雅釋木文。又常棣棣二木皆見詩。陳氏免毛詩疏。謂爾雅當作唐棣。棣常棣移。以棣之名專屬唐棣。而以常棣爲棣之類。若然。則此注所云唐棣移。移字亦棣之誤矣。陳疏又云。說文。移。棠棣也。棣。白棣也。棠當作常。爾雅邢疏引陸機義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案元恪謂白棣以實白而得名。赤棣如郁李。其實正赤。郁李一名臭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爲棣之屬。乃論語邢疏引義疏云。唐棣。臭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

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此與齊民要術引靈風七月篇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甜。正同。則論語疏引唐棣。必是常棣之誤。小雅之常棣。七月之鬱。皆即赤棣歟。而非此唐棣也。案陳說是也。郭注爾雅。以唐棣似白楊。郝氏驚行義疏引。牟氏相說。即今小桃白。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弁。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牟氏此說。得之目驗。與許慎所稱白棣。當無異矣。皇疏云。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是華反而後合也。高誘淮南子注云。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則反善。合于時適義。是由反而至大順。亦用權之道。所謂無常形勢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何。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後漢周章傳。北周宇文護傳。引論語解之。並爲反經。用公羊義也。焦氏備說。禮曰。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故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乃爲順行。恒寒恒燠。則爲咎徵。禮滅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郊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思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劉勰新論明禮篇。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善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孝子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拯之。父祝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二說皆足發明此章經注之義。毛氏奇齡稽求黨。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固嫉邪詩。反是不思。維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注。若相反之思。則王符解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履錦以魚。統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見思反之意。又云嘗讀王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於臨歿時。屬後人使不辭權。不含斂。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禪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以反作正之一證也。案如毛說。未之思是思反。亦卽是思權。與此注說亦正合。云次序者。謂先反後順也。

## 卷十一

### 鄉黨第十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鄉黨爲第二篇。此僞本不足據。

## 集解

### 凡一章

正義曰。此篇雖一章。而其闕事義。各以類從。皇邢疏別爲科段。當有所受。今略本之。分爲二十五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曰：恂恂温恭之貌。正義曰：紅氏承鄉黨圖考。諸侯五十里內為三鄉。亦如

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王氏蓋鄉黨正義說。孔子生於陝邑。遷於闕黨而設教焉。故新序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政無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可知此文鄉黨。兼彼二地矣。鄭注云。恂恂。恭慎貌。案說文恂。信心也。信者。實也。人有信心。則能恭慎。史記世家載此文索隱曰。恂恂有本作恂恂。音七旬反。漢祝睦後碑。鄉黨恂恂。朝廷便便。與索隱合。史記家廣傳贊。李將軍

悛悛如鄙人。口不能正辭。索隱曰。漢書作恂恂。音詢。悛與恂同。並聲近字。劉脩碑。其於鄉黨遜遜如也。亦音義相近。當由齊古魯三家文異。集注云。似不能言者。謙卑

異類。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

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正義曰：集注云。在宗廟朝廷。謂助祭於

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東西箱者。東堂西堂也。白虎通朝覲云。朝者。見也。周官大宗伯注。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此

說朝。即朝夕以朝。時見君謂之朝。因而見君之地。亦稱朝。舊說諸侯三朝。在庫門外者曰外朝。在雉

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者曰燕朝。又曰射朝。若以治朝燕朝對外朝。亦稱內朝。王孫。諸侯朝服以

日視朝於內朝。則治朝也。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則燕射之朝也。若以治朝對燕朝。則治朝亦稱

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據注即治朝也。紅氏承圖考。治朝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

廷者。平地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

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地無堂。會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兩楹服

失容則廢明在廷中也。又曰外朝治朝。皆平地無堂。惟路寢朝有堂有階。案三朝朝位皆平地。鄭注

太僕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注文王世子云。內朝。路寢庭。路寢即燕寢。別寢而言庭。明朝位

在庭也。左傳韓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即是從公於內朝。是燕朝朝位亦平地。不獨治朝外朝矣。金氏鶡冠

說。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

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從广。廷無堂。而但為平地。故其文

從廴。案金說。是也。玉篇。庭。堂階前也。是庭雖平地。必有堂階而後名之。自來解者。庭其文

多從。禮說又云。考工記市朝一夫。夫百步也。堂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應門百步。治朝之廷也。應門至臬門百步。外朝之廷也。此為天子之制。其諸侯則無文以明之。王氏蓋正義引

揚隨安說。諸侯之堂。七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為之。內庭三堂之深。當為七十步。此義或得之。外朝人君不常至。治朝禮略。君臣不能多言。凡議政事。皆於燕朝。或於路寢。夫子便便言。當在燕朝。然則此文朝廷。是舉治朝以蔽燕朝矣。便便。史記世家作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章。平秩南說。鄭作辯秩。伏傳作便秩。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

便。是平便辯音近義同。○注。便便。辯也。○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辨也。辨辨朝。與同。謂辯論之也。夫子於宗廟每事問。又簿正祭器。於朝廷則對問政。述儒行。是言辯也。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正義曰。

據下文君在爲視朝。則此言朝。是君未視朝時也。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則臣入朝在君先。秦氏惠田五禮通考。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卽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皆指治事之朝。案秦說亦通。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疏崔氏云。三卿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一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徒。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僅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崔說本何休公羊傳注。王氏鑿正義。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卽卿。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當其上大夫當其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麇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胡氏培輩正義。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而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胡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卿下之有羣司矣。此與小卿並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徒。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徒。案司徒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徒。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意其時臧氏式微。司徒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世家此文先上大夫。後下大夫。聘禮注引同。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此古論。胡氏黨鄉黨義考據魯論。謂貴者未至。而賤者先盈。故先與下大夫相見。進而與上大夫相見。則是魯論據與言爲先後。古論則據爵之秩次言之。○注。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正義曰。爾雅釋詁。侃。樂也。說文。侃。喜貌。侃。侃古誾。故注訓侃爲和樂。謂侃爲衍之假借也。後漢袁安傳。闔閭衍衍。得禮之容。又唐扶穎。衍衍闔閭。並本此文。說文侃訓剛直。於此義不相通。若漢書張敞傳。衍衍履忠推言。後漢樊豐傳。每燕食則論難衍衍。並通衍爲侃。但文雖互通。義則各有當也。說文。誾。和說而譯也。或省作言。玉藻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與許義近。譯者。辨論其是非也。言不妄諸俗。故注以中正解之。方氏東樹說。此注本以中正詁侃侃。和樂。詰闔閭。傳寫倒誤。案侃訓作衍。故訓和樂。闔有譯義。故訓中正。蓋事上不難於和樂。而中正爲難。接案屬不難於中正。而和樂爲難。方說非是。



云。賓出次直闈西北面。上擯在闈東闈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未介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出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未介。上擯至未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鄭以旅擯之禮。上擯面賓請事。不須承擯紹擯傳辭。說與先鄭異也。先從叔丹使君駢枝曰。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賈。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為臚臚之禮是矣。而訓為臚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謹案駢枝說。即先鄭義。吳氏廷華儀禮章句謂不傳辭。何必旅擯。愚竊謂旅擯行於國中。上擯往來傳君命。於禮向不失。若五積三問。及郊勞。君不在行。而上擯輒自詣賓請事。雖以君命辭之許之。然一無往還之節。直請徑行。似非禮所宜。且論語此文有復命事。明是聘賓用旅擯而左右揖。既左右揖。知有傳辭無疑矣。司儀無諸侯將幣。交擯三辭。下云車逆拜辱。賓車逆。答拜。注謂既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將幣時。主君尚在門內。曲禮疏謂諸侯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辭之禮。是將幣之時。主君已在門外。若然。是主君先乘車出大門外。降車行將幣。交擯三辭。禮竟。復升車向前迎賓也。其說與鄭小異。以孔疏為長。孔疏又謂聘禮賓至門外。主君立大門內。不出限行旅擯禮。江氏承圖聘禮。君立大門內。從孔說也。聘禮云。公迎賓於大門內。聘義云。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則知旅擯之禮。主君不出門限也。旅擯。是君與臣行禮。君不出限。則兩君相見。行交擯禮。吾必出限可知。又案聘禮賓至門限。謂外朝也。在大門外。鄭注。聘禮說旅擯相去三丈六尺。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此據考工記以為應門也。應門。天子之中門。諸侯則曰雉門。其說亦誤。故江氏擯介傳命圖。仍依鄭君朝士注。外朝在大門外也。此篇紀夫子行事。而考之春秋。夫子仕魯時。無諸侯大夫來聘事。紅氏承圖考謂聘問之禮。大聘為聘。使卿。小聘為問。使大夫。大夫以小聘往來。不書於春秋。又羣經補義謂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為卿也。孔子為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其說並是。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論語此文。專指旅擯。臣聘用

**色勃如也。○孔曰。必變色。足躓如也。○包曰。足躓。盤辟貌。正義**

北堂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勃。矜莊貌也。案臣覲重言注。矜。嚴也。嚴者。敬也。玉藻色容莊。注謂勃如戰色。說文。兩引勃如句。一作卓。一作鶻。汗簡云。鶻見古論語。竊謂卓亦古論異文。作勃者。其齊魯論與。說文。卓。寡也。人色寡者。威也。謂夫子威氣貌也。廣雅釋訓。勃勃。威也。勃字義同。許意與鄭似異實同。蓋許言其形。鄭言其義也。○注。足躓盤辟。○正義曰。說文。躓。足躓如也。本此文。包云。盤辟者。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攴。攴令舟旋者也。爾雅釋言。般。還也。漢書何武傳。槃辟雅拜。槃與般盤並同。大射儀賓辟注。辟。後通不敢當威。即此注意。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

云。躓如。後巡視。後巡。亦盤辟之義。**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鄭曰。揖左**



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稽如也。正義曰。皇本左右下有其字。○注。揖左至如也。○  
 擯。每一傳辭。則宜揖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注謂擯相傳辭  
 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據此。則擯介雖東西平列。而面之  
 所鄉。不能咸正。則自上擯望承擯。猶在後為東南也。推之紹擯。亦在承擯東南。而承介在上介西  
 北。末介又在承介西北。故聘禮疏。謂上擯位次南稍在承擯西。得以轉身望承擯在東南也。上介承  
 圖考。擯者。雁行立於東方西面北上。是以南北為左右。東西為前後。其傳主命達於賓。當左其手。  
 則左臂縮而右臂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賓命達主。當右其手。右腋短而左腋長。則左者亦縮之而  
 右矣。至傳辭之法。在朝禮則上擯奉主君之命。問賓所以來之意。恐其以他事至。不欲自承以人來  
 詣己也。上擯揖而傳與承擯。承擯復揖而傳與末擯。末擯與末介。東西相直。則向末介揖而傳問之  
 也。末介揖而傳與承介。承介揖而傳與上介。上介乃傳以告於賓。賓稱己所以來之意。以告於上介。  
 復遞傳以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君。君辭不敢當。而命上擯復傳於承擯。遞傳至賓。賓對主君又辭。  
 賓終請不獲辭。是為三辭。主君乃進車迎賓也。其聘禮。則上擯述君命請事。遞傳至賓。賓辭遞傳  
 至上擯。上擯述君命辭之。至不獲己。始命紹擯入復於君。而君出迎賓也。當擯者揖時。必俛其首。  
 及揖畢。而仍仰立。故曰一俛一仰。揖分左右。故衣之前後。亦與為轉移也。江氏承圖考。衣之前  
 面西。衣之後背東。手之右者既左。則面西者可移之左。而背之負繩乃向棖闈之開矣。手之左者既右。  
 則背東者可移之右。而裳有後裾。乃向車衛之闈矣。襟袖動搖之貌。故皇疏引江氏曰。  
 揖兩手。衣裳禮如動也。楚辭九歎。裳裾袖而含風兮。供慶傘補注。襟袖。衣動貌。

**趨進翼**  
 如也。孔曰。言端好。正義曰。紅氏承經補義。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  
 進。進者。行步而前。左傳所謂公孫使趨進。是也。聘禮云。納

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  
 北鄉。擯者進。公當楹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階。而釋辭于賓以相公拜也。所釋  
 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又鄉  
 黨圖考云。擯者從中庭進至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  
 難其容。故特記者。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今案江氏據聘禮為說  
 是也。凌氏釋典故。公食大夫禮食聘賢也。始賓升。擯者在中庭釋辭相拜。公退于楹。擯者退負  
 東塾而立。及公將侑幣。擯者進相幣。是趨進也。案此亦見聘禮。所謂禮賓也。竊又意士介觀授幣  
 時。擯者自廟門外。進至中庭。亦是趨進。當並數之義為備矣。典故又云。凡趨有二法。一曰徐  
 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繼武。士徐趨中武。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圓豚行。一曰  
 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又曰。  
 端行頤鬢如矢。弁行刻刻起屣。此趨進。是疾趨也。翼如。說文引作翼如。此出古論語。○注。言  
 端好。○正義曰。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訓。翼翼。恭也。恭敬則端正可知。賈子容經。趨以微

器之容。飄然翼然。肩  
狀右旒。足如射箭。  
事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  
君答拜。客趨辟。聘禮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  
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送賓不願。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  
送賓出。反告。賓不願。於此。君可以反路轅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賓在中門之外。聘  
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賓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  
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云。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  
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考彼文言辟是賓退。告辟則上擯之事。主君迎  
賓於大門外。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辟。無命上擯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願。還視也。  
詩匪風箋。迴首曰願。賓退所以不願者。不致當感。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禮言禮賓賓。公送于  
大門內。再拜。賓不願。又聘禮言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  
願。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願。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戶出侑。從主人  
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願。則凡賓客退皆不願。凌氏延港禮經釋例。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  
拜。歷引鄉飲酒鄉射特牲饋食士冠士昏士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為言。知賓退皆不答拜。不答拜。  
則亦不願矣。江氏永圖考鄉黨記。復命。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願。無命上擯  
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  
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願。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  
時有無未可知。惟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為尤重矣。案孔子本為承擯。及入廟相禮出大  
門送賓。皆是攝上擯。惟公送賓出時。承擯經擯皆在。如初賓來時之禮。而孔子已攝上擯。則承擯  
當已別遣  
人為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斂身。正義曰。此及下節言孔子為聘賓事也。公門者。諸  
侯之外門中門。即庫門雉門也。戴氏震三朝三門考

云。天子之室。有臬門。有應門。有路門。諸侯之室。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臬門。天子外門。  
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案聘禮云。賓  
皮弁聘至于朝。朝在庫門外。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則賓由外朝至庫  
門內。復入雉門也。二者皆為公門。公者。君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公門。彼據己國。此稱所聘之國。  
辭亦同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入門為廟門。云公衍字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  
此同。案聘記雖雜說孔子行事。其文不必與論語悉同。彼於執圭下言入門。自指廟門。論語公門。  
則以朝門殿廟門也。且以詩言公庭萬舞觀之。廟庭稱公。即此公門為廟門。奚不可者。而王氏以公  
為衍字。非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鞠躬。自斂斂之貌也。案聘記注引此文。執圭鞠躬如也。

鄭曰。復命。復白君。賓已去矣。司儀言聘

禮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  
君答拜。客趨辟。聘禮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  
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送賓不願。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  
送賓出。反告。賓不願。於此。君可以反路轅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賓在中門之外。聘  
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賓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  
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云。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  
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考彼文言辟是賓退。告辟則上擯之事。主君迎  
賓於大門外。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辟。無命上擯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願。還視也。  
詩匪風箋。迴首曰願。賓退所以不願者。不致當感。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禮言禮賓賓。公送于  
大門內。再拜。賓不願。又聘禮言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  
願。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願。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戶出侑。從主人  
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願。則凡賓客退皆不願。凌氏延港禮經釋例。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  
拜。歷引鄉飲酒鄉射特牲饋食士冠士昏士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為言。知賓退皆不答拜。不答拜。  
則亦不願矣。江氏永圖考鄉黨記。復命。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願。無命上擯  
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  
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願。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  
時有無未可知。惟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為尤重矣。案孔子本為承擯。及入廟相禮出大  
門送賓。皆是攝上擯。惟公送賓出時。承擯經擯皆在。如初賓來時之禮。而孔子已攝上擯。則承擯  
當已別遣  
人為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斂身。正義曰。此及下節言孔子為聘賓事也。公門者。諸  
侯之外門中門。即庫門雉門也。戴氏震三朝三門考

云。天子之室。有臬門。有應門。有路門。諸侯之室。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臬門。天子外門。  
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案聘禮云。賓  
皮弁聘至于朝。朝在庫門外。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則賓由外朝至庫  
門內。復入雉門也。二者皆為公門。公者。君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公門。彼據己國。此稱所聘之國。  
辭亦同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入門為廟門。云公衍字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  
此同。案聘記雖雜說孔子行事。其文不必與論語悉同。彼於執圭下言入門。自指廟門。論語公門。  
則以朝門殿廟門也。且以詩言公庭萬舞觀之。廟庭稱公。即此公門為廟門。奚不可者。而王氏以公  
為衍字。非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鞠躬。自斂斂之貌也。案聘記注引此文。執圭鞠躬如也。

鄭曰。復命。復白君。賓已去矣。司儀言聘

禮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  
君答拜。客趨辟。聘禮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  
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送賓不願。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  
送賓出。反告。賓不願。於此。君可以反路轅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賓在中門之外。聘  
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賓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  
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云。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  
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考彼文言辟是賓退。告辟則上擯之事。主君迎  
賓於大門外。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辟。無命上擯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願。還視也。  
詩匪風箋。迴首曰願。賓退所以不願者。不致當感。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禮言禮賓賓。公送于  
大門內。再拜。賓不願。又聘禮言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  
願。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願。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戶出侑。從主人  
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願。則凡賓客退皆不願。凌氏延港禮經釋例。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  
拜。歷引鄉飲酒鄉射特牲饋食士冠士昏士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為言。知賓退皆不答拜。不答拜。  
則亦不願矣。江氏永圖考鄉黨記。復命。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願。無命上擯  
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  
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願。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  
時有無未可知。惟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為尤重矣。案孔子本為承擯。及入廟相禮出大  
門送賓。皆是攝上擯。惟公送賓出時。承擯經擯皆在。如初賓來時之禮。而孔子已攝上擯。則承擯  
當已別遣  
人為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斂身。正義曰。此及下節言孔子為聘賓事也。公門者。諸  
侯之外門中門。即庫門雉門也。戴氏震三朝三門考

云。天子之室。有臬門。有應門。有路門。諸侯之室。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臬門。天子外門。  
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案聘禮云。賓  
皮弁聘至于朝。朝在庫門外。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則賓由外朝至庫  
門內。復入雉門也。二者皆為公門。公者。君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公門。彼據己國。此稱所聘之國。  
辭亦同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入門為廟門。云公衍字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  
此同。案聘記雖雜說孔子行事。其文不必與論語悉同。彼於執圭下言入門。自指廟門。論語公門。  
則以朝門殿廟門也。且以詩言公庭萬舞觀之。廟庭稱公。即此公門為廟門。奚不可者。而王氏以公  
為衍字。非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鞠躬。自斂斂之貌也。案聘記注引此文。執圭鞠躬如也。

鄭曰。復命。復白君。賓已去矣。司儀言聘

禮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  
君答拜。客趨辟。聘禮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  
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送賓不願。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  
送賓出。反告。賓不願。於此。君可以反路轅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賓在中門之外。聘  
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賓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  
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云。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  
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考彼文言辟是賓退。告辟則上擯之事。主君迎  
賓於大門外。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辟。無命上擯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願。還視也。  
詩匪風箋。迴首曰願。賓退所以不願者。不致當感。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禮言禮賓賓。公送于  
大門內。再拜。賓不願。又聘禮言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  
願。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願。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戶出侑。從主人  
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願。則凡賓客退皆不願。凌氏延港禮經釋例。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  
拜。歷引鄉飲酒鄉射特牲饋食士冠士昏士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為言。知賓退皆不答拜。不答拜。  
則亦不願矣。江氏永圖考鄉黨記。復命。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願。無命上擯  
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  
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願。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  
時有無未可知。惟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為尤重矣。案孔子本為承擯。及入廟相禮出大  
門送賓。皆是攝上擯。惟公送賓出時。承擯經擯皆在。如初賓來時之禮。而孔子已攝上擯。則承擯  
當已別遣  
人為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斂身。正義曰。此及下節言孔子為聘賓事也。公門者。諸  
侯之外門中門。即庫門雉門也。戴氏震三朝三門考

云。天子之室。有臬門。有應門。有路門。諸侯之室。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臬門。天子外門。  
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案聘禮云。賓  
皮弁聘至于朝。朝在庫門外。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則賓由外朝至庫  
門內。復入雉門也。二者皆為公門。公者。君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公門。彼據己國。此稱所聘之國。  
辭亦同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入門為廟門。云公衍字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  
此同。案聘記雖雜說孔子行事。其文不必與論語悉同。彼於執圭下言入門。自指廟門。論語公門。  
則以朝門殿廟門也。且以詩言公庭萬舞觀之。廟庭稱公。即此公門為廟門。奚不可者。而王氏以公  
為衍字。非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鞠躬。自斂斂之貌也。案聘記注引此文。執圭鞠躬如也。

鄭曰。復命。復白君。賓已去矣。司儀言聘

禮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  
君答拜。客趨辟。聘禮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  
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送賓不願。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  
送賓出。反告。賓不願。於此。君可以反路轅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賓在中門之外。聘  
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賓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  
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云。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  
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考彼文言辟是賓退。告辟則上擯之事。主君迎  
賓於大門外。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辟。無命上擯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願。還視也。  
詩匪風箋。迴首曰願。賓退所以不願者。不致當感。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禮言禮賓賓。公送于  
大門內。再拜。賓不願。又聘禮言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  
願。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願。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戶出侑。從主人  
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願。則凡賓客退皆不願。凌氏延港禮經釋例。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  
拜。歷引鄉飲酒鄉射特牲饋食士冠士昏士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為言。知賓退皆不答拜。不答拜。  
則亦不願矣。江氏永圖考鄉黨記。復命。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願。無命上擯  
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  
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願。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  
時有無未可知。惟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為尤重矣。案孔子本為承擯。及入廟相禮出大  
門送賓。皆是攝上擯。惟公送賓出時。承擯經擯皆在。如初賓來時之禮。而孔子已攝上擯。則承擯  
當已別遣  
人為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斂身。正義曰。此及下節言孔子為聘賓事也。公門者。諸  
侯之外門中門。即庫門雉門也。戴氏震三朝三門考

釋文。躬。作窮。廣雅釋訓。躬。謹敬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說之云。踧踖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史記韓長孺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顏師古注云。鞠躬。謹敬貌。皆當讀為鞠躬。盧氏文昭鍾山札記段氏玉裁說文注說略同。段又引魯世家躬鞠如畏然。徐廣云。見三蒼。謹敬貌也。音穹窮。則鞠躬者。躬鞠之段借。孫氏志祖讀書勝錄。蓋鞠躬與踧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踧如也。句法合矣。案鞠躬義為謹敬。鄭君以為敬斂之貌者。後漢書張衡傳注。敬斂也。二字訓同。亦謹敬之義。老子云。歛斂為天下暉其心。釋文引顧注。歛斂。危懼貌。義可證。如不容者。言謹畏之形。若無所容。則足也。○注。斂身。○正義曰。注以鞠為斂。躬為身。說文云。鞠。曲脊也。鞠。躬音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孔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孔曰闕。門限。正義曰。立即位也。下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孔曰闕。門限。**

正義曰。立即位也。下文復其位。承此言之。

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注云。接。近也。西塾。在廟門之外。所謂門側之堂。謂之塾也。賓與主人同至廟門。而君先入以省內事。故賓在門外闕西近西塾之地。立少俟。此立不知何面。胡氏培壘正義引蔡說。賓是東面。案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西上西於門。注。賓立門外不當門。以此例之。知聘賓亦東面。曲禮云。為人子者。立不中門。可知中門。為尊者之迹。人臣人子。皆當辟之。鄭此注云。立行不當樞闈之中央。經言立法。鄭君兼行言之者。行謂入門也。玉藻云。賓入不中門。蓋擴者自廟門出請賓。賓由所立處。稍進身向東。復轉身向北。由闕西入門。是為入不中門。玉藻云。公事自闕西。注謂聘享是也。其聘賓私覲。則與臣入君門同。玉藻云。私事自闕東。私事即私覲是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孔疏謂右在東。此為臣入君門法。彼入門由闕東。亦不得中門。以此文例之可知矣。棖者。爾雅釋宮。棖謂之榑。鄭注玉藻云。榑。榑也。丰詩箋云。榑。門楣上木近邊者。皇疏云。門左右兩榑。各豎一木。名之為榑。棖以繫車轡。恐觸門也。闕者。釋宮云。闕謂之闕。又云。榑在地者謂之臬。郭注。即門際也。案闕臬字同。以木為之。置於門中。以為界別。皇疏云。門中央有闕。闕以棖門兩扇之交處也。曲禮疏亦云。中央有闕。是皇孔謂門止有一闕。而儀禮賈疏謂有二闕。誤矣。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闕。士介拂榑。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闕。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此說入公門之法。君臣同行一門。亦所謂公事自闕西者也。君入中門。臣辟君。故用雁行法。上介拂闕。而鄭云夾闕者。謂上介行闕西。與上擴行闕東相夾也。以彼文例之。此孔子為聘賓入廟門。當亦自闕西。與上介之拂闕相似矣。履者。踐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不踐闕。踐闕即履闕。彼疏云。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是也。焦氏循感於賈疏二闕之說。遂謂兩闕中間有闕。兩闕外無闕。以通車行至掩門。則徹去兩闕與闕。而別設門限。又謂云履云踐。是度越之。非蹴其上。其說雖見所著禮記補疏羣經宮室圖雕菰樓文集。案闕即門限。不得分為二門。是一闕故由門出入。嫌於中門。若有兩闕。則君行兩闕之中。臣行榑闕之中。判然異路。何至人臣貿然直行。而與君同中門。且至履其闕耶。履踐並謂蹴其上。解為度

越。亦無據。此皆焦氏之誤。所當辨正者也。竊謂凡門皆有闕。然門啓時。或去其闕以通車行。惟

廟門不行車。故闕常設而不去。其闕或寬以庫。故行者多至踐履其上。夫子則以不履為敬也。○注。

闕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扶謂之闕。郭注。闕。門限。邵氏晉涵正義。扶。說文作擗。云限也。

闕。門擗也。繫傳云。擗所以為限闕。闕亦名柵。士冠禮注。闕。闕也。曲禮注。闕。門限也。案

說文限下云。一曰門限也。然則柵也。闕也。柵也。門限也。五名實一物。但說

文訓闕亦為闕。闕者。門中所植之木。與門限別。故鄭注曲禮。以闕為門限。不用許說。過位。色。

勃如也。足。躓如也。包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正義曰。從叔丹徒君駢枝曰。過位

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

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即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為節。

而色勃如。足躓如。事彌至。容彌盛也。鄭此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王氏正義引

胡繩曰。聘禮。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

曲。北面揖。此即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注昏禮。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

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階。是聘禮所云公揖入立於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之時。

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禮也。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

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由是三讓升階。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

右北面君揖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右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

後。必過君揖之位也。今案胡說。即本駢枝而義加詳。但引申鄭注則未然。蓋統鄭注全觀之。知以為臣

朝君也。其曰入門右者。謂入雉門之右。所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者也。由是北面行至治朝之廷。

君視朝。揖羣臣畢。退適路寢。臣適私朝治事。若有政事當議者。君命臣隨至路寢之庭。或升路寢

之堂議之。其由治朝入路門。過君治朝。揖羣臣之位。故曰君揖之位。此則鄭義在朝非在廟。在己

國朝君。非在他國行聘也。必知鄭說不然者。鄉黨言禮。雖不盡為周禮所有。然若此節及下執圭節。

皆見聘記。尚不足為據耶。鄭注聘記。引論語此文。而注論語不據聘記者。鄭注論語在前。所謂人

聞行已久。不復追改矣。過位所以有言者。駢枝云有揖讓之禮。即有應對之辭是也。○攝齊升

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搯衣也。正義曰。駢枝云。攝。

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為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棗秦。攝

也。注云。能自攝整。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又引戰國策。攝衽抱几。弟子

職。攝衣共盥。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皆攝調整之證。謹案賓執圭升堂。此時衣之下齊整齊。

故曰攝齊。猶上節言衣前後掩如者。皆是自然合禮。不假手為更動也。齊與齋同。漢書朱雲傳。唐

真觀中。孔子廟堂碑。俱引作齋。用正字也。升堂者。升。登也。諸侯堂高七尺。見禮器。聘禮言

賓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賓升階。後君一等。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

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云。拾當為涉。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攝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踐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曲禮此文。是賓主升階法。此聘賓禮亦當同。若急趨君命。則有越等。謂之栗階。燕禮記云。凡公所辭皆栗階。又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左右各一級而升堂。則與聚足連步之禮異矣。屏氣者。說文。屏。蔽也。廣雅釋詁。屏。藏也。擗。除也。義皆相近。說文。息。喘也。從心從自。自亦聲。案自即鼻也。夫子屏攝其氣。若呼吸俱泯者。蓋氣容宜肅也。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鄒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說者以為約鄭注之文。愚輒憶他書引此文。亦以為鄭注也。圖事於庭。庭即路寢之庭。疑鄭此文釋其言似不足之義。圖事於堂。則此升堂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云。屏氣自靜。以俟君言也。俟君言。謂所圖事之言。此則鄭義以為當朝也。陳氏壽祺左海運辨謂鄭云圖事。即是謀聘。似是臆測。○注。衣下至衣也。○正義曰。曲禮。兩手握衣。去齊尺。注云。齊。裳下緝也。裳下即此注衣下。衣裳得通稱也。說文。攝。引持也。攝。攝也。一曰攝衣。段注疑攝為矯字之譌。矯者。舉也。即席攝衣下去地尺。若此攝衣。當相似矣。駢枝斥此注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致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攝衣也。攝謂之擗。擗謂之攝。擗謂之擗。子事父母。不涉不擗。侍坐於君子。暑毋褻裳。避不擗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擗衣為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

如也。孔曰。沒。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蹶階如也。孔曰。來時所過位。正義曰。出者。聘禮云。賓

門。仍接於西塾也。駢枝云。聘享每訖。即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為下文之目。等者。階之級也。曲

禮拾級注。級。等也。是也。士冠禮降三等注云。下至地。疏引賈馬說。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諸

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胡氏培舉正義引程瑤田云。階三等

者。連堂廡而言。若除堂廡言。則九尺之堂。其階止八等。七尺者六等。五尺者四等。三尺者二等也。

所謂盡等不升堂者。當是盡其廡下之等。而不踐廡以升堂也。張惠言云。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

上等。即堂廡也。公食大夫禮食賓受警備等。皆自阼階。降堂受。注云。降堂。謂止階上。則堂廡

上也。士昏禮廟見。婦降堂即筭菜。注。降堂。降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堂廡上。又可知。蓋

堂之界。以殿為限。殿以前即為階。自堂而出至階上。階一等。乃為降階。在階之上等。接簷下。為盡階不升堂。今案程氏張氏義同。胡君以其說為然。胡又云。賓降一等。在二等之上。則此文出降一等之義也。怡怡者。爾雅釋詁。怡怡。樂也。說文。怡。和也。樂和義同。沒階者。謂降西階盡等。下至地也。說文。階。階也。詩瞻卬箋。階。所由上下也。供氏頤壇禮經宮室答問鄉射禮。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序。又云。賓降立于階西當序。西階在西序之東。東階當在東序之西。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公當楹再拜。賓三退負序。西楹西已當階。又三退。然後負序。則階必當楹序之中。階上北直房戶。其兩階相去。亦東西四筵之地。釋文云。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

誤。威氏琳經義雜記。史記世家作沒階趨進。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十指見禮疏引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舊有此字。非誤。復其位者。駢枝云。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謹案此節。自入公門至私覲。皆說聘問之事。而分言者。一記所歷門位堂階之容。一記執圭之容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云。皇。自莊威也。讓謂舉手平衛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云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云云。又注。及門正焉句。云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是此節為聘禮。胡明載之記中。而鄭君即以論語文釋之。惜其先注論語時。未能據之也。古義煙海。至駢枝而始明。同時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並稱其精密。厥後胡繩亦略本之。此可無疑者矣。鄭君及包孔注。皆以此節為趨朝。然上節言朝及君在。已說趨朝之事。不應中隔以為擯。而復言趨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據鄭注圖事於庭於堂之言。謂是孔子於己國與君謀聘。則與平時議政事何異。且孔子在本國圖事。與聘記言賓入門升堂亦不合。則知陳說非也。宋氏翔鳳發微以為擯禮。不知擯者本不升堂。且上節已言趨進。此不必復記矣。說既多岐。而其中門位堂階。又入自為義。今皆刊落。不欲繁縷學者耳目焉。○注。先屏至如也。○正義曰。上文言屏息。息。卽氣也。顏色。是氣之見於外者。故注明之。聘記云。下階發氣怡焉。注。發氣。舍息也。舍與舒音同。舒與遲義同。方言。遲。解也。快也。說文。遲。通也。義俱相近。下階者。釋言云降下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謹慎之至。正義曰。說文。圭。瑞玉也。上

圖下方。古文圭作珪。又云。劍上爲圭。白虎通文質篇。珪以爲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上兌卽劍上。亦卽上圖。凡諸圭形。當略相同。周官大宗伯。王執鎮圭。又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長九寸。信當爲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圭皆長七寸。穀蒲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案此卽瑞圭也。考工玉人謂之命圭。諸侯朝天子。及諸侯相朝。並執之。若使人聘於天子。及諸侯交相聘。則用瑑圭。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類聘。注。鄭司農云。瑑有折鄂瑑起。又攷工記。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注云。瑑。文飾也。疏云。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類聘。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互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類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直瑑爲文飾也。案說文。瑑。圭璧上起兆瑑也。從玉篆省聲。上起兆瑑。卽先鄭瑑起之義。兆。一。折如封折之折。所以界別內外也。李賢後漢明帝紀注。折岸。折響也。響鄂字同。當謂刻圭凸起以爲飾也。康成謂六瑑亦是瑑飾。但不爲桓躬等之文。此康成存疑。故屢加蓋詞以審之。惠氏士奇禮說。瑑者。類問之圭璧。六瑑則不瑑也。故曰大圭不瑑。美其質也。康成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瑑皆瑑。如其說。則與類聘之圭何以異乎。說者又謂類聘之圭璧。有折鄂瑑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也。不知桓信躬穀蒲。

乃王之形體與其彩。非瑋飾之文。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六璫無瑋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祝山川。瑋賓客。皆曰素功。素功者。設色之工。畫績之禮。是為瑋書之八攝。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焉。說者。謂素功無飾。其不然乎。案惠說是也。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攝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攝者入告。出辭。買入東面坐啓橫取圭。巫纒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纒授賓。賓襲執圭。攝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詞。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賓降。公側受宰玉。此行聘時賓執圭以致君命也。曲禮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心也。此執圭亦當平衡。故鄭解聘記升堂讓云。謂舉手平衡也。是也。聘記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注以為記執圭異說。此與論語文悉合。作記者采孔子事入之。鄭云異說者。謂記者非一人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如不勝者。敬之至也。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注云。重慎也。重慎即敬義。○注。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正義曰。聘亦訓問。見詩采薇傳及鄭君禮注。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是也。大行人云。諸侯之聘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案聘問不異圭。故注兼舉之。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執圭謂以君命聘於鄰國。與包義同。○執持君之圭者。凡瑋圭璋璜琮。皆是君物。故使者受圭於朝。及聘畢返國。致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蹠蹠如有循。舉前曳踵行。正義曰。蹠蹠。玉藻作蹠蹠。說文無蹠字。縮下云。一曰蹠也。蹠與蹠一字。詩。蹠蹠靡所蹠。玉也。授玉為上者。後漢書何開孝王開傳。上察其罪。注。上。奏上也。又禮記郊特牲尚用氣。注。尚謂先薦之。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太子勝之尚之。集解引韋昭曰。尚。奉也。尚與上同。臣授玉於君。亦是奉上之。聘禮記授如爭承。彼文之授。即此文所云上也。爭承者。言趨而授玉。其禮宜速。與此言如揖。各具一義。紅氏永圖考曰。古之揖。如今人與人相拱手。有高平下之別。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不過平衡也。云不敢忘禮者。是解下謂下堂。雖已授玉。不敢忘禮。猶如授時也。聘記云。下如送。送當謂送物與人。與此言授同也。鄭注輯本不敢忘禮句下。更云魯讀下為趨。今從古。案下字古音如戶。與趨音近。故魯論作趨。鄭以趨而授玉不煩言如。故從古作下。錢氏坫後錄。謂如而古趨。上如揖。即賓入門後三揖至于階之事。趨而授玉。即聘記所謂志趨。從魯論為說。與下兩如字。別自為義。非也。書鈔禮儀七引此注云。勃如戰色。恐辱君命也。是注佚文。當在敬也句下。敬與微同。慎懼之義。恐辱君命者。懼有失隊。遺君羞辱也。舉前

曳踵行者。說文。循。順行也。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相接。順邊而行。故舉前足。則曳後踵隨之。曲禮云。執主器。操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云。行不舉足。重慎也。車輪。謂行不絕地也。疏云。踵。脚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曳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又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又鬻服行不舉足。齊如禮也。案舉前足。曳後踵。則後足不舉。故云行不舉足。其踵趾相接。旋轉加圈。故爲圓膝。此徐趨也。注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其圈而循行也。聘記云。將授志趨。注云。志猶念也。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云云。鄭以志趨即徐趨。故引執圭全節。而以足踵隨如有循爲志趨之禮。與玉藻注所云徐趨義合。玉藻言徐趨之法。君與戶行接武。謂踵半跡得三尺也。大夫繼武。謂跡相及也。士中武。謂跡闊容跡也。是皆圓膝行也。夫子大夫。常用繼武。故舉前曳踵行。即是跡相及也。推鄭君玉藻及聘記注義。是足踵隨如有循。在授玉之時。蓋授玉當徐趨也。所以用徐趨者。以君行一。臣行二。故聘記言授如爭承。卽此義也。賈氏聘記疏解足縮縮爲廟門內執玉行步之容。紅氏承圖考。王氏鑿正義。並從其說。非鄭君重玉器。尤慎也。此則執玉常度。與授玉時用徐趨不同。蓋舉前曳踵。一爲舒武。一爲徐趨。名同而法異。

**享禮有容色。**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正義曰。聘記云。及享。發氣焉也。子之於享禮有容色。案舍與舒同。謂顏色舒解。紅氏承圖考。聘執圭。享執璧。與和微異。享禮有容色。正對勃如戰色。謂身容手容足容如初。惟發氣盈容。不若初之變色耳。夫圭獻其德。璧獻其情。圭以申信。璧以交歡。聘使之將入也。主君有辭玉之禮。辭者。不敢當禮之感也。至於享。則擯者請事而不辭。聘禮之入門也。使者有襲衣之儀。襲者。以其玉所藉也。至於享。則賓主皆褻而不襲。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言乎盡物者。貴盡志也。於是其容色云爾。案聘君後以璋聘夫人。享君後以琮享夫人。其禮與聘享君略同。○注。享獻至庭實。○正義曰。享獻。釋詁文。說文作喜。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執物形。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何休公羊疏五年注。獻者。下奉上之辭。聘禮言聘畢賓出。公揚降立。擯者出請。賓謁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是聘禮既聘而享也。觀禮四享。是諸侯見天子之禮。鄭注以四享爲三享。而使人於諸侯。但用一享。禮之殺也。聘記。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琥以饗。以黼。皆不用圭。此注用圭璧。兼圭言之者。鄭以上公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見小行人注。是圭亦享禮所用。鄭君廣言之也。庭實者。實於庭也。聘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注云。隨入。不並行也。又觀禮言庭實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是諸侯享天子。亦有庭實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皮馬相聞也。此句當在有庭實下。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注云。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並執前足。左手並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記。又云。凡庭實皮馬



相開可也。注云。開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云。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以虎豹皮並有馬。則以皮為主而用皮也。此相開之義也。聘禮言設庭實云。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容。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受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張者。釋外足見文也。自後右容者。從東方來。由容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坐攝之者。象受於賓也。如入右首而東者。變於生也。皆鄭注說也。

**私覲。愉愉如也。**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

禮見。愉愉。顏色和。正義曰。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也。案此周時儒者論禮之言。先言朝覲。後言大夫執圭而使。謂聘禮則以朝聘之私覲。皆為非禮。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覲。未為失禮也。○注。覲見至色和。○正義曰。覲見。釋詁文。荀子大略云。私覲。私見也。說文無覲字。而愉下引論語作私覲。其訓見者。作儻意。許以儻即覲矣。據聘禮言聘享畢。賓奉束錦無文。略之也。私覲。為以私禮見者。聘享皆邦交之事。臣為君行禮。同於為賓。此則臣於君行禮。非公家之事。故稱私也。玉藻云。公事自闕西。公事。謂聘享。私事自闕東。私事。謂私覲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用束帛乘馬者也。此佚文。當在乃以私禮見下。聘禮云。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受宰幣馬出。此賓請覲之禮。有束帛乘馬也。束帛即束錦。鄭注士冠禮云。束帛。十端也。十端一束。故言束也。乘馬者。四馬。聘禮言二人贊。即扣馬者也。賓覲後。大夫介。士介。亦有私覲。禮略同。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覲。彼謂天子使人於諸侯。得行私覲。私覲之馬。校人供之。則諸侯聘賓私覲所用之幣。宜亦君為供之。聘禮云。有司展羣幣以告。注云。羣幣私覲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告之。告之於君。明羣幣亦君供之矣。愉愉顏色和者。爾雅釋詁。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愉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醇樂。非是。

卷十一

君子不以紺緞飾。孔曰。一入曰緞。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緞者

三年練。以緞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不以爲褻服。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玄之類也。君子謂孔子。變言之者。見凡君子宜然也。鄭注云。紺緞。紫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褻衣。袍襪也。案說文。紺。深青而揚赤色也。釋名釋采帛。紺。舍也。青而舍赤色也。許劉義同。廣雅釋器。紺。青也。不兼赤言。禮也。漢書王莽傳。時莽紺袍服。蔡邕獨斷。尚紺緞也。尚者。玄也。紺者。青赤之色。但深青近黑。故訓紺者又爲黑。考工記鍾氏疏引淮南說山訓。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卽今阜鬱之類。墨子節用篇。黼。黑也。說文。黼。淺黃黑也。從黑甘聲。讀若染紺帛束緞黼。黼與紺同。淺黃卽近赤之色。黑卽近深青之色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紺。卽今之天青。又名紅青。以考工鍾氏疏。緇入黑汁爲紺之義爲非。其說良是。但深青近黑。故此注以紺爲玄類也。說文無緇字。緇下云帛爵頭色也。從糸象聲。一曰微黑色如紺。緇。淺也。讀若纒。許以纒微黑比於紺者。紺色深青。與黑相近故也。鍾氏言染羽法。以朱熨丹秬三月而熾之。焯而漬之。三入爲纒。五入爲緇。注。染纒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俗文作黻。言如爵頭色也。又注士冠禮云。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鄭以爵爲俗文。則以緇爲正字。意爵卽纒之或體矣。士冠禮注云。赤而微黑。而巾車注又云。雀黑多赤少之色。黻不同者。五入之黑。比玄綱爲淺。故爲微黑。而於赤爲多。是爲黑多赤少矣。廣雅云。緇。青也。字林云。緇。帛青色。深青之色近黑也。說文又云。紫。帛青赤色也。段注謂青當作黑。甚是。然許意或以青亦近黑矣。紺緇紫皆近黑色。故鄭此注以爲玄類。毛詩七月傳。玄。黑而有赤也。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鍾氏言五入爲緇。七入爲纒。不言六入。注云。凡玄色者。在緇纒之間。其六入者與。是鄭義與毛許合。金氏鸞禮說。玄色是黑而兼青。非赤黑之色。引六禮以明之。其尤可據者。則周脾經云。天青黑。地黃赤。玄以象天。則必黑而兼青。其說固是。然非毛許鄭氏義也。說文又云。紅。帛赤白色也。段注謂如今之粉紅桃紅。案爾雅釋詁。一染謂之纒。再染謂之緇。三染爲之纒。纒。纒纒皆赤色也。故說者謂纒卽紅。而此注亦以紅爲纒類。說文云。纒。淺絳也。絳。大赤也。是也。玉藻注冕服玄上纒下。詩七月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云。朱。深纒也。祭服玄衣纒裳。周官方相氏玄衣朱裳。皆謂衣用玄。裳用纒也。鄭以玄纒是祭服之色。而紺緇紫爲玄類。紅爲纒類。亦是相等。故云等其類也。既與祭服色類。則亦不得用之矣。紺緇用水染。紅紫用草染者。案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阜物。先鄭以爲柞栗之屬。今世間以柞實爲阜斗。說文。柞。其實阜。一曰檉。陸機詩疏徐州人謂柞爲柞。或謂之爲柞。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案阜卽黑色。掌染草注所云象斗。卽阜斗也。此木染之可考者。紺緇所用當取此。又爾雅釋草。蘗鼠尾。櫻烏階。郭注並云可以染阜。但爲草類。當非紺緇所用也。又釋草。茶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蕙茅蒐。郭注今之蓐也。可以染絳。絳赤皆紅類也。又菝葜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菝葜。掌染草注作紫菝。此紅紫爲草染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引此注解之云。



為齊服。禮無明文。玉藻云。齊則爵韠。爵即緇。或孔以緇緇色近。得此同之也。○注。喪服至所禮。○正義曰。喪訓私居者。引申之義。私居之服。即是深衣。故曰非公會之服。與下文稱喪裘同。此義亦通。正服謂朝祭諸服。在外者也。

###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

衣。正義曰。當暑者。謂當暑時也。釋名釋天。暑。煮也。熱如煮物也。衫。釋文及唐石經五經文字皆作絺。皇本作縠。邢本作衫。段氏玉裁說文注。以衫為正。絺為假借。縠為俗。御覽八百十九引鄭

此注云。縠。單也。暑月單衣葛。為其形褻也。案縠單者。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為衫。衫。單也。單謂衣無裏。對袷之有裏者言之也。單衣葛者。以葛為絺綌。用為單衣也。毛詩

葛覃傳。葛所以為絺綌。精曰絺。麤曰綌。說文。葛。絺綌草也。絺。細葛也。綌。麤葛也。段注。謂緝績之。一如麻象。其粗者則如今之黃草葛也。形褻者。絺綌近親身之衣。形或露見。故言褻也。

喪大記注引此文說之云。亦為其褻也。是也。御覽引鄭注又云。必表而出之。若今單衣也。案單衣。即袷衣。袷衣在絺綌外。故稱表其衣。亦是單衣無裏。鄭據目見。故以今明之。喪大記。袍必有表不澤。注云。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禪與單同。古人之服。先著親身之衣。次則春秋

加袷。夏加絺綌。冬加裘。又次各加袷衣。又次上加禮服。此文必表而出。與下文縠衣素衣黃衣。皆論袷衣。褻者。所以充美。燕居不褻。故可單衣葛也。玉藻振絺綌與表裘連文。注云。二者形且

單。皆當表之乃出。是鄭以出為出門。皇疏云。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即鄭義也。云出之者。之是語辭。皇本無之字。○

注。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說文。表。上衣也。上衣。謂衣之在外加於上者。即袷衣也。又謂之中衣。其外又加禮服。

縠衣素裘。正義曰。鄭注云。縠衣素裘。諸侯視朝之服。亦卿大禮服對中衣言。亦稱上衣。縠衣素裘。諸侯之朝服。必縠衣為袷。卿大夫朝服。亦素裘。唯約法。與君異耳。案士冠

禮。玄冠朝服。注云。諸侯與其臣朝服以日視朝。又司服。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諸侯以

為視朝之服。然則玄冠朝服。即冠弁服。司裘疏以為冕服者。弁冕得通稱也。玄冠。是黑色。其上

衣及中衣。皆用縠布為之。縠亦黑色。所謂衣與冠同色也。說文。縠。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縠。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也。詩羔羊傳。小曰縠。大曰羊。說文。羔。羊子也。經傳凡言羔裘。皆謂黑裘。若今稱紫羔矣。縠衣素裘為朝服。又為卿大夫祭於君之服者。玉藻注。冕服絲衣也。中

衣用素。素即帛。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用縠帛。是卿大夫助祭於君。用縠衣為袷也。司裘疏引鄭此注解之云。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土用爵弁。君祭服冕服素裘。卿大夫弁冕用素裘。至於朝服。亦用素裘。即是君臣祭服。同服素裘也。是也。玉藻疏解此注謂助君祭。用朝服誤矣。鄭又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縠布衣而素裳。縠帶素韠者。此縠布衣。謂上服也。詩。縠衣之宜令。即謂朝服上衣。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緇。故知上衣是布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縠帶素韠。即此注所本。惟不言裳色。而鄭云素裳者。士冠禮又云素韠。韠從裳色。此朝服既用素韠。知裳亦是用素。詩素

冠簪所云素衣者。謂素裳也。縵帶者。鄭注士冠禮云。黑縵帶也。縵者。蔽膝。以韋為之。鄭注士冠禮云。素韋白韋縵也。特性饋食記言朝服縵。注云。縵縵者。下大夫之臣。孔氏詩經衣疏謂士助祭。則縵用縵。亦由朝服之縵縵推之。是謂士縵不與裳同色也。鄭此注不言士縵有異者。略也。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不用鄭說。謂特性饋食之縵縵。疑當為素。涉上縵帶而誤。其說亦通。朝服縵裘用縵者。玉藻云。裘之縵也。見矣也。鄭注云。袒而有衣曰縵。必覆之者。裘縵也。卿大夫朝服。亦無裘。唯約法。與君異者。禮朝服。君臣同服。但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用約法。玉藻云。無裘約法。縵衣以縵之。注云。飾猶縵也。詩鄭風云。無裘約法。傳云。約法。緣以約皮也。又唐風云。無裘約法。傳云。法。袂末也。箋云。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下章云。無裘約法。傳云。縵猶法也。陳氏奐疏云。袂口之緣。是為袂末。深衣袂末續緣廣寸半。長衣中衣袂末揜餘一尺。裘制如長中。袂末亦宜揜餘一尺。此餘一尺。乃用約皮與。案卿大夫朝服無裘用約法。則祭服無裘亦約法可知。

**素衣麕裘。**正義曰。鄭注云。素衣冠裘。諸侯視朔之服。其臣則青紵絞衣以縵之。知

弁服之縵衣。司服注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上服用布而縵用帛。與狐青裘用玄緇衣為縵。狐

白裘用縵衣為縵同。若然。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彼謂縵縵。不得用帛為布衣之裏。不謂縵

衣。禮弓云。練。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為內。疏云。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又云。故

小祥而為之。黃袷裏也。此縵裏。為袷裏之衣也。鄭注玉藻。誤以裏為中衣。而以帛裏布。與玄緇

縵衣諸文。不可通矣。爾雅釋獸。鹿性麕牝麕其子麕。說文。麕。鹿子也。論語字當作麕。段慶字

為之。說文云。麕。狡麕獸也。別一義。鄭君玉藻聘禮注引論語俱作麕。此注出詩無裘疏引作麕。

或後人據今本改之也。玉藻云。皮弁以鹿朝於太廟。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衣與冠同色。故用白布衣為

上服。而縵衣用白絹。亦與上服相稱矣。麕裘之色。當亦近白。君服麕裘用純物。臣下之。用青紵

縵。玉藻。君子麕裘青紵縵。絞衣以縵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紵。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又

聘禮注引玉藻論語文說之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素衣專說君視朔之服。其裘同。

則謂君臣凡視朔聘享。同服麕裘也。江氏永圖考謂夫子無麕裘。記者廣言諸侯禮。則與鄭義不合。

玉藻疏引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絞衣經不多見。記者不應亂言。

絞疑絞衣。或為春秋時制。不能如古。故夫子仍用素衣為縵。其說視皇為勝。若然。則論語素衣麕裘。實為夫子之服。其用素衣。正以矯時人絞衣之失耳。皮弁服。兼有視朔聘享。鄭君止言視朔。是舉一端。皇疏云。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槩為裘也。禮弓云。鹿裘橫長法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迄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案皇疏二說亦通。但郊特牲素服。是皮弁上衣。不指縵衣。當補云素服為上衣。其縵衣亦得用素。斯為得之。

**黃衣狐裘。**正義曰。鄭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溫。煖也。裕。厚也。詩都人士箋。亦云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

黃然。取溫裕而已。案鄭此注。不言爲何服。文有佚也。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黃衣。大  
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又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天子大蜡既畢。黃衣黃冠而祭。息  
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  
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也。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  
據鄭禮注二文。則固謂黃衣狐裘。爲息民之祭矣。都人士詩。狐裘黃黃。謂長民者之服。此文狐裘  
配上衣。裼衣則亦狐黃矣。皇疏云。孔子爲臣助蜡祭。亦隨君著黃衣也。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  
蜡實是也。邢疏云。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二  
疏並暗據鄭氏。邢謂皮弁素服連言者。卽指素衣麤裘。爲蜡祭服也。但玉藻言黃衣以裼之。有裼衣  
必有上衣。而郊特牲注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未必然也。金氏鶡禮說。緇衣衾裘。素衣麤裘。  
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用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  
並列乎。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韋  
爲弁。又以爲衣裳韪爲赤黃色。玉藻云。一命緇韍。鄭注。緇。赤黃之閒色。所謂韪也。兵事象火。  
故其服上下皆赤。上服赤黃。其內之裘。宜用狐黃。裼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韋韠韠。則用  
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胎。是也。然則韋弁以黃衣狐裘。有確  
證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鄭注。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  
韋布以爲衣而素裳。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今案以黃衣狐裘爲韋弁服。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先有  
此說。但止言兵服。未言聘事。則夫子卻未主兵。鄉黨無爲記之。然則金氏之據聘禮。實較凌說爲  
確。但鄭氏主蜡祭之服。宜亦兼存。蓋此言夫子雜服。不必以輕重相衡。又且與於蜡實。明見禮運  
則謂爲息民之服。非無據也。雜記云。子貢觀於蜡。夫子告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先王重視此禮。  
黃衣黃冠。祭於先祖五祀。亦不得疑爲鄙賤矣。○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外是上  
服。中卽裼衣也。中外色相稱者。示表裏當如一也。論語止言中衣。以言中。則外可知。

**褻裘長。短右袂。**孔曰。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  
作事。正義曰。說文經下引論語經衣長。短右袂。此當出古論。段氏玉裁注謂玉簪結。堅也。廣韻注  
堅語。皆本說文古本。因補衣堅也三字於經篆下。又謂論語自訓私服作經者。同音假借。紅氏  
承圖考。褻裘。卽狐貉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非君  
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與褻服之狐裘異。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行  
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褻  
裘亦不裼也。袂者。說文云。袂。褻也。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  
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云。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  
又繼深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胡氏紹勳拾義。說文口部右。助也。從又口。又部亦有右字。  
解義略同。古有右字。無佑字。右手之右。古止作ナ。猶左手之左。古止作ナ也。言又可兼ナ。說  
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詞。不分ナ又。卽以又部他字證之。

如秉。禾束也。從手持禾。叔。拾也。從又未聲。汝南名收芋為叔。取。捕取也。從又耳。不分大又矣。竊意右袂之右。當讀為又。右本從又聲。右袂之右。即又之同音借字。袂獨短者。或較禮服之袂稍短。或因襲裘之長而適形其短。孔注泥於右字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夏氏析景紫堂文集極取胡說。又申其義云。右袂。即世俗所謂手襲也。襲裘即深衣之襲。短右袂。對長中繼揀尺。與禮服之襲而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揀一尺。若今襲矣。深衣則緣而已。然後知古人之襲繼袂之未揀餘一尺。另用裘與布為之。若今袍之有襲頭也。惟深衣有緣無襲。若今人之齊襲袍。故襲裘亦無襲。其制較有襲之裘為短。故曰短右袂。今案深衣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如禮。故夫子正之。孔注以短右袂為便作事。夫人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或又謂卷右袂使短。案弟子職。凡拊之道。攘袂及肘。即謂卷袂使短。然無事時必仍舒之。人作事皆是如此。論語不應記之。緣情測義。胡夏為長。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曰。今之被也。正義曰。寢衣。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案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衾。大被時所服之衣稍長。寢時著之以臥。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中絮寢衣袍釋之屬。鄭解燕衣服。為近身之衣。中絮袍釋。晝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注以寢衣為小臥被也。小臥被者。對衾為大被言之。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翠被。孟子被袵衣。皆是。鄭以衣被通稱。恐人不曉。故言臥被以明之。王氏引之經義。聞解寢衣亦誤。而解長一身有半最確。其說云。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考工記。盧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長六四良其身。在良趾良膝之上。良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良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體中曰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為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為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也。案如王說。寢衣當至膝。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膝以上。然則寢衣略如襦與。○注。今被也。○正義曰。孔亦本鄭。然不言小被。則與衾混。廣雅釋器。寢衣。衾被也。與孔注同。

**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家以接賓客。正義曰。說文引此文作狐貉。統衣。衾被也。與孔注同。

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居坐互出。則居字有坐義。闕氏據此及小戒詩文茵。謂狐貉之厚以居為坐褥。良是。案鳳說是也。古人加席於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時氣寒。故夫子於所居處。用狐貉之厚者為之藉也。○注。在家以接賓客。○正義曰。鄭以居為燕居。狐貉為燕居之裘。即上所稱襲裘也。繁露臆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幽詩七月篇。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裘。為公子裘。知狐貉是貴服。夫子燕居。亦不服此裘。故鄭以接賓客解之。明不接賓客時。亦但服大羊之裘矣。皇疏云。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

**無所不佩。**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正義曰。說文云。佩。大帶佩也。從人凡巾。佩必有巾。故從巾。段氏玉裁注。大帶佩者。謂佩

必系於大帶也。從入者。人所利用。從凡者。無所不佩。從中者。其一端也。案釋名釋衣服。佩。陪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此以音求義。亦是也。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云。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云。故謂喪與災者。則凶荒亦去飾。舉其至重。則止言喪矣。閏傳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無所不佩。禫者。除喪之祭。在二十七月。於此月喪竟。得用佩也。○注。去除至佩也。○正義曰。去除。此常訓。言喪既除。則皆佩也。凡設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玉藻言世子之禮云。君在左。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結者。結其綬不使鳴。故謂之不佩玉也。設者。設事佩也。至玉藻又言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左右謂佩玉行列。王氏鑿鑿正義謂為身之左右。非也。云所宜佩者。言爵有尊卑。當視禮所宜用之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瑠璃而緇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云。衝牙。屈中央以前後觸也。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綦。文雜色也。緇。赤黃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謙不比德。亦不事也。環取可循而無窮。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考大戴禮保傅篇云。上有雙衝。下有雙環。衝牙玼珠以納其間。瑀瑀以雜之。蓋佩上有衝。衝之中一組。中貫一玉曰瑀。下貫一玉曰衝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瑀。下貫一玉曰瑀。其間皆以組貫玼珠。此其制也。夫子為士佩瑠璃。仕魯為大夫。宜佩水蒼玉。而復有象環者。初學記二十六引三禮圖曰。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孔氏玉藻疏亦有此說。蓋孔子謙不比德。又玉佩非道途所宜。故別製象環以為之飾。環者。還也。不忘魯之意也。至與列國君臣相見行禮。則大夫去國。宜從士禮。當佩瑠璃。反魯後。從大夫之後。自仍佩水蒼玉。不復用象環矣。象環以比玉佩。其事佩則不妨設之。鄭君以為亦不事者。未必然也。鄭注開傳云。無所不佩。紛帨之屬。鄭以玉佩。人所易知。故舉事佩言之。內則云。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籥金燧。右佩玦捍管籥大籥木燧。注云。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礪也。小籥。解小結也。籥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以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驅也。遺。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此皆事佩。為子事父母之飾。意人子當室後。事佩或不復用。夫子則以事佩便於事用。故與玉佩並垂為飾。即僞孔此注所云備者。得兼有之也。

**非帷裳必殺之**。王曰。衣必有殺縫。惟帷裳無殺也。正義曰。鄭注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說文。帷。在旁曰帷。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所以自障帷也。說文釋名。各具一義。鄭語。王使婦人不幃而諫之。韋昭注。裳正幅曰幃。幃與帷同。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裳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裳積若今人百褶。於要間收攝其布。使狹以著身也。朝祭之裳。裳積無數。以人要中寬狹不一。各就所宜為之。不著其節也。深衣者。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疏云。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淺。故謂之深衣。案朝祭服外。祇有深衣。為諸侯大夫上之所服。庶人更用為吉服。鄭以非指深衣言者。亦以深衣不帷裳。而朝祭服外。



更無餘服也。深衣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員。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攢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袷與後幅相當之縫也。齊。緝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緞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七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又玉藻云。夕深衣。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袷二寸。祛尺二寸。緣廣寸半。注云。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袷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絀也。絀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案深衣上下同制。故禮經言之獨詳。鄭君謂裳幅分之為上下之殺。則是邪裁。又以十二幅專屬裳。近人江氏永深衣考誤。陳氏澧東塾類稿。皆不謂然。紅云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陳云深衣制十有二幅。此通衣裳數之也。衣中二幅。袂二幅。凡四幅。裳中正幅二。兩旁斜裳之幅各一。為四幅。合前後凡八幅。通衣裳數之。則為十有二幅也。裳左前後縫合。而右有鉤邊一幅。以其在內不見。故不數之也。衣前之右。別有外襟一幅。然自後觀之則不見。自前觀之則又掩去內幅。故亦不數之也。二君之說。視鄭為長。又夏氏所學禮管釋引董彥輝深衣考誤。謂深衣對襟。其書愚未之見。夏君極稱之。謂古服皆作對襟。無揜襟者。爾雅衣皆謂之襟。說文。臂。目匡也。襟取臂名者。言兩襟對開。亦如目匡之對開也。又謂深衣以單布為之。有緝者曰縗曰袍。裘曰裘衣。皆與深衣同制。雜記蘭衣裳注云。若今大襪也。釋名。屬也。衣裳上下相聯屬也。一曰襜褕。說文。直裾謂之襜褕。直裾即直襟。直襟即對襟。其說甚悉。若然。則鉤邊當謂左右裳幅。前後縫合。而非別有一幅。在右為鉤邊。鹽鐵論散不足篇言庶人之服。直領無禕。直領即是直襟。故釋名釋衣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明丈夫服袍。是直領邪直而交下。即是對襟矣。此亦視鄭說為合。江氏永圖考曰。深衣。裳無雙積。必有兩旁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亦有不用斜裁。而作雙積於裳者。故特記非惟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注。衣必有殺縫。○正義曰。說文。縫。目鉤袷衣也。詩羔羊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宜。則殺縫。謂縫之所殺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正義曰。白虎通。冕冕。所以有冠者。衿也。弁冕之總名也。冠有法制從寸。鄭注此云。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冠稱玄者。謂冠梁與武。皆用黑縹為之也。後漢輿服志注引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此鄭所據。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鄭注。或謂委貌為玄冠。委猶安也。所以安正容貌。任氏大椿弁服釋例。玄冠一曰委貌。廣二寸。以緇為之。藻飾與韋弁皮弁同。衡縫內畢緣邊居。冠屬武非。燕居則冠與武別。冠武

異材。冠纓異材。天子朱組纓。諸侯丹組纓。大夫士綦組纓。纓之有飾者曰纓。有安髻之笄。無固冠之笄。有纓有纓有髻。此其制也。凡朝服。君臣同服。其衾裘則君用純。臣用約袖。是此衾裘玄冠爲朝服也。鄭以玄冠是纓上下。故舉諸侯視朝。以包朝大夫士言之。又以衾裘是朝服。已見上注。故此不言也。弔者。說文作弔。云問終也。史記集解引賈逵曰。問凶曰弔。檀弓云。會子襲裘而弔。子游揚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注云。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衾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楊衣。則此揚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又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經。注。始死。弔者朝服揚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帶經矣。武。君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此鄭說始死及小斂時之弔服也。周官司服云。凡弔事弁經服。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論語曰。衾裘玄冠不以弔。禮記雜記。凡弁經。其裘修袂。注云。弁經服者。弔服也。孔疏引舊說。以此爲大斂後之弔服。至成服以後。則用衰麻。司服所謂錫衰總衰疑衰是也。是弔服有四變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有經帶。弔者加經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經。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經。謂之弁經。士則易玄冠爲素委貌加經焉。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案舊說弔服凡有四變。金說則小斂大斂同服。凡有三變。求之經傳。金說爲允。弁經服。依禮是小斂後大夫之弔服。而鄭注司服引論語說之。不知衾裘玄冠。乃始死之弔服。不得在小斂之後。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始死。衾裘玄冠者。易之而已。衾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孔疏謂養疾者朝服。衾裘玄冠。卽是朝服。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考問喪云。親始死。披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又既夕注。謂始死易深衣。皆孔疏所本。既是主人深衣。則弔者亦可服深衣。故衾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正指始死時之弔服而言。家語子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衾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家語此文與檀弓正可互證。蓋當時大夫亦用朝服爲弔服。不用皮弁。與士同也。主人於親始死。易朝服爲深衣。弔者方用深衣。如主人仍用朝服。當時弔者亦用朝服。所謂視主人爲節也。夫子不答子游之問。正以舊禮本是如此。不能遽責弔者以無禮也。始死弔服用深衣。此時夫子之制。亦以朝服爲弔服。於心未安故也。深衣之裘。當用狐貉爲之。其首服或緇布冠與。自來解者誤依鄭司服注。以衾裘玄冠不以弔。爲小斂後弔服。則小斂之前。衾裘玄冠以往者。將不謂之弔乎。且小斂後。亦豈有用朝服以弔者。此實於理未達矣。○注。喪主至異服。○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是喪主素也。禮祭服皆玄衣。是吉主玄也。白虎通喪服篇。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

月朔也。朝服。皮弁服。正義曰。朝服者。冠弁服也。集注以為孔子在魯致仕時之禮。其義甚允。先從叔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朝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朝亦謂之視朝。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為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朝。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朝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朝。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朝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為朝。其時早矣。卒朝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朝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謹案丹徒君此說。亦備一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從之。然王謂吉月為告月之譌。引緇衣篇尹吉。鄭注吉當為告為證。又謂古無稱朔日為吉月者。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地官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為朔日也。其說似是而非。蓋告朝乃天子之禮。天子告朝於諸侯。歲僅一次。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而視之。然後願而行之。惟視朝為每月常行。人所易忽。故人臣或於視朝時。自以已見君。遂不復朝也。今改吉月為告月。於情事未能合矣。月朔稱吉月。取令善之義。必謂月朔不可稱吉。亦失之拘。月吉倒文稱吉月。猶詩言朔月辛卯為月朔也。夏氏析學禮管釋。周禮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徒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此相傳之古訓也。古訓善不訓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故履端於始。尤其為善之初。先王勸人之意蓋如此。案夏氏從集注。以此節為孔子禮。義自優。但謂劉以吉月為告月。輕改經字則非。改吉月為告月。乃王氏說。非駢枝有此言。○注。朝服皮弁服。○正義曰。鄭注云。朝服。皮弁服也。此偽孔所本。會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疏引鄭氏說。亦以為皮弁服。蓋因鄭此注而誤也。玉藻言諸侯皮弁以聽朝。疑鄭以論語此文。指朝廟言之。蓋視朝之禮。君臣同用皮弁以朝於廟也。然皮弁不得言朝服。秦氏蕙田五禮儀考。皮弁亦皮弁服。朝服自朝服。未有以皮弁為朝服者。何也。蓋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玄端。卿大夫視朝之服。二者似皆可稱朝服。而不然者。以在朝君臣同服。而皮弁著飾。有五采三采之不同。玄端服。則有玄裳黃裳雜裳之別。獨冠弁為諸侯君臣之朝服。上下同之。其不同者。惟諸侯白鳥。大夫士白屨。諸侯之羔裘純色。大夫羔裘豹袖。二端無大分別。故謂之朝服也。玉藻稱朝服而朝。卒朝。然後服之。夫告朝之服。皮弁服也。必卒朝而視朝。然後脫皮弁而服朝服。則朝服非皮弁服甚明。孔氏廣森經學危言。觀儀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况皮弁為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然則朝服當指冠弁服。用玄冠緇衣素裳矣。齊必有

明衣。布。孔曰。以布為沐浴衣。

正義曰。御覽五百卅引鄭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為之。案親身衣。即汗襦襦袴之屬。因其潔清。故稱明衣。衣者。

上下服之通稱。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注云。所以親身爲圭潔也。既夕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鞞。縹緙縞緇純。此襲尸之服。與生人明衣必異制。但以同是潔清。故均稱明衣耳。士昏禮。姆加景。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鄭意以景衣加於外以禦塵。猶明衣爲親身以遠汚垢。其制之意同。故舉爲況也。○注。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凡齊宜沐浴也。玉藻又云。君衣布疌身。是浴竟有布衣之也。士喪禮。浴用巾。拒用浴衣。設明衣裳。彼文言明衣裳爲浴後襲尸之服。鄭君以爲去浴衣而衣之是也。僑孔以生人沐浴有明衣。亦是暗據彼文。但喪禮之明衣裳。不爲浴衣。此注直以明衣爲沐浴衣。誤矣。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論衡禮日篇。沐者。去首垢也。浴者。去身垢也。

卷十三

齊必變食

○孔曰。政常饌。

注。政常饌。○正義曰。周官膳夫。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

太宰。案古人日三食。王日一舉。謂朝時用一太宰。並日中夕皆食之。至齊時。則日中及夕。皆特殺。與平時常饌異。所謂變食者也。凌氏釋典故。變食者。謂感饌也。君子敬其事則感其禮。故不餽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餽餘焉。案莊子人闕世。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據周語言。拊籍前五日。王入齊宮。飲醴。醴味醇醪。與酒不同。故莊子言不飲酒也。不茹葷者。禮玉藻注。葷者。薑及辛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經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卽是齊服。揚依注。葷。葱蒜之屬也。不飲酒。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誤以葷爲肉食。而凡齊皆禁用之。與禮意悖矣。士喪禮記言人子養疾皆齊。而曲禮言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齊時或可飲酒。則謂齊禁肉食。於古無徵矣。高誘注。呂覽孟至紀引齊必變食二句云。自齊潔也。種潔亦不餽餘之意。居必遷坐。○孔曰。易常處。易常處。○正義曰。說文。聖。止也。坐古文聖。釋名釋名。聖。坐。控也。骨節控屈也。紅氏承圖考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又謂之跪。踞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尻同。居卽是坐。言遷坐者。謂所居之處耳。胡氏培鞏燕寢考既夕記。士處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韞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大戴禮感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所云齊居必遷坐以此。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寢。至齊。必遷居正寢。今案皇疏引范甯云。齊以敬潔爲主。以期神明之享。



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蠨蟧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臨於會泉。是爲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云。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日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祭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饌。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饌之。二食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饌。是也。今察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齊是盛禮。不過三舉。則天子三食可知。既夕記。燕饗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饋。朝夕食也。疏云。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之。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此賈疏鄭注朝夕日中時。爲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異。論語太師擊磬爲殿人。或者殿禮天子四時食也。經傳多略。日中者。舉日中。則朝夕可知。惟既夕之類。當無日中。賈疏後說是也。疏云。一時食之中三時食。此句未知爲鄭注。抑賈釋鄭義。今臧宋輯本列入注中。稍失闕疑之意。公羊傳二十二年傳。十有二月。賈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王制。五穀不時。果食未熟。不粥於市。又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蔥韭菘茹。覆以屋廡。晝夜黠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曰。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日奉供養。後漢書鄧皇后紀。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且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迺上。二說並爲不時。解者多據以釋此文。亦通。

**食不得其醬不食。**國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爾雅釋言。割。裂也。周官內饗注。割。切上。午割勿段。其載於胾俎。未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段。注云。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彼文是言祭禮制法。賈疏引此文說之。則意孔子燕食。其制法略得同矣。邢疏云。割不正。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臠之屬。體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毛氏奇齡凌氏廷堪並主其說。毛云。此與周禮掌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禮辨羊豕。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臠臠。及三脊三脅。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凌云。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臂臠。主人俎脊脅臂臠。肩尊臂卑。是正數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卽爲割不正。此說亦通。但凌謂牲體爲割。臠膾爲切。少牢所云是切非割。譏賈疏引鄉黨文爲誤。則少牢文上言切。下言午割。割切通言。賈未誤也。江氏永圖考曰。凡切割皆當有法。肉體亦有不能盡割以正者。聖人惟食其正者耳。又羣經補義曰。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前矣。配食之醬。如醢醢。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怒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注。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說文云。醬。醢也。酒曰和醬也。醢。肉醬也。周官膳夫注。醬謂醢醢也。汪氏烜四書詮義。

醬者。醢醢鹽梅之總名。古人設食。皆以醢與穀相開。如肉則。牛炙。醢。牛臠。牛膾。羊炙。羊臠。醢。豕炙。豕臠。豕臠。芥醬。魚膾。雉兔鶉鷄一節。又如服脩蜚醢。脯羹兔臠。麋膾魚臠。魚膾芥醬。麋臠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又周禮韭菹醢醢。昌本麋臠。菁菹鹿臠。苾菹麋臠。葵菹臠臠。脾析麋臠。蠃蚶醢。豚拍魚臠。芹菹兔臠。深蒲醢醢。筍菹鴈臠。菊菹魚臠之類。此皆必以氣味相宜。或性相制。故相配而設。皆所謂得其醬也。穀與醢並設食。則以其物需醢而食之。蓋此節乃侍御陳設者之失。非烹調之失。說者多以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條實此。失之矣。濡雞濡魚有備。則失飪之事。非陳設之不備也。案汪說甚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正義曰。氣猶性也。周官瘍醫以五氣養之。五氣。卽五穀之氣。人食肉多。則食氣爲肉所勝。而或以傷人。說文。既。小食也。論語云。不使勝食氣。魯論作氣。古論作既。用假借。或援許氏小食之訓解論語。非也。呂氏春秋孝行覽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正用魯論此文。鄭注中庸云。既讀爲饋。注聘禮云。古文既爲饋。是既氣通用。量猶度也。凌氏廷堪說。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爲食禮言之也。惟酒無量不及亂。爲燕禮言之也。明氏培舉研六室文鈔。亟稱凌說。爲之明其義云。以公食禮考之。初設正饌。次設加饌。正饌有牛俎。羊俎。豕俎。魚俎。臘俎。腸胃俎。膚俎。醢醢麋臠鹿臠三者盛於豆。此下大夫六豆也。加饌。有牛臠。牛炙。牛臠。牛臠。羊臠。羊炙。羊臠。豕臠。豕炙。豕臠。魚臠。肉可不謂多與。然而黍稷六簋。宰夫設之。稻粱二簋。公親設之。賓初食稻粱。三飯卽止。卒食黍稷。不以醬清。是所謂以穀爲主。不使肉勝食氣也。又以燕禮考之。尊於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於堂下門西者兩圓壺。初時獻賓。賓醉主人。主人自酢。主人酬賓。二大夫廢爵于公。公取贖爵酬賓。禮亦盛矣。然而君曰無不醉。有命徹幕。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賓醉而出。鐘人爲之奏樂。則以所執脯賜鐘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所謂以醉爲節。而不及亂乎。然則此節。或夫子嘗言其禮如此。或出聘鄰國。鄰國食之燕之。夫子一守禮經。記者因爲記之。俱未可知。案凌氏此說甚核。然凌主禮食。不兼常食。於義稍隘。蓋常食如賓朋燕飲。亦得備物盡歡也。

**沽酒市脯。不食。**

正義曰。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說文具二義。一宿之酒。卽是醢酒。不應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買酒也。廣雅釋詁。酤。買也。酤爲買賣通稱。說文廣雅。各舉其一耳。周官萍氏幾酒醢酒。注云。幾酒。苛察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義和魚匡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不可互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且變而弗食。此引論語作酤。御覽資產部引亦作酤。酤本字。沽。水名。段借字。梁氏玉繩警記。酒正注。作酒有沽之巧。疏云。功法知善惡。夏官司兵文。功法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梁此說亦通。但酒當云飲。而云不食。古人趁文不分別也。說文。市。買賣所之也。酤。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

乾相燥搏著也。周官膳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膳腊臠脾之專。注云。薄析曰膳。內則。牛膾肉膳。田豕臠。麋臠。麇臠。注云。臠。所謂析乾牛豕肉也。市臠不食。亦恐其不精潔。且恐日久。味少變也。

**不撤薑食。**注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不多食。注孔曰。不過飽。正義曰。撤。宋

辛辣。多食。生內熱之疾。故不多食。陶宏景注本草祝穆事文類聚。皆如此解。閻氏若璩釋地。不多食。承上薑說。與性酒無量不及亂一例。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正義曰。集

解從孔說。以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齊禮。故孔解此為齊禁葷物。但不去薑耳。朱子集注。以明衣變食遷坐為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為禮食常食之節。於義更合。說文。薑。御濕之菜也。本草經。

乾薑主逐風。濕痺腸澼。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是其功用。有益於人。故每食餼不撤去之。玉藻注謂葷有薑。此言薑不葷者。散文辛亦為葷。對文葷辛異也。姚氏彞經說。古者有

飯食之闕。大夫于闕三。士于拊一。大夫七十而有闕。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闕與其拊也與。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造臠醢葷菜則不徹。庶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

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為蔥薑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庶。薑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

**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喪鬼神之餘。注。助祭至神惠。正義曰。雜記。大夫也。是大夫士有助祭之禮。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史記世家。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

以止。本篇云入太廟。皆夫子助祭之徵。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胙膳。異姓有賀慶。此互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傳。胙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日膳。熟曰膳。說文。饗。宗廟火熟肉。

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饗焉。今或作燔作膳。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傳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膳之云。其體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膾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牲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注。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膾。因牛序之可知。由少儀此文推之。凡天子諸侯所班之胙。是依牢禮為之。其牲體當亦準此矣。曲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

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為胙膳。故紅氏永以膾肉不至為賓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為嗣大夫喪祭有職。

受胙歸膳。受胙。謂受君賜。歸膳。則君使人歸之賓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兼君賜及己所獻之俎。注言所得牲體。當專指賜胙。不及歸俎。或是舉一以例之耳。凡殺牲皆於祭日且明行事。至天子諸侯

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禋祭。祭畢。乃頌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注。自其至之餘。正義曰。少儀。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禮記曰告。凡膳告

卷十三 鄉黨第十

一一三



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展。省具也。此致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後又祭曰賓尸。本日無暇致阼。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逮及賤者。頗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徧。合前祭日為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為人所棄。是變鬼神之餘為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

正義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雜記注。言。言己事。為人說為語。是言語義別。此文互見之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為其不

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不語。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國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正義曰。皇本疏作蔬。誤。菜羹者。以菜為羹

也。說文云。鬻。五味盃羹也。小篆作羹。釋名釋飲食。羹。汪也。汁汪郎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煮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鹽菜為羹。不和鹽菜為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慎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糝即米屑也。內則。別有芼羹葷菹菜藷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疏食相儷。則但謂藜藿之類耳。瓜。魯論作必。鄭注云。魯讀瓜為必。今從古。李氏惇羣經識小。必字从八戈。篆文作𠄎。與瓜相近而誤。李氏此說。用魯論義得之。臧氏庸拜經日記。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何劭公止疆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祝。後人誤據今本改之。案臧按是也。鄭所以從古者。瓜字義亦可通。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云。上環。頭付也。案臧錢氏站後錄。上環。是囊閒。下環。是脫華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付。付即剖字。剖之言切也。此瓜祭之說。鄭之所以必從古與。案從古論。則祭字當為一句。瓜有二種。一果實。一穀實。此是果食。即曲禮所云削瓜也。皇本作菹。此形近之誤。食所以有祭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攄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彼法。凡祭皆出少誅。置之鬻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滂之間。倭氏廷堪禮經釋例。言之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滂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感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醬滂非感者。故不祭也。玉藻云。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己俵卑。注云。水漿。非感饌也。祭之為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云。言食於敬禮之人。若祭水漿。

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禘漿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菲薄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 席不正不坐

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纁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纁者。削蒲弱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惇字磨滅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蕭越橐鞬。玉藻有蒯席。尚書有篋席。底席。豐席。狗席。玉府有衽席。越卽蕭越。橐鞬者。用禾稷爲之。蒯者。草名。篋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卽蒲席。豐者。刮煉竹席。筍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饌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後出。爲國行禮。不可飲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注。杖者至後出。○正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卽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王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與賓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尙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此皆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

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禘漿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菲薄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纁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纁者。削蒲弱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惇字磨滅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蕭越橐鞬。玉藻有蒯席。尚書有篋席。底席。豐席。狗席。玉府有衽席。越卽蕭越。橐鞬者。用禾稷爲之。蒯者。草名。篋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卽蒲席。豐者。刮煉竹席。筍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饌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後出。爲國行禮。不可飲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注。杖者至後出。○正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卽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王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與賓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尙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此皆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

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禘漿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菲薄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纁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纁者。削蒲弱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惇字磨滅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蕭越橐鞬。玉藻有蒯席。尚書有篋席。底席。豐席。狗席。玉府有衽席。越卽蕭越。橐鞬者。用禾稷爲之。蒯者。草名。篋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卽蒲席。豐者。刮煉竹席。筍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饌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後出。爲國行禮。不可飲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注。杖者至後出。○正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卽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王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與賓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尙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此皆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

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禘漿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菲薄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纁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纁者。削蒲弱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惇字磨滅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蕭越橐鞬。玉藻有蒯席。尚書有篋席。底席。豐席。狗席。玉府有衽席。越卽蕭越。橐鞬者。用禾稷爲之。蒯者。草名。篋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卽蒲席。豐者。刮煉竹席。筍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饌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後出。爲國行禮。不可飲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注。杖者至後出。○正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卽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王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與賓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尙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此皆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

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禘漿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菲薄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纁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纁者。削蒲弱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惇字磨滅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蕭越橐鞬。玉藻有蒯席。尚書有篋席。底席。豐席。狗席。玉府有衽席。越卽蕭越。橐鞬者。用禾稷爲之。蒯者。草名。篋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卽蒲席。豐者。刮煉竹席。筍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饌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後出。爲國行禮。不可飲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注。杖者至後出。○正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卽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王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與賓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尙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此皆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

為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  
 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為節。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  
 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為異於人。案方說即此注  
 意。鄉飲酒禮云。明日息。司正記云。微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為禮。  
 於是可以來。君子。園中有感德者。是賓賢能之禮。不主養老。故惟蜡飲近之。又族師有春秋祭酺。  
 詩鳧鷖箋。有祭社宗燕飲。皆民間自為飲酒之事。其禮亦非養老。解者多援以釋論語。蓋未是。

鄉人饑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曰饑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周  
 官占夢云。

季冬。遂令始難嚴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為饑。杜子春饑讀為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  
 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  
 有司大難。旁疏。出土牛以送寒氣。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案饑。杜子春讀為難問之難。而鄭從之。  
 故占夢方柏氏注。皆云難卻。皆云難卻。於月令季春仲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  
 當讀乃且反。案淮南時則訓高誘注。饑猶除也。饑陰氣也。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  
 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亦謂屏卻之。鄭此注云。饑。魯讀為難。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  
 索室中逐疫鬼。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謂鄭從古論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  
 作難。劉昌宗依杜難音乃且反。是也。咸夜音乃多反。乃詩竹竿饑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  
 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饑人反以饑為嚴疫正字。改易淆謫。音形俱失。案乃且乃多。一音之  
 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臨桑以阿難何為韻。而魯讀饑亦為難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  
 什獻况於嚴酒。注。獻讀當為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饑為難。亦聲近之誤。案饑既由聲近。  
 嚴字或用假借。未必為誤字矣。郊特牲。鄉人饑。孔子朝服立於阼。注云。饑。強鬼也。謂時饑索  
 驅疫逐疆鬼也。湯或為嚴。或為饑。段氏說文注。疑易聲與嚴饑音理遠隔。記當本是饑字。從示易  
 聲。則與嚴難差近。其說似是而非。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說曰。饑自為疆鬼之名。饑當本為攘祭之名。郊  
 特牲言鄉人饑。言於饑時驅逐疫鬼。又兼驅逐饑。故即以饑名祭也。說文。饑。道上祭也。急就篇。饑  
 祿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注。饑。道上之祭也。蓋驅逐疆鬼而祭之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疆鬼與  
 疫鬼。不必分為二。言鬼名則曰饑。言驅除此鬼則曰饑。其後段鬼名以為祭名。則亦曰饑。太平御  
 覽五百二十九引世本云。微作饑五祀。注。饑者。殷之八世孫也。饑者。強死鬼也。謂時饑索室驅  
 疫逐強死鬼也。此驅疫鬼稱饑之證。禮記別本作獻。與魯讀同。作饑。與古論同。徐仙民音饑為饑。  
 大謫。湯從易聲。自讀如傷也。月令季春注云。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  
 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仲秋注云。陽暑至此不衰。害亦  
 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日宿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  
 季冬注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陰陰出害人也。  
 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

則三饗惟季冬之饗。饋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設疫癘之鬼。如今翹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三難。而季冬爲大難。稱四時者。趁難。非季夏亦有饗也。論語饋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爲證矣。昨階者。說文云。昨。主階也。儀禮鄉射禮注。昨階。東階。士冠禮注。昨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酬賓客也。釋文於昨本或作於昨階。臧氏琳經義雜記。郊特牲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注。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昨階。○正義曰。郊特牲。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昨。存室神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彘鬼。恐己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昨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孔疏之說。卽僞孔此注義。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敬也。

正義曰。說文云。問。訊也。己或有事問人。或問亦訓饋。曲禮。凡以弓劍菹宜簞人是也。此問人於他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卽禮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爲拜。頭至手。段氏玉裁釋拜。以空首爲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故對稽首之頭著地。而以不著地者爲空首。王氏鑿正義。以空首爲首俯而不至手。首與尻平。故荀卿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王爲允。王又云。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言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據王說。則此文再拜。當爲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爲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己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己使卑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應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昨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江氏永圖考曰。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

**康子饋藥。○**包曰。饋孔子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正義曰。周官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此饋藥。當爲丸散之類。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前再拜異也。釋文引一本無而之二字。說文云。嘗。口味之也。引申爲飲食之義。若詩。酌言嘗之。與此文不致嘗。皆謂飲之也。鄭此注云。饋。饋也。拜受。敬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制外。故當慎也。案饋遺也者。鄭注檀弓坊記並同。說文。饋。餉也。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饋。通行曰饋。拜受敬也者。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據鄭云拜受。亦似經文無而之二字。丘未達云云者。達猶曉也。言不曉此藥治何疾。恐飲之反有害也。服者。言病亦宜此藥服之。曲禮。饗不三再。不服其藥。

是也。集注引楊氏曰。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注。饋孔子藥。○正義曰。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遺。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遺字。則孔子上當有饋字。即邢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說文。廢。九。汗簡引古論作查。即查省。釋名釋宮室。廢。句也。句。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音。焚。燒也。左氏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二者皆稱焚。邢疏云。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此誤讀不為否也。揚雄太僕箴。廢焚問人。仲尼深禱。以問人為醜。則不徒問人。此即釋文一讀之義。○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少儀云。朝廷曰退。言臣自朝廷歸為退也。夫子仕魯為大夫。得有馬乘。故鄭以退朝為自朝來歸。明此義。為夫子家廢矣。雜記云。廢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土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云。拜謝之。是廢焚。為夫子家廢之證。家語子貢篇。孔子為大司寇。國廢焚。鹽鐵論刑德篇。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又揚雄太僕箴。引此文。亦似指公廢。均與雜記異。但是公廢。則新延廢。書於春秋。此廢焚。亦當書之。今既未書。知宜為家廢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正義曰。食是熟食。雖為君賜。然來自外間。恐有不潔。或兼有云不熟也。案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生小息肉也。此別一義。而與腥同从生。故多段腥為陸字。鄭此注云。魯讀生為性。今從古。考說文。性。牛完全也。引申為凡獸畜之稱。周官庖人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性。鄭以言性為行禮時所稱。此賜生。泛說平時。不必言性。故從古論作生也。畜者。詩我行其野傳云。養也。集注云。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倭氏廷堪禮經釋例。君賜食。即聘禮所謂鉶也。君賜腥。即聘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即聘禮所謂饋也。凡性。殺曰饗。生曰饋。聘禮。歸賓饗饋。鉶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陸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屬鄒臚臚臚。蓋陪牛羊豕。性之已亨者謂之鉶。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鉶鼎二列。性之未亨者謂之腥。鉶與腥。皆饗也。是性之殺者曰饗也。又歸聘賓饋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注。饋。生也。是性之生者曰饋也。王氏盛正義。按倭氏以君賜當聘禮。似精而未核。聘禮記賜饗。惟饗鉶。筮一尸。薦鉶耳。意者此為尋常小賜之禮。在歸饗饋後。所謂燕與時賜無數也。然以君賜屬聘禮。第為鄰國

是也。集注引楊氏曰。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注。饋孔子藥。○正義曰。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遺。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遺字。則孔子上當有饋字。即邢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君之所賜。其義未賅。若本國之君。有所賜予。其儀亦當準此。證之以孔子賜輕車。及穆公饋子思鼎肉事。則聘禮外君賜亦侑其中也。案王氏是也。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內饗。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並謂平時所賜。論語此文。當得兼之。○注。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正義曰。君惠統三句言。惠即賜也。初學記人事部引何曰。賜。惠也。所見本異。己承君賜。當先受之。若未嘗。不敢頒賜於人。恐褻君惠之意。○注。薦。薦其先祖。○正義曰。爾雅釋詁。薦。進也。此常訓。凡祭。進熟食曰薦。此因君賜而薦。如嘗新。先薦寢廟。不爲祭禮也。

###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曰。正義

先飯。先嘗食之。謂黍稷也。不言偏嘗羞飲而俟者。以言飯。則餘可知。○注。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正義曰。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偏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又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是二禮文同。特士相見無君客之及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君命食然後食之文。詳略互見。正可參攷。蓋命食。禮之所同。命祭不命祭。禮之所異。命祭。則君祭後臣亦祭。禮饗於君。是以客禮待之。不命祭。則臣不得祭。臣統於君。是不以客禮待之。故但有命食而無命祭。二者皆爲侍食。於膳夫之有無無與也。惟有膳夫。則不命祭者。於君祭之後。取已前之食。命祭者。於已祭之後。皆飯飲而俟。俟者。俟膳夫嘗食畢。君已就食。命臣食而後食也。無膳夫。則於君祭之後。或於已承君命祭之後。取君前之食先飯。偏嘗膳飲而俟。此則代膳夫之職。若爲君嘗食然也。論語君祭先飯。正以無膳夫在旁。君祭之時。夫子先取君前之食嘗之。故曰先飯。且偏嘗飲而俟。即注所云若爲君嘗食者。是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也。案命祭不命祭。論語無文。不得遽指爲非客禮。疏說稍泥。鄭注士相見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偏嘗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嘗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此注未誤。又於玉藻賜食至先飯云云下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又注若有嘗羞者云云下注云。不嘗。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則將食也。據注以有膳宰。臣不得祭。爲用臣禮而不祭。遂得專侍食之名。於是斷爲兩節。有客禮臣禮之分。客禮則無膳夫。君祭後。臣即應祭。猶不敢備禮。故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及臣祭畢。乃爲君嘗食以俟也。臣禮則有膳夫。君祭之後。不命臣祭。臣取已前之食。飯飲而俟。名爲侍食。此則鄭注之誤。不祭專爲侍食。又以客禮爲無膳夫也。不知侍食乃通名。客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蓋君禮食及平時常食。皆膳宰嘗食。然或膳宰有故。或設饌未畢。或監視加饌。未得侍列。旁近之臣。皆得嘗食。故此侍食。得爲君嘗食之也。嘗食。雖膳夫之職。然凡臣皆可代嘗。則鄭注所

謂忠孝不嫌於越職矣。若必以有膳宰無膳宰。定禮之隆殺。則有膳宰爲君嘗食。己但膳飲而俸。正似客禮。無膳宰。則己爲君嘗食。同於膳夫。正似臣禮。今乃故反其說。亦理之所未達矣。若然。膳宰職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不言嘗食者。以上文嘗食。已言授祭品嘗食。故此不須言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士相見所記者。待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彙合之。非也。論語邢疏以爲非客禮。足以正鄭賈之失。又云待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氏此說亦通。至以邢疏非客禮之言爲是。則未然。凡客禮。雖先飯。後亦可命祭。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疏云。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然則先飯後。不妨更取己前之食祭之。論語但言先飯。其後命祭不命祭。俱不可知。而邢疏遽斷爲非客禮。王氏且是之。誤矣。若然。淮南說山訓。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高誘注。饗猶食也。爲不敬故曰不可者。彼文言饗。是己前之食。故己食不可更祭。若先爲君或長者嘗食。後更取己前之食祭之。亦無不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大帶。不敢不衣。

朝服見君。正義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荀子大略篇。君於大夫三問其疾。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之後。若病未愈。君亦得使人。或親自問之。故曰無算。賈疏以三問爲君自行。無算爲遣使。未然也。既夕記。士處適。寢東首於北墻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士喪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寢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墻下者。墻謂之牆。必在北墻下。亦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玉藻。君

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如昏禮御衽于奠。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止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覆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與與屋牖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會面君而受生氣乎。案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恆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則可面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既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首。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也。加者。加於衾上也。既夕記云。徹衾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疏云。徹衾衣。謂故玄端。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徹衾衣。加新衣。鄭注云。徹衾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必如衾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據司服土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案以疏語推之。人平時服深衣。疾時齊服玄端。人來視疾亦然。君來視疾。易以朝服。君去。仍服玄端。及臨死。徹去玄端服。加以朝服。則二禮所云新衣也。拖。釋文作拖。云本或作拖。皇邢本皆作拖。

阮氏元校勘記石經拖作拖。案拖拖一字。本字作拖。故漢書龔勝傳作拖紳。說文。拖。曳也。易詁上九鄭注。三拖三加之也。皇疏云。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爲。案拖紳。謂引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此其義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孔疏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是爲三尺。若然。則以士禮推之。此拖紳之下至足。餘一尺五寸。其大夫紳制。當比士爲長。今無文以明之。說文又云。衾。衾也。引此文作衾紳。段注謂許所見本作衾。段借爲衾字。是也。錢氏坫後錄。據士昏禮。纁裳緇衾。衾爲裳緣。謂與衾同。衾卽是衾。此則穿衾。非其理矣。○注。夫子至見君。○正義曰。云處南牖之下東首者。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蠶書印綬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戶中。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又前篇伯牛有疾。夫子自牖執其手。故解此爲南牖下也。皇疏引樂肇曰。南牖下。欲令南而視之是也。然既夕記喪大記。皆言寢東首於北墻下。室中以奧爲尊。君視臣疾。儘可主奧。不必以南面爲尊。若因君視疾之故而遷牖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屢爲遷動耶。必不然矣。然則伯牛龔勝。何以居牖下也。蓋伯牛有惡疾。恐人來視己。不便入室。故遷於牖下。龔勝不欲仕莽。辭以不敢當尊之意。故亦居於牖下。皆禮之變。不可以解此文也。室中止一牖。但言牖下。其義已明。注言南牖者。以喪大記北墻下。相傳誤爲北牖。故解此爲南牖也。云紳大帶也者。說文訓同。玉藻注云。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禮有二帶。一大帶。以絲爲之。一革帶。以皮爲之。王氏德正義。紳爲帶之垂者。又卽爲大帶之名。大帶之垂者謂之紳。革帶之垂者謂之厲。革帶又謂之鞶。上用二帶。深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拖紳。則不必有革帶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不俟車。孟子公孫丑篇。禮曰。君命召。不俟駕。趙岐注。俟。待也。又萬章篇。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注。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說文。駕。馬在轡中也。輓加於馬頸。馬在轡中。則爲駕車。可知大夫不可徒行。而此承君命召。急迫先行。其家人必亦速駕。隨

入太廟。每事問。正義曰。此弟子類記行事。與前篇別出。皇本有鄭注云。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正義曰。說文云。殯。死在棺。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此則無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

檀弓論語。文互相足。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



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己殯迎之也。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正義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車馬。饋之重者。車馬不拜。則他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策綴。又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馬也。夫

寢不尸。○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正義曰。釋文云。居

凶反。唐石經亦作容。臧氏琳經義雜記。邢疏云。不為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以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容。察容客二字。形近易訛。祭義。容以遠疏。或容為容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容。皆其證。○注。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鄭

此注云。惡其死也。義與包同。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屍。終主也。從尸死。義同。段氏玉裁注云。方死無所主。以是為主。故曰終主。即此注所謂死人也。偃臥者。說文。偃。偃也。左

傳。偃且射子鉏。凡仰仆皆曰偃。四體。謂二手二足也。皇疏言人臥法云。眠當敬而小屈。謂足小屈也。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注。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

○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作鄭注。臧氏琳曰。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替者。雖褻必以貌。○周曰。褻謂數

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皇本見上有子字。子罕篇釋文云。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鏡。今從

為陸氏語。○注。狎者。素親狎。○正義曰。爾雅釋詁。狎。習也。說文。狎。犬可習也。夫子於素

所親習之人。亦變容待之者。哀敬之異於常時也。○注。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

褻與狎同。故解為數相見。或為褻為私居。非也。冕與鏡同。亦是喪服。說見前子罕篇。洪範。貌曰恭。恭者。禮也。故注以禮釋之。與必變亦互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曰。阮氏元車制圖解。輿前衡木謂之

負版者。○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曰。阮氏元車制圖解。輿前衡木謂之

二在後。以操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軾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軾

板上。則須操治而誦之。一在前即式條。二在後則軾條也。紅氏永圖考。式是操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軾。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軾。說文。軾。車前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做者也。古人車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為

敬。則微俯其身。以手伏賦。曲禮所謂撫式是也。負版者。說文云。版。判也。判木爲片。名之爲版。段氏玉裁改判爲片。非也。版又名方。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注。方。版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策以竹爲之。方以木爲之。稱方者。當謂其形正方也。鄭此注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圖籍者。惠氏士奇禮說。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器約。則書於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劑書於丹圖者與。籍即典籍之籍。孟子言諸侯去其籍。晉有籍氏。籍兼方策二者而言。圖籍非止一物。申鄭義者未能備矣。隸謂隸於官府有職業者也。周官謂之胥徒。鄭以夫子式圖籍。非式所負之人。若其人。不過隸隸人耳。王氏鑿正義引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異謂式負版者。非版籍之版。乃喪人之版。即二衰之制。上文見齊衰必變已言之。此不應重述。或又諱爲曲禮雖負版者必有尊也之版。則頸衢市賈。將有不勝爲禮者矣。翟氏及或說並誤。○注。凶服至圖籍。○正義曰。說文。凶。惡也。釋名釋言語。凶。空也。就空亡也。穀梁傳。乘馬曰睪。衣衾曰襚。具玉曰舍。錢財曰贖。皆送死者衣物也。哀敬死者。故送死者衣物。亦式之也。負訓持者。負本義置之於背。而圖籍非可負之物。故解爲手持。亦引申之義。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

親饋。注。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正義曰。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爲饌變。此侍長者食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起。夫子必變色而起。所以敬主人也。注言主人親饋者。曲禮疏云。饋謂進饌也。有盛饌。當兼親饋。若不親饋。雖盛饌亦不起矣。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據此。則親饋乃爲禮食。不祇在食品之多備矣。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注云。以其待己及饋。非禮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此即少施氏親饋爲禮感。

**迅雷風烈必變。** 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注。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正義曰。敬天之怒。詩板篇文。爾雅釋詁。迅。疾也。此物者也。烈。火猛也。方言。烈。暴也。迅烈二文本通稱。故注互言之曰。風疾雷爲烈也。玉藻云。若有疾風迅雷甚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

**升車。必正立執綬。** 周曰。必正立執綬。所以爲安也。升者。登也。凡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

展輪效駕。奮衣由右上。言僕由右上。則凡乘車者。當由左可知。正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君出就車。僕弁轡授綬。疏云。綬有二。一是正綬。偃君之升。一是副綬。偃僕右之升。說文。綬。車中把也。把與鞮同。綬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援之以上。所以執綬者。防有攀陟傾跌。故注云所以爲安也。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綬。車中內顧。正位即正立。言受綬者。謂自僕手受綬而

執之也。升車在左。故於車左銘之。賈子容經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綏而左臂誦。是其儀也。陳祥道禮書。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引左傳范鞅逆魏舒。請驂乘而持帶為證。案此言升車。下文別言車中。則正立執綏。非在既升後矣。陳說似是而非。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

傍視不過轆轤。正義曰。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案鄭從古作不內顧。與下二句一例。漢成帝紀贊引此文。亦用古論。白虎通車旂篇。車中不內顧者何。仰即觀天。俯即察地。

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亦古論說。皇疏。內猶後也。顧。迴顧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內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為。

故不為也。故衛瓘曰。不掩人之不備也。又云。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為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為惑下人也。案親字義不可解。曲禮云。車上不妄指。親疑即安字之誤。鄭彼注云。為惑眾。蓋人在車上。若無事。虛以手指麾於四方。是惑眾也。○注。車中至轆轤。○正義曰。皇本作輿中。云車牀名輿。釋文。本亦作輿中。

紅氏乘圖考曰。按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與今之後轡車略同。按包氏是魯論當作內顧。無不字。盧氏文昭鍾山札記。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擬繡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車中內顧以為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崔駰銘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

闕旅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茲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為內顧矣。又案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轆轤。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為說也。包氏慎言溫故錄。風俗通過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綏。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案車後銘望衡顧轂。即此注之義。東京賦以韃繡塞耳。車中內顧。相比為辭。正是收視反聽之義。集解用包注。皇疏申注云。衡軛。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

帝紀贊注引魯論內顧。今本亦妄增不字。皇疏申注云。衡軛。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禡。五禡。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並是不過衡軛之類也。旁謂兩邊也。轉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轆轤也。耶疏曲禮云。立視五禡。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禡。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

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言聖人之行。前視不過衡軛耳。案耶疏本於曲禮。孔疏陸佃碑雅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

三丈六尺。積尺為三丈。積寸為三尺。則五禡之袤。三丈三尺。荀子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即此是也。按荀子說見大略篇。揚倞注以為臣於君前視法。殆未然。五禡之度三丈三尺。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碑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為

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碑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為

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碑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為

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碑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為

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碑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為

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碑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為

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碑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為

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碑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為

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碑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為

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碑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為

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碑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為

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八尺。則高與人目略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所謂衡視也。國君饒視。言俯不下于帶。大夫衡視。則言仰不上于面。互相備也。

**色斯舉矣。**國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此二句。先經起義。乃記者

之辭。泛說羣鳥。不專指雌雉言。王氏鑿正義引真德秀說。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謹諸此。案真說。即君子難進易退之義。

○注。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正義曰。色謂人色。色有不善。則鳥見之而飛去也。人去危就安。亦如此。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威

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驚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即

元寶碑。翻騫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舉。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

翔。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案王說亦通。○注。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說文。故增成其義。說文又云。羣鳥在木上也。集。彙或省。引申為凡鳥所止處之稱。故注訓下止。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

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起也。正義曰。釋文。山梁音良。鄭云。孔子山行。

芻豢黍粱。素問生氣通天論。膏粱之變。又通評虛實論。高粱之疾。王休注並云。梁。粱也。是梁亦通梁。集解不釋山梁之義。與鄭同異不可知。今解者多為橋梁。其說亦通。說文云。梁。水橋也。

橋。水梁也。山梁。則山嶺中橋。以通人行也。雌雉者。說文云。雌。鳥母也。對雄為鳥父言之。雉者。野鳥也。爾雅說文。具載其名。釋文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皇邢疏述經俱兩言時哉。阮

氏元校勘記。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並引此文。時哉二字不重。則今本重者。乃釋文所載一本也。釋文又云。共。本又作供。皇本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作拱。

案作拱。是也。呂氏春秋審己篇。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高誘注。所得者小。不欲天物。故復釋之。揜即拱。爾雅釋詁。拱。執也。意者雉正倦飛。子路揜而執之。此亦隨意之樂趣。而旋即釋之。

於是雌雉駭然驚願。遂振迅而起也。集注云。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邕也。見爾雅。考爾雅釋獸云。獸曰嗅。人曰擣。魚曰須。鳥曰臭。並動走之名。臭字從目從犬。說文訓犬視。亦

驚願之意。其字與臭相似。故相訛為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此字尚作臭也。然玉篇已引作嗅。爾雅即嗅正字。集注引石經又作臭。錢氏大昕養新錄。以為孟蜀刻字經

三寫。不能無誤。其信然矣。劉氏逢祿述何篇。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為大也。○注。子路

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為大也。○注。子路

至起也。○正義曰。皇疏云。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嘆。而謂嘆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從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嗅謂鼻翫翕其氣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醜也。成事之粗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案說文嗅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說文無嗅字。嗅卽齶別體。

### 卷十四 先進第十一

#### 集解 凡二十三章

正義曰。皇本本皆二十四章。釋文從鄭氏。以德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為一章。然集解本各自為章。故不引鄭說。則此所云二十三章三字。當為陸所改也。又釋文於回也章云或別為章。今所不用。亦是依集解。故不用或說。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回也章。論篤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包曰。先進後進。謂任先後輩。禮樂因

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將移風

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正義曰。鄭注云。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鄭此注文

子。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愚謂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即指弟

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

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

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尚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

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使入小學。見小節

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

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為左右。是古用入之法。皆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後入政者

也。其國之俊選。不嫌有卑賤。故王太子等入學皆以齒。所謂天子元子視士者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為

野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

官之後。其賢者。則思為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為君子。君子者。卿大夫之稱也。觀子路問

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諸人。又云。文之以禮樂。可為成人。此四人先已出仕。

若文以禮樂。則亦後進於禮樂之君子也。夫子弟子。多是未學。故亟亟以禮樂教之。所云與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即是從先進。而冉求則以禮樂願俟君子。子路且以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乃為

學。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路冉有皆已仕。未獲禮樂。而夫子以禮樂為重。故欲從先進。

變當時世爵祿之法。從古選舉正制也。用之。謂用其人也。後進於禮樂。雖亦賢者。然朝廷用人。

嘗依正制。且慮有不肖。墮入仕途也。此章之義。沈蕓千載。自盧辨載記注發之。而後人莫之能省。至邢疏但知先進後進指弟子。而以進爲仕進。以從先進爲歸淳素。猶依注說爲之。宋氏錮風發微謂先進。爲士民有德者。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後進。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君子。說皆得之。但以進爲仕進。先進爲殷法。先進後進。俱不兼弟子。尙未爲是。故略本諸義。別爲釋之。○注。先進至人也。○正義曰。以先進後進。爲仕先後輩者。王制言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曰進士。孟子言治則進。是進有仕義。管子宙合云。是故聖人傳之簡筴。傳以告後進。又云。故傳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是先進後進。謂人之先後仕者也。言輩者。非一之辭。禮樂因世損益者。禮樂隨風俗爲盛衰。故質勝。當救之以文。文勝。當救之以質。是於文質二者之中。或損或益也。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者。與卽於字之誤。言夫子稱後進中君子。是其禮樂俱能因世損益。得時之中也。邢疏申此注。謂先進。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皆謂夫子同時人。案夫子論文質。甚貴時中。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文亦是得中之文。其有爲尙質之論。皆是救時之法。如奢儉易威。俱爲失禮。夫子則甯從儉從威。亦以二者俱不得中。故甯從質勝。不從文勝也。若顯然舉一中道。稱爲君子。而不欲從之。則與平時所稱爲彬彬。所稱爲從周者不合。下篇棘子成欲棄文從質。子貢卽解斥之。若如此注所云。則夫子正與棘子成同見。而奚其可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

失其所。正義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子之厄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甯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甯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閒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按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今案江說甚顯。然史記亦自可從。先從叔丹徒君經傳小記。爾雅淮南有州黎正。注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圖。故飢於黎正。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閒。鹽鐵論所謂黎正。蓋卽州黎之正也。此直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閒。據新遷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閒無他國相隔。則亦爲陳蔡之閒矣。當時從遊弟子。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張。呂氏春秋慎人篇。有宰予。此外皆無考。鄭氏以下章德行云云。合此爲一章。

然冉有於魯哀三年。為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年。復有一冉有從夫子也。尤氏偁良齋雜說引陳益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從也。皆不及門也。皇本門下有者字。○注。言弟至其所。○正義曰。孔門弟子。無任陳蔡者。故注以為不及任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即此所云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雖甯武子非孔子同時人。然必有從者臣衛之事。誤以屬之甯武子耳。及陳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言夫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可知夫子周遊。亦賴羣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堯典。闢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以門為卿士之門。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帥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卿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士于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正義曰。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盧氏文昭攷證曰。鄭云當作鄭氏。案鄭氏非辨見前疏。皇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為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

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周官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聞。閔子騫孝恪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為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伯牛閔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是言語以辭命為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皇疏引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例其餘。弟子列傳。宰子利口

辨辭。子貢利口巧辭。是宰我子貢。為言語之選也。夫子言求也藝。由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為政事之選也。尤氏德齋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讖禮弗佚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為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隱詠

路。為政事之選也。尤氏德齋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讖禮弗佚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為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隱詠

路。為政事之選也。尤氏德齋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讖禮弗佚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為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隱詠

路。為政事之選也。尤氏德齋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讖禮弗佚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為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隱詠

路。為政事之選也。尤氏德齋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讖禮弗佚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為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隱詠

翁無諸節。其開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伏哉叔氏一言。則其學生之合禮可以知。朱氏彝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闡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皇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秦王說。是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情。會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情。伯夷不能開。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此則故爲苛論。不免以辭害義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卽解。無可起發增益

於己。注。助。益至於己。○正義曰。爾雅釋詁。助。勸也。勸。佐助也。說文。助。左也。左卽佐。

如說釋之說。會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開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強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學記云。相說而解。此注云聞言卽解。亦以解訓說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

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聖賢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

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聞之言。正義曰。閔子稱字者。夫子述時人所稱也。昆者。毛詩葛藟傳。昆。兄

舅是隸省。昆則音近假借也。亢倉子順道篇。閔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聞於

父母昆弟之言。○注。言子至之言。○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會子問從

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聞也。後漢范升傳。升

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

矣。二者皆引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聞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於從令。

務使親所行。均合於義。人乃無非聞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聞於其父母

昆弟之言。人所以無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於從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卽指此。藝文類聚孝節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遺。



再言三子溫。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遺。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煖。無愾心。而恐母遺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閔子之孝。不啻大舜之又不格姦。若恭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閔之言。不是無非閔閔子之言。乃無非閔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今案論衡知實齋。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蔽骨肉之道。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非閔此事。萬世不滅。是漢世說此文。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為孝。陳君此注。義正然也。韓詩外傳載此事云。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可為焦說取證。

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

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正義曰。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也。仲尼弟子列傳。三復白圭之玷。多之玷二字。當出古論。大戴禮

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曰三復百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言一日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張栻論語解謹言如

此。則謹行可知。○注。詩云至言也。○正義曰。稱詩云者。大雅抑篇文。毛傳云。玷。缺也。說文。剗缺也。從刀占聲。詩曰。白圭之剗。義與毛同。今詩段玷為剗。玷訓玉有瑕。不訓缺也。不可為者。為。治也。南容一日三復此四語。而往云讀詩至此。三反覆之者。是據初讀時言。其後遂日誦以為戒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正義曰。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案皇邢本皆有季字。又皇本今也則

則亡。七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皇疏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

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讒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為卑。故略以相酬也。案疏後說是。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

他人則否。是其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曰。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

辭也。正義曰：顏子卒年，據公羊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故江氏承聖蹟表載

於哀十三年時。夫子年七十一也。說詳雍也篇疏。以爲之椁，高麗本足利本無此四字。阮氏元

校勘記曰：釋文。至下文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文云：椁，有木槨也。從木尊

聲。今論語皇本作槨與椁一字。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槨之爲言槨。所

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據喪大記。士有緘木椁。但顏子家貧，不能備椁。故顏路爲之請耳。才

謂顏子。不才謂伯魚。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本姓解云：孔子年十九。娶宋之

弁官氏。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夫子年正二十二三。爲昭十一年。其死當在哀公十一年。夫子

年六十九。江氏承聖蹟表差後一年。五經異義。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稱

名。左氏說。既段。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

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玄之問也。論語云鯉也死。

有棺而無椁。死是實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况賢聖乎。察鄭駁是也。許君必謂鯉死

爲設言者。意以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又列子淮南子。皆以顏子天

死。而伯魚之死。年已五十。則鯉死應在顏子之後。不知史記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前人謂三十爲

四十之壽。而列子淮南皆傳聞之誤。本不爲據。鯉死既在顏子前。則論語非爲設言可知。棺者。白

虎通崩薨篇。棺之爲言言財。所以藏尸令完全也。說文。棺。關也。所以掩尸。有棺無椁。亦因貧之

故。所謂有其棺。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徒。說文。赴。步行也。今經傳皆作徒。易賁初九。舍

車而徒。詩黍苗。我徒我輦。皆謂步行也。吾不徒行以爲之椁。言未嘗賣車以爲椁也。孔子初仕魯

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若大夫致仕者然。故

但從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以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

以孔子時從大夫後矣。既從大夫之後。與聞國政。故畜有馬乘。不得徒行。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

行是也。案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不嫌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贈。贈者。蓋以乘馬束帛。

車馬曰贈。是贈喪之禮。本有車馬。故夫子於舊館人之喪。說驂以贈。今此顏子死。夫子必亦有贈。

而顏路復請子之車以爲椁。哀痛迫切。不遑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誼厚。不妨以情告也。

禮記孟子公孫丑章句。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周官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祿。

葬而殯。其間加恩厚。則有贈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贈。賈疏云。隱公三年。公羊文云。喪事無

求。求。謂非禮。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

蓋獨於下。何休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顏路請子之車。孔子

不與。亦是不合求。故抑之也。由賈此言。顏路請車。禮有未合。夫子以其哀迫。不欲深責。而但

婉言告之。至以鯉死爲比。則亦視顏子猶子矣。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

也字。○注。路顏至作椁。○正義曰。鄭注云。欲得賣之以爲顏淵作椁也。顏路。顏回之父。此僞

孔所襲。弟子列傳。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注。鯉孔至辭也。○正義曰。鄭注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此偽孔所襲。家語本姓解云。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案顏子卒時。夫子久不居位。而注云時為大夫。諫言從大夫之後。顯然謬誤。其為偽託無疑。

顏淵死。子曰。噫。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正義曰。漢書董仲舒傳贊。劉歆曰。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顏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

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為之輔佐。今天生德於夫子。復生顏子為聖人之耦。並不見用於世。而顏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子之徵。故曰天喪予。○注。噫。痛傷之聲。○正義曰。何休公羊傳注。噫。咄嗟貌。詩噫噫傳。噫。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孔曰。不自知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正義曰。皇疏云。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隨孔子

有子字。又誰為下。有慟字。○注。慟。哀過也。故云子慟矣。案皇本。曰有慟乎。曰上慟當即慟省。鄭注云。慟。變動容貌。亦以慟字從動得義。此即是哀過。鄭與馬不異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

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正義曰。厚葬者。謂凡葬事求豐備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顏子事夫子猶父。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同於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之義也。史記弟子傳。夫子言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及夫子沒。門人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則皆同顏子事夫子猶父矣。然夫子喪顏子。若喪子而無服。是亦視回猶子。惟不能止門人之厚葬。終心自斂。故深責二三子也。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注。言回至云耳。○正

義曰。鄭注。顏路欲聽門人厚葬之。同馬義。吳氏嘉賓說。喪具稱家之有無。然而禮有賻喪者。賻之亦惟其稱焉耳。使顏子死無附身以斂。無附棺以為葬。師與友說驢竭財以助之可也。是非得已也。有棺而無稱。有葬而為之厚葬。則非也。以其得已也。君子所以受於人者義如此。必不得已而後受。苟可以已而已。故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夫子之視顏子。視之猶其生也。彼門人者。以其生

之所不受者而與之。是死之也。故曰。若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正義曰。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或以事鬼下脫神字。非也。趙氏佑溫故錄。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不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夫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享。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敬於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愆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卽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卽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人。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皇邢本。唐宋石經。敢問上有曰字。○注。陳曰至不答。○正義曰。世說簡傲篇注。引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與此陳注同。當是彼文誤引。引

閔子侍側。閔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閔子者。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壽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亻。侃。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快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

閔子侍側。閔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閔子者。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壽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亻。侃。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快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

閔子侍側。閔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閔子者。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壽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亻。侃。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快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

閔子侍側。閔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閔子者。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壽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亻。侃。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快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

閔子侍側。閔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閔子者。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壽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亻。侃。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快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

閔子侍側。閔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閔子者。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壽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亻。侃。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快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

閔子侍側。閔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閔子者。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壽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亻。侃。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快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

閔子侍側。閔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閔子者。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壽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亻。侃。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快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

閔子侍側。閔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閔子者。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以德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壽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亻。侃。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快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

剛柔不齊。惟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朱子集注云。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又一義亦通。行行訓剛強。此會意。釋名釋姿容。兩脚進曰行行。抗足而前也。漢孫根碑。行行義勇。○注。不得以壽終。○正義曰。皇疏云。後果死衛難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

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

不欲勞民改作。正義曰。閔氏若瓌釋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

攻之。論語鄭注。藏財貨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土心。翟氏瀛

考異。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備贖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己。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

其開闢。俾後之君。失所憑恃。其心尙可問乎。閔子能爲微辭諷之。則與聖人疆公弱私之心。殊有

契矣。凌氏鳴嗜解義。疇昔昭公。嘗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閒。三家因欲改爲之。將以弱所恃也。

稱魯人。衆也。是時三家皆欲之。包氏慎言溫故錄。案長府。宮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詔

曰。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注。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

此足爲證。昭公欲伐季氏。而先居長府。必其地爲君常所臨幸。故人不可以爲疑。魯人爲長府。蓋欲

擴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世矣。隱民皆取食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勞之。是爲淵驅魚也。閔

子故婉言以諷之。後漢書郎顛傳。顛上書曰。夏禹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何必改作。臣目爲諸所繕修事可減省。郎顛引經。亦以長府爲宮館。義與元帝詔若合符契。

不可易也。案諸說略有異同。惟閔氏得之。而義亦未盡。蓋府自是藏名。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

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

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

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王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昭公居之。因

器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

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二十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爲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

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羈力阻其謀。宋

樂祁知魯君必不能逞。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事。略加繕治。何必改作。以諷使公無妄動也。

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諱。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路人皆知。閔子所言。正指其事。然其

辭微而婉。故夫子稱其言必有中也。若如翟說。魯人指季平子。凌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爲長府

者。欲改爲之。以奪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即欲伐季氏。亦斷無

仍居長府。蹈此覆轍。而煩三家之重慮之也。且既患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

如包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敢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能合。若闕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自在公宮內也。○注。長府至改作。○正義曰。說文。府。文書藏也。廣雅釋宮。府。金也。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府。許詁文書者。舉一以例之也。鄭云藏財貨者。凡居財貨曰府。故周官玉府內府外府。皆大府泉府。皆稱文書者。仍因。實事。並爾雅釋詁文。王氏念孫說貫訓行。亦通。見前一貫章疏。鄭注又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惠氏棟九經古義。揚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正義曰。

白虎通禮樂篇。瑟者。畜也。閉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御氏晉頌正義引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

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風俗通又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盡一。皇本

本作由之鼓瑟。似因注誤衍。升堂入室。喻學道有淺深。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

楣與棟之閒。爲南北堂之中。則後楣北。爲室與房矣。凡入室必由堂。至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

善人之道。亦以入室爲喻也。說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

也。冉有侍。孔子曰。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

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

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

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激厲而徵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

乎心。溫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

焉。至今王公徒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

廢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

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此相傳子路鼓瑟。夫子責之之事。○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正義曰。雅頌以音言。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鼓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樂書云。樂之雅頌。猶詩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曰。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

與。子曰：過猶不及。愈猶勝也。

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適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案敏鈍以氣質言。觀子張與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張彈琴成聲。曰者不及也。子夏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可見中庸云。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明過與不及。

皆有所失。故惟以禮制之中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冉求爲季氏宰。

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

之。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爲什而取二。季

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校所入。踰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

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聚斂者。說

文。聚之會也。斂。收也。爾雅釋詁。斂。聚也。二字訓義並同。胡氏紹勳拾義。解聚字爲驟。謂

急於斂取。亦備一解。大學引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其下言長國家而務財用。必

自小人。小人。卽指聚斂之臣言。附益者。說文。附。益也。附與增同。漢書哀帝紀。武有衡山淮南

之謀。設附益之法。亦謂徵斂之厚。鄭注此云。求。持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增

卽附益之義。孟子離婁篇。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

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卿。季康子。案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

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其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

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五亦足

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

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歸

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糶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

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苟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公羊注解用田賦云。

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何解賦爲財物。

而孟子以爲賦粟倍他日。粟卽財物也。倍他日者。倍乎稅畝之制也。倍之爲言大略之辭。賈逵杜預

解左傳。以賦爲軍制。誤矣。用田賦。自是季氏之謀。持冉子不能禁止其事。故夫子深責之。見凡

爲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冀季孫聞善能改悟也。鳴鼓。謂擊鼓使鳴也。皇本而附益之。

之作也。鳴鼓下無而字。○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爲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注知不然者。春秋內外傳。皆舉周公典籍。是夫子欲以周公所制賦法。正季氏之失。故此文即言富於周公以繼之也。若佞指天子之宰。便爲回遠。且於內外傳所言周公不合。○注。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晉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杜注謂天子責羣陰。諸侯自責。是凡責讓。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申之義。宋氏細風發微云。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發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祿去公室。攘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

**柴也愚。弟也。高柴字子羔。愚直之愚。參也魯。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遷鈍。師也辟。馬曰。子張**

**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由也喭。鄭曰。子路之行。失於哂喭。正義曰。此節亦夫子所論。而不畧子曰。**

**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案便辟猶盤辟。武氏億琴經義證。案墨子再拜便僻。是便僻與再拜連文。卽漢書何武傳。見所舉者槃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

**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之轉。案荀子非十二子云。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也改之。皆可證。竊謂愚魯近猶。辟喭近狂。故夫子願與之進於禮樂也。其後四子德成學立。故子貢答衛將軍文子。咸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僻。此依馬注誤改。**

**喭。書無逸疏引作諺。阮氏元校勘記。說文有諺無喭。咸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僻。此依馬注誤改。曰。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集解引鄭玄曰。衛人子羔。亦稱季羔。見左傳。檀弓作子羔。臬與羔同。家語作子高。齊人。少孔子四十歲。**

**高既爲氏。不當又爲字。三十四。積畫相亂。衛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爲是。愚直。謂如古之愚者直也。○注。魯。鈍也。○正義曰。說文云。魯。鈍詞也。論語曰。參也魯。段氏玉裁注。左傳。**

**魯人以爲敏。謂鈍人也。釋名曰。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鈍。按推魯卽莽。皆卽此。○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正義曰。注以僻釋辟。非是。經文作僻。但邪僻文過。乃小人怙惡**

**之行。不可以擬子張。○注。子路之行。失於哂喭。○正義曰。釋文云。哂喭。皇本釋文所見本並作哂。書無逸云。乃逸乃諺。僞孔傳。叛諺不恭。叛諺與哂喭同。焦氏循論語補疏。大雅皇矣。無然**

**哂援。箋云。哂。揶。揶。揶。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哂揶。文。選魏都賦云。雲撒叛揶。劉淵林注。叛揶。猶恣睢也。揶揶。聲近相逼。**

**子曰。回也。其**



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圖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正義曰。蘇氏秉圖四書求是云。其庶

命對觀之。蓋即指受命而言。案蘇說是也。命謂殺命也。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爲之者。凡其所業。以爲命所受如此也。子貢學於夫子。而又貨殖。非不受命而何。俞氏樾平論。古者商賈。

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周禮考之。賈劑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蠶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饒。

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職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

此其隘飭與。蓋不屬於官。卽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案俞說亦近理。若然。則其庶乎。仍謂庶幾聖道也。廣雅釋詩。殖。積也。周語。財蓄殖。

韋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億。度也。皇本億作億。漢書貨殖傳。漢陳度碑引並作意。字異義同。貨殖傳云。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

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班傳全引此文。此以賜不受命二句。爲孔子所譏。是意則屢中。卽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賜不受命。

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論衡以意貴賤之期解億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解中字。此漢人解讀之最顯然可據者。皇疏引殷仲堪曰。不受矯君命。紅照曰。賜不受命爲辭。與貨殖傳子貢仕衛不合。非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庶幾。尙也。又云。庶幸也。引

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謂庶幾於道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空。窮也。引申之。凡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鹽鐵論地廣云。夫賤不

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爲空匱。注前說是也。財貨

者。說文。貨。財也。億度是非者。謂於事理之是非。能先億度之也。皇疏云。故左傳。邾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

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

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

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

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

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

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

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

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

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

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億中之類也。案漢書眭宏等傳贊。漢興。推陰陽之災異者。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此明謂億度事理。注說亦非無本。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厄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為善

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塗堂戶之跡。而後循循然至也。察孔說。是也。踐迹者。謂學禮樂之事也。善人質美未學。我必踐於禮樂。乃可入室。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善人為國百年。可曰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禮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上篇言聖人善

人吾不得見之。彼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曰德教化民。制禮作樂。功致太平。若善人為邦百年。仍不能興禮樂之事。故僅可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通。

釋文。迹本亦作跡。說文。迹。步處也。蹟或從足。賁。速。籀文迹。从東。並不作跡。是跡乃迹俗。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

乎。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正義曰。邢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察夫子言善人不得見之。

及此言及善人。舉所見論篤君子色莊三者以當之。蓋此三者。皆可謂之善人。然容有似是而非者與乎其間。故但為疑辭。或言與。或言乎者。文法之變。○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鄙行。均孝經文。擇與釋同。欺也。彼作擇行。謂無欺行。

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

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

勝尙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正義曰。觀公西華之問。冉有亦當有父兄在。而夫子答之。與答子路異。此亦所以惑也。夫聞義即當力行。君子善則歸親。苟有所為而合於義。

卷十四 先進第十一

二四九

稱父母或兄之命焉可也。若必待稟命。而或爲父兄所阻不得行。是亦奚得爲義。但子路有聞卽行。其中有宜稟命父兄。而迫不能待。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所行。或因急遽而未合於義。此夫子所以抑之也。至冉有固自言說子之道。而以力不足自諉者。不患其不稟命。但慮其途巡退縮。而爲之不勇耳。夫子所以進之。二子之間。非在一時。而公西華之窺聖人。有以得其異同。亦可謂善學者矣。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本行之下。有也字。○注。賑窮救乏之事。○正義曰。義事多端。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重言之。錢氏大昕曆研堂文集。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其身。不得專逼財之惠。友儼。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逼財之惠。友儼。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注。言冉至正之。○正義曰。謙退者。謙與操同。不足也。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學記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

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正義曰。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會點使會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會點曰。無乃畏耶。會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會參之於父也。此周秦人解誼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難。相失在後。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則疑其爲匡人所殺。雖在顏子。必不輕身赴鬪。如子路之慍怒奮戰。然亂離之時。或不幸而死於非命。此亦人事所恆有。及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顏子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遇難而曰子在。何也。蓋以夫子狀類陽虎。匡人疑爲陽虎。而誤圍之。非真欲殺夫子。此直俟其細詢踪跡。審其動靜。自足知之。書傳言夫子弦歌不輟。曲三終。而匡人解甲。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爲者。蓋不待夫子自辨。而聖德光著。匡人已知決非陽虎矣。夫子之不輕於一死。顏子蓋真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自必磨身遠害。或從他道逆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惟知子在。故顏子獨後。惟顏子獨後。而夫子又疑爲死。聖賢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他說以死爲先字之誤。或以子在爲在圍中。死爲赴鬪。皆不合。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

吾以子爲異之間。會由與求之間。**注**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注**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

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注**孔曰。問爲臣皆當從所欲。言二子雖從其主。

亦不與爲大逆。正義曰。釋文云。惡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大

氏引之經傳釋詞。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卽以道諫正之。止謂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白虎通諫諍篇。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所以屈尊伸卑。孤惡君也。並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意林。其臣者。其位下。其實

醇。小從。可也。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僖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

敵。然而不亡者。以有冉求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諍諍諍臣者。其國昌。依此則二子事季。亦能

匡正以道。故季子然以大臣許之。而夫子斥之者。以其不能以去就爭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下

傳云。三諫不從。僉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夫

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奸人僭竊之萌。故曰具臣。張栻論語解。或曰。弑父與君。

亦不從。何必自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戒。馴至蹉

跌。以至於從人弑君者多矣。如荀爽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惟其

漸侵頹長。而勢卒至此耳。寒夫子此言。明二子尙能守正。亦所以警季氏。使無自陷大逆也。注。

子然亦弟子之一。戴氏望論語注。疑子然卽季襄。注。謂子至大乎。正義曰。注以異爲異事。會

爲則。並不合。注。言備臣數而已。正義曰。說文云。具。共置也。廣雅釋詁。具。備也。大

夫大臣。當有員數。此二子仕季。亦但備數任職事。不能如大臣能匡正人主也。漢書程方進傳。爲具臣。呂全身。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

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注**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

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注**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

宰。戴氏望說史記費字。後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郕在鄆城宿縣。未言費所在。知所見本無費字。儀地理志。東平國無鹽縣有郕鄉。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墮郕後。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案戴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郕。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豈當時已文誤。莫之能正耶。所當闕疑。各就文解之也。有民人者。民謂庶人在官。人謂羣有司。皆所以佐宰治事也。有社稷者。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白虎通社稷篇。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夏氏析學禮管釋。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為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後社稷分壇。失古義矣。案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甚多。白虎通社稷求報言者。以社稷皆土神。求報是其正祭。不煩廣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春求秋報。凡舉民事時皆同矣。讀書者。說文云。讀。誦詩也。書者。詩書禮樂之統名。於時世卿持祿。不由學進。故子路言仕宦。亦不以讀書為重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即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注。所以為賊害。○正義曰。說文云。賊。敗也。敗害義近。○注。疾其至知窮。○正義曰。上篇言僂事云。禦人於口給。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後。猶成也。窮謂窮理也。

子路會哲。冉有。公西華。孔曰。哲。曾參父名點。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曰。率爾。先三人對。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方。夫子哂之。馬曰。哂。笑。正義曰。侍坐於夫子坐側也。上黨或言侍。或言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亦坐也。子路少夫子九歲。冉有少夫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夫子四十二歲。惟會哲年無考。其坐次在子路下。是視子路年稍後。夫子長

於四子。不欲多引年。故謙言一日也。毋吾以者。毋與無同。皇本作無。以。用也。言此身既差長。已衰老。無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已。鄭謂毋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紆曲。夫子自言身老。若四子則年力未衰。宜爲世用。故就其平居所發論。誘之盡言。以觀其才志何如耳。率爾。皇本作卒爾。注同。莊子人閒世注。率然附之。釋文。率本又作卒。是率卒二字通用。加之。以師旅者。謂己國有征討。及他國來侵伐者也。加者。益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從自。自四而衆意也。軍以五百人爲旅。從從從。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因之以饑饉者。老子儉武篇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因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郭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邵氏晉涵正義。穀稷裹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此以穀入多寡。分立差等。兼取荒饉爲名。其實五者皆爲饑也。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饉。三穀不收謂之饉。四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饉。合於雅訓矣。案穀不熟。蔬不熟。皆可名饉。爾雅及穀梁墨子。各具一義。釋文。饉。鄭本作飢。說文。飢。餓也。義稍別。今經傳通用。由也。爲之者。爲。治也。比及三年者。比。近也。見廣雅釋詁。周官小司徒云。乃頌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甫及三年。初奏績之時。已有成功。蓋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注。哲會參父名點。○正義曰。弟子列傳。會賦字哲。會參父。說文。黷。賦皆黷之省。從黑。賦聲。古人名黷字哲。段注。弟子列傳。會賦字哲。會參父。說文。黷。注意吾以二字爲倒詞。於文末頌。又難對之義。非經所有。並非是。○注。率爾先三人對。○正義曰。率者。輕速之意。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卒率義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願望而對。非禮也。注云。禮。尙謙也。不願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案四子以子路爲年長。自當先對。但亦當願望。不得急遽先三人也。又其言自負太甚。故夫子以爲不讓。○注。攝迫也。○正義曰。迫謂迫近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攝。窮也。攝猶成也。此戚即盛字。窮盛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盛故不舒。○注。方義方。○正義曰。廣雅釋詁。方。義也。鄭注此云。方。禮法也。禮法即是義。漢書禮樂志引此句解之云。教以禮誼之謂也。與鄭注及此注同。司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禮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是其義也。○注。哂笑。○正義曰。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與矧同。宋氏翔鳳禮庭錄。說文。歌。笑不壞顏曰歌。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歌爲正。矧是段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

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會誓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子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正義曰。爾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里者。謂國之四竟。以正方計之。有此數也。如五六十里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書堯典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史記。虞卿傳。趙王問樓緩曰。予泰地。如毋予執吉。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其證。如與聲相近。故如訓為與。與亦可訓為如。足

民者。謂使民財用足也。亦待三年者。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政績。然則足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民下有也字。○注。求性至而已。○正義曰。冉求能治大國。而祇言小國。是其性謙退也。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

七十里。○正義曰。冉求能治大國。而祇言小國。是其性謙退也。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制孟子不同。蓋周官言封域。王制孟子專就出稅之田言耳。春秋

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類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曰。正義

宗廟之事。鄭注。指祭祀。胡氏經勸拾義云。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下言如會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坫。皆互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察胡說是也。大夫士助祭。無用端服者。則宗廟為朝聘可知。如會同者。如。猶與也。金氏鶯禮說。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

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于郊。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郊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

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干廟而干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臬。傳云。衛子行。微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曠有煩

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十餘國聚會。所謂曠有煩言者。必貴有言

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必指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點詞。非更端詞。案金說是也。左傳八年傳云：不於於同。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之事。大者主小。又云：齊頃公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王道當。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據此諸文。明列國會盟稱會同也。惟如字作指點詞。與王氏訓與者義異。是以下文言宗廟會同。明宗廟有專指之事。則如訓爲與。王義自優。而宗廟之事。必如胡氏以爲朝聘。乃合經旨。端章甫者。鄭君注爲諸侯視朝之服。然此是相者所服。於諸侯無涉。說文云：端。衣正幅。從衣端聲。段氏玉裁注。凡衣及裳。不邪殺之幅曰端。左傳：端委。杜注。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今案端是正幅之名。故說文中部輸下曰正端。古樂。是祭服名。自是回音假借。凡朝祭之服。皆用正幅。通得端名。故樂記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祭服名。衣形正方。自交寬至玄端服不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康成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已上修之。修之者。蓋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袂尺二寸。據玉藻深衣之法尺二寸而言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袂與袂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袂。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袂。修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夏氏斯學禮管釋。又謂男子五冕服。五衰服。皆端。惟弔服弁經修袂。婦人服修袂。亦以鄭氏爲誤。案大夫以上修袂。鄭君此說。必非無據。修袂。謂修於士之袂一尺一寸也。蓋士之袂。以布一幅爲之。大夫以上之袂。故半幅布。故曰半而益一。然袂雖修。仍用正幅。何妨得有端名。陳夏二君之疑。殊所未曉。釋名釋衣服云。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此亦舉玄端以例其餘耳。朝服。是緇衣素裳。玄端。則玄衣。而裳無定色。緇玄色近。緇是七入之黑。玄是六入之黑。故禮或稱朝服爲玄端。而冠亦同用玄色。謂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緇諸飾。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緇裳可也。緇帶緇鞶。注云。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胡氏培壘正義。玄裳。黃裳。雜裳。三等裳。以配玄端。乃士服。特性饋食記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緇。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榜禮箋解。士冠禮云。玄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緇弁服。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蓋可知也。玉藻。鞶。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乃言玄端之鞶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韞鞞赤鞞。與裳無涉。其說雖與鄭異。而於經旨實合。蓋鞶固從裳色。然亦取其相近。如朱色淺黑。則近於玄。淺赤則近於黃。素色淺白。亦近於黃。凡色之相近。皆可配以爲用。不必裳鞶同用一色也。笄子哀公篇。端衣玄裳。鞶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鞶。云鞶而乘路。則爲天子冕服。蓋冕服亦通名端。常用纁裳。而云玄裳。纁玄色近。玄卽纁也。



天子冕服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爲上土所服矣。朝聘會同。擯相之服。經無明文。舊說謂君臣同服。聘禮。賓主既同用皮弁。則擯介亦當用皮弁。而朝與會同。皆爲皮弁可知。此於經無徵。直以意爲之說。案士冠禮。主人玄端爵釋。擯者玄端。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賈疏云。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然則主人玄端。爲士之正服。擯者玄端爲朝服。合之論語此文。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道。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贊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爲父。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贊以其形明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白虎通緯冕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尙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道。毋道者。言其追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班言其形。鄭君兼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六代禮樂。當時本有章甫。爲大夫士之冠。故夫子冠章甫之冠。魯人謂孔子。亦云衮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皆當時禮冠用章甫之證。若當時未有此制。而夫子與子華乃舍周之委貌。而服殷冠。是畔民也。乃解者疑其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謙。夫子華能爲大相。而謙言小相可也。未有舉其禮服。而亦謙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謙言。此亦理之未可達矣。小相者。言諸侯有宗廟會同之事。己爲小相。佐助君也。上簪夫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與賓客言。是大相之事。則赤言小相爲謙可知。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簪子貢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漢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歸矣。謂門人曰。二三人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觀此。則子華爲相。是自隨其實。然舊時解此節。以宗廟爲天子之宗廟。會同爲諸侯見天子之禮。端章甫爲諸侯之服。夫赤自思爲諸侯。其妄已甚。而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褙冕。不聞用玄端章甫。宜闕氏若璣四書釋地又續。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皆斥其謬也。○注。宗廟至之禮。○正義曰。注以宗廟之事爲諸侯廟祭。而解會同爲諸侯時見殿見。則皆見天子之禮。周官大宰。大朝觀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觀。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疏云。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即是春朝。當秋來。即是秋觀。當夏來。即是夏宗。當冬來。即是冬錫。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西方六服盡來。秋。冬。司農云。舉春秋。卽冬夏可知者。經直云大朝觀。不言宗錫。有宗錫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又大宗伯。時見曰會。殿見曰同。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命而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聚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疏云。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頒行。朝觀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大行人

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若王有故。六服衆皆同來。是其禮也。凌氏釋典故嚴云。案鄭注云云。蓋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視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地。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案此鄭誤注。今不用也。小相。有主國曰攝。賓國曰介。攝介統謂之相。邢疏曰。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王藻云。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樞與闈之闈。士介拂樞。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未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未介之大夫士耳。案依鄭注。兼有朝祭之相。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此廟中之相也。諸侯視廟之相。無明文。周官大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太僕正服位。皆小相。則諸侯視朝。亦有相可知。點爾何如。鼓瑟希。孔子思所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爲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子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云。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鼓瑟希者。說文云。鼓。郭也。从中又。又象其手擊之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祝敔瓊簫管弦歌。注。出音曰鼓。此字虛實兩義。毛晃玉珂。並分鼓舞字從鼓。鐘鼓字從鼓。非也。方氏觀旭偶記。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會點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其說並是。鏗爾。玉篇引作揚爾。廣雅釋言。鏗。擊也。揚與鏗同。說文小徐本摠下云。讀若論語鏗爾舍琴而作。大徐本作舍瑟。段氏王裁注。依小徐本改正。又輾下引此文。段氏亦改舍琴。其說云。論語釋文云。鏗。苦耕反。投琴聲。是則陸氏本作舍琴而作。下文云本今作瑟者。後人所增語。廣韻曰。揚。琴聲。口莖切。玉篇曰。揚。口耕切。琴聲。引論語揚爾舍琴而作。案由段所引。是古本皆作琴字。此文孔注云。投瑟之聲。投瑟必投琴之誤。釋文所云投琴。卽本孔注也。作。起也。世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於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此舉問異事。當如前之敬。蓋君子有問於己。皆當起對。對畢就坐。若對未畢。君子認己坐。亦得坐。若夫子問六言六蔽。子路起而對。夫子復令之坐是也。若然。此三子承夫子之問。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可知也。撰。鄭本作僕。云僕讀曰詮。詮之言審也。案廣韻曰。詮。審言也。本鄭義。陳氏鱣古訓曰。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僕。或爲全。是全僕本通。

故讀俱爲詮。非改字也。案鄭以點爲諫言。故夫子云何傷以解之。若僞孔訓爲爲政之具。是正點自負。有異三子。視子路之率爾。更有甚矣。以此知鄭義精密。多若此也。釋文云。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今皇邢本皆有也字。莫春者。舉時所值言之。釋文。本亦作暮春。說文無暮字。歸下云日且冥也。從日在歸中。引申爲遲晚之訓。故此春盡。言莫春也。皇本冠者上有得字。儀禮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白虎通篇冕云。所以有冠者何。冠者。帷也。所以帷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斷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童子者。人年十五以上爲成童。此則未冠者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鄭注云。沂水。出沂山。沂水在魯城南。零壇在其上。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兀山。山西北平地發泉。流經魯縣故城南。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零門。門南隔水有零壇。壇高三丈。會點所欲風舞處也。尼兀山即鄭注所云沂山。此水在魯城東南歷城南西。右注。泗水。鄭注止云魯城南者。就零壇所在言之。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曰。沂水在今曲阜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離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書淮沂其又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之沂水。在今兗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是也。案齊之沂水在東。故齊乘以魯沂爲西沂水也。零壇者。零時爲壇設祭於此。有樂舞。故曰舞雩。爾雅釋訓。舞號零也。周官女巫疏引春秋考異郵云。零者。吁嗟求雨之聲。說文。零。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從雨亏聲。零或從羽。零。羽舞也。周官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云。旱暵之事。謂雩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玄謂皇祈五采羽爲之。亦如帔。是雩祭有樂舞也。零壇在沂水上。鄭自舉目見言之。水經言壇高三丈。其遺蹟也。饋爲饋酒食者。周官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言饋食者。著有黍稷。然則雩祭。或亦用黍稷與。鄭君此處注。雖殘佚不完。然以饋訓酒食觀之。當以雩祭有酒食事矣。饋歸字通用。魯論作歸。依本字釋之。少儀燕遊曰歸。是也。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采古文論語。當本作饋。徐廣所見一本是也。論衡明雩篇解此文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審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案論衡說。與鄭君同異不可知。宋氏翔鳳發微。披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蓋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啓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

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  
被纒於沂水。而後行零祭。蓋三子者之儔。禮節民心也。黜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詩議。樂和民聲  
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偽爲。故會誓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  
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並與孔子問意反  
矣。又云。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零。注。使童男子各八人。舞而呼零。故謂之零。疏云。論語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零。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  
此書見於經。非正零也。凡條零者。皆爲早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  
旱。則帥巫而舞零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零也。又周官司巫疏云。若  
四月正零。非夏有男巫女巫巫。按論語會誓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又  
禮記月令。仲夏大零帝。用盛樂。注。零。呼號求雨之祭也。零帝。爲壇南郊之地。零五精之帝。又  
配以先帝也。自輶軒至祝融皆作曰盛樂。凡他零。用歌舞而已。天子零上帝。諸侯以下零上公。疏  
云。正零。則非惟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零詠而歸是也。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零爲零祭。  
今案宋說。零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爲被纒。亦較論衡涉水之訓爲確。月令仲夏之月。  
零正祀在五月。不在四月。鄭注以爲禮文有失。又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零禮。以求雨。  
則謂秋時因旱得用零禮。若不旱。則不零。與春秋書秋零之義合。而論衡謂周人一歲再祀。春以二  
月。秋以八月。是謂秋有零爲正祀。則以儀禮誤解周制也。又鄭注月令。謂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  
禱無零。此說四月正零之外。若冬春夏有旱。但用禱不零。惟秋旱得用零禮。而董氏春秋繁露求雨  
籥。備列春夏秋冬零祭之法。或董氏言早甚則然。鄭君言春夏冬用禱者。指小旱言之。若旱甚。  
亦是用零禮也。沈氏濟孔注辨僞。解龍見而零云。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攷之。龍星昏見。蓋在  
三月。春秋左氏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周語單子  
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  
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亢氏之閒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見而草本  
節解。注曰。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駟見而闕霜。注曰。駟。天馬房星也。謂建戌  
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曰。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諸星皆在九月朝見。每釜五日。其在  
三月昏見亦然。故左氏傳梓慎曰。火見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三月火入。豈容龍  
見反在四月。夏小正東六月。初昏。南門正大。衍論謂立夏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  
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噫嘻序。春夏祈禱於上帝也。箋  
曰。月令孟春。祈禱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零。是與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是鄭亦以四月  
零祭。經無明文。疑不能定。攷漢舊儀。夏則龍星見而始零。蓋漢以四月爲正零。故服鄭因之。據  
左傳龍見。此經暮春。則周之零月。夏正三月也。今案沈說甚嚴。然左傳郊零當烝。備列四時之祭。  
則零之正祭。自在四月。沈君以龍見在三月固是。然三月初見。至四月祭之。未爲不可。經云龍見。

非云始見。月令且云仲夏大雩。而謂周無夏雩。豈其然乎。詩序春夏祈穀。鄭以夏無祈穀。故舉雩祀當之。亦是暗據月令仲夏大雩之文。而又未能定。故云與以疑之。非疑夏無雩祭也。至沈君以浴乎沂爲浴土龍。點言志爲欲逐季氏。卽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雨雩。此皆附會。於義遠隔。今並削之。不欲滋後世之疑也。子友柳氏與恩解此文。亦從論衡云。春服既成。謂雩時所服也。國語楚語。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韋昭解時服。四時服色所宜。又春秋繁露求雨篇言春雩之制。祝服蒼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是也。今案由繁露文觀之。此冠者疑卽祝類。童子卽雩舞童子也。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也。六七人者。或六人或七人也。太平御覽禮儀部漢舊儀曰。禮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然則冠者童子。皆是舞者。而五六六七。則合七十二人之數。又晉張協洛襍賦。童冠八九。八九亦合七十二人。疑漢晉時雩祀之制。本用七十二人。而遂以論語所云五六六七以巧合之也。又漢唐扶頌四遠。童冠攝衣受業。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此以童冠爲會點弟子。是舊論之說。而韓釋載員典宗客洪丞相書。指七十二子。失之遠矣。宋氏翔鳳發微云。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繹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聲之轉。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禮也。春以一月。秋以八月。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禳正。禳之靈星之祭。卽左傳龍見而雩。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堂。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篇曰。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蠶繅及繭。兕觥其餘。旨酒思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人家舊說也。今案靈星一歲再祀。乃是漢制。宋君亦誤以爲周禮。竊以古論解此節爲雩祀。自是動恤愛民之意。其時或值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卽時言志。以諷當時之不勤民者。家語弟子解。會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以浴沂風舞雩爲禮教。正與論衡所云調和陰陽之旨合。乃漢人解此文。又誤會古論之義。以復當舞雩。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禳於名川也。論語暮春者。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張協洛襍賦。顧新服之既成。將祓禊於水濱。又云。攜朋接黨。童冠八九。亦同蔡氏章句之說。沈氏濤十經齋文集云。攷祓禊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東晉傳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雨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則亦以爲溱洧之淫俗。非鄭洛之感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穢邪。三月上巳。張藥於流水。續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繫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穢垢爲大絜。是西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或禳皆除穢之祭。女巫之祓除。卽女祝之禱禮。禮月令九門磔禱以畢春氣。注。磔有積尸大陵之氣。伏則腐隨而出行。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

所以舉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傷也。招弭皆有祀術之禮。杜篤被讓賦謂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猶存古制。蘇晉以後。但以絲竹觴詠爲樂。而蔡邕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義異古訓。抑更事乖前典。張沈說是也。月令磔禩。卽春禩之禮。後世被禩。卽其遺俗。與舞雩爲請雨祈穀實者各別。此則蔡張誤會古論之旨。妄以被禩當舞雩也。○注。思所以對。故音希。○正義曰。說文云。稀。疏也。稀從希聲。希有鮮少之義。蓋點聞夫子問己。而思所以對。故鼓琴略緩。而其音稀疏也。○注。置瑟至之聲。○正義曰。注以置訓舍。起訓作。故云置瑟起對也。說文。儀。具也。儀與撰同。周官大司馬撰車徒。謂具車徒也。具者。備也。鏗爾投瑟之聲者。投亦置也。投瑟。當作投琴。○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莫春爲季春三月者。莫。晚也。季。少也。凡四時首月爲孟。次月爲仲。末月爲季。此三月。是春末月。故言季春三月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仍用夏令。則莫春謂建辰月矣。單禘者。夏小正云。二月。往饗黍稷。禘與單同。玉藻云。禘爲網。凡衣有裏曰袷。無裏曰禘。說文云。袷。衣無絮。史記匈奴傳。服繡袷綺衣。注引字林。與說文同。今人稱袷衣。亦袷之轉聲。凡單袷皆是春服。故注舉以言之。風涼袷舞雩之下者。言魯人時正舞雩。點往其下。得風涼適體也。後漢書王符傳。仲長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調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與此包注意同。爲魯論說也。滌風字作調。或係段借。李賢注。以古論之義解之。非也。○三子者出。會

哲後。會哲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注。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注。孔曰。亦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正義曰。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吾子。曰。爲國以是也。夫子以求赤所言。皆爲邦之事。而求祇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六十之小地。亦祇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反言以明之。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六十。安見非邦。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安見不能爲大相。而二子之言皆讓。故無可譏讓也。安見。釋文作焉見。云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盧氏文昭及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一本同。又皇本小天下。各有相字。

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注。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注。孔曰。亦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正義曰。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吾子。曰。爲國以是也。夫子以求赤所言。皆爲邦之事。而求祇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六十之小地。亦祇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反言以明之。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六十。安見非邦。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安見不能爲大相。而二子之言皆讓。故無可譏讓也。安見。釋文作焉見。云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盧氏文昭及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一本同。又皇本小天下。各有相字。

卷十五 顏淵第十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為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曰。行善

在己。不在人也。正義曰。克。皇本作剋。克己復禮。所以為仁。為魯事也。謂用力於仁也。下句為仁

不寐。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

辱于乾谿。是克己復禮為仁。乃古成語。而夫子引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己誠為仁。

人必知之。故能歸仁。己得成名也。言天下者。大之也。毛氏奇齡積求篇。禮記哀公問。百姓歸之。

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歸亦祇是名謂之義。先教諭云。漢長安令陽與說史高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歸

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大尉鄧彪。海內歸仁。為羣賢首。言甚夸大。而不嫌於僭特者。祇稱名也。

今案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後漢書郎顛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並以歸仁為稱

仁。禮記禮器云。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鄭注以懷仁即歸仁。

懷歸並訓稱也。○注。克己至仁矣。○正義曰。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訓

約者。引申之義。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猶言修身也。後漢書安

帝紀。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鄧皇后紀。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祭遵傳。克己奉公。何倣傳。

宜當克己以疏四海之心。凡言克己。皆如約身之訓。法言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炫援以

解左傳克己復禮之文。意指楚靈王多嗜慾。誇功伐而言。乃邢疏即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

己為私。並失之矣。復反者。反猶歸也。吾將有所視聽言動。而顏淵曰。請問其目。包曰。知

先反乎禮。謂之復禮。非謂己先有私。己先無禮。至此乃復也。顏淵曰。請問其目。包曰。知

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鄭曰。此四者

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正義曰。勿者。正

言動。皆在己不在人。故為仁由己。不由人也。動。猶行也。謂所行事也。禮中庸云。齊明盛服。非

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蓋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及賈子容經所載。

皆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視。制吾之耳而勿聽。

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夫禮。體情而防亂

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晉侯事曰。步言視聽。必皆無諂。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故不可不慎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慎之。所以勉成德行。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樂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養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曠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即此文所嚴非禮諸事也。○注。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正義曰。目者。如人目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操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目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若木枝條也。古人爲學。皆有數記。所以備循習。戒遺忘。故此注言條目。知必有之也。鄭注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是目爲事之要。周官籥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亦訓目爲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古論。然前後章皆

大賓。見謂往迎賓也。賓位尊於己。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賓降等者於門內。賓敵者。或尊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又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承者。說文云。承。奉也。受也。如承大賓。如承大祭。言仁者能敬畏人。故能愛人也。左傳三十三年傳。晉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而曰季及夫子引之。傳言承事。此言使民。文略不同。施猶加也。韓詩外傳。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己所敬。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民之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也。翟氏嚴考異。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是勿施二句亦古語。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夫家也。觀下篇子張問士。夫子告以在邦在家可證。包注以在邦指諸侯。在家指卿大夫。失之矣。在邦在家無怨者。言仁者愛人。故人亦愛之。無可復怨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曰。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釋文。訥。或作



似。案似假借字。汗簡引古論作踟。鄭注云。詘。不忍言也。此注文不備。莫曉其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公羊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甬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其辭也。注。孔子曰。其為之也難。言之得無詘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案依何氏意。似詘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徐其情。故言之亦多過難。鄭注云。詘。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為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恰恰。不以義傷恩也。而難之不共。上則稱國。下致絕族。為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詘而言之。蓋詘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為為仁。案包說或得鄭義。若然。則為之猶言處之也。斯經之仁矣乎。皇本斯下有可字。矣乎上有已字。○注。詘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正義曰。說文。詘。頓也。頓與鈍同。此訓難者。引仲之義。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認。揚倭注。認。難也。認與詘同。犁為宋桓魋弟。故曰宋人。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不名犁。此注不知何本。○注。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此以言為言仁。則上文其言也。詘。謂仁者不輕言仁也。皇疏引江熙曰。禮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為難。故不敢輕言也。案此注亦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包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

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曰。疚。病也。

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正義曰。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注。牛兄至解之。○正義曰。不憂不懼。有覆宗絕世之稱。牛為之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孟子謂越人關弓射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我。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為親親。乃為仁。今牛因兄為亂。當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萬不能已者。而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悖義傷教。遠失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司馬牛來學於夫子時也。○注。疚。病也。○正義曰。疚。病也。爾雅釋詁文。禮中庸云。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鄭注。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惡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包曰。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商

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

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正義曰。商聞之。謂聞

諸夫子也。錢氏大昕研笈堂集。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說所聞之言。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是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案錢說是也。論衡祿命辨崇篤引此文。皆作孔子語可證。戴氏望注云。牛以難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爲。李氏惇琴經識小。塞向難既奔衛。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難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如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有命。謂祿命也。有命在天。互文見義。敬而無失。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大戴禮會子制言上。會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說苑難言篇。夫子曰。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皆下有爲守。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有爲守。○注。牛兄桓難行惡亡無日我爲無兄弟。○正義曰。邢疏云。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難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巢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案難弟尙有子頤子車並黨惡。難兄向巢位難不克。欲實大夫以入。不能。亦入于曹。後遂來奔。故曰我爲無兄弟。明不專指一人言。○注。君子至禮親。○正義曰。注以與人雖當恭而有禮。然人不皆賢。又牛正以兄弟不賢爲憂。故以疏惡友賢言之。九州者。周仍夏制。有九州。見職方氏。注以經言四海。據有四夷荒遠。故但舉中國以九州言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正義曰。明者。言任用賢人。能不疑也。荀子解蔽篇。傳曰知賢之謂明。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漢書五行志。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蠻。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觀班志所言。是明謂知人。周書論法解語。訴不行曰明。然則夫子答子張。亦是舉明論告之矣。說文。譖。總也。從言聲。辭。告也。從言聲。譖。總或從言聲。總辭或從言聲。五行政引論語總作訴。當爲譖或體。遠者。言明之所及者遠。凡民情事。無不周知也。漢書劉向傳。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

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感則正士消。由向此言觀之。凡人君信讒罔之言。皆由君心多疑所致。多疑卽是不明也。荀子致士篇。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橫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是衡聽顯幽。乃絕讒罔之萌。漢書梅福傳。傳覽衆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讒賊乘由而至。卽有一水名。此作侵。卽覆之省。廣雅釋詁。覆。積也。澗。益也。漬也。漢書高五王傳。說文覆本侵。淫聞於上。顏師古注。侵淫。猶言漸染也。此言謬者。徐徐用言來說己。如水漸漬久之生潤濕。令人常不覺也。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臚。皮也。膚。籀文臚。釋名釋形體。膚。布也。布在表也。總者本無情實。而徒爲皮膚外語。故曰膚受。以其在外所受。非內實如此。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膚受。謂皮傳之不經于心。卽馬義也。陳氏鱣古訓曰。後漢戴憑傳注。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按此與馬說小異。似是鄭注。今案皇疏。亦謂馬此注。與鄭不類。而未引鄭注之文。今戴憑傳注以受爲聽者所受。後漢張法謙馮度揚傳。論膚受之言。並及李賢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戴憑傳注所引論語注之義。此與馬注膚受爲喻言不同。故皇氏陳氏皆各辨之。然聽者既已受之。奚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冢宰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奢減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賊穀以備凶荒。周官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從冫持斤并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設守。戈戟助。兵本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楡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日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爲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鸞禮說。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塗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塗爲副卒。鄉塗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咸元年並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塗。六塗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塗。

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奢減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賊穀以備凶荒。周官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從冫持斤并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設守。戈戟助。兵本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楡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日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爲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鸞禮說。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塗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塗爲副卒。鄉塗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咸元年並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塗。六塗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塗。

鄉塗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千鄉塗。猶不止。徧境出之。今案兵制。咸有定額。所以惠不足者。容民貧寡。不及出軍之數。又平時武事多未講。車甲朽頓。備防不設。此雖空有兵籍。實則不足觀。公孫輒言魯有名而無恃。而晉車千乘。衛車甫及其半。皆由兵不足之故。故歐軻三千。詩人以足衛文。公孫千乘。公徒三萬。闕宮又美魯僖。可見當時兵多不能足也。民信之者。民字當略讀。信謂上予民以信也。大戴禮王言云。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士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又晉語箕鄭對晉文公曰。信於君心。信於民。信於令。信於事。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民。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咸以信爲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國。亦云敬事而信也。民信之與足食足兵爲三政。則故子貢言於斯三者。鄭注云。政有此三者。則國疆也。言國疆者。明夫子此言爲國貧弱言之。若本疆國。但須民信之。不煩言足食足兵矣。不得已而去者。言三者本不宜去。若不得已。如國凶札禍歲之類。政不備者乃去也。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周書繹匡解。年饑則兵備不制。又云男守疆。戎禁不出。是凶歲去兵。其時雖輕徭薄賦。然食政猶未去。所謂凶年則寡取之者也。去兵而有食與信。與民固守。自足立國也。去食者。謂去兵之後。勢猶難已。凡賦稅皆蠲除。周官均人所謂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又發倉廩以振貧窮。周書大匡解。農廩分鄉。鄉命受糧。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是凶荒去食也。若信則終不可去。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去兵去食。極其禍難。不過人君國滅身死。是自古人皆有死。死而君德無所可譏。民心終未能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民戴其上。如手足之衛身。子弟之衛父兄。雖值危難。其猶可以濟。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準也。苟無信。雖足兵足食。猶不能守。况更值不得已。而兵食皆將去之乎。晉語云。晉鐵。公問於箕鄭曰。救鐵何以。對曰信。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貪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可知信能立國。雖箕鄭亦知此義矣。鄭此注云。言人所恃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引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皇本民信上有令字。釋文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又去兵下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

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正義曰。棘子成。皇本成作城。何以文為。以。用也。為。語助辭。訓義並同。夫子言文質影影。然後君子。棘子成或聞其語。妄以君子但當尚質。不必用文。故子貢惜其說君子為易言。雖追悔之。無及於舌也。文猶質。質猶文者。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文質皆所宜用。其輕重等也。虎豹犬羊。皆獸名。鄭注云。棘。革也。革者。皮也。詩載馳正義引說文。犬羊之鞞。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皇本作鞞。說文亦引作鞞。又犬羊之鞞下。皇本有也字。○注。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正義曰。稱舊說者。著所自也。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棘革通用。如詩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莊子逍遙游。湯之問棘也。皆可證。莊子釋文引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鹽鐵論相制篇。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膠鬲棘子。疑棘子本殷人。衛居殷都。棘子成。即棘子後也。知為大夫者。以子夏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為夫子也。○注。惜乎至不及。○正義曰。說文云。鞞。一乘也。詩蒨人箋。鞞。四馬也。言出於舌。過誤一成。雖駕馬追之。亦無及也。繒衣注云。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注。皮去至羊耶。○正義曰。注以文猶質。質猶文。即說棘子。故解為文質同。謂棘子成同文於質。無所分別。故喻以虎豹犬羊。成去毛。則皮亦無所別也。然棘子棄文用質。非有文質同之見。注此義失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孔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曰。孰。誰也。正義曰。釋文云。一說云。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饑。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愚謂此問。當在十二年用田賦之前。故云二。吾猶不足。明據宣公稅畝為用二也。但哀公十二年以前。春秋未嘗年饑。疑當是穀收歉薄。未至成災。抑因用不足。故為此言。若在哀十二年後。則與二吾猶不足之文不合。殆未然也。俞氏正變癸巳類稿。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為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卿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蓋用非

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曰。孰。誰也。正義曰。釋文云。饑。鄭本作飢。舊有

一說云。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饑。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愚謂此問。當在十二年用田賦之前。故云二。吾猶不足。明據宣公稅畝為用二也。但哀公十二年以前。春秋未嘗年饑。疑當是穀收歉薄。未至成災。抑因用不足。故為此言。若在哀十二年後。則與二吾猶不足之文不合。殆未然也。俞氏正變癸巳類稿。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為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卿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蓋用非

米粟也。徵非賦役也。百姓者。說文云。姓。人所生也。民不一姓。故稱百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言貨財皆出於民。百姓足用。君亦足用也。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者。言百姓不足用。君亦不足也。與如取與之與。漢書谷永傳。與作予。編用字。荀子富國篇。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所藏。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橫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積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淮南子主術訓。夫民之爲生也。一人醵粟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饑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稠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蓄。十八年而有六年之蓄。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饑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稠急。無三年之積。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二文並足發明此文之旨。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與此章正答正同。○注。周法至通法。○正義曰。邢疏云。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魯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三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饒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被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詩甫田孔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洽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云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

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夏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徵。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八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有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共是八家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舍之。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內貢。郊外助。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詩疏引申鄭義甚詳辨。然鄭氏以徵法。爲諸侯郊徵取十畝以爲賦也。與趙岐義同。案說文。則徵本訓通。斃下云殺也。趙劉以徵爲取。或卽斃百畝之字。然孟子云徵者。徵也。就本字爲訓。似不煩假借。則鄭義爲長。稼人釋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徵法。姚氏文田求是齋稿。謂徵法。卽徵法。蓋徵無常額。惟通豐凶及君民計之。合百畝。而以十畝之入爲稅。此徵訓通之義。鄭君但言通率什一者。欲明徵制。與貢助相通。其取於民。無不通計可知。至郊內貢。郊外助。不獨文見孟子。卽以載師任地禮之。王畿內外。旣斂法名異。則謂諸侯郊內郊外。斂法不同。亦妥疑也。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徵。徵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此與鄭君訓同義異。且未言徵制何若。其義終難明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正義曰。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曰。或鄭亦有注。而僞孔襲之。據鄭上注云。周制什一而稅。則此二爲什而取二矣。此卽指宣公稅畝之事。至哀公違有子之諫。復用田賦。比什二爲益重。宜乎至孟子時。亟亟以薄賦斂爲仁政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孔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

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包曰。愛惡當有常。一

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

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克己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古

人之有德。尊崇之也。主忠信者。鄭於學而篤注云。主。親也。言於忠信之人。親近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言其人非有可愛可惡之實。己但任情愛惡之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之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除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迫斅其詞。以起感字。非兩意也。又云。人情之偏。愛惡為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謹案樂記云。著則賢不肖別矣。著猶明也。孔疏云。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然分別矣。今此忽愛忽惡。是好惡未著。故賢不肖亦不能辨。非感而何。釋文云。惑本亦作或。案說文。惑。亂也。惑或為古今字。皇本崇德也。無也字。愛之欲其生三句下各有也字。誠。毛詩作成。○注。辨別也。○正義曰。辨別亦常訓。說文。辨。判也。判別義同。○注。愛惡至惑也。○正義曰。愛惡當有常者。言愛惡不失其理。則能有常。不至變異也。一欲生之。一欲死之。謂一念欲生之。一念欲死之。此總釋經文愛之欲其生四句之意。漢書王尊傳。公乘與等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感也。觀此文所引。其義益明。○注。此詩至非之。○正義曰。詩關雎疏引此注首句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文較備。祇適。毛傳文。鄭彼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不足以得富。即此注不可以致富。惟成誠二字。各就文為訓。其實毛詩作成。亦誠之段借。自異人道。即是惑。故取其義。以非此之惑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曰。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得而食諸。○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見史記齊

臣臣父父子子。言君當思所以為君。臣當思所以為臣。父當思所以為父。子當思所以為子。乃深察

名號之大者。白虎通二綱六紀篇。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子當思所以為子。乃深察

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君臣父子稱名之實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

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又云。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幼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左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

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又曰。君令。臣共。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晏子



所言。正與夫子答齊侯意同。阮氏元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注。當此之時陳桓制齊。○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引狄懼菴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驗年即反魯。是時陳氏為武子開。字子疆。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字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為陳桓。案狄說本孔子世家。觀此益知僑孔之謬。○注。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武五子傳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即此注將危之意。陳氏至太公和還齊康公海上。自立為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

獄者。惟子路可。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片。半也。魯讀折為制。今從古。御覽六百二十九引鄭注云。片。判木也。从半木。片半一音之轉。故鄭注即讀片為半。漢書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一半冰。注引

如淳曰。半讀曰片。此其證也。片既讀半。義亦從之。故釋文所載片半之訓。卽是駢括鄭義。非鄭

別有注也。半言為單辭者。書呂刑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是獄辭有單有

兩。兩者。兩造具備也。單則一人具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朱浮傳。有人單

辭告浮事者。單辭皆謂片言也。折斷者。說文。折。斷也。从斤鬪炒。譚長說。折。篆文折从手。魯

讀折為制。今從古者。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篇引作折則刑。是折制字類。說文。制。裁也。从

刀未。制。古文制如此。此與折斷音訓相近。廣雅釋詁。制。折也。大戴禮保傅篇。不中于制獄。

卽折獄也。鄭以作折作制義同。而去論出自壁中。無煩改讀。故定從古也。惟子路能取信者。言子路

忠信。能取信於人也。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者。言人既信子路。自不敢欺。故雖片言。必是直理。

卽可令依此斷獄也。說文。獄。確也。从杖从言。二犬所以守也。鄭異義駁云。獄者。塢也。因證

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圖土。此云斷獄。謂決斷獄中所訟事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古折民獄訟。必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書其半。卽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辯答之辭于其中。卽今兩造兩口供也。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得兩具。券不兩具。卽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凡不賣券。卽自坐不直。不俟上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驪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券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單辭可斷。在他人豈能之。案毛說與鄭義略同。然鄭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誣控。故無須對質。如此乃可令斷獄。明子路以忠信感人。不止如毛氏所云明決已也。原鄭之意。亦以片言折獄。不可為法。故若所言必直。方可令斷獄。

否則仍須兩辭矣。僞孔注亦與鄭同。孔穎達書呂刑疏引此文說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敢自鎔其長。妄稱彼短。得其卑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也。此與論語皇疏所載孫綽說同。焦氏循補疏。即依爲說。子路無宿諾。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正義曰。說文。宿。止義。涉迂曲。所不敢從。

也。引申之有久義。漢書韓安國傳。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注。宿。久留也。諾者。應也。子路有聞即行。故無留諾。其於折獄亦然。蓋折獄一定。即予開釋。不使訟者受羈累之苦。此子路忠信之事。故記者類記於此。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籍。行事勿留。注。凡行政事。勿稽留之。即此義。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上有子曰字。與釋文所載或本合。然夫子口中不應稱子路。或本非。○注。宿猶至豫諾。○正義曰。管子地員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公羊桓元年傳注。宿者。先誠之辭。並與豫義相近。毛氏奇齡四書改錯。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急則輕諾矣。據左傳小邾射要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子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

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聽訟者。以判曲直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己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費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斲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蠢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孫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彙書賈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聽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訟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聽訟者。以判曲直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己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費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斲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蠢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孫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彙書賈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聽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訟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聽訟者。以判曲直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己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費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斲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蠢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孫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彙書賈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聽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訟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聽訟者。以判曲直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己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費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斲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蠢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孫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彙書賈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聽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訟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

以忠信。正義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鄭此注云：身居正位，不可懈倦，是鄭之居為居位，卷即倦之省。釋文云：倦，亦作券。鄭君致工記注。券，今倦字也。疑書鈔所引鄭注。本是懈券，轉寫作

懈卷也。詩假樂云：不懈于位。民之攸暨。管子形勢解：解情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起事則不成。○注：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取信者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釋文云：博

博學於文。案皇本有君子。皆因前篇致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正義曰：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孔氏廣森補注：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為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惡矣。故君子不為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注**鄭曰：康子，魯

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子帥以正，趙岐孟子章指。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引此文，並作子率而正。皇本亦作而正。說文：率，先道也。經傳省作率。段借作帥。帥，佩巾也。則一義。

大戴禮哀公問簫。公曰：政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又王言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教，工樸，商鬻，女憧，婦恹恹，並與此章義相發。○注：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魯有三卿，季孫為司徒，是上卿。故為諸臣之帥。言此者，明帥諸臣同歸於正。百姓孰敢不正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即此注義。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注**孔曰：欲，多情慾，言

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正義曰：說文云：盜，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賄為盜。當康子時，魯國多盜。故康子患之。雖賞之不竊者，說文：賞，賜有功也。盜自中

出曰竊。上言盜。此言竊者。互相訓。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故夫子以不欲勸康子也。荀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庶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恣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偶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禁省。而威行如流。與此章義相發。張棫論語解引張橫渠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案此說。即孟子民有菽粟如水火。焉有不仁之意。於義亦通。皇本不欲上無之字。○注。欲多至所好。○正義曰。欲生於情。故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意字說文不載。此云情慾者。從俗作之。邢疏云。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案緇衣篇亦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正義曰。說文。殺。罪人曰殺。殺。竄也。埋竄之。使不復見也。子爲政。焉用殺者。言子爲政。當以德化民。不當先用殺也。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說之云。王者尙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擡。疆國先刑而後德。鹽

鐵論疾貧篇。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讞。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云。政教闕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申韓論。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皆言爲民上。不貴用殺也。子欲善。而民善者。言子苟欲善。雖無道之民。亦化而爲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

賈誼新書大政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又云。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是其義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者。邢疏。此爲康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韓

詩外傳。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善。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疑父子訟。卽此康子所指無道之事。然荀子宥坐。則在夫子爲司寇時。傳聞異辭。要亦爲此文合證也。皇本德風德草下。並有也字。釋文云。尙本或作上。案孟子

卷十五 顏淵第十二

二七五

滕文公篇亦作尙。○注。僂仆至於上。○正義曰。趙注孟子云。僂。伏也。仆伏義同。趙云。尙。加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此注云加草以風。亦訓上為加也。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東。西風則草靡而西。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

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知慮常欲

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

居之不疑。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馬曰。佞人黨多。正義曰。達者。通也。通於處人處己之道。故行之無所違阻。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

模實正直。而行事知好義也。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言心存敬畏。不敢忤慢人也。如此。則故

往咸宜。雖不求名譽。名必歸之。大戴禮會子制言上。弟子問於會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

會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

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或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會子之論達。與夫

子略同。皆謂謹身篤行。不求聲聞者也。若夫聞者。多是虛偽。故以仁之美德而色取之。不顧其行違

也。身居於仁。而若無所疑也。如此以得名譽。是之謂聞。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

諒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諒之。得無失乎。四曰。記醜而博。五

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以莽之

叢邪。亦是好為聞人。故讒說殄行。不免震驚朕師也。子張堂堂。難與為仁。夫子恐其於仁亦是色取。故於聞者亟斥之。且恐其以聞即為達也。皇本夫達夫聞下。無也字。○注。常有至下人。○正義曰。謙退者。言達者常有謙退之志。故能察言觀色。更下人也。知其所欲者。言於人既察觀而知之。當順情以施也。志慮者。志之所慮也。察言觀色。不致有加於人。是常欲以下人。所謂君子無

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也。俞氏櫛平儀云。按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氏同。古人自有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卽無慮。亦猶大氏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氏以下人也。馬以志慮說之。非是。大元元鑿篇。故君子內正而外剛。每以下人。其句法卽本之。此案俞說甚是。然馬注亦未誤。此當並存。○注。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易謙卦象辭。尊者。卑退也。曲禮云。故君子恭敬。擯節退讓以明禮。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尊。楊倞注。傳與擯同。卑。退也。曲禮傳音義並同。○注。飯人黨多。○正義曰。此解邦家必聞之故。言所稱譽之者。皆是佞黨。若君子則衆好必察。不致爲所惑也。顏師古王莽傳注。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卽本馬義。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正義曰。言舞雩之下者。明時魯零祭。樊遲從夫子往遊其下也。崇德。脩慝。辨惑者。此當是零禱之辭。以德慝惑爲韻。如湯禱桑林。以六事自責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攻猶責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解此文。謂君子以仁造人。義造我。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忿者。廣雅釋詁云。怒也。以及其親者。春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云。及者何。累也。論衡明零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戴氏望論語注云。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從遊。有感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事。勤也。先勤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不用子家羈。失民失政。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惑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微其辭以危其事。案戴氏此說。本之宋氏翔鳳發微。與論衡刺魯之義極合。是本無攻人之惡。無作毋。○注。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正義曰。禮祭法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墀。又零宗注云。水旱壇。月令雩帝注云。爲壇於南郊之旁。水經泗水注言魯雩壇。高三丈。在魯縣故城南。雩門之外。此注兼言墀者。壇外平地。時亦除治之。卽爲墀也。知有樹木者。周官大司徒言設社稷之壇。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社稷是壇。有所宜之木。此雩壇。亦當有樹木可知。○注。慝。惡也。脩。治也。○正義曰。左傳十五年傳。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注。隱。惡非法於事。然後得報。○正義曰。注說。非。解後字爲自然之辭。尤不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孔

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君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是愛人知人。為仁知之大用。樊遲未達者。宋氏翔鳳發微云。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捷之未達。職此之由。案遲未達。當更有問辭。今無文者。略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言舉爾所知之直者。錯諸枉者之上。即是知人也。錯。釋文引或本作措。樊遲又未達夫子所言之理。不敢復問。故退見子夏告之也。鄉。皇本作嚮。釋文。鄉又作彙同。說文云。彙。不久也。不久者。言日近也。阮氏元校勘記。彙正字。嚮俗字。鄉段借字。富哉言乎。皇本言上有是字。鄭注云。皋陶為士師。號曰庭堅。案書舜典。命皋陶曰。汝為士。孟子萬章篇。亦云皋陶為士。不名士師也。疑師字誤衍。周官有士師。屬大司寇。以下大夫為之。左文五年傳。皋陶庭堅。又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有庭堅。杜注。庭堅即皋陶字。是皋陶號庭堅也。伊尹。湯臣。說文伊字注。殷聖人阿衡伊治天下者。從人從尹。疑伊是氏。伊是名。說文所云尹治者。就文說之。若白虎通說顛項帝譽堯舜。皆有聖德之義。是也。鄭注尚書。謂伊尹名譽。與孫子用閉篇合。譽為名。則尹為字。可信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子夏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禹湯之為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曰云云。公羊隱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隱三年。何休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子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讖於卒者。亦不能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發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此春秋讖世卿之義。蓋卿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驕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即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者。備也。必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後用人之法備。○注。舉正至為直。○正義曰。左襄七年傳。正

直爲正。正曲爲直。小明詩傳。能正人之曲曰直。曲者。枉也。枉爲直者所正。其必皆化爲直可知。○注。言舜至矣。○正義曰。選擇常訓。不仁者遠。言不仁之人。自知枉曲皆遠去也。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微景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爭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杜注。稱。舉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聚賢至。類相致也。卽此注不仁者遠。仁者至之義。其不仁既知遠去。必亦化而爲善。故能使枉者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

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正義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然不可則宜止。不復言。所以全交。可作

否。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

仁。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也。以文會友。謂共處一學者也。爾雅釋詁。輔。備也。引伸之。有佐訓。禮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說苑說叢篇。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注。友以文德合。○正義曰。文德者。言所學文皆在

德也。爾雅釋詁。會。合也。亦常訓。

### 卷十六 子路第十三

#### 集解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

益曰。無倦。○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正義曰。禮月令云。以道教

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言政貴身先行之。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釋文。勞。孔如字。鄭力

報反。陳氏鯨古訓曰。鄭讀若郊勞之勞者。卽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案勞之者。勸勉民使率教。不用刑趨勢迫也。無倦。釋文作毋倦。胡炳文四書通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



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幣告之。○注。先尊至其勞。○正義曰。下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子張問政。夫子告以擇可勞而勞之。卽此注所云勞之也。魯語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又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並言政尙勞民之誼。孔注此文。雖與鄭異。亦得通也。尊之以德。爲政篇文。引易者。兌象傳文。○注。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正義曰。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不了。謂說有未盡。故此注以爲嫌少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

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曰。女所不知者。

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正義曰。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長之通稱。皇疏獨謂仲弓將往費爲季屬。言先有司信任之。使得舉其職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人當爲邑宰事也。有司者。宰之羣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又云。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恃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恟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禮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觀此。是凡爲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獨邑宰然矣。赦小過者。爾雅釋詁。赦。舍也。說文。赦。置也。有司或有小過。所犯罪至輕。當者赦之。以勸功變化也。言小過赦。明大過亦不赦可知。賢才之賢者。有賢才。可自辟舉。爲己輔佐。若有威德之士。更升進之。不敢私蔽之也。宋氏籍鳳發微云。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曰。求其信。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注。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正義曰。此謂先任以官。而後予之以事。非經情。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曰。正百事之名。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作止之。是待止同義。時孔子在衛。爲公養之仕。知衛君將留用孔子。故子路舉以問也。史記孔子世家。是時衛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是正名指爾驥之事。此必

古論家說。受之安國者也。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春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孔疏。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聵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之稱。春秋不以爲非而存之。則此正名。卽世子之名可知。全氏祖望結簡亭集正名論曰。孔子以世子稱蒯聵。則其嘗爲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爲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鄆而鄆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蒯聵未嘗爲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讎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蒯聵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爲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全氏此論。實先得我心所欲言。遍讀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爲君。爲輔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迎立蒯聵。則惟如叔齊及公子鄆之所爲。遷避弗居斯已耳。乃輒儼然自立。當時必援無適子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爲辭。是輒不以世子子蒯聵。觀於公子鄆之言。有亡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鄆。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世子稱蒯聵。則輒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誰敢有稱蒯聵爲世子者。所以蒯聵入戚。衛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是待蒯聵以寤仇。其不以世子稱蒯聵密矣。太史公自序云。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謂不以蒯聵爲世子。而輒立也。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與蒯聵爭國。顧名思義。自可得之言外矣。穀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紅隴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紅隴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戲國書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稱襲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密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紅隴說是也。鄭忽許其反正。而於莊公卒後。亦稱世子。則謂君薨稱世子。無反國之道非矣。竊謂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衛輒所據之義。其意以父得罪王父。雖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固行之於父。而辭父之命。豈爲子者所忍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明是衛爲兵主。而先國夏者。當是夫子特筆。蓋蒯聵得罪於父。暨父死而又爭輒之罪。所以兩治之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爲伯討。以正蒯聵之罪。而又存蒯聵得罪於父之名於春秋。以正輒之罪。所以兩治之也。春秋繁露玉英篇。謂一元者。太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秦仲舒以正名。當先正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夫宋繆受之先君而非其位。爲春秋所危。則衛輒雖如公牟說。亦

是受之靈公。而非其位。非其位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必非子路所能見。董生此論。未為誤也。悼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為其子。出公為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即位也。內外十歲耳。三年蒯聵入戚。三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為之。非出公也。夏氏析衛出公輒論。亦云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即位。則拒蒯聵者。非輒也。蒯聵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為矣。考蒯聵於靈公四十二年入居於戚。及至出公十四年。始與輝夏夫謀入。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養父。未為不可。故以子言為狂。其後孔子去衛。而果有孔惺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為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任。先儒謂孝公即出公輒。孔子在衛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父之心。孔子以為尚可與為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懦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兵拒父。而孔子猶至衛。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為孔子。秦輝氏夏氏此言。亦屬持平。故附著之。○注。問往將何所先行。○正義曰。往謂往居位也。○注。正百事之名。○正義曰。禮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百物即百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指稱謂與爵位之名。穀梁傳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言因事之實。無所加損。但正其名而書之爾。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恒。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毛氏奇齡稽求篇。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為鈇折。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為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例尚名。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後尋失真。至晉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云云。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章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尚存晉史。約四五百年。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真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節。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為。莫非是名。鄭此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陳氏鐘古訓曰。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日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生。故更稱曰字。正其名。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摯史。論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此注引禮記者。聘禮記文。彼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

謂之字。賈疏引此注以證。是文字通謂之名。臧氏庸鄭注韓本釋云。孔子書字。必從侯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卽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敍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文字。又云。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刪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大學類正名一卷。敍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敍同。是隋以前俱鄭學。梁氏王繩庭立紀聞。引魏書世祖造新字詔。江式文字表。北齊書儒林傳。李敍字辨。俱引孔子語。今案風俗通正失篇。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折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辭失之瀟灑。釜以千里。故網其謬曰。正失也。亦與鄭同。蓋正文字。是正名之一端。鄭君此義。亦馬注百事所得包也。然馬注古論。而包彈言百事。不用世家。依衛事言之。則與安國旨趣稍異。抑別有注。爲集解所刪佚耶。若鄭氏固篤信公穀。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宜其解正名。不及衛父子爭國事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包曰。野猶不遠。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包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包曰。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正義曰。釋文云。迂。鄭本作于。云。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又擗弓于則于。孔疏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莊子應帝王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注。于于。無所知貌。是于迂義近。字亦通用。鄭以正名爲正文字。而訓于爲迂。狂者。疎闊之意。或鄭亦讀此于爲迂也。校釋文者。或以狂爲枉之誤。或以狂爲往之誤。均須改字。殆未必然矣。蓋闕如者。段氏玉裁說文敍注云。論語言如或單字。李如。踐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天天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蹶蹶如。鞠躬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割。漢書儒林傳曰。疑者。正蓋不言。蘇林曰。不言者。不言所不知之意也。如痺曰。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正蓋。正蓋。苟卿書作區蓋。正區闕二字雙聲。宋氏翔鳳過庭錄。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正蓋不言。正古音同區。正蓋卽區蓋。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卽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蹶蹶如也同辭。讀論語以闕如連文者。非也。刑罰不中者。周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罰。罰贖也。說文。刑。罰舉也。罰。舉之。

小者。罰是小。則刑為大可知。釋文云。中。下仲反。孫氏志祖讀書證錄。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今案後漢書梁統傳上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錯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衷與中。古字通。無所錯手足者。錯。皇本作措。釋文。錯。本又作措。說文。措。置也。措本字。錯假借字。皇疏云。刑罰既置。故下民畏懼。刑罰之盛。所以弼天譴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案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皆推言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失。言者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可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可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而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戾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呂覽此言。名不正。則刑罰失亂。與此文意同。黃氏式三後案云。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王者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為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謂已而求諸人。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窒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故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敘。○注。迂猶遠也。○正義曰。說文。迂。避也。此云猶遠者。引申之義。呂覽先已篇。寡人以為任言也。高誘注。迂。遠也。○注。孔曰至。懲罰。○正義曰。皇本作包注。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馬曰。樹五穀曰稼。樹

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

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

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

者以器曰襁。正義曰。說文云。農。耕人也。今字作農。隸變。漢書食貨志。闢土植穀曰農。當春秋時。

隱也。書無逸云。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云。舊為小人。受暨小人。是小人即老農老圃之稱。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與此同也。古者四民各有恆業。非可見異而遷。若

士之為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當志於大人之事。而行義達道。以禮義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嚮化而至。安用此學稼圃之事。徒潔身而廢義哉。孝經曰。君子言思可

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是上好禮。則民咸知敬也。荀子王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恭定也。是上好義。則民服也。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驗。信於民。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禮運曰。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愛者隱也。人不隱其情。由於上能修禮體信。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也。皇本請學爲圃下有子字。繡負。釋文云。繡。居丈反。又作繡同。張參五經文字曰。作繡非。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五經文字非也。古繡繡字從糸。不從衣。說文繡字。乃淺人妄增。○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樹與對同。謂種植也。五穀。禾黍稷稻麥也。詩伐檀傳。種之曰稼。周官司稼注。種穀曰稼。是凡樹穀曰稼也。說文。圃。所以種菜曰圃。與此訓同。○注。情。情實也。○正義曰。情者。好惡之誠。無所欺隱。射義注云。樹菜蔬曰圃。與此訓同。○注。禮義至曰繡。○正義曰。注以學稼學圃爲因。故曰情實。下篇如得其情。亦謂所犯罪之實也。○注。禮義至曰繡。○正義曰。注以學稼學圃爲因。故曰民。是說探下文爲此語。殆未然也。負者以器曰繡。弟子傳集解引作負子之器曰繡。皇疏引注亦作負子。又引李充曰。負子以器。則負者乃負子之繡。說文。繡。黼類也。段注。呂覽明理篇。道多繡繡。高注。繡。襪上繡也。又直諫篇注。繡。襪格繡。襪即縵。格即絡。織縵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繡謂之縵。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織縵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未及其繡也。案顏師古漢書宣紀注。襪即今之小兒縵也。李奇曰。以縮布爲之。李賢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注。以縮帛爲之。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帛裹兒負之背也。皆各據所見言之。小兒縵。兼有絡繡。蓋統名縵。後起之義也。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襪。假借用。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獨也。正義曰。誦詩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謂但以樂聲節之。不用樂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學

詩有誦。誦歌。舞之法。此但及誦詩者。主於口讀。尋釋其義情也。毛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之理。可通政事。故宜達也。使於四方。能專對者。謂得詩溫

柔敦厚之教。則能應對賓客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專。擅也。卽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案漢書王莽傳。選儒生能顯對者。注曰。顯與專同。

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聘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云。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云。謂受君命聘于鄰國。不受賓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

準。故不受之也。此即專對之義。孫而說。亦所習於詩教然也。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顯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斲者。猶以謂為之者勞。屈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此舉正可舉證。鄭注云。誦習此道。不能為用。雖多亦奚以為也。案多。謂詩三百也。黃氏式三後案。此以多指未刪之詩。諫。○注。專猶獨也。○正義曰。左襄十九年傳服注。專。獨也。此常訓。胡炳文四書通。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違。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即此助訓獨之義。闕氏若璩釋地又續非之云。果爾。先王遣聘。只使者一人足矣。胡為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未介。亦非嚙無語者。聘禮一簾可見。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注。令。教令也。正義曰。漢書公孫弘傳。上觀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馮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馮民不信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儼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云云。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繆稱訓。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新序雜事四。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云云。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治。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旨。○注。令。教令也。○正義曰。說文云。令。發號也。鹽鐵論詔聖篇。令者。教也。所以尊民人。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

之政。亦如兄弟。正義曰。皇本無也字。○注。魯周至兄弟。○正義曰。史記世家。周公且者。周武王

公康叔為相睦也。是周公康叔為兄弟最睦也。方氏觀旭偶記。包注不就衰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啓以商政。注。皆魯衛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

賤而以魯為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

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比均。周公康叔論二君。政如魯衛二句。正用魯論語。漢

世之解如此。今案方說。深得經注之意。朱子集注就衰世言。則語涉諛。非其理矣。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注。王曰。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

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正義曰。云衛公子荆者。金氏文淳蟻術篇。謂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見左哀二十五年傳。故論語特加衛以別白之。是也。善居室者。

皇疏云。居其家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善也。有者。有財也。列子說符篇。美施氏之有。張湛注。有翁富也。公子荆仕衛得祿。終致富有。苟者。誠也。信也。合者。言已合禮。不以儉為嫌也。完者。器用完備也。美其意已足。無所復欲也。○注。荆與蘧瑗史儼並為君子。○正義曰。左氏傳。

言苟合苟完苟美。○注。荆與蘧瑗史儼並為君子。○正義曰。左氏傳。與公子札衛衛說蘧瑗史儼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子。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注所本。

子適衛。冉有僕。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孔子曰。庶矣。言衛人衆多。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正義曰。冉有。皇本作冉。繁露仁義法篇。論衛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卷。並作冉子。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此問答略同。或傳聞之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枉桎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按說此語。與孔子富教之說相發明。今案管子治國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舜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

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亦言為政宜先富民也。孟子梁惠王篇。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勸而之。故民之從之也輕。明富民當制民之產。民得恆產。乃易教也。苟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

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注。孔子之衛。冉有御。○正義曰。說文云。僕。給事者。御車亦以給事。故通稱僕。

周官有大僕戎僕。○注。庶。衆也。○正義曰。庶衆。爾雅釋詁文。說文。庶。衆也。屋下衆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

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當春秋時。魯衛之政。尚為兄弟。故夫子去魯後。獨久居衛。願治之也。說文。祺。復其時也。從禾其聲。期。會也。從月其聲。訓義略同。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

禮記。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

禮記。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

禮記。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

禮記。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



年謂之期年。又謂之期月。言十二月至此一合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然則三年有成。兼有富教之術。故上章載夫子與冉有語。備文見之。凡善人王者。不外此術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

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注。孔子信之。正義曰。鄭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

暴之人。案暴中者。對下王者言之。上不及王者。下不同時君。故言中也。上篇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注本之。而以入室喻王者。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

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並謂善人既未入室。不能早有成功。

故必期之百年也。○注。勝殘至殺也。○正義曰。說文。殘。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殘。言善人爲邦百年。殘暴之人。不能盡絕。但其政治。足以勝之。使不爲惡。故亦不至用刑殺也。殺

是重刑。言去殺。明諸輕刑未能免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孔子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正義曰。○注。誠宋輯本

鄭注云。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又云。周道至矣。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化之後故也。案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此注又云。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而後

天下之民能仁也。鄭以周之王業。肇基大王。歷三世至武王。受命而有天下。武王承大亂之後。勝殷未久而崩。至成王六年。乃制禮作樂。功致太平。由成王上溯大王。多有歷年。則以周承殷紂之

後。俗敝已久。難可卒化。與尋常受命而王。其事勢有不同也。云必父子相承者。以三十年未必適當一君。故兼父子計之。荀子大略篇。文王謀四。武王謀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諫已。亦

謂成王時。民已能仁。故無諫也。包氏讀言溫政錄。漢書食貨志云。二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

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化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無繇盜。貧富兼弁。雖泉陶制法。不至使疆不凌弱。故王者初起。必先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家給人

足。然後以禮義化導之。言必世者。量民力之所能。不迫切之也。刑法志。亦引此經解之云。言王者乘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義亦略同。案包說。乃探原之論。

可補鄭義。○注。三十至乃成。○正義曰。漢書平當傳。引此文解之云。三十年之閒。道德和洽。

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世爲三十年也。受命者。受天命也。仁政乃成者。言民化於仁。是上之仁政有成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政者。正其身也。皇疏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

冉子退朝。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

見任用。必當與聞之。正義曰。冉子即冉有。稱子者。著其爲師也。晏者。說文云。晏。天清也。此文訓曰暮。當是引申之義。解者謂晏爲盪之假借。亦通。毛氏奇齡稽求篇。凡朝無

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方氏觀旭偶記。禮玉藻云。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案先視私朝。

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蚤。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釋文云。周生烈曰。君之朝。是此周爲周生也。鄭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與

周生異。方氏觀旭偶記。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禱。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使於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左氏襄二十年傳。鄭伯有嗜酒。

朝之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陳氏鱣古訓謂其事。其字即指季氏。自餘若鬬氏若

蘧。毛氏奇齡。宋氏翔鳳。皆以鄭注爲然。魯語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冉子退朝。即是大夫內朝。在正寢門外。○注。政者至

聞之。○正義曰。馬以政大事小。而政亦是事。故云非常之事。政既非常之事。故或有改更匡正。當集衆卿大夫並議之。夫子反魯。雖不見用。然猶從大夫之後。故云我爲大夫。當與聞之。左哀十

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是其證也。鄭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與馬注異。左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

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是政事各別。魯語所云官職。謂政也。所云家事。謂事也。但政事對文異。散文亦通。故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而詩亦言王事是政事。不分別也。揆鄭之意。當以政事有公異之

別。故夫子辨之。亦正名定分之意。若以政大事小。則無與於名分。非其義矣。魏書高閭傳解此文云。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

事。此與鄭義又異。然承奉君教。仍是君事。於義非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與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

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子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正義曰皇本

之字韓詩外傳傳曰言為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

甯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視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為憂未以位為樂也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〇注以其至與國〇正義曰一言祇是大要不能正與國此釋言不可以若是之文也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

幾並訓近此謂有一言近於與國也王氏若虛論語辨惑其幾也三字自為一句一言得失何幾至於與喪然有近之者孟氏夢恂四書辨疑經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為句舊注文亦是作兩句說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孔子曰

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

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子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

者則近一言而喪國正義曰違者背也言臣下不從君言有所違背也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是為君冀有人諫

諫不檢有予違也吳語云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近穉童焉比諫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七之階也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為人君惟

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授琴撞之曰啞是非君人之言也皆以言莫予違為非也黃氏

式三後案言莫予違則讒詬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遁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致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正義曰釋文葉舒涉反本今作葉盧氏考證以葉為唐人避諱所改本今作葉則宋人按語是也韓非子

難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又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言使近民歡說。則遠人來至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語異義同。管子版法解。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又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又云。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婦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歸之。遠者歸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鄭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正義曰。

爾雅釋詁。速。急也。此當訓。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君子蒞民。不道以遠。又云。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時矣。注云。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並言爲政不可欲速也。利謂便國益民也。爲政者見有大利。必宜興行。直不可見小耳。大戴禮四代篇。好見小利妨於政。臣覽勸勸篇。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忠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並與此文義相發。釋文毋欲音無。本今作無。皇本上字作毋。下字作無。○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正義曰。稱舊說者。第所自也。春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霽。杜注。莒父。魯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闕氏若據釋地。是時坊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約略言之。其實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測。難爲據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父九父單父是也。今爲沂州府莒州地。山東通志云。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始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卽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案通志與大事表異。通志較可據。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孔子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周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正義曰。說文云。證。告也。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屈于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

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高誘注。謁。告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當其為令尹而誅之。案宋說是也。鄭此注云。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弓。父盜羊則證其罪。據注。是鄭本作直弓。必出古魯齊異文。隸續陳寔殘碑。寔字仲躬。史傳雜書蔡中郎集。並作仲弓。是躬弓古多通用。鄭以弓為人名。高誘淮南汎論訓注。亦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直舉其行。躬舉其名。直躬猶狂接輿盜跖之比。僞孔以為直身而行。非也。隱者。說文云。蔽也。擅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蓋子之事親。當時微諫。諭父母於道。不致有過諫。若不幸而親陷不義。亦當為諱匿。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崇父子之親。是也。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為臣隱。父獨為子隱。何以為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隨。與君臣異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說。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適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人。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為。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遺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為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爾雅釋詁。儂仍因也。郭注皆謂因緣。案儂與攘同。樊孫引此文釋之云。因來此盜曰攘。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困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正義曰。居處謂所居之處。執猶行也。此章所言。亦克己復禮為仁之意。恭敬。說文俱訓肅。爾雅釋詁。恭。敬也。二字訓同。此對文禮

異。漢書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鄭曰。行必果。所欲行

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正義曰。士謂已仕者也。聘使之事。士爲擯相。

之從仕於大夫而爲政也。行己有恥者。皇疏云。言自行己身。恆有可恥之事。故不爲也。曾子刺言

上。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又曰。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

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皆言士所恥事也。不辱君命者。君命已出。使當守禮達辭。不使

君命見凌辱也。毛詩序云。皇皇者華。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爲不辱命也。聘

義云。使者聘而讓。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讓者。謂失禮儀應對之節。當春秋時。最重

邦交。故能不辱命。乃爲士之上矣。宗族者。白虎通宗族變。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

者。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

者。族也。聚也。謂思愛相流湊也。上族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

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稱與稱同。說文。僂。揚也。廣雅釋訓。僂。譽也。今

經典通用稱字。稱。銓也。別一義。趙氏佐瀝故錄。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族黨六鄉六

逸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教法於司徒。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誦藝。黨正名掌其黨以屬民正齒

依。族師學書其孝友睦姻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大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爲正。察春秋之時。鄉大夫皆

世官。選舉之法已廢。此文所言。猶是舊法。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明前所舉。皆是昔時有然也。稱

子稱弟。即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此雖德行之美。然孝弟爲人所宜盡。不必待學而能。故夫質性

之善者。亦能行之。而非爲士職分之所盡也。故以爲次。荀子子道篇。以入孝出弟爲人之小行。志

以禮安。言以類從。爲儒道之極。與此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類從。則能出使。不

辱君命矣。言必信。行必果。謂不度於義。而但守小忠小信之節也。孟子離婁篇。孟子曰。大人者。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視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

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爲小人。趙岐孟子注云。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

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義。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硜硜然見

於其面。趙注引此文作悻悻。孫奭音義。悻悻字或作慳慳。察硜硜同。論語作悻。當出齊古異文。

○注。行必至爲次。○正義曰。果與慳同。蒼頡篇。慳。慳也。慳卽敢字。皇本作必敢爲之。必下



故必也在狷乎。案說文無狷字。猥下云疾跳也。一曰急也。段氏玉裁注云。猥狷古今字。今論語作狷。孟子作猥。大徐別增猥篆。非。又心部。猥。急也。从心巽聲。讀若緇。段注。論語狷。孟子作猥。其實當作猥。今案惡與急同。猥者性褊急。則有所謹畏不爲也。孟子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在猥乎。狂者進取。猥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會稽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猥也。是又其次也。趙岐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猥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猥次善者。故思之也。嚆嚆。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屑。絮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駟踐汚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猥人次於狂者也。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在狷乎。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注。狂者至恆一。○正義曰。左氏傳晉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狷者慎守一節。雖不能進取。亦自不爲不善。故云無爲。時多進退。謂無恆之人。或進或退也。狂狷雖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恆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於中道。故願與之也。禮中庸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也。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卽謂中庸之道。知愚雖未得中。然皆可與之。此夫子所以思有恆也。詩載馳正義。引鄭此注云。狂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仰法古制。則孟子所稱狂者之言。古之人古之人也。不顧時俗。言不顧時俗之所宜而合之也。若鄉原。則闒然媚世。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與狂狷者異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能

治無恆之人。善夫。○包曰。善南人之言也。正義曰。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公羊

女曰巫。案巫覡對文異。散文通。周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是男

女皆稱巫也。說文。醫。治病工也。周官醫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是男

瘍醫下士八人。是巫醫皆以士爲之。世有傳授。故精其術。非無恆之人所能爲也。楚語。古者民神

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楊泉物理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醇厚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

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揚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度量藥。貫微達幽。觀此。則巫醫皆抱道懷德。學徹天人。故必以有恆之人爲



之解者。或以巫醫為職役。非也。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名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鄭注云。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恆之德。純猶皆也。吉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傲慢之疾是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為煩。案緇衣與論語文異意同。當由記者各據所聞述之。龜曰卜。著曰筮。二者皆有守職。宜以有恆之人為之。無恆之人。不常厥性。故雖以龜筮之先知。猶不能知其為人。而況於凡人乎。夫龜筮既厭其人。不告以卦兆吉凶。而其所以不可為卜筮之人也。下文引詩言。正以無恆之人。雖欲褻用之而不可得。是不可為卜筮明矣。又下文引說命。言惡德之人。不可事神。故云事神則難。此正不可為卜筮之證。以其文略與論語同。故具釋之。可互明也。金縷子立言篇。引論語作不可卜筮。此誤以緇衣文合論語。支允堅異林。又疑巫即筮字。古通用。尤妄說。○注。南人至之人。○正義曰。南人。為南國之人。猶詩言東人西人之比。禮記疏以為殷掌卜之人。未知所本。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言巫醫之事。皆能治疾。獨不能治無恆之人。故無恆者。不可以作巫醫。言不能以巫醫自治。必不能為人治疾也。緇衣注云。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正言龜筮不能知無恆之人也。與此注可互證。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孔曰。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

不占。正義曰。皇疏云。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詩無不爾或承。鄭曰。或。常也。老子。堪今似或存。河上公注。或。常也。案易象傳云。不恆其德。无所容也。言

無恆之人。无所容身。將承羞辱也。後漢書馬援傳注。恆卦。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為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為兌。兌為殺折後。或有羞辱也。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卦變成益三上失位三宜立不易方。則上亦不變。而既濟定。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乾為德。坤為恥。三不守乾。則二四與為坤。故或承之羞。至承羞而後貞。雖正猶吝。

此鄭虞易義以互體解之也。惟張氏以或指二四。與皇疏訓常不同。似皇疏說勝。○注。易所至不占。○正義曰。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周官占人注。占。著龜之卦兆吉凶。無恆之人。有凶無吉。故云

或承之羞。貞吝。吝者。羞也。惟無恆。雖貞而終吝。故易亦不占之也。六五云。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則有恆之人。吉凶皆占之。象傳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貞壹之行。以恆為吉。義者。宜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夫子制義。而從婦人之貞壹。雖恆德亦為凶也。此別是一義。所謂易無違占也。鄭注緇衣。以夫子凶為無恆之人。誤。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

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正義曰。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體故不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執己之見。無傷於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務於是。則有爭心。故同而不和。此君子小人之異也。鄭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不他謂之和。故能養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求物。收經入行。效極。故王者居九疇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同和也。聲一無廢。物一無文。味一無累。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刺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左昭二十年。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躡聲高下。出入周疎。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正義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審明。惡惡著。曰。

公羊莊十七年傳注引此文。徐彥疏。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惡也。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案疏依鄭爲說。則別疏孤特。亦皆鄭注之義。宋氏輯本止取與善人同以下四句。非也。○注。善人至惡著。○正義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此人真善。而我之善審明也。反是而善人惡己。惡人善己。是此人真惡。而我之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正義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正義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

使人也。求備焉。正義曰。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釋文云。說音悅。謂投以所好也。說之不以道四句。即申釋易事難說之故。蓋不可說以非道。所以難說。使人器之。所以

易事也。禮記曲禮云。禮不妄說人。鄭注為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即是佞媚。即是妄說。孔疏以言說解之。非矣。荀子大略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注。不實備於一人。故易事。○正義曰。微子篇云。周公謂魯公曰。即求備於一人。求即責也。說苑雜言篇。會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注。度才而官之。○正義曰。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注。君子至驕矜。○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故而達之於世。故云縱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匿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為是。而不據通之於人。此驕泰之分也。今案泰訓通。見易序卦傳。儀書劉向傳。泰者。通而治也。子張篇云。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衆寡小大。則君子達之於世也。皆無敢慢。則無驕可知。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注。剛無至於仁。

申根欲。不得為剛。是剛為無欲也。果敢。謂作事見義必為。故會子言士當弘毅也。中庸言力行近乎仁。力行。即謂剛毅也。漢書周勃傳。勃為人木強敦厚。張周傳贊。周昌木強人也。薛吏傳。尹齊木強少文。顏師古以為強直如木石。是謂木為樸質無文也。訥。即訥於言之訥。故曰仁者其言也訥。注云遲鈍。謂其言遲鈍。不致妄說也。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文。李賢注云。訥。忍於言也。是也。李又云。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曰近仁。案加文者。謂文以禮樂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馬曰。

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正義曰。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處之各有所宜。此

盡倫之事。非凡民不學者所能。故如此。乃可稱士也。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釋文。偲音絲。本又作偲。集韻云。偲。或作偲。則偲偲一字。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夫子輕止此。

當時皆習見語。故夫子總言之。記者恐人不明。故釋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所謂七十子之大義也。皇本兄弟怡怡句末。有如也二字。高麗本同。阮氏元校勘記。文選求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大戴禮會子立學篇。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懌懌。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

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禮與恰。音義略同。秦孟子言父子不責善。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合夫子此語觀之。是兄弟亦不可責善。當時諷諭之于道。乃得宜訓。○注。切至之貌。○正義曰。說文云。切。剝也。引申之。凡以物相摩按謂之切。故切有責訓。後漢書陳忠傳注。切。責也。竇憲傳注。切切。猶勤勤也。勤勤。亦責勉之義。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以爲喻朋友切磋相正。廣雅釋訓。切切。敬也。敬與微同。謂微戒也。鄭注云。切切。勸貌。勸。即切責之意。鄭與馬同也。又云。恰恰。謙順貌。謙順。即和順。說文云。恰。和也。台。樂也。爾雅釋詁。恰。樂也。和樂義同。毛詩常棣傳。兄弟尙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疏云。兄弟之多則尙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切切節節者。皆切磋砥礪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恰恰。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恰恰。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此疏所載傳言甚明晰。但熙恰義同。節偲聲轉。俗本亦不誤也。解者因疑節節熙熙。是古論語。切切恰恰。是魯論語。說亦近之。節者。限制也。荀子強國篇。內節於人。注云。節。節節限制禁也。朋友相勉。不使爲非。其告語節節然有所限制也。詩卷阿疏引白虎頌說。風雄鳴曰節節。亦狀其聲之相似。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包曰。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教民者。教之

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吳氏嘉賓說。七年。謂其久也。凡以數爲約者。皆取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九者。數之究也。古人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皆中間一年而考。五年則再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爲初。七年爲終。記曰。中年考校。○注。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卽。就也。此常訓。說文。戎。兵也。从戈从甲。今作戎。隸省。御覽二百九十六引鄭此注云。可就兵攻戰也。與包義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正義曰。棄。謂絕去之也。穀

梁傳二十三年傳。宋公慈父卒。慈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據彼文。則此言棄之。亦謂棄其師也。孟子告子下。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同意。○注。言用至棄之。○正義曰。習。謂練習之也。范甯穀梁集解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公羊桓六年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大閱。蓋以甲書也。何休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徐彥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宋氏翔鳳輯本鄭論語注。謂何以教民爲習戰。而疏謂何與鄭別。則鄭謂教民以禮義。不謂教民習戰也。是謂鄭注今已亡。無由知其說。然古人教戰。未始不教以禮義。觀子犯對晉文語。

雖霸國急用其民。亦必示之義信與禮。而後用之。故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則言教。而二者已賅之矣。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削陳如戰之陳。鄭注。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觀此。則鄭與何同。公羊疏。所云何與鄭別。或鄭別有一說。非如宋君所側也。

卷十七 憲問第十四

集解 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道。穀。恥也。孔曰。君無道而在

其朝。食其祿。是恥辱。正義曰。竄不僻氏。疑此篇即憲所記。吳氏嘉賓說靈之獨介。雖邦有道。且不顧

見。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馬曰。克。好勝人。

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

以為仁。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克伐上有子思曰三字。可以為仁矣。矣。與乎同義。管子法法云。行

有難而非善者。又云。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苟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

勝也。剋與克同。說文。忌。憎惡也。詩瞻仰傳。忌。怨也。展轉相訓。故怨亦為忌。但怨有恚怒

之意。忌則祗心有所諱惡。故為小怨也。注文怨忌當讀斷。包曰。至為仁。正義曰。史記集

解。引此注作鄭曰。阮氏元論仁篇。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

許為仁。案四者不行。已近忠恕。但可以求仁。不可遽謂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注。士當至士也。〇大人之事備。不得但懷居。惟耽樂之是從也。左僖二十三年傳。懷與安。實敗名。吳氏英經句說。士初生時。設弧於門左。為將有事於四方也。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士之志也。若繫總所居。乃儉安而無意人世者。故孔子警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

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正義**曰：行貴有恆，不以有道無道異也。戴氏望注曰：正行以善經。言孫

厲，危也。展轉相訓。故危亦為厲。廣雅釋詁：厲，高也。上。邦有道，得行其志。申其說。故

可厲言行也。**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為論也。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故

莊子盜跖喜，去其危冠。李注：危，高也。凡高多致險，故又有險難之義。**鄭**所云高言高行皆見危

者，此危，謂危難也。高言高行，皆見危難。**注**兼二義為引申矣。論語言也。鄭與包意亦當同。錢

氏站後錄云：孫是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為長。**注**：順言以遠害。**正義**曰：順言者，無所

違犯也。荀子臣道篇：迫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

敗。言世所長，不覺其所短，以為成俗。繁露楚莊王篇：義不諱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

者以智畏。畏與義象，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

身。春秋之道也。二文與此注義相發。漢明之末，學者知

宗氣節，而持之過激，釀為黨禍，毋亦昧於遠害之旨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

者不必有仁。**正義**曰：德不以言見，仁不以勇見。而此云必有者，就人才性所發見推之也。荀

君子之於言也，未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辨。又曰：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

正命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子所亡，无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之。天下不知之，則能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

上勇也。二文並足發明德必有言，仁必有勇之旨。若夫有言者，或但口給以禦人，勇者或但逞血氣

之剛，故知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也。**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正義**曰：邢疏云：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案注義甚晦，邢疏解之，亦不愜。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

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稟，稟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此二子者，皆

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



氏翼該餘叢考。並從吳說。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考。不從吳氏王氏之說。謂儀墓儀三字。古多通借。則以論語之羿墓。卽人表所載第九列之羿促墓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亦云蓬蒙窮羿之羿。乃是有窮之君。春秋傳所謂蒙殺之者。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儀之爲墓。古字通用。說文。墓。塋也。引書若丹朱墓。並不是人名。至南宮适之問意。本在禹稷。故語分質主。非以時代先後爲序也。斗南既以丹朱墓爲兩人。指爲羿墓之墓。王伯厚又疑論語墓儀丹。卽指丹朱。總以罔水行舟之語而傳會之。不知儀丹與罔水行舟。本是兩事。卽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領領推行之。此丹朱罔水行舟之事。卽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七年。虜伐鄩鄩。大戰於離。覆其舟。此之。此墓儀丹之事。卽古人以左右衝殺爲殲陣之義也。孔氏於尚書論語。俱以陸地行舟解之。虞啓俊誤。夫丹朱非不得其死者。而謂墓卽丹朱。豈可益乎。今案梁周二說皆是。而周說尤辨。孔子厥森經憂危言。丹朱與赦是二人。赦卽象也。帝繫曰。誓叟產重華及產象赦。象爲人傲很。因以爲號。若共工稱康回。魍魎稱杻之比。漆書古文作彘。論語墓儀丹。卽所謂罔水行舟者也。自注管子曰。若赦之在堯。劉景昇與袁讓書曰。昆弟相讎。未若重華之于象赦。今案象罔稱赦。然堯典言象微克諧。則象後亦感化爲善。故對之有庠。富貴其身。何爲有不得其死之事。則知孔說亦詳也。說文墓塋是本訓。其引書丹朱墓。正爲墓塋之證。故下云讀若微。明墓微一也。又下引論語墓儀丹。此兼存異義。謂古論跋墓爲儀。與正義之義無涉。故等其文於讀若微之下。則論語與書義異。許氏罔不誤也。○注。禹盡至答也。○正義曰。盡力殫誠。泰伯篤文。書泉陶謨云。禹曰。予濬畝滄厓川。既獲播泰庶艱食。辨食。烝民乃粒。禹貢亦言播土作貢。是禹治水。兼及農事。故曰躬稼也。釋典。帝曰棄。黎民阻飢。俟后稷播時百穀。鄭注時讀曰時。此注云播殖。卽播時也。稷者。五穀之長。故以名官。稱后稷焉。寧益之言。乃降存降殲之理。其儀禹稷。正以觀時君當證心民事也。注謂以禹稷比孔子。誤。○注。勝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不義者不得其死。有德者皆有天下。此天道福善禍淫。適雨察之。是賤不義而貴有德也。若夫不義者不得福。或反得福。有德者不得福。或反得福。變故也。君子不以變數疑當數。故荀子榮辱篇云。仁義德行之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行僂空盜。當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正義仁道難成。故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猶不得爲仁。卽克伐怨欲不行。亦言不知其仁。故雖君子有不仁也。易繫辭傳。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小人必無有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



正義曰。此為勞者誨者表也。不欲愛。即勿勞。不能忠。即勿誨。故夫言者既竭。以達誠。聞者亦宜原心以容直也。○注。言人至誨之。○正義曰。說文云。勸。勞勸也。今通用行來字。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此文云。呂氏春秋高注。勞。勉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忠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自注小雅。鸛桑篇。心乎愛矣。莫不謂矣。箋曰。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襄二十七年左傳。子產賦。臨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秦王說足以發明此注之義。然勞來與規誨。意似重。竊疑勞當訓憂。淮南精神訓。竭力而勞萬民。范論訓。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並云勞。憂也。又里仁篇。勞而不怨。即憂而不怨。憂者。勤思之也。正此處。理詰。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

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

居東里。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正義曰。裨。鄭本作卑。見羣經音辨。少部。鄭司農。周官大

人。表作卑。凡作卑與鄭本合。俱能通周守。紅氏聲論。語城。賈。裨諶。裨諶。當即一人。其當從火作熾。

毛詩傳。熾。姓。也。則名竈字熾矣。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裨諶。以後但有裨諶。與子產相繼始。

而裨諶更不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草創者。釋文云。創。依說文。此是創。康字。創制之字。當作

搨。察說文。搨。造法搨業也。從井。井聲。讀若創。是創。搨音同。故論語段。創。搨也。草者。宣始

制之。若草蕪雜也。史記。屈原列傳。為草。藜未定。修飾者。朱子集注云。謂增損之。蓋以增訓飾。

以損訓修也。潤色者。廣雅。釋詁。潤。飾也。謂增美其辭。使有文采可觀也。鄭之為命。皆子產主

之辭。其裨諶。世叔。子羽。皆子產所使。僑東里者。奚之故辭之。書。呂刑云。表厥宅里。○注。謀於至

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此宮文子所謂有禮也。並此注所本。惟傳言子羽裨諶。同是草創。子大叔則受而應對。與論語敘述稍異耳。謀於野。謀於邑。謂於野之人邑之人也。子大叔即世叔。世大通用。如世子亦稱大子之比。謀作盟會之辭。此釋為命文也。周官大司馬。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為命。公羊莊十九年傳。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命者。凡聘問會盟所受於主國之命。其語皆有一定。故得記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左傳言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於禮命之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備。卽論語所言爲命者。得兼有之也。○注。世叔至爲說。○正義曰。游吉游販之子。見左襄二十二年傳討治本說文。鄭注云。討論整理。理。亦治也。謂整比其辭而治之也。邢疏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公孫揮。揮與擊同。故字子羽。若魯大宰擊字羽父也。東里。里名。列子仲尼篇。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多才卽謂子產之屬。因以爲號者。謂人以是號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西

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

二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

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

取不同。蓋傳聞之異。詩匪風疏。引鄭注論語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草知所歸。近輯本皆列入

人也之下。宋氏翔鳳儀庭錄云。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

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甄攝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

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生酒前上。時人

偶之。亦謂尊異也。阮氏元論仁篇。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

卽人之也。論語問管仲曰。人也。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案鄭注大射儀。

公食大夫禮及箋詩匪風。皆有人偶之語。宋阮二家釋之各異。以阮說爲近。禮表記云。仁者。人也。

注。人也。謂施以仁恩也。釋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是人有仁訓。鄭以管仲與同位。皆

相親愛。而伯氏以罪見奪。非管仲有私忿。故不失爲仁。朱氏彬經傳攷證。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

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案朱說與

阮同。並鄭義也。釋文。慈。本今作疏。皇本同。○注。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正義曰。鄭子

左昭二十年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注。子西至子西。○正義曰。鄭子

西。卽公子西之子公孫夏。楚子西。卽公子申。二人俱字子西。故注兼存其義。實則鄭子西。無行

事可稱。楚子西有源國之美德。昭王復國。改紀其政。亦有大功。故或人問之也。彼者。爾也之稱。

子西雖功足錄。然以龔瓦之貪庸。不能啓悟昭王。使早黜退之。知孔子大聖。又沮昭王封之。其後

召白公至。喪身弑國。斯其智仁皆無可紀。故注以爲無足稱也。鹽鐵論雜論云。車丞相卽周魯之列。

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亦是以彼哉為無足稱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公羊傳。隔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疎而曰。彼哉彼哉。概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何休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帥師而曰彼哉。再言之曰切遠意。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遠去之。與公羊言越駕無語意同。蓋魯齊兩論也。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案宋君前說。依公羊解之。可備一義。後說則謬甚。堯蒼曰。彼。邪也。廣雅釋詁曰。彼。衰也。邪。衰一字。衰與哀形最相近。故廣韻傳寫之本。遂誤作哀。而宋君即就而通之者也。王氏念慈廣雅疏證。謂論語作彼。於義為長。然彼衰之訓。以論子西。不免太過。廣韻所引未可據也。○注。魯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皇本作鄭注。誤。所謂伊人。詩葭葭白駒皆有其文。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詩云伊人。皆說賢人。注以管仲為夫子所賢。故以詩言譬之。○注。伯氏至理也。○正義曰。鄭注云。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此僑孔所本。皇疏云。伯氏名偃。未詳所出。荀子仲尼篇言。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三百。即駢邑三百。富人即伯氏。古以祿多為富也。易訟九二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鄭以大國下大夫。與小國下大夫同制。故此注以三百家為齊下大夫也。雜記注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是不分大國小國。彼疏引戴氏云。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徐巷山傳。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孔氏廣森經學厄言。左傳襄二十七年。唯啣備百邑。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為通。通十為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卿采地如是。今案大夫一成。卿四成。近於卿祿四大夫之文。諸家皆從鄭說。若然。則書社三百。謂書駢邑社中之人三百家也。孔云駢邑地名者。說文。鄉。地名。魯氏王裁注。前志齊郡臨胸應劭云。有伯氏駢邑。後志齊郡臨胸有古鄉邑。按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鄒鄒都。杜云。鄉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齊取其地。然則伯氏駢邑。即此地。駢即鄉字。今山東青州府臨胸縣東南有鄉城是也。齒年廣雅釋詁同。焦氏循補疏。天官大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復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為法家之冠矣。經學厄言亦云。此奪義。如入枋之奪。蓋伯氏有異。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今案論語言奪伯氏。以自奪為文。蓋管仲執政。桓公奪邑以與管仲。無異於仲之自奪也。特其奪當理。故能使伯氏不怨。管子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驚。善人不驚。曰刑。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正義曰。習齒漢晉春秋言。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為一章。若然。則無怨無驕。謂使之無怨無驕也。孟子謂制民之產。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驅而之善。則無驕也。輕者。易也。言此者。明在位者當知

而無怨為一章。若然。則無怨無驕。謂使之無怨無驕也。孟子謂制民之產。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驅而之善。則無驕也。輕者。易也。言此者。明在位者當知

小人之依。先其難者。後其易者。富之而後教之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注。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

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貧。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正義曰。釋文。綽本又作諱。臣

也。綽。黠或省。優者。饒也。亦見說文。皇本夫下有也字。漢書薛宣傳。頓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選。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小僻在山西。

民謹樸易治。令鉅燕尹賞久郡用事吏。官即目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宜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是言爲趙魏老。當以德。爲滕薛大夫當以才。故能有功也。集注引楊氏曰。知之弗豫。任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思不知人也。○注。公綽至可爲。○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魯正公綽。

是正公綽爲魯人。云大夫者。以意言之。趙之先與秦同姓嬴。至造父始封於趙。今直隸趙州地。其後入晉。仕爲卿。魏。國名。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晉滅魏。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因以爲氏。子孫亦仕晉執政。故曰趙魏。皆晉卿也。士昏禮授老。注云。老。羸老之尊者。賈疏云。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傳云。執臧氏

賢也。皇疏云。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名。滕。周文王子錯叔

續之後。薛。任姚。奚仲之後。魯纂云。今兗山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縣。卽滕國也。又云。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注。馬曰。孟公綽

卽莊子之勇。○注。周曰。卽周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注。孔曰。加

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說苑辨物篇。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

以仁義。筋射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成人爲成德之人。最所難

能。此告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禮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

子謂之不成人。殺之不當。猶不備也。左氏傳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是備

禮樂乃可爲成人。於是四子已出仕。未嘗學問。若能文以禮樂。是以後進於禮樂者也。○注。魯大

夫臧孫紇。○正義曰。武仲。文仲之子。紇其名。○注。卽卽大夫。○正義曰。左傳十七年會于卽。卽

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仕卞為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為莊子之姓。蓋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為氏。然卞非曹國之地。鄭樵通志嘗辨之。則知卞姓之說誤也。韓詩外傳。卞莊子嘗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與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徐反敵殺數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略同。史記顏軫傳言卞莊子有刺虎事。國策秦策作管莊子。管卞古字通用。皆言莊子勇事也。孔氏廣森經學危言。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卽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於卞。因以為號。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卽此卞也。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為孟氏之私邑。非無稽言。自注楚語魯有牙費。謂孟孫季孫也。疑分之弁。篆體作兪。隸變作元。因變成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卞。東方朔傳。以卞莊子為弁嚴。其實卞卞一字。周氏柄中典故辨正。引江永說。略同。案孟莊子以孝稱。而外傳言莊子嘗事母。亦一證也。惟外傳言莊子赴敵而死。又荀子言齊侯不敢過卞。與左傳齊侯圍成去之之文不同。並傳聞之異。鄭注此云。秦大夫。不用周說。原節之意。當以陳軫對秦惠王言管莊子。則卞莊子為秦人。王氏鑿四書地理考。陳軫說君不必定引本國之人。從魯為長。○注。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言加以禮樂。乃得成文。故曰。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文之以禮樂。故曰。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小時。正義曰。皇那疏以曰為夫子語。

文選曹植貴躬詩注。沈約別苑安成詩注。引此文。曰。上有子字。蓋夫子移時復語也。集注引胡說。獨以為子路言。於義似較長。授命猶言致命。曲禮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案此皆謂忠信之人也。雖未文以禮樂。亦可次於成人。○注。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正義曰。廣雅釋言。要。約也。周官小宰。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掌官法以治要。注。古者凡有約。則書其文於簿書。故謂要為約也。平生猶言平時。言少時者。以久要或由少及老也。皇疏云。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馬曰。笑其得道。嫌

不能悉然。正義曰。公明賈。疑亦衛人。公明氏。賈名也。時謂時當言也。其然者。左襄二十三年傳。今彼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下。俱有也字。○注。公叔至文。○正義曰。檀弓注。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左傳作發。故云。案據檀弓公叔文子。諡貞惠文子。而止稱文者。鄭彼注云。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注。美其得道。據不能悉然。○正義曰。皇疏以此注為第二說。是疏不從此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君不信也。○孔曰。防。武仲故邑。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正義曰。任氏桓整義。以者。不當要。約也。言約君如己所求也。表記子曰。專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與此言要君義同。孝經五刑章。要君者無上。○注。防武至要君。○正義曰。顧氏德高春秋大事表。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注。在瑯琊華縣東南。按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為臧氏食邑。臧紇以防求後。即此。隱十年取防。此所謂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防既為魯有。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又昭五年莒牟夷以防來奔。杜注。莒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防亭。按如顧說。是魯有三防。定五年傳。季孫遷。未至。卒于房。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謂此卽近費之防。史漢防房二字多通用也。立後者。謂立為己後。禮云。為人後者。為之子是也。左氏傳載此事云。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吳甚哀。多涕。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孟孫。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武仲為孟孫所譖也。自邾如防以下皆傳文。臧為武仲之異母兄宣叔。娶于鄒所生者也。大蔡。龜名。二勳。謂文仲宣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

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正義曰。晉者。國名。周成王弟叔虞所封也。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雖鐵論力耕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罪大亡。安平相孫根碑仲伯撥亂。蔡足譎權。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喻聞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也。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語備篇。今經經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臣爲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爲齊桓之適。則守正爲齊桓之所長。權譎爲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亦是嘉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云。齊桓有大節。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譎乎。宋氏籍鳳發微云。鄭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金。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爲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就法有正義。後改金爲正。按兩正字。皆當作金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譎則爲權。不善用譎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論。此譎字當以權爲義。案王宋說同。惟宋以正當作金。作正當後人所改。此近臆測。應劭風俗通。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貢謂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襄公莊王。皆無與微繼絕尊親王室之功。是以譎正爲歎譽。漢人久見及此。先晉文後齊桓者。明行事終歸正也。揚懷丹鉛錄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罪亦多於文公。事捷於桓公。義則害於桓公。名威於桓公。實則衰於文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桓公得紅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文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遷三川。盟則不加千人。文會徵內則仇矣。盟子虎則恃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蔡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楊氏比論。尤能持平。蓋譎雖爲權。然君子行事。以正爲先。必以正不行。乃始用權。故如城濮之戰。不厭其用譎。若衛雍召王及執衛侯之類。此亦安用譎爲耶。大約文公求霸過亟。殊爲可疑。左氏內外傳。謂文公生十七年而亡。又十九年反國。實止三十六歲。又八年而薨。而史記晉世家言文公奔狄時。年已四十三。又十九歲反國。年六十二。何休公羊注。亦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云云。則暮年行事。或不能不欲速而

行樞耳。○注。讀者至正也。○正義曰。鄭以譎爲詐。蓋不予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後曹公朝于王所。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晉文用譎詐之事也。仲尼云云見左傳。范甯於穀梁會踐土注云。所謂譎而不正。亦同鄭說。○注。伐楚至譎也。○正義曰。桓行事類此者多。馬據一端言之。左傳四年傳。楚貢芻茅而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微。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齊責楚之辭。以王事爲言。故近正也。穀梁傳四年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揚疏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據此疏。則鄭亦有注。與馬同。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注。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泰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

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孔曰。誰如管仲之仁。正義曰。管子小匡篇。齊僖公生

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史記齊世家。襄公弟子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

女也。左昭十三年傳。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則公子糾與桓公爲異母昆弟也。周秦漢人言糾

兄桓弟。自管子史記外。若莊子。荀子。韓非子。越絕書。說苑。皆是如此。即公羊以桓公爲寡。穀

梁以桓公爲不讓。亦以糾是桓兄。序當立也。惟漢韓昭上淮南王長書。言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

以漢文是兄。淮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

也。是也。曰未仁乎。此起子路問詞。故加曰字。皇疏以爲時讓。非也。九合者。合會也。謂合

諸侯也。左氏傳言晉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又祁午謂趙文子再合諸侯。五合大夫。皆計實數。

與此文同。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管子互異。均以大國言之。穀梁莊二十七年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敵血之盟也。信



據之者。穀梁疏引劉炫以為貫與陽穀。非管仲之功。劉意以穀梁傳言貫之盟有江黃。管仲謂為近楚遠齊。齊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其後楚伐江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閱之。又陽穀之會。亦有江黃。二會非管仲意。故鄭數九合。去貫與陽穀。此劉申釋鄭氏以意知之也。愚案鄭注論語。一匡天下。以陽穀指一匡。一匡是管仲功。可有陽穀。豈九合不可有陽穀耶。九合去陽穀。則鄭以一匡為陽穀。先自矛盾。竊謂江黃遠來就盟。正是管仲之力。其後齊不能救。雖為桓失。不得因此而謂貫與陽穀非為衣陽穀之會也。反覆思之。疑穀梁疏所引釋處法。去貫與陽穀五字。當是誤衍。疏家不能辨正。而一匡指陽穀。亦並載其義。而不知正與九合去陽穀之言相背。此齊家在葵丘前二年。故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已有九合也。今就穀梁為鄭疏之傳云。莊公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聚之辭也。是北杏之會。諸侯尚未許桓為伯也。傳又云。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范甯集解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鄆。又明年會鄆。皆謀推齊為伯。又明年同盟于幽。經曹同。則成為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傳云。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觀此。則桓伯始於柯。而成於鄆。故鄭亦不數柯。而云柯之明年。則明指九合為始鄆矣。呂氏春秋貴信篇言柯之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劫盟云云。下云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匡。皆從此生矣。新序雜事篇。亦云柯之盟。齊不倍盟。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又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皆以九合在柯後。知鄭說非無據矣。至貫之盟。左傳云。服江黃也。公卒傅謂江人黃人不召而至。雖穀梁傳有楚伐江黃。齊不能救。君子閱之之言。然闕其不能救。非不肯救也。且以哀江黃之服德而無援也。此固無損於齊伯。至陽穀之會。左傳曰。謀伐楚也。公卒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穀梁曰。桓公委端播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此桓威會。至於葵丘。九合當數之無疑矣。至懷謀救鄆。首載謀留周。甯母謀伐鄆。皆無異辭。至葵丘為桓極威。亦於是始衰。故鄭不數葵丘。已有九也。自鄆稱廢疾傳寫有去貫與陽穀五字。而宋鄭者。遂不得其解。今綜各說以附於後。穀梁疏引劉炫。經有洸與葵丘。以當貫陽穀之數。且以穀梁傳洸會兵車為誤。李賢後漢書延篤傳注同。用劉說也。婁氏曜典故嚴亦從其說。謂洸會在傳八年。明年會葵丘。葵丘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丘以後用兵車。管仲死也。秦嚴梁言洸會為兵車。合於鹹杜丘淮為四會。左傳云。會于洸。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其時叔帶作難。襄王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桓公奉王命以兵車會諸侯謀之。此正理之所宜。何乃以為傳誤。且究是傳誤。亦為劉義。非康成有傳誤之言。此一說也。范甯解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誰語皇疏引范注。謂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會。則有

貫與葵丘。又一說也。陸氏論語釋文云。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則有柯貫二會。又一說也。盧氏文昭釋文攷證。從陸氏而小變其說云。穀梁疏引鄭釋廢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陽穀。陸言鄭有貫無陽穀。互誤。陳氏鍾古訓略同。則有柯陽穀二會。又一說也。案北杏在柯會前。柯會不數。北杏安得數之。其數柯與葵丘。顯與鄭義不合。又鄭論語此文無注。盧誤記有注。凡諸述鄭。未符厥指。至穀梁疏又列二說。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先師劉炫難之云。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鄆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是前二說。皆劉難揚。疏所不從矣。若劉敞意林。以始幽終雒爲九。萬斯大學春秋隨筆。以莊二十七年會幽。並釋貫陽穀首止甯母眺葵丘鹹爲九。羅泌路史以第九次合諸侯。專指葵丘。朱子集注以九與糾通。與左傳九年傳。桓公糾合諸侯文同。異義錯出。難可通曉。後之學者。當無爲所惑矣。不以兵車。用也。桓公假仁義以服諸侯。諸侯皆來就桓會盟。不用兵車驅迫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能也。新序雜事篇。夫管仲能知人用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然則管仲能知人用人。成此伯功。所以論語歸美管仲也。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爲仁。而言如其仁。明專據功業言之。穀梁傳所云仁其仁者也。胡氏紹勳拾義。據廣雅釋言訓如爲均。亦通。俞氏樾諸子平議。謂法言是擬論語。其中所云如其富。如其智。如其寢。如其寢。皆不予之辭。則如其仁。如其仁。蓋不許其仁也。言管仲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俞君此說。深得揚子之意。其與論語本旨。不必合也。鄭注云。襄公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爲大。死節仁小者也。○注。齊襄至死之。○正義曰。襄公立無常。至出奔魯。見左莊八年傳。襄公。僖公之子。公孫無知。則僖公母弟夷仲年所生之子。故此注以無知爲襄公從弟也。無知弑襄公。遂自立。左傳云。九年春。齊人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臯。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狄。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竈。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史記齊世家。小白少好善。大夫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送糾者行遲六日。至齊。小白已入立爲桓公。桓公載溫車中馳行。又有高國應。故得先入立。管子大臣篇。齊請管仲召忽於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彊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吾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

霸諸侯。一匡天下。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

賜。受其賜者。為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

臣不臣。皆為夷狄。正義曰。左莊九年傳。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

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是管仲相齊事也。

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案

說文。伯。長也。諸侯受命為一州諸侯之長。謂之州伯。又謂之方伯。伯轉聲為霸。故其字亦作霸。

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

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然則霸者。諸侯之長。所以為政之名也。把持者。

固守之意。固守王者之政教。以令於諸侯。此文王為西伯。不嫌稱聖也。春秋時。如齊桓晉文。先

未受命。恃其國疆。迫脅諸侯。雖後亦序之為伯。然伯道未純。故聖門羞稱之。鄭此注謂天子衰。

諸侯興。故曰霸者。即據周五霸。皆當衰世言之也。吾者。吾中國也。被髮者。皇疏云。被髮。不

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弁為飾。戎狄無此禮。但編髮被之體後也。左傳二十二年

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是披髮為戎狄俗也。左衽者。說文。衽。衣襟也。衽。交衽也。蒼頡解詁。衽。衣襟也。衽襟一字。

是披髮為戎狄俗也。左衽者。說文。衽。衣襟也。衽。交衽也。蒼頡解詁。衽。衣襟也。衽襟一字。

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公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鬲。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亦云。桓公委瑄撈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識乎桓公之志。志者。志在尊周室也。

此桓大會。故鄭指之。後蔡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穀梁傳及孟子並言其威。而鄭解一匡。不據之者。公羊傳言蔡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桓伯之衰自此起始。鄭依公羊爲言。故不指蔡丘也。以義言之。馬鄭說皆通。然一匡九合。一字九字。皆是計數。則鄭義爲長。漢書郊祀志注。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云。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一說指鄭注前說。則六朝人解義。○注。微無至夷狄。○正義曰。微無。常訓。見詩式微傳。漢書匈奴傳。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傳贊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故知其人。君不君。臣不臣也。注言此者。見夷狄入中國。必用夷變夏。中國之人。既習於被髮左衽之俗。必亦穢棄禮義。馴至不君不臣也。豈若匹夫

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

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笑管仲之功。亦不言

召忽不當死。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宋氏

矣。後漢書應劭傳。劭讀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

溝瀆爲召忽事。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

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諒者。說文。諒。信也。爾雅釋詁。亮。信也。亮與諒同。史記作生瀆。集

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鄭誕生本作莘瀆。莘。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生瀆。蓋

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左傳作盟于

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卽穀丘也。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

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

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三十里。卽穀丘也。則在春秋爲曹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

六年。齊囚王豹于句瀆之丘。或其時曹將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要之。生瀆。生瀆。句瀆與溝瀆是一

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按論語言召忽經死溝瀆。而管子

大臣言入齊境自劍而死。傳聞各異。莫之知者。言無功績爲人所知也。○注。經經至當死。○正義曰。晉語。申生姓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荀子彊國篇。救經而引其足也。揚倥注。經。益也。經死於溝瀆中。此以溝瀆爲田開水道。爾雅釋地。水注谷曰溝。注澮曰瀆。是也。說苑善說篇。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與此注合。皆不以溝瀆爲地名也。管仲召忽。舊爲子糾之傳。雖糾於次當立。而未卽位而死。君臣之義尙未正成。

故仲雖不死。未足多非也。管子大匡云。召忽曰。百歲之後。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君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觀此。則二子之死與不死。各自有見。仲志在利齊國。而其後功遂濟天下。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於夷狄。故聖人以仁許之。且以其功為賢於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讎。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為諒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孔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為

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孔曰。言行如是。可諡為文。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譜

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又經問引先仲氏

說。謂臣大夫三字不分。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蓋仕於家曰家大夫。仕

於邑曰邑大夫。而統為臣大夫。閻氏若璩四書釋地略同。今案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為大夫。次

亦為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僕。明僕為家臣中之為大夫者也。毛氏謂臣大夫三字不得分。殊泥。漢書

古今人表。作大夫選。則僕人讀。不以大夫連臣字也。僕作選。通用字。釋文云。僕本又作僕。先

進篇。異乎三子者之撰。鄭作僕。是僕撰故通用也。錢氏坫論語後錄。案周書諡法。文有六等。稱

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感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

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意深矣。○注。薦之至公朝。

○正義曰。注意以僕因文子薦之。同升於公為大夫。經言大夫僕者。從後書之。李賢後漢吳良傳注。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

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即本正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

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

亡。正義曰。記子言者。謂子與康子言及之也。周書諡法解。亂而不損。好祭鬼神。皆曰靈。衛靈之

諡。嘗取亂而不損矣。朱子集注云。喪。失位也。釋文云。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

同。案皇本作子曰。李賢後漢書明帝紀注。亦是曰字。邢本從鄭作子

言。言字是也。又無道下。皇本有久字。然攷疏文無久字。此後人所增。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正義曰。

皇本作則其爲之難。大戴禮會子立事篇。盧注。引其言不怍。其後爲之難。嚴氏杰按云。所引論語。當讀如史記作作有芒之作。包氏慎言溫故錄。案作。起也。勇於有爲者。其言必有振厲奮起之色。

言不奮起。則行必觀望。故曰爲之也難。案盧引論語。未知何本。或作卽是怍之誤。嚴包二君。恒就文說之。○注。怍。慙至之難。○正義曰。說文。怍。慙也。慙。慙語也。段注謂論語此文。當作

辭。今通用怍字。己所能爲。卽是內有其實。皇疏引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比卽馬義。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

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此引文以不怍爲笑詞。與馬義合。會子立事云。是故君子

出言以嚮。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戾矣。盧注。鄂鄂。辨厲也。嚮。辨厲。卽不怍之意。戰戰。卽爲之也難之意。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二子。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

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正義曰。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

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

後也。故不敢不言。與此文略同。王卽簡公名。周書說法解。一德不懈。平易不訾。皆曰簡。此當

取平易不訾爲證也。公羊僖元年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

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白虎通征伐云。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

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顧氏棟高

春秋大事表。魯之兵權在三子。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

與矣。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案魯自四分公室。兵衆皆在三家。誠使哀公奮發有爲。許夫子之請討。則奉辭伐罪。夫子必能得之三子。而大服齊人。則一舉而兩國之權奸皆有所顧忌。斯亦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吳氏嘉賓說謂春秋絕筆於獲麟。卽以是年夏有陳恆執君弑君之事。當時無一人敢正其罪。故弗忍更書之。其說未爲無理矣。魯三家與齊陳氏情事相同。故不可夫子之請。然魯君臣覺隙雖深。終不敢一加刃於其君。未始非夫子之清議有以維持之也。此春秋之作。所爲不能以已也。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案皇本作殺。告夫三子。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考文引足利本同。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並同。釋文云。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第二節。不致不告也。皇本無也字。○注。成子至沐浴。○正義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卒。常詔爲成子。是成子卽陳恆諡也。其世家上文云。齊人歌之曰。驅乎采芣。歸乎田成子。此史家從後記之。或成字誤衍爾。禮以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注據左傳三日齊爲言。明此文沐浴。亦因齊而設。故玉藻云。將盥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見君齊必沐浴也。說文云。沐。權髮也。浴。洒身也。○注。我禮至復往。○正義曰。注意謂夫子此語。是退而語人也。不當告三子者。言臣當統於君也。君使往。復往者。示君命己不敢違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注。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

正義曰。皇本也作之。

○注。事君至諫爭。○正義曰。注以勿欺卽謂能犯顏諫爭也。孟子言齊人謂其君何足語仁義。是爲不敬。又言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與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爲具臣。又季氏伐顛。與。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嫌其意不明。故更云而犯之。禮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隱卽爲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注。本爲上。未爲下。

正義曰。達。通也。論語此考識。君子上達。與天合符。言君子德能與天合也。○注。本爲上。未爲下。○正義曰。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案禮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正義曰。徒能言之。謂己但能稱說以求知於人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聞。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揚雄注。禽犢。饋獻之物也。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又後漢桓榮傳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德譽以顯揚。爲己者。因心以會道。

○注。本爲上。未爲下。○正義曰。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案禮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顯揚。邢疏引作顯物。謂顯之於物也。諸文並與此注義合。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蘧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

使乎。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孔子於衛主蘧伯玉。此時孔子去衛。伯玉使人來。使雖微者。必與之坐。為賓主禮也。與魯授也。

夫子者。大夫之稱。○注。伯玉。衛大夫蘧瑗。○正義曰。陳留風俗傳。長垣縣有蘧伯玉家。一曰新鄉有蘧亭。疑蘧本以邑氏也。呂覽召類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諡曰成子。

○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正義曰。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觀此。是伯玉欲寡過。而常若未能無過。亦是實證。其平居修省不自滿假之意可見。使者直對以實。能尊其主。非祇為謙辭。○注。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段氏玉裁

經韻樓集。使乎使三字逗。下一乎字為承歎之辭。與此注違。亦未必合經旨。漢書藝文志。子曰。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亦以此言寡過未能。非為所受之辭。故為使得其人也。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以詭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此當時駁義。不足信。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會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曰。不越其職。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

篇。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會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為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又曰。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辭。世疑象傳多未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辭。會子又引以證不在其位

之語。故不畧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案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

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與此章義相發。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與里仁篇。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語意正同。禮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云。君子

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亦此意。皇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



自道也。正義曰。自道者。言夫子身能備道也。孟子引子貢語。以夫子仁且知為既聖。皆所謂知足聖也。

子貢方人。注孔子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注孔子曰。不暇比方人也。正義曰。

釋文云。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盧氏文昭攷證。古論謗字作方。蓋以聲近通借。子貢言人過惡。故子曰。賜也。賢乎哉。言汝己身果皆賢乎。而謗人也。夫我則不暇謗人而自洽。孫氏志祖讀書歷錄說此文云。左傳。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為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為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案三國志王昶傳。昶戒子書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當如此。況庸庸之德。而輕毀譽哉。以方人為毀。是亦謗方為謗。用鄭義也。暇者。說文云。閑也。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文有誤。○注。比方人也。○正義曰。莊子田子方篇。魯多儒者。少為先生方者。是方訓比也。學以相備而成。故朋友切磋。最為學道之益。夫子嘗問子貢與回孰愈。又子貢問子張子夏孰愈。夫子亦未斥言不當問。是正取其能比方人也。此文何反讓之。注說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正義曰。皇本作患己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注孔子曰。先覺人情者。是甯能為賢乎。或時反

怨人。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顏師古注。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與此文意同。先覺者。詐取不信。未容施行。已覺之也。荀子非相篇。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注。先覺至怨人。○正義曰。注以先覺即逆億。故云是安能為賢乎。反怨人。皇疏謂反受怨責。非也。釋文云。怨本或作察。盧氏文昭考證。古怨與察通。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注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

非敢為佞也。疾固也。注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微生稱夫子名。當以齒長故也。釋文云。丘何。或作丘何為。鄭作丘何

是。本或作丘何為是栖栖者。邢疏云。猶皇皇也。案說文。疇。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疇方而鳥屬。故因以為東屬之屬。棲屬或作木妻。棲與栖一字。則栖亦屬或體也。詩。可以棲遲。漢嚴發碑

作西遊。毛傳。棲遲遊息也。凡人行緩急。皆得言棲。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李善注。棲遑。不安居之意也。詩六月云。六月棲棲。毛傳。棲棲。簡閱貌。義亦同。夫子周流無已。不安其居。所至皆以禮義之道。陳說人主。微生疑夫子但爲口才以說時君。故曰侮也。孔子曰。皇本曰上有對字。○注。微生姓。故名。○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晦。師古曰。卽微生歆也。晦古歆字。翟氏願考異。引鄭嘯說。以故高爲一人。故名高字。愚未敢以爲然。○注。病世困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困陋者。昧於仁義之道。將以習非勝是也。夫子欲行道以化之。不得不干人主。此自明栖栖之意。呂氏春秋愛類篇。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者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鄭曰。德者。調良之謂。正義曰。太平御覽四百三引鄭注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謂有五御之威儀。集解節引此注。文不備耳。

說文云。驥。千里馬也。莊子馬斲篇釋文。驥。千里善馬也。謂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周官保氏職五馭。鄭可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此謂御者之容。驥馬調良。能有其德。故爲善馬。人之稱之當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正義曰。

報者。廣雅釋言。報。復也。玉篇。報。酬也。答也。朱子集注云。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案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此朱子所指。禮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與此章義相殺。寬身之仁。所謂厚於仁者也。雖是寬仁而不可爲法。故此告或人以報怨之道。宜以直也。以直不必不怨。故表記又云。以怨報怨矣。吳氏嘉賓說。以直者不匿怨而已。人之性情。未有不樂其直者。至於有怨。則欲使之含忍而不報。夫含忍而不報。則其怨之本。固未嘗去。將待其時之可報而報之耳。至於蓄之久而一發。將至於不可禦。或終于不報。是其人之於世。必以浮道相與。一無所用其情者。亦何所取哉。以直報怨。凡直之道非一。視吾心何如耳。吾心不能忘怨。報之直也。旣報則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報之。亦直也。雖不報。固非有所匿矣。怨期於忘之。德期於不忘。故報怨者曰以直。欲其心之無餘怨也。報德者曰以德。欲其心之有餘德也。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勝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勝也。直之反爲僞。必若教人以德報怨。是教人使爲僞也。烏乎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貢曰。莫我知也。子貢曰。莫我知也。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子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子曰。下學

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正義曰。莫我知者。夫子歎己不見用。由世人莫我知故也。

**鄭注云。尤。非也。尤即詭省。夫子嘗衰周之世。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但生德於己。正使夫子立文垂制以教萬世。故僞封人言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也。包氏源言德故錄。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知也夫。**

**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據史記此文莫知之歎。蓋發於獲麟之後。然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己制作為後王法也。不尤人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在庶而褒貶進退。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張衡應問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云。仲尼悼禮樂廢崩。造修經術。以達王道。此上達之義也歟。春秋本天以治人。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案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以此節為獲麟而發。下學上達。為作春秋之旨。舉通於天。故惟天知之。論語撰考識云。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風精曜也。與說苑意同。蓋素秋本天治人。包說夫子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即是上通於天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知人君下學而上達。災消而福興矣。顏師古注。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感。此雖譬引之辭。然亦謂人君情誠格天。則自降之福。是上達為上通於天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曰。樂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正義曰。說文。覺。從穴。覺。今作寮。九經字樣謂為寮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寮。索隱引別本又作寮。作寮。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寮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為句。言夫子疑於寮之言也。疑**

**從穴。覺。今作寮。九經字樣謂為寮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寮。索隱引別本又作寮。作寮。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寮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為句。言夫子疑於寮之言也。疑**

**從穴。覺。今作寮。九經字樣謂為寮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寮。索隱引別本又作寮。作寮。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寮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為句。言夫子疑於寮之言也。疑**

**從穴。覺。今作寮。九經字樣謂為寮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寮。索隱引別本又作寮。作寮。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寮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為句。言夫子疑於寮之言也。疑**

**從穴。覺。今作寮。九經字樣謂為寮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寮。索隱引別本又作寮。作寮。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寮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為句。言夫子疑於寮之言也。疑**

察卽是疑子路。基本於公伯寮下有也字。寮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寮何所得愆。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說頗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舉。是疆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感志。夫子言道將行將廢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愆。是道之將廢。而已亦不能安於魯矣。然行廢皆天所命。若天不廢道。雖寮有愆。季孫且不聽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受宜然。非關寮愆。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憤也。張氏爾岐高麗閩語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彌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何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盡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脚。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公伯複姓。見廣韻。稱伯寮者。猶治長馬遷之以弟子傳。公伯僚字子周。不云魯人。或馬別有據也。家語弟子解。無公伯寮。有申繆字周。蓋以申從祀。○注。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則景是諡也。邢疏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諱也。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象。有子服景伯。○注。吾勢至曰肆。○正義曰。勢力者。言景伯是孟孫之族。當有勢力。能與季孫言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寮之愆。然後使季孫誅寮。以國之常刑殺之也。陳其尸曰肆者。說文。肆。極陳也。周官鄉士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又遂士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掩肆之三日。縣士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又掌戮云。凡殺人者。跽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甸氏者不肆。是周制殺人有陳尸三日之法。故左傳載楚殺令尹子南于朝。三日。子南之子棄疾請尸。亦以陳尸三日爲集解。○注。檀弓。杞梁之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連言朝耳。此鄭注文。夫以上於朝。士於市。與論語注同。魯語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之次。是無麗也。韋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三處野朝市。韋與鄭同。據左傳楚殺令尹子南于朝。又晉尸三卻于朝。明以職尊。故肆朝也。若晉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疏卽云。以其職故也。其後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亦以安于職卑。是鄭以大夫肆朝。士肆市。有明微矣。王制云。刑人于市。

與衆棄之。無殺人于朝及肆朝之文。說者以王制為廢禮。然周官鄉遂縣士及掌戮。亦止言肆市。不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有爵當謂大夫以上職尊者。與魯語及論語左傳之文不同。說者多以為疑。毛氏奇齡經問。謂刑士於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土肆市。大夫肆朝。而土以下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為不可。此說深為得理。若然。則周官不言肆朝。或以事不經見。故不載之。抑後周所增制。非元公舊典也。又案古人言市朝有二解。考工記。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周官韜師以木鐸徇于市朝。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奔喪哭辟市朝。孟子若撻之于市朝。史記孟嘗君列傳。日暮之後。過市朝。皆謂市中官治之所。司市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次謂吏所治舍屋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此卽是市朝。與論語此文市朝。為二各別也。公伯寮是士。而廣韻稱為魯大夫。未知所本。

子曰賢者辟世。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馬曰。去亂國適洽邦。其次辟色。孔曰。

色斯舉矣。其次辟言。孔曰。有惡言乃去。正義曰。辟。皇本作避。說文。避。回也。蒼頡篇。避。言古之君子。所去三。亦云其次其下。與此文義同。周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高注引此文辟色作避人。子華子神氣篇。亦言遠世遠地遠人。後篇榮頌謂子路曰。且而

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卽辟色。當時兩稱之。高誘或亦隨文引之耳。子華子以遠世為大上。遠地遠人皆其次。似以優劣論之。與論語意不同矣。管子宙合篇。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俟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

之舊矣。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為優。而功澤不加。進傷為人君嚴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其為不利彌甚。故退身不金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注。世主莫得而臣。○正義曰。世主。謂當世之主。明非一主也。儒行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錫鉢。不臣不仕。○

注。有惡言乃去。○正義曰。惡言。謂不善之言。或言有失禮也。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

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至接輿。○正義曰。復稱子曰者。移時乃言也。作如見幾而作之作。○注。作為也。七人所為不同。此注無所分別。當以義難定故也。鄭注云。伯夷。叔齊。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皇疏引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後漢書黃瓌傳注。引注云云。卽王弼說。蓋鄭王據孔子以前人。包據孔子同時人。應劭風俗通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

者七人。卽王弼所本。陶潛羣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王鄭。又改七人為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者七人。卽王弼所本。陶潛羣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王鄭。又改七人為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者七人。卽王弼所本。陶潛羣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王鄭。又改七人為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者七人。卽王弼所本。陶潛羣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王鄭。又改七人為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闈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彊爲之。正義曰。子路宿於石門者。子路時自魯外出。門。主晨夜開闈者。此引見後漢書蔡邕傳注。又張皓王翼傳論注。引論語注。晨主守門晨夜開闈也。文小異。外門。當謂郭門也。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闈氏若瑕釋地。謂此卽子路宿處是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此似指城門。恐未然。周官司門是下大夫。又每門下士二人。賈疏謂下士是在門開闈者。故其職云掌授管鑿以啓闈國門。授者。下大夫授之下士然。則此晨門。卽謂下士在門開闈者矣。說文。晨。早昧爽也。從日辰。辰。時也。爾雅釋詁。晨。早也。晨門職司晨夜之啓闈。故稱晨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居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皇

本。晨門上重石門二字。孔氏猶言孔家。以居相近。人所習知。故不舉名字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謂知世衰亂不可與共事。而猶冀己見用爲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者。治也。言丘之與易。正以天下無道之故。卽此意。○注。晨門者闈人也。○正義曰。周官。闈人王宮每門四人。注云。闈人司昏晨以啓闈者。賈疏。昏時開門。則此名闈人也。晨時啓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爲名耳。察闈人爲主宮門之稱。若司城郭諸門。則名司門。注以闈人例晨門。非謂晨門卽闈人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包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正義

釋文。荷蕢。本又作何。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儻也。何本字。荷夫藥葉。別一義。說文。與古文蕢。論語有何與。則許所見壁中文也。孔氏。皇本作孔子。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不言注爲何人。諸家皆以爲鄭注。說文。擊。支也。支卽朴字。又磬。樂石也。象縣麗之形。及擊之。籟文省爲磬。孟子告子云。我知其不爲蕢也。趙注。蕢。草器。漢書何武等傳贊。以一蕢障江河。李賢注。蕢。織草爲器。所以蔽土也。上篇言爲山未成一簣。蕢蕢同。注云。荷此器。賢人辟世者。鄭注上章。以荷

糞為辟地。不為辟世。或隨文變稱與。有所病於世者。病猶患也。憂也。禮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夫子感時衰亂。其心一寓於音。荷糞聞知其聲。故善之也。既。終也。卒也。言荷糞又有言也。鄙哉硜硜者。謂音也。釋名釋州國。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趨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注云。嗷。歎也。歎猶歎踏不安。鈞之貌。殺。滅也。凡感於哀心。其聲衰滅。抑而不揚。故荷糞以為鄙也。說文。硜。古文磬。史記樂書石磬。今樂記作磬。然則磬是以聲名之矣。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磬與磬經並通。莫己知者。言人莫知夫子而用之也。翟氏顯考異云。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衛時。蓋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故荷糞有其已知之語。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己同。唐石經尚不誤。斯己者。言但當為己。不必為人。即孟子所云獨善其身者也。朱子集注。讀斯己為以非是。深則厲。淺則揭。衛詩匏有苦葉文。荷糞之言。亦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意。朱氏形經傳考證。果哉六字為句。自成韻語。未。無也。蔑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未之卜也。曾子曰。微與詞意皆相類。感氏望論語注云。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難矣。案朱戴說皆通。○注。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詩大東云。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契契。憂苦也。擊鼓傳契契闐闐苦也。廣雅釋訓。梁梁。憂也。梁契同。○注。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正義曰。此硜硜者。亦謂磬聲也。徒信己。即釋斯己二字。言夫子止可自信諸己。人不能知而用之。故不能有益於人。○注。以衣至不為。○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絲膝以下為揭。絲膝以上為涉。爾雅釋厲字具二義。包用第一義也。鄭注云。由膝以上為厲。由膝以上與涉同。孫炎注爾雅云。以衣涉水。濡禪也。水但濡禪。即是由膝以上。即是以衣涉水。則鄭同包用第一義矣。說文。硜。履衣涉水也。引詩深則硜。此當本三家。別一義。亦得通也。詩毛傳云。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後漢書張衡傳。深厲淺揭。隨時為義。厲揭皆視時所宜。無一定也。注云。必以濟者。謂必以此法濟也。言夫子知世不可而猶為之。不能適淺深之宜。○注。未知至之道。○正義曰。果與傑同。孫炎爾雅注。果。決之勝也。夫子以荷糞所言。不知己志而輒譏已。是為果也。未無。常訓。夫子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其不能忘天下。正以世亂不可以已耳。出處之際。夫子以道為衡。若但如涉水之厲揭。則亦無所難矣。此正荷糞不能解夫子之道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

默也。正義曰。書云者。伏生大傳說命篇。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為梁闇也。傳曰。高宗居默也。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此書文在說命篇。禮記喪服四制所引。亦其文也。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察在尚書。謂在尚書說命篇也。釋高宗者。說命高宗所作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未檢伏傳。遽以此文立高宗。之訓一篇。誤矣。戴詒

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警其德。至于神明。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  
言。是無所稟命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王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  
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賈唐云。書。說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篤。人主之言。不可不懼。高宗。天  
子也。即位諱聞。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  
茲故不言。皆說命佚文。書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愛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  
不言。言乃雍。此本說命篇言高宗之事。鄭注此云。諒闇。謂凶廬也。其無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  
榑謂之梁。闇謂廬也。又云。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榑謂之梁。闇讀如  
鶉鷄之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如鄭此說。是伏傳作梁用正字。作亮作諒皆段借。  
又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注。作涼。亦段借也。闇從音。與陰聲最近。惠氏士奇禮說。葛洪曰。橫  
一木長梁于東墻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斂去草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楣亦名梁。既葬  
掩之。障以蔽風。愚謂古之闇。今之庵也。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  
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聖。釋名曰。聖。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聖室  
者。壘塹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塹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壘之加聖。既祥又加黼。  
總謂之廬。故尙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聖室。聖猶廬也。  
焉用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土居聖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案  
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廬。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  
質反古也。不在門內何。戒不虞故也。故禮開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  
練居聖室。無飾之室。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墻下爲廬。  
然則廬是倚木爲之。別以一木橫臥於地。以上承所倚之木。即葛洪所謂下著地者也。孝子於所倚木  
兩旁出入。或以苦蔽其一旁耳。既葬。則以短柱。將所橫臥於地之長梁柱起。若爲半屋然。則所謂  
柱楣者。謂有柱有楣也。梁闇以喪廬稱之。文選開居賦注。以爲寒涼幽闇之處。此望文爲義。非古  
訓也。三年者。喪期也。不言者。不言政事也。喪服四制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  
起。則謂天子諸侯居喪。皆不言矣。四制又云。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而自  
卿大夫以下與賓客之禮。若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此所言謂喪事。喪大記喪服  
四制既夕記。並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文公居定公之喪。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五月者。定公葬時也。五月未有命戒。則既葬後有命戒。此時勢之異。非得已矣。若然。三  
年不言政事。乃天子居喪之禮。而高宗謂恐德不類。故不言者。自辟孝名而承之以謙也。大傳云。  
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天子之時。盡以知天  
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由大傳言觀之。高宗深悉民情。當時家  
宰。必亦能不失信好惡。故能守禮。不虛言也。子張問何謂者。鄭注檀弓云。時人君無行三年喪之



禮。問有此與。怪之也。則此言何謂。亦是怪而問之。以起夫子之教也。○注。高宗至默也。○正義曰。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又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微而起。盡諒闇之哀。天下應之也。是高宗為殷之中興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矣。馬融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此偽孔所本。楚語言高宗云。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此但釋子曰何必高宗。不言之義。其不言在居喪時。故鄭從伏傳作梁闇。解為喪廬。不用其師說也。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注馬曰。已百官以聽於冢宰。二年。注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正義曰。古之人皆然。謂皆諒闇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稍衰。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顛壞曰崩。顛壞之聲。說文。薨。公侯卒也。上得兼下。故此文稱君薨也。百官者。衆辭。總己。猶言率己。說文云。總。聚束也。李賢後漢和帝紀注。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於冢宰是也。白虎通爵篇。所以聽於冢宰二年者何。以為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案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平時邦治掌於冢宰。而因喪攝政。則凡事皆當聽之。白虎通止以財用為言。於義隘矣。書大傳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冢宰至聽政。○正義曰。周官天官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又大宰卿一人。注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又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注。此蓋殷時制也。則天官之制。殷周皆同。故此注但云冢宰天官卿。即據周官釋之矣。三年喪畢。然後聽政者。明喪未畢。君不聽政也。孟子萬章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王世子不言。而皆為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此禮。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尚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於禮。天子諸侯在喪。皆自稱子。明子道未終也。白虎通爵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言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言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正義曰：易象傳云：上天下澤，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夫

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若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夷執甚焉。又曰：是故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應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知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正義曰：易象傳云：上天下澤，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夫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躬爲銅鞮同。鞮射聲也。夷俟疊韻也。寒焦說亦通。○注。賊謂賊害。○正義曰。左文十八年傳。殺則爲賊。荀子修身篇。保利非義。謂之至賊。原壤放恣無禮。時人或競倣之。將爲世道害也。○注。卽舉也。脛脚脛。○正義曰。說文無卽字。較下云舉也。卽此義。說文。脛。胫也。胫。脛滿也。釋名釋形體。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脛是人股之名。此云脚脛者。謂脛之下近脚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

見其居於位也。○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

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正義曰。荀子儒效篇。仲

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闕黨是孔子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

曰。闕里。孔子舊里也。闕里卽闕黨。寰宇記云。孔子家在魯故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

泗。櫻相圃之東北。所謂洙泗之閒也。是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厥闕聲形相近。未知誰是。

其命名之義。不能深究。漢史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此指孔廟之闕觀。漢高帝以大宰祠孔子。

當時廟貌用王侯制也。水經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餘步卽靈光殿

基。二者與闕里無涉。關氏若猿混三者爲一。非也。說本宋氏知鳳四書釋地辨證。兗州府志滋陽縣

東北一里有闕黨。此出後世傳會。將命者。此童子自爲黨人將命也。或疑爲益者。疑爲求益也。居

於位者。居於成人位也。鄭注云。王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謂童子侍長者。皆立而不坐。今

此童子儼居成人之位。不復而立。與禮異也。皇本命下有矣字。○注。闕黨之出入。○正義曰。據

士相見禮。請見用贊。賓主致辭。皆將命者達之。又云。主人曰。攝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贊於將

命者。注。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又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贊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是賓主紹介皆稱將命。故鄭以擯相釋之。此注傳

賓主之語。亦兼二者而言。○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正義曰。隅坐。謂當隅處坐也。檀弓云。會子寢疾病。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並。疑童子凡坐皆不當位中。與成人異也。注此義亦通。○注。先生至益也。○正義曰。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兄既先己而生。故稱先生。注以成人解之者。正以先生先比童子而生。當爲成人也。年十六以上爲成人。曲禮記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並言成人之禮。肩隨卽雁行也。若童子。則卽五年之長及兄齒。皆宜隨行。注所云差在後也。今此童子與先生並行。不差在後。用成人之禮。故爲欲速成也。

集解

凡四十九章

正義曰。釋文於君子不可小知章後。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又鄭注曰。古皆無此章。今皇邢本無此章。則集解本與鄭

本異也。但皇邢本祇四十二章。釋文亦止四。今云四十九章。九字誤。當作三。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注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注孔

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

教以未事。明日遂行。正義曰。說文。敵。列也。今經典多省作陳。釋文作陣。顏氏家訓書證篇謂

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曰。舍爲國者不師。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

魯簡子。至於河乃還。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

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

衛靈公卒。此事在魯哀二年。孔子去衛。實因靈公問陳之故。其明日。又適遇靈公仰視蜚鴻。故去

志益決。論語記夫子去衛之本意。故但及問陳耳。左哀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

仲尼曰。胡篋之事。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與此事略同。注。軍陳行

列之法。正義曰。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皆軍行陳列之名。春秋時。諸侯

多別制陳法。如鄭有魚麗。魯有支離。楚有荆尸類。皆是。注。俎豆禮器。正義曰。說文。俎。

禮俎也。從牛牛在且上。且。薦也。從几几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梳。夏后

氏以巖。殷以楨。周以房俎。鄭注。梳。斷木爲四足而已。巖之言聲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楨之

言楨榦也。謂曲櫓之也。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閉。有似於堂房。聶崇義三禮圖。案舊圖云。俎

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案俎載牲體。豆盛醢醬及諸醢物。是皆禮器

也。注。萬二至未事。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邢疏云。皆司馬序官文也。本末猶先後。本者。謂先教民使得所養。知尊君親上之義也。本立。乃教以兵事。則於蒐狩時習之。然後可以卽戎。故軍旅爲未事也。子路篇。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

子告子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注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

斯濫矣。注濫。盜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盜爲非。正義曰。說文。糧。穀也。周官廩人

注。行道曰糧。謂備也。止居曰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困孔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困孔曰。問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昵於陳蔡。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也。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會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今案夫子言君子博學於文。又自言默而識之。是孔子以多學而識爲貴。故子貢答曰然。然夫子又言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是聖門之教。行尤爲要。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多學而識之也。篤行。一以貫之也。中庸云。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又曰。其數則始乎歸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言能行之效也。否則徒博學而不能行。如誦詩三百。而授政。使四方不能。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爲哉。至其所以行之。不外忠恕。故此章與詔會子語相發也。○注。善有至知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則惑。途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指。莊子引記曰。適子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會子。會子卽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禹。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也。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反是。孟子以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爲揚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楊。楊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貫楊。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怨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怨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執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畢欲出乎己。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禮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待乎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繫矩也。繫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致知。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

貫之。則天下之知。皆吾之知。天下之能。皆吾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案焦說亦是。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注**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謂之少於知德。鮮能。故知德者鮮。○**注**。

君子至知德。○正義曰。荀子宥坐載夫子厄於陳蔡。答子路語畢。復曰。居。吾語女。昔者公子重耳。觸心生於曹。魏王句踐。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或即此知德之義。但荀子語稍駁耳。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注**言任官得其人。故

無為而治。正義曰。恭己者。修己以敬也。漢書王子侯表下饗共己之治。顏注引此文。亦作共己云。共讀曰恭。此所見本異也。正南面者。正君位也。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呂氏春秋先己篇。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為。無為之道曰勝天。注。天無為而化。君能無為而治。民以無為勝於天。○**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正義曰。注以恭己。固可以德化。然亦

因輔佐得人。乃成邦治。此注可補經義。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緒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又曰。三王之造。所租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禮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此即謂舜因堯舊任官得人也。大戴禮主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新序雜事三。

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詩卷阿云。仲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鄭箋。仲奭。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則得仲奭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並與此注義同。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

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注**包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

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孔曰紳大帶。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

禮考異。以子張時年少爲疑。過矣。爲與並同。厚也。謂厚愛人也。荀子修身篇。體恭敬而心忠信。

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又說苑敬慎篇。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

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

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與此文義同。蠻貊者。說文云。蠻。南蠻地種。貉。北方豸種。孔子

曰。貉之爲言惡也。此語作貉。係別體。說文所無也。在輿。謂在車中也。戴氏震釋車云。車式較

內謂之輿。自注大車名。書諸紳者。謂書夫子語於紳也。說文。轡。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

之書。趙氏佑溫故錄。據玉藻言帶之制。天子終辟。大夫止辟其垂者。即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已。紳之長

三尺。則書諸紳。亦刺文於其上與。或曰。紳有囊。蓋書而貯之。皇本參下有然字。此誤依注增入。此

又夫然後行句未有也字。○注。萬二千五百家爲州。○正義曰。弟子傳集解作二千五百家爲州。此

有萬字。衍也。周官大司徒。五黨爲州。一黨五百家。五黨是二千五百家。鄭彼注及州長內則注。

並云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注亦當同。釋名釋州國云。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注。衡輓至車軛。

○正義曰。衡之言橫也。謂橫於車前。阮氏元車制圖考說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四寸是也。衡兩旁下

有齒木。又馬頭謂之輓。衡輓本二物。注以輓釋衡。意尙未晰。皇瑜云。參猶森也。森森然滿豆於己

前也。釋文。參。所參反。說文森字注。讀若曾參之參。是參森音同。然參不訓森。皇疏所云。未

必即得注意。朱子集注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家大人曰。未

參字可訓爲直。故墨子經篇曰。參。直也。論語參於前也。謂相直於前也。呂氏春秋有始篇。夏至日

行近道。乃參於上。謂直人上也。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謂直天而發也。自注。颯風柏

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也。二說皆視此注爲長。俞氏樾經平議。又以參爲參。王肅曰。參。俞

書以爲參字。蓋西伯發策篇。乃罪多參在上。古字作參。說文參部。參。參坡土爲牆壁。象形。俞

書論語並當作參。參之言參也。言見其積於前也。其說亦有理。故附錄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曰。衛大夫史鮪。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

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

柔順不忤於人。正義曰。韓詩外傳。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

脅。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

父言對。君達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可謂直矣。此相傳史魚直諫之事。可為論語此文證也。外傳又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袒袒。蘧伯玉之行也。是伯玉亦守直道。但不似史魚之直人。不問有道無道。又其出處。深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視史魚為更賢。故夫子以君子許之。外傳云。善廢而不袒袒。即此所云卷而懷之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注。卷。收也。懷與襄同。藏也。下篇懷其寶訓同。卷而懷之。蓋以物喻。唐石經懷之。作懷也。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作也。俞氏樾經平議。以也字為是。而訓懷為歸。引詩匪風皇矣毛傳為證。亦通。○注。衛大至不曲。○正義曰。鄭注云。史魚。衛大夫。名鱣。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此為孔所本。梁氏玉繩人表考案社辯。列史鱣在衛人。蓋不得其族系。而謂氏四書釋地又續。以為史朝之子。高氏姓名考。亦云史魚朝子。並謂即檀弓之衛大史。柳莊。不知何據。詩大東云。其直如矢。亦以矢行最直。故取為喻也。顏師古漢書貢禹傳注。如矢。言其壹志。謂志壹於直。不計有道無道。○注。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正義曰。黃氏式三俊案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寧喜弑其君剽。蘧伯玉身遭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為無此事。而左氏為經。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為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為此說者。豈獨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衛靈公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蘧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構稱。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為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蘧夫衎奔剽立。孫寧專國。伯玉當此無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寧喜亦聽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好之。大義已懷懷矣。其答寧喜則曰。我不得聞君之出。敢爾其入。是出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夏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潘氏德輿益一齋集曰。卷而懷之。殆未仕也。與夫蘧公之暴。所謂邦無道時也。觀史魚之進伯玉。知伯玉始固未嘗進矣。又曰。未仕而問之卿大夫訪之。重其賢也。案黃播二說義同。竊以伯玉年少時已仕。及見蘧公無道。乃更不仕。故難作得從近關出也。不與時政。即是避位而去。若但以為始未嘗仕。俞未盡然。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正義曰。皇本。唐石經。宋十行本。岳珂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不與下無

身。則重其德。重其德。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又曰。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智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情之所安。弗過其任

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昏委備。而遂疑君子以為欺我也。不則曰吾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喻。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取貴也。雖有夏后之璣。商湯之卣。弗與易也。今以誇語俗士。以為志誠而弗與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

評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微。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闢張以政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急而勿失。雜而勿給。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舍治水。而君子舍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

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正義曰。志士者。孟子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趙岐注。志士。守義者也。俞氏樾平議。謂志士即知士。與仁人爲知仁並舉。其說亦通。害仁。唐石經作

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亦引作人。皆從唐石經而誤也。張栻解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致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會子所謂得正而斃者。

正比義也。焦氏音離。據博文集云。殺身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罔矣。然殺身不必盡刀

鎗。雖斃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卽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再不勝。顏色不驚黑。瘴氣不塞。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生不塗。

田賦不能成。卽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

友其士之仁者。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正義曰。爲仁者。爲猶行也。利其器。

義。以利爲古論。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厲爲魯論。二字訓義略同也。言居是邦。則在夫子周遊時。

會子訓言下。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荀子哀公篇。所謂庸人者。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然則所事所友。皆己德行之助。可資以砥厲。

故宜慎選之也。皇疏云。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言仁。互言之也。察皇本仁

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正義曰。爲邦者。謂邦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弗變。衛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

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呂覽此言。正顏子問爲邦之意。干寶易雖卦注。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因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注。據見至易知。○正義曰。見萬物之生。謂建寅月也。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頌而成之。故受命當月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發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發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感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孕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尙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周書周月解。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域。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據周書此言。是周亦用夏時。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夏時萬物始達。雖微而已著。故白虎通以爲人得加功也。禮鄉飲酒義。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周月解。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是春主生物。爲四時始。寅月爲孟春。夏時用之。民既便於施功。故易得知之也。乘殷之輅。○注。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正義曰。釋文。輅。本亦作路。說文。輅。車輪前橫木也。段注引應劭說。謂以木當陶以輓車者。卽此。又謂車名。本字自作路。案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于道路也。是路爲車名。爾雅釋詁舍人注。路。車之大也。此引申之義。○注。殷車至儉也。○正義曰。禮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是歷代車制不同。名亦各異。此注殷車曰大輅。卽據明堂位別之。鄭彼注云。鸞車。有鸞和也。鉤車。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案周官巾車言王五路。木路居末。最質。故知殷大路。是曲輿也。大路。木路也。謂玉路。以玉飾諸末。象路。以象飾諸末。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至木路則不輓以革。漆之而已。是木路最質。故亦稱素車也。郊特牲大路繁纁一統。先路三統。次路五統。疏云。變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質爲先。如疏所言。是殷有三路。論語此文。當得兼之。引左傳者。桓二年文服虔云。大路木路。是據殷禮言之。越席者。結草爲席。置大路中以爲藉也。亦尙質之意。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注。冕禮至視注有脫文。當云取其垂旒蔽明。黻纁塞耳。不任視聽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黻纁塞耳。所以塞聽也。虛辭注禮緯含文嘉。以旒統垂旒。爲閑彘聲。弁亂色。令不惑

視聽。則頌禋之設。兼此二事也。孔氏廣森補注。玉篇曰。黠。黃色也。統。繩也。以繩爲充耳。垂冕兩旁。其下綴玉。謂之瑱。懸統之纜謂之統。天子玄統。諸侯黃。大夫青。士素。今案續統一字。注言此者。欲言冕制之尊。亦文備之一端也。宋書禮志。周監二代。典制詳密。弁師掌六冕。司樂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周之祭冕。纁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樂

則韶舞。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正義曰。俞氏樾羣經平議。舞當讀爲武。周官鄉大夫五曰與舞歸。穀梁作獻武。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樂則韶舞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尙論古樂。韶之後卽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鞀。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爲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韓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舜樂明矣。秦俞說是也。孔子世家言孔子絃歌詩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並言。皆孔子所取也。武爲周一代之樂。合文武周公所作樂名之。說詳八佾疏。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正義

放者。罷廢之也。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媚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教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是四國皆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甚言之。五

經異義魯論說鄭國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溱洧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十九矣。故鄭聲淫也。察白虎通禮樂

篇。樂尙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又漢書禮樂志云。桑閒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爲利。列國以相聞。皆以鄭聲爲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乃左傳別一義。服虔解讀據之。不與魯論同也。又魯論溱洧一詩。以爲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詩

皆是如此。許氏錯會此旨。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序云。刺時刺亂者。改爲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樂記云。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恣。狹則思欲。感條攝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淫聲。若鄭衛也。淫聲

爲建國所宜禁。故此言爲邦亦放之矣。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遠佞人。公羊莊十一年。齊人執鄭詹。書甚佞也。何注。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伯

當討之而已。與白虎通義合。通鑑孝元帝紀引荀悅曰。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注。鄭聲至遠之。○正義曰。鄭聲與雅樂同。佞人與賢人同。是其能惑人

也。惑於鄭聲則思淫亂。惑於佞人則當危殆。下篇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卷十八 衛靈公第十五

三三九

利口即佞人。二者皆似是而非。故易惑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注**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皇本人下有而字。張栻解慮之不遠。其憂即至。故曰近憂。

**注**。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邢疏云。此易既濟象辭也。察繫辭云。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又仲尼篇。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隳。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皆言人宜遠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正義**曰。皇本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注**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

**正義**曰。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太

僖二十六年疏。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為邑名者。柳下若

桑中棘下之類。其地今不可考。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說。國策顏厲言秦攻齊。今有敢去柳下季。璩五十

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璩所在。則柳下自當在齊南魯北。二國接壤處。昔為魯地。後為齊有也。惠為證者。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為惠乎。

門人從以為諡。是惠為證也。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然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趙岐孟子公孫丑篇注。亦云柳下。是其號也。以柳

下為號。與晉陶潛自稱五柳先生同。疑未必然。至惠之為諡。明見列女傳。而亦以為生前之號。均與鄭異義。非也。又高誘謂柳下惠為無駭之子。亦不知所本。柳下惠為士師。見下微子篇。不與立

者。邢疏云。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方氏觀旭偶記。展喜犒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為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諷文仲祝爰居。文仲曰。是吾適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為三策。

兼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證。李氏惇學經識小。案臧氏世為司寇。文仲當已為之。或為司空而兼司寇也。柳下惠為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注。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正義曰。竊如盜竊之稱。言竊居其位。不讓進賢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注**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正義曰。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以

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呂氏春秋舉難篇。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自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難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策約幽厲之行也。中論脩本篇。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矜。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曠。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聽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

子曰。不曰如之何。困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柰是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困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正義曰。春秋繁露載贊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此以如之何為問人之辭。凡稱何如是也。朱子集注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此以如之何。為心自審度。亦通。荀子大略篇。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憂長。即審度之義。○注。如之何者。禍難已成。○正義曰。陸賈新語辨惑篇。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聞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私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禮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此論語家舊說。指世亂言之。僞孔所云禍難已成。似即竊取此義。然曰無如之何者。亦絀兩如之何為一句。非如僞孔橫分兩句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困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正義曰。此章是夫子家塾之戒。說文云。羣。輩也。羣居。謂同來學共居者也。夫子言人羣居。當以善道相切磋。不可以非義小慧相誘引也。釋文。慧音惠。皇本作惠。注同。此依魯論改。不知鄭君定讀已作慧也。考文引古本作惠。即指皇本。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並作慧。○注。小慧。謂小小之才知。○正義曰。說文。慧。僂也。史記索隱。慧。智也。左成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蓋世所謂白癡。則慧為有才知之稱。戴氏望注云。小慧。為小辨慧也。哀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曰。不可。社稷之主愛日。察戴說即鄭義。釋文引注。更云魯讀慧為惠。今從古作慧者。古論善論用假借字作惠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案晉語巧文辯惠則賢。惠即慧。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注。惠作慧。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機弔魏武文。



塗也。覆所謀。○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求訓責。亦引申之義。禮大學云。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謂先責諸己也。若小人則藏身不怨。而即欲喻諸人。故但責人。孟子所謂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正義曰。矜。易於爭。羣。易於黨。故君子絕之。劉氏宗周論語學案。矜者。斷斷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注。矜。矜莊也。○正義曰。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莊義同。○注。黨。助至與比。○正義曰。黨。訓助者。引申之義。義之與比。言與人以義相親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注。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正義曰。禮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彼是考績之法。蓋先揚之而後考其德事。乃進用之也。書舜典云。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觀此。是古舉人之術。皆不以言可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一言謂一字。春秋左氏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體四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爲一言也。皇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皇本無此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注。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二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

直道而行。正義曰。集注云。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包氏慎言溫故錄。斯民兩語。正申明上文所試句。如與而同。以。用也。言我之於人。無毀無譽。而或有所譽。稱揚稍過者。以斯人皆可獎進。而入於善之人。往古之成效可觀也。蓋斯民卽三代之民。三代用此民直道而行。而人皆競勸於善。安在今之不可與爲善哉。其有所試。謂三代已嘗試之。非謂身



試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教略云。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也。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讜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鐵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所以磨之故也。章懷注云。彪引之者。言三代選賢。皆磨礪錙銖然後用之。合此二文。校其語意。則上文所云如有所譽。是卽直道也。直者。無私曲之謂。如有所譽。似偏於厚。而究其磨礪誘掖之意。非爲私曲。故曰直道。所謂善善宜從長也。班固景帝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敝。網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載之間。移風易俗。至於黎民醇厚。周言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此贊以孔子之言證漢事。言秦人以刻薄馭民。而民俗益敝。至漢文景。務率民於寬厚。能容人過。而治迹蒸蒸日上。是直道本厚意而行之者也。案論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此亦謂堯舜以德化民。卽是直道而行。異於桀紂之暴虐。此與包君所引證。若合符也。皇本人下無也字。所作可。○注。所譽者。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正義曰。漢書薛宣傳。谷永薦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用。必有所試。謂譽而用之也。以試爲夫子身試。與包注同。亦可通。○注。用民至而行。○正義曰。無所阿私。謂無所阿比。以私意毀譽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籀。春秋不虛矣。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正義曰。毛詩抑傳。借。假也。亦當訓。唐石經。史下無之字。皇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誤已。○注。古之至穿鑿。○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御與書同在大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禮官。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籀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讀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無最者以爲尚書御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曰史籀。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弊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卽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官教學童者也。見論語之史。若漢代史書史籀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云。詭更正文。糞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耀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必覈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

衷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義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途。故論語包注云云。凡有焉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節。亦六載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駭之目。為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入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為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段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論更正文。故書能同文。案宋說史闕文之義。至為詳確。其謂有馬借人乘之。為五駭之法。尤補注義。荀子禮論篇。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注。倍至。謂倍加精至也。則有馬須借人乘之。乃得教順。此學御之事。夫子時。六藝之學將廢。故俗多穿鑿。不免自以為是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闕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吳

說。先王有不忍人之政。然非小不忍之謂也。故曰。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苟不忍於惡一人。則將有亂大謀者矣。聖人之所惡。常在於似是而非者。巧言亂德。所謂惡佞足以亂義也。小不忍。則亂仁。或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後世所謂能有所忍以就大事者。不知此狙詐之術。雖於聖人之辭若可通。竊以為非也。案漢書李尋傳。執乾剛之德。勉彊大誼。絕小不忍。外戚傳。夫小不忍則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義之所割也。二傳文皆如吳說。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闕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

不察也。正義曰。齊夫論齊歎篇云。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廢臧也。或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敗於愛。惟言是從。此政

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又管子明法解。亂主不容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

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臣無罪而有罰。又云。如此則懸惡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案齊夫論引衆好句。

在衆惡前。宋葛洪涉史隨筆。王氏論語辨惑。司馬溫公論撰舉狀職貢舉狀。王臨川答段繼書。亦先

好後惡。風俗通義正失篇。羅隱兩同書真偽章。好均作善。亦衆善句在前。即王注。疑亦如此。俞

氏樞平議以為傳寫誤倒。或有然也。○注。或衆至察也。○正義曰。或衆阿黨比周。所以衆好。或

其人特立不羣。所以衆惡。梁書劉孝綽傳。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即本王注。故

亦引論語說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闕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正義曰。皇本弘

注。王曰至弘人。○正義曰。皇本不言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道隨才為大小。故人能自大其道。即可極仁聖之詣。而非道可以弘人。故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仍不免為衆。中庸記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卽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典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下引此文。又禮樂志載平當說衰微之學。與廢在人。亦引此文。義皆可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正義曰。韓詩外傳三。孔子曰。過而不改之。是不過也。當本此文而反言之。穀梁傳二十年傳。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思者。思其所學也。然思之不達。而一於思。反為無益。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略本此文。賈子新書修政語上。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正義曰。詹夫論讚學三句。連上吾嘗終日不食為一章。當時簡編相聯。未分別也。耕者。說文云。犂也。謂以牛犂田也。○注。餒。餓至人學。○正義曰。段本說文。餒。飢也。比常訓。念耕者。念猶思也。本非所習而思為之。故曰念耕。古者四民各習其業。自非有秀異者。不升於學。春秋時。士之為學者。多不得祿。故趨於異業。而習耕者衆。觀於樊遲以學稼。學圃為請。而長沮桀溺荷蓀丈人之類。雖隱於耕。而皆不免謀食之意。則知當時學者。以謀食為亟。而謀道之心。或不專矣。夫子示人以君子當謀之道。學當得祿之理。而耕或不免餒。學則可以得祿。所以誘掖人於學。而凡為君子者。當自勉矣。鄭謂念耕而不學。謂士之為農者。自務農而不為學也。既不學。不可得祿。故或遇凶歉。而不免於餒。是兩失之矣。若夫農務於耕。自習其業。安得概以謀食責之。詹夫論釋難篇。釋此文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諠與鄭同。夫耕原於謀食。謀食卽不得不憂貧。君子志其大者遠者。但憂謀道之無得於己。而豈口腹身家之圖所能易其志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泄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

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泄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

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泄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

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泄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

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泄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

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正義曰。此章十一

之字。包注指位言。但於動之句不可通。毛氏奇齡嚴言補。指民言。知足以及民。即知禮為大君之

宜。察知及之。謂政令條教。足以及民也。仁不能守之。謂不能以仁守之。仁字置句首。與知及之

配儷成文耳。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向父曰。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

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是言凡得民者。皆當以仁守之也。

孟子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文得之失之。即謂得民失民也。莊以泄之者。泄。臨也。

見毛詩采芣傳。說文。瀝。臨也。即泄本字。皇本作莅。又泄或體。莊以泄之。謂威儀也。左氏傳

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感。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又曰。故

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

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皆言臨民當莊之儀。動之以禮。謂以禮感動於民。

使行之人。荀子王霸篇。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

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縶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

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此動之以

禮。為治之尊也。○注。知能至失之。○正義曰。後漢書劉梁傳。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賊武仲之

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怨矣。蓋善其知義。識其違道也。下文又云。愚之

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此

引論語以證武仲之失位。由於不順不怨。不順不怨。即是不仁。與包義正合。易繫辭傳。何以守

仁。曰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王曰。君子之

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正義曰。集注云。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淮南子主

術訓。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貴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

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感於大數之舉。譬

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注。王曰至受也。○正義曰。皇本無王肅曰。則何晏等

義也。了者。無餘之辭。君子所知。皆深遠之道。不可以小了之也。小人祇知淺近。故可以小了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水火吾見踏

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正義曰：說文云。周易述。仁乃乾之初生之道。故未見蹈仁而死。極其變。知求仁得仁。殺身成仁。乃全而歸之之義。不可言死。○注：水火至為甚。○正義曰：孟子告子篇。民非水火不生活。是水火為民所仰而生也。仰者。望也。鄭注云。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同馬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正義曰：此章是夫子示門人語。蓋事師之禮，必請命而後行。獨當仁，則宜急行。故告以不讓於師之道。恐以展轉誤人生死也。○注：當行至仁急。○正義曰：說文。當。田相值也。人於事值有當行仁者。不復讓於師。所謂聞斯行之也。春秋繁露竹林篇。論楚子反許宋平事云。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昧目動而遽當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委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彼言子反不讓於君。與此義略同。故引文說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諛。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注：真正至小信。○正也。此常訓。君子以義制事。咸合正道。而不必為小信之行。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又曰：君子貞而不諛。諛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焦氏循孟子正義。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檢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諛。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察上篇夫子答子貢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離婁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言必信。即此注所云小信也。亦即諛也。漢書王貢等傳贊。貞而不諛。薛方近之。顏注云。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亦言不必信之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正義曰：敬者。自急教也。禮表記云。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是言事君當敬其事也。檀弓云。仕而未有祿去。可見當時人臣居位。有不得祿。然祿去位則可。若在位而但計及食祿。不復敬君之事。則大不可。朱子集注云。後與後獲之後同。儒行曰。先勞而後祿。亦此意。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安增。

子曰：有教無類。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注：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正義曰：說文云。類。種類相似。唯犬為甚。故其字從犬。皇疏云。

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呂氏春秋勸學篇。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孟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道者。志之所趨舍。如出處語默之類。雖同於為善。而有不同。其

是非得失。皆自知之。不能相為謀也。案孟子又言君子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歸潔其身。道也。而遠近去不去。行名不同。則不能相為謀也。史記伯夷列傳。引此文云。亦各從其志也。即孟子不同道之說。顏注以天道人道為言。失其旨矣。老莊申韓列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細儒學。儒學亦純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亦以老子之學。與儒不同。未可厚非也。若夫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夫子之謂集大成。安有所謂不相謀哉。不相謀者。道之本能。相為謀者。聖人之用。後世儒者。舉一廢百。始有異同之見。而自以為是。互相攻擊。既非聖人覆轍持轡之量。亦大昧乎不相為謀之旨。

**子曰。辭達而已矣。**

注。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注。凡事至之辭。○正義曰。辭皆言事。而事自有

實。不煩文豔以過於實。故但貴辭達則足也。儀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是辭不貴多。亦不貴少。皆取達意而止。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據聘記解此文。以為論語亦是聘辭。則不若此注言凡事得兼舉也。

**師冕見。**

注。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注。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注。馬曰。相。導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禮。迎客於門。每門必讓。俟諸階。故紀從階始。案趙說是也。但師冕來見。必亦有扶工者。入門之後。當立堂下。故此及階

及席。夫子甚為扶工者。一一詔告之。又告以某某在斯者。令師冕知之。得與為禮也。禮少儀云。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注。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云云。正義無

目。恒如日闇。故道示之。亦如無燭時也。○注。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正義曰。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歷舉姓字亦云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字告之。記者不能

盡述。故重言某以括之。姓字釋某。所在處釋在斯。○注。相導也。○正義曰。相導。爾雅釋詁文。鄭注云。相。扶也。扶導義同。周

官。既瞭凡樂事相瞽。注。相。扶工。

卷十九 季氏第十六

集解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孔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正義曰。季

說文云。伐。擊也。從人持戈。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季氏欲伐顓臾。二子知其謀。因見孔子告之。皇疏引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撥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斯乃聖賢同符。相為表裏者也。集注引供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無乃爾是過與。是猶寔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邦域者。周禮大宰注。邦。疆國之境。釋名釋州國。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釋文云。邦。或作封。蓋二字音義同。漢書王莽傳。封域之中。即邦域也。惠氏棟謂依孔注。邦當作封。然孔云七百里之封。乃釋邦為封。非孔本作封。惠氏誤也。陳氏讀又謂下文邦內。鄭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為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或本矣。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漢書賈誼傳注。域。界局也。是域即所封之界也。何以伐為。與何以文為。同一句法。皇本作何以為伐也。○注。顓臾至取之。○正義曰。左傳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注。大皞。伏羲。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附庸者。鄭注王制云。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案庸與墉同。詩以作爾庸。謂以作爾城也。顓臾為魯附庸。故得稱臣。詩閟宮箋云。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是謂附庸得自立國。繼世雖稱臣。不得專之矣。趙氏佑溫故錄。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屬國之邦域者多矣。自向為舊入宿。被宋僉都。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鄆。取節。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臾為幸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于今不貳。故曰社稷

之臣。○注。使主祭蒙山。○正義曰。左傳言顛與司有濟之祀。司者。主也。濟與東蒙。顛與並主其祀。左傳論語。各舉其一耳。蒙山即東蒙山。在魯東。故云。胡氏削禹貢維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顛與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或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耀論曰。蒙山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北爲龜山。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亦非即龜蒙峯也。蔣氏廷錫尙書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費縣界。廷襲一百餘里。今案蔣說。以蒙陰縣南八里諸山。爲即蒙山。蓋統山之羣阜言之。與胡氏蒙陰縣南四十里說異而實同也。蒙陰今屬沂州府。○注。魯七百里之封。顛與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孟子云。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解者謂此周初之制。其後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竟。故周官大司徒官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先鄭注。以爲附庸在內。後鄭則以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是魯七百里。包有附庸。僞孔此注。用後鄭義也。大司徒注又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魯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也。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則附庸。僞孔此注。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五。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一二臣者。皆不欲也。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



子孫憂。

正義曰。陳力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云云。則夫子設譬以曉之。止謂去位也。危者。行傾側也。顛者。失隊也。說文。持。握也。扶。佐也。集注云。相。替者之相也。此

言替者將有危顛。則須相者扶持之。漢書陳球傳。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正本此文。矣與邪同。王氏經傳釋詞謂此矣字。與乎同義是也。虎兇皆獸名。爾雅釋獸。兇似牛。郭注。一角。青色。重

千斤。說文。兇。如野牛而青。兇古文從儿。周官圜人職。掌圜倂之獸。禁牧百獸。注。養獸以實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案蕃與藩同。蕃衛。即此所云柙也。龜謂守龜。龜人掌之。王謂命圭。典

瑞相近。閔氏釋地又續謂相距僅七十里。釋文。匣。戶甲反。本今作柙。漢書文三王傳引。亦作匣。顛與費相近。閔氏釋地又續謂相距僅七十里。樊廷枚釋地補引兗州府志。故顛與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是顛與近費也。後世必為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字。引或本有之。馮氏考證謂後漢臧宮傳注引。亦

無後世字。○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左隱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為史官。馬此注。當別有所本。杜預云。周大夫路史注。商太史。紅氏承羣經補義。疑即書盤庚遲任。不知然否。

○注。柙檻也。○正義曰。說文。柙。檻也。臧虎兇也。從木甲聲。義本論語。○注。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正義曰。周官掌固云。掌脩城郭。審他樹渠之固。序官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注兼兵甲言者。引申之義。

孔子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孔子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

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孔子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

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包

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

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正義曰。皇本而必下有更字。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班爵

自是以衰。春秋繁露度制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

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又云。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

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比衆人之情也。聖者則于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

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案繁露引不患貧而患不均。魏書張謐惠傳同。蓋貧由於不均。故下文言均無貧。論語本錯綜其文。而繁露則依義引之。故不同也。和無寡者。言既均平。則上下和協。民皆思歸也。脩文德者。脩謂加治之。文德謂文治之德。所以別征伐為武事也。周語云。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

有不<sub>至</sub>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辭。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感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sub>至</sub>。則又增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周語此文。即謂遠人不服。宜脩文德之事。來謂召來之也。今由與求也。趨岐孟子章指引作懷之。懷亦來也。安之者。施以養教之術。使之各遂其生也。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曰。民有異心曰分。

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

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致屏而加肅敬焉。是以

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正義曰。謂氏釋地又續。徐文長謂顛與在邦域中。非遠人。當

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

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即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

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邦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季氏取二。孟孫叔孫各一。此時賦

用益繁。誅求無藝。上下相猜。將不能守其邦也。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不在顛與。或作不在

於顛與。馮氏考證唐石經亦有於字。阮氏校勘記曰。隸釋載漢石經殘字。而在下有於字。云益毛包

周無於。宋本而在下有於字。陳氏鱣曰。高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下句無於字。從包周本

也。論。漢石經作蕭。下篇辟諸宮牆。亦作蕭。脩華嶽碑。蕭屋傾亞。皆段蕭爲牆。方氏觀旭偶記。

俗解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

耳。卿大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僭禮旅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

無有效之僭者。季氏之家。安得有此。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出甲墮都之後。

雖有費邑。難爲藏紇之防。孫林父之戚。可藉以逆命。君臣既已有隙。一旦難作。卽效意如之蕭。

請囚於費而無可逞。又畏顛與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己。惟有謀伐顛與。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疆。不克。則魯師實已勞績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戈。憂在內者攻疆。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顛與而伐顛與。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顛與耳。此夫子諒奸人之心。而抑其邪說之謀也。案方說是也。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三年。未央殿中地震。谷永曰。地震蕭牆之內。是蕭牆。當指人君。○注。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干。扞也。孫炎注。干盾自被扞。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楛。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廣雅釋器。干。楛也。楛盾也。楛與盾同。干盾楛楛。皆一物異名。方言又云。戟。楚謂之鈇。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闕謂之鈇。或謂之楛。吳揚之闕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闕。謂其大者曰鈇。其曲者。謂之鈇。鈇

纓胡。郭注。鈔。取名於鈎鈔也。鈎鈔纓胡。卽今雜鳴鈎鈔戰也。說文。戟。有枝兵也。戈。平頭戟也。據方言。是戈爲戟之異稱。據說文。則戈亦戟訓。故此注以戟訓戈。○注。蕭之至桓子。○正義曰。說文云。蕭。艾蒿也。蕭牆義無取此。故鄭訓蕭爲蕭。釋名釋宮室。蕭牆在門內。蕭。蕭也。臣將入於此。自蕭敬之虞也。亦同鄭義。說文。牆。垣蔽也。屏亦短垣。所以障蔽內外。故亦稱牆。陽虎四季桓子。在定公八年。而二子事季。則在哀公十一年。後鄭氏此言。未得其實。宜乎方氏之易其義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正義曰。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禮樂征伐。皆宜自天子出。白虎通考黜篇。禮說

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衽。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推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諫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衽。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諸公

賜圭瓚。然後爲錫。未賜者。資賜於天子。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公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王

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按此謂九命。惟天子有賜諸侯。始得用之。故曰九命作伯。其諸侯自有之禮樂。及尋常刑賞。施之國中。亦由天子制定爲法。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白虎通諫伐篇。

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諫不義者。所以疆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是諸侯雖有征伐。亦須天子之命。蓋禮樂征伐。皆黜陟之大權。所以褒賢誅不肖。天子之所獨操之者也。此

惟治世則然。故曰。天下有道。及無道之時。上替者必下陵。禮樂征伐。不待天子賜命。而諸侯輒擅行之。或更國有異政。僭上無等。雖極霸疆。要爲無道之天下矣。

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

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

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

至虎三世而出奔齊。正義曰。云蓋十世者。蓋是大略之辭。下五世三世不言蓋。統上而省文也。劉氏

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疆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大夫出。

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疆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大夫出。

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疆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獨驗於三桓。而齊陳氏。晉三家。終於竊國。何也。曰。陳氏三家。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故復其始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蒯公山弗擾陽虎。皆及身失之。而三二世始失。何也。曰。計其同惡相連。故稱三世也。案十世五世三世。皆約略言之。故有及世而未失者。亦有未及世而失者。運有遲速。終於失之。匪惟人事。抑天道矣。馮氏李驊春秋三變說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羣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郟缺。而大夫始專矣。僖至成二年。寧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濮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恒有陳豹。衛孔惺有鄒良夫。晉趙鞅有董安子。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莫狡且彊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鄰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阻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馬。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充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段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書公者。大夫復張。己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馮氏景解春集。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蒙引。仍以禮樂征伐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辱主。第相關於門之內而已矣。○注。周幽至侯矣。○正義曰。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此馮孔所襲。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曰共立故幽王太子宜曰。是爲平王也。漢書地理志。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是平王東遷。周始微弱也。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魯世家。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涅立。是爲惠公。惠公立於平王之世。而春秋託始隱公。可知平王東遷之始。諸侯猶守王命。至隱公時。禮樂征伐。乃出自諸侯也。僖孔以十世失政。專據魯事言之。自隱後歷桓莊閔傳文宣成襄昭爲十世也。乾侯。晉地。昭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孫於齊。後如晉。居乾侯。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注。季文至所囚○正義曰。定五年左傳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由桓逆推至五世。知爲文子始專政也。○注。陪重至奔齊。○正義曰。說文。陪。重土也。引申爲凡加益之義。廣雅釋詁。陪。臣也。韋昭楚語注。臣之臣爲陪。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諸侯大夫於天子爲陪臣。則諸侯大夫家臣。亦於諸侯爲陪臣矣。陽虎之先。注陽虎虎字疑誤。當謂陽虎之先。別一人也。

但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孔曰。制之由



後有祿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今魯政在大夫。爵祿人皆不由君出。則用舍之權。俱是大夫主之可知。○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皇本此注作鄭曰。左氏傳言魯文公薨而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傳。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傳。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竝指文子。江氏承經補義。專政者。東門慶。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文子也。觀傳所載虧姑成婦等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昭二十五年。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孔疏云。不敵悼子者。悼子未為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婁如齊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為四世。察江氏是也。闕氏若瓊毛氏奇齡馮氏景季氏悼方氏觀旭說並同。闕氏又引孔子世家言季武子卒。平子代立。亦一證。○注。三桓至皆衰。○正義曰。禮郊特牲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此注所云仲孫。則慶父之後。又稱為孟氏也。叔孫即公子牙之後。季孫即公子友之後。方氏觀旭偶記曰。四世。是季文至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孟則慶父之會孫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錫。錫生僖子纘。纘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婁。婁生成子不敵。不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竝已五世稱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為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是以傳言季氏為冢卿。二子為介卿。叔孫穆子指楹曰。雖惡之。其可去乎。禮展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執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然則二家視季氏為感衰。舉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察方氏是也。此注謂至哀公皆衰。則統三家言之。三家微於定哀之時。至後益衰。不復自振矣。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鄭曰。便佞。謂佞而辯。正義曰。公羊定

衛。何休解詁。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據何注則三友三樂。皆指人君言。直者能正言極諫。諒者能忠信不欺。多聞者能識政治之要。人君友此三者。皆有益也。便辟者。集注云。謂習於威儀。此但能為容媚。與直相反。善柔能為面柔。與諒相反。便佞但能口辯。非有學問。與多聞相反。人君友此三者。皆有損也。蓋便辟是體柔。即所謂足恭也。善柔是面柔。即所謂令色也。便佞是口柔。即所謂巧言也。說文。讒。便巧言也。從言扁聲。周書曰。讒讒善諛言。論語曰。友諛佞。此當出古論。○注。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正義

曰。巧辟者。辟與避同。謂君忌直言。則諱避不諫也。此義迂曲。於經旨不相應。釋文音辟為婢亦反。謂注亦同。是誤以馬注讀避為婢亦矣。盧氏文昭考證曰。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為譬喻。又云。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僻者。非鄭氏之意。獨人所不取矣。據此。則讀辟為譬。本鄭注。馬融則讀為避。與鄭義異。故皇本注中作避。惠氏云。馬鄭皆讀辟為避。誤。案盧校是也。巧為譬喻。已是便僻。鄭君此義。未為得也。考文載一本高麗本經注皆作便僻。後漢受延傅注。夫平御覽交友部。引論語亦作僻。與公羊疏所稱世間之音合。而徑寫經注字作僻。此直以義妄改。夫魯柔便僻。皆邪僻之行則作便僻。便是彈言無所指稱。宜為獨人所不取也。後漢書倭幸傳贊。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箴損者三友。此又讀便辟為便嬖。孟子梁惠王篇。為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便嬖是近倖小臣。不得稱友。且若輩亦非盡無良。以釋此文。未能允也。○注。面柔也。○正義曰。爾雅釋訓。成施。面柔也。鄭箋詩新臺云。成施面柔。下人以色。是其義也。鄭此注云。魯柔。夸毗也。案爾雅。夸毗。體柔也。毛詩板云。無為夸毗。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鄭此訓與馬異。馬氏是也。公羊定四年疏云。魯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鄭各別。陳氏釐古訓。疑為鄭義。非也。○注。便僻也。謂佞而辯。○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辨也。辨辯字同。何休公羊解詁。引此文釋文云。辯佞如字。本亦作便僻。疏云。辯佞。辯為嬖矣。是陸徐所見。本均用鄭義。宋氏翔鳳輯鄭注按云。御覽四百六引此注便僻也。文異義同。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

友。益矣。樂驕樂。○孔子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孔子曰。

宴樂。沈荒淫。三者自損之道。正義曰。道人之善者。道猶說也。若舜隱惡揚善也。賢友。即直諒多聞

動得禮樂之節。○正義曰。禮得其體。樂得其和。動必由之。有制節也。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芻。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

後玉鏘鳴也。鄭注。君子士已上。大戴記保傳云。行中鸞和。步中采芻。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云。天子處位不竭。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

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隨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是言在位者。有禮樂之節也。○注。佚遊出入不節。○正義曰。出入猶言往反。書皋陶謨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孟子梁惠王下載晏子對景公云。從疏下而忘反謂之流。從疏上而忘反謂之遠。從歡無厭謂之荒。是佚遊為非義也。無逸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其戒嗣王。無淫于觀于遊于田。胥是意也。○注。宴樂沈荒

淫蕩。○正義曰。說文云。宴。安也。飲食所以安體。故亦曰宴。漢書成帝紀。帝為太子。其後幸酒樂燕。樂宴作燕者。段借字。易象傳。君子以飲食宴樂。鄭注。宴。享宴也。彼是以禮飲食。與此

宴樂爲沈荒淫瀆不同。書微子云。沈酗于酒。大雅抑詩云。荒悞于酒。俱與沈同。春秋左氏傳。以貪于飲食爲饕餮。而晏子亦以飲食若流戒齊景公。古人燕飲。非時不舉。非有故不特殺。不欲以口腹之欲。敗乃度也。淫瀆。謂淫於女色。注是推廣言之。史記樂書。宋音燕女。韻志。集解引王肅曰。燕。歡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曰。未見君

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正義曰。言及之而不言。皇本無而字。韓詩外傳曰。未可與言。讎其序。略本論語此文。集注引尹氏焯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注。愆。過也。○正義曰。爾雅釋言。瞽。過也。說文。愆。過也。○注。躁。不安靜。○正義曰。說文。瞽。疾也。○正義曰。躁。不安靜。○正義曰。說文。瞽。疾也。○正義曰。躁。不安靜。○正義曰。說文。瞽。疾也。

躁。即躁字。考工記。羽豐則遲。殺則趨。趨與遲對文。亦訓疾。人性疾。則不安靜。釋名釋言語云。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是也。釋文引注。更云魯讀躁爲傲。今從古。盧氏考證曰。未及言而先自言之。是以己所知者。傲人之不知也。此則魯義。與古不同。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做不隱不瞽。謹順其身。鹽鐵論

孝養篇。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並用魯論作傲。陳氏釐曰。繫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曰。得。貪得。正義曰。說文云。莽。警也。从大也。爾雅釋詁同。曲禮云。三十曰壯。鬪猶爭也。說文。鬥。兩土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鬪。偶也。從鬥斲。鬪門二字義微別。今經典通作鬪。釋文。得。或作德。非。霍氏顯考異。淮南

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疆暴。老則好利。本此章。張棫論語解。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敏而志得。凡民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



人之言。固恢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

正義曰。天命。兼德命祿命言。知己之命。原於天。則修其總命。而仁義之道

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必脩身以俟之。妄爲希冀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且得位。則行義以達其道。不得位。亦必隱居以求其志。此方是天地生人。降厥德于我躬之意。故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也。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成己成物。有負於天耳。鄭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言天子諸侯能爲政教。是爲賢德之君。程氏廷祚說。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尊之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程氏此說。指當時天子諸侯。不必是賢德之君。與鄭微異。均得通也。朱氏彬經傳考證。大人以位言。引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可證鄭說。又引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在位者。此解大人。兼及卿大夫。亦鄭義之引伸也。是故畏天命。則戒謹恐懼。必致其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學。畏大人。則秉禮懷刑。必無有干犯其上者。畏聖人之言。則古訓是式。必無有敢蔑棄先王之典者。鄭注云。狎。慣忽也。孔穎達書疏謂慣見而忽之。是謂小人狎侮其君上。不加敬也。廣雅釋詁。侮。輕也。傷也。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侮。古侮字。案說文侮下云侮。古文從母。外戚傳所引。當出古論。○注。順吉至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尸子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卽此注義。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此文解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順命篇說此文云。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麇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遇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况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案董氏言天命。專主禍福。必論語家舊說。故此注同之。又董氏解大人爲君上。與鄭注同。此注以大人爲卽聖人者。孟子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大人卽聖人。易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此注所本。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聖人與天地合德也。陳氏釐古訓。何解大人卽聖人則與下聖人之言相複。是二畏矣。故今不從之也。○注。深遠不可易知。則聖人之言也。○正義曰。繁露郊語篇云。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又順命篇云。魯宣達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

可不慎與。董氏之旨。亦主稱福。此注則以聖言深遠。難可知。或慮德聞。易獲罪聖言也。與繁露旨意當同。○注。恢疎至侮之。○正義曰。邢疏云。案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疎遠。刑斧賞善不分也。案天道難測。故於報施有遲速顯闇之異。小人不明此理。故不畏也。肆。倨肆也。言大人正直。而無所肆傲於人。故小人狎之。左襄二十九年傳。直而不倨。杜注。倨傲意略同。小知者。小有所知也。小人不知聖言。故曰不可小知。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曰。困謂

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正義曰。上次又次。皆言人資質之殊。非謂其知有淺深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己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中庸又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

弗明。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此言困學之事。當百致其功也。若使困而不學。則蠢然罔覺。斯爲材質之最下者。不得爲士類矣。○注。

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不通者。言心有所隔塞也。廣雅釋詁。困。窮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

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正義曰。孫氏奇逢近指。九思。皆思誠者之事。案孟子云。心之官則

凡言行。莫能外是矣。說文。聰。察也。色。謂顏色。貌。謂禮容。尚書洪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

明。聽曰聰。從謂順乎理。此文言忠。起者。誠實之謂。誠實則順理可知。釋文。難。乃且反。皇

疏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案後漢吳祐傳。孝子忿必

思難。動不累親。與皇疏合。大戴禮會子立事云。忿怒思慮。慮難義同。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孔曰。探湯喻

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正義曰。如不

及也。文子上德篇。文王見善如不及。孟子云。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如未之見也。亦如不及之意。探湯者。以手探熱。易致傷害也。爾雅釋詁。探。取也。郭注。探者。摸取也。說文。傷。熱水也。孟子冬日則飲湯。列子傷問篇。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以探湯喻熱。大戴禮會子立事云。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盧辨注引此文。明探湯卽恐其及己

之意。聞其語。皆謂古語。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若伊尹耕莘。而樂堯舜之道。及傷三聘而行其君臣之義。以達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賢人多隱。故長沮桀溺。接輿丈人。皆潔己自高。不復求其所志。夫子未見之歎。正緣於此。然夫子處無道之世。周遊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者。即此隱居求志之謂。非如隱而果於忘世也。孟子云。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與此語義正同。程氏孫田論學小記。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案後漢書逸民列傳序引此文。李賢注云。求志。謂長沮桀溺。如其說。則夫子固見其人矣。○注。探湯喻去惡疾。○正義曰。毛氏奇齡贖言。案扁鵲傳湯液醴瀉。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為卻惡之喻。今案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見不審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顏師古注。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與去疾義同。或論語舊說如此。僞孔襲其義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孔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正義曰。此章亦孔子語。陳晉道禮書云。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駟牝三千。齊禮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六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驂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閑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六閑。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是齊景公時。大於王畿。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樊氏廷牧釋地補。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犧千乘。臣不貪也。伏犧。正與韋昭國語注繫馬。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後漢書濟南王康傳。康多殖貨財。大修宮室。廄馬千二百匹。奢侈恣欲。游觀無度。何敞上疏諫曰。諸侯之義節謙制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依何敞疏。則千駟當指公廄之馬。蓋奢侈之事。民無德而稱者。言民無所知其德稱說之也。皇本作民無得稱焉。阮氏元校勘記云。德得雖通。此處自當作德。王注邢疏。皆以斯字即指德音。若改為得。頗乖文義。今案皇疏云。生時無德而多馬。又云。言多馬而無德。是皇本亦作德。今字作得。當出異域所改。說文云。餓。飢也。淮南說山訓注。餓。困乏也。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闡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

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云云。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其事也。錢氏可選補闕。疑夷齊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辭粟是也。餓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未必止食薇也。秦記謂其食薇三年。顏色不改。誕矣。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維。伯夷叔齊齊。餓於首陽。不食其祿。亦謂因不仕周食祿。故致餓也。其斯之謂與。句上當有脫文。注以斯指德。亦是因文解之。蔡節論語集說。牽合上章而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此指齊景公。隱居二句。為指夷齊。殊為穿鑿。張棫論語語解。廣森經學厄言。並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證合夷齊。而於見善見不善二句。略而不言。則亦集說之傳會矣。○注。首陽至之中。○正義曰。據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司馬彪郡國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補引論語此文並馬注說之。首山。首陽。雷首。三名實一地。反與坂同。華山即太華。在蒲坂西南。大河之南。蓋河由壺口之西。循山麓南行。至太華。乃折而東。雷首山適當其北。故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太平寰宇記。引論語鄭康成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今陽區山俗號為首陽山。知鄭此文亦有注。與馬義同。唐詩采苓云。采苓采苓。首陽之巖。首陽之名。確見此詩。其序言刺晉獻公好聽讒言。讒言即指驪姬。當時太子申生。被誣以死。驪姬復譖公子重耳夷吾曰。二公子皆知之。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冀。獻公復命寺人披伐蒲。故其詩言舍旃舍旃。勸公勿信讒言。致伐之也。重言舍旃者。非一之辭。晉語。重耳處蒲城。韋昭解。蒲今蒲坂。是首陽在蒲坂。即是雷首。有明徵矣。金氏鶴求古錄。亦據詩首陽。以為即夷齊之所居。其說誠是。而以首陽為在晉都平陽之西。則全無所據。揆其意。徒以采苓是晉詩。首陽應在晉都左右。不知獻公時。疆域甚廣。所謂河外列城五者。其地即在蒲坂大河之西。蒲是晉邑。得舉其境內之山。豈必斤斤於晉都左右。求首陽之所在邪。莊子讓王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所謂北至者。蓋夷齊自孟津諫武王伐紂後。遂由孟津西北至首陽也。莊子大略言之。故祇稱北至矣。大戴記會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又云。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孔氏廣森補注。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濟水所出。故云河濟之間。孔氏釋首陽。即本馬鄭也。金氏亦知平陽不在河濟之間。因謂二子先居河濟間。後乃隱首陽。河濟間即孟津。夷齊諫武王時居此。此則疆文成義。不可為典要矣。至許慎說文。謂首陽在遼西。曹大家注論語賦。謂在隴西。高誘注呂氏春秋有始覽。謂在岐山之西。皆非是。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馬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

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遠其子也。正義曰。異聞者。謂有異教獨聞之也。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也。趨而過庭者。禮。臣行過君前。子行過父前。皆當徐趨。所以為敬也。過庭。謂

東西徑過也。王通中說立命篇引姚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義與此章相發。說苑建本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說苑所述。疑即過庭學禮之訓。而文較詳。聞斯二者。伯魚自明所聞如此。未有異也。遠其子者。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云。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愛狎也。察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所以別嫌疑。厚尊敬也。一過庭須臾之頃。而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所謂家人有嚴君者。是之謂遠。

白虎通五行篇云。君子遠子近孫。此其義也。皇本不學詩無以言。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二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

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國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

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正義曰。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公牟

明夫人為君所稱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

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孺也。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

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唐石經稱諸異邦。諸誤謂。皇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字。○注。小君至

禮也。○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為小也。春秋書葬我小君。是小君即君夫人之稱。於本國稱小君。

於異邦稱寡小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白虎通云。論語曰。國君之妻。國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白虎諸儒。以稱

諸異邦為國人所稱。當是論語家舊義。故僞孔此注。亦以寡小君為邦人謙稱也。曲禮。夫人自稱於

諸侯曰寡小君。注云。謂變來朝諸侯之時。彼文以寡小君。為夫人自稱於異邦諸侯。與論語言寡小

君。為邦人所稱異。孫氏奇逢五指引郝敬說。稱諸異邦。如大夫士出使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

也。夫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為君者。曲禮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說足正從來傳注

之誤。李氏光地御記。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稱君。以重君

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夷君。以順夫人意也。胡氏培舉研六室雜箸。此

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

曰寡小君。此其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

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發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辭之稱。非夫人自稱密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撰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祿獻瑤鬻皆贊。共是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做論語之誤。案孫氏諸說皆精密。足以證明此注矣。云嫡妾不正者。詩仁有犯釋文。嫡。正夫人也。自虎與嫁娶篇。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嫡尊得稱夫人。妾卽婦媵之屬。卑。不得稱夫人。春秋時。嫡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爲夫人。故左傳言魯文公有二妃。齊桓公有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芋氏姜氏。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及左師受饋。亦改命曰君夫人。是當時妾稱夫人也。劉氏崑崙述何簋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母以子貴。公羊氏之駁言也。以穀梁爲正。

### 卷二十一 陽貨第十七

####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漢石經凡二十六章。供氏頤燈讀書叢錄。謂漢石經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各自爲一章。故云二十六。邢本

古者民有三疾章下。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唐石經亦有此章。係旁注。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疑古傳本有二。有者非後人所增。無者亦非後人所刪也。皇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皆無此章。則從集解所據本也。王注亦見學而篇皇疏。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陽貨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篇載此事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惡無禮者。謂孔子不往見。嫌己無禮以致之也。又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趙岐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客拜使人也。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孔子矚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據孟子則歸豚。本由矚亡。故孔子亦受而矚亡拜之。彼文作饋。此作歸。二字通用。釋文載鄭本作饋。云魯饋爲歸。今從古。則作饋者古論。作歸者魯論也。廣雅釋詁。矚。視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時與視同。釋言篇。時。伺也。此與孟子作矚義合。陽貨稱大夫者。毛氏奇齡四書臆言。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故邑宰家

臣。通稱大夫也。周氏精中典故辨正說。禮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又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是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嘯亡而來。○注。陽貨陽虎也。○正義曰。貨虎一聲之轉。疑貨是名。虎是字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陽虎欲以己更孟氏。疑與孟孫同族。○注。欲使至相逢。○正義曰。廣雅釋詁。歸。饋也。孟子疏引此注。豚。豕之小者。今此文脫。說文。豕。小豕也。從彖省。象形。豚。篆文從肉豕。方言。豬。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豨。吳揚之閒謂之豬子。是豚為豕之小者也。爾雅釋宮。路。旅塗也。釋名釋道。徐。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周官司險注。五涂徑。徐。道路也。此注塗訓道。又道路連言。皆渾舉不分別也。相逢者。訓遇為逢也。爾雅釋詁。逢。遇也。逢逢遇。遇見也。與梁傳。不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而會曰遇。

馬曰。言孔子不任。是懷其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

曰不可。孔子曰。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馬曰。年

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子曰。以順辭免。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引胡鄭

答。以斷為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人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

皆張良自為問答。至漢王轅食吐哺以下。纔是高祖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

以此。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謂氏若璩釋地又補同。樊氏廷枚釋地補云。孔子世家。楚令尹子

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

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此亦子西自為問答。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有

一人之言而自為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論語云云。孟子告子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是也。懷其寶者。懷。藏也。皇疏。寶猶道也。義見廣雅釋詁。胡氏紹勳拾義。或謂身為寶。如老

子輕敵幾喪吾寶。注云。寶。身也。呂覽先己篇。畜其大寶。注云。大寶。身也。懷其寶謂藏其身。兩義並通。爾雅釋詁。迷。惑也。說文同。言懷道不仕。若己迷惑其邦。不使致治也。吾將仕者。言己當就仕也。左傳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質。服虔解詁。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則夫子言將仕。意亦策名委質。如今時投選報吏部矣。○注。言孔至有知。○正義曰。孔子初適周反魯。既又適齊反魯。是猶也。少儀。亟見曰朝夕。注。亟。數也。是亟有數訓。○注。年老歲月已往。○正義曰。陽虎於定八年冬叛魯。孔子年五十一。此語在未叛魯前。時孔子年亦近五十。始衰。得爵老也。○注。以順辭免。○正義曰。皇疏引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諧。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國子曰：君子慎所習。

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性者。分於

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巳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雖繇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無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語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嗚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又曰。問孟子之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善相近。意在於善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以善與。曰然。古今常語。凡指斥下過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無人性。卽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卽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懸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挫亡。咸屬於習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察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卽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焦氏循性善解。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之性。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則引爲善。亦可引爲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噬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察諸說皆精密。足以發明孔孟言性之旨。其他家言性。若荀子性惡。是就當時之人性皆不善。此有微之論。不爲典要。至世碩言性有善有惡。與公都子所言性有善有不善同。又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或說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反漢後儒者之說。皆多影響。故俱略之。漢書宣元六王傳。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著欲。故五常猶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由是言之。性不



外乎善欲。習卽生於善欲。善者能制其善欲。而習而爲善。不善者不能制其善欲。而習而爲不善。善惡殊途。所以云相遠也。○注。君子慎所習。○正義曰。後漢書班彪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宮屬未備。師保多缺。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是以聖人慎所與居。而戒慎所習。卽此注之義。漢書刑法志。風俗移人。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亦謂人習於俗也。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彊

賢。正義曰。阮氏元論性篇。性中雖有秉彜。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者。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卽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幸習之之粹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之言爲有礙。則更諫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哲與愚相對。哲卽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召公曰。既命哲者。言所召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胎蓋文公以子魚揚食我等爲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今案阮說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尚。與之爲善則行。魍魎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干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此文略本賈誼新書連誥篇。以上智爲善。下愚爲惡。論衡論性篇亦云。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是以上智下愚爲善惡之分。又以上章及此章而關之。而斷爲性善。則知三品之言非矣。夫子言生而知之爲上。卽此上智。困而學之爲又次。困卽是愚而爲又次。無不可移也。至困而不學。乃云民斯爲下。下卽此所云下愚。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生而下愚。其人雖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啓其心而惻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徙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曾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黷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心。如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察如程說。是愚亦可爲善。則愚非惡矣。如戴說。卽下愚亦可移。蓋均本孟子性善之旨。以發明夫子言外之意。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子曰。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莞爾。小笑貌。曰。割雞

焉用牛刀。○孔子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鄭注云。武城。魯之下邑。與前篇包注略同。御覽卷一百六十引此文注云。武城今在費縣北。注不知爲誰。

宋氏錮鳳樓學齋札記謂亦鄭注。不知然否。弦歌者。說文。弦。弓弦也。從弓象絲轉之形。曹憲廣雅音凡弓弩琴瑟弦皆從弓。皇本此文作絃。是別體。王文世子。春誦夏弦。注。弦讀以絲播詩。周

官小師弦歌。注。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依詠詩者。謂以琴瑟之弦。依詩詠之也。毛詩子衿傳。古人教以詩樂。編之歌之。弦之舞之。夫子於武城得聞之者。樂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

有庠。素秋時。庠塾之教廢。故禮樂崩壞。雅頌之音不作。子游武城宰。乃始復庠塾之教。於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弦歌之聲也。莞爾。釋文。作莞。華版反。本今作莞。易夫九五莞陸夫夫。虞

翻注。莞。悅也。讀如夫子莞爾而笑之莞。案說文莞讀若丸。與其字從廿從見形最相似。莞訓山牟細角。牟有筆義。故引申爲和睦之訓。論語正字作莞。假借作莞。集解云。小笑貌。與虞氏莞陸之

訓亦合。釋文所見本作莞。逸音華版反。非也。此說略本之劉氏誠恐見其所著通義堂集。唐石經作莞。皇邢本同。列子天瑞篇。老非之爲莞也。殷敬順釋文。莞。一作莞。亦二字混用不別。廣雅釋

詁。莞。笑也。疑莞字小變。唐貞觀孔子廟碑。莞爾微笑。此後出俗字。割雞。謂分割肉節也。爾雅釋文。割。裂也。說文。雞。知時畜也。鷄。續文雅。從鳥。牛刀。謂割牛刀也。不言割者。冢

上省文。○注。莞爾小笑貌。○正義曰。唐貞觀碑說莞爾微笑。微小義同。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王逸注。笑。離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注。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注。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正義曰。此戲言也。皇疏引穆播曰。借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此深得夫子之意。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孔子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正義曰。君子者。

孫也。小人者。謂凡庶民之子孫也。尙書大傳。新穀已入。稷俎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小人亦入學習禮樂也。樂記云。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合情飾貌

者。禮樂之事也。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則學禮樂。自知相親相敬之道。故愛人也。又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知矣。民知事貴敬上之

道。故易爲上所使也。戲者。爾雅釋詁。戲。謔也。呂覽重言篇注。戲。不誠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孔子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

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注。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曰。

齊夫論志氏姓。公山氏。魯公族。姬姓。弗擾。皇本弗作不。左傳及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不狃。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不語詞。不。狃。狃也。論語作弗擾。段借字也。古音狃與擾同。不狃字子微。微與快通。皆貫習之義。金履祥獨鑑前編。公山不狃以費曄季氏。佛靜以中牟曄趙氏。皆家臣曄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大夫曄諸侯。而陸臣以張公室爲名也。子韓哲曰。大夫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夫而欲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己私爲之。非真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案金說是也。翟氏顯考異。謂召。是季氏召。下文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何必下脫因字。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此不得其解。妄爲說之。豈徒者。言不徒召之而往也。吾其爲者。其與豈同。言不爲也。東周公復營東都於鄆。是爲王城。魯王時。犬戎攻滅宗周。平王乃遷居東都。遂以東都爲東周。而稱鎬京爲西周也。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陽虎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曄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據世家之文。是孔子欲以費復西周文武之治。此嘗出安國故也。鹽鐵論褒賢篇。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位哉。亦據文武爲孔子欲復西周。而兼言成湯。此皆古論家說。其後夫子作春秋。據魯新周卽此意。必據魯者。周道幽厲傷之。而猶在魯。故據魯春秋而一新以西周之治。新以西周。不得不總東周。故此文亦言不爲東周也。鄭注此云。東周。據時成周。案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不爲不總東周。故此文亦言不爲東周也。鄭所居成周。當時魯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鄭云。據時嘗指成周。爲當訓助。然考其時。王室已定。不致有爲東周之疑也。皇本用上有復字。○注。弗擾至孔子。○正義曰。左定五年傳。季桓子行野及費。子微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又八年傳。季寤公鉅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譙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竊意不狃斯時正爲費宰。而陰觀成敗於其際。故曄形未露。直至九年。始據邑以叛。然猶曰張公室也。久之而並與魯爲敵。故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費。而不狃及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夫子命申句須樂頤伐之而後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遂奔齊。此則不狃曄之事。而非此之以費曄也。史記孔子世家載以費叛。召孔子。在定九年。可補左氏之遺。趙氏翼駭論

叢考。信左傳而反讎史記。並疑論語。則過矣。若毛氏奇於積求篇。據此注謂陽虎囚季桓子。弗擾之。即在何時。則爲定五年。與世家不合。且不狃初以仲梁懷不敬己。而欲陽虎逐之。虎遂並囚桓子。桓子先亦甚敬不狃。斯時似尙無讎。其畔季氏。乃八年以後事。左傳文甚明顯。不得牽混。○注。之。適也。無可之則止。○正義曰。武氏僖經讀考異。近讀從已字絕句。案孔曰云云。是當以也字爲句。已爲止。又作一讀。今案近讀義勝。○注。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曰。費在周東。故曰東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曰。不見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

成功。惠則足以使人。○正義曰。任謂任事也。國語晉語箕鄭曰。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正義曰。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正義曰。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民懷其上。故足使之也。趙氏佑僞故錄。惠。順也。此康誥惠不惠之惠。仁者待人。務順乎人情。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苟所短。予以佚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此義亦通。○注。不見侮。○正義曰。鄭注云。不致人侮慢之言。卽僞孔所本。皇疏引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注。應事疾。則多成功。○正義曰。說文。疾也。管子形勢云。朝廷其事。夕失其功。是言治事當敏疾也。焦氏循禮疏。僖四年公牟傳注。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徐彥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僖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

三十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官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案焦從何義。亦通。

佛肸召。子欲往。○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

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

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佛肸。皇本作勝。唐石經作佛肸。古今人表作佛勝。佛勝勝三字。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勝。上說文。下隸省。史記孔子世家。佛勝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

中行。伐中牟。佛勝畔。使人召孔子云云。是中牟爲范中行邑。佛勝是范中行之臣。於時爲中牟宰。而趙簡子伐之。故佛勝卽據中牟以畔也。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此

卽簡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勝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矣。翟氏顯考異云。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

行。佛勝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于晉爲畔。于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

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勝孰大小

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

恆理答之。秦翟說太深。反失聖意。蓋聖人視斯人之徒。莫非吾與。而思有以治之。故於公山佛肸。皆有欲往之意。且其時天下失政久矣。諸侯畔天子。大夫畔諸侯。少加長。下倣上。相沿成習。恬不為怪。若必欲棄之而不與易。則滔滔皆是。天下安得復治。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以無道之故而始欲仕也。且以仲弓子路冉有皆仕季氏。夫季氏非所謂竊國者乎。而何以異於畔乎。子路身仕季氏。而不欲夫子赴公山佛肸之召。其謹守師訓。則固以親於其身為不啻君子不入二語而已。而豈知夫子用世之心。與行道之義。固均未為失哉。中牟者。邑名。王氏德四書地理攷。供氏亮吉曰。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鄆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鄆。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鄆相接矣。韓非子。齊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鄲。即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冢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鄆。國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邯鄲之東矣。戰國策。昔者趙氏襲衛。魏主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太平寰宇記。傷水在陽陰縣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城志亦云。陽陰縣有牟山。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陽陰縣。史記佛肸為中牟宰。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陽陰西。漢陽蓋濮陽之誤。今陽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陽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則中牟在陽陰無疑也。今陽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傳。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杜預以陽陽中牟為注。而疑其回遠。裴駟集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即今陽陰中牟也。晉在衛之西北。今陽陰地在滑縣等西北。為衛入晉必由之道。若河南之中牟。漢雖立為縣。而其名實未嘗見於經傳。班固地理志。于河南郡中牟縣注云。趙獻侯自取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為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左傳正義。以為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恩水。則又未知何據也。鹽鐵定九年。衛侯將如五氏。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蓋衛侯自今開州至邯鄲。而路由湯陰。是時中牟屬晉。至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則中牟屬衛矣。豈因佛肸之叛地入于衛與。若臣瓚之說。引作溫水。或引作瀑水。疑當為湯水之譌也。案洪說甚核。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莊氏述祖別記略同。如之何者。之者。是也。謂佛肸也。言佛肸已畔。已雖往。如彼不善何也。○注。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正義曰。佛肸是范中行邑宰。見孔子世家。此當出安國舊義。今此孔注以為趙簡子邑宰。與彼文不合。其偽顯然。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不緇。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瓠。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

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正義曰。不曰堅乎句上。皇本有曰字。繼。史世家作繼。新語道基  
字通。後漢后妃紀。恩隆好合。寤忘繼蠶。以繼爲繼。漢州輔碑所謂摩而不繼。淫而不繼者。摩與  
磨同。繼當磷之段借。校勘記及翟氏顧考異。桂氏顧羣經義證。馮氏登府吳文考證。引漢費鳳刑碑。  
摩而不磷。廷尉仲安碑。泥而不宰。校尉熊君碑。泥而不磷。據史記屈賈列傳有云。燂然泥而不  
磷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磷。與三碑略同。皆是淫而不繼。異文書洪範疏引荀子。白沙  
在涅。與之俱黑。大戴禮會子制言篇。淫作泥。是淫泥二字通用之證。鄭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  
而不食者。糞往仕而得祿也。此非經旨。○注。磷。薄也。淫可以染阜。○正義曰。廣雅釋詁。磷。  
磷也。王氏念孫疏證。考工記。鮑人雖微不磷。鄭注云。類。古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  
不磷之磷。磷。鄰並通。禮。經傳皆通作薄。方言。淫。化也。燕朝鮮冽水之閉曰淫。說文。淫。  
黑土在水中也。是淫乃黑土。用以染物。故方言以淫訓化。漢書敘傳引此文。顏注。淫。汚泥丸。  
可以染阜。以汚泥當黑土。辭之誤也。焦氏循補疏。孔謂可以染阜者。淮南齊俗訓云。素之黷白。  
染之以淫則黑。倣真訓云。今以淫染縞。則黑于淫。高誘注云。淫。礫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  
其陰多石淫。郭注云。卽礫石也。楚人名爲淫石。秦人名爲羽淫也。神農本草經。礫石一名羽淫。  
卽卽淫也。其可以染阜。蓋指今之阜礫。○注。匏。瓠至一處。○正義曰。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  
說文。匏。瓠也。一物二名。言匏瓜者。匏亦瓜類也。詩傳又云。瓠葉苦不可食也。陸機詩疏謂匏  
葉先甘後苦。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瓠有甘苦二種。瓠甘者。葉亦甘。瓠苦者。葉亦苦。甘者可食。  
苦者不可食。又引北方農人。謂瓠之甘者。次年或變爲苦。以陸氏先甘後苦之說爲非。如王之言。  
是此云不可食者。謂匏瓜之苦者也。魯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韋昭云。材讀若裁也。不  
裁於人。言不可食也。是也。匏瓜以不食。得繫匏一處。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空懸。畏非礫之不  
食。空懸。卽謂懸繫也。韋昭解魯語共濟。謂佩匏。可以渡水。自是釋彼又宜然。或遂援以解論語。  
謂繫卽繫以渡水。則已有用於人。於取譬之旨不合矣。皇疏又載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  
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耶。黃震日鈔云。臨川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  
星。其下注引論語。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  
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今案匏瓜星名。見史記天官書。此義亦通。吾自食物者。言吾當如  
可食之物。與匏瓜異也。當東西南北者。言人當志在四方也。檀弓引夫子云。今正也。東西南北之  
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  
吾語女。困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子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困孔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

狂。困孔曰。狂妄抵觸人。

正義曰。六言六蔽。是古成語。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廣雅釋詁。蔽。障也。荀子解蔽注。蔽言不能通明。滯于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戴氏震孟字子義

疏證。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為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疆。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者廣大。昔者闇昧。而今者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案六言。皆心知之善。而不好學。皆有所蔽。故荀子勸學云。君子博學而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即謂學能祛蔽也。管子同紀開。大人之所以言不必信者。惟其為學而知義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學。則惟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體厚者則經經為小人。苟又挾以剛勇之氣。必如周僕刺客辭俠。輕身殉人。扞文網而犯公義。非賊而何哉。案前篇云。直而無禮則絞。下章云。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與此言好直好勇之蔽同。蓋禮義皆須學以成也。皇本由下無也字。居上有曰字。○注。子路起對。故使資坐。○正義曰。凡尊長問己。己將答之。皆起離席以申敬也。對畢就坐。若未畢。尊長命之坐。則坐。○注。仁者至適守。○正義曰。仁者不好學。則不知裁度。或至愛無差等也。知者不好學。多妄自用。不能據德依仁。故無所適守。○注。狂妄抵觸人。○正義曰。說文。抵。側舉也。觸。抵也。抵與抵同。剛者性強直。其言行多抵觸人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困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困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困鄭

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困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困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

君。困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正義曰。學詩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言詩故而不切。其依據諷諫。不指切事情。故言者無罪。聞

者足戒。詩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明詩教有益。故學之可事父事君也。焦氏循毛詩補疏序。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與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名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獨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情性。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為黨。即以比為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稱於其國。全失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為甚。案焦說甚屬。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之宜。醫藥之備。必當識別。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後能知其形。知其性。爾雅於鳥獸草木。

皆專篤釋之。而神農本草。亦詳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學。傷者所甚重矣。○注。與引譬連類。○正義曰。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集。據於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與者。託事於物。案先鄭解比與就物言。後鄭就事言。互相足也。賦比之義。皆包於興。故夫子止言興。毛詩傳言與百十有六。而不及賦比。亦此意也。此注言引譬者。謂譬喻於物也。學記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即此引譬之義也。言連類者。意中兼有賦比也。○注。觀風俗之感衰。○正義曰。謂學詩可論世也。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世治亂不同。音亦隨異。故學詩可以觀風俗。而知其感衰。若吳季札觀樂最著也。○注。羣居相切磋。○正義曰。焦氏補疏。案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注。怨刺曰政。○正義曰。鄭注云。怨謂刺上政。此偽孔所本。廣雅釋詁。讖諫。怨也。諫刺同。凡君親有過。諫之不從。不能無怨。孟子所謂親親之義也。然必知比興之道。引譬連類而不傷於徑直。故言易入而過可改也。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正義

皇本召作郎。周南召南者。謂周公召公分鄭所得南國之詩也。不主一國。故總繫焉。二南之詩。用於鄉人。用於邦國。當時鄉樂未廢。故夫子令伯魚習之。依其義說以循行之。故稱爲也。竊又意二南。皆言夫婦之道。爲王家之始修。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諸己。而後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始修。則天下之理得。即此義也。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與。○注。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二南亦是國風。以列在前。故言國風之始。淑女謂大似。君子謂文王也。關雎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注言此者。見二南多言德化之所及。其致治之本。則在關雎。故舉淑女配君子以爲言也。三綱者。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後漢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歸。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毛詩關雎傳亦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是夫婦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向牆而立者。訓正爲向。與正南面之正同。向牆面而立。言不可行也。孟子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漢匡衡傳謂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禍內。並此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禮之衰。莫不始乎禍內。並此意。



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二云樂二云鐘鼓二云乎哉。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正義曰說文鐘

樂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白虎通五行篇。鐘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皇本鐘作鍾。鍾者。酒器。經傳二文多通用。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廢禮。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是言禮不重玉帛也。漢書禮樂志。樂自洽內而為同。禮自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莞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察此謂敬為禮本。和為樂本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亦與此章義相發。皇疏引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

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注。玉圭至洽民。○正義曰。周官典瑞云。珠玉璋璜琮以頒聘。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璜琮以享。皆瑞玉也。注。編舉圭璋。故云屬以兼之。說文。帛。黼也。鄭注向書云。帛。所以薦玉也。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云。凡物

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制丈八尺。疏云。制謂鈔之長短。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等。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為制。合卷為匹也。胡氏培壘正義謂雜記是言昏禮納徵束帛。用二丈。取成數。其他禮幣。皆以一丈八尺為節也。案帛亦言屬者。據聘禮束帛之外。又有錦紡。鄭此注意兼有之也。孝經廣要遺章。安上治民。莫奪於禮。此鄭所本。

○注。樂之至而已。○正義曰。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亦馬所本。鄭注云。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費其移風易俗也。與馬略同。

子曰。色厲而內荏。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孔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窬。窬。牆。正義曰。說苑修文篇。顛孫子莫曰。去爾外厲。會子曰。外厲者必內折。內折與內荏同義。釋文。

穿窬本又作窬。此誤依孔義改經文作諭。陸所見本已然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儒行箠門圭竅。鄭注。圭竅。門旁窬也。穿牆為之。釋文。圭竅。說文。穿木戶也。郭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此則鄭本作竅。陸本作窬。玉篇引禮記及左傳並作圭竅。今左傳亦作圭竅。是知竅與窬通。說文。竅。空也。窬。下曰。一曰空中也。窬是穿木戶。亦取空中之義。故凡物之取於空中者。皆得為

窬。淮南紀論訓。古者為窬木方版以為舟航。高誘曰。窬。空也。是也。窬與窬同。孟康漢書注曰。東南謂鑿木空中如曹曰窟。是也。此穿窬猶言穿戶。與諭牆之諭不同。孟子穿窬亦此解。謹案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經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此在軍律尤嚴也。○注。荏。柔也。○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應劭注。荏。屈撓也。詩巧言荏染

與。孔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窬。窬。牆。正義曰。說苑修文篇。顛孫子莫曰。去爾外厲。會子曰。外厲者必內折。內折與內荏同義。釋文。

穿窬本又作窬。此誤依孔義改經文作諭。陸所見本已然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儒行箠門圭竅。鄭注。圭竅。門旁窬也。穿牆為之。釋文。圭竅。說文。穿木戶也。郭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此則鄭本作竅。陸本作窬。玉篇引禮記及左傳並作圭竅。今左傳亦作圭竅。是知竅與窬通。說文。竅。空也。窬。下曰。一曰空中也。窬是穿木戶。亦取空中之義。故凡物之取於空中者。皆得為

窬。淮南紀論訓。古者為窬木方版以為舟航。高誘曰。窬。空也。是也。窬與窬同。孟康漢書注曰。東南謂鑿木空中如曹曰窟。是也。此穿窬猶言穿戶。與諭牆之諭不同。孟子穿窬亦此解。謹案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經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此在軍律尤嚴也。○注。荏。柔也。○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應劭注。荏。屈撓也。詩巧言荏染

與。孔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窬。窬。牆。正義曰。說苑修文篇。顛孫子莫曰。去爾外厲。會子曰。外厲者必內折。內折與內荏同義。釋文。

穿窬本又作窬。此誤依孔義改經文作諭。陸所見本已然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儒行箠門圭竅。鄭注。圭竅。門旁窬也。穿牆為之。釋文。圭竅。說文。穿木戶也。郭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此則鄭本作竅。陸本作窬。玉篇引禮記及左傳並作圭竅。今左傳亦作圭竅。是知竅與窬通。說文。竅。空也。窬。下曰。一曰空中也。窬是穿木戶。亦取空中之義。故凡物之取於空中者。皆得為

柔木。毛傳。荏染。柔意也。說文。築。弱貌。築。與荏同。廣雅釋詁。越。弱也。○注。穿。穿壁。窬。窬牆。○正義曰。故文。穿。通也。從牙在穴中。壁即牆也。云窬。窬牆者。謂窬即踰之隙借。孔注本亦是窬字。不作踰也。或謂爲孔亦解窬爲空。則與穿壁義穢。孔意不如是。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

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正義曰。孟子盡心篇云。孟子答萬章

我不憾焉者。其性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此孟子與野闢語較詳。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

以是嚮嚮也。言不願行。行不願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謂踰踰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無

善斯可矣。闢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此孟子言鄉原異於狂狷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

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擊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

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

曰。惡似而非者。惡鄉原恐其亂也。惡似而惡其亂也。惡似而惡其亂也。惡似而惡其亂也。惡似而惡其亂也。

恐其亂也。惡鄉原恐其亂也。故岐往。萬章言人皆以爲原容所至。亦謂之善人。是道訓原爲善

前篇制而不愿。鄭注。愿。善也。原與愿同。中論考偽篇。鄉愿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字直

作愿。與道訓同矣。一鄉皆稱善。而其容借廉潔皆是假託。故足以亂德。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

子貢問鄉人皆好。夫子以爲未可。亦是恐如鄉原者在其中也。○注。所至至德也。○正義曰。注前

讀鄉如字。後讀鄉與向同。其解原字。並謂原人之情。與孟子不合。蓋未然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正義曰。此爲闡於大道不知審

疑則不言。未聞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揚倖往。未會學問。不敢立爲論議。所謂不知爲不知也。爲

道久遠。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注。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正義曰。皇疏云。記

聞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爲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

道路乃即爲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爲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案注傳而說之。卽言說之說。

釋文。於塗說無音。於注說之音悅。此不可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患

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

所不為。正義曰。釋文。與哉本或作無哉。得之失之之者。是也。謂祿位也。鄙夫患不得祿位。則有以深病民。漢書朱雲傳。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巨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又後漢李法傳。法上疏諫。坐失旨。免為庶人。還鄉里。人間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以己無患失之心。遂上疏諫。致罷免耳。是與鄙夫異也。若然。禮雜記云。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與鄙夫所慮同者。君子恥不稱其位。而失之與鄙夫思固其位之志殊也。先伯父五河君說。說略曰。自色厲而內荏。至鄙夫。凡四章。語意大略相同。皆言中不足而外有餘。善貌為有德。則色厲。而陰實小人。故內荏。貌為好學。則道聽。而中無所守。故塗說。是故居則為鄉愿。出則為鄙夫。世盜名之徒。其害可勝言哉。○注。言不可與事君。○正義曰。注以與為我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解此文云。與猶以也。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正義曰。馬氏疏經義雜記。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論語。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以得為不得。猶尚言以可為不可。焦氏循補疏。古人文法有急緩。不顯顯也。此緩讀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即不如也。齊人語也。此急讀也。以得為不得。猶以如為不如。何云楚俗語。孔子答人。何為致楚言也。今案荀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楚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齊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又毛氏齊論廉音引家語。弗得之。皆以訓詁增成其義。韓愈王承福傳。其賢於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役者。亦此意。此作薛寓節據王承福傳。謂古本必如是。此未達古人立文之法。○注。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正義曰。鹽鐵論語排篇。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祿從而無所不至也。韓從者無所匡正。但知保其祿位。故必至邪媚無所不為也。後漢李法傳注引此注。邪媚上多讀依二字。

子曰。古者民有二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

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今之矜也

忿戾。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氣失其

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鄭注云。魯論廉為說。今從古。韓氏體上訓曰。取。自貶損也。釋名云。廉。自檢斂也。取廉義同。案陳說固是。然廉守窮勝。故鄭從古。宋氏鉅鳳發

微云。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所謂疾也。有肆以救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不失為古之疾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愚。此古但為人疾。而今途

至於死亡。人情日變。風俗日漓。聖人所為明禮樂以救之與。○注。肆。極意敢言。○正義曰。孟子盡心下言狂者云。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岐注。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志大言大。卽此注所云極意敢言也。○注。藹藹無所據。○正義曰。據卽據於德之據。無所據。則自放禮法之外。若原壤者也。○注。有廉隅。○正義曰。說文。廉。仄也。仄與側同。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注。廉。側隅也。荀子不苟篇。廉而不劓。注。字林。戾。乖戾也。乖戾。則多違理。故注云惡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注。包曰。鄭聲。淫聲之衰者。惡其奪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注。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

媚時君。傾覆國家也。正義曰。皇本者作也。孟子盡心下。引孔子此言。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較此文爲詳。而總之云惡似而非者。趙岐注。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注。朱正至正色。

○正義曰。說文云。朱。赤心木。趙岐孟子注。亦云朱。赤也。儀禮士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朱爲正色者。考工記畫績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水色黑。北方黑。亦是朱。居南方之正。故爲正色也。紫爲闕色者。鄉黨皇疏引穎子嚴云。北方水。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是紫爲闕色。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闕也。釋名釋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也。

知色好也。困學紀聞。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

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皆周衰之制也。紅氏承鄉黨圖考。又引渾良夫紫衣僭君服。是當時好

服紫矣。夫子以紫奪朱惡之。非謂其闕色也。若他闕色紅綠碧縹之類。皆得用之。○注。利口至國

家。○正義曰。鄭注云。疾時利口。多言少實也。此偽孔所襲。多言少實。是其言不由中。但務爲

說媚而已。中論駁辨篇。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雖足以斷俗疑。

然而好說而不倦。譟譟如也。夫辨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

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折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辨。

記醜而博。順非而譎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子曰。予欲無言。○注。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予欲無言。蓋欲

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煙。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廟言。則天而行化。窾夫子本以身教。恐弟子徒以言求之。故欲無言以教弟子之悟也。詩日月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言弟子無所遵行也。鄭注云。魯讀天為夫。今從古。鄭以四時行。百物生。皆說天。不當作夫。故定從古。翟氏瀨考異。謂兩句宜有別。上句從魯論為勝。誤也。四時行者。謂春夏秋冬四時相運行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篇。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又人副天數篇。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是百物之生。隨四時為興藏也。詩文王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者。事也。天不言而事成。故無聲無臭也。禮哀公問篇。孔子云。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荀子天論篇。列星隨旋。日月遷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案聖人法天。故大易咸取為象。夫子易傳特發明之。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聖人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教人也。亦以身作則。故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亦如天道之直然循行。望之而可知。儀之而可得。固不必諱諱然有証言矣。○注。言之為益少。○正義曰。夫子欲諷於言而敏於行。故恐徒言之。則為益少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

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正義曰。釋文。孺字亦作

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孺悲實親學聖門。而孔子不見之者。此欲

見。是始來見。尚未受學時也。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義當出鄭注。

御覽。四本。引韓詩外傳云。子路曰。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因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此少

者見尊長之禮。當有介紹。聘義所謂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是也。鄭注又云。將命者見辭者。此指主人之介。傳主人辭者也。戶。室戶也。古人燕居在室中。即見賓亦然。取瑟而歌。

謂取瑟鼓之。而復倚聲以歌也。皇本辭下有之字。○注。為其至恩之。○正義曰。不知己。邪本脫

知字。己誤已。此從皇本補正。將命者悟知其非疾。必亦告之孺悲。令孺悲自思其失禮而改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

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檀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正義曰。

三年喪期。鄭君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儀禮士虞禮云。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中猶開也。與大祥開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胡氏培舉正義。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禫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開隔一月也。檀弓曰。祥而禫。是月禫。徙月樂。祥而禫。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自王肅讀禫祥而禫。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非也。案二十五月之說。見禮三年問。及公羊傳二年傳。或彼文止據大祥爲再期。未數禫月也。梁氏玉繩案記。閏二年。吉禫于莊公。傳云。讖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讖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疏引穆協。謂宰我恩啓憤於夫子。以戒將來。讖在屈己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案詩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檜爲鄆武公所滅。此詩當作於平王之世。又公羊哀五年傳。秋九月癸酉。齊侯處曰卒。六年傳。秋七月。除景公之喪。是二年之喪。當時久不行。故滕文公問孟子。定爲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且云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魯先君。則文公以來之謂也。然檀弓言子夏閔子騫。皆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是聖門之徒。皆能行之。宰我親聞聖教。又善爲說辭。故舉時人欲定親喪爲期之意。以待斥於夫子。其謂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亦古成語。謂人久不爲禮樂。則致崩壞。非爲居喪者言。而當時短喪者。或據爲口實。故宰我亦直述其語。不爲諱隱也。期已久矣。期讀如其。釋文云。期音基。下同。一本作其。一本是也。其已久矣。謂三年太久。史記弟子列傳作不已久乎。可證也。下文期可已矣。方讀如基。與期已久矣之期。文同義異。盧氏文弼考證。反疑其爲替之誤。非也。說文云。穀。續也。百穀之總名。沒。盡也。鄭注云。升。成也。言舊穀已盡。新穀已成。明期是周歲。天道將復始也。燧者。左文十年傳。命鳳駕載燧。杜注。燧。取火者。禮內則。事佩有木燧金燧。鄭注。木燧。鑽火也。金燧。可取火於日。考工記。朝人鑿燧之齊。鄭注。鑿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此卽金燧之制。與木燧名同。世本云。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也。周氏栢中典故辨正。鑽燧之法。書傳不載。揚子宜瑛瑣遺述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爲鑽。柳剛取心方尺爲盤。中鑿眼。鑽頭大。旁開寸許。用繩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薄煤成火矣。此卽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燧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然矣。今案揚說頗近理。若然。則春取榆柳者。正用兩木。一爲鑽。一爲燧燧也。其鑽杏桑柘。意亦然矣。徐氏頤改火解。改火之典。昉於上古。行於三代。迄於漢。廢於魏晉以後。復於隋而仍廢。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爲火。故曰昉於上古也。周監二代。周禮有司燧行火之政令。故曰行於三代也。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興省之。然續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於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雒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非見絀於魏晉後乎。隋文從劭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踵行者。蓋視爲具文而已。故曰復於隋而仍廢者也。案周官司燧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管子禁藏篇。鑽燧易火。所以去茲毒也。蓋四時之火。各有

所宜。若春用榆柳。至夏仍用榆柳便有毒。人易以生疾。故須改火以去茲毒。即是以救疾也。○注。周書至火也。○正義曰。周書月令篇。今亡。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周禮司燹疏引鄭此注。周書曰云云。與馬注同。漢人皆見周書。則隋書經籍志繫之汲冢。謂與竹書並出晉世。誤也。先鄭司燹注。引鄭子同。亦本周書。榆柳棗杏桑柘柎槐檉。皆木名。說文。柘。桑也。疑柘是桑之屬。又說文檉下云。檉木出發鳩山。而北山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柎木。則柎柘通也。此木今不知所指。鄭詩箋云。柎。檉也。據今之阜斗。陸機引二者。檉。即柎也。爾雅釋木。檉曰檉。郭注以為小木叢生。二說各異。然高誘注淮南時則云。木不出火。惟檉為然。則以柎為檉近之矣。說文。檉。柔木也。工官以為栗輪。郭注中山經又云。檉。剛木也。中車材。段氏玉裁說文注。謂此木堅韌。故剛柔異稱而同實是也。皇疏云。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柎檉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柎檉也。槐檉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檉也。案淮南時則訓。春鑿箕煖火。夏秋鑿柎燧火。冬鑿松燧火。此與周書不同。又天文訓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其次土先於金。金先於火。周氏柄中以董子繁露證之。木令後當次火。火令後當次土。今文錯謬。其說甚確。管子幼官篇又云。春以羽獸之火鑿。夏以毛蟲之火鑿。秋以介蟲之火鑿。冬以鱗蟲之火鑿。中央以孽蟲之火鑿。周氏柄中云。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蓋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蟲鱗。而時則猶冬也。故曰冬以鱗獸之火鑿。其實木用事。乃春火也。由此推之。春改夏火。夏其蟲羽。故曰春以羽獸之火鑿。夏改秋火。秋其蟲毛。故曰夏以毛獸之火鑿。秋改冬火。其蟲介。故曰秋以介蟲之火鑿。月令以四時之正言。管子以改火之始言。故異耳。子

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孔曰。旨。美也。賁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二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子也有三年之愛乎。正義曰。說文。稻。稌也。別二名。北方以稻為穀之貴者。故居喪不食之也。儀禮喪服傳言居喪既虞。食唯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饘者。小祥之祭。鄭彼注云。疏猶蠶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

時食也。程氏瑤田疏食素食說云。疏食者。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素食。鄭云復平生時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糲。然豐年亦得食黍。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于女安乎。是雖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粱。宜止於黍稷也。詩碩人箋。錦。文衣也。終南傳。錦衣。采色也。錦是有文采之衣。謂凡朝祭服。以帛爲之者也。檜詩刺不能三年。而云庶見素冠素衣。素冠。練冠也。禮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纁緣。聞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纁緣。又期而大祥。素纁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陳氏魚毛詩疏。小祥大祥。皆用麻衣。大祥之麻衣。配纁冠。小祥之麻衣。配練冠。是未終喪。皆服麻衣。無采飾。則不得衣錦可知。皇本稻下錦下有也字。汝安則爲之句上有曰字。說文。甘。美也。詩多言旨酒。此文食旨。兼凡飲食言之。喪大記云。禫而食肉。謂大祥也。聞傳云。期而大祥。有醴饗。有醴饗者。期始得食肉也。又云。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則自小祥後。但得食茶果飯素食。而醴饗食肉。必待至大祥之後。飲醴酒。必待至禫之後。則小祥後不得食旨明矣。喪大記。禫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檀弓云。禫之日。鼓素琴。則自大祥之前。不與於樂。故曲禮云。居喪不言樂是也。居處謂居常時之處也。聞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既虞卒哭。柱柩扇屏。半銷不納。期而小祥。居麗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沐。喪服傳言既虞。寢有席。與聞傳言寢有席。在小祥之後稍異。又喪服傳言既練舍外寢。注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所謂麗室也。則鄭以喪服傳與聞傳合也。又喪大記。既練居麗室。既禫黜麗。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復寢在禫後。與聞傳在大祥後。又稍異。以理衡之。當以大記爲備也。禮問喪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慟之情也。不仁者。言不愛父母。是不仁也。故又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無有也。大戴禮感德篇。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卽此義也。漢石經於其父母下無乎字。常誤脫。○注。旨。美也。○正義曰。說文同。○注。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正義曰。說文。裹。俛也。裹。裹也。今字作懷作抱。皆段借字。藝載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注。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三年問。引論語此文。謂喪作達喪。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此孔所本。禮中庸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注。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義曰。詩蓼莪文。注引此者。見三年之喪。亦是思報德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不有博奕者乎。

爲之猶賢乎已。正義曰。孟子告子篇。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者。思理義也。無所用心。則於理義皆不知思。其不說學可知。難者。言難以成德也。孟





也。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子曰。有。案亦是承上之辭。此句上無所承。自不當有亦字。陳氏贗古訓曰。子曰有者。與禮弓會子曰有句法同。又漢石經惡居下而誦上者。無流字。惠氏棟小經古義云。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舉居下而誦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誦上。是漢以前無流字。陳氏贗古訓云。四輩經比正尼經音義居下而誦上。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云。白六帖兩引俱無流字。案皇疏云。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邢疏云。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並無流字。今經文有流字。後人據誤本加也。少儀疏引此文。雖有流字。亦後人所增。蔡邕揚賜碑。惟我下流。二三小臣。此自稱爲謙辭。非本論語此文。鄭注云。魯讀室爲室。今復古。馮氏登府異文考證。說文。室。實也。集韻。室。實也。義本通。古二字亦相假。周叩敦銘。孚乎室室。韓勅碑。磨城虛室。漢書功臣表。有請簡候室中同。史記作室。皆其證也。馮氏贗古訓曰。室有室義。太玄經曰。冷竹爲管。室灰爲候。虞翻注。室。室也。案室室音義俱近。故魯論作室。鄭以室義較顯。故從古。○注。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正義曰。君子五惡揚善。故魯論作室。爲君子惡也。○注。誦。謗毀。○正義曰。說文。誦。謗也。一切經音義五引蒼頡。誦。誦毀也。禮少儀云。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誦。孔疏謂道說君之過惡。○注。室。室塞也。○正義曰。注當云室。實也。衍一室字。說文。室。塞也。塞。隔也。戴氏望注云。不謂越道。室塞於事。廣雅釋詁。怪。很也。王氏念孫疏證。王篇。怪。惡性也。論語惡果敢而室者。室與怪通。言很戾也。馬融訓室爲塞。失之。下文云。瘞。惡也。義與怪相近。案王說亦備一義。其斥馬注爲失。○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孔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惡不孫

以爲勇者。惡許以爲直者。○包曰。許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曰。曰賜也亦有惡乎。皇本乎作

征賦注。引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尤可證。釋文。微。鄭本作絞。古卯反。中論嚴辨篇。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適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中論此文。誤以此節爲夫子語。毀譽

以爲辨。即許以爲直之義。絞急與鄭本作絞字同。阮氏元校勘記曰。毀聲交聲。古音同部。故得通借。案左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微。漢書五行志引左傳彼交作匪微。亦交叛二聲旁通之證。絞急

者。謂於事急迫。自炫其能以爲知也。中論此文。可補鄭義。馮氏登府異文考證。禮記隱義云。齊以相絞許爲掉聲。論語言絞以爲知。又云。許以爲直。絞許違文。正齊魯之方言。鄭氏北海人。其

注三禮多齊言。故於齊古魯參校之時。不從古而從魯也。案鄭作絞。不知何論。必如隱義之說。亦是齊論。而馮君以爲從魯。殊感臆側。惡不遜以爲勇者。言本無勇。段不遜以爲勇也。荀子脩身篇。

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諂少者矣。即此文之意。○注。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正義曰。說文。微。循也。循。順行也。漢書言中尉微循京師。引申爲凡遮取之義。故注

訓抄。說文。鈔。文取也。無抄字。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書。抄。掠也。又引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音義又云。古文抄剿二形。案曲禮毋剿說。注。剿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無此注意同。○

注。許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曰。釋文引說文云。許。面相斥。是許為攻發也。陰私。人所諱言。而面相攻發。以為己直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為有家國者戒也。養猶待也。左傳二十四年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杜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怒無已。即此難養之意。易家人九三云。家人嗃嗃悔厲言。婦子嘻嘻終吝。象傳。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此即不孫之象。故初九云。爾有家。言當教之於始也。六二云。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言婦人惟酒食之議。故能順以巽也。師上六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即此篇上章所指鄉原鄙夫之屬。皇本與上

有有字。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正義曰。漢石經從兩廿。即四十字之併。漢碑多如此作。○注。年在不惑。○正義曰。皇疏云。年未四十。則德行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在不惑之時。猶為衆人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

生。無復有善理。案會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孔氏廣森補注。勉當為免。言不足責。並言人年至壯老。無所成德。論之也。

卷二十一 微子第十八

集解 凡十四章

正義曰。此篇實止十。疑四為一誤。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二仁焉。○仁者愛人。

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正義曰。微箕皆有封國。殷仕王朝為卿士。至此諫紂。俱不聽。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復其位者。復其微子之位也。及武庚滅。乃改封國於宋。為宋公。又宋世家言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二子後皆別封。此仍言微箕者。從故爵也。舊時說者謂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載籍無一合者。抑亦妄矣。朱氏彬經傳考證。此章止敘比干之諫。

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復其位者。復其微子之位也。及武庚滅。乃改封國於宋。為宋公。又宋世家言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二子後皆別封。此仍言微箕者。從故爵也。舊時說者謂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載籍無一合者。抑亦妄矣。朱氏彬經傳考證。此章止敘比干之諫。

宋公。又宋世家言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二子後皆別封。此仍言微箕者。從故爵也。舊時說者謂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載籍無一合者。抑亦妄矣。朱氏彬經傳考證。此章止敘比干之諫。

者謂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載籍無一合者。抑亦妄矣。朱氏彬經傳考證。此章止敘比干之諫。

者謂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載籍無一合者。抑亦妄矣。朱氏彬經傳考證。此章止敘比干之諫。

一似微箕兩賢。初無一言之悟主者。不知非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輝耀而下。使人不覺耳。宋世家曰。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昌之修德滅紂。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于是微子度紂不可諫。欲死之。及出。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注。微箕至見殺。○正義曰。微箕皆殷時封國。孔氏書疏引鄭玄說。以爲俱在圻內也。杜預春秋釋例。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家。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鄆。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家。西北去朝歌。向在圻內。竇宇記云。博州聊城縣有微子城。博州。今東昌府治。聊城爲附郭首邑。與壽張毗連。故兩邑皆言有微地。實則壽張是也。闕氏若瓊釋地謂今鄆安府臨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此據明一統志。不足信也。左傳三十二年經。晉人敗狄于箕。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闕氏釋地謂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而彙纂謂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是榆社縣西。亦一邑兩載。皆在圻內。但未知孰是。又左傳奏入我河曲。焚我箕鄆。紅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謂今山西隰州蒲縣東北有箕城。當卽其地。然去朝歌甚遠。必非箕子所封邑也。比干未有封國。孟子稱王子比干。疑比干卽其名。或字也。路史謂唐之比陽。有比水。卽比干國。其說不知何本。考比陽於漢地志。歷南陽郡。非在圻內。路史誤也。白虎通爵篇。子者。孽也。孽孽無已也。廢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此得有子者。鄭君王制注。異畿內謂之子是也。微子名啟。箕子名無考。莊子。大宗師若孤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司馬彪注。以胥餘爲箕子名。尸子亦云。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胥餘並承箕子之下。則彪說亦可信也。左定九年傳。陽虎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庶兄者。謂微子生時。其母未爲后。則微子是帝乙庶子。卽是紂之庶兄。此馬注意亦然也。孟子告子篇。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又以微比皆紂諸父。說比干者無異辭。而微子爲諸父。則止孟子一言。翟氏灝考異引陸象山說。從孟子。則以箕子稱微子曰王子。與比干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姚氏鼐經說。故誓言播棄王父母弟不迨。苟有庶兄。播棄不迨。其罪不甚于王父母弟乎。而武王乃不言之乎。吾是以知惟孟子之言信也。宋世家又云。箕子者。紂親戚也。不言爲何行輩。服虔杜預以爲紂庶兄。而王肅以爲紂諸父。與馬此注同。高誘注淮南主術。爲紂庶兄。而注呂氏春秋必曰權謂過理等篇。皆爲紂諸父。傳聞各異。未知孰是。殷本紀云。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

紂又囚之。此紀先彼微子。次比干箕子。馬此注本之。遂以微子為早去也。宋世家云。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乃直諫紂。紂怒。乃遂殺王子比干。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又先箕子。次比干。次微子。與殷紀敘述不同。韓詩外傳。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迫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後諫三日不去。紂囚殺之。又云。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遂被髮佯狂而去。此傳先比干。次箕子。與殷紀同。與宋世家異。而不言微子去之在何時。竊以微子事。當從宋世家。以宋人所載。必得實也。若箕比先後。宜闕疑焉。佯狂者。佯。僞也。廣雅釋詁。狂。癡也。後漢陳忠傳注。在易。謂狂而易性也。為奴者。周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蠶。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鄭注謂魯為盜賊而為奴者。輸于罪隸。此據漢法以況為盜賊之罰。其實凡有罪皆得輸入。故甘誓言奴戮也。箕子是有爵。雖有罪。不得為奴。故必佯狂而後。得以侵入。先鄭司厲注云。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是也。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注云。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為奴。或見殺。詩邶相舟疏引鄭注又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鑽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案白虎通五行篇。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何休公羊莊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也。是同姓之臣無去理。然微子實處不得不去之勢。故鄭君復言同姓有去理以明之也。○注。仁者至寧民。○正義曰。憂亂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案微子之去。在箕比事後。彼見二子及己諫已不行。故聽太師少師之勸。然後去也。以智許之。必非微子所願。而比干以忠愛受奇禍。復從而奪之。亦太近刻。然則夫子之次三子。或如胡炳文四書通謂先易者後難者也。以為上下之次。殆未然矣。皇本此注作馬曰。

柳下惠為士師。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

之邦。正義曰。鄭注云。黜。退也。案說文。黜。敗下也。三黜仍為此官。故先言為士師。明非改官也。柳下被黜不去。即是降志辱身之事。然不為枉道。故孟子稱為聖之和。又言不以三公易

其介也。戰國燕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耳。與此文略同。○注。士師。典獄之

官。○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周官司厲。下大夫四人。鄭注。土。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此官王朝得有下大夫。若侯國。不過以中下士為之。故孟子言柳下惠不卑小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孔子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

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

不能用。正義曰。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謂商所以安止之也。世家云。魯昭公奔於齊。頃

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云云。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

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

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四十二歲之前。景公欲以尼谿封

孔子。晏嬰雖沮之。而公猶欲待之以季孟之閒。是公意猶未忘也。邢疏云。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

之位。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閒。案左

氏傳。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僑如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二文皆言季

孟。全氏祖望問答。謂以權勢稱之。故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

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其說甚確。若然。則康公所言叔孫位

不若孟者。亦是明其禮重。假位說之。非其實也。此文季孟之閒。專是言位。周氏炳中典故辨正。

謂季孟之閒。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卽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無不可。周氏之言。尤洽經旨。

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託於吾老而不能。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待孔子與吾老之

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日字別之。○注。魯三至之閒。○正義曰。昭四年左傳。季孫爲司徒。

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司徒。上卿也。司空。下卿也。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伐邾。此正魯三卿之位次。但孟氏雖居下卿。而權重於叔氏。故當時多言季孟。此注謂

孟不用事。誤。○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世家晏嬰曰。自大賢之息。周室

既衰。禮樂缺有闕。今孔子處容飾繁。登降之禮。藹辭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是晏嬰以聖道難成。故景公聞而止尼谿之封。其後以吾老

不能用辭孔子。亦由晏嬰前言惑沮之也。左襄二十五年傳。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鬷。納其女子

嬖公。嬖。生景公。宣伯在齊。爲魯成十六年。景公之生。當在成十七八年。計其卽位時。已二十七

年已六十。故稱老。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桓子。孫季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

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正義曰。釋文。歸如字。鄭作饋。案後漢蔡邕傳注。文選鄒陽上書注。並引

作饋。用鄭本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按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彼於定公

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圍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注。桓子至三日。○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國國政三月。粥余賸者弗飾買。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捨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子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矣。盡致地焉。康輒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餘。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勝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駘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舌。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僞孔所本。韓非內儲說。言齊景公以女樂六遺哀公。此紀事之誤。又言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謂孔子諫女樂。深合事情。足補世家之闕。案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其在孔子甚專。至將死。命康子必反孔子。此不得謂不知孔子矣。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術中。而迫孔子以不得不行。此當別有隱情。或卽感於公伯繅之總。以夫子爲彊公弱私。不利於己。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聽也。世家言孔子去魯適衛。而韓非及檀弓皆言適楚。亦傳聞各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包曰。下車。正義曰。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能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蹠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遂陽遂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當是接輿歌原文。論語節引之耳。衰追已殆皆韻。戴氏望論語注。據莊子解此文云。往。往世。諫。正也。言禍亂相尋

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包曰。下車。正義曰。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能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蹠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遂陽遂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當是接輿歌原文。論語節引之耳。衰追已殆皆韻。戴氏望論語注。據莊子解此文云。往。往世。諫。正也。言禍亂相尋





津亭。碑載夫子適陳蔡。有渡。有橋。俱以問津名。考魚臺為魯蒙邑。夫子時非去魯。何絃於此問渡。地理書多難徵信若此。世家云。孔子且隱者。使子路問津焉。論衡知實篤。謂孔子使子路問津。欲觀隱者之操。此或古論家說。然求意太深。反失事實。○注。相廣至渡處。○正義曰。相廣五寸。二相為相。考工匠人文。說文。相作相。云。相也。謂者。未之別名。三蒼云。相。未頭鐵也。京房易繫辭傳注。相。未下打也。訓義相同。匠人注。古者相一金。兩人併發。今之相。較頭兩金。象古之相也。鄭意古相一金。一人發之。若兩人二相併發。則謂之相。說文。耦。未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伐與發同。許所傳亦古制也。匠人疏云。一人雖並發一尺之地。未必並頭共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賦自得一尺。不假要並也。案漢書食貨志。后發於畝田。呂二相為耦。廣尺深尺曰賦。長終晦。一晦三賦。一夫三百賦。而播種於畝中。此文下云。授為覆種。則耦耕為播種於畝中矣。津濟渡虞者。說文。津。水渡也。水經河水。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為津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己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擾而不輟。○鄭曰。擾。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正義曰。皇疏云。執初在車上。即為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廣轡與孔子也。漢石經與孔子也。誰下有字。曰。是下無也。字曰字。皇本誰下有字。曰。是上有對字。釋文云。孔子之徒。一本作子。是。今作孔丘之徒與。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又滔滔。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載此文。正作悠悠。偽孔注本亦同。陳氏經古訓曰。後漢者朱穆傳。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亦本此。洪氏頤煊讀書叢錄。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引此文。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後人所改。案鹽鐵論大論篇言孔子云。悠悠者皆是。皆同鄭本。當是古論。集解從魯論作滔滔也。又漢書班固敘傳。固作幽通賦曰。朝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滔滔而不蒞兮。卒隕身乎世。鄧展曰。滔滔者。亂貌也。麗。避也。師古曰。論語稱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引論語作怡。亦由所見本異。晉書古音在蕭幽部。故與悠悠。誰以易之。誰謂當時諸侯也。以。與也。易。治也。言當時諸侯皆無賢者。孔子得誰與治之耶。且而之而。謂子路也。顏師古敘傳注云。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

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己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擾而不輟。○鄭曰。擾。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正義曰。皇疏云。執初在車上。即為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廣轡與孔子也。漢石經與孔子也。誰下有字。曰。是下無也。字曰字。皇本誰下有字。曰。是上有對字。釋文云。孔子之徒。一本作子。是。今作孔丘之徒與。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又滔滔。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載此文。正作悠悠。偽孔注本亦同。陳氏經古訓曰。後漢者朱穆傳。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亦本此。洪氏頤煊讀書叢錄。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引此文。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後人所改。案鹽鐵論大論篇言孔子云。悠悠者皆是。皆同鄭本。當是古論。集解從魯論作滔滔也。又漢書班固敘傳。固作幽通賦曰。朝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滔滔而不蒞兮。卒隕身乎世。鄧展曰。滔滔者。亂貌也。麗。避也。師古曰。論語稱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引論語作怡。亦由所見本異。晉書古音在蕭幽部。故與悠悠。誰以易之。誰謂當時諸侯也。以。與也。易。治也。言當時諸侯皆無賢者。孔子得誰與治之耶。且而之而。謂子路也。顏師古敘傳注云。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

錯自謂也。覆而不輟。漢石經作覆不輟。說文引亦作覆。五經文字曰。覆音憂。見論語。集韻覆或從求。然則作覆。乃或體字。○注。滔滔至易之。○正義曰。盧氏文昭釋文攷證。史記世家集解引此注。滔滔作悠悠。又文選四十九令升晉紀總論。悠悠風塵。注所引孔注亦同。是古論作悠悠。鄭孔皆同。何晏依魯論作滔滔。采孔注而改之。安甚。今案悠悠訓周流。疑與詩淇水瀦瀦同。即瀦之或體。水回旋周流皆是。此水喻當世之亂同也。注云。治亂同者遠言耳。空舍此適彼。言彼此皆同。不必以此易彼也。說似可通。但輿下句丘不與易義不協。○注。士有至之法。○正義曰。注以兩從字爲孔子及沮溺所從。非謂子路從。於語意不合。○注。覆。覆種也。輟。止也。○正義曰。說文。覆。摩田器。是覆本器名。用以摩田。而此云覆種者。徐鍇說文繫傳云。謂布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也。是也。紅氏承羣經補義。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耦耕時即覆。國語云。深耕而疾覆之。孟子亦曰。辨麥播種而覆之。是覆在播種之後。同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案齊民要術。耕荒畢。以鐵齒鋤練再偏肥之。渴擲黍稷。勞亦再偏。勞與覆一音之轉。輟止者。爾雅釋詁。輟。已也。已止同訓。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

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正義曰。子路行以告。皇本羣下有也字。○注。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正義曰。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孟子

滕文公上。夷子憮然。趙注。憮然者。猶愠然也。焦氏謂正義。說文。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撫爲安。又訓撫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

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子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每致寂然不動。如有所失然也。沮溺不達己意。而妄非己。故夫子

有此容。○注。隱於至居乎。○正義曰。山林是鳥獸所居。人隱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人與人同羣。故當相入偶也。言辟人辟世法皆非也。○注。言凡至故也。○正義曰。皇本作孔注。其申注

云。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案注意謂天下即有道。某亦不以治民之大道。易彼隱避之小道也。於義殊曲。故不從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包曰。丈人。老人也。蓀。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

行字。今皇那本皆有行字。○阮氏元校勘記。謂因丈人章誤衍是也。夫子憮然。漢石經無夫字。又皇本羣下有也字。○注。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正義曰。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孟子

滕文公上。夷子憮然。趙注。憮然者。猶愠然也。焦氏謂正義。說文。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撫爲安。又訓撫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

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子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每致寂然不動。如有所失然也。沮溺不達己意。而妄非己。故夫子

有此容。○注。隱於至居乎。○正義曰。山林是鳥獸所居。人隱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人與人同羣。故當相入偶也。言辟人辟世法皆非也。○注。言凡至故也。○正義曰。皇本作孔注。其申注

云。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案注意謂天下即有道。某亦不以治民之大道。易彼隱避之小道也。於義殊曲。故不從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包曰。丈人。老人也。蓀。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

行字。今皇那本皆有行字。○阮氏元校勘記。謂因丈人章誤衍是也。夫子憮然。漢石經無夫字。又皇本羣下有也字。○注。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正義曰。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孟子

滕文公上。夷子憮然。趙注。憮然者。猶愠然也。焦氏謂正義。說文。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撫爲安。又訓撫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

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子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每致寂然不動。如有所失然也。沮溺不達己意。而妄非己。故夫子

有此容。○注。隱於至居乎。○正義曰。山林是鳥獸所居。人隱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人與人同羣。故當相入偶也。言辟人辟世法皆非也。○注。言凡至故也。○正義曰。皇本作孔注。其申注

云。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案注意謂天下即有道。某亦不以治民之大道。易彼隱避之小道也。於義殊曲。故不從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包曰。丈人。老人也。蓀。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

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未知所以答。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一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正義曰。從而後者。謂從夫子行而在後也。釋文云。篠本又作條。又作菝。盧氏文昭考證。

說文。菝。從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菝。是菝爲正字。論語本與說文合。條乃條菝字。於六書爲假借。今作篠不省。皇本作篠誤。四體者。趙岐孟子注。體者。四枝股肱也。五穀者。禾黍稷稻麥也。說五穀者多家。此從程氏孫田說定之。鄭注云。分論理。謂理治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爲糞。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俞氏樾平議略同。於義亦通。朱氏彬經傳考證。宋呂本中繫微雜說曰。四體不動二語。荷篠丈人自謂。其說得之。平議又云。雨不字。並語詞。不動。勤也。不分。分也。引詩徒御不警。大庖不盈。不戰不難。受福不那。諸傳爲據。亦是也。植其杖。漢石經植作置。惠氏棟九經古義。案兩頌那詩置我執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文曰。植或作植從置。今案依詩箋。植置本二字。金縢注謂植古置字者。謂古以植爲置。假借之義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丈人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菝芸田。植杖者。署杖也。此從漢石經作置爲訓。如呂氏春秋異用篇所云孔子置杖之比。然用菝芸田。必拄杖而後可芸。竊以此文作植爲止。作置亦是假字。段說未能合也。芸本作穎。茲是或體。俱見說文。今作芸。漢石經作耘。俱隸省。拱者。說文。拱。斂手也。新書卷經國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開二寸。端而攝纜。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固以微磬曰共立。共與拱同。橫弓。孔子與門人立拱。玉藻。臣侍於君垂拱。垂即微磬之象。子路問丈人言。知其賢者。禮異之也。爲黍者。治黍爲飯也。黍。禾屬而黏者。其不黏者。別名糜。稌。用以作飯。蓋食之貴者。所以敬禮客也。○注。丈人。老人也。篠。竹器。○正義曰。淮南脩務訓注。丈人。長老之稱。與此注合。至道應訓注。以爲老而杖於人。故稱丈人。此說不免附會。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然以法度長於人。彼稱丈人爲位尊者。與此植篠丈人爲齒尊。異也。說文。菝。菝田器。其字從菝。此注云竹器者。草竹一類也。皇本經注皆作篠。卽本此注誤改。說文。發。以足躡夷草。從火從爻。春秋傳曰。發夷蘊崇之。丁氏杰曰。今南宮人菝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納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躡草入泥中。名曰脚躡。是可爲論語以杖荷篠。植杖而芸。及說文菝字發字之證。○注。丈人至之耶。○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許包意。亦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自述其不遵暇逸之義。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答子路。非以責子路也。○注。植。倚也。除草曰芸。○正義曰。植者。立也。故有倚訓。謂依倚之也。紅氏永摹經補義。今人耘田。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也。說文。糞。除苗穢也。段氏玉裁注。小雅毛傳曰。耘。除草也。食貨志云。苗生三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壟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能

風與旱。此古者糞料爲一事也。謂苗初生之始也。既成以後。仍有莠及童蔞生乎其間。則又以耨蔞之。蔞者。披田草也。亦謂之穎。今案用薇芸草。亦在既成以後。吾鄉農人云。田宜多芸。不獨除草。且茂苗也。○注。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正義曰。注以丈人偶出行不遇。非知子路復來而避之也。子路曰。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包曰。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

用。自己知之。正義曰。義者。宜也。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士必宜仕。仕即是義。亦即是道。不仕則

行其道而已。道行。而君臣之倫以盡。道不行。而君臣之倫終未嘗一日敢廢。故孟子言孔子三月無

君。皇皇如也。明雖知道不行。猶不敢忘仕也。長幼之節。謂前見二子有兄弟之節次也。注以父子

相養言之。非矣。漢石經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潔。既據宋本作潔

也。○正義曰。說文。倫。一曰道也。又訓理者。謂文理也。凡論命字皆訓理。其證也。○注。不

必至知之。○正義曰。注讀已知之已爲紀。己道不行。則望人行之。故曰不必自己道得行。明人行

之與己同也。此說稍曲。

逸民。○逸民者。節行超逸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包曰。此七人皆逸

民之賢者。正義曰。說文。佚。佚民也。從人失聲。段氏玉裁注謂論語逸民。許作佚民。佚正字。逸

德而隱處者。此虞仲後雖爲君。柳下惠亦爲士師。要自其初。皆爲民也。左傳五年傳。宮之奇曰。

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又云。太伯虞仲。知古公欲

立季歷以及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吳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荊蠻。荆蠻義之。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案本紀以虞仲爲太伯弟。世家以仲雍爲太伯弟。虞仲則仲雍會孫周章之弟。說似不同。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仲雍亦名虞仲。是虞仲有兩人。漢書地理志。周大王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楚。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謂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禮。師古曰。虞仲。即仲雍也。志又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會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剡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師古曰。中讀曰仲。班志此文。亦以周有兩虞仲。虞吳鍾用。如驪虞亦作驪吾之比。仲雍稱吳仲雍。故或稱虞仲。志引論語隱居放言。即指逃竄荆蠻之事。兩虞仲本皆為吳仲。故稱周章之弟為北吳。對周章為南吳也。後世稱北吳為虞者。亦以兩吳不能分別。故取同音異字而為虞矣。仲雍亦稱虞者。此又因音同而假之。其本字則為吳也。虞仲在夷齊前。而先夷齊者。重德也。若孟子稱伯夷。在伊尹前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正義曰。後漢書逸民傳敘。蓋錄其絕塵不及。與此注義同。○注。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正義曰。虞仲。注不知何指。尸子云。夷逸者。夷說諸之居。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輓以耕於野。不忍被縶入廟而為犧。禮雜記孔子曰。少室大裡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此夷逸少連二人專可考者。朱張見漢書古今人表。論語釋文云。朱張並如字。衆家亦為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案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以仲尼子弓並言。揚倬注。以子弓為仲弓。則是夫子弟子。豈得廁於古賢之列。而曰我異於是。且子弓之即為朱張。亦別無一據。則王說未可信也。竊以朱張行事。當夫子時已失傳。故下文論列諸賢。不及朱張。而但存其姓名於逸民之列。蓋其憤也。又釋文引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宋氏錕風過庭錄。文選劉琨答盧諶書。白頭翁張。注曰。輶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錄。姦兇侏張。輶與侏古字通。此鄭本作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此七人注。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譁。書譁張為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今案鄭義不著。或如宋誠所劄。然夷逸明見尸子。柳下豈為陽狂。於義求之。似為非也。漢地志說仲雍之事。引謂虞仲夷逸。本文文連言。師古以為竄於蠻夷而遁逸。其義或與鄭同。要未必得班本旨也。七人為逸民之賢者。是解逸民為隱逸。不謂超逸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為解前後失檢處。

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曰。但能言應倫。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

清。廢中禮。師古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禮也。正義曰。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伯夷

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降就己。是即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事也。舉伯夷則叔齊可知。又云。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黷佚而不怒。匱窮而不憚。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自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

層去已。是即下惠降志辱身之事也。論出處之節。自以不降不辱為優。而夷齊亦失之過峻。韓詩外傳謂夷齊為確仁。又曰。仁確則其德不厚。又曰。確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臣民隱括有在是中也。是知夷齊雖聖人所許。亦聖人所不為也。惠連降志辱身。出處之際。似無足觀。然中倫中慮。言行如此。實非枉道以殉人。故夫子亦許之也。慮仲夷逸。亦是降不辱。故能中清中權。而隱居放言。於世亦寡所合。但不及夷齊之行。故述逸民之目。仲逸亞於夷齊。論行事。則夷齊與惠連為最異。故相次論之。而後及慮仲夷逸也。不辱其身。皇本身下有者字。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慮仲夷逸。漢石經作夷佚。身中清。世家身作行。行與廢當是對文。謂居位行道也。此安國舊義也。廢中權。釋文引鄭作發。云動貌。案貌疑作也。後漢隗囂傳方望曰。動有功。發中權。此謂行事所發見也。皇疏引江熙曰。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二文並作發。與鄭本同。當由齊魯文異。江熙所云。可補鄭義。○注。但能至已矣。○正義曰。倫理者。訓倫為理也。思慮者。謂心所思慮於道也。孟子以柳下惠為和為介。又大戴衛將軍文子篇。孝子慈幼。允德秉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是其言行有可容也。○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正義曰。放置。見廣雅釋詁。中庸云。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即此注義。後漢孔融傳。跌蕩放言。李賢注。放。縱也。又荀韓陳傳論。廢自中世以下。闕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李賢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此解似勝包氏。○注。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正義曰。注以慮仲夷逸當亂世。則慮仲似非仲雍。疑指周章弟當紂世也。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注。進。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正義曰。進者。可也。退者。不可也。逸民或治則

進。亂則退。或雖治亦退。或雖亂亦進。行各不同。皆未適於大道。惟夫子本從心之矩。妙隱見之權。進退俱視乎義。義苟可進。雖亂亦進。義苟宜退。雖治亦退。孟子云。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遠。久謂久居其國。遠謂遠來也。此孔子之行也。孟子以孔子為聖之時。此注則以義衡之。義者。宜也。即時也。故易傳屢言時義也。鄭注此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案法言淵濤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後漢黃瓊傳。李固引傷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可否即可與不可也。孟子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無不恭。君子不由也。君子即孔子。是謂孔子不為夷惠也。

太師摯適齊。亞飯千適楚。○注。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二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注。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

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注。孔曰。播。播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注。孔曰。魯哀公時。

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正義曰。太師摯等皆殷人。則太師少師等官。是殷制也。周官。有太師。與此諸職。尊卑同異。未聞也。亞飯三飯四飯者。禮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公羊隱五年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白虎通禮樂篇。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穰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且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舖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于適楚。三飯適齊。四飯缺前泰。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案此班氏所說殷制。當爲論語舊義。周官膳夫云。王齊日三舉。則天子亦三飯。又禮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此通說大夫士之禮。則周制自天子至士皆三飯。與殷異也。又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云。謂告飽也。饌告飽。則侑之。乃更食。凡三侑。儀禮特牲。是士禮有九飯。少牢。是大夫禮有十一飯。故鄭注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皆因侑更食之數。與論語亞飯三飯四飯之義不同。而近之僞者。若黃氏式三俊案。凌氏釋典故。皆援之以釋論語。謂初飯不侑。始侑爲亞飯。再侑爲三飯。三侑爲四飯。案亞飯諸義。白虎通言之最晰。舍可據之明文。而別爲新義。未爲得理。且三侑不過須臾之頃。何得更人更爲樂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摯等同在智人之列。其次在殷末周前。顏師古注。自師摯已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又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呂說婦人。樂官師摯。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論語云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載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爲當時已有國名。又董仲舒傳對策曰。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注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然則以太師摯等爲殷人。董氏先有此義。而班氏承之。故其善白虎通辨之。於亞飯三飯四飯。即據殷禮說之矣。惟齊楚蔡秦。皆周時國名。世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稽求篤辨之云。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國語。文王諱于蔡原。注。蔡公殷臣。樂記。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案如毛說。則齊蔡秦楚。皆舊時國名。周人因而名之。如今府州縣多沿先朝之稱之比。顏師古以爲追繫其地。尙未必然也。毛氏又曰。太師摯。摯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此師摯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彊。即摯與陽兩音相近之名。殷本紀亦云。紂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是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尙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太師少師。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太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太師少師。即持其祭樂器奔周。殷本紀又云云。是則太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即太師摯少師陽也。摯師疵。陽師彊。皆皆相齊。惟傳聞異辭。則所載如不一。而其事則一。此今文尙書說也。今案毛段說是也。上章逸民有夷齊。爲殷末周初。下章八士亦周初人。則此章太師摯等自爲殷末人。竊以太師適齊。少師入

海。皆在奔周之前。伯夷大公。避紂居海濱。後皆適周。而大公仕爲大師。亦其類也。鄭此注以爲周平王時人。顏師古古今人表注。卽不取之。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大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曰。師變見之矣。鄭或據此文。以爲目及見之。則在厲王後。歷宣幽而當平王矣。不知年表所言師擊。卽秦伯篇之師擊。當是魯之樂官。與此大師擊爲魯人異也。且師擊與夫子同時。以爲平王時。亦非入於河。皇本作于。下同。漢石經入于海。亦作于。說文。報。報捷也。從革召聲。報報或從兆聲。報報或從鼓兆聲。報文報從鼓召。段氏玉裁注。捷者。謂近遠必聞其聲也。案此則今本作報。卽擊之移寫。釋文報亦作報。皇本作報。皆或體。儀禮大射儀注。報。如鼓而小。有柄。周官小師注。報。如鼓而小。持其柄播之。旁耳還自擊。據爾雅釋樂。大磬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報有大小。鄭禮注據小者言之。論語播報。播爲播。亦小報矣。○注。亞。女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亞。次也。說文。亞。醜也。賈侍中說。以爲次第也。○注。三飯四飯樂章名。○正義曰。包原注。句首當有亞飯二字。集解刪之耳。樂章名者。謂擊食之樂。取於亞飯三飯四飯爲章名也。鄭注此云。亞飯三飯四飯。皆擊食之樂。與包義同。○注。播。搖也。○正義曰。廣雅釋言。播。搖也。與此注同。說文。播。一曰布也。周官警蹙掌播報祝敎。讀籥管絃歌。注。播謂發揚其音。義皆相近。○史記禮書云。仲尼後。受業之徒。沈淪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說者以子語魯大師樂。亞飯諸職。卽其所屬之官。當時親聞樂於夫子。故皆爲受業之徒。與孔氏哀公時之說。相爲影響。不知禮書所云齊楚河海。乃假論語以爲文。而非謂大師諸人。皆孔子弟子也。史公作弟子列傳。詳載諸賢。而不及師擊諸人。此可證矣。又或據孔子世家。孔子學琴師襄子。以爲卽擊磬。關氏若璩釋地說。夫子在衛學琴師襄子。則襄子自爲衛人。與論語曰襄者自別。又且一琴一磬。各爲樂師。不得妄有牽合。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大故。謂惡逆之事。正義曰。不施。漢石經同。釋文作不弛。弛。弛二字。古多通用。周官途人注。訓此文最當。泰伯薦。君子篤於親。篤者。厚也。卽不弛之義。禮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又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儀禮喪服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諸父昆弟。在始封國時。當加恩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此施亦當讀弛。訓廢。與鄭君棄忘之訓相近。服虔注左傳云。施猶勅也。謂勅其罪也。惠氏棟九經古義。援以解此文。謂不施。爲孺其罪。此似讀施如字。亦待公族之道。於義得通者也。大臣。謂三卿也。不以。謂不用其言也。禮緇衣云。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處敬不足。而富貴已竭也。大臣不怡。而疆臣比



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云。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蓋既用為大臣。當非不賢之人。而以小臣開之。則大臣必以不用為怨矣。魏志杜恕傳引恕何不以。以意屬文。未足深據。包氏慎言溫故錄。以為所見本異。武氏億羣經義證。更謂何與何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皆未然也。故舊者。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新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王制言大學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子俊選。皆造焉。此文故舊。即謂魯公大學之人。苟非有大故。當存錄擇用之。不得遺棄。使失所也。備者。鄭注特牲禮云。備。盡也。人才知各有所宜。小知者不可大受。大受者不必小知。因器而使。故無求備也。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亦此義也。大備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以此五者為先。當是聖人初政之治。周公此訓。略與之同。故說者咸以此文為伯禽就封。周公訓誡之詞。當得實也。○注。魯公至之事。○正義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破殷。錫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且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據此文是周公封魯。即為魯公。祇以周公身仕王朝。未得就封。故猶以王官稱之。而曰周公。至伯禽始得稱魯公耳。施易亦常訓。此注似以親為父母。於義最謬。無足為之引申。鄭注云。大故為惡逆之事。此孔所襲。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

**顯仕。故記之爾。**正義曰。達适突忽夜夏隨騫。皆依韻命名。漢書古今人表。仲忽作中督。顏師古注。

大德。時則有脂夜之妖。鄭注云。夜讀為液。是古液字作夜。白虎通能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

四時用事。先從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者。子最長。伯者。子最長。

伯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賀家所以積於仲何。賢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

尊尊故積於叔。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

明其無二也。○注。周時至之爾。○正義曰。乳猶生也。每生得二子。故四乳得生八子。釋文引鄭

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則馬鄭本有此章注義。集解佚之耳。盧氏文昭釋文考證云。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為文王時。晉語說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唐云。八虞。

周八士。皆在虞官。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為文王時。孔氏廣森經學危言。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勵翼於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大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為武王時人。有明證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即此伯适。又克股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官。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蓋達适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

居稱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捷事文王矣。案盧孔說是也。紅氏永嘉經補義。翟氏顯四書考異略同。春秋繁露郊語篇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事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將殖。至於駟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晉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與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為也。董引傳說以釋詩多福之文。則八士在文王時。董義亦然。此當無疑者也。包注雖不言八士在何時。然以八士皆為顯仕。當據晉語仕為虞官。則與董賈說亦合也。

### 卷二十一 子張第十九

#### 集解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不愛其身。正義曰。真德秀四書集編。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孔曰。言無所輕重。正義曰。執德者。大也。執德不弘。即子夏所言小道不能致遠者也。篤者。厚也。固也。當時容有安於小成。藏於異端。故子張譏之。○注。言無所輕重。○正義曰。皇疏云。世無此人。則不足為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為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

距人也。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距者。棄絕之意。荀子仲尼注。拒。敵也。語釋文云。距本今作拒。案漢石經作距。邢疏本集注本皆作拒。翟氏顯考異。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闕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嘉者。說文云。美也。嘉善猶尊賢。互辭。矜者。詩鳩雁傳。矜也。○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注以二子論交。各有所宜。非互警也。鄭注云。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尊卑亦是汎交。倫黨則與為同類。是友交矣。蔡甚正交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然則其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編。故告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若夫仲尼之正道。則汎愛衆而

卷二十二 子張第十九

親仁。故非奪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仁。可無貶也。蔡甚此言。以二子所聞。各得一偏。其正道則汎愛衆。即汎交。親仁即交友。義與包鄭相發矣。世儒多徇子張之言。以子夏爲失。蔡呂氏春秋觀世篇。周公且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又上篇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並子夏所聞論交之義。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盧辯注。言其鄰於德也。子夏之行。抑由所聞而然。固無失矣。

子夏曰。雖小道。謂異端。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

子不爲也。正義曰。周官大司樂注。道多才藝。此小道。亦謂才藝。鄭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鄭舉一端。故云如以例之。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

上臣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讖之謀。不可予。不許之辭。宣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留。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弊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君子弗爲也。然亦弗誠也。闕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曰。百家雜說。非無其理。用鄭義也。○注。小道。謂異端。○正義曰。焦氏循補疏。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爲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能遍天下之志。故大。執己不與人同。其小可知。故小道爲異端也。○注。泥難不通。○正義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陷陷不歸。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震益泥。注引李奇曰。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爾雅釋蠶。威夷長春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亦滯難之義。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正義

皇疏云。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是溫故也。劉氏宗周學案。君子之於道也。日進而無疆。其所亡者。既日有知之。則參拳服膺而弗失之。至積月之久而終不忘。所謂學如不及。猶恐

失之者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切問者。切問

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所思者不解。正義

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所思者不解。正義

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所思者不解。正義

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所思者不解。正義

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所思者不解。正義

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所思者不解。正義

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爲擇善固執之功。與此章義相發。擇善固執。是誠之者。誠者。所以行仁也。故曰仁在其中。○注。廣學而厚識之。○正義曰。注以志爲識。謂博學而識之也。集注讀志如字。謂篤志好學也。亦通。○注。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正義曰。此從皇本校改。邢本脫近字。所下衍未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

學以致其道。正義曰。說文云。肆。極陳也。凡陳物必有所居之處。故市廛爲貨物所居。亦通名肆。

則此肆字。卽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察致知致知致曲之致。致者。極也。盡也。禮記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止至善。則致其道之謂。故大學又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致義同。增氏佑溫故錄。此學

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字。卽國語稱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遷者必有居學。此說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皇本必下衍則字。○注。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小人

不欲改過。故於人之責之也。則爲文飾之言以自解說。若爲無過者然。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文謂文飾也。孟子云。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

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云。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辭卽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鄭曰。厲。嚴正。正義曰。望

之。觀其容也。卽。就也。在近就見之。觀其色也。釋文。儼。本或作嚴。案皇本作嚴。邢本作儼。二字併用。爾雅釋詁。儼。敬也。詩傳。儼。儼。矜莊貌。下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

謗己也。○王曰。厲猶病也。正義曰。子夏此言。亦無欲速之意。鄭注云。厲。讀爲賴。特賴也。案左

厲。賴字通。音亦同。然鄭注非全文。特賴之義。亦頗難曉也。○注。厲猶病也。

○正義曰。管子度地。厲一害也。注。厲。疾病也。言上勞己。使己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闕注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注。閑猶至入可。○正義曰。說文。閑。闕也。此訓法者。引申之義。廣雅釋詁。閑。闕也。灋與法同。注以小德當行禮。故云不能踰法。書酒誥云。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據常經。可不行禮。雖小德。不當出入。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節未可出入。卽酒誥之意。若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子言小節未可出入。卽酒誥之意。若

子夏所云可者。謂反經合禮。有不得不不出入者也。繁露玉英篇。夫禮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所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禮。誦也。尙歸之以奉經耳。董解亦謂行禮。與此注同。韓詩外傳云。孔子禮齊程木子於郊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東甬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相傳夫子佚事。於義得證者也。邢疏以大德小德指人言。方氏觀旭偶

記亦同。非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

之何。闕注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正義曰。子游。漢石經作游。稱小子者。子游呼而告之也。釋文。洒掃。上色異反。又所

則無如之何。綺反。正作灑。經典相承作洒。下素報反。本今作掃。盧氏文昭考證。說文。灑。汎也。洒。灑也。古文以爲灑掃字。經典中如毛詩論語。及周禮綠僕。國語晉語。皆作洒掃。是借也。凡

糞除。先以水灑地。使塵不揚而後掃之。故洒先於掃。曲禮云。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弟子職云。凡扱之。實水于槃。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磨搦。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扱之紀。必由裏始。俯仰盡折。扱毋有微。扱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此洒掃

之事也。應。說文作灑。云以言對也。今通作應。散文應對無別。對文則應是唯。不必有言。與對專主答辭異也。曲禮云。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又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

起。又云。進曰周旋。凡搦衣。搦。與夫正立拱手。中規中矩之節。皆幼儀所當習者。子游習於禮樂。以學道爲本。而以洒掃應對進退。爲禮儀之末。故譏子夏爲失教法。大戴禮會子事父母篇。會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又謂周旋周旋。俛仰從命。爲未成於弟。亦此意。釋文云。未。本末之末。字或作末。非也。○注。但當對賓客修威儀

禮節之事。○正義曰。當對卽應對。爾雅釋詁。應。當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

惟聖人乎。○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君子之道。謂禮樂大道。即子游所謂本也。此當視人所學。而後傳之。故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倦即論

人不倦之倦。言誰當為先而傳之。誰當為後而倦。皆因弟子學有淺深。故教之亦異。草木區別。即淺深之喻。今子游所議。則欲以君子之道。概傳之門人。是誣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倦即古券。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如毛此說。則倦為券誤。亦得備一義也。漢書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浚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豫薛。故或曰德顯。或曰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蘇林曰。撫。同也。兼也。晉灼

曰。撫音誣。師古曰。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此引論語作撫。當由齊古異文。毛詩巧言傳。撫。大也。訓大故有同兼之義。師古所說。從蘇解也。晉灼音撫為誣。正謂撫即誣也。焦氏循禮疏謂撫乃誣字假借。說文。誣。加也。加與同兼義近。其說良然。漢石經惟作唯。○注。言先至大道。○正義曰。注以先傳必先厭倦。後傳則後厭倦。非經旨。○注。言大至而已。○正義曰。草木區別。喻人學有不同。故注云。大道小道。則指本末言之。本為大道。末為小道也。華嚴經音義上引注云。區。別也。疑注有脫文。凡地域謂之區。區以分別。故區即調別。注以誣為欺誣。言教人上引注云。則為誣也。於義亦通。○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

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教人之法。雖聖人亦不外此。然聖道體備。學其本而未已。學其末而不廢。故能終始如一。如一者。一貫之謂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正義曰。古者大夫士。年七

夫為大師。士為少師。是仕而優則學也。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義曰。說文。優。饒也。饒。餘也。言人從事於所當務。而後及其餘。不泛濫也。故引此又一義。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曰。毀不滅性。正義曰。朱子集注云。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楊意。案問喪云。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與此而止文法同。夏氏之馨喪說。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先王制禮。非由天降。非自地出。人情之所不能自己者而已矣。是故哀麻免經之數。哀

之發於容服者也。擗踊哭位之節。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讓。哀之發於言語者也。父母之喪。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醢醬。小功不飲酒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聖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凡此者無他。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鍾。凡有知者之所固然。稱情以立文焉而已矣。

○注。毀不滅性。○正義曰。注說非經意。性與生同。喪服四制云。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注。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此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會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為難能。即知難能指堂堂。此自相發明之例。案焦說本此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言子張不解百姓。以其仁為大。又言其不伐。不侮可侮。不佚可供。是子張誠仁。而子游譏其未仁者。以其容儀過盛。難與並為仁。但能成己而不能徧成物。即是未仁。未仁者。未為仁也。以此見仁道之至難也。

會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弟子學。皆是為仁。但必忠信篤敬。慮以下人。而後與人以能親。容人以可受。故可與並為仁。若容儀過盛。則疑於矜己。或絕物矣。故難與並為仁。列子仲尼篇子曰。師之莊。賢於正也。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莊即謂堂堂。不能同。即難與並之意。○注。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仁道薄下有勉難進三字。容儀。謂容貌之儀。子張平居。容儀過盛。故云師也。辟者。蓋辟也。知堂堂為容儀盛者。廣雅釋詁。堂。明也。釋訓。堂堂。容也。後漢書伏湛傳。杜詩上疏曰。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字通作棠。魯峻碑棠棠忠惠。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正義曰。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孟子云。親喪。固所自盡也。意同。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正義曰。皇本難下無能字。朱子集注云。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注。謂在至改也。○正義曰。注意以三年不改為孝。故云在諒陰之中。諒陰。凶廬。上下通稱。其實三年不改。亦謂其父善道。已能守之。便是至孝。若有不善。正當改易。何為云不忍哉。注說誤也。

已能守之。便是至孝。若有不善。正當改易。何為云不忍哉。注說誤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會子。包曰。陽膚。會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檀弓疏引鄭注論語云。慶父輔穢。

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爲王應麟集本繫於孟懿子問孝章。丁氏杰以爲當在此下。臧氏庸從之。公羊傳元年傳。慶父於是抗輔經而死。此鄭所本。公羊疏引鄭云。慶父輔死。當即論語注文。臧氏以此注稱字。爲經之誤。陳氏鱸以稱字誤衍。二說均有理。考鄭以魯人諱慶父之事。故稱孟氏。此義未知所出。杜預謂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稱孟。於理爲順。問於會子者。陽膚問也。

會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

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正義曰。張栻解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

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憫恤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

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情者。實也。謂民所犯罪之實也。周官小宰以敘聽其情。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

義其辭。哀矜者。哀其致刑。矜其無知。或有所不得已也。書呂刑云。哀矜折獄。與此文同。論衡

留虛篇引論語作哀憐。或是以義代之。段氏玉裁遂疑矜當作矜。矜讀如憐。恐未是也。韓詩外傳。

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感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

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

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言其明也。瞻言顧之。瞻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扶

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鹽鐵論後刑篇。引此文說之云。夫不傷民之不洽。而伐己之能得好。

猶弋者親鳥獸挂罽羅而喜也。○注。民之至之過。○正義曰。離散。謂民心畔離。違經犯道。故以輕縲形之。禮樂記云。流辟邪散。苴子樹學篇注。散謂不自檢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正義曰。紂者。殷王帝乙之子。名辛。

蔡邕獨斷。並以桀紂爲論。書黜黎疏謂後人見其惡。爲作惡論是也。皇本善下有也。漢石經之甚作

其甚。○注。紂爲至於紂。○正義曰。列子揚朱篇。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

紂。漢書敘傳。班伯曰。待中起賦事時。乘輿罷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姬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

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辱。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



焉。諸文皆以天下之惡為惡名。此注與之同也。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聖賢之輔。聞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此以天下之惡為惡人。其說亦通。左昭七年傳。楚芋尹無字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爛斲。杜注。天下逋逃。悉以紂為爛斲。集為歸之。孟子滕文公篇言紂臣有飛廉。墨子非樂有費中惡來崇侯。淮南覽冥訓有左囂。遺應訓有屈商。是紂時惡人皆歸之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曰。

更。改也。正義曰。皇本食焉作蝕也。釋名釋天。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燕食草木葉也。凌氏釋典。故。故。日月之行天上。日居上。月居下。日為月所掩。故曰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球居中隔之。日光為地球所掩。不能耀月。故月食。人皆仰之者。言人皆仰戴之也。孟子公孫丑篇有此文。當亦古語。而二賢述之。○注。更。改也。○正義曰。說文云。更。改也。此常訓。

衛公孫朝問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

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無所

不從學。故無常師。正義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廿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

荆書法同。此翟氏徵考異說。云公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史記弟字傳。此章為陳子禽問子貢。蓋涉下章而誤。焉學者。焉所從受學也。夫子學皆從周。中庸

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者。法也。真者。明也。大德之傳由堯舜。禮子我周。制禮作樂。於是大備。故言文王既沒。其文在茲。及此子貢言道。亦稱文武之道。漢石經墜作墜。讀作髮。馮氏

登府考證。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陵。漢西徵頌。數有顛覆寶陵之患。前漢王莽傳。不墜如髮。並與墜同。周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漢書蔡元王傳。劉歆引此文。孟子尹士章章指引並作志。

或出古論。賢與不賢。謂孔子同時人。此與大受小知章。君子小人皆以才器言也。賢者識其承天治人之大。不賢者識其名物制度之細。文武之道。所以常存。而夫子刪定費修。皆為有微之文。豈可知。

書傳言夫子問禮老聃。訪樂萇弘。問官鄉子。學琴師襄。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為我師。此所以為集大成也與。其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證。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

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包曰：七尺曰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二云，不亦宜乎。夫子謂武叔。正義曰：夫子歿後，諸子切劘砥礪以成其學，故當時子貢賢於仲尼，可見子貢晚年進德修業之功，幾幾乎超賢入聖。然孟子言子貢智足知聖人，又子貢有若，皆言夫子生民未有，故此及下兩章，皆傑致贊美。法言問明篇：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廣如也。宮牆者，室四周有牆之。凡寢廟皆居其中。牆南面有門，以通出入。此制上下當同。但高卑廣狹，必有差別。今無文有明之。金氏鸞禮說：謂士庶人垣牆不周，未必然也。墨子辭過篇：故聖王作爲宮室，宮牆之高，足以辨男女之禮。說文：竇，周垣也。竇當爲宮牆之名。漢石經作譬諸宮牆。下賜之牆同。皇本作譬諸句未多也字。及肩者，說文：肩，聽也。肩俗從戶。言宮牆卑，與人肩齊也。窺，釋文作闚，皇本宋石經同。說文：窺，小視也。闚，閃也。義別而音近。故二字通用。錢氏坵後錄：王宮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錢氏據仞爲八尺之說推之。其義未審。所據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璇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並作刃。當時傳本用設字也。錢氏又曰：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百官之富，卽指此。察及肩之牆，是士庶人。故以室家爲言。數仞之牆，指天子諸侯。故有宗廟百官。此其美富。惟得其門而入者見之。門謂宮牆之門。及朝廟諸門也。武叔未親聖教。本在門外。而但自宮牆窺之。故於士庶人室家之好能見之。於天子諸侯宗廟百官，則不得見焉。今但舉所見者稱之。則謂子貢賢於夫子，固其宜矣。皇本作夫夫子之牆，又入下有者字。夫子云：無之字。○注：魯大夫叔孫州仇。○正義曰：邢疏云：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帥師圍郕。左傳：武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武叔卽州仇也。○注：七尺曰仞。○正義曰：鄭此注與包同。高誘呂氏春秋適威注亦同。趙岐注孟子：王逸注楚辭：樊光注爾雅，及許氏說文，並云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食貨志云：五尺六寸曰仞。考工記匠人疏引王肅說莊子庚桑楚釋文引小爾雅廣度，並云四尺曰仞。諸家不同。程氏瑤田通藝錄，以七尺爲是。其說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似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

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

其不知量也。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毀謂非毀夫

也。無以為者。言無以為毀禁止之也。說文。工。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陵。大自也。猶可踰者。言於丘陵可過之也。仲尼日月者。日月至高。非人所得踰之也。皇本日月上有如字。阮氏元校勘記。

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工注引此文。並有如字。又皇本絕下有也字。〇注。言人至量也。〇正義曰。絕如晉侯使臣相絕秦之絕。絕棄於日月者。絕棄即謂毀也。云適足者。多與衽同。衽調適也。左襄廿九年傳。多見疎也。服本作衽。云

衽。適也。此證甚多。不具引。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

一言以為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正義曰。為恭者。言為恭敬以尊崇其師也。公羊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何休注為恭遜之辭。與此義同。釋文為知音智。下同。智者知人。知人則無失言。故君子於人之一言。就其言之得失。識其人之智與不智。故言當極慎也。喪大記虞人設階。夫子之

注。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梯。木階也。子貢以夫子道高若天。亦前章以日月為喻之意。夫子之得邦家者。孔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

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正義曰。立者。以禮立之也。道

猶尊也。所謂達人也。達者。通也。行也。綏之者。言有仁政安集之也。動之者。以禮樂與動之也。荀子儒效云。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子未得大用。故世人莫

知其聖而或毀之。然至誠必能動物。存神變化。理有不惑。夫子仕魯未幾。政化大行。亦可識其略矣。〇注。綏。安也。〇

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卷一二十三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何晏等序亦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

兩子張者。前第十九篇是子張。此子張問從政又爲子張。故云兩也。如傳注漢書。以此子張篇名從政。金氏履祥集注考證。以此篇名子張問。金說似爲得之也。翟氏繼考異。引毛奇齡說。未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此說似非。蓋論語自微子篇。說夫子之言已訖。故子張篇皆更待裏錄。而未有所得。故堯曰止一章。子張止二章也。此真孔論語非一人所撰。兩篇皆更待裏錄。而未有所得。故堯曰止一章。子張止二章也。此真孔壁之舊。其合併爲一篇。則齊魯家學者爲之矣。翟氏繼考異以堯曰云云。爲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歷引周易序卦。及先秦兩漢諸子史後序。皆居筮尾。又以堯曰章及孟子由堯舜章。皆爲一書後序。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此說尤誤。論語之作。非出一人。此序果誰所作。且泰伯篇末。嘗論堯舜文武禹矣。亦將謂爲後序耶。必不然矣。篇內文有脫佚。自昔儒者會言之。

### 集解

#### 凡三章

正義曰。翟氏繼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舜亦以命禹。孔

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正義曰。爾雅釋詁。嗟。咨。也。詩文王。咨女殷商。毛傳。咨。嗟也。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歷象歷數。詞意並同。供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

曰歷數。歷數。是歲月星辰運行之法。會子天圓篇。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中論歷數篇。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經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準之。立表以測之。下歸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

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萌。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不失其業者也。此歷數之義也。史記歷書言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天地神祇物

類之官。又言堯復途重勅之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著禘舜。申戒文祖云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據史記之文。則咨舜云云。乃堯禘位語。舜不陟帝位。故當

堯之世。但攝政也。王者。天之子。當法天而行。故堯以天之歷數責之於舜。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文釋之云。言察身以知天也。此董以在訓察。躬訓身也。在之爲察。見爾雅釋詁。察身者。謂省察

其身。當止至善以承天之事。受天之大福。故天垂象而人主法焉。天示異而人主懼焉。書供範云。王省惟歲。詩大明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翼翼者。敬也。竝皆察身之義

也。鄭此注云。歷數在尔躬。謂有圖籙之名。圖籙者。帝王受命。有符瑞之徵。可先知也。其書起於周末。漢世儒者用以說經。故康成據之。實則於義非也。執中者。謂執中道用之。禮中庸云。子

卷二十三 堯曰第二十

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而用中。舜所受堯之道也。用中即中庸。故庸訓用也。中庸之義。自堯發之。其後賢聖論政治學術。咸本此矣。四海困窮者。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汎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又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汎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是堯時四海困窮之徵。堯舉舜敷治之。故此咨告之言。當憂恤之也。其後舜命禹亦言此者。水土初平。民猶艱食鮮食故也。天祿者。天子玉食萬方。有祿食自天子之。故言天也。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曆丘云。四海困窮。是微辭。天祿永終。是勉辭。蓋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也。紅氏聲尚書集注音疏。疑此節為舜典佚文。東晉古文。入之大禹謨。○注。歷數。謂列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歷。數也。歷即是數。故歷數連文。禮記郊特牲注。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女亦數也。○注。允信至長終。○正義曰。允信承長。皆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困之本義。為止而不通。引申之為極盡。論語四海困窮。謂君德充塞宇宙。與橫被四海之義略同。段說即包此注意。然非經旨。天祿所以長終者。言享天祿能終竟之也。易歸妹象傳。君子以永終知敝。書金縢。惟永終是圖。漢魏人用此經語。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倘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其他封策禪詔。若漢武帝立子齊王閔策。漢靈帝立皇后詔。吳大帝即位告天文。漢禪位于魏冊。魏使鄭沖奉冊于晉。凡引此文。皆作承長解。惟魏明帝青龍二年。山陽公薨。魏志注引獻帝傳。有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是解永終為永絕。在魏未晉初。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齊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星。于是皆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為卻位絕天之辭。於古義絕不相應。此周氏若璩毛氏奇齡說。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正義曰。曰予上當有傷字。稱小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傷告天。經平籟。謂鄭本無履字。或得之昭告者。詩大明。昭事上帝。箋云。昭。明也。言明告上帝。不敢有所隱飾也。鄭注云。皇皇后帝。竝謂大微五帝。在天為上帝。分王五方為五帝。用玄牡者。為舜

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神。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案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西方以立夏。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鄭不言中央之帝。以經文不見。故略之也。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御太微三光之廷。又言掖門內五星五帝坐。是五帝屬太微。故此注言太微五帝也。在天為上帝。即謂昊天上帝。亦即大宗伯注所云天皇大帝也。舜命禹總祭五帝。即是受終文祖也。五帝分祭牲幣。各有所向。今此是總祭。故莫適用。而以昊天為主。用玄牡。故夏禮亦尚玄也。說文。牡。畜父也。廣雅釋獸。牡。雄也。凡大祭。牲用牛。則此玄牡為黑牛矣。如鄭之言。有罪謂四凶。帝臣即謂禹。其注云。簡闕在天心。言天簡闕其咎惡也。周官小宰。二曰聽師田以簡稽。鄭司農注。後大夫簡稽器注。此云簡闕也。是簡有闕訓。帝臣為善。有罪為惡。帝心承上二句。言所舉黜。皆本天心所簡闕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異。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為證。韋同鄭義。而與白虎通及包不重罪字。皇本亦不重。爾雅釋詁。朕。我也。郭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為天子尊稱。案此告天亦稱朕。是朕未為尊稱也。東晉古文。采此節文入湯詔。○注。履殿至若此。○正義曰。孫氏志祖讀書陸錄。據大戴禮少閒篇。商履代典。白虎通姓名篇。湯王後更名為子孫法。本名履也。則湯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案誓夫論五行志。亦稱子履。是履為湯名也。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是履尚白。於時湯甫伐桀。仍用夏禮。為玄牡也。說文。皇。大也。詩楚茨先祖是皇。傳。亦云大也。爾雅釋詁。后。君也。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天帝稱后者。尊之故。君之也。墨子兼愛下。夫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禹誓為然。雖湯說亦猶是也。傷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然則此語為因旱禱雨之辭。墨子謂之說者。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禱。曰禱。曰禱。曰禱。又韻釋亦掌類造攻說禱禁之祝號。說謂以詞自解說也。孔注本墨子。而云湯誓為伐桀告天之辭。與墨子不合。作偽者之疏可知。白虎通三軍篇。王者受命。賢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賢家言天命己。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為王。故先伐。故論語曰云云。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與此包孔注合。周語內史通引湯誓。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是湯誓亦有其文。疑伐桀告天及禱用文略相同。然禱用在克夏後。無為仍用夏牲。故白虎諸儒。不用墨子為說也。伐桀所以告天者。繫繫四祭。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又郊祀篇。是故天子每將與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先郊。乃敢行事。而與師伐崇。下俱引詩棫櫨之。是此告天。亦郊祭也。○注。言桀至心故。○正義曰。墨子云。有善不敢蔽。是帝臣謂善臣。呂氏春

秋簡選篇言湯反桀之事。逸其賢良是也。此注以帝臣為桀。與墨子不合。又簡在帝心。承上有罪帝臣言之。故鄭注謂簡閱其善惡也。此注單承桀言。亦誤。○注。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正義曰。以。與也。與。預也。世之治也。在位者皆自引過。以求盡乎治民之道。世衰。則君。周有大賚。譏罪於臣。臣譏罪於民。於是民皆不肯。而視之如仇讐。欲民之治。不可得已。不可得已。周有大賚。

善人是富。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注。周周至是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賚。賜也。

說文。賜。予也。詩周頌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注。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是大賚。謂武王所賚。此注言周家受天者。當謂受天命。因大賜也。孔氏詩疏云。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祝陳。下車而封。祀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為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注舉十亂者。以十亂中若周召太公畢公。皆封國。為諸侯。餘亦畿內諸侯也。亂臣臣字當衍。此後人所加。說見前疏。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圖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隴。傳曰。泰山有道。會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宋氏錫鳳說周親四語。蓋封諸侯之辭也。武王

封大公於齊。在泰山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稱仁人尚。為封大公之辭也。今案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土聚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舊親。韓詩外傳作舊新。彼為管蔡之辭。與此封諸侯略同。周者。至也。見逸周書諡法解。毛詩鹿鳴傳。親者。近也。密也。周親兼舊新言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言凡諸國百姓有不虞。天性不迨率典者。皆我一人之責。所以然者。百姓有過。亦由所封諸侯。未得其人。故引以自責也。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分職。即謂封諸侯也。白

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東晉古文采諸文人泰誓。○注。親而至用之。○正義曰。注不解周字。而以管蔡當周親。是以周為周家也。管蔡作亂被誅。在成王時。注言此者。欲見管蔡是周親。其封當亦在武王時。是不如仁人也。呂氏春秋離謂篇。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亦以管蔡當周親。與此注意同。史記宋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又曰。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是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圖包曰。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歷志。虞

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據志此文。是謹權量云云

以下。皆孔子語。故何休公羊昭三十二年注。引此節文。冠以孔子曰。說文云。察。悉也。知案。詰也。審。察文從番。考工記弓人注。審猶定也。成氏警鏡經義駢枝曰。法度與權量。相對爲文。當爲二事。法謂十二律。度謂五度也。堯典同律度量衡。馬融注。律。法也。量衡。卽論語之權量。則律度亦卽論語之法度矣。漢書律歷志。引虞書及論語此文。又云。元始中。羲和劉歆等。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二十有二。律卽法也。案成說是也。律者。聲之所出。聲正而後數可明。數明而後萬物可正。故黃鐘爲萬物根本也。度者。漢志云。分寸尺丈引也。謹審之本。在於正律。故漢志引劉歆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又云。度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本起于黃鐘之俞。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俞。以井水準其概。十俞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包氏慎言溫故錄。漢志引此文云云。顏氏不解修廢官者。意蓋以官卽職此權量法度者。志上云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下乃引論語。明繼周而起者。惟修此數官爲急耳。志下又引劉歆鐘律篇。分敘權量法度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職在大行人。鴻臚掌之。廢官爲修此數官。故劉氏每敘一事。而結云某職在某官。某官掌之。案包說是也。據成君義法訓律。當據志補云。弊所以作樂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春秋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官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蓋奸民貿易。積久弊生。古帝王特設專官以審察之。其官歷代皆未廢。至周衰而或失耳。趙氏佑溫故錄。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是也。四代之政行焉。謂凡所以治四方者。其政皆舉而行之也。皇本焉作矣。○注。權。秤也。量。斗斛也。○正義曰。說文無秤字。稱下云銓也。謂銓量多少也。周易象傳。君子以稱物平施。左傳地平天成。稱也。稱所以平物。故俗作秤。廣韻。秤。昌孕切。俗稱字是也。漢志云。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衡皆統名稱。故此注以秤釋權也。志又云。量者。俞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又云。合者。合俞之量也。升者。與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此注舉斗斛二者以概其餘。與滅

### 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正義曰。爾雅釋詁。滅。絕也。公羊傳五年傳。滅者。七國之善辭也。許氏五經異義解此文云。

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白虎通封公侯籙。王者受命而作。與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疆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云云。據此是與滅國。爲無罪之國。若有罪當滅者。亦不與之也。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舉黜。其采地不



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同。此言平時立國。不以有辜黜其采地。亦與滅繼絕之義。凡封國當有此制也。漢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又曰。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五經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弁一姓。防賢塞路。經說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尚書云。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與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

治岐也。仕者世祿。故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

**所重民食喪祭**

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致敬。正義曰。東晉古文采此文入武成。○注。重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孟子盡心下。民為貴。又言諸侯之寶有人民。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是民為國之本也。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伏生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故八政先食。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是食為民命。當重之也。喪以哀為主。祭以敬為主。喪祭者。所以教民反本追孝也。禮記經解云。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矣。禮記

**寬則得衆信則**

**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

世。正義曰。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句。皇本足利本高麗本亦無。翟氏顯考異。阮氏元校勘記。竝疑

為子張問仁章誤衍。又公則說。皇本說上有民字。考異又云。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

文。惟公說二字。殊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為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

不以章節分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緒于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

張請目。然後詳晰言之。與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唯此二章。以子答弟

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曰子張問以下。別為一篇。與前季氏篇。為別一記者所錄。稱孔子是

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肸連

類竝載之。橫隔以此。亦頗不倫。又云。恭實寬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代帝王為治之

體要也。○注。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

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曾試觀於上志其得之曰公。其失之必以偏。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是言政教宜公

平也。公平則舉措刑賞皆得其宜。民服於上。故說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

矣。○注。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

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

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注。孔曰。言君子不以寡

小而慢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注。正義

曰。皇本問下有政字。尊者。崇尚之意。或作遵。儼。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遊四。後漢祭遵傳。遵美

屏。闕。拱廷。韓釋。以遵遊爲魯論異文。方言。遵。行也。此義亦通。貪者。說文云。欲物也。呂覽

所利而利之。皇疏兩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妄增。又皇本擇下有其字。察擇可勞而勞之以下。

皆因子張問而答之。不言子張問者。統於首句何謂惠而不費。凡諸問辭。皆從略也。勞民。如治溝

壟。及耕。畝之類。又農隙講武事。與土功。竝是擇而勞之。荀子富國篇言古入使民。夏不宛賜。冬

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

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是言勞民而民不怨也。欲仁得仁。

謂欲施仁政於民。即可施行。故易得仁也。皇疏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襪。冠無免也。中論法

象篇。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

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威德著。威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維民之則。○注。屏。除也。○正義曰。穀梁宣九年傳。放猶屏也。廣雅釋詁。攝。除也。攝與屏同。○注。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正義曰。穀梁左氏傳云。上思利民。忠也。利民在政者。政在養民。故當順民之性。使之各遂其生。○正義曰。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澤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說文。費。散財用也。廣雅釋言。費。耗也。費。損也。○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正義曰。寡小。人所易慢。經意所主。故注別言之。費無

遜。至于小大。無時或愆。鄭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詩泂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皆與此稱小大同。皇疏引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敬。不以聚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卽此注意。說文。慢。不驕也。一曰不畏也。二義相近。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

成。謂之暴。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

任耳。非人君之道。正義曰。不教而殺。謂未以禮義教民。民犯於法。則以罪殺之。此爲虐也。說文。

虐也。高誘淮南天文訓注。暴。虐也。戒者。說文。戒。警也。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言上於民。當先告戒之。而後責成功也。慢令者。新序雜事篇。緩令急誅。暴也。緩

令卽慢令。說文訓慢爲惰。凡怠惰。則致緩也。王氏樵紹聞編。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之營洛邑也。賦工命役。咸勤詰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焉。而不愆

于索。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夙戒之道。則卒釁無漸。而人難於效功矣。費誓。魯公之令聚

也。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芻糧之不備。積幹之不供。則有某刑。其令之嚴

又如此。孰敢不依期而集哉。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則是賊之而已。

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慢令謹誅。賊

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韓詩外傳。

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責也。君子爲政。雖此三者。又子貢謂季

孫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

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文皆略同。出納者。說文。納。絲屬納納也。別一義。內入也。從門。自外而入也。經傳多段納爲內。此處皇本釋文本皆作內。唯邢本作納。公羊桓二年傳。納者。入辭也。

上句言與人。此言出。又言納者。俞氏樵平議。因出納爲人之恆言。故言出而並及納。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並言得也。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恃有也。言急而並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案論說是也。胡氏紹勳拾義。納亦主與人。凡財物出於己。急入於人。亦謂之納。引禹

貢納總納經納裕。昏禮納采納吉納徵。曲禮納女於天子。諸文爲據。其說亦通。夏小正納卯詩。傳云。納者。何也。入之君也。亦一證。○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正義曰。公食大夫記。不宿戒。注。申戒爲宿。又鄉飲酒注。再戒爲宿戒。○注。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正義曰。注謂令既出。而行之有違。是虛刻期爲無信也。此說雖通。究非經旨。○注。俱當至之道。○正義曰。方言。荆

伊紅邇之郊。凡貧而不施。或謂之恪。虞翻易注。坤爲吝嗇。皇疏云。有司。謂主典物者也。魯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

各。卽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案夫子言從政之體。而人君爲政。亦不異此。故注廣言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國子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

無以知人也。國子曰。聽言而別其是非。正義曰。釋文本。是邢本。唐宋石經。或作孔子。唯集注

亦出鄭注。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奪之心。不知天

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奪之心。謂之小人。又曰。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命之

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

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

言德命。其義極精。蓋言德命。可兼祿命也。說詳前疏。○注。聽言而別其是非。○正義曰。言者

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也。易繫辭傳。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辟。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孔子知言卽知人之學。孟子自許

其所辭。適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疏。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

其所離。適辭知其所蔽。亦謂知言卽知人也。

卷二十四 論語序 正義曰。經典釋文唐石經標題如此。必是何晏等原式。皇疏本作論語

集解。敍。邢疏本則每篇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幾。此序首行題論語

註疏解經序。次行題序解疏三字。案何晏等作序時。止有註。未有疏也。今竟稱註疏序。此自作疏時妄題。其後失檢。遂仍之也。

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

正義曰。序。皇疏本作敍。爾雅釋詁。敍。

大傳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緒也。孫炎注。敍謂端緒也。說文。敍。次第也。凡紀錄一箇訖。述其大義。並傳授源流。令人識

而知之。故謂之序。周易傳有序卦。此稱序之始。序者。東西嚮之名。蓋假借也。漢者。水名。高

祖初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後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中壘校尉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壘校尉。掌北

軍壘門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注。掌北軍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案壘者。軍所立營壘以爲固也。校尉。官名。若司隸城門屯騎越騎胡騎射聲虎賁經軍。皆有校尉。秩皆二千石。劉向官終中壘校尉。故此舉爵稱之。邢疏云。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疆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卽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評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

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案此言出別錄。邢氏連言新序耳。魯論語二十篇者。言魯人所傳論語有此篇。漢書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明齊人魯人所傳論語。始於漢興時也。釋名釋典藝。論語。紀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彼己所欲說也。案論倫字皆從倫。說文倫部云。倫。理也。倫理之訓。實爲至當。故皇侃序疏。首列其義。其下二途。則經論今古。輪轉無窮。均爲傳會。歸人所不取也。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謂夫子及弟子之語。門人論之。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論語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案如何說。是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子之語。門人始論之也。此則視漢志爲得也。藝文志又云。論語魯二十篇。魯王嚴說二十篇。是二十篇爲魯論也。漢書武帝紀。著之於篇。顏師古注。篇謂竹簡也。竹簡用以寫書。故說文訓篇爲書。實則書成竹簡。編連之方名篇也。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者。說文。皆。俱詞也。言孔子弟子不止一人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此言孔子者。弟子稱其師曰子。尊者之名。不敢斥言也。弟子是對兄與父之稱。當時弟子專夫子比於父兄。故自稱弟子。若公西華言弟子不能學是也。弟子亦稱門人者。言爲夫子門內受業之人也。釋名釋典藝。記。紀也。紀識之也。言恐有遺忘。故識於策也。諸者。不一之辭。廣雅釋言。善。佳也。漢書匡衡傳。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趙岐孟子題辭。論語者。五經之館轄。大藝之喉衿。揚泉物理論。論語者。聖人之至論。王者之大化。是論語所言爲善言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儼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相國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有左右。高帝卽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是太子太傅前將軍丞相皆漢官名也。邢疏引漢書傳云。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讖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爲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三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傷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脫捨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親耕。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爲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爲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爲前將軍。元帝卽位。爲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爲之御食饒泣。哀動左右。長子伋嗣。爲關內侯。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遷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卽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

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鄭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玄成爲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案漢藝文志。魯夏侯說二十一篇。此當卽夏侯勝受詔所作說也。志載章賢不及玄成。然章賢傳言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且遺子一經。著於時諺。是玄成固傳其父之學。張禹傳言章玄成說論語。故此序及陸德明釋文敘錄並載之。東平蘭陵鄭皆屬魯。故漢儒林苑丘江公傳言章賢夏侯勝。皆魯人也。又漢志。魯論語家傳十九篇。當是傳魯論語者所作。翟氏復考異謂古人釋經。夏與傳說俱各篇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也。至漢志復有常山都尉龔奮魯扶踳。又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據王吉傳。吉子駿從築丘臨學易。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是駿亦經生。然王吉本傳齊論。而駿傳魯論者。蓋父子異學。若孟卿爲禮春秋。而使子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劉向受穀梁。而劉歆獨好左氏春秋也。龔奮魯扶踳王駿不載此序。皆所遺也。又敘錄復有太子少傅夏侯建。亦序所遺。齊論語二十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

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同。故多二篇。章句者。說文云。章。

樂竟爲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本言樂竟。故文字每節已終則謂之章。說文云。句。曲也。

詩關雎疏云。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東觀漢紀。徐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

但通度勿以射策。趙岐孟子敘言論四百八十六章。漢石經釋文敘錄。每篇亦載章數。自是漢經師所傳有之。惟不言句數。或文失傳。或但有章連言句耳。今惟毛詩有章句。舊題也。漢書張禹傳。始

魯扶踳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王陽是傳齊論。餘皆傳魯論。齊魯篇第既有或異。則齊論章句。容亦增多。馮椅論語解。以子張問仁於孔子稱孔子爲齊論。盧氏文昭鍾山札記。

以陳成子弑簡公。不稱齊。亦爲齊論。供與祖論語說引或說。以季氏篇爲齊論。或當是也。竊又疑此文所云章句。專指訓釋之詞。若下言周氏包氏章句者。章句聯綴於本文。故言二十篇中章句也。

漢志於魯論。載傳十九篇。而於齊論載說二十九篇。則多魯論十篇。齊說卽此序所言章句也。二十九篇之言。爲齊論章句。則十九篇之傳。亦爲魯論章句矣。魯傳齊說。不著作者姓名。明是諸儒相

傳之義。非一人也。琅邪。郡名。膠東。國名。昌邑屬山陽郡。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並見漢地理志。邢疏云。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

案翟氏考異引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琅邪王卿。不審名。蓋卿非王氏名。據七略。此文不言王卿居何官。又漢志及釋文敘錄。亦不詳庸生之名。邢疏云云。當別有所本。中尉者。百官公卿表云。中

尉。秦官。掌徼循京師。又云。諸侯王掌治其國。有中尉掌武職。成帝綏和元年。令中尉如郡都尉。此昌邑中尉。卽昌邑國所置之中尉也。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

御史掾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此二人皆傳齊論。其見於王吉傳。若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揚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

尹。皆齊論也。王卿所教授。今無可考。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為瞞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張禹傳。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王陽即王吉。是庸生王吉。皆以齊論教授於人也。漢志云。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亦所遺也。故有魯論。有齊論。庸生。惟王陽名家。釋文敘錄同。此序不及宋畸貢禹五鹿充宗。亦所遺也。

正義曰。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子章句。凡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宦學諷誦孝經論。張禹傳欲為論念張文是也。亦有單稱語者。後漢書邴彤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橋玄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也。又有稱經者。漢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是也。又有稱傳者。漢書魯共王傳得古文經傳。傳謂論語。其他見於史者甚多。揚雄傳贊所謂傳莫大於論語是也。又有稱記者。後漢書趙咨傳引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是也。又有稱說者。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

不語怪神。是也。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正義曰。邢疏云。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諡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此論語及孝經為傳也。酈道元水

經泗水注言曲阜武子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又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是魯恭王之所造也。據此文。夫子宅東南三四百步外。即近靈光。則共王所居之宮。與夫子宅相毗連可知。故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宮也。其孔子壁中有經傳者。孔叢子獨治篇。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書籍之主。其危矣乎。

子魚曰。願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叢子偽書。然此言當得其真。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引漢紀尹敏傳云。鮒即子魚也。若家語以為孔騰所藏。今文書序以為孔惠所藏。則異說矣。論衡佚文篇。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聞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款則恭王始壞孔子宅而復封塗。未竟壞也。武帝乃更毀壁發取古文。則古文非共王所得。此序以壞宅得論語屬之共王者。本以共王始事故也。漢藝文志言武帝末。

魯恭王壞孔子宅。案恭王初封淮陽。後封魯。在位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其壞孔子宅事。又在其前。則為武帝初年。漢志以為武帝末。未審也。志又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魏書紅式傳。七折屈搢。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許慎說文自敘云。官韻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及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是古文為倉頡所作。言古者依後世今文別之也。晉書衛恆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所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段氏王裁說文字序注云。古文出於壁中。故謂之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龜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又說文自敘。稱論語亦為古文。此古文據段說兼有大篆。今其著者。惟荀

悅。皆齊論也。王卿所教授。今無可考。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為瞞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張禹傳。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王陽即王吉。是庸生王吉。皆以齊論教授於人也。漢志云。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亦所遺也。故有魯論。有齊論。庸生。惟王陽名家。釋文敘錄同。此序不及宋畸貢禹五鹿充宗。亦所遺也。

正義曰。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子章句。凡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宦學諷誦孝經論。張禹傳欲為論念張文是也。亦有單稱語者。後漢書邴彤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橋玄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也。又有稱經者。漢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是也。又有稱傳者。漢書魯共王傳得古文經傳。傳謂論語。其他見於史者甚多。揚雄傳贊所謂傳莫大於論語是也。又有稱記者。後漢書趙咨傳引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是也。又有稱說者。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

不語怪神。是也。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正義曰。邢疏云。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諡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此論語及孝經為傳也。酈道元水

經泗水注言曲阜武子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又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是魯恭王之所造也。據此文。夫子宅東南三四百步外。即近靈光。則共王所居之宮。與夫子宅相毗連可知。故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宮也。其孔子壁中有經傳者。孔叢子獨治篇。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書籍之主。其危矣乎。

子魚曰。願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叢子偽書。然此言當得其真。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引漢紀尹敏傳云。鮒即子魚也。若家語以為孔騰所藏。今文書序以為孔惠所藏。則異說矣。論衡佚文篇。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聞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款則恭王始壞孔子宅而復封塗。未竟壞也。武帝乃更毀壁發取古文。則古文非共王所得。此序以壞宅得論語屬之共王者。本以共王始事故也。漢藝文志言武帝末。

魯恭王壞孔子宅。案恭王初封淮陽。後封魯。在位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其壞孔子宅事。又在其前。則為武帝初年。漢志以為武帝末。未審也。志又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魏書紅式傳。七折屈搢。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許慎說文自敘云。官韻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及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是古文為倉頡所作。言古者依後世今文別之也。晉書衛恆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所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段氏王裁說文字序注云。古文出於壁中。故謂之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龜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又說文自敘。稱論語亦為古文。此古文據段說兼有大篆。今其著者。惟荀

悅。皆齊論也。王卿所教授。今無可考。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為瞞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張禹傳。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王陽即王吉。是庸生王吉。皆以齊論教授於人也。漢志云。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亦所遺也。故有魯論。有齊論。庸生。惟王陽名家。釋文敘錄同。此序不及宋畸貢禹五鹿充宗。亦所遺也。

正義曰。論語亦單稱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子章句。凡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宦學諷誦孝經論。張禹傳欲為論念張文是也。亦有單稱語者。後漢書邴彤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橋玄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也。又有稱經者。漢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是也。又有稱傳者。漢書魯共王傳得古文經傳。傳謂論語。其他見於史者甚多。揚雄傳贊所謂傳莫大於論語是也。又有稱記者。後漢書趙咨傳引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是也。又有稱說者。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

史字爲古文。其餘所引。則段氏謂所說字形字音字義。皆合倉頡史籀。非謂皆用壁中古文也。程氏續四書考異云。按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嘗做效孔壁古文。備爲一書。又晉咸寧時汲郡人發古冢。得竹冊十餘萬言。其間具有論語。又云。魏所立石。隋志僅錄其尙書春秋。未定論語之會刊否也。汲冢所出羣書。隨復散棄。存於後者。惟周書魏史穆天子傳瓊語數種。其論語。自六朝皆絕口不稱。恐已旋滅之矣。據此則論語古文。久已無傳。而郭忠恕汗簡錄。古論語字。如郁作賦。紂作鈞。甯作甯。昆作渠。備作煎。奪作震。羿作彗。劔作劔。舉作氣。虛作慙。勃作勃。惹作惹。絡作絡。甯又作甯。縛作縶。篤作縶。廢作營。朱雲金石韻府續錄。古論語如弟作戾。發作申。媚作麗。押作騰。發作誌。凡所載古文。疑皆後人依放鐘鼎及說文爲之。未必及見孔壁古文也。齊論

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

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正義曰。漢藝文志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

皆篇名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詳其名。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朱氏彝尊經義考。斥晁說爲附會。謂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王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

其一乃問王。非問玉也。考之篆文。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玉。初無大異。因譌玉爲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卽問玉。竄其然乎。察說文引逸論語。玉粲之瓊兮。其瓌猛也。如玉之瑩。段氏

玉裁注云。張禹魯論所無。則謂之逸論語。如十七篇之外爲逸禮。二十九篇之外爲逸尙書也。其初學記所引瓊瓌。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瓊瓌。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瑟若也。一則理

勝。一則孚勝。又初學記及御覽所引玉十瓊之區。治玉謂之琢。又謂之雕。琢。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瑩。玉光也。瓊。赤玉也。瓊瓌瓌瑱。美玉也。瓌。三采玉也。玲瓏瓌瑱瑱。玉聲也。瑩。玉佩也。瓌。充耳也。瓌。玉飾以水藻也。凡所詮玉之辭。與說文所引逸論語文全不類。朱氏不當

並數之。今家語亦有問玉篇。當是依用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爲問玉。其說信不誣也。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問王爲春秋素王之事。備其問答。又合知道爲發揮堯曰篇之義蘊。此曲說。不可從。漢石

經論語碑未記諸家有無不同之說。有蓋肆乎其肆也句。不知何篇之文。則亦逸文之僅存也。漢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蓋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而題以子張

問。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題略同。故有兩子張。如氏注以爲篇名從政。殆未然也。論衡正說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

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後更隸寫傳誦。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讀或是或誤。案齊魯河間九篇。不知何篇。翟氏

考異。以藝文志論語十二篇。有燕傳說三篇。河間趙地。偃近於燕。燕傳。疑卽論衡所云河間者也。案翟說亦是存疑。不足爲據。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爲九篇。出於漢

志之外。又合古論爲三十篇也。史記孔子世家。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



及傳論語孝經。悉置孔氏。漢藝文志亦言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則古文論語。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時博士轉難曉耶。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皇侃義疏敘曰。古論篇次。以鄉黨為第二篇。雍也為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是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然其本多為異域人所改。此等說。他處未見。恐難據也。隋書經籍志。古論語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然學而篇未若貧而樂。古論樂下有遺字。鄉黨篇車中內顧。古論作不內顧。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則謂古齊有此章也。古齊魯章句。本有不同。而隋志謂其煩省不異。亦大略言之爾。經典敘錄引桓譚新論說古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略見史記說文並鄭注中。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

貴。正義曰。安昌。據漢地理志屬伊南郡。漢書傳云。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復罷歸故官。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尙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尙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殘微。釋文敘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據敘錄。是禹受魯論於夏侯建。而禹傳不及建。蓋所遺也。宋氏翔鳳師法表。張論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多以張論為魯論。後漢熹平石經。即用張論。案藝文志魯安昌侯說二十一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考禹傳云。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意此即二十一一篇說也。隨書經籍志。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是張論本二十篇。而漢志言禹有二十一一篇。說者疑一字誤衍。或是經二十篇。說一篇。志連經言之。得有二十一篇也。又禹傳云。禹成就弟子。尤著書。惟陽彭宣至大司空。

**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正義**

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光武即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年七十。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邢疏云。周氏。不詳何人。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為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釋文敘錄云。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立於學官。宋氏翔鳳師法表云。謂立石大學。非張論會立博士

也。案宋說似誤。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讓太常書。孝文時。尙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顯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時所稱傳。卽論語孟子類也。唐書薛放傳。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則論語西漢時已立。至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不及論語。然後漢徐防傳云。防疏謂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豈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翟氏憲考異云。據通典載漢小郡都尉博士督郵板狀曰。通易尙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衆綜載籍。窮微闡奧。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士。詎轉不講授與。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蓋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案翟氏甚是。論語惟立博士。故得立石大學。洪适隸釋載殘字石經堯曰篇末云。而在於蕭牆之內。盡毛包周無於此以諸家校魯論之異同。宋氏翔鳳師法表云。盡氏毛氏。不知與包周孰爲先後。又不知爲齊爲魯。古論唯博士孔

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正義曰。古

論語也。史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漢書孔光傳言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

淮太守。世家但言博士者。當是史公就目見時言之。此序本世家。故亦祇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

官耳。世家又云。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

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

孔子後也。悉得其書。是古文論語。爲安國所得也。然漢志不言安國注論語。而此序謂安國爲古論

訓解者。王肅家語後序云。魯恭王得壁中書。以歸夫子十一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

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尙書傳五十八卷。其後孝成帝詔劉向按定衆書都記錄。名古文尙

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略曰。古文尙書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安國爲之

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

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尙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臣

愚以爲宜皆記錄別見。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案漢藝文志

列論語十二家。於齊魯論傳說皆備載之。而於古論不言有孔氏說。劉向雅博。爲世通儒。倘及見典

雅正實之安國古文訓。豈有廢置之不使名家乎。安國以今文書古文。而司馬遷正從安國問故。其孔

子世家弟子列傳所載論語文。必是安國之學。今校之孔注。如在陳絕糧。敝孔子去衛如曹。又之宋

之傳。佛肸爲趙簡子邑宰。顯與史記不合。其他差謬。遺失經旨者甚多。是此注必非安國所作。今

所傳尙書傳孝經傳。往時儒者皆知其僞。而論語因爲集解所采。無敢異議。近陳氏釐著論語古訓。今

自序疑其不類。沈氏濤著論語孔注辨僞。自序譏其詮義膚淺。徵典舛誤。疑爲平叔所作。丁氏晏著

論語孔注證僞。以爲王肅所作。蓋王肅好與鄭難。故論者以尙書傳爲肅作。則此論語注。必亦出肅

之手。而特於家語序互證成之。丁氏此說。較沈氏爲得。論衡正說篇。謂安國以授魯人扶卿。官至

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扶卿爲魯論之學。見漢藝文志。不傳古論。且漢志及張禹傳經典敍錄。皆

言魯扶卿。是魯為其姓。論衡獨言魯人扶卿。與漢志諸文不同。又荊州刺史。似謂扶卿所居之官。論衡此言。未知所本。至論語之名。早見坊記。豈至安國及扶卿時始有其名。王充於經術頗疎。此等說。終是不可據也。邢疏云。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為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荊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後漢書傳云。馮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初京兆學。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與校祕書。陽嘉二年。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據融傳。但言註論語。而此謂以為古論者。以融注他經。多為古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漢末大康成取古論校正魯論。當亦受之融者也。皇侃疏。隋經籍志謂馬融亦注魯論。似未然。

**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正義曰。漢成生嘗靈獻時。故曰漢末。大

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司馬彪百官志。大

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後漢書傳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

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

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

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

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酒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逸隱修經業。

杜門不出。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思云云。時大將軍袁紹。總兵

冀州。遣使徵玄。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

迎。迺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纒經赴會千餘人。凡玄所注周易。尚

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侯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篇。魯禮希希論。六藝

論。毛詩譜。殿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賢於詞訓。通人頗識其繁。至於

經傳洽執。稱為純儒。齊魯問宗之。就魯論篇章云云者。隋書經籍志。鄭以張侯論為本。參校齊古

而為注。張論即魯論。陸氏音義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宋氏翔鳳師法表云。周

之本。即周氏之出於張侯者。蓋張論出。而三家遂微。鄭學興。而齊古差見。是康成雖就齊侯。實

兼須齊古。而於古論尤多徵信。故注中從古讀正魯論者。不一而足。其從齊讀已不可考。然尋兩家

之學。可以得其一二。案音義謂鄭以齊古校正周本。凡五十事。今以鄭氏佚注按之。祇得二十四事。

皆明著魯讀之文。其哀公問主解為社主。雖從周本作主。仍是從古論義為社主也。子貢方人。

饋。饋。鄭作餼。無適也。適。鄭作敵。異乎三子者之撰。撰。鄭作僕。云僕讀曰詮。子貢方人。

方。鄭作諒。朱張。鄭作侏張。廢中權。廢。鄭作發。皆與集解本異。疑此即據齊論校正者也。又

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在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謂古論及齊論無此章。鄭仍從周本有此章也。又莫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此又從齊古技補周本者也。宋氏謂鄭從齊讀已不可考。是大略言之。未細檢耳。宋氏師法表又云。隋經籍志論語注十卷。鄭玄注。經典徵錄同。隋志又言梁有古文論語。鄭玄注亡。蓋阮孝緒所著錄。鄭無別注古文。其所注論。即用古文。故別題古文論語。案舊唐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唐書藝文志論語。鄭玄注十卷。又注論語釋義一卷。分注與釋義為二。疑釋義即鄭君論語敘。故新志作一卷。其舊志云十卷者。字之誤也。又二志有鄭君論語篇目弟子一卷。今略見史記集解中。宋氏細鳳師法表云。隋志言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考諸錄家說論語者。康成以前。俱已久佚。至鄭氏。大抵佚於五季之亂。略存於何解陸音。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正義曰。邢疏云。年世未遠。人已歿故。是近故也。晉書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為三公。漢書百官公卿表。孝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司馬彪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禮儀祭祀。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攝古今。是司空太尉博士。皆官名也。魏志陳羣傳。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為司空。青龍四年。羣曰。靖侯。王朗傳。王朗。東海蘭陵人。子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石顯徵還。拜肅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後為光祿勳。徙為河南尹。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薨。初肅好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皆列於學官。經典徵錄有王肅論語注十卷。後漢馮衍傳。尚書周生烈。李賢注風俗通曰。周生。姓也。王朗傳。自魏初徵士。熒熒周生烈。明帝時。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裴松之注。臣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經典徵錄周生烈。注引七錄。字文達。邢疏引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案達逸二字。形相近。未知孰是。隋志周生子要論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新唐志儒家有周生烈子五卷。是周生後官侍中。其說論語。即裴氏所云義例也。今邢疏集解。但有周氏。無周生氏。至墓疏又但有周生烈。而無周氏。蓋二家之注。久為後人混併。莫可識別矣。惟冉有退朝注云君之朝。見於釋文所引。此則確為周生義也。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正義曰。邢疏云。據今而遺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中間為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為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曰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案前世當指前漢。藝文志載有魯齊之說。即僞孔此注。亦見采錄。則非不為訓解矣。序之此言。舉其大略。未為篤論也。

後漢儒林傳言何休註論語。不為集解所采。是當時已佚不傳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論語。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休注云。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劉氏逢祿據書鈔所引。為何休佚注。推演其義。為論語述何篇一卷。然集解載此注為孔安國注。史記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何者。何晏。非何休也。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為何曰矣。且小人儒。不必是矜名。其義淺狹。快非強公。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正義曰。

爾雅釋言。集。會也。通作輯。若劉歆有輯略也。邢疏云。註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審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頗為改易者。註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己意。改易先儒者也。案此語。亦見晉書鄭冲傳。惟記其姓名下有因從其義四字。集解姓名並舉。以皇疏本證之自見。邢氏亦本皇疏。而此疏云云。或所見別本。實不稱名也。集解者。集諸家解論語之義。杜預注春秋左傳。合經傳諸文。比其義類。亦名集解。與此言同旨異。經典敘錄。隋志。唐志。俱云何晏集解十卷。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

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尚書

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正義曰。漢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晉書職官志。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轎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其以為加官者。惟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

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為拜假歸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又云。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據晉志。則魏時貴重之臣。方拜此職。而孫邕以關內侯得為光祿大夫者。大約如諸公告老家拜此位也。司馬彪百官志。關內侯。承秦賜爵十九等為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為限。劉昭注。關內侯者。依古畿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邢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案魏志齊王紀注引魏書廢齊王表。有光祿大夫關內侯邕。即孫邕也。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云。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又歷述其父於魏文帝時為侍郎。又為勃海太守十餘年。其後為吏部尚書。又為侍中。武氏億跋尾。據盧毓傳。孫邕代毓為吏部尚書。與碑言吏部尚書合。而關內侯特名號侯之一。至其後。乃獲實封有建德亭侯爵矣。桂氏魏跋尾。據管寧傳。侍中孫邕薦寧。與碑言侍中合。魏文帝典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則邕為濟南人。邢疏云樂安者。樂安與濟南同隸青州。地最相近。故兩地並稱。案王和平事。亦見後漢方術傳。典論言王和平為光和平時人。而邕少事之。則邕亦為靈帝或獻帝時人。計終魏世。必已歿矣。晉書鄭冲傳。鄭冲字文和。樂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

完備術及百家之言。及魏文帝爲太子。命沖爲文學。累遷尙書。出補陳留太守。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尙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遣鄉公卽位。拜太保。封壽光侯。時文帝輔政平粵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于沖。然後施行。按曹爽輔政。在正始之際。沖由從事中郎轉至光祿勳。在曹爽輔政時。惟傳言爲光祿勳。與此彼光祿大夫不同。疑光祿勳是其實官。光祿大夫則加官也。作此序時。未爲光祿勳。故但言光祿大夫。及陳壽作傳。詳其實官。亦不及加官矣。晉職官志。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驍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于中。同掌規箴。不典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爲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據志此文。則中領軍。卽中領軍將軍也。不言將軍者。辭之省。曹爽傳。爽弟羲爲中領軍。與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並列。且稱其貴寵莫感。其後司馬懿奏誅曹爽。亦言其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宮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卽指曹羲等言。齊王紀正始三年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則曹羲之官中領軍。必在三年秋後矣。安鄉亭侯者。安鄉不知所在。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皆秦制也。此安鄉亭卽是十亭之鄉。故舉鄉名以表之。司馬彪百官志。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然則安鄉亭侯。卽列侯食於安鄉者也。邢疏云。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晉志又云。秦置侍中。漢因之。俱無定員。魏晉以來置四人。掌儀贊威儀。漢表注引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荀勗傳。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爽之第六子也。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遷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五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案顯爲魏少帝執經。指高貴鄉公。見三國志注。其爲侍中在其前。則當齊王時。故齊王表亦有侍中臣顯。卽荀勗也。晉志又曰。列曹尙書。本漢承秦置。至成帝又置尙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日掌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又云六曹。並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尙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尙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凡五曹尙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此何晏所官尙書。卽是吏部。魏志傳載傳。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尙書。經典敘錄亦言吏部尙書何晏。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典略云。平叔選尙書主選。裴松之曹爽傳注。晏爲尙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言晏主選舉。則爲吏部無疑。此序但言尙書者。當時不列曹名。齊王紀正始八年。有尙書何晏奏。亦是祇言尙書也。漢表云。奉車都尉駟馬都尉。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

師古曰。黜。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駑馬。司馬彪志本注曰。無員。掌駑馬。黜制無考。曹真傳。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向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裴松之注。晏字平叔。向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案此序晏爲關內侯。而裴注言爲列侯者。蓋晏初封列侯。繼封關內侯耳。宋氏紹鳳師法表云。鄭冲傳。初。冲與孫邕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妥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魏志言何晏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不言注論語。而冲在高貴鄉公時。講尚書。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是冲本經生。論語集解之成。當定自冲手。今使平叔專其姓氏者。蓋上論語集解。奏列邕冲等名。而晏最在後。案錄家見奏未稱臣何晏等上。遂以集解爲晏一人所撰。相沿至今也。劉氏毓楹通義堂筆記曰。唐宋時。臣下上表結銜。皆尊者居後。此序末列銜。亦是由下逆數。蓋平叔官最顯要。故最居後。專集解之名也。考通典二十一言尚書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幾。蓋政事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據此。則尚書之權甚重。吏部專掌選舉。又晏以國戚向主。貴莫與比。故晏居首。漢表言侍中得入禁中。通典二十一云。侍中。漢代爲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自注。晉任愷爲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是侍中職亦甚重。故荀顛居次。中領軍則掌三營兵。故曹羲又居次。其光祿大夫。皆是加官。同於閣散。故鄭冲孫邕又居次。何晏曹羲孫邕。沒於魏世。惟荀顛鄭冲皆仕晉。故晉書有傳。冲傳居前。故詳言與孫邕等共爲集解之事。荀顛傳居後。自不復述。今宋氏據冲傳所言。以爲集解定自冲手。恐非。案劉說是也。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可見陸氏所見正本。未嘗以集解專屬何晏。其兼載一本。自是後人改題之誤。故釋文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皆爲後人改題所或矣。然裴松之注曹真傳。即稱何晏論語集解。裴爲此注。在宋文帝時。是其誤久矣。蔡邕編斷。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啟。此文稱上。則奏類也。經典敘錄。正始中上之。威行于世。正始即齊王芳。曹載何晏。以齊王嘉平元年。爲司馬宣王所殺。上此集解。則在正始三年後也。晉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使太子釋奠。則意當時諸臣。亦以帝通論語。故撰集訓說以獻之爾。羣臣上書不書姓。而此稱姓者。案述之體。所以紀實也。結銜當別爲一行。獨斷所云。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也。今連綴序末。亦後人所合併。

# 附錄

鄭玄論語序逸文 正義曰。略本宗氏籍鳳所輯。

仲弓子游子夏等撰 正義曰。此引見論語音義。至敘錄則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不及子游。

邢疏與音義同。兩處引文不言鄭序。陳氏鍾古訓宋氏籍鳳輯鄭注並采入。雖由意割。當得之也。仲弓子游子夏。皆孔子弟子。論語崇爵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明標子夏之名傳休奕傳子。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此當本鄭序。故數仲弓也。但作論語者。雖有三子之名。實非止三子所作。故鄭言等以明之。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趙岐孟子題辭。七十子之囑。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二文所言。皆以論語爲聖門羣弟子所作。故鄭君既著其姓名。復言等以總括之也。鄭樵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不知誰作。翟氏灝四書考異曰。通志所錄撰人名。恐卽原本崇爵識。今其書不傳。莫可詳矣。陸九淵象山語錄曰。鄭康成王肅謂論語爲子游子夏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會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案陸以王肅說與鄭同。不知何本。其以有子會子。爲子夏輩所尊。故稱子。其說良是。柳宗元文集論語辨。以論語稱會子。子爲師稱。因以論語爲出自會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程子朱子。則以爲出於會子有子之門人。其說與象山異。雖亦得偏。但不當取後遺前。而反役羣賢箸錄之功也。又考論語弟子之稱子者。自有子會子外。閔子騫皆書字。而先進篇一稱閔子。冉伯牛冉仲弓冉有皆書字。而雍也篇子路篇。各一稱冉子。則意書字者。爲弟子所記。書子者。爲三子之弟子所記也。胡寅論語詳解。趙順孫四書纂疏。謂憲問篇不書姓。且直稱名。疑通篇皆憲所記。其說亦頗得理。要之論語之作。不出一人。故語多重見。而編輯成書。則由仲弓子游子夏。首爲商定。故傳論語者。能知三子之名。鄭君習聞其說。故於序標明之也。撰定者。禮記內則注。撰。治擇之名也。廣雅釋詁。撰。具也。定也。凡有所作述。必具衆義。擇善從之。故此三訓。義皆通也。漢書揚雄傳。撰以爲十三卷。顏師古注。撰與撰同。說文。定。安也。荀子王制。夫是之謂定論。楊倞注。定論。謂不易之論。仲弓等夏輯諸弟子所記。勸爲此編。故以爲所撰撰定。夫是之謂定論。不得無名以稱之。此論語二字。必亦仲弓等所題。漢志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謂之者。門人謂之也。經典敘錄亦云。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以後。各生意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亦以論語爲弟子所題也。論衡正說篇。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以論語之名爲安國所題。此誤說也。翟氏灝考異曰。按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爲論語矣。

書以八寸策。鈞命決云。春秋二



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易書詩禮樂春秋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二分居一又謙焉。正義曰。

書以八寸策。見北史徐遵明傳。彼文作八十宗。乃傳寫之誤。徐氏就而通之。非也。說文云。書。第也。又序云。第於竹帛。謂之書也。八寸者。策之度。策者。冊之段借。說文。策。馬箠也。別一義。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簡。古文冊。從竹。符命。即天子賜諸侯之冊書。故凡書簡編連之。亦曰策。魯語云。登書以爲三策。策即俗策字。鄭注中庸云。策。簡也。聘禮記注同。爾雅釋器。簡謂之畢。郭注。今簡札也。說文。簡。牒也。釋名釋典藝。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凡皆異名同物。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申之。以單執一札爲簡。連編諸簡爲策。分策簡爲二。非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方。版也。用策用方。以字之多少有異。不以事之大小有異。則杜預以策與簡牘。分大事小事。亦非也。鈞命決者。緯篇名。鈞命決止言春秋孝經之策。鄭君據之。得以推測他經。故總言知六經之策也。易書詩禮樂春秋者。六經之名。說文。經。織也。織有文理。故羣經取以爲名。釋名釋典藝。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隨。可常用也。此說經爲段借。未必然也。管子戒篇。渾其四經。尹注。四經謂詩書禮樂。是孔子前已稱經。故禮記經解亦舉六藝也。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會參說孝道。因亦稱經。孔子世家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易既得編成策。則他經可知。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可見羣經皆有策矣。六經之策。二尺四寸。說見左傳序疏。若儀禮聘禮疏引作尺二寸。字之誤也。後漢書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又曹褒傳言箸新禮成。寫以二尺四寸簡。亦以新禮比於經也。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二尺下疑脫四寸二字。齊書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所言策長二尺者。則以齊尺大於古尺也。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是漢時律尺與經策同。若漢書杜周傳所言不循三尺法。則金氏講求古錄。以爲舉成數是也。鄭君據鈞命決之文。以推知六經之策。又據所見論語之策八寸。以六經之策較之。是爲三分居一矣。論衡正說篇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以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勅己之語甚多。數千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策。不二尺四寸也。仲任所見論語之策。與鄭君同。彼謂論語以周尺度之爲一尺。於漢尺則爲八寸。然則六經之策二尺四寸。孝經之策一尺二寸。亦是據漢尺。若在周尺。六經策爲三尺。孝經策爲一尺五寸矣。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八寸之策爲壁中古文。然若論衡所言八寸。爲據漢尺。則安知非魯齊論尺度也。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

候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寡之殊。服虔左傳注謂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此或服氏所見適然。非謂羣經之策。皆是一簡八字也。金氏鸞求古錄云。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宜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體。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此由字體有繁簡。繁者宜疎。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晰而已。謙者。史記樂書王肅注。謙。自謙損也。陳氏鱣古訓曰。謙讀爲減。樂記。禮主其減。樂書減作謙。陳氏此說亦是也。孝經策一尺二寸。比之六經之策。爲損去其半。論語策八寸。比之六經之策爲三分居一。孝經已爲謙半。論語則又謙矣。段氏玉裁說文冊字注。考正此文。謂論魯扶先。正義曰。此引見經典敘錄注。宋氏語策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謙焉。語殊不愜。論語策八寸。比之六經之策爲三分居一。孝經已爲謙半。論語策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謙焉。語殊不愜。謂論魯扶先。正義曰。此引見經典敘錄注。宋氏書張禹傳言魯扶腳說論語。漢志敘魯論家有魯扶腳。經典敘錄同。此稱扶先者。先是先生之省。史記龜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卽先生。漢書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注。先。猶言先生也。是也。論衡正說篇。安國以教魯人扶腳。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論衡以扶腳爲人姓名。而魯則所居之地。又以扶腳爲安國弟子。是傳古論之學。與漢志諸文不合。至以論語爲安國等所題。尤不可信。

## 後敘

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箸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稿。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追錄言行。勒爲此編。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共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箸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我朝崇尚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觀。而於疏義之作。尙未遑也。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研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經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初箸毛詩詳注。鄭氏釋經例。後皆輟業。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旣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舉昇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瘡。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傷哉。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遺失。暇日亟將此藁。重復審

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  
有裨益。是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世有鴻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漏。正  
其迷誤。跂予望之。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春三月。恭冕謹識。



孟 子 正 義

焦 循 著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目次

孟子題辭	.....	一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	一九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	五八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	一〇二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	一四八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	一八五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	二四〇
卷七 離婁章句上	.....	二七八
卷八 離婁章句下	.....	三一七
卷九 萬章章句上	.....	三五九
卷十 萬章章句下	.....	三九四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	四三〇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	四七四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	五一六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	五六一
孟子篇敘	.....	一一七





# 孟子正義

孟子題辭

正義曰。音義云。張鎰云。卽序也。趙注尙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阮

疏本或無之。趙氏。正義曰。校勘記云。十行本闕本無此篇。監毛本有。山井鼎考文。所謂孟子題辭。注

者。是也。趙氏。正義曰。校勘記云。音義孟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本無之。蓋失其舊。按後漢

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字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

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幕七年。自慮奄忽。乃爲贊令

勸兄子曰。大丈夫生世。豈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

前。刻之曰。僕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歲二

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

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官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卽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

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珣。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珣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梁宗

又數爲貶論。珣深毒恨。延熹元年。珣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散避之。珣果敗。岐宗

親。臨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

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

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怒。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委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漢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熒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欲奪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大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臣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逼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同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

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草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伏錄傳於時。劉敞兩漢刊誤云。趙岐傳要子章句。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劉氏既有刊誤名。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為孟子章句。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  
正義曰。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書稱題。

題。論也。審語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周禮春官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名就焉。士喪禮曰。為銘名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頰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襄公十年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注云。題。識也。趙氏自釋稱題辭之義。稱述孟子氏名事實之本末。所以著書之指義。以表其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文辭。**  
猶微識題號之在旌常。故謂之題辭也。

**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  
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先生傳文注。

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

**其篇目則各自有名。**  
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

**鄉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

**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  
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驪人也。驪與鄒通。驪。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

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肅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軻。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頊

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軻。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頊

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軻。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頊

項之後所封。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魯國驪。二志同。周時或云二鄉。或云鄉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鄉。漢時作驪。古今字之異也。左傳作鄉。公牟作鄉婁。鄉婁之合聲為鄉。國語孟子作鄉。三者鄉為正。鄉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驪。如韓勅碑陰驪章仲卿足證。鄉語曰。曹姓。鄉。甚。韋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為曹姓。封於鄉。杜預云。鄉。曹姓。鄉。甚。韋云。鄉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倭為附庸。居鄉。前志曰驪。故鄉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此左傳驪項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妖曹其二也。然則上文節祝融之後。妖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五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鄉城。趙氏岐曰。鄉本春秋鄉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鄉。此未知其始本名鄉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鄉有二。皆顓頊後所封國。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鄭甚。又曰。黎為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妖姓鄉節路偃陽。曹姓鄉甚。皆為采衛。此鄉人春秋不復見。惟晏子載景公為鄉之長塗。晏子諫而息。疑為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鄉平梁鄉二縣。水經注謂鄉平古倭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鄉平縣地也。其一即鄉。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曹姓者。鄉氏也。俟以下至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驪。今兗州鄉縣北驪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為兗州府鄉縣。其改鄉為鄉。齊乘謂給文公。但遷驪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鄉。至戰國更無鄉名。故趙氏以謂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蒼驪山記云。驪山。古之驪陽。魯穆公改為驪。徐欽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鄉為鄉。改名不應出魯。或謂鄉穆公為魯穆公耳。按鄉即鄉。不關更改。段氏說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鄉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此自本漢書地理志。趙氏又言是也。春秋時。魯與鄉為仇。哀公時。無歲不與為難。二年取鄉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啓陽。六年城鄉。七年入鄉處其公宮。以鄉子益來。獻於亳社。趙氏言鄉為魯弁。或指此。然吳齊救之。鄉子益得歸。則鄉未滅也。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將聞於鄉。是國近鄉。

### 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

正義曰。魯桓公生同為莊公。次慶父為仲孫氏。次叔牙為叔孫氏。次季友為季孫氏。是為三桓。仲孫

氏即孟孫氏。慶父生公孫敖。即孟穆伯。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仲孫蔑。即孟獻子。獻子生仲孫速。即孟莊子。莊子生孺子秩。秩生仲孫纘。即孟僖子。僖子生仲孫何忌。即孟懿子。懿子生孟僖子。即孟武伯。武伯生仲孫捷。即孟敬子。入春秋後。其獻子女子懿伯生仲孫竊。杜預世族譜。以懿伯即子服仲叔它。生孟楸。楸生子服回。回生子服何。是為子服景伯。別為子服氏。孟氏之族。有孟公綽。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宮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獻子賢大夫。固嘗為孟子所稱矣。莊子之孝。公綽之反。孟之反之不伐。為孔子所稱。僖子懿子武伯。皆知欽敬孔子。敬子則受教於曾子。孟氏尊師重道。其後宜有達人。孟子既以孟為氏。宜為孟孫之後。但此欽不可許。故趙氏以或曰疑之耳。闕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鄉。後為鄉

人。猶葬歸於魯者。大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為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善擊柝聞於邾是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劉昭注續漢志。闕本鄒國。引劉善闕山記。鄒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北有繆山。左傳文十七年。邾遷於繆。郭璞云。繆山連屬地。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隈城。北有孟軻冢焉。此葬鄒之確證。宋孫復兗州鄒縣建孟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為東魯魯之二年。謂有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為孟子之里。今為所治之屬。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墓。四墓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聳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明年春。廟成。其序地域墓山。尤為明切。又齊乘尼邱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宣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睽邑當金元時亦隸鄒縣。而唐口之墓。孫明復云東北三十里。于容恩云馬鞍山之南。孟衍泰三疊志。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二十五里。與孟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為昌平。為防風。又三十里。蓋不特思近聖人之居。而墓亦接壤焉。又云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論語季氏。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籊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集解引孔曰。至哀公皆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

被慈母三遷之教

正義曰。微。善也。夙。早也。列女傳母儀篇云。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嫗遊為墓間之事。躡躍築埋。孟母曰。此

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旁。其嫗戲為賈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嫗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此三遷之事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趙氏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往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母母。蚤。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之官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為士之後甚明。其時年蓋十餘矣。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後耳。非必幼孤也。陳第開里志。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後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且列女傳載孟母機杼事云。績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觀此言。則非嫗恤可知。後人殆因孟父無聞。安為說耳。夫士及三鼎。斷非機杼間事。且去喪母五六十一年。魯人必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臧倉得以行其毀陷邪。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齋非所自主。豈安得語之。蓋孟父實未嘗卒。其三遷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

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

長於詩書

正義曰。列女傳云。孟子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後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鄭人。子思弟子。有列傳。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

受業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

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二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十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穆公會尊禮子思。然穆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誤。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屬太子申。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一二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即位之年。距魯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於有山氏。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即周威烈王十九年。總惠王元年。當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為受業子思。一以為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徹此兩端。識者察之。列女傳言通六藝。史記滑稽傳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漢書藝文志。以六經為六藝。一百三家。趙氏以為五經。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言詩凡三十五。史記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故以為尤長於詩書。然孟子於春秋獨稱亂臣賊子。為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指。至於道性善稱堯舜。則於道德類情。變通神化。已洞然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獨詩書云乎哉。周

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

王大。道陵遲墮廢。正義曰。史記列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

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招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

千乘之國五。敵侔爭鋒。蓋為戰國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臏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

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縱。張儀為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劫子宿坐篇云。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楊倞注云。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

文選難蜀父老。反衰世之陵夷。李善注云。陵夷。即陵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陵夷。謂弛替也。墜。說文自部作墜。云

敗城皇曰墜。篆文作墜。淮南子修務訓。故名立而不墜。高誘注云。墜。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墜壞。釋文云。墜本作隳。隳俗字也。

異端並起。若楊朱墨

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

正義曰。論語為政篇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彼何為異端。各持一理。此以為異已也而擊之。彼

亦以為異已也而擊之。未有不咸其害者。揚墨各持一說。不能相值。故為異端。孟子之學。獨變神化。以時為中。易地皆然。能包容乎百家。故能識持一家之說之為害也。苟不能為通人以包容乎百家。持己之說。而以異己者為異端。則鬪異端者。即身為異端也。漢書藝文志言道家云。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注云。放。蕩也。廣雅釋詁云。放。安也。呂氏春秋審分篇云。無使放悖。悖亦安也。論語陽貨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適。守也。又今之狂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據也。揚墨之言。虛妄無據。故云放蕩。孟子閔

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

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由不肯枉尺

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正義曰。說文水部云。逕。沒也。小爾雅廣詁云。沒。滅也。昭公

元年左傳云。勿使有所壅蔽湮底。注云。底。滯也。釋文引服虔云。底。止也。底。止也。爾雅釋詁文。止而不行故為滯。則。法也。慕。習也。以孔子為法而習之也。周流二字。見禮記仲尼燕居。文選

甘泉賦云。據軫軒而周流兮。李善注云。周流。流行周遍也。史記列傳云。鑽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風俗通窮通篇云。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然

終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

得佐與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

憲言以詒後人。正義曰。音義云。信音伸。謂三代遺風。鬱塞不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

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爾雅釋詁云。靈。法也。漢書揚雄傳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謙

以為十二卷。象論語。號曰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正義曰。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主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太史公自敘亦云。於是退而論集所

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

**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七篇爲孟子所自作。故趙氏前既云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此又云自撰法度之言。闕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七篇爲孟子自作。至韓昌黎故亂其說。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又云。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論焉。趙氏注弟子十五人萬章。公孫丑。樂正子。陳臻。公都子。充虞。徐辟。高子。咸邱蒙。陳代。彭更。屋廩子。楊應。季孫。子叔。學於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呂氏春秋樂成篇。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高誘注云。難。說也。史記五帝本紀。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索隱云。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則曰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難疑者。有疑則解說之也。答問者。有問則答之也。平日與諸弟子解說之辭。諸弟子各記錄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論次之。如篇中諸問答之文是也。其不由問答。如離婁盡心等章。則孟子自撰也。又有與齊總鄉滕諸君所言。景子莊暴淳于

髡周霄景春宋牼宋勾踐夷之陳相絡稽戴盈之戴不勝儲子沈同陳賈孺子王驪等相問答。蓋亦諸弟子錄之。而孟子論集之矣。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

**六百八十五章。**正義曰。音義標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孫丑上九章。下十四章。滕文公上五章。下十章。離婁上二十八章。下三十二章。萬章上九章。下七

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盡心上四十七章。下二十九章。共爲二百五十九章。今以章指計之。盡心下篇。止得三十八。則共爲二百五十八章。校此題辭所云少三章。崇文總目謂陸善經刪去趙岐

章指。邵武士人作疏。依用陸本。章指既刪。章數遂不可定。戴氏震得朱氏文游校本二云。一爲虞山毛扆手校。何昞瞻云。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性

粹匠輪輿章有章指。餘並缺。一爲何仲子手校。未記云。文注用野郡重刊廖氏善本校。而盡心上有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以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以下七章。並缺章指。二校各有詳略。得

以互訂。外有章邱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毛斧季影鈔者。並得趙岐孟子篇敘。於是齋卿之學。殘失之餘。合之復完。然則今孔氏所刻章指。亦拾綴於殘缺之餘。焉保無分合之譌。然欲傳會於二

百六十一之數。而強分以足之。則亦非後學所敢矣。陳士元孟子雜記云。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計字數。梁惠王篇上下共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上下共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上

下共五千零四十五。離婁篇上下共四千七百八十三。萬章篇上下共五千四百一十。告子篇上下共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上下共四千六百八十三。統之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周氏廣業孟子異本考云。讀注孟子。三年乃

成。謂可臆疑辨惑。字數易明。豈復疎於布算。但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本固應減於漢。否亦不能加多。今茲臆字。得毋有後人所歸入者乎。按今以孔本經文計之。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

百六十一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

百六十一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

百六十一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

百六十一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



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校趙氏所云。實多五百四十一字。別詳見篇後正義中。包羅天地。揆

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

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

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佞。曲而不屈。

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正義曰。命世即名世也。詳見公孫丑下篇。亞。次也。命世亞

聖。即所謂名世次聖也。包羅天地。至曲而不屈。皆發明所以

名世之

實。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

秋。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解引鄭曰。反魯。魯哀

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正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

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

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語魯大帥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始

如。敝如。釋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去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

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樂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

乃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

聖而作者也。正義曰。擬聖。即所謂述仲尼之意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

語者。五經之館銘。六藝之喉衿也。正義曰。何晏論語敘云。漢中學校尉劉向言。魯

志有論語家。列六藝之中。次五經之後。故云五經之館銘。六藝之喉衿也。音義出館銘。丁云。上

音管。方言作轄。車釘也。下音點。車轄也。按館銘當作轄轄。說文車部云。轄。轂端也。轄。鍵也。轄與羣通。舛部云。羣。車軸端也。戴氏震考工記轄車云。轂空壺中所以受轄。以金裏

中謂之釘。轂端者謂之轄。以鐵為管。約轂外兩端。軸端之鑿。以制轂者謂之羣。亦作轄。行者者。脂釘中以利轉。又設羣以制轂。却風。載脂轂。小雅。間關車之羣兮。淮南子。車之能轉千里者。其要在三寸羣。蓋車之轉運在軸轂。而轄如環約於轂。轄如筭約於軸。非此。則軸與轂不可以運。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為五經之轄轄也。說文口部云。喉。咽也。衿與襟通。任氏大憲深衣釋例云。爾雅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鷩都賦。不以邊陲為檢也。注。引聲類曰。

檢。衣交領也。曲禮。天子視不上於檢。注云。檢。交領也。衿屬於襟。即與襟同體。襟交則衿交。故衿謂之交領。與襟謂之交領。一也。說文曰。襟。交衽也。戰國齊策。以頭血滅足下之檢。注云。檢。交衽也。方言。襟謂之交領。襟無不交。則衿無不交矣。小兒擁咽領。則即服虔廣川王傳注云。頸下施衿。領正方直者也。詁訓諸書。多以襟言領。亦以領統於襟。後名曰襟。王肅云。衿。衣領也。詩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正義云。衿領一物。然則衿為交領交衽之通名。此與喉並言。則正以衿領人之一身。內則轄之以喉。外則鍵之以領。謂論語為大襟之總領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似也。謂以孔子為法則。而似續其道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耳。正義曰。衛靈公桓魋事。俱見論語。音義出毀鬲。云丁音隔。蓋謂毀之使情淫。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上下皆發。慈謂之隔是也。按以孟子似鬲孔子。自趙氏發之。其後晉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煥上疏云。孔子恂恂。道化殊加。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見宋書禮志。韓愈原道云。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皆本諸趙氏。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窮通篇云。學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無傳。孫奕履齊示兒篇云。昔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政。劉昌詩蘆館筆記云。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翟氏類考異云。趙氏不為外書章句。嗣後傳孟子者。悉以章句為本。外書悉以廢閣。致亡。南宋去趙氏時。千有餘歲。不應館閣中能完然如故也。孫氏僅得耳聞。當日在館閣諸公。未有以目擊詳言之者。道聽塗說。必不足為據。新喻謝氏所藏一帙。劉氏似及見之。隋書經籍志錄有梁碁母選孟子注九卷。他家注俱七卷。獨碁母氏多出二卷。豈所謂四篇者。在梁時嘗得其二。至宋乃僅存劉氏所見之一篇邪。但碁母氏書。李善注文選。猶引用之。似流行於唐世。而得其無外書。唐人絕無片言論及。則又難以質言。且外書之篇目。自言以性善為一。辯文為一。說孝經為一。劉氏以所見之性善辯。遂以辯字上屬。而謂文說一篇。孝經一篇。據論術本性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不綴辯字。疑新喻謝氏所藏性善辯。又屬後人依放而作。

非外書本真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史記十二諸侯表云。荀卿孟子韓非之徒。各往往撰撰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內書。言春秋者。止述熄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撰撰其文。至若列女傳擁櫃之歎。韓詩外傳輟織殺豚。及不敢去婦二條中所載孟子之言。皆瑣屑不足述。明季姚士粦等所傳孟子外書四篇。云是熙時子注。友人吳騫板行。丁杰為之條駁甚詳。顯屬偽托。概無取焉。按熙時子相傳以為劉貞父。此書前有馬廷鸞敘。夫外書四篇。趙氏斥為依託。其亡已久。孫奕所聞。新喻所藏。已難信據。况此又鑿之尤者乎。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無其文。豈俱所謂外篇者邪。是則然矣。

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紉。逮至亡秦。焚滅經術。

坑戮儒生。子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

丞相李斯言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三十五年。使御史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漢書藝文志云。秦燬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云。諸子之言。紛然相亂。至秦患之。乃燬滅文章。以愚黔首。是時所最忌者。學古道古之士。所坑者皆誦法孔子。長子扶蘇之言可證。不知孟子何得與周易同不焚。逢行珪注鬻子敘云。遭秦暴亂。書紀略盡。鬻子雖不與焚燒。編帙由此殘缺。此亦以諸子不焚也。翟氏顯考異云。漢書河間王傳。稱孟子為獻王所得。似亦遭秦播棄。至漢孝武世始復出者。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詩外傳董氏繁露。俱多引孟子語。則趙氏所云書號諸子得不泯絕。定亦不虛。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子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

獨立五經而已。

正義曰。王應麟五經通義說云。熾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翟氏顯考異云。孟子尊立最久。時論語孝經通謂之傳。而孟子亦謂之傳。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越絕書序外傳記引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說文解字引傳曰。簞食壺漿。詩邶風正義引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天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皆可為證。故趙氏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統言之曰傳記博士。錢氏大昕齋研堂答問云。問劉子驥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據趙邵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武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是時矣。按禮記正義引盧植云。漢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今王制篇中制祿爵闕市等文。多取諸孟子。則孝文時立孟子博士。審矣。

記今諸

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正義曰。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

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誦義。注云。即白虎通義是。觀瓊氏此文。孟子雖罷博士。而論說諸經。得引以為證。如鹽鐵論載賢良文學對丞相御史。多本孟子之言。而鄭康成註禮箋詩。許慎作

說文解字。皆引之。其見於史記兩漢書兩漢紀。如鄒陽引不吝怒。終軍引枉尺直尋。倪寬引金聲玉振。王褒引帶莫公輪。貢禹引民飢馬廐。梅福引位卑言高。馮異稱民之飢渴易為飲食。李眾引綠水求魚。鄧暉言驗其君所不能為忠。量君所不能為賊。馮衍言臧倉。言泰山北海。班彪引構經春秋。崔駰言登牆擲處。申屠蟠言處士橫議。王暢言貧夫廉儒夫有立志。傅燮言浩然之氣。亦當時

引以明事。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

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

正義曰。方言云。摭。取也。陳宋之間曰摭。說文手部云。拓。拾也。陳宋語。或从庶。拾取而說之。謂未能備其全書。悉其情趣。僅拾取一章一句而解說之。既不能貫通其義。自然乖異矣。

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正義曰。閻氏若璣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

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為鄒人。卒當是赧王之世。萬氏斯同羣書疑辨云。山陽閻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究不知生卒在何年。蓋實無可考也。

孟子世辭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其言似可信。今姑以萬氏此言推之。赧王立五十九年。則歷三十四年至乙巳而卒。又八年壬子周亡。為秦莊襄王元年。三年

卒。始皇立。二十七年卒。二世立。三年秦亡。又五年。天下為漢。漢高帝至平帝十二主。共二百一十年。新莽十八年。更始立三年。光武中興至獻帝十二主。共一百九十五年。自孟子沒至漢末。五

百十三年。趙氏卒於建安六年。而出亡著書。則尚在延熹時。自周赧王二十六年至漢桓帝延熹間。僅四百五十年耳。此云五百餘載。蓋趙氏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其生卒之年。必前於烈王四年。

赧王二十六年也。故趙氏注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必推自太王文王以來。然則孟子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蓋謂孔子沒後至孟子著書之年。非謂孔子沒之年至孟子生之年也。趙氏言孟子以

來五百餘載。謂孟子沒後至趙氏著書之年。非謂孟子沒之年至趙氏生之年也。孟子後徵引孟子者。如荀卿。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王充。班固。張衡。鄭康成。許慎。何休等。皆所謂摭取而

說之。漢文時立孟子博士。必有授受之人。惜不可考。何問獻王所得先秦舊本。不詳得自何人。至東觀漢紀。言章帝以孟子賜黃香。則香能傳之讀之與否。不可知。劉陶復孟軻。其所以復者不傳。

孟子題辭

惟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會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建初為章帝年號。則生東漢之初。在趙氏前。專為孟子之學者。自此始著。乃其章句不傳。莫可考究。高誘呂氏春秋敘。自言正孟子章句。誘涿郡人。從盧植學。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所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存。惟孟子章句亡。誘於建安十年。始舉孝廉。趙氏卒於建安六年。年已九十餘。是誘為趙氏後輩。隋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子注七卷。漢劉熙孟子注七卷。鄭康成本傳。詳列所著書。不言孟子。禮志所載。未知所據。熙嘗撰釋名。畢氏抗釋名疏證略注。亡。後漢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又大戴禮記十三卷下注云。梁有趙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後漢無安南郡。惟漢陽郡注引秦州禮記。中平五年注云。分置南安郡。則安南或南安之誤。晉李石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熙。宋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並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不知何本。三國吳志。韋昭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程秉傳。言秉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又薛綜傳。言綜避地交州。從劉熙學。交州。孫吳之地也。按程秉隸事鄭康成。避亂交州。與熙考論。遂博通五經。其後士燮乃命為長史。然則程秉薛綜與劉熙在交州。乃士燮為交趾太守時。燮附孫權。在建安十五年。時秉綜俱已為權所得。是其師事劉熙時。仍遠在建安十五年以前。秉為太子太傅。黃武四年。太子登親迎秉進說。病卒官。登以赤烏四年卒。秉當卒於登前。自建安十五年至此。止二十餘年。蓋秉已老矣。而薛綜卒於赤烏六年。距建安十五年。亦止三十二年。其師事熙蓋少時。當在獻帝初年。則是時交州仍為漢地。劉熙為漢人無疑。士燮附孫權時。熙蓋已前沒。何也。秉綜權向以其名儒而禮徵之。况所師事者乎。或謂熙及魏受禪後。非也。其相傳為安南太守者。亦以其在交州而譌。非南安之誤也。劉熙高誘。皆與趙氏先後同時。劉熙注見於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注所引。今散著各經文之下。高誘章句。無引之者。而所注諸書。多及孟子。尚可考見。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注云。日致為暴劫之政也。孟子曰。惡極而居下。故曰惡之何益也。論太篇。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注云。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本味篇。已成而天子成。注云。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孟子曰。得乎邱民為天子。慎人篇。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注云。號當為虞。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號。誤矣。去私篇。堯有子十人。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為智本。不在數中。當梁篇。湯染於伊尹仲虺。注云。孟子曰。王者師臣也。盡數篇。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塞利欲。疾無由至矣。論人篇。凡論人。顯則觀其所禮。注云。顯。遠也。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故觀其所寶禮。用梟篇。令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注云。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之謂也。懷寵篇。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無疆。得民滋衆。注云。所誅國之民。晡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益益衆多也。孟子曰。百姓

金處髮以御王躬。委爲後子。此之謂也。驕恣篤。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注云。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易鐘聲之牛者也。開春篇。魏惠王死。葬有日矣。注云。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使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壹行篇。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注云。孟子曰。以齊王爲反手也。故曰不難矣。自知篤。鑽茶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注云。鑽茶龐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夏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樂成篇。賢者得志則可。晉不肖者得志則不可。注云。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又中主以之啣啣也止善。賢主以之啣啣也立功。注云。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失善哉。此言復謬也。審應篇。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注云。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不屈篇。齊威王饒弗受。注。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又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注云。匡章。孟子弟子。淮南子似真訓。若夫墨揚申商之於治道。注云。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揚。揚朱。其術全性保真。辯拔軒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又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注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修務訓。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蜩皮。衣豹裘。帶死蛇。別布衣草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注云。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主術訓。故握劍鋒以繚北宮子。注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注云。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齊俗訓。豈必鄒魯之禮。注云。鄒。孟軻邑。說山訓。此全其天器者。注云。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紀論訓。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注云。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耳。又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做詩書孔子之意。塞揚墨淫辭。故非之也。又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注云。堯舜禹湯文王。皆以王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不待大是也。又夏桀殷紂之威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注云。孟子曰。惡死已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又故溺則挫父。祝則名君。注云。孟子曰。渡澗而不拯。是射狼也。而况父兄乎。又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脍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逾餓而死。注云。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戰國策齊策。威王薨。宣王立。注云。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覺鐘之牛者也。又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注云。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

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又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注云。孟子曰。子噲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秦策。四國為一。將於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七十人而問曰。魏買對曰云云。注云。魏買譏周公諫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其訓詰有與孟子可參考者。亦藉以窺見其概。故正義引高氏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為多。余生西

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

正義曰。趙氏為京兆長陵人。長陵。前漢屬焉。後漢屬京兆。京兆為西漢所都。故云西京。張衡有西京賦。說文寸部云。尋。

經理也。文選東都賦。僕祚中。缺注引國語賈注云。祚。位也。史記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歷夫論志氏姓云。皋陶事舜。其子伯翳。能鼓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為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隱來辛勝。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因為氏。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為列侯。五世而為趙靈王。趙世之先為列卿諸侯王。少蒙義方。訓涉典文。正義曰。傳稱彌其始原。出帝顓頊。故尋經其不祚。有自來也。

李賢注云。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臺。其祖父之名不詳。傳有從兄襲。從子徵。注引決錄注云。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抽書。畫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

部河東從事。王允傳。允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莫敢收允尸者。惟故吏平陵令趙徵。棄官營喪。趙徵。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徵欲有所私授。徵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眾人諫慄。而徵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容於荊州。劉表

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戰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此即與岐同避難者也。從兄襲。三國志關溫傳云。引襲略孫賓碩傳作趙息。息襲音同。趙即襲也。云唐衛弟為京兆虎牙都

尉。不修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廳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故放臂入府門。從收其主簿。衛弟願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勅外為市買。息又啓曰。左恪子弟來為虎牙。非德

選。不足為特酷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禮謝尹。息又勸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求為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為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唐衛為

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都督。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時息從父岐。為皮氏

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名。又轉詣北海。著

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避

屯離寒。詭姓遁身。經營入統之內。十有餘年。心剝形瘵。何勤如焉。正義曰。

年避難四方事也。趙氏年九十餘。卒於建安六年辛巳。上朔延熹元年戊戌四十四年。是年五十。然

則趙氏年九十四年也。蓋生於安帝永初二年。護。遇也。離。麗也。屯。屯。皆謂難也。列子湯問篇。

八紘九野之水。張廌注云。八紘。八極也。淮南子地形訓云。八嶺之外而有八紘。高誘注云。紘。維也。經營八紘之內。卽所謂紅淮海岱。靡所不歷也。傳云。數年乃出。此云十有餘年。或達靈帝時禁錮言與。音義云。勤。子小切。絕也。按說文刀部云。剗。絕也。夏書曰。天用剗絕其命。力部云。勤。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勤民。天用剗絕其命。今在尚書甘誓作剗。曹憲博雅音云。剗。從刀而勤從力。此云心勤。乃從力之勤。當訓勞。謂心勞也。音義訓絕。則是從刀之剗。爲剗字矣。心不可言絕也。失之矣。爾雅釋詁云。瘵。病也。詩大雅瞻卬篇。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箋云。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勤瘵義皆爲勞。故以勤字總承之。

**雅德君子。** 正義曰。謂安邱孫嵩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安邱。其地在濟岱之間。息肩弛擔。謂驢複壁中。矜我劬瘁。矜我皓首。訪

**論稽古慰以大道。** 正義曰。瞻。說文作眷。云顧也。詩曰。乃眷西顧。人經困瘁。則毛髮

康成傳云。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三國志注引邢原別傳。後漢書鄭

云。欲遠遊學。詣安邱孫嵩。嵩即嵩。在當時與鄭邴等交。則亦讀書稽古之士也。余困吝

**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 正義曰。說文彘部云。遊。行難也。易曰。以往遊。今易作吝。

定也。毛詩邶風載馳驅。不能旋濟。傳云。濟。止也。止與定

義同。集猶聚也。精神遐遠而漂浮。故無所定止而斂聚也。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

**遺老也。** 正義曰。音義云。張云。亂。治也。思。去聲。按思謂憂思也。著書明道。則可治其

遺。猶脫也。忘也。遺老。謂忘其老。論語述而篇。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之辯之

者。既已詳矣。 正義曰。備見漢書儒林傳。 儒家惟有子孟子。闕遠微妙。縕與難見。宜

**在條理之科。** 正義曰。禮記月令。其器圖以閱。注云。閱讀如欲。欲謂中寬。象土含物。閱

宏通借字。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注。引李奇云。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妙與眇同。

揚雄傳。闕意眇旨。儒林張山拊傳。巖然總五經之眇論。注皆云。眇讀曰妙。方言云。眇。小也。蓋言其大。闕而且遠。言其小。微而且妙。禮記玉藻縕爲袍。注云。縕。今之縕及故絮也。爾雅釋

宮云。西南稱謂之縕。縕在袍之裏。奧在室之內。故不易見。條理見萬章下篇。說文木部云。條。小枝也。自根發而爲幹。自幹分而爲枝。枝又分而爲條。故條之義爲分。分則暢達。故義又爲暢爲達。韓非子解老云。凡理者。方圓短長蠡靡堅脆之分也。苟子儒效篇云。非井乎其有理也。揚雄注



云。有條理也。廣雅釋言云。科。條也。又云。科。品也。蓋當時著書之法。各有科等。孟子之意。既溫與難見。則宜條分縷析。使之井井著明。故宜在條理之科。如下所云是也。於是

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

卷

正義曰。趙氏自述少蒙義方。則所學授諸祖父。別無師傳。子孫述祖父。往往諱其名字。久而轉致無聞。此其憾也。本傳注引三輔決錄注云。岐娶馬敦女宗姜為妻。敦兄子融。嘗至岐

家。問趙處士所在。岐厲節不以妹壻之故。屈志於融。與其友書曰。馬季常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擬其門也。岐會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然則岐雖鄙融之為人。而

義有不通。亦往請問。則其虛心取善可知。雖無常師。而非不知而作者矣。故聲音訓詁之學。不殊馬鄭。證以經傳。注中所引是也。毛詩正義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二傳之文。不與經連。

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東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按融

氏用馬融之例。故具載本文。然漢世說經諸家。各有體例。如董仲舒之春秋繁露。韓嬰之詩外傳。京房之易傳。自抒所見。不依章句。伏生書傳。雖分篇附著矣。而不必順文理解。然其書殘缺。不

觀其全。毛詩傳全在矣。訓釋簡嚴。言不盡意。鄭氏箋之。則後世疏義之隘陋矣。鄭於三禮詳說之矣。乃周禮本孔子春鄭司農而討論。則又後人集解之先聲也。何休公羊學。專以明例。故文辭廣博。

不必為本句而發。蓋經各有義。注各有體。趙氏於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發明之。所謂章句也。章有其指。則總括於每章之末。是為章指也。疊詁訓於語句之中。繪本義於錯綜之內。於當時

諸家。實為精密而條暢。文多故分七篇為十四為上下。而不以十四為次第者。不敢紊七篇之舊目也。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正義曰。世家云。孟釐子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

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莊子齊物論云。惟達者知通為一。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正義曰。廣雅釋言云。新。初也。新學。即初學也。毛詩周南關雎篇。

寤寐求之。傳云。寤。覺也。說文心部云。悟。覺也。寤與悟通。愚亦未能審於是

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正義曰。趙氏後為孟子注者。鑿

廣業孟子古注考云。蕪母複姓。左傳有晉大夫蕪母張。見廣韻母字注。戰國有蕪母子。見劉向別錄。後漢有東莞蕪母君。見謝承書。劉表在荊州時。有儒士蕪母闢。選世次行事無考。隋志載其列女傳

七卷。在皇甫謐後。又云二京賦二卷。李軌蕪母選撰。選又注三都賦三卷。撰誠林三卷。並梁有今

七。宋裴嗣注史記。嘗兩引其說。知為晉人。正義不考。但云在梁時。又有蕪母選注九卷。梁有今

唐古作蕪母選注孟子七卷。又陸善經注孟子七卷。張鑑孟子音義三卷。崇文總目云。善經。唐人。以經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為七篇。黃帝書。張鑑。蘇州人。朔方節

度使齊邱之子也。大歷五年。除濠州刺史。為政清靜。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盧杞忌銓名重。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因薦銓以中書侍郎為鳳翔節度使。李楚琳作亂。銓出鳳翔三十里。為候騎所得。楚琳殺之。贈太子太傅。新唐書銓傳。在第七十七。言其字季禮。銓出鳳翔三十里。文志。張謐孟子音義三卷。丁公著孟子手音一卷。張謐蓋銓之僞。手音不載唐志。唐書列傳八十九。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三載喪母。甫七歲。見鄰媪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稍長。父勉勸就學。舉明經高第。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於家。父喪負土作冢。貌力孱弱。見者愛其死孝。觀察使薛珩表上至行。詔刺史弔問。賜粟帛旌闕其闕。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入輔政。擢為右補闕。遷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辭疾求外選。授浙西觀察使。徙為河南尹。治以清靜。四選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萬斛。使賑饑。久之。入為太常卿。太和中。以病丐身還鄉里。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按作孟子手音者。蓋即其人。宋孫奭孟子音義敘云。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張氏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稍識指歸。謬時有。其尚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寧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集成音義二卷。宋史儒林傳云。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徽。徽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為解析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皆驚服奭。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與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賜五品服。真宗以為諸王府侍讀。會召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簡侍講。乃召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密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選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讀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為悚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以不得請。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謚曰宣。常接五經切於治道者。為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尚書論語孝經爾雅誤誤。及律音義。此皆生趙氏後。治趙氏學者也。陸善經刪削。實為趙氏之蠹。若孫氏。其有裨於趙氏矣。



# 孟子正義

## 卷一

**一** 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山井鼎考文。詳說古本足利篇題。古本首行孟子卷第一。次行梁惠王章句上。三行低二格。趙氏注。下夾注梁惠王者。魏惠王也云云。四行孟子見

梁惠王。足利本前二行同。古本第三行低一格。夾注梁惠王云云。第四行低三格。後漢太常趙岐

注。五行孟子見梁惠王。與今孔氏韓氏新刻本不同。按今孔氏刻本。首行以梁惠王章句上六字頂

格。而此行之下。繫之以孟子卷第一五字。趙氏注。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闕監毛三本並作漢

次行趙氏注。今依古本提孟子卷第一在前。趙氏注。正義曰。足利本作後漢趙岐鄭氏注。與各本皆

不合。非也。屢盤中經注本作趙岐亦非。毛詩正義云。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臧學之

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論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為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

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

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

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而為一例也。梁惠王章句

曰。文心離龍云。夫擬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解字以

分疆。明情者。梁義以包體。遺珍相異。而斷路交頭矣。漢書藝文志。易章句有施孟梁邱各二篇。詩有歐

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漢書藝

文傳。馮驩語語章句。後漢書儒林傳。包咸入授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趙氏以章句命名。其來尚矣。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意林云。蜀郡趙壹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廣按壹卿京兆人。而稱蜀郡者。蓋因避趙改稱也。章句曰指事者。謂斷章而揭其大指。雜句而證以實事也。意林錄自梁虞仲容子抄。當是庾所見舊本標題如此。或云。史記稱莊周善屬書辭。指事類情。指事之名本此。案指事為六書之一。許慎說文解字云。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說文蓋兼取顯著之義。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會。字秀升。著書百餘篇。又作孟子章句。高誘臣氏春秋序云。誘正孟子章句。程高生趙氏先後。均有章句。而今不傳。孔氏禮記韓氏魯靈所刻趙氏章句本。無凡七章三字。然則此三字非趙氏之舊。山井鼎考文古本。亦無此三字。孫氏音義有之。○注梁惠至王也。○正義曰。史記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十六年。趙河為衛。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之

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治於魏。生悼子。徙於霍。生魏絳。徙於安邑。卒諡爲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爲國政。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蒞獻子並爲晉卿。生魏侈。侈之孫桓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六國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始列爲諸侯。安王二年。太子罃生。二十六年。魏韓趙滅晉。烈王元年。爲魏惠王元年。距始列爲侯凡三十四年。距分晉僅六年。詩魏諸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至春秋閔公元年。晉獻公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是魏爲國名也。周書論法解云。論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仁義所在曰王。柔實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是惠爲諡。王爲號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史序列國稱王之年多舛出。詳考之。則魏最先。齊次之。秦又次之。然惟齊大書於田完世家云。威王二十六年。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魏秦或晦或顯。二國亦不公言之。蓋以魏先弱後弱。秦先弱後強。其王號皆數稱而後定也。何以明之。魏世家稱王始惠王。其後乃云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追尊固無是理。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昔者魏王擁十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拔邯鄲。西圍定陶。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爲戰具守備。衛鞅曰。魏氏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多。乃見魏王曰。大王有伐齊恭從天下之志。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之。魏王悅其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居之。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衆。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得西河之外。是魏之僭號。早在高鞅用事秦孝公之日。故杜平之會。儼然稱王也。顯王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贊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君立王。其後諸侯皆稱王。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云惠文君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夫周紀之不先齊魏。以秦之王爲代周之漸。特以首惡歸之。獨計贊及致胙之日。去致伯未遠。何遽改稱王。而秦紀上兩稱惠文君。下復書曰王冠。殊不可解。及魏始皇紀後序秦世系云。惠文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然後知秦應讖稱王。即在受天子賀之年也。是時魏已衰弱。方改元與民更始。聞秦稱王。欲後結以爲援。旣與讖婚。復遠涉齊境。藉其威力以脅諸侯。名爲自王。實欲王秦。史於會徐州相王。魏齊世家及年表備書之。蓋其事雖未愜衆心。而魏固以名震河山以東。秦亦侈然自復書魏夫人來。以見魏實爲之謀主。蘇秦所謂有西面事秦稱東藩者也。特以崛起西陲。又值六國從親。兵不敢闕函谷。旋自輟海耳。及滅巴蜀。取河西。益富厚輕諸侯。而王號遂達於周京焉。張儀傳。秦惠王十年。以儀爲相。儀相秦四年。立惠王爲王。與周紀正合。是再稱而後定也。魏是杜平之後。兵敗子虜。國威日替。中間頗示貶損。故其爲王。一見於秦孝公之初。再見於徐州之會。最後秦紀所云魏君爲王。凡三稱而後定也。魏終稱王。殆亦張儀所爲。冀魏人而相秦。其遺魏蕭陽。

公子繇出質。欲魏先事秦。而謀侯放之。因使與秦並立爲王。史獨書日月者。欲自記其功耳。否則魏王久矣。何尙稱君。且亦何與於秦。而必詳書之哉。七王者。魏。齊。秦。韓。趙。燕。楚也。說文云。僭。假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下犯上謂之僭。史記楚世家云。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吳大伯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稱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閭。王夫差。此吳楚之君稱王之事也。○注魏惠王至梁王。○正義曰。魏世家云。秦用商君。地東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云。今浚儀。水經注云。浚儀縣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於戰國爲大梁。周梁仲之故居。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戰國策稱魏惠王。又稱梁王魏嬰。是當時亦號梁王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子獨稱梁。不一言魏。則是時必有因遷都而並改國號之事。○注聖人至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史稱孟子困於齊梁。而揚雄解嘲有云。孟子雖連蹇。猶爲萬乘師。蓋以齊宣稱夫子明以教我。梁惠言寡人願安承教。皆以師道尊之故也。孟子言五教而各問居其一。故諸侯質疑問禮。卽是以師道尊之。乃論語名篇。但梁篇首以爲之目。其稱衛靈公。以篇首有衛靈公問陳。其稱季氏。以篇首有季氏將伐顛臾。與學而遠河等篇同。孟子以梁惠王滕文公名篇。亦如是耳。非謂例衛靈公季氏於子路顏淵。列梁惠王滕文公於公孫丑萬章也。趙氏所云。恐未盡然。

子孟子見梁惠王。○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注孟子至見之。○正義曰。魏世家云。惠王數被軍旅。與禮厚幣以招賢者。鄭衍序于

孟軻皆至梁。六國表云。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王問利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注曰。辭

也。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爲寡人

與利除害乎。注曰。辭至父也。○正義曰。說文曰。部云。曰。詞也。司部云。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云。辭。訟也。從詞。爾猶理辜也。爾。理也。曰宜訓詞。此注作辭。通借字也。方

言云。俊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俊。或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戴氏震疏證云。俊本作宴。說文云。老也。俗通作叟。史記馮唐列傳云。

文帝輩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耶。後又曰。父知之乎。廣雅云。俊艾。長老也。翁俊。父也。史記集解引劉熙孟子注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注孟子至害乎。○正義曰。史記孟子列傳云。

孟子。聽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此趙氏所本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於齊梁先後。當以六國年表及魏世家爲據。不當以孟子列傳爲據。年表魏惠王三

十五年。齊宣王之七年也。是年特書曰孟子來。若孟子於齊宣七年以前。先已游齊。年表何以不書。

則孟子傳所謂游事齊宣王。宣不能用而後適梁者。乃史公散文。非實事也。以本書觀之。篇首即載

見梁惠王諸章。及見襄王有出語云云。自此以下十數章。皆在齊。與宣王問答事。此其先後蹤跡。較然可知。不必如鍾繇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殺噲之事。然後見孟子先游梁後至齊也。江氏承羣經補義云。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顯親王元年辛丑。是年為惠王受命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蓋魏營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為惠王即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二說與趙氏異。未知孰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惠王所以遷梁。故曰亦將有以利吾國。謂亦如商君之於秦。俾富國強兵也。論衡刺孟篇述此又。作將。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為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為王陳之。

子至陳之。○正義曰。孟子謂宋輕云。先生之號則不可。名猶號也。曰利。即是以利為號。廣雅釋言云。曰。言也。國語周語云。有不祀則脩言。韋昭注云。言。號令也。名言義皆為號。故用以解曰利之義。惟以利為號令。故大夫士庶人應之。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隱公二年左傳。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敵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又嘉耦曰妃。蔡邕曰仇。曰之為詞。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云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弒。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也。又言交為俱也。○正義曰。盡心篇下。有布縷之征。注云。征。賦也。哀公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賦者。斂取其財物也。僖公二十七年左傳。賦納以言。杜預注云。賦。猶取也。荀子富國篇。其於貨財取與。楊倞注云。取謂賦斂。是征賦取三字轉注。故趙氏訓征為賦。又訓征為取也。○注從王至名也。○正義曰。從。自也。自王取於大夫。大夫取於士庶人。為上征下。士庶人又取利於大夫。大夫取利於王。為下征上。是交征也。云交爭者。魏世家云。孟子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司馬遷每以改易字代解詁。上下交取。勢則必爭。故以爭利解交爭。趙氏所本也。征無爭訓。故先以取訓之。而後本史記言交爭。惟爭而國乃危。國策秦策云。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高誘注云。危。亡也。以亡訓危。與趙氏此注同。蓋本毛本脫亡字。引論語者。里仁第四篇文。○注又言交為俱。○正義曰。前言上下交爭。是以交為交互之交。交又訓俱。高誘注齊策。韋昭注國語。皆如此訓。趙氏兼存之。故云又言。謂天子以至庶人。俱惟利是取。不必上取下。下取上。此則一義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

家。四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萬乘也。

注萬乘兵車至

侯也。○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疆。疆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地邑居園圍衛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論語道千乘之國。集解馬氏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適。適十爲成。成出乘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氏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舜。故兩存焉。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甸。四甸爲甸。四甸爲甸。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司馬法三字。而混并於周禮文下。或遂以之詬周禮。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會著兵法。至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名司馬法。今其書不傳久矣。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適。適十爲成。成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夫止百乘。六十井出一乘。則萬夫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矣。雖爲之說者曰。成之十里。卽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沿溝恤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則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五十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真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軌包咸范寧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尙書孟子王制諸經傳之文。豈可訓也。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云。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



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詩正義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為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與師十萬。日費千金。怠於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尙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強。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注公羊傳注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為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也。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虛又過於成公之邱甲矣。此說最精。顧後儒猶有惑於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國參差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今考王制云云。康成以為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為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為一。其地亦三等不殺。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為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駁力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尙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樂。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是也。左氏傳言不過字天子之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為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馬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於天下。故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夏制為周制者。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為傳聞約略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是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并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為過也。此說得之。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為百里已九有奇矣。尙得以為百里乎。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適晉獻捷。晉人責之何故侵小。子產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時之譚。非核實之論也。謹按說者多以千乘三百一十六里為長。乃孟子說公侯百里。則孟子言千乘。當自以百里矣。錄毛氏王氏兩說。以俟識者參之。○注夷羿至垂也。○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離鬻九圍。而用察從。寔從。伯明氏之饒子弟也。伯明后寒率之。夷羿收之。杜預注云。夷。氏也。哀公元年左傳云。昔有過燒。殺斟灌以代斟鄩。滅夏后相。然則羿代夏政。不言弑君。其滅相者。自是燒。非羿也。書序釐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周書管蔡之。其在夏之君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管與作亂。遂敗厥國。皇天哀禹。祿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是大康失國。由於五觀。惟偽古文尚書言誹詬於河。某氏傳以為羿廢大康。立其弟仲康。姚氏所據未詳。

千乘

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

之賦者也。若齊崔衛寧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

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正義曰。春秋桓公二年左

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家以號名注云。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注若齊崔至乘也。正義曰。齊崔。謂崔杼。衛寧。謂寧喜。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春王二

月辛卯。衛寧喜弑其君剋。是其事。馬氏驢釋史云。晉三卿韓宣惠趙氏。起於獻公之世。卒分晉國。夫晉自三郤之亡。七族並戚。知瑩。范匄。荀偃。韓起。欒黶。范魴。魏絳。趙武。襄八年傳稱悼

公之八卿也。其後欒氏復亡。韓起。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年傳稱平公之六卿也。至於定公而范荀亡。晉止四卿矣。至於哀公而知伯滅。晉又止三卿矣。注上千至之辭。正義曰。諸侯稱國。大夫稱家。上云千乘之家。故趙氏說之。太史公以吳太伯以下凡諸侯目為世家。索隱引

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是諸侯以國為家也。按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則天子之卿大夫。其采地同於侯。則千乘之家。正指畿內之卿。如王孫蘇殺毛召而王室亂。尹氏召伯立王子朝而王室亂。雖無殺君之迹。而爭奪之釁

起自王臣矣。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為

不多矣。注周制至多矣。正義曰。君十卿祿。萬章下篇文。王制亦云。故以為周制也。王制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

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周禮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糧也。六斗四升曰鬴。賈氏疏云。此雖列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

以是推之。人一月三鬴。一歲十二月。食三十六鬴。二百八十八人。則每歲食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考工記粟氏量之以為鬴注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然則一

萬零三百六十八鬴。為鍾一千零三十六八。總其整數。是為千鍾。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歲食十萬零三千六百八十鬴。為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鍾。總其整數。是為萬鍾。云君食萬鍾者。指諸侯千乘

也。云臣食千鍾者。指大夫百乘也。經文承上萬乘千乘百乘。則萬千百仍指乘言。是諸侯於天子萬乘中取其千。大夫於諸侯千乘中取其百。諸氏以祿言之。則君臣實取之數。諸侯於千乘中食萬鍾。

大夫於百乘中食千鍾。推之天子於萬乘如食十萬鍾。其千乘之家。即於萬乘中食萬鍾。食萬鍾者非一家。食千鍾於千乘者亦非一家。分各定。不容更溢。故不為不多也。苟為後

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注**苟誠至欲矣。○正義曰。苟誠。論語苟志於仁矣孔注。詩采芣苢亦無信毛傳。皆如此訓。白虎通誅伐篇云。篡。猶奪也。取也。說文人部云。逆而奪取曰篡。故以篡訓奪。國語晉語云。屬厭而已。韋昭注云。厭。飽也。饜與厭通。故以飽訓饜。未嘗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者

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後其君矣。以利為名。其弊至此。行仁義則

愛其親。敬其君。不遺不後。詎至篡奪乎。○注忽後。○正義曰。論語忽焉在後。忽之故後之也。監本毛本作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

必曰利。○孟子復申此者。重嗟嘆其禍。○注孟子至其禍。○正義曰。監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

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顏師古云。故

者。通其指義也。又春秋左氏微二篇。顏師古云。微謂釋其微指。今毛詩關雎篇後云。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釋文云。五章是鄭所分。故言是毛公本意。然則名故

者。即分章句之指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問作韻語。謂之章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後偽正義出。託名孫奭所撰。盡刪章指正文。仍剽掠其語。

散入正義。明國子監刊十三經。承用此本。世遂不復見趙氏原本矣。考崇文總目載陸龜蒙經注孟子七卷。稱善經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為七篇。是刪去章指。始於善經。鄧武士人作疏。蓋用善經本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章句者。彙括一章之大指也。董生言春秋文多數萬。其指

數千。知文必有指。趙氏因舉以為例。又云。考文言古本章旨當作章指。旨。意也。易繫其旨遠是也。指。歸趣也。孟子願聞其指是也。傳記用意指事指經指等字。間有通指。其實非也。顏師古漢書注。指謂義之所趨。如人以手指物也。周氏有疏證孟子章指一卷。今依用其原文。而稍增損之。

山井鼎考文云。古本足利本無章注。未有章指。孔本韓本注末別行載章指。宋本章指下皆有言字。考文亦然。蓋謂此章大旨所言如此也。孔本作章指曰。無言字。恐非趙氏之舊。○治國至始也。○

正義曰。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形勢雖強。要當以仁義為本。魏武帝秋胡行云。仁義為名。禮樂為榮。禮記樂記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闈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音義云。

集穆。張鎰云。當為輯穆。左傳隨武曰。卒乘輯穆。季武子曰。其天下輯睦。黃公紹韻會云。穆。通作睦。引此及史記司馬相如傳跋政睦睦。漢書作跋政穆穆為證。大戴記虞戴德篇云。衆則集。寡則

繆。孔氏廣森補注云。繆古通以為穆字。集繆皆和也。孟子章指。上下和親。君臣集穆。昭公二十五年左傳。子太叔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禮樂必本

仁義。故不易之道。孟子七篇。主明仁義。以此立首也。

子思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注沼池也。王好廣苑

圃。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多。心以為娛樂。夸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注沼池也。○正義曰。

此乎。○正義曰。國策魏策云。梁王魏嬰。鴈諸侯於范臺。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楚王登強臺而望

朝山。左紅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前來

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是惠王好廣苑圃大池沼也。毛詩小雅鴻雁篇傳云。大曰鴻。小曰雁。說

文鳥部云。鴻。鴈也。雁。鳥也。雁。雁字異物異。此鴻雁連文。雁宜曰雁。音義云。咤。丁丑嫁切。詩也。玉篇作詵。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子虛過詵鳥有先生。集解引郭璞云。

誇也。晉夫論浮修篇云。騶修僭主。轉相誇詵。又述赦篇云。令惡人高會而夸詵。後漢書

王符傳注云。詵。誇也。咤與詵通。咤。說文訓叱怒。與夸連文。故亦為誇。夸亦誇也。孟子

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注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

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帝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注謂脩堯舜之

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帝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注謂脩堯舜之

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帝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注謂脩堯舜之

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帝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注謂脩堯舜之

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帝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注謂脩堯舜之

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帝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注謂脩堯舜之

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帝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注謂脩堯舜之

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帝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注謂脩堯舜之

毛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址。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疾猶急也。云子來爲父使。卽是子成父事。經始勿亟。申不日意。庶民子來。申攻之成之意也。王在

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麇鹿特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麇鹿懷任。安其所而

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注麇鹿至澤好。○正義曰。鶴鶴詩作翯翯。毛詩傳

靈囿。言靈囿行於囿也。鹿。牝也。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

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鳥獸肥盛喜樂。趙氏解與傳箋有同有異。特鹿。毛本作牝鹿。特

亦牝也。攸。伏也。箋以所遊伏解之。遊指下濯濯。伏與遊對。則遊言其動。伏言其靜耳。趙氏云。懷任

安其所而伏。以伏爲懷任者。任亦作妊。孕也。伏古與包通。伏義氏一作包義氏。伏包皆訓藏。說

文包部云。包。象人裹妊也。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夏小正鷄孚傳云。鷄伏也。方言云。北燕朝

解泗水之閒。謂伏鷄曰抱。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涅。禽鳥之伏卵。猶獸畜之懷任。故詩言伏。

趙氏以懷任解之。國語楚語引詩章昭注。亦云視牝鹿所伏息愛特任之類。此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也。

風雅釋訓云。濯濯。鹿也。濯濯。白也。王氏念孫疏證云。釋器云。鹿。白也。重言之則曰濯濯。

何晏景福殿賦。雖雖白鳥。並與濯濯同。按從霍從雀從高。古多通用。釋名云。鹿。高也。說文手

部云。推。敲也。爾雅釋器云。筐謂之筐。說文七部云。卓。高也。易。家人鳴鳴。釋文云。荀作

確。一切經音義。確。埤蒼作确。又字書作确。哀公四年左傳。釋文引郭璞解詁云。郭者陸。漢書

韓信傳注引李奇云。郭音羹。陸之陸。史記秦始皇紀索隱云。鶴古鶴字。說文一部云。雀。高至也。

鶴之名鶴。以高至望及於高。故確爲望。亦取義於高。鶴亦作鶴。從雀與從霍同。詩作翯翯。孟子

引作鶴鶴。其字通也。趙氏云。肥飽則濯濯鶴鶴。非以濯濯鶴鶴爲肥飽。其以澤好申之。仍用毛傳

肥澤之訓。因肥而澤。因澤而白也。濯濯未訓娛遊。蓋以澤申鶴鶴。以王在靈沼於物魚

躍。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注文王至鼈也。○正義曰。毛詩傳云。靈沼。

水。魚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音義云。初。丁公著本作似。吳氏玉搢別雅云。史記殷本

紀充似宮室。司馬相如傳。充似其中者。不可勝紀。似皆與物通。按文選上林賦。鹿館而勿似。郭

璞注云。似。滿也。云德及鳥獸魚鼈。卽毛傳所謂靈道行於沼也。靈道行於沼也。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子爲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

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注孟子至所爲。○正義曰。

以鑿沼解爲沼。由毛本作猶。猶由通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宋孫氏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叔孫昭子引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注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

衆民自以爲予義來勸樂爲之。正義云。衆民以爲予成父事。而文勸樂而早成之耳。是可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樂。故杜注孔疏據之。與孫宣公音義正合。蓋經言庶民子來。子孫子以而民勸樂釋之。猶禮記

中庸謂子庶民則百姓勸也。因勸與勸形相近。故經注皆譌爲歡。漢書王莽傳上。詩之靈臺。師古曰。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云云。當亦本孟子云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者。周

氏柄中辨正云。詩小序民樂文王有靈德。據此。則靈臺因文德命名。說苑脩文篇云。積思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與文德合名。趙氏佑溫故錄云。趙注神靈之所爲。殆乎託意鬼神然者。然靈之訓善。書傳於由靈。不靈承帝事。惟我周王靈承於旅。苗民弗用

靈。皆云善也。詩靈雨箋亦云善。蓋猶好雨之謂。其兼神言之者。如黃帝生而神靈之類。則與明同義。故序云民樂文王有靈德。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箋云。文王化行若神之精明。則皆以文王之

德音。初不繫乎臺成之竣。有歸諸冥冥不可得知之意。後世始有以靈爲鬼神奇異之稱者。又證法靈則靈臺卽善臺。靈沼卽善沼。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

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此陵基稱靈臺。當以鬼神之意言之。文王之靈臺靈沼。自以善稱。詩云。經始靈臺。則各自此始。故箋云。本觀臺而曰靈臺。非堯冢靈臺之例也。趙氏與毛鄭異。

○注欲使王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務大篇。然後皆得其所樂。高誘注云。樂。願也。願猶欲也。故以欲解樂。易雜卦傳云。大有衆也。繫辭傳云。富有之謂大業。有之義爲衆爲富。衆富卽多。故以多

解有。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偕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所樂。故能樂之。○注偕俱至樂之。○正義曰。偕。俱也。毛詩傳文說文部云。俱。皆也。偕與湯誓

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湯誓尙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及女俱往亡之。○正義曰。書序

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其書今存。作時日易喪。予及汝偕亡。伏生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

斃乎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憫然歎。嗒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鄭康成本此注湯誓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

之日。是日何嘗喪亡。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孟子引此文而申之云。民欲與之皆亡。則伏鄭之解。乘於孟子矣。江氏聲尚書古文集注音疏云。桀自比於日。民即

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其書今存。作時日易喪。予及汝偕亡。伏生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

斃乎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憫然歎。嗒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鄭康成本此注湯誓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

假日以諭桀。言是日何時喪乎。我將與汝皆亡。甚欲桀之亡也。子者。民自予也。及。與也。汝。汝日也。假日以諭桀。實則汝桀也。謹按趙氏以此為湯諭民之言。以予及汝皆亡為我及汝俱往亡之。則我為湯自我。汝謂民。乃書文於此下云。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語為重沓矣。孟子引詩稱文王之德。全在周氏勸樂之。引書言桀之失德。全在民欲與之皆亡。若作湯諭民往亡之辭。無以見桀之失德矣。周氏之旨。既殊孟書。亦違伏鄭。未知所本。其訓時為是。爾雅釋詁文。日為乙卯日者。禮記檀弓杜黃飲師曠曰。子卯不樂。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左傳昭公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陰之日也。杜預注云。以乙卯日與桀同誅。是桀以乙卯日亡也。害大者。音義云。害如字。喪音易如字。則讀傷害之害。傷害字無訓大之義。蓋易與盡通。說文皿部云。盍。覆也。爾雅釋詁云。易。盍也。趙氏讀害為易。而通其義於覆。覆何以有大義。覆義與奄同。說文大部云。奄。覆也。大有餘也。詩皇矣奄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是奄覆有大義也。覆亦通於撫。說文中部云。撫。覆也。爾雅釋詁云。撫。大也。是撫覆有大義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日乙卯日上日作時。非。當作是日乙卯日也。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

雖有臺池禽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注何能復獨樂之哉。○正義曰。始能復獨樂矣。章指言不能保守其所樂。故云何。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思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太平化與。

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思及至化與。○正義曰。思及鳥獸。即章句言德是也。忻戴者。忻與欣同。國語周語云。祭公謀父諫穆王曰。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故。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韋昭注云。戴。奉也。晉語史蘇明

告大夫曰。昔者之伐也。越百姓以為百姓也。是昭注云。欣。欣戴也。又郭偃曰。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百姓也。民實戴之。韋昭注云。戴。欣戴也。音義云。太平。丁郭偃曰。

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正義曰。國語周語內史過曰。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羸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恫。無所依

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而降之禍。昔夏之與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陸。湯誓言衆怨。趙氏兼言神怒者。以文王靈臺靈沼所以稱靈。是為神所佑。衆樂則神佑。衆怨則神怒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

姓。焉耳者。懇至之辭。○注王侯自稱孤寡。○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姓。焉耳者。懇至之辭。○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又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云。謙也。於臣亦

姓。焉耳者。懇至之辭。○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又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云。謙也。於臣亦

姓。焉耳者。懇至之辭。○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又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云。謙也。於臣亦

然。呂氏秦侯君守籛云。君名孤寡而不可障。高誘注云。孤寡。人君之謙稱也。○注言寡至百姓。○正義曰。下言移民移粟。皆是利百姓之事。故知盡心指欲利百姓。○注焉耳者懇至之辭。○正義曰。焉耳當作焉爾。禮記三年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歷公二年公羊傳云。託始焉爾。何休注云。焉爾。猶於是也。然則此言盡心焉爾者。猶云盡心於是矣。河內

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

後為強國。兼得河內也。河內至亦然。○正義曰。凶謂荒年。移民之壯者。就食於河東。移河東之粟

也。○注魏舊至內也。○正義曰。以賑河內之老稚也。亦然。則移河東之壯者於河內。而移河內之粟於河東

也。○注魏舊在河東。又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周公誅之。

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

而河內殷墟。更屬於晉。魏分晉。則河內為魏得。故云後為強國。兼得河內。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

續云。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國表魏入河西地於秦是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

等縣。梁亦有河外。蘇秦傳。大王之地。北有河外。注云。謂河南地是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

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魏世家無忌曰。所亡於秦者。河外河內是也。

至河內外。則梁之河北河南地。蘇代曰。秦正告魏。我陸攻則舉河內。水攻則滅大梁是也。然則梁之

地。自河西逶迤而至河南。幾將二千里。蘇秦曰。魏地方千里。蓋從長而橫不足。絕長補短算耳。

魏地方千里。蓋從長而橫不足。絕長補短算耳。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注用心憂民。○正義曰。用心。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

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注王自至河也。○正義曰。

少。鄰國之民歸附於我。則鄰之民少。而子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

益增其少。我之民多而益增其多矣。子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

喻解王意。注喻解王意。○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喻。曉也。漢書翼奉上。填然鼓之。兵刃既

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

何如。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

足以笑百步止者不。注填鼓至金退。○正義曰。說文土部云。填。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填填然。



年公羊傳云。鬻石記聞。聞其磗然。磗然亦磗然也。楚辭九歌云。鸛鳴兮雨冥冥。鼓擊之滿感。滄雷擊也。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荀子勦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

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預注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亦本荀子也。此兵刃交接之時。鼓擊聲。故填填充塞而感也。李文仲字鑑云。鼓。說文從壺從支持之支。五經文字云作鼓。非。鼓。說文擊也。孟子填然鼓之。從支從壺。支音撲。○注今有至者不。○正義曰。既。即已也。接。即交也。趙氏以已交解既接。與。抱也。棄甲抱兵。是奔敗也。故云其負者。聞監毛三本作足以笑百

步者否。音義出者不。是。舊作不。不否字通也。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注不足至百步耳。○正義曰。不足以相笑解不可。是人解是字。指五十步而止之人。古同聲。史記叔孫通傳云。吾直戲耳。錄書直作特。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猶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乎。注孟子曰。○正義曰。趙氏凡於經文但稱曰字。必實指何人曰。如前云王曰。此云孟

曰。萬章曰。告子曰。公都子曰。經曰。白圭曰。高子曰。皆然。惟云某某以為某某以者。原其意指。與云某某曰者。為異。又有云某某言。某某問。亦猶某某曰也。○注王雖至者乎。○正義曰。閻監毛三本作作粟。無以。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以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

五穀饒穰。不可勝食。注為王陳王道也。○正義曰。胡氏煦籬燈約旨云。春秋時五霸迭興。臣強君弱。漸有驅制同儕。伏裂臣道。鈔視周君之意。是君權將替。而臣道已充。故孔子

作春秋。寓意於尊周。所以維持臣道也。孟子時。七國雄據其地。強悍自用。君道亦已不振。而草菅人命。各圖恢擴。故孟子遊齊梁。說以王道。所以維持君道而已。與孔子非有異也。○注使民得三時務農。○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趙氏云。三時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秋。築臺于秦。穀梁傳云。不正罷民三時。桓公六年左傳云。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杜預注云。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注數罟至得用。○正義曰。毛詩爾風九罟之魚。傳云。九罟。罟云。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罟。釋文云。數七款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數罟。謂罟目不得過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注總作罟。依爾雅定本作數。義

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注數罟至得用。○正義曰。毛詩爾風九罟之魚。傳云。九罟。罟云。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罟。釋文云。數七款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數罟。謂罟目不得過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注總作罟。依爾雅定本作數。義

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注數罟至得用。○正義曰。毛詩爾風九罟之魚。傳云。九罟。罟云。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罟。釋文云。數七款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數罟。謂罟目不得過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注總作罟。依爾雅定本作數。義

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注數罟至得用。○正義曰。毛詩爾風九罟之魚。傳云。九罟。罟云。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罟。釋文云。數七款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數罟。謂罟目不得過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注總作罟。依爾雅定本作數。義

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注數罟至得用。○正義曰。毛詩爾風九罟之魚。傳云。九罟。罟云。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罟。釋文云。數七款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數罟。謂罟目不得過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注總作罟。依爾雅定本作數。義

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注數罟至得用。○正義曰。毛詩爾風九罟之魚。傳云。九罟。罟云。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罟。釋文云。數七款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數罟。謂罟目不得過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注總作罟。依爾雅定本作數。義

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注數罟至得用。○正義曰。毛詩爾風九罟之魚。傳云。九罟。罟云。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罟。釋文云。數七款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數罟。謂罟目不得過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注總作罟。依爾雅定本作數。義

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注數罟至得用。○正義曰。毛詩爾風九罟之魚。傳云。九罟。罟云。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罟。釋文云。數七款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數罟。謂罟目不得過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注總作罟。依爾雅定本作數。義

俱通也。按詩召南。素絲五總。毛傳云。總。數也。陳風。越以騶。毛傳云。騶。數也。商頌。騶假無言。毛傳云。騶。總也。騶。總同聲。騶。總三字同。趨數卽迫促。文公十六年左傳云。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預注云。不疏。不疏是數也。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聚束卽促速。促束卽趨數也。倪氏思齋二初齋讀書記云。周禮言羅襦。猶孟子言數罟。罟則作羅襦。明非罟則不用羅襦矣。周禮取禽。孟子收魚。其實是一例。韓非子說林云。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結也。是繳所以收小魚。鹽鐵論散不足篇。賢良曰。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網不入於澤。說文糸部云。繳。生絲縷也。蓋以生絲縷作網。則其目小。繳網。卽數罟也。今俗猶以細密者爲絲網是也。○注魚不滿尺不得食。○正義曰。呂氏春秋具備篇云。宓子賤治亶父三年。巫馬旗往觀化。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高誘注云。古者魚不尺不得升於俎。宓子體聖人之化。爲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淮南子主術訓云。魚不長尺不得取。虞不期年不得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注時謂至有餘。○正義曰。禮記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毛詩小雅。魚麗于鬪。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翟氏顯考異云。鹽鐵論通有章引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魚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荀子王制篇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逸周書大聚解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孟荀之言。並本如此。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注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

**注憾恨也。**○正義曰。論語。敝之而無憾。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注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注廬井至畝也。○正義曰。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春令民畢出在墜。冬則畢入於邑。趙氏所本也。毛氏奇齡四書臆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閭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

注憾恨也。○正義曰。論語。敝之而無憾。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注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注廬井至畝也。○正義曰。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春令民畢出在墜。冬則畢入於邑。趙氏所本也。毛氏奇齡四書臆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閭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

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蓋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居也。此易曉也。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離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只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量地制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邱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處農民。若有城如費邑郕邑所稱都邑者。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稍可據。然而趙郊鄉即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係衍文。或有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廬。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氏明有國宅無征。國廬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即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各國廬。與國宅園廬農民所居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園廬。涵當之官更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為邑。則必邑中有里居可為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然則趙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為藺絲乎。抑為保鄆乎。韋昭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為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云入保。毛氏說未免於牽。周氏稱中辨正云。季彭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為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邇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為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為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以尊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廬。市廬也。但為士族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二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云。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注云。一夫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按許廬義與下廬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廬。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即廬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廬。遂人夫一廬。先鄭云。廬。居也。後鄭云。廬。城邑之居。載師以廬里在國中之地。後鄭云廬里者。若今云邑居廬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廬不曰二畝半。於廬曰二畝半。以錯見互足。○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正義曰。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云。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戮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度制篇。古者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尙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駟錦。未有命者不得衣。得乘。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禮。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為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威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

並不得攝威矣。周禮閭師。凡庶民不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羸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言孕字不而已。故命曰布衣。

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注七十不食肉不飽。○正義曰。禮記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益可知。五十可以衣帛。或不衣帛尙可煖。至七十則非帛不煖矣。詩無羊正義引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蓋撮孟子之文。如徐人注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古人引經不拘。往往增損。非孟子經文有作此本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注可以無飢矣。○

本作無饑。阮氏元校勘記云。飢饑之字當作飢。饑乃饑饉。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頌

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曰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也。注庠序至之義。○正義曰。室

謂之宮。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凡有屋皆通稱宮。故云教化之宮。教化不脩則弛廢。謹。嚴也。振起其廢弛而謹嚴之。故云謹脩教化。申重。爾雅釋詁文。○注頌者

至路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頭半白班班者也。闕監毛三本同。宋本白下有曰字。岳本廖本韓本者上並有然字。孔本作頭半白曰頌。班班然者也。以班爲班。古字假借。毛本孔本韓本班作班。非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文籒。頌髮半白也。此孟子頌白之正字也。趙注云。頌者大

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卑與班雙聲。是以漢地理志卑水縣。孟康音班。蓋古籒讀如班。故亦假大頭之頌。藉田賦。士女頌斌。李注。頌斌相雜之貌也。其引申之義也。禮記王制云。道路輕任弁。重任分。班白不提挈。注云。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班。祭義云。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注云。班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負謂負於背。戴謂戴於首。漢書東方朔傳。頌師古注云。囊戴。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囊戴薦之。此戴之謂也。提挈以手。頌白之老。一身俱宜安佚。可互見矣。毛本作故頌白者不負戴也。周氏廣業古注考云。宋本作故班白者。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

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而然而不王者。○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然。詞猶言如是而也。梁惠王篇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而二字。皆與此同義。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注有率土之民。○正義曰。詩小雅北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之民皆歸附於梁。何止鄰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

而不知發。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殍。詩曰。莘有梅。莘。零

落也。道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振救之也。注言人至斂也。○正義曰。漢書食貨志贊云。孟子

應劭云。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顏師古云。孟子。孟軻之書。言歲豐孰。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趙氏之義同於應氏。師古不從者。食貨志云。李悝為魏文

侯作盡地力之教。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

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以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買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

糴不費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此斂發正用孟子。則斂指豐年。發指凶歲。管子國蓄篇云。歲適美則市糴無與。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鐵。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輕。散之以

重。食貨志贊既引孟子。即承云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固以孟子與管李之義同也。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

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此皆用管子以明孟子。趙氏雖以斂釋檢。而義同於應。則與管班不

合。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古雖豐積。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即下草廂有肥肉豕。謂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者耳。不必泥班志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則從漢書之說。云發斂之法。豐歲則斂

之於官。凶歲則糴之於民。記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惠王不修發斂之制。豐

歲任其狼戾。一遇凶歉。食廩空虛。不得已為移民移粟之計。自以為盡心。或矣。閻監毛三本犬彘

作狗彘。陸宣公奏議云。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蓋用法以參經文。○注塗道至之也。○正義曰。漢

論語陽貨篇。遇諸塗。集解。孔氏云。塗。道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楚辭。皆以塗為道。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莘作菱。杜引鄭氏云。菱音藜有梅之葉。菱。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

發倉廩貸之也。此注頗與趙同。顏師古云。菱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義亦同。說文受部云。受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標有梅。毛詩傳云。標。落也。然則餓菱猶云餓落。楚辭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王逸注云。零落皆墜也。人生則續立。死則橫墜。方其行於道。向能續立。以餓而橫墜於地。故云餓莘。趙既以餓死者釋莘字。又以莘為零落之名。因連餓字乃為

錄死。故引詩以明華字本義也。韓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毛詩據字。正受之假借。孟子作華者。菱字之誤。丁公著云。華有梅。韓詩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以用賑救之也。原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賑作振。闕監毛三本用作周。按振即古之賑字。作賑者非。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以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

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注用兵殺人。○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

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云。弓矢。圓。及矛。守。戈戟助是也。結爾戎兵。詰此

兵也。躍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五經無此語也。

以執兵之人爲兵。猶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政行。則天下之

民皆可致也。注皆可致也。○正義曰。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送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尊之至矜窮。○正義曰。國語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

以異乎。挺。杖也。注挺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鋤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銑利兵。

則闕本。曰。無以異也。王曰。挺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欲以政喻王。

曰。無以異也。王復曰。政殺人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羣。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言人君如此。為率禽獸以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

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

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廄有至母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漢

而廄馬食粟。若其太肥。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是乎。此借孟子語疏而為言。乃吉言犬

猪所食。則是實有獸食人。按趙氏義。蓋以人君以人之食養禽獸。故禽獸肥。不以食養百姓。故民

之生者有飢色。其死者變於野。不異率獸食人。非真使禽獸食人也。鹽鐵論園池章云。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餓人。古文苑揚雄太僕箴云。孟子蓋惡夫廐有肥馬而野有餓殍。皆同前義。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

死也。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

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飢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注。俑。偶至送死。○正義曰。說文人部云。

偶人而孔子歎。高誘注云。偶人。相人也。說文桐人。疑是相人之誤。相人。即象人也。禮記檀弓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注

云。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周禮春官冢人。非

及葬言芻車象人注云。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為人。玄謂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

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後鄭不用。先鄭以俑與芻人異。蓋以芻為人。但形似而不能轉動。偏則

能轉動象生人。故即名象人。冢人之象人。即形之名也。孟子言為其象人。則所以名

象人之故也。說文人部云。踊。痛也。足部云。踊。跳也。廣韻引溲蒼云。俑。木人。送葬設踊而

能跳偏。故名之。然則偏為踊之假借。以其能跳踊。斯名為偏。則為其象人者。謂為其象人之轉動

跳踊也。春秋傳公十九年已酉。邾婁人執鄆子用之。公羊傳云。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左傳司馬子

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此用生人。故春秋惡之。象人而用之送

葬。雖非生人。其用之云者。猶執節子用之之用也。○注謂秦至者也。○正義曰。文子微明篇云。

魯以偏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終謂至於以生人為殉也。故趙氏引三良殉死事。事

見詩秦風黃鳥篇。文公六年左傳云。秦伯在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是其事也。

推孟子之意。蓋謂木偶但象人耳。用之。孔子尚歎其無後。況真是人而使之餓而死。其為無後。更

當何如。趙氏推孔子之意。以其始於作俑。終至用生人為殉。此孔子歎無後之意。非孟子引以况使

斯民飢死之意也。○注夫惡至愛民。○正義曰。闕監毛二本無夫字。邪作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

義出夫惡。山井鼎考文二云。古本本由有作俑者也。下有夫字。章指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以政殺人。人

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注。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

晉國天下強也。注。韓魏至強也。○正義曰。史記六國表云。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

終之卒分晉。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楚世家云。宣王六年。三晉益大。魏萬

王尤強。戰國策楚策。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魏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策王鍾云。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當時稱魏為晉國。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

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東敗至死焉。○正義曰。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

與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周氏柄中辨正云。齊救趙。敗魏者。桂陵之役。救韓敗魏者。馬陵之役。魏世家俱以為救趙。與

國策異。而孫臏傳又以為救韓。則自相矛盾矣。又國策蘇代說齊閔王篇曰。昔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投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用衛鞅之謀。說魏王

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悅於衛鞅之言。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此又與前

策不同。戰國時紀載之異如此。曹氏之升四書據餘錄云。梁惠王曰。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此經文也。然魏世家云。魏伐趙。趙告急齊。田齊世家云。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

不利。韓請救於齊。孫子列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史載異辭。以經證之。孟子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按周顯王十

五年。魏圍趙邯鄲。十六年。邯鄲降齊。齊伐魏。敗魏桂陵。惠王初立。即與二家不和。後遂相仇靡已。曩者邯鄲垂拔。中北於齊。固無時不圖報復。至三十年。為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又令太子申

為上將軍以伐趙。惟其為趙也。故曰復。惟其在桂陵之敗之後也。故曰。大敗將復之。此孟子經文之明注也。然則魏世家魏伐趙之說。不為無據。因趙與韓親。共擊魏不利。致韓有南梁之難而請救

於齊。故又曰。齊起兵救韓趙。以擊魏也。列傳謂魏與趙攻韓。誤矣。開百詩釋地。謂惠王九年已未。秦魏戰於少梁。六國表。秦云虜我太子。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即名申。後死於齊者。中相涇

二十二年。必虜後復歸魏為太子。復令之將龐涓兵。余以為不然。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涇。魏世家。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涇。涇是魏相。即衛公孫鞅所事

者。故明年涇卒而鞅乃奔秦。表誤為太子耳。且即是太子。亦是涇。不是申。趙世家所謂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涇。是也。開說誤。○西喪至百里。○正義曰。魏世家云。三十一年。

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商君列傳云。齊敗魏軍於馬陵。虜其太子。殺將軍龐涓。其明年。

衛鞅說孝公。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虜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拒。鞅遺魏將公子卬書。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

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周氏若璩釋地又續



云。班固曰。魏界自高陵以東。此距安邑。指東西言。張守節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此指南北。言其地四至國可據。又有上郡。襄王七年癸巳始入秦。守節曰。今丹陽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其地。又即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者也。蓋至是而魏河西濱洛之地。築長城以界秦者。盡失之矣。自屬兩截事。○南辱於楚。○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魏世家及楚世家。惠王在位三十六年。未嘗與楚構兵。故南辱於楚。趙注闕。其事惟戰國策載。魏圍趙邯鄲。楚使景舍救趙。取魏睢澁之間。乃惠王時事。南辱指此無疑。史記楚將昭陽攻魏。在梁襄十二年。魏世家所稱楚攻我襄陵者。而在楚世家則云。魏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此襄王時事。而說者引之。亦據竹書。惠王改元又十六年之說也。○顧比死者壹洒之。○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比。代也。洒。洗古通。說文水部云。洒。條也。音義云。洒之丁音洗。謂洗雪其恥也。死者。舊疏謂死不惜命者。蓋即長子死之。太子申之死。西河之喪。雖澁之辱。三者俱宜洗雪。死重於喪辱。舉死者以互見耳。謂顧代死者專壹洗雪之。或謂比讀比方之比。蓋將不顧其生。願效前之戰死者。與敵決戰。以雪其恥也。閻監毛三本壹作一。蓋

方百里而可以王。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注謂文王也。○正義曰。文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

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注易耨至易也。釋器云。斨。剛謂之定。廣雅釋器云。定。謂之耨。說文本部云。耨。耨器也。或作耨。呂氏春秋任地篇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闢稼也。高誘注云。耨所以芸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耨。耨字同。芸。苗之器名。因。而即稱芸苗為耨。盡心。驚易其田。曠注。訓易為治。本詩禾易長畝。毛傳也。此耨為芸苗。若訓易為治。治耨於辭為不達。且上云深耕。謂耕之深。此云易耨。則為耨之易也。禾中有草雜之。則煩擾矣。故芸之使簡易。闕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即朱虛侯劉章為高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注制作至利兵。○正義曰。楚辭招魂云。晉制犀比。王逸注云。制。作也。制。作古多連文。故以作釋制。然備乃弓矢。嚴乃戈矛。鏃乃鋒刃。無敢不善。王者以弧矢威天下。豈容自損其兵。謂使民作梃。言近於狂。按劉綽釋名釋委容云。擊。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制。宜諱為擊。謂可使提擊木梃。以撻其堅甲利兵。若誠自恃施仁。造作此梃。即宋公不禽二毛之智矣。廣雅撻。捶皆訓擊。故以撻釋撻。禮記文王世子云。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說文手部云。捶。以杖擊也。使。得深耕易耨。所以得有暇日。潛夫論愛日篇云。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

使。得深耕易耨。所以得有暇日。潛夫論愛日篇云。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

使。得深耕易耨。所以得有暇日。潛夫論愛日篇云。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

使。得深耕易耨。所以得有暇日。潛夫論愛日篇云。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

使。得深耕易耨。所以得有暇日。潛夫論愛日篇云。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

使。得深耕易耨。所以得有暇日。潛夫論愛日篇云。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

使。得深耕易耨。所以得有暇日。潛夫論愛日篇云。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

使。得深耕易耨。所以得有暇日。潛夫論愛日篇云。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

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有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聞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民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聞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迫促不得養。則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之謂也。富而後教。民有暇日以養其父母。及其兄弟妻子。乃可脩其孝弟忠信也。民知孝弟忠信。則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君上矣。此所以可以**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注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

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爲王敵乎。注彼謂齊秦楚也。○正義曰。惠王所問。舉齊秦楚

亦兼捷齊。故趙氏申明之。○注爲王敵乎。○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而爲王之敵乎。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己脩仁

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挺服強。仁與不仁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

注襄王至王也。○正義曰。周書論法解云。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是襄爲諡也。史記魏世家集解。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

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王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

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辨之云。按系本襄王生昭王。無哀王。蓋脫一代耳。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今此文分惠

王之祿以爲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二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而孔衍敘魏語。亦有哀王。蓋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卽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近時顧氏炎武日

知錄。主古文之說。以襄哀字相近。史記誤分爲二人。江氏永摹經補義申其說云。魏營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卽位後二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

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既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於顯王二十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二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軻見魏惠王。豈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卑禮厚幣

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謂在惠王卽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尙未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爲王。依顧氏江氏之說。史記襄王之年。仍惠王之後元。則襄王五年平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汾陰皮氏焦。

七年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皆在七百里中。而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則所云辱於楚也。然近所

行之竹書紀年。固淺人僞託。卽和嶠所引。亦魏晉間贗書。不足徵信。西京雜記記廣川王發古冢。

有總襄王家哀王家。然則襄哀二冢。漢時尚存。顯然可考。故世本雖失紀哀王。而司馬公則核實言之。和嶠所引。又何庸議。闕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魏世家云。惠王二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孟子來。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為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儲君初即位之辭。不然。如嗣鑿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王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即譏議之邪。此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為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來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卽一徙都事如此。尙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邪。此余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閩監毛三本作魏之嗣王。○注望之至儀也。○正義曰。論語云。望之儼然。又云。儼然人望而畏之。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就就與之言。無人君操乘之威。知其不足畏。注就與至足畏。○正義曰。望之既指威儀。則就之當指言論。故云與之言。乘。閩監毛三注云。秉卽柄字。是也。詩。定之方中。毛傳云。秉。操也。禮運注云。柄。禮儀有柄。釋文云。劉本作秉。文選六代論所操以治事。莊子天道篇。司馬彪注云。操。威權也。故趙氏云操柄之威。卒然問曰。天下

惡乎定。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注卒暴至次也。○正義曰。漢書成帝也。師丹傳云。卒暴無漸。注云。卒讀曰猝。說文犬部云。猝。犬從草暴出逐人也。古卒暴二字連文。故趙氏以卒暴明卒然。不由其次。卽無漸也。○注問天至定之。○正義曰。惡。猶安也何也。字亦作烏。高誘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曰。惡。安也。昭二十一年公羊傳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何注曰。惡有猶何有。又莊二十年公羊傳曰。魯侯之笑惡乎至。注曰。惡乎至。猶何所至。由公羊傳注及孟子注推之。蓋惡本訓何。惡乎猶言何所。吾對曰。定于。孟子謂仁政爲一也。注孟子至一也。○正義曰。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董子繁露重政篇云。唯聖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逾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卽仁。仁卽一。故趙氏以仁政爲一。孟子對滕文公亦云。夫道一而已。趙氏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謂孟子對梁襄王之定于。卽對滕文公之道一也。趙氏之說正矣。然下云能一之。又云民歸之。則謂時無王者。不能統一。故天下爭亂而不能定。惟有王者布政施教於天下。天下皆遵奉之而後定。孔子作春秋。書王正月。公羊傳云。大一統也。孟子當亦謂此。孰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注嗜猶至人者。○正義曰。嗜。說文口部云。嗜。嗜也。

喜之也。呂氏春秋經徒篇。高誘注云。嗜。猶樂也。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甘。猶書也。昔與嗜同。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甘。樂也。是嗜甘樂三字義同。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昭注云。孰能與之。○正義曰。齊語云。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

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

注以苗至六月。○正義曰。夏小正匿之與傳云。其不言生而言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廣雅釋詁云。興。生也。苗生卽下苗浡然興。以生釋興。故下云浡然已盛。不復解與義也。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禮記正義曰。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感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乎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尙書大傳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後漢書陳寵奏云。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闌射于芸菽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雖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左傳大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冬有星孛于大辰。左傳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推之周之七八月爲夏之五六月。夏之五月建午。六月建未。周之七月建午。八月建未也。說者或以孟子七八月爲夏正。趙氏佑溫故錄云。若是夏正之月。則郊風八月其穫。月令七月登穀。是時安得尙言苗邪。○注油然至之貌。○正義曰。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喜色由然以生。注云。由當爲油。油然。新生好貌。禮記祭義云。則直易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注云。油然。物始生好美貌。又樂記注云。油然。新生好貌也。油與由通。由與專通。說文馬部云。鳥。木生條也。古文言由。儀訓爲宜。春秋傳云。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爲生。儀訓爲宜。春秋傳云。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史趙云。陳。顛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此以生滅對言。由卽鳴之假借。由訓爲生。故靈之新生。木之新生。以及喜色之新生。易直子諒之心。其自未生而始生之狀。皆爲油然。故趙以興靈之貌解之。○注沛然下雨至止之。○正義曰。文選思元賦。凍雨沛其纏塗。舊注云。沛。雨貌也。文公十四年公羊傳云。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四三



道齊之事也。注宣諭也。○正義曰。周書諡法解云。聖審周聞曰宣。又云。施而不成爲宣。○注宣之所爲。思有以近之。○正義曰。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見春秋。欲庶幾。謂心慕桓文此篇章之次。非遊歷之次也。趙氏注可謂明且核矣。後儒不喜趙注。見其展卷卽云孟子見梁惠王。遂斷爲歷聘之始。今考田完世家。桓公六年。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湣王四十年。索隱桓公卒。注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也。宣王二年。田忌竊蚤救韓。收魏馬陵。注云。紀年威王十四年。田助伐梁。戰馬陵。又孟嘗君傳。宣王二年。殺魏將龐涓。注云。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改爲後元。又七年。韓昭侯與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注云。宣王七年。紀年當惠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威宣二王文件互不同也。又湣王二年。封田嬰於薛。注云。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五年。齊威王薨。皆與此文異。按此五引紀年。今本所無。又字多錯午。無可覆核。就其言考之。爲威爲宣。必有一誤。戰國策蘇子謂秦王曰。齊威宣者。古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民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上言威宣。下言宣王。又曰。今富非齊威宣之餘也。鄒陽書。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史記威宣連稱者非一。則威宣是兩諡。如魏惠成安釐。韓宣惠。秦惠文莊襄之例。周自考王以下皆兩諡。呂氏春秋問春論韓昭釐侯注。覆諡也。或先諡威。後改諡宣。國策因諡分之。實非有兩人也。據紀年桓公之立。在年表威王之四年。而桓公十九年卒。與世家宣王卒年正同。秦紀本無年。史蓋因其錯簡而倒置之。又以桓公附見康公之表。故讀者愈不可曉。今誠以桓公之元。當魏武侯十二年。至惠十三年。適得十八年。明年十九年卒。宣王之元。當惠十四年。盡前元二十五年。加後元十五年始卒。適得三十六年。是史所云威王乃桓公。宣王卽威王。戰國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君皆弔。齊侯往云云。按烈王之崩。史表齊威王十七年。考其實爲桓公十七年。此威王爲桓公之證也。而湣王前三年。實屬宣王。桓公未稱王。故國策但稱田侯及陳侯。宜有複諡。故亦稱威王。淳于髡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是也。而世家所載鄒忌以鼓琴見威王事。見劉向新序。威王與魏惠論寶事。見韓詩外傳。俱明指宣王。參錯不同。皆由於此。更有證者。莊子莊鏡篇及索隱引鬼谷子。俱云田成子十二世而有齊國。今由田完完數至威宣王。正得十二世。史記田完世家。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潘孟莊。潘孟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無宇生釐子乞。乞生成子常。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篡齊自立爲齊侯。和生桓公午。午生威王因齊。因齊生宣王辟疆。共十三世。弁威宣爲一人。恰十二世。此後惟潘王襄王。至王建爲秦所滅。莊子與宣王同時。鬼谷書蘇秦所述。言必不謬。使分威宣爲二。則當云十三世矣。又威王名因齊。尤可疑。名不以國。既名之。子孫臣庶。不聞避諱。或作嬰齊。則又與庶子田嬰同名。皆必無之事。漢書人表闕而不書。蓋亦疑之。莊子釋文則陽篇。魏瑩與田侯。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按史記威王名因。不

名卑。齊事莫詳於孟子。史公嘗自言讀孟子書而作田完世家。終不敢採錄一字。雖足用為善如宣王。亦止以用淳于髡等當之。非因紊其昭穆世次。兼讓以梁惠王卒。繫諸宣王八年。與孟子中事實。百無一合。有不得不盡行割棄者哉。通鑑大事記等書。徒增積威曆年代。以曲從孟子之書。而終未知史之誤分威宜為二也。今亦未敢臆斷。伐燕繼在宣王三十年內外。如是。則不特國策儲子請宣王伐燕。王令章子將兵。與孟子傳交與游相合。而吾懼之言。適當僇勤之日。宣王三十年。當顯王四十二年。去孔子百五十二年。去武王克商七百二十三年。與去聖未遠數過時可亦合。而遊梁之歲。乃得而定之矣。又云。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寔為得實。其體法仿論語。不似諸子自立篇目。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為三册。記仕宦出處。雜妻以下為四册。記師弟問答雜事。途歸自梁。而孟子已老于行。文既絕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齊宣王舊君。不可用以名篇。而仁義兩言。為全書綱領。孟子所謂願學孔子。以直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法治法。無出乎此。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又特變文曰孟子見梁惠王。以尊其師。今盡心卷下尚有梁惠王一章可證也。

**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宥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注**孔子至之者。○正義曰。孔子贊易繫辭傳云。包羲氏之有天下也。神農氏作。神農氏段。黃帝堯舜氏作。歸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治天下之道。開於包羲。備于堯舜。故刪書首堯典舜典。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制。皆法堯舜者也。孔子以易書詩禮教門弟子。故所頌述。惟包羲氏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也。春秋大文王之統。而書桓文之事。是及五霸也。書齊桓救邢城楚邱。實與而文不與。照蔡邱。書日以危之。伐鄭。書圍以惡之。書晉文盟踐土。書日以著其謫。書天子狩于河陽。為不與再致天子。是心賤薄之也。漢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其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孟子十一篇列于內。今存者。荀卿子。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揚雄太元法言。新語道基篇。首述宥戲圖畫乾坤。以定人道。賈山言治亂之道。稱述文王好仁。荀子仲尼篇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乎五伯。是道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慕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勢佚。畜積修闕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董子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揚雄解嘲云。五尺童子。羞稱晏嬰與夷吾。凡此皆後世

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宥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注孔子至之者。正義曰。孔子贊易繫辭傳云。包羲氏之有天下也。神農氏作。神農氏段。黃帝堯舜氏作。歸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治天下之道。開於包羲。備于堯舜。故刪書首堯典舜典。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制。皆法堯舜者也。孔子以易書詩禮教門弟子。故所頌述。惟包羲氏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也。春秋大文王之統。而書桓文之事。是及五霸也。書齊桓救邢城楚邱。實與而文不與。照蔡邱。書日以危之。伐鄭。書圍以惡之。書晉文盟踐土。書日以著其謫。書天子狩于河陽。為不與再致天子。是心賤薄之也。漢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其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孟子十一篇列于內。今存者。荀卿子。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揚雄太元法言。新語道基篇。首述宥戲圖畫乾坤。以定人道。賈山言治亂之道。稱述文王好仁。荀子仲尼篇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乎五伯。是道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慕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勢佚。畜積修闕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董子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揚雄解嘲云。五尺童子。羞稱晏嬰與夷吾。凡此皆後世

儒家。稱述宓戲以來至文王周公之法。而賤薄桓文。不欲傳道之也。頌與誦通。頌述卽誦述。闕監毛三本作宓戲。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尙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事也。注。注不論三皇五帝。○正義曰。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

宋均以煇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明曰。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蓋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哉。則知諸家之論。唯安國爲長。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爲稱皇。而倫之入帝。仍爲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爲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爲疎略。一至于斯。安國精詳。可爲定論。按尙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軒轅也。人主德周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或曰。子以軒轅爲皇。何故謂之黃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于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按趙氏以則王之王指三王。故云不論三皇五帝。慈湖家記云。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王。皆如字耳。後儒讀者多轉爲去聲。非也。○注殊無。至事也。○正義曰。殊無所問。解無以二字。蓋謂孔子之徒所道者。三皇五帝及王道也。所不道者。五伯也。王乃問桓文之事。豈舍此遠無所問乎。縱不問三皇五帝。亦當問王道。而不當問桓文霸者之事。元人四書辨疑云。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既無以言。則言王道可乎。此以無以二字屬上解以爲用。謂桓文之事。備者不道。無用言之。與趙氏義異。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注。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注。注德行至王乎。○正義曰。陸賈新語云。齊桓公尙德以霸。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注。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注。言安至懷之。○正義曰。尙書皋陶謨文。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注。王自恐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注。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注。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注。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注。言安至懷之。○正義曰。尙書皋陶謨文。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注。王自恐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注。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注。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注。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注。言安至懷之。○正義曰。尙書皋陶謨文。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注。王自恐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注。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注。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注。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注。言安至懷之。○正義曰。尙書皋陶謨文。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注。王自恐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注。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注。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注。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注。言安至懷之。○正義曰。尙書皋陶謨文。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注。王自恐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注。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注。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注。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注。言安至懷之。○正義曰。尙書皋陶謨文。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注。王自恐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注。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注。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注。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注。言安至懷之。○正義曰。尙書皋陶謨文。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注。王自恐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注。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注。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注。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注。言安至懷之。○正義曰。尙書皋陶謨文。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注。王自恐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注。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注。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因胡斲。王左右近臣也。穀觶。牛當到死地處恐

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郊。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

子曰。臣受胡斲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注胡斲至臣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寺人注云。寺之言

位。王族故土虎土。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惠氏士奇禮說云。

春秋時。周禮未改。列國猶重大僕一官。位雖下大夫。而正王服位。出入王命。王既朝則前王。燕飲

則相王。射則贊王。既燕朝則擯。而上士小臣。中士祭僕。下士御僕。皆其儻屬。為羣僕侍御之臣。

荀子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隔嚮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

秦武王令甘茂擇僕與行事。則親近之臣。自古重之。賈誼官人篇曰。修身正行。道語談說。服一介

之使。能合兩君之驪。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居

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惟悼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蓋古親近之臣若此。諸侯無大

僕。而儀禮小臣小臣正小臣師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皆左右親近之官。胡斲所居。未知何職。然堂

上堂下牽牛問答。非左右近臣。無以知之。故趙氏注之如此。○注穀觶至恐貌。○正義曰。廣雅釋

訓云。踈踏。畏敬貌。又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踈踏。恐懼之貌。趙氏蓋以穀觶音近踈踏。故以為

恐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廣韻云。觶。觶。死貌。出廣雅。又觶。觶。音近踈踏。故以為

觶。觶。死貌。孟子梁惠王篇。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義與觶觶同。荀子王霸篇云。出若

觶。觶。死貌。史記禮書云。若者必死。若皆訓為如此。此云若無罪而就死地。猶云如此無罪而就死地也。

○注新鑄至寶器。○正義曰。釁本問隙之名。故殺牲以血塗器物之隙。即名為釁。隙即郤字。漢書

高帝紀釁鼓注。應劭云。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呼為釁。呼同轉。釁。釁。猶言釁。釁。今人以瓦

器有裂迹者為釁。讀若悶。即釁也。以木之有裂縫者為釁。讀若阿。阿乎音之轉也。周禮大祝天府。

俱屬春官。大祝作隨釁。鄭氏注云。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疏引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

以塗鐘鼓。鄭不從。然則血祭之釁。與釁器之釁。自是兩事。趙氏合為一事。與應劭同。天府上表

釁寶鐘及寶器。趙氏引作釁寶鐘。阮氏元按勘記云。當依周禮作釁。形相涉而誤。趙氏佑溫故錄云。

古人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視釁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注。

與讀為釁。月令孟冬命大史釁龜筮。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世人舉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則羊血

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餌者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

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殺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為篇。其具

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珣。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龜

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饗釁。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釁主及軍器。小子掌

于社稷。祈于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珣釁。共其羊牲。爾師春除。釁。秋官則士師凡

顛則奉犬牲。犬人凡幾。顛用臠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卽刳字。珥卽顛字。用毛牲者。刳。用羽牲者。顛。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釁讀曰微。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物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馬廐亦釁之。蓋非止爲塗其卻。其牲則以羊爲犬。亦用豚犬與雞。獨未有言牛者。牛爲牲之最大。不輕用也。此以一鐘而用牛。明非禮之正經定制。亦見古禮失之一端。孟子則第就事論事而已。周氏柄中辨正。謂釁之義有三。一是被除不祥。一是彌縫罅隙使完固之義。一是取其膏澤。護養精靈。鐘爲邦器。釁鐘是塗其罅隙。按塗其罅隙。卽是鄭司農讀微。賈疏以爲取飾義也。亦康成所不從。曰。有之。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釁。畜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畜愛其財。臣

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釁。注愛。畜也。○正義曰。周書說法解云。畜於賜予曰愛。漢書寶嬰傳云。豈以爲臣有愛。集注云。愛。猶惜也。惜亦各

高之義。故下注云愛惜。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穀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卽見其牛哀之。釁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

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孟子

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羊。注異怪也。○

正義曰。昭公二十六年左傳云。然據有異焉。賈氏注云。異。猶怪也。史記魯世家有異焉。集解引服虔云。異。猶怪也。是異之義與怪同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逸周書說法解云。隱。哀之方也。

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隱與恐通。隱哀一聲之轉。哀之轉爲隱。猶憂之轉爲隱矣。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己之

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非我也。注王自至我也。○正義曰。自笑心不然。解首二句。不然二字。解我

解而易之以羊也句。故曰宜乎其非我也。解末句。於其間隔以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一句。明我非愛其財斷句。不與下而字連。而易之以羊也不斷句。與宜乎一氣接下。趙氏此書名章句。故是分析

明白如此。舉此以例其餘。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解王自責之心。

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為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為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

爾。君子至廚也。○正義曰。賈子新書禮篇云。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故遠庖廚。仁之至也。大戴禮保傳篇云。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翟氏巖考異云。大戴禮保傳篇。即自賈子採錄。而篇置不同。文亦小異。君子遠庖廚。本禮記王藻文。孟子述之。故加有是以二字。○注無傷至道也。

○正義曰。賈子新書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鄭康成注禮記。高誘注淮南子。呂氏春秋。韋昭注國語。皆以道釋術。故趙氏以仁道解仁術。○注羊之至之耳。○正義曰。周禮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桓公八年公羊傳注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以少牢。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是羊之為牲次於牛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爾。注詩小至己心。○正義曰。詩小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漢書律林志云。寸者。忖也。忖與寸義同。前此諸駁。王意不能解。孟子以仁術言之。王乃解說。解悅則善矣。喜故歎美孟子以為識己心。○注戚戚至王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衛做。動也。衛做與廣雅衛休同。衛亦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釋訓。衛衛。行也。說文。懂。不定也。咸。九四。懂懂往來。皆動之貌也。聲轉為做。爾雅。動。做作也。是做與動同義。說文做。氣出于土也。義亦與做同。孟子於我心有戚戚焉。趙氏注云。戚戚然心有動也。戚與做亦聲近義同。合與洽義同。說文水部云。洽。霑也。霑有足義。故趙氏以足以王解合於王。閩監毛三本作何能足以合於王也。非是。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爾。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

斤。一羽。一毛也。輿薪。輿。車也。薪。柴也。王許之乎。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

斤。一羽。一毛也。輿薪。輿。車也。薪。柴也。王許之乎。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

斤。一羽。一毛也。輿薪。輿。車也。薪。柴也。王許之乎。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

斤。一羽。一毛也。輿薪。輿。車也。薪。柴也。王許之乎。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

斤。一羽。一毛也。輿薪。輿。車也。薪。柴也。王許之乎。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

斤。一羽。一毛也。輿薪。輿。車也。薪。柴也。王許之乎。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

斤。一羽。一毛也。輿薪。輿。車也。薪。柴也。王許之乎。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

斤。一羽。一毛也。輿薪。輿。車也。薪。柴也。王許之乎。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

斤。一羽。一毛也。輿薪。輿。車也。薪。柴也。王許之乎。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

斤。一羽。一毛也。輿薪。輿。車也。薪。柴也。王許之乎。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

斤也。昭注復白也。許信也。○正義曰。典禮云。願有復也。鄭氏注國語。正月之朔。鄉長復事。韋昭注呂氏春秋勿躬篇。管子復於桓公。高誘注。皆訓復為白。周禮宰夫諸臣之復。注云。復。謂奏事也。說文音部云。許。聽也。呂氏春秋首時篇。王子信。高誘注云。許諾。惟信之。故謂之聽之也。○注百鈞三千斤也。○正義曰。說苑辨物篇云。三十斤為一鈞。百鈞故三千斤。曰。

否。昭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

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

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

不為耳。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昭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

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

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

枝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

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挾太山以超北海。○正義曰。墨子兼愛篇云。挾太山以超江河。生民以來。未嘗有也。蓋當時有

此語。墨子之書。孟子未必引之。○注折枝至見役。○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趙氏注折枝

案摩折手節解罷枝。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疴瘳而抑搔之。鄭注。抑搔即

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凡人屑為。故曰是不為。非不能。後漢張皓王龔倫

云。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乎。劉熙注。按摩不為非難為可驗。若劉峻廣絕交論折枝齟痔。

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齟痔。朝野僉載薛稷等齟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類皆朋作辨

論之具。音義引陸筆經云。折枝。折草樹枝。趙氏佑溫故錄云。文獻備考載陸筠解為聲折腰枝。蓋

猶今拜揖也。元人四書辨疑以枝與肢通。謂斂折肢體。為長者作禮。與徐行後長意類。正竊其意而

幼。天下可運於掌。**注**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

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注**老猶至易也。○正義曰。禮記大學篇云。上老老而民與孝。上長長

老老長長。老無敬訓。幼無愛訓。故云猶敬猶愛也。廣雅釋詁云。運。轉也。故以轉解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注**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入妾從。以及兄

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注**刑于至妾從。○正義曰。詩釋文引韓詩云。刑。正

子諸侯一娶九女。一為適妻。餘為八妾。○注御享至之福。○正義曰。享之義為獻。御之義為進。

進獻同。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謂飲享諸友也。獨斷云。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又云。

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食。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天下國家之福。皆進於天子。故

御享天下國家之福也。○注但舉至人耳。○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監毛本。心作以。形近而誤。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

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注**大過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注**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注**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

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注**短。○正義

曰。漢書律祿志云。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廣雅釋器云。鍾謂之權。

又云。稱謂之銓。呂氏春秋仲秋紀平權衡。高誘注云。權。秤衡也。說文金部云。銓。衡也。韋昭

注國語云。銓。稱也。是銓衡即稱衡。權為鍾。衡之輕重。視乎鍾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重。全視乎鍾。故孟子舉權。趙氏以銓衡明之。漢書律祿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舉丈

尺以概其餘。尚書堯典同律度量衡。鄭氏注亦云。度。丈尺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量作

度。按音義云。度之。待各切。注稱度。度。心度物皆同。不云度長短。是音義本亦當作量。改為度

者。閩本之誤。監毛二本因而革也。○注凡物至物也。○正義曰。趙氏之意。謂凡物皆有輕重長

短。必宜以權度量之。故云物者然。以行字解為字。讀心為一頓。心之所為。即心之所行。故云心

當行之。又云尤當爲之甚者也。蓋以心爲之爲。卽上善推其所爲之爲。善推其所爲之爲。旣解作心所好惡。則此云度心。卽度心之所好惡。如度物之輕重長短也。乃近人偏解以心字一頓。爲甚二字連讀。按物有輕重長短。以權度度之。心之輕重長短。卽以心度之。物之輕重長短。不度猶可。心之輕重長短不度。則不知推恩以保四海。故爲甚也。心愛禽獸。心之輕短者也。心愛百姓。心之重禽獸之心。輕於愛百姓之心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注抑辭也。○正義曰。禮記中庸抑而論與注。宣公十一年左傳。抑人之言也。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國語。敢問天道抑人故也。賈子新書禮容語下作意人。是抑卽意。意其如此。辭之未定者也。故昭公八年左傳。抑臣又聞之。注云。抑。疑辭。論語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噫亦卽抑亦也。大戴禮武王踐祚篇云。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云。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云。誠病乎。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顧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漢書德作意。字並與抑亦同。趙以抑亦猶抑。故云抑亦如是。

**王曰否。**  
**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注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緣以陳之。王笑而不**

**言。**注王意大而不改正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

**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

**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注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

注孟子至之也。○正義曰。漢書公孫宏傳云。致利除害。注云。致。謂引而至也。王笑而不肯言。孟子以言引之。故云欲以致王所欲也。異端者。論語云。攻乎異端。何憂注云。異端不同歸也。又以小道爲異端。皇侃義疏。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其與聖經大道異也。漢賢良策問云。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序異端使不相悖。異端之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胎劉敬宣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已者。通稱爲異端。禮記大學篇云。斷斷今無他技。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異卽他也。此與彼異。是爲他端。後漢書尚書令韓詵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他

施升以爲異端。杜預春秋序云。簡二傳而去異端。范升習二傳。故以左氏爲異端。杜預注左氏。故以二傳爲異端。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傳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五三

儒者必拘守舊說。故競違異前儒之說以難之也。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則韓詩外傳所謂序異端矣。王之欲。本在辟土地。朝秦楚。范中國而撫四夷。而故舉肥甘輕煖采色聲音便嬖五者。此五者非王之所大欲。則為所大欲外之他端。故云發異端以問之也。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王言我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

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曰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

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曰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曰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

以撫邦國諸侯者。淮南子原道訓云。以撫四方。鄭康成高誘皆以撫訓安。閩監毛三本作臨莅中國。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

魚也。曰若。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搆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注若順至魚也。○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文。按若宜同若無罪而就死地之若。若。如此也。謂以如此所為。求如此所欲。解為順於辭不達。管子形勢解云。緣高出險。猱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此云緣木。故知其為喬木。緣木求魚。或小木或枯魚。

猶或有之。若喬木生魚。則必無可求之理。故趙氏申明之。王曰。若是其甚與。曰王謂比之

緣木求魚為大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

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孟子言盡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

者也。○釋詞云。有猶又也。言殆又甚焉。曰可得聞與。曰王欲知其害也。○正義曰。易復上

六有災眚。釋文引子夏傳云。傷害曰災。○公五年公羊傳云。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

為孰勝。曰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曰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

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

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曰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

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海內至者九。○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注云。大

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海內至者九。○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注云。大

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方千里者六。又云。夏未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弁。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尙書皋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釋文引鄭氏注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王制疏亦引此。鄭注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四所之地說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魯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然則唐虞與殷海內之地。方三千里。夏周海內之地。方七千里。孟子所說唐虞及殷之制也。古者內有九州。外有四海。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此海內。卽指四海之內。謂要服之內也。○正義曰。高誘注國策及呂氏春秋。皆訓固爲必。固然者。必然之辭。固不如強大。卽必不如強大。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如故卽不可遷移之辭也。○注集會至州耳。○正義曰。集會。爾雅釋言文。凡方千里則爲積一百萬里。國策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蘇秦修言齊之強大。孟子言齊地小弱。故一言方二千里。一言方千里。大抵俱約略之辭。太山至渤海。南北不足千里。自清河至蓋亦反其本矣。○注王欲服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注蓋當至之本。○正義曰。蓋與盍古通。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增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蓋少貶焉。檀弓。子蓋慎諸。並以盍爲蓋。此從闕監毛孔諸本作蓋。韓本足利本作盍。蓋與盍同也。趙氏以當明蓋。爾雅釋詁云。盍。合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穎云。盍。合也。趙氏讀盍爲合。故以當釋蓋。蓋當。猶合當也。下文則盍反其本矣。與此義同。故趙氏不覆注。或謂此文蓋字。乃盍字之誤。或謂下文蓋字該改盍字。說者又謂盍是疑辭。盍是快辭。皆非是。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凡言盍亦者。以下文爲誦助。左傳傳二十四年盍亦求之。盍求之也。昭元年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也。吳語王其盍亦鑑於人。盍鑑於人也。孟子盍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注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王曰。吾懽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二字。統承放辟邪侈而言。罔與罔同。說文罔部云。罔。庖犧所結繩以漁。罔或從亡。罔或從系。罔即罔羅之罔也。音義云。罔民。張如字。丁作司民。不同。阮氏元按。勘記。丁本作司。讀爲伺。司伺古通用。依趙注則是罔字。丁作司者。非趙本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

政何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

之教化輕易也。注言衣至榮辱。○正義曰。管子牧民篇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說苑說。輕。易也。故趙氏以易釋輕。○注故民至易也。○正義曰。漢書賈誼傳集注引蘇林云。輕。易也。高

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餒而不給。何暇修禮行義也。君制民之產。如下五畝之宅云云是也。迨古法既壞。

但有奪民之產。未有能制民之產者也。孟子何以於今無異辭。蓋凡古法變易之初。未嘗不託於禮時制宜之說。是故齊作內政。晉作隸田。魯作邱甲用田賦。鄭作邱賦。固皆以爲制民之產也。李暹之

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莫不以爲制民之產也。而適使民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爲其本不從。民起見也。夫彼卽不爲民。亦何樂使至此。而不知其必使至此也。爲夫制之非其制也。後世井法既蕩。無可復。限民名田之議。亦有不能行。民生宅田。一切皆民自營之。上之人聽其自勤自惰。自貧自富。自買自賣於其閒。而惟征科之是計。安問所謂制民之產。民亦無取乎上之制。何也。立一法反

增一擾也。宋之營田制置諸使。其已事也。然則善長民者。又將以何爲知本乎。○注今民至義也。○正義曰。仰不足事。俯不足畜。樂歲苦。凶年死亡。所謂困窮也。漢書食貨志。東方朔傳。趙充國傳。集注皆云。贍。給也。說文糸部云。給。相足也。凶年死於凍餒也。有衣食則不凍餒。可救其死。故救死者。恐凍餒也。恐凍餒而不足。尙不能免於凍餒也。治。猶理也。脩之行之。卽是治禮義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

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也。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注**其

重也。○正義曰。此節與第三章末節同。但彼言數口。此言八口。彼言七十者。此言老者。故趙氏

以次上農夫解之。雖隨意立文。然以老者與七十者互明。謂不獨七十。凡六十及八十以上例此也。

以八口與數口互明。謂不獨八口。凡九人及七人以下例此也。王政即仁政。常生即恆產。上兩言反

其本。至此詳言之。故云王政之本。常生之道也。列子天瑞篇云。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

化。義各異而大指則同。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矯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

仁不施人。猶不成德。覺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答以反本。惟是為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注**典籍至未聞。○正義曰。此言首兩節之指也。典籍。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淮南子原道訓云。純

德獨存。高誘注云。純。不雜糅也。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紛。雜也。純與紛相反。帝王之道。

專一於正。故純。桓文之事。論正相雜。故紛。紛亦亂也。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君子曷為為春秋。

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注云。撥。猶治也。聖人治桓文之紛亂。反乎堯舜之正道。爾雅

釋詁云。珍。美也。廣雅釋詁云。珍。重也。謂孔子之意。不重桓文之事也。○仁不至言也。○正

義曰。此言德何如以下至末之指也。仁但施於禽獸。不施於人。猶不可成其為德。易性。考文古本

作易性。誤也。易性則澤及於牛。未至於民也。澤。即恩也。被。猶及也。周氏廣業作欲澤云。按王

者德澤如膏用。故曰飲。舊唐書音樂志云。百蠻飲澤。萬國來王。本此。跡與迹同。楚辭天問王逸

注云。迹。道也。踐其迹。猶言履其道也。考文古本跡作路。史記孟子列傳云。天下方務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又云。孟軻困於齊梁。故趙氏以梁王體弱為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注**莊

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注**莊暴齊臣也。○正義曰。此章承上章。上章為

暴為齊臣矣。下注以世俗之樂為鄭聲。則趙氏以好樂為好音樂也。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注**王誠能大

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注王誠至注乎。○正義曰。趙氏以其訓大。故以他日見於王曰。

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注王嘗至有諸。○正義曰。關氏若釋釋地又續云。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

莊子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於王前不一斥其名。曰莊子。此為記者之誤。○注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注變乎色。愠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

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

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正義曰。由與猶通用。阮氏元按

由作猶。○注甚大至異也。○正義曰。後漢書樊豐傳注云。大。猶甚也。大甚之大讀若泰。與廣大

之大古通。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謹察間甚。以意調之。注云。甚。謂多也。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

而主日也。注云。大。猶福也。福與多義亦相近。然則王之好樂甚。即謂王之好樂備。備則充滿廣

衆。合人已君民而共之矣。漢書陳咸傳注云。大要。大歸也。無論古樂今樂。俱要歸於與民同樂。

故云大要。趙氏以大訓甚。不屬於前齊國其庶幾之下。而屬於此下。大要二字。承而言之。似以前

之好樂甚謂大好古樂。此之好樂甚謂大要與民同樂。甚之為大同。而前後義異。前彈言好樂。則自

宜古不宜今。王既自明為世俗之樂。則孟子順其意而要歸於與民同樂。乃按經文前後兩稱好樂甚。

皆謂好樂能備及於民。不宜殊異。趙氏大要之大。不必即訓甚為大之大。大要二字。自解今樂猶古

樂之義。惟甚大之訓誤係於此。轉令學者惑耳。曰。可得聞與。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

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

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邪。與衆人共聽樂樂

也。曰。不若與衆。注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樂也。臣請為王言樂。注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衆人

樂之狀。注曰。獨至言樂。○正義曰。音義云。獨樂樂。丁上音岳。下文及注樂樂皆同。孰樂

與衆樂樂。凡上樂字為作樂聽樂。則上音岳。下音落是也。關氏若釋釋地又續云。宋陳審謂益新語

云。莊暴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為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為禮樂。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

亦悅樂之樂也。不然。方言禮樂。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真通人之言也。蓋孟子告齊宣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一旦語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為好禮樂。莊暴庸臣。縱不能對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容詢何如乎。正線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辯之甚悉。卽齊音於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不同邪。不可比而同邪。豈孟子之言。先順其君以非道。而後轉之於當道邪。應不至此。必該為悅樂字。文義方協。郝氏孟子解亦云樂樂。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為王言樂。釋地三續云。或謂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為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愚曰。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非與。翟氏謂孟子考異云。儀禮鄉射禮詩以樂樂賓。釋文音義云。下樂音落。又皆如字。舊注讀上樂如字。儀禮堪為證。後漢書藏宮傳引黃石公記云。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晏子春秋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說苑載晏子語同。陳氏欲讀諸樂字盡為悅樂。觀晏子春秋與後漢書。亦不為無因。舊注所傳既屬有經傳大典。其他子史中依稀之說。終恐難為據。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籥。籥。籥。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口。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

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舉疾首蹙頰。○正義曰。音義云。

音近。假借與俱同。故猶皆。左傳注。儀書集注。荀子注。莊子注。史記索隱。多如此訓。丁氏特標屬下。然則當時固有屬上者。○注鼓樂至節也。○正義曰。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是樂也。鼓為節也。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弗和。荀子樂論云。鼓其樂之君邪。周禮大司樂以下。皆屬春官。惟鼓人屬地官。標異于衆樂之外。故衆樂統謂之樂。而鼓專謂之鼓。與樂相配。稱為鼓樂。趙氏以擊鼓解鼓字。○注管籥至衆也。○正義曰。爾雅

釋樂云。大管謂之籥。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篴。大籥謂之簫。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籥。又大篴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籥謂之言。小者謂之篴。篴與管別。簫與籥別。趙氏以篴釋管。以籥釋簫者。說文竹部云。篴管三十六簧也。篴十三簧。廣雅釋樂云。篴以篴為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

字象篴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篴管三十六簧也。管下當有樂字。凡竹為者皆曰管。篴十三簧。蒙上管樂而言。然則篴篴說文並以管字冠之。管之三十六簧者為篴。管之十

三簧者為篴。是篴為管也。說文竹部云。籥。三孔侖也。大者謂之篴。其中謂之籥。小者謂之籥。又云。籥。小籥也。廣雅釋樂云。籥謂之籥。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淮南子齊俗訓云。

又云。籥。小籥也。廣雅釋樂云。籥謂之籥。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淮南子齊俗訓云。

又云。籥。小籥也。廣雅釋樂云。籥謂之籥。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淮南子齊俗訓云。

又云。籥。小籥也。廣雅釋樂云。籥謂之籥。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淮南子齊俗訓云。



月令。季春田獵置罟羅網畢發饗獸之華。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鷹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王制云。糴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則田獵有節。不可以非時取也。詩齊風序云。還。刺荒也。袁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此謂田獵無節者也。天官大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馭其衆。地官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其州長黨正族師縣師遂人遂師縣正稍人等。皆掌作民起衆。是田獵必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也。○注羽旄至好也。○正義曰。禹貢荊州厥貢羽毛。史紀夏本紀作羽旄。旄毛二字通也。魯公二十三年左傳。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楚語王孫圉亦云。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注云。折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旄。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旄。錯革鳥曰旗。詩疏引孫炎云。折五采羽。注旄上。其下亦有旒縿。又引李巡云。旄牛尾。注于首。鄭氏注明堂位云。縿為旄牛尾於扛首。所謂大鷹。周禮大鷹以田也。曲禮云。前有水。則載青旄。前有塵埃。則輕鴻鷩。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土師。則載虎皮。前有鸞獸。則載貔貅。注云。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鴻鷩則載其羽。虎鷩則載其皮。是皆飾羽毛使之美好也。晉既假於齊。又假於鄭。必齊鄭所飾精美異常。惟晉人所欲見矣。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

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注有愍民之心。○正義曰。閻監毛三本愍作憫。說文心部云。愍。痛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吾代二子愍矣。服虔注云。愍。憂也。

廣雅釋詁。一訓憂。一訓愛。惟其愛故憂之。義亦相備。僖公二十年穀梁傳云。是為閔宮也。漢書五行志作愍宮。毛詩序。禮記儒行釋文。並云閔本作愍。是愍或通閔。惟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憊。高誘注云。憊。憂也。愍之作憊。非其舊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

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故曰至和矣。○正義曰。考文古本矣作也。周氏廣業云。按尉繚子兵談篇。引天時二句作古語。陸機辨亡論引魯古人之言。意孟子自有所本。史記引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亦以爲古人之言。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注：王言至有之。○

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坤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國語周語云：囿有林池。楚辭愁命篇云：熊羆羣而逸囿。韋昭王逸皆注云：囿，苑也。淮南子本經訓云：修苑囿之大。高誘注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囿。一切經音義引呂忱字林同。然則說文言苑有垣三字連屬。明囿無垣也。呂氏春秋重己篇：高誘注云：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周禮天官閭人：王宮每門四人，園游亦如之。注云：囿，御苑也。游，離宮也。地官園人掌園游之獸禁。注既云：囿今之苑。又云：園游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鳥獸以宴樂觀之。賈氏疏云：孟子：文王之囿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弁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爲蒐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離宮小於御苑。故小爲囿。此囿方七十里，則即苑也。蓋散文則通耳。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是言。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傳述爲文。故云傳文。○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云。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傳述爲文。故云傳文。

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爲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

注：王以爲文王在岐豐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寡人囿大，何故也。注：王以至故也。○正義曰。闕氏若璩釋地云。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於下。余謂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鄠。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說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徒執以岐山國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哉。闕氏據閩監毛三本趙注作岐山之時。故辨囿在豐不在岐也。宋本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並作岐豐時。則趙氏已兼豐言之。詩大雅靈臺篇。王在靈囿。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孔氏正義云：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時不止七十里。故宣王以爲百里也。毛詩舉百里四十里明靈囿。則文王七十里之囿即靈囿無疑。闕氏說是也。梁成公十八年築鹿囿。疏引毛詩傳作天子百里。諸侯二十里。此三十自是誤文。乃揚雄羽獵賦云。

毛詩疏引作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爲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

注：王以爲文王在岐豐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寡人囿大，何故也。

注：王以至故也。○正義曰。闕氏若璩釋地云。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於下。余謂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鄠。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說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徒執以岐山國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哉。闕氏據閩監毛三本趙注作岐山之時。故辨囿在豐不在岐也。宋本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並作岐豐時。則趙氏已兼豐言之。詩大雅靈臺篇。王在靈囿。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孔氏正義云：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時不止七十里。故宣王以爲百里也。毛詩舉百里四十里明靈囿。則文王七十里之囿即靈囿無疑。闕氏說是也。梁成公十八年築鹿囿。疏引毛詩傳作天子百里。諸侯二十里。此三十自是誤文。乃揚雄羽獵賦云。

毛詩疏引作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爲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

注：王以爲文王在岐豐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寡人囿大，何故也。

注：王以至故也。○正義曰。闕氏若璩釋地云。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於下。余謂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鄠。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說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徒執以岐山國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哉。闕氏據閩監毛三本趙注作岐山之時。故辨囿在豐不在岐也。宋本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並作岐豐時。則趙氏已兼豐言之。詩大雅靈臺篇。王在靈囿。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孔氏正義云：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時不止七十里。故宣王以爲百里也。毛詩舉百里四十里明靈囿。則文王七十里之囿即靈囿無疑。闕氏說是也。梁成公十八年築鹿囿。疏引毛詩傳作天子百里。諸侯二十里。此三十自是誤文。乃揚雄羽獵賦云。

毛詩疏引作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爲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

注：王以爲文王在岐豐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寡人囿大，何故也。



文王圍百里。民尙以爲小。齊宣王圍四十里。民以爲大。袁宏後漢紀樂松云。宣王之圍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後漢書楊震傳。樂松等言齊宣五里。則脫落十字也。然則文王之圍百里。古有此說。故毛氏以爲天子百里。非因孟子言七十里而約言之也。唐陸贄奏羅鏡林庫狀云。周文王之圍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王之圍四十里。時病其太大。此本揚雄說也。惟樂松言宣王圍五十里。與孟子異。亦與毛傳殊。臧氏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築鹿園。疏云。毛詩傳云。圍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圍七十里。寡人圍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辨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圍百里。宣王圍五十里。揚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即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圍方百里。寡人之圍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天官鬯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圍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乃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以下折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圍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爲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孟子固無此文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文王必不得有七十里之圍。孟子以爲於傳有之。非正答也。闕本已作以。阮氏元校勘記云。以已古通用。此處自作已爲長。曰

文王之圍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

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注芻蕘至人也。○正義曰。毛詩板蕘。詢于芻蕘。傳云芻蕘。采薪者。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蕘。薪也。薪。蕘也。蓋芻所以飼牛馬。蕘所以供燧火。芻義易明。故以芻薪釋芻蕘。月令。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折謂之薪。薪。燒炊爨是也。揚雄羽獵賦云。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芻芻之俗字。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

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注郊關至有關。○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儀禮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是關在界上。

趙氏禮四境之郊皆有關。似即指此。關氏若環釋地續云。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若近郊何能容四百里之圍。趙氏注却說得遠闊。云齊地四境之郊皆有關。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阱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關門。按趙氏以經文云始至於境。又云郊關。故合

稱四境之郊。然境與郊不同也。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蘧伯玉從近關出。注云。欲遠出竟。此界上之關也。哀公十四年左傳云。豐邸人執子我。殺諸郊關。此郊上之關也。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

稱四境之郊。然境與郊不同也。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蘧伯玉從近關出。注云。欲遠出竟。此界上之關也。哀公十四年左傳云。豐邸人執子我。殺諸郊關。此郊上之關也。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

稱四境之郊。然境與郊不同也。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蘧伯玉從近關出。注云。欲遠出竟。此界上之關也。哀公十四年左傳云。豐邸人執子我。殺諸郊關。此郊上之關也。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

稱四境之郊。然境與郊不同也。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蘧伯玉從近關出。注云。欲遠出竟。此界上之關也。哀公十四年左傳云。豐邸人執子我。殺諸郊關。此郊上之關也。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

郊外謂之牧。故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朔。朔說文作口。云象遠界也。然則四境分界之地爲朔。如王畿千里。每面五百里。則竟上之關。遠在五百里矣。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爲郊。故在郊外。鄭氏注尚書君陳序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陳於上帝。祗於社設。奠於牧室。注云。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牧室。而鄭以爲郊關之館。蓋牧通謂之郊。分言之則近郊爲郊。遠郊爲牧。郊關在此。則去城百里也。國之稱有三。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齊語云。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鄙郊以外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禮城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賈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是也。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爲一國。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爲國。外爲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爲國。城外爲郊。此經云臣始至於境。始至界上也。問國之大禁。此國指一國而言。然後敢入。謂入竟也。是時尙未至郊。而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也。爲阱於國中。此國中。指郊以內。圍在郊關之內。故爲阱於國中也。周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後漢紀靈帝作靈泉畢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爲梁惠王極陳其事。傷槐事見晏子春秋。取獸有罪。亦非梁惠王。此誤引也。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苦其大。不亦宜乎。注設陷至宜乎。○正義

陷也。穿或從穴。世說政事篇注。引孟子此文作穿。穿阱同也。尚書費誓云。獲款乃穿。鄭氏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穿。所以陷墜之。周禮雍氏。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于民者。鄭氏注云。阱穿地爲墜。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輪則陷焉。世謂之陷阱。阱可欲塞。其度狹小。故云不過丈尺之間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闕監毛二本皆作言。誤。章指言。譏王廣圍專利。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問於鄰國交接之道。孟子對曰。有。欲爲王陳古聖賢之

比。注欲爲至之比。○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闕監毛二本比作交。誤。按比如文公元年左傳亦其比也之比。謂比例以况之也。釋名釋言語云。事類相似謂之比。監毛本聖賢作聖王。亦非。下舉勾踐不可爲聖王也。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混夷。葛伯放而

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混夷兌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注詩云至王日。引詩者。大雅縣第八章文。今詩作混夷駮矣。繼其喙矣。毛傳云。駮。突也。喙。困也。箋云。混夷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械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又皇矣詩云。串夷在路。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串同患。與混一音之轉。串亦與犬一音之轉。故書大傳說文作吠夷。依鄭箋。此言文王伐昆夷。不可爲以大事小之證。詩正義引帝王

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為柞棘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推此則詩言肆不殄厥愷。亦不隕厥問。謂昆夷伐周奔突。而周為之困如此。文王雖不絕愷怒。然且使聘問而不廢交鄰之禮。是正文王事昆夷之事。故趙氏引詩以證。若鄭箋則謂文王使將士聘問他國。過昆夷之地。昆夷見之而驚困。與趙氏引詩義殊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石經作混夷。閩監毛三本作昆。非也。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

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注獯鬻至獯鬻。○正義曰。史記趙本紀云。古公亶父修后稷公劉之後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獯鬻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集解引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鬻。秦曰獯鬻。漢書作葷粥。葷葷與葷鬻通。粥音與鬻通也。毛詩采芣序云。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鬻之難。是時周已拓大。向以天子命命將帥備戎役以守衛之。則在太王時。大可知。詩稱獯鬻。孟子稱獯鬻者。舉古名也。音義作大王。閩監毛三本作太。阮氏元校勘記云。經文皆大。作太者非。北狄強者。監毛本作鬻。按唐人疆弱字通作鬻。強勉強字作強。宋人避所諱多作鬻。鬻乃疆界字。非也。○注越王至夫差。○正義曰。句踐。越王允常子。夫差。吳王闔廬子。哀公元年左傳云。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此退於會稽之事也。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遣而圍之。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國語云。越人歸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此身自臣事之事也。閩監毛三本作身自官事。按國語入宦于吳。韋昭注云。宦為臣隸也。則官事或亦通。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天行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尙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

以大至其國。○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以知命申明同天之義。聖人不忍天下

之危。包容涵畜。為天下造命。故為知命。是為樂天。天之生人。欲其並生並育。仁者以天為量。

故以天之並生並育為樂也。天道又虧盈而益謙。不戾則盈滿招咎。戮其身即害其國。智者不使一國

之危。故以天之虧盈益謙為畏也。而究之樂天者無不畏天。故引周公之頌申明之。畏天為畏天之威。

則樂天爲樂天之德也。○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天生萬物無不蓋。聖人道濟天下無不容。行道者。所以樂天也。不知時不可爲。則將以所養人者害人。量時者。所以畏天也。國語范蠡對句踐云。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今君王未盈而盜。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將妨於國家。此謂不量時。則不保其國也。其後卑辭尊禮。身爲之市。蠶又戒王勿早圖。謂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此亦能量時者矣。○注詩周至道也。○正義曰。毛詩我將箋云。于於。於是也。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饋。趙氏以是釋時。以安釋保。與鄭氏同。周頌我將承維天之命。後序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鄭解我其收之。驗惠我文王。引洛諸考股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二句。鄭解洛諸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詩正義云。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彼注直以文祖爲明堂。不爲文王。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然則周公成文王之德以制禮作樂。成王時乃克致太平。是太平由文王之道也。能保安文王之饋。即能保安太平之饋。趙氏於我將言太平。鄭氏於維天之命引文祖。同一互見之義也。成王爲天子。祗宜樂天保天下。乃周公欲其保太平之饋。而以畏天戒之。天子且然。况諸侯乎。故云。成王尙畏天之威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

人好勇。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在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注王謂至

正義曰。大如表記不自大其事之大。王問交鄰。孟子比以古聖賢之所履。故以爲誇大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

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注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夫

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注疾視至者也。○正義曰。鄭康成注少儀。王德注楚辭借諷。皆云。疾

隔。目疾視也。瞋。恨張目也。詩曰。國步斯曠。今詩曠作頽。毛傳云。急也。張目有急疾義。是

疾視與張目。可互見也。說文手部云。撫。安也。儀禮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注云。撫。手案之。案

與安通。撫劍即按劍。蓋手按下其劍。而張其兩目也。趙氏每以安釋惡。故以惡敢爲安敢。傳公三

十三年公卒傳注云。匹馬。一馬也。趙氏解輕身先於匹夫爲一夫。此注云。一夫。以一解匹也。史記

項羽本紀云。劍一人敵。故孟子云。敵一人。趙氏以當一人之敵解之。爾雅釋詁云。敵。當也。閩監毛三本作一匹夫。阮氏元校勘記云。以一夫釋匹夫。不得云一匹。王請大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

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注詩大至天下。

傳云。旅。師。遏。止也。莒。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

鄉周之望。釋文云。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趙氏不破解斯字之義。而云赫然斯怒。蓋以斯為

此。赫然者此怒也。即以怒解赫然。是赫為怒意。與鄭同也。鄭以曰解愛。趙氏以於是解愛。與鄭

異。蓋用毛義。師旅亦用毛義也。遏今詩作按。釋文云。按本又作遏。此二字俱訓止也。莒詩亦作

旅。毛以為地名。趙氏言遏止往伐莒者。是亦以莒為國名。國名地名。義亦相近。鄭以阮徂共為二

國。故以徂旅為徂國之兵衆。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毛詩雖作徂旅。其傳曰。旅。地名也。則亦與

莒同義。古書音同相借者多。莒字從呂。即音呂可耳。未可從易為師旅之旅也。依鄭君說徂為國名。

遏徂之事。古書散軼不可復考。遏莒之事。見於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已。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云。旅即莒字。衆經音義云。莒又作旅。古者宮旅同聲。周禮掌客注云。莒讀如棟樑之樞。大雅以

遏徂旅。孟子作徂莒。皆其證也。以篤周祜。詩作以篤于周祜。以福解祜。與鄭同。鄭以厚解篤。

趙氏不破者。以其易識也。鄭以對為答。毛以對為遂。孔氏詩正義申毛謂遂天下心。則義與答篤下

嚮周之望義近。廣雅釋詁云。對。揚也。詩紅漢對揚王休。禮記祭統對揚以辟之。以揚連對。而毛

傳鄭注皆訓對為遂。對揚乃疊字。對即遂。遂即揚。趙氏用毛義以遂于天下。為揚名于天下。不用

鄭義。孔氏申毛。殊于趙也。月令途賢良注云。遂。進也。進賢良即舉賢良。說文手部云。揚。飛

舉也。是揚遂之義相疊也。月令禮賜逸行注云。遂。達也。此遂行亦猶云舉行。達行猶云通行。亦

相疊為義。或以途揚為已途稱揚君命。是以遂為因事之辭。時孔攄方稽首。詎突冠虛助之辭乎。為

不然矣。祭統云。福者。備也。百順之名也。注云。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資者之所謂

福者。謂受大順之名顯也。揚名於天下。乃為篤祜。趙氏之說長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

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

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作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注書尚書逸篇也。

古文尚書考云。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

名具在。劉歆造三統統。班固作律統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

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

以二十九篇為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祕。是以劉向校古

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雖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

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為孔氏之逸書也。今世所傳古文。

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按此孟子所引書。在梅賾書泰誓上篇。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太誓上中下三篇。孔氏古文亦有之。不在二十四篇逸書之數。以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講。不目之爲逸書也。按泰誓不爲逸書。而此說氏以逸書目之。則非泰誓之文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所引爲尚書逸篇。趙氏亦未嘗所屬。今見於泰誓。不知其何本也。○正義曰。趙氏讀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八字句。四方二字連下有罪無罪惟我在九字句。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詩藁蕭爲寵爲光。毛傳云。寵。寵也。趙氏以光解寵。論語堯曰篇。言百姓有遺。在予一人。有德在予。與有罪惟我在相近。故趙氏引以證之。尚書集注音疏云。趙氏以助天光寵之者。謂以其能助天。故光寵之。作兩句解。義了明白。趙氏聯言助天光寵。意皆不明。又惟我在之言。非在我之謂。而乃引在予一人以况。殊不合。故聲不取而自爲解。寵尊居也。言天降生下民。爲作之君。爲作之師者。惟曰其助天牧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我。我君師也。在。察也。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君師司察焉。天下何敢有踰越其志者乎。襄十四年左傳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是作君師爲牧民也。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者。從趙氏讀寵之絕句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

道者。故伐紂也。○一人至恥之。○正義曰。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孟子所引自天降下民起。直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皆書詞。皆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

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注讀四方有罪無罪爲句。與孟子釋書意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正合。或云書詞至武王恥之止。非也。趙注亦斷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住。○注衡橫至紂也。○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周禮野鷹氏蔡野之橫行經路者。注云。橫行。安由田中。是橫行爲不順。紂不順天道。故亦以爲橫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瓚云。以威勢相脅曰橫是也。曲禮天子自稱予一人。故以一人指紂。越厥志。故橫行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注子至

勇耳。○正義曰。墨語周語云。奕世載德。韋昭注云。奕亦前人也。謂前人如是。後人效法之。故趙氏以則解亦。謂武王亦一怒。爲武王效法文王。今王亦一怒。爲今王效法武王。章指言

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園臺池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園臺池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園臺池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園臺池

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

**注**雪宮至之饒。○正義曰。文選雪賦云。臣聞雪宮建於東國。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雪宮。離宮之名也。與趙氏同。離宮即國人所掌也。禮記雜記云。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注云。公所為君所作。離宮別館也。多。謂誇大也。閻氏若璩釋地云。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漢章帝祀關聖。大會孔氏弟子六十二人。謂孔傳曰。今日之會。其於廟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謝諸葛亮。辱臨敝屋。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傳尚能為斯言。况嚴嚴之孟子耶。賢者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為齊見。雪宮亦以其地會為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事為鑒。則言易及。曹氏之升推餘說云。閻氏說非也。趙氏注孟子館。謂王章。亦云。寡人就孟子之館相見也。蓋雪宮如漢甘泉唐九成之屬。齊宜尊禮孟子。館之離宮。不使備於覆下。故景升氏以為升見王之敬子也。齊宜以孟子為賓師。極致尊禮。其間隱然自表其優遇之至。意。趙氏佑儒故錄。亦云。此蓋齊王館孟子於雪宮而來就見也。賢者即謂孟子。與梁惠王之問不同。據孟子見梁惠王。與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文順迥不同。謂孟子在雪宮。宣王就見。義似為長。齊宜有此雪宮之樂。今館孟子於此。則賢者亦有此雪宮之樂。見能與賢者共此樂也。趙氏下云。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則此賢者即陰指孟子。非指賢君也。翟氏顯考異云。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當因下文連晏子事。

元和志遠說孟子為晏子也。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注**有人至。義曰。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有字是句。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句。或曰有人當作人有。韓愈送徐錫下第序云。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蓋趙氏解有人為人有。韓氏本趙氏也。不得志為上不用已。故以指下第。齊宜館孟子。自以能用孟子。孟子之志得。乃能亦有此樂。孟子推及於凡人。以為不特賢者得志有此樂。凡人皆得志。乃有此樂。有此樂則非其上。不與民同樂。則民不得志也。音錄云。從欲。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注**言丁音錄。本亦作錄。

民之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

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注言雖至共之。○正義曰。齊宣王自多以己有共之。小人即民也。賢者亦有此樂。民未嘗亦有此樂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

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瑯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注孟

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舞。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瑯

邪。瑯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遊觀乎。先王。先聖之王也。注孟子至王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遵。循也。高誘注淮南子。泥論訓云。循。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云。放。至也。論語敢問崇德脩慝辨惑。集解引孔注云。脩。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蔡婦

女無觀。云觀遊也。故趙氏用以為壽。閻氏若瓊釋地云。趙注瑯邪齊東南境上邑。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瑯邪山。山下有城。即其處。余會編考轉附朝舞二山。

查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船。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瑯邪。亦可觀海焉。按

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並勦海以東。徧黃腫。窮成山。登之翠。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瑯邪。大樂之。三十七年。自瑯邪北至榮成山。至之翠。漢書郊祀志。後五年。東幸瑯邪。禮日成山。

登之翠。浮大海。司馬相如子虛賦云。且齊東階巨海。南有瑯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翠。晉灼曰。之翠山在東萊腫縣。蓋之翠即轉附也。之與轉一聲之轉。猶之之為崩也。翠與附古音通

而北。則至之翠成山。自之翠成山而南。則至瑯邪。齊景公觀乎轉附朝舞。秦皇漢武所游。自瑯邪

即成山也。于欽齊乘云。召石山在文登之東。三齊略云。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出處。有神人召石

山下。城陽一石。岌岌相隨而行。石去不殿。神人輒之見血。今召石山石色皆赤。伏琛齊記云。

始皇造橋觀日。海神為之驅石豎柱。今驗成山東入海濱水中有豎石。往往相望。似橋柱之狀。又有

柱石二。乍出乍沒。又云。召石山與成山相近。因始皇會海神。故後世遂呼成山曰神山。然則召石

即成山也。劉向九歎遺書云。朝四靈于九嶺。王逸注云。朝。召也。召四方之神。會於大海九曲

之涯也。董子繁露朝諸侯篇云。朝者。召而問之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是朝召古通。朝

宜讀朝夕之朝。俗讀為朝廷之朝。非也。朝舞即柱之緩聲。蓋以石形似柱而緩呼之為朝舞。古舞石

聲近。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石上聲。常主切。漢書揚王孫傳。口含玉石。與檟槨朽腐。乃得歸土。鍾腐土為韻。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所立十七部。舞聲石聲同第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乃無从石同



疑此二山。當如成山召石山之類。未以聲音轉借求之。故不能定爾。或謂轉附朝舞。即華不注。乃華不注在今濟南歷城之西。去齊都不遠。無煩欲觀。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引管子戒篇。謂轉附朝舞。即猶軸轉斛。按傳子謂管子乃後之好事者所加。刺取孟子之文入之。是猶軸轉斛為轉附朝舞之譌。不得謂轉附朝舞即猶軸轉斛之譌也。然即其斛字。益知舞字為石字之聲。何也。聘禮記十斗曰斛。說苑辨物篇。十斗為一石。周語單穆公引夏書云。關石辭鈞。韋昭注云。石。今之斛也。莊子田子方篇。醵斛不敢入於四竟。釋文斛音庚。司馬本作醵斛。醵讀曰鍾。醵讀曰史。醵為十六斛。與斛自異。而與石之音則近。斛即石。石古讀若暑。故斛一作醵。以孟子之朝舞而管子用之作斛。則傷字當時或本與石字通借。而好事者乃變石為斛以加入管子也。其文云。桓公將東斛。問於管子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環邪。我游之東游也。猶與由通。謂由轉附朝斛南至於環邪也。軸字衍文。因轉字而誤也。轉軸二字之閒。缺附朝二字。幸存斛字。可知孟子之舞字。即附朝之借。而斛字則石字之轉注。亦即斛字之近音也。細繹管子之文。益信朝舞為召石矣。房玄齡注登軸轉斛。謂猶軸之轉載斛石。乃望文生意。失之矣。趙氏雖未詳。而以為皆山名。則是。又言朝水名者。存異說也。淮南子修務訓云。耳未嘗聞先古。高誘注云。先古。謂聖賢之道也。文選東京賦。窺先靈而齊軌。薛云。先靈。先聖之神靈。是凡稱先皆謂先古聖賢。先王為先聖之王。猶先靈為先聖之神靈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問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注春省耕至給也。○正義曰。管子戒篇云。春出原農事之不足者。秋出補人之不足者。用本是也。耒耜用於耕。耒耜不足。即謂耕稼之本不足也。房玄齡云。秋謂西成尙有不足者當補之。秋稼已斂而力仍有不給於衣食。故云力不給也。力即力田之力。謂雖力田而所獲不足以養其父母妻子。又國蓄篇云。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器械種饌糧食。舉取贍於君。又輕重丁云。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快芸。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

爾注晏子至語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諺。傳言也。廣雅釋詁云。諺。傳也。然則夏諺謂夏世

相傳之語。國語。諺有之。韋昭注云。諺。俗之善謠也。俗所傳聞。故云民之諺語。而其辭如歌

詩。則謠之類也。○注言王至度也。○正義曰。易觀象傳云。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巡狩所以觀

民也。游為優游。豫為暇豫。詩都人士序云。從容有常。箋云。從容謂休燕也。史記留侯世家云。

良嘗問從容步游下邳圯上。索隱云。從容。閒暇也。故以其行從容解遊豫也。引春秋傳者。昭公二

年傳文。其文作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彼正義引服虔云。譽。游也。宣子遊其樹下。夏

諺曰。一遊一譽。為諸侯度。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周易序卦傳。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

不豫以為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虔互引為證。孫子兵法云。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

譽。合遊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云。譽與豫古字通。爾雅釋詁云。休。息也。說文云。度。法制

也。故以息釋休。以法釋度。孔氏廣森經學居言云。晏子春秋曰。秦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

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云。旣春遊以發

生。唇語發於厓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種。薛綜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猶以遊豫分

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為一。管子云。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振者謂之遊。秋出糴以補人之不

朝夕。是也。古讀豫亦如謝。故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也。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

者。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歲舉不遍再。倪氏思實讀書記云。春為發生。生氣可觀。故

曰遊。秋為收成。成功可喜。故曰豫。秋行曰豫。則春行曰遊可知。蓋先王之觀。惟以物成為可樂。

他無所樂也。翟氏續考異云。管子二書。俱有後人附託。或反從孟子襲入之。蓋百家之書。尤多竄易。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胥讒。民乃作慝。固今也者。晏

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與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賙賙

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慝惡也。爾注人君至惡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官云。二千有五

語。天子作師。韋昭注云。師。謂六軍之衆也。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

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注云。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是也。論語子路曰。則禮樂不興。皇

侃義疏云。與猶行也。趙氏此注以軍釋師。以與釋行。闕里毛三本作行師與軍。按經先師後行。趙

氏以師行猶軍與而互明之也。毛氏奇齡廣言補云。管子戒篇云。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予幼

讀師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通。似有脫誤。今始知糧食其民為確不可易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

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按趙氏云。遠轉糧食而食之。此以食釋糧。而食之三字解食字。說文云。糧。穀食也。國策西周策云。而藉兵乞食于西周。注云。食。糧也。糧食二字亦可通稱。故以食釋糧。糧食與師行對言。謂軍師之與。以糧米為食。糧既是行道所治之名。則以糧為食。必須遠轉。轉即運也。遠行轉運。則必負重不得休息矣。晏子春秋問下篇云。今君不然。師行而糧食。與孟子同。則孟子糧食之下。非有脫誤。亦非食于民之義也。音義云。暵。古縣切。字亦作暵。王氏益孫廣雅疏證云。暵。視也。視也。說文。暵。視貌。重言之則曰暵暵。然則趙氏不單言視而云暵目相視者。漢書鄭陽傳云。太后憐暵泣血。無所發怒。切齒暵目於貴臣矣。然則暵目者。忿恨之貌。說文心部云。惛。忿也。後漢書陳蕃傳云。至于陛下。有何惛惛。注。惛。悲忿也。蓋趙氏以暵暵與惛惛通。合言之。爾雅釋詁云。昏。相也。鄭陽傳云。羊勝公孫詭疾暵。惡之孝王。下云。陽容暵。以暵見昏。是惡之即暵。故顏師古注云。惡。謂暵毀也。樊噲愛益等傳注。亦多以惡為暵。譎言人罪惡。更。代也。互相讒短。則其目亦互相忿視。故知暵暵為暵目相視。下言民乃作惡。知此暵暵者。為在位之人矣。閩監毛三本在位下有在職二字。詩大雅民勞篇云。無俾作惡。毛傳云。惡也。是作惡即作暵也。周禮秋官司行人云。其悻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為一書。注曰。惡。惡也。猶暵也。然則作惡謂悻逆暴亂。希圖犯令之謂也。

方命虐民。飲

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

之無窮極也。謂沉湎於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

匡正。故為諸侯憂也。注方猶至行也。○正義曰。方猶放者。假借字也。堯典云。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朱博傳並作放命。尙書正義鄭康成注云。方放謂放棄教命。趙氏與之同。

閩監毛三本作方猶逆也。從先王之命。非是。引沉湎于酒者。尙書序云。羲和酒淫。廢時亂日。酒誥云。罔敢湎于酒。又云。殿之造諸臣。惟工乃湎于酒。鄭氏注云。飲酒齊色曰湎。詩大雅蕩云。天不湎爾以酒。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沉湎于酒。是乃過也。論衡云。紂沉湎于酒。以糟為

邱。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說文水部云。湎。湎于酒也。湎與沈同。熊蹯不熟。怒人。周豐公見左傳宣公四年。溢與沈通。溢行。謂淫佚之行也。驕君。指夏之義和。殷紂之臣工。周之晉靈公之屬。○注言王至憂也。○正義曰。憂。思也。慮也。亦勞也。由與猶通。趙氏之意。謂驕君流連

荒亡。王適既虧廢。天子雖不能討。而諸侯之行霸。如齊桓晉文者。思匡救其惡。猶將問罪而伐之。匡即正也。即一匡天下之義。行霸之諸侯。不能置此驕君于度外而加之師旅。則國且危矣。故云猶

當相匡正。當相匡正解憂字。如公羊傳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之憂也。蓋指當時晉楚將加兵於齊。不贊言者。對君之體宜如此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為諸侯憂。古注以為列國諸侯。試觀僖公四年桓

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屏屨。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為黃池之

會。掘宋鄭。殺其丈夫。囚其婦人。霸者之世。殺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

會。掘宋鄭。殺其丈夫。囚其婦人。霸者之世。殺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





春秋昭二十年服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大蕤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續漢志云。天子常以日冬至陰氣應則樂均備。西京郊祀宗廟樂。惟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旋宮以七聲爲均。蓋古所謂均。卽今所謂調。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爲六十調。皆具五聲。故有五均。而韋注細鈞爲徵羽角。大鈞爲宮商者。古人以聲命調。若孟子言徵招角招。師曠言清商南徵廣角。皆是調名。韋氏之意。或亦爾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其詩樂詩也。

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豐宮而欲以苦賢者。注言臣至過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媼。媼也。故媼好謂之畜。相說亦謂之畜。又謂之好。北方人謂媼好爲爾畜。畜與媼媼。說文。媼。說也。故媼好謂之畜。相說亦謂之畜。又謂之好。北

孟子梁惠子篇。畜君者。好君也。本承上君臣相悅而言。故趙氏注云。言臣悅君謂之好君。好畜古聲相近。畜君何尤。卽好君何尤。祭統云。孝者。畜也。類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孔子闡居及坊記注並云。畜。孝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畜孝好聲並相近。畜君者。好君也。降水者。供水也。皆取聲近之字爲訓。後世聲轉義乖。而古訓絕不可遺矣。阮氏元毛詩王

欲玉女解云。許氏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從王有豎。讀若畜牧之畜。毛詩玉字皆金玉之玉。惟民勞篇王欲玉女玉字。專是加點之玉。詩言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悅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玉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王爲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爲金玉之玉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罪也。邛風毛傳。說。過也。亦作郵。釋言。郵。過也。亦作尤。孟子引詩畜君何尤。○正義曰。邛風毛傳。道。言也。閩監毛三本。作尊晏子景公之事者。阮氏元校勘記云。道。導古今字。古書多用道。神夸

雲宮。閩監毛三本。作尊晏子景公之事者。阮氏元校勘記云。道。導古今字。古書多用道。神夸形相涉而誤也。按若有困辱之義。儀書馮奉世傳。爲外國所苦。是也。廣雅釋詁云。苦。窮也。謂官王言賢者亦有此樂乎。是自矜夸其雲宮。而用以困辱賢者。故孟子言晏子景公之事。以感喻而非斥之。章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肆盜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也。○正義曰。與。與天至之行。○正義曰。

敬爲慢。慢與慢同。說文心部云。慢。惰也。先王因助給而遊。非無事而空行也。無事空行。是爲慢遊矣。肆。古本作四。周氏廣業云。注云。流連荒亡也。皆暴君之溢行。則四溢爲是。董子繁露云。樂紉驕溢妄行。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作事是也。○正義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周書無逸篇文。以至田也。○正義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周書無逸篇文。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謂秦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

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注謂秦至毀壞。○正義

曰。闕氏若璩釋地云。封禪書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是古明堂。至漢武帝時猶有遺蹟。釋地續云。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注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祊在琅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尚能守之。則明堂仍為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孔氏廣森經學

厄言云。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揚倭注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為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堂祀方明。故以明堂名之。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視位。亦並與明堂方位同。漢時公王

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岳之下觀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宋吳仁傑

兩漢刊誤補遺。並主斯說。此皆用趙氏義。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明堂在魯地。而後為齊有。不知所始。若謂泰山明堂。因巡狩而設。則西南諸嶽。其有無明堂。不見經傳。且欲行王政。而但以文

王治岐為言。其於立言之意。亦多不合。不知此即出王配帝所也。古明堂之制。原為饗帝而設。自黃帝以來。唐虞夏商俱有之。但饗帝必有配。后獲既配天於郊。而文王則配天於明堂。且天子繼祖

為宗。必有宗祀。而周制以文王當之。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是宗祖之祭。周頌我將。詩小序。所云祀文王於明堂。則配帝之祭也。特魯本侯國。諸侯不敢祖天子。則祖文宗武。非魯宜有。而獨文王以出王之故。大宗之祭。不祖而宗。因特立周廟在祖廟之外。而又以文當配帝。特設明堂

為出王配帝之所。蓋天子一郊。既祭昊天上帝。而於明堂則兼及五帝。原是殺禮。故明堂九室。祇以中央太室。與東西南北之太廟合名五室。而祀方明於其中。故天子祖文王於明堂。而魯則得以大宗宗

之。天子以歲祭饗上帝於明堂。而魯亦得以四時迎氣。五方饗帝。十二月禋饗降及之。蓋周郊在二至。而魯郊祇在孟春祈穀。季秋報享。鑄京明堂並祀文武。而泰山明堂。則祇祀文王。孝經所謂嚴

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者。專指此泰山明堂為言。若然則其舉文王治岐。亦即因祭文王而推本及之。以治岐者亦宗祀所自來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毀泉臺注云。毀。壞之也。故趙氏以壞釋毀。○注已止也。○正義曰。毛詩傳箋。鄭氏禮注。韋昭國語注。高誘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皆然。不勝數。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義曰。阮氏元明堂論云。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檜穴猶在。則可無毀也。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為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

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則於是。朝諸侯則於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於是。饗射獻俘則於是。治天文告朔則於是。抑且天子饗食恒

則可無毀也。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義曰。阮氏元明堂論云。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檜穴猶在。則可無毀也。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為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

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則於是。朝諸侯則於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於是。饗射獻俘則於是。治天文告朔則於是。抑且天子饗食恒

則可無毀也。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義曰。阮氏元明堂論云。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檜穴猶在。則可無毀也。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為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

於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於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律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於祭昊天上帝。則有圓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獻。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鞞皮。椎輪初制。惟尙越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路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冶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王曰。王政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別勒成書。以備稽覽。括其大指。著於斯篇。

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

脩井田。入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

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

止其身。不及妻子也。注言往至王政。○正義曰。往卽昔也。史記周本紀云。公季卒。子昌立。是爲

故孟子以爲治岐。趙氏以爲爲西伯時也。○注使岐至法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言紂厚賦稅。以

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淮南子要略訓云。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是紂時稅重也。趙氏佑溫故

錄云。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此文吻合。鄭氏注謂古者爲殷時。則正是紂廢其法。而文獨脩行之。○注賢者至土地。○正

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

得位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孔氏正義云。得采國爲祿而不

繼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繼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

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畿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然則世祿兩分。世謂繼世爲諸侯。祿謂但食采地。此仕者世祿。比例天子之內諸侯。不可世爵。

祿可世祿。則世祿謂世食其采地。故云賢者子孫。解世字也。必有土地。解祿字也。昭公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趙氏所本也。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毛詩大雅文王篇。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傳



云。世者。世祿也。○注闕以至稅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讖。問也。問。亦難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制天下之地征。注云。征。稅也。○注陂池至之也。○正義曰。毛詩陳風。彼澤之陂。傳云。陂。澤障也。周禮雍人掌以時廩爲梁。池謂陂障之水道也。是澤爲陂池也。毛詩。無逝我梁。傳云。梁。魚梁也。周禮廩人掌以時廩爲梁。鄭司農注云。梁。水堰也。堰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王制曰。然後漁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此云澤梁。故知爲魚梁也。○注擊妻至子也。○正義曰。擊與漁同。假借作笱。國語鄭語寄擊與笱焉。楚語見藍尹壘載其擊。注皆云妻子子也。晉語以其擊適西山。注云。擊。妻子也。文公六年左傳。宣子使與駟送其笱。注云。笱。妻子也。引詩者。小雅常棣第八章。毛傳云。笱。子也。禮記中庸引此詩。鄭氏注云。古者謂子孫曰笱。詩正義云。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擊也。左傳曰。秦伯歸其笱。書曰。予則笱戮汝。皆是子也。周禮牧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鄭司農云。謂座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春。入棄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取爲奴。欲焚其籍也。玄謂奴從坐而段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賈氏疏云。先鄭引尚書予則奴戮汝。及論語箕子爲之奴。皆與此經奴爲一。若後鄭義。尚書奴爲子。若詩樂爾妻奴。奴即子也。後鄭不破者。亦得爲一義。玄謂奴男女從坐一段入縣官者。謂身遭大罪合死。男女段入縣官。漢時名官爲縣官。非謂州縣也。按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罪人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呂氏春秋問春篇云。叔嚮爲之奴。高誘注云。奴。戮也。律坐父兄段入爲奴。然則凡父兄妻子從坐段入之罪名爲奴。罪人不擊。謂罪及本身。不段入其父兄妻子爲奴也。故賈氏謂先鄭後鄭義同。不罪其妻子。即是不以其妻子爲奴。說文別無擊字。是罪人爲奴婢爲此奴。因而妻子子孫遺稱爲奴。古者大罪坐其妻子。亦僅段爲奴婢。殊于秦人族誅之法。而文王猶除之。僅及本身。非謂本身奴罪亦除之也。潛夫論述赦篇云。登綈稗者傷禾稼。惠蠶執者賊良民。論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森懲惡。除民害也。又書榮篇云。堯聖父也。而丹朱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惡而禹興。管蔡爲讖。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晉季白引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昭公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正文王罪人不擊之事也。罪人。謂加罪于人。即不慈不孝不友不恭。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不擊。謂本身恩宜加罪。其父子兄弟不從惡。則不坐也。若從惡即是本身有罪。當不止奴戮。故王符引丹朱有聖父。蘇有聖子。管蔡有聖兄。不當因其本身之罪。概及其父子兄弟也。孫氏星衍罪不相及論云。康誥云。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者。說文。矧。詞也。字作敬。言此元惡大憝。其惟不孝不友之人。所爲大惡。必不謀於骨肉親戚。下云子不祗厥父事等是也。云惟弔慈不于我政人得罪者。弔。善也。弔慈猶慈弔。言惟慈善者不爲政人所罪。政人即下文惟厥正人。若大正少正之屬也。下文天惟與我民當斷句。言有當之民。爲天意所與。下文大猷亂。曰乃其速由又當斷句。言大猷亂。喪常之人。乃其召罪也。曰同受。速。召也。由同壽。遇也。謂罪也。速由。即酒誥自速辜之

義。書意言大惡之人。所聽父兄教誨子弟。而阻。而其父兄子弟亦有善者。不可株連坐罪。此善人有善常為天所與。惟其亂奔常之人。乃自取罪。尤應加以文王不教之罪耳。老而無

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

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文王常恤鰥寡存

孤獨也。文王至四者。○正義曰。書無逸文王。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詩小雅正月之

篇。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窮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注詩小至此也。○正義

三章。整作憐。毛傳云。憐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憐獨將困也。說文云。

哀。閔也。憐即閔。閔亦憐也。單則弱。困則羸。趙氏本毛傳而申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鄭

注大司寇云。無兄弟曰憐。供範云。無慮營獨。小雅正月篇云。哀此憐獨。唐風杜杜篇云。獨行景

畏。周頌閔予小子篇云。嫺嫺在疚。說文。趨。獨行也。並字異而義同。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

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王曰。善哉

成及疆而寡。則無妻亦謂之寡。鰥寡孤一聲之轉。皆與獨同義。因事而異名耳。王曰。善哉

言乎。言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王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

乃積乃倉。乃裹糗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

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四方啓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正義曰。阮氏元按

勸記云。宋本孔本同。石經閔監毛二本韓本囊作糧。按鹽鐵論。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

與裹囊合。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以積與裹對。倉與囊對。謂積穀於倉。裹糧於囊也。詩云。乃

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有三乃字。二于字。曰餼又曰糧。曰橐又曰囊。皆重文以助句。至

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則北宋作疏時。尙作行者有裹囊。○注詩大至光也。○正義曰。詩在公劉篇首章。乃詩作廩。古字通也。音義作糗。詩作餼。於釋文云。字或作糗。說文無糗字。食部。餼。乾食也。毛本作餼。戰。詩作糗。毛傳云。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後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廩積廩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囊。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郃國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囊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詩以積倉與上場糗對。場糗是二事。故鄭以積為委積。與倉對亦為兩事。趙氏謂積穀于倉。與鄭異也。爾雅釋詁云。輯。和也。故毛鄭皆以和釋之。說文戈部云。戰。藏兵也。詩云。載戰于戈。藏兵不戰。所以安民。故趙氏以安釋之。惟和則安。亦惟安則和。二義可相傳。以寵釋光。詩長發箋云。寵。榮名之謂。榮名即毛傳顯於時之義。鄭云。光大則讓光為廣。與毛傳異也。○注威斧揚鐵也。○正義曰。程氏孫田福藝錄考工創物小記云。斧屬之器。說文云。斧。戰之鋒銳。同於矛之刺。但矛直刺。而斧戟則橫擊以刺之也。公劉之詩云。干戈戚揚。毛傳云。戚。斧也。揚。或也。正義云。廣雅鐵威斧也。則威揚皆斧鐵之別名。傳以威為斧。以揚為鐵。鐵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太阿斧重八斤。一名大鐵。是鐵大於斧也。威之言蹙也。其刃蹙狹。對或名揚者言之。彼為發越飛揚。故其刃侈張。蹙之張之。顧名思義。曰威曰揚。弗可易也。或今俗名月斧。以為象形。然實或擊之謂也。趙氏不釋于戈。箋云。干。盾也。戈。句矛戟也。考工創物小記云。治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外博。重三鎊。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鎊。戈戟並有內有胡有援。二者之體。大略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故說文云。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為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枝。考工言刺。枝刺一物也。是故戈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正者橫出以啄人。其本即內也。內橫貫于槩之鑿而出之。故謂之內也。援接內處下垂謂之胡。胡上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也。方言凡戟而無刃。秦晉之謂之鈇。或謂之鑽。吳揚之謂之戈。此言內之無刃者。謂之戈也。說文。子。無右臂也。戈右無刃謂之子者。假借會意。而象其形以名之也。又云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匿戟。此言戈內之有刃者謂之戟也。戈之刃在援與胡。其用主於援。戰則刃之在援在胡。依然一刃。而復有刺之刃。則其用主於刺。三刃者。一援一胡一刺也。○注又以至道路。○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道路。披毛傳云。張其弓矢。束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爾雅釋詁云。愛。曰也。公劉之去郃。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鄭釋愛為曰。用爾雅釋詁文。毛但云方開道路。則不釋愛為曰。第作于是而已。爾雅釋詁又云。愛。于也。是也。趙氏云。又以武備解弓矢斯張于戈戚揚也。云之四方。之字釋行。四方釋方。謂愛方啓行為于四方啓行。參用毛傳。與鄭不同。以道推毛。毛傳。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色不能行也對曰

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泚。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縣之篇也。亶甫。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泚。水涯也。循西方水泚。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注詩大至古曰。詩在縣篇第二章。甫。詩作父。古字通也。毛傳於首章云。古公。爾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實也。爲名爲字。毛氏不定。趙氏以爲名者。如春秋齊侯祿父季孫行父。皆以父爲名。不必字也。按古猶昔也。當謂古昔公亶甫。公亶甫三字稱號。猶公劉公非公祖類。加公於名上而已。○注來朝至疾也。○正義曰。箋云。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早解來朝。疾解走馬。避惡解其早且疾之故。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趙氏云。疾解走字也。來朝爲早易明。故不釋耳。○注率循至下也。○正義曰。毛傳云。率。循也。泚。水涯也。箋云。循西水涯。沮漆水側也。率。循。爾雅釋詁文。泚。水涯。釋水文。涯。厓字通也。關氏若璩釋地云。太史公周本紀云。遂去醜。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雅錄。謂泚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涉。似益精確矣。○注姜女至居也。○正義曰。毛傳云。姜女。太姜也。太姜爲太王妃。與太任太姒爲周室三母。詳見列女傳。趙氏以於是釋愛。以與釋及。以相釋胥。以居釋宇。與毛鄭同。惟不用自來之訓。而以率來爲俱來。率猶律。說文才部云。律。均布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律。率也。漢書宣帝紀杜注云。率者。總計之言也。均。總即俱。趙氏以自來之義不協。故讀率爲律爲率也。相土居。即詩正義云相土地之可居也。管子樞言篇。與人相胥。注云。胥。視也。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說文云。相。省視也。胥之爲視。即相之爲省視也。論語作循循。後漢書趙壹傳云。失恂恂善誘之德。三國志步騭傳云。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並作恂恂。與此章指同。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注言無友道。當如之何。比其反也。○正義曰。音

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比猶致也。致即密推之致為至。故論語比及三年。皇侃義疏云。比。至也。孫氏以比及連文。故以比有及義。按比之義為方。比方猶言譬如。孟子謂託孳於友而友諾之矣。至

設若其反。則其友未嘗顧恤而致凍餒其妻子。今人設言尚云。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

比方。正其義也。論語比及三年。當亦云比方及於三年爾。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

注絕友道也。○正義曰。哀公十五年左傳。絕世于夏。注云。絕世。猶言棄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

注士師獄官吏也。○正義曰。見周禮秋官。王曰。已之。已之者。去之也。注已之者去之也。○正義曰。詩陳風墓門篇。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按去之謂罷退其職。禮記學記云。古者仕焉而已者。論語。令尹子文三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四境

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王慙而左右

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注王慙至言也。○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詩晉風。顧瞻周道。箋云。顧。視道也。同。首曰顧。左右立王少後。視之必回首。故云左右顧視。即回旋視之也。

周禮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擇人。道國之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隨其職。乃安其身也。無

政事。注並云。道。猶言也。故以道解言。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隨其職。乃安其身也。無

其職。○正義曰。墮許規切。亦音墮。墮廣韻在四支。俗作墮。呂氏春秋必已篇。愛則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壞墮。釋文云。墮本作墮。周禮守冢。既祭則藏其墮。儻禮士儻禮注。作既祭則藏其墮。是墮又讀墮也。此當為墮敗之墮。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故者。

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樹大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

法則也。注故者至高也。○正義曰。國策秦策。寡人與子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些。高誘王逸注並云故舊也。喬高。爾雅釋詁文。○注人所至則也。○正義曰。尚書君奭云。則商實。百

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維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紅氏聲集注音疏云。百

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无不秉持其德。明恤政事。又讀當為艾。艾。相也。

辟。君也。惟此羣臣。各稱其德以輔相其君。此指上伊尹伊陟臣。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

扈巫咸巫賢甘盤等。所謂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也。

之臣。注今王至之臣。○正義曰。詩鄘風仲氏任只箋云。任。以恩相親信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觀其任廉。注云。任。以信相親也。是親臣為親任之臣。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也。注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也。注言王至知也。○正義曰。往日解者。所知解所進。進者。引也。登也。知其人乃登進之使為臣也。諫。責也。亡。喪

棄也。始不詳審而登進之。固以為知其賢也。久而為惡至于誅責而棄去之。則是始以為知之者。原

未嘗知之也。今日不知其亡。謂不知其今日之亡。經文倒言之。故下王問何以先知其不才。闕監毛作我無以名之。非。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注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疏踰戚。可不慎與。注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察。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

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重慎之。注如使至慎之。○正義曰。忽之言迷忘也。荀子正名篇云。故愚者之

乃能詳審。今忽忽若迷若忘。解如不得已之狀也。已。止也。不得已者。本不常用。因無人充職。

姑且用之。故云不得已而取備官。不得已而取備官。乃是明知其不才而姑且用之。今原非明知其不

才。但以不精心意若迷若忘。昏昏忽忽。故言如不得已。如者。擬而形容之之詞也。經以如不得已

形容不詳審之狀。趙氏以忽然不精心意形容如不得已之狀。國語魯語。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注云。

儻。儻蒙。不達也。正。忽然不精心意之謂。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注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鄉愿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

注選大至察焉。○正義曰。鳳世修德輔君以道。是大臣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昔帝鳩氏有不才

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漢書谷永傳云。無用比周之虛譽。

注云。比周。言阿黨親密也。鄉愿之徒。若僕之胡廣。晉之王

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衆惡之必

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注衆惡之必察焉。○正義曰。亦論語衛靈公篇文。○注

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文選上林賦注云。蕃與繁古字通。管子參患篇云。行邪者不變。則羣臣

注云。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此朋黨毀也。正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司農為蠡。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故曰國人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注言當至三宥。正義曰。尚書呂刑

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周禮秋官司職掌斬殺注云。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經官掌戮掌斬殺注

大辟之罪也。五聽者。周禮秋官司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宥曰不識。

再宥曰遺忘。三宥曰遺忘。是也。注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禮記王制文。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聽。乃

可以子畜百姓也。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刑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為則矣。人君選賢

正義曰。白虎通云。進善乃以退惡。刑而後集。正義曰。論語鄉黨篇文。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後古本作后。韓詩外傳載楚王使人齎金請接與治河南。辭不受。其妻曰。不如去之。乃變姓名。莫知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刑而後集。接與之妻是也。詩卷阿風風鳴矣。于彼高岡。鄭箋云。驗賢者待禮乃行。刑而後集。趙引此見人君當審慎用人之意。其進銳者其退速。注云不審人而過進

不肖越其倫。退而悔之必速矣。當刑而後集。慎如之何。正與此同。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

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

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

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注書云獨夫紂。正義曰。荀子議兵篇云。桀紂若誅獨夫。故大誓云獨夫紂。此之謂也。趙氏引書。蓋即謂此。又正論篇云。謀篡國之君若誅獨夫。傷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

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

弑君。由此效之也。漢書劉向傳。以蕭望之周堪劉向為三獨夫。顏師古云。獨夫猶言匹夫。章指。言

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注書云獨夫紂。正義曰。荀子議兵篇云。桀紂若誅獨夫。故大誓云獨夫紂。此之謂也。趙氏引書。蓋即謂此。又正論篇云。謀篡國之君若誅獨夫。傷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漢書劉向傳。以蕭望之周堪劉向為三獨夫。顏師古云。獨夫猶言匹夫。章指。言

孟子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

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

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注。巨室。至人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巨。

仲子之宮。公羊傳云。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詩。麟風。作于楚宮。又作于楚室。毛傳云。室猶宮也。此皆宮室通稱之證也。呂氏春秋。鬻熊篇云。齊宣王為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

之三年而未成。韋氏。顧考異云。孟子巨室之言。疑即魏斯而發。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注云。工師。司空屬官也。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為司空屬官。故為主工匠之吏。莊公二十二年左傳云。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工正。注云。

工正也。考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為百工中之一工。禮記。雜記云。匠人執羽葆。注云。匠人。工人也。是匠亦編稱工。此經上言工師。下言匠人。故趙氏於工師互稱主工匠之吏。於匠人互稱工匠之人。

國語。晉語云。嚴公丹桓公之榼。而刻其楠。匠師。禮言於公。注云。匠師。禮。掌匠大夫御孫之名。周禮。地官。鄉師。及葬。執蘇以與匠師。御。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浴匠師。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

空若鄉師之於司徒。由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儀禮。釋官云。據國語。則匠師之官。諸侯亦有之。鄉師。下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師。蓋上為之。趙氏以工師為主工匠。然則匠師

御工師。月令。以其令百工稱工師。周禮。國語。以其專主攻木。稱匠師。斲。抑主百工者自有工師。專主攻木者。別有匠師。斲。稱

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注。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任。欲施行其

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注。姑。且至如也。○正義曰。詩。卷耳。我姑酌彼

公五年左傳云。吾未知吾道。注云。道。猶法術。法。即是道。呂氏春秋。仲春上農等篇。高誘皆注云。舍置也。又必已。舊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置釋舍。而云王止之。說文。教。部云。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象傳。習。教事。虞氏注云。巽。為教命。命。猶命也。下文言何以異於教玉人。則此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即下所云教也。故預於此以命釋教。爾雅。釋詁云。使。從也。此云使工師

求大木。下云使玉人彫琢之。皆任使之義。求木琢玉。必從工匠玉人為之。能勝任與不能勝任。王董其成而喜之。怒之可也。今不從彼而從我。所以求之斲之雕琢之法。豈能之。故云從我之教命。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曰彫琢其章。雖有

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

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注二十兩為鎰。○正義曰。禮記喪大記云。朝一溢米

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儀禮既夕注同。史記平準書。黃金以溢名。孟康云。二十兩為鎰。漢書

張良傳。賜良金百鎰。服虔云。二十兩為鎰。呂氏春秋異寶篇。金千鎰。高誘注云。二十兩為一鎰。漢書

儀禮解鎰字。皆與趙氏同。國語晉語黃金四十鎰。韋昭注亦云二十兩為鎰。惟文選詠懷詩。黃金百

溢盡。注引賈逵國語注云。一鎰二十四兩。又吳都賦金鎰孫珂。劉淵林注云。金二十四兩為鎰。二

者皆見文選注。當是李善誤羨四字。賈公彥既夕疏云。二十四兩曰鎰。亦羨四字。按孫子算經云。

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為一鎰。十鎰為一鎰。二十四鎰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

四鈞為一石。四鈞為一百二十斤。故一百二十斤為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為一千九百二

十兩。一斗為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為一十九兩二錢。古以二十四鎰為兩。不以十鎰為兩。以一十九

兩二錢乘二十四鎰。得四百六十鎰零八鎰。於四百八十鎰減去四百六十鎰零八鎰。餘一十九鎰零二

鎰。置一升四百六十鎰零八鎰。以二十四除之。確得一十九鎰零二鎰。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為

四百八十鎰。即是二十兩。甄鸞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為積一千九百

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為法。以米一斛為百升為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

法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不用銖法而用石法。以九十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去九

十六升。尚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半其四升為二升。再半其二升為一升。半其九十六為四十八。

再半其四十八為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即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為二十四分

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鄭氏以為粟米法本溢法石法言之。則明其為二十兩。賈氏作疏。不

致違背之。以為二十四。知二十四之四。必為羨字。推之文選注。蓋亦羨也。阮氏元校勘記云。經

注中鎰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作溢。溢之言滿也。滿於十六兩為一斤之外也。○注彫琢記其章。經

禮記少儀注云。雕。實也。禮器注云。琢當為篆。畫者。文飾之名。篆者。文飾之名。是雕第治之。

而琢則飾之。說文蓋互見之。散文則通。故雕亦為琢。琢亦為治也。考工記玉人之事。所掌圭璧冒

環琮璋等。有終葵首羨好射勺鼻銜等篆飾。別有雕入文闕。蓋言雕琢之事也。璞。猶璞也。玉之未

治者為璞。必治之飾之。而後成器。故趙氏以治飾解之。引詩者。大雅棗棘第五章也。詩作追琢其

章。毛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毛以下言金玉。故以彫磨金。與爾雅異。孔氏正義以為



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周本紀云。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樂師即所云太師疵少師強也。當武王會孟津時。且以天命未去。未可伐紂。必俟三仁既喪。樂師既去。乃率諸侯伐紂。然則在文王時。其未可伐。益可知也。燕策云。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孟子言文武之時不可失。即孟子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而策不達其辭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

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

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注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運。徙也。以行字未了。以奔走申之。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

國也。○王先謙民。故功名成。古本無複天意得三字。先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將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

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後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

蘇息也。注此二至息也。○正義曰。逸黨義見前。王氏鳴威尙書後辨云。書序云。傷征諸侯。葛伯

注音疏云。天下信之言。不似尙書之文。又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言

東面而征云云。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惠王篇所引小異。而梁惠王篇明稱書曰。滕文公篇則否。言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尙書文也。僖公年公羊傳云。古者周公東征

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按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

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然則東西而征云云。乃

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襄公十四年左傳云。有君不弔。注云。弔。恤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

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云。問凶曰弔。恤卽問凶也。鄭氏法周禮擇人。考工記匠人。禮記

玉藻。皆云面。猶鄉也。辨同鄉。亦同向。鄭氏注臯陶謨云。禹弔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

其弔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弔當男服。去王城

二千里爲。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弔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

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五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弔當

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弔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趙氏此注

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本禹弔成五服而言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西夷九狄。嘗見前明翻

刻北宋板。趙注本上下皆作夷字。趙注梁惠王篇云。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

故謂之四夷。又注盡心云。四夷怨王。滕文公正義云。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

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我君之罪。

而先於彼。盡心正義云。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惟梁惠王正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

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

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齊今燕至王師。○正義曰。戰國策燕策云。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云云。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為臣。國事皆決于子。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愾怨。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

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此齊往征燕。燕民迎王師之事也。○遷其重器。○正義曰。戰國策望諸君報燕書曰。奉令擊齊。大勝之。輕率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天英。故鼎反乎歷室。高誘注云。子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鮑彪注云。故燕齊所得燕鼎。然則重器即指歷室之鼎也。昭七年左傳云。齊侯

次於餽。燕人行成曰。微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餽器。請以謝罪。二月戊午。盟于濰上。燕人歸姬路以瑤。瓊玉續璋耳。不克而還。此亦燕器之可考者。○注拯濟至可哉。○正義曰。馬融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引伏曼容注云。拯。濟也。文選思元賦。蒙塵以拯民。舊注同。周禮大司寇注云。燕人

拊揅天民之窮者也。拊同拯。揅同救。趙氏既以濟釋拯。又云濟救。義詳備也。闕豎毛三本作拯。揅也。十行本作拯。所也。誤。國語吳語係馬舌注云。係。縛也。禮記儒行不累長上注云。累。猶繫也。繫與係通。說文云。係。繫束也。繫猶結也。東即縛。漢書張釋之傳。跪而結之注云。結讀曰

繫。儀禮士喪禮注云。紐繫為可結也。是係累為縛結也。國策秦策云。張儀之殘。擣里疾也。高誘注云。殘。害也。又云昔智伯瑤殘范中行注云。殘。滅也。史記樊鄴滕滕傳云。具二十七縣殘。集解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列子說符篇云。途共盜而殘之。注云。殘。賊殺之。是殘兼殺害毀滅之名。故統括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謂之殘。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

天下之兵也。言天下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

也。注言天至齊也。○正義曰。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國策魏策注云。固。久也。儀禮喪服傳飯素食注云。素。猶故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舊。即久也。是素固同義。故趙氏以素解固。不仁則為暴。故以行暴解不行仁政。即上所謂殘也。國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倬偃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又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

此天下諸侯謀齊救燕之事也。王速出令。反其鹿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

王速出令。反其鹿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

王速出令。反其鹿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

王速出令。反其鹿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

王速出令。反其鹿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

王速出令。反其鹿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



軍吏也。兼官者。在鄉為鄉官。在軍為軍吏。若無武德不堪任為軍吏者。則聚屬他軍吏。身不得為軍吏。此穆公以小國一軍所云長上。蓋合指軍師旅卒兩伍等帥而言。故有三十三人之多。趙氏伯舉軍帥以例其餘也。若以一軍言之。僅有一帥矣。以此時之軍吏。即平時之鄉官。故凶年饑歲有救民之責。宜上告也。雖臨時選擇。有兼官。有不為軍吏。不必皆所屬之鄉官。而有司平日不能愛民。不必所屬而皆疾視不救。其情勢有然矣。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言往者遭凶年之厄。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注有司至下

呂氏春秋贊能篇云。敢以告于先君。高誘注云。告。白也。白乃明顯之義。民間困苦達之于君。使之明顯。不使壅於上聞。故以白穆告也。戰國策秦策云。王兵勝而不驕。高誘注云。驕。慢也。

呂氏春秋期賢篇云。吾安敢驕之。高誘注云。驕。慢之也。說文歹部云。殘。賊也。故以驕釋慢。以賊釋殘。賊之言害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注會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也。君無尤焉。注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

尤之傳云。尤。過也。爾雅釋言作郵。古字通。襄公十五年左傳云。尤其室。注云。尤。責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注君

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注君行至長矣。○正義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謂出命而以善反之也。故前趙氏兼善惡之命言之。憂民窮困。則是哀矜。不哀矜即是不行仁政。注亦互明之。

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穆公行仁政。見於賈誼新書。有云鄉穆公有食梟鷹者必以糝。毋得以粟。于是食無糝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以為費。請以粟食鷹。公曰。粟。人之上食也。奈何以養鳥也。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中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子粟乎。粟在倉與在民。與我何擇。

鄉民聞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又新序稱穆公食不重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鄰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鄉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鄉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鄉者。士民嚮方而道哭。據其言與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者迥異。豈壅於上聞。罪固專在有司。而孟子一言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

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注如影響自然也。○正義曰。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語亦見

任法篇。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又說符篇云。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董子繁露包位權云。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賈子新書大政篇云。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寫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嗔嗔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云。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論衡塞溫篇云。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注非其所事。○正義曰。言非其所當事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為矣。注無已。○正義曰。管子大匡篇云。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又戒篇云。勿已。朋其可乎。○臣氏春秋尊師篇云。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勿已即無已。史記魯仲連說燕將

曰。亡意亦捐燕棄世。東。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偏於滕。故文公恐也。注齊人至恐也。○正義曰。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薛國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曹為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為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城。按孟子言齊人築薛。薛桓霸諸屬齊。故以為齊人所并。抑趙氏有所據。今不詳耳。江氏永羣經補義云。齊威王子齊人築薛。則薛已君。齊人將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記正義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是也。闕氏若璩釋地。依田齊世家孟嘗君傳。謂魯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今考戰國策齊策。靖郭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齊貌辨見宣王曰。靖郭君曰。薛受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此云先王。謂威王也。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高誘注云。齊威王子宣王也。又孟嘗君在薛。齊王制其顏色。高誘注云。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淮南子人間訓云。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齊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然則田嬰封於薛。在威王時無疑。此築薛。即田氏築之。孟子於薛。薛餽兼金七十鎰。亦田氏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考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陳戒。諷者勿錮。後有諫者曰。君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





石經經作驗。宋本經亦作驗。翟氏顯考異云。注文以平聲讀。則爲有力之彊。按爾雅釋詁云。章指。勳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功可彊成。高誘注云。彊。勉也。自彊爲善法。卽自勉爲善法也。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爾正己任天。○正義曰。古本作在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六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皮。狐貉之裘。緇帛之貨也。注皮狐至貨也。○正義曰。毛詩豳風七月篇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傳云。于貉。謂取貉。貉。貉皮也。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是狐貉爲幽地所有。故詩氏以皮爲狐貉之皮也。周禮太宰九貢有幣貢。鄭氏注云。幣貢。玉馬皮帛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琥以繡。然則皮馬玉帛皆通名爲幣。乃此皮幣對舉。下別言犬馬珠玉。則幣非統名。故以帛繡釋之。說文云。幣。帛也。戰國策齊策云。請具車馬皮幣。高誘注云。幣。束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用圭璧更皮幣。高誘注云。幣謂元纁束帛也。儀禮士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注云。皮帛。饑皮束帛也。此皮帛卽皮幣。秦策云。約車并幣。高誘注云。幣。貨也。故坡氏釋幣爲緇帛之貨。說文云。緇。帛也。帛。緇也。大宗伯公孤執皮帛注云。帛如今壁色總也。是緇帛一物。毛詩七月篇云。八月載纁。載元載黃。我朱孔揚。爲公子裳。傳云。元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揚。明也。祭服元衣纁裳。然則元纁束帛。亦幽地所有矣。朱。深。乃屬其耆老而告之。

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爾梁至居焉。○正義曰。問氏若瓌釋地續云。雍州有二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以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注屬會至去之。○正義曰。伏生尚書大傳略記云。狄人將攻大王。賣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大夫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纁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東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翟氏瀨考異云。按桑柔詩具贊卒荒傳。訓贊為屬。疏云。謂繫綴而屬之。故書大傳述為贊其耆老。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贊。最也。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休注云。最。聚也。漢書武帝紀毋贊聚。如淳注云。會也。會最聚並同義。說苑奉使篇。梁王贊其羣臣。即屬其羣臣也。又云。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書傳曰。贊其耆老。是贊為屬也。襄十六年公羊傳注云。贊。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增為贊增矣。劉熙釋名說贊朋之義云。贊。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並事異而義同。然則趙氏以會釋屬。正以贊釋屬也。經上言土地。下言養人。土地何以能養人。以其能生五穀。供人飯食。故趙氏申言之。列子說符篇。牛缺謂盜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鹽鐵論刑德章云。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然則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蓋古有此語。不必專指土地。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國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  
注音樂至得也。○正義曰。史記孟嘗君傳云。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營君傳云。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

淮南子犯論訓云。故終身而無所定趨。似真訓云。若周貞而趨。高誘注並云。趨。歸也。歸市即趨市。故趙氏以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得。日用之需。皇皇求利。故樂趨之。邠人樂隨大王而趨。故云若將有所得也。孟子所述。亦見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邠。故樂趨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邠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邠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呂氏春秋審為篇。淮南子道應訓。俱錄莊子之文。高誘注曰。氏春秋云。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連。結也。民相與結楡隨之衆多。復成為國也。莊與孟小異而事略同。史記劉敬傳說高帝云。大王以狄伐故去幽。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馬箠即策。所謂來朝走馬也。毛詩大雅緜篇傳云。古公處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者梁山。邑乎岐山之下。邠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孔子正義云。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王居幽。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虞商為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明當時亦有之。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從去。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商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說苑至仁篇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其百姓。故事薰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

曰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人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吳越春秋太伯傳云。古公賈甫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戎姪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甌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邠人父兄兄弟相帥負老攜幼。越春秋似狄與獯鬻爲二種。按吳越春秋後漢趙氏所撰。蓋刺取史記說苑等書爲之。其書視諸說最後。而獯鬻姪狄之說。前此無之。未足爲據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

一者。注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注非已至去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趙氏注盡心篇。揚子取爲我。云爲我。爲己也。注是身已我三字轉注也。呂氏春秋費生篇云。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高誘注云。爲。作也。專爲猶擅爲。作者。自我作之。不繼述也。申本有專擅之義。故以專釋爲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以效其功。又云。所以效善也。高誘注皆云。效。致也。戰國策西周齊秦諸策。高誘注皆云。效致也。致。即至。故以章指言。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注太王至之也。○正義曰。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賊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云。權者。反經合義。權者辭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太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而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梁惠王上下篇至此二十二章。皆對時君之言。而結之以君請擇於斯二者。趙氏以權解之是也。權之義。孟子自申明之。聖人通變神化之用。必要鑄於異之行權。諸擇者。行權之要也。孟子深於易。七篇之作。所以發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道。疏述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端在干此。儒者未達其指。猶沾沾於井田封建而不知變通。豈知孟子者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注平諡也。嬖人。愛幸小人也。注注平諡至人也。○正義曰。史記魯世家云。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

三桓之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為康公。康公九年卒。子隱立。是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二年。平公卒。漢書律歷志。魯平公名旅。與史記異。周書諡法解云。治而無管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說文女郎云。嬖便。嬖愛也。隱公三年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注云。嬖。親幸也。此嬖人指姬妾之寵愛者。禮記緇衣云。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云。嬖御人。愛妾也。嬖御士。愛臣也。然則男女之賤而得幸者。通稱嬖人。史記有侯幸列傳云。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官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侯幸。孝惠時有閹孺。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候貴幸。與上臥起。嬖人臧倉。籍孺閹孺之類也。公曰。將見子孟子。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

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

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

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諾止不出。注云。諾。諾止不出。○正義曰。說文音部云。諾。語辭。臧倉云。君無見焉。戒止平公之出見孟子也。平公諾之。即受其無見之言。故以止不出解之。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子孟軻也。樂正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見孟軻。注云。樂正至孟軻。○正義曰。禮記王制

也。樂正蓋以官為氏者。魯人會子弟子有樂正子春是也。論語學而篇子者集解引馬注云。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白虎通云。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云不見孟軻也。便猶利也。利猶快也。謂其遲滯

不即見。曰。或告寡人曰。子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公言以此故也。曰。何

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樂正子曰。君所謂

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注云。禮士至五鼎。○正義曰。儀禮士虞禮云。

是士用三鼎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一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用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孔氏正義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

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揚復儀禮旁通鼎數圖云。三鼎特豕。而以魚腊記之也。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當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

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當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

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為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於門外。如初。以其禘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威蕪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桓二年公羊傳注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徐氏疏云。春秋說文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于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君為來見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注云。為。猶行也。君為來見。猶云君行來見也。今人稱事之將然者。每云行將。毛詩傳多以行訓將。廣雅釋詁云。將。欲也。是將欲為三字轉注互訓。君為來。即君行將來。君行將來。即君將欲來。故趙氏以將欲釋為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為。猶將來也。趙氏注君將欲來是也。史記盧縮傳。盧縮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會高后崩不得見也。衛將軍驃騎傳曰。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合驃騎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沮君。○正義曰。音義出沮字云。本亦作阻。按毛詩巧言篇亂庶盪沮傳云。沮。止也。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不知不為沮。高誘注云。沮。止也。又知士篇云。故非之弗為阻。高誘注亦云。阻。止也。是沮阻同訓止。其字可通也。○注果能也。○正義曰。王氏念係廣雅疏證云。果。能也。見西征賦注。孟子梁惠王篇若是以不果來也。禮妻黨果有以異於人乎。趙氏注並云果。能也。晉語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韋昭注云。果。克也。克。亦能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命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為也。臧倉小人。何能使我不得遇哉。注尼止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音義云。尼。女乙切。丁本作屈。云屈字。按呂氏顏元孫干祿字書。平聲有屈尼二字。注云。上俗下正。疑屈是屈之譌。○注吾之不遭遇魯侯。○正義曰。呂氏春秋長攻篇云。必有其遇。注云。遇。猶遭也。說文彘部云。遭。遇也。遭遇二字轉注。

章指言讒邪搆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劉峻辨命篇云。孟子與困賊倉之訴。李師政辨或論云。孟軻干魯。不恤賊倉之蔽。夫孟子既非干魯。亦何嘗為賊倉所困哉。按治平之要。歸之於禮。出處之命。歸之於天。此梁惠王一篇之大旨。亦即七篇之大旨也。

卷三二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

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注公孫至顯篇。○正義曰。魯公孫慈為叔孫氏。公孫敖為仲孫氏。公孫

公孫黑公孫夏為邾氏。公孫倫為國氏。公孫釐為游氏。此如公子王子之稱。非氏也。齊有公孫氏。未知所出。董子繁露云。公孫之養氣曰。禮義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泰勞。則氣不入。

泰佚。則氣寃。至怒。則氣高。喜則氣衰。憂則氣狂。懼則氣慄。凡此皆氣之害。陶淵明聖聖羣輔錄八儒篇云。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說者謂

即公孫丑樂正克。趙氏謂丑有政事之才。未詳所出。齊乘人物篇云。公孫丑滕州北公村有墓。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注許猶與也。如

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與乎。注許猶與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昭

故以與釋許。○注當仕路於齊。○正義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晉蔡母選孟子注云。當路。當仕路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

子而已矣。○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注誠實也。○正義曰。呂氏春

誠。淮南子主術訓云。抱德推誠。高誘注並云誠實也。或問乎會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會西蹵然曰。吾先

子之所畏也。○會西。會子之孫。蹵然。猶蹵也。先子。會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會子畏敬之。會西不敢比。

注會西至致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經典序錄。會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會申。左

邱明作傳以授會申。則是會西即會申。為會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為西方之辰。

如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紅氏永羣經補義云。會西即會申。會子之子。非會子之孫。稱先子者謂父。非謂祖父也。周氏若璩釋地亦同。周氏栢中辨正云。會子二子。元申見禮記檀弓。而大戴禮云。會子疾病。會元持首。會華抱足。華即申之字也。申既字華。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

疏亦以會西為會子之孫。疑故注為是。趙氏佑溫故錄云。以楚鬬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例之。申





言子謂我願之也。宣二年穀梁傳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殺其君者乎。公羊傳曰。吾不  
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廷琥云。史記殷本紀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為之  
紂。按為之紂。即謂之紂也。亦為謂可通之證。○注孟子心狹會西。○正義曰。說文阜部云。陝。  
隘也。陝與狹同。文選東京賦云。狹三王之趨起。薛綜注云。狹。謂陋也。狹隘即小。故云非丑之言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丑曰。管仲輔桓公以

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為邪。○晏子以其君顯。○正義曰。馬氏驢釋史云。晏平仲

得政。所際之時。則季世也。方莊公之弑。晏子伏尸成禮。大宮之故。舍命不渝。是可謂仁者之勇

矣。景公嗣位。若能委權任用。承霸國之餘烈。晉失諸侯。齊國之興日可俟也。乃景公固非能大有

為之君也。所寵任者梁邱據裔欵之流。所好者宮室臺榭之崇。聲色狗馬之玩。嬰也隨事補

救。以諷諫匡君心者。朝夕不怠。危行言孫。故能身處亂世。顯名諸侯。而齊國賴之。○曰。以

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反由

手也。○正義曰。音義云。由義當作猶。古字借

用耳。按趙氏以若字釋由字。則由讀為猶矣。○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

則文王不足以為法邪。○然也。如此然字必不當屬下。按趙氏云。何謂王易然也。斷然字句甚明。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

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與。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注武丁高宗也。○正義曰。  
德。天下咸靡。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禘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是  
武丁為高宗也。○注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當字與下當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  
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注互明。近編解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注從湯至等也。○  
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

弟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殷復興。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殷衰。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渡河南。復居成陽之故居。殷道復興。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興。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修政行德。天下咸歸。殷道復興。殷復興。然自湯興以來。若太甲。若太戊。若祖乙。若盤庚。若武丁。皆當殷衰而復興之君共六人。尚書序。湯武丁之間。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皆有所紀述。則六七作者。或謗湯武丁。即指其間之六七君。乃史記稱河亶甲時。殷復興。則不得與于賢聖之君矣。趙氏僅載太甲太戊盤庚。以太甲盤庚。尚書詳之。而太戊為中宗。見稱于無逸。亦明有可徵。故略舉此耳。趙氏佑溫故錄云。注謂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庚等。脫去祖乙。然以四君連湯武丁。亦止六而非七。豈孟子七字虛設邪。竊以書無逸明言及高宗及祖甲。祖甲為武丁後一代賢君。自史記以為帝甲淫亂。殷復興。蓋因國語帝甲亂之五世而隕之文。于是二祖皆以太甲當祖甲。鄭氏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為不義。逃之民間。故曰不義性王。誓為小人。以經證史。亦可見殷紀之疏。是六七作宜兼載祖甲。或曰。然則孟子何以獨言由湯至于武丁。紂之去武丁。皆不及祖甲。曰。子紂於父也。祖甲即武丁子。且其兄亦賢。兩世皆承武丁之烈。則以武丁統之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賢嗣賢。享年又長。有深仁厚澤以綿殷道。故益見其久而難變。不然。僅至武丁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間更無接續。相越且百年。亦不得言未久也。按此說是也。六七非約略之辭。傷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六作。及祖甲則七作。不直云七作六作。連云六七作。正以祖甲在武丁後。故如此屬文也。馬融無逸注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之民間。此是也。惟祖庚不甚賢。祖甲賢。故武丁欲廢長立少。鄭氏注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豈武丁而有此。鄭注已殘。當是傳寫者有缺誤。不然。則鄭不及馬。若祖庚亦賢。則是賢聖之君。不止六七。惟祖庚不甚賢。不能承武丁之化。祖甲復振興之。與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同。乃為六七作也。呂氏春秋義賞篇。高誘注云。與。作也。周禮舞師注云。與。猶作也。故以與釋作。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

文王當此時故難也。國紂之去武丁未久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丁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帝祖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無道。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蓋武丁之後。祖甲愛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故高宗嘉靖殷邦之化。雖歷武乙之無道。餘化猶存。今文尙書高宗饗國百年。漢書五行志及劉向社稷二傳。王充論衡無形異虛二篇。皆本此文。則以高宗百年。加以祖甲三十三年。百餘年深仁厚澤。其下歷五世至紂。無逸固云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十六年。或四三年。此卽指廩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而言。故孟子言未久。晉人僞作竹書紀年。謂武乙三十五年。文丁十三年。顯與無逸相悖。是不足議也。○其故至存者。○正義曰。故家勸舊世家。謂臣也。遺俗。敦龐善俗。謂民也。流風之播。恩澤之政。謂君上也。尙書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克。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氏注云。羣臣皆有是罪。其舊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又云天毒降災荒廢邦。方輿汎醜于酒。乃罔畏畏。嗚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按卿士爲非。羣臣相奪。則故家不存矣。小民姦克竊攘以容。則遺俗無存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沉溺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剝孕斲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卽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醜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按小民草蠹。咸至于盜犧牲而容之不問。此遺俗之所以不存。而姦民無忌畏矣。酒誥云。在昔殷先王。自成湯咸。至于帝乙。不敢自暇自逸。矧日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于。越百姓里居。罔敢瀆于酒。周禮之詩序義云。由我化物。則謂之風。上不崇飲。則下不瀆酒。此遺風之益也。自紂酣身荒服于酒。于是庶羣自酒。至康誥尙書諱以羣飲民瀆于酒爲戒。此流風不存。而愚民無懲戒矣。至於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則祖宗之善政乃無存。而夏民皆盡醜矣。云猶有存者。文王時尙未盡喪也。故家與國同休戚。與民相係屬。故盤庚選殷民。因在位之言不樂從。盤庚必再三告誡。反復於乃祖乃父。以副服其心。然則故家存。則君有所顧忌。不卽妄作。民有所係屬。不卽離心。於盤庚之誥。正見陽甲時亂離九世。而故家大臣尙存。故盤庚藉是而興。此孟子所以以故家之存。冠乎遺俗流風善政之首也。○又有至相之。○正義曰。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稱三仁。其賢可知。微仲膠鬲。非孔子所稱。故陸特表云皆夏臣也。但在三仁中耳。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紂之

母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其時尚猶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故能仁賢。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是皆以微仲爲微子弟。唯鄭氏注禮記檀弓舍其孫臚而立衍。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似是以衍爲微子適子之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微。畿內國名。微子既國於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臚。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臚。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胎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云紂兄。宋微仲下注云啓子。其證二。啓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嫡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間土。斷無兄弟並封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昨之士而命之氏。守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顧氏麥武日知錄云。微子之於周。伯受國而不受爵。受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然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禮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踵於天下矣。毛氏奇齡經問云。檀弓所謂舍孫臚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之弟。非微子子也。其云舍孫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不立孫臚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注禮記。沒有疑衍是庶子爲適子之弟者。此終是誤解。考殷代傳弟之法。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卽傳己子而不傳兄子孫。如微仲傳己子禮。而不傳微子之孫臚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禮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違周法。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舍適立庶。非殷法亦非周法。于禮家何取焉。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伯與微仲也。微是畿內國名。紂以封其兄。而其後武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爲微仲。猶季禮以吳君之弟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於蔡。故仍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再封微也。卽周初立國。尙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煬公是也。然斷無魯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衛世家康叔之子卽名康伯。謂國號可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諸書者。遂僞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證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輩。同時並稱。且稱爲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又辨日知錄云。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爵矣。微。商畿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已仍封微矣。至成王戮武庚。封微子於宋。則初以武庚續殷祀。微子不過具臣備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爲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爲周臣。復爲周賓。詩稱侯服于周。祿將于京者。其始終臣周之心。極其明白。若其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康叔初封康。亦畿內國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衛。則衛侯矣。然而尙書春秋傳皆稱康誥。不稱衛誥。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衛侯。豈康叔受國不受爵邪。抑亦倒戈之士。有不臣之心邪。然則弟衍稱微仲。則衍未嘗封微也。何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虢仲虢叔是也。仲叔皆封虢而兩分其地。魯以並稱。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矣。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太伯仲雍先後君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

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為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為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為字。詩序美秦仲是也。皆史例也。周氏栢中辨正云。檀弓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北齊刁柔云。然則殷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按詩大明疏引鄭康成書序注云。紂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是鄭本以衍為微子之弟。非謂立適子之弟也。刁柔誤解鄭注。不可為據。膠鬲之事。見於呂氏春秋者二。一誠廉篇云。武王即位。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卽位。皆以一歸。其一貴因篇云。武王至醜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巨甲子至殷郊。子且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巨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國語晉語云。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姐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注云。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韓非子喻老篇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音義出輔相二字。云丁作押音甲。廣雅云。輔也。義與夾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云。揅。押持也。古韻作夾。押揅聲相近。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注云。王念孫廣雅疏證云。釋

器。鎡。鐵鉏也。鉏之言除也。說文鉏立耨斫也。又云斫。齊謂之茲。其衆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鉏。茲其也。孟子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樊鄴滕隴傳斬周傳贊作茲其。周官雉氏注作茲其。月令注作鐵鎡。並字異而義同。程氏瑤田通藝錄警折古義云。考工車人之事。半矩之倨句謂之宣。宣之為物。未知其審也。又判其宜為半宣。以加於半矩之宜。其倨句謂之鐵。鐵之為物。鉏屬也。鄭注云。斫斫斤。引爾雅句斫謂之定。爾雅字作斫斫。說文斫。斫也。齊謂之鐵。按說文有斫斫者。又有斫字。並訓斫。斫訓擊。吾以斫從木當為鉏。斫斤則斤屬。一以起土。田器之句而斫之者也。故曰鐵鎡。一以攻木。今木工斧劈之後。木已粗平。然後用斫斤向懷句斫之。俗呼餅子。二者同名異實。然皆擊而用之。故同訓斫也。蓋曰斫曰屬。皆言其器之為曲體。無論治田攻木。並向懷而斫擊之。其倨句之度。則皆一宜有半。元人王楙農書載三器。一曰鐔。鐔別名也。良翰詩曰。其鐔斯造。以鐔茶蓼。釋名鐔。迫也。迫地去草也。二曰鐔。除草器。呂氏春秋曰。鐔柄尺。此其度也。其鐔六寸。所以間稼也。三曰擾鉏。古云斫斫。一名定。擾為鉏柄也。齊民要術曰。其刃如半月。比木槽稍狹。上有短蓋以受鉏鉤。鉤如鵝頂。下帶深袴。皆以鐵為之。以受木柄。鉤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上三事皆鉏屬。倨句形之已句者。而有淺深之殊。又云。車人為耒。鹿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鹿線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瑞

田謂注內外二字誤解。其內六尺有六寸七字連讀爲一句。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十二字連讀爲一句。內謂本體之實數。耒本三折之六尺有六寸也。外謂空中之虛數。所弦中步之六尺也。此持表弦之法以示人。謂欲據其內之六尺有六寸而弦之。其法當如何。只須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如是以弦之。則得其弦之數爲六尺。以與步相中也。後鄭注庇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耒。則耒爲耒頭金。上有莖以貫耒末。庇即耒末之木。以納於耒莖者。先鄭以庇爲耒之異文。謂耒下岐。耒下岐者。後鄭耒廣五寸注。所謂今之耒岐頭兩金也。今指庇爲木村。故宜與耒金材異也。程氏所說。鑿基耒耒。分別精詳。趙氏以皆田器。故以相配耳。○注待時二農時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元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三農。時謂此原隰平地之農。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注不更辟土聚民也。○正義曰。說文云。改。不改聚。即是民不更聚。故趙氏以更釋改。○注雞鳴至多也。○正義曰。莊子胠篋篇云。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翟氏顧考異云。此必時俗語。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狄山。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

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與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注言王至甚矣。○正義曰。作與也。故以不與釋疏。長也。長與久同義。故以久釋疏。說文云。賴。賴賴也。賴賴與憔悴。古字通。楚辭離世篇云。身憔悴而考且。王逸注云。憔悴。憂貌也。憂與患同義。故以患釋憔悴。○注疾於置郵傳書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速。疾也。鬪氏若璩釋地續云。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驛。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毛晃禮部增韻。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驛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鋪置也。黃霸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引孟子爲證。此解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置郵甚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郵。置驛也。方言驛傳也。郭璞注云。傳。宣語也。爾雅駟。遽傳也。注云皆傳車驛馬之名。玉篇云。驛。傳也。三者皆取傳遞之義。故皆謂之驛郵置者。說文郵竟上行書舍也。驛。置驛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釋言。郵。過也。按經通與過失。古不分平去。故經過曰郵。過失亦曰郵。按置郵傳三字。同為傳遞之稱。以其車馬傳遞謂之置郵。謂之驛。其傳遞行書之舍。亦即謂之置郵。謂之驛。自竟上行書之舍而傳。亦即傳遞所行之書于舍止之處。置郵即傳命之名。經文傳命二字。已足申明置郵二字。故趙氏於置郵二字不復解。置郵本亦名傳。而經文傳命之傳。則言其傳遞。故以而字間之。周禮春官典命注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是書謂之命。故以書釋命。呂氏春秋上德篇云。三苗不服。再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且郵傳命。此為孟子引孔子言之證。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

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

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民之悅之。○正義曰。文選論感孝

馬妍督誅注作民悅之。按李善注文選。與李賢注後漢書。每引孟子不與今本同。當是唐人以意增損。或據以為別本。非也。陸機豪士賦序云。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用孟子語。

以事為才。按趙氏自是事。機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親文王而陳王圖

管晏雖勤。猶為曾西所羞也。○正義曰。觀。見也。圖。謀也。史記齊太公世

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漢書藝

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

否乎。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

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為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正義曰。注加猶居也。

南子主術訓云。雖愚者不加體焉。高誘注云。加猶止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辭抵不屈。高誘注云。居。止也。加居並有止義。故轉注加亦猶居也。說文云。家居也。家通嘉。桓公公牟左傳家父。舊書古今人表作嘉父是也。嘉亦通加。詩行葦箋云。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是也。加之猶居。又家之假借也。○注行其至君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又感德篇云。冢宰之

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賈誼新書道德篇云。道者。德之本也。故經言行道。趙氏以行其道德解之。毛詩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趙氏斷雖由此三字為句。以此字指卿相之位。故云用此臣位輔君行之。行即行道也。行不異於古霸王之君。是解異為同異之異。公孫丑倒言之。注順解之也。近解不異。謂雖從此而成霸王之業。不足怪異。與趙氏異。公孫丑曰。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任。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注禮四十強而任。○正義曰。四十曰

強而任。禮記曲禮上篇文。孔氏正義云。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一則氣力強也。呂氏春秋知分篇云。有所達則物弗能惑。高誘注云。惑。動也。然則強即不惑。不惑即不動。故引以釋不動心也。惟智慮氣力未能堅強。則有所疑惑。疑惑則生畏懼。故以動心為畏難自恐也。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脚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之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

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注賁勇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用衆篇云。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必已驚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觸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衛人。史記袁盎傳。索隱引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漢書東方朔傳注引尸子云。人間孟賁生乎勇乎。曰勇。賁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能。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之故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夫子過孟賁。非借之贊不動心之難。正以氣

強之人。心有捍護。易於不動。故勇者多桀傲自逞。費落一切。此正與養勇養氣相接入。○注孟子勇於德。○正義曰。音義引揚子曰。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

庶乎。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孟子欲為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

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

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黝名也。人

刺其肌膚不為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精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一一一



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疏注北宮至中矣。○正義曰。

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為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黝事固不可考。然淮南

子有云。握劍鋒以商北宮子。司馬淵黃。不使應敵。操其氣。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

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尚多。以黝為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

衛亦有北宮氏。世為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怠。則齊亦有北宮氏也。

翟氏考異云。韓非子顯學篇云。漆雕之讖。不色撓。不自逃。行曲則違於威獲。行直則怒於諸侯。

世主以為廉而禮之。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讖。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語與會子謂子裏意似。其漆雕為

北宮黝字歟。抑子裏之出於漆雕氏也。韓言傷分為八。有漆雕氏之儒。漢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

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春秋繁露度制篇云。肌膚血氣之情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肌。懷也。膚

暴堅懷也。故以肌釋膚。音義云。撓。一奴効切。五經文字云。枉撓之撓。女絞反。俗從手者。撓。攪

之撓。火刀反。阮氏元校勘記云。闕監毛三本撓作撓。按音義出撓字作撓。非也。易大過棟撓。釋

文云。曲折也。成公二年左傳云。師使撓敗。注云撓曲也。曲猶屈也。卻同却。廣雅釋言云。卻。

退也。史記魯仲連鄒陽傳云。勇士不却死而滅名。索隱云。曲死。猶避死也。廣雅釋詁云。逃避也。

畏其刺則必退却逃避。黝不畏其刺。是不因膚被刺而屈。不因目被刺而避也。撓卻逃避互明。文選

注引聲類云。豪。長毛也。故以毛釋豪。挫之訓為撓。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其變振拉撓拔。是挫亦

拔也。說文手部云。撓。鄉飲酒罰不敬。撓其背。撓古文撓。周書遂以記之。撓同撓。司馬遷報任

安書云。其次關木索被筴楚受辱。漢書吾邱壽王傳云。民以撓鉅捶撓相撓擊。撓本馬杖之名。用以

撓擊。故撓亦謂之撓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若撓之於市朝。諸書所言若撓於市。古者朝無撓人之

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

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撓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謂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兵器非可入朝之物。

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

者。掉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市朝二字。見禮

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乎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

一市字。蓋古者撓人各有其所。容有於市。於市則辱之極矣。是以斷斷無撓之於朝者。或曰。市朝

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為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

而亦及微子啓。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古文

體則有然者。趙氏佑溫故錄云。朝市雙言。朝也市也。朝市單言。市之朝也。若撓之於市朝。正是

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遍於上下。冉子退朝。周生烈云君之朝。鄭康成云季氏朝。則有司聽事之

處。言朝猶是公所矣。今京城內外衢市。多立堆檯。設員役以備巡蔽。其大者謂之官廳。漢唐謂之

街彈室。○注揭寬至揭者。○正義曰。詩七月篇無衣無揭。何以卒歲箋云。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

揭。是揭為賤者所服。上言揭寬博。下言揭夫。則揭寬博即是衣揭之匹夫。故云獨夫被揭者。揭寬



云。實行爲德。周禮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百行之本。卽是德之本。後漢書江革傳云。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孝爲百行之首是也。說苑言子夏讀易。尙書大傳言子夏讀書。韓詩外傳言子夏讀詩。新序稱其論五帝師。大戴禮記稱其言易之生人。是知道衆也。大戴記會子大孝篇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是道雖衆。不如孝之大也。北宮黝事皆求勝人。故似子夏知道之衆。孟施舍不問能必勝與否。但專守己之不懼。故似會子得道之大。約之訓爲要。於衆道之中得其大。是得其要也。下言大勇。是知得其要爲得其大也。昔者會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會子之守約也。子襄。會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懼。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會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矣。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會子守義之爲約也。子襄至約也。○正義曰。子襄薛本。禮記投壺篇。奇則直諸純。釋文云。縮。直也。廣雅釋詁云。直。義也。縮之爲義。猶縮之爲直。蓋縮之訓爲從。從故直。從亦順也。順故義。義者宜也。趙氏旣以義訓縮。又申之云。不義不直。明義卽直也。引詩者。秦風黃鳥篇傳云。惴惴。懼也。是惴卽懼也。易傳言驚遠而懼。是驚懼義同。褐。夫易於驚懼之不懼。是不驚懼之也。謂不以氣臨之使之惴惴也。王若虛孟子辨惑云。不守爲術。不然則誤爾。關氏若環釋地三續云。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此以惴爲引已驚懼。與趙氏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不語詞。猶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此以惴爲引禮記。以不動心爲強。強猶勇也。勦以必勝爲強。不如施舍以不懼爲強。然施舍之不懼。但以氣自守。不問其義不義也。會子之強。則以義自守。是爲義之強也。推勦之勇生于必勝。設有不勝。則氣屈矣。施舍之勇生于不懼。則雖不勝其氣亦不屈。故較勦爲得其要。然施舍一以不懼爲勇。而不論義不義。會子之勇。則有懼有不懼。一以義不義爲斷。此不獨北宮黝之勇不如。卽孟施舍之守氣亦不如。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

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告子至不可。○正義曰。不得於言不得於心。與不得於君不得於親同。不得於君親之。人以惡心待己而已受之也。成公三年公羊傳注云。得曰取。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云。求猶得也。然則求得取三字可同義。蓋人有惡心而許舍其辭氣以欺我。我之心不爲之動。則能知其心而不感於其詐。故可也。若人本有善心。而言語之間。不免暴戾。如鬻拳之諫。先軫之唾是矣。我則但怒其言。不復能知其心。故不可也。若是則告子所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皆人之心。而告子之不動心。第於兩勿求見之。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告子惟恐求心即動心。故自言勿求於心。心焉能不動。我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嗒然若喪。佛氏之靜心意識參。儒者無是也。孟子平日亦以存心求放心爲主。未嘗言不動。存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效驗。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功。則不使不動。此不過以脚相王霸不櫻於心。直是得失不響寵辱不驚。一鎮定境界。故孟子自言不動心有道。則明有前事矣。云寵辱不驚。孟子所云大行不加。孟子自言將降大任。必動心忍性。豈有大任是身。而尙可侈言無懼。肆然稱不動心者。又云不動心有養勇一道。皆以氣制心而使之不動。此即告子所云求氣也。有直養一道。則專以直道養其心。使心得愉然而氣不餒。此即孟子所云持志。告子所云求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心上求者。自反是也。有轉從心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會子自反祇求心。北宮黝孟施舍養勇。則但求氣。惟告子則不求心并不求氣。大抵生人言行皆從心出。言行得失。即與心之動不動兩相關合。假如心不得於言。則當求心。何則。言之跛淫邪遁。皆由心之蔽陷離窮所生。所云生於其心是也。則言有不得。毋論人之言與己之言。皆當推其所由生而求之於心。此所貴乎知言也。而告子則惟恐動心而強而勿求。又如行不得於心。則仍當求心。何則。志與氣本不相持。而轉相爲用。故以直養者言之。則自反而縮。使氣常不餒。則不問得心與不得心。而心自不動。此會子與孟子求心不求氣也。以養勇者言之。則稍不得於心。惟恐心動。當急求之氣以強制其心。此黝舍之所養勇也。求於氣也。而告子則又但力制其心。而并不求氣。是既不能反。又不能養。舉凡心所不得與不得於心。皆一概屏絕。而更不求一得心與心得之道。徒抱此冥頑方寸。謂之不動。此其所以動相不驚。霸王不怪。霸王不怪。蓋其自言有如此。不得心而勿求氣。則合當如是。故曰可爲法。生平既不能自反。直養無害。而一有不得。則又借此虛矯之氣以爲心之制。此黝舍之學。豈求氣之理。若心不得於言。則言爲心聲。心有所害。則正當在心上求。於此不急求。當復何待。故論是心之不得與不得於心。而不求氣則可。不求心則不可。此斷斷然者。

夫志氣

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隨**

夫志至充也。○正義曰。毛詩序云。在心為志。儀禮聘禮記注云。志猶念也。大射儀注云。志意所

擬度也。故趙氏以心所念慮為志。又云度其可否。禮記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淮南子原道訓

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蟻真蟲。輾動蚊作。皆

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論矣。今人之所以能然能視。

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

而神為之使也。論衡無形篇云。形氣雖天也。生之舍生之充生之制。生即性也。性情神志。皆不離

乎氣。以其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為志。以帥乎氣。萬物皆有喜憎利害而不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第為

物之性。而非人之性。僅為氣而已。故喜憎利害視聽屈伸。皆氣也。骨肉則形體也。趙氏言氣專指

喜怒以上。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作以怒言。故於此言之耳。人有志而物無志。故人物皆有是性皆

有是氣。而人能以志帥。則能氣其可否。而性乃所以善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之帥云。本亦

作師。按據千祿字書。唐人帥字。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至要之本。氣為其次。**隨**○正義曰。趙

氏以至為至極。次為說文不前之義。謂次于志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此八字如毛詩傳主人入次。

周禮宮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若然。則至為來至之至。志之所至。氣即隨之而止。正與趙氏下注

志嚮氣隨之意合。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

人也。**隨**○注暴亂至人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高誘注云。暴虐亂也。呂氏春秋慎大篇。高誘注

云。持。守也。持其志。即會子之守義。異乎孟施舍之守氣矣。直即正也。自反而縮。故為

正。持其志可喜則喜。可怒乃怒。即義也。守不妄以喜怒加人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心為氣之主。

氣為心之輔。志與氣不相離也。然而心之所至。氣即隨之。志與氣又適相須也。故但持其志力。求

之本心。以直自守。而氣之在體。則第不虛展而使之。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

充周已耳。是不求於心者。謂之不持志。無一而可。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者。何也。**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

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

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隨**至其

心。○正義曰。趙氏讀壹為噎。說文口部云。噎。飯窒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塞喉曰壹。史記

賈誼傳云。子獨壹鬱其誰語。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易曰。天地壹壹。虞翻以否之閉塞解壅滯。

賈誼傳云。子獨壹鬱其誰語。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易曰。天地壹壹。虞翻以否之閉塞解壅滯。

趨岐亦以閉塞釋志壹氣壹。其轉語為抑鬱。淮南子精神訓云。形勢固不休則蹶。高誘注云。蹶。顛也。荀子富國篇注云。蹶。顛倒也。國語越語云。蹶而趨之。注云。蹶。走也。呂氏春秋慎小篇云。人之行不蹶於山。則蹶由於行。廣雅釋詁云。趨。行也。經云。蹶者。趨者。趙氏以行而蹶者解之。則蹶者趨。猶云蹶而趨矣。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故云相動。按說文壹部云。壹。專壹也。文公三年左傳云。與人之壹也。注云。壹無貳心。持其志使專壹而不貳。是為志壹。守其氣使專壹而不貳。是為氣壹。勵之氣在必勝。舍之氣無在懼。是氣壹也。會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是志壹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志一動氣。自然之理。且志亦不容不一者。不一則二三。安所持志。此所謂一。正志至之解。惟志一能動氣。故志帥而氣即止也。若氣一動志。則帥轉為卒所動。反常之體。故須善養使不一耳。按毛氏此說。陳組綬近聖居歟學解已言之。云志至之志。是至到之至。氣次之次。是次舍之次。至如行次如止。曰氣之帥體之充。是帥其氣以充體者志也。曰至曰次。言至其處即次其處。丑問志氣既不相離。持志即是養氣。何必又無暴其氣。志本不動。不壹則渙散無其帥。氣本周流。不動則枯槁無其充。故志可壹而氣不可壹。氣可動而志不可動。如無心而蹶。是所壹之氣也。而反動其心。非氣壹動志之明驗歟。此告子勿求氣可也。但既不得於心。則全不知持志之體耳。按丑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述告子之言。以明告子之不動心。有可有不可也。志至氣次。所以申言不可之故。志帥氣以充體。志至而氣即隨之而止。此勿求氣所以可。而勿求云何是也。故孟子發明之。仍申明勿求於氣之可也。不得於心。有所逆于心也。斯時能持其志。則度其可否而知其直不直義不義。義則伸吾氣以往來。不義則屈吾氣以退矣。此持志以帥氣之道也。志壹則動氣也。若不能持志。不度其可否。不問其直不直義不義。而專以伸吾氣為主。是氣壹也。此孟猶舍守氣之道也。是不持志而暴其氣也。彼不論直義而徒暴其氣。固以此為不動心。而不知氣壹心轉不能不動。故云氣壹則動志也。因舉一行而顛蹶者以例之。行而顛蹶。是不持志而暴其氣也。當其蹶也。心且因之動矣。則可知徒任氣者不能不動其心。此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為可也。然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雖不暴其氣。而亦不持不志。則是屏心與氣於空虛寂滅。雖直與義所在。而亦却而不前。視會子自反而持守其志者殊矣。雖不求氣而不可不養氣。求氣以為養氣。是斷之養勇。舍之守氣。不如告子之勿求於氣也。不求氣而求心以為養氣。是會子之自反。孟子之持志。乃為善養氣也。施舍有氣無志。告子無志無氣。會子孟子以志帥氣。則有志有氣。施舍養氣而不養者也。告子不養養氣者也。以氣養氣則不養養。以心志養氣。乃為善養。所養者氣。所以善養者心。心之所以善養者。在直與義。此孟子所以為善養浩然之氣也。此上但言告子之不動心。未明問孟子之不動心。故下文丑又

敢問夫子惡乎長。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注我能至

正義曰。淮南子墜形訓。高誘注云。浩亦大也。故以浩然之氣為大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班孟堅答寶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李釜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傳慶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曰。浩然。天氣也。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為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亦是以浩然為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與古義異。敢問何謂浩

然之氣。丑問浩然之氣狀何如。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則塞於天地之間。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

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注言此至極也。○正義曰。云至大至剛。

以義。解以直養三字。直即義也。緣以直養之。故為正直之氣。為正直之氣。故至大至剛。或謂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非也。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

無所朝夕。高誘注云。塞。滿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又云。約而能張。曲而能明。甚渾而

漚。甚纖而微。高誘注云。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精神訓云。夫靜渙者。神明之宅也。趙氏

云。貫洞纖微。洽於神明。謂其微而未著。虛而未彰。故難於言也。說文于部云。干。犯也。國語

周語云。水火之所犯注云。犯。害也。故以干釋害。謂以邪事干害之也。既以滿釋塞。又云滋蔓者。

隱公元年左傳云。無使滋蔓。謂如草之由小而蔓延也。當其纖微靜渙。難於言之。及其養以直而無

干害以邪。則蔓延由微而著。由靜而動。則用之德教無窮竭也。毛氏奇齡論語講筵云。以直養者。集

義所生自反而縮也。無害者。不助長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重說是氣。言此氣

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

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注重

餓也。○正義曰。易豐初九遇其配主。釋文云。鄭作妃。桓公二年左傳云。嘉耦曰妃。釋通作偶。周禮掌次。射則張耦次注云。耦俱升射者。故以偶釋配。又申之以俱行也。賈誼新書道德說云。義者理也。又云義者。德之理也。禮記禮運云。義者。仁之節也。祭統云。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義也。故以義兼言仁。又以理釋義。為立德之本也。趙謂陰陽大道者。阮氏元授禮記云。漢人

皆以陰陽五行爲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趙氏用此語。按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侏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有形生於無形。故云無形生有形也。疏本作生於無形非是。淮南子原道訓云。

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又云。舒之賴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趙氏本此。以上言無形。故改云羣生。落與絡古字通。絡爲纏繞。亦裹之義也。道既爲陰陽。陰陽是氣。故云道氣。陰陽分之爲五行。

五行各屬於五藏。白虎通性情篇云。人本含五行六律之氣而生。而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五藏肝心脾腎智膽信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

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不乖。則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安充盈而不泄。此趙氏所

散矣。又云。使耳目精明元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安充盈而不泄。此趙氏所本也。說文食部云。餒。飢也。餒同。餒。飢即餒也。不能以直養而邪或干害之。則氣以誘慕嗜欲而

散。五臟外越而不能充滿。故腸腹飢虛。若人之不飲食而餒餓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配義與道。正分疏直養。無論氣配道義。道義配氣。總是氣之浩然者。藉道義以充塞耳。無是者是無道義。餒

者是氣餒。道義不能餒也。李氏絳配義與道解云。心之裁制爲義。因事而發。卽忿惡之心也。身所踐履爲道。順理而行。卽率性之謂也。未嘗集義養氣之人。自反不結。嘗有心知其事之是非而不敢

斷者。氣不足以配義也。亦有心能斷其是非而身不敢行者。氣不足以配道也。吾性之義。遇事而裁制見焉。循此裁制而行之。乃謂之道。義先而道後。故曰配義與道。不曰配道與義也。全氏祖望經

史問答云。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義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功之謂也。蓋氤氳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

生之。而以襲而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有不合而不憚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

**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注集雜至有者。○正義曰。雜從集。方言云。

雜。集也。古雜集二字皆訓合。與義雜生。卽與義合生也。與義合生。是卽配義與道而生也。生卽育也。育卽養也。氣因配義而生。故爲善養。與徒養勇守氣者異矣。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

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淮南子汜論訓云。秦穆與兵襲鄭。高誘注云。以兵伐國。不舉鼓密聲曰襲。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

**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注慊。快也。○正義曰。呂氏春

接篇云。以操寡人。高誘注並云。慊。快也。慊與噉同。國策魏策齊桓公夜半不噉。高誘注云。噉。快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也。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注孟子至義也。○正義曰。而



未詳義襲而取之意。推其解。集義而生。爲從內而出。則義襲而取。乃自外而取矣。氣合義而生。則有此氣即有此義。故爲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義襲而取。則義本在氣之外。取以附於氣耳。若然。則義不關於內。即所行義有不附。將於心無涉矣。乃自省所行仁義不具備。而邪事干之。則心必不快。可見義在於內。關係於心。不與氣配氣。則礙矣。告子知善養浩然之氣也。並不求於心。是不知義在於內。與氣俱生。故造爲外義之說。不知義。故不知持志。告子知善養浩然之氣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告子固識孟子之集義爲襲而取之也。由其不知在內。妄疑爲徒取於外。取如色取仁而行違之取。加一襲字。如表裏襲裘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掩蓋之勞。孟子特辨正之。此非義襲而取之也。句意與非由外襲我也。皆反覆揭示。講者。以義襲而取之屬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助長。與襲取亦殊。按以直養則氣合義。自內而生。不以直養而邪事干害之。則氣不與義合。即是暴其氣。無所爲義襲也。義襲而取。自指言義外者之說如此。故直非斥之。一事合義。即是以直養。一事不合義。即是事害之。集爲雜。雜爲合。合爲配。一也。生爲育。育爲養。一也。義爲直直爲縮。一也。取爲求。一也。趙氏訓詁能貫通其脈。集合在內。襲取在外。是集非襲。則是內非外。集之訓未明。則襲之說遂窒。六書訓詁。所關於道義者深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注言福也。○正義曰。經言必有事。趙氏以必有福在其中解之。是以福釋事。乃事無福訓也。程氏顯考異云。通段凡十見福字。古文福但作畱。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畱焉。故趙氏注之如此。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者。蓋以但字解正字。趙氏於訓詁。每以二字相疊爲釋。此常例也。詩終風序簏云。正。猶止也。莊子應帝王篇云。不正釋文云。正本作止。正之義還於止也。爲仁義。即上云行仁義之事。自然得福。不可止以得福之故。趙行仁義之事。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十二字一氣。正但連下。此趙氏之義也。淮南子精神訓云。非直夏后氏之故也。高誘注云。直但也。直正義同。正之爲但。猶直之爲但也。趙氏以必有事焉。爲必有福焉。而勿正。是不可止爲此福也。心勿忘。是心不忘其爲福也。勿助長。是不可助長其福也。禮公元年公羊傳云。是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此云汲汲助長其福。謂心急欲其長而助之也。按趙氏讀事爲福。其所本不可詳。其讀正爲止。而以心勿忘爲句。則經義可明。蓋正之爲止。卽是已止之止。必有事焉而勿止。謂必有事於集義而不可止也。何以不止。心勿忘則不止也。心何以勿忘。時時以不得於言者求諸心。卽時時以不得於心者求諸心。使行無不揜於心。則心勿忘而義集也。凡事求諸心。卽會子之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往者氣也。然自反而縮乃往。自反而不縮則不往。是不徒恃氣。而以心帥氣。以心帥氣。則能養養氣而不暴其氣。若不求諸心而但求諸氣。則無論縮不縮而皆往。務以氣勝人。是爲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也。是暴其氣也。能自反。則持其志。不致暴其氣。凡氣之所往。皆自反而縮。自反而縮。則配義與道。配義與道。則以直養而無害。其氣終集義而生。乃浩然充塞於天地



三本作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者與也。義同。俱連下之詞。列子黃帝篇邀於效。釋文云。邀。抄也。遮也。情非中節而發。則氣不由直養而生。助其喜怒之情。以要求明讓之福。勢敗援緩身名俱喪。是反使有害也。趙氏義如此。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天下之助苗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

為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為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而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為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

其福。注天下至者矣。○正義曰。邀福闕監毛二本作違福。阮氏元按勸記云。違。是也。讀如違。其福。闕容之違。常恐其行義。考文古本作常恐其作義。又闕監毛三本注未多亦若此。揠苗者矣。七字。

按孟子經文辭句明達。不似詩書艱奧。而趙氏注頗通其意。亦極詳了。不似毛鄭簡嚴。特於申發。故但疏明訓詁典籍。則趙氏解經之意明而經自明。而趙氏有未得經義者。以經文例詠之。亦可會悟而得其真。固無取乎強經以從往也。此注既讀必有事為必有福。故皆以邀福得福求福言之。說文心

部云。恬。安也。老子云。恬澹為上。謂不求福也。由。即猶也。毛詩甫田或耘或耔傳云。耘。除草也。禮記曲禮云。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故以治釋耘。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蓋謂告子既以義為外。則必不行義。故惟恐其行義也。行義福不可必得。故不行義而別有以助

之以急求其福。行義即是內治善。內治善。則福不能急得。欲急得福。故告子不內治善。且惟恐其行義以礙其急求福也。孟子與之相反。故言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此趙氏義也。乃以孟子經文核之。告子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也。勿求心。勿求氣。正老子所謂恬

澹。淮南子所謂恬愉。豈向有急求其福之事。則是以急求其福礙告子者。師也。若謂勿求心勿求氣。即助長。長即生也。亦即養也。告子勿求心則不集義。因不能知孟子之善養氣。告子勿求氣。則

心勿求氣。自造為義外之說。亦當時處士之傑出者。使助長即指告子。則孟子明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然則天下皆助長之人。豈天下皆為告子之勿求心勿求氣。則趙氏以揠苗助長比急求其福。以急求其福為告子之惟恐行義。於孟子經文。殊難脂合矣。試即經文例詠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忘其為心者也。忘其心。而勿求。則無事。此告子外義不善養浩然之氣之說也。孟子既辨明義非外

襲。必事內集。故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必有事。則必求於心而勿止。則非一求而已。且心勿忘矣。此辨明告子之不動心。與孟子之不動心。已畢。以下勿助長。則推斷舍之養勇而言之。謂不可為告

子之必無事而緩。亦不可為斷舍之守氣以養氣也。守氣以養氣。是助長也。長即養也。亦即生也。以直養而無害。則氣由義生。為善養即為善長。而非助長助養。以守氣為養勇。則氣由氣生。為不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天下之助苗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為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為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而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為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注天下至者矣。○正義曰。邀福闕監毛二本作違福。阮氏元按勸記云。違。是也。讀如違。其福。闕容之違。常恐其行義。考文古本作常恐其作義。又闕監毛三本注未多亦若此。揠苗者矣。七字。按孟子經文辭句明達。不似詩書艱奧。而趙氏注頗通其意。亦極詳了。不似毛鄭簡嚴。特於申發。故但疏明訓詁典籍。則趙氏解經之意明而經自明。而趙氏有未得經義者。以經文例詠之。亦可會悟而得其真。固無取乎強經以從往也。此注既讀必有事為必有福。故皆以邀福得福求福言之。說文心部云。恬。安也。老子云。恬澹為上。謂不求福也。由。即猶也。毛詩甫田或耘或耔傳云。耘。除草也。禮記曲禮云。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故以治釋耘。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蓋謂告子既以義為外。則必不行義。故惟恐其行義也。行義福不可必得。故不行義而別有以助之以急求其福。行義即是內治善。內治善。則福不能急得。欲急得福。故告子不內治善。且惟恐其行義以礙其急求福也。孟子與之相反。故言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此趙氏義也。乃以孟子經文核之。告子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也。勿求心。勿求氣。正老子所謂恬澹。淮南子所謂恬愉。豈向有急求其福之事。則是以急求其福礙告子者。師也。若謂勿求心勿求氣。即助長。長即生也。亦即養也。告子勿求心則不集義。因不能知孟子之善養氣。告子勿求氣。則心勿求氣。自造為義外之說。亦當時處士之傑出者。使助長即指告子。則孟子明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然則天下皆助長之人。豈天下皆為告子之勿求心勿求氣。則趙氏以揠苗助長比急求其福。以急求其福為告子之惟恐行義。於孟子經文。殊難脂合矣。試即經文例詠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忘其為心者也。忘其心。而勿求。則無事。此告子外義不善養浩然之氣之說也。孟子既辨明義非外襲。必事內集。故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必有事。則必求於心而勿止。則非一求而已。且心勿忘矣。此辨明告子之不動心。與孟子之不動心。已畢。以下勿助長。則推斷舍之養勇而言之。謂不可為告子之必無事而緩。亦不可為斷舍之守氣以養氣也。守氣以養氣。是助長也。長即養也。亦即生也。以直養而無害。則氣由義生。為善養即為善長。而非助長助養。以守氣為養勇。則氣由氣生。為不

善養即不善長。而爲助長助養。天下能自反持志直養集義者。能有幾人。大抵多暴其氣以生長其氣。故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是不有事而止。而不求氣者也。此不芸苗者也。是告子之不得于心勿求其氣而可者也。故無害也。助之長者。氣本不能從義直而生。而助之生。此擡苗者也。是勸舍之守氣以暴其氣者也。暴其氣則不能自反。不能持志。不能集義。凡無義無道。雖不揜於心。而一以其氣行之。以直長養之而無害者。以不直長養而有害必矣。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此害字即申明以直養而無害之害。以直養則氣自生長於義。而無容助之。然則助長者。不能以直養之謂也。治田者培其苗之根。除其非種。苗自生于根矣。無以揠爲也。總之以持志自反爲要。則心勿忘三字。爲善養浩然之學。忘其心。爲勸舍之暴氣非也。爲告子之勿求氣亦非也。勿求氣雖較暴氣爲無害。然勿求氣即不復求心以生氣。雖無害而實無益。譬如子之勿求氣亦不耘苗。苗之槁靡不自我害之。而苗亦莫能長矣。安用此枯槁寂寞之學爲哉。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事。即無時無地之非動。聖人之言敬也。道國曰敬事。事君曰敬其事。論仁曰敬事敬。論君子曰敬事敬。又曰事上敬。交友敬。行篤敬。敬鬼神。祭思敬。蓋悉數之不能悉其物。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之一事。蓋人生日用之間。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少閒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不動而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用功於動。用功於睹聞。已無絲毫之不敬。而千萬動中或有一靜。千萬睹聞中或有一不睹不聞。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修己以敬。始謂之敬而無失。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孟子不動心有道。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如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亦無舍義而能敬者。故義雖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敬故謂之內。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論義。即孟子之論敬也。敬也者。用其心焉而已矣。夫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可已者而亦已。故斥之曰難。孟子之不動心。非釋氏之專一寂守以主靜。得以冒其號。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用功。一在靜處用功。焉得不相背而馳哉。

**何謂知言。**丑問知言之意謂何。曰。鼓辭知其所蔽。

**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孟子曰。人有險說之言。引事以喪人。

若實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笑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

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事。若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度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

**注**人有至猛也。○正義

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諛。諛也。見集韻類篇。諛。玉篇音虛。諛息廉二切。說文引立政勿以諛人。徐鍇傳云。諛猶險也。今本諛作諛。馬融注云。諛利佞人也。說文諛。諛也。諛利於上。佞人也。懋疾利口也。引盤庚相時懋民。今本懋作諛。馬融注云。諛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韓非子諛使篇云。損仁逐利謂之疾險。並字異而義同。文選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注。引倉頡篇云。諛。佞諂也。孟子公孫丑篇。諛辭知其所諛。趙岐注云。諛諛之言。荀子成相篇云。讒人罔極。險諛顛倒。詩序云。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諛私謁之心。並字異而義同。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見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廣雅釋詁云。蔽。障也。景王太子壽卒。而人曰憚其穢也。吾以爲信畜矣。人穢實難。已說王。國語周語實起云。蔽。障也。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穢也。吾以爲信畜矣。人穢實難。言將見殺也。已謂子朝。已自爲穢。當何害乎。雖惡爲人所用。自斷其尾可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人自作穢。則能治人。此譽子朝欲王立之。不必毀子猛。子朝立。猛自廢矣。故云蔽也。實起爲子朝傳。謀立子朝以廢子猛。是爲諛諛。○注有淫美至之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淫。侵淫隨理也。侵淫漸也。由漸而入。隨其脈理。則不違逆。故云淫美。毛詩雨無正巧言如流箋云。巧猶害也。善即美也。淫美猶云淫巧。詩小雅僖始既爾箋云。僖。不信也。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見莊公二十八年左傳。驪姬本欲廢申生。而先言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曲沃。而乃由是得罪。是陷害之也。周禮雍氏注云。穿地爲壘。所以禦禽獸。其或超險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禽獸不知有陷阱。人巧設以害之。驪姬欲害申生。故先爲此巧美之言。使之墜入。如禽獸之陷於阱。故爲陷害也。○注有邪至孫也。○正義曰。邪。辟也。邪則不正。故云邪辟不正。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見昭公四年左傳。豎牛者。叔孫穆子在庚宗所私婦生也。仲王。穆子在齊娶國姜所生也。王與公御萊書私遊于公宮。昭公與仲王玉環。王使牛入告穆子。牛入不告。而詐傳穆子命。使王佩之。乃讒於叔孫曰。不見而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仲王。仲王被逐。是父子相讒也。○注有隱至夫也。○正義曰。淮南子繆稱訓云。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高誘注云。遁隱也。故遁辭爲隱遁之辭。秦宓度辭於朝事見國語晉語。韋昭注云。度。隱也。謂以隱伏諂諂之言聞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試也。乃與爲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故云欲以窮詐諸大夫也。○注若此至趨也。○正義曰。知其所趨。謂知其趨向所在也。按賓孟驪姬豎牛同一讒詐。無以分其爲諛邪耶。且當時晉獻公周景王雖惑之。則史蘇劉蚩輩皆能知之。不必孟子大賢也。至秦宓度辭。卽所謂隱邪。漢藝文志有隱書八十篇。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諛。呂氏春秋重言篇。言荆莊王好隱。韓非子難篇。言人有鼓桓公隱者。古人託言諷諫。與詩人比與正同。無所爲窮。知之尤無足爲難。故晉大夫莫能對。范文子且知其三也。豈遂爲孟子之知言乎。鸛冠子能天篇云。被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陸佃注云。被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

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兼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詐僞邪也。飾又從而爲之辭。極僞窮也。鶡冠之說。與孟子小異。以說辭聖人知其所辨。蓋此說辭。即孟子所云邪辭。其別云詐辭。則孟子所未言也。說文言部云。說。辨論也。古文以爲頗字。頗。廣雅訓邪。說文訓偏。書洪範云。頗僻。即邪僻。故鶡冠以說即邪。又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此頗與偏並舉。頗。即偏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從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分則偏。偏則各持一說。則辨論比說之正義也。聖人變通神化。不執於一。孔子稱六言六蔽。雖仁知信直勇剛。不學以通之。則有所蔽。而爲愚蕩賊絞亂狂。荀子解蔽篇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於大理。又云。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墨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即說辭之由於有所蔽也。淫爲佞淫隨理。鶡冠以爲因。陸佃盡以墨子之兼愛是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言九流之學。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義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所謂因也。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儒則違離道本。五經乖析。道則獨任清虛。兼棄仁義。陰陽則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則傷恩薄厚。名則鉤鈎析亂。墨則不知別親疏。從橫則上詐讓而棄其信。雜則浸柔而無所歸。農則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蓋水循理際而入。侵軼其中。不能復出。荀子非十二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淫辭之有所陷入也。至於邪辟之辭。則顯然悖謬於倫理道義。鶡冠所謂革是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弑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即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僞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喪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途若其君真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有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參。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蓋邪說直造爲特道之言。其甘於爲此說者。則心久離於倫理道義。乃至於是。故邪辭由於有所辨也。沮之言之止。請之言之乞。止之使去。乞之使來。若明白直實言之。未能售也。故曲言之亦隨言之。鶡冠合邪辭于說辭。而分遁辭爲詐辭。陸佃以詐爲邪。非也。何則。所憎者欲其止。所好者欲其來。不能必其止與來也。故以說詐行於道。在本意則隱而不明。是爲遁。在所言則妄而不實。是爲詐。遁即詐也。離謂離於道義。窮謂窮於道義。心中本無義無道。惟恃此說詐隱藏以爲鈎致。此遁辭所以由於窮也。戰國時張儀蘇秦等之言。大多如是也。此四者。非通於大道。明於六經。貫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學。鮮克知之。孟子聞而能知其趨。則好古窮經之學深矣。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



驚咤之。則云啞。意不然而直拒之。則云惡。○注言往者孔子子貢相答如此。○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程氏灝考異云。論語爲之不厭。詩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子貢言之。日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於論語者八。學不厭而教不倦。一也。今據呂氏春秋。則此實別一時語。學不厭。論衡引作學。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體者。四枝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

聞也。一體者。得一枝也。具體者。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正義曰。也。○注體者。四枝股肱也。○正義曰。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體者。四支股脚也。其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與趙氏此注同。毛詩相鼠人而無體傳云。體。支體也。禮記喪

大記注云。體。手足也。周書武願篇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敢問所安。○丑問孟

四枝。股屬手。股屬足。故云四枝股肱。枝與支通。說文作肢。亦作肢。敢問所安。○丑問孟

子所安比也。○注所安比也。○正義曰。趙氏讀安爲案。周禮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微比。是。○注注云。比。察比也。按安猶處也。處猶居也。謂夫子於諸賢欲何居也。曰。姑舍

且。○注注云。且。置是。我不願比也。○注注云。且。至比也。○正義曰。毛詩卷耳傳云。姑。且。曰。伯

夷伊尹何如。○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不。○注注云。伯夷否。○正義曰。阮氏元

趙氏注。經文但云伯夷何如。無伊尹二字。按此說極確。趙注本慷慨。丑問伯夷一人。孟子乃及伊尹。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

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注注云。非其君。非已所好之君也。非

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伊尹也。○注注云。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注注云

已矣。○正義曰。五經通義云。荷天命以爲王使理羣生。此所謂爲天理物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也。○注注云。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注注云。止。處至去也。○正義曰。說文几部云。處。止

也。重文作處。是止即處也。莊公八年公羊傳云。



何言乎利兵為久也。注云。為久稽留之辭。說文彘部云。速。疾也。久屬仕言。故云留。速屬止言。故云去。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注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

退無常。量時為宜也。注者。乃言至宜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幾。近也。淮南子要略云。所以使學

言我心之所近也。進退無常。量時為宜。即集義矣。義之所在。即仕即久是進也。義之所不

在。即止即遠是退也。禮記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仕止久遠。皆視其可。是為量時。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注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

注班。齊至等乎。○正義曰。方言云。班。列也。北燕曰班。儀禮既夕注云。班。次也。文選東京

賦云。次和樹表。薛綜注云。次。比也。禮記服間注云。列等比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齊等也。原道訓高誘注云。齊。列也。是班列次比等齊同義轉注。故趙氏

以齊等解班。又以相比解之。說文女部云。嫌疑也。謂丑疑三人相等也。曰。否。自有生民以

來。未有孔子也。注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曰。然則有同

與。注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耶。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注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

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注行一至為也。○正義曰。荀子王霸篇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又儒效篇云。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與孟子同。不義則自反而不縮也。不為則不懼也。曰。敢問其所以異

也。注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注

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

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為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注汙汙下至用者。○正義曰。說文水部云。窪。窞也。

趙氏讀汙為窪也。按汙本作污。孟子蓋用為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謂言雖大而不至於阿曲。成公

綏嘯賦云。大而不修。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以汙屬上讀。則智足以知聖人汙。亦是智足以知聖

人之大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予宰我也。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

也。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笑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遠矣。注如使當堯舜之世。○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如使當堯舜

之世。觀其制度。闕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處。無觀其制度四字。按無者是。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

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

也。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

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

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注子貢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李文真讀孟子劉記云。夫子

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為

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為孔子所以異者。蓋聖則

同德。孔子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注春秋至德也。

○正義曰。引見國語周語隨會聘周篇。韋昭國語解敘云。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

因聖言以攝意。託王義以流藻。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宋庠國語補音敘云。魏晉以

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按趙氏生後漢。已稱外傳。則外傳之

題。不始魏晉矣。韋昭注云。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注從孔至道者。○

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云。而莫知其所由始注云。由。從也。毛詩谷風傳。及說文糸部。皆云違

離也。故以從釋由。以離釋違。孔子無可無不可。其道大備。故從孔子百世後。上推孔子。有若

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注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

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

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襄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注。堙。至聚也。○正義曰。詩。靡風。鸛云。堙。封塲也。楚鄧以南。巖土謂之封堙。中齊語也。蠶同。蠶。禮記樂記云。封比干之家注云。積土為封。廣釋釋邱云。封冢也。是蠶封即蠶冢也。法言問神篇云。太山之於蠶堙。詩召南于彼行潦。大雅洞酌彼行潦。毛傳皆云行潦。流潦也。孔氏正義云。行者。道也。說文水部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應劭云。潦。流也。此云道旁流潦。以道釋行。以流釋潦也。萃。聚也。周易象傳文。阮氏元校勘記云。泰山之於邱堙。咸淳衢州本泰作太。○注有若至尹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人篇云。人同類而智殊。高誘注云。殊。異也。文選騰種。衡表云。英才卓犖。注云。卓犖。絕異也。萬類統人物而言。麒麟與衆獸異。鳳凰與衆鳥異。泰山河海與邱堙行潦異。聖人與凡民異。是萬類各有殊異也。聖人在人類之中。本是卓絕絕異於凡俗。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也。而孔子在卓絕之中。尤為盛矣。此所以異于伯夷伊尹也。蓋以勸舍告子之不知求心。不知集義。必要之於會子之自反。自反而縮。則得百里之地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自反不縮。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皆不為。是伯夷伊尹與孔子。皆自反而配道義矣。乃伯夷之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向專於清。伊尹之何仕非君。何使非民。向專於任。任之不已。則流於勸舍。清之不已。則流於告子。故雖能集義。又必量時合宜。而粟之於孔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之道大中而上下應之。此志帥氣之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學也。至於通變神化。而集義之功。極於精義。求心之要。妙於先心。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相傳之教。孔子備之。而孟子傳之。惟得乎此。而較徑邪道之言。乃不致以似是而非者。惑亂而昧所從也。○注。夫聖至揚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會子孝之大。以告子之言心三人皆孔子弟子云。宰我子貢善為說辭一節。昔者竊聞之一節。皆為孟自言。莫不善於有若日節注此三人皆孔子弟子云。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人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注。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為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

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遘河內虜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按孟子前言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謂其起自百里。非謂遷豐之後。仍止百里也。孟子之文。彼此互見。貫而通之。乃見其備。傷文始小而終大。由能行仁政而諸侯歸之。謂文王藉力。當未必然。史記平原君列傳。毛遂曰。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而臣諸侯。荀子仲尼篇云。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韓詩外傳云。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陸賈新語明誠篇云。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先生答張夫子問云。應知優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堯

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注贍

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

尼。心服者也。注贍足至者也。○正義曰。贍古作贍。呂氏春秋類民篇云。愁悴不贍者。高誘注云。贍釋詁云。就。歸也。非心服承以力服人。則以力服人。即指此非心服者而言。故云以己力不足而

往服從於人。上但言以力。未言以力不贍。故下以力不贍也。補明之。以力服人。既是以力不贍而從

人。則以德服人。即是以德不贍而從人。故云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顏淵子貢於孔子。無力可言。其從之惟心悅於德耳。若以力服人者。即上以力假仁之人。則與下非心服也不貫。且以德行仁

者。豈用以服人乎。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有聲篇

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是詩謂服武王之德也。自訓由。亦訓從。東西南北。謂自鎬京之四方來也。無思不服。猶云無不心服。故鄭箋謂心無不歸服。趙氏亦云此亦心服之謂。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懷之。注王者任德。○正義曰。漢

刑。○遠人至懷之。○正義曰。論語季氏篇文。足利本懷作來。韓本同。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注行仁政。則

行仁政。則

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埤下。近水泉之地也。注行仁至地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以翟為榮。注云。榮。樂也。濕宜作溼。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注云。溼。謂地溼氣也。埤。闕蓋毛三本作卑。卑埤通。管子水地篇云。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水以為都居。注云。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荀子宥生篇云。其流也埤下。泥拘必循其理。注云。埤讀為卑。滙與偪同。方也。拘讀為鈎。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是卑下為近水泉之處。為水漸脚。不免於溼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注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得其人。能者居職任其事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在。尻也。說文几部云。尻。處也。今通作居。故以兩居釋兩在。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注云。無則已。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今賢者處位。是有其人。故云得其人。淮南子傲真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居職故任其事。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注及無至畏服。○正義曰。國語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畏服。○正義曰。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注云。閒。息也。閒暇謂安息。此以除去欒氏內亂為少閒。則不獨無敵國之虞。國家閒暇。謂不用兵戈。無論外患內亂。戰攻則不得休息。趙氏舉其外以概其內也。國語晉語注云。明。著也。說文夕部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云。飾。著也。是明著修三字義通。管子宙合篇云。見察之謂明。淮南子本經訓云。審於符者。高誘注云。審。明也。明之義。一為修明。一為明審。趙氏以政教宜分。刑罰宜審。故分釋之。畏之訓亦有二。一為畏懼。廣雅釋詁畏懼也。是也。一為畏服。曲禮畏而愛之注云。心服曰畏是也。大國無容畏懼。故以畏服言之。

天之未陰雨。黻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注詩邠國鴉鵲之篇。迨。及。微。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鴉鵲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繆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正義曰。詩在今毛詩鴉鵲篇第二章。傳云。迨。及。微。刺也。未

謂此詩知道也。注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繆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鴉鵲及天之未

謂此詩知道也。注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繆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鴉鵲及天之未

謂此詩知道也。注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繆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鴉鵲及天之未

謂此詩知道也。注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繆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鴉鵲及天之未

謂此詩知道也。注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繆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鴉鵲及天之未

謂此詩知道也。注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繆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鴉鵲及天之未

謂此詩知道也。注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繆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鴉鵲及天之未

謂此詩知道也。注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繆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鴉鵲及天之未

謂此詩知道也。注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繆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鴉鵲及天之未

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絲其歸戶。桑根之皮。必須剝而取之。故毛傳訓徹為剝。趙氏訓徹為取。廣雅釋詁云。徹。取也。徹徹字通。毛詩釋文云。土音杜。轉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大雅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注云。齊詩作自杜。荀子解蔽篇所言乘杜即相土。是土杜古字通也。綱繆。即纏絲之轉聲。廣雅釋詁云。綱繆。纏也。謂以桑根之皮。絞結束縛之成巢也。爾雅釋鳥云。鷦鷯。鷦鷯。陸機詩疏云。鷦鷯似黃雀而小。是鷦鷯為小鳥也。今此下民。今毛詩作今女下民。詩序云。鷦鷯。周公教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鷦鷯焉。事見周書金縢篇。趙氏則以為刺邠君會不如此鳥。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此蓋三家之說。與毛異者。

不自己求之者。般。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情敖遊。不修政刑。是以見

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注皆云。般。大也。亦謂般即仲。注息情敖遊。○正義曰。禮記少儀

云。怠則褻而相之。注云。怠。惰也。毛詩小雅嘉賓式燕以。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詩

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注詩大至福也。○正義曰。

云。承長言我也。趙氏訓詁與毛同。皆爾雅釋詁文。廣雅釋詁云。配。當也。箋云。常言當配天命

而行。則福祿自來。亦以當釋配。分於道謂之命。配當善道。則配當天命矣。莊公二十五年公羊傳

云。求乎陰之道也。注云。求。責求也。故自求即是自責。易雜卦傳。大有衆也。衆與多義同。故以有釋多。能謂能自責。則有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雉雉。宋景守心之變。

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也。注殷王至活也。○正義曰。尚書太甲三

故趙氏但云殷王太甲言。不言逸書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說文蠶从虫薛聲。衣服歌謠草木之

怪謂之蠶。禽獸蟲蛇之怪謂之蠶。又孽。庶子也。从子薛聲。玉篇蠶或作孽。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

云。高宗雉雉者。經云。高宗獻日。越有雉雉。敘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史記云。

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

下成禮。殷道復興。是其事者。宋景守心者。呂氏春秋制樂篇云。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

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章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燧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燧惑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燧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燧惑果徙三舍。是其事也。高宗宋景。皆以德弭災。故云皆可以德消去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史記云。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侮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濱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其事也。故云是為不可活。聲謂活或為道。禮記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與孟子所引字雖有異。而大旨無殊。惟道之與活。義訓不同。鄭康成曰。道。逃也。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言當防患於未亂也。○正義曰。易老子德經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美才出

衆者也。萬人者稱傑。○正義曰。鵬冠子能天篇云。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

傑。春秋繁露爵國篇云。故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

人。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

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

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

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

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白虎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五人曰茂。十人

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禮記月令正義引蔡氏辯名記。宣公

十五年左傳。正義亦引辯名記。辯名即別名也。惟作倍人曰茂。倍選曰俊。所說各異。東漢人注書

說文人部云。俊。材過千人也。傑。執也。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孟孟夏兩紀。皆云才過

萬人曰傑。千人曰俊。而注功名篇。則云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傑。注國策齊策。又云才勝萬人曰

英。千人曰傑。王逸注楚辭大招云。千人才曰豪。萬人才曰傑。注九章懷沙篇云。千人才曰俊。一

國高曰傑焉。鄭注尚書皋陶謨云。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英。均無定說。大要皆才美出衆者之名。

故典籍隨舉為稱。或言俊傑。或言俊英。或言豪傑。或言英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趙氏雖以萬人者稱傑。而俊則不言千人。而但云美才出衆也。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市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





關。境上門也。讓。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但不  
 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嚴禁。大宰。天官冢宰也。司關。地官。職司貨賄之出入者。  
 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注云。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舍。其出布如市之廛。  
 是周禮關市有征也。周禮相傳以為周公所作。故以為周公以來也。猶讓。周禮作幾。古字通。賈  
 氏疏云。孟子陳正法與周異。闕監毛三本。關市之賦作之征。去征作之征。並非。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

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注助者不至之類。○正義曰。王

藉之言借也。借民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廢時。借民力。則藉即是助。履畝者。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公羊傳云。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云。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  
 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滿藉。  
 以豐財也。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  
 為常。按何休杜預二說不同。然因民不力於公田。因踐其私田而收其善畝之穀。仍是什一。不為橫  
 征。若民因有懲。明年加力於公田。使公田之穀好於私田。則仍收公田之穀。不踐其  
 私田矣。惟於公田之外又收其私田之什一。乃是加賦。趙氏以為橫。則當如杜說矣。廛。無夫

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

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為之民矣。氓者。  
 謂其民也。注里居至民也。○正義曰。載師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孟  
 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  
 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元謂宅不毛者。謂以一里二十五家  
 之泉。空田者。謂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  
 者。士徒車輦給絲役。鄭氏注禮記檀弓云。古者謂錢為帛布。韋昭注國語。周語云。錢者。金幣之  
 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布為錢即為泉也。仁氏永經禮義云。凡民居區城關市邸舍。盡謂之廛。

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此廛謂民居。即周禮上地夫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  
 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閉民為民僮力者。  
 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  
 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為臺  
 榭游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當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能力之閉民。  
 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有種桑麻。有嫗婦布績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

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靡者皆受惠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闔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卽此夫里之布是已。注中止據載師而不及闔師。載師之無職事者。是游手浮泛之人。夫家之征。所以罰之也。闔師之無職者。則九職中之閒民。非游手也。夫布乃其常賦。非罰也。太宰九職。一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載師之無職事者。無職而不事劉氏。闔師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不曰無職事。闔師。賦中者也。按鄭氏解而夫字不同。解夫字不當用一夫百畝之稅之說。夫布者。論丁出錢以爲賦。猶漢口稅之法。漢口率出泉。概施之有職。周則惟施之閒民而已。趙氏佑溫故錄云。夫家之征。乃夫稅家稅二事。本非經所及。趙氏注廣言之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張。民也。從民亡聲。讀若盲。詩張之垂世傳云。張。民也。方言亦云張民也。孟子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張矣。趙注張者。謂其民也。按此則張與民小別。蓋自他歸往之民。則謂之張。故字從民亡。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張字云。或作萌。或作毗。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張改毗。如說文引周禮以與錫利萌是也。張者。謂其民也。闔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謂其三字。按尋謂字。則經文當本作萌。翟氏灝考異云。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斷句。上土商旅農。悉連下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呂氏春秋音律篇注云。之。其。信能行此五者。則

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者也。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率勉人子弟

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注今諸至者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信。誠

向遠。皆望也。孟子離婁篇言仰望而終身。則仰之義同於望。故云仰望。廣雅釋詁云。愛。仁也。仁之於父子。云若父母。是愛之也。小爾雅廣詁云。率。勸也。勸之義與勉同。故以勉釋率。爾雅

釋言云。濟。成也。故以成釋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

天吏也。注言諸至吏也。○正義曰。使從吏聲。故吏之義通於使。襄公三十年左傳。使走問於章指

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

也。亂衆夫擾擾。○正義曰。國語晉語云。范文子謂厲公曰。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廣雅釋訓云。擾擾。亂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亂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

上。亂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亂○正義曰。說文丸部

云。丸。圓也。傾側而轉者。置丸掌上。其轉易易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亂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

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亂也。○正義曰。

傳公三十三年公羊傳云。詐戰不日。注云。詐。卒也。廣雅釋詁云。暫。猝也。釋言云。乍。暫也。乍與詐通。卒與猝通。乍暫卒三字轉注也。說文子部云。孺。乳子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兒始能

行曰孺子。孺。濡也。言濡弱也。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云。孺子。小子也。始能行而尚無知識。不知井之傾人。故將入井也。國語周語芮良夫云。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注云。怵惕。恐

懼也。文選東京賦云。猶怵惕於一夫。薛綜注云。惕。驚也。驚即駭。驚駭。猶恐懼也。趙氏解梁

惠王上篇。隨其無罪為痛。說文心部云。惻。痛也。漢書鮑宣傳云。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注云。惻隱。皆痛也。然則怵惕惻隱。謂驚懼其入井。又哀痛其入井也。以隱之義。已見前經文下亦自申明

之言。惻隱為仁。故略之耳。音義云。內本亦作納。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於鄉黨朋友。皆為

人之事。故統之云非為人也。孔本作殺於中。非為其人也。無情字。有其字。呂氏春秋適理篇云。臣聞其聲。淮南子修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誘注並云聲名也。禮記表記云。先王諱以尊名。注云名

者。謂聲譽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

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亂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

不能演用為行耳。亂注言此至行耳。○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謂人之性皆善。禽獸之性則不善也。禽

賢愚。則皆有之矣。孟子四言非人。乃德言人心必有此四者。趙氏此注。深得孟子之指。不愧獨儒。三國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繇曰。孟子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禮記曲禮注引孟子。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孔氏正義兼引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於句首俱加入字。則四稱非人。竟爲指斥罵詈之辭。非孟子義。趙氏云。人但不能廣用爲行。正中明人必有此心。惟

禽獸無之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注端者至用之。○正義

端。東序頭也。頭。首也。故端爲首。端與諧通。說文諧部云。諧。物初生之題也。題亦頭也。故考工記輪人鑿端。注云。內題方有頭。可由此推及全體。惠氏士奇大學說云。大學致知。中庸致曲。皆自明誠也。中庸謂之曲。孟子謂之端。在物爲曲。在心爲端。致者。擴而充之也。戴氏震孟字

義疏證云。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即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賅禮。使無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爲得。且言義可以賅禮。言禮可以賅義。先王

之以禮教。無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義也。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賅仁。又無疑也。舉仁舉禮。可以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益之以禮。所以爲仁至義盡也。

語德之感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自人道盡之天道。自人之德性盡之天德。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

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觀其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在人爲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爲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爲德也。雖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凡仁義對文及智仁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之者也。程氏瑄田圃藝錄論學小記云。仁主於愛。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入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忍。忍則已去仁。已去仁則已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按賈誼新書道術篇云。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不忍人之心。即是惻隱之心。惻隱爲仁之端。仁義禮智四端一貫。故但

舉惻隱。而羞惡辭讓是非即具矣。但有仁之端。而義禮智之端即具矣。

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補人之至體也。○正義曰。四端之有於心。猶四支之有於身。言必有也。毛氏奇齡隱言

補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言仁之端在心。不言心之端在仁。四德是性之所發。藉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一三九

心見端。然不可云心本於性。觀性之得名。專以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生於心為言。則本可生道。道不可生本明矣。

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

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廓也。凡有端在

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

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注。擴。音。至。母。也。○正義曰。音。義。云。

廣雅疏證云。說文。擴。滿。弩。也。孫子兵勢篇云。勢如擴弩。太平御覽引尸子云。扞弓。韓弩。漢書。王

邱壽王傳。十城。擴弩。顏師古注云。引滿曰擴。並字異而義同。孟子公孫丑篇。知皆擴而充之矣。趙

氏注云。擴。廓也。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義亦與擴同。按說文弓部云。擴。讀若郭。郭。即廓。

釋名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是也。趙氏本作擴。以滿弩之訓。於此文不切。故以廓解之。即說

文讀若郭之義。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高誘注云。廓。張也。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開弓與

滿弩義同。趙氏上注云。可引用之。引用即此擴矣。擴亦廣也。下注云。廣大。即謂擴而充之。淮

南子說山訓云。近之則鍾聲充。高誘注云。充。大也。故以大釋充。擴而充之。即引而大之也。說

文火部云。然。燒也。火始燒。泉始通。其勢不可遏止。故由微小而無所不至。猶人之有四端。既

知擴而充之。則亦無所不至也。惟無所不至。故放諸四海而民皆安保也。論語里仁篇。苟志於仁矣。

孔氏注。毛詩秦風。苟亦無信傳。皆云苟誠也。毛詩小雅。保艾爾後傳云。保。安也。保四海。即安四海

之民也。人不能事父母。即是不仁不義。無禮無智。雖愚蒙。豈不知父母之當事。惟賊害其性。遂至

不能順於父母。趙氏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不能事父母。豈尚能保安四海。此言性善之切。可謂通

儒矣。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

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

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脩其善者也。注。正。義。曰。方。言。云。

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維之問。謂之箠。關西曰箭。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矢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太平御覽引字林云。箭。矢。竹也。箭。為。竹。名。可。為。矢。故。矢。即。名。箭。也。閩。監。毛。三。本。作。函。甲。也。音。義。出。

鑄字。則鑿是也。武氏億釋甲云。鑿爲甲之通名。釋名鑿鑿也。鑿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鑿也。廣雅甲介。鑿也。自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鑿也。世乃有以金制鑿之名。禮記疏言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鑿。書費誓正義。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鑿鑿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爲名。儀禮既夕禮甲冑干笮疏。甲鑿冑兜鑿者。古者用皮。故名甲冑。後代用金。故名鑿兜鑿。隨世爲名故也。億考之獨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鑿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爲鑿。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鑿。鑿以今曉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也。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鑿矛戟。蚩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鑿。鑿所由來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益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鄭風駟介旁旁傳云。介。甲也。秦風駟孔羣箋云。伐。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傳二十八年傳駟介百乘。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駟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爲鑿。定八年傳。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考淮南子覽冥訓大衝車。高氏注云。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是車亦用金爲鑿。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邱氏爲之金距。呂氏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鑿著雞頭。鄭衆亦云介甲爲雞著甲。見儀禮疏。按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鑿亦以金爲之。此又可爲證。以見當時鬪雞之戲尙如此。蓋必有所仿效爲然。其人得用金爲鑿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甲。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輕鑿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腫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兵燧衣鐵甲。據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此又自春秋至戰國。世變益甚。所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諸說妄爲區分其義。非也。函人爲甲見考工記。○注巫欲至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秦招弭以除疾病。注云。衍讀爲延。望祀謂有牲豕感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禱祭之神號。男巫爲之招。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招救皆有記衍之禮。祝號掌於大祝小祝。而授男巫。是祝之事。巫爲之也。逐疫祝於未病時。除疾病祝於已病時。皆所以求活人也。惠氏士奇禮說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攻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焉。大祝言甸讀禱。代受皆幾。小祝將事候穰。求遠畢疾。男巫祝衍旁招。弭寧疾病。女巫歲時釁浴。祓除不祥。故曰病者瘳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楛藉。所救鈞也。梓人匠人。並見考工記。皆不言作棺。而宮室屬之匠人。棺槨。亦宮室之類。地官鄉師。及葬執蠶。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役匠師。注云。匠師主聚匠。又云。匠師主豐碑之事。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云。豐碑。天子斷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棺前後四角樹之。桓楹。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楹謂之桓。室內之碑。匠師主之。則棺槨亦匠人所爲明矣。故儀禮既夕記云。既正柩。窆出。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遂匠。送人匠人也。匠人主載棺窆。雜記云。匠人執羽葆御柩。襄公四年左傳。定嬖薨。初。季孫爲已樹六楨於藩園東門之外。匠慶請木。請木則棺爲匠所作。惟匠人作棺。故載柩御柩之事。皆匠人主之。此國之職事。而士大夫之棺。亦必匠人所作。故孟子爲母治棺。使虞敦匠事。此云作棺欲其蚤售者。則



曰。禹拜讜言。注向書至讜言。○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谷絲謨曰。禹拜昌言。今文尙書作黨。讀注孟子引尙書。禹拜黨言。逸周書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康平子碑。黨言允讜。刺寬碑對策嘉黨。皆昌言字之假借也。至於讜言亦見漢人文字。字林。讜言。美言也。博又因黨言而爲之言傍。謂之正俗字可。盧氏文昭校逸周書祭公解云。黨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此又因正。注謂。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闕大舜。虞帝也。孔子直言也。

稱曰纁纁。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注大舜至者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虞帝也。闕監毛三

本。孔本韓本同。唐本考文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後人或刪舜。或改爲帝。論語子罕篇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云。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是孔子稱舜纁纁。而巍巍之爲

大也。云於子路與禹同者。趙氏以善與人同之人指子路與禹。謂舜之善在舍己從人。而舍己從人。此舜之善與子路禹同者也。經文善與人同在上。注倒言之耳。按周易同人彖傳云。同人。柔得位乎

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惟君子惟能通天下之志。序卦傳云。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同人者物必歸焉。同即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所謂善與人同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知矣乎。舜好問

而好察。隱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兩端。人之兩端也。執兩而用中。則非執一而無權。執一無權。則與人異。執兩用中。則與人同。執一者。守乎己而不能舍己。故欲天下人皆

從乎己。通天下之志者。惟善之從。故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意味引尸子云。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之盛德也。禮記大學篇引秦誓云。斷斷令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樂人有善。則無他技。無他技是不爲異端。

不爲異端。是善與人同也。舍己。即子路之改過。從人。即禹之拜昌言。聖賢之學。不過舍己從人而已。孟子闢揚墨。以其執一。此章發明專已執一之非也。自耕稼陶漁

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爲善。注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魚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

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舜耕稼陶漁之事也。爾雅釋詁云。讓。謀也。書

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今大禹棄稷篇不存。唯存皋陶謨。禹既拜皋陶之言。帝乃命禹亦昌言。又曰迪股德。時乃功惟敘。及皋陶拜手稽首讜言。廣元首叢陛

之歌。而帝且拜而命之。可爲舜取善謀之證。乃此其爲帝時也。孟子則謂言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於人者。然則舍己從人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當如是。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



也。與人爲善。猶云善與人同。上言善與人同。而下申言其所以同者爲舍己從人。舍己從人。卽是樂取于人以爲善。是取人爲善。卽是與人同爲此善也。莫大乎與人爲善。此舜之舍己從人所以大也。

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由采善於人。○正義曰。童子

○故曰至功也。○正義曰。桓寬鹽鐵論刺驕篇云。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周氏廣業云。文選注有計及下句。豈此二語皆外書之文。而趙稱之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

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

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

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己也。注伯夷至己也。○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

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

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愛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此讓國而隱居之事也。毛詩角弓如塗塗附傳云。塗。泥

也。說文火部云。炭。燒木未灰也。灰。死火餘燼也。从火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炮。泥

燻也。妻。火餘也。廣雅釋詁云。炭。妻也。然則炭爲燒木已妻之名。但未成死灰。而已無火

矣。本經火燒未灰。其黑能汚白。故趙氏以墨釋之。滕文公上篇面深墨注云。墨。黑也。王氏鳴盛

向書後辨云。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於燼之炭。周氏柄中辨正云。若是炭火。豈必朝衣朝冠而後不坐哉。趙氏云。塗泥炭墨。則非炭火明炭之。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醜。汚也。方言汙浼瀼注。浼也。自關而東。或曰挂。或曰汙。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浼。或曰瀼。浼與汙同。孟子春秋離俗覽不慢於利。高誘注云。慢。汚也。慢浼並與醜通。莊子讓王篇云。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呂氏春秋誠廉篇。塗作浼。漢書王尊傳云。塗汚宰相。擢辱公卿。汚塗浼義相同。故汚謂之慢。亦謂之塗。塗牆謂之慢。亦謂之汚矣。爾雅釋詁云。念。思也。是思爲念也。禮記問喪云。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注云。望望。瞻望之貌也。此云慚愧。趙氏蓋讀爲惘惘。惘惘卽罔罔。文選西征賦注云。惘惘罔罔。失志之貌。失志故慚愧也。按毛詩大雅思皇多士傳云。思。辭也。此思與鄉人立思。當亦語辭。非有義也。是故諸



之褻也。見美也。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褻是也。其去衣見體。亦謂之袒褻。鄭風大叔于田篇。禮褻暴虎。爾雅云。禮褻肉褻是也。禮與袒同。毛氏奇齡經問云。沈玉亮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褻。夫袒褻裸裎。見於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褻屬敬事。鄭康成注。則云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則袒與褻有何容飾。經與注皆不可解。曰往讀樂記云。周旋褻褻。禮之文也。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褻。又云。裘之褻也。見美也。君在則褻者。盡飾也。此所為褻。謂褻衣褻裘。使美見於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褻褻。截然不同。袒褻見美。本為文飾。而即以為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褻兩相發明。蓋袒褻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褻者。事父母之情也。然則何以同一袒褻。而一以為褻。一以為敬。曰。袒褻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褻。有加衣之袒褻。去衣之袒褻。如射禮袒袂。喪禮袒括髮。鄭詩袒褻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記微子世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脫衣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袒褻。則衛風衣錦綱衣。裳錦綱裳。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褻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褻。則其美見焉。又有褻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緇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褻之而美見。褻則揜之而美不見。檀弓所云褻裘而弔。褻裘而弔是也。去衣之袒褻為褻。加衣之袒褻為敬。明有分別矣。○注柳下至我邪。○正義曰。春秋釋例世族譜云。展氏。司空無駭公子展之孫。魯公族夷伯展氏。祖父展禽。食邑柳下。隱公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命以字為展氏。注云。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僖公十五年左傳云。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注云。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二十六年左傳云。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注云。柳下惠。國語魯語云。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注云。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季禽。獲。展禽之名也。是為魯公族大夫也。又魯語海鳥愛居篇云。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注云。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莊子盜跖篇。稱孔子與柳下季友。國策齊策顏闞對齊宣王。亦稱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則季為字也。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氏論語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淮南子說林訓。柳下惠見館。高誘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柳下有此二說。趙氏同。高前說以為號也。號如史記呂尚號曰太公望。荀子南郭惠子居南郭。因為號是也。惟名獲字季。而趙氏以為名禽字季。未知所本。孔氏左傳正義云。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是也。隱。藏也。以。用也。不隱己之賢才。謂不肯自藏晦其賢才也。必以其道。是必欲行其道也。韓非子難三云。故羣公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鹽鐵論刺權篇云。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祿之所以為文。魏成子之所以為賢也。潛夫論明闇篇云。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闇。此隱賢謂隱蔽賢人。與趙氏義異。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憊。注云。憊。憂也。漢書佞幸石顯傳。憂滿不食。注云。滿讀曰憊。說文心部云。憊。憂也。鬼谷子云。憂者。閉塞而不泄也。然則憊即憂悶。凡憂悶不能泄則憤。故適又訓憤也。善已而已。解我為我。惡人何能汚於我。以惡人解袒褻裸裎之人。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

屑去已。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儼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

而止之。謂三緇不暫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為潔也。注由由至潔也。○正義曰。廣雅釋訓云。浩浩油油。

為大氣。注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云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遠與大義同。楚辭懷沙云。浩浩沅湘。王逸

注云。浩浩廣大貌。是也。此由由為浩浩。亦謂其不似伯夷之隘。而寬然大而能容也。乃油油本新生之

狀。詳見前油然作雲。而禮記玉藻云。三爵而油油然。注云。油油。悅章貌。史記微子世家云。禾黍

油油。索隱云。油油。禾黍之苗光悅貌。油油為悅。故韓詩外傳引萬章由由然不忍去也。作榆榆然

不去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喜色由然以生。由為生亦為喜。喜悅。生之象也。流動。生之機也。

水生則流。物生則悅。禾黍之油油。猶云木欣欣而向榮也。列女傳賢明篇云。柳下惠處魯。三黜而

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孺乎。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

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其妻諫曰。夫子之不伐令。夫子之不竭令。

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善令。屈柔從俗。不強察令。蒙恥救民。德彌大令。雖遇三黜。終不被令。禮

梯君子。永不厲令。嗟乎惜哉。乃下世令。庶幾遐年。今遂逝令。嗚呼哀哉。魂神誰令。夫子之諡。

宜為惠令。門人從之以為諱。此與孟子相表裏。兩言油油。其云油油之民。即謂此生生之民。與下

將陷於害相貫。害則將戕其生矣。故憂之而救之。惟憂民救亂之心切。故不憚委蛇容忍。周旋補救

於其間。所謂進不隱賢。必行其道。謂不藏此憂民救亂之才。欲行此蒙恥救民之道也。推此裸裎之

人。即害民之人。彼自害民。我自救民。所為爾為爾我為我也。因其人害民而潔身遠去。則不與之

偕。因其人害民而詭隨阿附。則與之偕而自失。惟惠則油油然救斯民全其生者。與此害民之人並

處於朝。彼焉能免我。蓋我染其所為而附之。則彼能免我。我以救民者補救挽回其害。則與之偕而

潔哉。故位不以去為潔。而悠游下位。足為以矯潔為高者示之。孟子舉一伯夷以戒人之輕進。舉一柳下惠以戒人之輕退。豈徒然哉。阮氏元校勘記云。謂三黜。闕監毛三本同。虞本孔本韓本黜作絀。是。音。子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闕伯夷隘。懼人

之污來及已。故無所舍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闕注伯夷至評之。○正義曰。禮記禮器云。君

隘或作阨。或作陋。並烏懈切。文選吳都賦。邦有嶽阨。劉逵注云。阨。小也。嶽阨即嶽隘。小猶狹也。文選注引晉書母瓌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

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解隘不恭與趙氏同。而其不同趙氏者。趙氏謂伯夷之不屑就為隘。柳下惠之不屑去為不恭。以君子不為聖人不取。由。用也。取亦用也。然孟子以夷為聖之庸。惠為聖之

和。夷惠既是聖人。則隘不恭聖人不由。不得謂夷惠為隘不恭。故書母瓌易趙氏義云。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字指夷之不屑就。惠之不屑去。謂如是為隘。如是為不恭。若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則伯夷柳下惠皆君子也。隘與不恭。君子皆不為。則夷不為隘。惠不為不恭也。後漢書黃瓌傳。李固遺瓌書云。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趙氏之義。固有所本矣。李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為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闕正義曰。文選

注引者作然。音義云。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闕天

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

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闕天時至人和。○正義曰。尉繚子戰威篇云。故曰天時不如地利。

闕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翟氏顯考異云。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子

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見古則典。○三里至利也。

○正義曰。臧氏玉林經義雜記云。晉書段灼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地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殺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此本孟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也。郭爲外城。魯椽爲外棺。開廣二里。已不爲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兩言五里之郭。必非誤。按戰國策齊策紹勃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田單又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皆指即墨而言其城郭之小。七里五里。固未可拘也。臧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左傳疏曰。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尙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也。尉繚天子官篇云。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而乘之者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此言東西攻南北攻。即所云環而攻之。呂氏春秋愛士篇云。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高誘注云。環。圍也。謂周旋圍繞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春官箴人。九曰巫環。註謂巫可致師不以長兵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好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注天時至屬也。○正義曰。時。十二辰地支也。日即十日。天干也。太元元數篇云。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淮南子地形訓云。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水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論衡難歲篇云。立春長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囚水。乾廢坎休。王之德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此王相之說也。史記龜策列傳云。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集解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句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句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句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句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即爲虛。甲辰句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即爲虛。甲寅句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即爲虛。劉敞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孤虛之說也。周禮春官太史職。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云。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主天道周時。術士以七政占驗爲天道。故裨竈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產雖正斥之云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然其時則侃以天時爲天道。至孔子贊易。明元亨利貞爲天之道。言天道虧盈而益謙。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天道乃明。城孟子以天道與仁義禮智並言。而此五行時日之術。別之爲天時。而天時天道乃曉然明於世也。城

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

利不如人和也。國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

是也。爾注有堅至是也。○正義曰：破之走者。解委而去之。走字釋去之矣。委無破義。阮氏元校勘

記云：岳本破作被。惟南子精神訓云：委物而不利。高誘注云：委。棄也。漢書地理志千乘

郡被陽注。萬引如傳云。一作疲。音罷。軍之罷。罷即疲。國語周語注云。棄。廢也。禮記中庸半

塗而廢注云。廢。猶罷止也。表記中道而廢注云。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趙氏當作疲

之走者。通疲為破。傳寫誤作破也。罷而去之。即棄而去之也。岳本得之。引衛懿公之事。見閔公

二年左傳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

焉能戰。是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

之利。國注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道德也。爾

注城民居民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土。君子也。史記禮書云。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廷也。人域。是域土君子也。毛詩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有是即域是。

索隱云。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亦弗居也。上言宮廷下言域。故知域是居。與趙氏同也。

閔氏若璩釋地云。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為國。寡人民。迺勸業通商。而人物始幅奏。先發端云。古

者有分土無分民。顏師古注。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碩鼠之詩。逝將去女。論語之書。襁負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然。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按

呂氏春秋慎人篇云。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以法禁之。使民止於此居也。以德懷之。未嘗禁之而民自止於此。亦居也。居民不以封疆之界。謂止民不以法禁之。以德懷之也。居此民則止

此民。止此民。即有此民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國注得道之君，何

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爾注得道至勝矣。○正義曰。音義云。寡助之至。至或作

君。即解多助之主。上言得道者多助。則多助之主。即是得道之章指。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平君也。有不戰。不當戰也。當戰則戰矣。當戰則戰。所以必勝。丘民為天子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雖仕於齊。處賓師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

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

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孟子之館相見也。此以若言釋如字。儀禮鄉飲酒禮云。

如大夫入。註云。如讀若今之若。廣雅釋言云。如。若也。云若言者。爾雅釋詁云。圖如餽謀也。

釋言云。餽。圖也。餽。若也。然則如與若義同。而如之為謀為圖為餽。與若之為餽為圖同。寡人

如就見者也。即寡人圖就見者也。釋詁又云。餽。言也。趙氏疊若言二字釋如字。謂如者。若也。言

也。若之為如。不必為圖餽之義。必疊言字。則其為餽為圖。了然明白。此趙氏訓釋之精也。或訓

如為往。不及趙氏遠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字亦與將同義。閻氏若據釋地三續云。古者雞鳴

而起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

時也。愚初解如此。復閱趙註云。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視朝內仍帶有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

不然。既惡寒。大廷之上。與道塗奚別焉。朝將視朝。上朝字當讀住。齊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

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按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又云。太

陽中風。高齋惡寒。附附惡風。此云不可以風。則是惡風。惡風而云寒疾。蓋是太陽中風。寒水之

經疾也。趙以云寒疾不可以風。故以為惡寒之疾。高誘

注呂氏春秋淮南子。多云。識。知也。故以不知解不識。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

弔。或者不可乎。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平準書東郭咸陽。索隱引風俗通

云。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是齊有東郭氏為大夫家也。翟氏顛考異云。韓詩外傳云。孟子

所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夫。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諱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

石君。應其人耳。按東郭先生。蓋住居東郭。未必即東郭氏。此明稱氏為大夫家是也。文選悼亡詩

注。引蒼頡篇云。昨。隔日也。廣韻云。昨。隔一宵也。昔之訓為久為舊為往。則通隔日以前。俱

謂之昔。孟子辭疾僅隔一宵。故云明日出弔。下計隔日為明日。上計隔日為昨日。故以昔者為昨日

也。莊子齊物論云。今日適越而昔至也。釋文引向秀注云。昔者。昨日之謂也。與趙氏此注同。阮

氏元校勘記云。今日弔。闕監本孔本韓本同。廖本毛本作以。形。日。昔者疾。今日愈。如之

近之講。考文引作今以弔。云今下古本有日字。足利本同。尤非。日。昔者疾。今日愈。如之

何不弔。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王以孟子實病。遣人



將醫來。且問疾也。子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

趨造於朝。我不識能云王否乎。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

禮云。有負薪之憂。注孟仲至者也。○正義曰。孟仲子之名兩見。毛詩傳所引。一維天之命傳云。孟

禮云。有負薪之憂。注孟仲至者也。○正義曰。孟仲子之名兩見。毛詩傳所引。一闕宮傳云。孟仲子曰。是稷宮也。

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

以為說。曹氏之升摭錄說云。孟子且不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何有仲子。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為信。而告子庸之孟季子。又當為仲子之弟也。至序錄所稱子夏傳會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者。

當別是一人。按東萊讀詩記。引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陸德明釋文序錄。既引徐整說。謂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

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又引一說云。子夏傳會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後一說同於陸氏。而

仲子於孫卿中間。多一根牟子。皆不言孟仲子受學於子思孟子。趙氏謂為孟子從昆弟。必有所出。今未詳矣。禮記樂記云。病不得其衆也。注云。病。憂也。是憂即病也。引曲禮者。見禮記曲禮下

篇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是也。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使數人要

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

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景丑氏。○正義曰。翟氏嶺考異云。漢書藝

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召君召諸文。頗有見於儒家大意。景子似即著書之景子也。孟子宿於其家。蓋亦以氣韻相合。往焉。○注而心不欲至朝。○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賈氏

疏云。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此解不得已為不得已而朝。是也。趙氏言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已止也。不得止者。不得不往朝也。但身雖至朝。而心不欲

至朝。蓋是時王未視朝。或已視朝而退。孟子雖造朝而未見王。故宿於景丑氏。而以所以辭疾之故告也。考文古本心作必。非。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

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

也。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

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爾曰惡者。深嗟嘆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爾注云。語之辭也。○正義曰。云爾。分言之皆語詞也。文選古詩。故人心尙爾。注引字書云。爾。詞之終也。疊云爾兩字。是終竟無疑之詞。故爲語絕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如我敬王者邪。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爾注景子至感焉。○正義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解否非此之謂。自當將之綴聲。近時通解。謂將朝。即指孟子將朝王而言。禮記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又云。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屣。在外不俟車。曲禮注云。應辭唯恭於說。論語鄉黨篇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集解云。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趙氏言無諾而不至。與唯而不諾義異。云輦車就牧者。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輦車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注云。輦謂人挽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與就馬也。出車就馬于牧地。趙氏撮其辭。音義云。宜與之音餘。下是與死與言與伐與殺與之與。過與皆同。此宜與亦如字。翟氏齋考異云。書齋夜話曰。宜與之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歟即合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爾雅釋詁云。宜。事也。故以事釋宜。宜與夫禮。謂夫子之事。與禮所云。若不相似。趙氏讀與如字。孫奭謂宜與如字是也。丁讀宜與爲句。非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宜。猶殆也。成二年左傳。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孟子公孫丑篇。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滕文公篇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又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離婁篇。宜若無罪焉。盡心篇。宜若登天然。齊策救趙之務。宜若奉鬪甕沃焦釜。宜字並與殆同義。曰。豈謂是與。會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會子言

之是或一道也。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招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

不嫌晉楚之君。嫌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

王乎。注嫌少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歛。少也。說文。歛。食不滿也。襄二十四年

孫丑篇。吾何嫌乎哉。趙岐注云。嫌。少也。逸周書武稱解云。爵位不謙。田宅不虧。並字異而義

同。翟氏顯考異云。呂氏春秋魏文志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

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相同。文侯嘗受經義於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

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注三者天下之所通尊

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哉。注賢者長者有德有齒。○正義

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德是尚賢。齒是尊長。故云賢者長者。故將大有為之君。必

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注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致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注有所與為之君。

也。與。亦作也。故以與釋為。○注王者師臣。霸者友臣。○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亡。又堯問篇引中歸之言云。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

為謀而莫已若者亡。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注言師臣者王。桓公能

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

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

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救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注醜類至教者。○正義

曰。禮記哀公問云。節醜其衣服。注云。醜。類也。是醜之義為類。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方言掩醜。搵綽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衛之間曰綽。或曰搵。東齊曰醜。按掩奄古通用。詩周頌奄有四也。毛傳。奄。同也。醜訓類。類亦同也。孟子。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趙岐注云。醜。類也。以方言證之。於義尤明。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齊。等也。絕。過也。故以等釋齊。相類相等。則不能相過矣。廣雅釋詁云。教。教語也。是教與教義同。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教。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教。教之使不敢慢。是我所使役之才也。禮記內則云。降德於眾兆民。注云。德。猶教也。當時諸侯無德可言。故。德齊。亦謂其所教敷於臣民者同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己。已是以不往也。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

回。君子至為志。○正義曰。毛詩大雅。風德不云。回。傳云。回。違也。小雅。其德不回。傳邪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兩也。注云。古者至兩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黃金萬鎰。高誘注云。萬鎰。萬金也。二十兩為一鎰。是一鎰為一金也。閩監本韓本作鎰。二十兩也。作二十兩。乃與為巨室章合。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予何為不受。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贖。

注贖送至之贖。○正義曰。臧氏庸述其高祖琳經義雜記云。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贖。贖。贖曰歸贖。文選魏都賦。賂負贖贖。劉淵林注。贖。禮贖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蒼頡今作贖。乃俗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贖。會禮也。以財貨為會合之禮也。或假進為之。如漢高紀曰。蕭何為主吏。主進。是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戒。

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

**爾**當在薛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所在之薛。乃齊靖郭君田嬰封邑。非春秋之薛也。左傳隱十一年薛侯注云。魯國薛縣。公羊哀四年注云。滕薛俠穀。此春秋之薛也。史記孟嘗君列傳。曆王三年。封嬰於薛。嬰卒。子文代立。續漢志魯國薛縣本注云。本國六國時曰徐州。補注引皇覽曰。靖郭君家在城中東南隙。此戰國之薛也。其時薛為齊有。地鄰於楚。故國策載齊將封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闞往見楚王曰。齊削地以封嬰。是以所以弱也。楚王乃止。後昭陽又請以數倍之地。薛嬰不可。時嬰以宣王庶弟。相齊十數年。得於薛立先王之廟。至田文直稱薛公。蓋不特大都稱國。其名數亦儼同列侯。故孟子過此。亦受其餽也。薛與滕近。文公聞築薛而恐是也。齊曆王將之薛。假途於鄒。而太史公言吾嘗過薛。其俗與鄒魯殊。則地近鄒魯又可知矣。方孟子在宋而有遠行。其欲遊梁無疑。但梁宋接壤。史記貨殖傳。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鹿。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梁為今陶之浚儀。陶睢陽。今之定陶。又國策魏太子申之遊梁也。過宋外黃。高誘曰。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然則自梁至齊。必先過宋。孟子之遊梁。固宜由睢陽西達大梁。否亦徑歸鄒。而反折而東自薛歸鄒者。有戒心故也。趙岐言時有惡人欲害孟子。應劭云。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薛之俗。在孟嘗未招致任俠奸人之前。其子弟已多暴桀。異於鄒魯。故惡孟子欲害之耶。抑上下無交。有如孔子之阨於陳蔡者耶。是皆未可知。而孟子設兵戒備。則非尋常剽掠明矣。孟子在齊。東郭公行輩。皆所往還。寧獨遺一田嬰。是其取道於薛。固因避禍。而餽金以共困乏。亦東道主之義也。江氏永泰經補義云。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宣王時。即孟嘗君田文也。○注戒有至受也。○正義曰。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又十三年左傳云。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注並云。戒。備也。說文云。戒。警也。從升持戈以戒不虞。為。猶作也。趙氏以作兵釋為兵。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兼金不顧。○正義曰。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問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注平陸至

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注平陸至

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注平陸至

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注平陸至

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注平陸至

正義曰。毛詩。鴈風在浚之都傳云。下邑曰都。不言王之爲都者。平陸是都。故云下邑也。秦風無衣云。王子與師。修我矛戟。序云。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宣二年左傳云。靈輒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昭非子勢難奮云。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戰國策秦策云。楚地持戟百萬。是持戟爲戰士也。戎昭果毅。亦見宣二年左傳云。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或果爲毅。易之。戮也。軍法以殺敵爲令。故宜聽之常存於耳。若易之則戮。此失伍是不聽政令。故當殺戮之。國語吳語云。明日從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是失伍者當殺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史記商君列傳。持茅而操闢戟者。旁車而趨。攝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尙武備。多叢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卽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貨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厭國。孔子時爲齊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卽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云。平陸唐兗州縣。卽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云。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應劭曰。古厭國也。又西南逕致密城。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卽夫子所宰之邑。則東平陸爲厭國。須昌爲中都。其地相近。後漢省平陸入須昌。遂合而爲一耳。

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轉。轉

傳至壑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高誘注云。轉。棄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不得埋曰棄。謂棄之於野也。國語吳語云。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註云。轉。入也。入於溝壑。亦謂無以送死。與轉尸之義同耳。周書大聚解。則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注云。傳於溝壑。惠氏棟云。傳尸。猶轉尸也。淮南子鬱而無轉。高誘注云。轉讀作傳。鹽鐵論儲有篇云。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盧氏文昭羣書拾補云。當卽近世以舊用之棺。賣於人者。按文學對云。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卽用周書。與淮南主術同。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

乎。何為立視民之死也。注云。牧地。○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在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鄭注云。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賈氏疏云。載師云。牧田賞田在遠郊之地。鄭注云。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非畜牧之地。但牧六畜之地無文。鄭約與家人所受田處。即有六畜之地。故云在遠郊也。國語周語云。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注云。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為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為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注云。姓至其罪。○正義曰。前自稱距心是名。此加孔字。知是姓也。為。治也。為都。猶論語言。為人為邦。能以禮讓為國。呂氏春秋舉難篇。言說桓公以為天下。淮南子傲真訓。言與造物者為人。是即治都也。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闕氏若璩釋地續云。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即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堯夏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釋地又續云。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直以曲沃證。莊二十八年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費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墮三都。是非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一例乎。以言釋誦者。亦見廣雅釋詁。漢書呂后紀云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諫之。注引鄭展云。誦言。公言也。說文言部云。誦。誦也。誦。諷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典道訓誦言語。注云。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發端為言。答述曰語。蓋誦誦言語四字。分言之義別。單舉之義通。誦可訓誦。亦可訓言矣。毛詩公劉傳云。直言曰言。直言曰言。直言曰言。直言曰言。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言即公言。為王誦之。為王直言之。與孔距心語為王述之。即是倍誦之也。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注云。人臣至祿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所謂大云。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職也。哀公六年左傳云。義則進。否則退。引詩者。騶風伐檀篇文。毛傳云。素。空也。文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何為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宜默之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漢書鮑宣傳上書云。以拱默尸祿為智。顏師古注云。尸。主也。不憂其職。但言食祿而已。又貢禹傳上書云。所謂素餐尸祿。猶云專祿也。

孟子謂紙鳧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未可以言與。**注**蜚蜚。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

孟子見蜚蜚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

之也。**注**蜚蜚至之也。○正義曰。楊桓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靈龜。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此石

經當是蜀中所刻。說文蜚字重文有三。其籀文从氏从虺。疑靈爲龜字之譌也。關氏若璩釋地

云。靈邱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邱。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

因齊喪共伐之。至靈邱。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

取臨淄。加以蜚蜚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爵靈邱諸士師。足徵爲邊邑實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

靈邱。以莽武靈王得名。卽今靈邱縣。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絳侯擊破陳稀於靈邱。皆其地。注史

記者。以此之靈邱爲齊之靈邱。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江氏永羣經補義云。蜚蜚辭靈邱。趙岐注云。齊

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寧闕疑。北氏永羣經補義云。蜚蜚辭靈邱。趙岐注云。齊

下邑。胡三省注通鑑。謂卽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說是。楚魏皆嘗伐齊至靈

邱。正是漢清河郡。今之東昌府地也。于欽齊乘。則云今陰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

未知何據。士師爲刑官之屬。在大司寇小司寇下。是爲治獄官。五戒者。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

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注云。先後猶左

右也。五戒皆告語於民。使不犯刑罰。則士師得掌刑獄之言語。但五戒

下告於民。推之則刑罰不中。亦可上諫於君。故引以爲可言之證也。**蜚蜚諫於王而不**

**用。致爲臣而去。****注**三諫不用。致仕而去。**注**三諫至而去。○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爲人臣之

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何休注云。諫必三者。取

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齊人曰。所以**

**爲蜚蜚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注**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蜚蜚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

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注**我不見其自爲謀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自知篇云。知

如是。則亦必自爲謀。特吾未見之耳。**公都子以告。****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注**義曰。廣韻公字注云。

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國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乎。綽綽皆寬也。注官守至寬也。〇正義曰。漢書谷永傳。求對曰。臣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

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遷至北地太守。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果力適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

淮南子傲真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師賓之位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學記云。君子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注云。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尙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有乎。意亦忽不可得見立。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師尙

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此不臣而師之事也。周禮地官鄉大夫。二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注云。

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元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以賓之。呂氏春秋高義篇云。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程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莊子徐無鬼篇云。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芣粟以賓寡人久矣。釋

文引李氏云。賓。客也。然則凡賢能感德之士。未食君祿。俱爲賓。此賓之事也。孟子之感德。起爲諸侯師。而仕不受祿。所以爲師賓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山東之國號齊強大。其地勢雄

於天下。宣王侈然有撫蒞華夷之意。昭休文學游學之士。以爲國王不成。猶可以霸也。孟子見天下大亂。民生憔悴。冀王可爲湯武。跋涉千里。始至境。問禁而入。然未即見王也。過平陸。與大夫

孔距心舍處焉。齊相儲子以幣交。且言於王。王疑其必有異。使人問之。而孟子終守不見之義。萬章陳代之徒並疑之。旣而王求見甚迫。乃由平陸之齊。屋廬子以季任故事。度必一往報儲子。孟子

卒不往。三見齊王。未嘗言事。適從胡訖聞易牛之事。喜曰。是心可以王矣。他日。王問桓文。孟子

卽語以王道。王雖自言慚不能進。而敬禮有加。奉爲賓師。班視列大夫。前後進說甚多。所陳必

堯舜之道。王稍稍厭之。甚至語以境內不治。願左右而言他。而孟子亦以母喪去職。自齊葬魯。棺

櫛衣衾之美。殆過父喪時。後竟因此爲臧倉所毀。事畢反于齊。止于贏。旣免喪。自范之齊。見王

于崇。退有去志。王命孟子爲卿。致祿十萬。辭不受祿。號爲客卿。蓋不欲變其初心。且可爲進退

地也。時弟子日益進。公孫丑公都子陳臻咸邱蒙益成括高子等。皆齊人來學者。因材施教。引而不

發。矚如其君如國人。願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齊。而國無親臣。都無良牧。蓋大夫王驥方駿幸用事。進爵右師。

舉朝視其君如國人。絕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王怠於政事。或數日不視朝。諫言不用。孟子進見固

罕。而王之意。且欲孟子舍所學而從之。會燕王噲讓國子之。齊伐燕勝之。王謂天與不可不取。于是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盡有其地。諸侯多謀伐齊。孟子言急爲燕置君。則諸侯之師可及止也。王勿

疏。未幾。戴人畔。王甚慚悔。有陳賈者。乃從焉之辭。而當時且有僞傳云。勸齊伐燕者。齊人之虛詐。不情好議論如此。初。孟子無意仕齊。有以師命不可以請。然非有官守言責之得失也。齊人不知。漫以砥礪之義繩之。而公孫丑亦以素餐爲疑。不知君子居國。爲功於君及子弟者甚大。卽有故而去。亦豈小丈夫之悻悻哉。孟子知難與有爲。不得已致爲臣而歸。王卒不改。猶欲以授室萬鍾。饋金一百。爲虛拘貨取之計。齊人亦卒無益於留行者。及出畫而終不進。然後浩然有歸志。此則愛君澤民之深意。固非尹士所知。而淳于髡名實未加之謂。尤不識君子所爲矣。孟子在齊最久。先後凡數載。時年已六十內外。去齊之日。計自周以來七百餘歲。方孟子在齊。自王子以及卿大夫。皆顧見顏色。承風旨。子敖殿膺寵任。尤以得見親比爲幸。然出弔于滕。朝夕堆見。欲一與言行事。而不可得。至公行之喪。朝士爭趨。孟子獨否。卒亦不能加惡焉。同寮則莊暴時子景子東郭公行。雖嘗往來。不必莫逆。至若不孝之匡章。獨與之遊。巨擘之仲子。則不之信。則更有察之衆好泉隱者。初至日少。繼至日多。初至爲大夫。繼至加卿相。七篇中紀齊事者凡四十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亦可見其久居於齊也。毛詩小雅角弓。綽綽有裕。傳云。綽綽。寬也。禮記表記引此詩注云。綽綽。寬裕貌也。周易蠱六四。裕父之蠱。釋文引馬注云。裕。寬也。是綽裕。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皆寬也。國監毛三本作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舒緩亦寬也。武仲兩行而不息。段干木偃蹇而式閭。臧武仲兩行而不息。○正義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也。襄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微使人。注云。言御叔不任使四方。此引以爲執職者劣證也。武仲有官守。當使四方。故雖兩行不敢止息。所以爲劣。廣雅釋言云。劣。鄙也。翁云。食肉有鄙也。○段干木偃蹇而式閭。○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隴也。學於子夏。高誘注云。隴。僧人也。期賢篇云。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闔而軼之。其僕曰。君胡爲軼。曰。此非段干木之闔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軼。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傲。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隘。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高誘注云。閭。里也。軼。伏軾也。又顧說篇云。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偃蹇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注云。段干木偃蹇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蹇。故曰未知。淮南子修務訓云。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所述事與呂氏春秋期賢篇同。文選班孟堅幽閭賦云。木偃蹇以荅鷄兮。左太冲魏都賦云。閉居隘巷。室闔心銀。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賦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又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蹇藩魏君。趙氏云。偃蹇卽偃息也。引此以爲藉道者優之證也。謂段干木無官守之職。故優裕而閉居偃蹇於隘巷之間。致魏文侯過而軼之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嘗為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驪為輔

行。輔。副使也。王驪。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

相比也。注孟子至滕君。正義曰。告子下篇傳于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是孟子嘗為齊卿也。關氏

趙衰為原大夫。於時先軫亦齊原軫。子趙同為原同。於時先穀亦齊原穀。唐孔氏云。蓋分原邑而共

食之。僖二十五年狐獫為原大夫。文六年闕處父至自德。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

之德。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為王朝之下邑。王驪治之。以半為卿族

之私邑。陳氏世有之。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蓋。本注云。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

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卽此蓋也。毛氏奇齡改錯云。明稱齊卿。且云位不小。古侯國卿。有左

師右師。故趙有左師觸龍。宋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驪是右師。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

沈氏。以食葉名葉公。晉卿趙氏。以守原名原大夫。不止邑宰專稱也。趙岐謂右師在後。總擬右師

必不當與蓋大夫作同時稱耳。宋向戌以左師而食采於合。春秋傳名合左師。則此蓋大夫。卽直云蓋

右師。何不可焉。周氏柄中辨正云。左傳凡大夫加邑號者。皆治邑之大夫。僖二十五年傳。晉趙衰

為原大夫。二十七年傳。命衰為卿。則當其守原之日。未為卿也。楚僭號。縣尹俱稱公。如申公。鄭

公白公之類。皆邑大夫。惟葉公嘗為令尹司馬。以老於葉。故殆終稱葉公。此固不可為例者。王驪

為蓋大夫。猶距心為平陸大夫。陳組緘熾犀解。引徐伯聚云。經文明言孟子為卿。驪為大夫。則公

孫丑所言之卿。蓋孟子也。按此說是也。趙氏言王以蓋邑之大夫王驪為輔行。輔是副使。是時孟子

以卿為正使。驪以大夫為副使。凡一切使事。驪宜聽命於孟子。乃驪則自尊而行。此丑所以問也。言夫

卿為正使。驪以大夫為副使。位不為小。何得聽其自尊而不與言。故孟子所答云云。趙氏於齊卿之位二句不注者

。正以此卿位。卽孟子為卿之卿。不必更注。而不言驪專知自善。則孟子之不與言。正非徒以不悅

其為人而不與相比而已也。出弔於滕。趙氏云。出弔滕君。按滕定公薨。孟子時居鄒。非此為齊卿

時也。季本孟子事蹟圖辯云。其與王驪使滕。為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

。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事雖無據。可存以備參考。

或謂卽滕定公之喪。則誤矣。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既已

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注：既已至人也。○

既見君子傳云。既，已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不有治政不洽四方。洪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黃公篇作無或作好。高誘注云。或，有也。小雅天保篇。無不爾或承。鄭箋云。或之言有也。此或訓有之證。禮記曲禮。若夫坐如尸。注云。言若欲為丈夫也。檀弓云。夫魯賜也見我。釋文云。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即伯高。文云二夫人相為服。注云。二夫人。魯言此二人也。昭公十年左傳云。喪夫人子力。注云。夫人謂季孫。此孟子稱王驪為夫。趙氏以夫人解之。其後一也。驪原為副使。而自專行事。孟子若與之言謙卑。則轉似為驪所帥。高亢。則又以似忌其攬權而爭之。故為往反千里。一概以默而不言處之。既不啻彼司其職。我統其成。又不致以伺問之嫌。陰成疑隙。孟子與權臣共事。所處如此。若驪果以孟子為之主。事事請問而行。則孟子豈拒之不言乎。丑因驪自專行事。疑孟子當言。孟子因驪已自專行事。而以為又何言。丑以孟子腳位不小於驪。疑孟子當言。孟子正以腳位不小於驪而不必言。至驪為詔人。孟子不悅與比。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驪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允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為解也。注：道

至解也。○正義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皆論語文。闕本以道不合者不相與言。誤入注中。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

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注：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

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注：孟子至然也。○正義曰。顯氏炎武日

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絕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贏。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

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

何以致勝世子哉。闕氏若璩葬地云。京山郝氏解孟子為行三年之喪云。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

也。充虞治木。言前日耳。轉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為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

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棺之賜。拜於

葬後。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舍椁。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贏何

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為壇

位。成禮於贏。畢將遂反也。郝氏可為精矣。少錯解止於贏句。贏。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

魯。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一六三

侯於嬴。杜注云。嬴今泰山嬴縣。按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放水之北。去齊都臨淄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且衰經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歿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匆遽。無暇可語。惟至往齊拜賜。舍於逆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亦有微乎。余曰。微之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而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歿於齊也。然則既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後至齊而爲脚。非遽也。果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日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以目前日耶。或訝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廡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耳。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毛氏奇齡經問云。孔子要經而赴季氏之饗。孟子甫葬即來齊。聖賢行事。有不可以憑臆斷者。先仲氏嘗謂自齊葬魯。則必喪在齊而葬於魯者。若母喪在魯。則其文當云孟子自齊奔喪於魯。戰國游士。多家於齊。以孟母嫠婦。孟子孤兒。則出必借出。處必借處。未有拋母居魯而可獨身仕齊者。故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見之。是孟母與孟子同在齊國有明據矣。特以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葬。而究之魯翻無家而齊有家。故記曰。反於齊。反者。反哭之反也。且本文序事原有文法。其云自齊者。謂葬自齊也。非謂孟子自齊而還魯也。若謂孟子自齊還魯。則葬需三月。未有甫還魯即葬者。亦未有在齊聞赴。至三月而始還葬於魯者。是必斂尸殯堂。藏材井椁諸節。行之在齊。至三月而歸葬於魯。故甫葬而即反齊。以亡者噫歎尙在齊也。近儒闢靜邱云。葬魯反齊。當是終三年喪後復至齊爲脚云云。吾仍以孟子本文解之。其曰止嬴而充虞問者。謂充虞之問在止嬴時也。然則何故止嬴。以反於齊也。以葬於魯也。其曰止嬴而充虞問者。則充虞之問在止嬴時也。則直以充虞問曰記作起句。與陳臻問曰正等。何必序自齊反齊諸來歷乎。且充虞明曰嚴虞不敢請。今願有請。兩請相接。正頂嚴字。謂大斂時也。三年後不嚴久矣。其所以不敢請者。以三年不言。故初非以三年嚴故。何必又接此句。若以孝子喪親言不文。三年之喪言而不語爲據。則居喪不言不對之說。言人人殊。孝經云。言不文。謂不飾語詞耳。非不言也。若曲禮居喪不言樂。第不言作樂之事。而他事皆可言。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則他事自可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得問人。非謂言事與答問皆當絕也。至問傳與喪服四制。皆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此則又稍刻者。然孟子齊衰。亦尙在對之列。雖在他事尙可對。而况祇問喪。而三年之闋。竟不置對。並無此禮。况人第知居喪不言。而不知居喪則必言。喪事重大。正須言說講論以

求其故。故既夕禮云。非喪事不言。謂喪事必言。非喪事故不言耳。蓋論議喪事。古分貴賤。天子諸侯不自言喪事。臣下得代言之。四制所云百官備。百官具。不言而事行者。此天子諸侯禮也。若大夫與士。則必身為論議。然後得備物具禮。四制所云言而後事行者。此大夫士禮也。至庶人則不止言之論議之。且必身執其事。故曰身自執事而後行。則在大夫與士正當論議。而以不對不言之例律之。是戒諫官以緘口。於禮悖矣。是以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所謂讀者。謂講說而討論之。則孟子此時可講祭禮。而況棺槨厚薄之問乎。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居母憂三年。非喪事不言。獨充虞一答。為喪葬盡禮之大者。故記之。自齊至止處十一字。括數年行止。蘇無限心事。後人誤認止為舍於逆旅。遂使異說紛起。可歎也。夫止處非即止齊也。止如綿詩曰止日時之止。留也。留於此而終喪也。誠使既不至於齊。則言及足矣。何必復言止於處。若云充虞敦匠事於此。故繫之。則後有路問之例。亦不必詳其地。况往送如墓。其反如疑。當此時而信宿中途何為乎。蓋瀛去臨淄尚遠。史記正義。故瀛縣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乃齊之邊境。近魯與鄆者也。或謂孟子葬母於魯。乃不即廬於魯。或徑歸鄉。而必反齊止處何也。古無廬墓之說。蓋葬以藏體魄。其魂氣每於居常遊息之地有餘縈焉。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葬日必速反而虞。孟子所以不廬於魯而反也。禮喪去國。未嘗致為臣。安得遽旋故里。孟子所以不反於鄉而反於齊也。反齊矣。於處是止者。孟子之自齊葬魯。以孟母之生。就養於齊也。列女傳載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問之。對曰。猶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死從子。禮也。子行乎子禮。吾行乎吾禮。對曰。當曰情事。孟子之久留齊。固由王足為善。實因母老侍養。而又不欲藉口辭仕。故特不受其田里。亦不拘於職守。因得優游終養以終母餘年。晉書劉長感曰。子與所以辭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斯言深得其意。迨葬母而反。終喪之禮又可以義起。喪服小記云。速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此言本國臣民墓在四郊之外者也。孟子居師賓之位。不與在朝廷諸臣一律。且已奉喪越竟而葬。其去始死纔三月餘。方哀之在外而居於倚廡。哀親之在土而寢苦枕塊。豈忍遽加冠飾。遠入人國都之理。於是權其所止。處為齊地而介鄉魯之閒。可以展墳墓。望宗廟。銜恤以待喪畢。因以為五虞卒哭練禭之所。此實孟子有望弗至之至情。體而不失其經者也。毛詩邶風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故以敦為厚。匠為作棺。事為喪事。嚴為急。急者。謂不暇也。趙氏讀教匠句。事嚴句。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敦。治也。讀如執商之旅之敦。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言古者棺槨厚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翬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為人盡心也。過是以







歸於無形也。高誘注云。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死者形為灰土。為日化也。說文肉部云。肌。肉也。廣雅釋詁云。膚。肉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是膚即肌。肌膚即體。比。猶至也。親。近也。棺槨不厚。則木先腐。肌膚尚存。必與土近。惟棺槨敦厚。則肌膚先木而化。故至肌膚不存。而木猶足以護之。不使近於土。化。雖有死訓。而不言死言化者。以形體變化言也。成公二年左傳。滅宣叔言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注云。逞。解也。亦本方言逞之訓為快。亦為解按之訓為快。即為逞。獨無按乎。猶云乃可以逞。知齊楚之同我而有以備之。則難可解免。知親體之將親於土而先厚其棺槨以護之。則恨可解免。倘無財不可以厚。則一逞及泉壤之聞。終身大恨。何日解乎。

以天下儉其親。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章指言

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禮。可謂孝矣。論語至孝矣。○正義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見為政篇第二。可謂孝矣。見

學而篇第一。闕豎毛三本以此屬入注中。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

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沈同至子噲。○正

云。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

與子之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二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

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倍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

國讓相子之。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此

燕王子噲讓國與其相子之之事也。史記此文全本戰國策燕策。明云。齊宣王復用蘇代。與策同也。

惟策云。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燕世家則改云。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

可失也。闕氏若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史記與孟子不同者。唯伐燕一事。史記以為齊王。孟子以為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

表異。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為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

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游者也。王氏懋敏白田雜著孟子敘說考云。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觀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下減潛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哱爲潛王時。與孟子亦不合。齊潛王初年。疆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時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而潛王之好色好貨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潛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今以宣王爲潛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記誤以伐燕一事繫之潛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割潛王十年以屬宣王。似矣。而錄其文不計其世。祇以伐燕一事推至潛王有天下。已八百有九年。可云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乎。古史直云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惠。又事齊潛。黃氏曰抄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卽梁惠王篇所載。一爲潛王。卽公孫丑篇所載。時潛王尚在。故不稱諱。止稱齊王。皆泥史記而變亂孟子之遊歷者也。史記於攻伐靡不詳記。獨齊之伐燕。世家年表俱絕不道一字。惟燕表書君噲及相子之皆死。其年當潛王十年耳。然亦不言爲齊所破。至燕世家本極疎略。如惠侯以下皆失名。又不言屬桓獻二公。爲他書所無。而伐燕事則擗擗國策之文。云易王初立。齊宣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使復歸。又云噲既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夫復用蘇代者爲齊宣王。則噲立秦死。俱不在潛王初明矣。而其下又言噲言齊何也。且秦惠王十一年。燕王讓其臣子之。搃表是年子之死。是較隱十年。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搃表在十二年。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地送之。是較早二十年。而立職卽在明年。則燕之哱齊。亦不待二年矣。同在一書而前後背馳若此。試以國策考之。燕策燕王噲既立篇。其用蘇代。及儲子勸齊宣王伐燕。孟軻謂齊王等語。俱明指宣王。與孟子悉合。史乃取其文而改儲子爲諸將。於宣王之字一改爲潛王。以曲幾年表之失。一改爲齊王。以影附孟子之書。此其當從策而棄世家。不待智者決矣。又其前蘇秦死一篇。載蘇代見燕王噲曰。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報齊有之乎。王曰。我有深意積怒於齊。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寡人所欲報也。代又言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攻秦。又舉五千乘之勁宋云云。大事記謂此說昭王之辭。策誤爲噲。是也。然則齊王決非潛王。何也。潛王卽位未久。其對齊貌辨。自言寡人少殆。不知此何得遽稱長主。其所稱舉宋者。據宋策。康王前兩言齊攻宋。又言拔宋五城。卽其事也。如依田完世家。以潛王三十八年滅宋事當之。則燕昭王已立二十六年。與欲報之二年更不合。則知是時宣王尙在世也。宣王年老。故稱長主也。齊策曰。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勿戴。諸侯勿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所謂三十日舉燕者。非卽孟子稱五旬而舉者乎。策係之閔王卽潛王固誤。史則刪却子

喻句。輒舉其詞。雖入邯鄲之難南梁之難二篇。繫之桓公五年。又繫之威王二十六年。又繫之宣王二十二年。文雖三見。終不及伐燕。子喻一語。大可怪也。按田臣思索隱謂即田忌。史謂其與鄒忌不善。亡之楚。宣王召而復之。其說王伐燕為宣王甚明。又趙策武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王從之。楚魏憎之。令漳得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王十八年。策係於首。則知破燕在其前矣。魏策襄王記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據史儀相魏。在襄十三年。張儀傳魏入上郡少梁於秦。又在其前數年。則知敗魏伐齊之事。必在相秦惠王時。約其年亦宣王時也。夫史之路殿譏如彼。策之明白又如此。伐燕之斷非齊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灼然無疑矣。至謂伐燕前事。即梁惠王醫所載。尤非。夫易王初立。何至虐民而謀置君。乘喪伐人。豈得云拯之水火。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之。何云倍地。且欲出令反旄俛止重器也。若以稱諭與否為斷。則莊暴章終篇不見宣字。將亦謂之齊王邪。林希元四書存疑云。宣王會以取燕問。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此所以慚於孟子也。若齊王何漸之有。不曰宣王而曰王。亦偶然致辭不同耳。○注沈同齊大夫。○正義曰。沈同無考。知為齊大夫者。以下云彼然而。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伐之。則同必齊王左右之臣。能主軍國大事。是大臣也。

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

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士。有仕於此。○正義曰。論衡刺孟驚述此文仕作

氏顯考異云。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士或為仕。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云。士讀為仕。後漢書趙壹傳。昔人或思士而無從。注以思士為孟軻。蓋亦以士讀仕。仕與士古多通用。不必定傳寫差也。○夫士也。○正義曰。夫士與言夫人。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夫翁此也。禮記檀弓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鄭注曰。夫夫。翁言此文夫也。信三十年左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成十六年曰。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襄二十六年曰。君僚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翁夫人也。言猶然如此之人也。魯語曰。饒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夫皆此也。

齊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

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為天吏

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有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注問此人可殺否。○正義曰。問人可殺。不得應之曰可。惟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德不當。雖注云。當。猶任也。謂沈同等勸王伐燕。何爲以我爲任此勸齊伐燕之事乎。文選甘泉賦注引鄭氏注云。當。主也。意亦與任同。論衡刺孟云。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操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按燕噲之事。君臣易位。其亂極矣。觀燕民簞食壺漿以迎齊師。則燕民望救如望雲霓矣。例以孔子沐浴而朝。則爲齊費盡出師。固孟子之心也。而不遽發者。特以握權主事。則自有人。萬一齊師既出。未必終其拯救之心。將有如儲子之破燕必矣。田臣思云。天以燕賜我者。湖厥所由。倡謀有在。形迹已著。分辨未能。迨至沈同私問。未必非陰承王旨。將假大賢一語。以爲蔽克借端。斯時孟子豈不知之。阻之非拯救之心。許之失進言之體。第以可應之。言子噲子之當伐。誠立言之當矣。自是匡章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聚。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雖傷武之舉。誠未過此。所謂齊人伐燕勝之也。是時宣王以齊師之出。端由孟子。故質之以諸臣之議。告之以天與之機。孟子是時慨然陳文王武王之事。戒之以益深益熱之虞。是即明告以天吏之爲。與所以可伐之故。使宣王是時聽而從之。則以德行仁之道。於齊見之。而勸齊伐燕之策。孟子亦何不可當之乎。乃廟毀器遷。諸侯兵動。王又咨焉。孟子是時。固又反覆詳明。陳其利害。顯告以王速出令反旒倪。止重器。謀于燕衆。爲之置君。則仍天吏之所爲也。乃至王終不悟。而諸侯之謀定。燕人立太子平。此王所以慙也。而時人不伐燕。仍以勸伐之謀。惟孟子當之。此孟子所以以天吏明之。而以爲燕伐燕也。蓋沈同之私問。在未伐燕之先。斯時誠無容阻而絕之。既兩對宣王之問。則燕所以可伐。所以須爲天吏。孟子非不腹脹言之。而時人勸齊伐燕之疑。則在取燕之後。方伐燕未取燕。王師也。拯民水火也。非燕伐燕也。可勸也。既取燕。則水益深也。火益熱也。是乃燕伐燕也。不可勸也。至于以燕伐燕。而以勸齊疑孟子。孟子所不受矣。梁惠王篇所載。皆對齊王之言。故與梁惠王滕文公鄒穆公魯平公等相次。公孫丑篇所載。皆對齊臣之言。故與景丑氏孔距心砥鼂王驪等相次。其互見之旨。思之自

著。孟子兩對宣王。皆明燕雖可伐。須為天吏之說。豈必沈同私問之時不耐。而預刺刺言之乎。王充淺學。詎足知大賢哉。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見論語季氏篇第十六。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為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注燕人至慙之。○正義曰。宣王欲取燕。孟子告以置君。及燕人立公子平。則燕人自立皆宜王事。至燕昭王用樂。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注。陳賈齊大夫。○正義曰。國策秦策。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

不智者。在孟子之篇也。鮑彪注云。高誘。妄人也。此策以姚賈為陳賈。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鮑彪注云。按此姚賈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為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秦臣姚賈。當時必有書可證。趙策又有姚賈。趙使約韓魏。茅舉以為趙之忠臣。吳師道以為時不可考。顧韓非以賈為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而不言其仕齊。此陳賈為齊王說。則齊臣也。趙氏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而此但云齊大夫。其言慎矣。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賈欲以此說孟子也。注賈欲以此說孟子也。○正義曰。詩衛風。張猶可說也。淮南子道應訓。以說於衆。高誘注皆云。說。解也。故以說釋解。見孟子

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問有之否乎。曰。然。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問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謬

使之與。賈問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謬

使之與。賈問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謬

使之與。賈問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謬

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注：過謬至謬誤。○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曰：周公

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注：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必知其將畔。周

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注：周公至恩也。○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某氏傳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

公。孔氏正義云：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

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乃下公將不利於孺子傳云：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

之勢。然則孔自以周公為武王弟，管叔為周公弟，乃為有次立之勢。其弟管叔，承周公攝政之下，

自指為周公弟，非承上為武王弟也。蓋漢時原有二說。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

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此以管叔為周公之兄也。列女傳母儀篇云：太

姬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引詩傳云：伯邑

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此以周公為管叔之兄也。盧氏文昭校白虎通引孫侍御云：此所引詩

傳，疑出韓詩內傳。以周公為管叔之兄。與趙岐注孟子合。按白虎通誅伐篇云：尚書曰：肆股誣以

爾東征。誅弟也。又云：誣以爾東征。誅稷甫也。誅弟正指管蔡。不可以蔡統管。若管是周公兄也。

則宜以管統蔡云。誅兄今云誅弟。則管蔡皆周公弟也。高誘注淮南子泥論訓云：管叔。周公兄也。

此用史記注。呂氏春秋閏春篇云：管叔。周公弟。又注察微篇云：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

也。誘亦嘗注孟子者也。後漢書樊豐傳：條云：周公誅弟。注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又張衡傳：風元賦云：且獲讎於蔡弟兮。啓金縢而乃信。注云：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

事已露而私之也。周公使管叔監殷。是事未形而私之也。周公之為不知而使不特言。然自陳賈言之。以為不智。何說之辭。自孟子言之。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故私其兄而不疑之。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斷無疑其兄畔之理。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孟子為能善道聖人。天下無於兄弟而動畔之念者。則無疑於兄弟畔之人也。一切不仁不智。皆以私心測聖人。而不知聖人之公。不過自逸其私而已。故可以使之。可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

之。又從而為之辭。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

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為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注。乃誅至之也。○正義曰。尚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逸

周書作維解云。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蔡叔霍叔於殷。俾監庶臣。是管蔡霍為三監之明文。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

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列子揚朱篇云。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史記周本紀云。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

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此周公誅三監之事也。大誥云。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遺播臣。是明效庶國

之事也。劉氏台拱周公居東論云。武庚席勝國之餘業。地方千里。連大國以窺周室。而管蔡以骨肉至親。為之陰伺虛實。相機舉事。表裏相應。動出百全。然猶以周公之故。不敢遽發。故以流言之

謗。為反間之謀。意欲先陷周公。而後逞志於成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為霰。禍亂之萌。見於此矣。而周公於此。顧乃嚮然而不察。坦然而無疑。引嫌畏罪。去不旋踵。以墮於敵人之術中。直

至四國並起。猖獗中原。然後倉皇奔命。僥倖於一日之成功。則周公之智。何遠出管蔡下哉。論者必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豈忍料其將變哉。此以施於使監之時。則至言也。施之於流言之後。

則妄說也。今有人。聞謗而不辨者。是君子也。無故加己以篡弒之名。而安然不問。則冥頑不靈之人而已矣。况其為反間之謀。觀觴之漸。豈有安然受之。而不究所從來者乎。是故流言之初起也。

周公萬萬不料其為管蔡。而心識其為商人之閉已。則不敢以不察。察而得之。必且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為終身之大憾。此天理人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見者也。而謂周公必當守不忍

料之意以終身。則舜何以知象之將殺已哉。鸚鵡鸚鵡。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為憂。而周公獨識之。此為罪人斯得者也。鸚鵡取子。以喻管

蔡。

蔡爲武庚之所脅從。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所以未滅其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辭。親親之道也。至於閔王業之艱難。懼覆亡之無日。恃危辭變。幾於大聲而疾呼。自誓契以來。哀慟迫切。未有若此辭之甚者。而說者紛紜顛倒。致使周公救亂之志。闕而不章。豈不惜哉。按三監之變。在武王時。賈以爲周公使之。已非其實。至於東征破斧。零雨心悲。公自行其所當然。原非謂先此誤使。爲斯救敗之舉也。惟孟子不爲周公辨過。而轉爲周公任過。且謂其能改過。特以取燕之舉。過於前不能稱於後。假周公之事以賤齊耳。必謂諫三監作大誥。爲周公改過之徵。尙非孟子之惜矣。○注。願師非。○正義曰。荀子成相。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正義曰。論語子張第十九云。小人之過也。必文。禮記王制云。順非而譚。荀子宥坐篇。孔子論少正卯。亦云。順非而譚。按譚即釋。謂順其非而爲之解釋。或云。譚。失之。

孟子致爲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

○正義曰。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云。致政。還君事。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

王。注云。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宣公元年公羊傳云。退而致仕。注云。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然則致之義爲還。孟子爲卿於齊。是爲齊之臣也。致爲臣。是還此爲臣於齊。不爲其臣也。還此爲臣於齊。卽是辭齊卿也。下王就見。則孟子尙在齊。故非歸鄉。是不立朝而退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

○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庵言云。章句言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然則得侍同朝者謙辭。言與孟子得爲君臣而同朝也。甚喜。王自言甚喜也。俗讀得侍絕句者謬。按說文人部云。侍。承也。手部云。承。奉也。受也。惟孟子來就。齊王乃得承受之。與之同朝。禮記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大盾侍之。注云。侍。猶臨也。或趙氏解侍爲臨。爲孟子來臨於齊。故云來就。今又棄寡人而歸。今致爲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

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齊臣也。

王欲於國中央爲孟子築室。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鈞也。矜。敬也。式。法也。



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注。時子至之否。○考云。齊大夫時子。古今姓纂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荀子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趙氏以中央解中國。謂中於國也。鈞。闕監毛三本作均。均鈞字通。論語衛靈公篇云。君子矜而不爭。包氏注云。矜。莊也。呂氏春秋孝行篇云。居處不莊。高誘注云。莊。敬也。以此通之。是矜為敬也。式。法也。見周書論法解。禮記檀弓云。盍嘗問焉。論語公冶長篇云。盍各言爾志。注皆云。盍。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注。陳子。孟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

富乎。注。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

不行。故去耳。今更嘗受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注。孟子至言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務則云。然。猶是也。常語也。廣雅。然。廩也。禮記檀弓。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論語陽貨篇。然。有是言也。孟子公孫丑篇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此三然字。但為應詞而不訓為是。呂氏春秋忠廉謹總務本偶合。顧大權勸長利求人等篇。高誘注皆云。惡。安也。惡與焉焉

本又作惡。廣雅釋詁云。焉。安也。闕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宜亦自修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會辭十萬鍾。然則齊聘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金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聘一歲所能有哉。以孟子所云陳戴蓋徵萬鍾。戴為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聘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

戴。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喻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况於崇見王。喪母復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引馮氏景少作論萬鍾云。六石四斗四鍾。則六萬四千石。足以食其徒一萬八千餘人。蓋古量甚少。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六萬四千石。今猶得一萬二千八百石。乃歎崇儒重道之風。雖戰國不替也。弟子為一國君臣之子弟。使孟子教養之。則讀養弟子三字為句屬上。爾雅釋詁云。應。當也。廣雅釋言云。應。受也。毛詩周頌我應受也。當受即應受也。故以當釋受。

季孫

曰。異哉。子叔疑。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也。子叔心疑。亦以為可就也。**疏**注。二子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魯有季孫氏

遊者。趙氏注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亢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戚

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臧更。盆成括。見儀書

古今人表者五人。公孫丑。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視趙注。無盆成

括。為十八人。詳宋史禮志。吳萊孟子弟子考序稱十九人。則與趙注同。張九韶琴言拾唾。載孟門

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膝更盆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霄。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諱告子與浩生不

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竊謂從者數百。彭更儼明言之。則弟子之姓名。湮沒者何可勝

數。季孫子叔益成括等。幸附見七篇。尙何去取之紛紛乎。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

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注**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

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

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注**孟子至恥之。○正義曰。趙氏以季孫子叔為孟子二弟子。子叔

弟即上弟子。使教養其子弟。使我為卿。則讀為卿二字不屬上。趙氏佑溫故錄云。以季孫子叔為孟

子弟子。不應但書氏而絕無名稱。不合一也。異哉一語。既不了。疑字更未有言。據接以孟子自解

語。與上節全不相屬。不合二也。就注文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

使我為卿云云。孟子正因王不使為政而去。何忽云爾。本文使其子弟為卿。忽倒後使我為卿。上文

於弟子以萬鍾。自當指孟子之弟子。忽易為齊王子弟。不合三也。按今通解以此皆季孫識子叔疑之

言。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為名。莫知其為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經。叔詣卒。

公羊穀梁俱作叔侃。釋文侃有五計五今二音。五今頗與疑音相近。意即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

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侃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以是推之。龍斷之

說。或出愛憎之口歟。然趙岐熱於左傳。不應忘之。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

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注**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貧人可賤者也。入

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塚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貧。故就征取其利。後

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賦也。

**關**古之至無者。○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交易。即以所有易所無。彼此各有所有。各有所無。一交易而無者皆有。故各得其所。虞書皋陶謨云。質鹽有無化居。史記夏本紀云。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是也。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古之為市也。石經宋本同。白帖引作者。翟氏續考異云。古之為市者。宋本宋石經者俱作也。張南軒本孟子集疏本。亦俱作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古之為市也。石經關鹽毛三本韓本同。孔本也作者。○注。古者至稅也。○正義曰。周禮地官。有司市。賈人。廛人。胥師。買師。司獄。司稽。皆市官。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競而去盜。凡市入。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澄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買師澄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此有司治爭訟也。廛人掌斂布。斂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是周時有征稅。不征稅是周公以前也。詳見上篇音義出龍斷云。丁云。寮龍與陸聲相近。陸。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頌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壟。又出塚字。云丁云。廣雅音課。開元字音塊。翟氏續考異云。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云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為陸翁經說龍斷之確證。說文買字下引下文直作登壟斷。三家之釋。要惟陸氏為長。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買。市也。从兩貝。孟曰。登壟斷而兩市利。此引以證從兩貝之意也。壟。孟子作龍。丁公著讀為陸。陸善經乃讀為壟。謂岡壟斷而高者。按趙注釋為塚斷而高者也。塚。塵壓也。高誘云。楚人謂塵為塚。趙本蓋作九斷。九。塵雜之貌。翼塵不到。地勢略高之處也。古書九龍二字多相亂。許書亦當作九斷。淺人以陸善經說改為壟耳。方言云。占。猶瞻也。毛詩邶風。瞻望弗及。此以占釋望。占望即瞻望也。罔。說文作罔。重文罔。今作網。毛詩王風。雉離于羅。傳云。鳥網曰羅。章指言是罔市利。為罔羅而取利也。禮記檀弓云。從而謝焉。注云。從而謝焉。故以就釋從。○正義曰。論語憲問第十四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不為利回。○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不為利疚於回。注云。疚。病也。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注云。回。正心也。

子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為王留孟子之行。○正義曰。閻氏若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注云。回。正心也。



言也。○注。言而至絕也。○正義曰。闕氏若環釋地又續云。兩膝著地。仲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地而少安者為坐。趙氏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容跪而言留孟子之言。迨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殊不同。趙氏注於勿敢見下。先云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為下文坐字張本。郝氏解亦云。請勿復敢見矣。起而告退。曰坐我明語子。孟子止容曰且坐我明告語子。○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司樂。詠言語注云。答述曰語。呂氏泰秋節喪篇云。傳以相告。高誘注云。告。語也。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注。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後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也。○注。往者至復留。○正義曰。以往釋昔。爾雅釋詁云。安。止也。柳至安也。○正義曰。禮記雜記。泄柳之母死。注云。泄柳。魯繆公時賢人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魯柳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繆公時賢人。檀弓云。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注云。申詳。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顛孫。今日申詳。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又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注云。說者曰。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故闕氏若環釋地又續云。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婿。是陳之顛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為婚姻。檀弓又云。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注云。申祥。子張子。祥詳古字通。說文力部云。勸。勉也。文選注云。勸者筭等之名。周禮夏官大僕注云。復。謂奏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云。管仲復於桓公。高誘注云。復。白也。勸而復之。謂有賢者在繆公之側。以善言勸勉而奏白之。泄柳申詳。乃留止于魯而不去。子思之賢。魯人無過之者。故必聽子思之言為政。乃不去。二子賢不及子思。不必聽二子之言。必有賢如子思。違言於君而君聽之。二子乃留。一子視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

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愠恨也。○注。往長者至長者。○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柳聚賓之長升。注皆云。長其老者。是長者為老者也。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子乎。○注。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為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

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愠恨也。○注。往長者至長者。○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柳聚賓之長升。注皆云。長其老者。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注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爲求祿。濡滯。猶稽也。既去。近留於畫三日。怪其猶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也。注干。求至說也。○正義曰。干。求也。爾雅釋言文。澤。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此亦以祿代澤。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干。求也。君光寵。以得祿位。故干澤亦即干祿也。阮氏元校勘記云。濡滯。淹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應本孔本作猶稽也。考文古本作熟稽也。考文一本作總留。按史記平準書集解引李奇云。稽。貯滯也。貯滯猶濡滯。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从禾从尤旨聲。淮南子時則訓云。流而不滯。高誘注云。滯。止也。楚辭涉江篇云。淹回水而凝旋。注云。滯。留也。滯與稽義同。滯從帶聲。帶聲與旨聲同韻。段氏王裁六書音均表。同列十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六脂十二齊五十二霽同屬陰聲。脂類第十二則滯稽音近。故以滯滯猶稽也。爾雅釋詁云。佇。久也。國語魯語云。敢告滯稽。以舒執事。注云。滯。久也。故又以久解之。云猶久者。對下孟子以三宿爲猶速也。茲之義爲此。高子以告。注高子亦齊人。孟子於解茲爲此事。悅之義爲解。士則茲不悅。謂士於此事不解也。

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出畫。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注我自

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注我自至我矣。○正義曰。速之義爲疾。即上所云汲汲驅馳。還也。支部云。改。更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反瑟而弦。高誘注云。反。更也。此經文云。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趙氏以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解之。以反復釋改字。以招還釋反字也。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注浩然。心浩然有遠志也。予雖然。豈

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

改之。予曰望之。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

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注孟子至下也。○正義曰。用以也。為猶行也。故足用為善。是可以

云。上所以擊擊願念我者。注云。擊音力全反。又讀曰戀。此經云。豈舍王哉。趙氏解云。戀戀。即擊擊。謂係念於王不忍舍也。襄公七年左傳云。吾子其少安。注云。安。徐也。後漢書崔駰傳。

駰作達旨云。禁余馬以安行。注云。安行。不奔馳也。三宿而後出。畫。故為徐行。即不汲汲驅馳也。達則兼善天下。見下盡心篇。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我豈

若情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達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

不為小節也。注我豈至節也。○正義曰。說文心部云。悻。忿也。急。說文作恚。云。怒也。淮南子

夫者。緣其諫君不受則怒也。因怒而小。故以情急加小丈夫上。謂其因忿而小也。怒。即恚也。

窮之言極也。音義云。悻悻。丁云。字當作悻。形頂切。悻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慍慍然。

論語音鏗。今論語子路篇。作慍慍然。小人哉。禮記樂記石磬磬。史記樂書作石磬。集解引王肅禮

記注云。磬聲果勁。說文石部磬。古文從巫。磬即磬字。劉熙釋名釋樂器云。磬。磬也。其聲磬磬

然。堅也。不。韡韡云。絲。絲直以亡身。今。說文女部云。絲。很也。楚辭曰。絲。絲直果勁。與。直義近。

蓋堅執不回。不知通變。故鄭氏注論語云。磬。小人之貌也。絲。絲磬聲。助。相通借也。闕。闕也。

三本傳論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趙注多稱論。趙氏不解是字。蓋以是字為語助。無所指實。王氏引

之經傳釋詞云。是猶夫也。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作今夫。宿坐篇今夫世之險。遲亦

久矣。韓詩外傳作今是。是小丈夫。夫。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章指。言

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大德至謂也。○正義曰。史記禮書云。

子云。俗人察察。注云。察察。疾且急也。論語子張第十九。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漢石經。識作志。漢書劉歆傳。讓太常博士引亦作志。與此同。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

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間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不悅也。注。路。道也。○正義曰。路。道也。爾雅

釋宮文。論衡刺孟篇以塗代路。路亦塗也。易豫卦鄭氏注云。豫。喜後。悅樂之貌也。是不豫即不悅也。說文心部云。恨。怨也。心有怨恨。則顏色不悅。曰。彼一時。此

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

百年有王者興。有與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注。彼前至有也。○正義曰。趙氏以彼一時為以前聖賢與王

出。是應此五百年之運而出。是聖賢之出有時也。此即今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文選答客難五等諸侯論二注引孟子。亦云彼一時也。

此一為觀讀氏注。則彼一時下當有也字。近通解以彼一時為充虞所問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之時。時為暇豫之時。則論為經常之論也。此一為今孟子去齊之時。為行藏治亂關係之時也。則憂天憫人之意。不得不形諸顏色也。國語魯語云。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注云。命。名也。尹文子云。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曰。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位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荀子有正名篇云。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教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別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物來能以名正於一世。則貴賤明而同異別。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敘。上上為聖人。上中為仁人。上下為智人。此明貴賤別同異之人。為智者。故為次聖之才。漢書楚元王傳贊云。仲尼樞材難。不其然歟。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聚矣。惟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命世即名世。謂前聖既沒。後聖未起之間。有能通經辨物。以表章聖道。使世不

藏者也。紅氏永摹經補義云。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已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稱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十四年。揚公六年。魯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真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為共和前年已未。自考公至真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稱譜謂成王元年為命魯公之歲。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一八三



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已未。二百單三年耳。而稱諸歷推七十六年之朔且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為六十年也。又謂魯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為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已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已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前計武王已卯至赧王已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除去七十餘年邪。按趙氏解七百有餘歲。推本太王文王以來。於劉歆稱諸之年尤發矣。趙氏蓋以孟子去齊在顯王時。闕氏若據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在齊。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在顯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乃趙氏謂孟子去齊後至梁。既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則去齊在三十三以前。於武王已卯至赧王已酉七百三十九年。又除去赧王已酉上溯顯王甲申共二十五年。止存七百一十四年。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驗。效也。淮南子主術訓云。驗在實。高誘注云。驗。効也。効效校錙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夫天至豫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正申所以不豫之故。以有不豫為此也。否則天誠厭亂。而與王者。使我得如古之名世。大展其堯舜君民之素。何不豫之有。蓋舊解如此。按趙氏之意云。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哉。乃是辨其未嘗怨天。未嘗不豫。謂是天不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我自不必怨天而不悅也。故章指言知命者不憂不懼。章指言聖賢興作。與時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也。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正義曰。揚子法言重黎篇云。兼才尚權。右計左數。揚氏所本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休地名。○正義曰。闕氏若璣釋地篇云。孟子致為臣而歸。歸於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休地名。○正義曰。闕氏若璣釋地篇云。孟子致為臣而歸。歸於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為變詭。見

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注。**齊地。今作地名。○注不欲即至受祿。○正義曰。趙氏云。不

欲即去。若為變詭。以詭字釋變字也。禮記會子問。日有食之。則變乎。注云。變謂異體。荀子禮

論云。憚詭。注云。憚。變也。詭。異也。呂氏春秋孟春紀云。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辰也。

文選長笛賦。窳隆詭辰。注云。詭辰。乖違之貌。又幽通賦云。變化故而相詭令。曹大家注云。詭。

反也。是變與詭義同。始見於王。退而即去。形迹近似乖辰詭異。變動不常。非。猶賈也。為此詭

異。人必以太甚見賈矣。不欲即去。是不欲跡似詭異。致見譏讓為太甚也。閻監毛三本泰作太。太

泰字通也。不欲迹似詭異。致見譏讓為太甚。故宿留不即去也。音義云。宿留。上音秀。下音霽。

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易需彖傳鄭君注云。需讀為秀。古語屢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

漢五行解詁。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留替言。來歷傳。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

傳元年解詁。宿留城之。趙氏孟子萬章下章句。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霽。東觀漢記和帝詔。

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需與須同。故讀為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將。即六清轉注之學。按風

俗通過譽驚。亦云。何敢宿留。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注。**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

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注。**言我至志也。○正義曰。知師命是

通以情。故孟子於始見王。志雖不合。必宿留而後去。既宿留可以去矣。而仍不去者。既居其國。旁

被其款馮。惟此軍戎大事。即當休戚相關。豈容度外置之。飄然遠引。此所以不可以請也。說者不

察。徒以孟子為巖巖難近。舊疏以不可變為不欲遽變其欲去之心。又以師命為賓師之命。願命以賓

師。有何不可請之有。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有務於此。此正命之為師矣。何以辭

而不就邪。孟子之學。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

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注。**滕文至顯篇。○正義曰。春秋隱公七年

云。故陳國。周懿王子釁叔纁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邾雍曹滕。文之昭也。系

云。施爲文也。乃宣公嬰齊之孫昭公。毛伯之子文公。亦諡文公。名與叔繡相犯。而孟子之文公。又複諡文。未可考也。爾雅釋詁云。公。君也。國君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之爵最尊。自侯以下。國人統尊爲公。是尊之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爲世

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廩。與文公之

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

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注云。明當世父位爲君。傳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夏。會王世子于首戴。公羊傳云。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禮記喪服小記注云。世子。天子諸侯之嫡子也。是時滕定公在位。故文公稱爲世子。則其之楚。是君命之也。闕氏若璩釋地續云。余向

主孟子游宋。當在懷觀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

陳鄭邾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

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

周氏柄中辨正云。頃襄王二十一年。始徙都陳。是時楚都於郢。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

稍回遠。謂非迂道固繆。謂一舉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

休。旋歸於鄭。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來見。

蓋孟子嘗以齊卿出弔於滕。稔知其賢故也。○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正義曰。孟子生平之學。在道性善稱堯舜。故於此標之。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合傳。乃孟子道性善。荀子則言性惡。孟子稱堯

舜。荀子則法後王。其言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所謂性善者。不離其

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此駁孟子道性善也。又云。略法先王

而不知其統。察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此駁孟子稱堯舜也。爲荀氏之學者。調和而文飾之。云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苟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敏於善。僞卽爲也。乃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孟荀生於衰周之季。閱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子言先王。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按孟子之學。述孔子者也。孔子之學。述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者也。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揚其

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後。鼠之誅誅。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於是伏羲觀象於天。俯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繫辭傳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即所謂性善也。善即靈也。靈即神明也。荀子云。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是也。人如此。禽獸亦如此也。荀子又云。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正人性之善之證也。而荀子乃以爲性惡之證焉。試言之。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聞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己之性善。已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故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所謂僞也。爲之。爲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喜也。如鳥獸則性不善者也。故同此飲食男女嫁娶。以別夫婦。人知之。禽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禽獸不知之。禽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雖爲之亦不能善。然人之性。爲之即善。非由性善而何。人縱淫昏無恥。而已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婪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禽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禽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之教。善豈由爲之哉。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人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已。不能做其食。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已。子讓食於父而代勞於兄。此可由教而能之。所謂爲之者善也。然荀子能令鳥讓食乎。能令鷹代勞乎。此正率性之明證。乃以爲性之證乎。故孟子之性善。由讀書好古。能貫通乎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而後言之者也。非荀子所知也。義農之前。人苦於不知。轉患於太知。許氏說文解字微云。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蒼頡。初造書契。是知黃帝之時。民情飾僞矣。於是堯舜時有靜言庸違象恭澹天之人。於是方命圜族之人。當羲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續用弗成。朝士如是。庶民可知。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故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宜之。又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堯舜以變通神化治天下。不執一而執兩端。用中於民。實爲萬世治天下之法。故孔子刪書首唐虞。而贊易特以通變神化。詳著於堯舜。孟子稱堯舜。正稱其通變神化也。荀子云。盜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

焉。此正不知通變神化之道者也。夫通變神化之道。堯舜所以繼靈農而開萬世。故稱堯舜欲天下後世法其通變神化。不執一而執兩端。以用中於民。非徒以其揖讓都宮。命羲和咨二十二人之迹也。若云法後王。後王無定之稱也。荀子固云有治人無治法矣。治人。卽能通變神化之人也。法後王。則是能法堯舜者。法後王仍法堯舜矣。故稱堯舜。卽法後王之能通變神化者。若但云法後王。則後王不皆能通變神化如堯舜。其說爲諛矣。蓋孟子之稱堯舜。卽孔子刪書首唐虞。贊易特以通變神化歸於堯舜之意也。又非荀子所知也。孟子學孔子之學。惟此道性善稱堯舜兩言盡之。提其綱於此篇之首。其後申言之。可披而得也。○注。古紀至公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有世本十五篇。注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此云古紀世本是也。禮記檀弓。邾莫考公之喪。注云。考或爲定。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定成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考之者。成之也。是考與成字義皆通。此考公所以爲定公也。程氏應考異云。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諡文者。後世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諡。而僅以行文德稱也。同時魯文公見於史記。在世本乃云潛公。宋康王見於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訟。不獨一滕君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滕文公爲周末第一賢君。孟子深取其人。故一見卽學舊德所得於聖教者教之。惜其國小而偏。終以不振。至今廟食在滕。猶與鄰國鄰並相望。誰謂賢愚千古知誰是也。注據古紀世本。以文公當元公。則文公名宏。然元亦文之譌耳。未必既證元又證文也。世子自楚反。復見于孟子。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

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夫道一已矣。○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孟子答公

困人之聖智不若堯舜文王。有二道也。蓋才質不齊。有生知安行。有學

知利行。且有國知及勉強行。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成醜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醜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

為之。何為畏之哉。說文云。戴目也。江淮之間謂戴目曰。王使人嘲夫子是此字也。音閑。則當作羸。

說文云。羸。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羸者。廣韻云。羸人名。出孟子。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成羸。淮南子齊俗訓作成羸。羸爲荆。徐考工記故書願或作輕也。按淮南子齊俗訓云。孟賁成荆。

無所行其威。注云。成荆。古勇士也。漢書廣川王傳。其殿門有成羸孟賁衣大綰長劍。師古云。成羸。古之勇士。事見淮南子。成羸卽成荆。戰國策齊策鄭司公。內孟孟賁之威。荆慶之斷。鮑彪注云。荆。成荆。史記荊楚傳云。成荆卽孟賁王戰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引計慎云。成荆。古勇士。荆慶。古字提也。按氏以彼爲尊貴者。蓋指景公言。卽所爲無差謬候也。

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言欲有所爲。當若顏淵庶幾。成醜不畏。乃能有所成。

耳。又以是勉世子也。注。欲有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二句爲顏淵之言。有爲者亦若是。乃總上成醜顏淵兩言。爲孟子勉世子之言。經文是字。指顏淵庶幾。成醜不畏。禮記論說務章引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亦不連下句。近通解以有爲者亦若是爲顏淵之言。謂有爲者亦如舜。

也。周公豈欺我哉。注。公明至則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會子曰。夫子可爲孝乎。注云。公明儀。會子弟子。儀學於會子而得聞其遺。當時稱賢者。故子張卒乞其爲志。孔穎達謂是子張弟子。則注無文也。趙氏言師文王信周公。下云言其知所法。則。則是知法文王周公兩人。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注。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尙可以行善者也。○正義曰。翟氏顯考異。絕長補短。方地百里。文王封於岐周。絕長補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補短。猶以數千里。絕長補短。乃當時通言。故諸俱言之。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獨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乎。以此爲文公問辭。按趙氏不以爲問辭。賈氏未知何本。當有誤也。○注。可得大五十里。○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將。大也。趙氏以大釋將。故云大五十里。廣雅釋詁云。方。大也。大五十里。卽方五十里也。

疾不瘳。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注。書逸至乃洽。○正義曰。國語楚語云。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恐余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倅作礪。若津水。用倅作舟。若天旱。用倅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趾不履地。厥足用傷。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賈逵唐因皆以武丁所作書爲說命。韋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聲按以余正四方云云。不類尚書之文。蓋是白公子張說武丁求傳說之意。若金以下。則皆命說之辭。孟子滕文公篇引若藥不瞑眩。明稱書曰。自是說命之文矣。按說命三篇。今文古文皆無。此云通篇。未知所屬也。音義云。瞑眩。莫甸切。多音縣。又作眠响。音同。周禮天官。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方言云。凡飲藥傳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瘳。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瘳。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瘳。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瘳。韋昭注楚語云。瞑眩頓音。攻已急也。金匱經極鳴病脈篇。白朮附子湯下云。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一八九

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如冒狀。卽頓背也。一服再服三服都盡。藥乃充備而得此狀。故論仁當精熟。德惠乃洽。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視敗眠而無見令。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目冥眴而亡見。凡冒者。政亂目視不明。橫亂亦猶是也。毛詩鄭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乘仁行義。高山景行。庶風。云胡不摻。傳云。摻。愈也。方言云。愈或謂之摻。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人下有主字。音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義云。力行近仁。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爲論語文之誤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

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

大喪也。注。然友世子之傅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傅。相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是世子有傅相也。○注。大故謂大喪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君無故玉不

去身。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注云。故。謂凶裁。然友之鄉問於子孟子。注。孟子歸

正義曰。孟子蓋自宋歸鄭也。史記正義云。今鄭縣。去徐州滕縣四十餘里。蓋往反不過大半日。故可問而後行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

自盡也。注。不亦至善也。○正義曰。亦。重也。不亦至善也。今又問此。不重見其善乎。曾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注。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

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注。會子至之也。○正義曰。會子之言。見論語爲政第二。書辨疑言會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按大戴禮會子本孝篇。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

死則哀以蒞焉。祭祀則蒞之以敬。會子固嘗誦此告門人矣。下文齊疏數語。亦明出自會子。祭義樂

正子春云。吾聞會子。會子聞諸夫子。彼原其詳。此從其省。孟子學由會子遞傳。據所及聞。會字

何足疑焉。會子從禮。故欲世子亦如會子之從禮云。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解上故所自盡之

意。自盡卽獨行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二年之喪。齊疏之服。軒

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注。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





成王崩方九日。康王踐卽位冕服。出命令諸諸侯。與三年不言。絕不相同。然魯曰此天子事耳。後讀春秋傳晉平公初卽位。改服入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爲訓。而滕文奉行。卽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是皆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未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纁不行。特先祖。違授受。歷歷有辭。而世譏其書而逼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示。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羣然駭怪。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當日之習尚如此。則其猥焉廢隆。豈一朝夕之故哉。余嘗詳考左氏傳。不知天子諸侯喪紀。已廢絕於春秋時無疑也。蓋自周道陵遲。皇綱解紐。有以諸侯不奔天子之喪。而會天子之喪。已廢絕於春秋時無疑也。子貧乏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於魯求購求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逮子朝作亂。王室如沸。奉周之典禮以奔楚。而周天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侈者如宋文公之樽有四阿。棺有輪楡。儼然用王禮。而苟簡不備者。如晉欒書以車一乘。葬公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四襲不暍。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魯號秉禮。而葬昭公於墓道之南。檀弓載孟敬子之言。明知食粥爲天子之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不軌。由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簪。而諸侯之禮亦亡。孔子以大聖人而不得位。退與門弟子講習於杏壇之上。故孺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天子諸侯之禮。無由釐正。三傳之所記。僅存什一於千百。至孟子時。有士之君。嚮焉人面。以三年之喪之禮。而怪駭爲不經。祀宋之無微。豈獨爲夏殷之禮嘆哉。○魯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魯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魯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聽於祖廟。是管蔡鄭霍衛毛附鄆雍曹滕畢原豐郟。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趙氏注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纁之後。敬聖人故宗魯。真得其旨矣。毛氏奇齡經問云。古者立宗法。國君無宗。祇以相傳之諸君爲宗。故除一祖外。餘皆爲宗。不立小宗。若天子諸侯之弟。則不敢與天子諸侯爲一宗。而別爲宗族。使天子諸侯之嫡弟一人。立爲大宗。而諸兄弟之爲小宗者宗之。如魯周公之弟。皆宗周公。而稱魯國爲宗國。然人孰無父。周公不敢祖王季。而可立文王之廟於魯國。鄭桓公不敢祖夷王。而可立厲王之廟於鄭國。不敢祖。非不敢父也。故大傳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夫別子。宗子也。別子所自出。則宗子之父也。繼宗子之父。而可有百世不遷之廟。則父君矣。趙氏注云。滕與魯皆出自文王。此據春秋魯以文王五出王。以文王之廟名出王廟而言。此正是宗法。特其稱宗聖。則不可解。或者周公以宗子而爲聖人。當時或原有宗聖之稱。亦未可知。或曰。宗國者。同宗之稱。滕可稱魯。魯亦可稱滕。則不然。國語舟之僑曰。宗國。宗國。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救之。專以宗國指魯言。宗在故也。哀八年公山不狃對叔孫輒曰。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哀十五年子貢見公孫成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辨焉用之。皆指魯國言。宗在故也。宗法自天子諸侯外。固以庶子宗嫡子。倫皆庶。則以長庶爲別子。而諸庶子皆宗之。倫

皆嫡。則祇以次嫡爲別子。而其餘諸嫡皆宗之。周公爲武王母弟之弟。二人不當爲宗。無如長伯邑考早卒。次武王爲天子。次管叔已辟。則周公升爲次嫡。卽別子矣。程氏瑤田通藝錄宗法小紀云。宗法載大傳及喪服小記。列其節目。明其指歸。大宗小宗之名。有選與不選之別。又爲之通宗道之窮。究立宗之始。此所謂宗法也。宗法者。大夫士別於天子諸侯者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矣。使無宗法。則支分派衍。無所統。諸侯將無以治其國。天子將無以治其天下。故宗法者。爲大夫士立之。以上承夫天子諸侯而治其家者也。若夫太戊之稱中宗。傳以爲殷家中世尊其德也。武丁之稱高宗。傳以爲德高可尊也。皆與宗法無與。至於公劉之詩。雖毛氏傳以謂爲之大宗。而鄭箋則曰羣臣尊之。所以易傳者。以國君尊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不當有大小宗之名也。故毛氏於板之詩。亦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而鄭氏亦易之。以爲大宗王同姓之適子。所謂繼別爲宗者也。若天子諸侯。則固絕其宗名矣。維宗子維城。鄭氏以爲王之適子。蓋宗者主也。卽震象傳所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春秋傳里克所謂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而士蔣以爲修德以固宗子者也。皆非宗法之謂。祭法有虞氏宗堯。夏后氏宗禹。殷人宗湯。周人宗武王。此祭上帝於明堂。尊之以配食。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蓋宗之言尊也。凡有所尊。皆可以宗。孟子稱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謂兄弟之國尊之。豈得以宗法例之哉。且志曰。

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國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

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

**國注。**父兄百官且復言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且志曰。此與左傳且諺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文法正同。依注疑且字下奪曰字。左傳亦然。○注。志記至子也。○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云。記。紀也。紀識之也。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志之爲記。卽記之爲識也。小史屬天官。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小史所掌之志。記世系昭穆之事。容有喪祭從先祖云云。故趙氏引以爲證。實不知爲何書也。儀禮喪服云。受以小功喪。注云。受。猶承也。故以承釋受。承受則遵而從之。故不改更也。閻氏若據釋地又續云。吾有所受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此解首發於趙氏。按趙氏前說。以此言父兄百官之言。受是承受先祖。然則句上不應加曰字。加曰字。則自明其爲世子答言。言定爲三年之喪。非我臆見。吾受之於孟子。孟子則聞之於師說也。故下謂然友曰上。更不加世子。否則謂然友竟似父兄百官謂然友矣。趙氏不以前說爲安。故稱一說。蓋前說當時相傳之說。一說則趙氏所折衷。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曰。國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

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正義曰。論氏以其字直云恐不能盡於大事可矣。今云恐其不能。是連上句一。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實。乃父兄百官恐世子且不我足也。連下意。乃足也。

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尙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

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

○注。孟子至故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以用字釋以字。他為他事。虛言之以起下文也。論語

○注。張篇云。喪思哀。為政篇云。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少儀云。喪事主哀。莊子漁父篇云。處喪以哀為主。是喪尙哀也。論語憲問篇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集解孔氏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禮記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注云。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

之喪。使之聽朝。尙書大傳亦引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是君薨聽於冢宰。為孔子之言也。禮記

曲禮云。食居人之左。注云。食。飯屬也。說文飲部云。歆。飲也。重文。映。歆粥不食。謂但飲粥不飯也。深甚音近相通。國策秦策云。三國之兵深矣。高誘注云。深。猶感也。感甚義皆為多。

○注。呂氏春秋禁塞篇云。害莫深焉。高誘注云。深。重也。惟其甚故重。義亦同也。哀十三年左傳云。肉食者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語吳語云。巨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注引左傳云。墨。黑氣也。蓋心憂痛不舒。則色形於面。居喪哀戚之甚。故面上晦黑。深。重也。士喪禮云。有大夫。則

特拜之。卽位如西階下。庶兄弟祔。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設明衣裳。主人入卽位。奉尸

傾於堂。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主人拜賓。卽位踊。卒塗。祝取銘。置於肆。主人復位踊。襲。闔

門。主人揖就次。三日成服。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卽位於堂。南上。哭。丈夫卽位於門外。西面

北上。辟門。是自始死以至朝夕哭皆有位。所謂喪位也。是時父兄百官俱在。故主人卽位哭。則眾主人眾兄弟眾賓。無不感而哭矣。

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上之所欲。下

以為俗。尙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注。上之至之也。○正義曰。禮記緇衣篇云。子曰。下之事上也。

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注云。甚者。甚於君也。論語顏淵篇云。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集解孔氏曰。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釋文云。尙本或作上。是陸德明所見論語作草尙之風。與孟子同。趙氏以加解尙。與孔氏同也。說文人部云。偃。偃也。淮南子說山訓云。致釋駕而偃。注云。偃。仆也。趙氏以偃仆乃債斃之義。於小人向化之義不合。故改訓爲伏。易繫辭釋文。引孟喜京房云。伏。服也。伏地猶仆地。伏爲服。則從化之象也。必偃以上。皆孟子述孔子之言。是在世子。爲孟子勉世子之言。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

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

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爾雅釋言云。肯。可也。始而云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

可。是不肯謂之曰知也。至是乃肯謂曰知。心服而首肯之也。○注。諸侯至禮也。○正義曰。隱公元年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嬖至。

是諸侯五月而葬也。儀禮喪服斬衰章傳云。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蠶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服經帶。既虞。翦屏杜櫛。寢有席。注云。櫛謂之梁。杜櫛所謂梁閣。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塹爲之。不塗墍。所謂聖室也。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

北戶。賈氏疏云。北戶者。以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北明北戶鄉陰。至既虞之後。柱櫛謂之梁閣。即

開戶也。按既虞之後。始有櫛有柱。謂之聖室。於其雖有梁櫛。而冥閣不高明。故亦謂之梁閣。即

諒陰也。其未葬之前。無柱無櫛。但用兩木斜倚於東壁作壘塹形。向西順斜倚之木。以草爲屏。故

名倚廬。高宗三年不言。謂既葬居梁閣中。故云高宗諒陰。禮文五月居廬。謂未葬居倚廬中。在高

宗三年居梁閣。則未葬之七月居倚廬可知。禮文既定三年之喪。則未葬居倚廬。其既葬亦居梁閣可

知。何以知之。方父兄百官不可時。且必使然友之鄉反復咨問。至是百官族人。無不感悅。則孟子

之言已驗。世子之心益堅。五月既葬。豈反自息乎。或謂文公僅能五月未葬前守諒陰之制。洵坐井

之見耳。可謂曰知。趙氏增成其義云。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是知謂百官族人自謂其知。始

時皆不欲其行三年之喪。以爲不可。至是首肯而謂之曰。吾今乃知。知猶覺也。亦解也。若曰吾始

聞其定行三年之喪。不以爲可者。不解其義也。今則解矣。知如字平聲。或

讀若智非也。孟子之文。微奧通神。每同左傳禮弓。可謂曰知。曰字是矣。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章指言事莫大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正義曰。昭公十三年左傳文。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

趣。教以生產之務也。注。問治至務也。○正義曰。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為。治也。是為

怠惰也。何以不使怠惰。故又申言之云。注。國即治國也。易序卦傳云。解者。緩也。解即懈。義為怠惰。不可緩。即不可使

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如下所云。注。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

播百穀。注。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

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注。詩邠至休已。○正義曰。詩在七月第七章。毛傳云。宵。

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外。其始播百穀。謂祈來

年百穀於公社。趙氏與之略同。毛詩周南之子于歸傳云。于。往也。鄭氏以往釋于。以取茅釋茅。

趙氏不言往者。以于之為往易知也。取茅謂之茅。猶博略謂之略也。綯。絞也。爾雅釋言文。李巡

云。綯。繩之絞也。方言云。當查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穎而東謂之絞。或謂之曲綯。郭氏注云。

綯亦繩名。儀禮喪服傳云。絞帶者。繩帶也。是絞即繩。繩是絞。即是繩矣。易說卦傳云。一索而

得男。馬融注云。索。數也。毛傳陳風越以讓傳云。讓。數也。箋云。讓。總也。蓋以兩股摩而

交之。總為一繩。以其絞之索之而成。故亦名為索為絞。猶繩為定名。而彈正之即謂之繩。爾雅釋

器。繩之謂之繩之是也。此又綯是繩。索是索此綯。故云夜索以為綯。鄭云夜作絞索。則以絞釋索。

以索釋綯。其義同也。以茅蓋屋。用繩固之。故云乘。蓋爾野外之屋。農至冬月。可以閒暇。猶督

趣其取茅索綯以治屋。晝夜不絕。恐妨來春田事。所以終歲無休已也。箋以播百穀為祈穀於公社。

與趙氏說異。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注。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注。陽虎至言也。○正義曰。春秋定公九年。盜竊寶玉大弓。



道有縱橫故也。禹自言濬畝澮距川。明畝澮縱而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異於殷。殷異於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畝遂固易也。溝澮未難矣。川澮抑又難矣。我因川澮溝澮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名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為尺。殷以九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夫殷之尺。非僉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為百一十二分。周以為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為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曠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為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為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為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夫如是。則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畝。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成。即考其十里。其明證也。曰。井與夫皆方。畝何以不方。曰。畝之水注於遂。遂在田首。故不能方。猶溝之水注於澮。澮在通首。亦不能方。即詩所謂南東其畝。而韓嬰謂之長一步廣一步者也。南畝之長。即東畝之廣。分言之則皆一步。而或者疑之。則畝必廣長皆十步邪。易為晉欲令齊盡東其畝也。孟子又謂皆什一奈何。曰。此殷周侯國之制也。康成所謂公田不稅夫。故其名曰助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為貢。貢為什一。助與徹為九一。九一之與什一。盈朒異名耳。故曰皆什一。禹貢。賦有九等。果什一畝。曰。禹以九州為等。非一井也。烏得言非什一。錢氏大昕磨研堂答問云。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為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內外之率。則為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為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為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耨。殷人七十而耨。耨。藉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百與耨利萌。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助。耨即以藉釋之。藉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人注云。鄭大夫讀耨為藉。杜子春讀耨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耨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於耨。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為耨也。許意以周禮證七十而耨。謂其意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云。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

餉古得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藉。藉藉稅也。藉字亦作助。又作助。助與藉古同聲。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即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云云。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按趙氏注徹彼桑土。釋徹爲取。此注同之。孝經正義引劉熙孟子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亦以徹爲取。與鄭氏義異。疏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名義。嘗屢求其說而不得。因考公劉崧高兩詩。毛傳皆訓徹爲治。鄭氏公劉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又於匠人注云。周之徹內。稅有輕重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論語注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趙氏孟子注。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猶人徹取物也。賈氏匠人疏引之。孔氏公劉疏亦云。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是又以徹爲取。以他處徹俎徹樂之類證之。皆是收取之義。孟子亦言徹者徹也。不煩更增一解。似徹取之義。尤爲了當。然其制度何若。終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至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並非通融之義。於此求之。則徹法亦可想見。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兼用爲詞。殆未必然矣。倪氏思竄讀書記云。徹者徹也。二句承上文言之。不及貢法者。有龍子云云在也。商助周徹。乃先說徹後說助者。孟子意在行助。徹爲賓。助爲主。謂徹之爲徹。其法固良。而助之爲藉。其法尤美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按數歲之中以爲常。

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按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

莫不善也。同。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正義曰。翟氏顯考異云。舊注本校字從手作按。與下學校字不

又音敷。皆從木。字鑑云。校字元有二音。借爲比按字。明未避諱。校省作校。汲古閣注疏本。此

校與下學校俱作校。○注。龍子古賢人也。○正義曰。列子仲尼篇。有龍叔謂文舉云。吾鄉譽不以

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

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粒米狼戾。多



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

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飢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之也。

注。樂歲至之也。○正義曰。鶡冠子學問篇云。所謂樂者。無蓄者也。年豐無蓄。故稱樂歲。淮南子覽冥訓云。孟嘗君為之增歛歎也。流涕狼戾不可止。高誘注云。狼戾。猶交橫也。廣雅釋詁云。

狼。整也。整即戾。狼戾一聲之轉。國策燕策云。趙王狼戾無親。漢書嚴助傳。狼戾不仁。以其違棄不甚愛恤。故為不仁無親之名。而涕之零落於地。與粟之拋棄於地。其名不同而義實相引也。告

子篇狼戾。趙氏亦以狼籍釋之。漢書燕刺王且傳云。首籍籍今七居。注云。籍籍。縱橫貌。縱橫猶交橫。故狼戾猶狼籍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俗語謂米一顆為一粒。孟子樂歲粒米狼戾。論注

云。粒米。粟米之粒也。臯陶謨。烝民乃粒。周頌。立我烝民。鄭箋立當作粒。詩書之粒。皆王制所謂粒食。按粒米狼戾。言米之粒不愛恤而縱橫於地也。因豐年饒多。故不愛恤而棄捐之也。鹽鐵

論未遍篇云。樂歲粒米梁糲而寡取之。此即本之孟子。梁糲即狼戾之同聲。張之象注本依孟子改作狼戾。不知古人聲音通借之例也。周書金縢。遴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高誘淮南子注。訓

虐為害。說文訓虐為殘。殘害亦暴也。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鄭司農注云。凶。謂凶年饑荒也。孟子亦言凶年飢歲。是凶年即飢歲也。禮記月令。季夏。大雨時行。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

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孔氏正義云。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其稅而滿其常數。如器定受若干。如其量以盈之也。從歲飢穰以為多少。則助是矣。孔氏廣森經學

厄言云。均是田也。糞之則收自倍。然未有不費而食利者也。牟慶大夫之骨汁。所以為糞種之具者。無執非待粟而易之。歲凶則粟不足食。幸而足食。亦無餘粟以易其所無。於是來歲所以糞其田者。無

以為資矣。又凶之甚者。其所穫不足以償今歲糞田之費矣。違供稅乎。且來歲之田。糞既不足。則土疆不美。雖自天降康。亦將不逮其平歲之穫。故一歲遇凶。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

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

父母也。

注。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舉。有不足

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尸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

注。盼盼。至母也。○正義曰。音義丁作胖。胖然。許乙切。阮氏元校勘記云。盼字見說文。云。恨視貌。但趙注以勤苦不休息為訓。趙作胖。不作盼也。說文胖。布也。角。振也。胖。古通用。胖。猶層層。方言云。層層。不安也。

動。作也。爾雅釋詁文。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國。四曰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稱責。謂貸予。賈氏疏云。稱責。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爲稱意。於官於民。俱是稱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稱。并舉也。从爪稱省。稱爲二爪者手也。一手舉二。故曰并舉。趙注孟子稱貸曰。稱。舉也。凡手舉字當作稱。凡稱揚當作稱。凡證衡當作稱。今字通用稱。禮記郊特牲云。食。養陰氣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幸善食之而勿苦。高誘注云。食。養也。養其父母。即食其父母。貸。借也。周禮地官泉府。凡民之貸者。與之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司農云。即食其父母。貸。借也。也。故有息使民弗利。元謂以國服爲之息。受國塵之田而貸萬泉者。則甚出息五百。禮記月令注云。火出而畢賦。此言賦冰。此公賦當畢。謂公家之稅當完納也。稅盡賦。猶冰盡賦矣。當盡賦則不敢虧缺。無如田之所出不足。故假借於人而舉債焉。子即息也。史記貨殖傳云。子貸金千貫。又云。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蓋每歲萬息二千。此常息也。至窘急時。則利息必加倍於常。如無鹽氏之利。所以什之矣。萬息二千。二其子也。什之。則貸萬息亦萬爲倍。故云子倍。益之。言加也。卽上取盈之義。因畢賦不足。又稱貸於子錢家。以益備此不足之數。而所貸子錢。乃倍於所不足之數。由此積累。至使父母妻子飢寒而死矣。闕氏若噉釋地三鍾云。胡朏明曰。龍子言貢者按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不吝也。某謂貢異於助。惟無公田耳。其取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爲言之也。夏氏僎曰。戰國諸侯。重筭倍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吝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

滕固行之矣。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者。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

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閱其勤勞者也。注。古者至義也。○正義曰。隱公八年左傳云。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之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趙氏本此爲說也。詳見梁惠王下篇。阮氏元校勘記云。其子雖未任居官。闕監毛二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任作士。音義出未任音壬作任。是也。詩云。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

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

助也。注。詩小至助也。○正義曰。詩在小雅大田第三章。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

惠。趙氏言太平時。本上與雨祈所言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言

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徵法如

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為徵哉。

惟趙岐孟子注云。周人耕百畝者。徵取十畝以為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為夫。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小司徒亦云。夫九為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

為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辨

正云。充宗之說。夏不經也。徵本無公田。故孟子云。惟助為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徵無。以明其制

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徵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徵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

何用辭費。徵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為井。公田在私田中。

夏小正云。三農服於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徵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家為九夫。此

則任鈞臺嘗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

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徵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

此真通人之論也。鍾氏懷故匡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為貢。殷為助。周為徵。顯分其制。

及引大田之詩也。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徵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得通助

徵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末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邵之

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即助即徵。皆不離乎什一而稅。誤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一切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阮氏元校勘記云。猶殷人助者。宋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

本同。闕監毛三本韓本偷作惟。按猶當獨字之誤。闕本改為惟。非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樂。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敘。謂常事所敘也。乃謹與大常。誠博士平等讀曰。聞三代之道。鄉

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則作殷曰庠。周曰序。說文與漢書同。未知孰是也。闕氏若瓊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輪井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耆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州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別家名也。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雜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真經術之文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鄉學也。而王制所載虞曰庠。夏曰序。爲國學之稱。考之周禮。則州黨之學皆曰序。而庠校不見於經。學記云。黨有庠者。庾氏謂夏殷制。非周法。其說皆與孟子不合。讀孟子書。當就孟子求其義。不得又以他說汨亂之。安後李文貞公云。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律。今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爲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庠焉。周人修而兼用之。而黨庠以偏。此自古及今。其制侵廣也。黨近於民。故主於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於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賓於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此則自上而下。其法侵備也。文貞此說最善。蓋黨統於州。州統於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漸而始大備。俗說謂三代之鄉學各一。而惟遞變其名。不可通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孟子滕文公篇。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廣雅卷四云。校。教也。卷五云。序。射也。皆本孟子。引之云。說文。庠。禮官養老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鄭注云。庠之言養也。趙岐注孟子云。養者養耆老。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尊氣。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意也。養國老於上庠。謂在庠中習射。非謂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庠之義獨取義於養老何也。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而序之義獨取於習射何也。庠謂學校。皆爲教學而設。養老習射偶一行之。不得專命名之義。庠訓爲養。序訓爲射。皆是教導之名。初無別異也。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鄭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養成之。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此庠訓養之說也。射譯古字通。爾雅云。釋。陳也。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則射者陳列而宣示之。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此序訓爲射之說也。養射皆教也。教之爲父子。教之爲君臣。教之爲長幼。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訓。豈嘗別指一事以名之哉。○注。養者至教也。○正義曰。趙氏以養爲養耆老。卽本王制養國老於上庠。說文亦以庠爲禮官養老也。鄭風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其三章一日

不見如三月令。毛傳云。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趙氏本此。故以教禮樂言之。其實不僅教以禮樂。故鄭箋云。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道藝則不止禮樂也。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內。注云。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今文豫為序。序即謝。謝射聲通。是謝因鄉射而立名。鄉射禮云。三耦俟於堂東。注云。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為三耦。又云。兼挾乘矢。又云。三耦皆執弓。搯三而挾一個。注云。乘矢。四矢也。白虎通鄉射篇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空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是所云達物導氣之義也。學。謂大學也。庠序校皆鄉學。在郊。禮記王制云。生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遠。此由鄉下移於郊遂。皆鄉學也。又云。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此學即大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三代同名為學。無異名也。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警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警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警宗。又有成均東序警宗上庠等名者。蓋統名為學而分為四。其東為東序也。其西為警宗。警宗即西學。故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即祭有道德者於警宗也。其北為上庠。秋學禮在警宗為西學。則冬學書在上庠為北學矣。東序警宗上庠。故大司樂分言之則云東序警宗。統言之則言掌成均之法也。雖分有四名。而實統謂之學。祭義云。天子設四學。大戴記云。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但仍僅謂之學也。吳氏輯易堂阿目云。今考定五學。東學。周名東膠。又名東序。本夏學總名。西學。周名警宗。又名右學。本殷學總名。北學。周名上庠。本虞學總名。南學。周名成均。舊說五帝學名。蓋陶唐以前學之總名。大學。周名辟雍。魯兼四代之學。序在東。警宗在西。米廩在北。頰宮在南。文王世子。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則諸侯國學。疑皆同此制。鄭氏注禮記曲禮樂記。皆以倫為類。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淮南子說林等篇。皆以類為事。趙氏注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也。亦云類。事也。此以倫為事。即以倫為類也。供範周書篇名。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王肅注云。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漢書五行志引洪範此文。應劭注云。陰。覆。鷗。升。相。助。協。和。倫。理。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敘也。禮記樂記云。理之不可易者也。注云。理。猶事也。倫之為事。即倫之為理。與應劭王肅義同。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云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攸敘矣。按趙氏引洪範彝倫。以證孟子之人倫。謂其常事有敘。則正以孟子此言

人倫。即洪範之彝倫。蓋國學鄉學。為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勳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由此出。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申之以孝弟之義。而一切人事常理。無不講明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有行

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闕

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

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以孟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踰年稱公。為世子。是君薨亦稱

世子。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為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踰年。行踐歲月。亦略可

觀矣。按禮記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

卓。注云。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其封於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孟子未

臣於齊。恐其稱君在終喪之後。未必既葬即聘賢人。蓋踰文行三年之喪。喪將終。乃聘孟子。孟子至未幾即終喪。故此仍在三年之內則稱子。既三年喪畢則稱君也。使畢戰問井

地。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注。畢戰至明也。○正

使。知為滕臣也。考工記匠人注。引滕文公問為國於孟子云云。文公又問井田。賈氏疏云。彼是文

公使畢戰問。今以為文公問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為文公問也。鄭氏以井田代井地。是

井地即井田也。毛氏奇齡經問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豈戰國時無井地與。曰。據春秋有井衍沃

之文。則晉亦向作井地。但惟坦衍而沃膏者。問一行之。他無是也。若戰國則未必有矣。史記秦孝

公四十一年。為田開阡陌。正在戰國。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則此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

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

不平。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注。子畢至處也。○正義曰。畢戰來問。此云子之君。君指文公。則子指畢戰也。

周禮地官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經。界也。趙氏以此經界即各國之疆界。封建與井田相表裏。故先不相侵奪。而井田乃可鈞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井地不鈞。石經岳本咸惇。鄆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闕監毛三本鈞作均。按均鈞古字通也。穀。祿也。爾雅釋正文。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注云。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

穀。是以穀釋祿。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注云。祿之言穀也。詩小雅。蔽藪方有穀。箋亦云。穀。祿也。祿奉以穀。故穀即祿矣。小司徒。地官職也。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注云。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鄭氏以小司徒所經。即井田之界。經土

地之經。為經始靈臺之經。謂小司徒經度之。與趙氏說異。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注。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

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注。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邦國為公侯伯子男附庸。各有界矣。都鄙為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亦各有界矣。蓋建邦

國。造都鄙。必審井田之形勢以為之界。各滿其為通為成。為終為同。為封為畿。以界之。邦國都鄙之界。視井田之界而定。則井田之在各國各采邑者乃均。自諸侯之殘虐者。侵奪隣國。而邦國之界不正。

自卿大夫之貪汙者。侵占鄰邑。而采地之界不正。於是為成。為通。為井者。將不能滿其數。合其度。而亦不均矣。惟外而邦國之大界。內而都鄙采邑之小界正。而井田乃正。以之分授於夫。以之制

諸臣之祿。皆可定也。此趙氏以正經界為勿侵鄰國之義也。荀子性惡篇云。所見者汙慢淫邪貪利之行也。列女傳貞順篇云。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為哉。是汙

即貪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慢。漫也。漫。漫也。漫。漫也。心無所限忌也。心輕慢之。不以先王所定為制。在邦國必相侵陵。即所云侵鄰國也。在都鄙則長爭訟。如鄒鍾奪夷陽五田。鄒擘與長魚矯爭田是也。

前但言侵鄰國。此兼言之也。廬。謂二畝半在田。井。謂一夫百畝也。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篇差者。禮記王制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

人。卿食二百八十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人。卿食二百八十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國福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

注。為有也。○正義曰。梁惠王篇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說苑引作善推其所有而已。詩大雅。婦有長舌。大戴記本命注。作婦為長舌。是有為二字古通。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

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

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注。九一至之也。○正義

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注云。夫饑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弁。雖犀陶制法。不能使疆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

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蓋百畝為一頃。九頃者。九百畝也。郊野在郊外。自百里至五百里。通都鄙言

之也。地官載師園廩二十而一。又云。以廩里任園中之地。以場園任園地。是園廩在國中。故以此國中為園廩二十有一也。而與彼通。故亦與如通。詩小雅。垂帶而厲。箋云。而。如也。是也。鄭

康成箋毛詩。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自為從。趙氏以當時郊野之稅。不止什一。孟子欲其什一而藉。如殷人之行助。其國中園廩之稅。本二十取一。當時則什取一。是為行重賦。民不能什一。

是國中什一也。非郊野什一也。國中不可什一而什一。孟子則欲其仍從舊賦二十取一。故云寬之也。趙氏義如此。程氏瑤田通藝錄周官畿內經地考云。王畿千里。自王城居中視之。四面皆五百里。五

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為稍地。四百里為縣地。五百里為疆地。大司徒

之職。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如此者六。綜計之。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也。六鄉之地在郊。遠人掌邦之野。造都鄙形體之法。五

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甸。六甸亦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畿如六鄉。但異其名耳。其地在甸。六甸之授地也。亦遠人掌之。其職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

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其治溝洫以制地也。亦遠人掌之。其職云。

凡治野。夫間有途。途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此六甸之田制也。而六鄉田制。不見於經。經獨見鄉之軍法。故

鄭氏注云。鄉之田制與途同。途之軍法如六鄉。六鄉軍法。在小司徒之職。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出於鄉。家一人也。六鄉六軍。夏





書記云。鄭氏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竊嘗據鄭旨核分數。八家九百畝。而公田百畝。謂公私之率。無異家別一百一十二畝半。於一百一十二畝半抽其七十二畝半。則於九分之中而稅其一分。正合九一之旨。其數甚明。不待持籌而知也。馬瑞臨謂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言之。不必拘以十數。此言殊謬。十夫有溝。明係古人成法。蓋國中行陂遂之法。皆五五相連屬。而五倍之則十也。如五家爲比。二比則十夫。五家爲鄰。二鄰則十夫。十夫有溝。當起義於此。豈得謂姓舉成數言之。至謂行真之地。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所爲溝澮者。不過隨地高下而爲之蓄洩。異日井田之溝澮。有一定之尺寸。此言也。適足以啓慢其經界之弊矣。古人於高原下隰。別有通融之法。如楚蔣掩所書者。既言鄉遂用真法。十夫有溝。則經界森列。有條不紊。庸詎得如馬說也。其實皆什一也。聖賢立言。文無虛設。假令貢助果皆什一。則其實一語爲贅文矣。唯立法九一什一不同。而論其實。則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鄭注載師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則是國中什一而役多。野九一而役少。會而總之。總皆什一。其理易明。孟子特立此文。以明助法九一之善。若鄭氏又謂孟子言其實皆什一。則經文九一什一文聯義對。鄭說雖巧而近於鑿。不得從之。按禮氏以國中爲城中。野爲鄉遂都鄙通稱。則九一之制。自國門外皆然。依鄭氏則以國中當鄉遂用貢。野當都鄙用助。乃鄭氏又以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既以都鄙井田異於鄉遂。遂人注又謂野爲甸稍縣都。甸是六。遂則遂。亦謂爲野。與都鄙異於鄉遂之說異。蓋又以郊內六鄉爲國中。遂以外皆野矣。一人之說。已參差不一。其與禮氏之異。又何若矣。備載之以俟考。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古者

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共祭祀。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紳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注。古者至十畝。地官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注云。鄭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元謂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圭田既是仕田。則卿以下。大夫士而言。即載師之土田也。毛詩小雅天保篇。吉蠲爲饗。傳云。蠲。潔也。秋官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爲吉。圭。惟饗之圭。圭。潔也。儀禮士虞禮記云。圭。爲而哀薦之饗。注亦云。圭。潔也。詩曰。吉圭爲鑄。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必蠲潔。高誘注云。蠲。讀曰圭。是圭之義爲潔也。禮記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

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孔氏正義云。圭。潔也。言德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士以潔白而升。則與以圭田。使供祭祀。若以不潔白而黜。則收其田里。故土無田則不祭。有田以表其潔。無田以罰其不潔也。說文田部云。畦田五十畝。曰。畦。畦。從田圭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畦。留夷與揭車。王逸注。五十畝曰畦。蜀都賦劉注云。楚辭倚沼畦瀛。王逸云。瀛。澤中也。班固以為畦田五十畝也。孟子曰。圭田五十畝。然則畦。從圭田。會意兼形聲與。孫氏蘭輿地爾說云。孟子圭田。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從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此上一說。與趙氏異。按鄭司農以士大夫之子孫。其不能嗣為士大夫者。即授之田。正與餘夫一例。若然。則圭田不以潔庶人。然則士大夫之子孫。其不能嗣為士大夫者。即授之田。正與餘夫一例。若然。則圭田不以潔取義。正指不能成井者而言。不能成井。則以五十畝為一畦。畦之數。又即由圭形而稱焉者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集解引徐廣云。一畦二十五畝。文選注引劉熙注。病於夏畦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以五十畝為大畦。然則餘夫二十五畝。亦即蒙上圭田而言。○注。餘夫至等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此趙氏義也。多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趙氏兼言老少也。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愛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云如比。則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辨其野之士。上地中地下地。以頌田里。上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云。萊。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廬。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廬。謂百畝之居也。後鄭此處不注。而注於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土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賈氏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為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乃趙氏引周禮遂人餘夫以證孟子。則是以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即此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也。彼注者因上言夫一廬田百畝。下言餘夫亦如之。故以為此三十授田之餘夫所授。亦如一夫之百畝。趙氏解遂人謂一夫所受田萊多少。有上中下。餘夫亦如上中下之等。非亦如百畝也。陳詳道禮書云。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

又以餘夫任之。此載芟詩所謂侯疆。周禮所謂以疆予任毗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上地田二十五畝。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所謂知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此得趙氏義矣。○注。王制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王制夫圭田無征注云云。依鄭注則王制夫字直下讀。而夫之訓治。既少證佐。依趙注則以夫爲餘夫。嘗讀夫字斷。與圭田爲二事。而餘夫獨省去餘字。以何明之。或讀夫音扶。則本文上承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畿而不征。林驚川釋。以時入而不禁。皆以次銜接。不應別用助辭。今按周禮每言夫受田征稅。皆必計夫爲率。故有夫家之征。注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考工記匠人注。以載師職云。國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近輕遠重耳。下卽引孟子此章文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則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也。則此圭田在畿內。當稅夫而謂無征。正言圭田不稅夫。倒夫字於上也。蓋井田計夫。畝百爲夫。圭田半之。不合計夫。故不稅夫以優恤卿士之子孫。使得專力於祭祀也。是王制原可作夫字一句讀。與上市關等一例。不必訓治。更無餘夫在內。餘夫二十五畝。又半於圭田。其人老弱。死徙無出鄉。死。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注。死或當亦不計夫。死徙無出鄉。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注。死也。○正義曰。荀子禮論云。死。人之終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此但云死。則送死也。送死惟葬則有出鄉不出鄉之別。故云葬死也。周書大聚解云。墳墓相遠。民乃有親是也。阮氏元校勘記云。謂受土易居也。肥磽也。闕豎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受作爰。上也字作平。作爰作平。是爰土卽國語之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作爰田。食貨志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公羊傳注云。三年一換土易居。然則爰者。換也。平肥磽者。謂一易之地家百畝。再易之地家二百畝。三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按晉於是作爰田。是傳公十五年左傳。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費衆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音與爰近。故畔換卽畔援也。說文走部云。起。田易居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途人辨其野之士。上地中地下地。以頌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萊。謂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謹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廛。中田二歲一廛。下田三歲一廛。肥饒不得獨樂。境坳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裂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

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按何云。換主易居。班云。更耕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趣田易居。爰讀趣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云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徧焉。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為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為爰田。名同實異。孟說非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中下而少多之。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實同也。鞅之害民在開阡陌。故鄉田同井。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

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疏注。同鄉至和也。○正義曰。說文暵部云。鄉國離邑民所封也。畜夫別治。从暵皂

邑名可互稱。析言之。則國大邑小。一國中離析為若干邑。封。疆域也。所封。謂民域其中。所鄉謂歸往也。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鄉。向也。衆所向也。以同音為訓也。畜夫別治。言僕制六鄉。六

卿治之。謂周禮。按此分別鄉之名甚析。幾內六鄉。別乎六遠都鄙而言。此鄉之專名也。凡民所向往。國之別邑。皆謂之鄉。此鄉之通名也。逸周書大聚解云。以國為邑。以邑為鄉。以鄉為閭。稱

災相恤。資喪比服。合閭立教。以威為長。合族同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典彈相庸。耦耕曰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孟子此文略同。同鄉之田。即同國同邑之謂。非專指六鄉也。韓

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乃方有親。孟子此文略同。同鄉之田。即同國同邑之謂。非專指六鄉也。韓

更守。疾病相愛。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魚鹽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此本孟子而衍之。共井之人。即此八家為鄰之謂也。呂氏春秋辨士篇云。所謂今之耕也。

營而無獲者。廣雅釋地云。營。耕也。爾雅釋詁云。勞。勤也。各相營勞。謂各私治其田。而各盡其勤苦也。周禮天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注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耨作者。

引孟子此文。趙氏以耦釋友。故引大宰職證之。說文又部云。同志為友。淮南子時則訓云。令農計耦耕事。高誘注云。耦。合也。農夫同志合耕。亦是友也。廣雅釋詁云。望。候觀也。觀同伺。一

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伺。候也。察也。伺亦通作司。秋官蔡殺戮。掌司斬殺戮者。注云。司。察也。是也。故趙氏解守望相助云。助察姦惡。以察釋也。楚辭招魂云。天地四方多賊姦些。淮南子沁

是也。故趙氏解守望相助云。助察姦惡。以察釋也。楚辭招魂云。天地四方多賊姦些。淮南子沁

是也。故趙氏解守望相助云。助察姦惡。以察釋也。楚辭招魂云。天地四方多賊姦些。淮南子沁

論訓。森符節。高誘注云。森私亦盜也。是森指盜賊而言。守者防備所已知。望者伺察所未形。守之義易明。故略之。專言察。伺察之。又戒備之。言察而守在矣。鬼谷子擗闔簾云。是故望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守司即守望。上兼言守司。而以審察自解之。則審察明司。亦兼明守矣。漢書食貨志引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以救字代扶持。方言云。扶。護也。護亦救也。荀子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注云。持養。保養也。扶持二字義同。人有疾病。則羸弱困急。保養之即救護之矣。凡此皆由有以教化之本。食貨志言之。志言民是以和睦。是睦即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

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

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注。方一至伍者也。○正義曰。方者。開方也。方

方三百畝也。其形如井字。故爲一井也。或云。方是法不是形。古九數。一曰方田。若其田本方。

安用算。山水之性。皆以曲而善走。即廣野平曠。其巖必自山出。大約中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

高。斷無百十里直如繩。平如砥者。孟子方里云云。亦舉一方者以爲例耳。阮氏元校勘記云。以爲

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閻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井字。一作二。無井字。非也。

穀梁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取焉。一作二是也。此二畝半。合城保二畝半。是爲五畝之宅。

徵法九夫爲井。則每家受田一頃。一十二畝半。稅其一二畝半。是九分取一也。無所爲公私也。

助法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則每以二畝半爲廬井宅園圃。餘八十畝。八家同養。是八百八十畝

稅其八十畝。名爲九一。實乃什一也。此助法所以善也。惟是公私之田既分。而先後之期乃

定也。野人謂都鄙之人。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注云。無行曰罷。無伍。無與爲伍也。然則士伍

猶云士列也。卽謂食祿之君子。公田君子所食。先之。私田野人所食。後之。是別野人於君子也。

又地官小司徒。九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尙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孔氏正義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

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也。設百里之園。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然則軍伍屬鄉郊。毛詩小雅采芣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箋云。士。軍士也。荀子

王制篇云。故王者富民。鬻者富士。注云。士。卒伍也。則士伍指鄉遂之人。鄉遂什一自賦。無公田私田之分。則無先公後私之法。是別都鄙之人於鄉遂之人也。鄉遂什一自賦。無公

人也。二者未知孰是。校勘記云。韓本考文古本任作位。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

君與子矣。**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注**。略

**注**。略要至如

是。○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言略而循理。高誘注云。略。約要也。約之義為要。略約音近義通也。○注。加至循之也。○正義曰。風俗鍾山澤篇云。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井田大要如是。此法也。若無慈惠之心行之。則法雖立而民仍不被其澤。荀子富國篇云。垂事養民。拊循之。喂哺之。注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無井田之法而後撫循喂哺之。則為小惠。井田之法立。而無撫循慈惠之意。則法亦槁廢而無光澤。所謂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修學校。勸有治人無治法也。注而加慈惠潤澤之。孔本無而字。所謂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修學校。勸

禮義。勸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注**。知采人之善。○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泰

善。韓本無善之至也四字。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

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注**。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為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

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為氓。氓。野人之稱。**注**。神農至之稱。○正義曰。以神農氏為三皇者。白虎通號篇

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為太古二皇是也。女媧

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義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

危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顏師古云。劉向別錄云。農本裡及商君所說。商子畫策篇云。神

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

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

利也。神農之教。即所謂神農之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尸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

曰。朕之比神農。猶日之與昏也。北堂書鈔帝王部引尸子云。神農氏並耕而食。以勸農也。尸佼魯

人。其書屬雜家。商鞅師之。其言並耕而治。與許行同。許行之學。蓋出於尸佼。呂氏春秋審時篇。夫稼。為之耆人也。高誘注云。為。治也。禮記大學篇。道學也。注云。道。言也。是為神農之言。即治神農之道也。古之人民。食鳥獸蟲蛇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故神農因天時。分地利。制耒耜。教民播種五穀。久而耒耨之利。民皆粒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蠱變神化。定尊卑。辨上下。為萬世法。故孟子言必稱堯舜。尸商之徒。仍託神農之言以感天下。許行從而衍之。猶墨者之於翟耳。國漢齊策。軍重種高宛。高誘注云。踵。至也。毛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是廛即居也。張與毗同。周禮地官廛人。凡治野。以下劑治毗云云。注云。變民言毗。異外

內也。毗猶憐情無知貌也。賈氏疏云。大司徒小司徒主六鄉。皆云民。不言毗。此變民言毗。直是異內外而已。然則鄉後稱民。都鄙稱毗。毗屬都鄙。故為野人。國策秦策云。而不憂民強。淮南子脩務訓云。以竄民強。高誘注皆云野民曰氓。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出邊毗云。三蒼云。邊人云毗。邊人。亦即都鄙之民也。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

皆衣褐。拊屨織席以為食。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之也。衣褐。貧也。拊猶叩。搯也。

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功名篇云。故民無常處。高誘注云。處。居也。文公與之處。卽

文公與之居。故以居解處。毛詩采芣箋云。舍猶處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荀子王制篇云。定

應宅。趙氏既以居釋宅。仍以其意未明。故又以舍之宅申明之。謂與之居處者。止舍之以應宅也。

○注。拊猶至叩之也。○正義曰。音義出拊屨。云丁音闕。案許叔重曰。拊。織也。埤蒼曰。拊。做也。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裊。音同。又出叩搯。云。丁音卓。擊也。從才旁豕。此所引許說。

蓋淮南子注。淮南子修務訓云。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拊纂組。高誘注云。拊叩搯纂組。邪文如今

之綴。段黑見赤。亦其巧也。謂織組而叩搯之也。毛詩大雅。室家之靈。箋云。靈之言拊也。室家

先以相拊織。孔氏正義云。拊搯而密織。做卽織。叩之使堅。堅亦織也。高注。陳良之徒陳

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

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

棄其學而學焉。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注。棄陳良之儒道。○正義曰。儀書藝文

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荀子儒效篇。言大

儒之效。首推周公。其對秦昭王。則以仲尼為歸。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是儒家者流也。陳相

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陳相言許行以為滕



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注**。饗食。饗。至事耳。○正義曰。說文食部云。饗。執食也。飧。饋也。从夕

傳云。執食曰飧。然則。饗飧皆謂執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饗不言朝。於飧不言執。魏風

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食曰饗。夕曰飧。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食魚炙。左傳。傳負羈饋盤

殽。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饗。掌客。上公殽五

牢。饗饋九牢。侯伯殽四牢。饗饋七牢。子男殽三牢。饗饋五牢。此饗飧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

皆執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執食謂之饗。饗。讀若飧。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饗。毛傳云。

執食曰饗。大東篇有饗簋殽傳云。殽。熟食也。合言之則曰殽饗。周禮外饗云。賓客之殽饗饗食

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餼饗未就。何休注云。餼。熟食。饗。熟肉。餼饗即殽饗。淮南子

道應訓。釐負羈遺之壺餼而加鹽焉。壺餼即壺殽。是殽餼古通用。倒言之則曰饗殽。孟子滕文公篇。

饗殽而治是也。○注。是為至君乎。○正義曰。毛詩大雅思齊篇。烈假不暇。箋。讀烈為厲。云。

厲。病也。論語子張篇云。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王肅云。厲。病也。此厲民。正論

語所云厲已。故以病釋之也。昭公六年左傳云。奉之以仁。注云。奉。養也。說文食部云。養。供

養也。周書說法。敬事供上曰恭。注云。供。奉也。是養為奉養也。上云滕君則誠賢君。此又云惡

得賢。賢即指上賢君。惡之言安也。子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

**注**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注**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

衣褐。**注**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曰。褐。棄衣也。一曰。粗布衣也。**注**。以毳至衣

周禮春官司服。鄭司農注云。毳。屬衣也。天官掌皮。共其毳毛為毳。注云。毳毛。毛細八年左傳

南子覽冥訓云。短褐不完。注云。短褐。處器物之人也。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定公八年左傳

云。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注云。馬褐。馬衣。說文衣部云。褐。編象鞮。

一曰粗衣。趙氏云馬衣。本左傳及高注也。云象衣。本說文編象鞮也。云粗布衣。本說文粗衣也。

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取未織之麻。編之為足衣。如今草屨之類。象衣亦謂編象為衣。披說文云

編象鞮。此云衣褐非鞮。故趙氏不言鞮。但言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說文褐編象鞮。一曰粗

衣。急就篇。鞞鞞叩角褐鞮中。注。褐毛為衣。或曰麤衣也。按詩七月箋孟子注急就篇注。並以褐

為毛布。孟子注又以褐為編象衣。又以褐為粗布衣。淮南子齊物訓注。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潘岳

籍田賦。被褐振裾。注。褐。麤布也。然則褐一衣耳。而毛象布各異。說文曰粗衣。蓋統毛象布而

言之也。詩七月無衣無褐箋云。貴者無衣。賤衣無褐。則別褐於衣。史記劉敬曰。臣衣褐衣布而

見。衣布衣帛見。則別褐於帛。即說文所云粗衣也。褐為粗衣。又為短衣。晏子諫上篇。百姓老弱

凍寒。不得短褐而欲羈。荀子大略篇。衣則豎褐不完。注。豎褐。童豎之褐。亦短褐也。淮南子齊

俗訓。必有管籥。跣跣短褐不完者。覽翼訓。霜雪亟集。短褐不完。新序無鹽乃拂短褐。自請宣王。史記秦始皇帝紀。夫寒者利短褐。索隱曰。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凡此言褐者必曰短褐。師古貢禹傳注。以褐為布長襪。廣餘露又以褐為垂至地。豈褐之長短。亦有古今之異與。許子冠乎。孟子問相曰。冠。相曰。冠也。曰。癸冠。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孟子曰。許子

自織素與。曰。否。以粟易之。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癸為不自織。孟子曰。許子何為不自織素乎。曰。害於耕。相曰。織妨害於耕。故不自織也。記注。織妨害於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

本同。應本妨作妨。按作妨是也。說文火部云。炊。爨也。又爨部云。爨。以釜甑炊食。以鐵為犂。用之耕否邪。注。爨炊也。○正義曰。說文火部云。炊。爨也。又爨部云。爨。以釜甑炊食。以鐵為犂。用之耕否邪。齊謂炊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齊謂炊爨者。齊人謂炊曰爨。爨為爨。楚茨傳云。爨。雍爨爨也。此謂竈。又曰。踏踏爨竈有容也。此謂炊。按此言以釜甑爨。竈甑作竈。則爨不得又為竈。故是炊矣。說文牛部云。犂。耕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犂耕二字互訓。皆謂田器。故云以鐵為犂。爨本竈名。用以炊。即以炊為爨。猶犂本田器。用以耕。即以耕為犂。曰。然。相曰。用之。自為之與。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邪。注。冶鐵陶瓦器。○正義曰

錫則不耗。量之以為鬪。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鬪。說文鬪部云。鬪。瘦屬也。重文釜。或從父金聲。是釜鬪金冶為之也。故云冶鐵。考工記。陶人為甗。實二鬪。厚半寸。脣寸。甗實二鬪。厚半寸。脣寸。七穿。鄭司農云。甗無底甗。說文瓦部云。甗。甗也。甗也。一穿。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無底。即所謂一穿。蓋甗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其底

七穿。故必以箚蔽甗底。而加米其上而箚之。甗屬瓦陶為之也。故云陶瓦器。按古釜有足如鼎。今釜無足。別以土為罐承其下。說文言秦名土鬪曰甗是也。甗讀若過。今俗作鍋。然土其下仍鐵其上。俗猶呼其上之鐵為鍋。其下土為鍋臺耳。甗今以木為之。其下亦以木為鬪。則七穿之遺制矣。或以竹為之。俗呼蒸籠。亦甗之類也。曰。否。以粟易之。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

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

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

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交易紛

紛為煩也。**注**。械器之總名也。○正義曰。說文木部云。械。桎梏也。一曰。器之總名。桎梏為刑

言喪祭械用。禮記王制云。器械異制。注云。謂作務之用。孟子此文。又指釜鬲耕犁而言。是凡器

皆得稱械。故云器之總名也。○注。舍止也。至用之。○正義曰。舍為居止之止。此為禁止之止。故

又申解止為不肯。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邵氏晉頡正義云。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

穀梁文十三年傳云。伯禽曰世室。羣公曰宮。是宮廟通稱宮室也。左氏莊二十一年傳云。魏公為王

宮於珪。鄭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是天子諸侯所居通稱宮室也。左氏傳二十

八年傳云。令無入僖負羈之宮。檀弓云。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敢哭。是大夫通稱宮室也。士昏禮云。請吾子之就宮。喪服傳云。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

廟。大鼓禮千乘篇云。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是士庶人通稱宮室也。釋文云。古者貴賤同稱宮。

秦漢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焉。掖宮是貴賤通稱。此許行所居即廩宅。故以宅解宮也。毛氏奇齡四

書臚言云。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止也。言止取宮中。不須外求也。趙注舍止。又以不肯為

止。謂不肯皆自取宮室之中。○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注**。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

且為。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注**。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

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

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注**。孟子言人道自有大

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之人以

羸路也。**注**。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正義曰。爾雅釋言云。作。為也。諸經注或以為釋作。或以

字連也。作之乃得用之。解自為而後用之。作即為也。荀子富國篇云。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注。是率導至路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率性之謂道。管子君

臣篇云。道也者。上之所以尊民也。道爲導。而以率性解之。是率即導也。音義出賤也。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又出贏路。云。力爲切。字亦作贏。耶果切。各本作是率天下之人以贏困之路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贏路。云。字亦作贏。則宜公所見。本無困之二字。路與露古通用。露贏見於古書者多矣。大雅申夷載路。鄭箋以瘠釋路。俗人乃改瘠爲應。此添困之二字。其謬同也。力爲切。瘦也。贏路。謂瘦瘠暴露也。音義前說是亦作者。非。崔氏頌考異云。趙注謂華人贏困之路。丁張覺其未安。而欲改字爲露。不若奔走道路爲得。管子四時篇云。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房氏注曰。路謂失其常居。可爲此路字之證。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故曰至義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



火正。其後又相士代之也。說文火部云。烈。火猛也。呂氏春秋盡數篇。無以烈味重酒。高誘注云。烈。猶酷也。趙氏以益焚草木。乃焚所當焚。不可謂之酷猛。以烈之從火與熾同。爾雅釋言。熾。盛也。毛詩商頌。如火烈烈。箋云。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是烈可訓熾。熾爲盛。烈亦爲盛。卽上所云草木暢茂也。故以烈屬草木。謂視山澤草木熾盛者。以熾釋烈。又以威釋熾也。視山澤爲熾。故云熾山澤。猶視以爲陋。則云陋之。視以爲美。則云美之。此視以爲烈。則云烈山澤也。胡氏謂禹貢錐指云。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蒼蔚蒙蘢。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殊省人力。按臯陶謨隨山刊木。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史記夏本紀。作行山采木。又錄禹貢隨山采木。作行山表木。說文。表。檉也。國語魯語云。山不槎蘘。賈逵注云。槎。表斫也。說文木部亦云。槎。表斫也。檉。謂表斫其木以爲表識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斫之以爲表識。如孫臏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是其意也。然則刊木自爲表識道里。與此焚草木驅禽獸不同。非孟子異於尚書也。楚辭大招云。魂無逃只。注云。逃。竄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潛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高誘注云。匿。猶逃也。說文穴部云。竄。匿也。三字轉注。故以竄釋逃匿。逃竄則遠。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

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淪。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

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得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如此。寧得耕乎。○禹疏九河。○正義曰。

禹貢濟河爲兗州。九河既道。又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毛詩正義引鄭氏

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繫。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

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又云。播。散也。謝氏身山黃河圖說云。水降土升。則河底日低。而地日高。水升土降。則河底日高。而地日低。凡水過寒涼。則反凝結堅實而成冰。土過寒涼。

則反融化石虛而爲塵。黃河之水。出積石之西。寒涼之甚者也。但水雖堅結於積石之間。則不能涸。此積石以柔之水。所以最清。至積石東。漸遇柔虛之土。所以漸濁。水降土升。隨之而去。則溝底

漸下。今觀底柱以上。地高河低。則水降土升。確然可見。滎陽以下。則水復上升。土復下降。此

河底所以日高。在西北寒涼之地。則水反堅實。土反柔虛。此滎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至東南

溫暖之地。則水復柔虛。土反堅實。此滎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且汾洛經渭之原。皆出西北寒涼之地。故水上容土。土下容水。彼此相混。而皆爲濁河。此滎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濟伊洛

灑獨池之源。皆出東南溫緩之地。故水不容土。土不容水。彼此相拒。而皆爲清河焉。此蔡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夫獨河之水。容土者也。清河之水。不容土者也。清河之水。入於獨河之中。則獨河之土。必不容於清水之土。自必漸降於下。而河底漸高。以致水行地上。左右衝決也。鯀之治河。鑿用弗成。固宜罪之。然九載河事所行雖錯。亦未必非大禹八年於外之一助。蓋大禹兩世於此。熟悉水土之性。故深以水由地上行爲憂。故掘地注海。使水由地中行。又何犯蘆衝決之有。而聖人猶憂深慮遠。惟恐日後之水升土降。水復行於地上。乃思惟有鑿去河底之淤。然黃河之水。萬里奔騰。直趨而下。又何能使之暫停於上。以取其泥哉。聖人於此。再四躊躇。乃於河外加河。而作逐一鑿鑿之法。遂將一河播爲九道。每至夏秋水涸之後。乃以八河通流注海。一河閉斷上流之口。使河底之淤盡露。然後鑿而去之。則此一河之內。無淤塞之泥。因而二河三河。以及八九河。復至一。二河。輪流更替。一歲必深鑿一河。九歲必各鑿一次。周而復始。永鑿勿廢。萬載千年。可無慮焉。後世不明其意。乃誤解之曰播九河者。殺水勢也。是豈知水之勢者哉。○滄濟潔。○正義曰。禹貢云。導汎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滄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蒗。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兗州云。浮于濟潔達于河。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汎。汎也。東入于海。从水垢聲。四瀆之垢字如此。而尙書周禮春秋三傳。爾雅史記風俗通釋名。皆作濟。毛詩邶風有汎字。而傳云地名。則非水也。惟地理志引禹貢職方作汎。然以濟南濟陰名郡。志及漢碑皆作濟。則知漢人皆用濟潔。班志許書。僅存古字耳。胡氏謂禹貢雖指云。孟子曰。禹疏九河。滄濟潔。皆在兗域。而經於滎。說文本作溼。隸改日爲田。又省一糸。後作潔。而濕轉爲溼。濕溼二字。混而無別。王氏鳴臧尙書後案云。漢志言潔水所經。除東武陽尙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潔水所出。二濕陰。三千乘郡千乘。四濕沃。所過郡三者。謂東郡平原千乘也。高唐之水。當爲潔水別支。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卽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潔川也。河自王莽時遂定。惟用潔耳。孟康言河徒惟用潔。雖似小誤。其以禹釀二渠。一爲潔川。此用古義。不可改也。以水經注元和志異字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潔水在中。河水最北。今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潔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潔瀆。及河去則大清河兼行河城諸瀆。其小清河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決汝漢。○正義曰。禹貢云。蟠冢尊儻。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獨三澌。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而汝水禹貢無之。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獨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南陽郡魯陽縣注云。有魯山。汝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潁川郡亦有定陵。續郡國志。潁川郡有定陵。汝南郡無定陵。劉昭注。於潁川定陵引地道記云。高陵山汝水所出。汝南定陵。蓋卽潁川定陵。前漢有一縣分隸兩郡者。定陵在汝南潁川之間。故分屬之。光武時省併爲一。僅存爲一。故續志屬潁川耳。

班氏於魯陽序淮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序汝入淮。定陵以西。統汝於淮。淮亦汝也。連淮水數之。歷南陽河南潁川汝南。故有潁縣。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注。並云汝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襄信縣入淮。襄城晉置。汝陰魏置。在晉則歷六縣也。東說文言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班志。盧氏縣。熊耳在東。伊水出東北。然則漢時農氏縣在伊水之南。與魯陽爲接壤。酈氏目驗之。故水經注言汝出魯陽大孟山。蒙柏谷西卽盧氏界。許氏雖與班氏異。而其指則同。若水經言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非班許義也。酈注於強汝分疏。始言汝水趣狼臯山。狼臯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寰宇記。蓋汝自魯陽越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志謂出魯山縣。是矣。謂出魯山縣之天息山。是又以魯陽大孟山混入勉鄉之天息也。淮南子地形訓云。汝出孟山。孟與蒙柏長短讀。蒙谷卽孟山。而孟與孟形近而譌。大孟山卽孟山也。高誘注云。孟山一名高陸也。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此據班氏而未知其指。○排淮泗而注之江。○正義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孫氏蘭輿地偶說云。淮水發源胎簪。至桐柏流百十里而伏。溢爲二澤。又見流千里。會泗于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處。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由蘆州巢湖關胎河以入江。又導之由天長六合以入江。所謂排淮泗者也。久而入江之口漸淤。今故蹟猶存也。或曰。高堰始於陳登。是不然。若禹不築堰。則下流散漫。何以入海。蓋高堰創於神禹。修補或登耳。蘭字滋九。居吾鄉北湖。順治康熙時人。於天算地圖。研究極精。此說實能羽翼孟子。近時則有陽湖孫氏星衍。作分江導淮論。大略與蘭同而加詳。其言云。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不得其解。或以爲誤。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已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僞孔之說。本不足信。貢道迂回海運。古無是法。又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爲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孟子言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水經注淮水與泚水泄水合。泄水注濡須口。漣水受肥東南流。逕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而廣劭漢書注。並以夏水爲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合肥壽春之間。有芍陂。船官湖。東臺湖。逍遙津。見於水經注。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湖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吳人燒魏。作必由此。又引貨殖傳合肥受南北湖。今史記湖諺作湖也。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廬州有鎮淮樓。蓋肥合於淮。淮水感則被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證。孫叔敖時開芍陂。當因舊迹爲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歸異同出之說。合肥城在四水中。故梁韋廉暉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淮肥流斷。然巢湖之水。夏間猶達合肥。古迹可尋求也。且古說大別在安豐。爲今霍邱地。禹迹至此排淮。故導江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流與紅通之證矣。然則夏時貢道。正可自巢湖湖施泄。肥水之流。通淮達於芍陂。芍陂合沛泗之流。故云達于淮泗。從此達河。則至禹都矣。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濞通之後也。淮之上游壽春。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宣洩。盛夏水漲。則逕合肥入巢湖。以達於江。故宋以



前。淮流不為洪澤湖之患。上言注諸海。此言注之江。之諸異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之猶諸也。之諸一聲之轉。互文耳。詩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漢書地理志作寘諸。襄二十六年左傳。棄諸堤下。五行志作棄之。○注。疏通至壅也。○正義曰。說文疋部云。疏。通也。國語周語云。疏為川谷以導其氣是也。說文水部云。滄。漬也。字同於鬻。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以湯菹物曰滄。皆與此文不合。莊子知北遊云。汝齊戒疏濬其心。濬與疏連文。當與疏同義。廣雅云。疏。治也。趙氏以治釋之。仍以為疏耳。按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云。疏。分也。既醜為二。又播為九。醜播皆分。疏通亦皆分也。開通亦分義。趙氏上以治釋敷。此以治釋滄。皆兼有分義也。說文手部云。排。擠也。擠。排也。抵。擠也。推。排也。排抵擠推。皆拒而退去之名。與通相反。故趙氏以壅解之。壅與雍同。周禮雍氏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淮將南溢。被塞其南以拒之。壅。即抵之推之使東去也。趙氏蓋指高振與。且說者疑淮泗不入江。乃汝入淮亦不入江。而孟子以汝漢並稱為快。下承注江。豈孟子不知淮。並不知汝邪。嘗細推之。有精義焉。淮自桐柏而東。在上則汝穎沙渦等水入之。在下則泗扶沂入之。以一淮受諸水。泗口以東。地勢散漫。難於專流入海。在上則快於樊良射陽之間。推抵之偪令東入於海。有此排而淮乃挾泗入海。而不致南漲於江矣。乃壅障之功。施於泗入淮以下。可以壅泗。而汝穎諸流之入於淮者。不可以此壅之。故於泗口以西。決之使注於江。此地泗未入淮。所快者淮。異快汝也。泗既入淮。所壅者淮。實壅泗也。言排泗而所在其中。言快汝而穎渦等水在其中。下以泗與淮並言。明泗入淮。此汝即入淮之快。不可云快淮快。致與下句沓複。故云快汝漢。是時漢在安豐之間入江。汝入淮而快之入江。蓋與漢合。故云快汝漢。謂快汝以合於漢。而南注之江也。蓋注江者。汝漢之快也。注海者。淮泗之排也。以上文言注諸海。故此但言注江。此古人屬文互見之法也。以今推之。汝水至汝寧鳳陽之間汝口入淮。至霍邱西快出。會於巢湖入江。淮快即汝快。而汝入淮之勢洩矣。又東則穎水。自潁上縣入淮。沙水渦水。自懷遠縣入淮。而淮勢又感。至盱眙又快出。由天長六合入江。而穎沙渦諸水入淮之勢又洩矣。又東沂泗。乃自宿遷入淮。而淮勢又感。汝不決之入江。轉壅入江而注之路。故云快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自漢不至安豐。而汝合漢水以注之江。泗入淮。則壅之使並入於海。故云快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自漢不至安豐。而汝漢之合。遂莫可解。於孟子稱快汝漢。可以考見當時之地勢。益知杜預臆元疑大別不在安豐之非也。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而詩言江漢浮浮。孔氏正義引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漢近淮。故淮水之快出者與之合。不言快淮。而言快汝。明快淮。所以快汝入淮之勢也。不言快汝。而言快汝漢。明淮快於六安安豐間入漢。與漢合入江也。孟子此文。至精至妙。補禹貢所未詳。趙氏以壅釋排。孟子之義益顯。班固撰漢書地理志。其言水道多用互見。最為奇奧。而後稷教為地理之學者。尚不能識之。况孟子乎。○注。書曰至弗子。○正義曰。皋陶謨文。

后稷教

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穡。棄為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為稻黍稷麥菽也。五

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注。棄爲后稷也。○正義曰。尙書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

氏春秋任地篇云。而樹麻與菽。淮南子本經訓。益樹蓮菱。高誘並注云。樹。種也。方言云。樹。植立也。禮記中庸。地道敏樹注云。樹。殖也。毛詩齊風。藝麻如之何。傳云。藝。樹也。說文虱

部云。藝。種也。木部云。樹。生植之總名也。是樹藝種植四字義通。故樹可訓種。亦可訓植。藝可訓植。亦可訓種也。○注。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正義曰。素問金匱真言論云。東方青色。其

穀麥。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西方白色。其穀稻。北方黑色。其穀豆。周禮夏官職方。揚州荊州宜稻。豫州并州宜五種。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雍州冀州宜黍稷。幽州宜三種。

注云。三種。黍。稷。稻。四種。黍。稷。麥。五種。稻。黍。稷。菽。稻。麻。大豆。小豆。麥。菰。南氏瑤田九穀考云。鄭康成氏注周官大宰職之九穀。黍。稷。麥。稻。粱。麻。苽。豆。藿。氏所本也。程

方無黍。而稷粱二者。言人人殊。鄭氏注三禮及箋詩。獨不詳稷之形狀。呂氏淮南子其所著書。往往言諸穀之得時。及大歲所值之年。穀之或昌或疾。東西南朔之地。地各有所宜種矣。而獨不及於

稷。而鄭衆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流。其言稷者。類皆冒粟之名。唐以前。以粟爲稷。唐以後。或以黍之黏者爲稷。或以黍之不黏者爲稷。今讀說文。較然不可相冒。及搜尋鄭氏說。稷粱兼收。

黍稷不涸。足正諸家之謬。其考粱云。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粱。米名也。聘禮米禾。皆

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穀連黍者。不別立名。假借通稱。抑以事難件繫。有足相包者。屬文之法耳。非謂禾爲諸穀大名也。七月詩云。禾麻菽麥。禾爲諸穀中之一物明矣。納稼專言禾者。稼以禾爲主。

故重見於上以目之也。周官倉人職掌粟入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鄭氏注大宰職。九穀中無粟。此言九穀以粟爲主。則是粱卽粟矣。史記索隱載三粱云。粱好粟。其證也。內則言飯有粱。

則稷粱並錄。韋昭注國語。直曰。稷。粱也。顯與禮經相畔。及其注百穀。於稷之外又復舉粱。稷粱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秦漢以後。涸而一之。舉粱輒逸稷。舉稷又逸粱。後鄭知稷粱之不可

相無也。而毅然改司農九穀之說。吾於是服康成氏之識之卓也。其注疾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豆。據月令之文。膳夫王用六穀。从司農說。稷黍稷粱麥菰。蓋據食醫會膳食之宜而知之。於九穀必入

粱者。據食醫六穀有粱而入之也。五穀於六穀中缺其一。不知宜缺何穀。不能據六穀意爲增損。且五穀養疾。宜與藏氣相應。故直據月令配五行者爲之注。其注職方宜五種。不據月令者。以本經他

州所見。有稻黍稷麥四種。四種有稻。而月令五穀無稻。故據所已見之四種。而益之以菽。諸家言五穀者。月令曰。麻黍稷麥豆。鄭氏據之。注疾醫。史記天官書與月令同物。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

之五種。盧辨大戴禮注。亦皆同之。素問論五方之穀。曰麥。黍。稷。稻。豆。鄭氏注職方氏之五種。曰黍。稷。菽。麥。稻。淮南子五穀注。菽。麥。黍。稷。稻。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種。黍。稷。

種。曰黍。稷。菽。麥。稻。漢書地理志引職方氏。師古注之。全同後鄭。管子地員五土所宜。曰黍。稷。菽。麥。稻。淮南子五穀注。菽。麥。黍。稷。稻。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種。黍。稷。

種。曰黍。稷。菽。麥。稻。漢書地理志引職方氏。師古注之。全同後鄭。管子地員五土所宜。曰黍。稷。菽。麥。稻。淮南子五穀注。菽。麥。黍。稷。稻。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種。黍。稷。

菽。麥。稻也。五常政大論。又進麻為木穀。至火穀則麥黍互用。以上言五穀者十二事。皆有稷無梁。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菽梁只。王逸注。五穀。稻。稷。麥。豆。麻也。大招於五穀外明言有菽有梁。而王逸則以梁為菽米之美稱。是亦有稷無梁。汲冢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稻粟菽。粟。梁也。是為有梁無稷。漢書平當傳注。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稷粟二穀。兩不相冒。亦可以為諸經之左證矣。其考稷云。說文。稷。齊也。五穀之長。齊。稷也。案齊重文。稷。稷之黏者。稷。齊大名也。黏者為稷。北方謂之高梁。或謂之紅梁。通謂之稷。稷又謂之蜀黍。蓋稷之類。而高大似蘆。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氏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則首種者。高粱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周官食醫職。宜稷。宜黍。宜稷。宜粱。宜麥。宜苽。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苽麥蕡稻黍粱秫。惟所欲。見秫則不見稷。故鄭司農說九穀。稷秫並見。後鄭不從。入粱去秫。以其闕粱而秫重稷也。良稻之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疏云。賤者食稷耳。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為主。賤者食以高粱為主。是穢者食稷。不可以冒粟為稷也。其考黍云。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糜也。稷也。糜也。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為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為黍屬而不黏者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飯用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為餠饘醪粥之屬。故籩簋實糜為之。以供祭祀。故異其名曰糜。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祭向黍也。不黏者有糜與稷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說文糜稷互釋。稷齊互釋。其為二物甚明。程氏考九穀。精確不移。見載通藝錄中。略錄其梁稷黍三條。其麥稻菽苽等考不具錄。○注五穀所以養人也。○正義曰。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養也。是育即養。故以五穀養解民人育。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叙。朋友有信。**○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使契為司徒之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道。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

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有天道。以有人物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人物分於天道。是以不齊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言日用事為。皆由性起。無非本於天道然也。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言身之所行。舉凡日用事為。其大經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稱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即中庸所言脩道之謂教也。曰性曰道。

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純粹中正之名。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然而生於陸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溫而耐寒。生於北者。習於寒而不耐溫。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舉其實體實事而道自見。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咸道之實事。率性之謂道。脩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謂道不可不修者也。修道以仁。及聖人修之以爲教是也。其純粹中正。則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中節之爲達道是也。中節之爲達道。純粹中正。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後純粹中正。然而即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繼之者善。繼謂人物於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者也。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一事之善。則一事合於天。成性雖殊。而其善也則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道。於是乎盡。在天道不不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言限於成性而後不能盡斯道者衆也。程氏瑤田錫藝錄論學小記云。吾學之道在有。釋氏之道在無。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長幼。有朋友。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以有倫故盡倫。以有職故盡職。誠者實有焉而已矣。毛氏奇齡四書臆言補云。契所教人倫。在尙書舊傳。極是明白。總見春秋文十八年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注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證。五帝紀述五教。亦無異辭。因之虞書慎微五品。即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即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漢唐儒者。不以五達道爲五倫。不使孟子人倫闖入一字。孟子所言。必職國相傳。別有如此。大來曰。孟子所言人倫。在春秋時已有之。論語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儻其身而亂大倫。則亦以君臣長幼爲人倫之二矣。曰古經極重名實。猶是君臣父子諸倫。而名實不苟。偶有稱舉。必各爲區目。如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衛石碯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齊晏嬰稱十禮。是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聽。婦聽。祭統稱十倫。是事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疎。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白虎通稱三綱六紀。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父。族人。諸舅。師長。朋友。雖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供範之三德。則五達道必非五倫也。按史記集解引鄭氏注堯典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又云。五

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馬融注堯典云。五教。五品之教。王肅注云。五品。五常也。鄭氏自本文十八年左傳。以所云五教之目如是。乃取以爲堯典五教注耳。然史克所舉。不必卽爲尙書疏義。書命契。此舉八元。已不相合。如管子五輔篇言聖王飭八禮以道民。八者。君中正無私。臣忠信不黨。父慈惠以教。子孝弟以肅。兄寬裕以誨。弟比順以敬。夫敦懃以固。變勸勉以真。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姪不破義。隱公三年左傳。石碯言六逆六順。則省下倍上臣殺君。但言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石碯止舉六者爲君陳古義。倍弑之事。非所宜言。又公方嘔噀人。夫婦之際。所宜深諱。然則古人議事。原無一定。史克所說。烏知非石碯一例。孟子深於詩書。所目五教。宜得其真。禮記樂記云。道五常之行。論衡問孔篇云。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王肅以五常爲五品。亦不同於鄭氏。司徒五教。宜以孟子爲定論。未可據左傳以疑孟子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人之有道也。言人之爲道如此也。若言人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爲有一聲之轉。聖人有憂之。言聖人又憂之也。又字承上文憂洪水而言。有恆心。司徒至教也。○正義曰。禮記祭法云。契爲司徒而民成。民卽人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論氏所本也。趙氏前解明人倫爲人事。此教以人事。亦以人事解人倫也。易家人象傳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論語顏淵篇。孔子對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人專以門內言之。故不及君。原朋友對齊景切其時事。故僅舉君臣父子。亦立言各有其當。乃序卦傳云。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兌象傳言朋友講習。則君臣夫婦朋友。與父子兄弟五者。自不可缺一。故趙氏合易論語而言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又益以朋友貴信也。是爲契之所教。則五教之中。不

得偏指父子兄弟。而缺君臣夫婦朋友矣。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固放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直其曲。心

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音義。引丁音日音翫。或作日。誤也。按趙注云云。意不以爲堯之言。則今讀日爲越者誤。自上文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此。皆敘事之辭也。蓋

日日二字。形近易譌。唐石經日字皆作日。釋文於日字每加音別之。亦有不能別而具越實兩音者。無識者橫取此勞之來之以下。竄入尙書敬敷五教在寬之後。妄甚。按孔本作放勳日。與音義同。他

本俱作日。作日是也。言既命益禹稷契而不自已也。日日勞來匡直輔翼。所以然者。使自得之也。而未已也。又從而振德之。日字與又字相應。與大學日日新。又日新同。下云聖人之憂民如此。緊

承此數語。不然。徒使益禹等勤勞。放勳轉有暇矣。而暇耕乎四字。正從日字一貫。○注。放勳堯

號也。○正義曰。閻氏若瓌釋地又續云。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

號也。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殂落。許氏說文正同。屈原賦二十五篇最近古。離騷云。就重華而

陳詞。九章涉江云。吾與重華遊乎瑤之圃。懷沙云。重華不可括兮。皆實謂舜。豈本  
史臣贊舜之詞。屈子因爲舜號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大戴禮帝系篇云。少典產軒轅。是爲  
黃帝。又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又嫫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是放勳與軒  
轅高陽等同稱也。漢書古今人表云。黃帝軒轅氏。帝顓頊高陽氏。左傳亦稱高陽氏。高辛氏。軒轅  
高陽等。既皆是氏。則放勳當同。按古之稱氏。如虞樞氏。神農氏。女媧氏。共工氏。夏后氏。是  
其號。如樹熾氏。對尋氏。皆國號。而係以氏。以軒轅高陽例之。放勳之爲號信矣。堯典稱允。子  
朱稱舜。皆名。其云有鯀在下曰虞舜。鄭氏注云。虞氏。舜名。是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者。  
名曰軒轅。虞舜者。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名號獨稱。淮南子原道訓云。則名實同居。高誘注  
云。勢位爵號之名也。周書說法解云。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注云。名。謂號諡是也。○注。  
遭水至德也。○正義曰。趙氏讀放勳曰。故如是解也。遭水災。民爲不善。故堯勞來之。不罰責之  
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勳。勞勳也。爾雅。勞來。勤也。大雅下武篇。昭慈來許。鄭笺  
云。來。謂勤也。史記周紀。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墨子尚賢篇云。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  
勞來。皆謂勤也。孟子滕文公篇。放勳日勞之來之。亦謂聖人之勤民也。又云。韋。整也。辰與整  
通。說文韋。車辰也。字彙作匡。考工記。輪人則輪雖健不匡。鄭衆注云。匡。枉也。枉亦匡也。  
說文云。獸皮之韋。可以束枉辰相違背是也。管子輕重甲篇。弓弩多匡軫者。枉謂之匡。故正枉。  
枉亦謂之匡。孟子滕文公篇云。匡之直之。義有相反而實相因者。皆此類也。趙氏以正釋匡。匡。  
正也。爾雅釋言文。直其曲心。則匡爲正其邪心也。人性本善。遭水災則心曲而不直。邪而不正。  
放勳不憚其勤。而匡之直之。使有以開闢其蒙。而復歸於善焉。匡正而必申以使自得者。此聖人無  
爲而治。無一日息其勤民之念。實無一日見其勤民之迹。隨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所以匡之直之者如是。所爲使自得之一也。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云。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孟子所本  
歟。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高誘注云。振。救也。昭公十四年傳云。分貧振窮。此振窮同。窮  
窮。卽乏絕貧窮也。呂氏春秋報恩篇云。張儀所德於天下者。高誘注云。德。猶恩也。論語憲問篇  
云。何以報德。注云。德。恩惠之德也。又從而振救其窮。而加以恩德。皆孟子稱述放勳勤民之  
事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堯。號也。唐本考文古本號作名。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宋本恐作愆。  
閩監毛三本及

恐作逆行。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

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  
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己憂。農夫以

百畝不易治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正義曰。大戴禮主言篇云。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  
不下席而天下治。孟子本會子之言。故於舜所得賢聖之臣。舉禹臯陶也。○注。

農夫以不易治為已憂。○正義曰。毛詩。甫田。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故以治釋易。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為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

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

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乎。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

魏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注。天道至耕也。○正義曰

第八。其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此小異。集解引包云。蕩蕩。廣遠之稱。廣遠亦大

也。所以大者。以其無私。故趙氏既以大釋蕩蕩。又以無私申大之義也。方言云。巍。高也。楚辭

遠遊。貌揭揭以巍巍。注云。巍巍。大貌。高大亦威。故趙氏以威釋之。禮記射義云。與為人後者。音

注云。與。猶奇也。儀禮士昏禮。記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奇兼皆加多之義。故以益釋與。音

義出不與。云下音預。又如字。如字則讀與之庚與之益之與。有所施於人。亦有所受益於人也。周

書論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

不知為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為而治。故不可知。論語。為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包氏注云。德者無為。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為道。聖人以元

亨利貞運行為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為。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眾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

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風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孟

子述孔子之言而申明之。云。豈無所用其心哉。蓋惟恐說者誤以民無能名。有天下而不與。為舜棄一

○

○

○

○

○

○

○

○

○

○

○

○

○

○

○

○

○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陳良生於楚。北游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師死而遂倍之。○正義曰。作倍。古字借用耳。下子倍同。按荀子大略篇云。教而不稱師謂之倍。禮記大學云。而民不倍。注云。倍或作倍。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背。倍也。在後稱也。楚辭招魂云。工祝招君。背行先些。注亦云。背。倍也。借背倍三字。○正義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二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注。在擔也。○正義曰。毛箋云。抱負以歸。國語齊語云。負任僮何。服牛輶馬。以周四方。注云。背曰負。肩曰僮。任。抱也。何。揭也。毛詩小雅。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云。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有負任者。有輦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淮南子道應訓云。寧越欲干齊桓公。因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將任車。以商於齊。高誘注云。任。載也。按婦人懷子爲任子也。禮記樂記注云。孕。任也。郊特牲注云。孕。任子也。孕。懷抱在前。則任之爲抱。其本義也。因而擔於肩者。載於車者。通謂之任。散言之則通也。○注。失聲悲不能成聲。○正義曰。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人小兒。泣而不止。謂之噉。哭極音絕。亦謂之噉。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噉。哭極音絕。啼極無聲。此趙氏所云悲不能成聲也。按失亦與佚通。佚之言放。失聲或亦謂放聲也。禮記檀弓云。文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哭失聲。此失聲正謂放聲。太平御覽引漢名臣奏云。王莽斥出王闕。太后憐之。闕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闕泣。此言先伏地而泣。繼而至於放聲也。○注。場。孔至三年。○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場。道也。說文土部云。場。祭神道也。國語楚語云。祭神道之所。注云。除地曰場。蓋於冢墓之南。築地使平坦。以爲祭祀。揚子法言謂之靈場。說文謂之祭神道也。後人樹碑於此。謂之神道碑。神道在冢前。未可當正中而室。故知在偏左偏右。猶倚廬聖室之偏倚東壁也。毛詩周頌。福祿來反。傳云。反。復也。趙氏以復釋反。故云復三年。讀子貢反築室於場爲一句。反字連築室也。關氏若瓌釋地續云。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已獨還次於墓所。或曰。反。復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



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想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

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

也。皜皜。甚白也。何可尙。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注。有若至孔子。○正義曰

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趙氏所本也。禮記檀弓

云。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然則有子之似夫子。不特狀貌然矣。○注。秋陽至陽也。○

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陽。日出也。供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某氏傳云。雨以潤物。

暘以乾物。祭義。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云。闇。昏時也。陽。諒為

日。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暘之義當從鄭。孟子秋陽以暴之。亦當作秋暘。周正

建子。改時改月。故周之秋。乃夏之夏。周之七八月。乃夏之五六月。又當日中。最能乾物。文選

注引蔡母箋孟子注云。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亦仍趙氏也。○注。皜皜甚白也。○正義曰。王氏

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皜皜。白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鬻然白首。鬻與皜同字。又作皜。重言

之。則曰皜皜。又云。皜之言皎皎也。說文。皜。明也。衝風伯兮篇。皜皜。甚白也。義與皜相近。毛氏奇

皜乎如登乎天。孟子滕文公篇。皜皜乎不可尙已。趙氏注云。皜皜。甚白也。義與皜相近。毛氏奇

皜四書索解云。紅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皜白。夫道德無言皜白者。惟志行分清濁。則

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皜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皜。又稱猶者為不屑不皜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

志皜。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皜之目。此非聖德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淫而不濫。祇以不為

物汚。與屈原傳之皜然泥而不滓語同。豈有會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物我之超堯越舜

而僅云皜白。非其旨矣。況皜白二字。會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皜白。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

也。按毛氏說是也。列子湯問篇云。皜然疑乎雪。釋文云。皜。又作皓。文選李少卿與蘇武詩云。皓

首以為期。注云。皓與顛古字通。說文頁部云。顛。白貌。楚辭曰。天白顛顛。皜皜即是顛顛。爾

雅釋天云。夏為昊天。劉熙釋名釋天云。其氣布散皓皓也。然則皜皜謂孔子感德。如天之元氣皓

皓。尙。即上也。不可上。即子貢云。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以此推之。紅漢以濯之。以紅漢比夫子

也。秋陽以暴之。以秋陽比夫子也。皜皜乎不可上。以天比夫子也。同一水。池沼可濯也。不能及

紅漢之濯也。同一火。燔燎可暴也。不能及秋陽之暴也。乃以紅漢擬之猶未足也。以秋陽擬之猶未

盡也。其如天之皜皜不可上矣。此會子之推崇比擬。尤逾於宰我子貢也。徒以為皜白。良非矣。○

注。放聖至席乎。○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他日弟子推問曰云云。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

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趙氏意本此。阮氏元校勘記云。於聖人之坐席乎。闕監毛三本同。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於作放。音義。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

出質放。放是也。放者今之做字。

師而學之。亦異於會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

於幽谷者。因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駃鳥耳。駃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駃。應陰而殺物者也。許

子託於大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駃舌。與會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

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注。其舌至物者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鶉。伯勞也。引

詩在幽風七月篇第二章。亦云。七月鳴鶉。禮記月令云。仲夏

以鳩為博勞。鄭氏月令注亦云。鶉。博勞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云。鶉。伯勞也。是月陰作於

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然之於棘而鳴其上。注淮南時則訓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伯勞即博勞。伯博一聲之轉也。幽風獨云七月者。王肅謂古五字如七。則詩亦

本是。五月鳴鶉。鄭氏謂幽地晚寒。幽極西北。寒當早於中國。晚寒之說。恐未然也。曹植惡鳥論

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而動。陽為生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趙氏謂許子傷害

道德。惡如駃舌。正以駃應陰氣而鳴。鳴則傷害天地之生氣。堯舜仁義之道。亦天地之生氣也。許

子以並耕之說害之。故惡如伯勞之舌。非謂其聲之曉曉啾啾也。禮記王制云。南方曰蠻。許行楚人。

故稱南蠻。趙氏明以夷釋蠻。非謂其音之蠻。與駃舌同也。南蠻不皆駃舌。駃舌不必南蠻。南蠻言

其地。駃舌言其賊害也。○注。與會子至入深谷。○正義曰。說文異部云。異。分也。呂氏春秋知

接籊。願君之遠易牙。高誘注云。遠。猶疏也。淮南子道廣訓。襄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注云。疏。分也。以是逼之。則具有遠義。故以遠釋異。孟子謂陳相之倍陳良而從許行。異於會子之尊孔子而

不事有若。趙氏注。惡如駃舌以上斥許行。與會子之心亦遠異也。賁下斥陳相。爾雅釋言

云。幽。深也。故解幽谷為深谷。下云下喬木。則遷是上喬木矣。俗本作止喬木。非是。魯頌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因詩魯頌

闕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

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注。詩魯至相也。○正

第三章。毛傳云。膺。當也。箋云。懲。艾也。爾雅釋詩云。應。當也。毛氏讀膺為應。故以當訓

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王表。引作戎狄是應。音義出膺擊云。丁本作應。云按古訓應訓當。此注訓

擊。蓋以當對是擊敵之義。故轉訓耳。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帥師應之大棘。又虞方肅。荆令唐

蔑將而應之。高誘注並云。應。擊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不使應敵。高誘注云。應。猶擊也。是應

有擊義。趙氏亦讀膺為應矣。國策齊策云。車轡擊。注云。擊相當。是當與擊義亦相近。下文周公方且膺之。不可云方且當之。故以擊釋之也。毛詩小雅沔水篇。寧莫之懲。傳云。懲。止也。趙氏既釋以艾。又釋以止。明艾之即所以止之。禮記內則云。方物出謀發慮。注云。方。猶常也。故以常釋方。鄭氏以此為公倍與齊桓舉義兵之事。闕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左氏傳十三年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齊桓舉義兵。僖公無役不從。況勤王戍周。尤為第一義。豈有兩諸侯無魯在其中者。周氏栢中辨正云。春秋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當僖公從齊桓伐楚時。舒尚未滅。正義云。舒。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此說得之。翟氏顯考異云。詩序云。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止陳姜姬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三章未暇序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於此章頌之而執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俾之也。五章八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維夷來同。途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尚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確指為周公。必有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箋注之說。反疑孟子。子是之學。子字一頓。是指許行。故云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反悅者。應上方且之詞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

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僞誕。不相欺愚小也。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賈。故曰無二賈者也。注。可使市無二賈。○正義曰。禮記王制。喪事不貳。注云。貳之言二也。故經言市價不貳。趙氏注萬章篇。然則舜僞喜者與。亦云。僞。詐也。淮南子本經訓。其心檢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詐兼以虛。國語楚語是言誕也。注云。誕。虛也。呂氏春秋應言篇云。令許綰誕魏王。高誘注云。誕。詐也。故趙氏此注。以誕釋僞。闕監毛本作僞詐義同。十行本作為詐。為即僞也。○注。不相欺愚小也。○正義曰。闕監毛三本作不相欺愚小大。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作不欺愚小民也。考文古本作不相欺愚小也。愚小。謂五尺之童也。考文古本得之。○注。大小謂尺寸。○正義曰。布帛長至數丈。故云丈尺。屨大極尺。無至丈者。故云尺寸。曰。夫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

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  
家。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莖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

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

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國家者也。注。其不齊

性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與日月兮齊光。注云。齊。同也。是不齊即不同也。呂氏春秋上德

篇。比之謂順情。淮南子本經訓。人愛其情。高誘注並云。情。性也。性情有陰陽之分。而實一貫。

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易文言傳云。利貞者。性情也。亦性情並稱。故趙氏以性

釋情。長短輕重多寡大小。此形也。形同而情或不同。則好醜精粗是也。○注。莖五倍也。什十倍也。

○正義曰。音義出倍莖云。丁音師。云從竹下徙。開元禮文字音義曰。倍謂半倍而益之。又音麗。

山綺切。史記作倍麗。徐廣云。一作五倍倍莖。按倍爲半倍。而益者即一倍也。如本有三。倍之爲

六。得六而三爲半矣。主原數則益數爲倍。主益數則原數爲半。故云半倍而益之。莖字說文所無。

竹下徙。說文訓籥箏竹器也。所綺切。丁音師。則宜是籥。說文竹器。可以取麤去細。籥亦通箏也。

從通籥。故亦作籥。爾雅釋樂。大瑟謂之麗。大琴謂之莖。華亦麗也。麗者連也。蓋五弦相麗則莖

也。由琴之五弦。五倍之爲二十五弦而爲麗。以其數五五而稱麗。故凡五倍即通稱爲麗。麗通籥。

又通於莖。莖則傳寫之譌也。周書大聚篇云。十夫爲什。管子立政篇云。十家爲什。由一夫一家數

之。皆十倍也。○注。譬若和氏至同哉。○正義曰。史記藺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和氏璧。秦

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璧之尺寸等耳。此璧值十五城。不已千萬相倍乎。  
○注。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正義曰。大戴禮記。會子事父母篇云。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  
故以爭亂亂。○注。巨粗屨也。小細屨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蕩兵篇云。有巨有微而已矣。高誘注  
云。巨。袖略也。袖同粗。即麤字。淮南子主術訓云。而枹鼓爲小。高誘注云。小。細也。漢書揚  
雄傳。集注引應劭云。精。細也。禮記樂記云。疑是精粗之體。注云。精粗。謂萬物大小也。是精  
粗通謂之大小。巨爲大。即爲麤也。小爲精。即爲細也。粗疏易成。細巧功密。此物情之迥異。許子  
屨大小以形論。此巨小以情論。治國家以情不以形。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  
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絃以匡之也。注。神農務本。○正義曰。呂  
氏春秋上農篇云。古先聖  
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農非徒爲地理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又云。民舍本  
而事末。則不令。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正義曰。萬。考

文古本作万。足利本韓本作物情敦樸者。老子云。敦兮其若樸。趙氏所本也。考文引足利本作淳樸。敦通純。純亦通淳也。○博陳堯舜上下之敝以匡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又云。儒家者流。祖述堯舜。君臣並耕。即所為同之君臣也。詩亂上下之敝。故以上下之敝匡正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

也。注。夷之治墨家之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共六家。尹佚二篇。田佚子二篇。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墨子七十一篇。隨巢胡非。皆墨程弟子。我子為墨子之學。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呂氏春秋。墨者有鉅子腹諱居秦。又墨者鉅

子孟勝。又東方之墨者謝子。淮南子墨者有田鳩者。田鳩亦見韓非子。馬氏驢繹史云。田鳩蓋即田佚子。論衡。墨家之役繆子。皆所謂墨者也。

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正義曰。其實事。近時通解謂亦孟子言。謂我病愈往見夷子。夷子不必來。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毋也。勿也。言我將往見夷子。夷子勿來也。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子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為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為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

○墨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正義曰。墨子有節葬三篇。上中亡。下篇尙存。其言云。古聖王治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裳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

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為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為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

○墨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正義曰。墨子有節葬三篇。上中亡。下篇尙存。其言云。古聖王治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裳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

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為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為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

○墨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正義曰。墨子有節葬三篇。上中亡。下篇尙存。其言云。古聖王治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裳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

若參研之敵。則止矣。此以薄爲道也。孫氏星衍墨子後序云。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見後漢書注。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汪氏中述學云。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禹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土喪禮自小斂奠。朔月半薦遺奠。大遺奠。皆用夏禮。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禮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陵葬。澤死澤葬。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製者是也。故曰墨子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正義曰。趙氏如使云云。則是設辭。近時通解以夷子葬其親厚。乃是夷子實事。孟子因其有此實事。異乎墨子之道。故直指爲以所賤事親。攻其隙。所以激發其性也。此說爲得。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夷子名

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已親

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注。若安赤子。○正義曰。若保赤子。周書康誥文。毛詩魏風。他人

曰。毛詩幽風鶉鴉篇云。思斯勤斯。傳云。思。愛也。是愛即思也。廣雅釋詁云。差。次也。呂氏春秋召類篇。土階三等。高誘注云。等。級也。禮記樂記然後立之樂等。注云。等。差也。是差等

二字義同。有階級卽有次第也。國語晉語。夫齊侯好示務施。注云。施。惠也。周書證法解云。惠。愛也。爾雅釋詁同。故趙氏以愛釋施。恩施愛三字義通。愛無差等。卽施無差等。施由親始。卽愛

由親始。孔本韓本作施厚之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

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親。愛

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

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疏云。赤子至罪也。○正義曰。紅氏聲向書集注音

者安全之。小民亦猶是也。保民如保赤子。則民其安治矣。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求見孟子。稱

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解之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

井。非赤子之罪也。詳孟子之意。謂愚民無知與赤子同。其或入於刑辟。猶赤子之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教以教道之。使不陷於罪戾。是之謂若保赤子。此孟子說書之意。○注。親愛也。○正義曰。論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親。愛也。親之為愛。猶愛之為仁也。康誥此言。主用刑。言民無知而將犯刑罰。不必為吾之親近始保救之。猶赤子無知而將入井。不必為吾兄之子始保救之。故云若。若之言同也。故趙氏云。雖他人子亦愛救之。謂之愛同也。蓋赤子唯保救其將入井。愚民唯保救其將犯刑罰。至於平時親愛之。則鄰之赤子。終不若兄之子。愚民終不若己之父兄。是以鄰里有喪。非不助之殯葬。然斷不必厚如葬其親也。此人情也。夷子不知此。是為不達人情。孔本韓本亦變。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天生萬物。各由一本救之作驚救之。

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為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旁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棄之壑中也。注。上世未制

禮之時。○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暱氏顯考異云。此云上世。乃上古也。故與易所言古事不同。然二事相因。自有藁埋之掩。後漸成衣薪葬野之世。○注。壑路至中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壑。阡。阡。虛也。注云。壑。路旁也。阡。阡。謂阡也。○注。壑。路禮記郊特牲。水歸其壑。注云。壑。猶坑也。趙氏以坑釋壑。而云路旁者。以下云他日過之。獨則偶然行路過此。是壑在路旁也。楚辭離騷云。委厥美以從容兮。注云。委。棄也。故以棄釋委。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

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埋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嘬。攢共食之也。類。類也。泚。汗出泚泚

然也。見其親為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藁。埋。籠。雷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注。狐狸食之。○正義曰。狸作狸。案詩取彼狐狸。釋文唐石經皆作狸。○蠅。蚋。姑。○正義曰。音義出此三字。云張音訥。云諸本或作蠅。誤也。丁云蠅未詳所出。或以蠅與蟻同。謂蟻也。音由。又一說云。蠅。姑。即蠅。姑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姑。蠅。姑也。南人謂之地蠅。蠅。讀為狗。北人謂之喇。喇。姑。亦曰蠅。狗。初生

鳴土中。食穀種。最在螟蟻蟲賊先。東俗每於布藁後候苗將發。則以小石輪周。左右壓治之。及秋

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姑。蠅。姑也。南人謂之地蠅。蠅。讀為狗。北人謂之喇。喇。姑。亦曰蠅。狗。初生鳴土中。食穀種。最在螟蟻蟲賊先。東俗每於布藁後候苗將發。則以小石輪周。左右壓治之。及秋

飛出。趁燈光能咬人起瘡。蟲之毒者。音義一說。蝮。或作蠖。一說蝮姑即蠖姑也。則似以蝮姑爲一物。予在山東。一老門子爲予言甚詳。因及月令孟夏蠖蝮鳴。即此物也。蠖與姑聲相亂耳。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蠖姑疊韻字。聲轉此蠖爲蠖。方言。蠖蝮謂之蠖姑。或謂之蠖蝮。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蝮。今人謂此蟲爲土狗。即杜狗也。順天人謂之拉拉古。即蠖姑之轉聲也。其單言之。則或爲蠖。呂氏春秋應同篇。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蟻大蠖。高誘注云。蠖。蠖姑也。慎小篇云。巨防容蠖。注云。隄有孔穴。容蠖姑也。或又謂之蠖姑。埤雅引廣志小學篇云。蠖姑。會稽謂之蠖姑。孟子音義。蝮。諸本或作蠖。一說云。蠖姑即蠖姑也。蠖與蠖聲正相近矣。蠖姑短翅四足。穴土而居。至夜則鳴聲如蚯蚓。按趙氏無訓。但以一蟲字括之。爲蠖爲蠖姑則二物。爲蠖爲蝮爲姑則三物。說文虫部云。蝮。秦晉謂之蝮。楚謂之蠖。阮氏元釋且云。且字加口爲咀。春秋左傳傳二十八年。晉侯夢楚子伏已而噬其股。噬與咀同。謂咀噬其股。故方言云。噬。且也。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義。孟子滕文公。蝮蝮姑噬之。姑與方言噬同。即咀也。謂蝮與蝮同咀噬之也。○注。嚼嚼共食之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毋嚼炙。注云。嚼謂一舉盡嚼。蓋獸食之餘。諸蟲又盡之也。趙氏謂嚼共食之義。嚼從最。隱公元年公羊傳云。會嚼最也。注云。最。聚也。最之爲言聚。文選西都賦注。引蒼頡篇云。嚼。聚也。趙氏讀嚼爲聚。故以嚼共解之。○注。類類至於出額。○正義曰。方言云。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額。額即類也。考工記。車人爲末。甕長尺有一寸。注云。甕讀爲其類有甕之甕。賈氏疏云。俗人爲額類之上有甕病。故從之也。爾雅釋詁云。甕。病也。是孟子本有作甕者。其類有甕。謂頭額病。猶云疾首也。趙氏本作甕。毛詩邶風。新臺有甕。傳云。甕。鮮明貌。說文作甕。而訓甕爲清。蓋類色鮮明必爲汗漬。故以爲汗出甕然。說文心部云。甕。媿也。人媿則汗出於額。故以爲甕。然以爲甕。不如以爲哀痛而疾首。甕宜爲甕之借耳。○注。藜裡至取土者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稻。甕也。從木呂聲。一曰從土輩。齊人語也。裡或從里。周禮注引司馬法曰。藜一斧一斤一鑿一裡。疏云。裡或解作甕。或解作藜。藜甕亦不殊。孟子蓋歸反藜裡而掩之。趙曰。藜裡。藜甕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藜即藜之假借。可以昇土者。裡同藜。可以甕地裡土者。一曰從土輩。此別一義。謂藜即藜。孫奭孟子音義云。裡。土甕也。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爾雅屬謂之藜。郭注云。皆古鑿鑿字。管子度地篇云。藜甕版築各什六。齊策云。坐而織藜。立而杖插。並字異而義同。按藜藜即藜甕。插即裡。故云藜甕之屬。○注。而掩之實是其道。○正義曰。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誠。實也。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問曰。命之矣。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

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問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注。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正義曰。

也。失意則悵恨。故以爲猶悵然也。按論語微子篇。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集解云。謂其不達已意。與趙氏此注義同。乃說文心部云。撫。愛也。韓鄭曰撫。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撫。撫也。廣



雅釋註既訓撫為安。又訓撫為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謂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之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言。是夷子撫然四字絕句。為間二字絕句。謂不動聲色者良久也。後漢書文苑補傳云。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撫然為駭。蓋是時劉表必正襟譽歎笑。衡突將章奏擲諸地。表乃寂然不動。揣其心以為此時所以不動者。為駭之也。蔡邕傳。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觸聽之。曰。愷。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愷反。主人遽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愷然。亦謂眾聞邕言。莫知所謂。都寂然不動也。孔融傳。曹操激厲融云。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撫然。中夜而起。大凡聞人之言。見有以見其說之是。則夷之之從孟子是也。亦有躊躇不解其故。或蓄怒而未形。或懷疑而莫決。如劉表之於彌衡。陳留賓客之於蔡邕是也。說文以不動二字括之。精矣。○注。為問者有頃之間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居有間。高誘注云。間。頃也。國策秦策云。乃留止間曰。高誘注云。間。須臾也。列子黃帝篇云。立有間。不言而出。釋文云。間。少時也。○注。章指。言聖人緣情制命之猶言受命教矣。○正義曰。禮記坊記云。命以防欲。注云。命。謂教命。○注。墨子元同賢而違中。以直正枉。撫然政容。蓋其理也。○注。墨子元同賢而違中。○正義曰。墨子有尙同禮奉終。墨子元同。貧而違中。以直正枉。撫然政容。蓋其理也。○注。墨子元同賢而違中。○正義曰。墨子有尙同。同其塵。是謂元同。左思魏都賦云。道供化隆。世篤元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云。元者。天也。道也。此元同謂道同也。太史公自序云。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徧循。賈。猶儉也。違中。故不可徧從也。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政。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注。且志曰。枉尺而直尋。○正義曰。翟氏顯考異云。隸釋論。即元寶碑。進退不枉尺直。○注。用孟子。而以尋為尋。文字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注。戶子引孔子曰。誠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文字。東周初人。而戶佞為商執師。穀梁傳。嘗引其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即此等書。○注。得無為狹小乎。○正義曰。漢金闕

延毋紀產碑云。耕殖陝少。陝少即狹小也。禮記表記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注云。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氏正義云。小。謂所施狹近也。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

也。隨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

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踐之。闕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上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述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人。餘皆下士

及府史等。自不敢上擬乎大夫。招以旌豈敢進。此守官也。而即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

而往。何哉。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

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也。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

妄見諸侯者。何為也。注。志士至善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子路與巫馬期薪於糶邱之下。陳之

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鏹於

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

志與。此以志士仁人並稱。論語衛靈公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集解引孔

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孔子謂殺身成仁。孟子謂舍生取義。

惟取義乃成仁。故志士為仁人。即亦守義者也。巫馬期不顧虞師之富。固死無棺槨。棄尸溝壑而

不恨者也。死不愛其身。則生可喪其元。生不愛其元。則死何難於在溝壑。志與勇皆以義按之。故

趙氏均以義言。論語陽貨篇云。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故云

義勇者也。勇而非義。雖喪元不顧。第要離聶政之流。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傳

公三十三年左傳。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傳

面如生。哀公十一年傳。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皆喪其元之事也。守死善道。論語泰伯篇文。○

注。直事安見諸侯者。○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為也。直。直事也。不俟其招。徑直為此見諸侯之事。無端而往。是為妄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

則枉

至為與。○正義曰。風俗通十反篇云。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蓋不待招而見。實不能一見即霸王。是枉尋直尺而已。趙氏之義。與應劭正同。昔者趙簡子

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趙簡子

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趙簡子

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晉獻公賜趙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趙衰生盾。趙盾卒。趙盾之子朔嗣。屠岸賈殺趙朔。平公十二年。趙武為正卿。趙武生景叔。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

○注。王良善御者也。○正義曰。哀公二年左傳云。郵無恤御簡子。注云。郵無恤。王良也。孔氏正義云。下云子良授綬是也。服虔曰。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為難。

故為六藝之一人。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騏驎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國語晉語云。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郵無正進曰云云。又云。

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父如伯樂氏。注云。無正。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請御良也。一名孫無子寬冥訓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敵諸。投足調勻。勞逸若一。心怡氣和。

體便輕舉。安勞樂進。馳驚若滅。高誘注云。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正義曰。政。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注。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正義曰。

王良為大夫。不可為卑賤。賤與下良對。故釋為鄙。謂其技藝鄙陋。鄙野異於國中。言其俚野非國工也。以師釋工者。儀禮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注云。大師。上工也。是工亦稱師也。或以

告王良。良曰。請復之。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

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

女乘。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注。掌主也。○周禮天官凌人注云。杜子春讀掌冰為主冰。小爾雅廣言云。掌。主也。謂王良。良不

可。王良不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法

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禽。嬖奚小人

也。不習於禮。注。範法至於禮。○正義曰。範。法也。爾雅釋詁文。昭公八年秋。蒐于紅。穀梁傳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實以為藥。旒旁握御。豐者不得入。車軌塵

不。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備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不成禽不。所云車軌塵馬候蹄者。法度之御也。毛詩小雅車攻篇傳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

之膺。故自左標而射之達於右膺爲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膺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孔氏正義云。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慳矣。故以爲乾豆。次殺以其遠心死稍。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膺。獨言射左髀爲上殺。達於右膺。當自左脅也。次達右耳本。當自左膺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箭毛不獻。謂在旁而挽射之。二者皆爲逆射。按此上殺次殺中殺。皆爲應禮之射。正殺之禽。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天。王者以四時政。以奉宗廟。因饋戎事。刈草爲防。獸而射之。不題禽。不挽遇。不捷草越防。不追題禽。題。迎禽而射之。挽遇。謂旁射也。挽或作詭。孟子滕文公篇。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云。橫而射之曰詭遇。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桓四年左傳。正義引鄭注云。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斃。加以仁思養威之道。亦其義也。說苑修文篇云。不抵禽。不詭遇。班固東都賦云。弦不礙禽。轡不斃遇。抵礙並與題通。按此題禽詭遇。皆爲非禮之射。王良僅云詭遇。蓋亦括題禽言之。如穀梁傳但言面傷。亦括橫射言之也。音義出範我。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範古與范通。範或作范者有之。我氏形近。其作氏者譌也。趙氏訓範爲法。則其經文必不作范氏矣。音義見諫本。而以爲古之善御者。班固東都賦云。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詭遇。文選李善注引括地圖云。夏德感。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又引孟子此文。仍作吾爲之範我馳驅。連下爲之詭遇。又引劉瓛注。橫而射之曰詭遇。則引括地圖注范氏施御句。引孟子注轡不詭遇句。非范氏即孟子之範我也。李賢注後漢書班固傳此文。則云范氏。趙之御人也。此趙字誤。當是古字。引孟子此文。亦作範我。又引趙注範法也云云。然則李賢所引孟子。不作范氏可知。又云弦不失禽。謂由基也。轡不詭遇。謂范氏也。范氏指賦所云之范氏。非孟子之範我也。宋書樂志馬君篇云。願爲范氏。願爲范氏。雖容步中轡。豈效詭遇子。馳騁趨危機。此則本班固賦言之。皆未足以證孟子之爲范氏馳驅也。凡說經先求辭達。若作范氏。則云我爲之范氏馳驅。於辭不達。而王良何取於范氏。賦以范氏。由基。范氏爲範我矣。由基何屬邪。即使誠有異本孟子子爲范氏馳驅。究以趙氏爲正而已。白氏六帖執御篇引孟子此文及注云。範。法也。爲以法式爲御。故不獲禽。詭。論也。不依御。故苟得矣。與趙氏注異。白氏引之。蓋唐以前舊注。其釋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

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注。詩小至射

引詩在小雅車攻篇第六章。毛傳云。言習於射御法也。不失其馳驅之法。則範我馳驅也。順毛而入。順毛而出。則不踐毛。不順。則毛蹂躪狼藉矣。一發貫臧。阮氏元校勘記云。足利本臧作機。音義

出貫誠作機。非。誠即今五臟字。但很切。一發貫誠。應矢而死。所謂貫心死疾為上殺也。孫宣公云。誠如字。非也。鄭氏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推破物也。孔氏正義云。如推破物。則中而破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而也。不失其聽。舍矢如破。如破而破也。家大人曰。舍矢而破。與舍拔則獲同意。皆言其中之速也。楚策云。壹發而殪。意亦與此同。鄭箋及孟子趙注。皆誤解如字。○注。貫習也。○正義曰。貫。習。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貫假借作損字。習也。如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是也。毛詩曰。串夷傳云。串。習也。串即母之隸變。傳即謂損字。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

從彼何也。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尙知恥。羞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注。御者尙知恥。羞此射者。○正義曰。國語周語云。且子過矣。枉己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注。過謬也。○正義

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壞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高誘注云。矯。正也。枉。曲也。說文矢部云。矯。揉也。箭箠也。易說卦傳云。坎為矯揉。宋衷注云。曲者更直為矯。

蓋物之曲者。以直物糾戾之。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使同直。故云以直矯枉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正云。伯夷不就辭命無考。惟韓非子和亦不屑就也。注。是以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正云。伯夷不就辭命無考。惟韓非子和

周之興。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盍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比入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孟子所云。或即指此。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注。景

春。孟子時人。為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凌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注。景春至術者。○正義曰。漢

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譖詐而棄其信。凡十二家。以蘇秦張儀

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凌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注。景春至術者。○正義曰。漢

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譖詐而棄其信。凡十二家。以蘇秦張儀

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凌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注。景春至術者。○正義曰。漢

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譖詐而棄其信。凡十二家。以蘇秦張儀

爲首。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景春稱儀衛而不及蘇秦。秦時已爲齊所殺矣。又孟子古注攷云。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景子十三篇。疑卽此人。○注。公孫至合從長。○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裴嗣集解云。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衛。徐廣曰。陰晉。今之華陰也。衛爲大良造時。陰晉尙屬魏。衛爲陰晉人。是魏人也。又張儀列傳附公孫衍傳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衛。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儀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集解引司馬彪云。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按此則衍在魏爲犀首之官。在秦爲大良造之官。趙氏云。號爲犀首。未詳所本。國策秦策云。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吳師道云。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樛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按犀首卽公孫衍。明見史記。意者先在魏爲此官。後遂以爲號。故人通稱之。史記言約長。趙氏言從長者。周氏栢中辨正云。衍本衛人。史記以儀衍同傳。而贊云。夫言從衛疆秦者。大抵皆二晉之人。是衍亦衛人之疆秦者也。所以離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襲者。特以傾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卽其用陳軫之計。三國委事。亦並無合從事跡。其爲秦敗楚。則見於韓非子史記等書。黃東發謂衍或從或橫。殊非其實。趙注云。衍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史記犀首入秦爲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橫親。正破從爲橫之事。約長非從長也。未有相秦而合從者也。衍生長於魏。趙氏謂秦王之孫。故曰公孫。亦未知所出。○注。張儀合從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游於秦。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悅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史記張儀列傳云。張儀者。魏人也。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而恐秦之攻諸侯。敗約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二說不同。索隱云。張儀說六國使連橫而事秦。故云成其橫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實秦也。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六國。合破其從而連秦之橫。故蘇爲合從。張爲連橫也。乃趙氏以儀爲合從者。未詳所本。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

○正義曰。紅氏承羣經補義云。父命之者。迎賓冠子。父主其事。至於士冠禮。諸祝辭。皆賓祝之。非父命也。父醮則有辭矣。周氏栢中辨正云。陳亦韓曰。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又有醮辭字辭。冠後以贊見於卿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施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於賓。亦不親教子之意也。○女子

至夫子。○正義曰。闕氏若蒙葬地又續云。門即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以為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壻。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嚴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笄。中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聲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周氏柄中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壻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壻。謂諸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壻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傳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注。男子至丈夫也。○正義曰。毛詩起風燕婉傳云。婉。順也。說文女部云。婉。順也。春秋傳曰。太子溼婉。是順之義為婉也。以義匡君。義不可從。則須諫正。是以義為正也。不論義之當從當違。一概無違。是以順為正。非以義為正者也。故趙氏以婉解之。別其不能以義匡君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注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補義甚好。此出土冠禮。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之文也。按儀禮。士冠禮。作順爾成德。此改為就者。以孟子斥順為妾婦。故易順為就。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賈子遺術篇云。行歸而適謂之順。莊子人間世云。就不欲入。注云。就者形順。是就亦順也。乃所順在成德。成德則能以義匡君。是以義為順者也。惟以無違為順。而不以義。則妾婦之順也。言有古今之不同。賴聖賢發明之。文王繫易。以利為重。其時所謂利。以利物言。故孔子贊之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蓋至孔子時所謂利。共以為利己。於是利而行為利。故孔子罕言利。而以義為利。易以坤為順。孔子贊易。屢以順言其時。以輔弼正君為順。荀子臣道篇云。以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是也。至孟子時。則徒以從君順指為順。故孟子斥為妾婦之禮。孟子之斥順。猶孔子之斥利也。妻道猶臣道。妻之順夫。亦當謂諂有以調和而補救之。惟妾婦婢媵之飾。徒以取容為婉媚耳。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為大丈夫矣。注。廣居。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以廣居為天下。則居天下之廣居。即謂人生天地間也。天地之間。至廣大。隨在可以自得。必以富貴而婉順。

求之。是天下至廣。而所營至狹矣。男女共生天地之間。在女子則當婉順。既身為男子。則在八卦為乾。易家人象傳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內則固於一家。外則周乎天下。故居天下之正位也。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異乎妾婦之徒。以柔順為道。故為大道也。蓋既生於天地間。居如此其廣也。又身為男子。位如此其正也。則所行自宜為天下之大道。而奈何踴躍而效妾婦為也。下數句即申明行天下之大道。以全其居廣居立正位之身也。趙氏注精矣。○注。得志行至夫矣。○正義曰。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周禮地官黨正注云。正之言政也。趙氏以行正解得志。行正即為政也。天下之居既廣。而男子行仁義之道。可仕而為政。則以此仁義之道。共之於民。不可仕則隱居。而以此仁義之道。獨行於身。何處不可居。何處不可行道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有正有淫矣。高誘注云。淫。亂也。又蕩兵篇云。而工者不能移。高誘注云。移。易也。漢書揚雄傳音義引諸詮云。屈古詘字。廣雅釋詁云。詘。屈也。挫。詘折也。是屈即挫也。男子行仁義之道。故富貴不能亂其心。貧賤不能易其行。威武不能挫其志。自強不息。乃全其為男子。全其為男子。斯得為大丈夫也。非禮不運。○正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戴記有禮連篇。按莊子山木篇云。運物之泄也。釋文引司馬注云。運。動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注。周霄魏人也。○正義曰。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云。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吳師道正云。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按史田需犀首。皆在秦惠王時。故賢得問於孟子也。魏策又云。周霄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曰。肖願為外臣。今齊資我於魏。鮑彪注云。疑即霄。吳師道正云。孟子記魏人。若以為此人。則非安釐之世矣。子孟子

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注。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正義曰。音義出載質云。張音贊。云義與贊同。白虎通瑞贊篇云。贊者。質也。賈已之誠。致已之悃幅也。儀禮士相見禮云。贊。冬用雉。夏用脰。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云。贊所執以至於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贊以將其厚意也。士冠禮云。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卿大夫鄉先生。注云。摯。雉也。是見君用摯也。贊摯質三字通。○注三月至不得。○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眊。然後能有見。注云。三月萬物一成。易繫辭傳云。變通莫大乎四時。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三人而為一選儀。於三月而為一時也。天有四時。時三月。如天之時。固有四變



也。白虎通四時篇云。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春夏物變感。秋冬氣變感。此三月為一時而物變之說也。變即化也。歷一時而物變化。君子亦當趣時為變化。春秋繁露四時之制篇云。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禮記檀弓上云。既殯。嬖嬰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注云。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檀弓下云。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問喪篇云。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楚辭離世篇云。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云。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云。惶惶。勸。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人三月

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

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脂也。惟。辭也。言惟細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禮曰。至衣服。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注云。齊或為粢。孟子所引之禮。蓋如是也。桓公十四年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又成十七年。穀梁傳云。宮室不殺。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與孟子所言略同。然則犧牲不成以下。亦孟子述禮之文也。禮

記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諸侯至祭服。○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宣王即位。不藉千畝。魏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又云。及期。王禘。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畝。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注云。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

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蓋田名藉田。以借助於民。故名。天子先親耕。而後民終之。是躬耕勸率於民也。天子雖躬耕。不備三推而已。其終收穫得共粢盛。實由民之助力。故云收其藉助也。是

耕爲躬耕。助爲民助。若禮記樂記云。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此耕藉專謂躬耕藉田。與孟子云耕助不同。助雖與藉義同。然藉指田名。助爲民助也。案禮。爾雅釋草文。桓公十四年。公牟傳注引云。黍稷曰黍。在器曰盛。說文皿部云。盥。黍稷器。所以祀者也。感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地官春人。祭祀共其盥盛之米。注云。盥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春官小宗伯辨六盥之名物。注云。盥讀爲黍。六案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然則以器內之實言之。謂之盛。黍稷稻粱等皆在器。皆爲盛也。解者以黍稷曰黍。在器曰盛。爲互釋。趙氏以黍稷曰黍。則是稻粱曰盛。故云。盛。稻也。其實黍稷在器亦名盛。稻粱爲簠簋實。亦統名黍。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盥盛。若春人肆師小祝是也。單言盥。若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若饋人廩人是也。小宗伯逆盥注云。受饋人之盛以入。然則盥盛可互稱也。甸師注云。黍。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盥案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盥。用古文。禮記作黍盛。用今文。左傳作黍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絮黍豐盛。毛傳云。齊謂穀也。盛謂在器也。鄭注周禮。盥或專訓稷。或訓黍稷稻粱。感則皆訓在器。是則黍之與感別者。其器可感黍稷曰盥。要之。盥可感黍稷。而因謂其所感黍稷曰盥。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說經與說字。不相妨也。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此夫人蠶之事也。又云。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後獻繭於夫人。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綏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後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注云。三盆手者。三施也。凡纁。每施大纁。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此夫人纁之事也。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帥卽率也。是衣服卽祭服也。○注。不成不辭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豚曰脂肥。注云。脂亦肥也。脂充貌也。桓公六年。左傳云。吾牲牲肥脂。又云。故奉牲以牲曰。博碩肥脂。謂民力之智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備脂成而有也。犧牲而云不。禮記中庸云。誠者自成也。誠之義爲實。則成之義亦爲實。故以不實解不成。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穀蕃敗不成。又貴信篇云。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此不成亦卽不實。但五穀之不實。謂其不熟。犧牲之不實。謂其不肥脂也。劉瓛釋名釋言語云。成。成也。肥脂。爲充盛也。詩齊風。儀既成兮。箋云。成。猶備也。不成。亦爲不備脂也。文選羽獵賦云。帝將惟田。於靈之園。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惟。辭也。○注。牲必特殺故曰殺。○正義曰。儀禮特牲饋食禮。爲諸侯大夫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爲諸侯卿大夫祭祖禰之禮。以少牢特牲名篇。少牢禮。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前東上。司馬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注云。割擊皆謂殺之。特牲禮。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則殺。注云。側殺。殺一牲也。此皆特殺之事也。○注。皿所以覆器者也。○正義曰。說文。皿。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謂汲古閣本。飯作飲。

誤。孟子牲殺器皿。趙注皿所以覆器者。此謂皿為幘之假借。似非孟意。廷琥按皿本無覆器之訓。皿讀若猛。古音冥孟同為一部。孟律亦曰盟律。揚子太元經。冥者。明之赫也。皿幘假借。段說是也。段又謂齊氏覆器之訓。似非孟意。豈以器之有幘。無關禮制乎。說文。幘。慢也。周禮有幘人。幘卽冕。亦作冕。冕亦與冕通。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局冕。無若束若編。少牢饋食禮皆設局冕。冕卽冕。此覆鼎之冕也。以其覆鼎。故字作冕。鼎以茅為之。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有豕鼎魚鼎。庶人魚炙之薦無鼎。則亦無冕。此不待言。周禮天官冕人注云。以巾覆物曰冕。小爾雅廣服云。大中謂之冕。冕卽巾也。以其冕物。故亦謂之冕。用布。或用葛。大射儀薦尊兩懸。冕用錫。若絺。鄉飲酒禮。尊給冕。鄉射禮。尊給冕。燕禮。公尊瓦甒兩。冕用給若錫。少牢尊兩懸於房戶之間。同揅。皆有冕。所以覆尊者也。特牲禮。覆兩壺卒奠冕。所以覆壺者也。特牲禮。邊巾以給。纁裏。所以覆邊者也。士昏禮。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所以覆豆者也。公食大夫禮。簠有蓋冕。有司徹。簠有蓋冕。所以覆簠者也。尊壺甒豆盞盥皆有冕。故趙氏以覆器二字統之。而上下等級由此分焉。天子祀天地。則以疏布巾入尊。祭宗廟。則以畫布巾入尊。凡人凡王巾皆繭。則諸侯大夫士之巾不繭矣。賈公彥鄉射禮疏。凡用禮不見用冕。賈故也。醢用酒。亦無冕者。從禮于賈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冕。燕禮君尊有冕。方圓壺則無冕。昏禮尊于室故有冕。尊于房戶外。為膳御賤。故無冕。陳用之云。人君尊也。故燕與大射之冕用葛若錫。冬夏異也。人臣卑也。故鄉飲士昏喪祭之冕用葛而已。冬夏同也。是冕之有無。分乎文質。卽分乎尊卑貴賤。庶人分卑。魚炙之薦。質而無文。則其無冕也宜矣。燕禮公尊瓦甒兩有冕。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尊壺。非旅食于門西。兩圓壺。注。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方圓壺無冕。亦足為庶人不用冕之一證。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麤之。庶人斲之。大夫降於諸侯。卽不用巾。孔疏謂此削瓜當在公庭。則不用巾者。亦以尊厭卑。又巾冕等級之可考見者也。士之祭禮用冕。禮有明文。孟子惟士無田云云。蒙上禮字。若皿是飯食之器。則本文器字。已可該括。故趙氏以幘字假借解之。曰牲殺。殺卽所以用牲也。曰器則不宴猶喪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下云。喪亦不可久也。又云。喪人無寶。注云。喪謂亡失位。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喪人不佞。喪人無寶。注云。喪謂亡失位。喪人無寶。注云。喪謂亡失位。喪人無寶。注云。喪謂亡失位。

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

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

也。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為不急仕也。我晉



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下為泰乎。

注。簞筥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注云。簞筥。威傲食者。圓曰簞。方曰筥。儀禮士冠禮云。拂實于

方圓之別。亦得通稱之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士無功

事而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

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注。周禮至其

輪人與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羨。餘也。

注。周禮至其。見考工記。○注。羨。餘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十月之交。四方有羨。傳云。羨。餘也。趙氏以

餘釋羨。明孟子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兩餘即上以羨之羨。女以所羨之布。易農所羨之粟。兩相補。則皆無不足。惟不相補。則各有所餘。斯各有所不足矣。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注。悌。順也。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正義曰。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弟。悌也。心順行篤也。是悌為順也。由長而幼。不失次第之序。則先王之道。可以化俗。解以待後之學者。待無化義。儀禮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注云。古文待為俟。周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當為持。書亦或為持。蓋趙氏讀待為持。謂扶持後之學者。使不廢古先之教。惟守先道以扶持後學。所以有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

志亦將以求食與。

彭更以為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注。此亦但志食也。○正義曰。也字當作邪字。荀子正名篇云。其求物也。養生也。弼壽也。三也字。皆與賊邪同。

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彭更以為當食志也。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言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為

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子食乎。○言注。孟子至爲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破。碎壞也。小爾雅廣

破。碎石也。是毀瓦卽破碎瓦也。音義云。壞。張武安切。云與夔同。阮氏元校勘記云。夔必誤字。護者欺也。於此文理不順。依注云。壞。則當云與夔同。集韻壞。壞。三字同也。壞乃壞之俗。翟氏

潮考異云。趙氏以毀瓦畫壞四字爲一義。則畫壞是畫脂鑲冰。費日損功之意。宋張芸叟著雜說一卷。名畫壞集。蓋收此。按爾雅釋宮云。鏤謂之朽。說文木部云。朽。所以徐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樸。

樸。朽也。金部云。變。鐵朽也。或從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廂。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朽。曰欲

爲智伯報仇。杆謂塗廂之杆。今本皆作扞。謬甚。刃其杆。謂皆用木而獨刃之。然則壞杆皆器名。論語八佾篇云。糞土之牆。不可朽也。王肅注云。朽。樸也。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圻人以時煇館

宮室。注云。圻人塗者。煇。塗也。圻。煇皆器。用以塗牆。則塗謂之圻。卽謂之樸。因而塗牆之人卽謂之圻人。煇卽煇。一聲相轉。推趙氏之義。蓋破碎瓦爲一事。卽謂將全瓦破碎之。非以破碎瓦

畫地也。畫地則復壞滅之。別爲一事。說文云。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又刀部云。則。等畫物也。謂物有差等。畫以爲界。趙氏謂田地已有界畫。而復將所界畫之迹。用泥塗而滅去之。瓦破碎則無能造屋。所畫界圻滅。則等差無所驗。是皆以有用爲無用也。若劃爲古文畫。說文刀

部云。剗。劃傷也。勢。劍也。劃也。劃。錐刀曰劃。依此則謂新圻壞之牆。而用錐刀勢劃之。義亦通。曰。否。彭更曰。不然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章指言百工

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尙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移風易俗。○正義曰。語見

云。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問宋當如齊楚何

也。○今將至伐之。○正義曰。史記。宋世家云。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君乃與齊魏爲敵國。威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

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滑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三分其地。按史記稱宋王爲桀紂。與萬章

行王政之言迥別。或出於齊楚惡之之口。史非其實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遊焉。會齊楚惡而伐之。萬章以國小爲慮。孟子以

湯武之事告之。蓋以弔伐望宋王也。觀孟子與萬章問答。意其初政尙有可觀者。戰國策所謂射天答地。世家所書淫於酒婦人。諸侯皆謂桀宋者。乃其晚節不終。時孟子去宋已久矣。齊楚之伐。國策

云。齊攻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是也。策繫於別成之世。鮑彪注因言孟子所稱審皆別成矣。吳師道已識其傳會。又史蘇秦傳。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勸之伐齊。亦正在殺子噲後。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罔葛。夏諸侯。羸姓之

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罔葛居亳。與葛為鄰。○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孟康曰。故葛伯

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師古曰。瓚說非也。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閻氏若據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

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

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感尙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

熟。劉昭注卽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

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謐又以孟子湯居亳與葛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遷西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見帝告釐沃序疏。釐庚言商先王五遷。鄭

馬王皆以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阪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邱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遷偃師。卽其後微子封此。

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謐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會居商邱。商邱本不名亳。觀漢志但於偃師言

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惟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邱。不名三亳。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安相附和。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

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對商邱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卽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何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邱

平衍。與成皐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佈。梁。楚。山陽。沛陰。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國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

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又云昔堯遊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薄。則此爲湯嘗遊息之地。後人遂

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蓋薄縣者。泲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沛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沛陰亳縣

者。卽其所謂在山陽薄縣者也。亦卽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卽

皇甫謐所分應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薄薄也。非亳也。立政三亳。鄭解爲遷亳之民而分爲三亳。

本一耳。焉得有三。湯都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去葛大遠。不便代耕。不足辨矣。○注。葛夏諸侯。贏姓之國。○正義曰。僖公十七年左傳云。葛嬴生昭公。葛嬴爲如夫人之一。以衛姬鄭姬華子等例之。則葛爲嬴。嬴爲姓矣。說文女部云。嬴。帝少皞之姓也。春秋時秦徐江黃鄭皆皆嬴姓。葛嬴猶徐嬴。齊桓時葛尙存歟。○注。放縱無道。○正義曰。楚辭離騷云。夏康娛以自縱。注云。縱。放也。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餽。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注。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尙書逸篇也。仇怨也。

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注。童子至無狀。○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自稱於其君曰小童。稱也。少儀童子曰聽事。注云。童子未成人也。雜記稱陽童某甫注云。童。未成人之稱也。少儀童子曰聽事。注云。童子未成人也。詩芄蘭。正義以十九歲以下皆是。漢書東方朔傳。竇太主徒跳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正義曰。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

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後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篤甚明。桓公二年左傳云。怨釋曰仇。是仇爲怨也。葛伯不當怨餉者。云仇餉。是謂其殺童子使餉者仇怨之。不云餉者仇葛伯。而云葛伯仇餉。古人屬文每如是也。下云爲匹夫匹婦復仇。則仇在匹夫怨葛伯也。葛伯仇餉。是葛伯以仇怨餉者。古

故云仇餉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注。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注。爲一夫報仇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諸侯之復注云。復。報也。是復讎卽報仇。史記晉世家云。仇者。讎也。書作仇。孟子以讎釋之。趙氏以仇釋讎。明孟子言讎。卽書仇餉之仇也。湯始征。自

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徂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

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徂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

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徂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



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日待我君。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爾雅釋詁云。載始至國也。○正義曰。載與哉通。爾雅釋詁云。哉。始也。故毛詩

周頌載見辟王傳云。載。始也。梁惠王篇云。湯一征。自葛始。與此文略同。一即始也。始即載也。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孫炎注云。載取萬物終而復始。終而復始義為再。故一說以載作再。載屬下讀。則湯始征自葛為句。晚出古文尚書仲虺之誥作初征自葛。蓋本此一說也。隋書煬帝伐高麗詔云。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此又多於二十二。古書殘缺。未知所本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為始。易始為載耳。○注。不

使芸者變休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休。息也。謂芸者本勤。變而止息。有攸不惟

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

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

取其殘而已矣。爾雅釋詁云。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

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匪厥元黃。謂諸侯執元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

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爾雅釋詁云。從有攸至

賊也。○正義曰。紅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不類孟子之文。而大類尚書。雖不稱書曰。自是尚書文也。據孟子本文承大邑周之下。云其君子實元黃于匪。至取其殘而已矣。趙氏章指於而已矣下。乃

云從有攸以下。道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是則統其君子以下云云。皆為逸書文矣。詳

釋其文。則其君子以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尚書文。攸。所也。爾雅釋言文。大戴記夏小正綏多

士女傳。云綏。安也。綏厥士女。即安天下士女也。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詩惟天之命序。釋文

引韓詩云。惟。念也。云小人各有所執往。解有攸二字。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不惟。惟也。猶不

顯顯也。不承承也。故以無不解不字。詩爾頌有截其所箋云。所。處也。孟子云。無處而鑄之。此

有攸即有所。有所即有處。因下言其小人簞食壺漿。小人即士女。故通下而言有所執往也。謂其執

往非無處也。其有所處也。即惟念執臣子之節也。有攸不惟臣。乃小人故申言東征綏厥士女。謂士

女所以有所惟臣者。以武王東征來安之也。趙氏倒解之耳。音義出匪厥元。丁云義當作篚。篚以盛

贊幣。此作匪。古字借用。阮氏元校勘記云。說文匚部。匪似竹篚。引周書實元黃于匪。非借用。

乃正字也。竹部篚訓車笊也。儀禮聘禮云。釋幣制元纁束注云。凡物十日束。元纁之率。元居三。

纒居二。賈氏疏云。言率皆知是。元三纒二者。象天三覆地二載也。馮貢荊州厥離元纒。說文糸部云。絳。大赤也。纒。淺絳也。蓋赤和以黃則淺。赤合黑爲元。故元黃卽元纒也。史記魯仲連列傳。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集解引郭璞云。紹介。相佑助者。趙氏以願見釋紹介字。本此。凡請見必由介紹也。周禮秋官司儀。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注云。相謂主君攝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賈。敬之至也。是時諸侯匪厥元黃來請見。謂相者曰。其介紹我周王。傳我願見之意。使我得見休而臣附於大邑周也。曰我周王。親之也。曰大邑周。太尊之也。二句乃述諸侯請見之辭也。以望釋見。以垂釋休。以就釋附。惟臣卽不惟臣。亦念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罔太誓。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此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尙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注。太誓至古太誓。○正義曰。尙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引太誓。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造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歸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此趙氏云古尙書百二十篇所本也。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編得二十九篇。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讀說之。漢書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楚元王傳注。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尙書惟有二十八篇。惠氏棟古文尙書考云。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二十九篇者。夏侯也。依伏生數增太誓一篇。蓋伏生所藏百篇。僅存二十八篇。已無太誓。其時列於學官二十九篇之太誓。乃民間於壁中得之。故云後得以充學也。此文明文太誓當時後得之。太誓無此文。故趙氏以爲是古太誓也。後得之泰誓。今亦不存。惟史記周本紀載之。近儒王氏鳴盛。江氏聲。孫氏星衍。皆接拾成篇。然坊記引太誓曰云云。鄭氏注云。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亦以爲古太誓矣。馬融書敘云。泰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春秋引太誓曰。股肱協朕下。襲於休祥。爲古太誓矣。孟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唯股文考無罪。受克予。非股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趙氏云。諸傳記引太誓。皆古泰誓。固馬氏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按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有得泰誓於壁內者。陸譚本始中。非也。然其云太誓一篇者得之。蓋漢世僅見三篇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太誓。皆適在其所未

見兩篇中。意時博士有附會書序。強分爲三者。乃商政馬融之疑耳。時維鷹揚。毛詩大程大明第八。章文。傳云。如鷹之飛揚也。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是光即寵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

何畏焉。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殿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

畏齊楚焉。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爾。修德無小。暴慢無強。

儲說衝刺君曰。治無小而亂無大。亦此意。○民思湯武。○正義曰。淮南子慎應訓云。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武。是其義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不勝宋臣。○正義曰。荀子解蔽

篇云。唐鞅破於欲體而逐載子注云。載讀而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

不勝即戴盈之。一名一字也。宋之公族執政者。唯宋始終以公族爲政。左傳紀列最詳。至戰國晉

當周顯烈王之三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

而已。雖曾游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游宋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

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續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

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饋也。謂孟子在辟公時游宋。蓋是飽彪。其考古最疏略。有楚大夫

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

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邪。使楚人自傳相之邪。曰。使齊人傳之。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

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傳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謹也。如此。雖

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正義曰。音義出

聲也云。丁云按玉篇音驚。召呼也。今釋注意音微爲便。蓋字謹謹同。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作謹。是。孔本盧本作聲。非。謹即今之誼講字也。玉篇音驚。召呼也。此語甚誤。謹不得有音。考玉

篇部蓋荒貫切。呼也。與喚同。然則丁云按玉篇作響。轉寫譌作音響。○注。莊嶽齊街里名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反隸于嶽。注云。嶽。里名。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並同。闕氏若環釋地。引炳燭齋隨筆與顧同。按宋費昶梁竊漫志解孟子莊嶽。即引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又云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嶽市爲寄。勿擾也。嶽字合從嶽音。蓋謂嶽市。乃齊關關之地。愈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

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孟子曰。不勝常言

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在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如使在王左右者。皆

非居州之嚮。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

獨如宋王何。○正義曰。獨猶一也。僅一居州。獨能如宋王何乎。此趙氏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獨。猶將也。宣四年左傳曰。棄君之命。獨誰愛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孟子滕文

公篇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豈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

○正義曰。大戴禮記會子制言上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注云。古說云。扶化之者衆。荀子勸學篇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俱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說文水部云。涅。謂黑土在水中者也。黑土在水中。即汙泥耳。故

廣雅釋詁三云。涅。泥也。故趙氏以涅代泥。文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在涅則滌。注。既引會子白沙在泥與之俱黑。又引趙岐孟子章句云。白沙入泥。不染自黑。此泥字乃涅之譌。詩作涅。

注並引會子趙岐。明涅是泥。若均作泥。何以釋詩之涅矣。說苑作白沙入泥。李善蓋以是誤也。音義出涅字云。奴結切。是趙氏作涅不作泥也。說苑又作蓬生泉中。泉亦麻也。扶卽輔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子血子

曰。古者不爲臣不見。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注。不義而富且貴也。○段

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言魏文

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〇正義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裴駰集解云。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風俗鍾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魏世家云。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張守節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呂氏春秋下賢篇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然則其始雖踰垣避。其後亦見矣。〇惟柳開門而不內。〇正義曰。闕監毛三本內作納。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不內作內。是也。〇注。迫窄。〇正義曰。說文竹部云。窄。迫也。是部云。迫。近也。蓋謂君既來近我。我則可以見之。窄即窄字。又逼作迕。爾雅釋言云。逼。迫也。小爾雅廣詁云。逼。近也。是逼迫義亦為近。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大夫至其門。〇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稱陽貨。向以此詢之座客。皆四顧駭愕。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鍾稱大夫。如邱邑大夫。鄆邑大夫。孔子父鄆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其室。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注為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為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嘗考小戴記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尙何事闕孔子。亦並窺陽貨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其所行者為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並窺陽貨也。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為甚。孔子所行者向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為甚。孔子所行者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既拜受而又拜於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不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瞰亡而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全氏讀禮不審。而反以孟子為寃誣。妄矣。

陽貨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闕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闕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

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注**。嗣視至見之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

嗣又音時。引廣雅觀觀也。釋言篇云。時。伺也。論語陽貨篇。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義與觀同。嗣與職字同。字亦作職。說文。嗣。望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嗣或作嗣。依說文則嗣是正字。

趙氏佑溫故錄云。陽貨授大夫賜士之禮以嘗孔子。又嗣亡而饋。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亦嗣亡而往。乃孔子之以入治人也。終於不見。不得謂之往見也。孟子蓋即從往拜一事。原聖人不為已甚之心。以申迫斯可見之意。言以貨之恃慢。孔子猶往拜之。使是時貨果能先加禮如文侯穆公之來就見。孔子豈有必不見之如墮垣閉門之甚者哉。反。似能體之。故云孔子嗣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

胡以不見為實事。而先為設辭。豈得二字。為反言以申之。不似俗解直以貨之饋為先而孔子之往拜為見也。蓋此兩篇。皆正答不見之義。以見之必待於先。段注先猶不見。孔子不先不見也。不先而見。則小入而已矣。方言云。猪。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豨。關

東西謂之豨。或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豨。是豨非大豨也。 **曾子曰。齊肩詒笑。病于夏畦。**

**注**。齊肩。齊肩也。詒。笑也。病。病也。夏。夏也。畦。畦也。齊肩。齊肩也。詒。笑也。病。病也。夏。夏也。畦。畦也。

詩大雅抑篇云。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箋云。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齊肩詒笑。以和安女顏色。文選揚雄解嘲注。引劉照孟子注云。齊肩。悚體也。趙氏注與之同。悚。悚字通也。關氏若璩釋地又

續云。漢書外戚傳。上官太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霍后朝。悚體敬而禮之。豈詒之謂乎。吳王

濞傳。齊肩參足。鄒陽傳。齊肩低首。師古注並云。齊。翕也。謂斂之也。揚雄傳則作翕肩。注則

云。翕。斂也。蓋斂其兩肩為卑縮之。狀小人之事人者耳。按趙氏以為悚體者。齊翕聲相近。說文

羽部云。翕。起也。翕肩。正是悚起其肩。蓋人低首為恭敬。則兩肩必悚起。吳王劉濞列傳。應高

說膠西王曰。常與見疑。無以自白。齊肩參足。翕懼不見釋。鄒陽列傳。公孫慶為濟北王。說梁王

曰。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齊肩低首。參足撫紳。兩齊肩正言悚懼。則齊正是悚。鄒陽於齊肩參

足之間。加以低首二字。尤為明白。列女傳魯義姑姊云。如是則齊肩無所容。而參足無所履也。此

正以卑詒言。謂雖卑詒。亦不吾與。師古不知翕訓為起。而徒以斂訓之。關氏依以譏趙氏。未為得

也。荀子脩身篇云。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詒。莊子漁父云。希意道言謂之詒。因人之意為笑。是為詒

笑。笑非由中。故是強也。齊肩者。故為悚敬之狀也。詒笑者。強為媚悅之類也。○注。病極至之

動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適音篇云。以危驚清。則耳聾極。高誘注云。極。病也。又權勸篇云。觸子苦之。高誘注云。苦。病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好論者使入之心勞。高誘注云。勞。病也。是

苦勞極皆病也。孟子言周正。則夏為夏之二月三月四月。趙氏以仲夏言。則周之五月。夏之三月也。史記貨殖傳云。畦。薑韭。楚辭離騷篇云。時留夷與揭車兮。是畦為菜圃之將也。何氏焯讀書記云。

治畦。是先築土為行水之道。蒨園則桔槔。引水注之。莊子天地篇。漢陰丈人方為圃畦。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子貢告以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槩。日侵百畦。是其事也。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注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注正義曰。淮南子

說林訓云。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高誘注云。合。同也。易同人象傳云。唯君子為能暋天下之志。

上九傳云。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是固以志言。故未同為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論語

衛靈公篇文。方言云。赧。愧也。晉曰悔。或曰懼。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懼。說

文赤部云。赧。面赧赤也。小爾雅廣名云。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赧曰慙。心慙曰慙。體

慙曰慙。郭璞方言注引作面赤愧曰赧。赧。慙音近古通也。不直失節。是心不正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注孟子

言由是觀曾子之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注正義曰。以觀至邪也。○正

養浩然之氣。養氣在於持志。故可知謂志可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亡得宜。正己直行。不

知。矚肩詭笑未同而言皆不正。故云邪。○正義曰。隱公三年左傳石碯

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注不納於邪。○正義曰。隱公三年左傳石碯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注戴

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注

注。今年未能盡去。○正義曰。闕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

年齊有亂。杜注曰。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史記蘇秦傳。今茲效之。明年又復

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登收。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注攘。取是。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為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

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注曰攘。淮南子汜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高誘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之。

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注正義曰。論衡

皆後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某氏書傳云。不思故犯。雖小必刑。說文支部云。故使爲之也。知而使之。卽知而爲之也。○變惡自新。○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新作心。非。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

辯。言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注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注。好辯至辯爭。

○正義曰。大戴記會子事父母篇云。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說文官部云。訟。爭也。淮南子傲真訓云。分徒而訟。高誘注云。訟。爭是非也。又易訟卦釋文引鄭注云。辯。財曰爭。是辯有爭義。孟子時。聖道湮塞。百家妄起。許行農家。景春問齊從橫家。他如告

子言性。高子說詩。慎到宋鉏。各鳴所見。孟子均與辯論其是非。不獨揚朱墨翟也。故云楊墨之徒。

孟子曰。我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

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注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

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

而處之。注注。淖下至處之。○正義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堯時洪水汎溢。民居蕩沒。故仍爲巢爲窟也。爾雅釋獸云。冢所寢橧。邵氏晉涵正義云。禮運夏則

居橧巢。是上古穴居野處。橧亦爲人所居。既有宮室。則橧爲冢所寢矣。方言云。其橧及橧曰橧。

今故冢者積草以居之。旁爲之橧。彼此緣夏月暑熱。故架柴爲橧。或依樹爲之。故稱橧巢。不必

在樹上。此以水溢之故。埤下已沈水中。故必巢於樹上。如鳥之巢。呂氏春秋孟冬紀云。營邱壘之

小大高卑。高誘注云。營。度也。高原水所未溢。而民無力爲屋。故鑿而爲窟。鄭氏以累土解營窟。則

是於窟穴之上。又增累以土。淮南子汜論訓云。古者民禪處復穴。注云。復穴。重窟也。一說穴

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重窟。卽鄭所云累土。穴毀隄防。卽說文宮部云。營。而居也。凡市閭軍壘周而相連。皆曰營。此營窟當是相連爲窟穴。營度卽是爲。不得云爲爲窟矣。

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注尙書逸篇也。水逆行。降洞無涯。故曰降水。洪。大也。注注。尙也。○正義曰。謂之逸篇。不知百篇中何篇也。紅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孟子釋此降水。卽堯典所謂供水也。孟子告子篇云。水逆行謂之降水。說文水部云。降水不遵其道。



故趙氏云水之逆行降洞無涯。說文言部云。警。戒也。爾雅釋詁云。余。我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洪水。降水也。从水共聲。降水不遵道。堯典臯陶謨皆言供水。釋詁曰。洪。大也。引申之義也。孟子以供釋降。許以降釋供。是日轉注。水不遵道。正謂逆行。惟其逆行。是以絕大。降供二字。義實相因。淮南子原道訓云。靡盬振蕩。與天地鴻洞。高誘注云。鴻。大也。洞。通也。鴻與供通。鴻洞即降洞。馬融長笛賦云。港洞坑谷。港洞亦即降洞。李善注云。港洞相通也。港胡貢切。港洞亦即降洞。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

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為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注。菹。澤至為菹。制云。居民山川菹澤注云。沮謂萊沛。孔氏正義云。何允云。沮澤。下經地也。草所生曰萊。水所生曰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左思蜀都賦云。鱗龍蟠於沮澤。李善注云。禁母選孟子注曰。澤生草曰菹。沮與菹通。然則孟子之菹。即王制之沮。禁母選作菹。黃公紹韻會引孟子作菹。即菹字。菹為菹之通也。注。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注。正義曰。說文林部云。澗。水行也。重文流澗。絕書篇敘外傳記云。行者去也。鄭氏注檀弓。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去釋行。是水由地中堯堯行。即水由地中流去也。注。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注。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消。盡也。堯堯

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注。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為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為姦寇之行。沛。草水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

桀之時也。注。暴亂也。亂君更興。○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其次賞賢而罰暴。高誘注云。暴。虛亂也。易繫辭傳云。以待暴客。干寶注云。卒暴之客。為好寇也。故下暴行趙氏又以姦寇釋之。說文人部云。代。更也。代作。謂更代而作。非一君也。○注。故為邪僞之說。○正義曰。文選西京賦云。邪贏優而足恃。薛綜注云。邪。僞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云。辨而不當理則僞。高誘注云。僞。巧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檢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巧詐則不正。故以邪為僞。○注。沛。草至水也。○正義曰。後漢書崔駰傳注。引劉照孟子注云。沛。水貫相平。風

引劉照孟子注云。沛。水貫相平。風

俗鍾山澤篇云。沛者。草木之被茂。禽獸之所被匿也。傳公四年公羊傳云。大陷於沛澤之中。注云。草棘曰沛。漸加曰澤。蓋分言之。則沛以草被帶名。澤以水潤澤名。故趙氏注與何休同。通言之。則沛之草卽生於水。此劉瓛釋名。專以下而有水爲澤。注孟子又以水草相半爲沛是也。澤之水亦草所生。此風俗鍾既以草木屬沛。又云。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是也。○注。至衆至衆多。○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注。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至與致強。故以至爲衆多。○注。謂羿桀之時。及紂也。○正義曰。上云暴君代作。下云及紂之身。紂之前暴君著於書傳者惟羿桀。故舉之耳。

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

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

大國。故特伐之。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注。奄。東至自奄。○正義曰。說文邑部云。鄭。周公所誅。奄國。

奄。奄二字。周時並行。單呼曰奄。案呼曰商奄。書序孟子左傳皆云奄。如踐奄歸自奄。伐奄。昭元年

周有徐奄是也。左傳又云商奄。如昭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伯禽而封於

少皞之墟是也。大部云。奄。覆也。爾雅云。弁。蓋也。故商奄亦呼商蓋。墨子曰。周公曰非關叔

辭三公東處於商蓋。韓非子。周公將攻商蓋。辛公甲曰。不如照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商蓋。卽商奄也。奄在淮北近魯。故許云在魯。鄭注書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

旁是也。祝鮀說因商奄之民封魯者。杜云。或遊散在魯。是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城東二里有

奄城。云故奄國。卽括地志之奄里。此可證遊散在魯之說。幽風。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商謂武庚。則此傳商奄爲二。按奄在淮夷旁。爲周所伐。是東方無道國也。若王伐

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詳見史記周本紀。然則三年討其君。指武王伐紂。伐奄與紂並言。

則亦此三年時事矣。素本紀云。中澗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

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

報得石棺。死後葬於霍太山。然則武王未殺飛廉。但驅之海隅以戮辱之。故趙氏比諸舜放四罪而已。

待禽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為虛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樂以嘉其德。簡補周書所缺。武周滅國。靡獸二事。正經中不得明證。故邊旁之書。未可以駁難而全置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滅國者五十。諸家無說。惟逸周書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殺蠻民。遷於九里。熊楚之先。盈即羸。飛廉同姓。可備五十之一。孔氏廣森經學夷言云。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歸獸之事。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書序云。成王自奄伐維夷。遂踐奄。作武成。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鄭氏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此自周公相成王時事。奄非武王所滅。故說者謂三年討其君。專指伐奄。則誅紂二字。當屬上周公相武王句。伐奄二字屬下三年討其君句。蓋三年討其君二句。不得既為武王伐紂之三年。又為成王踐奄之三年也。倪氏思寬讀書記云。據書所言伐奄。總在成王之時。故顧亭林曰。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而毛西河又謂多方本文。明言至於再。至於三。舊儒亦明注再叛三叛。是以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是也。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又伐奄。多士所云是也。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本文也。何得因他經書無考。而轉孟子伐奄。亦是成王時事。且據事理論之。當時助紂為虐。惟奄為最大之國。豈有既誅紂而可以不伐奄之理。豈有討紂而可以不討奄君之理。反覆思之。覺西河考訂之學。誠有出於亭林之上者矣。按趙氏以伐奄與誅紂皆武王一時事。又引多方者。明奄為大國耳。趙氏以孟子特以奄與紂並稱。而不彈入五十國之內。故申明之。且五十國則滅矣。奄雖特伐實未滅。故至周公攝位時。又熒殺父請舉事。叛至再三。仍但遷之於蒲姑而已。終不滅也。

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尙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續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續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尙書至功也。○正義曰。此引書亦不見二十八篇中。是逸書也。丕大烈光。爾雅釋詁文。禮記祭法云。顯考廟。注云。顯。明也。說文頁部云。顯。明飾也。毛詩秦風。不承權輿。傳云。禮承。續也。爾雅釋詁武功傳云。續。繼也。是承即續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文王所圖謀論說。一如大禹皋陶。顯明帝王之道。故云大顯明王道。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光亦寵也。故云承天光烈。啓之義為開。咸之義為皆。缺之義為虧。文王武王後人。是為成王康王。邪說既消。正道復著。周公輔相撥亂反之正。故咸以正也。傳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昭公三年左傳云。昧且不顯。注皆云。丕。大也。丕顯與此丕顯同。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玉篇曰。不。詞也。經傳所用。或作丕。顯我承哉。贊美之詞。丕則發聲也。趙注訓丕為大。失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傳云。昧且不顯。注皆云。丕。大也。丕顯與此丕顯同。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玉篇曰。不。詞也。經傳所用。或作丕。顯我承哉。贊美之詞。丕則發聲也。趙注訓丕為大。失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

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世衰至春秋乎。○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

弑其父者矣。此二語似孟子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所本。然此是舊時春秋。非夫子春秋也。則意封建之世。多有此禍。特夫子以前簡策。總不傳耳。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暴行。即弑

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

臣衛有私門。而不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被過於君。鮮有罪及其下者。如魯衛出私門。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人皆知春秋尊宗周。莫知春秋尊宗國。春秋

以魯爲列國之宗而尊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亦謂春秋有王魯之文。諸儒聞之。羣起而譁。饒諒詭詐。以爲王魯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哉。且宗國之尊。非自春秋始也。

古者太史采風。獻之天子。而魯不陳詩。故魯詩列於頌。次周頌而在商頌之上。則宗國之尊久矣。是以孔子獨尊之。以爲至尊無弑道。故不書弑而書斃。不地亦不葬。至尊之體當然。故曰魯王禮也。

天子崩。諸侯薨。大夫卒。春秋諸侯薨皆書卒者。臨天下之辭。獨魯稱斃者。臨一國之辭。亦所以尊宗國。雖尊宗國之禮如尊宗周而爲僭焉。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四方亂獄。

莫大於弑君。天王先命誅士成之。成之者。斷之也。斷其孰爲首孰爲從。而後行刑。如負固不服。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或正之。或殘之。春秋九伐之法。不行於邦國。而誅士亦失其官。故君子於宋

奉天子之命而往成之。會于稷以成宋亂。言宋之亂。天王不能成。而以成之之責予魯。明宗國亦得之者矣。故春秋特一書不再書者。以此。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明

弑子般者慶父也。文公十有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弑子赤者。非獨襄仲。而行父亦與聞焉。春秋書法。有離而書者。事異而情亦異。有連而書者。事同而情亦同。慶父行父前後如齊。皆以子

般子赤之卒連而書之者也。據經覆傳。前後若一。其情不更顯乎。或曰。魯桓非其人。曷爲以成之之責予之。曰。以成之之責予魯。非予桓公也。若夫桓公不能成。乃假成之之名而反取賂焉。春秋

因直書之而不諱矣。春秋有書一事而兩義並見者。類此。春秋之初。四方亂獄。未聞告亂於宗周。魯來告亂於宗國。隱公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衛人來告亂。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來告也。隱公不

能會諸侯往而成之。則宗國之微。自隱公始。桓公二年宋督之亂。亦來告。可知桓公乃假成之之名而取賂焉。由是宗國益微。不可復振矣。宋兩弑君。晉一弑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弑

君何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弑厲公。猶趙盾弑靈公。

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靈狐失其官矣。董史失其官。曷爲孔子不正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其義安在。稱國者其義。不稱名者其文。仍其文而存其義。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掉其忠。雖感稱樂書之美。仍不能掉其惡。春秋載樂書師師。一拔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卒不復見矣。穀梁謂弑君。賤者稱諸人。皆稱人者賤之。文公十有六年冬。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襄夫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師攻而殺之。而謂之賤。可乎。宋平公弑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入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而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而擅廢置其君之柄者。亦當以春秋爲鑒焉。文公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曷爲直稱君。踰年稱君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也。在朝之臣。固已北面稽首而君之矣。一國之人。亦莫不奉以爲君。其誰曰非君也。哀公四年春。盜弑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弑蔡侯申者。公孫辰也。此進而書者。與魯慶父弑閔公。宋萬弑殤公同。而經稱盜何也。蔡人以盜赴。故稱盜。又蔡昭公將如吳。明不在國而在塗。則其稱盜也亦宜。傳稱文之錮殺公孫馮。經書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明皆辰之黨。而辰獨出奔。譏失盜也。左傳謂蔡人逐之。則慶父亦魯人逐之。可知不殺之而逐之。是爲逸賊。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春秋猶書以示譏。魯季友力能討慶父。乃不討而縱進逸賊。使慶父出奔莒。君子謂季友有無君之心。當坐與聞乎弑之罪。雖馮叔牙。繪慶父。其功未足以掉其罪也。○注。設素王之法。○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知春秋者。無如孟子。天子。周天子也。孔氏憲章文武。學禮從周。爲下不倍。以周時之人。紀周時之事。豈有出於周外。先自爲倍。而猶以責人者。趙岐設素王之法一語。似孔子意中別設一天子。蓋從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說出。及宋以後。又多謂孔子改制行權。直以天子自處。當時之天子。聽其忽貶忽褒。其至以天子自處。天子又不足言。惟明新鄭相國高文襄撰春秋正旨一卷可稱焉。首論春秋乃周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正朔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尙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賡薛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必無貶削天子升降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三田小事。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以天自處之文。次論哀十四年。乃孔子卒前二年。適遇獲麟。因而書之。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其後又述嘉靖己酉。鄭州生麟二事親見之。麟固有種。麟之時有時無。俱無關係。非天特生以示瑞。可謂迺出諸儒之上。素王本出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杜預左傳序。辨素王素臣。孔疏述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蓋皆以素王爲古皇之稱。趙岐所言由此。至鄭氏六藝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異矣。卽杜所論非適論。而孔亦引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非孔子自號。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謂春秋立素王之法。其以邱明爲素王。又未知誰所說。嗚呼。孔子破誣久矣。賴杜預始雪之者也。若彼徒祖述賈逵記者。復有水精之子。生袁

周而爲素王之語。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益妖妄不足道。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

是禽獸也。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

義，而以橫議於世也。注。言孔子至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禁塞篇云。而無道者之恣行。高誘注

橫。放縱也。是放恣即縱橫也。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云。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

注云。處士。謂不官朝而居家者也。橫音胡孟反。又賈山傳至言云。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

成名於外。注云。言貧賤之人也。布衣之士。即不仕家居之士也。故云布衣處士。荀子非十二子云。

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

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伴無欲者也。行爲險穢而彌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爲俗。

離縱而跛訾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爲。注云。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跛訾。亦謂跛足自高而訾毀

於人。按離縱跛訾。即橫議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議者。誼也。誼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

之謂議。至於詩言出入風靡。孟子言處士橫議。而天下亂矣。按從則順。橫則逆。故政之不順者爲

橫政。行之不順者爲橫行。則議之不順者爲橫議。庖義以前。無三綱六紀。人與禽獸同。既設卦觀

象。定人道。辨上下。於是君臣父子之倫。此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楊墨之說行。至於

無父無君。仍與禽獸等矣。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

食人也。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

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注。言仁至甚也。○正義曰。無父是不仁。無君是不義。無父無君之說。滿於天下。則仁義之道不明。是仁義爲邪說所擠。故爲充塞仁義也。但知爲我。不顧民之飢寒。故率獸食人。因而民亦但知爲我。互相殘害。故將相食。此似專指諸侯放恣。爲楊氏爲我之害。乃楊氏厚身而薄人。固人受其害。而墨氏厚人而薄親。夫以布衣處士。舍其親以施惠於人。此尤亂賊所爲。故其禍與楊等。當時楊墨之言滿天下。天下不歸楊則歸墨。必其言足以惑天下。故孟子切指之曰無父無君。且深斥之曰是禽獸。自有孟子。而後世乃知楊墨之非道也。小心齋劄記云。聖人之仁義。何以爲楊墨所塞。曰。聖人隨時順應。無可施可喜。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何如慈惠。聖

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何如清淨。聖人立必欲立人。達必欲達人。反若多所牽攬。故曰惡紫奪朱。惡鄭奪雅。豈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豔。雅不如鄭之濃也。為我兼愛之能充塞仁義亦若是。按孔子之道。乃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即一陰一陽也。趙氏謂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即此帝王相傳之道。載在六經者。莫有述而明之者也。孟子明於六經。能述孔子之道。即能知伏羲以來聖人所傳述之道。故深悉楊墨之非。然則欲知言之邪正是非者。仍求諸六經。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閑習也。淫。放也。可矣。

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注。閑習至距之。○正義曰。閑習。爾雅釋詁文。此字或訓防。或訓法。然非講習於六經。無以知其道。既習之乃能知之。知之乃能法之。法之仍能防之。未習六經。空憑心臆而依附以為先聖。此曰吾防衛乎道也。彼曰吾守法乎聖也。因而門戶各立。傾軋相加。不自知其身為楊墨。而此楊墨者。又互相楊墨焉。天下國家。遂陰受其害而不知。是皆不習故也。孟子與楊墨辨。必原本於習先聖之道。習先聖之道。即講習六經。不容憑心臆也。趙氏訓閑為習。其義精矣。禮記哀公問云。淫德不卷。注云。淫。放也。周禮宮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衷之民。注云。淫。放也。放。濫也。楊墨不習六經。違悖先聖之道。作為為我兼愛之言。因而天下人亦不習六經。由楊墨之言。而又放濫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害。所謂淫辭也。孟子習六經先聖之道知此。無父無君之淫辭。起於楊墨。故先距之。距與拒通。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石經作距。淮南子本經訓。戴角出距之獸。高誘注云。距讀為拒守之拒是也。既拒楊墨以蔽其原。於是放逐其依附淫佚之辭以絕其流。宣公元年穀梁傳云。放。屏也。說文支部云。放。逐也。小爾雅廣言云。放。投棄也。蓋不啻舜之放驩兜。舜之遠方。投畀豺虎。深絕之也。詩大雅常武。王舒保作箋云。作。行也。使天下後世。深知其無父無君必亂天下。不復興起以行於世。皆習六經明先聖之道故也。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注。說與上篇同。

○正義曰。上篇公孫丑上篇養氣章也。彼云生於其心。此云作於其心。彼云發於其政。此云作於其事。彼先言政後言事。此先言事後言政。彼此不同。互相發明。非偶然也。彼謂蔽淫邪遁之辭。皆生於心之蔽陷離窮。而心之蔽陷離窮。則由於不習六經。不知先聖之道。憑己心之空悟而無所憑依。遂自以為是。造作語言。其黠者以心爭心。則揚之外有墨。墨之外有揚。揚墨之外。又有似揚似墨之言。其鈍者以心襲心。則揚有歸揚之人。墨有歸墨之人。似揚似墨者。又有歸似揚似墨之人。皆未嘗習六經知先聖之道。其邪說由心而生。即由心而作。故云生於其心者。習於其心也。作於其心。非述於其心也。惟習於其心。因而述於其心。故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不悖。施之於政。而政不亂。乃不習不述。惟憑心之空悟。自道其道。自仁其仁。自義其義。未嘗不攀援古昔。附會聖賢。而已。

論於無父無君之害。苟無習六經知先聖之道者出而距之放之。其說行於天下。以其言措之於事。而無所法守。是爲作於其事矣。爲下者妄作其言。妄作其事。愚者惑之。點者傳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天下。而君之政有爲所格拒而莫能行矣。故害於其政也。自下行其邪說於國子。則害君上一之政。自上用其邪說於六。則害士民之習。聖人治天下。教學爲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以大藝六儀。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實與之。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習於詩書禮樂。則不致以邪說害政。孔子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古卽先王之遺也。學卽詩書六藝之文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云。君子既學之。愚其不博也。既博之。愚其不習也。既習之。愚其無知也。論語學而篇。會子云。傳不習乎。注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不習而傳諸人。是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之言也。揚墨無所習而言爲邪說。孟子博學而習。故知其邪說而距之。舍六德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以心悟爲宗者。皆亂天下之揚墨也。孟子本習述先聖之言。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吾言指此辨揚墨之言。昔

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注。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注。抑治也。○正義曰。

廣雅釋詁云。道。抑治也。抑洪水。卽道河道紅道漢道淮也。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鳩。抑下

運稱。是抑卽下。說文手部云。抑。按也。按之亦下之也。洪水高溢地上。道之使歸地中。是爲下

鳩。亦卽所以治之也。○注。周公兼懷夷狄之人。○正義曰。荀子非相篇云。故君子賢而能容能。知而能容。博而能容。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上言容。下引詩言同。中言兼術。是兼同容三字義同。故揚倣注以兼術爲兼容之法。君子之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廣雅釋詁云。兼。同也。本諸此。容之義爲包。包之義爲懷。宣公十二年左傳

云。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下又云。撫弱耆昧。撫弱卽是兼弱。故孔穎達尙書正義解兼昧云。兼

爲包之。包亦懷也。故趙氏以懷釋兼。○注。言亂臣至責也。○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有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云。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賊逆之名於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劬及安慶

篡弒。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於未

亂。保邦於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旨於坤卦文言

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按顧氏說未盡善。若謂作春秋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孔子成春秋。非使亂臣賊子懼。是使君父懼矣。人之性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惟邪說如師曠史墨之言。有以蔽之。則有所恃而不知懼。自孔子作春秋。直書其弑。邪說者曰。君無道可弑也。春秋則無論君有道無道。弑之罪皆在臣。邪說者曰。



君無道可逐也。春秋則無論君有道無道。逐之罪皆在臣。以為可弑可逐。則有所借口而無懼。無懼則顯視為固然。而世莫以為怪。以為不可弑不可逐。則無所借口而懼。春秋全為邪說暴行而作。趙氏謂懼春秋之貶責是也。自孔子作春秋。而天下後世。無不明大義所在。宋劭望廷。固即伏誅。即司馬師劉裕蕭道成高歡宇文泰之流。奸竊已成。而舉義師以討賊者。代不乏人。明成祖亦徵秦之類也。以靖難為名。自飾以周公輔佐成王。一聞方孝儒卓敬等篡奪之言。遂怒而殲其身。夷其族。其怒也。即其懼也。伏義之前。人不知有夫妻父子。自伏義作八卦。而人盡知之。孔子之前。人不知其弑父與君之為亂臣賊子。自孔子作春秋。而人盡知之。謂亂臣賊子。夫人能書之。何待孔子。得毋曰夫妻父子。夫人能定之。何待伏義。譬如五穀。神農未教之前。人不能知。既有神農教之。無論智愚。無不知五穀。豈曰五穀夫人能辨之。何待神農乎。伏義定人道之後。不能無淫奔。然人人知其為淫奔也而賤之。孔子作春秋之後。不能無亂賊。然人人知其為亂賊也而誅之。易治未亂。春秋治已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戒天下後世辨之於早也。惟不能辨之於早。而臣已亂。子已賊。此時仍理早辨之說。譬諸病已危急。宜審其寒熱虛實。以大溫大寒大補大攻。挽回於俄頃。而仍徒徐徐責其不善調和保護。可乎。使春秋之作。仍不過履霜早辨之義。則孔子贊易。已足明之。何必又作春秋戒早辨。治未亂防其亂也。懼亂賊。治已亂覆其未亂也。余春秋左傳補疏中詳言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

周公所膺也。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

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

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注。徒黨也。○正義曰。淮南子傲真訓云。分徒而訟。呂氏春秋報更篇云。負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即距楊墨之言而推衍之也。王充論衡亦云。楊墨之道。不

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造。牟子理惑論。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定。人不得步。孟子闢之。乃知

所從。陸倕答法雲書。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張。皆此意也。揚

之學無傳。淮南子汜論訓云。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此可見其大略也。揚

章指。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蹟。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奸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

禹稷駢蹟。○正義曰。音義云。蒲田切。下張尼切。丁云。史記作駢駢。謂手足生駢也。此蹟乃類蹟字。音致。宜依史記讀之為是。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文字自然篇駢駢。史記李斯傳

髀禹手足胼胝。毛晃禮部增韻。引說注作駢胝。韻會先韻駢字注云。駢胝。皮堅也。或作駢。通作駢。引孟注爲證。支韻駢字注引廣韻云。皮厚也。又駢也。或作駢。亦作駢。其下亦引孟注。一似駢駢質氏之字。初無異義。然說文但有駢字。無駢字。駢訓爲腫。謂癰胝也。竹尼切。駢訓爲路。引詩載質其尾。言顯顯也。陟利切。則其音義固判然矣。呂氏春秋求大篇云。禹顏色黧黑。瘴氣不通。足不相過。荀子非相篇。禹跳湯偏。楊倞注引尸子云。禹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適。人曰禹步。尙書大傳云。禹其跳。其跳者踣也。所謂足不相過者。穀梁昭二十年傳有云。兩足不能相適。齊謂之莖。楚謂之疏。衛謂之駢。陸德明釋文據劉兆云。莖。連併也。疏。聚合不解也。駢亦作駢。如見繁絆也。据此。則駢駢正言手足不仁。非直重誦明矣。蓋駢是躄局不分。與左傳駢脅莊子駢指一例。列子揚朱篇。禹身體偏枯。手足駢胝。正作駢。其確證也。駢謂痿蹇弱行。列子說符篇。其行足頓株。焦貢易林。擔載金輪。踣跌右足。又跛蹇未起。失利後步。皆此義。其以駢質爲駢胝。乃後人傳寫之誤。然顏師古注漢書駢字云。併也。猶不失其本。自字書不密本末。輒云相通。去之遠矣。覆駢駢無可考。蓋因禹及之。猶論語禹覆躬稼。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周公仰思。○正義曰。音義云。仰字書印讀如仰。又韓婁下章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是其事也。○仲尼皇皇。皇皇。淮南子脩務訓。並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陸賈新語亦云。墨子皇皇。席不暇暖。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則黔突本係孔子事。自班固答賓戲。聖哲之治。栖栖惶惶。孔席不暇。墨突不黔。始顛倒其語。唐韓昌黎因之云。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其實非也。說雖稍後於班。未必遽襲其誤。況本書距揚墨以承三聖。墨安得與禹稷周孔並列。家語孔子厄於陳蔡。顏回仲田。次於壞屋之下。有堊墨墜飯中。回取食之。是墨突即應顏之謂。去齊接漸。又孔子齊事。故趙氏以此證其皇皇耳。其改黔爲行。蓋以協韻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匡章齊人也。○正義曰。匡章見於戰國策。一在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秦兵大敗。一在燕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齊大勝燕。然則章子在齊。歷任兩朝。屢掌軍伐。當孟子在齊時。章年固亦長矣。趙氏但云。齊人。不以爲弟子也。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高誘注云。匡章。孟子弟子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

齊人也。○正義曰。匡章見於戰國策。一在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秦兵大敗。一在燕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齊大勝燕。然則章子在齊。歷任兩朝。屢掌軍伐。當孟子在齊時。章年固亦長矣。趙氏但云。齊人。不以爲弟子也。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高誘注云。匡章。孟子弟子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



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注。巨

也。○正義曰。曹氏之升樵餘說云。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巨指。即儀禮大射儀所謂左巨指鉤弦是也。孟子稱巨擘。亦稱大擘。鄭注右巨指。右手大擘是也。亦稱擘指。鄉射禮賈疏。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是也。食指將指。俱見左傳。鄉射禮。凡挾

矢於二指之間橫之。鄭注二指。謂左右之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賈疏以左傳子公之食指動。釋

第二指。是也。而以左傳闔閭傷於將指。釋第三指。則不然。第三指既夕禮亦各中指。蓋足以大指

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說文。拇。將指也。易。咸其拇。拇是足大指。闔閭所傷是足。故下

云取其一屨。而賈誤以解手之中指。非也。無名指。僅一見於孟子。趙岐注以其餘皆有各。無名指

者。非手之用指也。按大射儀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章為之。三者。食

指將指無名指。則第四指亦非竟無用也。鄭惟謂小指短不用。然叔氏繼公謂凡挾矢。有挾一矢者。

有挾四矢五矢者。寡則挾以食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小指亦餘指也。又作季指。特牲饋食少

壯食禮。挂於季指。注。季猶小也。而放氏則直謂季指左手之小指是也。○注。蚓蚯蚓至蚓也。○正

義曰。禮記月令孟夏蚯蚓出。仲冬蚯蚓結。淮南子時則訓。作蚯蚓。單名之則為蚓為蟻。荀子勸學

篇云。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蟻即蚓也。大戴禮易本命云。

食土者無心而不息。注云。蚯蚓之屬。不氣息也。郭璞爾雅讀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蟲。故趙氏謂

蚓無心。荀子以喻目不能兩視。耳不能兩聽。故言蟻之心一。孟子以蚓喻仲子之不知仁義。故趙氏

言無心無識也。大戴禮勸學篇作上食晞土。晞乃日暴乾之名。土乾則成塵。故荀子作埃土。埃即塵

也。土枯無澤。故孟子謂之槁壤。隱公元年左傳云。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注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黃泉至清而無濁。槁壤至潔而無汗。充其操。必食此至清至潔如蚓。乃可也。仲子

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路之所築與。抑亦盜路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

抑亦盜路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室

之邪。抑亦得盜路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注。仲子至知也。○正義曰。蚓必至清至潔而食。使仲子如

所樹。則不清不潔。便不可居食。然築者樹者不可知。則不能法其為至清至潔矣。不可知而漫居之

食之。是不能如蚓也。下是何傷哉。專指盜路之所築所樹。知此是未可知也。專屬盜路所築所樹而言。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纼。以易之也。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纼。以易食宅耳。緝纼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纼。故曰辟纼。注。緝纼至辟纼。○正義曰。文選張景陽雜

禮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纈也。與趙氏略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麻胞之總名也。當云治胞桌之總名。下文云麻所治也。可證。趙岐劉熙注孟子妻齊婦。皆云經績其麻曰辟。辟音劈。今俗語績麻析其絲曰劈。卽麻也。糸部云。纈。布纈也。劉熙孟子注云。練絲曰纈。練絲。謂取所緝之纈凍治之也。練者凍也。凍者澗也。沃諸漂澗之也。已凍曰纈。未凍曰簾。廣雅曰。簾。纈也。銷是生絲。未凍之纈如生絲然。故曰銷也。知成國謂已凍曰練絲。言布纈者。以別乎絲纈也。績之而成纈。可以爲布。是曰纈。禮經總別若干升以爲屬細。五服之纈不同也。趙岐曰。凍麻曰纈。麻部。簾。未凍治纈也。然曰凍治之乃曰纈。蓋纈有不凍者。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之纈皆不凍。總衰之纈則凍之。若吉服之纈。則無不凍者。不凍者曰簾。凍者曰纈。統呼曰纈。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轉注。趙氏緝績相疊者。蓋二字亦有別。爾雅釋詁云。緝。光也。績。織也。先以爪剖而分期辟也。二字續其短者而連之使長。則績也。其績處以兩手摩挲之使。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不敷。則緝也。故劉熙作緝績其麻。緝績卽緝績也。

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困亨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

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注。兄名至於蓋。○正義曰。水經注濟水篇。引

而不食。古人引書。每自增損。乃此去蓋字。則戴字連兄字。是爲其兄之名。用趙氏注也。孔氏竇

森經學居言云。元李治敬齋古今齋讀兄戴蓋爲句。云戴蓋祿是乘軒。愚按蓋既爲于驪邑。不當又爲

仲子兄邑。楊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曰。見矢自升。升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

本矣。○注。竄於於陵。○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驪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

妻所隱處。鄭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仰泉口山。卽陳仲子去妻之所隱。唐張說石泉驛詩。目

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川長山縣南。與通典合。石泉非孟子所謂

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矣。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顛曰。惡用是覩覩者爲哉。困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己仲子也。頻顛不悅曰。安用

是覩覩者爲乎。覩覩。鵝鳴聲。注。頻顛不悅。○正義曰。音義出己頻顛云。上音紀。頻亦作顛。同。音同。又巽卦九三頻巽。李鼎作集解。虞翻云。頻。顛也。王弼注云。頻。顛也。難作擊。之謂也。文選魯靈光殿賦云。慄慄慄而含悴。信悴卽不樂。不樂卽不悅也。說文云。頻。水涯。人

所賓附。擊成不前而止。又擊涉水擊成也。从類卑聲。類爲擊省。成爲類省也。文選弔魏武帝文云。執姬女而嘔瘁。注云。孟子曰。類聲而言。類聲。謂人類眉聲。憂也。此孟子蓋注文傳寫爲誤。

不詳何人。嘔瘁而言四字。卽解已類類曰。而下又申明類爲類眉。類爲聲。類卽類。莊子至樂篇云。鸞體深喙聲類。鸞卽類字之假借。聲類連文。則深類指類眉可知。乃通俗文云。聲類爲類。盧

翻因以類爲類。失之矣。四書釋疑云。已當作己。上皆言仲子之文。未曾間斷。至此不當又有已字。謂仲子也。已類類亦不成文。從己子說。初見其所饋生鵝。固已類類而惡之矣。他日偶食其肉。

謂兄之官而哇之。則前後意有倫次。按此說非也。生鵝之饋。乃交際之常。人人不以爲怪。獨仲子一己以爲不是也。用一己字。正見其孤矯非人情。克已復禮爲仁。正克此已耳。○注駭駭鵝鳴聲。蓋孟子書本作兒。如今人之讀小童。與鵝聲相近也。俗人加鳥作鵝。則爲說文六駭字。不相似。他日。

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駭駭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

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

也乎。若仲子者。蜷而後充其操者也。固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類類者也。兄疾之。告曰

是駭駭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屢繡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

築室也。是尙能充人類乎。如蜷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注。仲子出門而哇吐之。○正義曰。論衡刺孟

吐也。○注。孟子至操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同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

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何也。曰。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

沮桀窮荷蕢荷蓀楚狂晨門一流。然諸人遇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便是

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辭三公而懼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

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則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

孝不弟。然仲子豈真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諒亦未必

盡得於義。故仲子子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

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第生於七國

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師民出於無用。亦豈

知隱士逸民之有補於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以仲子爲齊之巨擘。自非徇

利苟得之徒可比。何待厚齋發此公論。但其時兄離母。不可爲訓。故孟子極詆之。而全氏謂兄戴之

稼。未必盡得於義。他日之歸。未嘗竟絕寢門之敬。以此爲仲子解說。則大不然。陳爲齊之同姓。

固公族也。蓋祿萬鍾。受之先君。傳之祖父。有何不義而汲汲去之。於陵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離其母所幾二百里。他日之歸。亦僅事耳。篤寢門之敬者。固如是乎。孔子之語丈人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彼丈人猶知有長幼之節也。特以不仕無義。即為亂倫。而仲子辟兄離母。并長幼之節而廢之。故曰無親戚君臣上下。孔孟之言。若出一口。而全氏左袒仲子。捨王充刺孟之唾餘。沾沾焉動其喉。不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蚯蚓。比諸巨亦安乎。

**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蚯蚓。比諸巨**

**擊也。**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正義曰。尸子君治篇云。水有四德。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漢書兩襲傳贊云。楷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傳公十六年公羊傳注云。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鑄者。鳥中之耿介者也。宋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車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鑄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古人不重耿介如

卷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離婁** 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

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員。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離**注。離婁至方員。○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又駢拇篇云。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糲糲非乎。而離朱是矣。釋文引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是矣。列子湯問篇云。離朱子羽。方書扶臂。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注云。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朱莫音近。朱之為婁。揚邠人呼邠聲曰婁也。凡治器工必以目程之。故勒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然目必憑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懸置槩。以縣視之。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望地之高下。視景之出入。目為之也。乃必水地以取為規而後審。則目雖明。不可恃也。此目必以規也。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平其一。短。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短共長二十有五。是為積矩。周公曰。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正繩望高。側深知遠。皆目之明也。非平矩偃矩覆矩臥矩。目雖明無可恃也。此目必以矩也。所以離婁之明。必待規矩。乃成方圓也。孟子習先聖之道。闢

此。

揚。故邪說。指其爲生於其心。作於其心。則不習先聖之道。故此章首發明之。目雖明如離婁。耳雖聰如師曠。心雖仁如堯舜。不以規矩。則目無所憑。不以六律。則耳無所憑。不以先王之道。則心無所憑。明人講學。至徒以心覺爲宗。盡屏聞見。以四教六藝爲桎梏。是不以規矩便可用其明。不以六律便可用其聰。於是強者持其理以與世競。不復顧尊卑上下之分。以全至誠惻憫之情。弱者恃其心以爲道存。不復求詩書禮樂之術。以爲脩齊治平之本。以不屈於君父爲能。以屏棄文藝爲學。眞邪說詭民。孟子所距者也。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必誦其詩。讀其書。博學而詳說之。所謂因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觀於物。伏羲所因也。神農則因於伏羲。故云伏羲氏沒。神農氏作。黃帝堯舜則因於神農。故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惟其因於伏羲。通其變使民不倦。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其所因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其所因也。化其所因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損其所因也。益其所因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非好古敏求。何以因。卽何以通變神化。何以損益。故非習則莫知所因。非因則莫知所述。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其義一也。彼但憑心覺者。眞孟子所距者也。趙氏引論語以證孟子。可謂深知孟子者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公輸子之巧人也。

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注。公輸至之子。○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季康子之

匠師。方小。言年尙幼。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尙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般爲公

輸若之族。則亦氏公輸。故稱公輸子。班與般同。戰國策宋策云。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高

誘注云。公輸般。魯般之號也。蓋般爲魯人。故又稱魯般。當時有此號也。周氏栢中辨正云。事亦

見墨子魯問篇。說者因謂有兩輪般。班固答賓戲。班輪摧巧於斧斤。顏師古注。魯班與公輸氏皆有

巧藝。故樂府云。公輸與魯般。吳斗南謂墨子之書。恐非事實。未必有兩公輸般。一在春秋。一在

戰國也。愚按公輸班。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未可信。而與季康子同時。則爲春秋時人無疑。墨翟

亦生春秋之末。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生稍後而實同時也。班爲楚攻宋。墨翟禦

之。戰國策在宋景公時。景公卽位。在魯昭公二十六年。兩人正當其世。顏注固非。而斗南疑墨子

不足據。亦未之考耳。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注。師曠至至聰。○正義曰。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注。師曠至至聰。○正義曰。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又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鳴之聲樂。齊師其遁。呂氏春秋長見篇云。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



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皆其聽至聰之事也。○注。六律至羽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注云。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太簇寅之氣。正月建焉。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與建交錯買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之二。太簇長八寸。六百八十三分之二。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之二。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七分之二。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二。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之二。二十。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尚書皋陶謨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鄭氏注云。舉陽從陰可知也。蓋舉六律以該六呂也。大師自子丑爲次。六律首黃鍾終無射。賡氏蓋依月令自夏時孟春數之。故始太簇終黃鍾也。國語周語。王問伶州鳩曰。七律者何。注云。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儀書律歷志引尚書在洽忽三字作七始詠。李氏並地謂即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也。然則七音自虞已有之。止云正五音者。吳氏鼎考律緒言云。音有萬而統之以五者。猶五星五行五常之理。不可減不可增。故二變兩聲。仍名之爲宮徵。所謂變化而不離乎五音者也。音既七。律何以不止七。律既不止七。又何故止於十二。惟七故十二也。蓋五音者。正宮正徵正商正羽正角之律。二變者。比宮比徵之律。既有比宮比徵之律。則必有比商比羽比角之律。是故宮商之間有律焉。蕤賓所以生大呂也。徵羽之間有律焉。大呂所以生夷則也。商角之間有律焉。夷則所以生夾鍾也。羽宮之間有律焉。夾鍾所以生無射也。角徵之間有律焉。無射所以生仲呂也。蓋以五該七。繼以六該十二也。禮記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仲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此卽韋昭國語注七律之說。不數變宮變徵。故止六十聲。以二變參之。則得八十四聲。二變不可爲調。故調止用六十。此六律五音之大略也。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令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成是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律呂正義云。絲之爲樂。其爲難十餘種。而弦音所應。

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五聲二變之音。夫十二律呂之管。既分音於長短。而不在置徑。則絃音似亦宜分於長短。而不在巨細矣。不知絃之長短同者。分音於巨細。絃之巨細同者。分音於長短。而絃樂之中。用絃之多寡。又各不同。故必察各器之體製。而定其取分之大小焉。總之以各絃全分之音。與各絃內所分之音。互相應合爲準。是以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之七音也。管子淮南子司馬氏律書。此三者。絲樂絃音之大本也。又考之白虎通曰。八音法易八卦。絃雜音也。感德象火。其音徵。蓋謂絲之屬於卦爲雜。其德象火。故其音尙徵曰。夫審弦音。無論某絃之全分定爲首音。因而半之。平分爲二。其聲既與首音相合。而爲第八音矣。次以首音之全分因而四之。去其一分而用其三分。其聲應於全分首音之第四音。此度乃全分首音與半分八音之間。又平分爲二分。是即管子所謂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者也。先主一而三之者。以全分首音一分之度爲主。而以三因之。其數大於全分之度爲三倍也。四開以合九九者。以三倍全分之數。四分之而取其一。以合九九八十一之度。爲宮聲之分也。小素云者。素白練乃熟絲。卽小絃之謂。言此度之聲。立爲宮位。其小於此絃之他絃。皆以是爲主。故曰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也。以八十一三分益一。爲百有八爲徵。乃此絃首音全分之度也。於是以前有八三分去一爲七十二。是爲商。商之七十二三分益一爲九十六。是爲羽。羽之九十六三分去一爲六十四。是爲角。按司馬氏律書。徵羽之數小於宮。而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者。用徵羽之倍數。所謂下徵下羽者也。其首絃起於下徵。卽白虎通絃音尙徵之義。然而猶有不得不起於下徵之故焉。以下徵之百有八。取其四分之三爲八十一。所謂去其乘而適足也。若以宮之八十一取其四分之三。則爲六十分。小餘七五。比宮之變徵五十六則大。比宮之角六十四則小。此所以絃音之度。必起於下徵而理始明也。又云。樂之節奏。成於聲調。而聲調之原。本自旋宮。聲也者。五聲二變之七音。而調也者。所以調七音而互相爲用者也。旋宮乃秦漢以前諧聲之法。聲調爲隋唐以後度曲之名。稽之於古六律五聲八音。聲自虞書。而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七音之名。見於左傳國策。至管子淮南子。始著五聲二變之數。禮運篇。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此旋宮之義所自來也。迨及漢晉之世。樂經殘缺。律呂失度。難以鄭聲。所見於經史注者。類多臆見。故旋宮之理。晦而不可明。然周人遺書猶可考證。如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國語伶州鳩曰。宮逐羽音。卽此二者。旋宮之法可定焉。古旋宮之法。合竹與絲並著之。而自隋以迄于今。獨以弦音發明五聲之分。律呂旋宮。遂失其傳。夫旋宮者。十二律呂皆可爲宮。立一均之主。各統七聲。而十二律呂。皆可爲五聲二變也。聲調者。聲自爲聲。調自爲調。而又有主調起調轉調之異。故以轉調合旋宮言之。名爲宮調。五聲二變旋法清濁二均之一十四聲。則成九十八聲。此全音也。若夫八十四聲六十調。實皆生於弦度。以絃音七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爲八十四聲。除二變不用。止以五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爲六十調。此乃案分以命聲調。非旋宮轉調之法也。周禮大司樂未載商調。唐宋以來無徵調。夫以宮立羽位主調。則商當變宮不用。以羽立羽位主調。則徵不起調。所謂無商調與無徵調二者。名異而理則同也。主調起調。皆以宮位爲主。故曰宮調。然調雖以宮爲主。而宮又自爲宮。調又自爲

調。如宮立一均之主。而下羽之聲又大於宮。故為一調之音。即國語之宮逐羽音也。羽主調。宮立  
 在其前。變宮居其後。二音與羽相近。得聲清雅。故不相合。而變徵為六音。亦與羽音清雅不合。  
 此所以當二變之位。與五正聲中當徵位者。俱不得起調也。至於止調。亦取本調相合。可以起調之  
 聲終之。當二變與徵位者。亦不用焉。按尚書堯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  
 諧。無相奪倫。鄭氏注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國語周語伶州鳩云。律所以立  
 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注云。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  
 其聲。又云。聲以和樂。律以平聲。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  
 曰平。音以和平為正。以六律正五音。即以律和聲。以律平聲也。律呂正義已得音之精微。近時學  
 者研求實學。多有自得之解。略附於後。王氏坦琴音云。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蓋以六  
 律六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理。正此五音也。黃鍾之長九十黍。為分寸引度。以較匏竹之  
 音。黃鍾之容千二百黍為俞。合升斗斛度量。以較土樂之音。黃鍾所容千二百黍之重為銖兩斤鈞石。  
 曰權衡。以較金石之音。因五聲之數以取聲。無迹可見。故用律呂相生之理。而象樂之長短多寡輕  
 重。皆得其指歸。絲樂之取聲。雖與律呂之理相通。若擊其至要。用五聲相生之理。最為簡便。絲  
 聲之較以五聲而不用律呂。猶之象樂較以律呂而不用五聲。都四德乾文氏黃鍾通韻云。孟子曰。則  
 殯之聽。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細詳孟子之言。五音有音無律。六律有律無音。以六律多寡之數。  
 正五音輕重之聲。是知欲正五音。非六律不可。欲正六律。非管絃無憑。陽為律。黃鍾為陽律之本。  
 在管為第。內聲在琴為第一弦。聲氣至重至低。六陰一陽。屬子。為第一律。上升大呂丑為二陽第  
 二律。大族寅為三陽第三律。夾鍾卯為四陽第四律。姑洗辰為五陽第五律。仲呂巳為六陽第六律。  
 陽極生陰。陰為呂。蕤賓為陰呂之本。在管為極上孔。在琴為第七絃。聲氣至輕至高。六陽一陰。  
 屬午。為第一呂。下降林鍾未為二陰第二呂。夷則申為三陰第三呂。南呂酉為四陰第四呂。無射戊  
 為五陰第五呂。應鍾亥為六陰第六呂。陽陰各六管。自第內聲上升至五孔為陽六律。自極上孔下  
 降至第六孔為陰六律。琴自第一絃前進至第六孔為陽六律。自第七絃後退至第二絃為陰六律。六律  
 定。然後能正五音宮商角徵羽。五音必得律呂二聲合為七均。方能循環一調。所以管有七聲。琴有  
 七絃。左傳謂七音。廣前志謂七始。自黃鍾上升至蕤賓為七均。自蕤賓下降至黃鍾為七均。循環第  
 長。共為一調。十二律對待。則為六律。錯綜則為七均。七均合為一調。若更插一聲。便不合管孔  
 琴絃。管只有七管。琴只有七絃。不能分為方圓。十二律以五音循環。加變宮變徵。只可將十二律  
 錯綜為七均。以五音來往為循環。方能被於管絃。律呂各家。盡知七均為一調。而俱不以陰陽六律  
 錯綜為七均。惟以五音加二變為七均。不分陰陽各為六律。而渾用陰陽十二律。不以黃鍾為律本  
 而以黃鍾為宮。太族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五音不敷六律。乃以應鍾為變宮。變  
 宮猶不敷七均。乃以蕤賓為變徵。變徵七均。而十二律中。猶虛五律。乃又以宮循環遍  
 應五律。以敷其數。或有高低奪倫。輕重失次者。又作變律半聲之例。猶如不用枝性用幹。不以子

本月爲二至。卯酉月爲二分。惟憑甲乙循環推算。其寒暑失節。春秋失序。亦理之所必至。况惟六律能正五音。五音不能正六律。若因五音不敷循環十二律之故。以十二律作爲變宮變徵變律半聲。是五音能正六律矣。竊謂欲正五音。仍依漢志所載。以黃鍾爲律本。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位。宮居中。以五徽論。宮居三位。自重至輕爲羽宮商角徵。自輕至重爲徵商宮角羽。以黃鍾爲律本。以羽角宮商徵爲五位。以蕤賓爲呂本。以徵商宮角羽爲五位。黃鍾屬子聲至低。蕤賓屬午聲至高。二律單用。其餘十律。同位同音。陰陽並用。律有十二。不曰十二律而曰六律者。只用一邊之故。一邊陽律合管。一邊陰律合琴。琴是六陰律用一陽律。管是六陽律用一陰律。陰陽六律。俱是各自相生。一宮爲土屬第四律。二商爲金屬第五律。三角爲木屬第三律。四徵爲火屬第六律。第六律是管之正中孔。琴之第六絃。與第一律黃鍾合律同聲。故只有六律五羽爲水屬第二律。第二律是管之極下孔。琴之第二絃。與第七律蕤賓合律同音。故只有七均。七均只有六律。六律只有五音。故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如四時。十二律如十二月。四時惟依寒暑。五音亦惟依高低。自寒至暑。俱是正律。並無變聲。蔡季通律呂新書有八十四聲圖。六十調圖。內注正律變律。正聲半聲之虛。甚爲詳細。然止可施之於筆墨。不能被之於管絃。今之管絃七均。第一均八十一。第二均七十二。第三均六十四。第四均五十四。第五均四十四。第六均四十二。第七均三十六。至重至低之均八十一。至輕至高之均三十六。方成一調五十四。爲陰陽際會之中。理應爲宮。宮者中也。中聲定。其餘輕重高低之聲。皆依律數可定。是以五聲之中。以宮爲首。圖內所載七均。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變徵五十六。正徵五十四。羽四十八。變宮四十二。四十二爲至輕至高之均。與今之管絃三十六不相合。少一輕六分之均。不能成調。是知變宮宮不成宮。變徵五十六。在太簇六十四夾鍾五十四之間。與夾鍾止間得一分。多一間一分之律。管孔琴微。又不見有相間一分之律。是知變徵徵不成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正徵五十四。變徵五十六。相間甚微。雖師曠之聰。亦未必易正。故前人有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之說。凌氏延堪燕樂考原云。律者。六律六同也。其長短分寸有定者也。如黃鍾之長。不可爲無射也。應鍾之短。不可爲大呂也。律聲者。五聲二變也。其高下相旋。於六律六同之中無定者也。如大司樂黃鍾爲角。又不可爲宮。大呂爲徵。又可爲角。姑洗爲羽。又可爲徵。堯典律和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孟子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此義也。燕樂之字譜。卽五聲二變也。蓋出於龜茲之樂。中外之語不同。故其名亦異。當其初入中國時。鄭譯以其言不雅馴。故假聲律緣師之。其言曰。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所謂林鍾者。卽徵聲也。黃鍾者。卽宮聲也。所謂宮者。則字譜之合字也。猶言應用徵聲爲合字者。乃用宮聲爲合字也。以聲配律。實始於此。黃鍾聲最濁。故以合字配之。又云。應用林鍾爲宮。則亦疑徵聲當爲合字。宮聲不當爲合字。至宋楊守齋以琴律考之。確然知宮聲非合字。乃以仲呂爲宮聲。蕤樂以仲呂配上字。是以上字爲宮聲也。蓋琴律一絃爲黃鍾。三絃爲仲呂。正宮調一絃爲合字。故以合字配黃鍾。三絃爲上字。故以上字配仲呂也。何嘗以合字爲宮聲。上字爲角聲哉。宋人樂譜所注十二律呂。及四清聲者。蓋卽字譜高下之別名耳。不

可以稱謂之古。遂疑其別有神奇也。自學者不明律有定聲無定之理。遂泥定黃鍾一均不可移易。不論何均。遇黃鍾之律。則以為宮聲。遇太簇之律。則以為商聲。遇姑洗之律。則以為角聲。遇林鍾之律。則以為徵聲。遇南呂之律。則以為羽聲。遇應鍾之律。則以為變宮聲。遇蕤賓之律。則以為變徵聲。而旋宮之義遂晦。於是論燕樂者。以宮聲為合字。而有一凡不當應鍾蕤賓之疑。論雅樂者。以七聲用七律。而有隨廢旋宮止存黃鍾一均之疑。論琴律者。以三絃獨下一徵。而有不用姑洗而用仲呂為角之疑。而向書周禮孟子諸書。舉不可讀矣。皆以聲記律之說廢之也。不知燕樂字譜。即五聲二變也。非六律六同也。宋人以六律六同代字譜者。蓋緣飾之以美名。即鄭譯之意也。以聲記律。始於鄭譯。成於沈括。皆無他與義。後儒不遵探求其故。遂恠其言若何模之無極。苟明律與聲不同之故。則千古不解之惑。可片言而失矣。程氏瑤田通藝錄。論黃才伯樂典書云。古者一律一呂。各為一聲。其每管設孔。備五聲二變之數。兼旋宮換調之法。乃後世樂器律呂之用也。未可以是以推求制律之本。是書言吹無孔之管。則氣從下洩。無復清濁高下。五音何由而正。夫以律正音。即今之吹笙定弦。其遺矩也。只以一律正一音。不聞無孔之管。不能正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乎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

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

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法也。注。仁。仁心。性仁也。○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陽氣者

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性既有五。而獨言仁者。仁足以貫五性也。五藏心主禮。而趙氏以性仁解仁心者。淮南子原道訓云。心者。五藏之主也。雖或以心配士。或以心配火。而五藏實統於心。性之仁發諸心也。人性仁皆有聞聽之心。故白虎通亦云。心之言任也。任於思也。任於思即任於仁矣。性之仁聞至聞也。○正義曰。毛詩小雅車攻篇。有聞無聲。傳云。有善聞。又大雅卷阿篇。令聞令望。箋云。人聞之則有善聲譽。淮南子修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誘注云。聲。名也。是仁聞謂仁之聲名播於遠方也。人以仁惠之心所發有所施濟。其名亦可播於遠。然惠及一人。不能遍於人人。惠及一方。不能智於天下。且或惠及此而害在彼。祝在甲而詛在乙。此未習先王之道。不足為後世法也。○注。乃可為後世之法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闕監毛三本同。廖本無之字。孔本考文古本無世之二字。韓本足利本無之字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注。但有善至行也。○正義曰。呂氏春

秋離俗篇云。惕然而寤。徒夢也。高誘注云。徒。但也。故徒善是但有善心。徒法是但有善法度。行仁政必有法。徒有仁心而無法。不可用為政也。有法而不以仁心施之。仍與無法等。有善心而不



即有此既竭心思又繼述先王之德。故曰。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

王之道。可謂智乎。注。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注。言因至多矣。○正義曰。禮記禮器

日月。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注云。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孟子

引此二句。以起為政必因先王之道。趙氏謂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以為高為累土。為下為掘

深。與鄭異義。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注。仁

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眾人也。注。仁者至人也。○正義曰。昭公三十年左傳云。

注云。播。猶揚也。謂之仁者。則不獨有仁心仁聞。乃實能因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而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也。非徒善者也。不因先王之道。不遵先王之法。不能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為

不仁如下。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注。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

百工之作。不信用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

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注。言君至道也。○正義曰。國語吳語云。道將不行。注云。道。術也。

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又云。術

者。接物之隙。其為原無屈。其廢變無極。故聖人尊之。爾雅釋言云。揆。度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元亨利貞謂之四德。顯道神德行。全在能揆度以合天德。此顯變神化。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若

無道術。則不能揆度。不能揆度。則不能制而用之為法。臣下遂無以守職奉命矣。揆度天意。乾健

之不已也。守職奉命。坤順之承天也。奉命猶承天。故以守職為奉命也。以揆度言為術。以施行言

為德。皆道也。不以道揆。則不信道。故云朝廷之士。不信道德也。趙氏以工為百工。以度為度量。趙氏佑溫故錄云。工為四民之一。特言之者。奇技淫巧之興。皆以萬人心靈風俗也。按毛詩周頌。嗟嗟臣工。傳云。工。官也。國語晉語夜釵百工。向書堯典允釐百工。百工即謂百官。度。謂法度也。史記天官書。其入守犯太微。集解引韋昭云。自下觸之曰犯。淮南脩務訓云。犯律闕。注云。觸也。是犯義即觸義。犯刑即觸刑也。有道術而後知義。禁不以道術揆度。則不知義。故君子觸義之所禁而妄為也。上既不知義。則小人詐偽欺誣。無所不至。而愚人罹於密罔矣。此皆不能因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者也。雖有仁心而不能以道揆。則下無法守。至於工不信用度量而犯義犯刑。亦

仍歸於不仁。孟子言因言繼。先王之道。在攝變神化。因者。因此也。繼者。繼此也。不操度。則徒法不能自行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所。猶若也。或也。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國之或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注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

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注言君至必亡。○正義曰。趙氏以下無學爲臣不學法度。近時備

闈有塾。四閭爲族。五族爲黨。黨有庠。五黨爲州。州有序。大而六鄉六逸皆有序。曰學。匪獨國

有學也。學非特以教國子。國之貴世子弟。國之俊秀也。率彼耕毗。雖作。至愚且賤。自六尺以上。

皆比而使其於中。故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一曰稼穡。十曰學藝。終曰服事。

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以施政教。行徵令。鄉師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教。以正月之吉。受教

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有所治。考其德行。察其道藝。有鄉射之禮。大比之禮。

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祀州社。亦如之。有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黨正各掌其黨。有屬

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族師掌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以逮閭胥比長所掌。莫不設之學。董

之官。其平日相保相受。既有以察知其衆寡之數。明其禁令。又擇夫仕焉而已者爲之大師小師。民

自新教既成。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出學。學有進。則由比閭而升之族黨。以次升於州學鄉

學。民不皆選。司徒入太學。而已知禮樂詩書之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一國之中。貴賤賢否。

等列有常。不自其上世以來。習知賤之不可以干貴。愚之不可以敵賢。各循其分而不敢肆。侵淫漸靡

。雖有桀黠不帥。一里老得而饋撻之。無有黨同相濟者。官長賢。易於治。官長不賢。亦難於亂也。

蓋教學之功如此。降而春秋。此意亦既微矣。然而鄭存鄉校。魯聞弦歌。原伯不說學。則以取讒於

時。理之者蓋非無人。故其民猶知先王之澤。一時相攻相取。皆強力之諸侯。卿大夫爲之。至於征

殺煩興。暴骨如莽。而罕聞有窮巷小民。起而相抗撓爲寇亂。如後世史書之事者。豈其民性之淳哉。由教化之積也。迨戰國遂以蕩然。其君方日尋干戈。遑問學校。民皆救死不贍。疾視其上。去從權

理。孟子蓋逆知六國之必亡。暴秦之不終。而閭左之禍將作也。故爲歸本於上無禮。其於下也。不

日無義而日無學。謂夫學也者。乃所以明義也。漢荀悅有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

不可勸以義。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極樞撥扑

是謂章化。斯言也。爲能洞於道揆。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

法守。不可以老生之常談忽之。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





方員須規矩也。注。至極至矩也。○正義曰。至之爲極。通訓也。人倫即人事也。欲爲君盡

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一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正義

曰。禮記月令農事備收注云。備。猶也。君臣是人倫。堯舜是聖人。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

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注。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

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

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注。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

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注。

注。甚爲桀紂不甚謂幽厲。○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暴其民句。甚不甚各爲句。以後之遭禍言。非以暴之有甚不甚。幽厲之暴。豈猶得爲不甚。按趙氏以甚指桀紂以下。引詩言厲王不能鑿紂。猶

紂之不能鑿桀也。堯舜之道。仁其民者也。鑿于桀紂。則法堯舜。故疊引孔子之言。及詩之言以明

之。○注。名之至其惡。○正義曰。逸周書諡法解云。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祭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是幽厲爲章其惡也。動

謂也。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鑿視。近在夏后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鑿於殷之所以亡

也。注。詩大雅至七也。○正義曰。詩在大雅蕩第八章。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

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爾雅釋詁云。監。視也。監與鑿通。亦作鑑。考工記輸人云。金錫半謂之鑿。鏡之

齊。注云。鑿。鏡也。是鑿爲視。亦爲鏡也。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鑿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諡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注。法則堯舜以爲規矩。○正義曰。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也。故聖者法天。賢者法

聖。蓋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而行先王之法。故言稱堯舜。願學孔子。承前章而又申明之如此。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

者亦然。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

注。三代夏商周。○正義曰。失天下。謂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天下不奉天子

之命也。故周自東遷以後。祚雖未改。亦為失天下也。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

酒。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章指言人所以安。莫若為仁。惡而勿去。患必在身。自上達下。其道

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

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荀子法行篇引會子云。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

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任哉。○注則

天下歸就之。○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歸。就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詩已

見上篇。其義同。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政行飭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恆。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

國家。謂卿大夫也。注。恆。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治天下者。不得長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長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長身。無以為本也。章指言

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

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注。巨室至善也。○正義曰。以巨室為大家者。尚書梓材云。以厥庶民暨厥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繆氏。鐘氏。饑氏。終葵氏。即衛之大家。降至春秋。翁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是也。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大家若伊巫之族。禮記少儀云。不顧於大家。注云。大謂富之廣也。孔氏正義云。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不得罪巨室。非徇巨室也。巨室之資力有餘。氣習深固。易為善亦易為惡。彼其謹厚世傳。為德鄉里。與或安自尊大。武斷把持者。所在多有。古之為政。有行法不避貴戚大姓。為史書稱者。果其人積負不仁。如律所謂勢惡士豪。為世指疾。何足言一國之所慕。為政者自宜亟創懲之。為齊民先。而何得罪之與有。注故深體經文。以巨室為賢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惟賢故不德為巨室。不可以得罪。能使一國慕之。天下慕之。而有裨吾德教也。不得罪奈何。曰。禮而已矣。禮以類族辨物。無過也無不及也。後世政不古若。庸才下吏。專阿勢利而虐愚柔。固難促不足道。其有故持成見。務為刻深。偏樂得播紳素封之事而文致之。不察其平居之望實。事理之是非。下以飽欲壑。上以弋能名。其亦為巨室者有以階之厲邪。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注。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注。慕思至之內。○正義曰。楚慕。思也。政善則巨室善之。而一國隨其所善也。政不善則巨室惡之。而一國隨其所惡也。廣雅釋詁云。沛。大也。溢。滿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洽。偏激也。偏激亦盈滿之義。故以大洽釋沛然。大洽即是滿溢。滿溢即是沛然也。德教溢乎四海。然則巨室之所慕。慕其德教也。有此德教。即不得罪於巨室。而為政不難矣。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鄉善。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注。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注。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

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為強國。故

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為婚。疏涕出而女於吳。○正義曰。說苑禮謀篇云。齊景公以其子妻鬪廬。送

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內固云。鬪廬謀伐齊。齊侯使女為質於吳。因為太子

之。不能令則莫若從。途遣之。吳越春秋鬪廬內傳云。鬪廬謀伐齊。齊侯使女為質於吳。因為太子

波聘齊女。注云。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翟氏顯考異云。左傳僖公七年。孔

叔言於鄭伯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難也。景公言蓋本其意。○注。物事至事也。○正義曰。

毛詩大雅烝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而

三善皆得者。注並云。物。猶事也。兩國相交之事。莫如朝聘。故以絕物為不與通朝聘之事也。今

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注今小國以大國為

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注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又云。師也者。所

以學為君也。故趙氏以學釋師。謂師大國即學大國也。書大傳云。學。效也。淮南子脩務訓。以趣

明師。高誘注云。師所以取法則。法則即法度。以大國為師。即是以大國為法度。故疊以師學法度明之。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注文王

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

治。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差之。故七年。詩云。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

將于京。注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

執裸暢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注詩大雅至當也。○正義曰。詩在

傳云。麗。數也。威德不可為衆也。箋云。子。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

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知德也。五章毛傳云。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

惡則去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趙氏義略同。方言云。麗。數也。注云。偶物為數。數與麗同。

周禮夏官校人注云。麗。耦也。小爾雅廣言云。麗。兩也。凡物自兩以上皆數也。其麗不億。謂其偶不止於億也。十萬爲億。億而偶。則二十萬也。謂不止二十萬也。鄭以侯于周服爲君於周之九服之內。是以君釋侯。以九服釋周服。趙氏此句無釋。而注侯服于周云。惟服于周。則是以惟釋侯。以服爲服從。乃鄭氏云善則就之。是以服于周爲就于周。與趙義不殊。微子對於微。趙氏舉此爲殷士。則亦以殷士爲殷侯。隱公五年公羊傳云。美。大之之辭也。毛詩小雅以秦虜公傳。亦云。虜。大也。大與美其義亦通也。敏爲疾。才識捷速。正其達也。音義出暢字。丁云謂鬯酒也。古鬯通作暢。禮記雜記云。鬯自以糶。春秋繁露執贄篇云。天子用暢是也。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

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誰

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也。五章。毛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箋云。當如手持

熱物之用濯。與趙氏義同。禮記內則云。炮取豚。及將塗。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章指

以厚之。孔氏正義云。手既擊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席之去其穢矣。此執熱以濯之事也。章指

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

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

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不仁者至之有。○正義曰。以上四章。示人反身改

化小爲大。此言不仁者改其不可與言而爲可與言。則國可不亡。家可不敗。此

孟子發明周易之指也。危卽菑也。安之卽利之也。故趙氏於利其菑不復注。有孺子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

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有孺子至我足。○正義曰。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水經。

河水過武當縣東北。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淵。名滄浪淵。庚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淵。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按尚書禹貢言導滄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快入也。蓋漢河水自下有滄浪淵稱耳。纏綿郡。地連紀郡。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按歌出穉子。孔子所聞。遠在屈原之前。屈原取此假為漁父之辭耳。非其本也。關氏若璩釋地云。滄浪。蓋地名也。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善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舉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舉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是。胡氏謂禹貢雖指云。水名。或舉舉。或配水字。各有所宜。弱黑並配水。微舉。沈配水。皆屬辭之體。應爾。非有他義。山海經凡山水二字為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猶此滄浪之水也。亦古人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為地名而非水名乎。王氏鳴威尚書後案云。水經夏水篇引鄭注下。即引劉澄之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或父所歌也。鄭云。今謂之夏水。意以今之所謂夏水。即古之所謂滄浪也。水經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即所謂又東為滄浪者也。鄭氏論以千齡淵改為滄浪淵。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詭甚。聽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小一淵。即庚仲雍所云千齡淵。千齡滄浪音義全別。即屈原遊江潭偶漁父。並不在均州之境。又屈楚都而託歌滄浪。正當在古郢都。今江陵。故地說援此歌以為楚都之切證。聽乃云漁父歌之。不違水地。尤為妄謬。張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為障。廓方城而為塘。李善注引左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則是滄浪旋繞楚都。正當在江陵。盧氏文照鍾山札記云。滄浪青色。在竹曰蒼篁。在水曰滄浪。古詞東門行。上用滄浪天。天之色正青也。豔歌何蒼浪上。滄浪之天。俱見晉宋書樂志。又呂氏春秋密時篇。麥後時者。弱首而蒼浪。亦言其青色。蒼浪滄浪三字並通用。非謂天之色如水。以滄浪相比况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文選塘上行。劉瓛注滄浪之水清兮。滄浪水色也。蘇子美於吳下作滄浪亭。正取此義。葉夢得避暑錄話。謂滄浪地名非水名。非也。○唐斯至自取之也。周氏補中辨正云。或云漢水本清。而滄浪又去源未遠。名之滄浪者。惟其清也。則可以濯纓者。其本然。而濯足之辱。乃水自取之也。愚按水經注。漢水自發源蟠冢。流至武當之滄浪淵。幾二千里。去源遠矣。襄陽縣志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童承毅亦謂漢水至濁。與紅河水合。其流必澄。故常填壘。然則漢水本濁。其時而清者。正以合他水而流澄。安得言清者其本然乎。按滄浪是夏水。本以清得名。則其清是本然。獨乃習染。可活。周氏自毀自伐。俱從獨斯濯足相贊。是水本清而自變為濁。由自濁而濯足。入本可活。由自作孽而不可活。周氏之辨非也。自作孽不可活。是本清而自變為濁。由自濁而濯足。不仁而可與言。是既濁而自改為清。由惡而善也。清斯濯纓。承上獨斯濯足。起下尊而賤賤而尊。皆自取矣。○注穉子童子也。○正義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穉子為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考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為後者。乃得稱穉子。金縢洛誥立政之穉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款稱申生為穉子。里克又稱癸齊為穉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為穉子。而舅犯亦稱之。是

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孺子辯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茶已立爲君。而陳乞鮀收稱爲孺子。其死也。諡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樂盈爲晉卿。而晉午稱爲樂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爲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夏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盂曰。孺子舍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母某。敬用時日。祇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禮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錫稱。與孟子同。○注。小子孔子弟子也。○正義曰。禮記少儀。小子走而不趨。注云。小子。弟子也。詩小雅思齊篇。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論語泰伯篇。會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吾知免夫小子。集解引周生曰。小子。弟子也。又子張篇。子夏之門人小子。集解引包曰。言子夏弟子。此小子自孔子呼之。是孔子弟子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爲可毀

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敵。故見伐也。○注。人先至伐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遇合篇云。壞也。荀子議兵篇。堯伐

驩兜注云。伐。亦誅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已見

上篇。說同也。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臨如

深淵。戰戰恐栗。○正義曰。恐栗一本作恐懼。音義出恐栗。丁云。義當作慄。古字借用。趙氏本作栗也。毛詩小雅小閔篇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傳云。戰戰。恐也。後漢書注引太公金匱云。黃

帝居民上。備備如臨深淵。禹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史記樂書云。戰戰恐懼。說苑說叢篇云。戰戰慄慄。日慎其事。淮南子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失其民之心。則天下

畔之。箝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欲得民心。聚其所

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注。欲得至與之。○正義曰。聚之義有二。禮

情。注云。聚。共也。所欲與之聚之。即所欲與之共之也。左傳顏師聚。說苑正諫篇作燭燭。是聚

與趨燭。易萃卦彖傳云。聚以正也。釋文云。荀本作取。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取。趣也。趣亦即趨。



是聚與纒趣取通。趙氏言聚其所欲而與之。卽是趣其所欲而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與猶爲也。爲字讀去聲。所欲與之聚之。言之所欲則爲民聚之也。楚策曰。吾與子出兵矣。言吾爲子出兵也。漢書高帝紀。漢王爲義帝發喪。漢記爲作與。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宋以來儒者。舉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絕。天下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爲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老莊釋氏生於無欲無爲。故不有理。聖人務在有欲有爲之感得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君子使欲出於正。不出於邪。不必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於是讒說誣辭。反得刻讓君子而罪之。此獨執此以爲君子者。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於是未有不以意見爲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於欲。則曰心無愧怍。夫古人所以不愧不作者。豈此之謂乎。不悟意見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其自絕於理。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爲禍又如如是也。夫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爲民謀其人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今既截然分理欲爲二。治已以不出於欲爲理。治人亦必以不出於欲爲理。舉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爲人欲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至於下以欺僞應乎上。則曰人之不害。則弗思聖人體民之情。益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義。而人易免於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於民之放辟邪侈無不爲之以陷於罪。猶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賢之所謂理。蓋離乎老釋之言以爲言。是以弊至此也。然宋以來儒者。皆力破老釋。不自知雜襲其言。而一一傳合於經。遂曰六經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難。數百年於茲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復知其異於六經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實踐之儒。信焉不疑。夫楊墨老釋。皆躬行實踐。勸善懲惡。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韓子闢之於前。聞孟子韓子之言。人始知其與聖人異。而究不知其所以異。至宋以來儒者之言。人咸曰。他是與聖人同也。辯之是欲立異也。此如嬰兒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爲其父母。既長不復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雖告以親父母而快爲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注。爾近至得矣。○正義曰。爾與邇通。儀禮燕禮。南鄉爾卿。特牲饋食禮。祝命爾敦。爾字皆訓近。皆爲邇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讀爾也自爲句。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爲淵毆魚者獮也。爲叢毆爵者鷓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



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

為沈溺之道也。注。詩大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第五章。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

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趙氏與王肅同。注。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孔氏正義云。王肅以為如今

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注。沈依說文當作俱。沈假借字。沉俗字。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

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注。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仁。人之

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注。曠。空。舍。縱。哀。傷也。

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注。曠。空。至。傷。哉。○正義曰。論衡藝增篇云。曠。空也。呂氏春秋無義篇

注云。舍。放也。放。即縱也。廣雅釋詁。舍。縱。並訓置。則舍亦縱也。注。則無曠事矣。高誘注云。曠。廢也。文選西京賦云。矢不虛舍。薛綜

云。哀。閔也。國策秦策云。天下莫不傷。注云。傷。慰也。慰。即閔也。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

之道也。注。曠。仁。至。道。也。○正義曰。前言不能居仁由義。是自棄。則曠弗居舍弗由。承上仁義而言。

者。以自暴者已不可與之言也。注。乃自謂不能而曠之舍之。與非之以為不足居不足由而曠之舍之。同一曠仁舍義也。故兼暴

棄言之。或說下二節專指自棄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注。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苦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

道在至天下平。注。○正義曰。自首章言平治天下。必因先王之道。行先王之法。反復申明。歸之於居

仁由義。何為仁。親親是也。何為義。敬長是也。道即平天下之道也。事即平天下之事也。指之以

在邇在易。要之以其親其長。親其親則不致於無父。長其長則不致於無君。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其為人也孝弟。犯上作亂。未之有也。舍此而高談心性。辨別理欲。所謂求諸遠求諸難也。或說道

可致而不可求。求便非易簡之道。蓋讀遠字難字為句。謂道在邇不必他求也。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

若求諸則遠矣。事在易。不必他求也。若求之則難矣。邇。考古文本作爾。

諸已。則邇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

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心。心不正

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居下位至身矣。○正義曰。禮記中庸篇與此同。鄭氏注云。獲。得也。言臣

證云。誠。實也。據中庸言之。所實者知仁勇也。實之者仁也。義也。禮也。由血氣心知而語於智

仁勇。非血氣心知之外。別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倫日用而語於仁。語於禮義。舍人倫日用。

無所謂仁所謂義所謂禮也。血氣心知者。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倫日用。

皆血氣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謂道。全乎知仁勇者。其於人倫日用行之。而天下視其仁。觀其禮

義。舍無以加焉。自誠明者也。學以講明人倫日用。務求盡夫仁。盡夫禮義。則其智仁勇所至。將

日增益。以於聖人之德之盛。自明誠者也。實言之。曰人倫日用。精言之。曰仁曰義曰禮。所謂明

善。明此者也。所謂誠身。誠此者也。實言之。曰血氣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謂致曲。

致此者也。所謂有誠。有此者也。言乎其盡道。莫大乎仁。而兼及義。兼及禮。言乎其能盡道。莫

大於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勝數。舉仁義禮三者而善備

矣。德性之美。不可勝數。舉智仁勇三者而德備矣。曰善曰德。盡其實之謂誠。是故誠者。天之

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授

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以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

動者也。誠者。至動者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注云。言以慎思爲誠之一事。乃就所學所問而次第及之。然後進以明辨篤行。孟子彈括其辭。獨揭一思字加本句上。則統所知所行而歸重言之。明示人以反求諸身爲誠身之要。惟思故能擇善。惟思故能固執。君子無往而不致其思。無思而不要於誠。故曰君子有九思。曰思不出其位。孟子嘗警人之弗思而教以思。則得之先立乎大。程氏瑤田編藝錄論學小記云。誠者。實有而已矣。天實有此天也。地實有此地也。人實有此人也。人有性。性有仁義禮智之德。無非實有者也。故曰性善也者。實有此善焉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死乃無此人。未死則實有此人。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

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者。能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之者。誠之者。自明誠者也。能自明誠。實有此能也。能由教人。實有此能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教。雖不謂之能。非不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益也。惟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誠之。而實有此教矣。非實有此人之氣質。亦安能實有此性之善乎。若夫未死先已。未終先終。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不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之謂有。皆指物而言。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與無者。而曰雖空而實實。雖無而實有。此釋氏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語不反覺精妙邪。從空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物上致力焉者也。謹按由悅親而信友。由信友而獲上。由獲上而治民。皆人倫日用之常也。必反身而歸之於誠。其反身而誠也。必歸之以明善。蓋伏羲之訓。未有人倫。不知有善。何以有誠。乃天既授人以善性。此誠者天之道也。人性既誠有此善。則自能明。故先覺者自誠而明。因以覺人。而人亦無不自誠而明。然未明愚其不明。既明矣。又患其不誠。故莫不知親之嘗悅也。友之嘗信也。上之嘗獲而民之嘗治也。亦莫不曰吾能悅親也。吾能信友也。吾能獲上而治乎民也。乃民不治。上不獲。友不信。親不悅。此非不明之故。而不誠之故。不誠者。非天不以誠授我也。是我未嘗思也。是以孟子既由誠身而歸重於明善。又由明善而申言思誠。既明矣又思其誠。誠身乃能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所謂動也。悅親而親悅。信友而友信。事上而上獲。治民而民治。至誠而動物也。不誠。則悅親而親不悅。信友而友不信。事上而上不獲。治民而民不治。所謂未有能動者也。惟天實授我以善。而我乃能明。亦惟我實有此善。而物乃可動。誠則明。明生於天道之誠。明則誠。誠又生於人道之思誠。人能思誠。由其明也。人能明。由其誠也。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自誠明謂之性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自明誠。謂之教也。曲者。明而不誠也。未明之先。則自誠而明以盡其性。既明之後。則自明而誠以致其曲。致曲之功。仍在於明。蓋雖明而仍未明。所以曲也。何也。明於悅親。而未明誠於悅親也。明於信友。而未明誠於信友也。明於事上治下。未明誠於事上誠於治下也。故誠其身。仍必明其善矣。孟子此章。括中庸之旨而言之。○注。至誠至親狎。○正義曰。此本列子黃帝篇為說。動金石者有一人。從石壁中出。子夏言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鳥獸不可親狎者。海上瀛島舞而不下是也。張湛注云。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又云。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悴。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韓詩外傳云。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呂氏春秋精獵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又具備篇云。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於有血氣者乎。故凡

說與治之務。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會子三  
莫若誠。○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是章歸重誠身。故趙氏特引三省證之。下二句乃申贊  
之辭。詩序云。雅者。正也。雅詩皆正人君子所作。張揖謂小雅之材七十二人。大雅之材三十二人  
是也。因借言凡有美德者。皆稱大雅。史記孟子傳。不能尙德若大雅。文選西都賦。大雅宏達。李  
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漢書贊云。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趙氏於益成括章亦言。大雅先人。又文選章孟諷諫詩。矜矜元王。李善注引孔安國尙書傳曰。  
矜矜戒懼。則知趙意謂雅德君子。常自恐懼脩省。必以誠身爲貴也。班固幽通賦。蓋惴惴之臨深令。  
乃二雅之  
所祗。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伯夷讓國。遭紂之世。避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正義曰。史記周本紀

云。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聞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此伯夷歸文王之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來。句末語助也。孟子盍歸乎來。莊子人間世篇。嘗以  
語我來。又子其有以語我來。來字皆語助。○注。聞文王起興王道。王逸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  
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離騷呂望之鼓刀令。遭周文而得舉。王逸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則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翟氏灝考異云。毛詩酌篇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  
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中論亡國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  
商。太公辟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毛西河之說良是。離騷章句外。更  
有詩疏中論可證。又子華子北宮子仕篇。王者作興。將以履脩。用此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似後人擬託。  
然猶唐以前書。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避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正義曰。史記齊

太公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  
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  
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聞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  
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尙書大傳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  
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  
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王楙野客叢書云。淵明引此。謂出尙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

○注。太公至東海。○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注未悉。後漢琅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備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卽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神。以爲汲縣人者謬。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當日避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難縣者。亦誤。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

之。其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將往也。

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

七年。文王時難故久。我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七紀。○正義曰。昭公十年左傳。鄭裨龍云。天以七紀。注云。二十八宿面七。按白虎通據聚舊云。七。歲之闕也。又云。陽數七。說文云。七。陽之正也。如日月五星爲七政。周髀算經以日月運行

之圖周爲七衡。易復卦彖傳云。七日來復。天行也。國語周語云。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極北同。韋昭注云。鶉火之分。張十六度輜。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

軫角亢氏房也。歲在鶉火五。辰星在天龍。子鶉火周分野。天龍及辰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

七同。皆以七紀數也。不獨二十八宿面七而已。乃尙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融注

云。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鄭氏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此言行文王之政。故以七年言之。周公成文武之德。七年而天下太平。諸

侯效法文王。是可爲證。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遠徵天紀。或近任矣。

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

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

求注。孔子。

子至疾之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集解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

聲其罪以責之也。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

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

月。用田賦。用田賦自是季氏。孔子直責冉有。謂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斥爲非吾徒。孟子言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賦粟倍他日。卽指季氏用田賦。緣冉有爲其宰。不能改之使從善。則

季氏賦粟倍他日。卽爲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侃論語義疏引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能匡救。致讓於求。所以深疾季也。是也。邢昺疏以爲冉子聚斂財物。失之矣。季孫斯以哀公三年

辛。康子卽位。用田賦。時正康子爲政。故知季氏爲季康子也。杜預注左傳用田賦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而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孔氏正義云。司馬法。四

邱爲甸。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買達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邱之稅。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邱賦一馬三牛。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邱民之家資。令出一馬

三牛。田之所取。更出一馬三牛。是倍於常也。說文支部云。攻。擊也。人部云。伐。擊也。是攻卽伐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經言鳴鼓而攻。故趙氏以攻伐釋之。乃係假借用兵之鳴鼓而攻。其實孔子言攻。但爲責讓。故又以責讓釋之。論衡

願鼓篇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周禮春官大祝。五日攻。六日說。注云。攻說則以辭責之。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

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

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正義曰。不仁之

謂富此不行仁政之君也。趙氏於經文。每顛倒解之。荀子王制篇云。不安職則棄。棄卽棄也。如移之郊。移之遠。屏之遠方之意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

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

卷七 離婁章句上



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土。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注。孟子天道重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春秋繁露王道通云。仁之

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仁之。事功而已。終而復始。又云。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未。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

大鶴而小刑之意也。又緩讓執多籙云。天之道出陽為緩以生之。以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黨也不能有育。非禦也不能有熟。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其間陰與陽各居幾何。黨與禦其日孰多。

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及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於是時出禦下霜。出禦下霜而大降。物固已皆成矣。功已畢成之。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

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空者曠地而已。不逮物也。此天道重生之說也。○注。上刑重刑也。○正義曰。方言云。上。重也。尚書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

下刑適重上服。某氏傳云。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減一

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按重刑。死刑也。上言罪不容於死。則上刑不得適輕。服上刑則不減等下服也。合從。蘇秦是也。連橫。張儀是也。辟草萊任土地。而耕等是也。

井田之法。有萊田。有一易再易之田。有阡陌徑途。皆開墾。是為辟草萊。呂氏春秋有任地。乃

農家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作辟草任土。孔本韓本作辟草任地。按音義出任土別作任地。非也。

闕氏若環釋地又續云。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將盡也。陳組綴爨犀解

云。連諸侯而使之職。闕草萊任土地而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士食人

肉。罪不容死。以為大戮。重人命之民也。○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

之。以為大戮。○重人命之至也。○正義曰。漢書蕭望之傳云。獄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眸子。目瞳子也。存。存在人之善也。○正義曰。眸子至惡也。○正義曰。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注云。牟與眸同。說文目部云。盲也。廣莫相裏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裏冒也。荀子大略篇云。眸而見之也。注云。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廣雅釋親云。珠子謂之眸。蓋亦有从目者。爾雅釋訓云。**

存。存在也。說文土部云。在。存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必在視寒煖之節。注云。在。察也。趙氏以在釋存。而云存在人之善惡。章指云。存而察之。蓋以存為在。即以在為察。蓋察人之善惡也。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注。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明至之貌。○正義曰。周禮春官眊眊注云。瞭。目明者。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目少精。即是不明。劉熙釋名釋天文云。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廣雅釋訓云。蒙蒙。暗也。眊。蒙一音之轉。故趙氏以眊之不明。猶目之蒙蒙也。翟氏頤考異云。論衡本性篇。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又佚文篇同。白氏大帖疏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大戴記會子立事篇。目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下復兼聽言言之。聽其言

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注。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哉。注。廋。隱也。○正義曰。論語為政篇云。人焉廋哉。集解引孔曰。廋。匿也。方言云。章指。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廋。隱也。故趙氏以匿釋廋。章指又以不隱釋之。章指。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密矣。注。目為神候。精之所在。○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肝。木之精也。萬物始生。故肝與睛通。目珠子也。魏志管輅曰。吾目中無守精。晉書顧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眼精是也。按精。即謂肝木之精。目既為肝木之精之候。則精神即在此目矣。上言神。下言精。正是一事。大戴記會子天圓云。陽子精氣曰神是也。不必為目珠之睛所假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

注。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注。為恭至取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恭。敬也。臣氏春秋獨合篇。是侮也。高誘注云。侮。侮也。淮南子原道訓云。不以廉為恭。高誘注云。廉。猶儉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廉。儉也。自檢儉也。賈子道術篇云。廣較自儉謂之儉。說文大部云。奪。手持佳鳥失之也。支部云。儉。擄取也。周書曰。敗壞矯虔。奪取當作儉。經典通作奪。奪為手持佳鳥失之。即脫去之脫也。奪乃儉之假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注。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諂笑之貌強為之哉。注。恭儉至為之哉。○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儼。敬也。禮記曲禮云。毋不敬。儼若思。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

解之不欲。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不貪欲。故為廉也。儼然而恭。無欲而儉。恭儉之名。以儼然無欲取之。故云自取其名。賈子六術篇云。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白虎通禮樂篇云。音者。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趙氏以和聲釋聲音。謂聲而音言其和也。貌。說文作兒。云。兒頰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君子樂然後笑。笑貌。則笑見於面。故趙氏以詭笑之貌釋之。趙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氏前注詭笑云。強笑也。

人臣恭儉明其廉忠。○正義曰。孟子言侮奪人之君。趙氏推及人臣。蓋孟子指當世諸侯。在兩儀則率輔皆是也。趙氏習見當時張禹胡廣之流。故及此耳。史記魯世家。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正義曰。戰國策齊策云。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又齊欲伐魏。淳于髡止之。史記孟荀列傳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云云。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又云。齊諸鬻子亦頗采鬻術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轍。滑稽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激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時。淳于髡說之以隱。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諫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與其侵地。威行三十六年。然則髡在齊仕威宣兩朝。又仕於梁惠王者也。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與淳于髡問答僅兩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前章似相值於梁惠王朝。何則。魏世家明云卑稽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孟子素不見諸侯。荀因惠王延禮。始至其國。又未嘗仕。真有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之象。髡故發問。夫子何不援天下。不然。于齊則仕矣。髡將識其援之無效。與或力不能援。詎肯作是語。千載而下。殆可以情測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淳于髡見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使之趙請救兵。至與孟子相見。年當耆老。而稱孟子為夫子。自稱曰髡。知年相若也。○注。問禮男女不相親授。○正義曰。禮記曲禮云。男女不雜坐。不同櫛。不同巾帶。不親授。坊記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注云。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注。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不邪。○注。則當以手牽援之。○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不援上注云。援謂牽持之也。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為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十一年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十一年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十一年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十一年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十一年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十一年

公羊傳云。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體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體。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疏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河井。豈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體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制而用之謂之法。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爲順行。恒寒恒燠。則爲咎徵。禮滅而不進則倍。樂盛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鬣曰。今天

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鬣曰。天下溺至天下乎。○正義曰。此孟子論

也。變而通之。所謂反復其道也。孟子時。儀衍之流。以順爲正。突梯滑澁。如脂如韋。相習成風。此鬣之所謂權也。孟子不枉道以見諸侯。正所以挽回世道。矯正人心。此即孟子援天下之權也。鬣

以枉道隨俗爲權。孟子以道濟天下爲權。鬣譏孟子不枉道。是不以權援天下。不知孟子之不枉道。正是以權援天下。權外無道。道外無權。聖賢之道。即聖賢之權也。鬣不知道。亦不知權矣。章

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鬣問父子不親教何也。鬣曰。君子之不教子。○正義曰。鬣氏

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子謂不肯子也。猶左傳叔向曰。毋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

然。當日楊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

一輩子。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

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

矣。鬣曰。父子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

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

注。夷傷也。○正義曰。易序卦傳云。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教之以正道。子

違而不行。即繼以怒。求之太驟也。反夷有二解。一屬上讀。謂父之教子。本望其善。非傷之也。

今繼以怒。反是傷之矣。一屬下讀。父既繼之以怒。其子不受而心辨以報之。因父之傷已。而反以傷其父。下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卽申上反夷之事也。趙氏言子之心責其父云云。而承之云執此意。則爲反夷。是以反夷屬其子。卽指心責其父云云也。舉一說云。父子反自相非。謂父子本宜有恩。而反相非責。此解反字有不同。故以一說別之。父子相責怒。解父子相夷。則傷義矣。解則惡矣。惡謂傷義。經先言反夷。後言相夷。趙氏先解相夷。後解反夷。因反夷有反自相非之一說。故倒相夷在前。一說以夷爲夷狄。則反不得爲報。故爲反自相非也。莊子應帝王云。告我君人者以已出行。釋文引司馬注云。出行也。是未出於正。卽未行於正。不必形之於口。卽此心責而執此意。卽爲反以相傷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問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易子而教。不欲自責以善。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孰不至本也。○正義曰。禮記哀公問孔子云。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傷其本。枝從而亡。又云。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孟子此義。蓋本於此。言不過辭。行不過則。則能守身不陷於不義矣。會

子養會哲。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會哲死。會元養會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會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會子者可也。將徹請所與。問會哲所欲與子孫所

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會元曰無。欲以復進會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會子之法。乃爲至孝也。

將以復進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注云欲以復進會子也。此似不然。會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齋飲食之費以欺其親。從同下過所爲。且以情撥

之，既對無餘。而復以餘進其父。能無疑乎。能無怒乎。夫曰亡矣者。乃實無也。會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謂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者。會元不能。但道其賢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亡。非實有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會元之辭。言餘則無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之爾。按孔氏之說是也。孟子深於易。悉於聖人通變神化之道。故此篇首言行先王之道。而要之以道揆。蓋不獨平天下宜如是也。人倫日用。均宜如是。既明援天下以道。道何在。通變神化也。如父之教子。宜以正矣。有時而勢不行。則宜變通使易子而教。子之享親。宜其養矣。有時而問有餘。則宜變通使必曰有以養志。父子之間。且宜如是。何在而不可不揆以道乎。於父之教子也。曰夫子未出於正。於子之事親也。曰守身爲大。不失其身。則出於正。未出於正。則失其身。父當如是以教其子。子當如是以事其父。又兩章互發明者也。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會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會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適過也。詩云。

室人交徧適我。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就。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適。通至度也。○正義曰。諸本作政不足與問也。音義出足問二字。則趙氏本無與字。○注。適。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適。商頌殷武勿予禍適。箋云。適。責也。譎與適通。方言云。不相譎發。釋文云。譎謂責其過也。小爾雅廣言方言皆云。問。非也。方言云。格。正也。僖公二十六年穀梁傳云。人微者也。莊公十七年穀梁傳云。人者。衆辭也。下言大人。上言人不足問。則人兼微衆二義。故云時皆小人居位。小之言微也。皆之言衆也。文選盧子諫劉琨詩注。引韓詩章句云。尤。非也。說與尤通。故趙氏以非釋問。又以說釋非。或作非說。誤也。上二章言父子。此章言君臣。父子教子。必先自出於正。子之事父。必先不失其身。君之定國。必先正其心之非。而臣之輔君。必先自居於正。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臣之身無不正。以是輔君。而君心之非自格。非無不正。而國自安定。然則臣之德未至於大人。而徒見君位者皆小人而過責之。徒見政事之未善而非說之。不自覺其未正。而刺刺焉言君之不正。其乖謬抵觸。不相激而成禍不止。卒之人相傾軋。政益乖違。猶自以爲直爲忠。而予君以非。是未讀孟子者也。願非在君心而能格之。既未嘗過責其所用之人。又未嘗非就其所行之政。而曰能格。則是格也。非以言格之。非以貌格之。即以自修其身成大人。故能格之也。然則未能格君心之非者。亦自反己未爲大人可耳。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而君仁至定矣。○正義曰。何爲正。仁義。章指言小人爲政。不足問非。賢巨

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聞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注**。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

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疇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

死。可謂欲求其全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注**。虞。度至之譽。○正義曰。爾雅釋言云。虞。度也。莊

抱梁柱而死。釋文云。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以為魯人。○注。求全至毀者也。

○正義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外傳云。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倉則失哺。上

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

無勇。私也。遂驅車至門。聞鐘鼓之音。戰鬪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

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事亦載荀子義勇篇。廣雅釋言云。占。瞻也。占與瞻古通。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之難。申繚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裕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

與之皆死。杜預注謂侍漁為監取魚之官。侍之言寺也。寺之言司也。侍漁即可漁。即所謂東觀漁者。申繚音近。申繚蓋即陳不占。占之為繚。猶規之為窺。周秦人姓氏。往往記錄有異同。以聲音求之。尚可仿

佛耳。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白斯二者也。**注**。不虞獲譽不可為戒。○

戒不虞。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戒猶備也。趙氏本此。謂此不虞之譽。非可豫備致之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注**。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

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注**。人之至責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

說文人部云。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輕易其言。至於相違成災咎。則已晚矣。無責之時。先當自慎矣。章指言言出於身。馴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

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注**。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惑也。**注**。人之患

人師。○正義曰。禮記樂記論倫無處注云。患。害也。章指言不慎則有患。則此患字。正與上章責字同。易其言則有災咎。好為師則有患害。皆深切言之也。易其言。如於括韓非。凡好建白相傾軋

攻讐者皆是也。經云為師。如楊朱墨翟。凡立宗旨以傳授家業者皆是也。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

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君子至言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四句似與本章不甚合。恐有誤。似宜在前脚不及舌句下。按故曰二字承上。則非有誤。蓋趙氏以兩

章相貫而言。此好為人師之人。即易其言之人。皆由於不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蓋未能博學詳說。習先聖之道。而執其一端。自以為是。不顧其成。不知其害。用之於君父僚友。則輕易其言以為蹇

直。不學者依附之。又輕易其言而高談心性。傳播宗旨。入主出奴。及成門戶。始則害乎風俗人心。繼則禍於朝廷軍國。而或且曰。此正人。此君子。則不虞之譽也。以上三章相貫。趙氏牽連言之。

為知言矣。○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旁注。桐讀為儻。音義云。與童字同。按二語出揚子法言學行篇。司馬光集注。桐。側也。桐子側然未有所知之

時。則命於師也。孔韓本哉並作乎。按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五公子爭立。蔡人欲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此師字作樂字解。與此絕異。乎哉雖同一語助。不可改易。

樂正子亦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其

來見我。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而出此言。曰。子來幾

日矣。○孟子問子來幾日乎。○子來幾日矣。○正義曰下。趙氏以昔者為數日之間。數日。曰。昔者。

○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注。昔者至問也。○正義曰。恭辭謙答云。昔三后之純嘏

出。瑞言。故趙氏解為昨日。此上承幾日。則不止昨日。故以。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

數日之間解之。若昨日來今日見。尚不得為遲之又久也。○注。昔者往也。公孫丑篇。昔者辭以疾。承上明日

宜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思深意重也。曰。舍

館未定。○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館。客舍。○注。館。客舍。○正義曰。周禮委人。凡軍旅之賓

而來。既至齊。舍不相依而。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子聞見長

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樂正子謝過服罪也。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

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樂正子謝過服罪也。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



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責賢者備也。○正義曰。論語微子篇云。無求備於一人。求猶  
疏哀帝云。惟陛下留神於釋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新唐書太宗紀贊云。春秋之法。上  
常責備於賢者。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王草堂曰。樂正子不絕驩。或驩故以禮遇之。未可遽絕。  
原非失身。趙氏云。孟子譏  
之。責賢者備。此為得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  
 鋪啜也。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鋪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

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鋪啜也。注。學而至啜也。○正義曰。趙氏以食飲解鋪啜。於

指飲食也。楚辭漁父云。舉世皆濁。何不瀦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餉其糟而啜其醴。王逸  
 注瀦泥云。同其風也。注揚波云。與沈浮也。注餉糟云。從其俗也。注啜醴云。食其祿也。然則鋪

啜即與世推移同流從俗之意。向來說此章者。率謂驩本倖佞。樂正子必不從之。以求爵位。欲見其師  
 而資斧未充。因乘子敖之便。未免依附。又謂觀鋪啜二字。當時必有優僱可憑藉者。顧樂正子孟門

之賢者也。自魯之齊。亦非甚遠。何至以車馬資糧之乏而從子敖。且子敖雖便。豈能從堪而從之。  
 既可相從。必為相識。即偶從一相識貴人之便。為之師者。途直揭其醜。以為飲食之人。何至於此。

蓋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非偶然從其便也。是時孟子仕齊。出弔於驩。驩且嘗為輔行。驩之在魯。  
 必謬託為孟子之交。此樂正子所以識之也。以孟子道行於齊。驩又招之以禮。故從子敖之齊。此實

錄也。不知是時孟子雖仕齊。而道實不行。仕不受祿。久非其志。在孟子方將致臣而去。則樂正何  
 為貿貿而來。故以鋪啜言之。謂此來但為沈浮隨俗。不能行道匡正。非謂偶從子敖。途為飲食之人

之可賤惡也。趙氏得之。趙氏佑溫故錄云。或疑不過附便僭行。因以得見長者。則亦可謂之因。不  
 可謂之從。然既為長者來。即當直造師門。何勞別定舍館。知其說有不然也。凡言從者。皆彼為政

而我從之。子敖有納交孟子之心。或欲假諸徒以致其師。必將有術以動樂正。樂正章指言學優則仕。  
 子與子敖或故或新。其來見必有欲白之辭。孟子則一見斥之。又明揭其從子敖。

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置窮處。鋪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免置窮處。○正義曰。周氏

古本宋本足利孔本韓本並作免置。今從小字宋本。按詩周南肅肅免置鄭箋云。免置之人。賢者也。墨子曰。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正與詩意合。文選桓溫薦譙元亮表。免置絕響於中  
林。五臣注。劉良曰。免置。網也。詩曰。肅肅免置。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  
趙氏引此以見不當徒鋪啜之意。按趙氏謂仕以行道。道不能行。則當隱處。不可沈浮隨俗。與世

推移。是不以餽  
啜爲口腹也。

孟子曰。不孝有二。無後爲大。於禮有不孝者三者。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妻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注。舜不以告。權也。○正義曰。孟子之書。全是發明周易變通之義。道不行也。是也。告則不得娶。至於無後。故不告與告同。謂告。禮也。道也。不告與告同。則亦禮也。道明也。告而得娶而不告。與告而不得娶。皆非禮非道。於此量度之。則權之卽禮卽道明矣。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闡。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注。事皆至實也。○正義曰。仁

論。非其實也。孟子指其爲事親從兄。然則於此二者。有未盡。雖曰誠齋於仁義之名。皆虛妄矣。不知仁義之實。在此二者。非智之實也。知仁義之用。在斯二者。而不能力行。則所知仍虛而不實矣。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

文其禮敬之容。而中心樂之也。注。禮樂至樂之也。○正義曰。太過則失其節。故節之。大質。則無

斯二者。樂在斯二者。乃爲禮樂之實。凡實字皆指。禮敬之容。故文之。禮之爲節文。樂之爲樂。不待言者也。然節文在

事親從兄。仁義智禮樂之名。皆爲斯二者而設。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

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注。樂此至曲哉。○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注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詩序亦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嗷歎之。嗷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

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之事也。而必由事親從兄二者而生乃爲實。不從事親從兄二者而生。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非其實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爲達孝。會子申之以上老百姓與孝。上長長民與弟。爲平天下之大道。有子申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爲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爲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揚其說於是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何間獻王至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爲宗祀明堂。所以教孝。享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執鸞執節。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蔡文成以爲舞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獨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却不然。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之中。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也。又云。孝弟之量。原未易盡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其餘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值父子之變。甚者以身爲殉。不然者。棄家萑葦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尙多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尙待擬議。况樂乎。彼其繁寗悲歎。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卽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常履順而極其盛。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值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制。不足玷其麟趾。而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會閔。尙未足盡禮樂之實耶。會子以哲爲之父。處其當。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會子之發志。便是惡可已。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况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諸外也。仁義至外也。○正義曰。論語學而篇云。孝弟也者。其六。歌舞卽謂足蹈手舞也。言歌者。以樂記蹈舞爲歌言也。仁義智禮樂必本孝弟乃實。孝弟必依仁義智禮樂乃至。本末兼該。內外一貫。說仁義而不本孝弟。說孝弟而不極於禮樂。皆失之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罔舜不

以天下將歸己爲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罔舜以不順親爲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

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正義曰。禮氏以不順乎親。所以不得

子兩語。爲非人子。毛氏奇齡四書韻言補云。不與乎親。其不相能。如盧子教子類。順則悅之矣。即下文底節。所謂底致歡悅是也。悅親之由。全在愛能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正同。○注。底

致至定也。○正義曰。底。致也。爾雅釋言文豫。樂也。爾雅釋詁文。致樂者。由不樂而至於樂也。以父之頑如瞽瞍。而舜盡事親之道。卒能至於豫樂。則是天下無難事之親。凡其親不能致樂者。皆

人子於事親之頑未盡也。夫以瞽瞍之頑而致樂。則天下之事親者。皆由是而化。亦由是而定。定者。人子不得疑於父母之難事而不盡其道也。閻氏若瓊釋地又總云。余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

遜。往朝瞽瞍。變變惟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底蒙時候。較舜之身爲庶人。僅云不格

者。殊有淺深次第之不同。只觀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節。有稱不順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節。

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於獄之中事也。况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猶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

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娶。是君並不能得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

執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傳會之。概未嘗設身乎處

地。與焉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于姦惡。其格淺。親能諒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踰

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按尚書堯典云。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江氏榮集注音疏。述其師

惠松崖先生云。揚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尚書。則古尚書作艾也。艾養格至也。言舜能和

於弟。孝於親。厚以奉養。使不致於姦惡。爲孔本艾作艾。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

能養之。蓋孔穎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此說是也。克諧以孝。則

舜之和其兄弟以恰父母。於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稱。焉能變化其頑惡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

衆。私也。瞽瞍蓋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德義耳。既厚以養之。則已得漸所欲。

豈尚與人爭利而無預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可知舜之耕稼陶漁而

號泣於窮人者。均坐此耳。迨至踐帝位以天下養。而又能變惡齊慄。觀養其身。又悅其心。所以致

樂也。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大孝。舍厚養而但空言克諧。亦未必其卽諧也。菽水承歡。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况以會子養志於會稽。且須酒肉。則所以事親之道。可於是參之矣。章指。言以天下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惡。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也。○正義曰。昭公八年左傳。史趙云。自暴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寔德於遠。登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又未也。繼守者在齊。其兆既存矣。史記陳杞世家贊云。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居三代。及楚陳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



卷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注。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

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注。生始至始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

釋詁云。卒。終也。禮記曲禮云。大夫曰卒。孔氏正義云。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

平生。故曰卒也。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云。事卒為終。殯盡為斷。孔氏正義云。言但

身終功名尚在也。舜文王為天子諸侯。不當稱卒。其稱卒。為君子曰終之義。故以終言之也。○注

諸馮負夏至人也。○正義曰。諸馮不可放。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

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康成云。負夏衛地。索隱云。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

向書大傳云。馭於頓邱。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翟氏闢放異云。司馬遷伏生之意。似讀

孟子遷字。如益稷篇遷之。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陶。後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夏師敗績。湯塗從之。後伐三。存厥寶玉。諒伯仲伯作典寶。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

轍亭。三轍即三。由鳴條後伏三。則鳴條當亦不遠。其所在則未詳也。鄭康成以為南夷地名。

蓋檀弓謂舜葬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卒於鳴條。又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

淮南子主術訓。湯因桀鳴條。均與鳴條皆貫。故鄭意鳴條之在南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趙注不詳地

南巢即焦門。在今江南巢縣。均與鳴條皆貫。故鄭意鳴條之在南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趙注不詳地

所在之實而言名。又言負海。豈以為經負字釋乎。必無之理也。負海也者。明其地之負海也。夷考

負夏衛地。見檀弓注。鳴條見書序。史記則曰舜冀州之人也。古冀州直北位非東。亦未嘗近海。惟

青徐揚三州禹貢並言海。而徐揚之海在東南。惟青居大東。海在其北。故郡稱北海。海在北如負之

者然。趙氏蓋略聞諸馮之地之負海而未得其實。故緘而言之。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

說者以為即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相傳自古。就疑近是。凡言人地以所生為斷。

遷卒皆在後。孟子亦據舜生而言東也。由此以推。則知歷山雷澤河濱。與夫負夏壽邱頓邱之皆東土。

班班可攷。若河東之虞。蓋本舜祖虞墓之封。故書稱虞舜。史言冀州。猶後人稱祖籍標郡望

耳。然自漢以來。皆專主河東。於是諸馮。注意隱矣。按孔本作負。負海也。上負字衍。文王

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注。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吠夷。吠夷在西。故

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鄆鎬也。注。岐周至鎬也。○正義曰。

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徙郟。文王作鄆。顏師古注云。郟今岐山縣是。鄆今

長安西北界靈臺鄠豐水上是。文王生時尙未徙豐。岐在豐西而近於吠夷。闕氏若璩釋地續云。吠夷。

卽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引昔在大誓篇云。惟四月。天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律之上。此卽後出之大誓。合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九篇者也。趙氏時此篇尙存。故直引爲書曰云云。今見於毛詩周頌思文。正義所引僞孔傳所傳之大誓三篇。無此文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鄭與程鍾。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蔡臣貌。此而屨民。畢程氏以亡。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匡解曰。惟周王宅程二年。禮天之大荒是也。土地名字。後人多改从卩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於鄆楚之鄆。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鬻葬畢程。故成王葬周公於畢。以爲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於豐。而言卒於畢鄆。就據其葬地言之耳。劉氏台拱經傳小記釋畢鄆云。自來往孟子者。不詳鄆地所在。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關隴以爲木周之程邑。杜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十里。其西有畢陌。一名畢原。皇甫謐所謂安陸西畢陌。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爲畢也。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也。杜佑云。王季葬畢。循國內言之。秦秋昭九年傳。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言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是則岐也畢也。皆古之魏國也。周者。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言之。曰岐周。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之曰畢程。呂覽具備蓋云。武王嘗窺於畢程矣。畢程卽畢鄆。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則畢鄆之名之所起遠矣。又按畢地有二。其一文王墓地也。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縣鎬聚東杜中。而杜地志以爲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文王卒於畢鄆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其所同名。杜往相亂。杜杜於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剛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杜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魏書割折。具有明文。惟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葬於畢。用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自茲以降。莫不誤指秦陵。輕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誤所從來。非一世矣。趙岐注言畢文王墓。近於鄆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鄆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應程典。其後作邑於鄆。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魯於是乎存。因是往來舊都。而末年仍卒乎此。以簡事推之。昭然可見。卒於畢鄆。不言爲葬。而趙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何鄆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陸賈新語術事篇云。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兗。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此本孟子而以文王生東夷者對西兗言之。則岐周之地爲東也。鹽鐵論國病篇。賢良曰。禹出西兗。文王生北夷。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困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

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注。子產至度之也。○正義曰。子產。子國之子公孫僑也。陳氏厚

無諱。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云。成子。子產之諱也。其子思。思亦諱桓。豈以賢百之

故邪。淮南子泥論訓云。聽天下之政。高誘注云。政。治也。周禮地官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

聽其治。注云。聽謂平察之。尚書大傳云。諸侯不同聽。鄭氏注云。聽。議獄也。趙氏以聽為平察。故以政指訟獄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澗。曰澗水出鄭國。洧水出

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引括地志。以為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東逕鄆道元注

於溱水相鄰者。若丹水使水瀨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

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竊

以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諸溷。皆應繩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

不過偶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孟發即其事以深論之。禮記仲尼燕居云。子產治鄭。其母也。能

食之不能教也。注云。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家語正論解。子游

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

教。何翅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

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車即輿。鄭氏言乘車。此同之。乘車是所乘之車。

音義音剩。則讀為千乘萬乘之乘。非也。爾雅釋言云。濟。渡也。度與渡同。說苑致理篇云。景差

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輕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枉。此所記與孟子異。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困以為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困曰。此申明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之義。○注周十至梁也。○正義曰。國語周語單子云。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注云。天根。氐亢之間也。涸。竭也。謂霖霪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九月雨畢。十月水涸。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禮記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孔氏正義曰。農既收則當運輦。故法地治道。水上為梁。便利民之轉運。準此則季秋致梁。即十一月徒杠成。十月成梁。即十二月輿梁成。翟氏癩攷異云。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歲十月徒杠成。疏曰。孟子十一月。此作十月說誤。或所見本異。今注疏本繪注云。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與爾雅

注所引却合。然周正建子。夏正建寅。人人之所熟悉。安可以如是言之。舊本趙氏注。上自爲周十一月。下自爲周十二月。此舊書所以可貴。阮氏元校勘記云。周十月夏九月。閏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周十一月。推求文義。趙氏本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而經文本作歲十月徒枉成。十一月與梁成。後人亂之。而閏監毛本尙存舊迹。廖孔韓本則似是而實非也。周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凡曰歲終。曰正歲。曰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時也。凡言正月之吉。不曰歲。謂周正也。其例。今本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與國語合。按趙氏注明作夏九月夏十月。則其時之本。自是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仲尼燕居正義引孟子。亦作歲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則據閏監毛三本之十月十一月。而改趙氏爲夏八月夏九月。恐亦無確證。備錄如右。識者參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樅。水上橫木所以渡者。橋。水梁也。梁。水橋也。釋宮云。石杠謂之倚。孟子歲十月徒枉成。趙岐釋爲步渡。郭釋云。步渡衍。然則石杠者。謂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可行。非石橋也。凡直者曰杠。橫者亦曰杠。杠與樅雙聲。孝武紀曰。樅酒醱。章昭曰。以木渡水曰樅。謂蔡民醱釀。獨官開置如道路。穀木爲樅。獨取利也。水梁者。水中之梁也。梁者。宮室所以關舉南北者也。然其字本開水。則橋梁其本義。而棟梁其假借也。凡獨木曰杠。駢木者曰橋。大則爲破陀者。曰橋梁之字。用木跨水。則橋梁其本義。而棟梁其假借也。凡獨木曰杠。駢木者曰爲梁。皆今之橋制見於經傳者。言梁不言橋也。若爾雅隄謂之梁。毛傳石絕水曰梁。謂所以偃塞取魚者。亦取巨於水中之義謂之梁。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

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

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平。每人而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正義曰。

淮南子時則訓。平詞訟。高誘注云。平。治也。禮記王制云。齊其政。注云。政謂刑禁。論語爲政

篇云。道之以政。集解引孔曰。政。法教也。趙氏解平其政爲治政事刑法。以政卽刑禁法教也。極

梁不修。民苦冬涉。則政有違失矣。其道辟除人者。道字釋行字。說文彘部云。道所行道也。鄭氏

注禮記射義。儀禮喪服傳。皆云道猶行也。是也。音義出辟人云。丁張並音闕。亦如字。注辟除同。

又出卑辟云音避。周禮秋官條狼氏。掌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

是辟人卽辟除人。謂屏人使避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僻。辟也。辟者。法也。引申爲辟人之

辟。辟人而入避之亦曰辟。若周禮闈人。凡外內命婦出入。則爲之辟。孟子。行辟人可也。曲禮。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郊特牲。有由辟焉。包咸論語注。躓。盤辟貌也。投壺。主人盤旋

相似。自屏之者言。則閭人雖妻簫郊特牲是也。自退者言。則曲禮投壺論語注所云是也。辟之言邊也。屏於一邊也。僻之本義如是。然則辟除人與卑屏尊。字同義亦同。音義雖兼存兩音。音兩而義一也。俗以辟除之辟作調。辟尊之辟作避。非古義矣。以每人而悅之為欲自如恩以悅其意者。莊子入閭世。無門無毒。釋文壽。崔本作每。云貪也。漢書賈誼傳鵬賦云。欲者死懼。品庶每生。萬歲云。每。貪也。說文貝部云。貪。欲物也。趙氏以每為貪。以貪為欲。每人而悅。是貪於悅人。故云欲自如恩以悅其意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節正辨子產以乘賁濟人之無其事也。君子即謂子產。子產有君子之道者也。其為政使鄰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疆。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蓋能平其政。非務悅人。明矣。濟涉細事。本不足為執政輕重。而當執政經臨。與衛森嚴。律吏祗候。即有往來喧競。自當靜候軒車。必無辱觀聽。而煩左右者。大夫之乘。非小人所得假。其人既衆。豈一輿所能用。此必無之理。會子產而有之。而世徒妄傳失實。是則子產不知為政也。是子產將不得為君子也。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人君由正義曰。音義云。丁云由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通用。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

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巨緣君恩以為

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注。芥草芥也。○正義曰。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敵於兵。暴骨如莽。注云。芥草也。又云。草之生於曠野。莽莽然。故曰草莽。然則土芥謂視之如土如草。不甚愛惜也。孟子本諸逢滑。○注

臣緣至是也。○正義曰。趙氏以視為心。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宣王

相視。非形相視。故曰心之所執若是。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宣王

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如何。則可為服。注。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儀禮喪服。為

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云

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舊君傳云。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然則不致仕之舊君。有去國之舊君。致仕則君恩本未絕。故不特為君服。且為君之母妻服。若已去國則不絕。惟妻子仍居去國之舊。雖待放於郊。向未去國。乃為舊君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

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二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二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注**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遺此。則使人導之出竟。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仍收其田菜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注**華元爲右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宮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宜。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文公六年左傳云。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露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使先穀士會如秦。迎公子雍。七年左傳云。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朝相。則抱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與穆嬴。且畏備。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刺首。己丑。先穀奔秦。士會從之。十三年左傳云。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郤成子曰。賈季亂。其罪大。不加隨會能。賤而有取。柔而有犯。其知使也。且無罪。此華元奔晉。隨會奔秦之事也。○**注**。古之至服矣。○正義曰。昭公元年穀梁傳云。疆之爲言猶竟也。竟與境通。是出疆卽出境也。廣雅釋詁云。往。至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是往到也。史記國生列傳云。沛公麾下騎士。曠生里中子也。曠生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鄙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臣里中云云。卽爲之先也。莊子秋水篇云。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釋文云。先焉。先。謂宣其言也。此又先於其所往之先。與之同。故趙氏云。言其賢良。蓋先則有所宣之言。如二大夫之於莊子。騎士之於曠生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國監毛三本同。應本韓本作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孔本攷文古本作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田菜及里居。音義亦出田菜。菜當作采。大夫采地字。古書多或作菜。菜誤爲菜。作業則更誤矣。三者有禮。使人導之出疆。一也。又先於其所往。二也。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今

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注**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注**部云。搏。擊持也。山部云。擊。入家搜也。顏氏家訓引通俗文云。入室求曰搜。入其家室搜索而持執之。故知爲搏執其族親。族親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言。故入其家而索之族親。正釋搏字。其義精矣。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

具極格。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鄭氏不住。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慎戒有姦罪者搏執之也。亦未詳。按此姦邪。蓋指邪說左道之類。罪此邪人。必審慎得其實。既審得其實。則必搜索其家。執而禁之。聖人於國民致亂之姦邪。不姑息以遺患如此。孟子之搏執。非月令之搏執亦明矣。說文穴部云。窮。極也。論語真曰。窮。四海困窮。集注引包曰。困。極也。極是困窮。極之於其所往。即困之於其所往也。緣其所以困之之故。則云惡而困之也。尚書洪範云。鯀則殛死。釋文云。殛本作極。極。極於羽山。亦是困之於羽山。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蓋置鯀於東海。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之終死於是。所謂極也。此極之於其所往。蓋既不得如土會之復歸。又不能若賈季之送幣。且如商任之會。禁錮纒盈。使諸侯不得受。則所以困之窮之者至矣。是時臣之心。惟恐遺其荼毒。故擬之曰。鯀。非真如與曲沃之甲。轉身為亂賊也。禮記檀弓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注云。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惡傷其類。視

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鸛鵲蒙害。仁鳥曾遊。此之謂也。注。惡傷至謂也。○正義曰。士大夫為類而六等

與民為類。土居四民之首。則民下於士。故為下等也。引語者。漢書梅福傳云。成帝委任大將軍王

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讖刺鳳。為鳳所誅。福上書曰。夫鸛鵲遭害。則仁鳥增遊。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顏師古注云。鸛。鵲也。音綠。禮記中庸引詩鸛飛戾天。釋文云。本又作戴。阮氏元校勘記云。仁鳥增遊。闕盜毛三本同。唐本孔本韓本增作會。作會是。會。高也。章

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注。君子至濟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幾者動之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某聞之

也。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獨得回漁。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為法。故必從之。注。君仁至不義。○

臣格君心之非。明人臣當自脩其身。此章指言君以仁義率眾。孰不順焉。上為下效也。注。上為下效也。○

言人君自格其心。明人君當自脩其身。此章指言君以仁義率眾。孰不順焉。上為下效也。注。上為下效也。○

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若禮而非禮。陳質妻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爲也。

**注**。若禮至之也。○正義曰。若。猶似也。似禮非禮。似義非義。皆繁露五行相勝篇云。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問治國之要。曰。在仁義而已。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此拜妻之證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本陳質。亦作賈。按孫志祖云。長讀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按古事相傳。名姓往往各異。如虞慶之爲高陽離。蓋胥之爲古乘。此營蕩之爲陳質。亦其類耳。○注。藉交報仇是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史記貨殖傳云。閻巷少年。借交報仇。篡逐幽隱。實皆爲財用耳。游俠傳云。郭解少時除賊。以驅借交報仇。漢書朱雲少時。通輕俠。借交報仇。師古注。借。助也。音子夜切。○注。藉交報仇。借交也。○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云。夫禮所以制中也。表記云。孫公音義。藉。慈夜切。義與借同。則藉交即借交也。○注。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正義者天下之所以折中。○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云。夫禮所以制中也。表記云。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正義者天下之所以折中。文選羽獵賦云。不制中以泉臺。注引韋昭云。制或爲折。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

**注**。中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和也。中和居六德之首。周禮鄉大夫與賢者能者。注云。賢者有德行。履中和之氣所生。則有德行。有德行故謂之賢。說文員部云。賢。多才也。老子云。不尚賢。王弼注云。賢猶能也。然則中才皆得謂之賢。故下承言賢父兄。兼中與才而言也。趙氏以中爲賢。下亦云賢者養育教誨不能。不能即不才。則賢者亦兼指才而言矣。○注。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正義曰。淮南子汎論訓云。天下雄俊豪英。注云。才滿千人爲俊。禮記王制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月令云。命太尉贊傑俊。注云。傑俊。能者也。天官太宰。四日使能。注云。能。多才藝者。國語晉語云。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注云。能。才也。○注。有此賢者至己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優成長之。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馬融注堯典教育子云。胃。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爾雅釋詁云。育。長也。馬亦讀胃爲育。孟子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育即堯典之教育。教育連文。育即是教。此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即是中也教不才。才也教不才也。注云。樂父兄之賢以養己。即是樂父兄之賢以教己也。故趙氏以育釋養。又以教誨釋養育。下言訓導。訓導亦教誨也。禮

卷八 離婁章句下

三三五

記內則云。獻其賢者於宗子。注云。賢猶善也。以賢教不賢。是以善教不善。則不善者進之以善。賢既得兼才能而言。則以賢教不賢。亦是以能教不能。則不能者亦進之以能。上云有此賢者。下云教誨不能。進之以善。互發明之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寸。注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注不養

至愚矣。○正義曰。諸本作不養其所以當養。廖本無以字。是也。子弟之不中不才。父兄下當教也。棄而不教。是未知當教也。以子弟為父兄所當教而且不知。是亦近于愚矣。○注。如此賢至分寸。○

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覺作較。非。按音義出相覺。丁云義當作校。蓋覺即校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盧氏文昭鍾山札記云。覺有與校音義並同者。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云。今就

校人職相覺甚異。趙岐注孟字中也養不中章。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又富歲子弟多賴章。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總漢書律孫志中。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愈遠。日月宿度相覺。侵

多。晉書傳元傳。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所覺倍倍。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凡此皆以覺為校也。後人有不得其義而致疑者。更或輒改他字。故為詳

證之。說苑辨物篇云。十分為一寸。趙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政乃歸自然。氏連言分寸。明此寸謂十分之寸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人不為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正義曰。有不為。是介然自守。行己有恥。趙氏以不為苟得解之是也。義可為乃為之。義所不可為則不為。人能知擇。故有不為者。有為者。讓千乘仍是不為苟得。趙氏以讓千乘為有為。故云義乃可申。苟子

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入乎耳。出乎口。鉤有

頰。窮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鄒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趙氏以不為為不為非義。蓋本於此。

章指言貴賤賤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至愚

何。○正義曰。孟子距楊墨。比之為禽獸。正所以息其無父無君之惡也。若言人之不善。而轉貽將來之患。則患不在人之不善。而轉在吾之言矣。是當密而慎之。章指言好言人惡。始非君子。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不為。是介然自守。行己有恥。趙氏以不為苟得解之是也。義可為乃為之。義所不可為則不為。人能知擇。故有不為者。有為者。讓千乘仍是不為苟得。趙氏以讓千乘為有為。故云義乃可申。苟子

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入乎耳。出乎口。鉤有

頰。窮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鄒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趙氏以不為為不為非義。蓋本於此。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爲己甚。泰過也。○○仲尼不爲己甚者。○正義曰。

郝敬孟子說解云。孟子不見諸侯。而齊梁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薛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悍怒。故去齊三宿。廉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賈於墨。不問以異端而吝其教誨。其告君也。○○固亦可。臺他鳥獸亦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貴。政不足間。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謗。不獨於魯而未怨其沮己。以王驥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論疑立解。宛然若孔子待闕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爲監。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己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其鋒鋦太露。何歟。章指。言論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果能也。大人杖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大人杖義。○正義曰。諸本作仗。孔本作杖。當爲杖。說文本部云。杖。持也。漢書高帝紀云。杖義而西。○注云。杖亦倚任之義。○注云。義有至隱也。○正義曰。論語子路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呂氏春秋當務篇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注云。有不至友也。○正義曰。趙氏以能釋果。見梁惠王篇。禮記中庸云。果能此道矣。○注云。果。猶決也。果能二字連文。是果即能。果義爲決。能義亦爲決。周禮春官大卜。五曰果德。云果謂以勇決爲之。此云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疊能得果三字。不果行即不得行。不得行即不能行也。禮記曲禮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注云。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讎。孔子正義云。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白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亦不許友以死耳。論語子路篇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集解引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陽貨篇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集解引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又云。惡果敢而窒者。○○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注云。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是也。嬰兒無知。大人頓變。其相異遠矣。趙氏雖存兩說。章指則以前一說爲定。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則誠意莫如赤子。而赤子非能格物以致其知者也。此可以見人性之善。而吾人之學。必先於格物以致其知者何也。蓋以意誠誠矣。意之誠誠。如赤子之无妄矣。而卒不得謂之爲明明德者。無所不知之誠。赤子之誠。一無所知之誠也。故赤子之誠。雖與聖人之誠。通一無二。而赤子之爲赤子。則不必其皆爲聖人。然則使赤子中有生而能爲聖人者。亦必不能不格物致知。而徒恃其一無所知之誠。以造乎其極也。此吾夫子所以終其身於格物致知。而至於七十。乃自信其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此古昔聖人。所以緣人情以制禮。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必待其人而後行者。待此格物以致其知之人。乃能於獨見獨聞之時。慎之又慎以造其意而識之。而於是乎能行此禮也。此之謂明明德。而大異乎赤子一無所知之誠矣。按程氏主後一說。而亦疑赤子之心不可以擬大人。故爲之分別而申言之。康誥言如保赤子。上承惟民其舉棄咎。下接惟民其康乂。孟子因墨者夷之。引此而解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蓋以墨氏無知。下接惟民其康乂。禮記大學引此。釋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氏注云。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皆以保之養之言。說苑貴德篇云。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此正所謂不失赤子之心也。荀子臣道篇云。若叔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饑人。故因其權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此且以比暴君。未聞赤子之心可以比大人也。孟子方言不爲己甚。爲義所在。所以發明聖人頓變之旨。豈取一專一未變化之赤子而擬之哉。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以嬰兒。此亦自比愚人之無知。識聖人之樸散。爲老子清淨之宗。與孟子正相反者。此趙氏又一說之義也。人之爲赤子。猶天地有洪荒。伏羲以前。無三綱六紀。飲食男女之事。與禽獸同。自伏羲定人道。而乃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人道不定。天下大亂。可推而知也。莊子繕性篇乃云。古之人。在混沌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豈知晦芒惛惛之初。八卦未畫。四時何由而節。儻佃之利未興。弧矢之威未作。人與鳥獸相雜。其靈於鳥獸者凡幾。不知粒食。其疾病疢毒於鳥獸。羸塊之肉者又凡幾。而謂之不傷不夭。不亦妄乎。赤子之無知。故匍匐可以入井。必多方保護之。教誨之。自桑弧蓬矢。方名六甲。就外傳。入小學。以至博學無方。乃能知類通達。確立而不反。若失而不教。則終於愚而無知。吾見若而人者。人詐之而莫悟。衆擗之而弗酬。衆共以爲愚。可謂不失其赤子之心矣。卒之文字不能通。農商不成就。衣食不能自力。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保。自轉死於溝壑。彼老氏之徒。乃以爲真樸未散。不亦慎乎。夫老莊之徒。非不學者也。學而不能知聖人之道。故爲是敲辭耳。於是受其說者。以爲不必博文。不必好古。不必審問而明辨。葉靜其心。審其心。守其心。則不失乎赤子之心。而卽爲大人。於是儻人匠賈。皆可自命爲聖賢。相習成風。其禍於天下。與吃菜事魔者等矣。夫孟子所謂大人。卽易之利見大人也。前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

非。故申言其所以爲大人者如是。一則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再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又云。不失其赤子之心。後又云。正己而物正。高出乎事。吾人安社稷。達可行於天下之上。而豈擬以無知之赤子哉。大人以先覺覺後覺。以先知覺後知。不以己之聖而忘人之愚。不以己之明而忘人之闇。如羲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惟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正己而物正。孟子蓋深於易。而此其發明之者也。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

事。送終加禮。則爲能奉大事也。爾養生至大事。○正義曰。由養志而申言之也。爾禮倉人。凡國之大事。

屬。少儀云。喪俟事不植弔。注云。事朝夕哭哭時。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說文史部云。事。職也。謂人子之職。惟此爲大。

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造致也。言君子問學之法。欲深致極竟之

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爾造。造致至有之也。○正義曰。鄭氏注禮記周禮儀禮。皆云

云。飲食不致味。注云。致。極也。楚辭諫諫云。又何路之能極。注云。極。竟也。趙氏以致釋造。又以極釋致。以竟釋極。下資之深。解爲得其根。則深爲深淺之深。異於略觀大意不求深解以終其

學。趙氏以問學之法表明之。卽下章博學詳說之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論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我

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然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於聖智。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故不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此皆精於道之謂也。按易繫辭傳云。夫易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遍

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造。卽極深也。以道。卽研幾也。自得則遍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反復變通者也。博學而不深造。則不能精。深造而不以道。

則不能變。精且變。乃能自得。自得乃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爲至神也。非博學無以爲深造之本。非深造無以爲道之要。非自得無以爲到用之權。讀書好古而能自得之。

乃不空疏。不拘滯。而示之以深造以道。又申之以博學詳說。兩章牽連互發。趙氏以問學之法標之。可謂知言矣。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

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注。居之安。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

注。居之至之也。○正義曰。此節發明自得之義。小爾雅廣言云。諸。取也。禮記孔子閒居云。必達於禮樂之原。注云。原。本也。爾雅釋詁云。逢。遇也。雖生知之聖。必讀書好古。既由博學而深造之以道。則能通古聖之道而洞達其本原。而古聖之道與性相融。此自得之所謂知性自有之也。如性自有之。故居之安。凡之字皆指所學而言。未能自得。則道不與性融。不能通其變而協其宜。道與性融。性與道融。故居之不安。既自得而居之安。則取於古聖之道。即取乎吾之性。非淺襲於口耳之間。非強擬於形似之迹。故資之深也。至於資之深。左取而左宜之。右取而右宜之。無不逢其原也。左右者。兩端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即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學而不思則罔。罔者。不能自得之也。思而不學則殆。殆者。空悟而本無所。居則不安也。深造德於心之虛。以道憑於學之實。得之。得此道也。思而不學則殆。則學洽於思。居之。居此道也。居之安。則思融於學。舍學而言恃心。舍心而守學。兩失之矣。章指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

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注。學必至臻也。○正義曰。根原即根本也。孔本作根源。非是。物來能名。迹。終始可述。管子弟子職云。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子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注。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

注。博。廣。至言之也。○正義曰。鄭氏注周禮儀禮。多以廣釋博。荀說。說釋也。詩衛風氓箋云。詹可說也。箋云。說。解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其約。高誘注云。約。要也。少也。廣學則無不學。大戴記會子立身云。博學而居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趙氏本此。以微言即詳說。微有二義。一幽隱。一纖細。言幽隱。則輕淺者不易解。言纖細。則高簡者不層解。悉其微言而說之。則盡其幽隱纖細之言而解釋之。要即根原也。不博學而徒憑空悟者。非聖賢之學。無論也。博學而不能解說。文士之浮華也。但知其一端。則破而非要。但知其大略。則淺而非要。故必無所不解。而後能知其要博。詳與約相反。惟博且詳。反能解得其約。舍博且詳而言約。何以能解。中鑿時專篇云。道雖要博。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趙氏云。不能盡知。則不能要言之。得之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得其至當。阮氏元會子注釋云。孔門論學。首在於博。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達巷黨人以博學深美孔子。孔子又曰。博學之。審問之。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按孔孟所以重博學者。卽堯舜變通神化之本也。人情變動。不可以意測。必博學於古。乃能不拘一端。彼徒執一理以爲可以勝天下。吾見其亂矣。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注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

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注以善至心服矣。○正義曰。趙氏解善服爲威力。養爲仁恩也。兩善字皆虛活。近時通解善卽指仁。章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注五伯服人。○正義曰。音義出五伯云如字。丁云。伯者長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注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義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于不善之實也。注凡言至實也。○正義曰。說文

出口爲言。言謂言語。言語中有所謂不祥者。頓言也。爾雅釋詁云。祥。善也。說文示部云。祥。福也。禮記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積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祥善福三字義相近。章指以蒙顯職爲不祥。則以善釋祥。固以福爲善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當其位。注云。當。直也。趙氏以實不祥二字連屬。謂人每言不祥。不過空泛言之。無有指實其所以不祥之處。試爲按之。不祥之實。惟蔽賢者與相直也。蔽賢爲不善之實。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職。故謂之不祥也。注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職。○

正義曰。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云。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職。古之道也。亦見說苑叢說篇。鶡冠子道端篇云。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晏子春秋諫下篇云。國有二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亦見說苑君道篇。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注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

之取爾。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注。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乾可立待者。以其無本故也。注。故也。○正義曰。論語里仁為美。苟志於仁矣。集解引孔曰。苟。誠也。禮記月令。季夏之月。水潦盛昌。大雨時行。仲秋之月。水始涸。見雨集在周八月夏六月也。乃孟秋之月。亦備水潦。蓋夏至之後五六月間多大雨者常也。或秋霖不時而至。亦所當備。孟子奉周朔。舉其常耳。澮大於溝。此言大溝小澮當有誤。程氏瑤田錫藝錄澮澮理小記云。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澮。澮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澮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按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折之百畝。以為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城橫。城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間。夫間。東西之間也。其南北之間。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疆。不可謂二十夫之間。

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序贛州本也。

故變問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千澮。澮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澮也。澮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澮。而橫承十澮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澮。故曰萬夫有澮。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澮。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二萬夫間之澮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爲溝澮。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澮。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俱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澮焉。按澮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澮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澮。故澮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澮。澮在屋間。非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澮入夫爲一澮以受水者。此所以別夫間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澮者夫間小溝釋之。澮非不在夫間。而記變是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澮人之文矣。澮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澮。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間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間之稱。澮十井之縱者。其縱亦澮之在屋間而受水者也。溝十之。含百井爲成一。十澮之水。咸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間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間。命之曰兩山之間。以例澮在同間。澮在成間。溝在井間。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况夫間爲兩夫之間。人所共知。遙相疏證。辨惑析疑。舊聞舛互。咎安辭哉。是故萬溝之田一澮。界兩同之間。萬夫之田十澮。納百澮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於川之文。而萬夫有川。但準澮水十澮之目。形體之端緒不同。標錄自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澮縱澮橫。溝縱澮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故曰說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惟吾子戎車之利也。此澮縱爲東畝。澮橫爲南畝之確證。澮入匠人之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澮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夫間縱者。但分其界而無澮又不明澮入夫間之澮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而後世解斯記者。亦由不明田首之澮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與澮入夫間之澮同其實。而橫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問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強以屋間之澮。當井間之溝。以井間之溝。當成間之澮。以成間之澮。當同間之澮。而以同間之澮。當兩山之間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澮。不得不十倍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神禹之治水也。嘗澮澮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川。卽澮。二水爲澮。卽澮。衆水爲川。及其盡力於溝澮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縱深之等。不足以盡疏濬之理。而奠萬世農業之安。於是由川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澮。而溝。而澮。乃以承夫百畝中之澮。夫然後一旦雨集。以大受小。澮相承焉。不崇朝而盡達於川矣。其承澮者名之爲澮。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澮之。易爲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暢之義。澮。葬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澮。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澮。會意



是人道。論語微子篇云。而亂大倫。集解引包曰。倫。道理也。則人倫又卽人理。楚辭懷沙云。孰察其撥正。王逸注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高誘注皆云。察。知也。知。卽識也。庶物。卽禽獸也。明於庶物。知禽獸之性情不可教之使知仁義也。同此飲食男女。人有知則有倫理次序。察於人倫。知人可教之使知仁義也。舜。君子也。庶民不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去之。舜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存之。性本知有仁義。因而存之。是由本知之仁義行也。若禽獸性本不知有仁義。而彊之行仁行義。則教固必不能行。威亦必不能制。故庶民不知仁義者。君子教之使知。則庶民亦能知仁義。庶民知仁義而行之。亦是由仁義行。非彊之以所本不能知。而使之行仁義也。此庶民所以異於庶物也。明庶物察人倫。始於伏羲氏。其時民全不知有人倫之序。同於禽獸。直可謂之昧。不可謂之去。人道既定。庶民雖愚。皆知有人倫矣。故其不仁義也。非昧也。是去之也。舜明之察之。通變神化。使之由仁義行。由卽民可使由之之由。是時民皆知有仁義。而莫不曰行仁。莫不曰行義。以仁濟其不仁。以義濟其不義。蓋行仁義正所以去仁義也。由仁義行。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則百姓日用而不知。乃正所以存仁義也。此孟子所以不稱伏羲氏而稱堯舜也。

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漢書匈奴傳。孝文後二年遣匈奴書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

拜讞言。旨酒至讞言。○正義曰。戰國策魏策云。梁主魏嬰。饒諸侯於苑臺。酒酣。請魯君舉

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引書詩見公孫丑篇。湯執中立賢無方。湯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

伊尹以爲相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左右就養無方。內則云。博學無方。注

成制象。是聖臣皆也。注云。齊。疾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辛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

響之應聲。無方無常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此以無常爲不滯於一隅。則兼方所之義言之。

論語八佾篇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此方固指方所。而鄭氏亦訓爲有常。趙氏以無方爲不問

其從何方來。是以方爲方所之方。云惟賢速立之。卽荀子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謂。是兼以無方爲無常

矣。蓋執中無權。猶執一之害道。惟賢則立。而無常法。乃申上執中之有權。無方當如鄭氏注之爲

無常也。史記殷本紀云。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致於王道。趙



言。與趙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錄未

盡。尙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注。視民至擾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

注如傷。恐驚動。與趙注雍容不動擾也。正合。彼居氏春秋分職篇云。天寒起役。恐傷民。注云。傷。病也。文王視民如有疾病。凡有疾病之人。不可動擾。故如傷為不動擾。因不動擾。故雍容不急迫也。

○注。望道至紂也。○正義曰。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云。先生又見客。顏師古注云。見倫至也。白虎通歷述帝王之號。自伏羲定人道。祝融屬續三皇之道。顛頊專正天人之道。舜能推信堯道。夏者

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當明為中和之道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又云。王者受命。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諒無道。趙氏之意。謂紂無道。諒之所以致道。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故望道而未至。道即命也。天命已在文王。而不代殷有天下也。近時通解有二。一謂文王以紂在上。望天下有治道而未之見。此仍趙氏義而稍變者也。一讀而為如。謂文王愛民無

已。未傷如傷。望道。武王不泄彌。不忘遠。泄。狎。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近謂朝臣。遠

謂諸侯也。注。泄狎至侯也。○正義曰。方言云。蝶。狎也。說文女部云。蝶。續也。荀子榮辱篇云。橋。泄者。人之殃也。注云。泄與蝶同。泄本發洩之洩。通於蝶。故以狎釋之也。爾

近。爾雅釋詁文。說文辵部云。遺。亡也。心部云。忘。不識也。詩邶風綠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是忘即遺亡也。武王以太公望為師。周公且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

緒業。說苑載其問太公。賈子新書載其問王子且。問王子且。管子載其問炎度。觀兵孟津。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粟。此皆不泄彌之事也。是彌謂朝臣也。

牧誓告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鬻微盧彭濮人。大傳言牧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新于社稷。奠于牧室。率天下諸侯。豆蓬。駢奔走。史記言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封先聖王之後。封功臣謀

士。此皆不忘遠之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也。仰而思

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周公至待旦。○正義曰。細審此章之指。云兼三王。明三王不

也。禹承堯舜之後。天下乂安。則易生驕佚。故惡旨酒好善言。以通其變。夏之末。必各執偏意。而用人拘以資格。故湯執中立賢無方以通其變。商紂之初。民傷已極。而天眷未更。故文王但愛民

以輔救之。守臣節以帥天下諸侯。則所以通其變於湯之放桀也。武王時。紂益無道。故不泄彌不忘遠。修己以安天下。則所以通其變於文王之服事也。凡三王之事。皆各有合。至周公成王。成文

武之德。其時又異於禹湯文王之時。則所以合不合者。非思莫得也。三王四事。先王之法也。有不合則思所爲以道揆也。堯舜以道變神化治天下。爲萬世法。孟子歷述禹湯文王周公以明之。皆法堯舜之變通神化者也。紅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伏生大傳。則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遺。以施於春秋冬夏。據此。則孟子所言三王謂天地人三統。四事。謂四時之事。是則帝王出政。必參乎三才。合乎四時。按參三才合四時。亦損益通變之義。○注。已行有不合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已行有不合。世括本廖本孔本攷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世作者。韓本作也。韓本是也。○注。仰而思之參諸天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仰則觀象於天。詩大雅雲漢云。瞻仰昊天。列子黃帝篇云。中道仰天而歎。故以仰爲參諸天。按自下望上爲仰。自後觀前亦爲仰。此仰思。蓋卽謂仰舉三王。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注。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

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注。王者至秋作。○正義曰。顯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王迹拾遺序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然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也。鄭伯虢公爲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虢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賦車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

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借王師伐魏。二邾本附唐也。進爵而爲子。險辭也。本列侯也。降爵而爲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於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於夫人。虎牢已兼弁於鄭。仍奪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赫然與師而致討。衛朔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虢公奉命誅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與城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賢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日後苟買且爲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爲王敵愾者。而傳王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竊賂。獎篡弒。三綱盡矣。嗣後王室益微。遂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溫原賜晉。舉增函之險固。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而陵夷衰微至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頽子帶子朝。迭亂王室。黷數勤諸侯之師。蓋齊家之道有闕。政本不脩。皇綱陵遲。君子閔焉。獨能憑藉先靈。稱述租制。折服強暴。若襄王拒請隴。定王詰登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卻強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控駢蹄之馬。嗚呼。其難哉。楊氏椿與顧棟高書云。竊嘗論春秋家之弊。在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罪。桓文時天命未改。周室已衰。陵夷至於敬王。然後王迹熄者。桓文之力也。故孔子仁管仲而正齊桓。孟子生戰

國。王者之不作已久。生民之憔悴已甚。齊宣有其地有其民。而不行王政。僅僅以桓文爲問。故孟子斥之爲不足道耳。要之桓文正未可輕貶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蓋自隱五年王師伐翼代曲沃。至莊六年救衛。未嘗無征伐之事。而是非倒置。喜怒失當。故號令不行。每戰輒敗。莊十四年。諸侯伐宋。齊桓請師於周。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自

卷八 離婁章句下

三三七

是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之。諸侯亦遂無敢抗者。定四年。劉子會召陵而後。成桓公之會。侵鄭。單平公之會黃池。皆不復見於經。蓋霸者之事。即王者之迹。霸者亡而王迹熄矣。顧氏鎮廣東學詩述熄詩亡說云。孟子歷敘羣聖之事。而以孔子作春秋繼之。迹熄詩亡。著明所以作春秋之義。蓋自鄭康成曰不能復雅之云。而范甯序穀梁。遂謂列黍離以國風。齊王德於邦君。然考趙岐注孟子。則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任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愚竊以為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預於迹。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莫據。即迂仲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守述職。巡守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史陳之以考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迹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為芾來同。捷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盛。爛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泊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託春秋以彰褒貶。所以存王迹于筆削之文。而非徒春秋於風雅之後。詩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容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魯頌亦當傳世。則愚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與無也。趙氏佐溫故錄云。注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不用雅亡風降之說。獨為正大。而向來罕述之者。晉之乘。楚之檇杌。

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檇杌者。露凶之類。與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公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晉之至之矣。○正義曰。萬氏斯大學春

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衍出奔。此以變為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為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檇杌。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蠱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皆之弒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與必不書人書僣。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按昭公十二年公羊傳引孔子之言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此與孟子所述略同。其云有罪者。則括知我罪我



以孔子稱有罪為聖人德威尙謙。故自名。論語述而篇言竊比於我老彭。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亦自謙之辭。此云某竊取之。既自名。又稱竊。故云亦聖人之謙辭也。○正義曰。毛詩序云。發言為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正義曰。毛詩序云。發言為公羊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云。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致政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元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子為大德。小人為大凶。其善惡之氣。流于後世。猶水之潤澤。近時通解以君子為聖賢在位者。小人為聖賢不在位者。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

諸人也。○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紅氏承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章指言五世一體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紅氏承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章指言五世一體。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正義曰。方

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錯傳云。跌而不振。注云。跌。足失據也。又揚雄傳解。○正義曰。方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正義

無死。以入解取與死。一事可出可入。謂取可無取亦可。是事之兩可者也。○正義曰。趙氏以出解無取無與與死亦非惡。但既可以無取。可以無與。可以無死。故取與死則傷廉。惠勇之名。可以取可以無取。故取

取則傷廉之名。此廉士所知也。亦人所共知也。若可以與可以無與。則忠厚長者。豈不以必與為惠乎。若可以死可以無死。則忠臣烈士。豈不以必死為勇乎。而不知其傷惠傷勇。正與傷廉者同。傷廉不得名為廉也。傷惠傷勇。不得名為惠名為勇也。說苑權謀篇引揚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趙氏之義本此。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

金仁山謂此必戰國之世。豪俠之習勝。多輕施結客。若四章指言廉勇惠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烈士病豪之類。刺密輕生。若荆聶之類。故孟子為當時戒耳。

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列士病諸。○正義曰。韓本攷文古本作列。孔本作則。列是也。周禮算經傳三卷。見禮書經籍志。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魏莊子云。夏有窮君之號。孔氏正義云。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古司射之官多名羿。故韓氏明此羿為有窮后羿。非他司射者也。引春秋傳。即襄公四年左傳。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楚辭離騷云。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促又貪夫厥家。注云。促。寒浞。羿相也。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嬖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混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是左傳所云家衆即逢蒙。左傳不詳言其姓名。孔氏正義云。家衆。謂羿之家衆人反羿而從浞。為促殺羿也。史記龜策傳云。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蓬門。獲解云。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敞七略有蓬門射法。荀子王霸篇云。羿蓬門者。善服射者也。注云。蓬門即逢蒙。學射於羿。呂氏春秋具備篇云。今有羿蓬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高誘注云。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蓬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淮南子原道訓云。重之羿逢蒙子之巧。高誘注云。蓬蒙。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蓋蓬門一音之轉。蒙即門。裴淵引此作逢蒙門子。衍一門字也。列子湯問篇云。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孟子曰。是

亦羿有罪焉。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

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孺子至瘡疾。○正義曰。孺子為

鄭人所使。故知是鄭大夫。庾公為衛人所使。故知為衛大夫。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衛公出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庾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

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公孫丁授公鞬而射之。貫臂。注云。子魚。庾公。孔氏正義云。孟子云云。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

卷八 離婁章句下

三四一

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辨士之說。或當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鄭人使子  
 濯孺子侵衛事。左傳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學射於庾公。非庾  
 公差學射於尹公佗。其中或射或不射。卽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同多類此。  
 按此知孟子未見左傳。則左傳固晚出之書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說有難盡解者。孺子今日我疾作  
 注。何必知是瘧疾。殆以言今則有時。言作則有止。疾之以日作止者。瘧是也。然疾儘有偶然一作。  
 與年月一作。多日不作而作者。安必其獨瘧乎。按書金縢王有疾弗瘳。史乃祝册曰。惟爾元孫某。  
 懃厲虛疾。某氏傳云。虛。暴也。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厲。作也。虛古瘧省。月令民多瘳疾。月  
 令在孟秋。注云。瘳疾寒熱所為者。今月令瘳疾為厲疫。蓋瘳疾寒熱暴至。故名瘳。諸凡暴至之疾。  
 均可謂之虛。昭公十九年左傳。許悼公瘳。此瘳亦是暴至之疾。與武王之懃厲瘳疾正同。孺子若  
 素有恒疾。則知其期。不當彼來侵鄭。突然疾作。知是暴疾。故以虛疾明之耳。瘳卽虛也。問

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御僕也。孺子曰。吾必生矣。  
 注。僕御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出車召彼僕夫傳云。僕夫。御夫。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也。文選思元賦云。僕夫儼其正策兮。舊注云。僕夫。謂御車人也。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知我是其道本所

出。必不害我也。  
 注。知我是其道本所出。○正義曰。莊子庚桑楚云。出無本。郭象注云。儼然自生  
 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原卽本也。凡授  
 受相承。皆有其始。故斯學於他。他學於孺子。為其所出之本始也。

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  
 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

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  
 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拜之罪。假

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  
 注。禮射至反兮。○正義曰。毛詩齊風猗嗟云。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傳云。四矢乘矢。總云。

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發乘矢而後反。反是復射。庚斯發四矢而還歸於衛。不追穉子。故趙氏以去解之。云禮射四發而去。謂既去矢。乃以禮射四發其矢而歸去。引詩以證四發爲禮射。至詩之反覆反覆其正鵠之故處。與反去不復。趙氏引之。非以詩之反射庚公之發四矢而反也。儀禮大射儀云。司馬師坐乘之。注云。乘四四教之。傳禮云。乘皮鼓。注云。物四曰乘。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注云。乘壺。四壺也。方言云。四歷曰乘。凡四皆爲乘。是乘爲四也。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獲患。是故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墜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管

盛德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西施見管子。故趙氏以爲古之好女也。周氏補中辨正云。西子卽西施。魏邦基墨莊漫錄云。管子在魏。吳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管子之美人以爲名邪。按管子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人好事者所加。其稱加西施。或是後人附益。然莊子言與西施。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稱西施。則又似古有此美人。而後世相因。借以相笑。如善射者皆稱羿之類。○注。蒙不潔其臭。○正義曰。賈誼新書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今以二子村而蒙惡感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淮南子脩務訓云。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密廣風。蒙緇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睨而掩鼻。此本孟子而衍之。尚氏注云。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睨視掩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趙氏言好巾帽蒙其頭。亦本淮南爲說。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黿皮。注云。黿。冒也。說文曰部云。冒。蒙而前也。考工記緇人凡冒鼓。注云。冒。蒙鼓以革。黿黿稱名。稱百飾云。指。冒也。從書。鶴不疑。著黃冒。注云。冒所以覆其首。是蒙爲冒。而冒卽指。故以巾帽釋蒙字也。

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淨潔。可以待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善也。惡人醜類者也。○正義曰。書供範六極。五曰惡。鄭氏注云。惡。貌不恭之謂。貌恭則容。容。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莊子德充符云。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郭象注云。惡。醜也。釋文引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也。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高誘注云。惡。醜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禮蔑惡。又云。昔賈大夫惡。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俯仰。皆指貌醜。此惡人對上西子。知爲醜類者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



惟義為常也。明當脩飾。○正義曰。鹽鐵論殊路章云。蒙以不潔。鄙人掩鼻。惡人感飾。可以宗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注。言天至之性也。○正義曰。曲阜孔氏所刻趙氏注如此。其義明白可

見。故即苟求其故之故。推步者求其故。則日至可知。言性者順其故。則智不鑿。易文言傳云。利

者義之和也。荀子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順。修身篇云。以善和人者謂之順。詩鄭風知子之順

之箋云。順謂與已和順利之義為順。故虞翻易注謂異為利。是利為順其故也。賈子道術篇云。心象

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仁為性。反其仁則乖戾。故失其利也。湛困靜語云。莊周有云。吾生於陵

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毛氏奇齡四書賸

言補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語氣自指沉言性者。與人之為言彼所謂道語同。至以利為

本。然後斷以己意。因是時俗尚智計。多用穿鑿。故原有訓智者。淮南原道訓。不設智故。謂不用

機智穿鑿之意。正與全文言智相合。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過智計耳。顧智亦何害。但當以通利

不穿鑿為主。夫所惡於智。為穿鑿也。如不穿鑿。則行水治稼。智亦大矣。按孟子此章。自明其道

性善之情。與前異於禽獸相發明也。易雜卦傳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故謂已往之事。當時言性

者。多據往事為說。如云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民好暴。以堯為君而有象。以髻叟為父而有舜。

及荀子性惡篇所云。曾孺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秦人不如齊魯之孝。具微父。皆所謂

故也。孟子獨於故中指出利字。利即周易元亨利貞之利。繫辭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象傳云。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利以能變化。言於故事之中。審其能變化。則知其性之善。

利者義之和。禮記表記云。道者義也。注云。謂斷以事宜。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性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羲教以燧聚。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羶醜之肉。飢則食。飽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為利也。於故之中。知其利。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繫辭傳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又云。又明於彊思與故。通者。通其故之利也。察者。察其故之利也。明者。明其故之利也。故者。事也。傳云。通變之謂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變不足以言事。諸言性者。據故事而不通其故之利。不察其故之利。不明其故之利。所以言性惡。言性善惡混。或又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皆不識故以利為本者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利而直指性為善。於此括全易之義。而以六字盡之。云故者以利為本。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即義不義。義不義即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即一義而已矣。即一智而已矣。所惡於智者。為其鑿

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注。惡人至養之。○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鑿。穿也。成公十三年公羊傳云。公鑿行也。注云。鑿。猶更造之意。故趙氏以穿釋鑿。又以改養之。改即更造也。趙氏以養物言。言當順其情性以養之。不可戾其情性以養之。按此智即人性之利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移謂變通也。禽獸無知。直不能移其性之不善。所以與人異。則人無論賢愚。皆能知即皆能轉移。愚者可以轉而善。智者可以轉而為不善。此習所以相遠。智者何以轉而為不善。為其鑿也。惟其因智而鑿。故惡其智。蓋伏羲以前。人苦於不知。則惡其愚。黃帝堯舜以後。人不苦於不知。正苦於知而鑿其知。則聖人轉惡其智。故無為而治。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鑿有二義。其一為空。荀子直公篇云。五鑿為正是也。其一為細。楚辭離騷云。精瑣靡以為糞。注云。精。鑿也。凡物精之則細小是也。鑿其內則空。鑿其外則細。空虛細小。皆非大智。下言行所無事則智大。此孟子自明鑿字之意。行所無事。由仁義行也。然則行仁義則為鑿。夫知其為仁義。是已智矣。乃假仁以濟其不仁。假義以濟其不義。用忠孝廉直以見。以行其巧詐離奇之術。是鑿也。是智小也。知其為仁為義。是已智矣。乃無所依據。憑己之空見以為仁。憑己之空見以為義。極精微奧妙之論。而不本讀書好古之實。是鑿也。是智小也。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注。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

注。禹之至之處。○正義曰。趙氏謂水性就下。宜行地中。故決而水不能安于無事矣。胡氏謂禹貢雖指云。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僻在關。折底注。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崩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絕洧水。至於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會及。皆以為妄。過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所云。則後世築隄置壩開渠滅水之人。皆得與禹功並垂天壤矣。鯀何以續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按禹鑿山穿地。不能無事。正所以使水行所無事。若禹恐慮空論。無有實事。則水轉不能無事矣。聖人明庶物察人倫。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憂勤極矣。乃所以使民行所無事也。春秋繁露王遣通三篇云。陽常居實位而行於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喪去之。弗使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陰陽終始篇云。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塞。此謂寒水之性。宜居空虛無事。趙氏之言本此。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注。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為大智也。

注。如智至亦大矣。○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事也。○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事也。○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事也。○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事也。○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事也。○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事也。○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事也。○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事也。○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事也。○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事也。○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事也。○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事也。○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事也。○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爲而治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舜之大智。卽舜之無爲。而舜之無爲。本於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則由仁義行。所以無爲而治。孟子恐人以此行所無事爲老氏之清淨無爲。故以禹之行水例之。行水必決河疏江。鑿山穿地。而乃能使水行所無事。無爲而治。必好問察言。執兩用中。而乃能使民由仁義行。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率乎性則行所無事。自由以爲智。而用其智。則非率性。而天下亦不能行所無事。此智之大小所由分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

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

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天之至致也。○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

星辰繫焉。素問云。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憑乎。曰。日月氣舉之也。蓋地居中。天周其外。而地之去天。楚辭天問雖云圓則九重。而其里度實不可知。其高之無窮也。所可測者。日月星辰而已。星者。二十八宿也。辰者。十二次也。分天爲十二次。依於星象。天本無度。以星辰爲度。星辰本無度。以日行爲度。故測天者先測星辰。測星辰者先求日至。

東方之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南方之宿。東井鬼柳七星張翼轸爲朱鳥。西方之宿。奎婁胃昂畢犴參爲白虎。北方之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玄武。蔡邕月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

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日至于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亥章之次。立春雨水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啓章之次。驚蟄春分居之。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尾之次。小暑大暑居之。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自須

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此十二次卽爲十二辰。天每日左旋一周。日每日右行一度。天行赤道。日行黃道。黃道斜交於赤道。其交處爲春秋分。自春分交赤道之北。至夏至而極北。距赤道最遠。轉而南行。至秋分交赤道之南。至冬至而極南。距赤道最遠。又轉而北行。至春分復交於赤道。其道斜終於二十八宿之間。故日之出入南北。皆以星辰爲識。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參。是也。日每歲環行於十二辰二十八宿之間。則此黃道之終於星辰者。爲日躔之軌迹。卽所謂故也。求其故。求日所行於星辰之度也。日所行之度卽其故。而可知其所在。則兩分兩至定矣。日之行極於兩至。故以日至言之。張氏爾岐謂諸經云。孫法每十九年爲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

時。俱會於甲子朔且冬至。是爲祿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且。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爲一節。朔且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日月非甲子。二十節爲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且乃甲子日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間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朔且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且冬至者也。梅氏文鼎孫學疑問云。造法者必有起算之端。是謂律元。然律元之法有二。其一遠溯初古。爲七曜齊元之元。自漢太初至金重修大明術各所用之積年是也。其一爲截算之元。自元授時不用積年日法。直以至元辛巳爲元。而今西法亦以崇禎戊辰爲元是也。二者不同。然以是爲起算之端。一而已矣。夫所謂七曜齊元者。謂上古之時。歲月日時皆會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取以爲造法之根據也。使其果然。雖萬世通用可矣。乃今二十一史中所載諸家律元。無一同者。是其積年之久近。皆非有所受之於前。直以巧算取之而已。然謂其一無所據。而出於胸臆。則又非也。當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驗於近事。然後本其時之所實測。以旁證於書傳之所傳。約其合者。既有數端。遂援之以立術。於是綱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率可以齊同。積年之法所由立也。然既欲其上合律元。又欲其不違近測。時零分秒之數。必不能齊。勢不能不稍爲整頓。以求巧合。其始也據近測以求積年。其既也且將因積年而改近測矣。又安得以爲定法乎。授時術知其然。故一以實測爲德。而不用積年虛率。上考下求。即以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爲元。其見卓矣。孟子千歲日至。趙注只云日至可知其日。疏則直云千歲以後之日至。可坐而定。初不言立元。方氏觀承五禮通敘云。孟子此章極精。並無律元之說。立元至太初術始有之。孟子當時豈知後世將有太初之術而預言之。夫律豈無元。然隨代可立。不必追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耳。孟子所謂日至者。亦兼二至在內。非專指冬至也。周禮土圭反專重夏至。堯典觀象。亦兼承短二至。其專以冬至爲元者。亦始自太初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司馬遷作史。必故追至黃帝。而穿鑿附會不少矣。按孟子以水之行所無事。比例率性者之行所無事。仍恐其不明也。故又例之以求日至。夫天之行赤道。日之行黃道。其所變於星辰而爲分爲至。不容小智之鑿者也。談性者可以鑿空。求日至者斷不容鑿空。故孟子舉一必不容鑿空之日至以例言性。所以明性之不容鑿空也。何也。凡治孫者。極精微妙。必與實測相孚。稍一鑿空。便與天行不合。所以學問之事。至於測天。斷不容以小智妄說也。天之行如此。吾測之。吾求其故也。其至可致也。人之性如此。吾察之。吾求其故也。其利可知也。引喻之義。全在求其故。言性者難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故不知以利爲本。言天者難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故千歲之日至。不能坐而致。禮記禮器云。物產之致也精微。注云。致。致密也。樂記云。致樂以治心。注云。致。猶深審也。然則可坐而致。即可坐而深審。亦即可坐而深審。凡治孫必求其密。密必由於深審。所以必深審而密者。則以天行不測。以變爲常。至於千歲。則不能不通其變。蓋不能窮其故而不能拘守其故。所以必求其故。求其故。即實測而深審之。斯其術乃可坐而知其密也。梅氏文鼎孫學疑問云。治孫者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若預爲一定之法。而不隨時修改以求無弊。是爲合以驗天乎。吾嘗微之天道矣。日有朝有暮。有中宵晨。有夜有晨。此歷一日而可知者也。

月有朔有生明。有弦有望。有生魄。有下弦。有晦。此歷一月而可知者也。時有春夏秋冬。晝夜有晷短。中星有推移。此歷一歲而可知者也。乃若燧臧之周天。則歷二年。歲星則十二年。土星則二十九年。夫至於十二年二十九而一周。已不若前數之易見矣。又其每周之間。必有過不及之餘分。所差甚微。非歷多周。豈能灼見。乃若歲差之行。六七十年始差一度。歷二萬五千餘年而始得一周。雖有期頤上壽。所見之差。不過一二度。亦安從辨之。迨其歷年既久。差數愈多。然後共見。而算法立焉。此非前人之智不若後人也。前人不能預見後來之差數。而後人則能盡考前代之度分。故愈久而愈明。法愈脩而愈密。勢則然耳。問者曰。若是。則聖人之智有所窮歟。曰。使聖人爲一定之法。則窮矣。惟聖人深知天載之無窮。而不爲一定之法。必使隨時脩改以求合天。是則合天下萬世之聰明。以爲其耳目。聖人之所以不窮也。揆自黃帝迎日推策。攷定日星。少皞立司分司至之官。顓頊制秬。由來尙矣。而堯典則紀嵎東南交西朔方之宅。舜又有璇璣玉衡之在。周禮地官。用土圭之法。以測日景之長短。歷代皆用實測。未有鑿空以言者也。誠以寒暑晝夜有常。而其差則隨時而變。非即其故而時時求測之。不易合也。人性之善。亦如寒暑晝夜之有常也。至其智之隨時而變。亦如天行之有歲差也。非即其故而時時察之。不易言也。歲而無差。則故不必求。日至不千歲。則差不著見。孟子言日至而曰千歲。千歲二字。卽括歲差而言。舍故則日至不可知。徒其故而不能隨時以實測求之。則千歲之日至不可致。此孟子言秬之精。卽孟子言性之精也。紅氏承冬至至禮度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術家詳求冬至。且求千歲以上冬至證之。史傳或離或合。其故難言。元史有六術冬至。因載魯魯公戊寅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脩大明授時時刻之異同。勿菴梅氏因之。作春秋以來冬至考。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術。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承天有平行。盡黃道一周爲平歲實。與月五星周平朔策合率同故。別有本輪均輪最高最卑之行。以視行加減平行。二十四氣時刻多少。歲歲不同。而古今冬至。不能以一率齊之。是爲活汎之歲實。猶之月有實會。逐月不同。五星有實合。每周不同也。授時大統以前。太陽高卑之理未明。雖知一歲之月有盈縮。不悟盈縮之中爲平歲實。但求歲實於活汎之冬至。故一術必更一周率與歲實。然合今則展古。合古又違今。統天術遂立距差躔差之法。暗藏脩長。以求上下兩合。授時術本之。有百年長一消一之說。西法本回圓。以春分相距。側定歲周。小餘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萬分插之。爲二四二一八七五。此爲平行之歲實小餘。而各節氣之定氣。則以均度加減定之。此不易之法也。欲考往古冬至。當以平歲實爲本。算當年平冬至時刻。乃以定冬至較之。知其距最卑之遠近。或與今法有不合。則知其時本輪均輪之有半徑差。有相去之遠者。則知史傳所記非實測。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爲庶幾焉。倘以授時之歲實爲歲實。而以百年長一消一爲準。則非法矣。一論最卑行。太陽本輪最卑點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與月入轉五星入律。皆有盈度理同。平冬至之改爲定冬至也。視此點之前後遠近。以加度而減時。減度而加時焉。至元辛巳間。最卑與平冬至同度。自是以前。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前。以後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後。最卑有行度故也。西法近率。

最卑歲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考之。此率似微駟。大約當加二秒。上求古時定冬至。以此為準焉。一論輪徑差。既卑既有行度矣。而太陽之體在均輪。均輪之心在本輪。本輪之心在本天。此兩輪半徑。古今又有不同。則距地遠近兩心有差。西法始定兩輪半徑。併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而今又漸減。則古時必多於此半徑。大則加減差亦大。而以均度變時分。加減於平冬至者。視今時必稍贏焉。此差率出於恆差之外。衛章指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爾修性守故。○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脩。文選注作循。唐人書脩循二字多混。脩。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

與右師言者。注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驪。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

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爾公行子至言者。○正義曰。顧氏炎武曰。知錄云。禮。父為長子斬

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公行子有子之喪。說者皆曰公行子喪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謂有人子之

喪也。然乎。曰。非也。公行子有子之喪。謂公行子喪其子。非身居子喪也。凡喪必有主。然有君

主。明有定禮。當時公行氏喪子。正身為喪主。以受賓弔。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為主。是子喪父

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會子有母之喪。子路有

姊之喪。不成有人母人姊之喪乎。錢氏大昕齋研堂答問云。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

儀禮喪服篇。父為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尊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

為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為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嫡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

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為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即

職喪之禁令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推。前也。此右師甫入門未即位時。趙御揖之者。即所謂踰階也。即

與下就右師之位。皆人之進人之就。衆人皆往弔先集。而右師獨後至。書法特書右師往弔。亦似以

之燕注云。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注。公行子齊大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

廣韻公字注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庶子為公行大夫。其後氏焉。孟子

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簡**是簡驩也。呂氏春秋驩恣篇云。自驩則簡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又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簡則非禮。故孟子以禮言之。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

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孟子**

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禮**禮朝廷至揖

曰。禮記曲禮云。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孔氏正義云。位謂己之位也。於位而見前人。已所宜

敬者。當離己位而嚮彼遙揖。禮以變為敬。是以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揖而後

移近之。明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陳祥道禮記講義云。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所言朝廷之禮。朝

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注**反以我為簡。易也。**正義**曰。趙氏以易釋簡也。

**闕**闕。毛三本。作異。非是。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阿**阿。意事

正義曰。漢書劉向傳。武帝詔曰。周堪不能阿尊事貴。○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

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存**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

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已也。**注**在為察。在心即省察其心。下文自反皆察也。蓋以

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注**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我。**注**物。事

至加我。○正義曰。毛詩大雅蒸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爾雅釋詁云。宜。事。其自反而

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注**君子自謂我

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

獸矣。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注。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

○注。又何難焉。○正義曰。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調和之。注云。難相與為仇讎。○注。妄人。至知也。○注。○正義曰。禮記儒行篇云。今衆人之命儒也。妄。注云。妄之言無也。虞翻解易无妄云。妄。亡也。亡即無也。不知而作。是為妄作。故妄作即禽獸之無知也。○注。與禽獸何擇異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與惡劍無擇。高誘注云。擇。別也。又禮記篇云。其與橋言無擇。高誘注云。擇。猶。異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注。君子之憂。憂不如壽舜也。○注。是故至憂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忘之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鄭氏注以終身之憂為念其親。無一朝之患為毀不滅性。蓋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此二語當古有之。子思引以說人子之念親。孟子引之說君子之待橫逆。故下申言之。賈誼新書勸學篇云。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會無鄰里之聞。寬狹之智。獨何與。然則舜無愧而加志。我儻優而弗省耳。此即用孟子之言而衍之。故下即言西子蒙不潔。亦用孟子語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注。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

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注。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

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注。故君子歸天。○正義曰。後漢書順帝紀云。令

此云歸天。謂委任於天也。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政。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

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注。當

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爾丁云。由與猶義同。後皆放此。然則此由亦猶也。謝少宰據謂由當讀如字。蓋已既為司空。則天下之溺。由於己。已既為后稷。則天下之飢。由於己。讀為猶。尙是譬况未合。此深得孟子之情矣。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

閉戶可也。爾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爾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正義曰。說文糸部。纓。冠系也。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冠。貫也。所以貫髮也。說文云。冊讀若冠。是冠有貫義。○注。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正義曰。楚辭九辨云。晷晷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韓非子守道篇云。戰如黃育。守如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戰國策魏策。張儀曰。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賈誼新書益壤篇。史記留侯世家。揚雄解嘲。皆云高枕。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爾

上賢之士得聖一概。○正義曰。揚子法言重黎篇序云。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聖。○失其篇則惑矣。○正義曰。易雜卦傳云。節。止也。失節謂不知止。參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爾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爾注。又禮至貌也。○正義

之盡也。注云。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說苑脩文篇云。情貌。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荀子言禮貌屬君。則當為尊嚴。孟子之禮貌在匡章。則當為和親。故以為顏色喜悅之貌也。楚辭九章惜誦篇云。情與貌其不變。注云。志願為情。顏色為貌。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情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好勇鬪。**○正義曰。翟氏頗考異云。說文个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鬪也。犬部。狼五環切。吠鬪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鬪很字。必當

如曲禮很毋求勝之很。而坊本多誤作狼。據廣韻很字下注云。俗作狼。蓋以狼代很。唐固嘗有之。然音與義悉大別。縱或俗行。不可施諸經典。荀子榮辱篇云。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注云。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

民傷。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

善。賊恩之大者。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

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注。**志相得也。桓公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注。章子至大也。○正義曰。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傳云。遇者。後語證之。○注。章子至大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春秋

實善。況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不相接。答曰。章子見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念其母爲父所殺。埋於馬槽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諱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爲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

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遇。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恫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父生前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寬許之。而究之矜其過。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所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合。而直不失爲孝子。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威王未嘗與秦交兵。齊秦之鬪。在宣王時。而伐

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誤編於威王策中者。卽不然。亦是威王末年。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

卷八 離婁章句下

三三三

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為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為不可與言。注。章子至之意。○正義曰。說文音部云。即張也。張則有疆義。昭公十四年左傳云。臣欲張公室也。國策西周策云。破秦以張韓魏。注皆以張為疆是也。以此意張設於心。疆而莫改。故為執持此意也。○注。是章至與言。○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宋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案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本古本有之。今並闕。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案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會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孟去諸。蓋何不也。會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

何不去之。會子居武城有越寇。○正義曰。周氏稱中辨正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會參。南武城人。在今之嘉祥縣。愚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為會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鄆。會子辭於鄭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會子處鄆。是會子所居即費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為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琊。起館臺。春秋時琅琊。為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拘鄆人之驅營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又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觀此。是沂州之地。久已為吳之錯壤。越城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琅琊。則與武城密邇。閭鄆即謂吳未城與吳鄰。吳既城與越鄰。是也。或云越寇季氏。非齊魯。此並無所據。左傳哀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諸鞅來報聘。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帥會越人納衛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以此觀之。越自滅吳後。與魯修好。未嘗加兵。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武城近費。季氏之私邑在焉。說者因謂越寇季氏。非齊魯。亦臆度之言耳。趙氏佑溫故錄云。仲尼弟子列傳。會參。南武城人。館臺城明。武城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會子居武城。自即今費縣之武城。為子游子羽邑。而非即南武

城爲會子本邑者。若其本邑也。則家室在焉。邱墓在焉。即云爲師。亦黨率里塾之常。所謂鄉先生是矣。一旦寇難之來。方將效死。徒無出鄉。相守扶持之義。而徒以舍去鳴高。豈繫人情。嘉祥今於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會子祠墓存焉。賈諸傳記。或離或合。要於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屢。南武城段不見經。而會子自爲南武城人。非武城人。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寓寄也。會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室之壞者。我將來反。寓注。寓寄至來反。○正義齊衛宋魯陳晉依類荆州江淮之間。或曰寓。孔子廣森經學庵言云。按兩寇退文複。以前十一字皆會子屬武城人語。言無毀傷我薪木。假令寇退。則急脩我牆屋。我猶反耳。此曰字義如曰爲改歲之曰。

語辭。寇退會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左右相與非議會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會子。武城人爲會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會子何以行之也。○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於猶爲也。禮記郊特牲。掃地而祭。於其實也。又

也。○正義曰。於其實而已矣。皆謂爲其實不爲其文也。大戴禮會子本孝篇曰。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孟子殆於不可。言殆爲不可也。於與爲同義。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

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會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會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十七人。會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

難。言師室不與臣同。沈猶行。會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二十一侵。沈。直深切。漢複姓。有沈猶。蓋魯之著氏也。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郡高宛。地與氏古應相同。地既讀審。氏亦未必他讀。廣韻所收。惟備博聞而已。○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春

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彼。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

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彼。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

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孟子曰。會子子思同道。會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會子為武城

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小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會子易處同然。故去留無毀。○延琥按說文士部云。毀。缺也。廣雅釋言云。毀。虧也。去留無毀。謂會子處師位。去留皆可於道。無所虧缺也。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謂得其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曰。齊人也。瞞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王使人瞞夫子。○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本韓本攷文古本同。監毛二本瞞作瞞。闕本注作瞞。按音義出瞞。本作瞞。蓋此正與滕文公篇陽貨見戰國策燕策。謂齊宣王破燕者。此亦言儲子為相。是為齊人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瞞之言問也。問。觀也。方言云。瞞。眇也。吳揚江淮之間曰瞞。孟子離婁篇。王使人瞞夫子注云。瞞。視也。瞞與瞞同。按趙氏以視釋瞞。自非瞞字。荀子非相篇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相即視也。周禮大司徒。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注云。相。古視也。趙氏蓋以齊王使魯相人者相孟子之形狀也。下注言堯舜之貌。與凡人同。所以異。乃仁義之道。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人生在內。即荀子相形不如相心之說也。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之不違也。頭員足方。○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天

地方者。識有之乎。會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注云。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漢書刑法志云。人肖天地之貌。注引應劭云。肖。類也。頭員象天。足方象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應氏說。本孝經授神契。

云。應氏說。本孝經授神契。

云。應氏說。本孝經授神契。

云。應氏說。本孝經授神契。

云。應氏說。本孝經授神契。

云。應氏說。本孝經授神契。

云。應氏說。本孝經授神契。

云。應氏說。本孝經授神契。

云。應氏說。本孝經授神契。

云。應氏說。本孝經授神契。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

飲食者。則盡富貴也。**注**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注**良人至名也。○正義曰。儀禮士昏禮云。騰御良席在東。

**注**云。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見良人之所之。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良。長也。齊語云。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是良與長同義。婦稱夫曰良人。良亦同也。又云。郎之言良也。少儀負良綬。鄭注云。良綬。君綬也。良與郎聲之侈弁耳。猶古者婦稱夫曰良。而今謂之郎也。當時富貴之人。皆有姓名。其夫必悉言之。經輝括其辭云。則盡富貴。故趙氏明之。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讎良人之所之也。**注**吾將讎良人之所之也。○正義曰。臧氏琳經義

雜記云。祭義記燔燎滌蕕。見以蕭光。又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依軀。**注**。見及見間。皆當為

讎字之誤也。燔燎馨香。觀以蕭光。取性祭脂也。觀以依軀。謂雜之兩軀體酒也。正義曰。觀謂雜

也。據意皆是觀雜之理。觀此可知。說文見部無觀字。觀部云。觀。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觀

者。今孟子滕文公上。成觀謂齊景公曰。與離婁下觀良人同字。然則觀即觀之俗。說文觀。並視也。

从二見。觀从觀。故鄭訓為雜。與說文義合。孟子將觀良人之所之者。謂齊人妻。將雜並衆人之中。而視其夫所至也。趙氏祗訓為視。語意未周。按鄭以觀為雜者。讀觀為問雜之間也。趙氏本觀自是

是也。故訓為視。釋名釋姿容云。視是也。察其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

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注**施者邪施而行。○

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施。古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令。漢書作斜。邪斜音義同也。按施與施通。淮

南子要略訓云。接徑直施。注云。施。袞也。故趙氏以邪釋施。程氏瑤田通藝錄。薄血醴理小記云。

東郭墦間。墦之言墳也。以不墳者閉之。則墦間亦猶兩者之間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邱墦

冢也。說文。冢。高墳也。墦之言般也。方言云。般。大也。山有墦冢之名。義亦同也。關氏若璠

釋地云。余每讀東郭墦間之祭者。趙注墦間。郭外冢間也。以為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

建寧五年。蔡邕從軍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

會子曰。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雞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成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水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曹氏之升推餘說云。何氏焯讀書記云。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墻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顯而之他句。上文顯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按卒字句。之字屬下東郭。東郭之墻冢非一。不必冢間皆有祭者。則其之東郭墻間矣。再顯之。乃之祭者乞其餘矣。趙氏言乞祭者所餘酒肉。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固以之祭者乞其餘為句。

**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泣涕而謗毀之。注。妻妾至毀之。

○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誦。謗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曰。誦。誹毀也。容齋二筆。謂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云云。反復數十百語。而以今若此三字結之。比諸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云云。未以使之如之三字結之。按孟子敘事。前云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必饜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複上文不嫌煩也。下云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偏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顯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蚤起下四十四字。上承吾將嘲良人之所之也。下接其妻歸告其妾。所嘲於目中者如此。所歸而告於妾者亦如此。用其妻告其妾六字括上四十四字。不須複述也。既告之後。乃復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此字指上四十四字。已歸而告。故用此字指之。其妻歸告其妾六字句。不連曰字也。其下原有誦毀之辭。不復行之於文。故於今若此三字下云。與其妾誦其良人。乃渾括之辭。與則盡富貴同。今若此三字。非結語也。而

**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為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注。施施猶扁扁。善悅之貌。○正義曰。音義云。施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按毛詩王風邶中有麻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間。獨來見己之貌。趙氏皆不用。以為猶扁扁者。詩小雅巷伯。緝緝翩翩。釋文云。翩翩又作扁。張華鷦鷯賦云。翩翩然有以自樂也。施之義為褒。偏之義亦為褒。施施猶扁扁。即猶偏偏。以轉注為假借也。漢書敘傳云。魏其翩翩。顏師古注亦云。翩翩。自喜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由此良人為妻妾所羞為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

注。由用也。○正義曰。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此由如字。故訓用。下由此良人之由。則為翁之通借字。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為戒。恥之甚焉。

### 卷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

以題篇。注。萬章至子也。○正義曰。齊乘云。萬章。魯州南萬村有墓。齊人。孟子弟子。趙氏佐

溫故錄云。萬章上卷皆以類相從。論次古帝王聖賢遺事。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

喪而大義乖。詩書傳記之稱述。或失其指歸。帝王聖賢之行事。徒便於依託。放恣橫議。而譌傳

悠繆之談以滋。孟子獨得聖人之傳。深窺古人之心。與其徒相發明而是正之。萬子尤孟門高弟。

故其辨難獨多。然則孟子誠不

在禹下。而萬章之功亦偉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注。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

於歷山之時。注。舜往至于田。○正義曰。禮記玉藻云。大夫有所往。注云。往。之也。呂氏春秋

往于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辭。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文似尚書而不稱書曰。說文日部引虞書

云。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據許君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則日部所引虞書。乃

古尚書 孟子曰。怨慕也。注。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

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注。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正義曰。禮

記祭義云。會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注云。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

亦見大戴記。會子大孝篇。尸子勸學篇引會子云。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注。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

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注。旻天至旻天。○正義曰。爾雅釋天云。

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禮記鄉飲酒義云。秋之為言愁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云。秋者。少陰

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憂。愁也。愁。憂也。憂愁即閔傷。故云憂陰氣。閔。監毛三本作幽陰。爾雅



釋言云。號。譌也。宣公十二年左傳。號申叔展。國語晉語。公號慶鄭。顏氏家訓風操篇云。禮以哭有言者為號。此云號位。則是且言且位。故云訴也。

夫公明高以

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恕。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

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恕然無憂哉。因為萬章具陳其意。注。恕無愁之貌。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

云。說文心部無恕字。有忿字。云。忿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忿。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忿。今作恕為俗字。恕忘於心。即是無愁。與趙氏義合。知本作忿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忿。恕古今字。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

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我竭至何哉。正義曰。此即代述訴天

已。此外宜盡者甚多。則得罪於父母處亦甚多。不知父母之不我愛。是於何罪也。何哉。正言罪之多也。一說此申言上恕字。若恕然無愁。則以我既竭力耕田共子職矣。尚有何罪而父母不我愛哉。

孝子必不若是也。此說與經文不達。宜從趙氏。帝使其子九男一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

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妻女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

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

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

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注。帝堯至有之。正義曰。堯舜皆稱帝。此使事舜者堯

知帝即堯也。二女事舜是妻舜。九男云事舜。自是事以為師。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饋

獻飲食之等數。其饋禮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注云。官禮

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賈氏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舍人掌給米粟。委人掌芻薪

之委。是牛羊米粟。皆有官掌之。故云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倉廩亦百官所致也。以周禮

推之。堯時當亦然也。後云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則是為舜所自有。故趙分別言之。言此牛羊倉廩

為百官所致者。乃初以賓禮饋舜之餼牽也。其舜得自有之者。則堯所賜也。注。堯典至復見。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岳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江氏聲向書集注音疏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

女英。夫婦之際。人猶之太倫。故堯欲以此觀舜。論衡正說篇云。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是也。王氏鳴盛尙書後辨云。慎微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其古文與之合。安國於堯典之外。又有舜典。如論語天之厯數。孟子祗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列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按趙氏言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是趙氏未見古文舜典。蓋疑九男事在所亡失之舜典中。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毛氏奇齡舜典補亡云。尙書有堯舜二典。出伏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司馬談作本紀時。采其文。依次抄入紀中。相得七舜典一篇。不知何時而亡。細檢其辭。則舜典尙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編今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謂但有堯典而無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載。未嘗全亡。而不曉舜典後載在堯典中。以致蕭齊建武間。吳人姚方輿。得舜典二十八字於大桁頭。安撫之釐降二女之後。慎微五典之前。以爲舜典不亡。而不知慎微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尙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祇在慎微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援皆不用原文。然踪跡可見。是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尙有舜典半載。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其辭與本經不同。然大槪可略也。毛氏此說。則史記言九男。卽刺取舜典之文。正可申明趙氏注義。惠氏棟古文尙書考云。孟子趙岐注云云。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文之尙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慎微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爲謬也。余嘗意舜往于田祗載見瞽瞍。與不及真以政接於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樸。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惠氏略與毛氏同。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趙氏言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此堯典乃舜典之誤。及字衍。傳寫之失也。此章及不告而娶章。及原原而來數語。及祗載見瞽瞍數語。皆當是舜典中語。蓋舜登庸以後事全見於堯典。登庸以前及家庭事。乃在舜典也。此注上文云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則此正當作孟子所言。諸舜事皆舜典逸書所載。謂亡失文中語也。舜既誦堯。淺人乃又妄注及字。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胃子。不在數中。趙氏于丹朱外稱八庶。不依呂覽。以丹朱在九男中。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此依呂覽爲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丹朱之外尙有九庶。高誘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亡。惟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未可定。謂丹朱獨見堯典者。堯典云。帝曰。曠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啓明。馬融注云。羲和爲御。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周氏用錫尙書證義云。釋言。若。順也。

釋詁。登。成也。周禮司勳。民功曰庸。若時登庸。順天時以成民功也。史記本紀。於命羲和之下。即承云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此事指上羲和而言。馬氏正本此為注。然則並非求禪。未知趙氏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天下定於與子。本萬古之常經。自堯始變之。亦以得人如舜而然耳。然且至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後定。若當洪水未作。天下方平。堯止應率其常。苟欲息肩。亦惟禪子。朱即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萬不獲已。擇九男中之賢與之可矣。必無預謀成心。急圖改計。求不知誰何之人。草之而為次。是亂天下也。論堯之所以為堯哉。彼以嗜吝為求禪。不可不辨也。引晉獻公之事者。僖公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云。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君謂重耳。五人以事見於春秋者。重耳之外。若申生夷吾奚齊卓子是也。天下之士

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

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為不愛於父母。其為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

歸往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秀士從之。善士即秀

士也。又云。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胥。須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索隱云。胥

須古人通用。管子大匡云。姑少胥。其自及也。注云。胥。待也。待即須也。堯待天下悉平。謂既

歷試諸艱。齊七政。類上帝。揖五瑞。作教刑四罪。而天下感服。然後令舜攝行天子之政也。按爾雅釋詁云。胥。相也。方言云。胥。輔也。吳越曰胥。胥天下即輔相天下。易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

民也。史記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自。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

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以利天

下而授舜。即是輔相天下也。說文是部云。遷。登也。登即升也。進也。謂進而升諸君位也。注云。順愛至往也。○正義曰。趙氏以不類於父母。即上云父母之不我愛。故以順

為愛也。論語堯曰篇云。四海困窮。廣雅釋詁云。困。窮也。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

人之所欲也。欲。貪也。注云。欲。貪也。○正義曰。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呂氏春秋大樂篇云。天使人有欲。論威篇云。人情欲生而惡死。高誘皆以貪釋欲。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

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

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已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

**圖**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

**圖**注。艾，美好也。○正義曰。翟氏顯考異云。程氏考古篇曰。經傳之少。艾當爲艾。艾即衰減之義。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衰減于孺子時也。按曲禮五十曰艾。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爲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言則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薜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驪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謂傳載中無以艾爲好者。豈誠說乎。說文稱據魯頌曲禮訓爲長老。翟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義不當。因以改讀孟子。翟氏說是也。然艾古通艾。亦通刈。說文云。艾，艾艸也。或从刀。是艾刈艾字同。書皋陶謨云。俊又在官。馬鄭注並云。才德過刈人爲俊。百人爲艾。以美好爲艾。猶以美才爲俊。卽猶以美士爲彦。又爲艾艸。故義亦爲絕。宣公十五年左傳云。鄫舒有三雉才。注云。雉，絕異也。卽猶以俊。美好之爲艾。又如稱美色者爲絕色。彼以艾無美好之義者，顯矣。然亦非取於艾色之白也。○注。

熱中心熱恐懼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禮樂交錯於中。注云。中，心也。故熱中爲心熱。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哀憂恐。北方生寒。在變動爲慄。在志爲恐。宜明五氣篇云。五精所并。精氣并於腎則恐。王冰注云。心虛則腎并之爲恐。然則恐懼生於寒。不生於熱。生於心虛。不生於心熱。趙氏以不得於君。是不爲君所寵用。將被譴斥。故恐懼耳。近時通解以熱中爲躁急是也。腹中論云。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癘。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類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又云。熱氣慄悍。藥氣亦然。此謂熱中之病。心不和緩。心不和緩。是爲焦急。孟子借病之熱中以形容失意于君者也。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圖**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采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

**圖**注。若老萊至前也。○正義曰。舊疏引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僂。因爲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今皇甫謐高士傳無此文。馬氏顯考異。引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

卷九 萬章章句上

三六二

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斑斕衣。嘗取漿。上堂啜之。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雞鳥於親側。今劉向列女傳亦無此文。○注。書曰至五十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三十在位。閩監毛二本三作五。考文古本作二。段玉裁曰。作五者非也。作三者亦未是。作二者是也。古文尙書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與本之。為舜年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尙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皆本之。為舜年百歲之說。王充趙岐皆從今文者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尙慕。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趙注此章五十而慕云。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合三十二十。正是五十。乃為五十而慕之證。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邪。今本論衡亦改二十在位作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歲之語不可接。皆由不知今文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文正文。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正鄭記。三當作二。以今正古。故正義冠之以鄭元讀此經云六字。不則直曰鄭某云鄭云而已。未嘗有鄭元讀此經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本不如是也。此所以馬王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姚作三十在位。而鄭作二十也。

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夫孝至先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夫。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鄭康成論語注。孝為百行之本。人之為行。莫先於孝。漢書杜欽傳。欽對策白虎殿云。孝人行之所先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

娶。何也。○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齊注。詩也。○正義曰。引詩在南山篇第三章。傳云。必告父母。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蓋詩為文姜嫁魯桓公而發。時魯惠公及仲子俱歿。桓娶文姜。無父母可告。故傳以為告廟。而箋則兼言生死以補之。舜之告則議於生者矣。近時通解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謂誠如詩之所言。則告而娶宜莫如舜。詩在舜後。趙氏謂舜合信此詩之言。非其義也。孟子曰。

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

不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對於父母也。○注。舜父至母也。

嚚。尙書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云。瞽瞍愛後妻子。當欲殺舜。後按虞掄井。亦其事也。爾雅釋言云。嚚。怨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

不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對於父母也。○注。舜父至母也。

嚚。尙書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云。瞽瞍愛後妻子。當欲殺舜。後按虞掄井。亦其事也。爾雅釋言云。嚚。怨也。

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禮。娶須五禮。父母亢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

舜父母也。注。禮娶至告也。○正義曰。五禮者。蓋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也。

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記問名之辭云。問名。

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記納吉

之辭云。納吉。曰。吾子有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

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記納徵之辭云。納徵。曰。吾子有嘉命。既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

屬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吾子願先典。既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記請期之辭云。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禮。使某也請吉日。對

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須敬。凡此皆父母亢答之辭也。史記酈生陸賈

傳云。與天子抗衡。索隱引崔浩云。抗。對也。抗與亢通。亢答即對答。漢書高帝紀。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是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

得妻也。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注。帝堯至不告。○正義曰。可以違帝。而可以禁其子。帝力可以制

聲。而不可強舜為違父也。折義精密。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注。完。治也。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

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為死矣。注。完。治至死矣。○正

義曰。說文山部云。完。全也。古文以為寬字。禮記祭統云。不明其義。君人不全。注云。全猶具也。蓋原有此廩屋。有破毀處。使舜登而補葺完全之。亦是治也。說文云。畝。穀所振入宗廟黍盛。

倉黃而取之。故謂之畝。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呂氏春秋季春紀。發倉窳。高誘注云。方者曰倉。荀子榮辱篇云。有困廩。注云。方曰廩。是倉廩通

稱也。劉勰釋名釋宮室云。階。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禮記喪大記云。虞人設階。注云。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也。蓋階與梯略有別。此完廩所用以升屋者。則是木階。故以梯

釋之。以別乎東階西階之階也。說文手部云。捐。棄也。棄即去也。故云捐去其階。一說旋階者。謂捐為旋也。爾雅釋器云。環謂之捐。小爾雅廣言云。旋。還也。環還字通。捐為環。是即為旋也。

捐階與出對言。出是入而即出。故以捐階是旋從階下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瞍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

死。後警腹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深入。警腹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是也。正義引通史云。警腹使舜繇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接伊。鵲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伊裳衣籠工往。入井。警腹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按今列女傳但言舜往飛出。不言鳥工。蓋飛出即所謂旋也。通史梁武帝撰。見隋書經籍志。或云使完廩者父母也。焚廩者警腹也。只一警腹。此舜所以得免。出從而捨之。此句尤明。蓋雖感於後妻。而父子之恩。原不泯斷。到死生之際。自有以轉旋之。即謂之慈父可也。史記集解引劉熙云。舜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象。舜異母弟。謨。蓋。覆也。都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象。舜異母弟。謨。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牟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

有。取其筭者。故引其功也。爾注。象舜至功也。○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父警腹盲。而舜母死。警腹更娶妻而生象。是象為舜異母弟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釋言云。

奔。蓋也。孫炎注云。蓋亦覆之意。襄公十七年左傳云。不如蓋之。服虔注云。蓋。覆蓋之。是蓋為揜。即為覆也。爾雅釋詁云。都。於也。近時通解。謂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都君。趙氏謂有倉廩牛牟之奉。故謂之君。奉即漢帝紀列侯幸得餐錢奉邑之奉。廣雅釋詁云。奉。祿也。既食祿奉。則是尊官。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雖成都未嘗君之。故

解都為於。是時未知所處何等。故但以奉知為君也。咸。皆也。績。功也。均爾雅釋詁文。阮氏元釋蓋云。爾雅釋言。蓋。割裂也。害曷蓋未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為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饕餮無蓋。蓋即害字之借。言堯時饕餮無害也。偽傳云。使饕餮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孟子謀蓋都君。此兼井廩言之。蓋亦當訓為害也。若專以謀蓋為

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牛牟父母。倉廩父母。欲以牛牟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抵

朕。二嫂使治朕棲。干。楯。戟。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

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為妻也。爾注。干。楯至妻也。○正義曰。干。楯。戈戟。詳見梁惠王

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是舜彈五弦之琴也。音義云。抵。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聲同。趙氏讀抵為彫。故以為彫弓。毛詩大雅。行葦。數弓既堅。傳云。數弓。畫弓也。天子

數弓。釋文云。數音彫。孔氏正義云。數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絰之義。故曰數弓。畫弓也。冬

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

之弓。故言天子數弓。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黼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按氏周皆訓至。說文車部云。轡。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黼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按氏周皆訓至。說文車部云。轡。

抵也。鄭氏士喪禮注云。制。鬢也。鬢鬢字同。輶之爲抵。猶影之爲抵矣。乃此時豈不當有禱舜之意。以砥爲天子之弓。於義未協。趙氏佑溫故錄云。砥或別一弓之名。舜所常用。亦如五弦之琴爲舜自作者耳。按廣韻引坤蒼云。砥。舜弓名。趙氏佑溫故錄之說。爲得之矣。廣雅釋器云。樓謂之牀。釋詁云。樓。故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樓者。人物所棲也。卽皮閣之意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悅。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媼。媼之以娥。列女傳母儀傳云。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漢書古今人表。女英作女營。大戴禮記帝繫篇云。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匱。匱英一聲之轉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曰治。呂氏春秋振亂篇云。欲民之治也。高誘注云。治。整也。使二嫂整理安息之虞。猶云侍養也。

###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象見舜生在牀鼓琴。

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注。象見至情也。○正義曰。說文士部云。史記五帝本紀云。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擇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此與孟子略不同。按孟子之文。舜已出井而象乃捨蓋。是舜先已在宮。象捨畢而後來。未見舜。先已聞琴。故愕然反。愕與豈同。說文彘部云。豈。相遇驚也。漢書張良傳云。良愕然欲歐之。注云。愕。驚貌也。淮南子犯論訓云。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高誘注云。反。悔也。列子仲尼篇云。回能仁而不能反。注云。反。變也。謂悔其不當來而變易其初心也。史記以瞽瞍與象實士後。舜乃從匿空旁出。故以爲象先居舜宮鼓其琴。舜後入宮見之。若而。則象先不知舜未死。既居舜宮。必已彰其跋扈之迹。則鬱陶思舜之言。何能自揜。史記非也。惟舜先從井出。誓自入宮。如象將來。故鼓琴以示之。既示其未死。且感以和。而象所以愕然而悔也。說苑建本篇云。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會皙怒。援大杖擊之。會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會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按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篋則待。大篋則走。以逃暴怒也。然則舜之牀琴。非漫然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鬱。悠思也。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悠。鬱。猶鬱鬱也。悠。猶悠悠也。楚辭九辨云。駕鬱鬱其何極。鄭風子衿篇云。悠悠我思。合言之則曰鬱悠。方言注云。鬱悠。猶鬱陶也。凡經傳言鬱陶者。皆當讀如泉陶之陶。鬱陶鬱悠古同聲。舊讀陶如陶冶之陶。失之矣。關氏若璣尚書古文疏證云。爾雅釋詁篇。鬱陶。絲喜也。郭璞注引孟子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是邪。疏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陶鬱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孟子固已明言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喜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真有象憂之事也。因悉數諸書。以鬱陶爲憂思之誤。念孫按象曰鬱陶思君爾。則鬱陶乃思之意。非喜之意。言我鬱陶思君。是以來見。非喜而思見之辭也。孟子言象喜亦喜者。象見



舜而爲喜。自述其鬱陶思舜之意。故舜亦誠信而喜之。非謂鬱陶爲喜也。凡人相見而喜。必自道其相思之切。豈得卽道其相思之切爲喜乎。趙注云。我鬱陶思君。故來。是趙意亦不以鬱陶爲喜。史記五帝紀述象之言。亦云我思舜正鬱陶。楚辭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則鬱陶爲思。其義甚明。與爾雅之訓爲喜者不同。郭璞以孟子證爾雅。誤也。關氏必欲解鬱陶爲喜。喜而思君爾甚爲不辭。既不達於經義。且以史記及各傳注爲非。僞矣。又按爾雅。悠傷。憂思也。悠憂思三字同義。故鬱悠既訓爲思。又訓爲憂。管子內業篇云。憂鬱生疾。是鬱爲憂也。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云。悠悠。憂也。是悠爲憂也。悠與陶古聲同。小雅鼓鐘篇。憂心且妯。衆經音義引韓詩作憂心且陶。是陶爲憂也。故廣雅釋言云。陶。憂也。合而言之。則曰鬱陶。九辯。鬱陶而思君。王逸注云。憤念蓄積。盈胸臆也。魏文帝燕歌行云。憂來思君不敢忘。又云。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爲憂。凡一字兩訓而反覆旁通者。若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不可悉數。爾雅云。鬱陶。驟喜也。又云。繇。憂也。則繇字卽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故喜意未暢謂之鬱陶。檀弓正義引何氏隱義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之鬱陶。孟子楚辭史記所云是也。暑氣蘊隆。亦謂之鬱陶。擊虞思游賦云。感厚暉之鬱陶兮。余安能乎留斯。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與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爲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關氏謂憂喜不同名。廣雅誤訓陶爲憂。亦非也。爾爲辭者。禮記檀弓。爾母從從。注云。爾。語助。是也。方言云。忸怩。慙醜也。楚鄧紅淮之間謂之忸怩。或謂之威咨。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晉語。君忸怩顏。韋昭注云。忸怩。慙醜貌。趙岐注孟子云。忸怩而慙。廣雅。忸怩。威咨也。忸怩威咨並雙聲。廣雅疏證云。忸與慙同。慙字从心衄聞。忸怩威咨。皆局縮不伸之貌也。釋言云。衄。縮也。縮與慙義相近。縮謂之衄。又謂之威咨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此也。象素愴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此也。惟。思也。庶。衆也。詩周頌維天之命。釋文引韓詩云。惟。念也。汝其于予治。解爲汝故助我治事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姑者故也。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盃。傳云。姑。且也。伊其于予治。謂伊姑且于予治也。于與於通。爾雅釋詁云。於。代也。代予治。卽是助我治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于。爲也。爲。助也。趙注女故助我治事是也。關氏若據釋地又續云。孟子或問。著於俸黜丁酉後。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譬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既能使譬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譬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余謂世諺以譬暇朝已。孟子則辯

其必無。誣舜以放棄。則辯其未嘗有。凡於傳焉之迹。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只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辯。殆幾於戲矣。人固習而不察耳。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奚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己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注。僞詐也。○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曰。否。昔者有饋

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

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

貌。攸然。迅走水趨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正義曰。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說事之不然也。故音義皆同。孟子萬章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孟子曰否。

注。孟子言舜不詐喜也。又咸邱蒙問舜南面而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孟子曰。否。注言不然也。又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又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

湯。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孔子於衛主癸。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

者。孟子曰。否然。注皆曰。否。不也。注以不如是釋否然。今本正文皆誤作否不然。語贅而注不可通矣。否字引伸之義。訓爲不也。如易之泰否。堯之否德。小雅之否難知也。論語之

子所否者。皆殊其音讀符鄙切。○注。校人主池沼小吏也。○正義曰。校人見周禮夏官。掌馬政。鄭康成以爲主馬者。必仍校視之。賈氏疏以爲讀從曲禮與少儀效馬效牛。取效見義。此於畜魚之校

人無涉。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天子校獵。顏師古注云。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爲闌校。遮

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爲

闌校以養馬耳。故呼爲闌也。按師古解校人是也。廣雅釋木云。校。柳柴也。哀公四年公羊傳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棊其下。是柴即棊。亦校

即棊也。管子內業篇云。傳馬棊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注云。箕



辨其并無之。則其餘邪。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有庠。或有人以爲放之。萬章

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

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且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

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舜流至咸服。○正義曰。此虞書堯典文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苗于三危。與言流言放言極一例。謂放之令自匿。故孟子作殺三苗。卽左傳黎蔡叔之斃。斃爲正字。

寶殺爲同音假借。殛鯀爲極之假借。左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劉向曰。舜有四放之罰。屈原

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舜極鯀于羽山是也。此條釋文宋本極絕力反可證。供範鯀則殛死。釋

文本又作極。多方我乃其大罰殛之。釋文本又作極。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於羽山。釋文本又作極。

魯頌。致天之居于牧之野箋云。屈。極也。引書鯀則極死。又云。天所以罰極紂于商郊牧野。正義

云。屈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極。誅也。武王致天所罰。誅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

牧野。殛是殺。非也。小雅。後予極焉。毛曰。極。至也。鄭曰。極。誅也。正義曰。極至釋詁文。

極。釋言文。合魯頌小雅兩箋兩正義觀之。則釋言之爲極誅甚明。今爾雅作殛誅也。蓋誤以供範多

方殛字鄭作極例之。則知周禮注引極鯀於羽山。鄭所見尚書。自是極。不作殛也。假殛爲極。亦如

孟子假殺爲竄。鯀因極而死於東宮。韋昭注晉語云。殛。放而殺也。此當作放而死也。高注呂覽云。

先殛後殺。此當作先極後死。若呂覽則之以吳刀。山海經殺鯀于羽郊。則言之不從。不可信矣。然

則馬注尚書。讀注孟子。韋注國語。皆云。殛。誅也。何也。曰。此皆用釋文極誅也之文。謂正文

殛當作極也。紅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史記云。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讎毆于崇山。以變

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者。有兄居蒲阪。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國。比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甯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庠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或曰。然則今零陵曷為傳有是名也。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此為得之。翟氏顛考異云。漢書鄉陽傳作封之於有鼻。服虔注曰。鼻音界予之鼻。師古注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後漢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象之為虛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庠與鼻皆從界與之界。昔皆讀為庇。故其字得屈借。○注。舜誅四佞。○正義曰。書言四罪。趙氏謂之四佞者。明其罪在佞也。論衡答佞篇云。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人。君子也。佞人。小人也。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說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人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注。仁人用心當如是乎。○正義曰。當與嘗通。萬章上篇。是時孔子當陳。說苑引作是孔子嘗陳。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注云。當或為嘗是也。禮記少儀。馬不常秣。釋文云。嘗本亦作嘗。是嘗嘗嘗二字通。國語周語。固有之乎。注云。固。猶嘗也。禮記曲禮毋固注云。固。常也。固之義為常。嘗即亦為嘗。故趙氏以嘗釋之。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固猶乃也。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之欲使富貴耳。身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為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象不至民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象不得有為。非舜禁之使不得也。乃或之見為如是也。耳。蓋天子使吏治其國。即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事。古封建之本如是。後世始擅命自為。然漢制諸侯王猶為置傅相。蓋循古意。舜固以之休逸象。優其賦入以奉養象。或者不察。遂妄意舜之禁象使不得有為。故謂之放。就令如此。象亦豈有暴民之事

也。耳。蓋天子使吏治其國。即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事。古封建之本如是。後世始擅命自為。然漢制諸侯王猶為置傅相。蓋循古意。舜固以之休逸象。優其賦入以奉養象。或者不察。遂妄意舜之禁象使不得有為。故謂之放。就令如此。象亦豈有暴民之事

哉。是皆孟子推或言之意。又正答有庠之人何罪一語意也。故下復有雖然一轉。此時象久被舜蒸又之教。亦自不至於暴民。然舜之爲是。正不慮象之暴民。第欲其常常來見。唯使治國有人。賦入無缺。故象得輕身時來歡聚。與他人必及朝貢之期者不同。又時以政事相接。使象得觀己所行以益進於善。此之謂也。與上故謂之相比照。論舜之待象。當如此不當如彼也。蓋孟子所以發明仁人親愛之心。委婉辭盡如此。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雖不使

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

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爾注。欲常常見之無已。○正

猶常也。說文云。長。久遠也。長而又長。故爲無已。○注。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正義

曰。說文言部云。灑。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灑灑而來。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趙注如

流水之與源通。據此。灑本作源。源古作原。蓋許引孟原原而來。證從原會意之指。○注。不及至

恩也。○正義曰。虞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

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鄭意謂每

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

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

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代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

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按此所謂常禮也。常禮五年一朝。

此不待朝貢常禮。故歲歲自至京師也。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詩鄭風淇澳序云。父子並

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孔氏正義云。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衛風淇澳序云。淇澳。美

武公之德也。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孔氏正義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

卒章傳云。卿士者。卿爲典事。公其兼官。在尙書如蘇公爲司徒。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皆以諸

侯兼理京師之故事。推之於虞。當亦有然。有庠之君。不依朝貢常期。而歲歲自至。故若兼治京師

政事。而天子以政事接見之也。經文直云以政接於有庠。則是實有政事。原非空至。觀上云俟其于

予治。則象以諸侯兼治王朝政事可知。封象於有庠而兼掌朝政。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也。人見其不

得有爲於國。故謂之放。不知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者。正有爲於天子之朝也。其非放也明矣。趙氏增若字。則以本非有政事矣。此之謂也。此常常以下。皆尙書

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爾注。此常至謂也。○正義曰。趙氏蓋亦以此文在舜典中也。

是古書成文。當是尙書文矣。其欲常常句承雖然之下。雖然云者。承上轉下之詞。則欲常常二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成文矣。斷自不及真始。以爲尙書逸文。庶幾近之也。章指言懇誠

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為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况其仁賢乎。友于之性。○正義曰。後漢書袁紹傳云。友于之性。生於自然。

咸邱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邱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

咸邱蒙。孟子弟子。○正義曰。廣韻邱字注云。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有如咸邱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邱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邱。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邱。杜注。咸邱。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邱複氏自以此。○注。其容至實然乎。○正義曰。趙氏連云蹙蹙。蓋讀蹙為會西蹙然之蹙。即蹙蹙也。楚辭離騷云。高余冠之岌岌兮。注云。岌岌。高也。高則危而不安。漢書韋賢傳云。岌岌其國。注引應劭云。岌岌。欲毀壞也。翟氏顯考異云。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五句。墨子非儒篇。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瞍蹙然。此時天下岌乎。韓非子忠孝篇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蹙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文選諷諫詩注引孟子曰。天下殆哉。岌岌乎。按韓非所引之記。即咸邱蒙所引之語。蓋當時早有以此等說筆之於書者矣。蹙造二字古通。韓詩外傳。史魚死不於正堂治喪。衛君問知其故造然。召蘧伯玉貴之。而退蘧子殺。淮南子道德訓。孔子觀宓危。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並以造代蹙。殆哉岌乎。乃時人恒語。莊子天地篇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岌乎天下。音義曰。岌本又作岌。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孟子子曰。否。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邱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注。東野至事也。

○正義曰。趙氏以東為東作治農事。故引書堯典以證之。非東為東方之東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趙氏注此章。於東字妙有體會。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今濟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憲宗三年。以堯而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

名。於孟子無涉。

宗三年。以堯而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

名。於孟子無涉。

考妣。二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

子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今所行尙書在舜

典中。披伏生尙書原只堯典一篇。無專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舊別有舜典。而其時已亡。故東晉

梅賾獻尙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建武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始分堯典爲二。以

慎微五典至末謂之舜典。而加二十八字於其中。此僞書也。故漢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

月巡狩。至章帝時。陳寵奏言。唐堯著典。胄災肆赦。皆是舜典文。而皆冠以堯典之名。卽前漢王

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後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謨文。亦稱堯典。自

僞書一出。而羣然改從。則是古書一篇。而今誤分之。非古書二篇而今誤合之也。今尙書作帝乃祖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萬章上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

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說文步部。徂。往死也。虞書曰。放勳乃徂落。此可證尙書本

作放勳。釋文引馬融注。以放勳爲堯名。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注。放勳。堯號也。

此古義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

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按上文堯欲異位。自言朕在位七十載。

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年。史記與經合。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徂。往死也。从歹且聲。虞書曰。

放勳乃徂落。二徐本皆如是。宋本說文及供廋所引皆可證。至集韻類篇。乃增放字。至李仁甫乃增之曰

放勳乃徂落。或用改大徐本。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見孟子。春秋繁露皇甫謐帝王世紀所



君如父母也。蓋謂百姓即下四海之民。惟如喪考妣。所以過密八音也。故云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兩思字相貫為一事也。過。止也。爾雅釋詁文。說文言部云。謚。靜語也。一曰。無聲也。詩周頌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云。密。靜也。賈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子新書禮容篇引詩作宥謚。趙氏讀密為謚。故云無聲也。

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一天子矣。注曰。一王一。言不得

並也。注孔子曰。至二王。○正義曰。禮記會子問篇云。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

無二上。坊記云。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大戴禮記

本命篇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咸邱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注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

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

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注大。率。徧。循。注也。說文日部云。普。日無色也。水部云。溥。大也。孟子作曾。是假借字。詩作溥。正字也。儀禮士虞。禮記云。曾。大也。詩大雅

召旻。溥斯害矣。箋云。溥。徧也。周偏即大也。率。循也。爾雅釋詁文。孔氏詩正義云。說文云。溥。水濱。廣雅云。徧。溥。然則辭濱溥。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

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在水也。鄉子

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

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曰。是詩也。非

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注孟子

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注此莫至勞

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賢。勞也。小雅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

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為賢才。失其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

注云。賢。多財也。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廣其本義

矣。小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故孟子說之曰。我獨賢勞。戴先生曰。投壺某賢於某。皆干澆。賢。多也。按呂氏春秋漢人篇云。釋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

王士。率士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蓋當時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邱蒙引見爲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六經之學。至戰國疏陋已極。孟子不獨論舜。兼以明詩。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

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文。詩之文章。所引

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

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

民也。人情不逮。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其父也。詩至

得之。○正義曰。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宣公十五年左傳云。故文反正爲之。國語晉語云。夫文蟲皿爲蠱。是文卽字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蠱。意內而言外也。从司聲。有是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謂之蠱。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也。言者。文字形聲之合也。言與辛部之辭。其意迥別。辭者說也。从爾辛。爾辛猶理辜。

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篇章也。言者。意內而言外。从司言。此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積文字而爲篇章。積言而爲辭。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言害辭也。孔子曰。言以

足志。言之謂也。文以足言。辭之謂也。大行人故書計言命。鄭司農云。言當爲辭。此二策之不可混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以意逆志說云。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詔咸邱蒙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後儒因謂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謂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道理。此論讀書窮理之

義則可耳。詩則當知其事實。而後志可見。志見而後得失可判也。說者又引子貢之知來。子夏之能

言詩之法也。不知學者引申觸類。六通四闢。無所不可。而考其本旨。義各有歸。如切磋本言學問之事。則凡言學問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貧富可乎。素絢本有先後之序。則凡有先後者。無不可

推。而論詩論禮後可乎。斷章取義。當用之論理論事。不可用以釋詩也。然則所謂逆志者何。他日

謂萬章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准有世可論。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問其世爲何世。人爲何人。而徒吟哦上下去來推之。問其所逆。乃

在文辭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謂害志者。而烏乎逆之。而又烏乎得之。孟子之論北山也。惟知爲行

役者之刺王。故逆之而得其嘆賢勞之志。其論凱風也。惟知七子之母。未嘗去其室。故逆之而得其

過小不怨之志。不然。則曾天率士。特悉主悉臣之恆談耳。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亦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之同類耳。何由於去古茫茫之後。核事考情。而得其所指哉。夫不論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

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預憂後世將秕糠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說以防之。故必論世知人。而後逆志之說可用之。○注。文詩至之辭。○正義曰。說文多部云。彰。誠也。有部云。誠。有彰彰也。然則文章之文本作彰。省而作文。與文字之文義別。趙氏以文章釋文。是讀文為彰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發動而成於文。高誘注云。文。文章也。禮記仲尼燕居云。文為在禮。注云。文章所為。皆以文為矜。與趙氏同辭。○孟子已明指周餘黎民。靡有子遺為辭。即魯天之下四句為辭。此是詩人所歌詠之辭。或成篇章者也。○注。文不顯乃反顯也。○趙氏曰。趙氏以文為文章。是所引以與事。即篇章上之文采。如我獨賢勞。辭之志也。莫非王臣。則辭之文也。說詩當以辭之志為本而顯之。若不以意逆志。則志宜顯而反不顯。文不顯而反顯矣。文字於說詩非所取。故解為詩之文章。詩之文章。即辭之文采也。○注。辭曰至父也。○正義曰。雲漢詩在大雅序言宣王遇災而懼。每章首言早既太甚。知詩人之志。在憂旱災也。毛傳云。子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子遺者。言又餓病也。孔氏正義云。子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子遺。謂無有子然得遺漏。拔遺失。失即佚。遺佚即遺漏。無有遺漏。是皆不免於死亡。下云旻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箋云。天將兇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然則靡有子遺。乃虛設之辭。謂旱災如此。先祖若不助我恐懼使天雨。則旻天上帝。既不欲使我民有遺留。周餘黎民。必將飢饉餓病。無有子遺也。不逆胡不相畏之志。則周真無遺民。不逆我從事獨賢之志。則溥天之下。真莫非王臣。趙氏言民無子然遺脫不遺旱災者。與毛鄭義異。白虎通有王者不臣簋。言王者所不臣者三。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注。妻之父母。孝子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也。○正義曰。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也。○正義曰。至。瞽瞍為天子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下武篇第三

章。毛傳云。則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為孝。義與趙氏異。趙氏以孝思為孝道者。說文人部云。念。思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念下云。念。理也。大雅毛傳云。論。思也。論者念之假借。思與理義同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理。道理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喜怒剛柔。不離其理。高誘注云。理。道也。是思亦道也。大王王季文王。皆明哲可法。故毛以則為則其先人。舜之父頑。未可法則。故趙氏不從毛義。而云為天下則法也。箋解永言配命。以為武王言。趙氏以此永言為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則與鄭同。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注。書。尚書逸篇。

祗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故事嚴父。戰栗以見。警賧賧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

而子也。以是解威邱蒙之疑。注。書尙至之疑。○正義曰。此引書不見二十八篇之中。故爲逸篇。蓋

楚語云。爲齋敬也。禮記內則云。謹懼周旋。慎齊。是齊爲敬慎也。論語八佾篇云。使民戰栗。毛詩

秦風黃鳥。惴惴其慄。傳云。慄。慄懼也。栗。遍齊也。是爲戰懼也。趙氏以夔夔爲齊栗之貌。故云敬

慎戰懼貌也。闕氏若璣釋地又續云。炳燭齋隨筆曰。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當時則兩足舒布

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之物。故曰夔夔也。變。一足之物也。凡人立。當時則兩足舒布

史義縱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顯白。爾雅釋詁云。允。信也。趙氏以警賧亦信知舜之大孝。

釋警賧亦允。是讀允字句。若字屬下。爲孟子說書之辭。近讀允若爲句。從晚出古文大禹謨也。江

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趙氏讀允字絕句。若字屬下。入

孟子語中。似不合孟子語意。故聲裁節之而別爲之解。允。誠也。若。舍也。舜敬事警賧。見之必

敬慎戰栗。警賧化之。亦誠實。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

而善。所謂蒸蒸又格格也。○正義曰。見孝經聖治

無有加焉。○章第九。教子之敬。一本作教子之政。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注。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是

也。○注。堯曰至是也。○正義曰。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

也。○注。文見論語堯曰篇。○正義曰。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

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注。萬章至之乎。○正義曰。說文言

部云。諄。告曉之執也。从言謹聲。續若鹿。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大雅誨爾諄諄。左傳年未盈

五十而諄諄如八九十者。孟子諄諄然命之乎。大雅諄諄。鄭注中庸引作怵怵。云怵怵。懇誠貌也。

其中懇誠。其外乃曉告之執。義相足也。按告曉之執。則有聲音。故云天有聲音

也。爾雅釋詁云。命。告也。命之卽是告曉之。諄諄然命之。則懇誠而執告之也。曰。否。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

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注。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允之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三年之喪畢。○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程氏逸箋。言後見堯於糞。此舜居堯喪之實事。○而居堯之宮。○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而猶如也。易明夷象傳。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虞。注云。而。如也。詩君子偕老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密諦如帝。都人士曰。垂帶而厲。箋曰。而厲如聲厲也。孟子萬章篇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而字並與如字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詩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南河至中國。○正義曰。史記集解引劉瓛云。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又云。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褒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括地志。故堯城在濮陽縣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濮北臨漯大川也。河

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卽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按禹貢浮于江沱滸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指豫州北之河。濮在豫河之東南。固可謂之南河之南。九河在兗州。濮亦適當其南。故劉熙以爲九河之最南者。所解南河不同。而其指濮則一也。曹纘之問。春秋時尙戎狄雜處。則以爲南夷。似亦可。乃趙氏稱遠地南夷。則不同熙說矣。蓋濮在豫河之南。戎狄之地也。濮去冀州固非遠地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於陽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云。獄訟違魏。謳歌適晉。注引孟子萬章。作天下朝觀獄訟者。又云。舜曰天也。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史記五帝本紀云。獄訟者不丹朱而謳歌。舜曰天也。與文選注所引同。劉熙言於是遠矣。則熙所據之本。正作歸中國。故以反釋歸。然則趙本作之中國。與劉異。周禮地官大司寇云。凡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注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賈氏疏云。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獄訟相對。故獄爲爭罪。訟爲爭財。若獄訟不相對。則爭財亦爲獄。其義具在秋官。按秋官大司寇。言諸侯之獄訟。卿大夫之獄訟。庶民之獄訟。小司徒聽萬民之獄訟。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以五聲聽獄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士師察獄訟之辭。鄉士逐士聽其獄訟。禮記月令。孟秋決獄訟。惟南子泥論訓云。有獄訟者播鄣。皆稱獄訟。文選注所引。正與之同。趙氏本作訟獄。故解云獄不決其罪。故訟之。是以訟獄爲訟此獄。劉熙釋名釋宮室云。獄。確也。言實確人情僞也。獄不決其罪。則不能確人情僞。故爭訟之也。蓋主獄訟自有其官。惟主獄者不能決。乃上就舜而訟之。如後世叩閭擊登聞鼓。此趙氏之義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注。泰誓見前。此二語今文尙書無之。阮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注。氏元校勘記云。宋九經本咸寧衛州本泰作大。應本孔本韓本作大。注同。泰大皆俗。古祇作大。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注。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注。人有言至於子。○正義曰。翟氏顯考異云。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讓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韓非子外儲說。播壽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入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以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

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姑援別典之說。明益方避啓。而未嘗貪其位。啓順人心卽位。而未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感衰。不暇更置辨也。**孟子曰。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足利本並有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八字。注疏本無之。有者是也。因此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孟子之否然。卽今人之不然也。他否字皆不注。獨此注者。恐人之誤斷其句於否字句絕。則然也不可通矣。**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注。言隨天也。昔

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

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

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注。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

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正義曰。闕氏若璩釋地續云。漢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丹淵雖有。范汪荊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可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年。放齊曰允子朱啓明。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丹朱狸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燃犀解引徐自淇云。二子不肖。但不似父之神聖耳。使果大不肖。則且起而與舜爭天下。安能成父之志。昔人

稱丹朱自託於傲以成禪讓。真無愧爲堯之子。○注。陽城至處也。○正義曰。史記夏本紀云。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集解引劉熙云。今潁川陽城是也。本紀又云。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集解云。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闕氏若璩釋地云。陽城山名。漢潁州有

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卽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

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其非一山也。嚮道元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嵩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注書在藏於複壁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無交遊以質問。虛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謬。正坐此爾。周氏桶中辨正云。箕山之陰。史記作箕山之陽。山北曰陰。陽城在箕山之北。故張守節云陰即陽城也。史記作陽。則為箕山之南。與孟子不合。故張守節疑史記箕字是嵩字之謬。蓋陽城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為嵩山之陽也。趙注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關百詩非之。其說良然。但謂箕山為嵩高之北。此本劉黜語。愚謂此字疑謬。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箕山又在陽城之南。非北也。舜禹

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為而橫為之者。天使為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祿也。注。莫無至微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抑篇。莫捫朕舌。傳云。莫。無也。荀子致無根源之謂。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為橫。橫至。橫逆而至也。此言橫為之。猶荀子言衡至。從為順。橫為逆。從所欲為而為。順也。無所欲為而為。故為橫也。是其命祿也。閻監毛三本作是其命而已矣。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故曰命也。

天下。繼世以有天下。注。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正義曰。趙氏屬上。近時通解屬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注。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注。大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丁之弟。



也。大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注。太子大丁未立而卒。於是遷立大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遷立大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趙氏所本也。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成湯之歿久矣。于此言成湯既歿者。蓋三篇皆稱述成湯。故推本之耳。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則成湯之歿。距太甲元年。中隔兩君。歷有年所。非湯歿之後。卽爲太甲元年也。○注。伊尹至位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遷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周氏極中辨正云。當以書序爲正。蓋居桐在諒陰時。自史記以放桐在既立三年後。於是霍光將廢昌邑。田延年遂以伊尹廢太甲以安社稷爲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康成所傳真古文。原有伊訓。其實雖亡。猶見於漢書律歷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寶有枚方明。蓋劉向歆父子領校祕書。親見古文。徵擯三統歷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歷志。的確可信。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歷志說並同。真伊訓所云太甲元年。乃仲壬崩之明年。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既者。追綱之辭。不可混。商人以丑月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曆推是年爲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且冬至。至朔同日。歷家以爲厥元。伊尹祀於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歷志既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且冬至之歲也。且無論太甲繼仲壬不繼湯。卽爲繼湯。湯必以去年崩。至踰年正月。太甲改稱元年矣。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會謂伊尹爲未。非元年初也。乃僞作者舛朔字去之。改爲卽位陳訓。遂掩卻至朔同日之事。以改祀先王爲冀嘆告卽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年卽改稱元年矣。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會謂伊尹爲之乎。又云。如僞書。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教卽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二十六月之內。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誠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內。卽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觀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作放乍迎。如置蒸然也。史記殷本紀首三年字。指卽卽位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年。最爲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既之爲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二年內。古文簡略。省首三年字耳。與史記不乖刺也。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年之久。孟子行文取便。要其爲六年則同。奈何作

僞者竟謂太甲即位未久。卽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卽復位。伊尹之無人臣禮。一至於此。傷教害義。不可不辨。闕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鄭康成書序注。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爲湯葬地。余以後漢書梁國虞縣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卽在於此。虞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訓大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爲僂師。去虞城八百餘里。伊豈有縮地之法。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周氏柄中辨正云。湯都實在僂師。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據此。則大甲放處。密邇湯都。闕氏指桐亭爲放處。而移湯都於穀熟以就之。非也。尙書後案云。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祿孔傳欲傳會大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爲怪矣。毛詩召南殷其雷莫敢遑處。小雅四牡不遑啓。周公之不有天下。猶公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孔子至一也。○正義曰。義得宜也。孟於此明。章指。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

否。○正義曰。翟氏顯考異云。墨子尙賢篇。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親爲庖人。湯得而舉之。莊子庚桑楚。湯以庖人餽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佚氏得嬰兒於空桑之中。令婦人養之。是爲伊尹。湯請有佚爲媵。有佚以伊尹爲媵送女。尹說傷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周舉天下魚肉之美。蔡果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美者。而云非爲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湯之說。無如此篇之詳盡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應劭史記注引之。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稻。許慎說文引之。所稱昔曰。俱不曰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於小說家。蓋呂氏聚斂羣書爲書。所謂本味篇。乃矚自伊尹說中。故漢人之及見原書者。翕標著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猥鄙。何足挂唇。而其時任已辱身之徒。援以自衛。津津樂道。至輾轉傳聞於孟子之門。又焉可不辨論哉。馬遷自命良史。殷紀中雜陳一二說。且次孟子正說於後。又作孟子傳而云牛鼎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有小說。而但奉遷史爲信書。則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未盡祛也。孟子愚故追索其根株以實扶之。曰是說也。但本伊尹說也。伊尹說。乃怪誕猥鄙之小說也。孟子曰。否。不然。否。不是也。否。不是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說見上注。伊尹

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人。**注**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覩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注**有莘國名。○正義曰。大戴

謂之女志氏。漢書古今人表。女志。蘇妃。有蘇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蘇者。有蘇氏之女也。又大嬖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蘇嬖氏之女。於大嬖別之曰禹後嬖氏。而湯妃則曰有蘇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嬖臣。正義引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仇氏採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

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卽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關氏若璩釋地云。汴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嬖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注。雖以至人也。○正義曰。祿之以天下。謂為天子也。故曰以天子之祿加之。說文

頁部云。顧。還視也。書多方云。開厥顧天。鄭氏注云。顧。由視念也。還視謂回首而視。心念之不能舍也。說氏見部云。餽。欲也。欲與念義同。故以餽釋顧也。詩鄭風。清人。餽介旁旁。箋云。餽。四馬也。千駟。是為四千匹。禮記曲禮云。毋淫視。注云。淫視。睇眄也。以眄釋視。謂欣喜慕此千駟而淫視之也。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趙氏讀介為芥。故以草釋之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注**湯聞其賢。以元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

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注**。囂。囂至貌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囂。閑也。注。言無欲也。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

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注**。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

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注。幡反也。○正義曰。音義云。幡。張云與翻同。荀子論國篇云。反然舉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注。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

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注。覺。悟也。○正義曰。說文見

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注。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己推排

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

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注。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

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注。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

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挽我也。歸於絜身不污己而已。

注。聖人至而已矣。○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孔子之栖栖皇皇。爲天下也。然而爲己

而已。道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己之性也。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

其舉止。豈石隱者流哉。其爲己也。亦豈絕不爲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

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潔身者。豈獨善其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之行也。或

達則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蓋隱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乎此而君子爲己之學。與爲仁由己不由人之義。不昭然若揭乎。吾

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注。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

宰爲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注。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

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

天而誅也。爾注。伊訓至誅也。○正義曰。伏生今文二十九篇無伊訓。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有伊訓。次咸有一德典寶之後。為今文所無。故為逸篇。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鄭康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云。載孚于亳。又云。征是三醜。則此篇僕未嘗存。崔實政論曰。臯陶陳謨而唐虞以典。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真會見之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牧宮桀宮者。言天誅之所自。則自是桀宮。下又別言自亳。亳是殷都。則牧宮是桀宮矣。朕我。釋詁云。云謂湯也。則未然也。詩周頌序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故云。載。始也。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故云。亳。殷都也。此篇是伊尹訓太甲之文。朕載自亳之語。無以見是述湯言。古人朕字上下通稱。安見伊尹不稱朕乎。聲謂伊尹自謂也。按趙氏以作釋造。謂桀自造作可攻討之罪。故天誅之。自之訓由。由通猶。猶即獸。爾雅釋詁云。獸。謀也。故趙氏以謀之於亳釋自亳。兩自字義別也。晚出古文伊訓作造攻自鳴條。某氏傳訓造為始。趙氏不訓造為始者。傷始征自葛載。其後又伐韋伐。顧伐昆吾。而後乃伐桀。牧宮既為桀宮。不得為始攻自桀也。若鳴條尤不可言始矣。所與謀者。順天救民之事。非割烹也。湯謀之於韋。非伊尹以割烹要之。此孟子引書之意。謂伊尹攻桀自亳。與孟子引書不合矣。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爾注。不枉道而取容。○正義曰。史記白起王翦傳贊。儉合取容。朱建傳云。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爾注。有人以孔子為然。

癰疽。癰疽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爾注。有人至狎人。○正義曰。孟子對云。不

衛靈公近癰疽。高誘注云。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翟氏類考異云。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孔子

上無或謂二字。癰疽作癰疽。侍作寺。瘠作者。史記孔子世家。雍渠為驪乘。韓非子作瘠鉏。韓轉

相推。雍渠雍雖為一人。而癰疽亦即雍渠。均以聲同通借字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瘍醫掌

腫瘍潰瘍之視藥。腫瘍。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溢而將破者。雖癰疽於疽。而二瘍皆有之。戰國

策衛靈公時。癰疽彌子瑕專君之勢。以蔽左右。蓋亦下士之職云。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孔子世

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驪乘。出。使孔子為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即孟子所稱癰疽。

趙氏以為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爾注。否。不也。不如是也。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

義無命也。○顏繻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

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也。○

正義曰。張氏爾岐高菴開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

富貴賤得失生死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

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

則智卽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

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

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

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

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辯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

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

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顏繻由至孔子主。○正義曰。

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漢書古今人表。以顏繻由爲顏繻聚。濁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

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爲不合也。孔叢子言繻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

或疑其私於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繻由卽濁鄒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繻由。

則繻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牆。固其宜也。至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

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繻由無嫌矣。聚聚死事於齊。見左傳黎邱

之役。然則顏繻聚者。顏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於字音。更不足信。鬪氏若璩釋地又續云。

顏繻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云。

翟氏類考異云。彌子欲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憤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

人因也。淮南秦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

蒞孔子者。且不僅造爲癰疽瘠環言矣。按癰疽與彌子瑕同幸於衛君。二人專君之勢。以蔽於左右。

韓非子說難云。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瑕母病。人閒往夜告彌

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

甘。不盡。以其半嚼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嚼寡人。然則彌子之寵甚於癰疽。彌子有子路之

親。且自求結交於孔子。孔子且以義命拒之。則主癰疽必無之事矣。蓋因參乘之事而傳會之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

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

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於衛。齊無厄難。何為主癰疽瘠環也。

注。孔子至過宋。○正義曰。不為苟合取容。故不悅。趙氏以道不合明之。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

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孔子遂行。宿乎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獨鄒家。此

不悅於魯之事也。又云。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此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去衛適

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此不悅於衛之事也。又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微服過宋

之事也。○注。司城至臣也。○正義曰。趙氏此注甚詳明。上言宋桓司馬。已標國名。司城貞子蒙上宋字為宋臣。為孔子在宋時所主也。過宋則不在宋而適陳。故下明標陳侯周。言孔子適陳。為陳

侯周之臣也。惟史記以司城貞子為孔子適陳所主。是貞子為陳卿非宋卿。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則

司城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為宋官。故依堯兩說之。愚謂陳之司寇。可效楚官名司寇。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邪。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為疑。則服注

以三司為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為鄭官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擅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云。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為氏。見於世本。宋華向

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即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為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運殿之制。以字為諡。通在傳世。本未有爵子而配諡者。今據稱貞子。即佚非宋卿。愚故獨信

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為讀孟子不誤也。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為臣者。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是亦臣也。還以孟子之言證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

至之國皆不為臣。不且終歲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之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蕭。會公叔氏以蒲畔。

蕭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校其年歲。靈公歿已久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

是初如陳也。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蕭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太史公談著之於此耳。

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當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錯亂。觀其敘歸與之數。主蘧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後兩見。非稍爲整比。條理斐然。謹按世家先聖自三十五歲以前。皆居魯。嘗爲乘田。爲委吏。昭公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韶。博之三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而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巖。博之闕。此可證者也。顧世家既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執爲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卒於昭二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較叔服闋。魯已無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非昭公也。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卽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長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校。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公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羊師說。亦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之。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按此過蒲之下。卽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云云。至作爲陳操以哀之。六百六十四字移置其間。蓋過匡至陳。去陳過蒲。自蒲如衛。去衛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衛。主蘧伯玉家。尋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去衛。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鳩。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於是醜之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問陳章。卽云孔子去衛過曹。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家云去衛過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絕糧者在。或如子國所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抑或就以微服避難。倉卒喪其所寶。皆未可知。要與異日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爲一也。既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具有對肅慎矢之語。有桓僂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與之語。實哀公之三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於野。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返乎衛。由是推之。定公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時也。自六年返衛。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夫子之歲。則恒在於衛。孟子所謂於衛孝公公養之仕者也。子之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召。則終不可復歸。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爲旅人哉。其見衛靈公。主顏籬由。畏于匡。畏于蒲。歷曹鄭杞宋。遭宋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未哀初一二年間也。是爲先聖出處大端。敬微密而備識之。云陳侯周。陳懷公子者。史記陳世家云。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晉公。僖公六年。孔子適陳。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僖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然則陳侯周有諡矣。又名越。與孟子異。阮古厄字。詩谷風箋云。厄難勤苦之事也。是阮卽難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



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為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焉。聖人。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也。○正義曰。君子大居正。○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文。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

乎。○注。人言然否。○正義曰。百里奚事。趙岐注謂奚自賣五段羊皮。為人養牛。賣已物以養人牛。貧而不吝。可以為要譽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段大夫。其人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履屨之歌曰。百里奚。折娶我今五羊皮。是聘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則攔作容貲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若謂得五羊之皮。為之食牛。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譽。趙氏去古未遠。或有師承。趙氏佑溫故錄云。百里奚有五段大夫之稱。孟子亦言其鬻於市。則養牛之言非無據。但謂以要秦繆公非耳。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段羊皮。為人養牛。當讀賣字為句。賣下五上脫一得字。遂似奚自有羊賣之。反為人執。理所必無。毛西河不審而妄爭。周氏樞中辨正云。朱竹垞五段辨。言趙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段羊皮為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履屨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段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初五羊為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余合。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請以五段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段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五段微物。楚人豈貧之乎。按履屨歌乃漢詞賦家所為。本不足據。其以史記贖奚事為證亦非是。史記言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者。此即齊欲請管仲於魯。而桓公謂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我矣之意。故其謂楚人曰。吾廢臣。微之也。諸贖以五段羊皮。示其無足重輕也。所以杜楚人之疑。而使之不忌也。若謂以此取信於楚。則奚之素所被服。楚人烏得知之。史記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遷所傳。已自相矛盾。則弁贖奚之事。亦屬傳疑不足信也。至所引范處義釋詩之說。則尤為不根。夫五純五絨五纒。絲數非縫數也。戴侗六書故曰。純絨總俱以五言。皆絲之量數。更證之西京雜記云。五絲為纒。倍纒為升。倍升為絨。是絨為絲數。益無可疑。范氏謂合五羊為一裘。則羔羊。兒羊也。豈有兒羊而五皮而可以成裘者哉。嘗考雜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自賣五羊皮為一輓車入秦。戰國策。百里

矣。虞之乞人。傳買以五羊之皮。說苑。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養牛。又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皮爲自鬻之直。竹垞所云。則昔人未有此解者。惟莊子庚桑楚篇云。湯以廬人籠伊尹。秦並以五羊之皮爲自鬻之直。陸德明音義。既引史記贖奚事。又曰。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裘。此頗合於竹垞之解。而又不能引據。徒割截論注以就其說。關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百里奚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夫曰虞人也。址實見矣。不諫之秦。行踪見矣。年已七十。齒已見矣。又曰舉於市。仕宦見矣。獨秦之號爲五殺大夫。傳至孝公時。猶噴噴於趙夏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蓋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走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秦繆公時地屬楚。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殺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殺大夫之號。其云吾媵臣。亦繫記詞以誑楚。左氏媵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里奚也。漢表以次之於各等矣。或問謂之舉於市者何故。余曰。論語市脯注云。市。買也。說文云。買。市也。孟子蓋謂百里奚從買得來耳。細讀孟子合左傳。奚之去虞。當於僖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日。故曰先云。安得有如史記奚爲晉虜以贖於秦之妄說。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好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爲之設此言。否不然。○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守衍文。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

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

夏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晉人至奇諫。○正

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傳。關氏若璩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魏。西魏國。宏農陝縣東南有魏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

裴駰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魏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注。垂棘至所生。○正義曰。傳公

二年公羊傳白璧注云。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尙白爲美。徐氏疏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關氏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駝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垂棘又見成五年。

杜但注晉。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會不知以

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

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百里奚知處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尙不肯爲也。况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百里奚至爲之乎。○正義曰。趙氏以百里奚不諫。冠此兩篇之首。蓋謂奚所言之義。知卽智矣。於其間反入不智一層。此孟子屬文之法。故用而字轉捩。若曰百里奚不諫。乃是知其不可諫也。知其不可諫而卽不諫。是其智也。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會不知以食牛干秦。穆爲汙。可謂智乎。錯綜言之也。又因其一智。推而爲三智。知繆公之不可諫而不諫。一智也。知繆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二智也。知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三智也。三智從三知字而出。智屬知。賢屬能。但知而不能。不可爲賢。故又實能相其君。以顯於天下。是非獨智而且賢矣。前以知斷其不知之非。後以能斷其不爲之是也。一說晉時強大。可與晉敵者莫如秦。奚故去虞入秦。三置晉君。正是爲虞報仇。所以不諫而去之秦者。以此。翟氏續考異云。戰國時。處士橫論。萬人倫。褒禮義。以爲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癡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爲君臣無定分。禪讓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營富貴。利達之途。以爲苟賤可甘。近倖可援也。爰是造爲事端。託諸舜禹伊孔。謂聖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掩其醜。孟子懼焉。故特設爲門弟子疑難問答。著諸簡編。以徹扶其機。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見之。風俗通言孟子退與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爲旨。萬章之徒。非就此篇實據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已。並早滅於秦火前矣。觀馬遷爲史。凡孟子所既辨斥。仍多取爲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於杯水車薪之不可熄矣。使非此篇之傳。雖舜禹伊孔。且無以見白於今日。其他是非之顛倒者。可勝言乎。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違正也。爾不爲苟合。○正義曰。史記封禪書云。阿諛苟合之徒。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歸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伯夷至立志。○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伯夷叔齊。論語每言之。必兼二人。而孟子則獨舉伯夷。史記之言伯夷。以讓國以恥周也。而孟子則言其辟紂。且屢言之。此章與前伯夷隘章。極言其惡惡。非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猶是辟紂意。於恥周有可通。於讓國則絕無與也。若以史傳爲不實。則非讓國。何爲子貢授以問衛事。論語言餓於首陽。言逸民。於是恥粟探薇事。史即可爲經注也。孟子何獨有異。竊以伯夷當紂之時。親德其暴。至於脯醢無罪諸侯。爲從古所未有。廉來之助惡。皆非可以力爭。而自以遠國疎臣。欲諫正之不得。徒苟奉職貢而以爲恥。固久有欲辟之心矣。而不忍言。因生事之既終。有遺命之可託。遂以不顧而逃。叔齊與兄同志者也。亦以有託而逃。叔齊特從兄也。孟子故不及之。爲其舉兄可以見弟也。其事從讓國起。而其心實從辟惡起。史傳據事書之。孟子原心論之也。然而曰待天下之清。則夷惟辟紂之惡。未嘗不待紂之改。辟之已耳。其於君臣之大義。未嘗有他志也。故以諫武王。武王遂紂。遂以恥周粟。而孔子特表之曰。不念舊惡。是則伯夷之所以爲伯夷者。其行事甚委曲。其用心甚平直。第求無汚於己。而非必有苛於人。故得爲聖之清。○注。若夏姬之比也。○正義曰。列女傳孽嬖篇云。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欲失意。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讓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注。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孟子頑夫廉。頑字古皆是貪字。漢王吉傳。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尙也。南史稱任助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韓詩外傳云。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又後漢書王龔傳云。聞伯夷之風者。

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丁鶴傳論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列女傳曹世叔妻云。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李注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藝文志隱逸下。引魏王粲弔夷齊文曰。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當亦用孟子。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氏於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於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本作頑矣。據下文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為是。趙氏以頑訓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人。皆引作貪。知必非無本矣。孟子漢有劉熙注。梁有蔡母遠注。作貪者或斷於二家之本與。王云。念孫廣雅疏證云。頑。鈍也。如淳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頓。謂無廉隅也。頓與鈍同。孟子萬章篇云。頑夫廉。按王氏說是也。頑之義為鈍。廉之義為峻。峻則有隅角。鈍則無鋒鏑。二者正相對。呂氏春秋廉大篇云。暴戾頑貪。是頑亦貪也。諸書引作貪。亦頑訓貪之證。國語晉語。少懦於諸侯注云。懦。弱也。說文心部。懦。鷙弱者也。故以懦為弱。伊尹曰。何事

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說與上同。柳下惠。不差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

厚。注鄙狹至深厚。○正義曰。周禮地官甸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鄕。五鄕為縣。五縣為州。國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人也。愛類篇云。墨子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高誘注皆云。鄙。小也。又君守篇云。魯鄙人遺宋元王問。高誘注云。鄙人。小人也。小方之鄙人也。對下寬言之。故不訓小而訓狹也。賈子道術篇云。優賢不逮謂之寬。詩大雅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是寬即優也。淮南子齊俗訓云。煩舉廉淺。高誘注云。淺。薄也。是薄即淺也。毛詩邶風北門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薄既是淺。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厚即是深。故云深厚。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漸瀆

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注**。漸。積米也。**至**。亟也。

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澆。乾。積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澆。漸而行。漸。伏米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毛詩傳曰。釋。漸米也。爾雅。澆。澆。漸也。孟子注。漸。積米也。凡釋米。漸米。積米。

伏米。籩米。陶米。挑米。燒米。異稱而同事。漸。實謂之積。自其方。未淘言之曰。積米。不及淘。抒而起之曰。澆。萬章篇。今說作接。當是字之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澆。澆。澆也。說文。澆。澆酒也。一曰。澆也。鄭與注。周官甸師云。黃。讀為縮。孟茅立之祭。而。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縮。澆也。說文。乾。謂米也。引孟子孔子去齊澆漸而行。今本澆作接。所見本異也。澆之言。竟。謂澆乾之也。今俗語。猶謂澆乾。積米為澆乾矣。西漢叢語云。異詞集引李吉甫南錄曰。孟子去齊而澆漸。唐本作篋字。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

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入於河。高誘注曰。揚。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振與揚同義也。程大昌演著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為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為終條理。按始條理。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即治物。以理字解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玉終其聲之聲。指金聲。金聲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也。殺則細。振以終之。則其聲不細矣。金音。音字解聲字。近時通解。謂金。鐘。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聲也。振以收之於後。條理是節奏次第。金以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為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振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拊之。檢也。廣雅卷三云。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戎篇。小戎。棧收。毛萸云。收。斂也。正義曰。斂。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斂與振亦

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

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入於河。高誘注曰。揚。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振與揚同義也。程大昌演著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為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為終條理。按始條理。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即治物。以理字解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玉終其聲之聲。指金聲。金聲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也。殺則細。振以終之。則其聲不細矣。金音。音字解聲字。近時通解。謂金。鐘。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聲也。振以收之於後。條理是節奏次第。金以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為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振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拊之。檢也。廣雅卷三云。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戎篇。小戎。棧收。毛萸云。收。斂也。正義曰。斂。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斂與振亦

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

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入於河。高誘注曰。揚。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振與揚同義也。程大昌演著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為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為終條理。按始條理。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即治物。以理字解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玉終其聲之聲。指金聲。金聲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也。殺則細。振以終之。則其聲不細矣。金音。音字解聲字。近時通解。謂金。鐘。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聲也。振以收之於後。條理是節奏次第。金以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為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振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拊之。檢也。廣雅卷三云。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戎篇。小戎。棧收。毛萸云。收。斂也。正義曰。斂。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斂與振亦

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

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入於河。高誘注曰。揚。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振與揚同義也。程大昌演著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為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為終條理。按始條理。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即治物。以理字解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玉終其聲之聲。指金聲。金聲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也。殺則細。振以終之。則其聲不細矣。金音。音字解聲字。近時通解。謂金。鐘。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聲也。振以收之於後。條理是節奏次第。金以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為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振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拊之。檢也。廣雅卷三云。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戎篇。小戎。棧收。毛萸云。收。斂也。正義曰。斂。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斂與振亦

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

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入於河。高誘注曰。揚。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振與揚同義也。程大昌演著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為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為終條理。按始條理。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即治物。以理字解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玉終其聲之聲。指金聲。金聲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也。殺則細。振以終之。則其聲不細矣。金音。音字解聲字。近時通解。謂金。鐘。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聲也。振以收之於後。條理是節奏次第。金以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為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振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拊之。檢也。廣雅卷三云。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戎篇。小戎。棧收。毛萸云。收。斂也。正義曰。斂。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斂與振亦

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

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入於河。高誘注曰。揚。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振與揚同義也。程大昌演著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為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為終條理。按始條理。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即治物。以理字解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玉終其聲之聲。指金聲。金聲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也。殺則細。振以終之。則其聲不細矣。金音。音字解聲字。近時通解。謂金。鐘。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聲也。振以收之於後。條理是節奏次第。金以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為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振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拊之。檢也。廣雅卷三云。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戎篇。小戎。棧收。毛萸云。收。斂也。正義曰。斂。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斂與振亦

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

聲近義同。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始條至

○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

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能一於

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條分縷析。以仁且智當之。豈或

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者矣。智

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不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注以智至中也。○正義

技也。故以技釋巧也。章指云。言聖人猶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與此注相發明。趙氏以巧比三子。以力比孔子。三子可學。孔子不可及也。然則爾爾字宜皆指三子。其至如清任和。

為三子之力所可至。其中如孔子聖之時。為三子之力所不可至。至中俱承上力字。至為三子之力。中為孔子之力。乃注云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意殊矛盾。不可詳知。又云。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

似謂孔子之時。三子力不能及。故改而用巧。為清任和。則中字轉屬三子之清任和矣。又似謂孔子以時為中的。三子各以清任和為中的。三子自知不能為孔子之中的。因思改而用巧。為三子之中的。

故各用清任和也。是孔子以力中的。三子不以力而以巧中的也。以力。則但能至不能中也。趙氏本義。未知何如。姑擬之以質知者。近時逼解。智巧。即靈明不測。妙乎神也。聖力。即造詣獨到。

因乎應也。聖知兼備。而唯智乃神。巧力並用。則惟巧乃中。此孔子所以獨為聖之時。或云。巧力之喻。是孟子自擬作聖之功。由射於百步之外。望道之比也。孔子之聖。非力可擬。力則人。巧則天也。

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邱陵。邱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

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

注班列也。○正義曰。方言云。班微。列也。北燕曰班。東齊曰微。戴氏震方言疏證云。趙岐孟子注。孟子班爵祿云。班。列也。春秋昭公二年左傳。送從逆班。杜預注云。班。列也。任昉奏彈曹景宗曰。榮高列侯。李善注引方言。列。班也。所引即此文。詩大雅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田。孟毛傳微。治也。鄭箋云。治者。正在井牧。定其賦稅。亦於班列之義為近。廣雅列。班布也。孟子

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困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增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略。詹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困詳。悉也。

至存也。○正義曰。詳。悉見離婁下。荀子非相篇云。詳則舉小。注云。詳。周備也。故又以備釋詳也。周禮地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注云。主班祿。賈氏疏云。在此者其職既闕。未知所掌云何。但班祿者。用粟與之。司祿職次倉人。明是班多少之官。故鄭云主班祿。○注。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正義曰。禮記正義云。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

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鄭答璉頌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周禮春官內史。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鄭司農鄭康成皆引王制以注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自當以孟子為正。不必與周禮規規求合也。與孟子合者惟王制。猶不免有不合者。由其又在孟子後。雜采遺文所致。即

孟子亦第言聞其略也。鄭康成於王制與周禮不合處。輒謂之夏殷制。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而已。即如百里七十星五十星。孟子明言周室。得謂之夏殷然歟。于是又以開方法兩圖之。然子二百里。男百里。又何法。又豈所謂同一位者歟。唯其不必求合而必求合也。然則。奚其不合。蓋注以周禮司祿官無其職。為諸侯去籍證。周禮本不完之書。司祿之亡。猶他官之闕。未必去籍獨去此。即去亦其中一端。就孟子王制所言之與周禮不合。初非獨此班爵祿事矣。是不足以定也。若謂盡去其合而獨存其不合。則是周禮一書。已自有不能盡合之失。更不足以定也。彼其放恣橫議之習已久。

秦至敢於燔燒三代之書。諸侯皆秦也。何嫌於竄易一朝之制。去者既全去之。其姑存者。爭以意增損之。上下相蒙。若為故然。蓋所必至。不待劉歆之徒也。恐劉歆亦定負此枉於千古也。然則。宜其不合之多矣。文景時。去尤近。諸儒纂輯王制。何不就其所據書名人代。明白標準。而一概彈同。

使後學者莫別其由然。斯則前儒之過歟。翟氏灝考異云。周禮司祿之官。今無其職。趙氏據此為戰國諸侯去籍之證。孟子於典籍既亡之後。側聞其略。自不能類若畫一。且有嫌於時君之爭弁無厭也。故於所聞異詞中。寧信其數之少。而不肯失之多。若王制。乃漢文帝敕令博士諸生。採集傳記。斟酌損益以成其篇。制祿爵節。明屬採自孟子。時周禮未顯於世。諸博士猶不及見之。故

天子一



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國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

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天子至等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

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

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白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顯

氏炎武曰。知祿云。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

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

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

以下矣。○注公謂至後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

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

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又云。王之三公八命。注云。上公謂王之三公

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賈氏疏云。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太公有

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為上公九命者。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亦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

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

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諸侯即君也。王制五等不連諸侯。孟子六等連君。不連君猶

不連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云。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

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邇古今。辯然

不。謂之士。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

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士有上中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大夫獨兩字何。春

秋傳曰。大夫無遠事。以為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

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

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於大夫。諸侯之士也。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伏

氏彤周官田祿考云。周天子具六官。官之爵六等。曰公。曰孤。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

士。曰下士。庶人在官者屬焉。凡天子之官之爵。其有常數可周知。而見本經及注者。公三人。孤三

人。卿五官。官一人。又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則六人。凡十一人。中大夫。天官四人。

地官五人。又州長每州一人。三十州則三十人。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則六人。春官五人。夏官十

四人。秋官四人。凡六十八人。下大夫天官十二人。地官十五人。又黨正每黨一人。百五十黨。則

百五十人。縣正每縣一人。三十縣則三十人。春官二十四人。夏官三十人。秋官八人。凡二百六十

九人。上士天官四十六人。地官四十八人。又族師每族一人。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鄙師每鄙一人。百五十鄙。則百五十人。春官五十三人。夏官六十七人。又僕夫十人。秋官二十人。又象胥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凡千一百五十人。中士天官百一十八人。地官百四十八人。又詞人每闈一人。三千闈則三千人。鄉長每鄉一人。七百五十鄉。則七百五十人。秦官百五十八人。夏官百五十八人。秋官百五十二人。又象胥每翟二人。六翟則十二人。凡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天官百七十九人。又寺人五人。地官二百七十二人。又比長五家一人。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里宰每里一二十四人。場人每場二人。九穀九場。則十八人。秦官二百七十五人。夏官二百四十三人。又獸夫二人。獸馬百九十二人。庖人每閭二人。天子十二閭。則二十四人。秋官百九十三人。又修狼氏八人。象胥每翟八人。六翟則四十八人。凡萬九千五百有七人。其不見經注而數皆可推者。上士爲郊之縣正。十一縣則十一人。中士爲郊之鄙師。野之縣正。郊五十五。鄙野九百五十三。縣人各如縣鄙之數。凡千有八人。下士爲郊之鄉長。野之鄙師。郊二百七十四。鄙野四千七百六十五。鄙人各如鄙鄉之數。凡五千有三十九人。通計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若內諸侯之官之爵。由經注及他篇記所見推之。則在公四等。自卿而下。在孤卿三等。自大夫而下。在大夫二等。自上士而下。其數。公之孤一人。卿三人。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中下士各若干人。侯伯之卿大夫士知之。推知者。上公爲大國。三卿三豨。卿大夫三人。下大夫州長十五人。凡十八人。上士黨正七十五人。縣正十五人。凡九十人。中士族師三百七十五人。鄙師七十五人。凡四百五十人。下士閭胥千五百人。鄉長三百七十五人。凡千八百七十五人。其野二百二十六縣。千一百三十人。下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侯伯爲次國。二鄉二豨。卿大夫二人。下大夫州長十人。遂大夫二人。凡十二人。上士黨正五十人。縣正十人。凡六十人。中士族師二百五十人。鄙師五十人。凡三百人。下士閭胥千人。鄉長二百五十人。凡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四人。七百一十九鄙。伯七十二縣。三百六十一鄙。皆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各如其縣鄙之數。子男爲小國。一鄉一豨。卿大夫一人。下大夫州長五人。遂大夫一人。凡六人。上士黨正二十五人。縣正五人。凡三十人。下士族師百二十五人。鄙師二十五人。凡百五十人。其野。子三十一縣。百五十五鄙。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男一鄙。下士爲鄙師。如其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上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在侯二千五百二十二。在伯二千有九十二人。在子四百有八人。在男二百二十三。周官之爵。曰公。曰孤。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

曰中士。曰下士。凡八等。而合孤卿為一等。中下大夫為一等。何也。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孤於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爵與命之等常相因。故二者皆合為一等也。且考工記稱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注之。則孤亦名卿。而為一等。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又不分二等之明證也。經何以無上大夫。曰。上大夫即孤卿也。大戴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凡內外諸侯之官。其爵等人數。何以定之。曰。大宰云。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教。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廢。置其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輔府史庶人在官者。此外諸侯官卿等人數之大略也。何以知上公之一孤也。曰。典命公之孤四命。注以為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也。何以知子男之無中士也。曰。襄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上士下士。明中士非周官初制也。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稅不皆以四為差。而國亦不足於用矣。公羊所云。乃適指諸侯。今獨歸之子男何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

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子至附庸。○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

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國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者。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與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爾氏若瓊釋地又續云。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為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為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舊名。今為海豐慶雲兩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周氏柄中辨正云。封國之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王制同。周官大司徒。則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孟子異。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始皆

益之。此說最謬。後僑陸農師易山齋金仁山輩。並言周之幅員。不廣於虞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狃。有所狃。必有所從。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從者二十餘。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必不然之事。唐仲友謂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孟子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周官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內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皆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按唐氏此說。極爲支離。即以周禮解之。自諸公至諸男。封疆之數。遞爲降殺。各以百里爲等差。今忽分二解於公侯伯子。則以爲兼虛封。於諸男。則以爲舉實封。此在周禮先不可通。而以牽合孟子之說。其誰信之。陳氏禮書。謂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五百里四百里云云者。則所統之附庸。葉少蘊又謂兼山林川澤而言。任武曹駁之云。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也。豈公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十五乎。即合山林川澤言之。亦不應如此之多。則其說又難通矣。惠氏據尚書大傳。謂諸侯受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公入於其君。而封爲天子之士。故天子得而食之。王制言采。周官言封。二者必合而相備。按大傳言百里諸侯之國。以五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此說合於孟子。而異於周禮。惠氏假借傳會。以調和其說。巧則巧矣。而非其實也。李剛主謂百里專言土田山川附庸。則量功而錫。不在百里內。孟子曰。天子巡狩有慶。慶以地。是初封百里。而其後慶地何算。故周禮約其數曰。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里。伯子男不過三百里二百里。此說亦本之唐仲友。按周禮明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則五百里四百里。乃其疆域。於建國之初已定之。豈有豫約慶地之數。而爲之制其域者。果如其說。本文何以不云公之地無過五百里。侯之地無過四百里邪。任鈞臺又疑大司徒文誤。當是方百里五。方百里四。此亦不然。職方氏明言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方四百里封侯。則六侯。若止方百里五。則千里當封二十公。方百里四。則千里當封二十五侯。職方之制。合於大司徒。其非謬文可知矣。然則孟子與周禮決不可合。自當以孟子爲正。或反據周禮以疑孟。不亦謬哉。○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正義曰。白虎通鷩篇云。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調雲雨同。樂云。文昭校云。御覽載授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調雲雨同。樂云。周禮小司徒注。十終爲同。同方百里。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易震正義。雷之發聲。聞乎百里。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注。小者至庸也。○正義曰。白虎通鷩篇云。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隱公元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庸者。通也。此趙氏所本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

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臧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鄆為齊附庸。鄆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天子至子

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不合。當以孟子為正。蓋古者三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孤之爵不為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於外諸侯。而祿必視乎外。故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者也。吳氏禮記纂言。反謂孟子當諸侯去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為得之。顛倒甚矣。沈氏形周官田祿考云。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見大司徒之經。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都之地方八十里。加為百里。小都方四十里。加為五十里。家邑方二十里。加為二十五里。本載師及小司徒之經注。而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說並殊於周官。何也。曰。孟子因籍去而僅闡其略。此所云。並周所沿夏商之制耳。考諸周官。畿內外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七十里之國。注疏以為夏商之制。而揚國七十里。即見孟子書。由是以觀。而其他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之說又殊。何也。曰。王制善別有所據。然要非周所定制也。其曰田者。即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餘田矣。或以為皆實田。諒也。周公於畿內外之國。既各別銜其里數。而尚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周公別銜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商則減。畿外則大增。何也。曰。畿外諸國。夏商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繕衛王室。故大增。若畿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稍更焉。以就井田。以四上下之差。故減也。然則孟子於畿外諸國。謂齊魯俱封百里。而以今魯方百里者五為當損。何也。曰。此孟子即所傳聞以論當時之地域。意在風止其戰伐耳。若論封疆之實。則必如晏子春秋內篇。謂大公受地五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者。乃與周公之制合也。後人好以孟子敬周官。否則強解會之。皆未及深考者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諸侯孤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唯雜記疏引熊氏云。公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

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鄒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按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子男無孤。惟有卿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都也。侯伯之卿。采地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為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一。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成也。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之國為大國。卿

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

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注。庶人至士者也。○正義曰。尊士旅食

食。謂未得正祿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按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為府史胥徒。非也。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造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造士之賢者以告於

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羣食

於公。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者。趙岐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未命為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為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繼酬乎。又云。古者有未得爵命之士。謂之士。旅食

其祿。與庶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周禮序官。若地官鄰長。賈公彥云。鄰長是不命之士為之。是也。孟子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此正爵也。謂之命士。若學校之士。升於

司馬。隸於司士。而未有命者。則先試之以官。俟其任官。然後以正爵命之。所試之官。則如鄰長之類。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之官。諸侯當使不命之士為之。但無正爵。則亦未得九

人以上之正祿。故此諸府史以下。庶人在官者。兼不命之士。方為賡備。大夫以上。有采地者。其

祿取於采地。無則以公田所入之稅祿之。士無采地。其祿一受於公。故周禮有司祿主班祿。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國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韋注云。受公田也。此足證諸侯之士無地矣。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

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天子男爲小國。大夫

祿。居卿祿三分之二也。國大國至耕也。○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

卿三大夫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五十卿祿。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

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

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周氏柄中辨正云。安溪李文

真公曰。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等。命於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大夫

也。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

三卿與三大夫總較。惟三倍耳。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相

較。惟二倍耳。故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

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

考王制言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倍

大夫祿。食四百四十四人。孔疏卿祿重。故隨國之大小爲節。則謂命於天子者。其祿皆當四大夫。

非也。王制又云。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孔疏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祿各食二

百一十六人。而卿命于其君者爲賤。祿不可等天子命者。故視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謂不命於

天子者。與大夫同祿。亦非。況諸侯有大夫五人。但以三大夫與三卿相較尤不合。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士食八人。中士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國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耕者至爲差。○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

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注云。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者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黨。翟氏續考異云。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農夫順序。又有饒省。義未有鉅經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視下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五等爲差。則爲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胥徒。以次視中下矣。下士與爲府者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一。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禮記

義云。周禮農夫之畿。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管子揆度篇。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呂覽士容論。上田夫食九人。中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人。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論之說。則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之說。則周禮之說。蓋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氏異義。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論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差也。孟子王制言一夫百畝。則周禮不易之地。左傳衍沃之地。舉其最上者以定賦也。至小司徒之法。亦具於論人之中。逸人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蓋人有生耗。即田有予取。故稽而授之。或以小司徒之說爲疑者。未考逸人歲時稽授之法也。○注。獲得至吏也。○正義曰。史記春申君傳。集解引韓嬰章句云。獲得也。毛詩齊風無田甫田。釋文云。無田音佃。孔氏正義云。上田謂墾田。下田謂土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按說文人部。佃。中田。支部。平田也。多方正作畋。此注云佃。乃畋之假借。而通作田也。周禮地官逸人。上地夫一廬。田百疇。注云。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趙氏本此爲說也。按夫之名從人起。亦從田起。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夫指地而言。緣一夫授田百畝。故百畝之地。即以一夫名之。此上言耕者所獲。下言上農夫食九人。則以人言也。同受此百畝之田。而其所得穀。或足以食九口。或足以食八口。或足以食七口。以至僅能食六口五口。所以多寡不一者。以糞種培廩之有殊也。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與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澗用狙。勃壤用狐。埴壤用豕。糞壤用糞。輕粟用犬。秋官雉氏掌殺草。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注云。謂以火燒其所莖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此皆糞種之事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畜夫。游徼。三老掌教化。畜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顏師古引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後漢百官志。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與名秩簿同。劉昭引漢書音義云。斗食祿日以斗爲計。此師古所引或一說也。趙氏章指言舉其時奉祿。有斗食佐史兩目。用以除吏。吏即有秩。三老。畜夫。游徼。亭長。五者也。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之問。尊賤有等威。○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隨會之言也。○諸侯僭越滅籍從私。○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



萬章問曰。敢問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為友。謂相友

以德也。注。兄弟兄弟有富貴者。〇正義曰。趙氏以挾貴為挾在己身之富貴。挾兄弟為挾兄弟之富貴。兄弟即包上貴字而言。江氏永攀經補義云。古人以昏姻為兄弟。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

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既為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與彼為姻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問。與挾故而問相似。俗解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須辨別之。趙氏佑儒故錄云。

兄弟等夷之稱。必其人之與己等夷而後友之。則不肯與勝己處。不能不恥下問矣。兄弟有富貴者。則仍救貴意耳。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

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

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

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注。獻子至而就之也。〇正義曰。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孟孫叔孫

魯語稱孟文子。文子生孟獻子。仲孫蕨。文十五見。襄十九卒。國語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

鬪臣五人。注云。鬪臣。扞難之士。未知即此五人否。漢書古今人表。孟獻子樂正裘牧中。並居第

四等。是以其德同也。禮記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左傳唯勳備百邑。鄭志

以為邑方二里。據小司徒四井為邑言之。其說自確。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小國之齊采地也。此免

餘主辭邑。故據勳祿之少者言之。自卿以上乃有百邑。則大夫不得備百邑。故惟一成方十里也。周

禮司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隨功。又云。惟加田無國正。諸凡士百乘者。當據采地之

外有解賜者言之。如左傳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賞桓子欽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是也。

杜預解百邑。以為一乘之邑。百邑即百乘。說無所據。趙氏以無獻子之家為賢人無位。以其兩貴不能以

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近時通解無獻子之家。謂視之若無。不敵策之也。有

獻子之家。謂有之為重也。五人知有獻子之家。則知有貴。知有貴。則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

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

**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曰。知錄云。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臣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濬縣。襄公十八年。楚薳子滿

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傳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魯連子壽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鄭費鄭邳。殆所謂個上十二諸侯者邪。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會子書亦有費君費子

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顧氏若環釋地續云。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賂費則勞。以鄭魯則逸。劉向說苑。

言魯人攻邾。會子辭於邾君。邾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禮幣。以私邑爲國號。殆無復疑。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孟

子有費惠公。且曰小國之君。按戰國並無費國。有謂費在春秋。係魯都。或是魯君。則魯此時爲魯穆公。並無惠公。且魯有惠公。未有子孫與祖宗可同證者。有謂費本季氏嚴邑。或即季氏子孫世居

費者。遂於此僭稱公歟。曰。俱不然。魯國無怨。固無有降而僭費本之理。即季氏子孫世爲魯卿。亦斷無有出居於費者。大夫有采邑。但其收賦稅而不居其地。故孟孫之卿。叔孫之郕。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公敏處父居郕。侯犯居郕。南蒯公山弗狃陽虎。皆居費。是也。季氏宗卿。焉得

居費。若謂魯惠費惠不當同證。則衛有兩莊公。燕有三桓公。祖宗證法。何會禁同。而以此立說。則又謬矣。大抵春秋戰國間。凡都邑之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於其地也。

此所稱國。猶與與都極各爲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申公葉公之稱。即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皆是也。況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稍寬。其得以都君而僭國君。容有然耳。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虞虢焦滑濊揚韓魏。皆姬姓也。滑國都於費。

謂之費滑。水經注緣氏縣故滑費。春秋滑國都。莊公十六年同盟於幽。滑伯與焉。滑一名魯。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鄭。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公六年傳。屬晉者曰虛滑。見成公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公八年傳。蓋滑介於鄭周之間。仍爲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鄭孫鄒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

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按漢書古今人表。費惠公顏敢王慎長息同列第四等。敢殷形近而譌。越慎字通。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

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

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

卷十 萬章章句下

四〇九

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賚也。

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注大國至而已。○正義曰。太平御覽引皇甫士安高士傳云。亥唐者。名顯諸侯。唐獨不官。隱於窮巷。平公聞其賢。致禮與相見而請事焉。平公待於門。唐曰入。公乃入。唐曰坐。公乃坐。唐曰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雖蔬食菜羹。公不敢不飽。史記晉世家云。

平公卒。子平公彪立。抱朴子欽士篇云。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此文為平之譌。其逸民篇賦善之醜迹。亥唐一作期唐。亥之為期。猶箕之為箕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史補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為終縣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

詩大雅召晏。彼疏斯神箋云。疏。蕪也。謂糲米也。蔬與疏通。趙氏佑溫故錄云。晉平承悼公復伯之烈。而不能繼興。悼之末年。已不免弛。平益替焉。泉梁盟而大夫張。平即盟而諸侯散。自是天

下變取。六卿稱成。方且違叔向第院部。其不知求賢輔國亦甚矣。區區禮一亥唐。不過取快佚遊。苟圖虛譽。非有示我周行之誠。唐復無可表見。即使不終於此。而與其職位。豈遂能破相疑之勢。

樹疏蕪之勳哉。孟子持以為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資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

之。是乃匹夫尊家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也。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

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

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

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注。向上至夫也。○正義曰。尚與上通。論衡須頌篇引尚書或說云。尚者上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是貳室即副宮也。趙氏以堯館舜於貳室。則舜饗堯之所設。堯亦就往舜宮。

饗舜之所設。是為更迭為賓主也。詩小雅彤弓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周禮秋官大行人饗禮

九獻。注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是以酒食待賓客為饗。趙氏以饗舜為堯就饗舜之所設。則謂舜

設盛禮饗堯。而堯就饗其所饗。此饗當解作受。哀公十五年左傳云。其使然齊之。注云。饗。受也。

是也。小爾雅廣詁云。迭。更也。故以更釋迭。一說亦饗舜。是以殺養舜。即上共天祿意。以君臣

之禮更為賓主之禮。謂略上下而交際往來。非堯為主則舜為賓。舜為主則堯為賓也。爾雅釋親云。

賓主。謂略上下而交際往來。非堯為主則舜為賓。舜為主則堯為賓也。爾雅釋親云。

妻之父爲外舅。又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郭氏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然則亦宜呼婿爲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

尚。故云其義一也。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大聖之行千載

日。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文王之行。至今爲法。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者。際。接也。○正義曰。爾

接通。說文手部云。接。交也。是際亦交也。執。持也。孟子曰。恭也。當執恭敬爲心。曰。卻

操也。謂諸侯以禮餼幣與士相交。其道當操持何心。○正義曰。音義出却之云。

之卻之爲不恭。何哉。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正義曰。音義出却之云。

正禮御字。下皆同。或作卻。誤。此謂當从刀作卻。不當從邑作卻也。文選東京賦云。卻不用。退其所以

車。薛綜注云。卻。退也。呂氏春秋知接篇云。無由接國卻其忠言。高誘注云。卻不用。退其所交

接之禮物而不用。即不受也。疊言卻之卻之者。卻之至再。堅不受也。萬章以不受亦是廉

以律己。何以爲不恭。一說卻之是萬章問。卻之爲不恭。是孟子答。何哉。又是萬章問。曰。尊者

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孟子

曰。今尊者賜己。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注。今尊至卻之也。○正義曰。已問解曰字。趙氏以曰是問之之詞。問此所賜之物。義不義。彼必以

義對。故受之也。若不義則卻之矣。尊者賜而問其義不義。是輕慢之也。輕慢故不恭。故不問其義

不義而不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

受。不可乎。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言其來求交己以道理。其接待己有禮者。若斯孔子受

之矣。言可受也。其交至之矣。○正義曰。以道。謂所賜有名。如餽贖

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注。禦人至之貨。○正義曰。尙書牧誓。弗禦克奔。鄭注云。禦。疆

門之外。即暴人於國門之外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詩大雅蕩云。曾是疆禦。毛傳。疆禦。禦疆

禦善也。崧高不畏疆禦。疏亦云。疆禦禦善之人。趙岐注禦人以兵。古者扞人以兵曰禦。以兵傷

人。亦曰禦也。受禦。謂受此所禦得之貨。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識。是

不待教而誅之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尙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讖殺也。

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閔也。於今爲烈。烈明法

如之何受其餽也。注。康誥尙至康叔。○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

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成王即位年十三。至是六年十八矣。

十八爲孟侯。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

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篇。仲尼曰。昔周

公攝政歷居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踐阼。故抗世子法於伯禽。

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攝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爲孟侯。不足

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爲成王可知。紅氏聲尙書集注

音疏云。鄭康成注伏生大傳云。孟。迎也。孟侯呼成王也。○注。越于至之者也。○正義曰。尙書康

誥云。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克。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罔弗讖。趙氏以越于皆於者。爾雅釋詁云。

粵于。於也。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云。越。於也。越粵通也。紅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越于也。

于猶取也。凡民所由得罪。以寇攘姦克殺人取貨也。殺于人取其貨。冒冒然不畏死刑。凡民無不怨

之。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七月詩云。一之日于貉。毛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故于猶取也。

孟子萬章篇。引殺越人。趙氏以爲殺于人。據其解越爲于。則越乃假借字。當以粵爲正。孟子說此

經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上文義刑義殺勿庸以即。言當先教後殺。此言殺人取貨。則疆暴之人不

可教訓者。明不在先教之列。說文支部云。閔。冒也。周書曰閔不畏死。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

今本爾雅。昏職強也。盤庚不昏作勞。鄭注居讀爲職。勉也。似鄭所據爾雅。與今本不同。康誥

不畏死。孟子作閔。立政其在受僇。心部作恧。王氏鳴盛後案云。冒味爲惡。自強爲惡。義亦同。

按趙氏以不知畏死解閔。然則謂其冒昧無知。願殺人取貨。罪犯不赦。豈有不知者。惟知之而故犯之。乃爲自贖。閔爲蔽之假借。知其不當爲而強爲之也。王氏全孫廣雅疏證云。惡。惡也。說文。

惡。怒也。康誥罔不怒。傳云。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蔽。荀子議兵篇云。百姓莫不敬惡。法言重黎篇。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注云。傲惡也。蔽傲敦並與怒同。凡人凶惡亦謂之怒。

康誥云。元惡大憝。逸周書錫法解云。近怒自惡是也。方言。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疾苦謂之諄憎。若秦晉言可惡矣。諄與怒聲亦相近。按趙氏訓蔽爲殺。以爲凡民無不得殺之。與訓怒訓惡不

同。蔽字說文所無。莊子逍遙遊云。越人斷髮文身。釋文云。司馬本作敦。云敦。斷也。又說劍篇云。賦使士敦劍。釋文引司馬注云。敦。斷也。說文斤部云。斷。殺也。釋名釋言語云。絕。殺也。

如割殺也。然則。敦有割殺斬斷之義。趙氏讀蔽爲敦。故以爲殺也。禮記樂記云。故樂者天之命。注云。命教也。是教亦命也。說文辵部云。遭。這也。言部云。殺。討也。趙氏以不待教而誅。爲

孟子解說。凡民罔不敬之義。既凡民無不得殺之。則不待教即是不待君之教命。遭遇此殺人取貨之人。人即得而誅討之。不待教命而誅。故不須辭問。國語魯語云。魯大夫辭而復之。注云。辭。請

也。不須請問。極言其當討也。國語晉語云。君有烈名注云。烈。明也。管子心術篇云。殺戮禁誅謂之法。鹽鐵論刑德篇云。法者所以督姦也。於今爲烈。趙氏以爲烈烈明法。謂此不待教而誅之法。

三代傳之。至今猶明顯也。遭遇此等之人。方且執討之。奈何受其餽。以烈烈解烈字。又以明字解烈烈。猶毛詩傳以洗洗饋饋解洗饋。樂記以肅肅雍雍解肅雍也。曰。今之諸

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

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彙求。猶禦人也。苟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且受。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萬章

至人也。○正義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楊氏疏引途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私田本不當稅。今履而稅

之。是爲強求。孟子時諸侯饋餼。有不止於稅畝者矣。趙氏第舉此一端以爲例耳。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

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

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

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十五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

其不

者

也

。

取之者為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為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為。况受其賜而不可也。爾注。將比地盡。今之諸侯乎。○正義曰。音義出將比云。丁毗失切。云比地而誅。猶言比屋而誅也。亦毗志切。禮記樂記云。比於慢矣。注云。比猶同也。後漢書鄭康成傳注云。比。猶連比也。比而誅之。即同而誅之。比地而誅之。即連地而誅之也。○注。謂非至比於禦。○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己篇云。味衆珍則胃充。高誘注云。充。滿也。楚辭離騷云。蘇薹壞以充禱兮。注云。充。猶滿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云。至。高誘注云。至。大也。詩小雅巧言。昊天秦檜箋云。秦言甚也。秦與大同。是至即甚也。故趙氏以甚釋至。又以大過釋至。禮記緇衣云。行無類也。注云。類。謂比式。方言云。類。法也。什一而稅。此法式也。充類。謂已盈滿其法式。乃於法式之外又多取之。則是充類而又大甚。是為充類至。充類至。則是為義之盡。義者宜也。盡亦至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當字解義字。取稅於民。本為義禮。但於所當取之法式為太甚。故為義之盡。趙氏以大釋盡。明盡與至。其義一也。與盜為非類。故不可比於禦。獄因靜語云。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注云。是也。近時通解。夫謂非張有而取之。即為盜者。乃充不取之類。至於義之至極而後為然也。○注。獵較者至世也。○正義曰。張氏爾岐高菴閑話云。古人田獵既畢。擇取三等中殺者。每等得十。以充吾庖。其餘則與士衆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奮武勇。及既獲則公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唯以所獲之多少。為所取之多少。當其獵時。自互相攫奪。此亦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其祖先。殊無大過。周氏柄中辨正云。王罕皆謂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趙義為長。愚謂不持此也。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弊田。植虞旗致禽而珥焉。言致禽於旗下取耳。以較所獲之多少。則獵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為弊俗。故趙說為長。楊文采曰。還與盧令。齊俗也。猶但以便捷釋利相稱譽。魯俗重禮教。君民仲宮。而無小無大。從公干獵。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何至公行攘奪。會齊俗之不若乎。其意蓋在貴四方之異物。所獲之多且異者。則於獻禽時誇耀於衆。謂人莫已若耳。非獨較多寡。亦較珍異也。楊氏此說亦自近理。然孟子引此。正以較奪禽獸。與取非其其一例。故舉以相形。若作比較解。則與取民猶禦。毫無干涉。下文不當云獵較猶可。况受其賜矣。嘗推求獵較之故。大抵出於魯之三家。非田獵之百姓相較奪也。襄三十年傳。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結而已。是因祭而獵。惟諸侯得行之。而大夫不與焉。魯自三家僭竊。禮則擬於君。祀則豐於昵。務以多品異物為觀美。於是田獵較奪之事。若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孔子為政。能使市不飾賈。塗不捨遺。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且庶民有何祭器。庶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簿正邪。知此。則無疑於趙氏較奪之說矣。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言魯人獵較。孔子為政。亦聽之而不禁耳。非亦從而身為之也。

焦氏袁熹此本軒四書說云。此魯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習俗已然。本非禮所得用。而孔子不違。以小同於俗。不汲汲於更張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

事道與。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注。非欲事行其道與。○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

為也。禮弓云。不仁而不可為也。注云。為。猶行也。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無不行也。高誘注云。行。為也。行事為三字義同。故以行釋事。事道即行道也。曰。事道也。孟

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道奚獵較也。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

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

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為

不敬。故獵較以祭也。注。孔子至祭也。○正義曰。禽氏以孔子仕衰世。不可遽然矯戾改變其俗。先此

則卒暴難行。故正之以以漸。先簿正其祭器。不即禁其獵較也。音義出簿正云。丁步古切。本多作簿。

錢氏大昕發新錄云。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簿。則北宋本猶

不盡作簿也。唐吳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尚識字。按簿書之簿。即帷簿之簿。劉熙

稱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言可以簿疏物也。

畢氏沅釋名疏證云。簿俗字也。據漢夏承碑為主簿。晉郗鄆韓勳碑。主簿魯薛陶武榮碑。郡曹史主簿。

古簿字皆从艸明矣。然諸史書並从竹。如籍藉之類。亦互相通。古用笏。漢魏以來謂之簿。即手板

也。蜀志裴泰欲以簿擧煩即此是已。書之於簿謂之簿。故先為簿而書之。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也。

獵較皆取國中所備。若不獵於國中。而取珍食於四方。四方遠在魯國之外者也。則恐難常有。而不

免有時之絕。簿為不敬。孔子所以不禁其獵較也。近時通解。則以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祭器。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獵臘。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兔麋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漸

知禮。覺其較奢之非。此則四方指魯國中之四方。若是。則孔子簿正祭器。正是禁止其獵較。不

得云亦獵較矣。惟正祭器是一事。祭獵較又是一事。二者相度。則祭器不可不正。故先正之。不以

四方難得之食供簿正。恐其乏絕不敬。則獵較尚不為無說。故姑容之。此聖人權衡之當。而先正斷

正之宜也。所以對愛獵較之義。謂因此所以亦獵較也。曰。奚不去也。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曰。為之。先也。先

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



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注。北始至治之。○正義曰。哀公元年左傳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注云。兆。始也。兆其謀。承上始有一成一旅而言。是兆之義為始也。廣雅釋詁。造。始也。故以始稱兆。又以正本造始申言之。始亦先也。先。簿正祭器。為之正本造始也。以漸止其獵較。是欲以次治之也。○注。而不退而退。○正義曰。此二句解而不行而後去。不見用是不行也。儀禮士冠禮。賓飲酒禮注。皆云退去也。是去即退也。謂雖不見用。亦示以可行之兆而去。如吉雖未形於事。而龜筮先見其兆。周禮春官占人注云。占者龜之卦兆吉凶。經言兆。故趙氏以占言之。○注。足以至去矣。○正義曰。此順解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也。而後去。不遽去也。雖不行必為之兆而後去。故不遽也。孔子亦獵較。已是道不行。而必先簿正祭器以為之兆。而後乃退去。為之兆原在不行之後。經先言為之兆。故趙氏屈曲申明之。此趙氏解經之妙也。萬章問云。道不行。奚為不去。曰。不行而不去者。為之兆也。所以為之兆者。以示兆足以行。兆足以行而君不行。所以為之兆而後去也。不行在為之兆之前已然。非為之兆而君不行也。經文與折。趙氏得之。○注。終者至去者也。○正義曰。詩大雅瞻卬。始竟背箋云。竟。倫終也。說文音部云。樂曲盡為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宣公十一年左傳云。二子無淹久。注云。淹留也。故以三年淹留而不去。淹留至於終竟三年。則得竟事一國。未嘗終竟三年之留。是未嘗得竟事一國也。謂為之兆而後乃去。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注。行可至道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弱魯脈者弗師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所為行可之仕也。桓子以定公五年秉國政。嘗穿井得土缶。中若半。以問孔子。孔子為司寇。廉昭公墓而合之。家語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以不臣。然則是時季桓子實能聽用孔子之言。定公十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云。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郟。帥師墮費。孔子世家云。齊人圍而罷曰。孔子為政必靈。爾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於是送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八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驪。璫瑯君。陳女樂。文馬

也。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故宿留以答之矣。注。行可至道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弱魯脈者弗師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所為行可之仕也。桓子以定公五年秉國政。嘗穿井得土缶。中若半。以問孔子。孔子為司寇。廉昭公墓而合之。家語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以不臣。然則是時季桓子實能聽用孔子之言。定公十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云。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郟。帥師墮費。孔子世家云。齊人圍而罷曰。孔子為政必靈。爾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於是送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八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驪。璫瑯君。陳女樂。文馬

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游哉優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然則孔子之仕魯。以季桓子不違。去魯。以季桓子之受女樂。故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注。際接至見之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此固公養之實據。然以其接獨有禮。不徒能養。故曰際可之仕。則非公養之仕矣。○注。衛孝公至答之矣。○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春秋史記並無孝公。惟夫子於衛靈死後。在哀七年。當出公輒時。亦會至衛。但出公並不諱孝。然舍此又別無他公往來。疏禮仍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魯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孝公字。豈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惟趙岐注衛孝公以國公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為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賢之禮。曰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郊師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有師承。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翟氏灝考異云。衛輒使石曼姑率師拒蒯聩於戚。公羊傳云。固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為為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當時臣下之諛以掩非。想自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諛。更無足怪。蒯聩諛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兩諛。趙氏佑溫故錄云。諛法解無出。衛孝公之即出公輒無疑。出公者。特當其出奔在外之稱。及後返國稱後元年。二十一年卒。而諛為孝。史不備耳。經每有可以正史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蓋出公繼立時。孔子又嘗過衛。大約其致粟仍靈公之舊。而禮遇不深。故第為公養之仕耳。宿留詳見公孫丑篇。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注。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會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會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會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列女傳賢明篇。周南之妻二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為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

乎。抱關擊柝。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

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注。監門之職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

自以為寡。揚氏注云。監門。主門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史記信陵君列傳云。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既云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又云嬴乃

與門抱關者也。故趙氏以監門為抱關擊柝者。○注。柝。門至於邾。○正義曰。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

持門戶也。趙氏解柝有二。一為門關之木。謂即比橫持門戶者也。一為行夜所擊木。周禮天官司正。

夕擊柝以比之。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秋官擊壺氏。縣壺以序聚柝。野廬氏。若有賓客。

則令守徐地之人聚柝之。修闔氏。掌比國中宿互柝者。鄭司農云。擊柝。兩木相敲行夜時也。引傳

云。魯擊柝聞於邾。哀公七年左傳文。行夜即巡夜。阮氏元校勘記云。行字如月令出行田原之行。

經與釋文皆下孟反。秋官司廕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注云。夜士主行夜微候者。賈

氏疏云。行夜微候者。若宮伯掌受八次八舍。注云。於微候便也。則行夜往來周旋。謂微候者也。

據趙氏以抱關擊柝為監門之職。則柝即是關。若以柝為行夜所擊。則是抱關為一職。擊柝又為一職。

柝。擊字通也。為門關之木。則擊為椎之使固。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

為行夜之木。則擊為敲之使有聲。義亦別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

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恥也。孔子嘗以貧而祿任。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

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

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注。委吏至少而已。○正義曰。周禮地

之委積。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少曰委。多曰

積。又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注云。主斂旬。旬。旬。芻。芻。薪。薪。以共委積。倉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

注云。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法之委積。然則委積為遺人。委人。倉人。所共掌。故以委吏

為主委積倉廩之吏也。說文入部云。會。合也。言部云。計。會也。算也。天官小宰聽出入以要會。

注云。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注云。乘。猶計也。賈氏

疏云。計者。算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大宰歲終則合百官之會。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羣

吏之治而該賞之。注云。會。大計也。然則零星算之為計。總合算之為會。說文田部云。當。田相

值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當其位。高誘注云。當。直也。直值同。直其多少無差。故不失也。孫氏星術平津館文稿委吏解云。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史記所言。正足證孟。子。周禮遺人。掌邦及鄉里門閭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地官司徒之屬。是其事也。司會則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冢宰之屬。孔子正爲遺人之官。僑季氏史者。時季氏秉國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爲其屬。故季氏史亦魯臣。非仕於私家也。會計是司會之事。所云當者。讀如秦當之當。謂料量委積。上之司會。適當國家會計之數。不爲季氏求屬餘也。故史記則云料量平。說文料字解量也。料量猶言概量。以概平斗斛無浮入也。此正對求也爲季氏蒙微附益言之。不獨辭尊居卑。亦辭富居貧之一端。若止以供職爲當。則人能之。且國家亦不容有不供職之吏也。○注。乘田至者蔑。○正義曰。周禮地官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注云。囿。今之苑。黷氏苑囿之吏。似指此。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曰。苑囿。囿人所掌。祇游獵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考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麥者。職編在穢。棧也。所以繫牛。凡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麥之。史記謂之司職史。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麥皆甸田中事也。愚按古乘與甸通。毛說良是。引詩者。毛詩召南鵲巢篇文。傳云。茁。出也。說文神部云。茁。神初生生地貌。詩曰。彼茁者葭。爾雅釋詁云。壯。大也。茁爲草木生出之名。借以形容牛羊。故以肥好解之。然後引詩以明其本義。音義云。長。張丈切。呂氏春秋諫大篇任數篇。高誘注皆云。長。大也。故以大釋長。長是生。茁是生長之貌。茁壯。言其貌之肥好。而以長字承之。猶言其生長則茁壯肥好也。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正義注。託寄至國也。○正義曰。方言云。託。寄也。凡寄爲託。儀禮喪服傳。齊衰三月章。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毛詩邶風式微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云。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孔氏正義云。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郟寄衛侯是也。喪服傳失地之君。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爲寄公也。○正義注。下士者。皆有職之人也。其未仕而讀書講道者。編謂之儒。周禮儒以道得民。魯論女爲君子儒是也。問亦儒士。如管子士農工商爲四民。會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春秋而後。有游士處士。則皆無位而客游人國者矣。孟子所言士。亦有二。萬章之不託諸侯。彭更以游。大夫以旌。前以士。後以大夫。則並指有位者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受粟何意也。

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况於士乎？注：氓，民也。〇正義曰：詳見

公孫丑篇。不言君之於民而言氓者，氓是自他國至此國之民，與寄之義合。注：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窮，君

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注：周者，至科也。〇正義

節。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賜萬民之糶，以王命施惠。注云：糶，賑也。飢乏也。鄭司農云：糶，讀為周急之

周。賈氏疏云：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又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糶其急。注云：糶，稟其糶，說

文禾部云：稟，賜穀也。廣雅釋詁云：稟，予也。稟貧民之常科。謂因民貧乏，以穀給予之。此常

法也。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注云：周，謂給不足也。

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則云：周，賜也。蓋周與賜義亦通，而並舉，則各別也。〇注：賜者，謂禮賜橫加也。〇正義曰：橫加，謂不當賜而賜也。曰：不敢也。孟子曰：士

不敢受賜，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問何為不敢，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

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士不仕，自以不任

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注：有職至受也。〇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叙其士。注云：皆益其祿。高誘注云：祿，食也。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注云：祿，所受食。故以祿解食於上

之食也。既不仕，即不當食其祿。不仕而受其賜，即是受其祿也。不仕而受其祿，即是以士而託於

諸侯，不恭。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

即非禮也。曰：君至繼乎？〇正義曰：前章言餽也以禮，則孔子受之。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注：是君餽之則受之。不待復問矣。故直以可常繼為問耳。前

云為貧而仕，惡乎宜乎。抱關擊柝，謂仕有常職以受祿也。蓋賜為餽與祿之通稱。前云尊者賜之，賜即餽也。賜之可受者也。此云君餽之粟則受之。又云無常職而賜於上，以為不恭。賜非餽也。賜之不可受者也。蓋仕有常職，則可受其祿。不仕無常職，則可受其餽。不可受其祿。曰：繆公之

君餽之，以惠及氓，則為周。以禮下賢，則為交際。皆可受者也。合上二章，其義備矣。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手。踏重首。故字從首也。頓首者何也。頭叩地也。叩者何。敬也。敬者何。擊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不徒下至地。且敬觸之。是之謂頓首。稽首者。言乎首舒遲至於地也。頓首者。言乎首急遽至於地也。是稽頓之別也。周禮言頓首不言稽顙。禮記羣經言稽顙。不言頓首。稽顙與頓首有二。顙。曰。無二也。何以知其無二也。鄭注屬稽顙首曰。頭叩地也。注士喪禮曰。稽顙。頭觸地也。又禮弓注云。稽顙者。觸地無容。叩地觸地之非有二。可知矣。至地者。以首不以顙。敬地者必以顙。故謂之稽顙。亦顙之類。公羊昭二十五年再無類何。曰類猶今叩頭矣。亦謂之頓類。吳語。諸稽郢行成於吳曰。頓類於邊。何言乎稽顙。稽之言至也。其至地與稽首同。其以類與稽首異也。荀卿子曰。平衛曰拜。至地曰稽首。是即鄭君之頭至手曰空手。頭至地曰稽首。頭叩地曰頓首也。周禮大司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蓋拜之經。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禮拜。此六者。其舉前三者。禮其吉凶輕重之宜而用之。他經曰拜手。曰拜。無曰空首者。故知空首即拜手也。拜者。拜手之省文也。禮經十七篇。禮記曰稽顙。無言頓首者。故知周禮之頓首。即稽顙也。凡言拜手稽首。言拜稽首。言再拜稽首。皆先空首而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顙者。先空首而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先頓首而後空首也。言稽顙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拜者常禮。稽首者。敬之至也。稽顙者。哀之至也。凡祭必稽首。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國君稽首。於鄰國之君稽首。于君夫人鄰國君夫人賓主人再拜稽首。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此皆未入廟之尸也。而再拜稽首者。節重之至。以定其為尸也。士昏禮。賓升北面聘雁。再拜稽首。妻之父非君也。以媿女之事至重。稽首至為極矣。故主人不容拜。聘禮郊勞。賓用束錦饋勞者。饋者再拜稽首受。注云。尊國賓也。又及饗饋賓大夫。大夫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注云。尊君客也。下文皆云賓再拜稽首送幣。又下文大夫饋賓。賓再拜稽首受。是亦猶上文尊國尊賓君客之再拜稽首也。凡行禮必拜手。凡敵者拜手。勳大夫互相於一也。凡諸侯相於拜手。凡臣於君。君於臣。皆拜手。凡喪必稽顙以拜賓。即頓首也。何以謂之振動也。鄭曰。戰栗變動之拜也。有不必拜手而拜手者。有不必頓首而頓首者。如文三年晉侯享公。公降拜。襄四年穆叔如晉。歌鹿鳴之三。三拜。如維諸成王拜手稽首於周公。襄九年魯襄公稽首於晉君。如昭二十五年季孫意如稽顙於叔孫昭子。昭八年陳無宇稽顙於欒黶。公羊昭二十五年。昭公子家驥再拜類於齊侯。是皆謂之振動。振動者。言非常也。國事制宜之謂也。於凶者何也。凶拜者何也。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皆凶拜也。凡頓首對凶不用手。凡稽首未有用何也。謂一拜也。奇者不耦也。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經者明言一拜者。士相見禮曰。君答一拜。聘禮曰。公一拜送几。又賓不降一拜。稽首頓首。則經未嘗有言再者。衰拜者何也。謂再拜已上也。衰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經聘禮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言三拜。及傳十五年左傳言三拜稽首。襄四年言三拜。定四年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依拜皆是也。肅拜者何謂也。舉







名釋書契云。傳。轉也。轉移所在。載以爲信也。是傳有執義。音義云。賈。丁讀如贊。土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鬮。執贄請見。必由將命者傳之。故謂之傳贄。禮云。見於君。執贄。至下容彌盛。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賈氏疏云。此不言民而言庶人。則是庶人在官。即府史胥徒是也。然則自卿大夫士以至庶人在官。皆得執贄見君而爲臣。孟子所謂庶人。未在官者也。庶人之贄用鷩。趙氏擬舉見君之贄。故云執雉之贄。括執餘執鷹執鷩而言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注。庶人法當給役。○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何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氏疏云。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

往役。爲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之節。故有義不義之分也。君以庶人待之。即召之役。義所當往。君而欲見之。則是待之以士。乃不師之友之而召之。此士所以不往也。

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二云乎。豈曰友之二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魯魯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况平可召之。

古之人至云乎。○正義曰。闕氏若據釋地三續云。事之二云乎。豈曰友之二云乎。此外惟公羊莊公二十四

卷十 萬章章句下

四二五

年傳。然則易用。禮樂云乎。服修云乎。何休注曰。云乎。辭也。按云乎是辭。則但云古之人有言曰。事之。豈曰友之。語意自了。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

不往也。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問招虞人以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

以旄。士以旌。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旄。通帛也。因章曰。旄。旌有鈴者。旌。注旄竿

首者。田獵之冠也。薛氏禮圖。以冠弁即皮弁。又以皮弁即皮冠。此說非是。襄十四年傳。衛獻公

射鳩於圃。孫寧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謂敬大臣宜去皮冠。若皮冠即弁。則

衛獻之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寧二子。何為而怒乎。然則皮弁者。禮服之冠。皮冠蓋加于禮冠之

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待於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去皮冠而

仍有禮冠矣。以其為田獵所有事。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數也。或云天子田獵服委貌。諸侯服

皮冠。亦是臆說。○注。旄。通至首者。○正義曰。周禮春官司常云。交龍為旄。通帛為旟。折羽為旌。

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旌。因章曰旌。鄭氏注司常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郭

氏注爾雅云。以帛練為旌。因其文章。不復畫之。趙氏解旌。旌云通帛。又云因章。後國禮爾雅言

之也。郭氏注旌云。縣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旌。是兼司常交龍言之。鄭氏注旌云。全羽折羽皆五采。

繫之於旌旄之上。所謂注旌於竿首也。是合爾雅注旌首言之。趙氏言注旌于首為旌。於爾雅增千字。

言旌有鈴為旌。於爾雅增旌字。蓋旌則注旌於干。旌則繫鈴於干。以旌明旌。謂旌繫鈴於干。猶旌

注旌於干。非謂旌析旌也。又繫鈴也。周氏釋中辨正云。毛大可曰。此為孟子解。當據司常大闕文。故即

凡大闕治徒役。必為諸侯喚大夫士。及州里庶人。顧士未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彼車載旌。故即

以旌招士。孤卿可招庶人。而孤卿載旌。故即以旌招庶人。愚按旌車載旌。旌車。五路中之木路。此

田獵乘之。巾車云。木路以田是也。王正田獵。則建大麾。小田獵。則建旌。故即以旌招大夫。此

正所謂以所招之人之物。與旌招士。旌招庶人一例也。陳氏禮書曰。孤卿建旌。庶人。孤卿之所治者

也。故招以旌。諸侯建旌。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旌。旌車載旌。大夫從旌。燕之樂者也。故招以

旌。以此解孟子。何不可焉。周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余既篤信左傳。亦間以孟子較之。則以孟子為

據。如昭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是也。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

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壑二語。而撰守道不如守官為仲尼曰。為柳子厚之所駁。不合孟子者

三。此三者既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皮冠者。諸侯田獵之冠。

故即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庶人既至。先示以期日。即告以田於某所。庶幾虞人芟除其草萊。為可

陣之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土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于朝。所以集

衆。故曰以旗致民。又曰。賈明弊旗。諫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者哉。孟子緣答虞人以皮冠。後連類而及庶人。士大夫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據左傳而謂四招者皆田制。拘矣。廷琥按趙氏旆竿首者。孔本。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

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

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人之入而閉其門。可得而入乎。閉

門猶閉禮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

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注。詩小至道也。○正

第一章。砥。詩作砥。孔氏正義云。砥。謂礪之石。馮貢曰。礪砥。磨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矢則幹必

直。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韻也。翟氏顧考異云。說文。厂

柱折城。漢書。砥礪其節。砥礪名號。皆以底爲砥。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處

識音如邸。並詩之砥字。或亦誤爲邸音。按底底並從氏聲。義異而音則同。禮記王制云。天子三公

之田視公侯。雜記云。妻視叔父母始姊妹。注並云。視。猶比也。廣雅釋詁云。視。效也。效即法。

法即則。故既以比釋視。又以則效解之。守死善道。論語述而篇文。趙氏引詩君子所履。證君子

之由是路。小人所視。證虞人之非其招不往。按毛詩本意。周道謂周家真贖賞罰之道。如砥。言其

均平。如矢。言其不偏。君子所履。謂君子效法而履行之。小人所視。謂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

所履所視皆謂周道。非謂小人比效君子。然則孟子引詩以周道如底其直如矢。證義之爲路。禮之爲

位而君欲召見也。注。孔子至見也。○正義曰。仕於朝則有爵次之位。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馭其士。高誘注云。職事也。官職義皆為事。故云位有官職之事。事以位別。名以事起。司其事則以某官為名。故君以官名召之也。引詩者。齊風東方未明之篇。箋云。羣臣促遽。顛倒衣裳。趙氏引此。謂孔子不俟駕而朝。魯齊臣顛倒衣裳而朝。其促遽以應召一也。無位則無官職之事。故不可召見之。趙氏佑溫故錄云。此言亦孟子權以答問。而於孔子事君之正。固未盡發。何也。孟子之不見諸侯。皆君非其君。孟子又仕而不受祿。可以不應其召。若孔子仕魯。乃本國之君。即不當事有官職。本有可召之義。所惡乎往見者。為其無因而妄干耳。是以庶人不傳贊為臣。所以循其為庶人。若君欲見之而召之。方勤邱園之責。豈敢效上之辭。吾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不禮。亦不苟往。於體之知孔子必不為已甚也。即孟子亦不為已甚也。

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乎。注。接輿佯狂。○正義曰。楚辭九章涉江云。楚狂接輿也。髡。剃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史記范雎傳云。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云。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論語微子篇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集解孔子。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國中之善士。天下四海之內也。各

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匹也。注。鄉一至匹也。○正義曰。趙氏以一國之善士為國中之善士者。而以國中一鄉之善士者。亦是鄉中之善士。以鄉中解鄉字。趙氏以國中解國字也。鄉為鄉中。國為國中。故天下為四海之內。蓋取善無窮。在一鄉則友一鄉。在一國則友一國。在天下則友天下。趙氏謂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匹。謂一鄉之善士。與一鄉之善士友。一國之善士。與一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友。

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尙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

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尙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

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尙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

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尙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

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尙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

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尙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

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

聽則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君有大過則諫。○正義曰。貴戚必得大過方諫。餘則有異姓卿在。聽則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正義曰。孔本作立親戚之貴者非。王

勃然變乎色。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

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王意

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

卿。諫君不從。去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注。諫君至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公羊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云。放之

者何。猶云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白虎通諫諍

篇。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僇也。言放者。臣為君諱。若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當咎將至。無為留之也。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

示不欲其去也。鄭康成詩檜風采芣箋。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與此趙注俱用此事。按僉禮喪服舊君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賈氏疏云。此以道去君。據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禮記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君

臣有義則合。有義則離。又云。大夫士去國。雖竟為境位。孔氏正義云。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出

在境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隱義云。去國當待放也。若士不待放。

又云。所以待放必三年者。三年一閏。天道一變。因天道變。望君自改也。然在竟未去。聽君環玦。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既已在竟。不敢必還。言惟待君見放乃去也。此云遂不聽之者。謂賜玦也。故去而之他國。荀子大略篇云。召人以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云。古者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

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為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子章句疏證云。正義曰。周氏廣業孟

也。伊發有莘為殷興道。○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言伊尹有莘之媵臣。發起於草萊。為興湯與其王道

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疏證云。越絕書殷湯臣伊尹。伐夏放桀而王道興隆。史記伊尹為有莘氏媵臣。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按趙氏之意。謂以貴戚為卿。致于易位。是為禍殃。不若任賢。以異姓

為卿。三諫而去。無易位之禍也。引伊尹者。言異姓出自草萊。有益於國。良於親近貴戚也。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

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注告子至顯篇。○正義曰：趙氏以告子名不害。蓋以為即浩生不害也。閻氏若璣釋地又續云：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注曰：名不害。且隱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毛氏奇齡亦以趙氏為錯。而胡氏煦齋燈約旨云：告子。孟子之弟子也。後來荀揚如性惡。禮儀偽善。惡混之說。皆各執一見。終身不易。而告子則往復辨論。不憚煩瑣。又且由淺入深。屢易其辭。安知最後無復有言。不既曉然於性善之旨乎。今人謂告子諸章。皆告子之言。其言固屢易其說矣。安有自謂知性。會無定論。猶向他人屢易其說者也。屢易其說。則請益之辭也。今觀其立言之敝。其始杞柳之喻。疑性善為矯揉。此即性偽之說也。得哉賦之喻。知非矯揉矣。則性中有善可知矣。然又疑性中兼有善惡。而為淄水之喻。此即善惡混之說也。得搏激之說。知性本無惡矣。則疑生之謂性。此即佛氏之見也。得犬牛之喻。知性本善矣。則又疑仁內而義外。及得善炙之喻。然後知性中之善。如其確而切矣。且備也。今知讀書窮理。以文章取功名止耳。求饒食不忘。諄諄性學。知告子者。幾無人矣。告子之未可量也。顧乃以孟子為闢告子何邪。翟氏顯考異云。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為內外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內外。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告子仁內義外之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教於墨之實驗。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僅佞度為言。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楛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柷楛。告子

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為柷楛也。杞柳。柷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柷楛。柷素也。

**注**。告子至素也。○正義曰。杞柳植物有枝幹。故趙氏以人性為才幹。柷楛是器。故趙氏以義為成器。杞柳本非柷楛。其為柷楛也。有人力以之也。以喻人性本非仁義。其為仁義也。有人力以之也。非人力則杞柳不可以為柷楛。非人力則人性不可以為仁義。爾雅釋木云。檉。柷柳。郭氏注云。未詳。或曰。柳當為柳。柷柳以柳皮可煮作飲。陶隱居本草別錄云。檉樹削取裏皮。去上甲煎服之。夏日作飲去熱。此檉樹即柷柳。柷即檉也。寢宗頤本草衍義云。檉木。今人呼為檉柳葉。謂柳非柳。謂槐非槐。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不材也。不堪為器。嫩枝取以緣柷栳與箕唇。緣柷栳箕唇。即為柷楛之類。故趙氏以杞柳為柷柳也。毛詩鄭風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陸機毛詩草木疏云。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是杞柳亦是木名。毛傳以樹杞之杞為木名。正指杞柳。趙氏言一曰木名。引詩以證之者。詩在小雅南山有臺第三章。傳不釋何物。即指樹杞也。而釋文引草木疏。則云其樹如柷。一名狗骨。



陳氏大章詩名物集覽云。狗骨。即今絲棉樹。按絲棉樹與柘柳固殊。此趙氏所以分別之與栝椹者。爾雅釋木椹落。郭氏注亦云。可以為栝器素。詩正義引某氏云。可作栝圈。圖卽栝。邢氏疏云。素。謂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槩木素也。素猶質也。以木為質未彫飾之類。如瓦器之坯然。士喪禮周禮槩人。皆云獻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是也。蓋栝槩之類。飾以彫漆。華以金玉。未飾未彫之先。以栝柳等木為之質。故為素也。禮記玉藻云。毋歿而栝椹不能飲焉。注云。圖屈木所為。謂卮匱之屬。已可用為飲。則非未成之槩矣。方言云。栝其通語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簞。盧辨注云。杯。盤盎盆盞之總名也。蓋栝為總名。其未彫未飾時。名其實為栝。因而栝器之不彫不飾者。卽通名為栝也。翟氏顯考異云。趙氏訓栝椹為栝素。孫氏音栝為栝。蓋素與椹。栝與椹。惟以木作土為別。字體音義則並同也。說文繫傳曰。杵卽孟子所謂栝椹也。以栝作杯。殊失趙氏訓素本意。又云。荀子性惡篇。工人斲木而成器。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子孟

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栝椹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栝椹也。戕

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完栝柳。不傷其性。而成栝椹乎。將斧斤殘賊之。乃可以爲栝椹乎。言必殘賊

也。注。戕猶至賊也。○正義曰。宣十八年邾人戕繒子于繒。穀梁傳云。戕猶殘也。趙氏引春秋傳

自賊也。釋文引鄭氏注作戕云。戕傷也。一故又以傷明之。傷殘則不能完全。故以順為完。說文山部

云。完全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以全天為故者也。高誘注云。全猶順也。是完卽順也。賊害也。義

與傷。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栝椹。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孟子言以人身

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栝椹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

言夫。以告子轉性以爲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歎辭也。注。以告

至之言。○正義曰。金匱婦人雜病篇云。轉胞不得溺。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云。令胞中略轉。略轉猶了戾。方言云。軫。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廣雅以轉戾釋軫。是轉卽軫。義皆爲戾。了與戾一聲。軫與轉一聲。轉木謂矯戾其木。轉性謂矯戾其性矣。呂氏春秋孟

春紀。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猶戾也。故章指云。殘木為器。變而後成。變亦謂矯。戾與轉同

義。非變通轉運之謂。蓋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強乎人之心。則仁也。如其不宜。變而之乎宜。則義也。仁義由於能變通。人能變通。故性善。物不能變通。故

性不善。豈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杞柳之性。必戕賊之以爲栝櫨。人之性。但順之即爲仁義。故不曰戕賊性以爲仁義。而曰戕賊人以爲仁義也。比人性於草木之性。草木之性不善。猶人之性亦不善矣。此所以稱仁義。而孟子所以辨也。杞柳之性可戕賊之以爲栝櫨。不可順之爲仁義。何也。無所知也。人有所知。異於草木。且人有所知而能變通。異乎禽獸。故順其不能變者而變通之。即能仁義也。杞柳爲栝櫨。在形體不在性。性不可變也。人爲仁義。在性不在形體。性能變也。以人力轉戕杞柳爲栝櫨。杞柳不知也。以教化順人性爲仁義。仍其人之自悟之。非他人力所能轉戕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順。順也。循其理也。爾雅釋詁云。率。循也。故周書大匡云。州諸侯咸率。孔晃注云。率。奉順也。孟子所謂順性。卽中庸所云率性。胡氏熙寧燈約旨云。性相近云者。第如云不遠云爾。後說上智下愚。不說賢不肖。原指天資明昧而言。蓋賢不肖皆有爲立事之後所分別之品行。而智愚則據性之所發而言也。人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焉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絕矣。同焉受業。一用心一不用心。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絕矣。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矣。聖人言此。所以指明學者達天。徑路端在學習。有以變化之耳。又以見習染之行。溺而不知返者。非其本性然也。○注。夫數辭也。○正義曰。句末用夫字。與論語曰是夫善夫等句同。故知爲數辭也。○順。順天自然。○正義曰。孔本作順天。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者。圓也。謂湍湍濼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

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注。湍者至性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湍。急瀾也。急則有所分。圖皆訓圓。圖。通作箭。說文竹部云。箒。以判竹。圖以威殺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圖以草作之。圖然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箒。以判竹。圖以威殺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圖以草作之。圖無上下者而言。趙氏體告子之意以爲訓。精矣。毛詩周南葛藟之傳云。縈。旋也。音義云。縈。字書作縈。余傾切。波勢回貌。按縈即縈也。隨物而化。謂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也。乃人性有上智下愚之不移。則不得謂隨物而化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

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鰓。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

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於有善。猶水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鰓類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鰓。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

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注。躍跳至善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跳。躍也。謂之類。是類即鰓也。趙氏言人以手跳水。手字釋搏字。音義云。搏。張補各切。云以手擊水。丁

作搏。音團。通俗文云。搏黍為手團。蓋掬其掌以迎騰其水。義亦可通。以杞柳為柶棬。比以人性為仁義。而以人之善由戕賊而成也。不順也。孟子則明示以順其性為善。以水無分於東西。比人性無分於善不善。是以人之善不善皆由決而成也。皆順也。孟子則顯示以不順其性為不善。兩章互相發明。搏而躍之使過鰓。激而行之使在山。猶戕賊杞柳為柶棬也。不順也。順其性則善。不順其

性則可使為不善。而人性之善明矣。且水之東西無分優劣。而人之善不善。則判若天淵。決東決西。本不足以比人性之善不善。決東則東流。東必下。決西則西流。西必下。此但可喻人性之善。故云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始以不順其性為善。要知順其性為善矣。又並以順其性為不善。云杞柳。云湍水。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為君子。隨曲拂者為小人也。皆礙不於倫也。

失其至人也。○正義曰。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淮南子精神訓云。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趙氏言素真。郭象所謂不假於物而自然者也。真之義同於正。故上言素真。下言正性。詩皇矣篇四方以無拂箋云。拂。猶偏也。言無復偏戾文王者。曲。邪也。邪則不正。偏戾則非自然。搏躍過鰓。非水之自然。故為曲拂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然者謂之性。○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自然之資謂之性。白虎通性情篇云。性者。生也。論衡初稟篇云。性生而然者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性從生。故生之謂性也。○注。凡物至同性。○正義曰。物生同類者。謂人與人同類。物與物同類。物之中。則犬與犬同類。牛與牛同類。人

與物不同類。則人與物之性不同。趙氏蓋探孟子之愷而言之。非告子意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子以三百之性同邪。注。孟子至同邪。○正義曰。文選雪賦注。引劉熙注云。孟子以爲白羽子以爲三百之性同。與趙氏此注同。告子但言生之謂性。未見其非。若如趙氏說。凡同類者性同。則不同類者性不同。是性之不同。亦如三百之不同也。故孟子先詰之。得其瑕而後辨。曰。

然。告子曰。然。性以爲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言犬

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注。孟子至欲乎。○正義曰。孟子此章。明辨人物之性不

有不善。專以人言。則無不善。故首章不曰我賦性以爲仁義。必明之曰我賦人以爲仁義。次章不曰

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惟告子亦云。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性上明標以爲仁義。故孟子必辨之

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性上亦必明標以爲仁義。人性之異乎物。已無待言。此章則明辨之也。

禮記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人欲即人

情。與世通全是此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不欲爲仁惡

之本。人生而靜。首出人字。明其異乎禽獸。靜者未感於物也。性已賦之也。感於物而

有好惡。此欲也。即出於性。欲即好惡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爲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

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

而惡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腐也。非不知聲。不知好清而惡濁也。惟人知知。故人之欲異

於禽獸之欲。即人之性異於禽獸之性。趙氏以欲明性。深能知性者矣。蔡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劉勰

字季文。號靜春。其自爲論云。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物之所得而擬哉。凡混人物而

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孟子道性善。亦第謂人而已。假如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言。李氏光地榕村藏稿自記云。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也。故既言人性

獨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凡有生即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是以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自然營運。飛蠕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會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養之氣則不同。所資以養之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竭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氣運而形不動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形質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覺云者。如寐而寤曰覺。心之所運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知覺爲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聞蟲鳥以爲候。聞雞鳴以爲辰。彼之感而覺。覺而響應之。又覺之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鳥之反哺。雌鳩之有別。蜂蟻之知君臣。豹之祭獸。鰾之祭魚。合於人之所謂仁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能擴充其知。至於神明。仁義禮智。無不全也。仁義禮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極其量也。知覺運動者。人物之生。知覺運動之所以異者。人物之殊其性。孟子言人無有不善。以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感乎所行之爲善。且其所謂善也。初非無等差之善。卽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徙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卽孔子所云習。至於相遠。不能盡其才。言不擴充其心知而長惡遂非也。彼悖乎禮義者。亦自知其失也。是人無有不善。以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孟子所謂牾之反覆。違禽獸不遠。卽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又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無非血氣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嘗歧而二哉。問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而人之精爽。可進於神明。論語稱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雖習不足以移之。豈下愚之精爽。與物等與。曰。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啓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於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是性。是性從其質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則必有元亨利禮智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則必有仁義禮智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全其仁義禮智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不但人之性善。卽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質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

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之不能全乎仁義禮智之德也。人之質形氣。莫不有仁義禮智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不善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越不移。遂以性爲不能無惡。而不知質形氣之成於人者。無不善之性也。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性。質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然則。人之生也。有五官百骸之形以成人。有清濁厚薄之氣質。不能不與物異者。以成人品之高下。卽有仁義禮智之德。具於質形氣之中以成性。性一而已。有善而已矣。如必分言之。則具於質形氣者。爲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爲至善之性。夫人之生也。烏得有二性哉。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而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也。雖然。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氣質外復有一性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朔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一。天道亦有於其形其氣。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謂。主於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不窮。因物付物。乃謂之命。故曰繼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魂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詳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則是人物同之。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以賦稟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斷以氣質言。主實有者而言之。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故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習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欲往見君子。必肅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羸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

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食色至內也。○正義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在是。性卽在

此禽獸之性所以不善也。人知飲食男女。聖人教之。則知有耕鑿之宜。嫁娶之宜。此人之性所以無

不善也。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於義。義外非內。是人性中本無義矣。性本無義。將人

物之性同。告子始以仁義同比梧楸。則仁亦在性外。此分仁義言之。管子戒篇。孟子曰。何以謂

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朱長春云。仁內義外。助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孟子曰。何以謂

仁內義外也。孟子怪告子是言也。何以以外也。○正義曰。易文言傳云。義以

方外。告子所云義外。或同此意。故詰之。曰。彼長而

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告

子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注。告子至外也。○正義曰。呂

誘注云。長。大也。禮記祭義云。立敬自長始。彼長之長。指彼人之年長。故以大釋之。我長之長。指我因其長而敬之。故以敬明之。長大之年。在彼不在我。故云非有長於我。彼在我之外。是長大

之年。在彼。即是外也。非有長於我。即是從其長於外。從其白於外。即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是。非有白於我。互文相例也。近解非有長於我。謂非我先預有長之心。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

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注。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

且謂老者為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敬老者己也。何以為外也。注。長異至外也。○正義曰。孔氏廣

此答告子。猶彼白而我白之語意。言長之說異於白之說。不相猶也。古人文字。不必拘拘定以白馬與

白人相偶。若必謂白字當屬馬上。或絕異字為一句。下乃言人之於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之白。

文義亦通。先斷之曰異。而後申其所以異之處。正同他章每先曰否。而次詳其所以否之實也。按孔

氏說是也。異字斷句。即趙氏長異於白之謂也。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所謂白馬白

人。同以為白可也。白無異於白。長則有異於長。此長之所以異於白也。儀禮鄉飲酒禮云。衆賓之

長升。注云。長其老者。國語晉語云。齊侯長矣。韋昭注云。長。老也。是長即老也。告子以長為

義。而不知以長之為義。故先以白馬白人不同。言長人之長。必用我心長之。分明權在長之者。而不在長者。長之既在我心。則權度悉由中出。安得以義為小乎。長之權全在我。

安得云非有長於我也。白。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注。告子曰。愛從己則己

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故曰外。注。吾弟至外也。○正義曰。此告子再申義外之說也。孟子詰之

分別言之。義雖屬長之者。乃長之者因長者而生。故仍以為外耳。弟同而愛與不愛

異。是愛之權在我。長同則長之權不同。是長之權在彼。理本不足。難以豁然。曰。耆秦人

之多。無以異於耆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多亦有外與。注。孟子曰。耆

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往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耶。言楚秦喻遠也。注。耆炙至遠也。○正義曰。耆猶愛也。告子以愛不同明長同。孟子則以嗜長同而情在於外乎。愛之長之。皆是以我爲悅。秦人之弟非吾弟。以其親不同故不同愛。楚人之長非吾長。以其長同故同長。秦人之炙非吾炙。以其美同故同嗜。物亦有然。謂炙之同美。猶長之同長也。知吾所以嗜之者。由心辨其美。則知吾所以長之者。由心識其長。若謂義之同長爲外。則食之同美。亦可謂之外乎。告子既知甘食爲性。故孟子以嗜炙明之。孟子告子居齊。故以秦楚爲遠。音義云。耆。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注。孟子子亦以爲義外也。○正義曰。翟氏闕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問。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一可見也。竊嘗疑孟子爲孟子弟。有所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認之而命。而必巖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享孟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皆從祀。惟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也。未嘗缺失。而何獨無孟季子。今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也。趙氏佐溫故錄云。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則孟季子當亦其倫。何至執告子之言。重相駁難。全背孟子。殆別一人。故注無文與。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也。注。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曰。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曰。敬誰也。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則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注。果猶竟也。○正義曰。國語晉語。果喪其田。韋昭注云。果猶竟。竟義同。果在外非由內。謂終竟。是義外非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注。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

弟。則誰敬。○季子曰。敬誰也。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則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注。果猶竟也。○正義曰。國語晉語。果喪其田。韋昭注云。果猶竟。竟義同。果在外非由內。謂終竟。是義外非內也。



鄉人。注。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也。注。言弟至人也。○正義曰。孟子教公都子折破季子先酌鄉人之說。傲其說以難之也。庸。敬斯須之敬。因事轉移。隨時通變。吾心確有權衡。此真義內也。庸。常。爾雅釋詁云。始氏佑溫故錄云。古禮之歸。可議莫如祭必用尸。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也。而北面事之。則父且敬子。何況兄弟。此不言子獨言弟。特取與敬兄對文。蓋舉儀禮廟舉奠之禮。祭自君夫人。賓三獻既行。則有上嗣舉奠以獻尸。而後行酬。既醉之朋友。謂衆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也。則尸用衆子或從子。是其弟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為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董子曰。宜在我而後可以稱。季子聞之曰。敬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注。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注。禮敬至在外。○正義曰。季子謂敬

因人轉移。而中無所主。則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注。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注。湯水至外也。○正義曰。湯水之異。猶叔父與弟之異。冬則飲其溫。夏則飲其寒。是飲食從人所欲。非人從飲食為轉移也。故飲湯飲水。外也。酌其時宜而飲者。中心也。敬叔父敬弟。外也。酌

其所在而敬者。中心也。孟子言位。公都子言時。義之變通。時與位而已矣。孟子學孔子之時。而闡發乎通變神化之道。全以隨在轉移為用。所謂集義也。而告子造義外之說。不隨人為轉移。故以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為不動心。與孟子之道適相反。義外之說破。則通變神化之用明矣。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正別。此何足辨。亦何足以服告子。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使難者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嘗以二者問先仲氏。先仲氏曰。敬長無人我。以長在人耳。今嗜炙亦無人我。此非人也。物也。且其無人我而必長人者。以長在外耳。今嗜炙主愛。而亦無人我。而惟外是愛。此非長在外。即愛亦在外也。上言長馬之長。異乎長人之長。則人物有別矣。此緊承長楚人之長二句。愛在外與嗜炙在內大別。此借仁內以駁義外也。一曰。以在位而易其敬。猶之以在時而易其飲也。夫嗜食甘飲者。章指

愛也。愛亦在外矣。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駁義外。此以義外駁仁內。不同。

別。此借仁內以駁義外也。一曰。以在位而易其敬。猶之以在時而易其飲也。夫嗜食甘飲者。章指

愛也。愛亦在外矣。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駁義外。此以義外駁仁內。不同。

愛也。愛亦在外矣。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駁義外。此以義外駁仁內。不同。

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之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公都子道告子以爲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注

人性在化。○正義曰。變化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

興。則民好暴。公都子曰。或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

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

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公都子曰。或

人以爲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又與微子比

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注或曰。性可至比干。○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

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

離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按公都子此問。卽其說也。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

名頌。陳人。七十子之弟子。韓非子八儒。有漆離氏之儒。世子或其徒與。蓋或入二說。皆原於聖

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智

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舜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

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行。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

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詳見漢書古今人表。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注。紂爲君至不仁。○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翟氏巖考異云。陸象山集與周元忠書曰。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紂云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知爲誰子也。今據公都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比干爲帝乙之弟。而紂於二人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按史記以微子爲紂庶兄。翊其所原。乃屬呂氏春秋。呂氏言宜難深信。殷王兄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傳及兄子。惟沃甲一人。則凡前王子未嗣立者。其孫會中之嫡系。詎不得當元子稱邪。箕子稱微子。臣王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干。二人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故趙氏謂紂與微比皆有兄弟之親。若言於紂父皆兄弟也。此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象山言最爲超卓。孟子所聞。必當實於史記。讀孟子者。似不必因史記生疑也。

今日

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邪。

今日至非與。○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告子言生之謂性。言性無善無不善。言食色與。曰。否。荀揚所謂性者。古今同謂之性。卽後儒稱爲氣質之性者也。但不當遺理義而以爲惡耳。在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概之人人。其下皆學而後善。順其自然。則流於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性不善合。然謂禮義爲聖心。是聖人之性獨善。實兼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揚子見於長善則爲善人。長惡則爲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子言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卽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會通爲一。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朱子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也。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解論語矣。程子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質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與有性善有性不善合。而於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亦未嘗不兼。特彼仍其性之名。此別之曰氣稟耳。程子又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釋之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止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據樂記人生而靜。與感於物而動對言之。謂方其未感。非謂人物未生也。中庸天命之謂性。謂氣稟之不齊。各限於生初。非以理爲在天在人異其名也。況如其說。是孟子乃追觀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時。已是人生以後。已墮在形氣中。安得斷之曰善。由是言之。將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語人之性。皆失其性之本體。人之爲人。舍氣稟氣質。將以何者謂之性哉。是孟子言人無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無有不惡。其視理儼如有物。以善歸理。雖顯違孟子性善之云。究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離人而空論夫理。故謂孟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若不視理如有物。而其見於氣質不善。卒難通於孟子之直斷曰善。立說似同於孟子。而實異。似異於荀子。而實同也。孟子不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性者。飛簪種植之通名。性善者。論人之性也。如飛簪動植。舉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氣類別之。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舍氣類更無性之名。醫家用藥。在精辨其氣類之殊。不別其性。則能殺人。使曰此氣類之殊者。已不是性。良醫信之乎。凡植禾稼。畜鳥獸。皆務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氣類之殊。乃能使之碩大蕃滋也。何獨至於人。而指夫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者。曰此已不是性也。豈其然哉。自古及今。統人與百物之性以爲言。氣類各殊是也。專言乎血氣之倫。不獨氣類各殊也。而知覺亦殊。入以有禮義。異於禽獸。實人之知覺大遠乎物則然。此孟子所謂性善。而荀子視禮義爲常人心知所不及。故別而歸之聖人。程子朱子。見於生知安行者罕觀。謂氣質不得概之曰善。荀揚之言固如是。

也。特以如是則悖於孟子。故截氣質爲一性。言君子不謂之性。截理義爲一性。別而歸之天。以附合孟子。其歸之天不歸之聖人者。以理爲人與我。是理者我之所無也。以理爲天與我。庶幾溘泊附著。可融爲一。是借天爲說。聞者不復疑於本無。後信天與之得爲本有耳。彼荀子見學之不可以已。非本無有待於學。而程子朱子亦見學之不可以已。其本有者何以又待於學。故謂爲氣質所汙壞。以便於言本有者之轉。而如本無也。於是性之名移而之理。而氣化生人生物。適以病性。性譬水之清。因地而汙濁。不過從老莊釋氏所謂真空者之受形以後。昏昧於欲而改變其說。特彼以真空與空爲我。形體爲非我。此仍以氣質爲我。難言性爲非我。則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謂之我有。亦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爲完全自足之物。斷之爲善。惟使之截然別於我。而後雖天與我完全自足。可以咎我之壞之。而待學以復之。以水之清喻性。以受汙而濁。喻性墮於形氣中汙壞。以澄之而清喻學。水靜則能清。老莊釋氏之主於無欲主於寂靜是也。因改變其說爲主敬。爲存理。依然釋氏教人認本來面目。教人常惺惺之法。若夫古聖賢之由博學審問廣思明辨篤行。以擴而充之者。豈徒澄情已哉。程子朱子於老莊釋氏。既入其室操其矛矣。然改變其言。以爲六經孔孟如是。按諸荀子差近之。而非六經孔孟也。謹案禮記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以爲六經孔孟如是。注云。理猶性也。以性爲理。自鄭氏已言之。非起於宋儒也。理之言分也。大戴記本命篇云。分於道之謂命。性由於命。即分於道。性之猶理。亦猶其分也。惟其分。故有不同。亦惟其分。故性即指氣質而言。性不妨歸諸理。而理則非真空與空耳。孟子曰。乃若其情。則

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

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爾乃若至罪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

曉人。如言憫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謂人皆有之者。下愚不移者亦有也。故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憫隱之心。正謂下愚不移者皆如是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若者。轉語也。即從下文若夫字生根。其情者。下愚不移者之情也。即下文爲不善者之情也。曰可以爲善者。不可不可未可知之辭。然而未嘗不可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乃其後之變態。非其情動之初。本然之才便如此也。性善之義。至孟子言之。乃真透根之論。即今日人人可自驗。人人可自信其性之無不善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專論習也。習與性對言。性自性。習自習。習相遠。愈見性之相近也。習之相遠也。遠於智愚之相移也。性之相近也。愚者之性。未嘗遠於智者也。蓋氣稟受質而成人之形。其心即具人之性。人與物異。故性無不善也。而不能無智愚之殊者。以氣質不同。不分高下厚薄。因而知覺不能不分差等。其上焉者智也。等而漸下。則不智而愚矣。愚非無其智也。鬱其智而不達。則愚。智愚雖分。性未始不相近。相返云者。弗無其善之云也。然知覺既有智愚

之殊。而薰習復有邪正之異。於是智者習於善。則愈遠於愚。即愚者習於善。亦可遠於本然之愚。若智者習於惡。則可遠於其本然之智。而愚者習於惡。則愈遠於智。智有等差。習而移之。下達者可至於下愚。移而智者。性達而性之善見。移而愚者。性不達而性之善不見。夫豈性有不善哉。不見其善而已矣。然則相遠者。因習而移其智愚。非移其相近之性也。智愚每因於習之所移。見人不可不謹所習。而不得以此罪性也。唯夫生而上智之人。知覺獨異。雖與不善者相習。不能移而轉之乎愚。其本非上智而移而至於上智者。亦若是則已矣。而生而下愚之人。知覺極庸。雖與善者相習。亦不能移而轉之乎智。其本非下愚而移而至於下愚者。亦若是則已矣。其不移者。非其性之善。本有加於人。本有損於人也。仁義禮智之性。其端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雖下愚之人。未嘗不皆有也。何以知其然也。孟子性善之說。以情驗性之指。正孔子性相近之義疏矣。情。其善之自然而發者也。才。其能求本然之善而無不得者也。性善故情善。而才亦善也。誠意之功。在毋自欺。而毋自欺之事。曰慎獨。意非私意之謂。乃真好真惡之情發於性者。此真好真惡之情。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者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公都子問性列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偏舉善之端爲證。彼荀子之言性惡也。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尊。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必出於爭奪。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是荀子證性惡。所舉者亦情也。安見孟子之得。而荀子之失與。曰。人生而後有情。有欲。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樂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於天地鬼神。聲色臭味之愛畏以分。五行生克爲之也。喜怒哀樂之慘舒以分。時遇順逆爲之也。美醜是非之好惡以分。志慮從違爲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自知。然後欲得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達。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達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感。使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差謬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知也。孟子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心。不謂之情。首云乃若其情。非性情之情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情猶素也。實也。孟子於性。本以爲善。而此云則可以爲善矣。可之爲言。因性之等差而斷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乃所謂善也。對上今日性善之文。繼之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猶成也。卒之成爲不善者。陷溺其心。放其良心。至於格亡之盡。違禽獸不遠者也。言才則性見。言性則才

見。才於性無所增損故也。人之性善。故才亦美。其往不美。未有非陷溺其心使然。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可以始美而終於不美。由才失其才也。不可謂性始善而終於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體質言也。體質壞。究非體質之罪。又安可究其本始哉。謹按孟子性善之說。全本於孔子之贊易。伏羲畫卦觀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俾天下萬世。無不學。全本於孔子之贊易。婦。此性善之指也。孔子贊之。則云利真者。性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禽獸之情。不能旁通。即不能利真。故不可以為善。情不可以為善。此性所以不善。人之情則能旁通。即能利真。故可以為善。情可以為善。此性所以善。禽獸之情何以不可為善。以其無神明之德也。人之情何以可以為善。以其有神明之德也。神明之德在性。則情可旁通。情可旁通。則情可以為善。於情之可以為善。知其性之神明。性之神明。性之善也。孟子於此。明揭性善之情在其情。則可以為善。此融會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言。而得其要者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情陰而有欲。故貪淫爭奪。端由此起。荀子謂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是也。情欲之為不善。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即能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此孟子所謂可以為善也。荀子據以為性惡。荀子但知禮而不通易者也。孟子據以為性善。孟子深通於易而知乎禮之原也。孔子以旁通言情。以利真言性情。利者變而通之也。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己之好貨。而使之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因己之好色。而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如是則情通。情通。則情之陰已受治於性之陽。是性之神明。有以運旋乎情欲。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為善也。故以情之可以為善。而決其性之神明也。乃性之神明。能運旋其情欲。使之可以為善者。才也。孔子贊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為三才。有此才乃能迭用柔剛。旁通情以立一陰一陽之道。才以用言。旁通者情。所以能旁通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才也。通其情可以為善者。才也。不通情而為不善也。無才也。云非才之罪。猶云無才之罪也。蓋人同具此神明。有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為善。有不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為善。此觀乎才與不才。才不才則智愚之別也。智則才。愚則不才。下愚不移。不才之至。不能以性之神明運旋情欲也。惟其才不能自達。聖人乃立教以達之。其先民不知夫婦之宜別。上下尊卑之宜有等。此才不能自達也。伏羲教之。無論智愚。皆知夫婦之別。皆知上下尊卑之等。所謂通其神明之德也。使性中本無神明。豈教之所能通。民之不知有父但知有母。與禽獸同。聖人教民。民皆知人道之宜定。而各為夫婦。各為父子。以此教禽獸。仍不知也。人之性可因教而明。人之情可因教而通。禽獸之性。雖教之不明。禽獸之情。雖教之不通。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可以無大過。即是可以為善。性之善全在情。可以為善。情可以為善。謂其能由不善改而為善。孟子以人能改過為善。決其為性善。伏羲之前。人同禽獸。其貪淫爭奪。思之可見。而伏羲能使之均歸於倫常之中。瞽瞍之頑。象之傲。亦近乎下愚矣。而舜能使之底豫。信乎無不可以為善之情也。可以為善。原不謂順其情即善。乃若宜如程氏瑤田之說。補氏以順釋若。非其義矣。○注。若順至性也。○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文。

情發於外。性藏於內。故相表裏。性之善。不爲情欲所亂。性能運情。情乃從性。則情可爲善。引孝經者。喪親章第十八。云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矣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趙氏謂孝子仁於其親。由於天性。而情即從其性之仁爲哀戚。是性善勝情。情則從之之證也。趙氏以若其情爲順其情。故反言不順其情。是隨人而強作善者。則情非從性矣。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惡恭傲是非明性善也。惟性有神明之德。所以心有是非。心有是非。則有惻隱羞惡恭敬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與孔子之舉智愚有異乎。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學則就其昧焉者。黜之明而已。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遠者。蓋鮮。智愚者。遠近。羞等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爲惡。愚非惡也。人無有不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禮義者。智於天地人物事。爲成足以知其不易之則。仁有不至。禮義有不盡。可謂不易之則哉。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無異也。說文金部云。鑠。銷金也。國語周語云。衆口鑠金。史記索隱引賈逵云。鑠。消也。消鑠我。猶云戮賊人。以仁義禮智爲由外鑠我。當時蓋有此言。如莊子言純樸不殘。孰爲仁。故孟子直斥其非。而以爲我固有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爾雅釋詁云。鑠。美也。仁義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美者也。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注。譬如至昏也。○正義曰。國語晉語。胥臣曰。僮昏不可使謀。韋昭注云。僮無知。昏闇亂也。此與鑠條戚施僂僂侏儒瞽瞍瞶瘖。同爲八疾。又云。質將筮而賢良贊之。則齊可埃也。若有違賢。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此言僮昏之人。不可教之以善。故趙氏引以證下愚不移也。周禮秋官司刺。三赦曰。蠢愚。注云。蠢。愚生而癡。瞶。童昏者。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生而癡。瞶。童昏。既列於八疾。則與體不備同。故爲被疾不成之人。趙氏以下愚爲此癡。瞶。童昏之人。則是不移由有疾。

所以不移也。無此疾者。固無不可移者矣。元與性善之恰合。譬如者。趙氏自謙未定。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

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

懿德。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

道。故曰人皆有善也。爾注。詩大至善也。○正義曰。詩在大雅蒸民篇第一章。蒸。詩作蒸。夷。詩作彝。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以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

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趙氏義與毛同。不釋秉義。當亦同。箋訓執持也。趙氏既以法釋則。又有有物有則。為人法天。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蓋亦如箋物象之說。性為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即象天之木金火土水。故以性屬天。以六情從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即前性善勝情情則從之之義也。程氏瑤田孟藝錄論學小記云。天分以與人。而限之於天者謂之命。人受天之所命。而成之於己者謂之性。此限於天而成於己者。及其見於事為。又有無道無不及之分。以為之則。是則也。以德之極地言之。謂之中庸。以聖人本諸人之四德之性。緣於人情而制以與人遵守者言之。謂之威儀之禮。蓋即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不待學而可知。不待習而可能者也。亦即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學焉而愈知。習焉而愈能者也。是之謂性。孔子釋詩增必字也。字故字。而性善之義見矣。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爾注。善惡異衢。○正義曰。荀子勸學篇云。行衢路者不至。楊倞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

其心者然也。爾注。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以飢

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爾注。富歲。豐年也。○正義曰。論語顏淵篇。富哉言乎。集解引孔安國云。即豐也。故富歲為豐年。○注。賴。善。○正義曰。呂氏春秋離俗篇。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誘注云。賴。利也。一曰。善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贏。賈有餘利也。賴。贏也。高帝紀。始大人

常以臣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為亡賴。按今人云無賴者。謂其無衣食致然耳。方言云。賴。讎也。南楚之外曰賴。

賴。取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衛策云。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小雅采芣篇。亦是辰矣。毛傳云。辰。至也。正義云。明王之德能如此。亦是至美矣。鄭注萊誓云。至猶善也。是辰與善同義。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四四七



又鄭注大學云。戾之害利也。利與善義亦相近。故利謂之戾。亦謂之賴。善謂之賴。亦謂之戾。戾賴。語之轉耳。阮氏元云。富歲子弟多賴。賴即懶。按說文女部云。懶。懈也。從女賴聲。一曰饜也。貝部云。賴。贏也。從貝賴聲。禮記月令云。不可以贏。注云。贏。猶解也。解即懈。贏賴解同義。然則富歲子弟多賴。謂其粒米狼戾。民多懈怠。月令不可以贏。豈年多惡。未聞溫飽之家皆由禮者矣。阮氏說是也。○注。非天至惡者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才者。人與百物各如其性以為形質。而知能靈區以別焉。孟子所謂天之降才是也。氣化生人生物。據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命。據其為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言。謂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質亦殊。才質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質安觀所謂性哉。以物譬之器。才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則才質因之而殊。猶金錫之在冶。冶金以為器。則其器金也。冶錫以為器。則其器錫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金錫之精良與否。其器之為質。一如乎所冶之金錫。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如是矣。為金為錫。及其金錫之精良與否。性之喻也。其分於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為器。即於是乎限。白之喻也。就器而別之。孰金孰錫。孰精良與孰否。才之喻也。故才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而不然也。猶金之五品。而黃金為貴。雖其不美也。莫與之比貴也。況乎人皆可以為賢為聖也。後儒以不善歸稟氣。孟子所謂性所謂才。皆言乎氣稟而已矣。其稟受之全。則性也。其體質之全。則才也。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為言。如桃杏之性。全於核中之白。形色臭味無一弗具。而無可見。其萌芽甲拆。根幹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為華為實。形色臭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才見之耳。成是性斯為是才。別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謂天性。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乎物。然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形不逮。是不踐此言也。踐形之與盡性盡其才。其義一也。趙氏以與之異釋爾殊。蓋以爾字為助詞。與之異但釋殊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如此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言非天之降才如此其異也。凡後人言不爾乃爾畧爾聊復爾耳者。並與此同義。

今夫辨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辨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麩。言人性之同。如此辨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

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露也。○播種而耨之。○正義曰。說文木部云。耨。摩田器也。從木耨聲。論語。摩平也。齊民要術曰。耕荒畢。以鐵齒編鋤再耨耜之。漫耨黍稷。勞亦再耨。即鄭所謂覆種也。

許云摩田。當兼此二者。賈又曰。春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勞。古曰覆。今日勞。勞。即到切。集韻作攪。謹按攪。今俗所謂抄也。土初耕向粗成塊。以鐵齒耙之。則細。屢耙則愈細。所謂抄也。先耙其土令細。是摩平也。既布種又耙之。是覆種也。摩平覆種二事。而皆用此覆。覆種亦是摩田。而摩田不皆覆種也。此播種而覆。當是覆種。時語覆而不耙。方在耦耕之後。蓋始摩平其粗塊。不必即覆種矣。音義引丁云。音覆。壅苗根也。時方播種。向未生苗。種已生苗。詎容摩平。丁說非是。○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居言云。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穫。輕重己曰。以春日始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子兩言日至。千歲之日至。冬日至也。至於日至之時。夏日至也。割麥無過夏至。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乃大槪言之。然有先四月熟者。有後四月熟者。要及夏至則無不熟。故言皆熟。乃舉最遲者以盡其餘。而下別言不同。此時有不熟。則無可復待。有盡去為晚禾地矣。○注。辨麥至來辨。○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來。小麥也。辨。大麥也。王復農書載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生於杏生於桃。並指秀時也。農桑輯要載崔實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二書言大小麥。皆宿麥也。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成。故云宿麥。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誘注。大麥。旋麥也。按旋之言疾也。與宿麥對言。是謂大麥為春麥。玉篇。辨。春麥也。蓋同之矣。余居北方。見種春麥者多矣。然皆小麥也。崔實曰。正月可種春麥。盡二月止。亦不分大小麥。廣志。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似亦言小麥。而非高氏注之旋麥。玉篇。類。大麥也。今考崔實言種大小麥。並以白露節為始。惟類麥早晚無常。是大小麥之外。復有類麥。說者以類麥為大麥類。然則類為大麥之別種。非謂大麥盡名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草。大麥。辨也。周頌思文云。貽我來牟。傳云。牟。麥也。箋云。武王渡孟津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又臣工於皇來牟箋云。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是亦以來為麥也。漢書劉向傳引詩作釐辨。而釋之云。釐。麥也。始自天降。則來牟俱是麥。於文義為允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辨一來二錢。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引詩云貽我來辨。又云。齊人謂麥為稊。稊與來通。又云。辨來。辨麥也。則亦以來辨為麥。與劉向同。但不言大小耳。李善注典引。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麥。大麥也。麥與辨同。來辨對文。辨為大則來為小矣。古者大為牟。御覽引淮南子注云。牟。大也。大麥故稱牟也。○注。碾薄也。○正義曰。說文石部云。磬。堅也。礪。礪也。礪。礪也。毛詩王風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境礪之處。境礪即礪礪也。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礪礪。薄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礪礪。蓋地土肥則和柔。堅硬則五穀不生。故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

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蓋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

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大小。作屨者猶不更作黃。黃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

注。黃草器也。〇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天子之工。典制六林。注云。惟草木職亡。蓋謂作荏葦之器。黃為草器。蓋即草工所職。凡葦竹所編者是也。論語憲問篇。有荷蕢。太平御覽引鄭氏注云。蕢。草器也。說文舛部云。蕢。草器也。史古文

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臬而過孔子之門。又子罕篇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集解引包曰。蕢。土籠也。蕢與蕢通。草器。蓋即威士之籠。於臬之象形。可知其狀矣。晉書音義云。蕢本作藪。蕢俗呼竹籃之小者為藪子。猶古之遺稱也。今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

所者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

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口之所者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

口之至似也。〇正義曰。傳十七年左傳云。雍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孔氏正義云。此人為雍。宜名巫而字易牙也。戰國策魏策云。齊桓公夜

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此易牙知味之事也。孟子此章。特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即在飲食男女。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

性不同於犬馬。同一飲食。而人能嗜味。鳥獸不知嗜味。推之同一男女。人能好色。鳥獸不知好色。惟人心最靈。乃知嗜味好色。知嗜味好色。即知孝弟忠信禮義廉

恥。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悅心是性善。悅口亦是性善。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

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

注。子都至狂且。〇正義曰。引詩在鄭風山有扶蘇。毛傳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孔氏正義云。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然則孔氏不以子都為人名。乃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趙氏引詩以證是也。關氏若璩釋地續云。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詳為男為女。杜氏注左有之。於隱十一年傳云。子都鄭大夫公孫闞。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為國中美女之通稱。曰不見子都。荀子非相篇云。古者

桀紂長巨姦矣。天下之傑也。姦與美連文。是姦即美。又成相篇云。君子由之佞以好。佞亦姦也。衛風碩人箋云。長麗佞好。齊風還篇子之昌令。毛傳云。昌。佞好貌。釋文皆云佞本作姦。是姦即好也。呂氏春秋達鬱篇云。侍者曰。公姦且麗。高誘注云。姦麗皆好貌也。韓詩外傳云。以爲姦好邪。則太公七年七十二。脚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云。毛嬙。天下姦人也。故曰。

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

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補云。至於心獨無所同然。承上同耆同聽言。謂

同如是耳。與前惟耳亦然諸然亦相應。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心之所同耆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

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心之至我口。○正義曰。戴氏震

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

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

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

習善也。明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

則舉性之名而曰理也。是又不可。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

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

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則其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

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動天下之

理義。人之才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惟據才質而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之於聖人也。其才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才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概之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冲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人與物之靈意殊絕。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爲同耳。主才質而攬理義。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修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所能。儒者之未

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冲虛自然。理欲皆後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費其所取。彼自費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而有形體則有欲。而外形體。一死生。去情欲。以安其神。冥是非。絕思慮。以苟語自然。不知歸於必然。是爲自然之極致。動靜胥得。神自安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說。紛如矣。孟子正其遺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純懿中正。如是謂之理義。故理義非他。心之所同然也。何以同然。心之明之所止。於事情區以別焉。無幾微爽失。則理義以名。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聞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義。是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於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雜於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謂之理義。自非聖人。鮮能無蔽。有蔽之深。有蔽之淺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見執之爲理義。吾懼求理義者。以意見當之。孰知民受其禍之無所終極也哉。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悻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然則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扶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弱。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卽其人廉潔自持。心無私慝。而至於處斷一事。責詰一人。憑在己之意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嚴氣正性。嫉惡如讎。而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於偏。往往人受其禍。己且終身不寤。或事後乃明。悔已無及。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於衆人。則共推之爲智。其去聖人甚遠也。以衆人與其所共推爲智者較。其得理。則衆人之蔽必多。以衆所共推爲智者與聖人較。其得理。則聖人然後無蔽。凡事至而心應之。其斷於心輒曰理如是。古聖賢未嘗以爲理也。不惟古聖賢未嘗以爲理。昔之人。異於今人之一啓口而曰理。其亦不以爲理也。昔人知在己之意見。不可以爲理名。而今人輕言之。夫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見則纏。使人自求其情則得。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不過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以位之卑尊言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以長於我與我長言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以等於我言也。曰所欲。曰所惡。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於此。惟以情繫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問以意見爲理。自宋以來。莫敢致斥者。謂理在人心故也。今日理在事情。於心之所同然。洵無可疑矣。孟子舉以見人性之善。其說可得聞與。曰。孟子言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明理義之悅心。猶味之悅口。聲之悅耳。色之悅目之爲性。味也。聲也。色也。在物接於我之血氣。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心。知血氣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聲。目能辨色。心能辨理義。味與聲色在物不在我。接於我之血氣。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尤美者也。理義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於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產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會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所不照則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也。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有不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質之味。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於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此中庸雖愚必明。孟子擴而充之之謂。聖人神明之盛也。其於事靡不得理。斯仁義禮智全矣。故理義非他。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問後儒以人之嗜欲。出於氣稟。而理者。別於氣稟者也。今謂心之精爽。學以擴充之。進於神明。則於事靡不得理。是求理於氣稟之外者非矣。孟子專舉理義以明性善何也。曰。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爲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爲聖人治天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徒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之爲性。而不知心之於理義。亦猶耳目鼻口之於聲色臭味也。故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蓋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鼻口。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於聲色臭味。咸根於性。非由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於氣稟之外。增一理義之性。歸之孟子矣。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於心。今專以理義之好爲根於心。於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味之欲。徒根於耳目鼻口與。心。君子百體者也。百體之能。皆心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悅臭口悅味。非心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爲。人物受形於天地。故頓與之相通。盈天地之間。有聲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舉聲色臭味。則盈天地之間者。無或遺矣。外內相通。其開竅也。是爲耳目鼻口。五行有生尅。生則相得。尅則相逆。血氣之得其養失其養繫焉。資於外。足以養其內。此皆陰陽五行之所爲。外之盈天地之間。內之備於吾身。外內相得無間。而養道備。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爲道之經也。血氣各資以養。而開竅於耳目鼻口以通之。既於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

方剛。戒之在闕。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所爲不一。舉凡身之嗜欲。根於氣血明矣。非根於心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鸞象之悅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當於理義。其心氣必暢然自得。悖於理義。心氣必沮喪自失。以此見心之於理義。一同乎血氣之於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氣必沮喪自失。臣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義非他。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然又非心出一意可以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異強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之。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別有理以予之而具於心也。心之神明。於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感。其照不謬也。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卽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人之血氣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齊。得養不得養。遂至於大異。苟知問學。猶飲食則費其化。不費其不化。記問之學。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我之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猶然心也。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之謂也。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以之言學。尙爲物而不化之學。況以之言性乎。問宋以來之言理也。其說爲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爲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爲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則無欲亦非與。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然則謂不出於正則出於邪。不出於邪則出於正。可也。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則也。不出於邪而出於正。猶往往有意見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來之言理欲也。徒以爲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於邪而出於正。則謂以理應事矣。理與事分爲二。而與意見合爲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應者。心也。心有所蔽。則於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氏貴於抱一。貴於無欲。莊周書則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此老莊之說。非中庸雖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過者。雖無欲亦愚也。凡出於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欲生於血氣。知生於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氣。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無知無欲。彼自外其形骸。費其真宰。後之釋氏。其論說似異而實同。宋儒出入於老釋。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昆爲怪。而及其實

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之書。豈嘗以理爲如有物焉。外乎人性之發爲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孟子告齊梁之君。曰與民同樂。曰省刑罰薄稅斂。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仁政如是。王道使仰而已矣。商樂記言滅天理窮人欲。其言有似於以理欲爲邪正之別。何也。曰。性譬如水也。欲譬則水之流也。節而不過。則爲依乎天理。爲相生養之道。譬則水猶地中行也。窮人欲而至於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譬則洪水橫流。汎溢於中國也。聖人教之反躬。以己之加於人。設人如是加於己。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則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惡汎溢而塞其流也。惡汎溢而塞其流。其立說之工者。且直絕其原。是遏欲無欲之喻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此後儒視爲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繼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言性之欲之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爲正。人欲爲邪也。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試以人之形體與人之德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於長大。德性始乎蒙昧。終乎聖智。其形體之長大也。資於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德性資於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氣清明。異於禽獸之不可開通。然人與人較。其材質等差凡幾。古聖賢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老莊釋氏謂有生皆同。故主於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問學以擴充之。在老莊釋氏。既守已自足矣。因毀譽仁義以伸其說。荀子謂常人之性。學然後知禮義。其說亦足以伸。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同於老莊釋氏。而改其毀譽仁義者。以爲自然全乎仁義。巧於伸其說是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爲天與我。猶荀子尊禮義。以爲聖人與我也。謂理爲形氣所汙壞。是聖人而下。形氣皆大不美。即荀子性惡之說也。而其所謂理。別爲濼泊附著之一物。猶老莊釋氏所謂真宰真空之濼泊附著於形體也。理既完全自足。難於言學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氣爲二本而各形氣。蓋其說雜緣傳合而成。令學者眩惑其中。雖六經孔孟之言具在。咸習非勝是。不復求通。嗚呼。吾何敢默而息乎。○注。理者得道之理。○正義曰。易說卦傳云。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道德性命。指出理字。此孟子所本也。道者行云也。和順路之可通行者爲道。則凡事之可通行者爲道。得乎道爲德。對失道而言也。道有理也。理有義也。理者分也。義者宜也。其不可通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即各有宜焉。趨燕者行乎南。趨齊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卽爲失道。趨燕者雖行乎北。而或達乎趙。趨齊者雖行乎東。而或止乎魯。行焉而仍弗宜矣。弗宜則非義卽非理。故道之分有理。理之得有義。孟子以理義明性。卽孔子以理於義明道也。趙氏以得道之理明之。得道之理。卽和順於道德而理於養



也。後傳言理。或不得乎孔孟之情。故戴氏詳為闡說是也。說者或並理而斥言之。則亦甚乎未聞道矣。○注。草食曰芻穀食曰豢。○正義曰。禮記月令仲秋案芻豢注云。養牛半曰芻。犬豕曰豢。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飼牛半以草。故即稱牛半為芻。樂記云。夫豢豕為酒。注云。以穀食犬豕曰豢。是犬豕穀食者也。故即稱犬豕為豢。大戴記會子天圓篇云。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食作牲。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於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好之。○注。人稟性俱有好憎。○正義曰。好憎即好惡。孟子以悅心悅口言性。悅即是好。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為色。耳能聽則為聲。口能食則為味。而好惡實基於此。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為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為哀。獨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受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懼恐懼好樂憂患。齊家之親愛踐惡畏敬哀矜赦情。皆不離乎人情也。大學性字。祇此一見。即好惡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太叔對趙盾子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即食味別聲被色者也。又云。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蓋喜怒哀樂。皆由好惡而生。好惡正。則協於天地之性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注。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注。牛山至之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複壁中所注。方向少錯。無論今日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淄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家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力命篇。齊景公游於牛山。北眺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南。邑外謂之郊。爾雅釋地文。息之義與生同。生亦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嶺長也。息與嶺通。刻象傳云。君子尚消息盈虛。消息即消長也。毛詩言濯

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注。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注。牛山至之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複壁中所注。方向少錯。無論今日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淄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家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力命篇。齊景公游於牛山。北眺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南。邑外謂之郊。爾雅釋地文。息之義與生同。生亦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嶺長也。息與嶺通。刻象傳云。君子尚消息盈虛。消息即消長也。毛詩言濯

濯者二。大雅靈臺篇寤寐濯濯。傳云。濯濯。娛遊也。崧高篇鈞磨濯濯。傳云。濯濯。光明也。濯是洗滌靡條之名。物經修潔。則垢汗悉去。故光明為濯濯。山有草木。則陰翳不齊。草木盡去。不異洗濯者然。故趙氏以濯濯為無草木之貌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其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存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山之有草木。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日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存存在至

義曰。爾雅釋言云。存。存在也。是存即在也。良之義為善。良心即善心。善心即仁義之心。放者。存之反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以與吳王爭一日之死。高誘注云。且。朝也。且且猶云朝朝。亦即日也。且且言非一日也。日日放其良心。猶日日伐其山木。山木由此不美。人心亦由此不良。良亦美也。其日夜之所息。趙氏解為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息之義為生。長所息。指由此長此心之仁

義。仁義不能無端生長。破趙氏以思欲明之。蓋雖放其良心。其始陷溺未深。尚知自悔。雖為不仁。而思欲尚轉而及仁。雖為不義。而思欲尚轉而及義。此思欲之所轉。即仁義之心所生長。相近。即性相近之相近。放失之後。其平日之氣。好惡尚與人相近。則性善可知矣。趙氏以人為賢人。謂能存仁義之心。未放失其良者也。其實與人相近。正謂與禽獸相遠。謂之為人。性原相近。但日放一

日。則日遠於人一日。日遠於人一日。即日近於禽獸一日。而其日夜所息。則仍與人近而不遠。此孟子以放失仁義之人。明其性之善也。且且伐之。而所習仍相近。則良心不易亡如此。此極言良心不遠亡。非謂良心易去也。故趙氏以幾希為不遠也。或以息為歇息。非是。以幾希為甚微。亦失之。趙氏估溫故錄云。豈希言不遠。與前注幾希無幾也異。蓋亦隨文見義與。則其且

晝之所為。有牝亡之矣。牝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且晝晝日也。其所為萬事。有牝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牝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

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為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明注。且晝至情也。○正義曰。說文日部云。且。傳。祭之且日之享賓也。注云。且日。猶明日也。漢書高帝紀。且日合戰。注云。且日。明日也。趙氏言晝日也。是以日釋晝也。且晝猶云明日。謂今日夜所息平日之氣。才能不遠於人。及明日出

也。明也。晝日之出入與夜為界。宣公八年穀梁

傳。祭之且日之享賓也。注云。且日。猶明日也。漢書高帝紀。且日合戰。注云。且日。明日也。趙氏言晝日也。是以日釋晝也。且晝猶云明日。謂今日夜所息平日之氣。才能不遠於人。及明日出

也。明也。晝日之出入與夜為界。宣公八年穀梁

傳。祭之且日之享賓也。注云。且日。猶明日也。漢書高帝紀。且日合戰。注云。且日。明日也。趙氏言晝日也。是以日釋晝也。且晝猶云明日。謂今日夜所息平日之氣。才能不遠於人。及明日出

也。明也。晝日之出入與夜為界。宣公八年穀梁

傳。祭之且日之享賓也。注云。且日。猶明日也。漢書高帝紀。且日合戰。注云。且日。明日也。趙氏言晝日也。是以日釋晝也。且晝猶云明日。謂今日夜所息平日之氣。才能不遠於人。及明日出

也。明也。晝日之出入與夜為界。宣公八年穀梁

見紛華所悅。而所息者乃牾亡矣。音義云。丁云牾古沃切。謂悔吝刺害也。言利害之亂其性。猶極  
 牾之刑其身。此牾從木。書黎誓今惟淫舍牾牛馬。鄭氏注云。牾。極牾之牾。是極牾之牾通作牾。  
 故牾亡作牾亡也。趙氏云。其所為萬事有牾亂之。則是以亂釋牾。毛詩小雅何人斯云。祗攪我心。  
 傳云。攪。亂也。詩大雅抑篇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作有牾德行。是牾與覺古通。後漢書馬融傳廣  
 成頌云。牾羽羣。注云。牾。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牾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牾牾牾同。  
 趙氏讀牾為攪。故訓為亂。丁氏以為極牾。非其義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有牾之有當讀去聲。讀去  
 聲則為又。謂才有所生息。又牾亂而亡失之也。反覆即反復。息而牾。牾而又息。息而又牾。其始  
 息多於牾。久則牾多於息。息則仁義之心存。牾則利害之見勝。牾之不已。則心但知有利害。不復  
 能思欲息長仁義。是利害之邪。干犯仁義之良。故夜氣不足以存也。至牾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  
 乃違禽獸不遠。然則人之不遠於禽獸。亦非一日所遽至也。坤文言傳云。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繫辭傳云。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  
 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又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  
 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且且伐之。牾之反覆。即漸積之謂  
 也。當其日夜所息。好惡尚與人近。是時早辨。尚不至於牾亡。此聖人設教。所以取之以仁。畏之  
 以義。勸以利。而懲以威也。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

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在。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

以喻居也。猶心為若是也。注。誠得至是也。○正義曰。楚辭離騷云。苟余情其信嫫以練要兮。注云。

度於仁義也。息仁義必以思欲。養仁義必以法度。趙氏深能發孟子之指。或謂靜以任其自然。非其

義也。說文水部云。消。盡也。故以盡釋消。手部云。操。把持也。禮記曲禮操右契注云。操。持

也。故以持釋操。舍即放。放即縱。論語雅也篇。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集解引鄭曰。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論語里仁篇。里仁為美。擇不處仁。集解引鄭曰。里

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鄉大於里。而皆為民之所居。故云鄉猶里也。以喻居也。  
 惟猶獨也。近讀鄉為向。釋名釋州國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向也。眾所云也。鄉里之鄉。本  
 取義於向。則其義通矣。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指  
 心言。蓋存亡即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  
 大易撞撞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心有所心不在。有所不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  
 在。亦出入也。是心原可出入而操舍者。則因其出之入之也。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

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下云吾見亦罕。吾退而寒之者至。則是孟子仕齊。乃有是語。故知王為齊王也。呂氏春秋嘗為篇云。世必惑之。高誘注云。惑。怪也。或與惑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

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注**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注**種易

至生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暴。曬也。說文日部云。曬。暴也。日光所曬故溫。草木五穀。雖有經冬而生者。然其種必得溫和之氣。乃能萌動。今農人清明後侵稻種。既發牙矣。設遇風霜。則必枯萎。是陰寒以殺之也。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叔發罕忌傳云。罕。希也。故罕見即希見也。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芽。萌芽也。牙與芽通。故幼小稱童牙。萌芽即

也。**萌**。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注**奕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

博奕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注**奕博至奕者乎。○正義曰。方言云。箒謂之蔽。或謂之

或謂之箒毒。或謂之妃專。或謂之匪瓌。或謂之碁。所以投箒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碁謂之

局。或謂之曲道。圍碁謂之奕。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奕。戴氏震疏證云。箒博古通用。說文

云。箒。局戲也。六箸十二碁也。古者烏冑作箒。箒。碁也。局博所以行碁。奕。圍碁也。荀子

大略篇云。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即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篇。菹蔽象碁。有

六博些。王逸注云。菹。玉也。蔽。箒箸。以玉飾之也。投六箸。行六碁。故謂六博也。史記范雎

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寧子視君不如奕碁。廣雅。箒箸謂之箒。紀專。箒也。廣平。枰也。曲道。榻也。圍碁。奕也。皆本此。王氏愈孫廣雅疏證云。榻。榻局。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柏之心為博箒。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水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用。用碁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即置之。名為擲。碁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廣平為博局

之枰。取義於平也。說文云。枰。平也。韋昭博奕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碁局謂之奕。宋氏翔鳳訓纂云。說文奕。圍碁也。廣雅釋言。圍碁。奕也。奕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圍十碁之變由不可既也。亦即奕字。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奕秋以碁局取譽。注云。奕。圍局也。碁。即所執之子。按博奕皆用碁。奕為圍碁。博為局戲。說文籒。局戲也。六箸十二碁也。法與圍碁異。按謂博與奕異是也。博蓋即今之雙陸。奕為圍碁。今仍此名矣。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同行於枰。皆謂之碁。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碁。劉徽九章算術句股篇。用諸色碁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碁。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碁俗謂之鍾。尙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奕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奕旨云。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饒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為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為資。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奕甚明。蓋奕但行碁。博以擲采而後行碁。後人不行碁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為博。博與奕益遠矣。趙氏以論語博奕連言。故以博釋奕。其實奕為圍碁之專名。與博同類而異事也。引論語在陽貨篇第十七。○注。數技至得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任其數而已矣。淮南子原道訓。貴其周於數。高誘注並云。數。術也。禮記鄉飲酒義。古之學術道者注云。術猶藝也。坊記尙技而賤事。注云。技猶藝也。技術皆訓藝。數之為技。猶數之為術。即數之為藝。禮記少儀游於藝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九數為六藝之一。故數可稱藝。其實數之名。漢書律祿志云。一十百千萬是也。九數之用。其為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其用大矣。而一枰之間。勝負視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計較者。亦數之類也。故云小數。致之言細密也。用志不細不密。則負矣。故專一其心以細密其志也。致是細密。細密即是精。趙氏章句不解致志。而章指云。不精不能。不精即解不致志。不能即解不得也。趙氏注中

所略。每於章指補之。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

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鵠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

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有人各秋。通一國皆謂之

善奕。曰奕秋使教二人奕。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鵠鵠。故不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慧亦若是。

○思援弓繳而射之。○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援。引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好弋者先具繳與矰。注云。繳大綸。說文糸部云。繳。

生絲縷也。文選文賦李善注引說文云。謂縷系矰矢而以惟射也。矰。惟射矢也。佳部云。矰者。繫射飛鳥也。詩鄭風女曰雞鳴箋。齊風盧令箋。皆云弋。縷射也。孔氏正義曰。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縷射。說文糸部又云。矰。鈞魚繫也。然則繫為生絲縷之名。可用以繫弓弋鳥。亦可用以繫竿鈞魚。○曰非然也。○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有一人之言而自為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孟子為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為與謂同義。言謂是其智弗若也。趙注云。為是。謂其智弗若也。分為與謂為二。失之。○注。有人至爽秋。○正義曰。古之以技傳者。每稱之為名。如醫和卜徒父是也。此名爽秋。爽是技名。故知秋為其名。因通國皆謂之善奕。故以奕加名稱之也。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考注云。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儲字承上思字。儲蓄精思。正是專心致志。李善注是也。王應麟以儲行善奕之人。非是。藝文類聚引尸子云。鴻鵠在上。杆弓轉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此文殘闕。當即孟子此文之意。俱學者。俱習也。智即性之神明也。弗若者。習相遠也。非然者。非性本相遠也。此章以智明性。與前章以仁義明性互見之。章指言奕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濟濟二句。左傳成二年楚子重引之云。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荀卿梅福王褒。皆以為文王賴多士以寧。獨管子云。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澤利。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以濟濟指文王言。賈誼新書又云。輔翼文王。則身必已安也。以寧指多士言。二解並異。按此詩為大雅文王篇第三章。傳云。濟濟。多威儀也。孔氏正義云。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云。濟濟。多士之容止也。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濟濟與多士連文。自指多士。趙氏引以與一人善之相對。多士則寧。一人則不智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熊掌

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注。熊掌熊蹯也。○正義曰。周禮秋官甸氏。掌攻蠻獸。各以其物火之。熊蹯之等。文公元年左傳云。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注云。熊掌難熟。冀久將有

外救。宣公二年左傳云。宰夫胾熊蹯不熟。宣公六年公羊傳。熊蹯不熟注云。蹯。掌也。生亦

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

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

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

耳。爾注：莫甚至為耳。○正義曰：趙氏謂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是不知好義之人也。不知好義，乃苟求

爾注：得生。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是不知惡不義之人也。不知惡不義，乃苟於辟患。是指喪失其良

心者而言。於下由是云云不貫。近時鍾解。則以此為反言以決人性之必善必有良心。以為下人皆有

之原本。欲生惡死。人物所同之性。乃人性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此其性善也。此其良

心也。何以見其欲有甚於生。於其不為苟得見之。何以見其惡有甚於死。於其患有所不辟見之。惟

其有此良心。乃能如是。使本無良心。則惟欲生而已。惟惡死而已。所欲無有甚於生。則何以不為

苟得。所惡無有甚於死。則何以患有所不辟。反復以明人必有此良心。或謂此言生死之權度。所欲

有甚於生。則不苟得此生。所惡有甚於死。則不苟於辟患。此舍生而取義之事也。使無義可取。則

此時所欲莫甚於生。則又以得生為是。此時所惡莫甚於死。則又以辟患為是。生而不義。則不苟生。

生而義。則亦不苟死。不為苟得。患有所不辟。為貪生亡義者言也。可以得生何不用。可以辟患何

不為。為輕生不知義者言也。義不在生。亦不在死。當死而死。當生而生。聖人之權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

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

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惡而辟患者。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由是至喪耳。○正義曰：趙氏以是故二字相呼吸。○注：不為苟惡。○正義曰：趙氏以是以下為一節。蓋以兩由是與正義曰：苟惡。謂不肯苟且為惡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賤己，故不肯受也。蹴躅也。以足踐躅與之。乞人不挈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噉爾至貌也。○正義曰：音義云：噉。呼故切。噉。丁都忽切。此也。噉。七內切。呼也。呼與噉通。文公元年左傳：紅羊祭日。呼役夫。注云。





子則否。所以殊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不行

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注。可哀憫哉。○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哀。閱也。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

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注。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

學問所以求之。注。學問所以求之。○正義曰。前言放其良心。失其本心。操則存。舍則亡。賢者能

惟在學問而已。學問。即中庸所云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孔子所云

好古敏求。孟子所云誦詩讀書。聖人教人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者。無有他意。不過以此求其放心而

已。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禮

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

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誦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

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

中罪之方。悉雁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學問所以求之一語精義。然求放

心非學問不為功。須兼到乃盡耳。章指。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注。由路

求放心。即是求仁義而全乎人也。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

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為指不若人故也。注。無名至五故也。○正義曰。無名指。

無妨些。王逸注云。妨。害也。故害事為妨害於事。但不信則非疾痛。或雖不疾痛而以不

信妨事。尙須慮之。而又為無名之指。非手之所常用。則不信亦不妨害事。可不慮也。指不

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注。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

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注。類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達鬱篇云。得其細。失其大。不事義之比也。○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注。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

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注。拱。合至名也。○正義曰。尙書

序云。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史記集解引鄭氏注云。兩手揜之曰拱。王氏鳴威尙書後案云。共與拱通。傳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木拱。杜預曰。合手曰拱。呂覽季夏紀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

滿兩手曰拱是也。說文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閒世云。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毛詩鄘風定之方中云。樹之榛

栗。椅桐梓漆。箋云。樹此六木於宮。謂桐梓與榛栗椅漆為六。是桐梓皆木名。爾雅釋木云。榮。桐木。注云。即梧桐。又云。椅。梓。注云。即楸。是也。齊民要術有種桐梓法。章指。言莫知養

身而養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戒未達者也。注。而養樹木。○正義曰。孔本樹上有其字。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衍其字。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

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注。人之至相及也。○正義曰。趙氏之意。以身對心而言。心身皆人之體。愛心亦兼愛身。則養心亦兼養身。故先言人之所愛。則養之。彈

括身心而言。次言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明養身由養心而兼及之也。膚為肌肉。屬身言。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注。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

注。考。知至養也。○正義曰。考與攷同。周禮夏官大司馬。以待攷而誅賞。注云。考。謂考校其功。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考卜維王箋云。考。猶稽也。養身為養心之所兼。則大小顯然可見。善則為大人。

不善則為小人。欲知其為大人小人。則不必攷。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

校稽察於他事。即其所養在何體。則知之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

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者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注。養小至大人。○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大貴小賤。無可易也。注以大謂心志。小謂口腹。是已。忽增出貴謂頭頸。賤謂指拇。則支矣。按頭頸貴者以下十八字。於上下文義不貫。恐非趙氏原文。今有場師。舍

其梧檟。養其楓棘。則為賤場師焉。注。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以治穀。圃也。梧檟檟梓皆木名。楓棘

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注。場師至師也。○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以

為場。場人每場下土二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臝珍果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注云。場。築地為

圃。季秋除圃中為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場為納禾稼而築。故云場。以治穀。場為

圃中之地。園圃乃樹草木。今言養其楓棘。故連圃言之。爾雅釋言云。師。人也。蓋場師即場人也。

場人稱師。猶工師醫師漁師之屬。爾雅釋木。檟。梧與桐榮木別。栢山。檟與椅梓別。蓋梧雖與桐異而

為一類。故梧亦稱梧桐。梓雖與檟異。考工記注云。梓。檟屬。以其屬統言之。則梧亦桐也。檟亦梓

也。鄭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檟。檟也。釋木。櫛小葉曰檟。郭云。櫛當為檟。檟細葉者為檟。又

大而敲檟。小而敲檟。郭云。老乃皮粗。敲為檟。小而皮粗敲為檟。又栢山。檟。郭云。今之山檟。

覆者檟之或字。阮氏元校勘記云。楓棘。古書皆作楓棗。爾雅遺。牟棗。注引孟子養其楓棗。古本

爾雅皆同。唐宋人本草注。亦作楓棗。毛傳云。棘者棗也。統言之也。故牟棗雖小而得稱棗。楓棘

小棘。此是楓棗小棗之誤。不可不正。小棘之語。尤為不通。說文解字注云。釋木曰。楓。酸棗。

孟子曰。舍其梧檟。養其楓棗。續曰。楓棗。小棗。所謂酸棗也。孟子本作酸棗。宋刻爾雅及玉篇

廣本草。又本草圖經皆可證。今本改作楓棘。非是。楓之言副貳也。為棗之副貳。故曰楓棗。本草

經曰。酸棗味酸。平。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四肢酸疼。溫痺煩心不得眠。諸家皆云似棗而味酸。

按齊民要術種棗第三十三云。孟子嘗曰。楓棗。藝文類聚引孟子作養其楓棗。則楓棘宜作楓棗。是也。

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爾雅楓棗。不聞楓棘為小棗。梧檟

二物。則楓棘必非一物。楓為酸棗。棘即荆棘之棘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

也。則為狼疾人也。注。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

疾之人也。注。謂醫至人也。○正義曰。尋常養身。即但養一指。不致失其肩背。惟疾病隱於肩背而

見於一指。醫但見其指有疾。而不能知疾之在肩背。徒治其指。而轉有傷害於肩背。老

子云。輕則失本。王弼注云。失本。謂喪身也。易東北喪朋。釋文引馬注云。喪。失也。國語晉語

而先紂喪。韋注云。喪。敗也。國策秦策云。紛彊欲敗之。高誘注云。敗。害也。是失喪敗害四字

轉注。失即害也。韓氏讀狼疾為狼藉。而以亂釋之。漢書劉屈氂傳云。事籍籍如此。注云。籍籍。

猶紛紛也。呂氏春秋慎大篇。高誘注云。紛紛。滄亂也。楚辭憂苦篇。心紛紛而不受。王逸注云。

紛錯。櫛亂也。狼藉猶紛錯。害而不知。此醫之昏憤昏亂者矣。滕文公上篇狼藉。趙氏以為猶狼藉。又云饒多狼籍。捐棄於地。凡饒多則紛錯。故為亂。而饒多亦為豐盛。故史記陸賈傳。名聲籍甚。漢書注引孟康云。言狼籍之甚。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言狼籍甚盛。感與亂之訓不同。而皆本於饒多則一也。注中醫養人疾。不知治疾。兩疾字與經文疾字無涉。經文疾字。趙氏以籍字讀之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為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

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邪。亦為懷道德者也。注。如使至德者也。正義曰

國策秦策云。疑臣者不適三人。高誘注云。適音翅。翅與管同。不啻猶云不但也。然則適如字。則為之往之義。謂如翅。則為管。但之詞。趙氏既云存仁義以往。是以往釋適字。又云口腹豈但為肥

長尺寸之膚邪。直以但字代適字。然則趙氏兼存兩義也。飲食之人。不以嗟來為恥。故其往食也人賤之。存仁義而往。如大烹亦養聖賢。則不家食吉。利有攸往矣。謂其往因行仁義。非因貪口腹。故不為尺寸之膚。為仁義而飲食。則亦豈但為口腹。兩讀皆可偏。此所以兼存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說文適從彘管聲。適管聲相近。故古字或以適為管。韋指言養其行

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注。是以君子至禮也。正義曰。國語楚語藍

同寔思樂。在樂思善。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注。鈞

同也。正義曰。僖公五年左傳均服振振。賈注服注皆云。均。同也。說文金部云。鈞。三十斤也。土部云。均。平偏也。同為平偏之義。鈞為均之通借字。故訓同也。孟子曰。從

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人也。或

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

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蓋

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比方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長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

惡不能奪。注。人有至不能奪。○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緣天官。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醜奇臭。以鼻異。疾

發滄熱骨斂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微知。微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微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籌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籌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又天論篇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

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高誘注云。四官。耳目鼻口也。制。制於心也。

制於君也。呂氏以耳目鼻口為四官。心為君。官。制於君。說文山部云。官。史事君也。此心不在官之列也。荀子天論以耳目鼻口形為天官。以心為天君。此義與呂氏同。其正名篇之天官。即此天官。

五官。即此耳目鼻口形。不連心言。故五官簿之不知與心微之無說對言。是不列五官也。揚倬以耳目鼻口心為五官。失荀子意矣。孟子稱耳目為官。亦稱心為官。蓋心雖能統耳目。而各有所司。心不能代耳司聽。代目司視。猶耳目能聽能視而不能思。耳目不能思。須受治於心之思。心不能司聽

司視。而非心之思。則視聽不能不蔽於物。廣雅釋詁云。官。君也。以其能治耳目之所司則為君。以其各有所司。則君亦是官。禮記聘義云。精神見於山川注云。精神。亦謂精氣也。大戴記會子天員云。陽之精氣為神。精氣在心為思。在耳為聽。在目為視。以其各有所主為官。以其各有所施為

事。洪範敬用五事是也。物之義為事。耳目之視聽。事也。外來之利慾。亦事也。物交物。謂以外來之利慾。交於耳目之視聽。斯時若不以心之思治之。則視聽之事。蔽於利慾之事。視聽之事所以蔽於利慾之事者。緣利慾之官。交接於視聽之事。因而引誘此視聽也。甲乙經云。鼻者。肺之官。目者。肝之官。口者。脾之官。舌者。心之官。耳者。腎之官。肺合大腸為傳道之府。心合小腸為

受感之府。肝合膽為清淨之府。脾合胃為五穀之府。腎合膀胱為津液之府。少陰屬腎。上連肺。故將兩臟三焦為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此六府之所合也。心屬五臟。耳目屬五官。而耳目與五臟相表裏。心與六府相表裏。孟子以心與耳目同為官。故趙氏舉五官連六府以明之。周禮春官大師注。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故以比為比方。阮氏元校勘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

者。廖本闕豎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作比。按朱子文集云。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又集注云。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未詳孰是。趙注既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乎其長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譌為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比。

謂比方也。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乎其長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譌為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比。

謂比方也。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乎其長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譌為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比。

謂比方也。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乎其長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譌為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比。

謂比方也。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乎其長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譌為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比。

今本比亦譌此。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屬本闕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乃作比方。按比方是。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此字舊本作比。依舊本比方之中。卽舍下大小分列之義。孟子此節。辨辨耳目之官心之官。原取比方之意。舊本自不可易。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說文曰。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曰。比。皆也。孟子比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家大人曰。言耳目心思。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以比爲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性情。失之。或改彼爲此。改趙注比方爲此乃。尤非。謹按孟子之意。自以大方指心。小者指耳目。小者不能奪。是思則得也。趙氏以大方指性善。小者指情慾。情慾卽耳目之蔽於物。緣性善。故心能思。立其大方。則心之思有以治耳目之聽視。不立其大方。則耳目之聽視有以奪心之思。趙氏以性情言之。蓋小固屬耳目。大亦不離耳目。以心治耳目。則能全其善性。卽爲養其大體。以耳目奪心。則蔽於情慾。卽爲養其小體。趙氏恐人舍耳目之聽視而空守其心思。故不以心與耳目分大小。而以善性情總分大小。此趙氏深知孟子之情。有以發明之也。善勝惡卽解立字。非謂天以善性與人。卽是立。不待操存。自能使小者不奪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其見於思乎。思誠則立乎其大大矣。耳目之官不思。物之未交。冲虛自然斯已矣。心之官異是。人皆有天德之知根於心。自誠明也。思中正而達天德。則不蔽。不蔽則莫能引之以入於邪。自明誠也。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心之精爽。剛而至於神明也。所以主乎耳目百體者也。聲之得於耳也。色之得於目也。臭之得於鼻也。味之得於口也。耳目百體之欲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小者也。理義之得於心也。耳目百體之欲之所受裁也。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大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雖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冲虛自然也。動則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於是惡外物之感己而強禦之。可謂之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尙無欲。君子尙無蔽。尙無欲者。主靜以爲至。君子達天德。秉中正。欲勿失之盈以奪之。苟焉以求靜。而欲之剪抑窳絕。君子不取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碑小記云。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長者。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乎其長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諸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歧也。吾學則不然。吾於物之不當爲者。而斷乎其不爲。此吾志之定於其先。而立乎其長者。而至於耳目交物之時。而吾能造不爲之意。此之謂無惡於志。此之謂慎獨。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此之謂無惡於志。此之謂慎獨。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國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人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國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







也。重文繡。謂衣裳俱用之重襲也。經文山龍華蟲作繪。宗彞藻火在上者。因刺繡必先布畫五章。而後刺粉米黼黻之文。衣則以黼黻如山龍以下五等。裳則黃質而有赤色。稱爲繡裳。僅用粉米黼黻而已。王制正義引鄭注易下繫云。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繡也。合之考工記及說文。黼爲白黑相次。黻爲黑青相次。繡裳不必有五章。而五色已備。詩人謂之繡裳。繡是備五采之名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說文繡部。繡。畫粉也。衛宏說系部。繡。文如聚細米也。蓋繡必先畫以粉。畫爲聚米之形。乃後依其畫粉而刺之。故謂之繡。但繡絲實爲一章。若用畫粉爲解。似分繡爲二。故不別解粉。而合爲繡也。然則繡皆先用粉畫之。獨於絲言繡者。舉一以見例也。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梁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

也。亡猶無也。亦終必無仁矣。注。爲仁至仁矣。○正義曰。亦若是者。因杯水之仁。不能救與薪之不仁。

釋詁云。兼。同也。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即此又同於不仁之甚者也。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廣雅則同作不仁之甚者也。此讀爲預。近解作助。則讀如字。國語秦策云。不如與魏以勁之。高誘注云。

與。猶助也。惟其信不仁而屈仁。則足以助不仁。惟其助不仁。則雖有杯水之仁。亦同於不仁之甚。而此所有杯水之仁。且終亦歸於不仁。則不特同而已矣。說文亡部云。無。亡也。亡無二字相通。

惟其喪亡。所以無也。趙氏讀亡爲無。以爲終必無仁。蓋既自以爲仁不勝不仁。則爲仁之心沮。而爲不仁之意萌。久而並此杯水之仁而亦喪之。則終於無仁而已矣。然則當不能勝之時。須自知仁之本微。發憤而充之擴之。則不

勝進而爲勝。何至於亡乎。○正義曰。荀子正論篇云。今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卒。無益於賢也。無益於賢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

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趙氏以孟子言與於不仁之甚。猶荀子言與無益於人。故用此語以明與字之義。宋子言見侮之不辱。將以爲有益於人。不

知同於無益於人。此言仁不勝不仁者。自以爲有仁。不知同於不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未詳者。於章指補明。若此尤其甚矣。

知同於無益於人。此言仁不勝不仁者。自以爲有仁。不知同於不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未詳者。於章指補明。若此尤其甚矣。

知同於無益於人。此言仁不勝不仁者。自以爲有仁。不知同於不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未詳者。於章指補明。若此尤其甚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矣。困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莠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困注。熟成至是也。○正義曰。

不成。又貴信。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是熟即成也。齊民要術種穀篇。引孟子不

如稗。古從稷從弟之字多通。爾雅釋草云。莠。似稗。布地生穢草。邵氏晉頌正義云。

穢一名莠。孟子云不如黃稗。黃即穢也。莊子知北遊云。道在穢稗。李氏以爲二草名。穢有米而細。

故別於穢。秋水篇云。似稗米之在太倉。司馬彪云。穢米。小米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注云。黃似

稗。布地穢草也。今之稗子是也。按穢似稗耳。非即稗也。穢與稗俱堪水旱。種無不熟。北方農家

種之以備凶年。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說文稗。禾別也。稗似禾而別於禾之穀。余見京東州縣

農家種之。莖勁柔不下垂。略似粟。但穀色近黑耳。宋靖康之亂。段爲奴婢者。使供作務。人月支

稗子五斗。春得米八升。由是言之也。稗斗才得米三升六合耳。而農人種之者。所以備凶年。汎勝之

云。稗堪水旱。種無不熟是也。又說文稗。黍屬。穢音卑。今穀名中無卑音者。余以意斷之。曰禾

別。曰稗黍別。曰穢。而未敢信也。丙申歲居京師。庭中芒種後生一本數十莖。貼地橫出。至生節

處乃屈而上聳。節如鶴膝。莖淡紫色。葉色深綠。每一莖又節節抽莖成數穗。穗疏散。至大暑後而

穀熟。光澤如黍。余以爲此必穢也。見農人問之。則曰稗也。余曰。農家所種稗似粟。與此殊不類。

則對曰。此野稗也。亦曰水稗。余乃檢玉篇廣韻中穢。皆有稗音。穢爲黍別無疑也。稗穢並宜卑溼

地。又視禾黍爲卑賤。故字皆從卑。梁太清三年。鄱陽王範屯濡須。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其

所謂稗。卽野稗也。曹植七啓云。芳菰精稗。亦指野稗。謂之精者。菰辭家之美稱。與召旻詩。毛

氏傳所云彼宜食蔬。今反食精稗者異義。謹按不如稗稗。猶孔子言博奕猶賢。孔子非教人學博奕。是

以爲仁必其成也。不勝人欲之長旺。非孟子義也。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莠稗是勝。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困羿。古之工射者。毅。張也。張弩向的

者。用思專時也。學也。志道。猶射者之張也。困必志於毅。○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必志於毅。孔本韓

志誤至。翟氏顯考異云。注疏本志俱作至。宋刻九經下一志字作至。南軒孟子說。上一志字作至。

按章句曰。張弩向的。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則原本南軒皆志字。南軒注羿教人使

志於毅。則其上一正文亦不應作至。○注。羿古至張也。○正義曰。說文弓部云。弩。帝嚳射官。夏

少康滅之。論語曰。巧善射。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邑部窮下云。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羽部

羿下云。亦古諸侯也。皆即此。尋帝嚳射官為諸侯。自鉏鑿於窮石。所謂有窮后羿也。尋與羿古蓋同字。而堯時射師彈十日者。高誘云。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按說文弓部又云。彀。張弩也。弩。弓有臂者。周禮四弩。爽弩。庚弩。唐弩。大弩。毛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禮記射義引此詩注云。的。謂所射之識也。弓弩既張。則心用於中的。故志專向於的。趙氏謂用思專於張弩之時。非謂用志於張弩也。商書盤庚上云。若射之有志。鄭氏注云。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此經云必志於彀。與書義同。趙氏注亦與鄭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張弩向的。所謂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注。規所以為正。孔本無也字。注。誨教也。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鼓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注。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為重。注。任

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任。國名。太皞之後。風姓。漢為任城縣。後漢為任城國。今齊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禮稱宰我無宿問。連不誠有予之風哉。翟氏顯考異云。廣韻廬字下注云。孟子有屋廬著書。鄭樵通志氏族略云。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按屋廬子未聞著書。即在當時有之。孟子之徒。豈應言彭聃之法。或為別一人。曰禮重。答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與。

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注。任人

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

雖美不食焉。按襄公三年左傳云。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國語晉語。亦有此文。韋昭注云。禮食。公食大夫之禮。孔氏左傳正義云。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為賓。公親為之特設禮食。儼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醴饗。公設之。公立于序內西鄉。注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饋。又大羹滂不和。實于鐘。宰右執鐘。左執蓋。由門入。升自

階。盡階。不升堂。授公。公設之于警西。又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階西。此即親饋之禮也。又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掃于醴上豆之閒。祭云云。又賓坐席末取梁。即稽祭于警階閒。此即主人親饋。則容祭之禮也。○親迎。○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親迎之禮。自諸侯至士庶皆行之。天子之親迎。則禮無明文。左氏謂天子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後儒或從左氏。或從公羊。愚獨取唐陸淳尊無二上。不當親迎之說。以為定論。或言無禮文可徵。不知禮固有即此可以通彼者。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不親迎可知矣。或問。然則諸侯即位而娶。無命之者。亦不親迎乎。曰。是不然。諸侯雖無父命。有王命。古者諸侯之娶。告於天子。天子命之。故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始也。夫有天子之命。則親迎焉。宜也。若天子則真無命之者也。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

何有。○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為不可答也。○注。於音至答也。○正義曰。說文云。烏孝鳥也。孔子於即於字。然則烏於本一字。後人以於通于。故趙氏音烏。音烏。猶讀為烏也。以為歎辭。即烏呼之辭也。論語里仁為美。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何氏注云。何有。言不難也。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皇氏疏引衛瓘云。何有者有餘力也。若以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則於如字。不讀烏。若曰。於答此任人之說。何難之有。趙氏言。何有為不可答也。則謂任人設難為不可答。正與何氏解何有為不難者相反。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引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注云。何有言若無有。此似與趙氏之意相近。蓋趙氏謂揣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可言即可答。此歎其不可答。謂未能揣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也。以何有為不可答。故斷於字為句。而以為歎辭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

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使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鈎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注。夫物至山邪。○正義曰。方言云。度高為言解之。度與量義同。揣量即揣度也。說文立部云。摶。等也。從立專聲。春秋傳曰。摶本擊末。以等者。齊簡也。故凡齊皆曰等。齊語摶本擊末。韋昭注云。摶。等也。擊。正也。謂先等其本。以

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使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鈎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注。夫物至山邪。○正義曰。方言云。度高為言解之。度與量義同。揣量即揣度也。說文立部云。摶。等也。從立專聲。春秋傳曰。摶本擊末。以等者。齊簡也。故凡齊皆曰等。齊語摶本擊末。韋昭注云。摶。等也。擊。正也。謂先等其本。以

正其末。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揣蓋擗之假借字。趙注揣量。似失之。木部端下云。一曰度也。孟子正當從本作端。韻書謂稱量曰故發。丁兼丁括反。即端語之轉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岑。高也。爾雅。山小而高岑。孟子告子篇。可使高於岑樓。趙岐注云。岑樓山之說。嶺者。釋名。岑嶺也。嶺嶺然也。岑嶺聲相近。故呂氏春秋審忌篇。齊攻魯。求岑嶺。韓非子說林篇。作嶺嶺。嶺與岑皆言其高也。說文。阪。岑也。又云。岳。山巖也。讀若吟。傳三十三年穀梁傳云。必於殺之險險之下。楚辭招隱。士數岑嶺嶺兮。上音嶺。下音吟。又云。狀貌岑岑兮。嶺。張衡思元賦云。冠岳其缺蓋兮。合言之。則曰岑岑。說文。山之岑岑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岑岑參差。史記作岑巖。揚雄傳。玉石岑岑。蕭該音義引字詁云。岑。古文岑字。張衡南都賦。幽谷巒岑。上音岑。下音吟。嵇康琴賦。崔嵬岑崟。並字異而義同。釋邱培樓家也。方言云。冢。秦晉之閒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塚。或謂之塚。或謂之壙。自關而東謂之邱。小者謂之塚。大者謂之邱。培亦高貌也。風俗通義云。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閒。田中少高印者。名之爲部。義並與培同。塚亦高貌也。趙注。岑樓山之銳嶺者。義與樓同。方言注云。培樓亦堆高之貌。因名之也。培樓治聲之轉也。冢謂之塚。亦謂之塚。北陵謂之西隴。小山謂之部婁。義並相近也。趙氏謂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節其數。謂但以一木爲節。累積。譬如岑樓高一丈。則累積此木百餘。即高過於一丈矣。方寸之木。本不能高於岑樓。今累積之。故可使高也。猶食色本不能重於禮。今變通之。故可使之重也。周氏極中辨正云。寸木高於岑樓。猶韓非子所謂立尺材於高山之上。按近時通解如是。與趙氏義異。○注。一帶鈞之金。○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晏子春秋曰。大帶重半鈞。烏屨倍重。鄭君說。東萊稱以大半兩爲鈞。然則帶鈞金牛鈞。才重三分兩之一。○注。翅辭也至重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翅。辭也者。翅是詭辭。即不啻也。說文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奚翅不啻。猶史漢之言夥頤。或析翅字訓信。誤矣。注云。若言何其重也。正謂食色之重者。後人添不啻。豈不可解矣。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痼病不翅也。翅同啻。口部啻。下云。語時不啻也。倉頡篇曰。不啻。多也。世說新語云。王文度弟阿至惡乃不翅。晉宋閒人。尙作此語。古書或言不啻。或言奚啻。啻皆或作翅。國語云。奚翅其聞之也。韋注云。奚何也。何啻。言所聞非一也。孟子奚翅色重。趙注。翅。辭也。若言何其重也。今刻本作何其不重也。誤。

則將綫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綫。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正義曰。王念孫孫廣雅疏證云。綫。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正義曰。王念孫孫廣雅疏證云。綫。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說文。綫。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正義曰。王念孫孫廣雅疏證云。綫。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正義曰。王念孫孫廣雅疏證云。綫。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許慎。向展反。角絞縛之意也。孟子告子篇。為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注云。紆。展也。音義。與左傳感而能彰者同。釋訓云。軫。輓轉展也。並聲近而義同。說文。展。曲也。盤。弼展也。盤與展通。音義云。攬音斐。文選琴賦注引劉熙注云。攬。牽也。趙氏與劉同。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毛詩魏風。山有樛。弗曳弗婁。傳云。亦曳也。爾雅釋詁云。攬。聚也。楚辭怨思篇。曳慧星之皓盱兮。注云。曳。引也。攬之為牽。即婁之為曳也。爾雅釋詁云。攬。聚也。郭璞注云。攬猶今言拘。攬。聚也。說文手部云。攬。曳聚也。許之言曳聚。猶郭言拘。攬聚曳聚也。牽引使聚合也。攬必兼曳聚二義。而爾雅言聚以見曳。毛傳言曳以見聚。說文備其義耳。文選射雉賦云。來若處子。徐愛注云。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綽約若處子。善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莊周見逍遙遊。彼釋文云。處子。在室女也。易咸九三傳云。咸其股。亦不處也。虞翻注云。巽為處女。凡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廡子未達。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廡子未達。故譬攬紆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

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注。曹交至名也。○正義曰。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左傳哀公八年。宋滅

曹。故曰曹為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仍為附庸於宋。故至戰國。而尚有曹君。

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厲氏若

據釋地續云。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郟。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郟實為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

郟。費。郟。邳四國。則郟係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為誰所滅。而齊曆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

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文為諸侯無所屬。非滅薛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

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

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如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

孟子居郟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為其介弟。觀其言。顯因郟君。假館舍。備門

徒。儼然膝更挾貴之風。孟子則歷而去之。故趙岐以為曹君之弟。非無謂也。按二說。一以為曹雖

滅而仍為附庸。一以為曹滅後有國於曹者。皆以為實有曹君。交實為曹君之弟。與趙氏注相引申。

而辨王氏曹亡久矣之說。毛氏奇齡經問云。感唐問孟子曹交。趙岐注曹君之弟。按春秋哀八年。宋

人入曹。左傳竟云滅曹。執曹伯以歸。如此則孟子時已無曹矣。其曰曹君之弟何居。得非經祇書入曹

原未嘗滅乎。曰。經有書滅而並未滅者。定六年鄭師滅許是也。有書入而即是滅者。此宋人入曹

是也。史記曹世家載曹伯陽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彌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則曹此時信亡矣。趙岐之注。不知何所本。當是誤耳。然則孟子之曹交何如。曰。此張南士會辨之。當是曹姓而交名者。何以言之。其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鄒者魯縣。鄒即鄒。春秋注。鄒本曹姓。為顓頊之後。則曹交者與鄒君同姓。故得見鄒君而假館焉。或即鄒君之弟。戰國禮衰。不分宗。不別氏。弟得以其戚戚君。故兄弟同姓。未可知也。江氏永摹經補義云。春秋之末。曹已為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為姓。或是鄒君之族人。鄒本鄒國。鄒本姓曹。故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蓋欲於其同宗之為君者。假館也。便有揆貴之意。此二說。則仍王氏之說。而又為曹鄒同姓之說。按以曹君之弟。假館於鄒君。不必定為同宗。至以交為鄒君之弟。則交明云。得見鄒君。此豈親弟口吻。則趙氏之說。未可非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曹之復事在春秋後。趙氏蓋當有所案據。惟是曹交已知問堯舜憂食粟請受業。不可謂非有處。而孟子告之甚直且諱。即其言蓋君。言假館。亦情事所有。未足遂為深怪。而孟子復詔以歸而求之。有餘師。蓋學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為受業也。非棄之也。故注無讖辭。自僞疏好逞臆於注外。遂以曹交挾貴而問。孟子辭之。然謂不屑教誨。則既明明教誨之矣。而何與滕更之不答同哉。

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交

至則可。○正義曰。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為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為姒氏。至禹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胙疾。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為子氏。至湯體長專小足。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然則湯九尺。文王所云長專也。十尺。所云博長也。皆天授。故曹交舉而言之。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

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

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孟子

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之人。言我能舉百鈞。百

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稜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

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耳。注。何有於是言乎。○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奚。何也。是奚有即何有。趙氏解答是也。何有為不可答。則是以何有為無有。此何有於

是。亦是無有於是。蓋謂其不必如是說也。按何有亦宜解作不難。是字指文王湯之能為堯舜。謂不難於湯文之為堯舜也。○注。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雞。○正義曰。音義出匹雞云。匹。張如字。丁作正云。注云。匹雞。小雞也。匹不訓小。而訓詰及諸書。正。訓耦。訓小無文。今按方言。正。小也。音節。蓋與正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正少也。物多則大。少則小。故方言云正小也。廣韻鹹止小也。方言注作微。孟子告子篇。力不能勝一匹雞。趙岐注云。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雞。孫奭音義。謂比與正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按孫說是也。玉篇。雞。小雞也。鷄與止雞。小雞謂之鷄。翁小婢謂之鷄。爾雅。鷄。茅鷄。注云。紅東呼為茅鷄。似雞而小。說文。鷄。束髮少小也。張衡西京賦云。朱鬣鬚。止鷄鷄。並音姊列反。其義同也。方言謂小雞為鷄子。鷄鷄一鷄之轉。廣韻。吐。姊列切。鳴吐吐也。吐吐猶啾啾。亦一聲之轉也。按禮記曲禮云。庶人之鷄匹。注云。說者以匹為鷄。釋文云。匹依注作鷄。音木。玉篇集韻有鳴字。以此通之。孟子似匹雞。即鷄雞。乃鄭云。說者謂匹為鷄者。白虎通瑞霽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鷄也。鄭所云說者指此。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贊。庶人執鷄用以相準。故白虎通以匹為鷄。匹之訓為偶。為雙。不知何物而擬之云。此所云匹者。謂鷄。謂兩鷄也。非匹有鷄訓。鄭云。說者以匹為鷄。即與匹訓鷄同義。訓詰之體。凡謂之匹者。皆非定稱。釋文音匹為木。孔氏正義直云。匹。鷄也。皆非是。至造為鳴字尤非矣。張氏讀匹雞如字。亦義為偶。為雙。力不能勝一雙雞。則是匹雞。說文佳部云。雞。雞子為止。則止雞即是小雞。讀匹如字。則匹雞是即雙雞。曲禮單云匹。故擬之為鷄。此已連稱匹雞。不得又援禮注以匹為鷄也。學者以匹為鷄。轉忘乎雞為雞矣。○注。烏獲至為之耳。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武王有力。好感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是烏獲為古之有力人。韓非子觀行篇云。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是烏獲能舉千鈞也。國語魯語云。不能任重。韋昭注云。任。勝也。論衡效力篇云。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脈絕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誦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又云。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此所云任皆勝也。烏獲能移舉千鈞。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舉烏獲之任。能舉烏獲之任。即為烏獲。此亦為之為。與上為無力人。為有力人二為字。同上兩為字。趙氏俱以謂解之。是人稱謂之此為烏獲。亦是人見其能舉烏獲之任。即稱謂之為烏獲而已。烏獲之力。不能強舉。故必視能舉其任。而乃可謂之烏獲。若一匹雞。則斷無不能舉之人。今日不能勝。此豈足患。由不肯為耳。弗為耳之為。解作行為。與上三為字不同。趙氏之意。以孟子勝一匹雞。比人之為堯舜。謂人之為堯舜。非如為烏獲。必能舉烏獲之任。人之為堯舜。第如舉一匹雞。人人不患其不勝。特患其不為。自解者以為烏獲。比為堯舜。則移舉千鈞。詎容漫致。閻氏若瓊釋地三續。引陳幾亭之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不聞人皆可以為烏獲。以此譏孟子言辭小失。由未知孟子之指。亦未嘗趙氏之注也。不勝原即不能勝。故以不能勝為患。即是以不能勝匹雞為患。以不能



舉烏獲之任為患。則拔山超海語人曰。我不能也。以不能勝匹雞為患。則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也。為堯舜。非舉烏獲之任也。乃舉一匹雞之力也。何也。堯舜之道。不過孝弟。人之於孝弟。未有不能勝者也。故儒生能說百萬章句。連句結章。篇至百十。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此烏獲之任也。非人人所能為也。孝弟之道。人人能為。一匹雞之勝也。此趙氏之義也。又按鹽鐵論能言篇。大夫曰。夫坐言平。則牧童兼烏獲之力。竊謂此即本孟子。牧童即力不能勝匹雞之人。若不行而徒言。則自言能舉百鈞。即可謂之烏獲矣。然則必能舉烏獲之任。乃可為烏獲。力不能勝一匹雞之人。而徒空言。自詡其舉百鈞。豈得真為烏獲乎。此於孟子今日二字。體會而出。烏獲不可以空言冒。堯舜不可以形體求。不可舉堯舜之任。但形體似堯舜。不可為堯舜。猶不能舉烏獲之任。但口稱能舉百鈞。不可為烏獲。此又一義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或疑不勝匹雞。如何可以至烏獲。因徐讎孟子為妄說。不知不勝匹雞與舉百鈞。皆代其人摹寫之辭。並非正論。有人於此。於衆方角力之時。而被竊遠逃退縮曰。吾之力。雖一匹雞。不能勝也。力雖薄。亦何至不勝匹雞。然由其頹靡之習。則必終為無力之人矣。今或不然。於衆皆畏憚之事。而彼獨毅然不顧曰。吾之舉不至於百鈞不止也。力雖果。亦豈能遂舉百鈞。然竭其邁往之材。久之固亦得為有力之人矣。天下之稱有力者莫如烏獲。其所任皆舉之而莫能勝也。然試思彼亦人耳。安在烏獲之途絕於天下也者。設使若人者馴而致之。而一旦遂至於烏獲。則亦一烏獲而已矣。人於堯舜。何獨不然。吾故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然則人且曰。吾弟勝者。何也。凡事必歷乎其途。然後可以知其難易。今之人直未一身歷焉。而遽以不能勝自謝也。此何異於不勝匹雞之說也。惡。徐知夫堯舜之可為。更非若烏獲之不可強而至哉。本文意甚懸密。學者粗心讀之。未免以辭害意。徐

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

為也。**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為也。注。長者至為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是。長者。即老者也。荀子修身篇云。端慤順弟。漢書蕭望之傳云。前單于慕化。鄉善弟。蘇林云。弟。順也。顏師古云。弟。為弟。阮氏元校勘記云。孝悌而已矣。闕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悌。作弟。按悌者俗字。徐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

行。是桀而已矣。**孝弟**而已。人所不能者。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服譎詭非

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為堯似堯。為桀似桀。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

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為堯似堯。為桀似桀。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

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為堯似堯。為桀似桀。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

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為堯似堯。為桀似桀。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



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為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伯奇編衣荷而衣之。采梅花而食之。猶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也。曹植令禽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伯奇之事。而不言其為小弁之詩。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云。斯伯奇之所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越焉如擗。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挾如疾首。臣之謂也。此上言伯奇。下引小弁之詩。乃中閒以比干。則未必以小弁為伯奇所作。惟論衡書虛篇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則或者當時有伯奇作小弁之說也。毛詩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孔氏正義云。以此述太子之旨。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其首章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襄娘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臼。將殺之。末章。我躬不閱。遘恤我後。傳云。念父孝也。引孟子此文。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固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為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甚也。注。固陋至甚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儉則固。集解引孔氏云。固。陋也。荀子禮記曲禮云。君子謂之固。注云。固。謂不達於禮也。堅守一說而不能通。是為固也。廣雅釋親云。叟。父也。故以高叟為高父。音義出為。詩云。丁云。為。猶解說也。按論語陽貨篇云。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皇氏疏云。為。猶學也。為。本訓治。學之即是治之。治之則必解說之矣。音義出關弓云。丁張並音彎。文選三都賦。劉逵注。引孟子此文作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抓之言研也。說文。研。磨弓有所鄉也。字亦作研。呂氏春秋壅塞篇。研弓而射之。高誘注云。研。引也。古聲並與抓同。彎亦抓也。語之轉耳。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昭二十一年左傳豹則關矣。杜預注云。關。引弓也。史記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怒。漢書作彎。彎。關。貫並通。道。言也。大戴記會子制言中云。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道之謂戒其不可射也。然疏則言之和。故談笑。親親之言之也。故號泣。號泣則欲其言之必受也。廣雅釋詁云。親。備近也。說文。戚。為斧鉞之名。與戚通。故為親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弁首章之文。毛氏傳云。舜之怨慕。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孔氏正義云。

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大舜尙怨。故太子亦可然也。趙氏特引此句。以明小弁之怨。同於舜之號泣。而特不以爲宜白之詩。而言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蓋以宜白非仁人。不得比於舜之怨。故取他說也。曹氏之升據餘說云。此章只是論詩。不是論平王。詩原非平王作也。平王既立。遣師戍申。是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不知申侯執父爲可誅。忘親逆理如此。則謂宜白爲小人。并其詩而斥爲小人之詩。何不可者。故孟子曰。何以言之。而不虞其以怨爲小人也。蓋宜白之不仁。全是不怨而愈疏。宜白不怨。而其傳道之以怨。明示以親親之道。而疎動其固有之仁。奈何。反以其怨爲小人也。劉氏始與詩益云。孟子親之過大。據此一語。可斷其爲幽王太子宜白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哉。又詩二章曰。嗷嗷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惓惓如搆。此有傷周室衰亂之意。若尋常放子。其於國家事何有焉。曰凱風何以不怨。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注。詩邶至不怨。○正義曰。毛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孝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箋云。不安其室。故去嫁也。成其志者。成其孝子自責之意。是凱風亦孝子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者。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尙或瑾之。而曾不閔。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爲不得矣。注。凱風至不孝也。○正義曰。趙氏說虛謂放之於野。以此爲過大。故以凱風之母。但心不悅。母心不悅。視虛放於野爲小。故引詩語以明大小之義。蓋亦不用凱風詩序不安其室之事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先仲氏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爲母責子詩。予向取其說以說國風。既讀孟子。則尤與不可磯。并魯王逐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戕害其子。故過大。此何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此即趙氏義也。周氏若曠釋地又續云。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妾道。於七子無母道。備執大焉。孟

子之言妄與。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大坤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爲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下。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真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哉。周氏柄中辨正云。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凱風爲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即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斯爲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可以挽回。若遂呼天怨懣。則己心未盡。奚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謹按周氏解大小二字是也。蓋小大猶云微著。母不安室。與父亂德政。其過同。但母志未著。則微而可以感消。父亂已成。則著而不容膜視。趙氏以激釋磯。蓋即讀磯爲激。不可磯即不可激也。楚辭招魂云。激發之結。王逸注云。激也。趙氏讀磯爲激而釋之爲感。故云。孝子感磯。輒怨其親。謂母以不悅激發其子。子因其激而遂怒。是不可耐此激發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可磯。按段玉裁曰。注中訓磯激也。但於雙聲求之。磯與杭概字古音同。謂摩也。故毛詩音義云。磯。居依反。又古愛反。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解之。殊誤。說文固無磯字。按說文木部云。概所以杭斗斛也。杭。平也。易月幾望。苟爽作月既望。周禮犬人幾珥。注云。幾讀爲句。從既從气。與從幾原可相通。廣雅釋詁云。杭。摩也。摩之即所以平之。然則不可磯。即不可杭。亦即不可平。因母不安其室。心不能平。因而怨懣。與不可激之義亦相近。或磯即專父母幾諫之幾。顯露其親之過。是不可幾也。廣雅釋水云。磯。磧也。磧石在水中。晉書音義云。磯。大石激水也。此因磯之讀激。而附合於磯之爲磯。故有此解。趙氏則無之也。爾雅釋詁云。俞。益也。俞即古愈字。詩小雅小明篇。政事愈盛。箋云。俞猶益也。益疏謂疏之甚也。蓋溫柔敦厚。詩教也。凡臣之於君。可相矜以氣。是以詩可以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如凱風之孝子。以至誠之情自責。而不動其母。此詩教之常也。高子既授子夏之詩。習知其義。而小弁之詩。情辭憤激。迥非凱風可比。實與詩教相背。故以爲小人之詩。不知豔妻已煽。讒口已成。周室將亡。殊非小故。爲臣子者。竟惟以低聲緩步談笑處之。則視君父不啻路人。不亦疏已甚乎。高子但守其常。不顯其變。故孟子以固執勸之。然臣子事君父之道。究以凱風爲正。事猶未著。失亦無多。不難平心婉諭。誠有未便。惟宜載睨睨之音。樂棘心之義。消之於未形。乃直指其非。自治其直。以激其君父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家國。是則不可磯之爲不孝也。故孟子雖譏高子爲固。而仍以不可磯切言之。則高子者。蓋不失爲經師者也。舜之五十而慕。正與凱風七子同。母不安室。七子自責以慰安之。而母即不嫁。父頑母靡。舜自責以又益之。而瞽瞍即底豫。然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父。故諫有五。而知惡禍未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是爲諷諫。孔子獨從之。孟子引舜之五十而慕。以證凱風之不怨。非引以



事於宋。而自宋至薛。因與宋輕遇於石邱。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輕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

曰。國策秦策云。秦楚之兵。構而不離。又齊策。秦楚構難。高誘注云。構。連也。呂氏春秋審為篇云。民相連而從之。高誘注云。連。結也。又勿期篇云。車不結軌。高誘注云。結。交也。構與構通。交結連構四字義同。構兵即交兵也。說文葦部云。葦交積材也。本部云。構。蓋也。杜林以為椽構字。椽構亦以交於椽棟得名。由葦之交取義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孟子敬宋輕。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欲如何說之。

願聞其指。○正義曰。指與旨同。禮記王制云。有旨無簡不聽。注云。有旨有其意。簡書河間獻王德傳云。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輕曰。我將為二王言與兵之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

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

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

注。則舉國至仁義。○正義曰。大戴記保傳篇云。接給而善給而廣中者。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周禮天官太府以待王之膳服。外府而待邦之用。注並云。待猶給也。接待即接給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終。盡也。呂氏春秋音律篇。數將幾終。高誘注亦云。終。盡也。終去仁義。是盡去仁義。故云舉國尚利忘仁義。舉國皆忘是盡去也。亡與忘通。禮記少儀云。有亡而無疾。注云。亡。去也。故以去仁義為忘仁義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

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仁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

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

注。則舉國至仁義。○正義曰。大戴記保傳篇云。接給而善給而廣中者。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周禮天官太府以待王之膳服。外府而待邦之用。注並云。待猶給也。接待即接給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終。盡也。呂氏春秋音律篇。數將幾終。高誘注亦云。終。盡也。終去仁義。是盡去仁義。故云舉國尚利忘仁義。舉國皆忘是盡去也。亡與忘通。禮記少儀云。有亡而無疾。注云。亡。去也。故以去仁義為忘仁義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

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仁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

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注以仁義之道，不忍與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失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爲名也。注俗化至名也。○正義曰：文子精誠篇云：見其俗而知其化。荀子正名篇云：王者之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注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幣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受而未答也。注任薛至

義曰：漢書藝文志：東平國任城，故任國太昊後。風姓。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左傳云：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孔氏正義引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鉞。呂。祝。終。泉。

舉。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又引辯云：薛，任姓。黃帝之諸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任，風姓。薛，任姓。非同姓之國。趙氏蓋誤以任爲任姓。與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國君之弟，以國

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櫛入於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傳寫顛倒耳。閻氏若璣釋地續云：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旣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必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稱稱其幣。旣思其難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東馳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

都城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

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

爲相與。注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閒隙也。俱答二人獨

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虞，儲子爲相，故輕之邪。注任之齊。即是答其幣交之禮。但答

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虞，儲子爲相，故輕之邪。注任之齊。即是答其幣交之禮。但答

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虞，儲子爲相，故輕之邪。注任之齊。即是答其幣交之禮。但答

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虞，儲子爲相，故輕之邪。注任之齊。即是答其幣交之禮。但答



季子則見之。答儲子則不見。所異在見不見。而答則同是也。若謂不見儲子。即是不答。詎有遠以幣交。既受其禮而至其地不答者乎。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

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

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

我不見也。注。尚書至享禮。○正義曰。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此此文云。公曰。已。汝惟仲子。惟終。佻其敬。歲百辟享。亦職其有不享。享多儀。儀

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鄭氏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雖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江氏澤尚書集注音疏云。享。獻也。言當識

別諸侯之享與不享。孟子告子篇。引此經。趙岐訓物為事。不若鄭注義長。據孟子所引。無惟字。惟不役志于享。故謂之不享。凡民亦惟謂是不享也。禮氏以孟子自以不成享解經文。故以不及事為

有闕。有闕即是不成享。淮南子精神訓云。可以為天下義。高誘注云。儀。法也。禮氏以法訓儀。謂享獻之禮。宜多儀法。今儀法有闕。即是不成享獻。儀不及物。謂享獻所當具之儀法。儀法所當

行之事。今不足也。禮氏以不足解不及。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各有太過不及也。王沐注云。不及。不足也。鄭氏以儀為威儀。物即指所享之物。謂享獻宜多威儀。今儀不及物。是儀少而物多。意雖

與趙亦略同。然儲子以幣交。幣。即物也。得之平陸而不自往。是威儀不及幣物也。鄭氏之義尤與孟子引經之情為切矣。周氏用錫尚書正義云。多如漢書袁盎傳皆多盜之多。享多儀。享以儀為多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為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鄉。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

國中。但遙交禮。為其不尊賢。故答而不見。注。聞義而服。○正義曰。阮氏元後勸紀云。闕本作聞義服。監本服上剗增而字。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本。按

當作聞義則服。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充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注。充答不

用弟子職語。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充作充。似誤。充謂不見儲子。答謂見季子。按周說非也。

趨氏明言答而不見。則不見非不答也。漢書高帝紀云。沛公還軍充父。注引鄭氏云。充。音人。相

抗答。充猶當也。當。即應也。充答猶云應答耳。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

聞也。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

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國淳于姓。髡名。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也。實者治國憲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注。齊大至中矣。○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孔氏正義云。大國謂公與侯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惟魏會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證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周氏柄中辨正云。國策魏王使司徒執范痤。鮑注云。本周卿此司徒類者。然世亦爲魏司徒居中用事。此魏有司徒之證。楚襄王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此楚有司馬之證。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四年。公豈可謂七國時無此官。但三官並設者甚少。則以上卿亞卿下卿爲三卿。其說自不可易。子孟子

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注。伊尹爲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者一也。注。伊尹至一也。○正義曰。山房筆叢曰。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爲五也。胡氏謂無五就之事。而古凡類屢之辭。云三者多。云五未別見也。鬼谷子許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鬼谷與孟子並時。其言合符。則孟子所得於傳聞者當實云五。禮記曲禮云。推薄之外不趨。注云。步而張足曰趨。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禮記表記云。處其位而不履其事。注云。履猶行也。國語晉語云。下貳代履。韋昭注云。履。步也。趨與履義相近。故以其趨爲所履也。一者。何也。注。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注。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髡譏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注。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

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注。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

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何用賢為注。公儀休為執政之

循吏列傳云。公儀休者。魯博土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禮。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鹽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柳子原為之卿。

然此削於齊。以削為境。南長楚人。西賓秦國。此即因孟子而演焉者也。盧氏文昭羣書拾補云。子原說施難百篇。作子庚乃淮柳字。呂氏春秋觀表篇云。魏國從此削矣。高誘注云。削。弱也。此之

削弱。由於彼之奪取。故去削奪。又申之云。亡其土地。說文水部云。滋。益也。公孫丑上。則弟子之感滋甚。趙氏以益其地之。此謂為多。土地之亡。日見其多。斯所存乃見其削弱也。曰。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注。孟子云。百

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與其夫。而變國俗。有諸

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

必識之。注。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

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縣駒

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效

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

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知之。注。王豹至善歌。〇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師掌教鼓柷敔箏箏管弦歌。

揚阿。王逸注云。徒歌曰謳。然則。謳歌同一長言之。而歌依於樂。此所以分也。說文

欠部云。歌。詠也。言部云。謳。齊歌也。齊歌之說有二。漢書高帝紀。皆歌謳思東歸。注云。謳。齊歌也。謂齊樂而歌。或曰齊地之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假令齊樂而歌。則當曰樂歌。不曰齊歌。李益注吳都賦。引曹植奏議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太平御覽引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歎。楚歌曰謳。淫歌曰哇。若楚辭。吳歌。蔡邕。孟子河內善謳。則不限於齊也。漢按區有衆義。說文。區。从品。在口中品衆也。爾雅釋器云。玉十謂之區。考工記良氏四豆為區。皆取衆

之名。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輻。區也。是衆名之大總。若區域也。聚衆聲而爲臨。故云臨和揚阿。謂齊聲相和也。僊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史記河渠書云。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維納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熾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廓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渤海。載之今所行。非禹所穿也。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讀西山。東北去。周禮。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却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橫言緣西山足乘高地。即太史公言載之高地。讓言西薄太山。即橫所謂隨西山下。此即鄴東大河故道。由黎陽北行。故洪水至黎陽入河。若黎陽之河既竭。不北行入海。則洪水已合於清河矣。惟河水至黎陽北流。故衛風碩人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左傳稱齊先君所履。西至於河。是齊在河東。衛在河西也。河水北流。淇水全在衛地。故云。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蓋趙氏當東漢時。鄴河久竭。河徙東行。衛地不在河西。而淇水不濱衛地。故兩引詩以明古河與淇之所在。此趙氏地學之精也。胡氏偁禹貢維指云。詩。衛風。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商墟即古朝歌城。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河淇之閒。故淳于髡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是也。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高唐。地在齊國之西。淇在右。故其地爲齊右也。韓詩外傳云。淳于髡曰。昔者毋封生高商。齊人好歌。高商蓋即高唐。毋封蓋即縣駒。臧氏經義雜記云。文選陸士衡樂府吳趨行。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謔。唐劉良注。齊娥。齊后也。善爲謳歌。人皆採以爲曲。李善注。齊娥。齊后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后善歌。今孟子作齊右善歌。趙注。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則趙注本不作后字。而李劉注文選。皆以齊娥爲齊后。李注又引孟子證之。蓋有別本作后字者。按作后字非也。河西齊右。言其相化者衆。若善歌僅一齊后。非髡之怙也。○注。華周至其哭。○正義曰。襄公二十三年左傳云。齊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隙。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蕭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皆而受命。日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禮記檀弓亦載此事。言杞梁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是華周即華旋。杞梁即杞殖。旋與還同。乃皆言杞梁死。杞梁之妻哭。按左傳載華周之言。則周志在死扶矣。古人之文。每用互見。蓋周之言。梁亦同之。梁之死。周亦同之。梁妻以有對君之言而傳。不必周之妻不哭也。列女傳貞順篇云。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此亦專言杞梁。乃說苑善說篇。孟嘗君曰。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隳。又立節篇云。杞梁華舟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閒。不能入。鬪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

難者。其去遠於物也。來。吾諭子。隲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快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甚人曰。子母死。與子同甚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隳。而隅為之崩。此與孟子合。且足以發明左傳舟周古字通。趙氏言城為之崩。本列女傳說所記也。論衡感虛篇云。傳書言杞梁氏之妻。鞠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鞠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夫言鞠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或時城崩自崩。杞梁妻簡哭於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然則城崩之說。由來久矣。詩大雅皇矣。不識不知。識亦知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為魯賢臣。不能用其道也。

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膊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解祭之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為。謂堯不能知賢者之志。孔子為魯司

曰。闞氏若璵。釋地續云。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相。世為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為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為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邱。命爾為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為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為司寇。及後二年。出南郊也。書於經以為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來歸鄭驪陰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諱之。豈有孔子出奔。載諸策書。修春秋時。竟削之哉。毛氏奇齡經問云。陳佑陶。司寇。皆卿名也。魯之三卿則三家並為之。何有於夫子。此豈三家之外。夫子別為一卿乎。抑亦即此三卿而夫子代為其一乎。且三卿之名。止司徒。司馬。司空也。若增司寇一名。即六卿矣。侯國焉得有六卿也。且司寇。卿名也。近淮南闞氏謂孔子初命為大夫而非卿。不知何據。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焉得有大司寇。則是夫子為司寇。或有之。曰大則未也。曰。魯國三卿。季氏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為司寇。則或代孟孫為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考。惟禮注崔氏說禮云。三卿周制。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

冢宰。宗伯。司徒。皆司徒。司馬。司空兼官。不必別設。孟孫既爲司徒。則不當又有司空。夫子既爲司空。不當又進爲司徒。而予諒不然者。據春秋傳。臧孫紇爲司徒。夏父弗忌爲宗伯。皆非孟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見爲司馬而尙求太宰。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兼官。豈可知矣。嘗讀書大傳。謂天子三公。皆六卿。而分爲三等。一冢宰司徒。二宗伯司馬。三司徒司空。而二等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爲名。故曰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爲三官。而不知六卿皆公也。由此推之。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爲名。抑或設冢宰時闕司徒。設司徒時闕司馬。皆未可知。是大卿雖具。而仍不礙爲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大官者卿名也。六官在朝名官卿。在鄉名鄉卿。在軍卽名軍卿。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魯本次國。而夫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於魯君。則容有之。然魯君所命。歷有明據。據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徒。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邛。命爾爲司徒。此是命卿之辭。非命大夫之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徒。不當有大司徒。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大夫五人。其以此爲舍中軍之解。或未可信。然其爲小卿。則說同也。故崔氏禮注。謂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徒二人。惟司馬下。祇小司馬一人。爲五人。是有小卽有大。小者大夫。則大者卿矣。夫子爲司空。或是小卿。故其進爲司徒。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爲卿之明證。若謂夫子自稱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周氏栢中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爲司徒。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臧武仲爲司徒。而經書臧孫紇出奔。又儼然卿矣。卿則非小司徒。謂之大焉可矣。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徒當國。故謂之攝。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雖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必上卿。聽政是也。成十五年公卒傳云。臧孫叔者。相也。宣叔爲司徒。謂之爲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或以爲攝夾谷之相者非也。○注。從魯至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服膺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說文肉部云。胙祭。福肉也。僖公九年左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此賜胙之事也。膾與膺同。說文作籒云。宗廟火執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籒焉。以饋同姓諸侯。詩小雅楚茨正義云。膾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膾。生民傳曰。傳火曰膾。瓠葉傳曰。加火曰膾。對遙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之膾。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傳火卽膾炙。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膾。迫也。薄脍肉迫著物使燥也。迫著卽近意。膾炙謂近而炙之。卽傳火也。考工記廬人重欲傳人往云。傳。近也。傳膾聲同義同也。引詩在大雅鳧鷖第五章。毛傳皆以祭宗廟之明日。設禮以燕尸。故引以明宗廟之祭有膾肉。鄭氏以膾炙爲羹。乃祀門戶小神之用。趙氏所不取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齊陳女樂。季桓子微服往觀。怠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孔子世家。諫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南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考十二諸侯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緣之知魯。衛靈公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蓋女樂事在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趙氏不用史記。而言從魯君祭於宗廟。蓋以春秋書郊在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辛亥。時孔子已去魯也。趙氏佐溫故錄云。郊本魯之舊。不當在常事得禮不書之例。魯蓋有時舉。有時不舉。故經有書有不書。膳者。祭肉之名。不必獨以郊。是也。膳大夫昨。禮也。不得燔肉。是君失賜昨之禮。知者與不知者所見略同。特一以肉。一以禮。而皆歸過於君。乃孔子以不欲歸罪於君。而自以微罪行。何也。燔肉不至於大夫。固君之疏。亦從祭者之不備也。我亦從祭者。使君失賜昨之禮。凡從祭者。均不能無過。則我黨皆有微罪。我亦不免於微罪。故以此罪行。為聖人之妙旨也。趙氏此解。從史記夫子則非罪一言悟人。蓋孔子當時臨行。必自稱此罪。故師已曰。夫子則非罪也。知與不知。皆莫測夫子妙旨。故云。衆人不識。閻氏若魏釋地續云。去魯曰。惺惺吾行也。正道路低回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未及稅所著之冕輒行。以適他國。不樂悻悻乎。與接簡曷異乎。蓋孔子為魯司寇。既不用其道。宜去一。燔俎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相。己亦帶有罪焉。其所為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蓋攝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也。今也戴於道路間。尙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為為肉。縱在知者亦以孔子為為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己不稅冕之罪行。不欲為若去。苟去猶言徙去。空空而去。無已一點不是處。是為徙去。樂毅報燕王。尙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况孔子乎。又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注云。己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己也。史記世家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師已則送而解之。千載而下。猶可以情測云。或云。以膳肉不至遂行。無乃太甚。此之謂以微罪行。魯人為肉。為無禮之禮。正慙孔子微罪之心。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賞。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

注。五霸至楚莊是也。〇正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

大彭氏。韋豕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

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伯也。把也。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

曰。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鬻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楚莊王也。與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宋文王之戰不是。是漢儒之言。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謂之五霸。此戰國時所定。與後漢不同。故明盧東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據霸西戎語。未霸中國。此言良然。若丁公著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為五霸。則於桓公為感。就當時盟會。較量優劣。為未合矣。鬪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崑山顧亭林炎武謂五伯有二。有二代之五伯。杜元凱注。左傳成二年者。是有春秋之五伯。趙臺卿注。孟子五霸章。是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為感。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亭林欲去宋襄而進勾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並數為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卽箕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後哉。按趙氏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為五伯。故言蓋稱。不然。勾踐也。霸且不出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夫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蓋稱。不然。勾踐也。霸且不出仲尼之後哉。按趙氏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為五伯。故言蓋稱。不然。勾踐也。霸且不出仲尼之門。白虎通號篇云。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風俗通皇霸篇云。禮統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于牧之野。惟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饗伐大商。勝殷遏劉。蕃定爾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屬。何終便得列三王哉。謹按三王。或列周武王。或列周文王。故應氏並列二說。而辨其宜列武王也。白虎通不言禹湯而專詳文王。正以禹湯稱王。不待詳說。惟三列文王。不列武王。故引詩明文王卽政立號也。趙氏列文王不列武王。蓋卽本尚書說。詩說春秋說與白虎通同。閩監毛三本。均注作周文武。非是。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適諸侯。曰

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

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長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稜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

征伐也。五霸強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爾。注。慶賞至地也。○正義曰。爾

云。實。以禮相奉慶也。賞。賜有功也。詩小雅。楚楚者茨。孝孫有慶。箋云。慶。助也。淮南子

時則訓云。行慶賞。高誘注云。賞。賜予。賞慶皆訓賜。則慶即賞。儀禮士喪禮注云。實。加也。

加。亦益也。故趙氏以賞釋慶。又以益釋賞也。禮記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加地即賀

以地。賀以地。即慶以地也。闕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名山大

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開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開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開田。則孟

子所謂慶以地。即於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屢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見

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注。培克至讓之。○正義曰。毛詩大雅蕩篇。

會。是培克。傳云。培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孔氏正義云。自伐解培。好勝解克。定本。培。作倍。

倍。即培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

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箋云。女會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

執職事。惡人即不長之人。音義云。培。丁薄侯切。深也。聚斂也。蓋謂深克險民之人。與毛傳不同。

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培。把也。史漢皆言培視得鼎。師古曰。培。手把土也。大雅。會。是培克。

定本培作倍。孟子書亦作培克。趙注但云。不長也。毛意謂培為倍之假借字。培有聚意。與摟音義

近。有深取意。則不同。毛詩釋文云。培克。聚斂也。此謂同摟也。方言曰。培。深也。郭注云。培。把深能。以深釋培。以能釋把。此亦必古說。但皆非毛義。方言培訓深。與許說合。國語周語云。

刑不祭。伐不祀。行不享。讓不貢。注云。讓。譴責也。○注。移之至命也。○正義曰。呂氏春秋

義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誘注云。移。猶歸也。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荀子大略篇云。移而

從所往。揚倬注云。移。就也。是移之即就之也。六師本在王畿。移而就此。是為移之。即為就之。

李太青云。不朝者三。則非方伯連帥能制其命。亦非折簡可致。故須以天子六師移之。見先王武備

之嚴。紀律之臧。兵出於國都而此無徵發之勞。威行於侯服而彼無震驚之患。如以物加移之而已。

作移易者恐非。說文宣部云。詠。討也。討。治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發其紛糾而治之曰討。

秦風傳云。蒙。討羽也。箋云。蒙。兪也。討。治也。難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兪伐。據鄭所言。則

討者亂也。治討曰討。猶治亂曰亂也。論語。世叔討論之。馬曰。討。治也。學記。古之學者。比

物醜類。醜或作討。凡言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侯國亂。天子治之。故討為上討下

之辭。上討下即上治下。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是也。隱公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公羊傳云。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白虎通諫伐篇云。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賊君之賊也。何氏本之。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除賊。亦治賊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杜預春秋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蓋諸侯奉王命以聲諸侯之罪。既伐之。當必告於王以治之。五霸不奉王命。而牽攬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三王之罪人。攬之爲牽。詳見前。五霸不上稟天子之命。而以其命牽引諸侯。蓋伐之即專治之矣。五霸桓公爲盛。葵邱

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敵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

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

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圖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邱。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敵血。言

畏桓公。不敢負也。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

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

士必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糴糴。不

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

人也。圖葵邱之會諸侯。○正義曰。闕氏若璩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邱。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

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留之外黃。

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桓公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

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翟氏顯考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左傳。齊侯盟諸侯於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

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盟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濯。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國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重幣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君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無專予錄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又屬形籛。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應簡子。毋置妾以為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雖其文極參錯。而專語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即誅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備賀之。臣有善者以重幣之。即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云愛其弟。敬老國良。即敬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即無忘賓旅也。云為賦祿之制。即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即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毋專子祿。即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過籛。更較然著同文矣。其曰既行之。又請云云。又問云云。亦與孟子初命至五命相值。謹按孟子五命。乃葵邱之會所命。次第如此。與管子不同。○注。束縛至負也。○正義曰。毛氏奇齡經問云。問孟子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敵血。載書謂載其盟書於牲上也。趙岐注。有曰。但加載書。不復敵血。則既載而又加。不其複與。曰。載非加也。載書者。盟載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謂盟有載事。因而為書。其法則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於上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戾譖太子蒍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是也。穀梁傳云。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盟天子之禁。此加字並不訓載字。然猶恐相混不分別。故趙氏云。但加載書。則瞭然矣。蓋載書有用牲者。有不用牲者。襄九年。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為載書。苟偃曰。改載書。此用牲者也。若襄十年。鄭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則但作書以示諸侯受職聽訟之法。此時未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逐臣示戒當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牲且無有。加於何所。故曰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著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襄九年。晉士莊子為載書。杜注。載書。盟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為加。趙氏注。束縛其牲。但加載每以疊字為訓。說文車部云。載。乘也。淮南子汜論訓云。羸弱相乘。高誘注云。乘。加也。是載



受水旱之害。趙氏言曲意設防禁。則虛指王法而言。謂王法所不禁。而曲意以禁之。是為違王法。周禮秋官序。官使帥其屬而掌邦禁。注云。禁所以防姦者也。故以防為禁也。然隄為防之正訓。僖公三年公谷傳云。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障谷即曲防也。何氏注云。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蓋所以障之者防也。僖公九年穀梁傳則云。毋障泉。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此以公羊傳之障谷解壅泉。所以壅之則防也。閻氏若璣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斷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邱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為。而封衛焉。公羊傳云。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此言不得專封。謂不待天子之命而桓公自封之。此五命之告。若指告天子。則桓公封衛。轉是自犯其禁矣。故趙氏以為不告盟主。此五霸之感。亦即五霸所以為三王之罪人也。其後十四年。城綠陵以遷杞。宣公十一年。楚莊王封陳。皆自以為盟主。得專封也。衛。杞。陳。皆亡隄而復封。存亡繼絕。即示私恩。其成公十八年伐宋彭城。公羊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為之為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昭公四年公羊傳云。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昭公四年左傳云。使屈申圍朱方。注云。朱方。吳邑。齊廢封所封也。然則防即朱方。徐氏公羊傳疏云。慶封往防已封於防為小國。楚取宋邑封魚石。吳以己邑封慶封。與齊桓封衛。楚莊封陳異。而同為以私恩擅封。故公羊傳。於楚邱綠陵彭城防。皆以專封言之也。閻氏若璣釋地續云。鄭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即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空同。空。悲險切。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喪。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可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命與恤災同。其為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蓋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解自勝。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爾文切。君有至小也。○正義曰。君有惡命。即上云犯此五禁者也。音義云。長。張丈切。丁又如字。兩讀皆有大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長孺之卵。高誘注云。長

傳大傳。此長如字也。論大爾云。萬夫之長。高誘注云。長。大也。此長。張丈切也。長通張。詩大雅韓奕孔修且張。傳云。張。大也。禮記樂記云。長言之也。注云。長言之。引其聲也。國語周語云。宜所以施教也。謂張施其命而編布之。故以大釋長。又以宣申明之。距逾此惡命。則不敢施行於外。趙氏蓋讀長如字而為張大之義也。○注。逢迎至罪大。○正義曰。方言云。逢。逆迎也。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趙氏所本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綱。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綱。鬼谷子權篇云。詔。先意承欲者也。謂。古詔字。君心之惡未發。而臣先其意導之。所為以不善先人也。所謂希意道言也。襄公三年左傳云。稱其讐。不為詔。注云。詔。媚也。君先有意而臣張布之。是順從也。君未有有意而臣先導之。是迎合也。故以迎訓逢。又以詔媚申明之。又章指言王道寢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以導字申明之。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

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慎子蔽於法而不知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注。慎子善用兵者。○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慎子蔽於法而不知

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綱察之。則個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蒙。是慎到。田駢也。莊子天下篇云。不願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又云。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

之。先生。如淳子堯。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駢與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慎到趙人。學黃老遺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云。今慎子。張守節正義云。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漢書藝文志。法家者流。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得之。到與孟子同時。此慎子宜即是到。乃史但言其學黃老。為法家者流。不當使為將軍。故趙氏不以為

到。以其使為將軍。則以為善用兵者耳。○注。是使民有殃禍也。○正義曰。論語君道篇云。殃者。禍之先者也。○注。就使至陽也。○正義曰。山南曰陽。傳公二十八年穀梁傳文。闕氏若璩。地云。左傳。晉於是始啓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

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強謂經史闕答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

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關百詩以為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為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為南陽即汝陽。其說果何所據。答云。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汝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然桓公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向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桓公猶以汝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稅之。以居嘗與許。嘗亦南陽之境。蓋大牟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汝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臨縣。桓三年公會齊侯於顯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即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逕博縣。即左氏襄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魯之剛。乃春秋之闞。其西南則汝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為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為平陸。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為郕。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為平陸。按左氏郕。謹。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壤地。通而言之。皆汝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汝水之北。則汝陽非即南陽乎。故慎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 趙注。滑釐。慎子名。○正義曰。趙氏以慎子自稱滑釐。不識。

則滑釐是慎子之名。慎子名滑釐。故不以為到也。按釐與來通。詩。周頌思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貽我釐。是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禮記樂記云。物至知知。注云。至。來也。到與來為義同。然則慎子名滑釐。其字為到與。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慎子即禽滑釐。或以慎子師此禽滑釐。稱其師滑釐不識。皆非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

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

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

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

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

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

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尙

不肯爲。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爾注。諸侯至文也。○正義曰。上言不足以待諸侯。謂朝覲聘問。備其燕享賜予之禮。故此宗廟典籍。趙氏即舉諸侯朝聘言也。其實天子諸侯所用多矣。不止是也。爾雅釋詁云。典。常也。故以典籍爲常籍。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孫炎注爾雅云。典。禮之常也。國語周語云。省其典圖形法。注云。典。禮也。儀禮士昏禮云。吾子順先典。注云。典。法也。然則典籍卽禮籍。禮籍爲名位尊卑之書。卽是法度之文。典籍受之天子。傳自先祖。藏諸宗廟。宗廟之典籍。卽先祖之典籍也。以先祖爲宗廟。猶後世稱先君爲某廟也。說文刀部云。莊都說典大册也。則典籍猶言册籍。○注。周公至損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儉。狗也。淮南子主術訓。

所守其約。高誘注云。約。少也。趙氏以儉爲少。故以爲不能備。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天子徐楚種種。而田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既云

而儉於百里。又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則較量千百惟恐不足。當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

上文仍是地字。固知地卽田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伯禽初封曲阜。漢書地理志云。成王以少

畝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今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後益封奄。歷二年入極。十年敗宋師

于管。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僖十七年滅項。三十三年伐郟。取訾婁。文十年伐郟。取須句。宣四

年伐莒。取向。宣九年取根牟。十年伐郟。取鄆。成六年取郟。襄十三年取郟。取須句。宣四

十一年郟黑肱以濫來奔。哀二年伐郟。四年取郟。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莒來奔。十年伐莒。取

田。二月盟於平陽。平陽在兗州府鄆縣西南。本郟邑。爲魯所取。魯在春秋。實兼九國之地。極項

鄆郟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鄆鄆則郟莒之而魯從而取之者也。余讀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非

禮也。且言遠地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余往來京師。親至兗州魚臺縣。

訪隱公觀魚處。詢之士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爲齊魯接界。俱計日可到。其西南則

宋鄭衛及郟莒杞鄆諸國地。犬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防益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郟。

向鄆取之莒。而郟則空其國都。致郟衆退保嶧山。與莒爭鄆無休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

州西南。而越既滅吳。與魯泗  
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



引。卽章指言招攬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也。注。招攬至戰也。〇正義曰。傳牽也。章指言招攬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也。〇正義曰。傳牽也。章指言招攬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也。

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注云。攬。離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作義勝爲上。云。古本義作廟。孔韓同。按管子鬪形篇。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孫子云。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算之多者也。二字俱有所本。從義爲長。漢書趙充國奏略田便宜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注。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爲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

注。傷民故謂之賊也。〇正義曰。荀子修身篇云。害良曰賊。楚辭沈江云。覽私微之所傷。注云。傷。害也。傷民。卽害良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注。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桀也。謂若夏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注。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注。說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注。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

注。今之至位也。〇正義曰。道爲道德之道。上云君不鄉道是也。道之訓亦爲人行之。人人從之則爲俗。廣雅釋詁云。漸。積也。謂積染而成惡俗也。太元元衡云。更變而共笑。是變之更改。謂更改其害良而志於仁也。禮記樂記云。居。吾語汝。注云。居。猶安坐也。不能一朝居。卽是不能一朝安。謂其危亡之速也。陳氏說書云。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何也。其國雖富強。而民心先已失。孟子之言。至於秦而驗矣。章指言善爲國者。以藏於民。

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注。變俗移風。非樂不化。〇正義曰。孝經廣要道第十一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注。白圭。周人也。飾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

注。至稅一。〇正義曰。史記貨殖列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狂。欲鬻烏之

至稅一。〇正義曰。史記貨殖列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狂。欲鬻烏之

至稅一。〇正義曰。史記貨殖列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狂。欲鬻烏之

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趙氏以孟子白圭。卽此人也。關氏若璩釋地續云。史記貨殖傳。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趙氏傳會爲一人。吾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鄉陽書白圭戰。七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縱存。尙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毛氏奇齡說與關氏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宋人鮑彪已嘗言之。但魏人當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齊邱何以不引。及鮑彪謂當是孟子所稱者。周氏廣業孟子時地出秦考云。關百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今考韓非子有云。白圭之行限也。蹇其穴。故無水難。呂氏春秋載白圭與惠施折辯二條。新序有孟嘗君問白圭之文。則其爲別一人。似無可疑。乃史又稱白圭自言。吾治生產猶商鞅行法。則正與孟子同時。戰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樂羊不言白圭。史及鄉陽之說。又恐誤以武侯爲文侯。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也。注。貉。夷至服者也。部云。貉。北方貉。豸種也。周禮夏官。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國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鄭司農云。北方曰貉狄。書禹貢云。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胡氏謂禹貢雖指云。單言蠻則爲四裔之蠻。蠻在荒服。知貉卽在荒服也。○注。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正義曰。考工記云。搏埴之工二。陶。旒。注云。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陶於河濱。高誘注云。陶作瓦器。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注。白圭。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

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注。貉在至之也。○正義曰。程氏孫田通藝錄九穀考云。黍之不黏者。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注。其熟最疾。播在黏者之後。穫在黏者之前。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以貉地生物之氣。時日最短。故必中土熟之最疾者。播乃有秋。然則孟子之所謂黍。蓋黍之不黏者。所謂黏也。後漢書烏桓列傳。其土地宜穀。三國志烏丸傳注。引王沈魏書。烏丸地宜青稞。唐書北狄傳。奚獫多黍。奚卽烏桓也。烏桓地東連鮮卑。其西爲匈奴。又西爲烏孫。匈奴烏孫。當中土之正北。地極寒。漢書匈奴傳云。居於北邊。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雖於屠貳師之年云。年稼不熟。顏師古曰。以爲亦種黍稷。實則以畜牧爲事。故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耳。又按匈奴傳。孝文帝時。以匈奴處北。殺氣早降。詔遣單于。穢糞金帛懸絮。武帝時。單于遺書。

欲取稷米五千斛。亦可見其不事農業。即黍稷亦未必能生矣。烏桓諸國在匈奴東。地氣稍暖。故能生黍。吾疑其地。殆即孟子所謂絳與。且絳亦非盡不生五穀者也。絳之地甚廣也。周官職方氏所掌有九絳。鄭志答地商問云。在東方。漢書高帝紀有北絳。而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絳代馬之用。又可見絳地互秦之北皆是矣。謂可致其物以為用。其非以絳為界又可知。後漢書句驪亦名貂耳。是絳之一國亦必非不生五穀之絳也。又載諸國在鮮卑東者。皆言其宜五穀。然則五穀不生之絳。居貂耳鮮卑之西北。所謂烏桓宜黍。奚豫多黍之地無疑矣。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麴。黍也。糜。糜也。按說文以禾况黍。謂黍為禾屬而黏者。非為禾為黍屬而不黏者也。是故禾屬之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經傳中見黑黍白黍黃黍赤黍。不見黑糜白糜黃糜赤糜。以是知散文通稱黍也。飯用米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為餌糝醪粥之屬。故籩簋實糜為之以供祭祀。故又異其名曰黍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

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敍。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尙不可

以為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

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為大桀。子為小桀也。○注。無君子之道。○正義曰。趙氏以去人倫無君子

矣。故言無君子之道。謂無君子者。無君子之道也。○注。近時通解。以君子即指百官有司。○注。堯舜

至桀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易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

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云。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

何氏本孟子注公羊傳。趙氏即本公羊傳注孟子。徐氏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獨什一。與之

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為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為桀之小貪。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為大貉行。若十二

十三乃取其一則為小貉行。徐氏解大小。不取趙氏。尙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十稅一。多於什稅一。

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小貉小貉。王者什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類與貉字通。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貉大貉明多方大小二字。政者。正也。尙書今作正。紅

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胥謂絲役。絲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即稅。正。即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為小桀小貉。大之不致為大桀大貉。徐氏解公羊傳。義與此同。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情。二十而稅。貉道有然。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

以王制也。爾什一供貢。下當上尊。○正義曰。二句見續書敘傳述食貨志。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

注。丹名至除之。○正義曰。說文。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說苑修文篇云。圭者。玉也。考工記。匠人注云。圭之言珪。潔也。潔者潔白也。玉之白者為圭。石之赤者為丹。赤熾盛而以潔白

猶之。此名字所以取與。韓非子喻老篇云。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潰。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此白圭治除小水之謂也。孟子曰。子過矣。禹

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

降水。降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

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降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以為愈於禹。子亦甚

過矣。注。禹除至甚矣。○正義曰。水之道。猶云水之路。謂水所行之路而禹順導之耳。說文谷部云。馘。溝也。讀若郝壑。或從土是壑。即溝也。害水猶云災水。觸即觸類之觸。不使水歸四海

而歸鄰國。則非水之道。非水之道。則水不順行而逆行矣。逆之為滯。猶逆之為達。見其逆行。觸

類而長之。即是禹時之洪水。禹治洪水使不為後世害。圭放洪水使為鄰國害。圭且為仁人所惡矣。

悖乎禹。豈愈於禹與。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注。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正義曰。本襄公三十一年左傳子皮語。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爾雅釋詁文與諒同。說文言部云。諒。信也。諒即亮也。引易者。至執之。○正義曰。亮。信也。爾雅釋詁文與諒同。說文言部云。諒。信也。諒即亮也。引易者。

繫辭上傳云。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引此以見君子之道。不外乎信。故為君子

之道。舍此為執乎。趙氏以安訓惡。音義云。惡。音烏。是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問此惡字作

平聲。還作去聲。對曰。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哉。又曰。君子真而不諒。諒者

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也。為其賊道也。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論語語至也。○正義曰。所引在論語。顏淵第十

治邦不可失信也。乃論語又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真而不諒。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又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此章正發明孔子不諒之惜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注。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樂正子克也。注。樂正子克也。〇正義曰。文選。引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赴。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注。喜其人道德得行。為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

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注。丑問至能乎。〇正義曰。強猶果。有知慮猶達。多聞識猶藝。孔子稱此三者。於從政乎何有。從政宜才。執政宜德。此章亦與論語互相發。然則奚為為喜而不寐。注。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孟子言

樂正子之為人也。能好善。故為之喜。好善足乎。注。丑問人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訕訕。予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訕訕。賤他人之言。訕訕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訕訕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注。好善至治乎。〇正義曰。優。即足也。

乃足則僅足而已。優則饒裕有餘矣。禮記中庸篇云。舜好問而好察。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亦云。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是舜樂聞善言而採用之也。舜以此治天下而有餘。克以此治魯國。豈不足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與此相發明。〇注。誠不好善至來也。〇正義曰。音義出訕訕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捷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訕者。音恰。訕訕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訕。即不合注意。當借調為訕音恰。阮氏元校勘記云。訕訕字作訕者。今諸本皆作訕。按說文作訕。方

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訕訕。予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訕訕。賤他人之言。訕訕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訕訕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

乃足則僅足而已。優則饒裕有餘矣。禮記中庸篇云。舜好問而好察。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亦云。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是舜樂聞善言而採用之也。舜以此治天下而有餘。克以此治魯國。豈不足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與此相發明。〇注。誠不好善至來也。〇正義曰。音義出訕訕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捷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訕者。音恰。訕訕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訕。即不合注意。當借調為訕音恰。阮氏元校勘記云。訕訕字作訕者。今諸本皆作訕。按說文作訕。方

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訕訕。予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訕訕。賤他人之言。訕訕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訕訕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

乃足則僅足而已。優則饒裕有餘矣。禮記中庸篇云。舜好問而好察。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亦云。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是舜樂聞善言而採用之也。舜以此治天下而有餘。克以此治魯國。豈不足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與此相發明。〇注。誠不好善至來也。〇正義曰。音義出訕訕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捷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訕者。音恰。訕訕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訕。即不合注意。當借調為訕音恰。阮氏元校勘記云。訕訕字作訕者。今諸本皆作訕。按說文作訕。方

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訕訕。予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訕訕。賤他人之言。訕訕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訕訕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

乃足則僅足而已。優則饒裕有餘矣。禮記中庸篇云。舜好問而好察。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亦云。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是舜樂聞善言而採用之也。舜以此治天下而有餘。克以此治魯國。豈不足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與此相發明。〇注。誠不好善至來也。〇正義曰。音義出訕訕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捷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訕者。音恰。訕訕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訕。即不合注意。當借調為訕音恰。阮氏元校勘記云。訕訕字作訕者。今諸本皆作訕。按說文作訕。方

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訕訕。予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訕訕。賤他人之言。訕訕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訕訕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

言作訕。皆訓欺。孟子是此字。注自足其智。不者善言。義之引伸。丁張音義皆確。自訕爲道。乃別爲音。而孫氏又爲曲說不可從。謹按說文言部云。訕。兪州謂欺曰訕。從言它聲。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兪州人以相欺爲訕人。音湯和反。讒。避也。訕卽訕。訕卽訕。蓋爲訕之俗。訕爲訕之通也。戰國策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訕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穀。爲其兩譽也。之勇家曰女笑。之女家曰男笑。又云。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惟訕者耳。觀代之言。訕爲欺諛不實明矣。男女未必誠笑。而謀者親以爲笑。此訕也。欺也。已本無所知。而以爲予既已知之。亦訕也。欺也。訕訕既爲自足其智。不者善言之貌。則曰訕訕者。不得爲不好善者之言。上云。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云云。此云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訕訕。將曰之將。與將輕之將同。人見此不好善之人。而狀其貌曰訕訕。又述其言曰。予既已知之矣。既。猶盡也。予盡知之。謂人之言。不足以益之。是賤人之言也。趙氏云。其人謂與相親近之人。惟與相親近。故見其聲音笑貌如此。賤他人之言。解予既已知之也。訕訕是見顏色。予既已知之。是發聲音。人狀其貌。述其言。如是。是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是不獨道術之士。而道術之士聞人言如此。豈肯至乎。是其訕訕之聲。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不至矣。與讒諂面諛

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

欲使國治。豈可得乎。注。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正義曰。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

讒也。說苑臣術篇云。從命病君謂之諛。此趙氏以順意釋面諛也。說文言部云。諛。讒也。讒。諛

也。諛。謂或從首。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諛者所以爲諂。諂者未有不諛。按諛但順意而已。長君

之惡也。諂則道之爲不善。逢君之惡也。讒則因道之爲不善。而除去不便已意之人。讒因於諂。君

因於諛。諛因於讒。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再聞讒言。答之而拜。訕訕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

曰。雨雪瀼瀼。見晁聿消。此之謂也。詩曰至謂也。○正義曰。引詩小雅角弓之篇。序云。刺幽王也。不

則正士消。詩云。雨雪瀼瀼。見晁日消。趙氏本諸此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古之君子。得何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

去二。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

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周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爲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周之至已矣。○正義曰。音義云。周與稠同。救贍也。翟氏顯考異云。柳柳州集上李中丞啓曰。孟子書言諸侯之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稠之。稠之亦可受也。用稠字。按大之既不能行道。又不能從其言。所以不去者。飢餓不能去也。受其所周即是就。云可受。亦就之可者也。但免死而已。既不死。可以出門戶。則仍去。故云權時之宜。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子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

性使不違仁因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不能行注。劉封至御廬。○正義曰。見書堯典及史記五帝本紀。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傳說命三篇。馬融注云。高宗始命焉傅氏。鄭氏注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諸為氏。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說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徐廣曰。尸子云。傅巖。而在北海之洲。張守節正義云。地理志云。傅險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七里。即虞國魏國之界。按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州。圃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域。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墨子。尸子。皆同時人。其言傅巖在北海。當有所據。闕氏若據釋地云。傅氏之巖。在虞魏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俗名聖人窟。為說所備隱止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輪阪。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輪極也。說身負版築。為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至今猶猶呼沙澗。水去傅巖一千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洲者大非。闕氏本張守節之說。其云顛輪阪云云。則水經注文也。然後世之地。附會古人之迹甚多。墨子以為築城。稱其庸築。則但備工。為人版築。史記言胥靡。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傳說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為已相。然則說之版築。田於被刑矣。王氏鴻臚尚書後案云。荀子非相篇云。傳說之狀。身如植繒。楊倞注云。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形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注。膠鬲至臣也。○正義曰。膠鬲事詳見公孫丑上篇。魚鹽則別無可證。趙氏佐溫故錄云。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文王之舉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為湯進之。桀不復進用至五者同。故得與微箕並稱紂輔相。而注言文王舉之所以為臣。背矣。紂猶知用膠鬲而仍與不用同。此紂之終於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鬲之功亦不細。故雖不得如傳說諸人發名成業之感。而同謂之天降大任。迨後殷命再黜。鬲之去從顯晦。迄無可見。亦足概矣。○注。士獄至相國。○正義曰。書堯典云。佞作士。史記集解引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堯。士。謂主斷刑之官。莊公九年左傳云。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竈。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陔。使相可也。公從之。此舉於士之事也。

○注。孫叔至令尹。○正義曰。闕氏若據釋地云。趙氏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邱。即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傅十世不絕。其得為令尹也。史記說苑列女傳。謂進自虞邱子。呂氏春秋謂沈尹筮力。新序謂楚有筮相人者。招聘之。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又考孫叔敖即宣十一年令尹蔣艾獵。乃蔣賈之子。賈字伯虞。宣四年官司馬。為子越椒所惡。囚而殺之。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五十一



意者子途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禮為令尹與。但薦賈乃楚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為楚鄙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在叔敖子實不才。從世守封土。莫願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毛氏奇齡經問云。張燈問孫叔敖舉於海。淮安閻氏謂孫叔敖。卽宣十一年楚令尹蔣艾獵。此可信與。曰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注。原是有據。以愚考之。則實楚之夢國人。及楚莊滅蓼。而後薦而舉用之。史記孫叔敖傳。謂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薦於王而代為楚相。未審為何所人也。惟荀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為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本夢國地。卽春秋之寢邱也。漢名寢縣。東漢名固始。楚子於宣八年滅蓼。而宣十二年卽有孫叔敖之名見於策書。則以夢名期思。必蓼滅而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虞邱之薦而舉為令尹。此固拙之春秋。互證之他書而顯有然者。況史記得稽傳又云。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莊王聽優孟之言。封其子於寢邱。其封寢邱者。亦正以寢邱卽期思。本叔敖故居。因封之。則其所居所封皆夢國者其為夢人無疑也。若云楚公族。則公族世爵。未有身為令尹而為子負薪者。又未有止封以地。而不卽予以爵者。此其誤始於服虔。杜預之注左傳。而孔氏正義不能辨正。左傳宣十一年。有令尹蔣艾獵城沂事。其明年晉楚戰於郟。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而楚王命之戰。事以為兩年相距不甚遠。而止此令尹。必屬一人。而不知隔歲易官。在列國多一稱。一稱叔字。是必氏孫。字叔。而叔其名。與蔣賈之子。明屬兩人。其所大誤者。則以戰一稱。隨武子稱有蔣敖。而杜氏以為卽兼稱也。武子以為楚雖與戰。其平時討鄰入鄭。軍政秩然。且以為蔣敖為宰。揮楚國之令典云云。此言平時也。其時蔣敖不在軍也。杜氏既疑令尹屬一人。而薦敖一帥師。又使氏本蔣獵而名近孫敖。是必一人而兼稱者。從公然以叔敖當之。殊不知一軍之中。叔敖既帥師。又使叔敖典軍制。勢必不能。此蔣敖是宰。楚制有令尹大宰二官。令尹極尊。大宰極卑。策書。大宰伯州犂是也。孫叔令尹。豈得與蔣敖大宰合作一人。侍人賈舉。非死者賈舉。名雖連稱。人實有兩也。襄十五年蔣子馮為司馬。此蔣艾獵之子也。世本亦不識叔敖出處。然不敢謂叔敖艾獵是一人。但蔣艾獵者。叔敖之兄。故其注蔣子馮。則曰叔敖從子。今杜氏謂艾獵與叔敖一人。則竄子馮為艾獵子。卽叔敖子矣。乃其注是傳。亦曰。叔敖從子。則何說焉。閻氏謂蔣賈官司馬時。為子越椒所殺。故共子叔敖竄處海濱。則又不然矣。宣四年。蔣賈為工正。與圍椒共譖殺令尹鬬般。而椒為令尹。賈為司馬。既而椒復惡賈。囚賈而殺之。因之攻王。王遂滅鬬氏。是賈以怨殺。並非國法。且王滅鬬氏。隨取殺賈者。而盡滅之。有何讐患。而竄處遠地。至於去微。然則其曰舉於海。何居。曰。此正所謂期思之鄙人者也。夢本楚外國。而期思又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往於海。禹貢。淮與海並稱。地志。淮康與海康並稱。居淮之濱。卽居海之濱。以淮通於海也。是以前來稱淮地。多稱海疆。如魯詩。來淮夷。則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紅壤。伐淮夷。則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蓋海不必在波濤間矣。況國語於吳。曰。奄有東海。於越。曰。濱於東海之陂。而夢介楚外。原屬吳越。春秋楚子滅麇時有云。及滑瀆。盟吳越而至。則正以期思以東。皆在吳越。

魯國中也。吳越名海。則期思亦海矣。要之。孟子當不謬耳。周氏楫中辨正云。叔敖避仇漢竄。此情事所或有。鬪說近之。借二十四年傳。凡蔣那毛胙祭。杜注。蔣在弋陽期思縣。水經注。期思縣。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然則非魯國也。文五年傳。楚滅蓼。杜注。蓼今安徽蓼縣。然則非期思也。判然二地。毛說非是。按毛氏四書改錯云。孫叔蔣之期思人。其地與蓼近。又云。蔣楚外國。期思之爲蔣地。毛氏固已自知。自改正矣。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毛檢討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蔣氏。乃魯國期思之處士。余按宣十一年。楚令尹蔣艾獵城沂。杜注云。孫叔敖也。十二年。鄭之戰。隨武子云。蔣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爲重。而令尹實主之。則士會所稱蔣敖之子。豈卽蔣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蔣買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蔣敖一言。可爲蔣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似信傳。孫氏星衍孫叔敖名字考云。蔣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孫。當讀爲遜。與敖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欒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嬖人任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於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無謀矣。下文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叔敖。楚大夫蔣買之子是也。蔣買蓋有二子。一蔣艾獵。一蔣敖。字孫叔。敖既稱叔。宜尙有兄矣。服虔杜預以爲蔣艾獵爲一人。與世本異。敖字孫叔。既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從矣。漢碑以爲名饒。饒與敖音相近。當據古書有作孫叔饒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謹按古人事迹。非可臆斷。右諸說各有所是。故備錄之。乃孟子言舉於海。則與期思之鄰人近。毛氏之說。未可非也。○注。百里至相也。○正義曰。要事詳見萬章上篇。周氏楫中辨正云。毛大可云。食牛養牲在田宅。而不在于市。以市宜服畜也。舉市與史記販奚正相合。按字書市訓買。販亦訓買。故市貨稱贖貨。舉於市。猶言舉於贖買間也。按毛氏信秦本紀販奚之說。不信商君傳舉之牛口之下之說。故以市爲贖買。大抵養牲販賣。初非二事。說苑秦穆公使買人載鹽。買人以五羊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視鹽見牛肥曰。任重道遠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之以身。穆公知其賢。以爲上卿。然則百里奚爲人養牲。卽爲人販賣。以養牲言。則曰舉之牛口之下。以販賣言。則曰舉於市。非有二也。謹按毛氏訓市爲買。與周氏說同是也。周氏以爲販牲於市。固爲臆說。說苑言買人以五羊皮買。奚因以說秦穆公。此正好事者所造。自繫於秦。以于秦穆公事也。孟子所斥之矣。周氏說已見前。○注。言天至能行。○正義曰。爾雅釋言云。降。下也。釋詁云。勞。勤也。文選東京賦。興徒不勞。薛綜注云。勞。苦也。趙氏以苦卽是勞。以勤釋勞。卽釋苦。內而心志。外而筋骨。皆統之以身。故以勤勞其心。解苦其心志二句也。鯨則鯨瘠。鯨其身也。則瘠形於肌膚矣。呂氏春秋季春紀云。振乏絕。高誘注云。行而無資曰乏。周禮地官遺人疏引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抄漢書賈逵傳云。履行而無資。則從匱竹之子於首陽山矣。注云。空。乏也。空卽是乏。空乏是無資。故以絕糧解之。空乏猶乏絕也。淮南子主術訓云。

豈能拂道理之數。高注云。拂。戾也。漢書杜欽傳云。言之則拂心。指。注云。拂謂違戾也。拂戾則逆。逆即不順。從之言順也。故以戾拂而解之。以所行不從也。所為即所行。所行拂戾。於是亂其所為矣。易說卦傳云。震。動也。象傳云。震驚百里。警遠而懼也。故以驚釋動。文選高唐賦。使人心動。注亦云。動。驚也。廣雅釋言云。忍。耐也。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與耐同。廣雅釋詁云。能。任也。孟子道性善。仁義禮智生於心。即本於性。任其性。即仁以為己任也。故云。堅忍其性。使不違仁。若不能任其性。則將戕賊其性。滅亡其性。而違仁矣。聖者。疆也。毛詩鄭風。將仲子兮。無折我樹檀。傳云。檀。疆朝之木。孔氏正義云。檀材可以為車。故云疆朝之本。疆朝即疆忍。謂其材性能勝任。不易損壞也。以性之仁自任。不使為外物所誘。喪其仁以失其性。是為忍性。荀子備效篇云。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非十二子篇云。忍性情。禁谿利欲。荀子以性為惡。故揚倅注云。忍謂違矯其性也。孟荀同言忍性而義不可混。違其性而後能修。是苟之情也。楊氏得之。任其性而後能仁。是孟之情也。趙氏謂之。性味善惡。則忍判亦違。蓋忍原有兩義。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忍之義堅行止。敢於殺人。謂之忍。敢於不殺人。亦謂之忍。荀子忍性。敢於違其性也。孟子忍性。敢於任其性也。或以苟之忍性。為孟之忍性。以性為嗜欲血氣而持之禁之。非孟子之義。亦失趙氏堅忍之義。趙氏以堅忍其性解忍性。而申以使不違仁。趙氏洵通儒也。音義云。張云。會與增同。丁云。依注會讀當作增。依字訓義亦通。按趙氏謂素所不能行者。即仁也。因己之勞苦空乏。推之於人。則有以動其不忍之心。而任其安天下之性。故向有所不能者。皆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

後喻。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臆之中。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寧戚商歌。桓

公異之。注云。人常至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恆。常也。禮記樂記云。備制則亂。備作則暴。則行謀。因致愆咎。故不得福。更。即改也。始以繆而不得福。一更改即能得福。是以不能為能也。呂氏春秋不廣篇云。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高誘注云。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

相載。○注。困瘁至說也。○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困。悴也。悴與瘁古字通。荀子大略篇云。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毛詩陳風衡門之下。傳云。衡門。橫木為門。考工記弓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大戴記會子大孝篇云。夫孝。置之則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注云。衡。猶橫也。是橫與塞義相近。禮記樂記云。號以立橫。注云。橫。充也。充。亦塞也。故讀衡為橫。而又以塞

釋之。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昌之脫矣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陳丞相世家云。封平以戶。歸。用其奇計策。卒滅楚。趙氏謂作為奇計異策。指此類與。云憤激之說。

似指蘇秦去秦而歸事。夜發書伏誦。引維自刺其股。可謂困心橫慮矣。昔年揣摩成。用說當世之君。當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禮。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則所謂奇謀異策也。太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暹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是則趙氏所云憤激之說邪。然儀秦事。孟子羞稱。近時通解作爲興起。謂心之謀慮阻窒不通。然後乃奮興而爲奮也。此過之暴著於人者。○注。微色謂爲人所忿嫉。發聲謂爲人所誦讓。然後乃徹悟通曉也。此則過之暴著於人者。○注。微驗至怪之。○正義曰。善供範云。念用庶徵。鄭氏注云。徵。驗也。楚辭漁父第七云。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王逸注云。怪屈原也。○注。發於至異之。○正義曰。呂氏春秋舉難篇云。寧威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寧威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舉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寧威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舉牛角疾歌。桓公聞之。寧威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寧威舉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趙氏所本也。商歌蓋謂其音悲楚。即此碩鼠三章。疾歌而爲商音也。藝文類聚。引琴操則別有商歌云。南山矸白石礪云云。則後人所僞造。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入則無法家拂

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

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業怠情。使人亡其知能也。○注。音弼。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抗君之命。

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說苑臣術篇。引此文

拂作弼。賈子保傳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大戴記保傳

篇載此文。上二拂字作弼。說文。明部云。隨。輔也。重文作舉。手部云。拂。過擊也。然則弼爲

本字。以學从弗聲同拂。故假借拂也。○注。故知至能也。○正義曰。音義出知生字云。丁依注。

音智。注同。陸如字云。言憂患者以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也。趙氏讀知爲智。故以知能明之。卽德

德術智恆存乎疲疾之義。乃知能可言生。不可言死。故以死爲亡。謂死於安樂。卽是安業怠情。亡

其知能。然揆經文之意。然後二字。終不可違。以死爲亡。究爲曲說。陸氏讀知字是。春秋繁露竹

林篇云。保本頌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攝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

衛。大敗之。因得氣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康。是福之本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人之道多

術。予我也。屑。絮也。我不絮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

我也。屑。絮也。○正義曰。予。我也。爾雅釋詁。文。屑。潔。詳見公孫丑上篇。方言云。屑。潔也。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

之方。或忻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正義曰。戰國策西周漢云。則周必折而人於韓。折一

抑。本作。或折或引。○正義曰。戰國策西周漢云。則周必折而人於韓。折一

卷十二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七章。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

天。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注。人之至法天。○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心者。形之君而神

心。氣之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心者。五臟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

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精神訓云。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臟者。人之精也。夫血氣

能專於五臟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遠矣。耳目清聽視遠

謂之明。五臟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之不僻矣。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感而氣不散矣。

此心為精氣主之說也。馳騁於是非之境。而行之不僻。即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之謂也。發與由通。

處所以然者。由人之性善。故其心能變通。以天為法則也。莊子天運篇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

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械而不得已邪。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楚辭天問篇云。孰維綱是。孰維焉繫。王逸注云。維。綱也。文選長笛賦注。引字林

云。維。持也。詩周頌。執競武王。箋云。執。持也。儀禮鄉射禮云。下綱不及地。武注云。綱

持。舌繩也。執持維綱四字同義。趙氏取莊子此文。而以執持釋維綱。莊子以天之運轉。執維綱

而使之推行。趙氏以天之運。其所以維綱者北辰。而引論語以證之。周禮。春官馮相氏掌二十有

八星之位。秋官藝族氏掌二十有八星之號。注云。星謂從角至軫。爾雅釋天云。壽星角氏也。天

根氏也。天駟房也。大辰心尾也。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律也。星紀斗牽牛也。元。楊虛也。

顛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婚嚮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西

陸昂也。濁謂之柳。柳。鶉火也。此二十八舍之星。角亢氐房心尾箕為東方蒼龍之宿。

斗牛女虛危營室東壁為北方玄武之宿。奎婁胃昂畢觜參為西方白虎之宿。東井與鬼柳七星為翼

軫爲南方朱鳥之宿。爾雅於北缺危。於西缺胃。黜軫。於南止有柳蓋。舉其宜釋者。餘從略也。而承之云。北極謂之北辰。孫炎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趙氏本於此。故謂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二十八舍東西南北分主四時。正四時。卽正二十八舍矣。邵氏晉滿爾雅正義云。爾雅。約舉二十二舍十二次。而繼以北辰者。以其爲衆星所拱也。屈原賦天問。軒維焉繫。天極焉加。戴氏震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極。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爲左旋之極。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紐星爲不動處。梁祖暉側紐星離不動處一度奇。元郭守敬側紐三度奇矣。趙氏以心比北辰。以四體五官等比二十八舍。二十八舍令於北辰。則正而不忒。四體五官聽令於心。則善而不惡。注云卽所以事天矣。引論語在爲政第二。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

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注云。性有至善者也。○正

天下之制也。注云。制謂裁制人之心。能裁度得事之宜。所以性善。故仁義禮智之端。原於性而見於心。心以制之。卽所謂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也。惟心爲正。謂心能裁度以正四體五官也。卽天之

北辰。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帝三王之於樂盡心之矣。高誘注云。盡。在心之能思行善。故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謂知其性之善也。天道貴善。特

鍾其靈於人。使之能思行善。惟不知己性之善。遂不能盡極其心。是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者。知其性之善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

是故在天爲天道。在人咸根於性而見於日用事爲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爲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憾。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

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其爲自然之極致。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常。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然之極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

散之譬爲日用事爲。必然者。秉之以協於中。達於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人道德。靡不豁然於心。故曰盡其心。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罔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

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罔貳。二也。仁人之

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妖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妖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

以立命之本也。爾注云。貳二至本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喪事不貳。注云。貳之言二也。國語周  
 一而而已。不改易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此死若顏  
 淵之說也。論衡氣壽篇云。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  
 尚為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又云。傳稱邵公百八十。此壽若邵公之說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  
 心者。身之主也。萬物皆備於吾之身。物則即具於吾之心。而以為吾之性如是。而心可不盡乎。曷  
 為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充極之。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是非先有以知  
 其性不能也。曷知乎爾。格物以致其知。斯能窮盡物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然則盡  
 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是性也。天之分與我者也。性不異乎天。而天豈異乎性。知性知天非二事。  
 亦無二時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然而心可不存乎。不存則放。夫然而性可不養乎。不養則戕。  
 父母生我以身。而不毀傷其身者。能事親者也。天分我以心與性。而能不放之於行。非所以事天  
 乎。故苟能存其心而養其性。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既詳且盡。而見之於行。必能居仁由  
 義。以盡其道。而其功之盛。必將有以馴致夫參天地贊化育之能。任則至重也。道則至遠也。死而  
 後已者也。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以為性而具於心者。是我所受之命。而殞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矣。  
 豈非所以立命乎。按程氏說是也。盡其心。即伏羲之通德類情。黃帝堯舜之通變神化。惟知人性之  
 善。故盡其心以教之。知性即是知天。知天而盡其心以教之。即所以事天。所以盡其心者。不過存  
 其心。養其性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所以成天之能。猶人臣贊君之  
 治。以成君之功。聖人事天。猶人臣事君也。天之命有殞。壽。窮。達。智。愚。賢。不肖。而聖  
 人盡其心以存之。養之。存之。養之。即所以修身。使天下皆歸於善。天之命雖有不齊。至是而皆齊之。  
 故為立命知性。知天窮理也。盡其心以存之。養之。盡性也。立命至於命也。孟子此章。發明易道也。  
 章指言盡心竭性。所以承天。歿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爾注云。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

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爾注云。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詩。周頌。時邁莫不

無釋莫是也。非命二字相連。即下非正命。韓詩外傳云。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

也。非命二字與此同。莫非命。禁戒之辭。謂不可非命而死也。順受其正。乃為知命。不知命。或

死於嚴牆之下。或桎梏而死。是即死於非命。死於非命。即不能順受其正。即是不知命。如是則違

章一氣貫注。趙氏謂人之終無非命。蓋以命有三名。人之終不出乎受命。遭命。隨命。三命中。惟  
 行善得善。乃為順受正。按諸孟子之惜。固不知是三命之說。音義云。丁云三命。事出孝經援神契。  
 按禮記祭法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氏正義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

以誦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禮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受命篇云。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禮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推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禮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衡命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已。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白虎通論衡小有異同。趙氏與白虎通合。乃下節注云。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此以壽終爲正命。而本之以修身。則仍行善得善之義。蓋分隨命中之善報。合諸受命之年壽。而以惡報獨爲隨命。論衡全本孝經。緯以年壽。得諸自然。不由善報。與趙氏爲異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

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畏壓覆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注。畏壓至命也。○正義

不弔者三。畏。厭。溺。注云。謂輕身忘孝也。注長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厭即壓覆也。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篇云。

會點使會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會點曰。無乃畏邪。會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回何敢死。正是回何

敢畏。高誘注。畏爲死。謂由畏而死。即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

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即曾子安敢畏立巖牆之下。恐其壓。壓而死。猶畏而死。俱

爲非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大賢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孟子言不立巖牆之下。不桎梏而死。示人知命之學。不可死於非命也。

故莫非命之莫。讀如易莫夜有戒。莫擊之之莫。莫即無。無即毋。說文女部云。毋。止之也。非命二字相連。莫字不與非字連也。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云。死生有命。又

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既云。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此章又詳言之。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

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天命。當

死而營謀以得生命。當窮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死於極桎。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



非順受其正也。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畏。死於桎梏。皆為不知天命。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志乃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為心。天下之命。立於君子。百姓之飢寒困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困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愚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已謂已飢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皆盡其心也。故已之命。聽諸天。所謂脩身以俟之。而天下之命。任諸已。所謂盡心。所謂立命也。於已則俟命。於天下則立命。於正命則順受。於非命則不受。聖賢知命之學如是。俗以任運之自然為知命。將視天下之飢。寒。愚。不肖而不必盡其心。且自死於畏。自死於桎梏。自死於巖牆之下。而莫知避也。阮氏元校勘記云。畏。壓。溺死。闕。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闕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闕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言得之有命也。祿爵須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闕注。殺爵須知已。〇正義曰。史記。管晏已者。故須知已而後祿爵可得也。翟氏顯攷異云。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語。皆古語。管晏常言。荀子不苟篇云。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篇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章指。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闕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闕注。物事至大焉。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禮記月令。兼用六物。注皆云。物。猶事也。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說文戈部云。我。施身自謂也。禮記祭義云。成人之道也。注云。成人既冠者。成人已往。男子年二十已上也。是時知識已開。故備知天下萬事。我本自稱之名。此我既指人之身。即指天下人人之身。故云。管謂人。人有一身。即人有一我。未冠。或童昏不知。既冠。則萬事皆知矣。既知則有所行。

故云。常有所行矣。淮南子說林訓云。其鄉之誠也。高注云。誠。實也。禮記禮運云。此順之實也。注云。實。猶誠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當

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爲近。注。當自至爲近。正義曰。淮南子脩務訓。功可彊成。高

戴氏震孟子字疏義證云。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人能出於己

者必忠。施於人者以恕。行事如此。雖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

義。如其才質所及。心知所明。謂之忠恕可也。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無非禮義。忠

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志恕至斯而極也。故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段氏玉裁說

文解字注云。恕。仁也。從心如聲。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是則爲仁。不外於恕。折言之。則有別。彈言之。則不別也。謹按此章。申明知性之義

也。知其性而乃盡其心。然則何以知其性。以我推之也。我亦人也。我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

於善。人之情即同乎我之情。人之欲即同乎我之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反身而誠也。即強恕而行。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亦近取諸身而已矣。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子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人

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

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注。人皆至人也。正義曰。小爾

雅廣詁云。著。明也。楚辭懷沙篇。執察其撥正。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王逸高誘注。並云。察。知也。其實察與著義同。

禮記。中庸。言其上下察也。注云。察。猶著也。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

用也。著。察。知。三字義同。趙氏以不知其道。爲不究其道者。究之義爲窮爲極。蓋以察深於著。而不知則察之極也。說苑脩文篇云。安故重選。謂之衆庶。文選幽通賦云。斯衆兆之所惑。曹大家注

云。衆。庶也。衆庶謂凡夫也。趙氏謂凡夫但能以仁義施於所愛之妻子。而不能擴充推之於大事。所以不能爲君子。但爲衆庶也。按孟子此章亦所以發明易道也。行習即由之也。著察即知之也。聖人知人性之善而盡其心以教之。豈不欲天下之人皆知道乎。所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則以行而能著。習而能察者。君子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者。衆庶也。則以能知道者君子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庶也。衆庶但可使由不可使知。故必盡其心通其變。使之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日用而不知。即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百姓即衆庶也。道即君子之道。一陰一陽者也。惟其性善。所以能

由。惟其能由。所以盡其心以先覺覺之。其不可知者。通變神化。而使由之。盡其心。顯諸仁也。不能使知之。藏諸用也。聖人定人道。雖凡夫無不各以夫妻父子為日用之常。日由於道之中而不知其為道也。此聖人知天立命之學也。聖人知民不可使知。則但使之行習。而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為實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國注。人不至有恥。○正義

羞。注云。羞。恥也。說文心部云。恥。辱也。禮記緇衣云。惟口啓羞。或承之羞。注並云。羞。猶辱也。故下注以辱釋恥。此以羞釋恥也。引論語。在子路篇第十三。集解引孔子云。有恥有所不為也。

無恥之恥。無恥矣。國注。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為政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至累也。人能

○正義曰。無恥二字。承上無恥。則無恥即謂無所羞恥也。無所羞恥而之於恥。是改無恥為恥。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光武紀注。秀之字曰茂。洪邁曰。漢高祖諱邦。荀悅曰。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馮觀之否。謂觀六四變為否也。棟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繫辭傳云。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通變是也。

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按此無恥之恥。謂由無恥改變而適於恥。趙氏以改行解之。正以之為之字之卦之也。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國注。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

恥為也。今造機變穿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也。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至之心。

○正義曰。易象傳。每以正大連言。大之義為長。正之義亦為長。趙氏以大之義近於正。恥之於人大矣。猶云恥之於人正矣。故云。正人之所恥為。章指云。不慕大人。何能有恥。固以正人為大人

矣。正人之所恥。必是不正。故云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墨子公輸篇云。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故以機變之巧。指攻城言。九設攻城之機變。篇中止言為雲梯一事。尙有其八備。城門篇

云。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附。轅軻軒車凡十二。又云。問穴土之守邪。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壘城內穴直之穿井城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

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密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糝革置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又有備穴篇。穴即穿陷也。此皆攻城之機變。趙氏略舉穿陷以概其餘耳。

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又有備穴篇。穴即穿陷也。此皆攻城之機變。趙氏略舉穿陷以概其餘耳。

書。梁誓云。敵乃宰。然則王者攻戰之正道。不用宰陷。故此機變宰陷之巧。非古之正道也。漢書霍方進傳云。奏請一切增賦。張晏云。一切。權時也。路溫舒傳云。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七極。輸為一切。不願國患。如淳云。輸。苟且也。一切。權時也。後漢書王霸傳云。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排戰。以微一切之勝。李賢注云。一切。猶權事也。此云一切可勝敵。謂權時取勝敵而已。不計正不正也。正人既以不正為恥。此非古之正道。而苟且為之。是不以不正為恥。非正人矣。故云宜無錯於廉恥之心。音義云。錯。音措。說文手郅云。措。置也。近時通解機變。謂機械變詐。按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高誘注云。機械。巧詐也。是不必指攻戰言之。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注。不恥至名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注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注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注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注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

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鮑叔牙隰朋以為佐。列子力命篇。管夷吾有病。小白問惡乎屬國而可。對曰。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見莊子徐無鬼篇云。文與列子同。文選張華勵志詩。隰朋仰慕。子亦何人。李善注引作莊子是也。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注。醜其德不若黃帝。又管子小匡篇。於諸侯使隰朋為行尹。知章注。行。行人也。賈誼新書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說苑。管仲治內。隰朋治外。數書皆出周秦西漢。故趙氏據以為說。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翻注云。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孔穎達亦云。顏子庶於幾。王充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皆聖。顏淵獨慕舜者。知已步驟有同也。亦可為慕舜之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亡心勢。樂善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注。樂善至稟命。○正義曰。傳說詳見告子下篇云。稟命者。蓋謂傳說三篇也。但此三篇。伏氏孔氏皆無。准禮記文王世子學記緇衣等篇。引兌命曰。鄭氏注云。兌當作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國語楚語云。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命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止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為三公。而使朝夕規諫。稟命即稟令。趙氏本此也。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注。若許由洗耳。○正義曰。史記伯

夷列傳云。說者云。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亟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

**注**。亟數也。○正義曰。音義云。亟。去吏切。數。音朔。說文二部云。亟。敏疾也。爾雅釋詁云。數。疾也。疾。速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正義曰。論語憲問篇云。作者七人矣。集解引鄭氏注云。伯夷。叔齊。虞伯。辟世者。荷蓀。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之誤。此云隱各有方。謂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不同。而晨門。微封人隱於吏。丈人。沮。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

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注**以貴下賤。○正義曰。易屯初九。傳文。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之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注**宋

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注**宋姓至之貌。○正義曰。宋句踐姓名

德遊。欲行其道者。按道德非遊具。蓋觀孟子進而微之。其亦有異於縱橫捭闔者流與。囂囂見萬章

上篇。按囂囂見於經籍者。義多不一。大抵皆由假借也。詩大雅板篇。聽我囂囂。傳云。囂囂猶囂

囂也。箋云。女反聽我言。囂囂然不肯受。此囂囂為囂囂之假借。小雅。十月之交。鑿口囂囂。釋

文引韓詩作囂囂。囂囂即囂囂。楚辭九思。上篇云。令尹兮囂囂。王逸注云。囂囂不聽詆言而妄語

也。是也。法言君子篇云。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信死生齊。貧富同。貴

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吳祕注云。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囂囂之虛語耳。又云。

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吳祕注云。囂囂然。方士之虛語耳。此以囂

囂為虛。故廣雅釋詁云。囂囂。虛也。文選養生論云。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注云。囂然。飢意也。此囂乃楊之假借。爾雅釋天云。元楊虛也。孫炎注云。楊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是也。莊子

憂乎。釋文云。囂囂。許橋反。又五釜反。崔云。憂世之貌。漢書王恭傳贊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顏師古注云。囂然。衆口愁貌也。說文口部云。噉衆口愁。詩曰。哀鳴噉噉。然則此囂囂。乃亦噉噉之假借也。說文部部云。囂。聲也。氣出頭上。周禮秋官。司箴禁其囂囂者。注云。囂。謹也。成公十六年左傳云。在陳而囂。杜預注云。囂。喧譁也。詩小雅車攻篇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傳云。囂囂。聲也。然則惟此囂囂爲囂之本義。爾雅釋言以閑釋囂。此囂爲閑之假借。囂囂即閑也。楚辭湘君篇。告余以不閑。王逸注云。閑。暇也。招魂篇。待君之聞些。注云。閑。靜也。暇則自得。靜則無欲。章指云。內定常滿。禮記大學云。定而後能靜。周書論法解云。大慮靜民曰定。定亦清靜也。自得無欲。則廣博而感。莊子齊物論云。大知閑閑。釋文引簡文云。廣博之貌。廣雅釋訓云。閑閑。感也。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孟子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言人自得無欲。如氣上出悠閑也。此以囂字氣出頭上爲閑。乃趙氏自讀囂囂爲閑閑。非取囂字本義。爲自得無欲也。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矣。囂。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注。尊貴也。○正義曰。大戴記也。尊貴義近。故以貴釋尊。易。上繫傳。天尊地卑。虞翻注云。天貴故尊。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

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窮不失業。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注。見立至操也。○正義曰。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高誘注云。立。猶見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德無所立。高誘注云。立。見也。趙氏注孟子訓詩多與高氏同。蓋見之義爲顯。不得志不可云顯。故解爲立也。按說文云。見。視也。視即示修身以示於世。亦所以章指。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世教也。伯夷柳下惠爲百世師。非示於世乎。章指。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自

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注。凡民至溺也。○正義曰。宋本孔本。作無異知者也。闕豎毛三本作自知。按

也。仇之言仇也。方言。仇。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仇。或謂之僂也。孟子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亦與仇通。按說文云。凡。最括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凡草生藏。高誘注云。凡草。

庶草也。以此準之。則凡民猶云庶民。趙氏前以庶解衆。又以凡夫解之。此不解釋凡字。蓋以為庶民也。最括亦衆數之稱。故凡又訓皆。鄭氏注儀禮以為非一。注周禮以為無常數。凡通於汎。汎亦有衆義。因汎之本訓為浮。浮則輕。故汎。猶汎。還以汎汎之輕浮通凡之義。亦為輕浮。則

緣其為衆庶而輕微之。又引申之義耳。惟凡民是衆民無常數之稱。而才過千人為豪。萬人為傑。則有常數。故趙氏云。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豪傑千萬於凡人。是凡即此千人萬人之懸稱矣。趙氏訓釋字義。每於互見之。可謂精矣。呂氏春秋孟秋紀。高誘注云。才過萬人曰桀。鸛冠子能天篇云。

德千人者謂之豪。故云。千萬於凡民。爾雅釋言云。興。起也。興於善為興。興於不善亦為興。呂氏春秋義賞篇云。森。僞雜亂。貪戾之道興。是也。故趙氏以起釋興。一則云。論善道。再則云。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蓋有所作而行為興。有所守而不行亦為興也。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注。乃不辟邪。辟。左傳子產曰。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

子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注。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

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以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注。附。益至遠矣。○正義曰。漢書諸侯年表云。設附益之法。張晏注引律鄭氏說云。封諸

乘之家也。益之自外。仁義之道。根之於心。但視外所附。則見其富貴。自視其中之所有。故欲然知不足也。自知由於自視。自視仁義之心。不移於富貴。益於外不能益於中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

注云。欲。欲得也。從欠。召聲。聲若貪。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張鎰曰。欲。音坎。內顧不足而有所欲也。王裁按孟子假欲為坎。謂視盈若虛也。大元雷推欲。即坎音也。今本大元欲

字。偽不可識。晏子春秋問下云。雖然不滿。孫氏星衍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欲然。謂不如人。非音義云。玉篇。鏗。丑甚切。此當為欲然之假音。

但免過。卓絕乎凡也。注。人情富盛。莫不驕矜。○正義曰。老子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定公十三

年左傳史頡云。富而不驕者鮮。晏子春秋雜下云。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詳見滕文公上篇。故引為勞之證。以生道殺

民。雖死不怨殺者。注。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大辟疑赦。其罰千緡。闕實其罪。徐氏文靖管城碩記云。犯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又不徑赦之也。罰之以示懲。若乃簡閱其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與疑對。罪與赦對。實則不疑。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亦然。疑則赦之使贖。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以金。雖大辟亦許其贖免哉。是大辟之罪。闕實則殺之也。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書傳曰。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擄虐者其刑死。然則大辟之罪。不止坐殺人。趙氏略舉之耳。荀子正論

篇云。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又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注。則民無怨讟也。○正義曰。方言云。讟。謗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君無怨讟。昭公元年左傳云。民無謗讟。說文言部云。讟。痛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

浩浩而德難見也。殺非不教。故殺之人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餒之老。而民不知。猶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大也。注。霸者至之也。○正義曰。音義字通耳。翟氏灝攷異云。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云。娛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娛在今夕。注云。孟子。霸者之民。歡娛如也。按漢書魏相傳。君安虞而民相睦。匡衡傳。未有游宴弋射之宴。虞。悉猶娛。按說文女部云。娛。樂也。虞為假借字。故白虎通號篇云。虞者。樂也。說文欠部云。歡。喜樂也。馬部云。驩。馬名。驩亦假借字。荀子

大略篇云。夫婦不得不離。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驩虞即歡娛。故趙氏云。樂之也。○注。王者至見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皞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趙氏讀皞皞為浩浩。說文日部云。皞。皓也。交部云。昊。春為昊天。元氣昊昊。皓。即浩浩論語。淮南子傲真訓高誘注云。浩浩論語。廣大貌也。詩王風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浩。昊。皓。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



韓古字皆通。蓋水之廣大為浩浩。天之廣大則為韓韓。故趙氏以道大法天解之。則仍以韓韓為元氣廣大。以浩浩明之耳。天氣廣大故難見。王者道大法天。其廣大。故亦難見。所以廣大難見。則下申言之。○注。庸功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司勳云。民功曰庸。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

曰小補之哉。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

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注。君子至益也。○正義曰。君子為聖賢之通稱。故云。年公羊傳云。首時過則書。何休注云。過。歷也。過此世謂生於此世也。存在此國。以在釋存也。

過以世言。別生死也。存以國言。判彼此也。如堯舜在唐虞。則唐虞之民皆化。孔子在魯國。則魯國三月大治。成人詳見前。閩監毛二本無成字。音義云。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

於中。所行動者。民即變化。由於所存者神也。民日遷善為化。不知為之者則神也。易下繫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而化之也。能通

其變為權。霸者亦知乘時運用。以得人心。而遠乎聖人之道者。未能神而化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化者通其變而民不知也。殺之威刑也。利之善政也。惟聖人有所裁成輔相

於威刑善政之中。即有所盈虛消息於威刑善政之外。此全繫乎一心之運用。所謂脩己以敬。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所謂為政以德。所謂無為而治。恭已正南面。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謂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皆以言乎以存者神也。威刑善政。則所行所動也。民日遷善。化也。不怨不庸。由所存者神而不知為之也。所過有定。而所存無定。夫行而無定者。水流也。故

云。與天地同流。天地變化。人不可知。聖人成天地之能。人亦不可知。故不可使知之。民日遷善。則可使由之也。說文衣部云。補。完衣也。完全也。衣有不全。補全之則必有所增益。

故補之義為益。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揚倅注云。補謂彌縫其闕。僖公二十六年左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然則小補。謂霸

者之民所由離虞也。有闕則望補者切。有災則思救者殷。而彌縫之。匡救之。思澤暴見。民所以樂也。王者裁成輔相。則不待其闕而先默運之。不使有闕。不待其災而豫防禦之。不使有災。此所以

神。所以不知。且補闕者。益於此。或損乎彼。支於左。或諷於右。一利與而一害即由此起。故為小補。王者之治。德施於曾。變化於微。天下受其福而無能名。誠如天之元氣皞皞而無已也。荀子

論兵篇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揚倅注云。所存止之處。章指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道

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此則一義。與孟子語同而情異。

長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此則一義。與孟子語同而情異。

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

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正義曰。詩小雅彤弓受言載之。箋云。言

命令謂之言。故以仁言為政教法度之言。○章指云。明法審令。民趨君命。以命令申釋言字。法即法

度。謂以法度載之於言。以示民使民趨於善。是為仁也。○注。仁聲至深也。○正義曰。說文耳部

云。聲。音也。禮記月令。去聲色。注云。聲謂樂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此語云。聲。五聲也。宮商

角徵羽為五聲。故以聲為樂聲。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又云。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

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雅頌之聲。能深感人。是仁聲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注。善政至得也。

仁言為政教法度之言。然則此又於仁言中。分別其政不如教也。下。申言所以不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

教得民心。○畏之。不違也。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章指。言明

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

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注。不學至能也。○正義曰。良。甚之義。詳見告

即最能最知。最能最知。即知之最。能之最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孩提。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抱者。孩提至

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孩古文咳。是孩為笑也。說文手部云。提。挈也。挈。縣持也。淮南子俶真訓云。提挈天地。高誘注云。一手曰提。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提。地也。臂垂所持。近地也。禮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攜。注云。提攜將行。趙氏以二三歲之童。未可牽行而提挈。故以抱解之。說文抱作褰。在衣部云。褰。裏也。論語陽貨篇。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集解引馬氏注云。

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是一二歲之兒宜抱也。國策秦策云。是抱空賈也。高誘注云。抱。持也。然則持可通稱為抱。則抱亦可通稱為提。音義云。襁褓。說文負兒衣也。博物志曰。織纒為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聲類曰。襁者。小兒被字也。按論語子路篇云。襁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引包氏云。負者以器曰襁。說文糸部別有縲字云。桷義也。縲。小兒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呂覽明理篇。道多縲縲。高注。縲。小兒被也。縲。縲格上縲也。又直諫篇經。注云。縲。縲格縲。縲。小兒襁也。縲即縲。格即縲。縲縲為縲以負之於背。其縲謂之縲。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織縲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縲。未及其縲也。凡縲者謂之縲。又衣部云。襁褓也。詩曰。載衣之襁。段氏玉裁注云。小雅斯干曰。載衣之襁。傳曰。襁。此謂襁。即襁之假借也。又以衣部襁字為後人所增。若許氏本有此字。當與襁字相屬。謹按今毛詩傳作襁。箋云。襁。夜衣也。釋文云。韓詩作襁。齊人名小兒被為襁。孔氏正義云。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襁。縛兒被也。故箋以為夜衣。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云。強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云。強。闊八寸。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漢書宣帝紀。會孫雖在襁褓。李奇云。襁。絡也。以縲布為之。絡負小兒。葆。小兒大藉也。孟康曰。縲。小兒被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藏縲謂縲貫錢。故總謂之縲耳。孔子云。四方之人。縲負其子而至。謂以縲絡而負之。故謂縲縲耳。然則縲為小兒被名。襁為縲名。縲不必負。縲世家云。衣以文葆是也。縲不必葆。論語縲負其子是也。縲可用縲。亦可用縲布。葆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云大藉是也。覆則禮記月令正義云保即襁保。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是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縲若今時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兜子是也。亦被之類。而襁別焉者也。被為夜間所藉覆。故亦云夜衣。說文以縲為小兒衣。以縲為負兒衣。與縲字為桷類者別。古者衣被通稱織縲。廣八寸。長二尺。亦被形。其旁有縲。以便負。故云負兒衣。與縲字專為桷類者不同。段氏謂縲字非許氏原有。恐未然矣。段氏謂博物志但言織縲。未及其縲。余謂段氏直以縲為縲。而未

**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

之心。推之天下人而已。注。人仁至人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己篇云。理察則氣不達。高誘注云。達。通也。孟子前言衆庶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

此則言所知也。所不知者道。所無不知者愛親敬長。聖人因其有此知。故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所以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者。以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仁可達矣。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義可達矣。有此親親敬長之心者。性善也。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者。聖人之盡心也。自聖人盡其心為天下立命。其智者益知之。其衆庶雖不能知之而亦可由之。

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直。剛

矣。此一章仍申明知性知天之情也。孫氏星衍原性篇云。何以言性特教而為善。易言天道陰陽。地

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謂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脩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卽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敬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至長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真知愛親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爲善是也。謹按孟子言良能爲不學而能。良知爲不慮而知。其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不言無不能愛其親也。其言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不言無不能敬其兄也。蓋不慮而知。性之善也。人人所然也。不學而能。惟生知安行者有之。不可擬之人人。知愛其親。性之仁也。而不可謂能仁也。知敬其兄。性之義也。而不可謂能義也。曰親親。則能愛其親矣。仁矣。故曰。親親。仁也。曰敬長。則能敬其兄矣。義矣。故曰。敬長。義也。何以由知而能也。何以由無不知而無不能也。無他。有達之者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達之天下也。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

聞一善言則從之。見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辟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注。沛然至欲行。○正義曰。孟子三言沛然。

梁惠王上篇。沛然下雨。此言大雨潤物。故趙氏以潤釋之。離婁上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言德教滿溢。故趙氏以大釋之。此言沛然莫之能禦。謂舜舍己從人。取人爲善。有所聞見。卽取而行之。

故趙氏以行釋之。楚辭湘君篇。沛吾乘兮桂舟。王逸注云。沛。行貌。文選吳都賦。常沛沛以悠悠。劉逵注云。沛沛。行貌。廣雅釋訓云。沛沛。流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沛。水波流也。流之義亦同於行。此沛然。上承若決江河。是爲水流。卽爲水行。以水之行。狀舜之行。而云沛然不疑者。不疑。能決也。承上若決之決。江河決則莫能禦止其行。舜決亦莫能禦止其行。趙氏解經。精密如此。

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注。聖人至小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

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班固賓戲。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又關

尹子云。若龍。若蛟。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爲之。所謂小同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注。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

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況之。如此則人道足也。注。無使至足也。○正義曰。詩王風。揚之水。鄭風羔裘。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己之子。曹風候人。彼其之子。國語晉語。作彼己之子。是其與己字通。故趙氏以其所不欲為己所不欲也。荀子儒效篇云。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誇誕有也。不可以執重有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故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謙道。積德於身即是誠此。故揚氏注云。此。身也。趙氏云。每以身況之。如此亦以身字釋此字。如此即是如身。如身即是如己。故云。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章指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注。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在於有疾

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注。人所至成德。○正義曰。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為德。德行並舉。義有別。單舉德亦是行。故以行釋德也。方言云。知或謂之慧。禮記樂記。不接心術。注云。術。猶道也。賈子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又云。術也者所從制

物也。動靜之數也。墨子經上篇云。知。材也。老子云。絕聖棄知。王弼注云。聖智才之善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蓋德慧繼於內。術智見於外。故以智

釋慧。又以才釋智。慧為心之明。才則用之當矣。慧術知皆本於德。故以成德包之。詩小雅小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箋云。疢。猶病也。釋文云。疢本作疹。下言孤臣孽子。此云疢疾。蓋即本

於小弁之稱。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注。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

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注。自以至達也。○正義曰。襄公二十七年公羊傳云。是則臣僕庶孽之事也。何休注云。庶孽。衆賤子。猶

樹之有孽生。此以衆釋庶。以賤釋孽。華嚴經音義引王肅尚書注云。微。賤也。趙氏言自以孤微。孤謂孤臣。微謂孽子也。說文歹部云。殆。危也。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而

殆於螻蛆。高誘注云。殆。猶畏也。國策西周策云。竊為君危之。高誘注云。危。不安也。有所畏懼。故心不能安。趙氏以殆釋危。又以懼釋之。其義備矣。在高而懼者。畏其傾敗也。呂氏春秋豈

行篇云。強大行之危。高誘注云。危。傾隕也。驕恣篇云。不知化者舉自危。高誘注云。危。敗也。廣雅釋詁云。殆。壞也。傾隕敗壞。所以可患。且深慮之。求所以避此患而免此危者。

惟有勉為仁義而已矣。書堯典云。明四目。達四聰。通達則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難正。多用

明顯。故章指以顯釋達。謂以忠孝之名。顯於天下後世也。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難正。多用

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事君求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而已。注。事君至君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似順篇云。夫順令而取容者。衆能之。高誘注云。容。悅也。容悅二字同義。相疊爲雙聲。毛詩曹風。蟋蟀掘閭。傳云。掘閭。容閭也。邶風谷風。我躬不閱。傳云。閱。容也。容閭即容悅。後漢書陳蕃傳上疏云。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亦容悅二字連綴。趙氏分言之。以悅君明苟容。亦以悅釋容。有安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

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注。天民至而止。○正義曰。孟

也。則天民指伊尹太公一流矣。莊子庚桑楚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郭象注云。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皆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列子揚朱篇。稱舜禹周公

爲天人。稱孔子爲天民之提攜者。稱桀爲天民之逸蕩者。紂爲天民之放縱者。當時稱天民者別有異說。故孟子明之。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可言而萬物化成也。注。大人至成也。○正義曰。畏大人。儀禮士相見疏引鄭氏云。大人爲天子。諸侯爲政教者。何晏論語注云。即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者也。昭公十八年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此大人指原伯魯。故注云。大人在位者。管子幼官篇云。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

侯。則大人從。尹知章注云。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此鄭氏之義也。易稱利見大人。大人虎變。虞翻謂乾稱大人。此何氏之義也。孟子離婁下篇。兩云大人。其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趙氏云。大人杖義。是以德言也。其一不失其赤子之心。趙氏云。大人謂君。是以位言也。此注以

大丈夫解之。大丈夫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亦不以位言。乃下云。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此則非不得志者。史記索隱引向秀注易乾卦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此解易之言大人是也。而孟子之言大人。蓋即謂此。孟子深於易。此大人即舉易之大人而解之也。正己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惟

黃帝堯舜預變神化。乃足以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凡此四當之。故又推於天民一等也。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正義曰。說文禾部云。科。程也。從禾從斗。斗者。量也。程。品也。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有優劣之差。則有品次。故謂之科。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公羊傳疏春秋設三科。科者。段也。

孟子曰。君子有二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五三三

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困天下之樂。不

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困。注。

無故無他故。○正義曰。儀禮士昏禮記云。某以非他故。不足以尋命。注云。非他故。彌親之辭。觀禮云。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云。言非他者親之辭。詩小雅類弁云。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踈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趙氏以無他故解無故。謂兄弟相親好也。○注。育。養至以道。○正義曰。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

虞書曰。教育子。是育為養也。閻氏若瓊釋地三續云。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君子有二樂。而

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重言。是美之也。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

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正義曰。周氏廣業云。董子繁露。孔子曰。書之重。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正義曰。周氏廣業云。董子繁露。孔子曰。書之重。

傳范獻子。曰夫子實云。襄二十三年傳季孫再三云。辭之復。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即一章再云之義也。左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

樂之。所性不存焉。困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

仁義也。困注。樂行禮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

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又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行禮者。天子之事。君子不以大國諸侯為樂。而樂於中天下而立。中天下

而立。是王者故知所樂為行禮也。禮運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好則焉。亦王者行禮之謂也。君子所

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困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

不變。困注。大行至不變。○正義曰。大行。即所謂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也。易序卦傳云。繼必

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故以不失解不損。音義云。分。扶問切。禮記禮運云。故禮達而分定。荀子王制篇云。分均則不偏。分者蓋所受分於道之命也。既分得人之性。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四者

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粹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口不言。人

以曉喻而知之也。注。四者至知之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義禮智。作背之盎。則亦無是理。按趙氏言根生於心。是以生於心解根於心。廣雅釋詁云。根。始也。荀子禮論篇云。生者。人之始也。趙氏注禮論下篇。舜生於諸葛。亦云。生。始也。生與根同

有始義。故以生釋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色。顏氣也。顏者。兩眉之間也。心達於氣。氣達於眉間。是之謂色。顏氣與心。若合符節。故其字從人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曰。戎容威氣。顛實揚休玉色。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生色而後見於面。所謂陽氣侵淫。幾備大宅。許曰。面。顏前也。是也。魯頌載色載笑。傳曰。色。色溫潤也。大雅令儀令色箋云。善威儀。善顏色也。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玉藻云。色容莊。色容頽頽。色容厲肅。論語曰。色難。色思溫。色勃如也。正顏色。引申之為凡有形可見之稱。音義云。粹。音粹。華嚴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粹。面色潤也。未知何人注。與趙氏略同。粹字孟子外。法言大元經有之。法言君子篇云。牛元駢白粹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注云。色純曰粹。宋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然則粹即粹。淮南時則訓云。視肥臞全粹。高誘注云。粹。毛色之純也。法言之粹。即時則之粹矣。其君子篇又云。或問君子似玉。曰純綸溫潤。吳祕注云。綸。猶澤也。純綸溫潤四字連言。趙氏蓋本此。以粹為純。又以純綸即溫潤。故以粹然為潤澤之貌。大元經以粹準乾。故元衡云。粹。君道也。即取文言傳純粹精之義。論語入脩篇云。從之純如也。鄭氏注云。純如。感人之貌。何氏注云。純如。和諧也。荀子禮論篇云。故說豫婉澤。發於顏色者也。楊倞注云。說。讀為悅。豫。樂也。婉。媚也。澤。顏色潤澤也。豫樂猶和諧。婉澤即潤澤。凡憂戚則憔悴。豫樂則光澤。是和諧與潤澤。義亦可通矣。玉篇目部云。粹。思季切。視也。又潤澤貌。孟子曰。其色粹然。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此粹然當連上讀。按趙氏云。色見於面。固以粹然屬色。讀其生色也粹然句。可也。音義云。盎。張烏襲切。又烏須切。陸云。盎於背。如負之於背。披爾雅釋器云。盎謂之缶。說文皿部云。盎。盆也。此陸氏所以言如負之於背。然如盆缶之器。負之於背。何以見仁義禮智之感。莊子德充符言。甕瓮大瓿。說齊桓公。陸其謂是乎。瓮即盎。釋飲食云。盎齊。盎。滄也。滄。滄然獨色也。說文水部云。泱。滄也。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來聘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注云。泱泱。宏大之聲。史記吳世家載此。裴駟集解引服虔云。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索隱云。泱泱。猶任任岸岸。美盛貌也。呂氏春秋古



樂篇云。其音英。高誘注云。英。和威貌。詩小雅白華篇。英英白雲。釋文云。韓詩作泱泱。盎通於泱。即通於英。爾雅釋草云。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其名無不榮者。高誘注云。榮。顯也。然則盎於背。即英於背。榮於背。即顯於背。趙氏見盎盎然感。正是泱泱然感。視其背而可知。則顯之謂也。此但言其仁義禮智之生於心者。在前則見於盎。在後則顯於背。陸氏不明聲音假借之學。而以爲如負。望文生意。失之甚矣。韓詩外傳云。姑布子卿相。孔子曰。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此盎盎謂前不謂後。則盎盎負於背之名乎。論語爲政篇。施於有政。集解包氏云。施。行也。書古太誓。流之爲鶻。馬氏注云。流。行也。禮記中庸篇。君子和而不流。注云。流。猶移也。史記萬石張叔傳云。劍入之所施。易如淳云。施讀曰移。是施與流義同。故施於四體。即流於四體。易文言傳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虞翻云。體謂四支。四支謂股肱。美在中。即仁義禮智根於心。先揚四支而乃發於事業。事業者。匡國之謂也。故四體爲匡國之綱。詩大雅假樂篇云。抑抑威儀。德音秩秩。無怒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又抑篇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威儀者。足容重。手容恭。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無非見於四體。即此爲四方之綱。維民之則。亦所爲匡國之綱。曹風鴈鳴篇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正是四國。即匡國也。疊言四體者。謂即此四體。人見之。已喻其仁義禮智之所施。不俟教令清明而天下皆樂仰之。趙氏恐人勿不言。謂四體不能言。特標明云。口不言。蓋不必俟仁義禮智之形於口而人已喻也。形於口則訂謀定命。遠猶辰告之謂。其喻益可知矣。孟子立言之妙。趙氏能闡明之。廣雅釋言云。喻。曉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人自曉喻而知也。閩監毛二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自作以。按以即已字。禮記檀弓注云。以與已字本同是也。不言已喻。正言其形於言也。自字非是。章指言臨莅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尙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疏曰。仁義至無容。○正義之義也。淮南子本經訓。戴圓履方。方謂地。趙氏此云履方。蓋以方爲禮記經解。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之方。方亦正也。荀子脩身篇云。禮者。所以正身也。此身體履方之謂也。音義云。蟠。音盤。辟。音闢。禮記投壺篇云。主人般還曰辟。賓般還曰辟。釋文云。般。音旋。辟。音避。孔氏正義云。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般盤蟠古字通。然則辟當音避。不音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頌。蘇林云。漢舊儀有二。即爲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善學之。顏師古云。頌。讀與容同。何武傳云。召見樂辟雅拜。服虔云。行禮容。拜也。蟠辟則進退有容。趙氏以施於四體爲威儀。致密無所失。前云匡國之綱。此直以蟠辟明之。義互見矣。又反言心邪意溺。則無容。明仁義內充。施布於四體。爲有容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云。琴瑟不張。高誘注云。張。施也。趙氏又以用張互釋施字也。論語鄉黨篇云。足躩如也。集解包氏云。盤辟貌也。先進篇云。師也辟。子張篇云。堂堂

乎廢也。又云。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包氏云言子張容儀之難。及廣雅釋訓云。堂堂容也。此聖賢施於四體之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

者。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天下有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

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鹿。

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入口之家。足以無飢

矣。五雞。二鹿。入口之家畜之。足以為畜產之本也。足以為無飢矣。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九

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二本。足。誤可。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

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

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不煖不飽。謂

之凍餒。○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

裕。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託。眾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

漢書路溫舒上言曰。臣聞鳥薦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即此意。楚辭宋玉九辨。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違違而無所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易治也。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

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注。易治也。○正義曰。音義云。易。以疏切。毛詩小雅甫

夫知其田之易也。高誘注云。易。治也。易讀如易綱之易。○注。疇一井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一井為疇。九夫為一井。趙氏所本也。說苑辨物篇云。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也。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引蔡邕云。麻田曰疇。韋昭注國語周語齊語皆云麻地曰疇。說文田部則云。疇。耕治之田也。按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云。疇者。類也。荀子勸學篇。言草木疇生。書洪範言。供範九疇。國語齊語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皆以儔類。言一井八家。所共相與為疇。故名為疇。呂氏春秋慎大篇云。農不去疇。即農不去井也。麻田之說。趙氏所不取。民非水如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

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注。至饒至若是。○正義曰。足為手足之足。而

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足。續也。言續脛也。足有繼續之義。故得為饒。小爾雅廣詁云。饒。多也。買子新書慶民篇云。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然則有九年之蓄。謂之足矣。有九年之蓄。則饒多矣。故以饒釋之。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倉廩實知禮節。○

又以多申之。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倉廩實知禮節。○

牧民。○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

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正義曰。宏明集

而小天下。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論又有云。昔仲尼拊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類。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攷魯無東山之名。論語顓臾為東蒙主。注。孔

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魯頌。奄有龜蒙。毛傳。龜山。蒙山也。正義亦云。論語疏云。顓臾主蒙山。水經注。琅邪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

石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顓臾城。即孔子稱顓臾為東蒙主也。史記。蒙

羽其父。索隱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作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即令

云東山。其為蒙山固無可疑。按閻氏若璩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然則蒙山一名東山。宗炳蓋以蒙山代東山。古人引經。原有此例。依宗論以東山為蒙山可。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瀾水中大波也。○正義曰。爾雅

水云。河水清且瀾。大波為瀾。說文水部云。漣瀾或從連。瀾漣一字也。劉熙釋名釋水云。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達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

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容光小卻也。言大明照幽微。

注。容光至幽微。○正義曰。音義云。鄭丁去逆切。義與本傳同。說文自部云。隙。壁隙也。禮記三年問釋文云。隙

之御。或寫從目。非也。音義作鄰。廣韻十九鐸云。御。俗從余。張有復古編云。御。別作鄰。非隙。為拆裂之名。故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隙。豐也。豐則隙之小者。惟遮隔其光而已。苟有絲

髮之隙。可以容納。則光必入而照焉。容光非小隙之名。至於小隙。極言其容之微者。以見其照之大也。故以小御明容光。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

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乃任

進也。注。盈滿至達也。○正義曰。盈科詳見離婁上篇。禮記儒行篇云。上通而不困。注云。上通

達也。故以達為仕進。延章指。言闕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為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

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注。跖。盜也。○

正義曰。音義云。張云。蹠與跖同。之石切。莊子有盜跖篇云。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

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

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皆之。釋文云。按左傳。展禽是魯僖

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為友。是寄言也。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

盜也。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注。楊子。楊朱也。為我。為己也。拔己一毛

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注。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

下。與墨子相反。是篇載楊朱之言云。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身自利。天

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壯。仇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呂氏春秋不二篇云。陽生貴己。高注云。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楊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貴己即為己。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己樂為之也。墨翟注。墨子至之也。〇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後附云。曰在其後。武氏億授堂文鈔跋。墨子云。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憤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即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蓋墨子居於魯陽。疑嘗為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翟之尊文子為主君。意其屬於文子也。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自班志專讀在孔子後。後人益為推衍。至如畢氏據本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年尚未即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音義云。突。丁徒忽切。窵突也。襄公二十五年左傳。齊突陳城。注云。突。窵也。此丁公著所本。乃城可言窵。頂不可言窵。莊子說劍篇云。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秃。楊倞注云。突。謂短髮可窵突人者。故莊子說劍士蓬頭突鬢。突秃聲轉。突即秃。楊氏解為短髮是也。趙氏以突同摩。謂摩迫其頂。髮為之秃。丁氏以突為窵。失趙義矣。文選紅掩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氏廣業孟子古序攷云。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同矣。困學紀聞言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踵。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孫宣公音義。放踵。下據丁氏云。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已皆作放。今攷文選劉峻廣絕交論。皆顧摩頂至踵。注引孟子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氏注本。唐世已有其二。非至宋始作放踵也。又文選洞簫賦。注引毛氏詩傳。顏叔子納鄰之釐婦。使執燭。放乎平旦。事下引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惟放乎環邪。注有放至也三字。無方往切。摩頂放踵。注直云摩突其頂。下至於踵。為致為放。莫可究詳矣。翟氏顯攷異云。風俗通十反篇。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放字與今孟子同。紅曹任彈兩注所引致於踵者。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岐二字。當亦為劉

惡傳高者遷誘然爾。謹按墨子有兼愛三篇。無摩頂放踵語。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曰。馮親自操。棄相而九離天下之川。黜而放。脛無毛。沐甚風。拂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衰褐爲衣。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墨程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勝無放。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孟子推其犯愛兼利。生動死薄。子莫執中。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之道。而擬之爲摩頂放踵。即自苦以勝無放。脛無毛之意耳。子莫執中。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注。子莫至一者也。○正義曰。子莫未詳。或謂莊子有云。儒墨楊乘四。乘別無所也。孔子稱堯咨舜執中。孟子稱湯執中。此句下云。執中爲近之。何遽戒人莫執中也。陸氏穿鑿。不足以易趨也。執中爲近之。何遽戒人莫執中也。陸氏穿鑿。不足以易趨也。執中爲近之。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注。執中至變也。○正義曰。

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央者。中和也。說文一部云。中。和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爲時。執中者。但取不寒不暑也。聖人之道。以時爲中。趨時則能變通。知變通則權也。文公十二年公羊傳云。惟一介斷斷今無技。注云。一介猶一概。此云執一介。即執一概也。不知權宜一概。如此所以爲執一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顯然共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準。不可以知之。孟子之闢楊墨也。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揚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人讀相書。孰知無權之故。舉一而廢百之爲害至鉅哉。孟子道性善。於告子言以人性爲仁義。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稱仁義。今人讀其書。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有形之生死爲仁義之禍何如哉。老聃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所謂空寂能脫然不以形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爲仁義。而獨私其所謂長生久視。所謂不生不滅者。於人物一視而同用其慈。蓋合楊墨之說以爲說。由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爲。由其外形骸。憐慈愛。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之。宋儒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而咎氣質。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即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雖視人之飢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爲天理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爲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爲理而禍天下者也。人之愚。有私有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爲仁。去心知以爲智也。是

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途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先重知。人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為能篤行也。人倫日用。聖人通天下之情。途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古今不乏嚴氣正性疾惡如讎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執顯然共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誤。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至後儒又增一執理無權者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

**注。** 所以至道也。○正義曰。易繫傳云。天下何思何慮。慮百則不執一也。執一則不百慮。不百慮故廢百矣。揚子為我。執一於為我也。墨子兼愛。執一於兼愛也。孟子所以距楊墨。距其執一也。故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揚子惟知為我而不復慮及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復慮及為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復慮及有當為我當兼愛之事。揚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參乎裘葛之中。而冬夏皆袷也。不知趨時者。裘葛袷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即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善與人同。執兩端以用其中。故執中而非執一。會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薪木亦戒其毀傷。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揚子之為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至於偏枯胠胝。臧竅不盈。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同道者。一致也。易地皆然者。百慮也。執一則為楊墨。不執一則為禹稷顏會。孟子學堯舜孔子之道。知道在變通神化。故楊墨之執一不知變通則距之。距之者。距其悖乎堯舜孔子之道也。不然。楊朱屏氣虛名。齊生死。同高贖絕俗之士。至墨翟以救世為心。其言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飢廼。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讀其書豈不謂之仁人君子。非孟子深明乎變通神化之道。確有以見其異乎堯舜孔子之權。安能反復申明以距之哉。學者向有申墨子之說者。不知道者也。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飢渴害其本

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注。** 令人強甘之。○正義曰。飢渴者急欲得飲食。以不甘為甘。故為強甘。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

人心亦皆有害。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

人不為憂矣。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注。人能至患也。○正義曰。說文又部云。及。逮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堯舜之聖不能及。高誘注云。及。猶如也。不及人即不如人。趙氏謂人之貧賤者所為之事。不能及富貴之人為利所動。不能守正。必為強奪詐取之事。以傷害善人。則善人憂患之。使不為利欲所害。雖不為富貴之人。亦不肯為禍於善人。故善人不為所憂患。強奪詐取。猶飲食之不甘者也。以飢渴而甘其不甘。則因富貴不如人。亦將為其所不可為。此何必貧賤富貴之懸殊者也。同一貧賤而彼稍遜。則已妬而傷之。同一富貴而彼稍加一等。已百計排毀而傾軋之。皆心害也。受其害者。必善人也。害善人者必小人。非君子也。故云。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患。近時通解不為憂。謂已不憂不及人。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好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注。介。大至量也。○正義曰。介。大也。爾雅釋詁文毛詩大雅。生民攸介。攸止小明。言之。士師之賤不及三公之榮。若少存齷齪之心。則辭小官而不居矣。是心之淺隘也。音義云。陸云。介謂特立之行。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陸氏蓋本此。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為貴也。無可無否。○正義曰。法言淵窳。不與不惠。可否之閒。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有為為仁義也。仞。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盡棄前行也。

注。仞。八尺也。○正義曰。音義云。仞。丁音刃。云尺曰仞。程氏瑤田通藝錄。七尺曰仞。說云。仞之數小。爾雅云四尺。漢書食貨志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此其謬易見也。說文云。仞。人伸臂一尋八尺。王肅聖證論趙岐孟子注。曹操李峯孫子注。郭璞山海經注。顏師古司馬相如傳注。房元齡管子注。鮑彪楚國語注。並曰八尺。而鄭康成周官儀禮注。包咸論語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德注大招招魂。李諡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見司馬彪說。則皆以為七尺。莊子步仞之邱。陸德明釋文。亦曰七尺。淮南子原道訓注八尺曰仞。而覽冥訓注。則云七尺曰仞。其注百仞。亦曰七百尺也。是書有高誘許慎二人之說。證以說文則八尺者當為許氏所記。雖高誘注中者證以呂氏春秋注。則七尺者誘之說也。近世方密之顧亭林皆篤信八尺之說。瑤田以為仞七尺者是也。揚雄方言云。度廣以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云。度深曰仞。二書皆



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為八尺。何必七尺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廣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故尋為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為尺。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尺。亦其勢然也。玉篇云。度深曰側。說文解側字曰。深所至也。側之為言側也。余之說何字以為伸手度深。必側其身焉。義與此合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程氏甚精。似說可定矣。考工記。廣二尋。深二尺。謂之濶。倘其度同八尺。何不皆曰二尋。如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也。繼按尺為七尺。程氏段氏之言定矣。管子地員篇云。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廣田。悉徙。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赤墟歷疆肥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黃唐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斥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黑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百二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之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鑿之二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鑿之二十七尺而至於泉。山之側。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然則鑿地之度。以七尺為準。尺與施其數同也。自二尺至八尺言之。原不必九尺而已可得泉。但水土深淺不齊。必極之以二十施。則九尺僅有其半。故趙氏以中道言之。九尺而不及泉。明及泉者有不待九尺也。猶為棄井。明九尺功方得半也。不章指。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軌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簣。義與此同。論之一簣。考管子。未知其情。音義云。論。謂論語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

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性之至侯也。○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和所生精合。

資謂之性。周髀算經云。此天地陰陽之性自然也。故以性為自然好仁也。廣雅釋親云。體。身也。

大戴禮會子大孝篇云。身者。親之遺體也。淮南子繆稱訓云。身。君子之言信也。高誘注云。身君子之言也。體行君子之言也。以體行解身字。與趙氏此注同。是身之即體之也。行仁謂以德澤及人。視之若身。謂不異身受之也。說文人部云。假。非真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假爾大羞有常注云。假。

借也。行仁視之若身。則實行之矣。五霸假借仁之名。以正諸侯。非其實能行仁也。大戴記曾子立事云。太上樂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盧辯注云。自強謂其身不爲。太上謂五帝。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如

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注。五霸至有也。○正義曰。五霸假借仁義之名。旋復不仁不義。不能久也。假而能久。仁亦及人。究殊乎不能假而甘爲不仁者也。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注。用而不已。實何以易。○正義曰。呂氏春

終也。傳公二十四年左傳。婦怒無終。注云。終。猶已也。此云。用而不已。即是假而不歸。以已釋歸也。實即指湯武身之。謂與身之何以易。曹風。下泉所以思明王賢伯矣。考文古本無已字。落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於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

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也。注。公孫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正義曰。江氏聲。向書集注音疏云。自是尙書文而不稱書曰。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也。注。人臣秉忠志。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政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聞

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章指言愛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注。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

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注。詩。魏至素餐。○正義曰。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是

虛得此餐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

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注。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

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焉不可以食祿。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

遇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事也。注。齊王至事也。○正義曰。孟子

子也。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

工。化飭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士。黜爾服。納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擊壘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懲服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春秋

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嗚呼。

游士與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孟子曰。尚志。尚上也。士**

當貴上於用志也。注。尚上至志也。○正義曰。儀禮觀禮云。尚左。注云。古文尚作上。釋文序錄

又以貴釋上。程氏瑤田韻藝錄論學小記云。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

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言

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上。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也。

**闕**大人之事備矣。○正義曰。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己也。尚志者。居仁由

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其有曰由義。尚志之時。雖曰士也。然豈待為大人而後謂之

大人哉。蓋大人之事。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仲**

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

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注。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仲子不義其兄之祿而處於陵。不

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猶萬鍾之不受也。處於陵。猶簞食豆羹之不受也。亡親戚君臣上下。是不知禮義

之大者。若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則宜知親戚君臣上下矣。仲子既不知有親戚君臣上下。又何能

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也。此趙氏義也。周氏栢中辨正云。史記鄒陽上梁王書。稱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難圖。皇甫謐高士傳載其事。愚謂果有此事。自是廉之實蹟。匡章何以不稱於孟子之前。孟子又何以設言與之齊國而弗受。而反不及其辭楚相邪。嘗考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費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爲履。無嫌揚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徇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此北郭先生之事。而高士傳以爲陳仲子。夫鄒陽所云辭三公者。特言其不願爲三公耳。固不必實有一卻聘之事。而士安附會其說。遂以北郭事移而屬之仲子。豈可信乎。且於陵齊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高士傳稱陳仲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而聘之。以齊地爲楚地。傳會改易。灼然可知。而左袒仲子者。猶以辭三公爲美談。夫亦未之考耳。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人當以禮義爲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紋。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爲大哉。

注。人當至大哉。經言亡親戚君臣

上下。趙氏言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紋。不言君臣者。以上下即君臣也。避兄離母。是不知親戚。不義蓋疎。是不知君臣。親戚屬仁。君臣屬義。故不知仁義。書。惇敘九族。是親戚有敘也。周禮春官。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注云。謂先尊後卑。是上下有敘也。賈子新書六術篇云。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會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此六者之謂大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然則親戚專指同姓。屈氏春秋論人篇云。論人者。又必有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高誘注云。六戚。六親也。有父則有母。有子則有妻。與賈子之說互相備也。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云。君親無將。注云。親。父母也。父母。六親所由始也。故專得其稱。禮記祭義。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注云。親長。父兄也。此親專屬父。儀禮喪服記。親則月算如邦人。注云。謂在五屬之內。周禮秋官掌親。凡殺其親者焚之。注云。總服以內也。天官大宰。一曰親親。注云。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書。堯典以親九族。馬氏鄭氏注皆云。上自高祖下至元孫爲九族。凡稱親皆謂父族。喪服小記。婦稱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稱於親者。注云。親者。謂舅所生。此以舅之生母爲親。仍六親中之母也。毛詩大雅行葦。戚戚兄弟。傳云。戚戚。內相親也。箋云。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孔氏正義云。戚戚猶親親。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總。服之與親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正義云。戚。親也。是戚亦與親同。指同族而言。爾雅釋親。先釋宗族。六親之正也。次因母而及母黨。因妻而及妻黨。因子而及昏媾。是連類而推

及之。秋官大司寇。一曰。論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而賈氏疏兼以外親有服者言之。非其義也。乃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氏正義。謂親言族內。戚言族外。國語鄭語云。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刑蠻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頭。韋昭注云。親謂支子甥舅。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皆嬖嬖亞以象天明。杜預注云。六親和睦。蓋自漢以來。有尙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夫同姓稱宗族。母妻稱黨。自俱黨於族。後亦稱黨為親。漢儒說經。尙無以親戚指異姓。而韋昭杜預生於漢末。其時外戚之感。驗於宗族。須又為司馬懿之女壻。其以孺亞為親宜矣。然左傳言父子兄弟姊妹甥舅皆嬖嬖亞。數雖有六。原無親名。故孔氏正義辨之云。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二親謂父子兄弟夫婦。則以杜氏所云六親為不然也。鄭語非親二字。承上文支子母弟甥舅。故韋昭注云。其實親字祇屬支子母弟。如小雅頌弁序云。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而未章。連言兄弟甥舅。不得謂甥舅亦同姓九族也。趙氏以親戚指母與兄是矣。仲子辟兄離母而親其妻。是親戚之敘失矣。翟氏續攷異云。王氏翼注云。此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者。苟卿不苟篇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篡刻利歧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韓非子外儲說。載宋屈轂。謂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於人之國。蓋堅氣之類也。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為至今不殺乎。仲子確廢矯義。不惟人不信之。且多厭惡之矣。倘特因孟子之大聲一呼。而仲遂敗其偽。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焉。登於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也。言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也。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曰。孟子弟子。皋陶為士官。

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皋陶如何。陶注。皋陶為士官主執罪人。○正義曰。書堯典云。帝曰。皋陶。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鄭氏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禮記月令。孟秋命理瞻傷。注云。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士為刑官之長。故主執罪人之人。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陶注。皋陶執之耳。○正義曰。皋陶既主執罪人。故執殺人者。

然則舜不禁與。陶注。桃應以為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夫注。夫辭至禁之也。○正義曰。周禮秋官司烜。掌以夫盜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夫為語辭也。趙氏以舜之天下。受之於堯。故不得禁皋陶執殺人之罪人。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夫

有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夫注。夫辭至禁之也。○正義曰。周禮秋官司烜。掌以夫盜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夫為語辭也。趙氏以舜之天下。受之於堯。故不得禁皋陶執殺人之罪人。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夫

有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匪也。古者海之濱。便為政令所不及。故舜禘父處於此。伯夷大公禘紂居於此。因悟執之而已矣。即向書盡執拘以歸於周之執。非指法言。音義云。訢。音析。爾雅釋詁云。欣。樂也。史記趙世家荀欣。漢書古今人表作荀訢。說文欠部云。欣。笑喜也。言部云。訢。喜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萬石君傳。僮難訢訢如也。晉灼引許慎曰。訢古欣字。蓋灼所據說文。訢在欠部欣字下。似與今本不同。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遷至齊。謂諸弟子

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皆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注。范齊至食也。○正義

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卒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即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地蹟志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注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蓋齊王之子。生長深宮。賜第於康橋。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為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注。孟子至是也。○正義曰。以經言自范之齊。則是在范望見王子。至齊乃言。故云之范見王子之儀。實至齊。謂諸弟子。說文人部云。儀。度也。買子新書容經云。容貌可觀。聲氣可樂。又云。夫有威而可畏。謂之感。有儀而可象。謂之文。此儀即謂容儀威儀。經言望見。遙而望之。故見其儀。儀字從望望字推之。梁惠王上篇。望之不似人君。注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慎也。慎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望。望見也。故見其儀。儀字從望望字推之。梁惠王上篇。望之不似人君。注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慎也。慎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

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慎也。慎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慎也。慎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

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慎也。慎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慎也。慎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

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慎也。慎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慎也。慎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

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慎也。慎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慎也。慎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

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眾品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注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况

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注仁義在身不言而喻。○正義曰。詳見前。謂仁 魯君

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

相似也。注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

聲。注。垤澤至發聲。○正義曰。音義云。呼。丁火故切。關氏若璩釋地云。垤澤。卽襄十七年築者

注曰之澤門。杜氏注。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無禹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按盟諸澤。在故宋

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爲南門耳。又云三澗。毛氏曰。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嗚

呼呼聲。屬書一呼一吸。爲一息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倉葛呼之類也。

與爾。魯君於垤澤之門。自應如彼注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應音去聲。

爲叫號之呼明矣。近講又云。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陋甚。試看呼於門。於字是呵護傳呼。來於垤

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爲居

高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按字義古不以音分。呼喚號呼。雖有

不同。而皆爲聲。趙氏以發聲解之者。文公元年左傳云。紅羊怒曰呼。注云。呼。發聲也。禮記月令

云。雷乃發聲。樂記云。其聲發以散。韋昭注云。怒作氣也。蓋發聲者。奮作其氣而揚厲其聲之謂

也。魯君夜至宋城。監門者不肯開納。故魯君怒而發聲。呼於門外。魯君之呼。卽猶紅羊之呼。其

聲震動。故守者聞之。發聲二字解怒之呼。與杜氏同。杜氏當亦有所受也。因其不肯。所以發怒。注義甚明。正見威之可畏。與王子儼之可象。同一居尊勢所移。若謂慮其夜不開城門。因而君預自請開。願魯君之來。守者豈不知。所以不肯開者。正以乘夜而來。詎非襲我。豈魯君自呼。以表其非他人而門卽啓乎。鄧暉守上東城門。帝至見面於門。且不受詔。豈異國之君。自請於門。遂可信而納之乎。且召呼。說文在言部。作呼號。噓在口部。作噓。此呼字。說文口部云。外息也。呼噓呼三字不同。外息謂出其氣。出其氣正是震發其氣。凡人氣息和則呼吸相均。忿而爲怒。則呼長而噓小。故象其發怒之聲。而以爲呼也。此呼正呼吸之呼。與召呼號噓自別。無傾以平去分也。趙氏注噓爾而與之讀噓爲呼。而訓爲咄呼。此以噓爲呼之假借。咄呼爲呼。正與此相發明矣。章指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胷中正者。眸子不眇也。注眸子不眇。○正義曰。音義



云。瞽。丁云案開元文字音茂。目不明也。張亡角反。玉篇目部云。瞽。莫謨七角二切。目不明貌。荀子非十二子云。世俗之溝猶瞽儒。楊倞注云。瞽。闇也。闇亦不明也。瞽與眊一音之轉。趙氏以瞽與優韻則讀若茂。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注**。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周禮春官。大史及將幣之日。注云。將。送也。賈氏疏云。幣謂璧帛之等。禮記少儀云。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云。將猶奉也。孔氏正義云。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言語者也。將之義為送為奉。而將幣將命。皆是行禮。故將為行。趙氏之義。蓋謂以幣行禮。必以命行之乃為實。若但

以幣。將未以命。將則為無實。不可以虛致君子。說文手部云。拘。止也。毛詩大雅抑篇。傲穰爾止。魯頌泂水篇。魯侯戾止。傳並云。止。至也。至即致。故以致釋拘。近時通解謂幣帛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乃是其實。若幣行時方恭敬。即是虛文。君子不可以虛文拘留之。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愛敬也。

子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

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注**。形。謂至人也。○正義曰。禮記樂記。在地成形。注云。形。體貌也。書

猶尊也。供範。尚書篇名云。二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肅。即尊嚴也。說文色部云。色。顏氣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妖。妍也。妖麗謂女子容色妍美。引詩鄭風。有女同車篇。毛

傳云。舜。木槿也。太平御覽引傳子云。舜。華麗木也。謂之曰冶。或謂之冶容。或謂之愛老妲。舜為麗木。故以比顏色之美好。趙氏謂體貌尊嚴。與顏色妖麗。皆天之所生。故謂天性。阮氏元校

勘記云。十行本舜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作舜。按音義出舜字。依說文則舜古字。舜俗字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注**。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

**注**。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

至義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踐。履也。形而言踐履。故以居之明之。禮記。明堂位言。則公踐天子之位。即居天子之位也。引易者坤六五。文言傳文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踐天子之位。即居天子之位也。引易者坤六五。文言傳文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而揚於四支。蓋以踐形爲居禮也。春秋繁露。有陽尊陰卑篇云。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費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丈夫雖賤皆爲陽。婦人雖貴皆爲陰。趙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以正道居之。女子生有美色。亦宜以正道居之。乃上並稱形色。下單言踐形。不言踐色。是尊陽抑陰。猶數晝不數夜。達宋公不達紀侯之母也。主名者。聖人爲男子踐形者之稱。然則居色者之主名。其聖女與。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立於母與婦之名耳。趙氏以居色者爲婦女。故假借此二字也。彼此章乃孟子言人性之善。異乎禽獸也。形色卽是天性。禽獸之形色不同乎人。故禽獸之性不同乎人。惟其爲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爲人之性。聖人盡人之性。正所以踐人之形。苟拂乎人性之善。則以人之形而入於禽獸矣。不踐形矣。孟子此章言性至精至明。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於物。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禽言之而行不逮。是不踐此言也。又原善云。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血氣心知之得於天。形色其表也。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以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微爲形色。其偏全厚薄。勝負難操。能否精簡。清濁昏明。煩瑣具員。氣衍類滋。廣博製備。闕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咸分於道。以順則煦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呈乎才。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順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馭。橫生去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馴以參。知卉木之性。夏農以詩刈。夏醫任以處方。聖人神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民。民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樸。是以聖人。乃堪踐形。莫不有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也。○正義曰。音義云。柚樸。丁云上以究切。似橙而酢。下音臻。從木。也。○華字亦作榛。榛似栗而小。引此二物者。皆謂內不稱外。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案樸字宋本及韻會榛字。注引此文並同。攷說文。業。果實。如栗。榛木也。其字從業。從木。廣雅作辛業。脫木字。陸璣詩疏本草圖經作莘。謂是粟之一種。則改從莘。今此作樸。木與草兩歧。恐亦譌體。古本作梓尤非。柚皮厚味甘。實酢不中啖。榛肉作胡桃味而實肥者少。故江南通云。十榛九空。趙氏以喻有表無裏。殆以此邪。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其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暮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子孟子曰。是猶或紆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紆。展也。孟子言有人展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爲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展其兄之臂也。今欲

行其期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注。且徐徐云爾。○正義曰。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盃。傳云。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牛已而已矣。齊王殆聞孟子之教。知己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為過。故欲酌易而從期。不知天下無得半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為安。終身無望於是矣。故孟子於戴盈之請輕稅則喻之獲雞。而公孫丑問短喪則喻之鈇兄。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

若此者何如也。注。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傳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注。王之庶至之何。○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以經解經。莫合於喪服記。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也。無厭於嫡母之說。厭嫡母誤自趙岐。沿於孔疏。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為其所生母齊衰期。注云。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讀自製序文。真有冠履倒置之歎。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陳氏鳴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郊。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為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為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為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縗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為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叔齊歸之窆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為君母也。惟嫡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為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為其母。謂厭於嫡母不可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不為者也。注。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

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况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注。王子至譏之。○正義曰。喪服

傳云。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此子之禮也。今公子厭於父。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縗緣。既葬除之。注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

僅喪三月。視期少九月。是不能終子禮也。其傳請數月之喪。蓋即此三月既葬而除之喪。數月者。三月也。公子厭於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則君於庶夫人。無一日之喪者也。則公子亦宜不敢

有一日之喪。然制禮者權情度義。不奪其母子之恩。故為制此三月之服。乃雖有此制。必諱之於君。俾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傳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傳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傳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傳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傳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傳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傳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傳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傳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傳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傳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所。不服子不敢服之例。則當已而得有此推恩三月之禮。是加於已。故云雖加一日愈於已。若無此制。孟子豈如是言乎。夫以當已之喪。而尙加三月。以伸母子之恩。而二年之喪。降而爲期。何以伸孝子之志。同一愈於此爲有所禁而加。彼爲無所禁而加。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禁而短。或得或失。不待智者知之矣。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期之。故譬以珍兄徐徐也。禮斷二年。○正義曰。禮記二年間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教之漸漬而沾

洽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咎問者。有私淑艾者。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

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注。私獨至差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孝行篇。身者。非其私有也。治。是又卽治也。供範。恭作肅。從作又。詩小雅小旻篇云。或肅或艾。是艾卽又也。君子獨善其

身。原未施教於人。但人以其仁爲法。卽不異親受其教。趙氏以獨善解私淑。則私淑指獨善其身之

人。艾字指人之法其仁以自治。按離婁下篇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趙氏以爲我私

善之於賢人。則私淑屬法其仁之人。與此注義異。然私淑艾三字殊不易達。國策秦策賞不私親近。

注云。私。猶曲也。楚辭離騷。皇天無阿私兮。王逸注云。竊愛爲私。曲竊皆不直之義也。說文又

部云。叔。拾也。從又未聲。汝南人名收。考爲叔。又。手也。叔从又。故爲拾取之正訓。毛詩幽

風七月。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是也。淑與叔通。詩陳風。彼美淑姬。釋文云。本亦作淑。

詩周南葛覃。是刈是獲。釋文云。刈本又作艾。韓詩云。刈。取也。禮記祭統。草艾則墨。注云。草

艾謂艾取草也。是艾之義爲取。與叔之義爲拾同。蓋私淑諸人。卽私拾諸人也。淑艾二字義相疊。私

淑艾者。卽私拾取也。親爲門徒。面相授受直也。未得爲孔子之徒。而拾取於相傳之人。故爲私。

私淑猶云竊取也。彼言私淑諸人不必又疊艾字。其義自足。此疊艾字以足其句。故趙氏不注。音義云。

德恐其惑而不定。故成之。財即才也。才恐其滯而不通。故達之。義易明。故趙氏不注。音義云。陸云。達財。周恤也。一本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開其善才。此正義也。轉附諸

後而取陸之說。陸直以財爲貨財。全不知古人六書通借之學。鄙不足議。况淑之爲叔拾乎。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注。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

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

而日孳孳也。注。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正義曰。說文。子部云。孳孳。汲汲生也。又支部云。

孳孳自勉也。注。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正義曰。說文。子部云。孳孳。汲汲生也。又支部云。

云與孜同。古字通用。下文同。周書曰。孜孜無怠。孜孳二字。古多通用。前孳孳為奮者。音義引張

勸勉不怠。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顏子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遠。忽然在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今謂人倫

日用。舉凡出於身者謂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則可矣。何以茫然無據。又若是哉。曰。若

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謂人人由之。如為君而行君之事。為臣而行臣之事。為父為子

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謂道也。君不止於仁則君道失。臣不止於敬則臣道失。父不止於慈則

父道失。子不止於孝則子道失。然則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賈言之。曰達道。曰

達德。精言之。則全乎智仁勇者。其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舉其事而亦不過謂之道。故中庸曰。大

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極

言乎道之大如是。豈出人倫日用之外哉。以至道歸之至德之人。豈下學所易窺測哉。今以學於聖人

者。視聖人之語言行事。猶學弈於弈秋者。莫能測弈秋之巧也。顏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為我以禮。中庸詳舉其目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而終之曰。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蓋循此道。以至乎聖人之道。實循此道。以日增其智。日增其

仁。日增其勇也。將使智仁勇。齊乎聖人。其日增也。有難有易。譬之學一技一能。其始日異而月

不同。久之人不見其進矣。又久之。己亦覺不復能進矣。人雖以國工許之。而自知未至也。顏子所

以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之所至也。李氏光地榕村

蘇稿云。丑非欲孟子貶其高矣。欲孟子使已幾及其高矣耳。又非以其立教之高。而謂如天不可幾

及。正謂其立教之循循有序。而苦於高美者。速至之無期。如天之不可幾及耳。故孟子告之云云。子

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

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注。大匠不為新學拙工。故為之改鑿。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

者。變其轂率之法也。轂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轂弩而不發。以

待轂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注。轂弩至取之也。○

必志於轂。注云。轂。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此云弩張向表率之正體。以張弩向的準之。

則表率之正體。即指的而言。正體謂正鵠之體。表即標也。周禮夏官射人。注云。考工梓人職曰。

張五采之侯。則寔國屬。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一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畫此五采。以爲標識。即以爲法率。故趙氏以表釋率而以爲正體也。小雅賓之初筵。發彼有的。毛傳以賈釋的。禮記射義注。以所射之識釋的。所射之識。魯云標也。望之極思用巧之時。即所謂用思專時也。按禮記緇衣引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注云。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弩已張於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機張即孟子所謂較也。淮南子覽冥訓云。以治日月之行律。高誘注云。律。度也。律與率同。行度可云行率。則孟子所云率正。即省括於度之度也。繩墨兩事。較率亦是兩事。較謂張弩。率謂省括於度。趙氏言極思用巧。即是省而率則。不必專指正之體耳。音義云。丁云。率。循也。謂較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矚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則讀爲律。丁訓率爲循。非其義。陸讀爲律。訓法。近是矣。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淮南子說林訓引弓而射。高誘注云。引。張弓也。引爲張弓。故趙氏即以較弩釋引弓。引弓不發。即猶張弩不發。故云引弓較弩而不發。音義云。丁云。矚如猶如卓爾。陸云。矚如心願中。陸是也。心願中。故不發以待較之偶。爾雅釋詁云。偶。合也。謂所張之較。合乎所擬之率。則釋之乃必中也。待其合而後發。故不虛發者。必願中也。矚如猶云矚矚。爾雅釋訓。矚矚。矚也。釋詁云。矚。疾也。言手雖不發。心則矚矚疾去也。論語。子罕篇。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鄭氏注云。卓爾。絕望之辭。詩周頌。天作高山。箋云。卓爾與天合其德。丁氏之說。擬不於倫。趙氏以君子於射喻君子於道。引而不發。以待其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丑欲下之。非也。爾曲高和寡。宋玉對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

者也。爾注。殉從也。○正義曰。文選通幽賦。豈余身之足殉兮。注。引項岱云。殉。從也。史記。屈原賈生傳。貪夫殉財。索隱引臣瓚云。亡身從物謂之殉。莊子駢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

釋文引翟注云。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順。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爾正義曰。說苑

殺身從之曰殉。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順。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爾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澤萬物。玉石留止。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

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一焉。**注：**挾，接也。接己之貴勢，接己之有賢才。接己長老。接己嘗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注：**挾，接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挾，俾持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是挾與接義同也。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乘矢。注並云：方持弦矢曰挾。古文挾皆作接。是挾與接字通也。挽為俾持。接為方持。義有不同，而為持則同。故云。接也。昭公十九年左傳：以持其世而已。釋文云：持，本作恃。莊子徐無鬼：恃源而往者也。釋文云：恃，本亦作持。持，特同聲。義通。挾之為持，即為恃。故趙氏既以接釋挾，又云恃此五者。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勳勞，挾故而問。持貴，持賢，持長，持有勳勞，持故而問。章指言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注：**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不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始之何。**注：**已，棄至慎也。○正義曰：論語公冶長篇：三已之對上三仕，則已為罷黜。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水官棄矣。杜預注云：棄，廢也。是已即棄也。趙氏以無罪而黜，則凡仕者皆自危。故云：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注：於義當厚至安矣。○正義曰：何不薄猶云何人不為所薄。素與親厚者，本不憂其薄。今見其自薄於所當厚，則人人不安，而親厚不可恃也。○注：不審至之何。○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銳則挫矣。郭象注云：進驟無崖為銳。進之大過。故以過進解其進銳也。越其倫，即卑踰尊，疏踰戚。故引翔而後集。與梁惠王下篇故國章章指同。論衡狀留篇云：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固對策云：先帝寵遇閣之人，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會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李賢注云：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按李固自是引孟子。宜以謝承書為是。范蔚宗本司馬彪之誤為老子耳。老子無此文也。趙

氏注義與王充李固同。然則漢時解孟子此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文。皆以刑賞用人言。趙氏蓋有所自也。○正義曰。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謂楚子木曰。魯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何後之有。○注。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傷善。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說苑卷說篇云。晉誅罕舌虎。叔向爲之奴。祁奚見范宣子曰。魯爲國者云云。文與此同。荀子君臣篇。作賞僭則利及淫人。刑濫則害及君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注。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知人仁。若

犧牲不得不殺也。○注。物謂至殺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也。注云。物。畜獸

養人。謂六畜牛羊之類也。說文牛部云。物。萬物也。牛爲大物。故從牛。勿聲。下言犧牲。則物可以

愛由情出謂之仁。說苑說叢云。愛施者。仁之端也。君子大略篇云。通。愛也。故親。韓詩外傳云。

此云愛之而弗仁。是仁與愛別。蓋有愛物之愛。有愛人之愛。愛人之愛。則謂之仁。春秋繁露仁義

法云。愛在人謂之仁。愛在人乃謂之仁。然則愛在物不謂之仁矣。愛物者。堯養育之不同於愛人義

爲仁。故云當愛育之不知人仁。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

之。天官。庖人辨六畜之名物。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犧牲。先養育

之而後殺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注。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正義曰。親

即是仁。而仁不盡於親。仁之在族類者爲親。其普施於民者謂之仁。○正義曰。親

而已。仁之言人也。稱仁以別於物。親之言親也。稱親以別於疏。○正義曰。親

愛物。○注。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受物。用恩之次也。○注。論學小記云。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

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

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焉。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必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誼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焉。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



豈可謂無私乎。嗚呼。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相隱者之為吾黨直躬也。不博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大公之名。安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僞。故愚人千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知者

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注。知者至賢也。〇正義曰。說文九部云。務。趣也。知所當趨向也。務愛賢以愛釋親。宜急趣於愛賢也。堯舜之

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注。物事也。堯舜不偏知百工

之事。不偏愛眾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二三自往。親加恩惠。注。物事至恩惠。〇正義曰。物之為事。詳見

知急親賢也。知急親賢。因即以親賢為務。所以不必偏知百官之事。急親賢為務。則知所當務。即

本。二三自往。作一自往。按二三猶云再三。儀禮鄉射禮。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注云。三拜示

偏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饗者。注云。三拜旅之示儀也。二三自往即偏義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

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注。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

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飯。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譏小。若此

之類也。注。放飯至過耳。〇正義曰。禮記曲禮。毋放飯。毋流歠。又云。臠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故本器中者。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乾肉堅宜用手。孔氏正義云。

籩。無徒齋餘於會。會謂盥盥也。毋流歠者。謂開口大歠。伸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

臠肉齒決者。臠。經也。經軟不可用手擊。故用齒斷決而食之。乾肉。脂屬也。堅明不可齒決斷之。

故須用手擊而食之。按趙氏以流歠為長歠。與鄭同。而以放飯為大飯。與鄭異。大飯。當長歠也。

呂氏春秋審分篇。無使放特。高誘注云。放。緩也。又適威篇。故流於處。注云。流。放也。是放

飯猶流歠也。文選上林賦。流離輕禽。注引張揖云。流離。放散也。蓋歠。歠之也。則飯。飯之也。

流歠謂流離而歠之。放飯謂放緩而飯之。以孟子證曲禮。則飯讀飯黍。飯殮。飯疏食之飯。段氏玉

裁說文解字注云。飯。食也。食也者。謂食之也。此飯之本義也。引申之。所食為飯。今人於本義

讀上聲。於引申之義讀去聲。古無是分別也。然則鄭云去手餘飯。則以飯為所食之飯。即指饋饗之

粒與饋為不類。而訓放為去。去手之餘飯。何以見其必為反本器。設去之。反於籠。反於會。亦可

云放飯也。放不得專爲反本器之稱。則不如趙氏之義爲的矣。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問無齒決者。蓋食滷肉而以手決之。貴問其何以不齒決也。云。意林載相譚新論云。舉綱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趙氏正用其語。

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注。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加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注。梁魏都也。以用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浚儀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按大梁爲魏都。自惠王二十一年始。自是惠王遂稱梁王焉。說文已部云。已。用也。目即以字。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注。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注。糜爛其民。○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糜。章昭注云。靡。損也。糜靡靡並通。楚辭招魂。糜散而不可止些。王逸注云。糜。碎也。九歎。名靡散而不彰。注云。靡散猶消滅也。並與糜散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石部云。碎。斃也。米部曰。斃。碎也。二篆爲轉注。斃。各書假靡爲之。孟子假靡爲之。碎者破也。斃者破之甚也。王逸注。靡。斃也。靡。肩也。靡。即斃字。廣雅。靡字二見。曰。糜。鐘也。與說文同。曰。糜。糧也。即說文之斃碎也。凡言粉碎之義當作斃。又云。糜。爛也。古多假糜爲之。糜。訓。義各

有當矣。孟子糜爛其民而戰之。文選答客難至別糜耳。皆用假借字耳。按淮南子說山訓。爛灰生蠅。

高誘注云。爛。腐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糜。煮米使糜爛也。糜即粥。比飯為爛。故糜即爛。義與麩同也。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

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春秋至有之矣。○正義曰。春秋繁露竹林

驚云。春秋之法。凶年不脩舊。意在無苦民爾。若民尙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尙痛之。况殺民乎。凶年脩舊則觀。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

為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在舊而任力。聽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殺。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治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

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不義之中有義。

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此即發明孟子無義戰之義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皆御世之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攝服而屈從之。

尤莫如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者。當於諸國之侵伐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以是按之。經傳終春秋。惟

魯君將稱公。諱之或稱師。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隱至文君將恆稱魯。略之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

始。竊疑公羊例未合。王氏沿曰。虞父書氏名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虞父盟魯侯。改蒐於董。易軍班。今救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諱君舉亦曰。

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始強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脩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稱大夫。治在大夫也。

惟內大夫悉從其桓桓以見實也。於乎。可謂盡發不傳之秘矣。蓋史官有一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徵事實。筆削則顯世變。執事以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於心目間矣。內大夫何

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伐皆罪也。鍼入遷取。罪之尤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王巡守。大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於是救無辜。伐有辜。所以威天下而行

其禁令焉。環人掌四方之故。得軍旅降圍邑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伐之。是故伐也。侵也。圍也。救也。皆王者之師。不虛五穀。不伐樹木。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

除民之讎。順天之道而已。公羊曰。精者曰伐。猶者曰侵。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襲。鐘鼓言其器也。精猶言其情也。獨毅梁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不義孰甚焉。此春秋之侵伐。豈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曰襲。遲曰圍。急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襲則揜之。圍則合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衛爲尤甚。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討之。故公會齊侯於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人衛人鄭人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陳蔡鄰於楚。楚之屬國。是以爲得罪於天子。故陳蔡猶得從王。君子以爲近正。及桓十二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以爲得罪於天子。故稱名以絕之。則似未得其實。蓋宣公殺公子壽子。皆朔搆而殺之。故國人怨朔而悲二子。遂出朔而立公子黔牟。似請命於天王而立之。說者以爲出朔而立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何爲獨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吾聞狄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衛。則王人夷於齊人。而中國皆戎翟矣。君子傷諸夏之無君。故一出一入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人諸侯者學之。人子突者微之。此天子之使也。曷爲微之。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爲奪者諱取。故微之。然則何以知王命立黔牟。以左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於周。則王命立黔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於周。若曰以黔牟付王人云爾。黔牟立於桓十六年。放於莊六年。前後八年矣。春秋曷爲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剽皆嘗在位而不終者也。春秋皆書於冊。曷爲闕黔牟。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爲天王諱。二曰爲魯諱。三曰爲中國諱。曷爲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從王者。君子恥之。故春秋不得不棄二霸之功。齊之霸始於莊。終於僖。晉之霸始於僖。終於定。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推戴維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爲始終焉。隱桓之時。互相侵伐者。唯東諸侯而已。西則晉爲大。南則楚爲雄。桓二年。蔡鄭會於鄆。始釐楚。楚熊通自立爲武王。桓六年。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人讓王而伐隨。始開百濮之地。由是南諸侯皆服於楚。其子熊賈是爲文王。當魯莊之十年。始敗蔡師於莘。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志。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於幽。始與鄭成而荆伐鄭。蓋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楚成王時。令尹子文當國。楚益盛。僖元年。荆始改號爲楚。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緩之也。自刑敗蔡師於莘。惟十三年。蔡人與於北杏之會。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蓋役屬於楚。負楚之固而不服於齊。故僖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侵蔡。所謂負固不服。則侵之也。說者謂齊師掠境曰侵。失之矣。會而侵則非齊師矣。侵而潰。則非掠境也。欲伐乃侵。先潰蔡。既侵遂伐。卒帖荆。自此至十五年。楚人一滅弦。一圍許。一伐黃。一伐徐。一敗徐。其氣未息。烏在其能帖荆哉。帖荆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於楚。以文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車而不傷一卒。不折一矢。無異衣裳之會。故春秋善之。莊十三年。齊人伐山戎。是時伐翟並興。中國不絕若纆。齊方救邢成衛。奔命不違。山戎病燕。猶邢衛

也。邢衝近而燕遠。豈以其遠而棄之。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貶之乎。曰。否。善之也。善之則曷為稱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病人之病。故輕千里而不愛一身。齊侯來獻戎捷。禮與。曰。禮也。左氏曷為謂之非禮。左氏言當獻於王。不當獻於魯。獻於王不書。獻於魯則書曰來獻。尊宗國也。穀梁子曰。軍得曰捷。戎捷也。周書。王會有山戎菽。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菽。布之天下。桓公以此遺魯而尊之曰獻。猶曲禮獻粟獻米云爾。齊桓歿而楚氛益熾。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之。傳二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圍宋。而晉文勃興。釋宋圍而敗楚師於城濮。由是楚氣息矣。君子謂晉文之功。大於齊桓。然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秦晉構兵。始於穀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於楚。卒為晉患。故春秋於穀之戰。狄秦而微晉交讖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鬪勇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春秋諸儒以秦善編於書。故咸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乞乞勇夫也。既喪師於穀。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乞乞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於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辭。文三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晉。安見其尊秦也。令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將。秦遺楚圖克歸楚求成。共謀伐晉。始作秦誓。旋遣楚囚。誠所謂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者。其心忌克。惟圖報復而已。秦楚合而晉霸少衰矣。及晉厲公立。合諸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與晉厲。既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聲其舉以討之。於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以厲公以復霸也。故吾謂厲公非無道之主以此。其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襄十四年。晉悼伐秦。械林之役。遷延而退。為諸侯笑。遠不如晉厲麻隧之師。諸侯皆睦於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非公論也。○注。孔子至秋也。○正義曰。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說苑至公篇云。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王道。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紂。不自王命。故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離至。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紂。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疏。春秋至反正。○正義曰。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勿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勸禮義。當一王之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求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

至不仁。般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注。書尙至信之哉。○正義曰。書者。文字之名。說文解字序云。著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書即保氏六書。於是凡典籍統謂之書。論衡

正說篇云。五經總名爲書是也。禮記經解。以詩教。書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並稱。此書專指尙書。趙氏以上言書。下言武成。故知書。尙書也。尙書在孟子時有百篇。舉武成以爲例。所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非專指武成而言。故趙氏廣而推之。康誥云。惟時怙冒。聞於上帝。王氏鳴咸尙書後案云。冒聞於上帝爲句。古讀也。趙氏注孟子吾於武成節引此。君奭篇亦有此句。則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司

農云。上帝。元天也。聞於上帝。即是聞於天。故云人不能聞天。甫刑即呂刑。呂之稱甫。猶唐之稱晉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鄭氏注云。皇帝清問下民。乃說堯事。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棟按孔傳云。君帝。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帝。謹按孔傳。以君帝釋皇帝。而亦以爲堯。不爲天也。趙氏所見呂刑無皇字固矣。蓋趙氏讀帝清二字相連。帝爲王天下之名。而古亦稱天爲帝。文選吳都賦。迴囿靈於太清。劉逵注云。太清爲天也。禮賦亦云。飄遊靈於太清。蓋趙氏以帝清猶太清。單稱帝不必是天。稱帝清則必非天子。故以帝清問下民。爲天問民也。闕壁毛三本。依呂刑增作皇帝清問下民。阮氏元校勘記云。宋

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皇字。按無者是。因學紀聞所引正同。按闕壁毛三本增皇字。因又增云。天子不能問於民。而諸本亦無子字。且天子問民。何不能也。梓材云。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注。武成至取也。○正義曰。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默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氏注云。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王氏鳴咸尙書後案云。孔壁所得真古文

本有武成。因其不列學官。藏在祕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光武帝紀年。武成至此時又亡。其逸文殘缺者。僅存八十二字。見漢書律祕志。又後辨云。梅鸞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云云。平正無礙。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虛殺哉。鸞說善矣。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通文義之人。何至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虛殺哉。鸞說善矣。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五六五

而未盡也。紂衆倒戈。自相攻殺。專見荀子儒效篇。成相篇。史記殷本紀。淮南子秦族訓。劉向列女傳。雙壁傳。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非盡出安造。孟子在魏晉間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僞者之微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尙書。必不認誤。王充論衡語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亡於建武之際。仲任猶及見之。詳其意。彼真本武成。必不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爲一。蓋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描摹至此。若徒黨自相剪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爲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杵。甚之言。非含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亡逐北。流血漂齒。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齒。此等爲殺人多之恆辭。故孟子特爲武王辨。按論衡藝增篇云。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按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費盛糧。或作乾糧。無杵曰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謀紂惟兵頓土傷。故至浮杵。是杵爲杵曰之杵。故趙氏言血流春杵。說文本部云。杵。春杵也。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嵩高極天。則百斯男。○正義曰。莊公四年公羊傳云。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何休注云。百世。大言之耳。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於天。君子萬年。毛詩大雅思齊篇。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太姒十子。衆妻則宜百子也。然則文王宜有百子。故周南麟斯亦美后妃不如忌而子孫衆多。此與百世不同。李樛詩經講義云。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子遺。言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言狹則曰一葦杭之。皆甚辭也。是又因趙氏章指推言之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矣爲後我。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爲後我。已說於上篇。北夷。○正義曰。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二本。夷作狄。石經此字漫漶。案僞疏引作北夷。作夷是也。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鬻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

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注。禮記明堂位。革車千乘。注云。革車。兵車也。周禮春官巾車云。革路以即戎是也。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注云。虎士。從之選有勇力者。趙氏謂武士爲小臣。引書立政證之。蓋立政言亦總文王武王。則此虎賁爲文武時官。於武王伐殷時較周禮則爲天子後所制矣。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顧命狄設綴衣。正義云。綴衣是黼服之類。即暮人也。暮人掌帷帳。虎賁司宿衛。皆左右親近者也。以勇力爲左右近臣。故云武士爲小臣者也。贊衣立政作綴衣。綴贊古字通也。毛詩召南鵲巢。百兩御之。傳云。百兩。百乘也。孔氏正義云。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馮驩匹。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紅氏總尚書集注音疏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翟氏顧考異云。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風俗通義皇靈篇。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晁注云。或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三千五百人。按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可信也。戰國策。蘇秦說魏王。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又說趙曰。武王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周氏補中辨正云。有兩司馬法。一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云。成出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孔仲達成元年邱甲。正義云。一士二徒者。鄉遂之兵。一士二十四徒者。都鄙之兵。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由此推之。武王所用正是鄉遂之兵。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額與紂戰。虎賁安知不指戰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必以虎賁配一車。則書序是。孟子非矣。愚謂周禮虎賁不難王之後。一豈以一配一車而戰者邪。注。恐也。易震象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迩也。驚即恐懼也。故以無廣雅釋詁云。畏。懼也。畏。恐也。毛詩周南葛覃。歸寧父母。傳云。寧。安也。爾雅釋詁云。安。止也。故以寧爾爲安畏爲無驚也。毛詩周南葛覃。歸寧父母。傳云。寧。安也。爾雅釋詁云。安。止也。故以寧爾爲安止爾也。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鬚首。應劭曰。厥者。頰也。角者。頰角也。稽首。首至地也。邱鍾與陳伯之書云。朝鮮昌海。厥角受化。李善注引孟子此文。趙岐注云。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於此注增以也二字。義尤明暢。文選羽獵賦。蹶浮塵。應劭亦云。蹶。頓也。是厥蹶古字通。故李善直以厥角注蹶角。然則厥角猶頓首。故云厥地也。釋名釋形體云。角者。生於額角也。國語鄭語云。惡角犀豐盈。韋昭注云。角犀謂額角有伏犀。趙氏以額釋角。又以犀申言之。額犀二字。皆犀角字也。厥角。是以角蹶地。若崩者。狀其厥之多而迅也。白虎通云。崩之言隳然僵伏。



說文山部云。嶮。山壞也。山壞則自高僂伏於地。毛詩小雅無羊云。不蹇不嚙。傳云。嚙。羣疾也。蓋一羣之羊全病。僂伏不起。詩人以山之壞狀之。此般民歸周。以頽角屋厥地。其狀若僂伏。而加若崩二字。極狀其人之衆多。如山之下墜。如羊之羣疾而僂伏。方聞寧爾之命。猝然厥地。其聲其狀。可於若崩二字見之。原本又作屈。屈其頽角屋於地。倅然下伏也。既伏也。又稽首拜命。故云亦以首至地也。音義云。丁云。頽頽字。屋音西。義與樓健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犀作犀。段氏王裁云。丁說殊誤。字當作犀從牛。國語云。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準類。犀角權衡僂月。今人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相書云。伏犀貫頂。即其理也。按說文尸部。犀。犀健也。從尸辛聲。爾雅釋詁云。樓。樓息也。此丁氏所本。然樓健義為遊息。於此不切。丁氏蓋不知厥即蹇。而以厥地為其地。故改犀為犀。而以爲止息其地也。不知上云若崩。下云稽首。則一時衆聲之轟然。而首之上下不已。何止息之有。丁氏之誤。識誤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厥。發石也。引申之。凡有蹇發皆曰厥。山海經曰相柳之所抵厥。郭云。抵觸。厥擗也。孟子若鞮厥角稽首。晉灼注漢書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類角豎。按厥角者謂類角。如有所發。角部曆字下云角。有所觸發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應劭云。厥者。頽也。晉灼云。厥。猶豎也。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注。各欲至之國。○正義曰。廷琥云。毛本無名。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箚戰。故云罪也。周師歌字。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樂禮經嘉曰。武王與師誅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商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獻舞。見藝文類聚。又蜀志先王謂廟德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脩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雖誦至守繩。○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文字猶德籍云。公輸守繩。○守其法籍。行其憲令。荀子。公輸不能加於繩。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

謹妻督繩。公輸守繩。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一女子。果若固有之。糗。飯乾糲也。袵。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為天子。被畫衣。紉





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幾卽譏也。章指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爲暴。易復象傳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載之也。脩理關梁。禮記月令。季冬之月。謹關梁。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注云。此周禮也。殿則關但譏而不征。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

子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也。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至不從。引論語在子路第十三。

子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注。周達。○正義曰。周有達義者。易繫辭傳云。舟楫之利。以濟不暵。舟取義於周。是周有達義也。趙氏謂達於取利。則凡苟得之利。皆營求之。故雖凶荒之年。有心計足以趨生。故不死。不達於德則不能行。達而行之。則志定不爲邪世所亂。近時通解。周爲偏市。謂積蓄無少匱。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子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名之君子。子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注。好名者。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餽羹之類是也。注。好名者。至儔是也。○正義曰。襄公二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死有不朽。何謂也。叔孫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陸賈新語輔政篇云。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故以好名爲好不朽之名。諸本作伯夷季札之儔。宋本作子臧季札之儔。周氏廣業孟子古法考云。伯夷聖之儔者。豈好名之人。晉孫盛泰伯三讓論云。三以天下讓。言非常讓若臧札之儔者也。潘岳西征賦云。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蓋季札自言願附子臧。故後人每並臧札之儔者也。今依宋本史記吳世家云。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此子臧季札。輕讓千乘之事也。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龜於鄭靈公。

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牛。猶禪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臧靈公。是因飲食致禍也。阮氏元校勘記云。染指鼈羹之類。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鼈作飪音義出飪羹云。左傳作飪。此則注文本用飪字。改爲鼈。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好名。亦專於好利。雖算食豆羹。且不能讓。况乎乘乎。披明人陳子龍已云。三代以下。惟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恐不好名。非其人者。謂非好名之人也。如此解爲當。

夫有立志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親

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敍混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

財用不足。注。不親信仁賢。○正義曰。不信則疑之。不親則疏之。疑由於疏。疏亦由於疑。故以

書祭公解云。佞無混混。夢。孔晁注云。混。芬亂也。混亦訓。毛詩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混。傳云。混。滅也。是也。混亂。亦滅亂也。爾雅釋詁云。滅。絕也。釋水云。正絕流曰亂。是亂有絕

義。與滅同。混爲滅。亦爲亂矣。○注。無善至不入。○正義曰。賦出於農。不教人農時。則田野荒蕪。水旱無備。故貢賦不入也。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

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不仁得國者。若象封

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

故不得有天下也。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爲得也。注。王者當

正義曰。賈誼新書數寧篇云。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慘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鏡以足天紀。又當天。按趙氏於不仁得

天下。前舉丹朱商均。此舉桀紂幽厲。皆非得天下之人。似乎所引未切矣。觀此云雖得猶失。不以

善終云云。雖承榮紂幽厲。實指后羿新莽一流。蓋是時。曹操儼然無人臣之節。趙氏屬意荊州。此數語實指操而言。於不仁得國。取象及管蔡。皆宗室同姓之得國者。蓋當時如袁紹公孫瓚皆不仁得國者也。故有所忌諱。不言異姓也。玩其取賈子當天二字。固以此似是而非者。終於無狀。而謬託丹朱商均。桀紂幽厲。實以秦皇斥操耳。而亦有所忌諱不明言之也。知人論世。表而出之。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

輕於民。邱。十六井也。天下邱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文是也。官注。邱十六井也。○正義曰。周禮地

邑爲邱。一邑四井。四邑故爲十六井。然則邱民猶言邑民鄉民國民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邱。衆也。孟子盡心篇。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云。邱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也。釋名云。

四邑爲邱。邱。聚也。皆衆之義也。得乎天子爲諸侯。得天子之心。封以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得諸

侯之心。諸侯封以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諸侯

至侯也。○正義曰。孝經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反是則爲危社稷之行矣。

說文及部云。變。更也。呂氏春秋當務篇云。而不可犧牲既成。黍盛既絜。祭祀以時。然

置妾之子。高誘注云。置。立也。則變置即更立也。犧牲既成。黍盛既絜。祭祀以時。然

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犧牲已成肥臍。稻粱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

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語注。犧牲至置也。○正義曰。犧牲貴肥臍。故以肥臍爲成。國

爲二精。注云。明潔爲精。故以絜釋精。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

共皇天上帝社稷。廟之祀。此社稷用犧牲也。郊特牲云。唯社邱乘共黍稷。所以報本反始也。此社

稷用黍稷也。白虎通。社稷篇云。祭社稷用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

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爲報功。諸

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又云。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

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盧氏文昭校云。今月令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

而易祀者止一柱。似亦未可爲據者。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當以疏說爲是。蓋古人之加罰於社稷者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備。乃暫停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示。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家之有水旱。原特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獻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恆雨恆暘之咎。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創於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人跋扈之氣。責報於天。文過於已。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王則有一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雖黜之非過矣。但是可爲賢主道。而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焚尪。縣子禽以爲不可。況其進於此者。疏說變置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希聲。以早閉南嶽廟事。可爲慢神之戒。李陽冰合解雲。大早告於城隍之神。五日不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霽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於山嶽。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禱。嫌其得罪於神。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報。是亦變置古禮而得之者。左氏昭公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是古禮。亦變置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卽未可輕言之意也。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備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蔑絕他處。如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其充宗則謂水旱之方。就此方之社稷。變其常祭。以示滅殺。如郊特牲所云年不順成。八蜡不備。穀梁所謂大禘之歲。鬼神有禱無祀之意。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庫門內。夏左。殷右。周復左。此一制定制。未聞有遷之他處者。如葛說則與變置之字義又不合。此變置與上節變置同義。則當爲更立之意。不但殺其祭禮而已也。任鈞臺曰。變置必是毀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此說得之。章指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概也。

注。聖人之一概也。○正義曰。毛詩衛風載馳驅傳云。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概之義。孔氏正義云。一概者一端不曉變通。然則聖人之一概。猶云聖人之一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與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困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論開尚然。況於親見勳炙者乎。**文**奮乎至起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讀言云。孟子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孟子文排句。辭例如此。言與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辭例矣。漢王吉傳云。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百世之下固屬下讀。與親炙相對。親炙。則百世之上。與夷惠同時之人矣。毛說非也。○注。諭開至炙者乎。○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聞。知聞也。廣雅釋言云。諭。曉也。曉聞猶知聞也。毛詩大雅。雲漢。憂心如薰。傳云。薰。灼也。孔氏正義云。薰灼俱焚炙之義。阮氏元校勘記云。毛本作薰。孔本作薰。韓本作薰。韓本作薰。薰。灼也。孔氏正義云。薰灼俱焚動。按音義出勳炙云。字異薰同。則作薰薰。並非古本。章指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思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仁也至道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仁。親也。從人二。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為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聚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也。按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能行仁思者。人也。又曰。人心也謂仁。乃是人之所以為心也。與中庸語意皆不同。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





也。因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中心也。愠於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縣之篇曰。肆不殄厥愠。殄。絕。愠。怒也。亦不殄厥問。殄。失也。言文王不殄絕。咎夷之愠怒。亦不能殄失文王之善聲問也。注。詩至苦也。○正義曰。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孔氏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詩非爲孔子作。孟子引以況孔子。謂孔子當日爲羣小非議。有如此詩。論與倫通。禮記。中庸。毛猶有倫。注云。倫。比也。孔子倫此詩。謂孔子比擬此詩。則如叔孫武叔之毀。見論語子張篇。是羣小之口。亦孔子之所苦也。○注。大雅至問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縣傳云。肆。故今也。愠。患。殄。廢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患。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趙氏說詩。每殊於鄭。毛氏但訓隕爲墜。鄭箋原不必同毛。趙氏未詳所受耳。下云。混夷貳夷。混夷即咎夷。故云不殄絕。咎夷之愠怒。箋以不殄愠。愠在文王。趙以愠在咎夷。孟子引此以證多口。則咎夷之愠。咎夷之多口也。而文王不必殄絕之。亦不因其愠而失令聞。在孟子義宜如是也。因念愠于羣小。亦當是爲羣小所愠。卽羣小之多口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惟是憂心之悄悄。常懼禍至之無日。而羣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誼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注。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明。不可得也。注。賢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爛昭昭。今未央。王逸注云。昭昭。明也。故云。明於道德。廣雅釋訓云。愠。愠。亂也。毛詩大雅召旻篇。無不殞止。傳云。殞。亂也。故以昏昏爲亂之政。呂氏春秋有度篇云。不昏乎其所已知。高誘注云。昏。闇也。又誣徒篇。章指。言以明招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云。昏於小利。高誘注云。昏。迷也。故章指以闇迷釋昏昏。章指。言以明招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遷。譏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

茅塞子之心矣。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

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

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疏注。山徑至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

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間。介然。趙岐注云。山徑。山之領。法言吾子篇云。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馬融長笛賦云。膺隋隨腹。蹊阻。並字異而義同。嶺之言領也。嶺通作領。列子湯問篇云。終北

國中有山。名曰壺領。程氏瑤田爾雅錄。辨嶺疆理小記云。孟子山徑之蹊間。蹊字之義。一見於月令。孟冬塞蹊徑。鄭氏注。俟徑。鳥獸之道也。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蹊徑。一見於鄭氏注周易。

徑路爲山間鹿兔之蹊。又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漢書貨殖傳。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間。然則蹊者獸蹄之所經。無垠焉。非有一牛之跡可睹指者也。今乃介然用之而成路。是路之成。成於蹊間也。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趙注以介然屬上句。愚讀長笛賦。間介無蹊。似古讀有以間介絕句者。

問介蓋隔絕之意。徑。路也。蹊。足跡也。言雖有足跡隔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爾。趙氏佑溫故錄云。介亦分別意。如字讀。舊惟以介然屬上句非耳。山徑之蹊間。謂小道叢雜處。介

然用之。謂人力闢除之。謹按荀子脩身篇云。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揚倅注云。介然。堅固貌。介

易曰。介如石焉。漢書律祿志上云。介然有常。注云。介然。特異之意。說文入部云。介。畫也。蹊無一定之跡。則不可以成路。蓋山領廣闊。原可散亂而行。縱橫旁午。不相沿蹊。今介然專行一路。蹊

特而不散。自畫而不亂。此蹊間所以能成路。蹊間之成路。全在特行而不旁蹊。此介然二字定屬下

用之。卽荀子律祿志之介然專行一路。所以有常而堅固也。方言云。用。行也。介然用之。卽是介

然行之。爲間不用。卽是爲間不行。下云當遂行之。趙氏以行釋用也。趙氏注滕文公上篇。夷子撫

然爲問。云爲問。有頃之間也。此云爲問。有問也。按有問之義數端。各不同。呂氏春秋去私篇。居

有問。高誘注云。問。頃也。此言頃與之時。所謂有頃之間也。以時言也。昭公七年左傳。晉侯有

問。杜預注云。問。差也。此有問謂病愈。方言云。南楚病愈者或謂之間是也。淮南子傲真訓云。則醜笑有問矣。高誘注云。問。遠也。謂醜與美相隔之遠也。國語晉語。使在有問隙。韋昭注引。

問隙。瑕聲也。昭公十三年左傳云。諸侯有問者。注云。問。隙也。大抵問爲隔別之義。所隔者少則爲頃。所隔者多則爲遠。無病與有病別。則問爲愈。相惡與和好別。則問爲隙。故史記蘇布傳。以行他道爲問道。此爲問不用。謂別行他路。途與此路隔別而不行。趙氏謂高子去而學於他道。正此爲問之喻也。若有頃之間。何遽爲茅塞。蓋廢此不行。以別有行處。爲他歧之感也。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舍而不脩。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常常被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常常被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常常被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常常被服。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以爲禹之尙貴聲樂。過於文王。

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注。禹之尙貴聲樂。過於文王。○正義曰。以貴釋尙。以樂釋聲。俱詳見前。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禹之聲尙文王之聲。此聲字。卽鳧氏爲聲之聲也。

攷工記。前言鳧氏爲聲。後言鳧氏爲鍾。可知聲卽是鍾。蓋聲以鍾爲主。故卽以鍾爲聲。鄭注聲鍾鐸于之屬是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此解尙字。與禮記殷人尙聲義同。曰。以

追者。高子曰。禹時鍾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鈕。擊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爲尙樂

也。注。追鍾至貌也。○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鈕。印鼻也。此以追爲鍾鈕。卽爲鍾鼻矣。淮南子要略訓擊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高誘注云。擊。分也。文選西京賦。擊肌分理。注引周禮。鄭注云。擊。破裂也。周禮鄭注謂攷工記。版人髻擊。薛暴不入市。注云。薛。破裂也。薛擊古字通也。淮南子人問訓。劍之折。必有齧。高誘注云。齧。缺也。庾氏以擊齧二字解蠡字。謂破裂缺齧也。

緣其破缺之深。故欲絕。說文虫部云。蠡。蟲齧木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蠡之言勢也。如刀之務物。楚辭。覽芷圃之蠡蠡。又借爲禾黍離離字。孟子以追蠡。趙注曰。追。鍾鈕也。鈕。擊齧

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此又以蠡同離。同。方言曰。蠡。解也。又曰。蠡。分也。皆其義也。不知假借之情。乃云。鍾鈕如蟲齧而欲絕。是株守許書之辭。而未能通許書之意矣。蠡。蠡既通於禾

黍之離離。楚辭思古云。會哀悽愴。心離離兮。注云。離離。剝裂貌。此蠡蠡欲絕之貌。正本諸離離之剝裂也。抑黍實下垂其蒂之系。微細欲絕。亦有如鍾之下垂。其鈕欲絕。所以稱離離矣。程氏

孫田詩義錄攷工創物小記云。鐘。縣謂之旋。所以縣鐘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二一在上。一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螺小者謂之旋。郭璞江賦。所謂

鸞螺旋。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爲金柎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此古鐘所以側縣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剝微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

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以追爲鍾鈕。既無他證語。又迂曲一說。追與推同。擊也。說文釐字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亦謂擊敵也。則此說似爲近是。追者言所擊之處。蠡則其如木之

齧也。三代之樂不殊。而禹之鍾鑿形其殘缺。苟非當日之數數用之。而何以有是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

曰。是何足以爲禹尙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

之軌。審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與。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注

是。是何至稱賦。○正義曰。禮記明堂位云。拊搏玉磬。措擊大琴。大瑟。中琴。七瑟。四代之樂器也。又云。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又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先代之樂

器。後王皆用之也。禹之鐘既爲後王所用。則進之蠹。不得獨由禹所用矣。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高子以禹尙樂。故其器用至殘缺。今其鐘在者猶可證。乃謂禹自常用也。故孟子以後王皆用曉之。致工記。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高誘注曰。春秋勿躬篇。淮南子冥覽訓。皆云車兩輪間曰軌。禮記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隱公元年左傳云。同軌畢至。周之車軌。制以八尺。其車之制同。則兩輪行地之迹。自無不同。故在地之迹。亦名爲軌。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索隱引張揖云。軌。車迹也。東京賦。憲先靈而齊軌。薛綜注云。軌。迹也。軌與迹同。故前後相沿在城門限切必深而成缺齧。故趙氏以齧釋軌。明此軌屬城門受車輪之缺也。毛氏奇齡四書際言云。與兄孫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蠹。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經涂九軌。而每門三涂。祇各一軌。則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可乎。車之涉軌也。門與涂同。時復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即造涂。未嘗前年有門。今年始有涂。何謂久也。試亦於是奚足哉。一語復誦之乎。兒子遠宗恍然曰。得之矣。孟子文多微辭。於此則微辭中又急柱其口。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字盡之。蓋此語專闢禹之追蠹。不關攻擊。並不及文樂。猶之門軌之齧。不關馬力。並不及涂軌。蓋一比較。則多寡生。而祇論此追。亦祇論此軌。則久暫之意。自見言外。故曰是。是追蠹也。追蠹爲攻擊所致。得毋門軌之齧。是馬力與。即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隱隱可驗。所謂急破其惑。不煩證明。乘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也。去四言兩。已不可曉。況詰問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此是何意。及觀趙岐注。謂兩馬是公馬國馬。引春秋外傳爲證。然國馬公馬亦多無解者。古關隘郵驛。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之用。謂之國馬。以此爲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及鄉途賦兵牽載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以爲總之公牧者也。故周禮牧人所掌。皆稱國馬。而馭夫趣馬。又分公馬而駕治之。雖無大分別。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謹按春秋外傳者。國語。楚語。鬬且與其弟論令尹子常之言也。韋昭本。作國馬足以行軍。云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趙氏所見本蓋與韋異。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趙氏以兩馬爲國馬公馬。不如豐氏一車所駕之說爲長。但當云城中車可散行。城門則車皆由之。兩馬之力。乃以車多反言。則文義自明。如泥兩馬二字。即國中之軌。亦豈兩馬所能成。故不可以辭害意也。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期。設乘車兩馬。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史記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又左哀公十七年傳。乘衷甸兩牡。注。衷甸一轅。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故也。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騤騤。周道倭倭。是也。其諸侯大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士喪禮云。周道倭倭。是也。小車駕兩無上乘也。皆可爲一車所駕之證。曹氏之升掖餘說云。古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駟。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若曰。不知再駟。蓋觀再駟。彼城門之軌道止一塗。

車從中央。禹以來闕千八百年於茲。殷之驂。於此門也。周之駟。亦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深。猶是夏先王兩馬之力敵。謹按夏駕二馬。見毛詩衛風干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駟謂之駟。周人又益一駟謂之駟。此說於先王之樂器後王皆用之說尤切。錄之以備參考。限切者。阮氏元校勘記云。段玉裁云。門限亦名門切。丁氏云。限迹切深。由不解切字也。章指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啓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棠。齊邑也。孟子嘗勸王發棠

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注。棠。齊邑也。○正義曰。襄公六年。齊侯滅萊。左傳云。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俘梁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注云。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十八年齊侯駕將走邾棠。注云。邾棠。齊邑。二十五年左傳。齊棠公之妻。注云。棠公。齊棠邑大夫。邾氏若據釋地云。齊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爲發棠。即此時也。今即墨縣甘棠鄉。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邾棠。故萊邑也。山東登州即墨縣有棠鄉。爲萊之棠邑。東昌府堂邑縣爲齊棠邑。棠公爲棠邑大夫。孟子勸齊王發棠。即此。後譌棠爲堂。周氏栢中辨正云。顧亭林山東考古錄云。當時即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故

云發棠。則棠爲萊邑。非今之堂邑縣也。大事表疑誤。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

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攔。望見馮婦。趨

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馮。姓。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

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之以爲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攔迫也。虎依隙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

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

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所笑也。○注。馮姓至虎者。○正義曰。儀禮燕禮

終。終亦後也。卒爲善。足見前此恆力無賴。爲不善也。不善改而爲善。何以有士稱。故趙氏申明

之。毛詩正義云。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故有勇名而進以爲士。如稱勇士是也。本稱勇士。改而爲

善。乃爲善士也。申此者。趙氏以士字連善字。恐章句不明也。劉昌詩廬備筆記云。余味此段之言。

悉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

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為笑也。周密志雅堂雜抄云。一本以善字之字點句。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為士者笑之。文義相屬。於章旨亦合。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敘事未有無恨者。惟馮婦之野。然後兼得望見馮婦。若如宋周密斷士則之為句。野字從屬下。野但有衆耳。何由有馮婦來此為無恨。或曰固已。恐從未見則之野此句法。余曰。周書則至于豐。○注。攪迫至止也。○正義曰。淮南子傲真訓云。攪人心也。高誘注云。攪。迫也。說文彘部云。迫。近也。故趙氏以迫釋攪。又以近釋迫。音義云。丁於盈切。崑蒼云。攪。格也。格之猶云擊之。蓋讀攪為纒。擊之以纒。即謂之纒也。莊子大宗師。其名為攪寧。釋文引崔氏注云。攪有所擊著也。此亦以攪為纒也。莊子在宥云。汝慎無擾人心。司馬彪注云。攪。引也。引亦牽繫之義。然是時衆方與虎相持。何得遽言浩。繫迫之義長矣。音義云。陴。子千切。又子侯切。隔也。隔即纒。說文唇部云。隔。陴也。陴。阪。隔也。詩小雅。正月。瞻彼阪田。箋云。崎嶇境嶺之處。故馬融廣成頌云。負隔依險。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負。恃也。左傳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孟子曰。虎負嵎。莫之敢攪。虎有所恃而張。故云依陴而怒也。雖按注中見虎二字。解望見二字。明望見二字斷句。馮婦趨而迎之六字斷句。是時婦猶在車中。令觀車迎之也。將近矣。馮婦又攘臂下車。趙氏以恥不如前。明所以趨迎所以下車之故。而以馮婦二字貫於見虎走迎之上。則望見為馮婦望見明矣。先言望見。後言馮婦者。屬文之法也。自則之野貫下。此望見者。自即是之野者望見。不可云望見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攪。故倒言之也。是時知止。則可以不趨迎。不下車。連用馮婦者。若曰誰迫之使趨迎。馮婦也。誰迫之使下車。馮婦也。皆形容其不知止之狀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故以走釋趨。謂行之疾也。說文手部云。攬。推也。推也。推排其兩手於前。作搏勢也。孟子屬文奇奧。趙氏每能曲折達之。卒為善士。何至又為士之黨笑之。則因章指言可為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之野望見如是。趨迎如是。下車如是也。則字非虛用也。章指言可為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正義曰。爾雅釋訓云。暴虎徒搏也。毛詩。手以搏之。傳公元年穀梁傳。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先搏時無刀。是搏即無兵。空手相擊。故江熙云。仇身獨鬪。鬪刃相害。傳公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注云。搏。手搏。惟手無兵空搏。故楚子伏而蓋其腦。蓋相搏而顛。楚子以身壓晉文。以口啞。皆不用兵也。搏從手。空手即是搏。非搏有徒不徒之別也。故趙氏以暴虎釋經之搏虎。暴搏一音之轉。廣雅釋詁云。擗。擊也。擗同攬。攬亦搏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





所資以養其血氣者。聲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則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婦。而不止於一家之親也。於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倫。相親相治。則隨感而應爲喜怒哀樂。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備。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靈。不能盡一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者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即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體之於安佚之爲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即能知其限而不踰之爲善。即血氣心知能底於無失之爲善。所謂仁義禮智。即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於天地之德也。此若揚之所未達。而老莊告子釋氏味焉而妄爲穿鑿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始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合一於則。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恒難。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爲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主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恒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其則。命易順。則任吾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爲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阮氏元校勘記云。知之於賢者也。闕監毛二本知作智。按音義出知之云。音智。注同。則作智非也。有性焉各本同。孔本焉作也。○注。聖人至命也。○正義曰。天道即元亨利貞之天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天道也。通神明之德。使天下各遂其口鼻耳目之欲。各安其仁義禮智之常。此聖人之於天道也。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得位而天道行。所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孔子不得位而天道不行。所謂道之將廢也。命也。趙氏謂遭遇乃得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是也。道行則民遂其生。育其德。道不行則民不遂其生。不育其德。故口鼻耳目之欲不遂屬之命。而仁義禮智之德不育亦屬之命。然調遇之民。不能自通其神明之德。又不遇勞來匡直者有以輔翼之。固限於命矣。若君子處此。其口鼻耳目之欲。則任之於命而不事外求。其仁義禮智之德則率乎吾性之所有而自脩之。不委諸教化之無人。而甘同於顛愚之民。所謂雖無文王猶興也。且由是推之。父頑母嚚。命也。而舜則大孝蒸蒸。瞽瞍底豫。此仁之於父子。君子不謂命也。罪人斯得。命也。而周公則勤勞王家。仲人感悟。此義之於君臣。君子不謂命也。道大莫容。命也。而孔子則栖栖皇皇。不肯同沮溺之辟世。荷蓀之禦身。而明道於萬世。此聖人於天道。君子不謂命也。大戴記



孟子論樂正子推極於聖神。至於神。則堯舜之治天下也。孟子所以言必稱堯舜。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為之喜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逃墨至而已矣。○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舊謂墨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亦有逃楊不必歸墨而即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即歸儒者。非以兩必字例定一例。如是逃。如是歸。且以斷兩家之優劣也。楊之言似近儒之為己愛身。而實止知有己不知有人。視天下皆漠不關情。至成刻薄寡恩之惡。墨之言亦近儒之仁民愛物。而徒一概尚同。不知辨異。視此身皆一無顧惜。至成從井救人之愚。其為不情則一。天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故孟子並斷之無君父。極之於禽獸。非有罪名出入。○注。逃者至曰歸。○正義曰。禮記曲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詩曹風蟋蟀篇。於我歸處。箋云。歸。依歸。廣雅釋詁云。歸。就也。歸正翁云。就正矣。伏生書大傳云。和伯之樂。名曰歸來。鄭氏注云。歸來言反其本也。爾雅釋言云。還。返也。廣雅釋詁云。還。歸也。釋言云。還。返也。下云道而還之。又以還釋歸。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苙。蘭也。招。胃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蘭則可。又復從而胃之。大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大甚。○注。苙。蘭也。○正義曰。音義云。苙。丁音立。欄也。圍也。注云。謂蘭圍也。孟子既入其苙。趙岐注云。苙。蘭也。蘭圍古通用。漢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顏師古注云。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圍也。阮氏元校勘記云。蘭者假借字。欄者俗字。闕者正字也。○注。招。胃也。○正義曰。音義云。胃。猶克切。為羈其足也。按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羈。作羈。又作胃。說文网部云。羈。綽也。糸部云。綽。綽也。周禮秋官。冥氏掌設羈。張注云。羈。張羈羈之羈。所以羈網禽獸。羈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羈而擒之。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綽中。鳥來下則擒其脚。綽。即羈。亦即胃也。綽之為羈。猶爾雅釋器捐之為環。聲類云。胃以繩係取鳥獸也。音義言羈其足。皆本此。然趙氏以胃釋招。未詳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音義不為招字作音。字書引此經。注與詩招招舟子並列音昭之下。明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何以相仍如趙字。

去也。詩曹風蟋蟀篇。於我歸處。箋云。歸。依歸。廣雅釋詁云。歸。就也。歸正翁云。就正矣。伏生書大傳云。和伯之樂。名曰歸來。鄭氏注云。歸來言反其本也。爾雅釋言云。還。返也。廣雅釋詁云。還。歸也。釋言云。還。返也。下云道而還之。又以還釋歸。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苙。蘭也。招。胃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蘭則可。又復從而胃之。大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大甚。○注。苙。蘭也。○正義曰。音義云。苙。丁音立。欄也。圍也。注云。謂蘭圍也。孟子既入其苙。趙岐注云。苙。蘭也。蘭圍古通用。漢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顏師古注云。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圍也。阮氏元校勘記云。蘭者假借字。欄者俗字。闕者正字也。○注。招。胃也。○正義曰。音義云。胃。猶克切。為羈其足也。按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羈。作羈。又作胃。說文网部云。羈。綽也。糸部云。綽。綽也。周禮秋官。冥氏掌設羈。張注云。羈。張羈羈之羈。所以羈網禽獸。羈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羈而擒之。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綽中。鳥來下則擒其脚。綽。即羈。亦即胃也。綽之為羈。猶爾雅釋器捐之為環。聲類云。胃以繩係取鳥獸也。音義言羈其足。皆本此。然趙氏以胃釋招。未詳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音義不為招字作音。字書引此經。注與詩招招舟子並列音昭之下。明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何以相仍如趙字。

去也。詩曹風蟋蟀篇。於我歸處。箋云。歸。依歸。廣雅釋詁云。歸。就也。歸正翁云。就正矣。伏生書大傳云。和伯之樂。名曰歸來。鄭氏注云。歸來言反其本也。爾雅釋言云。還。返也。廣雅釋詁云。還。歸也。釋言云。還。返也。下云道而還之。又以還釋歸。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苙。蘭也。招。胃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蘭則可。又復從而胃之。大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大甚。○注。苙。蘭也。○正義曰。音義云。苙。丁音立。欄也。圍也。注云。謂蘭圍也。孟子既入其苙。趙岐注云。苙。蘭也。蘭圍古通用。漢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顏師古注云。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圍也。阮氏元校勘記云。蘭者假借字。欄者俗字。闕者正字也。○注。招。胃也。○正義曰。音義云。胃。猶克切。為羈其足也。按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羈。作羈。又作胃。說文网部云。羈。綽也。糸部云。綽。綽也。周禮秋官。冥氏掌設羈。張注云。羈。張羈羈之羈。所以羈網禽獸。羈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羈而擒之。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綽中。鳥來下則擒其脚。綽。即羈。亦即胃也。綽之為羈。猶爾雅釋器捐之為環。聲類云。胃以繩係取鳥獸也。音義言羈其足。皆本此。然趙氏以胃釋招。未詳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音義不為招字作音。字書引此經。注與詩招招舟子並列音昭之下。明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何以相仍如趙字。

去也。詩曹風蟋蟀篇。於我歸處。箋云。歸。依歸。廣雅釋詁云。歸。就也。歸正翁云。就正矣。伏生書大傳云。和伯之樂。名曰歸來。鄭氏注云。歸來言反其本也。爾雅釋言云。還。返也。廣雅釋詁云。還。歸也。釋言云。還。返也。下云道而還之。又以還釋歸。

此惟國語。齊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注。招。舉也。當讀翹耳。亦猶招招舟子。本當如字。而今乃與徵招角招之招同讀。然愚又謂招之爲買爲羈。僅見此注。絕少作證。孟子之闢楊墨。方深望能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未必有追咎大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與楊墨辯者。有如追放厥然。惟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笠。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也。豈既處之有常。招又望之無已。如是。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別音。弁不煩別義耳。○注。今之至太甚。○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辯而不德。服氏注云。辯。答闢辯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無與孔穿辯。高誘注云。辯。相易奪也。闢奪皆謂爭也。墨子經上云。辯。爭彼也。故趙氏以爭釋辯。書樂誓。馬牛其風。鄭氏注云。風。走逸。釋名釋天云。風。放也。詩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籠。傳亦云。風。猶放也。放風一音之轉。放逸即風。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逸也。方言云。豬其子謂之豚。爾雅釋獸云。豕。子豬。是豕即豚也。子張篇云。綏之斯來。孔氏云。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也。綏。來者不綏。○正義曰。論語。子張篇云。綏之斯來。孔氏云。來歸者不受而安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國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

軍卒以爲衣也。縷。紵。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國有布至之征。○正義曰。惠氏士

重簾。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廬。夫三爲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於室

屋。安矣。蓋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徒得據而致焉。而斂之旅師是也。邦布者口泉。衆寡

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六畜。安矣。蓋家辨其

物。歲入其書。故鄉盜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

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

其實一也。謹案周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

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應

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僮布。質布。罰布。廬布。孟子曰。廬無夫里之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傳見舊時說也。

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征賦之稱布。司農有此二義。一爲泉布之布。則布即錢也。一爲布參印書以爲幣。而引詩爲證。毛詩衛風。氓。抱布貿絲。傳云。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買

買物也。孔氏正義云。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又云。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賈氏載師疏云。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是征賦之布。爲泉布。非布帛。孟子不云泉布之征。而云布縷之征。布與縷連稱。則布爲布帛。此趙氏所以不用夫布里布等說。而以爲軍行之橫征也。且屋粟里布。國之常賦。

不容缺綬。即用二用三。何致民有殍而父子離。則趙氏義為長。○注。布軍至役也。○正義曰。詩秦風無衣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次章云。與子同裳。是軍卒當給以衣也。說文糸部云。縷。綫也。紕。縫也。書柴誓。審鞅乃甲冑。鄭氏注云。鞅謂穿微之。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甲冑皆以卒為之。攷工記。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氏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績之數。是甲聯合數革以為之也。又韋人云。督其縷。欲其臧也。杜子春云。縷謂縫革之縷。是甲冑之革。皆必以縷縷縫縷。鄭云。穿微即縫縷也。武氏億釋甲云。以繩謂之縷繩。有飾謂之朱縷。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縷縷。孔晁注曰。縷繩甲。不以組書。鞅乃甲冑。正義引鄭云。鞅謂穿微之。謂甲縷有斷縷。當使較理穿治之。說文云。縷。縷也。魯頌閟宮篇。貝冑朱縷。傳。朱縷。以朱縷綴之。疏謂以朱縷連綴甲也。又按朱縷即冑之縷。太平御覽詩云。貝冑朱縷。謂以貝齒飾冑。朱縷疏但指連綴甲。於義猶未備也。按王氏武氏所詳。是縷為紕甲之縷也。葉時禮經會元云。六軍人自為備。屨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為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為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與。謹按梁惠王下篇。引晏子已云。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則春秋時行軍轉食。已有粟米之征。布縷粟米。既非常賦。則力役亦非徒役之正額。既轉米粟。必有負荷之人。所謂勞者弗息也。音義云。斯義同。斯。賤役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云。艾草為防者曰厮。汲水漿者為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有厮養卒。集解引韋昭云。折薪為厮。炊烹為養。斯之訓為折。緣其在折薪。故名斯。厮其俗字也。蘇林云。厮。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注。則分至義矣。○正義曰。論語季氏篇。邦分崩離析。不可會聚曰離析。孟子言父子離析。趙氏兼及分崩。因有異心。各思逃竄。則父不顧子。子不顧父。故忘孝慈之禮義矣。○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子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

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疏** 諸侯之寶三。○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仁親以爲寶。注

事也。○注。求索至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

和爲誑而刑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土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記蘭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楚和

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此所謂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也。莊子讓王篇云。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漢書鄒陽傳。獄中上書云。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

文選。作隨侯之珠。夜光之璧。淮南子覽冥訓云。譬如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注云。隨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史記李斯列傳。有隨和之寶。正義引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

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隨侯之珠。無求索爭國事。趙氏蓋遠及之。新序雜事篇云。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

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求索或指此與。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注** 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

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注** 盆成至必死。○正義曰。說苑建本篇。有盆成子。成括。正與孔子由其死矣語同。何故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括以母柩合葬於路。變事。晏子稱之曰。括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嘗爲孔子門人。是齊有兩盆成括也。然孔庭從祀。無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注** 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曰。其爲

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注** 孟子答門人言括之

爲人。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注** 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五八九

才。智也。方言云。智或謂之慧。是小有才謂有小慧也。論語衛靈公篇。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集解鄭注云。小慧謂小小之才智。說文心部云。慧。侵也。慧則精明。精明則照察人之隱。慧則捷利。捷利則超越人之先。皆危機也。君子明足以察奸而仁義行之。智足以成事而謙順處之。是為大道也。夫道大則能包容。小人以有孚而化。道大則無驕克。異端以相感而通。于食有福。何害之。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正義曰。史記賈○正義曰。文選西都賦云。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壽。李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又上林賦。拂羣雅。注引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後漢書文苑傳。孔融數稱衡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劉劭人物志九徵篇云。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先人與自私相對。謂以人為先。己退讓處後也。鶻冠子近世篇云。鷹子問鶻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鶻冠子曰。先人。義雖異而指略同。又按崔篆慰志賦云。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李賢注引詩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大雅或指此。然與上小知不類。且先人無謂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正義曰。儀禮聘禮。及

館。周禮秋官。司儀致館。注並云。館。舍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舍釋館。又以止釋舍。又知士篇。靜郭君善甯貌辯。於是舍之上舍。注云。上舍。甲第也。此上宮當如上舍。謂上等之館舍也。趙氏以為樓者。說文木部云。樓。重屋也。宮在屋之上。故名上宮。女部云。婁。空也。广部云。廡。屋。麗廡也。同部云。同。窗。麗廡。闡明也。禮記月令。可以屆高明。注云。高明謂樓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樓。闡戶之間。諸射孔樓樓然也。然則。樓之名取於婁。麗廡以闡明釋之。即玲瓏之轉聲。蓋其制窄狹而高。四面開窗。闡以上為稱而下言闡。上故以為樓也。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勿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

屨。屨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度。屨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正義曰。說文屨部云。屨。以草屨釋之。此直以屨釋屨。屨為草屨。故云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謂織草為屨。已有次等而尙

未成。爾雅釋詁云。業。敘也。國語晉語云。則民從事有業。韋昭注云。業。猶次也。次與敘義同。云有次業者。以次釋業也。說文欠部云。次。不前不精也。故以為未成。廣雅釋詁云。業。始也。與創造作等字相轉注。然則業屨。猶云造屨創屨。屨始作為業。猶始始築為基。衣始裁為初。皆造

以草屨釋之。此直以屨釋屨。屨為草屨。故云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謂織草為屨。已有次等而尙未成。爾雅釋詁云。業。敘也。國語晉語云。則民從事有業。韋昭注云。業。猶次也。次與敘義同。云有次業者。以次釋業也。說文欠部云。次。不前不精也。故以為未成。廣雅釋詁云。業。始也。與創造作等字相轉注。然則業屨。猶云造屨創屨。屨始作為業。猶始始築為基。衣始裁為初。皆造

以草屨釋之。此直以屨釋屨。屨為草屨。故云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謂織草為屨。已有次等而尙未成。爾雅釋詁云。業。敘也。國語晉語云。則民從事有業。韋昭注云。業。猶次也。次與敘義同。云有次業者。以次釋業也。說文欠部云。次。不前不精也。故以為未成。廣雅釋詁云。業。始也。與創造作等字相轉注。然則業屨。猶云造屨創屨。屨始作為業。猶始始築為基。衣始裁為初。皆造

而未終之橋也。○注。度匿至匿也。○正義曰。音義云。度或作慶。同音搜。今諸本作慶。惟慶本作度。論語為政篇。人焉廋哉。集解孔氏云。度。匿也。淮南子說山訓不匿瑕穢。高誘注云。匿。藏也。不直言其竊。而詭云藏匿以為藏也。趙氏以匿釋度。又以竊釋匿。謂或婉言匿。其實疑其竊也。故孟子直以竊對之。說文穴部云。盜從中出曰竊。隱公八年公羊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云。從者。隨從也。儀禮。鄉飲酒禮。賓及衆賓皆從之。注云。從猶隨也。華嚴經音義引蒼頡云。侍。從也。故從者為門徒相隨。又云侍從者也。曰子以是為竊屢來

與。○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屢故來邪。曰殆非也。○館人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注。自知問之過。○正義曰。經云。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注云。有來問孟子

來問者。即館人也。蓋館中非一人。來問之館人。不必即求屨之館人。○注。而於孟子之答。則云孟子謂館人。此注云館人曰。又云自知問之過。然則前

館館中人公共求之。而問者止館人中之一人。故別之云。或問之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

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

館人言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注。孟子至答之。○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以經

正釋經予字。阮氏元校勘記云。夫子之設科也。闕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應本孔本韓本子作予。案

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僞疏亦云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予是也。予子蓋字形相涉而譌。趙氏佑

溫故錄云。此作孟子語而云夫我。趙氏從無改字。明是漢人經文不作夫子。子乃予字。而夫音扶。

作孟子言。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有意含隱調矣。論語述而篇。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氏云。往。猶去也。說文言部云。房。召也。追。謂追逐而召之。呼為舒之

假借也。管子七臣七主篇云。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房元齡注云。追猶召也。論語子張篇。其不

可作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距。此不拒。孔本韓本及闕監毛三本作拒。宋本岳本咸傳衢州本慶

距大邦。距。拒。古通也。國語齊策。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韋昭注云。逆。拒也。詩大雅皇矣。勳

之也。廣雅釋詁云。竊。取也。云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即竊之與否。有學道之心。又有竊屨之心。

是有異心。見其有學道之心而受之。不能保其無竊屨之心。則或即為從者之度不可保也。即亦不可知也。故云不能保知。荀子法行篇云。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粟枵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孟子錄



當時跋扈之家。非不受學於大賢君子之門。而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稜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履。黨籍中未嘗無依附虛聲之士。故有慨乎言之。**疏**受之如海百川稜流。○正義曰。揚子法言學行篇云。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疏**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造次必於是。○正義曰。論語里仁篇中語。釋文引鄭氏云。造次。倉卒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疏**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疏**人皆至仁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忍。即下無害人之心。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疏**人皆有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疏**人皆心。○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為。即下無穿踰之心。○正義曰。者字疑羨。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疏**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疏**己篇。焘充天地。高誘注云。充猶大也。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疏**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疏**穿踰。○正義曰。闕監毛三本。此作穿窬。下穿踰之類作穿踰。宋本孔本釋本字本異。禮記。儒行。韋門圭窬。注云。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圭窬即左傳之圭窬。故徐氏音豆。即讀窬為窬也。其實窬窬義皆為空。而字不同。窬自音史耳。趙氏云。穿牆踰屋。則自為踰越之踰。論語陽貨篇云。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集解引孔氏云。穿。穿壁也。窬。窬牆也。釋文云。踰。本又作窬。然則釋文論語本作穿踰。是論語之穿窬。與孟子之穿踰一也。或借窬為踰。故有作穿窬者。其實皆穿踰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疏**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疏**注。爾汝至義也。○正於下之通稱。卑下者自安而受之所謂實也。無德行者為有德行者所輕賤。亦自安而受之。亦所謂實也。蓋假借爾汝為輕賤。受爾汝之實。即受輕賤之實。故云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非謂德行可輕賤。專在稱謂之爾汝也。既實有當受之實。自不能不受經言。無受者自勉於德行。不為人所輕賤也。故云。既不為輕賤。不為人所爾汝。德行已高。自不為人所輕賤。猶分位已尊。自不為人所爾

汝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疏**注。爾汝至義也。○正於下之通稱。卑下者自安而受之所謂實也。無德行者為有德行者所輕賤。亦自安而受之。亦所謂實也。蓋假借爾汝為輕賤。受爾汝之實。即受輕賤之實。故云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非謂德行可輕賤。專在稱謂之爾汝也。既實有當受之實。自不能不受經言。無受者自勉於德行。不為人所輕賤也。故云。既不為輕賤。不為人所爾汝。德行已高。自不為人所輕賤。猶分位已尊。自不為人所爾



不言鉅人所甘於為。而且自謂以為得計者。由不知此即穿鑿之類。宜充而達之者也。充無穿鑿之心。而不以言鉅。不以不言鉅。則庶幾能勉進於義。而不為人所輕賤矣。前節意已結。此又申明充無穿鑿之心。如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鑿。善亦遠矣。是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

帶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

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道也。○正義曰。說文是部

篇。是故君子有大道。注云。道行所由。是道即行。善道謂善行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

脩其身。六經孔孟之言。誣行之約。務是脩身而已。語知之約。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

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求一知一哉。○注。言近至存焉。

○正義曰。不下帶而道存。孟子自發明言近指遠之義也。脩其身而天下平。孟子自發明守約施博之

義也。趙氏以脩身明指身言。此不下帶暗指心言。故以近言為正心。凡人束帶於要限間。心在帶之

上。說文。勺部云。匈。膺也。肉部云。肱。胸肉也。匈即胸。肱即臆。劉熙釋名。釋衣服云。膺

心衣鉤膺之間。施一。襜一。奄心也。胸臆當心。亦居帶上。仁守於心而吐於口。故四體不與也。

守雖明言脩身。而未言所以脩身之事。趙氏以仁義明之。謂所以脩身者。為守此仁義也。仁者。元

也。義者利也。元亨利貞為四德。故云施德於天下。施德即施仁義也。既以正心明言近。以守仁明

脩身。又並云。正心守仁皆在胸臆者。謂正心即守此仁義。脩身即是正心。言如是。守即如是。雖

分言之。實互言之也。事天之本。不外身心。平天下之功。不外仁義。孟子之情。趙氏得之矣。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地之象。以要為帶。帶而上者盡為陽。帶而下者盡為陰。各其分。陽。天

氣也。陰。地氣也。董子之說。以天任陽不任陰。天之

大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此亦不下帶而道存之義。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身

正物正。天下平矣。注。身正至平矣。○正義曰。身正。成己也。物正。成物也。成己。仁也。成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

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注。芸治也。○正義曰。說文未部云。穎除苗間穢也。重

即所以治之。故以治釋芸。禮記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是也。○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

注。是求至太輕。○正義曰。廷琬云。孔本無是字。汲古閣本輕下有也字。

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况以妄芸言失務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

人。謂加善於民。注。堯舜至於民。○正義曰。體性。猶荀子解蔽篇云體道。楊倞注云。體。謂不離道也。管子君臣上篇。則君體法而立矣。房元齡注云。體。猶依也。依與不離義同。

依性即中庸所云率性。人性本善。堯舜生知。率性而行。自己爲善者也。湯武以善自反其身。己身已安於善。然後加善於人。堯舜率性。固無所爲而爲。湯武反身而後及人。亦非爲以善加人。而始爲善。此非尙論堯舜湯武也。

爲託於堯舜湯武者示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注。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注。人動至至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動。作也。禮記。少儀。祭祀之容。注云。人之繼堯舜湯武而或性也。皆如堯舜湯武。或性也。皆無所爲而爲也。德感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也。德感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也。德感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也。德感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也。德感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也。德感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也。德感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也。德感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也。德感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也。德感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也。德感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近棟者名交。謂交於楣上也。接交而長直下達於檐者名闕。以其下垂。故名椽矣。椽之抵檐處爲椽頭。其下覆以瓦。雨自此下溜。故爲霽。亦爲霽。櫛取於楹也。今尙以瓦頭爲滴水。自瓦言之爲霽。自椽言之爲椽頭。近在一所。故趙氏以屋霽釋椽頭也。霽屬瓦。故亦作霽。廣雅釋宮云。霽謂之霽是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裏二十八年左傳。慶舍援廟楹而動於霽。則霽爲覆楹之瓦可知。言其多力。引一楹而屋宇爲之動也。若以霽爲屋極。則太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廬。所援之楹。必爲當楹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而動於極也。程氏說是也。援楹覺動。亦屋霽與椽頭相近在一所之證也。趙氏既以屋霽明椽頭矣。又云。堂高數仞。振屋數尺。奢太之室。阮氏元校勘記云。椽題三尺。闕監毛三本同。唐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椽題作振屋。謹按振字乃旅字之譌。說文本部云。櫛。秦名屋。櫛聯也。齊謂之櫛。楚謂之櫛。櫛屋椽前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記。饔饗在西壁。注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椽。屋旅即屋椽。屋椽即屋椽。正椽頭之所在。趙氏蓋云。屋旅數尺。鶻旅爲振。又倒屋旅爲旅屋。旋不知其說。而竟改注文爲椽題矣。今仍存振屋二字而證明之。以著趙氏之義。識者察之。經傳稱堂高者。皆指堂階而言。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考工記云。殷人重屋。堂崇三丈。周人明堂爲大屋之延。堂崇一筵。注云。周高堂九尺。殷三尺。則夏一丈。皆有尺寸之限矣。故趙氏以此堂高爲大屋之高。周氏柄中辨正云。堂屋高卑之度。經無明文。惟攷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阿之制七雉。鄭注。雉。長三丈。高一丈。度廣以廣。度高以高。則門阿高五丈。宮阿高七丈。尙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三丈六尺。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八尺。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然則堂高數仞。並非踰制。而數仞之指堂階無疑矣。謹按孟子亦彈言其堂之高耳。當時縱僭乎帝制。堂階之高。不必更踰九尺。而屋之高或達二丈八尺者。爲三丈六尺可也。所以總括之以數仞耳。趙氏以爲大屋是也。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椽題三圍。曾子大賢。即爲尊官。何致僭天子九尺之階若三圍。莊子人間世。釋文。李云。經尺曰圍。然則三圍者三尺也。廷瓊云。趙注堂高數仞。孔本作高堂數仞。食前方丈。

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

極五味之饌。列於前方一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

文。○正義曰。說文食部云。饗具食也。饌或從巽。卅部云。具。共置也。列前有方丈之多。則極五味。無不備置。故以饌釋食。謂食。言具食也。論語爲政篇。有酒食。先生饌。集解引馬曰。饌。飲食也。廣雅釋詁云。饌。食也。是具食亦單謂之食。儀禮士冠禮。具饌於西塾。注云。饌。陳也。周禮。秋官掌客皆陳。注云。陳。列也。趙氏既以饌釋食。又以列釋饌。是食前即具食於前。亦即是列於前。晏子春秋問下云。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樂食味方丈。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

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般於遊田也。

注。般。大也。○正義曰。般。大。詳見公孫丑上篇。書無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文選西京

賦。般于游政。其樂只且。薛綜注云。盤。樂也。此云盤于游田。般與盤通。書。盤庚。漢書。古今人表。作般庚。君喪。時則有若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般是也。此與般樂之般訓大者不同。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我何畏彼哉。在彼貴者驕佚之事。

我所恥為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乎哉。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

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也。茅茨至蕩心。○正義曰。韓非子。堯之有

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亦見淮南子主術訓。史記自敘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二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莊公四年左傳。楚武王曰。余心蕩。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不存焉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正義曰。周禮天官。

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云。養。猶治也。說文山部云。寡。少也。存與亡對。故以不存為亡。單豹事。莊子達生篇云。田開之見周威公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而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蒼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疾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親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者者。皆不顧其後者也。呂氏春秋必己篇云。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巖窟。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高誘注云。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凋。此之謂也。亦見淮南子人間訓。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也。○正義曰。詩大雅桑柔篇。民之貪頑。高誘注云。求無厭足為貪。是貪為多欲也。引晉欒黶者。襄公十四年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是其事也。黶雖不亡。而盈亦必亡。先德之恃焉可久乎。章指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亡。蓋非常道。是以正

路不可不由也。○清淨寡欲。○正義曰。史記自敘云。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禮記。孔子聞居云。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淨。說文水部云。靜無垢穢也。靜即淨字。

路不可不由也。○清淨寡欲。○正義曰。史記自敘云。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禮記。孔子聞

居云。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淨。說文水部云。靜無垢穢也。靜即淨字。

居云。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淨。說文水部云。靜無垢穢也。靜即淨字。

居云。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淨。說文水部云。靜無垢穢也。靜即淨字。

居云。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淨。說文水部云。靜無垢穢也。靜即淨字。

居云。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淨。說文水部云。靜無垢穢也。靜即淨字。

居云。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淨。說文水部云。靜無垢穢也。靜即淨字。

會哲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圖**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圖**羊棗，棗名也。○正義曰：爾雅釋木云：棗，羊棗。郭璞注云：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孟子曰：會哲嗜羊棗。邵氏晉頌爾雅正義云：羊棗一名遼。說文：棗，羊棗也。是以爲棗之總名也。鍾氏以棗名釋之。以棗類衆多，此其中一名耳。何氏焯讀書記云：羊棗，非棗也。乃棗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柿。余乙卯客授臨沂，始親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奶柿。一名椶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椶棗。此尤可證柿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違羊棗之說爲疑。周氏栢中辨正云：陳禹謨名物攷云：嘗道鄒，登嶧山，或以羊棗噉余。其狀絕類柿。大僅如芡實，蓋名爲棗，而去棗遠矣。此皆得之親見，益信何氏之說不謬。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羊棗，即木部之椶。爾雅諸棗中之一。與常棗絕殊，不當專取以爲訓。棗樹隨地有之，盡人所識。赤心而外刺，非羊棗也。木部云：椶，椶棗也。一曰椶，按椶即釋木之遵羊棗也。凡物必得諸目驗而折衷古籍，乃爲可信。昔在西苑萬善殿庭中，曾見其樹葉似柿而小，味亦甘美。師古曰：椶棗，今之椶棗也。椶與遼音相近，椶即遼字也。內則芝栢，贊氏曰：芝木椶栢軟棗。釋文云：栢本又作椶。椶者椶之誤。○注：曾子至矣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身，我也。鍾氏謂曾子思念其父既歿，不復再食此羊棗，故己身不忍食之。禮記少儀云：牛羊魚之腥，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菹而不切。麋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菹而切之。切菹若菹實之醢以爲之。注云：菹之言醢也。先釐菹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內則云：膾，春用蔥。秋用芥。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其餘文與少儀略同。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菹而切之也。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醢菜而柔之以醢，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癢者，近由此爲之矣。軒或爲臠。宛或爲菹。說文肉部云：臠，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臠即菹而切之。周禮天官臠人注：引少儀作臠而切之。然則臠者切之薄片，如今片肉也。又將所片細切成條，謂之報切。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凡細切者必疾速下刀。少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按報與臠音近。報之爲疾，即臠之爲疾。報而切之，即今肉臠子也。南史恩倖傳云：宮中諺云：趙鬼食鴉臠。諸鬼盡著臠。臠與臠韻正讀如臠。臠猶臠。臠亦爲疾。蓋漢言報。六朝言臠。今則爲臠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也。赤蓋肉之精者，白蓋肉之肥者。先分切而後合之。所以爲會。臠人五齊七菹。注云：齊當爲齋。五齋，昌本脾析脰脈拍架蒲也。七菹，韭菁茹葵芹筍筍菹。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齋。全物若臠爲菹。齋菹之稱菜肉通此。因少儀內則：麋鹿稱菹。脾析爲牛。百葉脈拍爲脈。魯亦爲齋。是齋菹通稱。於肉以細切爲齋，則齋即膾之通稱。蓋肉之臠而切者爲軒。又報切之則爲膾。在菜但臠切而不報，或全物不切，是爲菹。細切者爲齋。以



其皆為臠切。則肉亦名菹。以其皆為細切。則肉亦名齋。但菹之名可通於肉。而臠之名則不聞。獨於菜。是臠專為肉之細切者名也。菹齋皆用蔥薤醃醬和之。今人以生蝦生蟬蠶用酒酢椒薤拌食之。此古肉食為菹之遺用。全物而不切者也。說文神部云。菹。酢菜也。非部云。齋。擊也。齧。齋也。臠俗文云。施非曰齋。施薤曰臠。蓋菹齋之醬食者可用酢。其久藏者兼以鹽。或用全。或用切。或用細切。其細切者今尚名齋矣。而肉之臠切細切者。皆未有生用醃酢芥薤和食之制。蓋臠之古法。今不可詳矣。內則諸膳有牛炙。牛臠。羊炙。豕炙。魚臠。即儀禮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中物。孔氏正義云。牛炙。炙牛肉也。毛詩小雅楚茨云。或燔或炙。傳云。炙。炙肉也。箋云。炙。肝炙也。孔氏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遠炙者為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瓠葉從於歐酒之肉特牲。日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為燔。而炙之。非炮燒火。如今炙肉矣。瓠葉云。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次章云。炮之炙之。傳云。毛曰炮。加火曰燔。炕火曰炙。箋云。柔者炙之。乾者燔之。孔氏正義云。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燔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為脯。腊則加之火上。若今之燒乾脯也。禮記禮運云。以炮以燔。以烹以炙。注云。炮。裏燒之也。燔加於火上。炙貫之火上。內則獨詳於炮。云炮取豚若牂。剗之剗之。齋菹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擊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皸。注云。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謹當為瑾。瑾塗。塗有種草也。此蓋連毛以瑾塗。塗裏之置火中。燒其毛。灑塗脫去。又用手摩去皮肉上之皸。更入鼎鑊煮之。以其用塗包裹燒之。故名炮。炮者。包也。是為毛曰炮也。去皸之後。入鑊煮之。則炮而烹矣。若不入鼎鑊。近火炙之則為燔。遠火炙之則為炙。考工記。盧人重欲傳人。注云。傳。炕也。傳火即近火也。是為燔之。燔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瓠葉傳云。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按炕俗字。古當作抗。方言曰。抗。縣也。是也。縣而炙之則遠火也。是為炮之炙之也。軟菹為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視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之用臠炙。禮之隆殺有差。即物之甘嘉或別。故以孰美為臠耳。

孟子曰。臠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言臠炙雖美。人所同嗜。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

所獨也。故諱之也。注。譬如至故諱之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云。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太史所奉之諱惡。即小史所詔之忌諱。蓋雖小史掌之。而必由太史進之也。曲禮云。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

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桓公六年左傳。申繻云。周人以諱事神。注云。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孔氏正義云。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然則周制以諱事神。天子諸侯諱高祖以下。鄭氏謂適士以上諱祖推之。則大夫三廟當諱會祖。庶人不逮事父母者。雖不諱祖。亦仍諱父。是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諱父者。君之名則未有敢斥言者。此諱君父之名之事也。隱公八年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注云。立有德以為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汭。故陳為媯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諡。稱以為族。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皆稟之時君。諸侯之子為公子。公子之子為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由此言之。則姓可賜即可改。族由氏立。則姓不與族同矣。禮記大傳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注云。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孔氏正義云。正姓者對氏族為正姓也。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始祖為正姓也。云高祖為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為游氏國氏之等。然則庶姓者氏也。同姓為其一族。其以氏為族者。謂九族之族。蓋一族分為九族。可各為氏。而九族總為一族。其姓仍同也。白虎通姓名篇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昏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為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與城國。繼絕世也。此分別姓氏甚詳。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按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後氏別既久。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如周語。帝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命氏曰陳。賜叔安裔子董父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有呂。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命氏曰陳。賜其姓。又或特賜之姓。前無所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禹祖昌意以薏苡生賜姓姒氏。殷契以元鳥子生賜姓子氏。斯皆因生以賜姓也。必兼春秋傳之說而通之義乃完。舜既姚姓。則媯為舜後之氏可知。姓氏之禮。姓統於上。氏別於下。鄭駁五經異義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氏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此由姓而氏之說也。既別為氏。則謂之氏姓。故風俗通曆夫論。皆以氏姓名篇。諸書多言氏姓。氏姓之見於經者。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姓也。季字也。南為逗。氏姓也。三字為句。此氏姓之明文也。史記。陳杞世家。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姓姒氏。契為商姓子氏。稷為

周姓姬氏。此皆氏姓之明文也。凡言賜姓者。先儒以為有德者。則復賜之祖姓。使紹其後。故后稷賜姓曰姬。四岳稷賜姓曰姜。董父舜賜姓曰董。秦大費賜姓曰嬴。皆予以祖姓也。其有賜姓本非其祖姓者。如鄭氏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是炎帝黃帝之先。固自有姓。而炎帝黃帝之姜姬。實為氏姓之祖始。夏之姓姒。商之姓子。亦同。然則單云姓者。未嘗不為氏姓。單言氏者。其後以為姓。古則然矣。至於周則以三代以上之姓。及氏姓。為昏姻不通之姓。而近本諸氏於官。氏於事。氏於王父字者。為氏不為姓。古今之不同也。謹按伏羲以上。人道未定。有男女而無夫婦。人知有母而不知父。無父子則無族矣。伏羲畫八卦。定人道。使男女有別。男女有別。則夫婦有義。夫婦有義。則父子有親。鄭氏注昏義云。子受氣性純則孝。受氣納則一本相生而有族。於是有所賜姓之制。蓋遵昏姻之禮。以長育子孫。則賜之姓以旌別之。所謂因生賜姓者。蓋由此也。故云。遠禽獸。別昏姻也。其始未必人人皆賜姓。而得姓者為貴。久之相慕相習。則賜姓者非一時。此所以神農之姓。賜於大皞。黃帝之姓。賜於炎帝也。至國語。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此所謂姓即氏也。同是子而或得姓。或不得姓。即春秋時之公子。或賜氏。或不賜氏也。季子以懷藏之故。附會其說。姓氏之分。未足為據。蓋至黃帝時。天下已無不有姓之人。而族類繁滋。其先因其無族而賜姓以別其為族。至是因其族多而賜姓。以別其族中之族。故一姓而有諸氏焉。久之。忘其正姓。遂以氏為姓。而氏又分氏。書禹貢。錫土姓。鄭氏注云。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然則此賜姓即是命氏。是古時通謂之姓。周乃分正姓為姓。庶姓為氏耳。禹賜姒姓。契賜子姓。稷賜姬姓。皆與舜之姓姒同。所謂氏姓也。蓋自黃帝以後。凡賜姓皆是賜氏。所謂因生以賜姓。在無族無姓以前。是因其生氣不純。而以姓表其同。在族既繁滋之後。是因其生氣滋盛。而以姓表其異。其同。德也。其異。亦德也。故皆為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也。若論正姓。惟伏羲初定人道時所賜。乃為真姓。本族自黃帝以後。庶姓之中。更為庶姓。惟本其所知者以為姓。即以為族而已矣。章指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牟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疏思親異心。○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孔子居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

何爲思魯之狂士也。注。簡大至士也。○正義曰。此文見論語公冶長篇。但彼云。斐然成章。不知

曰吾黨之小子。在簡者。進趨於大道。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蓋孔氏讀斐爲匪。匪然即非

然。包氏注不知而作爲穿鑿。此孔氏以斐然成章爲穿鑿成文章。謂以非然者成爲文章也。趙氏本此。以不得其正解之。儀禮觀禮云。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初。猶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些。注云。

故。舊也。是不忘其初。即不忘故舊也。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周禮地官大司徒文。引此者。所以

別乎阿私曰黨之黨。蓋趙氏生桓靈時。目見當時南北部黨人之議。朝廷捕而禁之。謂之黨錮。恐學

者誤以聖人所稱吾黨之士。即此三君八俊希風標榜之徒。故既以鄉釋黨。又引周禮以明之。謂孔子

所稱吾黨之士。即是吾鄉之士也。非此朋黨部黨之謂也。舊疏不知趙氏之情。妄

肆譏評。而說者。或謂孟子之文。本作五黨之士。故引五黨釋之。尤失之遠矣。孟子曰。孔子

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

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孔子至次也。○正義曰。此亦見論語子路篇。狷作狷。音義云。狷

語。小心狷介。韋昭注云。狷者守分。有所不爲也。狷之爲狷。猶捐之爲環。又心部

云。懼。急也。讀若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論語狷。孟子作環。其實當作懼。敢問。何

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

所謂狂矣。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蹉跎譎詭。論語曰。師也

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左傳莊子皆周人之書。趙氏豈不知之。而以琴張爲子張。觀左傳正義所引鄭賈之說。則當時固以琴張爲子張。而趙氏本之也。服虔始疑。而家語始以琴牢一字張。杜預注左傳所本者此也。然家語晚出之書。未足爲據。論語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氏注云。牢。弟子子牢也。不言即琴張。史記仲尼弟子傳。亦無琴牢其人。陳氏禮論語古訓云。王肅家語敘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肅云。談者即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人。肅臆說不可信。按鄭衆賈逵。既以左傳之琴張爲子張。則當時說莊子亦必以琴張爲子張。孟子反與琴張或編曲。或鼓琴。則編曲者反。而鼓琴者張也。故謂子張擊鼓琴。又正當時以莊子之琴張。爲顏孫師之證。而趙氏本之也。蓋子張之爲人。短乏者甚多。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弟佗其冠。神禪其履。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呂氏春秋尊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鄰家也。學於孔子。鄭氏解論語。堂堂乎張。云子張容儀威而仁德薄。至馬融注師也辟。則云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直以辟爲邪僻。此趙氏本之。謂其不能純善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子張與會稽相次。列於第三。而以琴牢列於第四。似亦以子張即琴張。而琴牢別爲牢曰子云之牢。別無琴張之名。趙氏生王肅前。未見有家語。自不知琴張即琴牢。以子張釋之。非無本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說陣無常也。說或作蹕。楚辭七諫。馬蘭蹕陣而日加。王逸注云。蹕陣。暴長貌也。暴長即無常之意。無常謂之蹕陣。非常亦謂之蹕陣。趙氏注孟子云。子張之爲人。蹕陣。暴長是也。文選東京賦。瑰異譎譎。薛綜注云。譎。變化也。漢書劉向傳云。必有卓詭。切至。顏師古注云。詭。異於衆也。異於衆。亦謂其非常矣。莊子寓言。恐非其實。何以謂之

狂也。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

掩焉者也。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

注。嚶嚶。志大言大者也。○正義曰。音義云。嚶嚶。火包切。說文口部云。嚶。誇語也。志大言大。是誇語矣。嚶嚶之而又慕之。故重言古之人。說文心部云。慕。習也。習者重也。在心欲之不已。則形於口者亦不已。毛詩小雅出車。猘猘于夷。鄭南山。式夷式已。大雅桑柔。亂生不平。召旻。實靖夷我邦。傳皆訓夷爲平。爾雅釋詁云。平。成也。易復象傳。中以自考也。釋文引鄭氏注云。考。成也。向秀云。考。察也。禮記禮器觀物弗之察矣。注云。察。猶分辨也。平與辨義通。則夷考即是考察。說文大部云。奄。覆也。掩與奄通。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僇也。是又其次也。屑。絜也。不絜。污穢也。既不能得狂

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污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注。屑。屑。屑至狂者也。○正義曰。毛詩邶風谷風篇。不我屑以。傳

云。屑。黷也。古脩潔之字皆作絮。楚辭招魂云。朕幼清以廉潔兮。王逸注云。不汚曰潔。不汚曰潔。是汚穢爲不絮矣。漢書。楊胡朱梅云。傳贊云。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顏師古注云。狷。介也。故此注以狷爲有介之人。有所不爲。則有所介盡。不妥爲。故不以不絮爲絮也。不絮是汚穢之行。能取之賤之。是不絮比不絮之行也。與之是進而教之。故爲可與言。是穢也是又其次也。八字一句。故易蠱也爲蠱人以明之。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憾。恨也。至

故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憾。恨也。楚辭哀時命云。志憾恨而退兮。是也。荀子脩身篇云。害良曰賊。有害於德。故云德之賊。語見論語陽貨篇。曰。何如。斯可謂

之鄉原矣。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願行。行不願言。則曰。

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闞然媚

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願。則亦稱古之人。

古之人行何爲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踴踴涼

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闞然

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皆論鄉原。嚶嚶鄉原之嚶嚶也。言何以是嚶嚶。若有大志。謂鄉原

之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非如狂者之真有大志也。言不願行。行不願言。鄉原之言行不願也。

狂者曰。古之人。古之人。鄉原則狂者之真有大志也。古之人。但狂者之稱古之人。是欲之慕之。鄉原之稱古之人。

則大言以譏斥之。謂古之人行何爲踴踴涼涼。無所用於世。此鄉原之大言。非如狂者之大言也。趙

氏以上古之人爲句。古之人行何爲踴踴涼涼爲句。生斯世也句。爲斯世也善句。與斯可矣。一連貫

下相呼應。故云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也。毛詩唐風杖杜篇。獨行踴踴。傳云。踴踴無所親也。說

文足部云。踴。疏行也。疏與親反。無所親故疏。又水部云。涼。薄也。從水京聲。薄與疏。義亦

相近。不與人相親。則不以周旋盤辟。施之於人。故云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音義以古之人行爲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注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章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注云。萬子至為也。〇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氏謂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平日反覆辯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責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蓋鄉原之著。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原者。孟子尚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問。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可。故特稱子以美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於此獨稱子。明有注文。然萬子曰乃記體。不得謂孟子稱之為子。不解之解。讀當為懈。言其問之審也。蓋孟子七篇。萬章傳述之功居多。其於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惟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於尊仲尼。稱堯舜。闢楊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以立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章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稱焉。以結七篇之局。論語泰伯篇云。侗而不愚。釋文引鄭注云。愚。善也。趙氏讀原為愚。故以原人為善人。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

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

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污亂之世。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為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

行為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為有德。故曰德之賊也。注正義曰。無可非。

無可刺。則真善矣。故趙氏以能匿蔽其惡解之。流俗之人。不可同志。則同之而不敬異。汙亂之世。不可合行。則合之而不敢離。蓋自託於達士之和光。而曲為浮沆俯仰之術。似忠信則非忠信。似廉

潔則非廉潔。論語學而篇。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廉潔亦屬與人交接之事。故趙氏括之以為人謀。惟其志行既同。流俗好。而其與此流俗好世之人共事。又能盡心力以為之謀。

而不自私其財利。此人所以皆悅之也。彼見人皆悅之。遂亦自信為涉世之善法。故自以為是。而要

之非仁義之實也。所謂非之無可舉。刺之無可刺。亦此流俗汙世之人耳。若孔子則已刺之為賊。堯舜子則已非之為不可入堯舜之道。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

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赤也。鄉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注。莠莖葉似苗。○正義曰。傳不言何物。小雅。大田不稂不莠。傳云。稂。童梁也。莠似苗也。按莠之爲物有二。一。狗覽引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夏小正四月秀幽。國策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廣雅釋草云。莠。莠也。幽。莠。一聲之轉。說文艸部。以莠次莠。莠即爾雅釋草之孟。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其卑徑則生蒺藜。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蒺。狼尾草也。莠爲狼尾。莠爲狗尾。所以相次也。則狗尾之名莠。乃莠之通借字也。此不稂不莠。傳既以稂爲童梁。說文艸部云。莠。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莠重文。采即德字。爲禾成莠之名。蓋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童之繪言獨也。稂是生而不成者。於是說文即以莠字次之云。莠禾粟下揚生莠也。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揚之必在下。今農人尙呼之爲下揚。農桑輯要云。穀種淨稅去則無莠。徐錯亦謂莠出於粟稅。今狗尾草。徧野皆一種自生。不關粟稅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莠之爲狗尾者異也。蓋即禾之秀而不實者。故即以莠名之。稂莠一類。稂成於病。莠生自種。有別耳。下揚中有米而不全浴。謂之半掩。故能生也。程氏瑤田以下揚爲飛揚。段氏玉裁以下揚爲下垂。難乎達矣。○注。佞人至惡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云。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集解。孔氏云。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包氏云。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孔氏云。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此謂惡似而非。與彼義略別。爾雅釋詁云。佞。佞也。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壬即莊公十七年公羊傳所云甚佞。孔壬指巧言令色。巧言令色即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言象恭。似乎有義矣。而不知實庸違滔天爲甚佞也。韓非子八經篇云。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而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訥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信乎衆。此辯辭所以若有信也。禮記樂記云。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貢對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侯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其溺音乎。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鄭聲所以亂樂。論語衛靈公篇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氏云。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說文木部云。朱。赤心木。木之赤心者名朱。朱即赤。故楚辭招魂。大招朱顏。王逸注。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皆云。朱。赤也。考工記畫縵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故為正色。劉熙釋名。得采帛云。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法言吾子篇云。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聽聽。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僕書王莽傳贊云。紫色蠅聲。應劭云。紫。間色。蠅。邪聲也。按蠅與哇同。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

民興。庶民與斯無邪慝矣。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

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為邪惡之行也。注。經常至行也。〇正義曰。白虎通。五經廣雅釋詁云。反。歸也。反與返同。歸即還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荀子。非相篇云。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趙氏以正為政教。故以道化釋之。五常

是仁義禮智信。經正是以仁義禮智道化之。謂經正之也。說文。早部云。興。起也。毛詩。小雅。天保篇。以莫不興。傳云。興。盛也。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糶粟。

屋粟。問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頌其興積。注云。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縣官徵聚物曰興。賈氏疏云。興皆是積聚之義。興為積聚。又為茂盛。故以庶民興。為家給人足。倉廩實而知

禮節。管子文。詳見前。秋官。大行人。殷糶以除邦國之慝。注云。慝。惡也。故以邪慝為邪惡也。莊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尊者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何晏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趙氏之義。則孟子言反經。與公羊傳異。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狷不合。似是

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注。子率而正。孰敢不正。〇正義曰。史記。平津侯主父列

傳贊云。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趙氏本此。蓋隱以公孫宏脫粟布被為鄉原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遷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

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

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注。由堯至知之。〇正義曰。孟子言必稱堯舜。以堯舜治天

子所聞而知之。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所見而知之。無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豈變神化之

道也。上言鄉原自以為是。而不足與入堯舜之道。末言君子反經而已矣。然則反經者。堯舜之猶也。

道也。上言鄉原自以為是。而不足與入堯舜之道。末言君子反經而已矣。然則反經者。堯舜之猶也。

又云。經正則庶民興。言經正。則經有不正者矣。反經而經正。則不反經。經有不正者矣。孟子所云反經。即公羊傳所云反經。反經爲權。權即變通神化。何爲經。經者常也。常者不變之謂也。在者常於高明。君子則反之以柔克。權者常於沈潛。君子則反之以剛克。如是則其常而不能變者。皆以反而歸於正。此庶民所以皆興起於善而無邪慝也。惟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其闕然媚世。本無一定之常。爲剛克柔克所不能化。又自以爲是。非勞來匡直所能移。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實爲聖世奸民。而古今大慝也。此孔子所以惡之。而思狂狷之士。在者反經。則由狂而中正。狷者反經。則由讓而中正。故君子反經而經正也。鄉原而外。皆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此堯舜之道。爲萬世君子之法。故湯文王孔子聞而知之。即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見而知之。即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反經爲權。實即堯舜變通神化之道。公羊氏不能闡而明之。孟子則詳言之矣。○注。卓遠。○正義曰。楚辭逢尤篇。世既卓兮遠眇眇。注云。卓。遠也。由

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擊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

注。伊尹至德也。○正義曰。書。君奭云。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伊尹名摯。傷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孫子用問篇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帝注云。伊尹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傷受命變夏作殷。作官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伊尹。既是相。則仲虺同時爲左相。知伊尹爲右相矣。引春秋傳者。定公元年左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書序云。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史記殷本紀作中。索隱云。仲虺二音。作壘音如字。尙書又作虺。○注。茶。一音之轉。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

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呂尙也。號曰師尙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謀

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注。太公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大明篇。維

尙父。可尙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云。尙父。呂望也。尊稱焉。佐武王者爲之上將。孔氏

正義云。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

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父亦男子之美

稱。太誓注云。師尙父。文王於磻磻所得聖人呂尙。立以爲太師。號曰尙父。尊之如世家之文。則尙本是名。號之曰望。而維師謀云。呂尙釣匡。注云。尙。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尙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尙。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

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尙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鄭氏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毛詩正義曰。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王氏鳴威尙書後案云。大雅縣詩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諭德宣譽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於張恭祖。後又誦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趙氏所謂四臣之一。與鄭氏說同。散宜生既在四臣之中。而降蔑德。秉文德。昭明德。故云有文德而為相也。按見而知之。謂親見當時所以治天下如此。在堯舜時。舉一禹皋陶。則稷契益等二十二人括之矣。在湯時。舉一伊尹萊朱。則當時賢臣如女鳩女房義伯仲伯咎單等括之矣。在文王時。舉一大公望散宜生。則虢叔素顯閔天召公畢公榮公等括之矣。非謂見知者。僅此一二人也。蓋通變化之體。作於黃帝堯舜。而傷文王聞而知之。知而行之。其始百姓固日用而不知。而賢聖之臣為之輔佐者。親見此脩己以敬。無為而治之效。固無不知之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大戴帝繫篇。堯由孔子而來。至於桀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

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至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

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

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

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正義曰。趙氏以無有為無有名世之人。上云然而無有。謂當時之人。以為無有。下云則亦無有。因人言無有。則亦當使之無有。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

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鄒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况絕筆於獲麟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蓋將自負於顏會思見知之列。

而以聞知望天下後世之人。或者曰。顏會思為孔子見知之人。明矣。孟子何不正言。而概以無有。曰顏會思之見知。不待言也。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者。固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當見知已往。

爾知未來。尤必有人焉。以延其絕續之交。然後見以紹見。聞以啓聞。近不絕而遠可續。觀書陳伊

尹保衡。而後則有太戊。盤庚。武丁之為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為臣。皆以傳湯與

伊萊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稱文武之蹟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皆以存文與伊萊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皋至湯。雖書缺有闕。然而歌稱祖訓。征逮政典。史記。伊尹之於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焉。相授受相維持於堯舜之衰可知也。其人類不及聖。而足以爲聖之資。否則各以五百餘歲爲斷。亦云遙闊之甚矣。湯文孔子雖甚聖。其不歎文獻無徵者幾希矣。其猶至春秋戰國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煽。班生所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孰是與於知之者。孟子予未得爲孔子徒。亦既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未遠爲幸。因益以未遠而無有爲懼。夫未遠而已無有知之者。復何望於遠而知之哉。孟子力肩斯道。實自居於見聞絕續之交之遺於後。爲益無窮期矣。謹按此義。與道氏之指小異而相近。然謂顏會思爲見知非也。堯舜湯文以此道措諸天下。而纓鸞鶴。一時輔佐之人共見之。是爲見而知之。湯文王之知。雖起於聞而實徵於見。禹伊尹周公雖見知而非不可聞知。惟孔子但聞知而不能措之天下。使當時賢者得見而知。七十子學於孔子。亦皆聞而知之。非見而知之者也。孟子去孔子之生未遠。鄉魯又相近。言庶幾私淑其人。得聞而知之也。然而堯舜湯文不復見於世。則此聞而知者。無有措於天下。蓋自孔子時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況生百年後。則亦無有見而知之者矣。爾者。辭之終也。乎爾者。伏絕之中。尙有餘望也。此孟子思王者之不作。而不欲徒託諸空言。其辭遜。其情婉。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或乃以孟子道統自居。夫道無所爲統也。爲道統之說者。夫孟子之教也。

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有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

**天地剖判。** ○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騶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韓非子解老篇云。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朴素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聖人不出名世承間。○正義曰。見漢書楚元王傳贊。○蓋有至止筆。○正義曰。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論衡逢遇篇云。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漢書儒林傳。序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班固答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



孟子篇敘。正義曰。音義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

七。未必盡符作敘微旨。存之亦足見聖哲立言。專理畢該。隨所推尋。無非妙緒矣。如魯論羣弟所

記。宜無倫敘。而說者謂降聖以下。皆由學成。故首學。而成學乃可為政。故次為政。以類相

求。實皆好學。深思之效也。趙氏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正義曰。明

為七篇次序之義。非如詩序書序之序也。孟子以為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上。故以

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正義曰。易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

義。仁即元。義即利。仁義之為道。即元亨利貞之為德。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者也。孟子言必稱堯舜。堯舜之道。即仁義矣。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

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會西之所羞也。正義曰。根心謂先

行不忍人。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為世子始有從

之政。善思禮之心也。正義曰。思禮。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

之明也。正義曰。說文升部云。奉。承也。承先王之禮而行之。所謂述也。禮記樂記

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正義曰。舜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是明其行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正義曰。人性善。情性在內。

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正義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是情合

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正義曰。盡心則知性於天。故與天道通也。

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仁義兩言為全書綱領。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於梁齊之下繼以鄒。滕。魯。蓋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梁也。始以去利行仁義期之。終料其嗜殺而去。於齊宣王始以易牛之仁冀其王。終以伐燕之暴。伏於諸鄒。於仁政一言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君子重之。且與齊宣皆屬舊君。不容略也。滕文尊禮。孟子遇矣。而國小多故。莫必其成功。魯則周公之後。孔子之鄉。平公乘五百里之地。既知用樂正子。兼有見賢之意。似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遇。孟子一生行藏。首篇盡之矣。其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望之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次二篇以天終。末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終。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其為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有五。餘八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任止。詳見起訖。明是篇為在齊之日公孫織之矣。滕文公亦兼舉聖學王道。而滕係弱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國耳。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與於上。聖道將絕於下。於是力闢楊墨。以承之許行夷之。以至陳仲子。皆邪說賊行之害仁義者也。故以不得已好辯終焉。離墨。萬章。告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性。與滕文公同。其後皆離說訓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之林。此則七篇大致。可得而略言者。趙氏以為包羅天地。揆彼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信矣。謹按周氏所云。似較趙氏為長。然探趙氏靡彼之情。蓋恐後人紊亂其篇次。增損其字數。故假其義以示其信耳。如後稱字數以五七不敢盈之義。則知三萬四千六百有奇。非傳寫之譌。三萬五千二百有奇。實增多之誤。詎真以孟子取五七不盈之義為此字。

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

**正義曰。**天以七紀。昭公十年左傳文也。尚書堯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馬氏注云。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第四曰熒土謂填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第六曰危木為歲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又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尚書大傳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璇璣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璣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氏注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七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馬鄭之說不同。趙氏此文作璿璣。不作旋機。則用馬氏義也。渾天者。地在其中。天周其外。盡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漢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鑄銅為之象。衡橫其中。璣轉於外。以知天度。故云璿璣運度也。范甯穀梁傳序云。七曜為之盈縮。楊氏疏云。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日。歲一周天。月。月一周天。木星。十二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金星二星附日而行。亦一歲一周天。是七政分躔。各行其度。而聖人造璿璣使七政之曜。言孟子一書分而為七。如天之有七政。而璿以璿璣布之也。劉陶作七曜論。以復孟子。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疑即以七篇為七曜。趙氏蓋本此。

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

正義曰。顯辭條二百六十一章。

此言九。當有誤也。易繫辭傳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此云不敢比易當期之數。而期四時。十二月三時。則九个月當有二百七十日。於數亦不能合。孔本作常期。音義云。當期音替。則本作當字。今正之。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

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

正義曰。五七當三萬五千字。今不足。故云不敢盈。據今本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

多趙氏五百四十一字。以趙氏章句章指核之。其字句較今所傳不應減少。此明云五七之數不敢盈。則為三萬四千有奇。而不足五千。斷非趙氏此數。為傳寫有誤。若過三萬五千。則不當云五七之數不敢盈也。尋釋其故。趙氏本所不同者。當在孟子曰等文。蓋問答則有孟子曰。孟子對曰。或單用曰字。其自為法度之言。則不必加孟子曰。如荀子儒效篇。與秦昭王問答。讓兵篇與陳轅李斯等問答。則用孫卿子曰。餘皆不加荀子曰。惟自言本不加孟子曰。此趙氏所以定七篇為孟子自作。史記太史公曰。索隱云。揚輝東方朔所加。則孟子曰三字容為後人所加。如齊人有一妻一妾章。逢蒙學射於羿章。章首皆無孟子曰可例。其餘會子居武城章。章首亦無孟子曰。而孟子曰三字在章末有之。又公孫丑上篇。伯夷章章首。有孟子曰。章末伯夷隘云云。又有孟子曰。亦後人增加。未盡一之證。凡孟子自言一百數十章。則多孟子曰一百數十。又趙氏於單言曰字。或無曰字。必明標孟子曰。孟子言及丑曰。克曰。相曰。髡曰。經曰云云。其孟子謂戴不勝曰。趙氏亦標云孟子假喻。疑章首孟子亦後人所加。趙氏本但云謂戴不勝曰。經無孟子字。趙氏乃以孟子標之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趙注皆明標孟子曰。蓋趙氏本亦但有曰字。無孟子字。故標之也。以此推之。雖未能盡得其增加之跡。而趙氏之本轉

減少於今本五百四十一字者。約略可於此見之也。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

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

正義曰。論謂論語也。謂以二百六十一法三時二百七十。以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法五七三萬五千。皆為不必適等。

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

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

正義曰。大謂字數多。小謂字數少。分章以布於篇。每篇五千字。文即字也。卒其文者七篇。每篇以五千文為卒也。論語。釋文云。學而凡十六章。為政二十四章。八佾二十六章。里仁二十六章。公冶

長二十九章。雍也三十章。述而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泰伯二十一章。子罕三十一章。皇三十

章。鄉黨一章。先進二十三章。顏淵二十四章。子路三十章。憲問四十四章。衛靈公四十九章。季

氏十四章。陽貨二十四章。微子十四章。子張二十五章。堯曰三章。其五百六十八章。此依何晏集

注。每篇以五千字。文即字也。卒其文者七篇。每篇以五千文為卒也。論語。釋文云。學而凡十六章。為政二十四章。八佾二十六章。里仁二十六章。公冶

長二十九章。雍也三十章。述而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泰伯二十一章。子罕三十一章。皇三十



解。趙氏所云。未詳所本。疑有譌字。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

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正義曰。文。六書訓詁之文也。義。謂義理也。漢書。劉歆傳。

疏云。今可令通義理是也。崇猶尙也。宣。通也。發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名可務立。高誘注云。

務。事也。馬總意林云。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指務即指事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云。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蓋籀伯玉之行也。鬼谷子飛箝篇云。其有隱括。

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陶宏景注云。隱括以輔曲直。荀子性惡篇云。故槩括之生為柁木也。繩

墨之起謂不直也。直木不待槩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柁木必將待槩括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

揚注云。柁讀如鈎。曲也。槩括正曲木之本也。大略篇云。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槩括。三

月五月為槩。棗傲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槩括不可不謹也。慎之注云。示讀為寘。槩括。矯揉木之器也。

非相篇云。府然若渠。渠。槩括之於己也。注云。渠。匪所以制水。槩括所以制木。尙書大傳略說云。子

貢曰。槩括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韓非子顯學篇云。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

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難世篇云。夫去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

不能成一輪。韓詩外傳云。礫仁雖下。聖人不廢者。匠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鹽鐵論申韓篇。御

史曰。故設明法。除嚴刑。坊非矯邪。若隱括輪繫之正。佩刺也。大論篇。大夫曰。是猶不用隱括斧

斤。欲撓曲直枉也。書盤庚下篇。尙皆隱哉。某氏傳云。相隱括以為善政。何休公羊傳序云。遂隱

括使就繩墨也。說文木部云。槩。栝也。栝。栝也。字從木。故為矯制柁木之器。隱括其繩借字也。

公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後漢書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括。李賢注引荀子而釋之云。隱審

量栝之。失其義矣。淮南子本經訓。曲拂還回。高誘注云。拂。戾也。漢書王莽傳云。拂世矯俗。此云拂邪者。謂矯戾其邪使之歸於正。後漢書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括。李賢注引荀子而釋之云。隱審

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漢書韋賢傳

浩浩翰翰。高誘注云。浩浩。廣大貌。論語子罕篇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趙氏以孟子似續孔子。如孔子似續文王。

孟子之後。能知孟子者。趙氏始焉。○按孟子有不可詳者三。其一爲孟子先世。趙氏但云鄉人。或曰魯公族孟孫之後。列女傳。韓詩外傳。雖詳說孟母之事。而不言何氏。孟氏譜言。父曰傲公宜。母仇氏。一云孟子父名彥瑛。未知所據。○其二爲孟子始生年月。陳士元雜記載孟氏譜曰。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陳氏疑定爲安之僞。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報王二十六年壬申。凡八十八年。譜謂孟子壽八十四。自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己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駁之。以爲譜不足據。而擬爲生於安王十七年丙申。卒於報王十三年乙未。其爲孟子作年譜者紛紛更訂。或云年七十四。或云年九十七。大抵皆出於臆。全無實證可憑。○其三爲孟子出遊。趙氏以爲先齊後梁。說者又以爲先梁後齊。或以梁惠王有後元。或以爲孟子先事齊宣。後事齊湣。考之國策史記諸書。參差錯雜。殊難畫一。今撰正義。惟主趙氏。而衆說異同。亦略存錄。以備參考而已。實未易折衷也。至居鄉。葬魯。之隙。馮薛。游宋。往任。其先後歲月。或據本篇。虛辭以測實跡。彼此各一是非。多不足采。○孟子弟子。趙氏注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戚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去盆成括。詳宋史禮志。國朝孟廟從祀。仍明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有盆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候伯封號。改題先賢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子仲子。充虞。徐辟。彭更。戚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盆成括十四人。皆稱先儒某氏某。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張九節羣言拾唾。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益以孟季子。周霄。朱彝尊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餘並依趙氏。宮夢仁讀書紀數略。則易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爲孟季子。曹交。周霄。三書數同而又互異。竊謂曹周二人。殊無取焉。高誘注呂覽云。匡章。孟子弟子。藝文類聚亦然。呂覽有匡章與惠王。又惠施問答列從遊於梁者耶。而趙注却止言齊人。夷子逃墨歸儒。慨然受命。當在不距之科。而趙亦無明文。他若高注淮南有陳仲子。史記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韓嬰。其誤固不待辨。通志韓氏注引風俗通云。離婁孟子門人。則傳譌自淺矣。○孟子疏舊題孫奭撰。該氏大明養新錄云。孟子正義。朱文公爲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增三四語耳。晁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僞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馬端臨經籍考。並兩書爲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今按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惟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僞託。乃改竄晁語以實之。不知晁語本無正義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十三經注疏。孔穎達。賈公彥長爲不可及。邢昺次之。以孟子疏爲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妄嫁名於孫奭。近世儒者咸謂之僞。孫奭疏予讀孫奭孟子音義序。體或有類孔氏而簡潔適之。全非作疏人手筆。其題曰音義序而已。未嘗稱

疏也。曰惟是音釋。宜在討論。曰集成音義二卷。未嘗言作疏也。故曰雖仰測至言。其窮其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乎發揮。則知孫氏正本。止就經文及注爲之音釋。且僅二卷。本未有疏。其所釋非第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就章句有所證明。存示異同。與陸德明釋文仿佛。無取更有疏也。趙氏之爲孟子題辭。未曰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即今各卷題各章首。正義曰。下所載此章云云。以爲提綱者也。語多奧衍。時復用韻。與全疏絕不類。蓋皆趙氏原文。即在各章注末。音義亦相綴屬。而今概棄本來。勦爲疏首。反割分音義之爲章指者。於疏尾則爲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豈嘗有此。疏中背經背注極多。非復孔賈之遺。甚至不顧注文。竟自憑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孫氏用心詳慎。音義可探者十五六。而疏不能十二。至其體例之踏駁。徵引之陋略乖舛。文義之冗蔓裡鄙。隨舉比比。朱文公指爲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實豈止名物之失哉。則未知孫氏之下及自爲而假手其人與。抑孫之名盛而遂有僞託之者與。○按爲孟子作疏。其難有十。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實發明義。文。周。孔之學。其言通於易。而與論語。中庸。大學相表裏。未可以空悟之言隱之。其難一也。孟子引書辭。多在未焚以前。未辨今古文。而徒執馮孔以相解說。往往鑿柙不入。其難二也。井田封建。殊於周禮。求其畫一。左支右詘。其難三也。齊梁之事。印諸國策太史公書。往往翻轉。其難四也。水道必循禹貢之學。推步必貫周辭之精。六律五音。其學亦造於微。未容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難五也。棄蹤。摺脈。折枝。蹙頞。一事之微。非博考子史百家。未容虛測。其難六也。古字多轉注假借。多賴即類。姑嘍即咀。嚙爾即呼。私淑即叔。凡此之類。不明六書。則訓故不合。其難七也。趙氏書名章句。一章一句俱詳爲分析。陸九淵謂古往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真謬說也。其注或倒或順。雅有條理。即或不得本文之義。而趙氏之意。焉可誣也。其難八也。趙氏時所據古書。今或不存。而所引舊事。如陳不勝聞金鼓而死。陳質娶婦而長拜之。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難九也。孟子本文。見於古書所引者既有異同。而趙氏注各本非一。執誤文謬字。其趣遂舛。其難十也。本朝文治昌明。通儒編出。性道義理之旨。既已闡明。六書九數之微。尤爲獨造。推步上超乎一行。水道遠邁於平當。通樂律者判弦管之殊。詳禮制者貫古今之變。訓詁則統括有書。版本則參稽罔漏。或專一經以極其原流。或舉一物以窮其情真。前所列之十難。諸君子已得其八九。故處邵武士人時爲疏竄類。而當今日集腋成裘。會鱗爲鑠。爲事半而爲功倍也。趙氏章句既詳爲分析。則爲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義。類述口吻。效毛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之習。趙氏訓詁每疊於句中。故語似敷衍而辭多倍聲。推發趙氏之意指。明其句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理明顯矣。於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真翼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待參考。凡六十餘家。皆稱某氏以表異之。著其所撰書名。以詳述之。彙敘於右。崑山顧氏炎武。字亭林。蕭山毛氏奇齡。字大可。太原閻氏若璩。字百詩。宣城梅氏文鼎。字定九。鄒平馮氏驥。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清鄭縣萬氏斯同。字季野。紅都孫氏蘭。字熒九。鄒平馮氏驥。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清胡氏渭。字黜明。泰州陳氏厚耀。字仰源。濟陽張氏爾岐。字稷若。錢唐馮氏景。字山公。元和惠

氏士奇。字半農。婺源紅氏永。字慎楮。無錫顧氏棟高。字震倫。光山胡氏煦。字滄曉。當塗徐氏文靖。字位山。震澤沈氏彤。字冠雲。常熟顧氏震。字虞東。無錫吳氏鼎。字尊彝。長洲何氏焯。字屹瞻。寶應王氏懋。字子中。滄州李氏敏。字巨來。元和惠氏棟。字定宇。休寧戴氏震。字東原。鄞縣全氏祖望。字紹展。嘉定王氏鳴盛。字鳳階。華亭倪氏思寬。字存未。吳縣江氏聲。字叔燾。歙縣程氏瑤田。字易疇。曲阜孔氏廣森。字橋仲。歙縣金氏榜。字輔之。嘉定錢氏大昕。字曉徵。僊師武氏億。字虛谷。餘姚盧氏文弼。字召弓。餘姚郡氏晉涵。字二雲。興化任氏大椿。字幼植。紅都狂氏中。字容甫。寶應劉氏台拱。字端臨。嘉定錢氏塘。字岳原。嘉定謝氏埔。字金圃。鎮洋畢氏沅。字秋帆。仁和趙氏佑。字鹿泉。通州王氏坦。字吉途。金壇段氏玉裁。字若膺。陽湖溪胡氏巨衷。字樸齋。錢塘翟氏顯。字晴川。蕭山曹氏之升。字寅谷。長白都四德氏。字文乾。平湖周氏用錫。字晉園。海寧陳氏鐘。字仲魚。甘泉鍾氏懷。字保岐。武進臧氏庸。字在東。歙縣汪氏榮。字孝嬰。高郵王氏念孫。字懷祖。饒徵阮氏元。字伯元。歸安姚氏文田。字秋農。高郵王氏引之。字伯申。甘泉張氏宗泰。字登封。○先會祖考諱源。先祖考諱鏡。先考諱慈。世傳王氏大名先王之學循傳家教。弱冠卽好孟子書。立志爲正義。以學他經。輟而不爲。茲越三十許年。於丙子冬與子廷瓊纂爲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定課程。次第爲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間有鄙見。用謹按字別之。廷瓊有所見。亦本范氏穀梁之例。錄而存之。

